
禪宗全書


中華禪藏

禪宗全書

史傳部九

（9）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解題

一、五家正宗贊

編譯組

全書四卷。宋・希叟紹曇撰。成書於宋寶祐二年（西元一二五四年）作者輯錄臨濟、曹洞、雲門、潙仰、法眼等禪宗五家重要禪師之事蹟，敍述其師承與禪風。文末並加贊語，故名「五家正宗贊」。

本書敍事甚爲簡略，傳記部份亦欠週詳，唯偏重於敍述五家的禪風。全書內容大略如次：

卷一：收錄從達磨大師至雪峯禪師間十二位高僧之傳略。

卷二：收載臨濟宗二十六位禪師之傳略。

卷三：收載曹洞宗十四位禪師之傳略。

卷四：收載雲門、潙仰、法眼等三宗之二十二禪師傳略。

二、定應大師布袋和尚傳

編譯組

元、天台國清禪寺住持無夢沙門曇噩撰，一卷。又名「布袋和尚傳」、「彌勒傳」。布袋和

尚，唐，明州奉化人，名契此，又號長汀子。傳說常以杖背負布袋入市乞食。當時人認爲他是彌勒佛的化身，到處圖其形像。我國一般寺廟所供奉的大肚彌勒，相傳就是他的造像，與印度所傳之彌勒像不同。

本書主要在集錄布袋和尚的傳記與語錄。並附有：⑴顯芳洲外史。⑵布袋老僧小序，居士沈一貫撰。⑶序，居士包士瀛。⑷布袋和尚後序，沙門廣如撰。⑸跋，居士載銘案王氏。⑹重刻彌勒傳略記，僧悳智撰。

本書之成書年代不詳，清・道光二十七年（西元一八四七）由明州岳林寺性德刊行。

三、禪宗正派

編譯組

全書十卷。明，南岳下二十六世嘉興府眞如寺如巹禪師撰。成書於明・弘治二年（西元一四八九年）。又名「敍古啓明讀禪宗正脈法」、「禪宗正脈法」，作者鑑於「五燈會元」浩繁難讀，故將其縮減改編成十卷。又依神夢而定名爲「禪宗正脈」。

全書編纂方式完全根據「五燈會元」，分爲正系與傍出一類。凡在機緣下附有「評」字者，即爲圓悟禪師的評唱，附有「頌」字者，即出自「禪宗頌古聯珠通集」。此外，冠有「增收」二字者，則是根據「頌古通集」、「碧巖集」、「人天眼目」等書所補足的機緣。

本書自「五燈會元」中抄錄從佛祖起一千二百四十四人的機緣、語錄等。卷一收錄西天佛祖、東土六祖、四祖五祖六祖的旁出。卷二至卷十收錄南岳至其下十七世及青原至其下十六世諸

師。此外，卷首載有弘治二年自撰的引、敍古啓盱讀禪宗正脈法、弘治三年的鄒幹序文，以及萬曆三十三年的輿公敍文。

四、教外別傳

編譯組

全書十六卷。明・郭凝之（黎眉居士）編。主要輯錄西天東土諸祖的機緣語要，以舉揚祖師宗乘，使知五家本源、流派宗風。所收人物，依篇目所列，大略如下：

卷一：釋迦牟尼佛。

卷二：西天二十七祖。

卷三：東土初祖菩提達磨至六祖慧能，計六人。

卷四：四祖牛頭傍出、五祖神秀傍出、六祖大鑑傍出，計二十八人（內有八人無機緣而未錄）。

卷五：南嶽懷讓至南嶽下二世龐蘊居士，計六十一人（內有一人無機緣而未錄）。

卷六：南嶽下三世黃蘗希運至五世陳尊宿法嗣陳操尚書，計四十六人（內有四人無機緣而未錄）。

卷七：南嶽下二世天王道悟至九世圓通緣德，計三十人（內有二人無機緣而未錄）。

卷八至卷十：（臨濟宗）南嶽下四世臨濟義玄至十七世（臨濟下十三世）華藏有權，計二百三十八人。

卷十一：（潙仰宗）南嶽下三世潙山靈祐至七世郢州繼徹，計二十人。

卷十二：（雲門宗）南嶽下六世雲門文偃至十三世衢州王大夫，計六十六人。

卷十三：（法眼宗）南嶽下八世清涼文益至十一世淨土惟正，計二十六人。

卷十四：六祖法嗣青原行思至青原下六世郢州桐泉，計五十六人（內有三人無機緣而未錄）。

卷十五：（曹洞宗）青原下四世洞山良价至十五世雪竇智鑑，計七十二人。

卷十六：過去六佛、西天東土應化聖賢二十四人、未詳法嗣十二人、亡名古宿二十六則、亡名宰官七則、亡名行者五則、亡名道婆五則，以及宋世玉音、太宗、徽宗、孝宗三帝。

總計收錄了四百一十人三十八則的機緣語要。

目次

叁、禪宗正脈……一一一

肆、教外別傳……四七七



五家正宗贊

宋・希叟紹曇 撰

希叟和尚正宗贊目錄

目錄終

＊康字原本字體不明或庚字歟

五家正宗贊幷序

游聖人之門者難爲言此特閨門處女子軟紅輕襪踏地怕痛之論又烏足爲參學法衲僧家千聖頂顙驀轉玄樞翻鐵面皮爺也不識示一機如大火聚出一言如生鐵橛無儞近傍處無儞咬嚼處針砭古今活必死漢又何聖可稱何門可游何言可忌終日言而未嘗道言滿天下無口過或褒或貶或抑或揚曲盡其奧褒非勸節貶非窮鄉抑非嫌人揚非舉善息黥補劓截鶴續鳧倒用橫施著著有出身之路肯桎梏籠檻分甘爲淺丈夫哉愚生也魯瘦藤挑月破笠包雲奔走江湖幾五十載雖透關眼未甚明至理言未甚的然於古人不怡好處略窺涯涘試將五彩黼黻太虛似不量其力也前謂褒貶抑揚當俟金錍刮膜出語驚群者重爲點發雖然翠巖眉毛寧免拖地

寶祐甲寅西蜀比丘紹曇百拜書于靈鷲放山室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

師南印度香至王之子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因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行化至本國其王施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尊者欲試其所得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此否師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卽知是珠既知是珠卽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卽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尊者歎其辯慧改號菩提達磨及香至厭世之後遂出家矣師降六宗一曰有相二曰無相三曰定慧四曰戒行五曰無得六曰寂靜後値異見王輕毀三寶有弟子宗勝潛至王所廣說法要往返徵詰師懸知宗勝義墮遽告波羅提曰汝可速救羅提稟云願假神力言已雲生足下至王前默然而住時王正問宗勝忽見羅提乘雲而至惘然忘其問答曰乘空之者是正是邪答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王雖驚異而慢心方熾卽擯宗勝令出羅提曰王既有道何擯沙門我雖無解願王致問王怒而問曰何者是佛答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不答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答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答曰今見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不答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答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羅提說偈曰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遍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卽開悟乃悔謝前非咨詢法要師一日曰吾觀赤縣神州有大根器遂蹈海越漠爲法求人初至見梁武帝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契遂折蘆渡江至少林面壁九年得二祖於深雪中嘗謂曰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道後傳衣付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

自然成流支光統數加藥害至第六度遂不救讖曰
江槎分玉浪管炬開金鎖五口相共行九十無彼我
師知緣盡欲返天竺令弟子各言其志道副得皮總
持得肉道育得骨二祖得髓師入滅後葬于熊耳後
宋雲使西域還遇師於葱嶺見師手携隻履而返歸
奏帝開壙果見空棺隻履存焉

贊曰

隆準龍顏　碧瞳天相
棄金輪爲聖道出家
辨寶珠與阿師相抗
足生雲　驅弟子除異見之邪
舌翻瀾　聽合國起六宗之謗
神洲赤縣接大乘根
東土西天示衲僧樣
廓然無聖　逆龍鱗一葦橫江
寂爾觀心　坐鬼窟九年撲象
一花開五葉　放庭雪沒人腰
毒藥作醍醐　笑江槎分玉浪
如墻如壁　幾曾當教外別傳
分髓分皮　正好喫手中痛棒
詐死忙携隻履歸惜大唐國一時人開眼被胡兒
欺誑

曹溪六祖大鑑禪師

師諱慧能新州人俗姓盧家貧樵采以給一日負樵
至市聞客誦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處悚然
問客曰此何法也得於何人客曰此名金剛經得於
黃梅忍大師師遂白其母至黃梅謁五祖祖曰汝自
何來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曰惟求作佛祖曰嶺南
人無佛性若爲作佛曰人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異之
乃曰著槽廠去師禮而退遂負石舂米後聞人舉北
秀頌曰身似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
惹塵埃師卽倩人書偈其傍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
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因付衣鉢潛至大
庾嶺明上座逐之師以衣置於石上曰此衣表信可
力爭耶明曰我來求法非爲衣也師曰不思善不思
惡正恁麼時如何是明上座父母未生以前本來面

目明大悟師於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屆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講經聞二僧辨風幡一云風動一云幡動爭之不已師曰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直以風幡非動動自心耳印宗聞之遂與披剃韶州刺史韋據請於大梵寺轉法輪幷受無相心地戒門人紀錄目爲壇經南嶽讓和尙因嵩山安和尙啓發之乃直詣參師師問曰什麼處來岳曰嵩山來師曰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卽不中師曰還假修證否曰修證卽不無汚染卽不得師曰卽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旣如是吾亦如是靑原和尙參師問曰當何所務卽不落階級師曰汝曾作什麼來原曰聖諦亦不爲師曰落何階級原曰聖諦尙不爲何階級之有師深肯之師將順寂欲往新州衆曰師從此去早晚却回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說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生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

贊曰

震旦心宗　嶺南蠻種

一字不識書　採薪勤母奉

黃梅碓頭和糠搗出　石墜覺腰輕

新州市上平地攧翻　擔折知柴重

鰥魚眼睛光轆轆　嗔明上座爲衣鉢爭

毒蛇口氣冷氷氷　斥印宗僧非風幡動

汚染卽不得　蕩南岳家財一物無

聖諦尙不爲　鼓靑原波浪千尋湧

開作家爐鞴　村穢撩敗幾塊精金

說成帙壇經　臭皮囊盛許多骨董

葉落歸根來時無口　死欵難翻

地含諸種普雨皆生　開眼說夢

千古曹溪鏡檬淌非劈箭截流機浸殺底甚作何用

江西馬祖禪師

師諱道一漢州什邡人姓馬氏容皃奇異虎視牛行得法南岳後歸蜀鄉人喧迎之溪邊婆子云將謂有何奇特元是馬簸箕家小子師遂曰勸君莫還鄉還鄉道不成溪邊老婆子喚我舊時名再返江西西天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讖云金鷄解啣一粒粟供養十

方羅漢僧六祖謂南嶽云爾後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去在石鞏爲獵時從師菴前過師見問曰汝是何人曰獵者師曰汝解射不曰解射師曰汝一箭射幾箇曰一箭射一箇師曰汝不解射曰和尙解射不師曰解射曰一箭射幾箇師曰一箭射一群曰彼此生命何用射他一群師曰汝既知如是何不自射曰若敎某甲自射直是無下手處師曰者漢曠劫無明一時頓息鞏遂擲弓箭投師出家師與百丈行次見水鴨師問水鴨子在何處丈曰飛過去也師遂捏丈鼻丈作痛聲師曰又道飛過去也丈乃有省遂歸寮中大哭同事問曰有何事丈曰汝去問和尙同事往方丈問曰不知海侍者有何事而哭令某甲來問和尙師曰汝自去問他同事歸問丈大笑同事曰適來哭而今笑丈曰適來哭而今笑龐居士參次問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麽人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士於此有省師與百丈南泉智藏翫月次師曰正恁麽時如何藏曰正好修行丈曰正好供養南泉拂袖便行師曰經歸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後示寂于泐潭

贊曰

虎視牛行　虬髭鐵面
滅菩提達磨之心宗
應般若多羅之懸讖
金雞解啣一粒粟　禍孽滔崩
馬駒踏殺天下人　惡聲難掩
射鹿印石鞏無明蕩除
過鴨將百丈鼻頭捏轉
吸江口　壓殺龐公
翫月機　坑埋普願
八十四人阿轆轆　成團如破鐺脊上蒼蠅
七千餘里走區區　被人喚馬簸箕家小囝
赤手逗曹溪正脉　古今分宗派滔滔
卽心得臨濟克家　兒孫上傳燈袞袞
稽首眞空大法王蕩蕩乎民無得而稱焉擬覓踪由太虛閃電

南嶽石頭禪師

師嗣青原諱希遷端州人姓陳氏在俗時每厭鄉洞民多淫祀輒奪牛毀祠而歸鄉老不能禁師參青原原令馳書與南嶽曰汝達書了速回吾有箇鈯斧子與汝住山去師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巳靈時如何讓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師曰寧可永劫沈淪不求諸聖解脫讓便休師回原問曰子去未久送書達不師曰信亦不通書亦不達去時蒙和尚許箇鈯斧子便請原垂一足師禮拜異日問曹溪大師還識和尚否原曰汝還識吾否師曰識又爭能識原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師一日夢與六祖乘一龜游泳深池覺原之曰靈龜智也池聖海也吾與祖師同乘靈智游於聖海也師天寶間之衡山南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菴其上時號石頭和尚鄧隱峯辭馬祖祖問甚處去峯曰石頭去祖曰石頭路滑峯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行到師處繞禪床一匝振錫一下乃問是何宗旨師曰蒼天蒼天峯無語却回舉似祖祖曰更去問待他有答汝便噓兩聲峯再去如前問師噓兩聲峯又無語回舉似祖祖云向汝道石頭路滑藥山一日在石上坐師見問曰汝在者裏作什麼山曰一物不爲師曰恁麼則閑坐也山曰閑坐即爲也師曰汝道不爲不爲箇什麼山曰千聖亦不識師乃以偈歎之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只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之流豈可明僧問如何是禪答曰碌磚如何是道答曰木頭師著參同契草菴歌行於世

贊曰

端州生緣　曹溪得度
驚鼻蛇毒要傷人　破鏡鳥心專食母
厭洞民多淫祀　毀叢祠奪牛歸
與嶽僧通信書　挾鈯斧住山去
衆角雖多一麟足　又爭能識得青原
深池同載一龜游　竟何曾夢見六祖
臨機多滑路　推隱峯束手蹔懸崖
共住不知名　對藥山熟睡饒譫語
貼身死計　盤石坐生雲
信口答禪　碌磚抛似雨

青松下閑謳一曲　草庵歌不落宮商
亂山中狂吽數聲　參同契是何言句
惜曹溪旁出一枝到情忘義斷時生五逆孫繼不
孝子

南泉願禪師

師諱普願鄭州人姓王氏初見馬祖契悟後住南泉
上堂曰王老師自少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
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牧亦不免食他國王水
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山下有一菴主人謂
曰近日南泉和尚出世何不去禮拜曰非但南泉出
世直饒千佛出興我亦不去師聞乃令趙州去勘州
去便設禮主不顧州從西過東從東過西主亦不顧
州曰草賊大敗遂拽下簾子便歸舉似師師曰我從
來疑著這漢師一日到莊莊主預備油糍迎奉師曰
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人知何得排辦如此主曰昨夜
土地報道和尚今日來師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
神覷見時有僧問既是大善知識為什麼却被鬼神
覷見師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飯一日兩堂首座爭貓
兒來白師師持刀提起貓兒曰道得即救取貓兒道
不得即斬却二俱無對師便斬之至晚趙州自外歸
師舉前話示之趙州脫鞋安頭上便出師曰子若在
救得貓兒示眾曰王老師賣身去也阿誰買時有僧
出眾曰某甲買師曰不作貴不作賤汝作麼生買僧
無對僧問師居丈室將何指南師曰昨夜三更失却
牛天明起來失却火師在山作務次僧問南泉路向
甚處去師拈起鎌子云我者鎌子三十錢買得僧曰
不問茅鎌子南泉路向甚處去師曰我使得正快陸
亘大夫與人雙陸次見師陸指骰子曰恁麼不恁麼
信彩去時如何師拈起骰子云臭骨頭十八陸又問
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或時坐或時臥如今擬鐫作佛
得不師曰得陸曰莫不得不師曰不得師住菴時一
僧到師向道我上山作務待齋時作飯自喫了送一
分上來少時其僧自作喫了一時打破家生就師床
臥師待不來歸見僧牀上臥師亦就邊臥僧便起去
師後曰我往前住菴時有箇伶俐道者至今不見消
息陸亘一日向師道肇法師也奇怪解道天地與我

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師指庭前花曰大夫時人見此
一株花如夢相似陸罔測師問座主曰與我講經得
麼座曰某甲與和尚講經和尚與某甲說禪始得師
曰不可將金彈子博銀彈子去上堂曰諸和尚子王
老師十八上解作活計如今有解作活計者麼出來
共汝商量也須是住山人始得良久顧視大衆合掌
曰珍重無事各自修行一日甘贄行者來設粥云請
和尚念誦師云甘贄行者設粥請大衆爲狸奴白牯
念摩訶般若波羅蜜贄禮拜便出去師到厨內打破
鍋子

贊曰

咄這王老師　遍地栽荊棘
牧牯牛東西溪上　索頭在手未會放收
斬猫兒上下堂前　暗地絣繩難分曲直
亂抛骰子　臭骨頭十八點喝成
錯指路頭　茅鎌子三十錢買得
不作貴不作賤　賣渾身誰肯商量
失却火失却牛　居丈室有何奇特
被鬼神覷見了　莊上喫片油糍
與趙州相見來　鎮州出大蘿蔔
一株花如夢相似　孰云天地同根
十八歲活計做成　難使兒孫取則
許陸亘閉鑄坐石　逐惡隨邪
爲甘贄打破粥鍋　開門放賊
佛出世亦不去　鼇頭庵生未免狐疑
飯飽後恣瞳眠　靈利道者不知消息
將金彈子換銀彈子長處無多哽要做阿魑魑善
知識

百丈大智禪師

師嗣馬祖諱懷海福州人姓王氏師再參祖侍立次
祖目視繩床角拂子師曰即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
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師取拂子竪起祖曰即此用
離此用師掛拂子舊處祖震威一喝師便禮拜後檀
信請於洪州新吳界住大雄山居處巖巒嶮峻故號
百丈師處之未期月參玄之士四方翬集潙山黃蘗
當其首一日師謂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

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蘗聞不覺吐舌師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麼蘗云不然今日因和尙舉得見馬祖大機大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師曰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蘗便禮拜師每上堂有一老人隨衆聽法一日衆退唯老人不去師問汝是何人老曰某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云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尙代一轉貴脫野狐身師曰儞問老曰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於言下大悟作禮曰某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依亡僧津送師令維那白槌告衆食後送亡僧食後師領衆至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狐乃依法火葬司馬頭陀自湖南來見師云潙山奇絕可聚千五百衆師曰老僧欲住可乎陀云非和尙所住師曰何也陀曰和尙是骨人彼是肉山設居之徒不盈千師曰吾衆中莫有人住得不陀曰待歷觀之師令侍者喚第一座來師曰此人如何陀令謦欬行數步曰此人不可又令喚典座來陀曰此正是潙山主也師是夜召祐入室囑曰吾化緣在此潙山勝境汝當居之嗣續吾宗廣度後學時華林聞之曰某甲忝居上首祐公何得住持師曰若能對衆下得一轉語出格當與住持即指淨瓶問曰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什麼華曰不可喚作木揬師不肯乃問祐祐踢倒淨瓶師咲云第一座輸却山子也祐遂往焉師作淸規

贊曰

出格胚腪　鈞陶巧匠

瘦骨稜稜玉削成　碧眸冏冏星流檏

脫野狐不昧因果　知歷代贊幾何罵幾何

鬪水鴨落盡便宜　走歸家哭一上笑一上

淨瓶踢倒　放山子荷钁入千峯

拂子拈來　惟馬師平地埋背嶂

一生鼻頭痛　刻骨寃不易消融

三日耳朶聾　入心毒卒難洗蕩

共游惡業蛟龍窟　子黃蘗友龐公

同奪生獰虎兕胎　兄南泉弟知藏

清規井井　深掘陷人坑
華冑繩繩　密布縵天網
策奇勳不減叔孫通與老臊胡作萬古城池阿誰
近傍

趙州眞際禪師

師嗣南泉諱從諗曹州人姓郝氏一日問南泉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向也無曰擬向即乖師曰不擬爭知是道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眞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虛豁豈可强是非耶師於言下悟理有僧游五臺問婆子曰臺山路向甚處去婆曰驀直去僧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後僧舉似師師曰待我去勘破明日便去問臺山路向甚處去婆曰驀直去師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師歸謂僧曰臺山婆子爲汝勘破了也僧問久響趙州石橋到來只見略彴師曰汝只見略彴不見石橋曰如何是石橋師曰度驢度馬一日眞定帥王公攜諸子入院師坐而問曰大王會麼王曰不會師曰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床王尤加禮重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僧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狗子因甚却無師曰爲伊有業識在師到黃蘗蘗見來便閉方丈門師乃把火於法堂叫云救火救火蘗開門捉住曰道道師曰賊過後張弓到茱萸執主丈法堂上從東過西萸曰作什麼師曰探水萸曰我者裏一滴也無探箇什麼師以丈倚壁便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栢樹子後法眼問覺鐵觜聞趙州有栢樹子話是否覺曰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僧問雪峯古澗寒泉時如何峯曰瞪目不見底曰飲者如何曰不從口入師聞曰不可從鼻孔裏入僧便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苦曰飲者如何曰死僧舉似雪峯峯遙望作禮曰趙州古佛從此不答話嚴陽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師曰放下著曰旣是一物不將來放下箇什麼曰放不下擔取去嚴有省

贊曰

禪在口皮邊　換盡衲僧眼
中南泉毒　太虛寥廓豈强是非

死雪峯心　古澗寒泉分明剖判
見大王不下床接　表吾宗尊法有人
勘庵主拽下簾歸　知王老疑著者漢
茱萸探水　拿丈立生根
黃蘗救焚　開門驚落膽
狗子無佛性　露刃劍冷瞇含霜
臺山勘破婆　葛藤椿一刀截斷
覺鐵嘴謂先師無此語　費口分踈
嚴尊者問一物不將來　全肩荷擔
架略彴非惟度馬度驢亘百世援沈迷使平步摩
訶衍岸

黃蘗斷際禪師

師嗣百丈諱希運閩人初游天台逢一僧與之言笑
如舊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澗水暴漲植杖而
止其僧牽師同度師曰兄自度彼卽褰衣躡足履波
如地回顧師曰渡來渡來師咄曰者自了漢吾早知
當斫汝脛僧嘆曰眞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
百丈一日問師甚處去來師曰大雄山下采菌子來

丈曰還見大虫麼師便作虎聲丈拈斧作斫勢師打
丈一摑丈吟吟而笑便歸上堂曰大雄山下有一大
虫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師
在南泉作首座一日持鉢向南泉位坐泉入堂見謂
師曰首座幾時行道師曰威音已前泉云猶是王老
師兒孫在師遂過第二位師辭泉門送提起師笠曰
長老身材沒量大笠子太小生師曰雖然大千世界
總在裏許泉曰王老師𡨴師戴笠便行師在鹽官殿
上禮佛次時唐宣宗爲沙彌問云不著佛求不著法
求不著僧求長老禮拜當何所爲師曰不著佛求不
著法求不著僧求常禮如是事彌曰用禮奚爲師掌
彌彌曰太麤生師曰者裏是什麼所在說麤說細隨
後又掌及宗卽位乃封爲麤行沙門裴相國諫之曰
三掌爲陛下斷三際易爲斷際師會有六人新到五
人作禮中有一人提起坐具作一圓相師曰我聞有
一隻獵犬甚惡僧曰尋羚羊聲來師曰羚羊無聲到
僞尋僧曰尋羚羊跡來師曰羚羊無跡到僞尋曰尋
羚羊蹤來曰羚羊無蹤到僞尋曰恁麼則死羚羊也

師便休去明日陞堂曰昨日尋羚羊僧出來僧便出師曰昨日公案未了老僧休去爾作麼生僧無語師曰將謂是本色衲子元來是義學沙門打出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出云只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生師曰不道無禪只是無師師俗居貧母老聞師住黃蘗特來相見師不顧母爲飢寒至大義渡頭失脚攧死後果生天夢師曰我當時若受汝一粒米當墮地獄寧有今日再拜而去師一日捏拳云天下老和尚總在者裡我若放一線道從汝七縱八橫若不放過不消一捏問不消一捏時如何師曰普裴相國捧一尊佛跪前曰請師安名師喚曰裴休休曰諾師曰與汝安名竟千頃南參師師曰未現三界影像時如何南曰即今豈是有耶師曰有無且置即今如何南曰非古今師曰吾之法眼已在汝躬師曰且當人事宜不能體會得但知學言語向皮袋裏安著到處稱我會禪還替得生死麼輕忽老宿入地獄如箭

贊曰

麤行沙門　略無拘撿
掌大唐天子　面似血紅
打臨濟厮兒　棒如雨點
大雄山下突出虎　未具爪牙
大義渡頭攧殺娘　不分恩怨
在威音已前行道爭坐位　平地喫交
聞百丈三日耳聾驚吐舌　和根翻轉
羚羊絕蹤跡　軒知獵犬難尋
澗水漲波濤　却被胡僧欺騙
小笠藏大千世界　甚處著王老師
麤拳捏天下師僧　有時通一絲線
謂千頃南法眼在汝　剛要鬼分贓
與裴相國古佛安名　白遭渠汚染
噇酒糟漢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輕忽老僧入地獄如箭

睦州陳尊宿

師諱道蹤俗姓陳江南李王之裔因游開元寺禮佛

見僧如故歸白父母願求出家許之受具游方契旨於黃蘗後爲四衆請住觀音寺常百餘衆學者咨扣隨問遽答詞語峻嶮無以嬰其鋒由是諸方以尊宿稱之嘗首座黃蘗時臨濟方入衆師目爲大器指見蘗問佛法大旨蘗三度賜棒雲門初參師師扃門拶折雲脚乃云秦時轅轢鑽雲大悟仍指見雪峰師後歸開元以母老無親奉居閑房日織蒲鞋鬻米供奉故號陳蒲鞋巢寇至境師標大履於城門巢盡力不能舉歎曰睦州有大聖人舍城而去遂免擾師問座主講什麼經曰涅槃經曰問一段義得麼曰得師以脚踢空中吹一吹曰是什麼義曰經中無此義曰脫空謾語漢五百力士揭石義却道無有一秀才訪師稱會二十四家書師以拄丈空中點一點曰會麼才罔測曰又道會二十四家書永字八法也不識僧參次師問汝是新到否曰是曰且放下葛藤會麼曰不會曰擔枷陳狀自領出去僧便去師曰來來我實問汝甚處來曰江西師曰泐潭和尚在汝背後怕儞亂道見麼僧無語師應機多云擔板漢門牆嶮峻少有許可後接陳操尚書一人

贊曰

者漢一生擔板　肯被它人移換
斷佛祖命脉　不假鈆刀
換衲僧眼睛　只消泥彈
指臨濟參黃蘗　生虵入竹筒
接雲門嗣雪峰　烏龜生鵲卵
五百力士揭石義　將脚尖虛處踢翻
二十四家破體書　以主丈空中點看
叱新到放下江西爛葛藤
迸巴鼻抛出秦時轅轢鑽
閑房養母　破蒲鞋能直幾文錢
古寺藏身　潑家私當甚破漆椀
當門懸大履　虛得聖人名
夯座振頹綱　瞎却人天眼
氣衝牛斗薄諸方將死雀就地彈用盡機關末後只接得箇俗漢

德山見性禪師

師諱宣鑑嗣龍潭簡州人姓周氏初講金剛經名冠成都時稱周金剛嘗與同學曰一毛呑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針鋒利不動學與無學惟我知焉聞南方禪席頗盛師氣不平乃曰出家兒千劫學佛細行萬劫學佛威儀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當破其窟宅滅其種類以報佛恩遂貿青龍鈔出蜀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點心婆指擔曰者是什麼文字曰青龍疏鈔曰講何經曰金剛經曰我有一問若答得即與點心答不得且別處去經中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箇心師無語徑往龍潭曰久響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曰子親到龍潭師無對遂止息焉一夕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珍重便出却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師接得潭便吹滅師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箇什麼師曰從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至來日潭陞座謂衆曰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日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去在師遂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云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於是禮辭直抵溈山挾複子上法堂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顧視方丈曰有麼有麼山坐不顧師曰無無便出至門首乃曰雖然也不得草草遂具威儀再入相見纔跨門提起坐具曰和尚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不座曰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也山曰此子已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菴呵佛罵祖去在師一日齋遲自托鉢過堂時雪峯爲典座曰鐘未鳴鼓未響托鉢甚處去師便歸方丈峰舉似岩頭頭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師聞令侍者請巖至謂曰汝不肯老僧那巖密啓其意次日上堂便與尋常不同巖於僧堂前撫掌曰且喜堂頭老漢會末後句雖然也只得三年後三年果遷化示衆曰汝但無心於事無事於心自然虛而靈空而妙若毫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爲自欺何故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總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妄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終無所益雪峯

問師從上宗乘事某甲還有分也無師曰道甚麼峯有省廓侍者問從上諸聖向甚處去師曰作麼作麼廓曰勅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師休去來日浴出廓度湯與師師撫背云昨日公案如何廓曰者老漢今日方始瞥地師休去師一日同瓦棺入山斫木師將一椀水與棺棺接得便喫師曰會麼棺曰不會師又將一椀水與棺棺接得又喫師曰會麼棺曰不會師曰何不成褫取不會底棺曰不會又成褫箇什麼師曰子大似箇鐵橛師隔江見高亭云不審師乃搖扇招之高亭開悟便橫趨而去師凡住院拆却佛殿獨存法堂而已

贊曰

擔鈔走南方　擔滅諸魔子
逢臭老婆點出三心
看小當仁啞無一語
龍潭吹滅紙燭　破蕩家財
德嶠盤結草菴　呵罵佛祖
到溈山背著草鞋出　活弄目前機

問巖頭不肯老僧那　會得末後句
虛而靈空而妙　逢人拋擲爛泥團
毛吞海芥投針　對衆拗折金剛杵
鼈鼻蛇毒因宗乘車入心
飛龍馬騄向作麼中馳步
斫木要瓦棺成褫便休
搖扇喜高亭橫趨而去
誠所謂拆佛殿咬豬狗不近人情底老尊慈想不是茫鈍繼戀繁華央庠底座主

巖頭奯禪師

師諱全奯嗣德山泉州人姓柯氏一日參由方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師禮拜有僧舉似洞山山曰若不是奯公大難承當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一日與雪峰欽山聚話次見一椀水欽曰水清月現峰曰水清月不現師踢而去師與雪峰同辭德山山問甚處去師曰暫離和尚去山曰子他後作麼生師曰不忘和尚曰子憑何有此說師曰豈不聞智與師齊減師半德智過於

師方堪傳授曰如是如是善自護持師在鄂州巖頭值沙汰於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掛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師曰阿誰曰要過那邊去師乃舞棹迎之一日因婆子抱一子來乃曰呈橈舞棹即不問且道婆子手中兒甚處得來師便打婆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只者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師後菴于洞庭臥龍山徒侶臻集僧問無師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曰聲前古毳爛上堂云吾嘗究涅槃經七八年於中有一兩段義似衲僧說話又云休休時有僧出作禮云請和尚爲衆舉師遂云吾教意如∴字三點第一向東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眼第二向西方下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頂門此是經中第一段義吾教意如摩醯首羅擘開面門豎亞一隻眼此是第二段義吾教意如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者俱喪此是第三段義時小嚴上座問如何是塗毒鼓師以兩手按膝亞身曰韓信臨朝底嚴無對羅山謁石霜問去住不寧時如何霜曰直須盡却山不愜意乃參師問同前語曰從他去住管他作麼遂服膺一日又問曰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前在洞山而不肯洞山曰是又曰和尚豈不是嗣德山而不肯德山曰是曰不肯德山則不問只如洞山有何虧缺師良久曰洞山好佛只是無光山禮拜師問僧甚處來曰西京來師曰黃巢過後還收得劍麼曰收得師近前引頸云囫僧曰師頭落也師呵呵大笑僧後到雪峰峰問甚處來曰巖頭來曰巖頭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峰打三十棒趁出僧問如何是道曰破草鞋拋向湖邊著僧問古帆未掛時如何曰小魚吞大魚曰掛後如何曰後園驢喫草瑞巖問如何是本常理師云動也曰動時如何曰不是本常理巖沈思師曰肯則未脫根塵不肯則永沈生死巖於言下頓悟後凡有問佛問法問禪問道皆作噓聲一日謂衆曰老漢去時大叫一聲了去一日賊大至責以無供饋遂剸刀焉師神色自若大叫一聲而終聞數十里唐光啓三年四月八也

贊曰

智過師　誰信備

遭一喝大難承當　用一噓全沒巴鼻
橫點頭三十載　謂洞山佛無光
搵塗毒一兩聲　聽韓信臨朝底
舞棹洞庭湖畔　引臭老婆拋却兒
阻雪鰲山店頭　呵魔頭僧去打睡
聲前古毳爛　謾當機籌
後園驢喫草　是何宗旨
劒從收後嬰鋒去　錯付者僧頭
鐘未鳴時托鉢回　密啓先師意
問大道端倪處　急須颺下草鞋
與同行共話閒　可惜踢翻椀水
謂羅山從他去住　未有不寧時
肯瑞巖未脫根塵　不是本常理
生平脫洒視生死如游戲園林末後大叫一聲聞數十里

雪峯眞覺禪師

師諱義存泉州曾氏子出嶺首謁鹽官三到投子九上洞山因緣不契後參德山遂悟於言下師辭洞山

山問子向甚麼處去師云歸嶺去山云當時從甚路出師云飛猿嶺出山云今從甚路去師云飛猿嶺去山云有一人不從飛猿嶺去子還識麼師云不識山云爲甚麼不識師云他無面目山云子既不識爭知無面目師無對師同巖頭到澧州鰲山店阻雪頭唯打睡師一向坐禪一日喚巖曰師兄起來巖曰作麼師曰今生不著便共文邃箇漢行脚到處被佗帶累師兄如今又只管打睡巖喝云噇眠去每日恰似七村裏土地他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師點胸云某甲這裏未穩在巖曰將謂儞他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猶作著箇語話師曰我實未穩在巖曰若實如此據汝見處一一通來是處與儞證明不是處與儞剗却師曰我初到鹽官聞舉色空義得箇入處巖曰此去三十年切忌舉著師曰又因洞山過水悟道頌有箇省處岩曰若恁麼自救也不了師云某甲因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山打一棒云道甚麼我當下如桶底脫相似被巖頭震威一喝云豈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師曰

如何即是巖曰他後若欲播揚大教須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師於言下大悟連聲叫曰師兄今日始是鰲山成道師行脚時參烏石觀纔敲門觀問誰曰鳳凰兒曰來作麼曰來啗老觀觀便開門搊住曰道道師擬議觀托開閉却門師住院後示衆曰我當時若入得老觀門儞者一隊噇酒糟漢向甚處摸索上堂南山有一条鱉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時長慶出云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雲門以拄杖攛向面前作怕勢僧舉似玄沙沙云須是稜兄始得然雖如是我即不然僧云和尚作麼生沙云用南山作麼上堂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玄沙一日謂師曰某甲如今大用去和尚作麼生師將三箇木毬一時輥出沙作斫碑勢師曰儞親在靈山方得如此沙曰也是自家事閩帥施銀交床僧問和尚受大王如此供養將何報答師以手托地曰輕打我師象骨巖接人後欲往松山建寺安衆問大師借庵基尼不肯因與坐禪約曰汞滿七日出定者輸尼至六日開眼師遂奪其基建寺師親書碑於磨院云山前竟日無猨虎磨下終年絕雀兒至今虎雀絕無

贊曰

得處頗辛勤　用時無巧妙
入飛猿嶺不識一人
生蠱毒鄉寧無少過
焦磚打著連底凍　就德山點發不假多談
赤眼撞著火柴頭　與巖頭同行只消一箇
鰲山店頭成道　半夜發狂
象骨巖下蹤跟　全身放倒
圓木毬輥出　玄沙火急作牌
鱉鼻蛇攛來　雲門郎忙打草
開門輕擬議　被老觀搊住非鳳凰兒
打鼓普請看　盡大地撮來如粟粒大
千七百人善知識　盡從杓頭上舀來
五六十里雪峯山　只向蒲團頭奪了
松山小塔卵石子　亂疊幾層
古澗寒泉牛蹄淌　能深多少

山前竟日無猴子　且聽老僧行
磨下終年絕雀兒　不愁齋米耗
一生受大王供養何以報恩手托地疾呼輕打我
輕打我

（今摘入已下首尾六箇題目）

五家正宗贊卷第一

五家正宗贊卷第二

臨濟宗

臨濟慧照禪師

師諱義玄曹州邢氏子初在黃蘗隨衆參侍時堂中第一座勉令問話因上方丈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黃蘗打如是三問三遭打遂告辭座曰承激勸問話唯蒙和尚賜棒且往諸方去座曰汝須辭和尚始得座却往堂頭告曰問話僧雖後生甚是如法若來辭方便接取來日上辭蘗令往高安參大愚師到大愚愚問甚處來曰黃蘗來曰黃蘗有何言教曰某甲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未審有什麼過曰黃蘗恁麼老婆爲汝得徹困更來者裏問有過無過師云元來黃蘗佛法無多子愚把住曰者尿牀鬼子適來問有過無過而今却道黃蘗佛法無多子汝見箇什麼道理便恁麼道師於愚肋下築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蘗非干我事師回蘗見便問來來去去有甚了期師曰只爲老婆心切蘗曰大愚饒舌待見痛與一頓師曰說什麼待見即今便打蘗曰者風顚漢却來者裏捋虎鬚師便喝蘗令參堂去徑山五百衆每日行道念觀音無一人參請山作書與蘗具言其事蘗令師去師到徑山裝腰直上法堂山纔擧頭師便喝山擬開口師拂袖便行尋有僧問山適來者僧有甚言句便喝和尚山云者僧從黃蘗來儞要知自去問他是時五百衆太半分散洛浦爲侍者不契辭去師後云可中有箇赤梢鯉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淹殺誰家虀甕裏師臨終時云吾滅後汝等勿得滅吾正法眼藏三聖曰爭敢滅和尚正法眼藏師曰向後忽有人問汝向伊道什麼聖便喝師曰誰知吾

◆遺疑遺

◆移籬料

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

贊曰

伏獸威　腥風捲地
刮霜面　冷談逼人
廣廈梁　淸廟器
見睦州始學跳籬驀牆
掌黃蘗便解撥行奪市
報冤六十棒　向大愚肋下築拳
喝散五百僧　使徑山胸中短氣
展三玄戈甲　遍地髑髏寒
示四種料揀　平地波濤起
炎天飛雪雹　單明向上機籌
赤脚騾木稜　自是一般標致
惜正法眼藏　滅向三聖瞎驢邊
知赤梢鯉魚　淹殺誰家虀甕裏
贊之者拔舌泥犁
毀之者洋銅沸屎

遺風餘烈繼百世猶有存焉求鸞膠續絃則遠之遠矣

興化奬禪師

師諱存奬魏州人初見臨濟濟令師爲侍者濟問新到甚處來曰鑾城曰有事相借問得麼曰新戒不會曰打破大唐國覓箇不會人難得參堂去師問適來新到是成褫伊那濟曰我誰管儞成褫不成褫師曰和尚卽解將死雀就地彈不解將一轉語蓋覆却濟曰儞又作麼生師曰請和尚作新到濟遂曰新戒不會師曰却是老僧罪過濟曰儞語藏鋒師擬議濟便打至晚濟又曰我今日問新到是將死雀就地彈就窠裏打及儞出得語又喝起向靑雲裏打師曰草賊大敗濟便打師後到三聖請爲首座常曰我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聖聞得因曰儞具什麼眼師便喝聖曰須是儞始得大覺聞乃云作麼生得風吹入大覺門來師後到大覺請爲院主一日覺喚曰我聞儞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儞道什麼眼師便喝覺拈棒師擬議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次日師從法堂過

覺召院主我直下不疑儞昨日兩喝儞試說看師曰
我於三聖師兄處得箇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
與某甲箇安樂法門覺曰者瞎漢來者裏納敗缺郤
下衲衣痛打一頓師於言下薦得臨濟先師在黃蘗
處喫棒底道理後開堂拈香云此一炷香若爲三聖
三聖爲我太孤若爲大覺大覺爲我太賒不如供養
我臨濟先師昔居住三峯時師問曰權借一問以爲
影草時如何居無對師曰想和尙答者話不得不如
禮拜了退後二十年居云如今思量當時不消道箇
何必後遣化主到師處師曰和尙住三峯時老僧問
伊話答不得如今道得也未主舉前話師曰與化則
不然爭如道箇不必僧問師曰四方八面來時如何
師曰打中間底僧作禮師曰與化今日赴箇村齋中
路遇一陣卒風暴雨郤去古廟裏避得過示衆曰我
聞長廊下也喝後架也喝諸子莫盲喝亂喝直饒儞
喝得與化上三十三天郤撲下來一點氣也無待與
化蘇息起來欵欵地向儞道未在何故我未曾向紫
羅帳裏撒眞珠與儞諸人在虛空裏胡喝作什麼師

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當爲唱導之師賓曰不入者
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不入賓曰總不恁麼師便
打乃白衆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饡飯
一堂仍不得喫飯郤趕出院師見同參來纔上法堂
師便喝僧亦喝行三兩步師又喝僧亦喝師近前拈
棒僧又喝師云儞看者瞎漢猶作主在僧擬議師便
打直打下法堂時有僧問者僧有甚觸忤和尙師云
是伊適來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及乎將手
向伊面前橫兩橫便去不得似者般漢不打更待何
時僧問寶劒知師藏已久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不
借曰爲什麼不借師曰不是張華眼徒窺射斗光曰
用者如何師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同光帝謂
師朕收中原獲一寶未有人酬價師云借陛下寶看
帝以手引幞頭脚示之師云君王之寶誰敢酬價帝
大悅賜衣號不受乃賜馬師騎馬忽驚墜地傷足遂
枴子行問僧曰還識老僧否曰爭得不識和尙師曰
跛脚法師說得行不得

贊曰

臨濟的兒　三聖首座

熱喝似雷奔

麤膽如天大

皮下無血　見大覺喫痛棒薦得先師

板齒生毛　到雲居借一問以爲影草

赴村齋遇暴風卒雨　古廟裏誰云嚲得渾身

向南方探虎穴魔宮　拄杖頭未曾撥著一箇

揚聲止喝　紫羅帳裡撒明月珠

有眼無筋　幞頭脚邊辨君王寶

勘同行將手橫面門兩上　死伎巳窮

打克賓出院罰饡飯一堂　欺人不少

借寶劒當場看　光射斗窺遇生盲

將死雀就地彈　語藏鋒功難補過

對龍顔乘御馬雖得一場榮顯雙脚窮祖道盡力行之不到

南院顒禪師

師嗣興化河北人法諱慧顒俗名寶應師上堂曰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曰此未是學人問處曰汝問處作麼生曰失師便打僧不肯示衆云赤肉團上壁立千仞時有僧出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語師云是僧便掀倒禪床師云偏看者瞎漢亂做僧擬議師便打趁出院僧問二王相見時如何曰十字街頭吹尺八又問從上諸聖向甚處去曰不上天堂則入地獄曰和尚又作麼生曰還知寶應落處麼僧擬議師打一拂師問僧近離甚處曰襄州曰是什麼物恁麼來曰和尚試道看曰適來禮拜底曰錯曰禮拜底錯箇什麼曰再犯不容曰三十年弄馬騎今被驢撲瞎漢參堂去僧問人逢碧眼時如何曰鬼爭漆桶僧問古殿重興時如何曰明堂瓦插簷僧曰恁麼則莊嚴畢備去也曰斬草蛇頭落僧問聲喜聲嗔時如何曰傾湫倒嶽僧問如何是無縫塔曰七花八裂曰如何是塔中人曰頭不梳面不洗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曰黃尙書李僕射曰意旨如何曰牛頭向北馬頭南師問僧近離甚處曰龍興曰發足莫離葉縣也無僧便喝曰好好問

汝又發惡作麼僧曰喚作惡發得麼師却喝曰儞既惡發我也惡發近前來我也沒量罪過儞也沒量罪過瞎漢參堂去

贊曰

一語定綱宗　作家不啐啄
輿化的子　氷蘖胸懷
臨濟親孫　麟龍頭角
赤肉團上壁立千仞　掀禪床棒打瞎驢
十字街頭相見二王　吹尺八聲亂雅樂
諸聖甚處去　謾云入地獄不上天堂
何物恁麼來　灼然弄馬騎今被驢撲
一機一境　換斗移星
瞥喜瞥嗔　傾湫倒嶽
頭不梳面不洗　塔中人描畫未全眞
馬向北牛向南　祖教意搏量俱是錯
從游老作　與廓侍者一再同參
弄出小家　隨龍輿僧逅相發惡
殫千聖眼擬覓蹤由白日青天風雷雨雹

風穴沼禪師

師諱延沼餘杭劉氏子初遊講肆習止觀弃去謁鏡清清問近離甚處曰自離東來曰還過小江也無曰大舸獨飃空小江無可濟曰鏡水秦山鳥飛不度且莫道聽途說曰滄溟尚怯艨艟勢列漢飛帆渡五湖清竪拂子云爭奈者箇何曰者箇是什麼曰果然不識曰出沒卷舒與師同用曰杓卜聽虛聲熟睡饒譫語曰澤廣藏山理能伏豹曰赦罪放愆速須出去曰出去即得便去北遊襄沔依止華嚴嚴問曰我有牧牛歌輒請闍梨和師曰羯鼓掉鞭牛豹跳遠村梅樹觜盧都後見南院院問師南方一棒作麼商量曰作奇特商量却問此間一棒作麼商量院橫按拄杖云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於言下大悟出世風穴嗣南院僧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曰木鷄啼子夜芻狗吠天明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鶴有九皐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示衆云若是上流各有證據者略赴箇程限未證據者各自英雄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如爆龜紋爆即成兆不爆成鈍欲爆不爆直

下便揑郢州牧請就衙陞座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時有盧陂長老出問某甲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曰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驟泥沙陂佇思師喝曰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師打一拂云還記得話頭麽試擧看陂擬開口師又打一拂牧主曰佛法與王法一般師曰見什麽主曰當斷不斷返招其亂師便下座僧問如何是佛曰如何不是佛曰未曉玄言請師直指曰家住海門東扶桑最先照僧問有無俱無去時如何曰三月懶遊花下路一家愁閉雨中門僧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曰嘗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贊曰

卯金刀　眞跳竈

習天台止觀　幼泳蹄涔

究少室單傳　直趨閫奧

棒下無生忍　中南院毒苦入心

杓卜聽虛聲　抗鏡淸理能伏豹

芻犬吠明木雞啼夜　調古曲音韻不成

老鶴蓊翼病馬追風　話家風猥藉不少

管窺生滅處　爆龜紋鈍兆未分明

蠡測祖師心　鐵牛機去住難印破

近海扶桑最先照　直指事要且瞞盱

遠村梅樹觜盧都　牧牛歌難爲賡和

有無俱坐斷　一家愁閉雨中門

語默涉離微　三月亂啼花下鳥

玄中玄妙中妙瀟洒浙僧更無兩箇

首山念禪師

師嗣風穴諱省念萊州狄氏子師與眞園頭同上問訊穴穴問眞曰作麽生是世尊不說說眞曰鵓鳩樹上啼穴曰汝作許多癡福作麽何不體究言句却問師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穴謂眞曰汝何不看念法華下語一日白兆楚至汝州宣化穴令師往傳語纔相見提起坐具便問展即是不展即是兆曰自家看取師便喝兆曰我曾親見知識來未嘗輙敢恁麽造次曰草賊大敗兆曰來日若見風穴和尙待

一一擧似曰一任一任不得忘却師回先擧似穴穴曰今日又被偏收下一員草賊曰好手不彰名兆欠曰纔相見便擧前話穴曰非但昨日今日和贓捉敗因此名著師示衆云佛法付囑國王大臣有力檀那令燈燈相續不斷大衆且道續箇什麼良久云須是迦葉師兄始得時有僧出問靈山一會何異今日曰瞎坑落塹曰爲什麼如此曰瞎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一言截斷千江口萬仞峯前始得玄曰如何是佛法大意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上堂曰若論此事實不掛一元字脚便下座僧問如何是梵音相曰驢鳴犬吠曰如何是佛曰新婦騎驢阿家牽曰未審此語甚句中收曰三玄收不得四句豈能該曰此意如何曰天長地久日月齊明上堂曰第一句下薦得堪與佛祖爲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下薦得自救不了僧問如何是徑截一路曰或在山間或在樹下問從上諸聖向甚處行履曰牽犁拽杷問如何是道曰爐中有火無心撥處處縱橫任意遊如何是道中人曰坐看煙霞秀不與白雲齊

贊曰

戲海蒼龍　空群良馬

喫鳥喙藥　和骨換來

將止啼金　盡情拋舍

動容揚古路　被風穴掘窖深埋

好手不彰名　將白兆和贓捉敗

潑家風郞當不少　千江口萬峯前

徑截路透回轉多　或山間或樹下

和音勃窣瞎　推靈山一會落塹墮坑

惡毒未忘懷　驅從上諸聖牽犁拽杷

驢鳴犬吠梵音相　誰敢顧聞

地久天長眞佛身　保未徹在

誰將三句驗天下衲僧我且問偏新婦騎驢阿家牽是阿誰話

汾陽昭禪師

師諱善昭太原人俗姓俞初謁首山遇上堂出問馬祖陞堂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曰師意如何山曰象王行處絶狐蹤師於言下大悟

示衆凡一句語須具三玄門每一玄門須具三要路有照有時或先照後用或先用後照或照用同時或照用不同時或先照後用且要共儞商量或先用後照也須是箇人始得或照用同時儞又作麼生當或照用不同時儞又作麼生湊泊示衆云汾陽有三訣衲僧難辨別更擬問如何拄杖驀頭楔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句曰汝是行脚僧如何是辨衲僧句曰西方日出卯如何是正令行句曰千里持來呈舊面如何是定乾坤句曰北俱盧洲長粳米食者無喜亦無嗔僧問如何是賓中賓曰合掌庵前問世尊如何是賓中主曰對面無儔侶如何是主中賓曰陳雲橫海上拔劒攪龍門如何是主中主曰三頭六臂擎天地忿怒那吒撲帝鍾僧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曰嘉州打大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曰陝府灌鐵牛如何是學人親切處曰西河弄師子北地苦寒師罷夜參有異比丘振錫而至謂師曰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不說法言訖陞空而去師記以偈曰胡僧金錫光請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爲敷揚

贊曰

孤高絕世　靜退離倫
寶鼎芝房淸廟之瑞
瑤林瓊樹滄海之珍
大象經行絕孤蹤　頓明言外旨
吹毛拔出攪龍門　誰識主中賓
發箭鋒機　三玄門擘開有照有用
立乾坤句　長粳米喫著無喜無嗔
西河弄師子大欠爪牙　道親切不親切
陝府灌鐵牛用盡氣力　要轉身難轉身
賊棲關謂千聖不知　辨衲僧有三訣
鬼脚跡被胡僧覷破　成大器只六人
與葉縣過從　同抗無異土
逐慈明怒罵　餧飯祭閑神
電捲風旋參七十二員善知識到拖泥帶水處最苦是十智同眞

葉縣省禪師

師嗣首山諱歸省冀州賈氏子師到首山山舉竹篦

問曰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喚作什麽師擘竹篦擲作兩截擲地曰是什麽山曰瞎師便作禮僧問法海一滴濛師指向上宗乘事若何曰高祖殿前樊噲怒須知萬里絕煙塵僧問維摩丈室不以日月爲明曰眉分八字曰未審意旨如何曰雙耳垂肩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曰厠坑籌子問如何是毗盧主曰僧排夏臘俗列耆年問如何是深深處曰猫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曰莫便是也無曰碓搗東南磨推西北示衆云宗師血脉或凡或聖龍樹馬鳴天堂地獄鑊湯爐炭牛頭獄卒森羅萬象日月星辰他方此界有情無情以手畫一畫云俱入此宗此宗門中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殺人須是殺人刀活人須是活人句作麽生是殺人刀活人句道得底出來對衆道看若道不得卽孤負平生師面目嚴冷衆所敬畏天衣懷浮山遠二人至欲求住正值雪寒師將水灌且過其餘皆怒去唯二人整衣得坐至晚師到呵曰儞更不去我打儞遠近前曰某數千里特來參和尚禪豈以一杓水潑便去若打殺也不去師笑曰儞兩箇要參禪却去掛搭續請遠充典座事見武庫玆不具載

賛曰

頑鐵重千斤　倔强無人敵
分首山活業自支撑
將臨濟家私盡狼藉
清淨身　厠籌子倒用橫拈
觸背機　潑竹篦胡拋亂擲
高祖殿前樊噲怒　把宗風凌辱太多
維摩丈室日月明　豈意旨人信不及
毗盧師法身主彊分疎　僧排夏臘俗列耆年
起屍德歃血功錯註解　碓搗東南磨推西北
黃蘗肚腸霜冷面　潑天衣凍使成氷
煉銅肝膽鐵爲心　逼浮山走得上壁
沒巴鼻弄出惡情悰活人句殺人刀晴空裏轟箇霹靂

浮山圓鑒禪師

師諱法遠號圓鑒嗣葉縣鄭州人王氏子上堂云諸

佛出世建立化門不離三身智眼亦如摩醯首羅三
目圓伊三點何故一隻眼水灌不通纖素難辨一隻
眼大地全該十方通暢一隻眼高低一顧萬類齊瞻
雖然如是若是本色衲僧驀路相逢別具正眼始得
所以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且道知
有箇什麼良久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
五祖演和尙遊方參師師曰子來晩吾老矣可依白
雲吾雖未識見渠頌臨濟三頓棒話甚諦當演遂往
見雲得旨師接靑華嚴以所授大陽衣履付之令續
洞上宗偈曰須彌立太虛日月附而轉群峯漸倚他
白雲方改變少林風起叢曹溪洞簾捲金鳳宿龍巢
宸苔豈車輾初歐陽文忠公聞師奇逸見師未有以
異之因與客碁師坐旁公收碁請師因碁說法師卽
令撾鼓上堂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碁相似何謂也
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
有一般底只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
口齊彰局破後徒勞逴斡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
求思行卽往往失粘心麤乃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
說神仙贏局踊籌卽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
在甚處良久云從前十九路迷悟幾多人公加嘆久
之歸退休於會聖巖敘佛祖奧義作九帶曰若據圓
極法門本具十數今此九帶已爲諸人說了更有一
帶還見麼若也見得分明却請出來說看說得分明
許汝通前九帶圓明道眼若見不親切說不相應惟
依吾語而爲已解則名謗法諸人到此如何衆無語
師叱去之師少時與達觀穎薛大頭七八人入蜀見
香林遠和尙於水晶宮探雲門宗旨幾遭橫逆以智
得脫衆以師曉吏事故號遠錄公師晩年得資侍者
甚喜之凡接人皆委資矣

贊曰

活衲僧　只一箇
口餓時將佛祖呑　脚到處把叢林攪
嗚蟄龍匣吹毛劍　威行萬國之中
出老蚌胎明月珠　光透八紘之表
指老東山奪白雲正傳之印　已不欲施於人
逼靑華嚴受明安密付之衣　殃及儞還在我

辭僞一局碁密排盤裏　機路上衝關
摩醯三隻眼豎亞頂門　髑髏前失照
探雲門宗旨　破草鞋踏斷蜀山雲
著棗縣家風　竊鑰匙擅開香積鎖
深秋巖鎭千家雨　三世諸佛未許揶揄
落日樓臺一笛風　白牯貍奴討甚分曉
橫拖九帶　葛藤窠裏出頭來
休罷萬機　會聖巖中高枕臥
少時善讀贏得錄公名年老成魔引黃侍者全身
入草

慈明圓禪師

師諱楚圓師汾陽全州李氏子少爲書生母賢令出家與谷泉瑯瑯等見汾陽悟旨後同大愚數輩辭陽相讓不肯爲參頭陽示偈曰天無頭吉州城畔展戈矛將軍疋馬林下過袁州城裏鬧啾啾師曰某甲何人敢當此記莂遂爲首辭去後住福嚴黃龍見師以氣自負師痛叱之舉趙州勘婆話問龍龍無對至數日方省呈頌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淸如鏡行人莫以路爲讎仍於掌中書有字師見謂曰好則好矣中有一字不是龍遂開掌示之師印可楊岐參次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峯時如何師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岐曰官不容針更借一問師便喝岐曰好喝師又喝岐亦喝師連喝兩喝師見泉大道來問曰片雲橫谷口遊人何處來泉顧視云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師云未在更道泉作虎聲師打一坐具泉便推師就坐師作虎聲泉曰我見七十餘員善知識今日方遇作家時眞點胸爲善侍者折難自金鑾還師呵曰解夏未一月乃已至此破壞叢林有何忙事眞曰大事未透脫耳師曰汝以何爲佛法要切眞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師詬曰面皺齒豁猶作此見解眞曰願爲決之師曰汝問我眞理前話師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眞遂契悟師因同人至上堂曰颯颯涼風景同人訪寂寥寒茶山上水燒鼎洞中樵珍重楊李二公與師爲法友問答見師本傳

贊曰

未出母胎時　已具超方志
　厭儒冠弃東魯書　入祖室扣西來意
隨緣放曠　千尋浪戲容呑舟之魚
大智洞明　九曲珠穿蟻引絲之鐵
　竄身軍伍　見汾陽於塞草叢中
　勘證老婆　享黃龍於南金爐鞴
骨董箱荷致重寄　一線繫千鈞
將軍馬展城畔戈矛　隻身嬰萬騎
　深村荒草　與楊岐同轍不同途
　野火古墳　聽谷泉自倒還巳起
鷹搏嶽頂　殺氣蒸雲
虎踞霜華　腥風捲地
　掃癡兒狂見解　有波心月無嶺頭雲
　謝同人訪寂寥　燒洞中樵羨山上水
祖庭秋晚尋思要公侯捍城且擒下楊翰林李都
尉

　楊岐會禪師

師諱方會生冷氏袁州宜春人也慈明住南原時師往參依及遷石霜師俱自請作監寺明飯罷必山行師瞰其出未遠即撾鼓集衆明遽還曰作什麼師曰晚參明遂示衆叢林因號晚參後出世纔陞座僧便出師曰漁翁未擲釣躍鱗衝浪來僧便喝師云不信道僧撫掌歸衆師云消得龍王多少風僧問如何是佛師云三脚驢子弄蹄行曰莫只者便是麼師云湖南長老示衆罷下座九峯勤把住曰且喜得箇同參師曰同參底事作麼生曰楊岐牽犂九峯拽杷曰正與麼時楊岐在前九峯在前勤擬議師拓開曰將謂同參元來不是自是名聞諸方上堂曰楊岐乍住屋壁疎滿床盡布雪眞珠縮却項暗嗟吁良久云翻憶古人樹下居虛舟峯贊師曰會如玉人治瑤璵碔砆棄耳故光明盛大克世其家者蓋碧落碑無贋本

贊曰
　神機頴悟　逸氣軒渠
　　問道引亂峯喃喃幽鳥
　垂鉤釣衝浪鱍鱍游魚
遍慈明晩參　裹裳撾鼓

與九峯合伴　拕杷扶犂
跨三脚驢　騁步蹈象龍之頂
住單丁院　滿床撒氷雪之珠
栗棘蓬要白雲端吞吐
折脚鐺付保寧勇提持
斤削鋸鏁　擬匠石之去墁堊
鉗鎚妙密　如玉人之治璠璵
故少室單傳全歸掌握視後人不揣竊衣沽譽得
不愧於師乎

黃龍南禪師

師諱慧南嗣慈明信州章氏子懷玉山受度初受泐潭印證領徒遊方以氣自負偶會雲峯悅同游西山夜話間因問泐潭所授之旨師言其要悅曰泐潭所授如藥汞銀徒可玩入煆卽流矣公欲決明此事須見慈明始得師怒以枕投之悅不與語師默計之曰悅師翠巖令我見明縱有所得於悅何有黎明遂行至中路聞慈明不事事遂不往寓止福嚴賢命師掌書記俄賢卒郡守以明繼之師曰悅令我見渠今坐此以待明至望見心容俱肅及晚參痛叱諸方邪解師乃曰大丈夫爲此事求決擇豈可置疑胸中懷香求指示明曰書記領徒行脚有事可坐而商確令侍者進榻師固辭明曰書記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曰放洞山三頓棒合喫不合喫師曰合喫明色莊而言聞棒聲便言合喫從旦至暮聞鴉鳴鵲噪鐘魚鼓板之聲亦應喫棒喫棒何時當巳哉師面熱汗下後乃悟旨師住黃龍以佛手驢脚生緣勘驗學者號黃龍三關角虎慈明也人贊曰石霜角虎眼光搖百步之威書云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之則人莫不按劒而視之

贊曰
懷玉山受經　故紙堆鑽出
塞天地壯膽氣沖沖
滿江湖屬頭名藉藉
擲枕子打雲峯悅　恠汞銀入煆卽流
指胸次扣慈明圓　愧痛棒聞聲合喫
與會監寺栗棘蓬　十載同參

搭澄散聖多瓜印　半生受屈
坐通衢而罵物　遺簪墮珥探之意消
立三關以驗人　佛手驢脚近之魂失
奪角虎眼　光搖百步之威
奮黃龍鼻　衝起九淵之蟄
夫是之謂臨濟克世其家照古照今兮明月之珠
夜光之璧

寶覺心禪師

師諱祖心嗣黃龍南雄人姓鄔氏幼習儒業年十九亡目母禱之復明出家獻詩得度初謁雲峯留三年次依黃龍四年無入處一日傾湯沃手有省而機未發後止石霜讀傳燈至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莖斜僧曰不會福曰三莖四莖曲頓見二師垂手處後龍入滅師繼住持室中多舉拳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衆少有契者張無盡見師有頌曰久嚮黃龍山裏龍到來只見住山翁須知背觸拳頭外別有靈犀一點通當時諸方莫不歎服大慧云山僧後來見得惜乎無盡巳死彼云須知背觸拳頭外別有靈犀一點通若將此頌要見晦堂不亦遠乎靈源賛云三關逆摧超玄機於鷲嶺一拳垂示露赤體於龍峯聞時富貴見後貧窮年老浩歌歸去樂從教人喚住山翁魯直聞而笑曰無盡言靈犀一點此藞苴爲虛空安耳穴靈源作賛分雪之是寫一字不著畫山谷參師次問曰夫子道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如何谷屢說皆不許一日偶同閑行天香滿院師問谷曰還聞桂花香乎谷曰聞師曰吾無隱乎爾谷遂有省死心參次師舉拳頭話令參經二年方得旨然尙談辯無所抵捂師患之與語至氣處師遽曰住住說食豈能飽人乎心窘乃曰某甲到此弓折箭盡望和尙慈悲指箇安樂處師曰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政忌上座許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來偷心乃可心趨出默坐下板會知事打行者聞杖聲忽大悟趨見師忘納一屨即自謂曰天下人皆是學得底某是悟得底師笑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草堂參次師舉風幡話問堂迥無入處時有猫在旁師因指曰子見彼欲捕鼠乎雙

目瞪視而不瞬四足踞地而不動諸根順向首尾一直擧無不中子能如是心無異緣六根自靜默然而究萬不失一堂於言下大悟靈源參師因閱玄沙語倦而經行步促遺履俯取之大悟以告師師曰從緣入者永無退失山谷曰黃龍子孫若揭日月又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

贊曰

本色住山翁　一拳分背觸
通方眼歡瞎又重明
无棟書弃捐無再讀
窮斷臂安心密傳之旨　赤手沃湯
透佛手驢脚驗布之關　峻機嚙鏃
活埋山谷了　巖前桂香散遍遐
淵見多福來　庭際竹莖分斜曲
塵飛天騎難掃去　閑骨董切忌礙膺
猫捕鼠巧盡拙生　窮伎倆誰能撞目
從緣入無失　殺靈源鈍鐵勝吹毛
遥佛得甲科　藥死心砒霜未是毒

缺冷照午夜碧潭之月　玉斧巧修成
斷清彈陽春白雪之絃　鸞膠親接續
黃龍子孫若揭日月難以數知衆角雖多得此一麟儘足

白雲端禪師

師諱守端衡州葛氏子依茶陵郁山主剃度初見楊岐岐問曰聞汝受業師過橋喫攧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師卽誦曰我有神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朶岐大笑起去師愕然終夕不寐詰旦復咨之岐云子見昨日打夜狐麼曰見岐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大駭曰何謂岐曰他愛人笑儞怕人笑師有省後出世受岐衣傳于子孫示衆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拈拄杖云山河大地水鳥樹林情與無情盡向拄杖頭上作大師子吼演說摩訶大般若且道南嶽說箇什麼法門南嶽說洞上五位修行君臣父子各得其宜莫守寒岩異草青坐著白雲宗不妙天台說臨濟三玄三要四料揀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廬山出來道儞

兩箇漢正在葛藤窠裏不見道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此三箇見解若上衲僧秤子秤一箇重八兩一箇重半斤一箇不直半文錢但願春風齊著力一時吹入我門來卓拄丈下座示衆云若端的得一回汗出便向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一回汗出縱有瓊樓玉殿却被一莖草蓋却作麼生得汗出去自有一雙窮相手未嘗容易舞三臺郭功甫見師問曰牛純乎曰純矣師叱之甫拱而立師曰純乎純乎南泉大潙無異此也仍贈偈曰牛來山中水足草足牛出山去東觸西觸又上堂曰上大人丘乙巳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甫有省師頌臨濟三頓棒曰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浮山聞得大喜指五祖見師祖到問南泉摩尼珠話師叱之祖領悟師令祖作磨頭人是非祖師喚祖聞祖曰然師掌之令退祖曰候結筭次日到方丈某甲有與婦人買酒肉錢剩得三百貫送還常住師大驚始信謗也保寧二上足處凝處清參師凝爲侍者師有膈氣病凝常煨蘆菔以備不時之需師作傳大士講經因緣偈曰大士何曾解講經誌公方便且相成一揮案上俱無取直得梁王努眼睛謂凝曰努底是什麼此一句乃爲凝說老婆禪凝住天柱清住太平有機辯五祖畏敬之清謂凝曰吾弟禪乃是爲老和尚煨芦菔換得底叢林傳爲口實

贊曰

弱冠尋師　早年住院
得處沒瘢痕　用時無汙染
勦除魔壘　袖中藏雪刃光焰焰生
勘辨衲僧　水上捺胡芦機轆轆轉
呑栗棘塞斷猳生口　傑楊岐毒恨卒難消
舉青氊還與舊主翁　知圓通客情不易遣
抛金鈎九江曲　可憐生認鱉爲鯨
開飯店白雲深　放慕顧和麩糶麪
葛藤窠裏　斥三箇漢說南嶽天台
毛孔汗中　指一莖草現瓊樓玉殿
跨瞎驢踏斷溪橋去　被村山主掩彩多年

叱白牛安眠露地休　喜窮官人打成一片
頭臨濟三頓棒　少遇知音
投摩尼五色珠　多逢按劒
買酒肉餘剩錢物　信演闍梨遭謗無根
煨芦菔換得底禪　使凝侍者慚惶滿面
最無端是受他人屈眴之衣致萬古叢林惡風相扇

保寧勇禪師

師諱仁勇四明竺氏子少習天竺教更衣謁雪竇竇熟視之呵曰央庠座主師氣不平發憤下山望雪竇山大展三拜誓曰我此生行脚參禪名不過如雪竇斷不歸鄉徑往見楊岐悟旨出世保寧道播叢林果如師言師呈雲蓋頌頌云拈將栁栗路縱橫大地淸風颯颯生北斗柄斜軺撥轉大唐人眼直須盲上堂云一是一二是二三是三四是四數目甚分明上下依資次依資次有何事以拄杖畫一畫云大衆一時亂却六十甲子了也立春上堂立春日打春牛一棒兩棒千頭萬頭雪花深覆辨不得項門有眼徒悠悠拍手云囉囉哩惱亂春風卒未休上堂風鳴條雨破塊曉來枕上鶯聲碎蝦蟇蚯蚓一時鳴妙德空生都不會都不會三箇成群四箇作隊窈窈窕窕颯颯颻颻向南北東西折得梨花李花一佩兩佩牧童項日西風浩浩楚天秋索寞無人野渡頭沙鳥晩來俱散盡鳴呷歸去倒騎牛答陳遷秀才曰胡孫兒子最惺惺愛弄千年鬼眼睛懊惱不知能要相有時來我項頭行

贊曰

家四明　住保寧
鬼眼睛逢人拈弄　窮伎倆到處旋呈
棒打春牛　深覆雪花難可辨
杖挑北斗　大唐人眼直須盲
曉枕上幽鳥吟殘　折梨花一佩兩佩
野渡頭沙禽散盡　聽鳴呷三聲四聲
指達磨老臊胡　著草鞋從他肚裏過
罵陳遷胡孫子　能要相來我項額行
杜撰巡官　花甲子指輪上一時亂了

央庠座主　天台教脚跟下十字縱横
行闊步與雪竇高蹤並駕
奮空拳把楊岐破屋支撑
水銀無假阿魏無眞無人過價打與會兄

眞淨文禪師

師諱克文嗣黃龍關西鄭氏子師在潙山夜聞誦雲門語僧問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云清波無透路師有省以氣自負諸方目爲飽參少有嬰其鋒者聞積翠道喧宇宙徑往見之凡入室下語翠皆不許師怒發乃曰我自有悟處渠不識我語遂行至翠巖見順和尚順問甚處來曰積翠順曰甚處人曰關西順曰汝師是誰曰北塔順聞乃哭師問其故順曰昔訥師叔久參渠不會渠說話及某參得禪欲見渠渠已死乃問還識新黃蘗否曰識順曰如何曰甚好順曰渠下得一轉語便住黃蘗佛法未夢見在師於言下頓見積翠用處因悔欲再見不能得遂白順順曰何妨我當作書與積翠令子歸師遂回積翠翠見便問甚處來師曰翠巖翠曰賴遇老僧不在師曰甚處去翠曰天台普請南嶽遊山師曰某甲得恁麼自在翠曰脚下鞋甚處得來師曰廬山七百五十文唱得翠曰何曾得自在師曰何曾不自在翠駭之兜率悅在道吾首衆一日領數衲子謁雲蓋智智與語未及數句盡知所蘊智乃笑悅求入室智問曾見洞山文和尚否曰關西子沒頭腦拖一條布裙作屎臭氣有甚長處智曰首座但向屎臭氣處參取悅從教往洞山依止未久深領要旨佛眼辭五祖至歸宗參師後祖謂圓悟曰眞淨波瀾闊弄大旗手段遠到彼未必相契未數日有書詆悟曰比到歸宗偶然漏網聞雲居清首座作晦堂眞贊有曰聞時富貴見後貧窮頗疑著他及相見果契合踰年復還祖山衆請秉拂却說心說性祖曰遠兄如此說禪也莫管他無盡見兜率舉清素侍者末後句事遠罷相過歸宗夜話及此師輒怒曰是何嘔血禿丁脫空謾語豈可信受遂不終語無盡居荊溪覺範往見之盡與語曰惜乎眞淨不知此也範曰相公只知清素末後句及眞淨眞藥現前而不能覺盡驚曰果有此耶曰疑則別參盡於言下

頓見師用處遂炷香望歸宗悔謝東山一日得師提唱讀之甚喜謂偃悟曰慚愧末法中有此眞善知識師遊方時與二僧偕行至谷隱薛大頭處問三人同行必有一智如何是一智二僧無語師立下肩應諾便喝薛舉拳作相撲勢師云不勞再勘薛拽杖趂出薛見石門慈照

贊曰

生緣關表　頴脫儒冠

走諸方氣常自負　窮直指心未能安

呑雲夢八九於胸中　曾無芥蔕

漲蜀江八千於舌上　儘有波瀾

問雙鞋子甚處得來　積翠南激揚機路話

拖條布裙作屎臭氣　兜率悅嗅著髑髏乾

一生弄大旗　策元勳於龍虵陣上

三關撲鼈脚　馳十影於曠馬群間

末後句教無盡疑則別參　點行眞藥

一轉語住黃蘗未曾夢見　打破疑團

老東山背後贊揚　逢人頻合掌

薛大頭面前遭喝　無地著慚顏

蝎毛本毒　虎體元班

妙處欲言言不及月移花影上欄干

五祖演禪師

師諱法演嗣白雲緜州鄧氏子初在成都聽講時舉西天外道立義問佛弟子云菩薩成道時神與智冥理與境會不分能證所證畢竟以何爲證弟子義墮乃不鳴鐘鼓從後門出入返搭袈裟三藏至再集外道難云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道乃伏徵諸法師云冷暖則可知未審自知之理如何衆皆杜口中有云汝欲明此須見南方明佛心宗者師遂南來至興元經時逗留受業師聞得乃附書曰汝出蹔變復入叢發師遂發行至浮山理此義問山曰如來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師乃釋疑山因指見白雲師到因問摩尼珠話大悟作投機頌曰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松竹引清風雲印可之示衆云大凡參學如俊鶻打鵝見纔泊地便飛去若有蹲坐即不堪小參有云某十有餘年海上參尋見

數人尊宿自謂了當及到浮山圓鑒會下直是開口不得後到白雲門下咬破一箇鐵酸豏直得百味具足且道豏子一句作麼生道乃云花發鷄冠媚早秋誰人能染紫絲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堦前鬪不休聞角偈曰幽幽寒角發孤城十里山頭漸杳冥一種是聲無限意有堪聽有不堪聽圓悟爲侍者偶陳提刑問道師云提刑曾讀小艷詩否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刑不契悟聞得有省師握手巡寮云我侍者參得禪了也舉瓦鼓歌接無爲泰王輪玄武處泰有省

贊曰

般若鋒　智慧炬

生緣左緜滿許村　聽講成都大慈寺

問自知之理　塞斷義虎咽喉

究直指之心　輥入瞎驢行伍

如蠹蟲入甕　到熱處果難忘

似傻惕打鷄兒　纔泊地便飛去

到白雲撮碎南泉摩尼珠

見圓鑒會得如來有密語

愛山前田地　松竹引清風

打格外鄉談　陽平撒白雨

烏樝角聲傳梅引　暗損愁腸

鷄冠花紫染絲頭　錯爲豏子

乞兒得席　巡寮誇侍者會禪

皓玉無瑕　磨院同婦人歌舞

鐵酸豏百味完全　一任活衲僧吞吐

到頭誰解知甜苦

圓悟勤禪師

師諱克勤嗣東山彭州駱氏子初聽講成都范蜀公作詩勸令行脚有云成都本是繁華國打住只因花酒惑遂出蜀依參東山無入處與佛鑑辭去山曰汝到浙中被熱病打方憶我在師至金山大病鑑在定慧亦病作書相約病愈復歸東山前後悟旨師一日同懃遠侍東山夜坐欲歸月黑山令各下一轉語懃曰彩鳳舞丹霄遠曰鐵蛇橫古路師曰看脚下山曰滅吾宗者克勤耳師後歸住昭覺閣南堂遣偕[illegible][illegible]

之間人言在城中賣香師令童子到彼買香待他將度香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看他有何言句卽記歸童依教到彼便問堂舉香云者一包香只賣五文童回舉似師師云者漢只在遂親勸再爲僧師舉住大隋繼住昭覺大慈參次師一日上堂舉雲門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話拈云我卽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卽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慧有省後作首座秉拂次日一村僧上問昨夜首座提唱如何師以指夾鼻一下來鼓衆大笑慧卽上方丈辭去師云首座昨夜三世諸佛被汝罵六代祖師被汝罵我只輕夾鼻偏便去不得慧不覺汗下師在夾山拈雪竇語號碧巖集三國誌曰生子當如孫仲謀景升諸郞豚犬耳金鴨者師乃於小玉璧發明頌石蟬乃師示寂之時葬于錦江

贊曰

食牛氣宇　翹鶴精神

范蜀公勸離濯錦繁華國

老東山詛作江南熱病人

小玉璧中　認驢鞍橋做阿爺下頷

薰風句裏　捉鼠鮎兒當自已家親

教童子買香　挽靜南堂珠還合浦

舉青林搬土　放遠佛眼劍躍龍津

提唱碧巖　拖泥帶水

作興昭覺　戞玉鏗金

看脚下　已受滅宗之記

夾鼻頭　寧無舐犢之心

金鴨香消　醉扶歸笙歌叢裏

石蟬花發　笑經行錦繡江濵

天祐斯文生孫仲謀於臨濟十一世縱景升諸郞

龍馳虎驟難尾於芳塵

南堂靜禪師

師諱元靜嗣五祖閬州人姓趙氏師在祖塔祖舉卽心卽佛睦州擔板南泉斬貓趙州狗子話編辟之所對了無滯礙又舉子胡狗話答稍遲山遽轉面曰不是師曰不是却如何山曰此不是和前面都不是師曰望和尙慈悲指示山曰看他道子胡一隻狗上取

人頭下取人脚入門者好看纔見僧入便云看狗汝向子胡道看狗處下得一轉語教子胡結舌老僧鉗口便是了當處師嗐喫雞衆惡之山知一日入室師藏鷄於袖中山舉話詰之師袖出雞作啼聲山乃笑師住大隋舊有龍居方丈寢室累代不敢近師至欲臥主首白師不顧竟去臥見龍臥床上師以手推曰老畜生留老僧半榻就臥及醒龍不見從此不來矣葉縣有一法嗣住漢州方水作偈示衆曰方水潭中鱉鼻蛇擬心相向便揶揄誰人拔得蛇頭出二百年無人下語師舉三句了著語云方水潭中鱉鼻蛇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活捉魔王鼻孔穿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白日騎牛穿市過愚丘靜參叅師舉香嚴枯木龍吟話往返徵詰靜悟師曰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靜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栖巢師矍然曰者小厮兒珍重便行回石頭世爲石匠不識字慕出家求人口授法華默誦之投師供洒掃一日令取石回手執鎚擊石而誦經不輟師詰曰今日硿磕明日硿磕生死到來作麼折合回撐然釋其器禮拜求究竟法因隨至方丈令罷誦經看趙州勘婆話回久之鑿石石堅盡力一鎚嘗見火光有悟呈頌曰用盡工夫渾無巴鼻火光迸散元在者裏師曰子徹矣復呈頌曰三軍不動旗閃爍老婆正是魔王脚趙州無柄鐵掃帚掃盡煙塵風颯颯師頷之遂爲僧後出世嗣師縉雲先生作石頭語錄序有云五祖晚得南堂髭暴生獰浚跨勤遠天遁地窖投老大隋回石頭以運鎚攻石之手仰擊堅高出力既竭一鎚便透晩坐釣魚山中乖崖峭壁十倍其師狠毒砒霜不容下口師超放不群故東山創南堂以居之因此得名

贊曰

出格野盤僧　天生沒意智
活捉魔王鼻孔穿　故將百丈叢林廢
反日睨母　陰風如猛虎出林
村氣逼人　白日騎黃牛入市
方水蚰拔頭不出　用盡力無計可施
子胡狗出語較遲　和前面一齊不是

栴檀雜牛糞　者包香只賣五文
峭壁與垂崖　看斯兒略呈小伎
羮雞幢　滿口腥臊
伴龍眠　通身泥水
一鈎冷掛松梢月　暢樺林峯幾許襟懷
教陣香飄花信風　宴牡丹屏甚生標致
橫揮寶劒　靜愚斤電影翻空
颺下鐵鎚　回石頭金聲擲地
聖凡情盡佛眼覓無蹤跡不得蒲許鄧師翁別起
一寮安置

佛鑑懃禪師

師諱慧懃嗣五祖舒州汪氏子初參五祖每以唯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眞味之有省以祖不印可辭去後再歸値祖上堂一僧出問僧問趙州如何是和尚家風州曰老僧耳聾何不高聲問僧再問州曰你問我家風我却識你家風了也師乃大悟即上方丈求印可祖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禮拜祖令掌翰墨師與圓悟語次舉仰山鎭海明珠因緣至無理可伸處悟徵曰既云收得泊索此珠又道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不能答次日忽省謂悟曰東寺只索一顆仰山傾出一栲栳悟深肯之初住太平次住鍾山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桃花紅李花白誰道融融只一色燕子語黃鸝鳴誰道關關只一聲不透祖師關棙子錯認山河作眼睛僧問聞和尚親見五祖是否師云鐵牛齧碎黃金草祖忌上堂去年今日時紅爐片雪飛今日去年時曾娥讀夜碑末後一句子佛眼莫能窺白蓮峯頂上紅日邊須彌鳥啄珊瑚樹鯨呑麗水犀太平基業在千古襲楊岐頌達磨見梁王因緣曰始鳴阿閣一聲鍾日午蒼龍睡正濃再擊鳳凰臺上鼓夜半祥鸞未飛舞帝基鞏固如盤石胡僧枉費平生力回首少林歸去來落花滿地春狼藉頌定上座參臨濟因緣曰掣雷之機遇趙州爲人須到結交頭掌中擎出香山子直上高高十二樓

贊曰
淮甸雲深　龍眠山小
麟鳳子脫殼出來　山川秀盡情奪了

胸中戈甲森萬騎　氣肅秋風
舌底笙簧調五音　語如春鳥
羨蘇臺九句藥　恨殺東山
鳴阿閣一聲鐘　迷逢達磨
森羅影裏　潑家風幾曾識得來
聲色堆頭　祖師關何嘗透得過
畢明末後句　海鯨吞麗水之犀
親見先師來　鐵牛嚙黃金之草
爲人須切　香山子看趙州擎上幾層樓
見義勇爲　鎮海珠代仰山傾出一栲栳
室中機峻人難湊　雲臺將盡被生擒
筆底耕深我自豐　翰苑人專工摛藻
碧油幢下坐建太平基　到鍾山梁寶公握手呵呵
大咲

佛眼遠禪師

師諱清遠嗣五祖邛州李氏子幼爲書生在祖會下常以氣自負每問祖祖輒曰我不會我不如儞又曰儞自會得好久無所入乃問曰和尚門牆高峻某甲不能入座下誰可親近乞指示祖曰元禮首座見處與我一般師即扣之時寒禮方近火師陳所求禮即引師耳行且語曰我不會我不如儞儞自會得好師曰顧求開發而乃相戲豈可爲人法耶禮曰儞若悟去方知今日曲折師憤急歸知客寮夜坐沈吟間覺寒撥火大悟頓見二老用處乃曰深深撥有些子生平事只如此遂點燈讀傳燈至破竈墮因緣洞符所證頌曰切切幽鳥啼披衣終夜坐撥火悟平生窮神歸破墮事皎人自迷曲談誰能和念之永不忘門開少人過圓悟聞師悟旨五更扣門師遂舉所得悟云只如青林搬土話道鐵輪天子寰中勅知客作麼生會師曰帝釋宮中放赦書悟曰且喜兄有活人句後雪堂頌曰我不會兮不如儞堪笑千花生碓觜善財讀向百城遊何曾蹈著自家底佛鑑頌文殊普賢起佛見法見因緣曰彩雲影裏仙人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師聞甚喜悟曰此頌一切處用得住龍門時一僧被蛇咬室中舉云既是龍門僧因甚被蛇咬衆下語皆不契高庵悟

云果然現大人相師領之圓悟在昭覺聞得乃歎曰龍門有此子東山之道未寂寥也師有三自省傳於世

賛曰

默而神　語而當

天生骨有靈　聖養胎無恙

業窮東魯　忝曾就孔夫子受經

旨覓西來　苦嘗被老東山無狀

會不會急歸打坐　撥火覓浮漚

到未到普請喫茶　晴甌翻雪浪

仙人手裏紅羅扇　喜佛鑑要看底著眼宜親

帝釋宮中宣赦書　勅靑林必死人盡情踈放

龍門萬仞　晴空轟燒尾之雷

邛水千尋　截流產噴香之象

碓生花　許雪堂引善財遊

蚰蛟僧　聽高庵現大人相

說心說性不用管他寫三自省一篇爲萬古叢林參禪底榜樣

大慧杲禪師

師諱宗杲嗣圓悟宣州奚氏子初參湛堂爲侍者堂病革師曰和尚此疾若不起某甲去依附誰堂曰勤巴子甚好我雖不識渠子若見之必能了大事後往見悟得旨師爲堂見無盡求塔銘龍安照書爲紹介見盡有云金剛眼睛在相公筆頭上盡曰恁麼則某與他點出光明令照天照地去也師進前揖曰先師多幸謝相公塔銘盡大笑師在徑山因頌曰神臂弓一發透過千重甲衲僧門下看當甚臭皮襪時朝廷方作神臂弓秦相以師與張九成竊議大師彙以譏諷朝廷遂竄衡州次梅州前後十七年放還再住徑山自梅州返至福州張參政以洋嶼延之一夏打發十三人龜山光爲首趙巨濟參次謂曰老僧去後若有別人教儞禪云者箇公案如何參那箇因緣如何會便骨熱屎潑將去記取師聞應庵金輪提唱甚喜乃曰楊岐正脉在此老矣遂將正傳衣幷頌寄之曰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眞消息報道楊岐正脉通

贊曰

花木瓜　包家虎

狐狸屛跡陰木生風

雪霜濕凌春陽煦嫗

金剛眼睛筆頭點出　因龍安鼻倒無盡翁

薰風殿閣句下活埋　恨湛堂指見勤巴子

掀翻烏石嶺　黑竹篦亂揎胡揮

撥亂五峯雲　折拄杖東撐西拄

雲門揭示　誑謼閭閻

悅老重來　欺瞞佛祖

如猛將會相殺　奪賊馬騎便行

有別人教儞禪　舀熱屎潑將去

貶竄衡梅十七載　臭皮襪香透梵天

伸冤洋嶼十三人　塗毒鼓聲喧寰宇

不將佛法當人情把楊岐正傳衣分付金輪華姪

處法王法令合如此

虎丘隆禪師

師諱紹隆嗣圜悟和州人也初見長蘆信得其大略有傳圜悟語至者師閱之嘆曰想酢生液雖未澆腸沃胃且使人發快第恨未聆謦欬耳遂去見悟一日入室悟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拳云還見麼曰見曰頭上安頭師脫然契悟悟叱曰見箇什麼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後爲藏主人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爲悟曰睡虎也上堂曰凡有展托盡落今時不展不托墮坑落塹直饒風吹不入雨打不著點檢將來自救不了豈不見道直似寒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此猶是生死岸頭事拈拄杖畫一畫云畫斷生法師多年葛藤點頭石不覺撫掌大笑且道笑箇什麼腦後見腮莫與往來上堂曰目前無法萬象森然意在目前突出難辨不是目前法觸處逢渠非耳目之所到不離見聞覺知雖然如是也須蹈著向上關棙子始得所以道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佛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如是則不勞斂念樓閣門開寸步不移百城俱到驀拈拄杖畫云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僧問如何是大道眞源曰和泥合水曰

便恁麼去時如何曰截斷草鞋跟有云慕道如渴驥奔泉應機似怒猊抉石有云醯雞處甕中自得其樂費長房每見一先生懸壺於肆上長房謁之遂同入壺中乃真神仙境也

贊曰

襟懷秋冷　笑語春溫

垂棘璧櫝藏待價

走盤珠影落無痕

慕少室密傳心　渴驥驟奔岩下水

昧碧巖無義語　醯雞自樂甕中天

路長蹈斷草鞋跟　源尋大道

竹密不妨流水過　見豎龐拳

拈起霹靂藥　點頭石咲葛藤盡斷

演出一大藏　瞌睡虎被貫索縈纏

深池劍氣冷含霜　斬凝頑橫磨石上

古洞桃花紅簇錦　與嬌兒話別風前

路逢死蛇　無底籃盛歸何用

春喧百鳥　曲闌干徒倚無言

東山龍鳳　臨濟兒孫

玉壺塵不染別是一乾坤

應庵華禪師

師諱曇華嗣虎丘蘄州江氏子初參方遇首座入室師近前座云來作什麼師云取首座頭座云後生年少作者般語話嘔血去在師云某甲不嘔血首座嘔血去在座後果如師言師在水南遂處作侍者入室次南捉住云侍者待與汝商量箇公案師曰盡大地是箇公案商量箇什麼南機鋒師拂袖而去後見虎丘作維那欲命充首座時座下多悟會中有耆宿言師後生師聞作偈曰江上青山殊未老屋頭春色放教遲人言洞裏桃花嫩未必人間有此枝遂去後示衆云三十三州七十僧驢腮馬頷得人憎諸方若具羅籠手今日無因到海明上堂五百力士揭石義萬仞崖前撒手行十方世界一團鐵虛空背上白毛生直饒拈却賦脂帽子脫却禮臭布衫向報恩門下正好喫棒何故半夜起來屈膝坐毛頭星現衲僧前上堂若作一句商量喫粥喫飯阿誰不會不作一句商

是屎坑裏蟲子笑殺闍梨驀拈拄杖云拄杖子罪犯彌天貶向二鐵圍山且道薦福還有過也無卓一下云遲一刻僧問昔有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門云花藥欄此意如何曰深沙努眼睛僧問只者是埋沒自己只者不是辜負先聖去此二途和泥合水處請師道曰玉筯撐虎口僧問呈橈舞棹即不問且道婆娑手中兒子甚處得來巖頭扣船舷三下未審意旨如何曰焦磚打著連底凍曰當時若問和尚如何對他曰一棒打殺曰者老和尚大似買帽相頭去也曰儞向甚處見巖頭曰劉曰杜撰禪和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只者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又且如何曰少賣弄曰巖頭不覺吐舌意作麼生曰樂則同懽僧提起坐具云但識取者箇曰放下著南書記在師會中頌狗子話曰狗子無佛性羅睺星入命不是打殺人被人打殺定師肯之虎丘忌拈香云平生沒興撞著者無意智老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卻干戈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來坐曲彔木懸羊頭賣狗肉知他有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香

日千古令人恨轉深

贊曰

蘄陽人　鬼怕見
虛空背生出白毛　古墓中深藏暗箭
斫取頭去　與首座熱血相噴
拂袖便行　笑水南機思遲鈍
拋孩兒漢陽渡　樂則同歡
貶拄杖鐵圍山　過應難免
拈折玉筯　彊把巖前虎口撐
題落韻詩　謾云洞裏桃花嫩
夜叉心菩薩面　說南書記劒刃上行
正法眼破沙盆　引傑侍者草窠裏輥
七十僧驢腮馬領　薄諸方不具手羅籠
二十載狗肉羊頭　憶先師便吞餌發恨
通楊岐正脉　金輪峯影落千江
繼宏智芳塵　押鷗池光生八面
超宗異目誠不負佛日品題致後生源深而流遠

卍庵顏禪師

師諱道顏嗣大慧東川鮑氏子久參圓悟在金山因
一澗風亂令僧自殺以智不死虜去後方得脫悟歸
寂復依大慧首衆徑山無著未爲僧慧館方丈師常
叱之慧曰彼雖婦人大有長處師不諾慧抑令相見
師不獲已遜報著曰首座作佛法相見世法相見座
云佛法相見著云卸去左右請師入師至幌前見著
寸絲不掛仰臥於床師指曰者裏是什麼去處著曰
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皆從此中出師曰
還許老僧入否著曰者裏不度驢度馬師無語著曰
與首座相見了也遂轉身覷裏師懡㦬而出慧曰却
不是老畜生無見識也師有愧慧入室舉南泉住庵
上山作務一僧至令做飯喫因緣師云珊瑚枕上兩
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慧令侍者收牌曰只者一轉
語報佛恩足矣初住東林後歸鄉住雲頂僧問如何
是佛曰誌公和尚如何是法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
如何是僧曰釣魚船上謝三郎示衆有曰筋籠不亂
攙匙老鼠不咬甑箅韓子蒼與師避寇詩云昔與二
子居明心避賊夜走南山陰天寒更蹈沮洳徑月黑

錯到楊梅林涉險登危四三里少復前行過溪水平
明乞火野人家十日深藏巖穴裏間俱嘆我裝貫空
蜀僧轉墮妖氣中人言性命脫針孔忧憂傷人哀疾
同春風酣酣柳邊寺相對夢中論夢事莫嫌薄飯一
莖虀郡國而今無鼓鼙

贊曰

麟龍頭角　弓冶箕裘
項鐵三百斤　逸群倔强
額黥數點墨　出格風流
圓悟室彩畫已成　只欠一回點眼
浮玉山見機而作　不消三搭回頭
錦繡帷前一斷魂　返遭婦人之毒手
珊瑚枕上兩行淚　難逃菴主之機籌
出語無稽　誇老鼠不咬甑箅
臨機奔軼　騎駿馬直撞烟樓
蹈斷虎溪橋　斥遠法師活埋蓮社
行窮鬱瘴路　隨杲風子遠竄梅州
掃蕩祲氛社稷一戎衣　凌烟勛業

揮戈佛日風塵三尺劒　借筯機謀

沮溺徑楊梅林　早憶南山避寇

牛頭山雲頂寺　晩思西蜀歸休

若更問老漢爲僧端的謝三郎未必在漁舟

懶庵需禪師

師諱鼎需嗣大慧福州林氏子本習儒業因入寺見遺教經看數版有省欲出家母以親迎近難之師曰夭桃紅杏一時分付春風翠竹黃花此去永爲伴侶辭親祝髮一錫湖湘徧參名宿心無所緣身無所依結菴於羌峯絕頂後見大慧一日問曰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如何師擬開口慧拈竹篦劈脊連打三下師大悟慧印以偈曰頂門豎亞摩醯眼肘後斜懸奪命符瞎却眼卸却符趙州東壁挂葫蘆上堂懶翁懶中懶最懶懶說禪亦不重自已亦不重先賢又誰管儞地又誰管儞天物外逍遙無箇事日高三丈猶更眠上堂句中意意中句須彌聳于巨川句劃意意劃句烈士發乎狂矢任侍牙如劒樹口似血盆徒逞詞鋒虛張意氣所以淨名杜口早涉繁詞摩竭掩關已揚家醜自餘瓦棺老漢巖頭大師向羌峯頂上拏風鼓浪翫弄神變脚跟下好與三十棒且道過在什麼處良久云機關不是韓光作莫把胸襟當等閑至節上堂二十五日已前群陰消伏泥龍閉戶二十五日已後一陽來復鐵樹開花正當二十五日塵中醉客騎驢騎馬前街後街遞相慶賀物外閑人衲帔蒙頭圍爐打坐風蕭蕭雨蕭蕭冷湫湫誰管儞張先生李道士胡達磨木菴參次師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因緣云不得向良久處會隨後喝菴作禮曰不因今日事爭奈目前機師印之送分菴主偈曰江頭風急浪花飛南北相逢不展眉獨有分禪英俊手等閑奪得錦標歸

贊曰

鐵硯磨穿　心猶奔競

杜文章久爾隨邪　遺教經驀然打正

春風一度桃杏花　分付已周

紅日三竿煙雲枕　撼搖不醒

內不放出外不放入　喫竹篦於洋嶼菴頭

身無所依心無所緣　結茅庵於羌峯頂上
盲人摸地　頂門眼歡瞎摩醯
邪鬼貼身　肘後符難爲奪命
須彌聳川烈士發矢　剗意句泯得其名
泥龍閉戶鐵樹開花　筭陰陽從來不定
奪得錦標去　從分禪薗藹拾花針
喪盡目前機　引木菴良馬窺鞭影
蒙頭打坐徧界覓無蹤全不思胡達磨李道士張
先生無人管領

密庵傑禪師

師諱咸傑嗣應菴福州鄭氏子母夢廬山僧入屋而生下髮徧扣諸方後見應菴菴室中問如何是正法眼曰破沙盆菴肯之未幾辭省親菴以偈送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今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鉢袋氣宇吞乾坤却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此行將省覲切忌便躁跟吾有末後著待歸要汝遵上堂世尊不說說拗出作直迦葉不聞聞望空啓告馬祖卽心卽佛懸羊頭賣狗肉趙州勘菴主貴買賤賣分文不直只如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天河月暈魚生子樹葉風微鹿養茸上堂舉婆燒菴話拈云者公案叢林中少有拈提者傑上座裂破面門不免納敗缺一上也要諸方點撿乃召大衆云者婆子洞房深穩水泄不通向枯木上糝花寒灰中發𦦨箇僧孤身迥迥慣入洪波等閑坐斷潑天潮到底身無涓滴水子細撿點將來敲枷打鎖卽不無若是佛法未夢見在烏巨恁麼提唱畢竟意在何處良久云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闌干師接松源破菴出世烏巨終于天童

贊曰

枳林生錦荔　榕樹出旃檀
廬山僧夢見　何面目
蠱毒水沾著　爛心肝
向上路與千聖共行　入泥犁獄慚愧慚愧
破沙盆準分文不直　換正法眼大難大難
拈女出定髣髴楊州　鹿養茸微風生從樹葉
判婆燒菴依俙越國　柳垂絲和煙搭在欄干

喝松源兩耳聾　錦包特石
殺破庵全心死　鐵畟泥團
做冷泉百日主人　勝郭汾陽中書之考
屹鄞江中流砥柱　回覺隰州既倒之瀾
大徹投機廓頂門初無奇特信知道江南兩浙秋
熱春寒

臨濟至此十四世共二十六人

五家正宗贊卷第二

五家正宗贊卷第三

曹洞宗

洞山悟本禪師

師諱良价嗣雲巖越州諸暨人姓俞氏初謁忠國師問無情說法不契後到溈山山問聞闍梨曾問國師無情說法是否師云是溈云試舉看師舉了溈云我者裏也有些子只是罕遇其人師云便請溈以拂子點一點師云請和尚為某甲說溈云父母所生口終不為子說師云此間莫有同年慕道者麼溈令見雲巖師辭直造雲巖請益前話巖云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師因有省作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得知一日問巖某甲有餘習未盡岩云汝曾作甚麼來曰聖諦亦不為曰還得歡喜地也未曰歡喜即不無如糞堆頭拾得一顆明珠師辭岩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和尚眞如何秖對巖良久云只者是師沈吟巖云价闍梨承當箇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因過水覩影方得頓悟作偈云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示衆云末法時代人多乾慧若要辨驗眞偽有三種滲漏一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情滲漏智常向背見處偏枯三語滲漏體妙失宗機昧終始曹山辭次師授山先雲巖所付寶鏡三昧五位顯訣畢山再拜而去北院通參次師上堂云坐斷主人翁不落第二見通出衆云

須知有一人不合伴師云猶是第二見通便掀倒禪
床師云老兄作麼生通云待某甲舌頭爛卽向和尙
道後辭師入嶺師曰飛猿嶺峻好看通沉吟師云通
闍梨何不入嶺去通有省更不入嶺欽山參師師問
甚處來曰大慈來曰還見大慈麼曰見曰色前見色
後見曰非前後見師默置後山對衆省過擧前話乃
曰離師太早不盡師意師頭曰枯木花開劫外春倒
騎玉象趁麒麟而今高隱千峯外月皎風淸好日辰
贊曰

雲巖跳竈兒　不與諸塵對
輥入蘆花鞭白馬　難覓蹤由
倒騎玉象趁麒麟　單明向背
水鳥樹林何曾說法　徒自歎奇
墻壁瓦礫爲汝發機　灼然不會
糞堆頭拾得明珠顆　習氣未除
水影邊邈得先師眞　失錢遭罪
金針玉線　暗通錦縫之千重
石女木人　密付寶鏡之三昧

員疑眞

何不入嶺去　聽通闍梨不肯道爛了舌休
還見大慈麼　覺鑒欽山早離師似乎心悔
錮鏴著生鐵　見情滲漏破綻轉多
安排用盡心　偏正君臣憲章無計
千里持書不到家看金鳳宿龍巢斜月掛夜明簾
外

曹山元證禪師

師諱躭章嗣洞山泉州黃氏子初謁洞山依止數載
乃辭山山問什麼處去曰不變異處去曰不變異豈
有去耶曰去亦不變異遂辭去止于曹山學徒雲集
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曰曹山不如出世後如何曰
不如曹山僧問如何是枯木裏龍吟曰血脉不斷如
何是髑髏裏眼睛曰乾不盡乃作偈曰枯木龍吟員
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
濁中淸僧問淸稅孤貧乞師拯濟師召稅闍梨稅應
諾曰靑原白家三盞酒喫了猶道未沾唇僧問抱璞
投師乞師雕琢曰不雕琢曰爲什麼不雕琢曰須知
曹山好手僧問如何是和尙眷屬曰白髮連頭戴頂

上一枝花師有三種墮一披毛戴角二不斷聲色三不受食有稠布衲問披毛戴角是什麽墮是類墮不斷聲色是什麽墮是墮墮不受食是什麽墮是尊貴墮

賛曰

寶鏡光寒　髑髏眼活

接武關門墻　宗綱歸掌握

墮身尊貴　彩鳳啣來玉樹花

立法森嚴　金鳥啄破瑠璃殼

白家酒屠沾未著　幾曾濟清稅孤貧

荊山璞懷抱相投　不輕與者僧雕琢

萬機俱掃蕩　佛亦不如

一位鎮長存　人皆道錯

示五圓相　潑家生拈出惡情悰

戴一枝花　惡眷屬粧成誰覰著

曹山高叠　摩雲惟石露稜稜

洞水逆流　衝浪錦鱗活鱍鱍

不變異處掉臂獨行故鳥道通玄無人湊泊

雲居宏覺禪師

師諱道膺嗣洞山幽州玉田王氏子師謁洞山山問甚處來曰翠微來曰翠微有何言句示徒曰翠微供養羅漢某甲問供養羅漢還來否曰你每日噇箇什麽山曰實有此語否曰有曰不虛參見作家來一日山問甚處來曰踏山來曰那箇山堪住曰那箇山不堪住曰恁麽則國內山盡被闍梨占却曰不然曰恁麽則子得箇入路曰無路曰若無路爭得與老僧相見曰若有路則與和尙隔生也山乃曰子已後千人萬人把不住南泉問僧講什麽經曰彌勒下生經曰彌勒幾時下生曰見在天宮當來下生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師舉問山未審誰與安名山被問禪床震動乃曰膺闍梨吾在雲巖曾問老人直得火爐震動今被子一問直得通身汗下師菴于三峰經旬不赴堂山問子近日何不赴堂曰每日自有天神送食曰將謂汝是箇人猶作者箇見解汝晚間來師晚至山召膺闍梨師應諾曰不思善不思惡是什麽師回庵宴坐天神不來矣後登歐阜就樹縛屋而居號

雲居示衆曰如人將三貫錢買箇獵犬只解尋得有蹤跡底忽遇羚羊掛角莫道蹤跡氣息亦無僧便問羚羊未掛角時如何六六三十六掛角後如何六六三十六僧作禮師云會麼云不會云豈不見道絕蹤跡示衆云得者不輕微明者不賤用識者不咨嗟解者無厭惡從天降下則貧窮從地湧出則富貴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處生苗一言迴脫獨拔當時言語不要多多則無用處示衆有云體得底人心若臘月扇口邊直得醭出不是強爲任運如此又云不見古人道學處不玄盡是流俗閨閤中物捨不得俱爲滲漏併盡一切事始得無過如人頭頭上明物物上通只喚作了事人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貴一路自別不見道從門入者非寶捧上不成龍知麼僧問有人衣錦入來見師後爲甚寸絲不掛曰直待琉璃殿上行撲倒也須粉碎師令侍者送褲與一庵主主曰自有孃生褲不受再令送去問孃未生時著箇甚麼主無語後遷化燒得舍利持以似師師曰直饒出得八斛四斗不如當初下取一轉語好僧問山河大地從何而有曰從妄想而有曰與某甲想出一鋌金得麼師休去佛日空參次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曰卸却業身來與子相見曰已卸業身曰珠在甚處空無語遂投誠入室師示寂主首白師誰可繼席曰堂中簡時簡密受師印人無知者以臘高爲第一座衆不曉師意謂令揀擇欲命第二座住持且備禮先請簡簡不讓即自持道具入方丈衆不憾簡察其情乃弃去其夜安樂樹神號泣及旦衆奔至麥莊悔過哀請歸衆聞空中連聲唱曰和尚來也

贊曰

參見作家來　出語人驚恐

幽州江口不是生緣

天上雲居從渠賣弄

踏山有闍梨入路　幾曾與和尚隔生

是誰與彌勒安名　不到得禪床震動

羚羊絕氣息　軒知獵犬難尋

庵主沒機關　爭得天神送供

寸絲不掛　琉璃殿上輕著脚撲倒人
千丈埋身　貧富門頭大開眼說出夢
娘生袴休拈出　下得一轉語方可持論
妄想心難掃除　想出一鋌金堪作何用
口邊生醭　臘月扇子正好揮搖
學處不立　闤闠中物徒勞寶重
卸業身與佛日相見　龍奮迅奪明珠
囑破院令首座住持　鬼號咷爭漆桶
從門入者捧上不成龍點撿將來也是方木逗圓孔

同安丕禪師

師嗣雲居諱道丕洪州人師看經次見僧來參遂以袖蓋頭僧作弔慰勢師放下袖提起經云會麼僧以袖蓋頭師云蒼天蒼天僧問如何是點額魚曰不透波瀾曰慚耻時如何曰終不仰面曰恁麼則不變其身也曰是也靑雲事作麼生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兎懷胎入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曰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花晩後鳳啣來僧參次師問甚處來曰湖南曰還知同安者裏風雲體道花檻璇璣麼曰知曰非公境界僧便喝師曰短販樵人徒誇書劒僧擬進語師曰劒甲未施賊身已敗僧問纔有言詮盡落今時不落言詮請師直說曰木人解語非干舌石女抛梭豈亂絲僧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卽同魔說此理如何曰孤峯逈秀不掛煙蘿片月行空白雲自在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曰藕絲繫大象曰出世後如何曰鐵鎖鎖石牛僧問如何是異類中人曰露地藏白牛長空吞日月

贊曰

奔軼絕塵　了無羈絆
偏正位中來　聖凡情已泮
靑雲有何事　點額魚已透波瀾
家風不要論　金雞子豈歸霄漢
非公境界親遭喝　樵人短販書劒徒誇
不落言詮直說來　石女抛梭機絲棼亂
彩鳳啣花霜猿摘果　待賓客未見眞情
孤峯逈秀片月行空　辨佛魔元無正眼
瞞盱答佛未出世　截流象繫藕絲頭

依俙說異類中人　露地牛藏芳草岸
鴛鴦繡罷金針冷　綿密誰知
鸞鳳巢空玉帳寒　森嚴難犯
捋人要是弔慰僧衣袖蓋頭蒼天蒼天賊過後張
弓已晩

同安志禪師

師諱觀志嗣同安丕洪州人丕將示寂上堂云多子
塔前宗子秀五老峯前事若何如是三問未有對者
末後師出曰夜明簾外排班立萬里歌謠道太平丕
曰須是者瞎漢始得遂示寂僧問二機不到如何提
唱師曰偏處不逢玄中不失僧問凡有言句盡落今
時學人上來請師直指師曰目前不現句後不迷曰
向上事如何曰逈然不換標準卽乖

贊曰

鶴夢寒松　鶯啼幽谷
不墮正偏　寧分背觸
多子塔前宗子秀　咲先師露金鄰雙趺
夜明簾外立班齊　遝瞎驢堅頂門三目
偏處不逢玄中不失　二機不到處轉見紛拏
目前不現句後不迷　直指本來心翻成迂曲
寶殿無人孤月冷　聽清彈南風阜物之琴
宸苔封路彩雲深　看妙琢垂棘無瑕之玉
出梁山破家種　蒼龍子彩鳳雛豈當的傳
繼曹洞五位宗　青山父白雲兒是何昭穆
逈然不換標準卽乖向上事海底摸金針然妙挾
正中拈出來花簇簇錦簇簇

梁山觀禪師

師諱緣觀嗣同安志朗州人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
曰益陽水急魚行澁白鹿松高鳥泊難問師唱誰家
曲宗風嗣阿誰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問如何是西
來意曰葱嶺不傳唐土信胡人謾說太平歌問如何
是學人自己曰寰中天子塞外將軍曰便恁麼去時
如何曰朗月懸空室中暗坐問如何是衲衣下事曰
密問如何是正法眼曰南華裏曰爲什麼在南華裏
曰爲汝問正法眼上堂垂鉤四海只釣獰龍格外玄
機爲尋知己座下有一園頭人謂曰何不出來問一

兩轉語曰我若出問須教者老和尙下禪床立人椄之一日出問家賊難防時如何曰識得不爲寃曰識得後如何曰貶向無生國裏曰莫便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曰死水不藏龍曰如何是活水裏龍曰興波不作浪曰忽遇傾湫倒嶽來時如何師下禪床把住曰闍梨莫教濕却老僧袈裟角衆遂服之大陽玄參次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指觀音云者箇是吳道子畫玄擬進語師急索曰者箇是有相如何是無相底玄乃悟旨於言下拜起而侍師曰何不道取一句曰道卽不辭恐上紙筆師笑曰此語上碑去在玄呈偈曰我昔初機學道迷萬水千山覓見知明今辨古終難會直說無心轉更疑蒙師點出秦時鏡照見父母未生時如今覺了何所得夜放烏雞帶雪飛師稱洞上之宗可倚有偈曰梁山一曲歌格外人難和十載訪知音未嘗逢一箇

贊曰

　益陽水急　白鹿松高

鶴睡淸飛月魄　魚行細擲金梭

死水不藏龍　貶家賊向無生國

鄭音空亂雅　引胡人唱太平歌

　衲衣事在密用中　拈來多破綻

　正法眼指南華裏　用出幾譊訛

寰中天子塞外將軍　與學人塗糊自已

格外玄機鉤頭絲線　釣獰龍活葬洪波

　一語許大陽上碑　令人惡心不少

　十載在梁山唱曲　臨風掩耳應多

妙盡功亡　揮玉斧夜修月戳

環虛擴泯　駕仙槎曉渡星河

更問亡僧遷化紅爐焰上無絲線豎拽橫拖

　大陽玄禪師

師諱警玄嗣梁山江夏張氏子仲父爲沙門號智通住持金陵崇孝往依爲師聽圓覺了義弃去謁梁山悟旨上堂云鵰峨萬仞鳥道難通劍刃輕氷還誰踐履宗乘妙句語路難陳不二法門淨名杜口所以達磨九年面壁始遇知音大陽今日也無端珍重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曰滿瓶傾不出大地沒飢人上堂

云撤手那邊千聖外祖黨少室長根芽鷺倚雪巢猶自可更看白鳥入蘆花上堂諸禪德須明平常無生句妙玄無私句體明無盡句第一句通一路第二句無賓主第三句兼帶去一句道得師子嚬呻二句道得師子返擲三句道得師子踞地縱也周徧十方擒也一時坐斷正恁麼時作麼生通箇消息大衆證明若通不得來朝更獻楚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平常無生句曰白雲覆青山青山頂不露如何是妙玄無私句曰寶殿無人不侍立不種梧桐免鳳來如何是體明無盡句曰手指空時天地轉回頭石馬出紗籠如何是師子嚬呻曰終無回顧意爭肯落平常如何是師子返擲曰周旋往返全歸父繁興大用體無虧如何是師子踞地曰迴絕去來機古今無變異上堂夜半烏雞抱鵠卵天明起來生老鶴鶴毛鷺鷥鷺鷥身卻與烏鴉為侶伴高入煙雲低飛柳岸向晚歸來子細看依俙恰似雲中鳳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曰大洋海底紅塵起須彌頂上水橫流師年八十歎無繼其法者作偈并皮履布裰寄遠錄公使求法器

令虛疑處更勘

傳續之曰楊廣山前草憑君待價焞異苗蕃茂處深密固靈根其尾云得法者潛衆十年方可闡揚遠拜而受師嘗釋曹山三種語須明得轉位始得一曰作水牯牛是隨類墮是沙門轉身語是異類中事若不曉此意即有所滯直是要伊一念無私即有出身之路二曰不受食是尊貴墮須知那邊了却來者邊行履若不虛此位即坐在尊貴三曰不斷聲色是隨處墮以不明聲色故隨處墮須向聲色裏有出身之路作麼生是聲色外一句曰聲不自聲色不自色故云不斷指掌當指何掌也浮山贊師眞曰黑狗爛銀蹄白象崑崙騎於斯二無礙木馬火中嘶

贊曰

惡毒種　寧馨兒

漢陽渡頭奪胎而出

智通寺裏穎脫無羈

掀翻圓覺場　跳入言詮不及處

打破秦時鏡　照見父母未生時

語路信難陳　宗乘句和灰合土

滿瓶傾不出　大地人忍餓吞飢
千聖外撒手經行　入蘆花笑騎白馬去
寶殿中無人侍立　種梧桐寧免鳳凰栖
消息既通　借師子爪牙未具
機緣不契　致青山父子相違
須彌頂上水橫流　透法身疑團未破
楊廣山頭苗茂盛　供死欵老淚交垂
苦老粱山抑逼太多　烏雞生鵠卵
被遠錄公塗糊不少　黑狗爛銀蹄
聲色堆頭强說有出身之路非央庠座主誰受你
破皮履潑禪衣

投子青禪師

師諱義青嗣大陽青社李氏子初習百法論嘆曰三祗途遠自困何益入洛聽華嚴義若貫珠講至諸林菩薩偈即心自性猛省曰法離文字寧可講乎棄去謁浮山於會聖巖山夢得俊鷹畜之既覺而師至山以爲吉徵留三年山問曰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默然如何師擬進語山掩其口於是師悟拜起山曰汝妙悟玄機耶曰設有妙悟也須吐却時資侍者在旁曰青華嚴今日如病得汗師回顧曰合取狗口汝更忉忉我即便嘔山以大陽皮履布裰付師代吾續洞上宗上堂宗乘若舉凡聖絕蹤樓閣門開別尸相見設使捲簾悟去豈免旁觀春遇桃花重增病眼所以古人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諸仁者既是不傳爲甚鐵牛走過新羅國喝曰達者須知暗裏驚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曰威音前一箭射過兩重山上堂默沈陰界語墮深坑擬著則天地懸殊棄之則千生萬劫洪波浩渺白浪滔天鎮海明珠在誰收掌良久卓主丈云百雜碎示衆云若論此事如鸞鳳沖霄不留其跡羚羊掛角那覓其蹤金龍不守於寒潭兎豈栖於蟾影其或主賓若立須威音世外搖頭問答言陳乃玄妙路旁爲唱若能如是猶在半途更乃凝眸不勞相見師敘五位君臣曰夫長空一色星月何分大地無偏榮枯自異是以法無異法何迷悟而可及心不自心假言象而提唱其言也偏圓正到兼帶叶通其法也不落是非豈關萬象幽旨

既融於水月宗源派混於金河不墮虛凝回途復妙
師舉大陽點出秦時鏡語頌曰偏中正夜半天明羞
自影朦朦霧色辨河分混然不落秦時鏡

贊曰

嶽降英靈　天生碣斗
習因明未透綱維　究華嚴重增枷杻
入浮山不祥夢　折翅鷹何用爲
追洞下已墜風　蹶蹄狗卒難醫救
金鳳借龍巢宿　豈知陷會聖重圍
良馬見鞭影行　初不待世尊良久
即心自性　佛亦强名
妙悟玄機　我即便嘔
鐵牛走過新羅國　向上路千聖不傳
石女輕彎月子弓　兩重山一箭射透
撼鎮海珠百雜碎　語默不到處未會轉身
添秦時鏡一重光　明暗未分前豈容出手
玉兎豈栖蟾影　甚處得者消息來
金龍不守寒潭　者漢別尋條路走

雖分章偏正不墮虛凝到轉位回功極則處何曾
知有

芙蓉楷禪師

師嗣投子諱道楷沂州崔氏子初參投子問佛祖言句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爲人言句也無曰汝道寰中天子勑還假禹湯堯舜也無師擬酬之子以拂子撼師口曰汝發意來早有二十棒也師即開悟再拜便行子曰且來闍梨師不顧曰汝到不疑之地耶師即掩耳一日侍子遊園子以拄杖付師曰理合與麼曰與和尚提鞋挈杖不爲分外曰有同行在曰那一人不受教子休去至晚子謂曰早來說話未盡曰更請舉看曰卯生日戌生月師即點燈來曰上來下去總不徒然曰在左右理合如此曰奴兒婢子誰家屋裏無曰和尚尊年缺他不可曰與麼慇懃曰報恩有分上堂晝入祇陀之苑皓月當天夜登靈鷲之山太陽溢目烏鴉似雪孤鴈成群鐵狗吠而凌霄泥牛鬪而入海正當恁麼時十方共聚彼我何分古佛場中祖師門下大家出一隻手接待往來知識諸仁

者且道成得箇什麽邊事良久云臘我無影樹留與後人看僧問胡家曲子不墮五音韻出青霄請師吹唱曰木鷄啼夜半鐵鳳叫天明曰恁麽則一句曲含千古韻滿堂雲水盡知音曰無舌童子能繼和曰作家宗師人天眼目曰禁取兩片皮去大觀初京尹李孝壽奏師道行卓冠叢林宜有褒顯上賜紫衣號定照禪師內侍持勅命至師謝恩竟乃陳巳志出家時嘗有重誓不爲名利專誠學道用資九族苟違願心當弃身命父母以此聽許出家今若不守本志竊冐寵光則佛法下衰矣於是修表力辭降旨京尹堅令受之師確守不回以拒命坐罪奉旨取付有司有司知師忠誠問有疾乎師曰平日有疾今實無曰言有疾於法免罪師曰巳悉厚意但妄非所安恬然受刑而行從之者如歸市抵淄州僦屋而居學者愈親明年冬勅令自便庵于芙蓉四衆雲集大闡洞宗示衆山僧行業無取忝主山門豈可坐費常住頓忘先聖付囑今者輙傚古人爲住持體例與諸人議定更不下山不赴齋不發化主惟將本院莊課一年所得均作三百六十分日取一分更不隨人添減可以備飯則做飯不足則作粥又不足則作米湯新到相見茶湯而已更不煎點惟置一茶堂自去取用務要省緣專一辦道師放還後有司欲爲去驗師曰先帝遺墨豈可去耶帝謂此老終身倔彊靈源賛師有曰嚴天大雪始見松筠娟草夭花亦成造化苟竊世榮實孤恩者賛曰

倔強老尊慈　脊梁生鐵鑄
寰中勅　不假堯舜禹湯
洞下宗　寧分偏正回互
眞到不疑田地　快將一雙耳掩休
纔說作家宗師　好禁兩片皮出去
胡家曲子無音韻　苦休言夜半木雞啼
祖師門下絕功勳　徒出手臘我無影樹
同行不受教　謾教伊挈杖提鞋
來去總徒然　誰家無奴兒婢子
石女拋梭木人開錦　潑箕裘的是家傳
泥牛入海鐵狗凌霄　爛葛藤偏能路布

翩翩形影涵川去　松筠操幾傲雪霜
濟濟威儀漢節回　芙蓉花親承雨露
粥足飯足　三百六十日合火話家私
僧耶俗耶　三萬六千場對床論夢事
垂垂白髮守先帝遺墨猶新覩媚草天花成造化
苟窩世榮汗顏如雨

丹霞淳禪師

師嗣芙蓉諱子淳劒州賈氏子師上堂舉德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德山恁麼說話只知入草求人不覺通身泥水子細看來只具一隻眼丹霞則不然我宗有語句金刀剪不開深深玄妙旨石女夜懷胎示衆舉肇法師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肇法師恁麼道只解指蹤話跡且不能指示於人丹霞今日劈開宇宙打破形山爲諸人拈出具眼者辨取卓一下還見麼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上堂寶月流輝澄潭布影水無蘸月之意月無分照之心水月兩忘方可稱斷所以道昇天底事直須颺却十成底事直須去却擲地金聲不須回顧若能如是始解異類中行諸人到者裏還相委悉麼良久云當行不舉人間步披毛戴角混泥塵上堂亭亭日午猶虧半寂寂三更尙未圓六戶不曾知曉意往來常在月明前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曰金菊乍開蜂競採曰見後如何曰苗枯花謝了無依真歇參次師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歇擬對師曰儞鬧在且去一日登鉢盂峯忽悟歸侍立師掌曰將謂儞知有歇忻然拜之翌日上堂曰照孤峯翠月臨溪水寒祖師玄妙訣莫向寸心安便下座歇直前曰今日陞座更謾某甲不得也師曰儞試舉我今日陞座底看歇良久師曰將謂你瞥地歇便出宏智參次師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智曰井底蝦蟇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師曰未在更道智擬議師打一拂子云又道不借智於言下大悟

贊曰

明珠生蚌腹　野鶴在雞群
燒木佛遺風未泯　賦鵩鳥家譜親聞
點發心光花蠟燭　鄧州道地

慘舒殺氣劍門關　棧閣連雲
　玉女懷胎恰半更　玄妙旨難分深淺
鷺鷥立雪非同色　形山實不屬分文
水月兩忘　昇天底固當臨下
塵泥既混　異類中莫惜殷勤
　兎曉未分時　誰知道六戶不知曉處
牛頭相見後　可憐生百花亂落繽紛
暗擲金梭織古洞機絲　輕輕鳴杼
細拼玉線開曹山綿縫　簇簇成紋
　威音王已前　收了菩薩毫光歸一掌
　夜明簾不借　撿覺夫子筆陣掃千軍
等閑道一句正中妙挾縱金刀剪破綿密處依然
不墮功勛

眞歇了禪師

師諱清了左綿人俗姓雍初見丹霞悟旨後謁長蘆照照一見器之命爲侍者踰年分座未幾照稱疾退閑師命繼席學者如歸拈香時照付衣與師異拈出及見爲霞照令左右扯去衣師預備布伽梨於袖遂

搭示衆搖拄杖云看看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搖動雲門大師卽得雪峯門下卽不然卓拄杖云三千大千世界向什麼處去還會麼不得重梅雨秧苗爭得青上堂上絕峯頂過獨木橋驀直恁麼行猶是時人脚高脚低處若見得徹不出戶身徧十方未入門常在屋裏其或未然趁涼撒一轉柴好上堂窮微喪本體妙失宗一句截流淵玄及盡是以金針密處不露鋒鋩玉線通時潛舒異彩雖然如是猶是交互雙明且道巧拙不到作麼生相委良久云雲蘿秀處青陰合巖樹高低翠鎖深上堂幻化空身卽法身遂作舞云見麼見麼恁麼見得過橋村酒美又作舞云見麼見麼恁麼不見隔岸野花香上堂苔封古徑不墮虛凝霧鎖寒林肯彰風要鈎針穩密孰云漁父栖巢恁麼承當自是平常快活還有具透關眼底麼直饒聞早便歸去爭似從來不出門上堂轉功就位是向去底人玉蘊荊山貴轉位就功是却來底人紅爐片雪春功位俱轉通身不滯撒手亡依石女夜登機密室無人掃上堂久默斯要不務速說釋迦老子待要歎齒

寶壽爭奈未出母胎時已被人覷破且道覷破箇什麼護雪峯不得

贊曰

眞正左綿人　親見丹霞老
胸陂瑩徹量汪汪　萬頃無痕
心月孤圓影團團　千江分照
人前辨主　把布伽梨當面換來
鬧裏翻身　將鉢盂峯一脚踢倒
芍藥花開菩薩面　玉欄藏古洞之春
綠楊聲盡木人眉　寶鏡照曹家之曉
得重梅雨　釆閑卓幾下杖休
過獨木橋　趁涼撥一轉柴好
殿樹翠深雲蘿青合　截流句巧拙難分
過橋酒美隔岸花香　見法身即當不少
虛凝不塵泥牛吼月　古徑任苔封
撒手亡依石女登機　密室無人掃
兒晨香餌好　引龍潤赤梢鯉鐵鍾吞鉤
些子業頭靈　婪南山鱉鼻蛇深深寶草

＊鬧或作閙

轉功就位轉位就功盡底掀翻黃面老曇未出母胎時已被阿師覷破

宏智覺禪師

師諱正覺嗣丹霞隰州李氏子母夢正臺僧解環環右臂乃孕及生右臂起一環上堂心不能緣口不能議直饒退步荷擔切忌當頭觸諱風月寒淸古渡頭夜船撥轉琉璃地上堂黃閣簾垂誰傳家信紫羅帳合暗撒眞珠正恁麼時視聽有所不到言詮有所不及如何通箇消息去夢回夜色依俙曉笑指家風爛熳春上堂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曰白雲投壑盡青嶂倚空高曰如何是却來底人曰滿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廛曰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曰石女喚回三界夢木人坐斷六門機乃云句裏明宗即易宗中辨的即難良久云還會麼凍雞未報家林曉隱隱行人過雪山辭世云夢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鳥煙沒秋水連天

贊曰

精進幢　慈悲種

隰州古佛　未解放光
五臺老僧　何曾入夢
紫芝眉宇黃金骨　天上麒麟
黃葉襟懷錦繡腸　僧中鸞鳳
不墮尊貴　三世何用爲國王
若事淸吟　一詩未見追唐宋
琉璃殿滑船輕撥　尙帶玄微
黃閣簾垂信不通　猶存向奉
二十里松濤翻霽月　沒絃琴時發淸彈
一百尺樓影蘸淸池　不宰功全彰妙用
風斤巧琢連城璧　瑩徹了無痕
爝火輕然照渚犀　虛凝曾不動
青嶂空高白雲投壑　應來機瞎却者僧眼睛
白鳥體沒秋水連天　供死欸笑破他人鼻孔
擘開泰華儘容伊逗出河源吞三世佛雖是死蚍
也要活弄

天童珏禪師

師嗣眞歇諱宗珏和州人也上堂云劫前運步世外

橫身妙契不可以意到眞證不可以言傳直得虛靜
斂氛白雲向寒巖而斷靈光破暗明月隨夜船而來
正恁麼時作麼生履踐偏正不曾離本位縱橫那涉
語因緣僧問如何是道曰十字街頭休斫額雪竇鑑
入海山發明後乃曰威音王已前無師自證威音王
已後無師自證者即邪魔外道出山聞空中語云鄭
行山肉身菩薩至長蘆見師求印證師肯之

贊曰

參軍俊逸　開府淸新
一葦亭九成儀鳳　新豐洞五色祥麟
大道虛凝　十字街頭徒勞斫額
玄微銷鑠　威音世外正好橫身
眞證不可以言傳　言滿天下無口過
妙契豈容以意到　意窮萬有絕根塵
暗燭靈光　夜船載娟娟之月
氛消虛靜　寒巖斷片片之雲
縱橫那涉語因緣　犀水潑鴛鴦藏影迹
偏正不曾離本位　枯樁繫癩馬徒死心神

錦縫輕開　花噴香蝶眠清曉
機絲不動　柳含烟鶯織芳春
有眼無筋錯印證鄭行山肉身菩薩致飛雪千丈
伸寃苦壁鑑叢林

自得暉禪師

師嗣宏智諱慧暉會稽張氏子上堂巢知風穴知雨甜者甜兮苦者苦不須計較作思量五五從來二十五萬般施設到平常此是叢林飽參句諸人還委悉麼野老不知堯舜德鼕鼕打鼓祭江神上堂云皮膚脫落絕方隅明了身心一物無妙入道寰深靜處玉人歸馭白牛車妙明田地達者還稀識情不到唯證乃知白雲兒靉靆自照靑山父卓卓常存機兮項後光智與劫前眼所以道新豐路兮峻仍巇新豐洞兮湛然沃登者登兮不動搖遊者遊兮莫匆遽亭堂雖有到人稀林泉不長尋常木諸禪德向上一著尊貴難明琉璃殿上不稱尊翡翠簾前還合伴正與麼時針線貫通眞宗不墜合作麼生施設滿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廛師有六牛圖一日始聞知識示誨即起信心信心旣萌永爲道本故牛首上一點白一念信爲本千生入道因自憐迷覺性隨處染埃塵野草時時綠狂花日日新思家無計得但覺淚沾巾二日信心旣發念念揩磨忽示發明心生歡喜最初入頭故頭至白問訊者牛兒知非何太遲抛家經幾劫逐妄許多時念念歸無念思思絕所思入頭從此始次第證無爲三日旣有發明漸漸熏煉智慧明靜未能純一將白半身看牧幾春秋將成露地牛出離荒草去向近雪山遊正念雖歸一邪思尙混流畢竟心迹盡六處不能取四日更無妄念唯一眞心淸淨湛然通身明白六處不能該優曇火裏開了然無系屬明淨絕纖埃繩索將無用人牛安在哉迢迢空劫外佛祖莫能猜五日心法雙忘人牛俱泯永超象外唯一空空是名大解脫門佛祖命脈人牛消息盡古路絕知音翳捲千巖靜苔生三徑深心空無所有情盡不當今把釣公何在磻溪鎖綠陰六日命根斷處絕後還甦隨類受身逢場作戲只改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妙盡復窮通還歸六道中塵塵皆佛事處

處是家風皓玉泥中異精金火裏逢優游無間路隨
類且漂蓬

賛曰

石火電光　雷霆一默
若耶溪沙裏精金　苧羅山棘中薝蔔
見眞歇插花裝老婦　寧識羞慚
被宏智嚼飯餧嬰孩　敢言自得
踏翻明暗路　眼睛頭徧地蒺藜
剗斷離微根　脚跟下參天荊棘
十成尊貴　駕香車豈輾宸苔
一路平常　祭江神不知舜力
烟靄寒沙孤鷺立　野溪頭雪正糢糊
凍消枯木老龍吟　竹戶外春無消息
道寰深靜處　腦後光劫前眼猶是金塵
情識未融時　靑山父白雲兒總成家賊
正偏兼到　十洲花寧免凋殘
收放未全　六牛圖有何奇特
長庚門下擂蕩潑生涯信神駒有汗血之功金雞
抱司晨之德

洞山至此十一世共十四人

五家正宗賛卷第三

五家正宗賛卷第四

雲門宗

雲門匡眞禪師

師嗣雪峯諱文偃秀州人俗姓張空王寺受業聽四分律棄見睦州州纔見便掩門拶折師足曰秦時轅轢鑽師大悟州指見雪峯師至峯莊見僧問上座上山去那僧曰是師曰寄一則語問堂頭和尚不得道是別人語僧曰諾師曰上座到寺見和尚上堂衆集便出握腕立地曰者老漢項上鐵枷何不脫却其僧依師教峯見者僧與麼道便下座攔胸把住曰速道速道僧無語峯拓開曰不是汝語僧曰是某語峯曰侍者將繩棒來僧曰不是某語是莊上一浙中上座

教某來道峯曰大衆去莊上迎取五百人善知識來師次日上山峯一見便曰因甚得到與麼師以手拭目趁出峯奇之靈樹二十年不請首座一日師至即命之不辭就職劉王每入寺樹不接王欲撿其過樹已知之遂入寂王至衆言之王曰有何言句衆曰和尚去時封一合子待王至自開王開見一小帖云人天眼目堂中首座王即命師繼席前世之因劉王乃齎香人入寺涕唾僧堂中樹爲堂司偶而叱之曰如唾面上爭之不休師諫之而去師有顧鑑一字關紅旗橫骨宗旨臨示寂遺表曰困風霜於十七年間涉南北於數千里外

賛曰

菰蒲生異材　浩氣吞雲漢

出空王寺　無心繫四分葛藤樁

跨睦州門　折脚悟秦時轆轢鑽

果經霜熟　軒知靈樹明窓下安排

金繞指柔　更入雪嶠洪爐中烹煅

見劉王憶僧堂唾面未乾

友玄沙笑漁舟逬身紅爛

放洞山三頓棒　徹底老婆心

竪雲門一字關　瞎却宗師眼

水上紅旗立未収　暗中橫骨抽何限

雖十七年困風霜於逆旅途間

然數百世策奇勛於瘴煙城畔

僧鳳兮人龍歟誰奏九成攪重淵使來儀奮飛於祖庭秋晩

香林遠禪師

師嗣雲門諱澄遠漢州人姓上官師爲侍者將紙衣錄門語句後歸蜀於水晶宮接待往來茶湯僧問美味醍醐爲甚變成毒藥曰導江紙貴僧問如何是室內一椀燈曰三人證龜成鱉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曰臘月火燒山僧問如何是香林一脉泉曰念無間斷曰飲者如何曰隨方斗秤師謂衆曰老僧四十年方打成一片將示寂辭知府宋公瑲曰老僧行脚去通判曰者僧風狂八十歲行脚去那裏宋曰大善知識去住自由遠錄公探雲門宗入蜀見師人面山

贊曰

頂峭五峯　眼生三角

韶石象龍羣裏　奪得犀牛

岷峨山水窟中　奮飛鸑鷟

紙衣錄他人語句　認魚目作明珠

沙瓶羨待客湯茶　翻醍醐成毒藥

水晶宮冷香浮篆　倚圓蒲宴霽月光風

人面山高翠列屏　尾瘦笻訪青猿野鶴

證龜成鱉　室內燈滅却光明

臘火燒山　衣下事恐難提掇

四十年打成一片　明皎皎暗昏昏

八十歲行脚諸方　峭巍巍活潑潑

探鑿喚宗旨　引遠錄公走得脚皮穿

起落賴門風　聽祚智門喫些辛苦著

香林一脉泉間斷多時若要隨方斗秤上自宜斟酌

洞山初禪師

師嗣雲門諱守初鳳翔傅氏子初參雲門門曰近離甚處曰查渡曰夏在甚處曰湖南報慈曰幾時離彼曰八月二十五曰放汝三頓棒次日師上問訊曰昨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麼處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師大悟遂曰他後向無人烟處卓箇庵子不畜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方往來盡與他抽釘拔楔拈却炙脂帽脫却鶻臭衫教伊洒洒地作箇無事衲僧去豈不快哉門云儞身如椰子大開得許大口示衆云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還得麼儞衲僧分上到者裡須具擇法眼始得只如洞山恁麼道也有一場過且道過在什麼處僧問文殊普賢來參時如何曰趂向水牯牛欄裏著曰和尚入地獄如箭射曰全憑子力問師登師子座請師唱道情曰晴乾開水道無事設曹司曰恁麼則謝師指示曰賣鞋老婆脚趔趄問離却心機意識請師一句曰道士著黃瓮裏坐問大衆雲臻請師撮其樞要略舉大綱曰水上浮漚呈五色海底蝦蟇叫月明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曰楚山頭倒卓曰出水後如何曰漢水正東流問如何是佛曰麻三斤問僧甚

處來曰汝州曰此去多少曰七百里曰踏破幾緉草鞋曰三緉曰甚處得錢買曰打笠子曰參堂去僧應喏

贊曰

問世賢　眞法器

離報慈未出常情　見雲門方始瞥地

鳳生萬壑　虎豹子氣巳食牛

電掣傾城　龍馬駒足應展驥

覩渾身如椰子　能有幾長

閉大口似紡車　略無少愧

於先師會中問有何過　合喫幾藤條

向無人烟處接待往來　不啇一粒米

酒糟公子面　把黃頭碧眼倒卓屎坑頭

花插美人頭　將文殊普賢趁向牛欄裏

買鞋老婆脚趔趄　唱道情璺子打鄉談

著甕道士坐鬼堆　雜意識波斯入鬧市

大海浮漚蝦蟇呌月　錯稱提韶石綱宗

楚山倒卓漢水東流　謾塗糊蓮花出水

問僧此去路多少　踏破幾緉草鞋

答佛氀撮麻三斤　渾沒巴鼻臭氣

言無展事語不投機說道理即不無望少室門風白雲萬里

智門祚禪師

師嗣香林諱光祚隨州人上堂云山僧記得在母胎時有一則語今日舉似大衆諸人不得作道理商量還有人商量得麼僧問金剛眼中著得箇甚麼曰一把沙曰爲甚麼如此曰非公境界問荷花未出水時如何曰蓮花曰出水後如何曰荷葉上堂云汝等諸人橫擔拄杖出一叢林入一叢林儞道叢林有幾種或有旃檀叢林旃檀圍繞或有荊棘叢林荊棘圍繞或有荊棘叢林旃檀圍繞或有旃檀叢林荊棘圍繞只如四種叢林是汝諸人在阿那箇叢林安身立命若無安身立命處虛踏破草鞋閻羅王徵儞草鞋錢有日在上堂東家李四婆西家來乞火門外立少時嗔他停滯我惡發走歸家虛心屋裏坐可憐羣小兒終日受飢餓有眼不點睛空鎖髑髏破僧問如何是

般若躰曰蚌含明月曰如何是般若用曰兎子懷胎問如何是佛曰踏破草鞋赤脚走如何是佛向上事曰拄杖頭上挑日月問曹溪路上還有俗談也無曰六祖是盧行者問古鏡未磨時如何曰也只是箇銅片曰磨後如何曰且收取雪竇見師問曰不起一念云何有過師召竇近前來竇纔近前師以拂子驀口打竇擬開口師又打竇大悟

贊曰

舌本瀾翻　胸襟無物
滄海親生甌月犀　香林放出遼天鶻
母胎中一則語　鋒鋩簇簇誰肯商量
金剛眼一把砂　翳膜重重如何洗刮
荷葉蓮花後先出水　不當截流機
旃檀荊棘圍繞叢林　活貶無生國
少時立門外　知李四婆來乞丙丁童
一念未生前　要顯闍梨痛喫龜毛拂
兎子懷胎蚌含明月　將般若體用沈埋
鯉魚喫棒雨似傾盆　把韶石家財籍沒

拄杖頭邊挑日月　老瞿曇的的被揶揄
曹溪路上有俗談　盧行者惺惺成淈湑
拈出古鏡將謂是一片頑銅放下手元來却是箇木楕

雪竇明覺禪師

師嗣智門諱重顯遂州人姓李氏初住翠峯次住雪竇法道大行遂號雲門中興嘗與賓大陽與客論栢樹子話時韓大伯倚旁匿笑客去師謂曰汝何笑耶韓曰笑知客有定古今舌無定古今眼師曰豈有說乎對以偈曰一兎橫身當古路蒼鷹一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驗空向枯樁舊處尋師異之乃結爲友李殿院嘗訪福嚴雅禪師時師爲藏主與李論話間忽道士秀才至李曰三教中那教最尊師起側立李曰有口何不道師曰對夫子難言李曰休休便起師曰適來造次師頌大龍堅固法身公案問曾不知答還不會月冷風高古巖寒檜堪咲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手把白玉鞭驪珠盡擊碎不擊碎增瑕纇國有憲章三千條罪頌忠國師無縫塔公案無縫塔

見還難澄潭不許蒼龍蟠屈落落影團團千古萬古與人看自贊上下三指彼此七馬拈花未嘗微笑何也石謂玉兮器必分水疲虗兮月非下不知誰是旁觀者逐重部禪者春雨如膏春雲如鶴忽此忽彼乍休乍作枯荄離雖維風太遲幽石片片遼空亦危一花五葉兮不相似獨運孤明兮還自知還自知歷魏遊梁徒爾爲晦跡自貽圖畫當年愛洞庭波心七十二峯青如今高臥思前事添得盧公倚石屏

贊曰

隋侯照乘珠　趙國連城璧

奪帳峨秀　形眉宇精華

分涇渭流　在心源絡繹

披剝萬象　擅蘇翰林摛錦繡之才

褒貶五宗　富魯司寇作春秋之筆

與遂府鉢盂安柄　笑黃梅半夜未是的傳

見冷泉屎橛放光　信韶石一言所供詣實

白玉鞭擊驪珠不增瑕纇　光皎皎冷如灰

無縫塔裏澄潭不臥蒼龍　影團團黑似漆

無定古今眼　被韓太伯蒼鷹當路生擒

立分儒釋尊　使李殿院老虎通身汗出

多子塔前不曾拈花微笑　三指七馬何用掛唇

少林雪裏初無斷臂安心　五葉一花徒勞指的

佳翠峯好佳雪竇好　狗舐熱油鐺

說祖師禪說文字禪　蝸篆新泥壁

噴飛雪一千餘丈成瀑布　流出胸襟

愛洞庭七十二峯和石屏　收歸圖籍

高風逸韻古來今只許一人如北斗泰山仰之彌高望之不及

洞山聰禪師

師嗣文殊眞諱曉聰韶州杜氏子初見文殊示衆云直鉤釣驪龍曲鉤釣蝦蟇蚯蚓還有龍麼良久云勞而無功乃有省師在雲居作燈頭見僧說泗洲大聖近在楊州出現有設問曰即是泗洲大聖爲什麼却向楊州出現師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後僧舉似蓮華峯祥庵主主大驚曰雲門兒孫猶在中夜望雲居拜之上堂舉寒山云井底生紅塵高峯起白浪石女

生石兒龜毛寸寸長若要學菩提但看此模樣良久云還知落處也無若也不知落處看看菩提入僧堂去也久立僧問達磨未傳心地印釋迦未解髻中珠此時若問西來意還有西來意也無曰六月雨淋淋寬其萬姓心曰恁麼則雲散家家月春來處處花曰脚跟下到金剛水際是多少僧無語乃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上座不薦所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既是祖師西來特唱此事又何必更對衆忉忉珍重上堂晨雞報曉靈粥後天便明燈籠猶瞌睡露柱却惺惺復曰惺惺直是惺惺歷歷直是歷歷明朝後日莫認奴作郎珍重示衆天晴蓋却屋趂閑刈却禾輸納王租了鼓腹自高歌僧問德山入門便棒猶是起模畫樣臨濟入門便喝未免揑目生花離此二途未審洞山如何爲人師曰天晴久無雨近日有雲騰曰他日若有人問洞山宗旨教學人如何畧似曰園蔬枯槁甚擔水潑菠薐僧問如何是離聲色句曰南贍部洲北鬱單越曰恁麼則學人知恩不味也曰四大海深多少師一日不安上堂辭衆述法身頌曰參禪學道莫茫茫問透法身北斗藏余今老倒尫羸甚見人無力得商量唯有钁頭知我道種松時復上金剛言訖而寂

贊曰

絕羅籠　沒巴鼻

立玄關於新豐洞前

闡化機於筠陽城裏

就文殊鈎頭脫去　入獰龍窟宅誰敢保明伊

答泗洲轉語顢頇　作雲門兒孫未暇打得徧

和塵磨古鏡　黃鶴樓前鸚鵡洲

入水見長人　瞎驢脚下金剛際

學菩提看石女生兒

辨奴郎要燈籠瞌睡

蓋屋輸官都了辦　唱歌鼓腹恣樂昇平

參禪學道莫商量　荷钁栽松且圖遊戲

翻身藏北斗　未是良謀

擔水潑菠薐　錯明宗旨

離聲色句謾云北鬱單越南贍部洲直饒謾得者

僧難讃自巳

雲居舜禪師

師諱曉舜嗣洞山瑞州人姓胡氏初參洞山一日武昌行乞首謁劉居士士高行爲時所敬意所與奪莫不從之師時年少不知其飽參頗易之士曰老漢有一問若相契則開疏如不契請還山遂問古鏡未磨時如何曰黑似漆磨後如何曰照天照地士長揖曰且請上人還山拂袖入宅師懡㦬而回山問師言其事山曰儞問我與儞道師理前問山曰此去漢陽不遠師進後語山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師有省師住廬山棲賢槐都官守南康因私忿民其衣大覺璉會入師室聞師還俗遣人取至淨因以正寢居之覺處偏室仁宗數召覺入內竟不言師事偶一日嘉王取旨出淨因飯僧見覺侍師旁甚恭回奏仁宗召對便殿見之歎曰道韻奇偉眞山林達士於扇上書曰賜曉舜依舊爲僧特旨再住棲賢仍賜紫衣銀鉢師退棲賢時以二力舁轎至羅漢寺二力曰既不是我院長老不能遠去弃轎而回暨師再住令人先慰二夫曰僧當時敎儞是但安心不必疑慮師入院上堂曰無端被諸枉遭迍乍年有餘作俗人今日再歸三峽寺幾多歡喜幾多嗔上堂舉夾山道鬧市門頭識取天子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雲居即不然婦搖機軋軋兒弄口喎喎師常識天衣說葛藤禪一日懷遷化師於法堂上曰且喜葛藤椿子倒了也秀圓通在會中作維那每見呵罵謂同列曰我須與者老漢理會一上及夜參又罵秀厲聲出衆曰豈不見圓覺經中道師遽曰久立大衆伏惟珍重便歸方丈秀曰者老漢通身是眼罵得懷和尚也上堂諸方有弄蛇頭撥虎尾跳大海劒刃裏藏身雲居者裏寒天熱水洗脚夜間脫襪打睡早朝旋繫行纏風吹籬倒喚人夫劈篾縛起上堂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蝦蟇蚯蚓各有窟穴烏鵲鳩鴿亦有窠巢正當與麼時爲甚麼人說法良久云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上堂雲居不會禪洗脚上床眠冬瓜直儱侗瓠子曲彎彎師一日舉鹽官和尚喚侍者將犀牛扇子來因緣拈曰三伏當時正須扇子爲侍者不了事雖然如是鹽官太絮何不大家

劃捨侍者當時若見鹽官道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便向道已颺在搕㩲堆頭了也

贊曰

荊棘中來　靈明不昧
凌霄漢深院脩筠　傲雪霜古巖寒檜
身歸三峽寺　添五老幾多嗔
脚蹋鸚鵡洲　撲古鏡百雜碎
婦搖機軋軋　鬧市頭識天子未眞
兒弄口喝喝　百草上薦老僧不會
通身是眼　喜天衣懷倒了葛藤樁
平地生堆　笑槐都官枉入民衣罪
洗脚脫襪打睡　初無出格生涯
喚人劈篾縛籬　也是尋常家計
烏鵲巢窠蝦蟇窟穴　堅密身出現塵中
冬瓜籠侗瓠子曲彎　祖師禪迥超言外
弄虵頭撥虎尾　聽諸方劒刃裏露影藏身
破扇子潑犀牛　謂鹽官糞堆頭成團作塊
道韻奇偉得山林遂士之名合浦珠還走蛟盤了

無瑕類

大覺璉禪師

師嗣泐潭諱懷璉漳州陳氏子母夢僧伽而生因小字泗洲師造泐潭法席投機印可師事之十餘年去遊廬山掌記圓通訥處仁宗召訥訥倦奏師代有旨住淨因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稱旨賜大覺後還中使問曰才去豎拂人立難當師以頌回奏曰有節非干竹三星繞月宮一人居日下弗與衆人同帝覽大悅又召對便殿賜羅扇題元寂頌與師問答詩頌書以賜之凡十七篇至和中乞歸老山中進頌曰六載皇都唱祖機兩曾金殿奉天威靑山隱去忻何得滿篋唯將御頌歸帝和頌不允宣諭曰山卽如如體也將安歸乎再住京國且興佛法師再進頌謝曰中使宣傳出禁圍再令臣住此禪扉靑山未許藏千拙白髮將何補萬機霄露恩輝方湛湛林泉情味苦依依堯仁況是如天闊應任孤雲自在飛帝賜龍腦鉢師謝恩了捧鉢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器此鉢非法遂焚之中使回奏上加歎不已僧問聖君御頌親

頒賜和尙將何報此恩師以手托地曰恁麼則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曰卓尋拄杖攪黃河開堂僧問諸佛出世利濟羣生陞座師登將何拯濟曰山高水闊曰花發無根樹魚跳萬仞峯曰新羅國裏曰慈舟不棹淸波上劍峽徒勞放木鵝曰脫却衣裳臥荊棘曰人將語試曰慣得其便僧撫掌曰更踍跳上堂文殊寶劍得者爲尊乃拈拄杖曰淨因今日恁麼直得千聖路絕雖然如是猶是矛盾相攻不犯鋒鋩如何運用良久曰野蒿自發空臨水江燕初歸不見人參治平中上疏乞歸進頌曰千簇雲山萬壑流歸心終老此峯頭餘生願祝無疆壽一炷清香滿石樓英宗留之不可詔許自便師渡江留金山西湖四明守以育王迎至詔九峯作勸請疏四明人相與出力建閣藏所賜詩頌榜曰宸奎東坡知杭以書問師曰承要作宸奎閣碑謹以撰成衰朽廢學不知堪上石否見參寥說師出京英廟賜手詔其略曰任性住持者不知果有否如有切請錄示全文欲添此一節師終藏而不出遂委順後獲於篋笥師以佛國白造蒙堂處之後世叢林因取法焉師住育王作逸老堂

贊曰

家近榑桑國　波斯耳帶環
謂漳泉匾頭　灼然心毒
說泗洲入夢　莫被人謾
羅萬象於胸中　風雷陟頓
吐片言於舌上　錦繡斕斑
拔澄散聖虎頭關　笑取虎尾
焚銀瑠使龍腦鉢　喜動龍顏
拈將拄杖攪黃河　報恩有分
脫却衣裳臥荊棘　濟物何慳
尊道德不忘韋布之交　讓舜老夫身居正寢
爲佛法代赴紫泥之詔　使訥圓通名播璽寰
江燕初歸不見人　文殊劍鋒鋩太露
野蒿自發空臨水　千聖路踏斷應難
錦帳鋪花　得蘇內翰雄文壯觀宸奎閣
囊錐脫頴　爲詔九峯一疏來住育王山
屋縛歎根椽　令大地人蒙居養正

雲披三事衲　學住山翁逸老投閑
就梅影肱枕胡床　斫額望明月
破竹陰履穿苔徑　倚檻看狂瀾
青出藍青於藍欲窮端的意幽鳥語綿蠻

天衣懷禪師

師諱義懷嗣雪竇永嘉陳氏子世以漁爲業母夢星隕于屋除及產多吉祥兒稚坐父船尾漁得魚付師貫師不忍私投江中父怒笞詬甘甜之不以介意長遊京師依景德寺爲童行天聖中試經得度謁金鑾善葉縣省皆不契由洛抵龍門復至都下欲繼宗風意有未決忽遇言法華撫師背曰雲門臨濟去東遊至姑蘇禮明覺於翠峯入室次覺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師擬議覺打出如是者數四尋爲水頭因汲水擔折忽悟作投機頌曰一二三四五六七萬仞峯前獨足立奪得驪龍頷下珠一言勘破維摩詰覺擠几稱善出世鐵佛上堂譬如鴈過長空影沈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異類中行不用續鳧截鶴夷岳盈壑放行也百醜千拙收來也攣攣拳拳用之則敢與八大龍王鬬富不用都不直半文錢參次住平江薦福接沖本秀夫後榜方丈曰烹金爐楊無爲贊曰沖本秀夫四碧眼胡中間坐者烹金之爐上堂夫爲宗師須是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遇賤即貴遇貴即賤驅耕夫之牛令他苗稼豐登奪飢人之食令他永絕飢虛遇賤即貴握土成金遇貴即賤變金爲土老僧亦不驅耕夫之牛亦不奪飢人之食何謂耕夫之牛我何用飢人之食復何飡我也不握土成金也不變金作土何也金是金土是土玉是玉石是石僧是僧俗是俗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山河古今人倫雖然如此打破大散關幾箇迷逢達磨上堂須彌頂上不扣金鐘畢鉢巖前無人聚會山僧倒騎佛殿諸人返著草鞋朝遊檀特暮到羅浮拄杖針筒自家收取上堂夜來寒霜凜冽黃河凍結陝府鐵牛腰折嵩道女媧煉石補天爭奈西天一缺如今欲與他補却又恐大地人無出氣處且留著一竅與大地人出氣參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曰長江無六月日見

後如何曰一年一度春上堂蜀魄連宵叫鵑鳩終夜啼圓通門大啓何事隔雲泥辭世曰紅日照榑桑寒雲封華嶽三更過鐵圍拶折驪龍角瑠璃雙碉月分破翡翠十峯雲掃開乃天衣境也

贊曰

笑花正眼　立雪元樞

早往京師試經　駕三車自鞭觳觫

長就翠峯養聖　奏九成日樂鶢鶋

巨口吞鈎　颺下知幾赤梢鯉

精金躍冶　不祥是四碧眼胡

寒水一匳清　印長空沈鴈影

匾擔兩頭折　抉驪頷奪明珠

眼有瞳人　初不在握土成金驅耕奪食

身行異類　又何須東嶽盈壑截鶴續鳧

徹骨貧窮　敢與龍王鬪富

一言勘破　豈容摩詰名模

教人返著鞋　暮到羅浮朝遊檀特

被僧輕摘背　急尋明覺遠到姑蘇

乞延壁延

半夜霜寒　結黃河凍陝府鐵牛腰折

一年春到　引牛頭見四祖枯木花敷

鵑鳩啼夜蜀魄吟霄　圓通門大啓扃鑰

翡翠掃雲琉璃分月　天衣境巧畫成圖

出林師子　歷塊神駒

走過鐵圍尋不得趙州東壁掛葫蘆

圓照本禪師

師嗣天衣諱宗本常州管氏子初見天衣室中問師卽心是佛時如何師曰殺人放火有甚麼難於是名顯元豐間李漕使復圭命師開法瑞光法席日盛杭州守陳公襄以承天興教二剎命師擇居蘇人留之益甚又以淨慈堅請移文諭道俗曰借師三年爲此邦植福不敢久占道俗始從元豐五年神宗下詔闢相國寺六十四院爲八禪二律六召師爲慧林第一祖既至遣使問勞翌日召對延和殿問道賜坐師卽跏趺帝問卿受業何寺奏曰承天永安帝大悅賜茶卽舉盞長吸又蕩撼之帝喜其眞喻以方興禪宗宜善開導奏曰陛下知有此道如日照臨臣豈敢自怠

卽辭退帝曰遂之謂左右曰眞福慧僧也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韓信臨朝底曰中下之流如何領會曰伏屍萬里曰早知今日事悔不愼當初曰三皇塚上草離離上堂頭圓像天足方似地古皃稜層丈夫意氣邁倒須彌踏翻海水帝釋與龍王無著身處乃拈拄杖曰却來拄杖上回避咄任汝神通變化究竟須歸者裏卓拄杖一下元祐元年以老求歸得旨任便雲遊州郡不得抑令住持擊鼓辭衆曰本是無家客那堪任便遊順風加櫓棹船子下楊州旣出都城王公大臣送者車騎相屬師臨別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翫老病不與人期唯勤修勿怠是眞相爲聞者莫不流涕其眞慈善導感人如此晚居蘇之靈巖示寂後門弟子塔全身於寺之左

贊曰

眞福慧僧　禀丈夫氣
倚烏藤古貌稜稜　發淸談春風亹亹
到南泉不疑地　攀噲踏鴻門
窮少室濫觴源　韓信臨朝底
踏翻大海　聽龍王敀宅他方
踢倒須彌　使帝釋容身無地
圓照堂前光皎皎　揭示祖師心
三皇塚上草離離　漏洩東君意
垂一機指人活路　大用雷奔
借三年植福此邦　惡聲鼎沸
一錫晩歸林下　葦寺無心宿斷雲
七絃高掛壁間　裏臺有月飄秋水
卽心卽佛殺人放火有甚麼難到船子下楊州因甚麼感人流涕

圓通秀禪師

師嗣天衣諱法秀秦州人俗姓辛母夢老僧投宿乃有娠先是麥積山有老僧與應乾寺魯和尙善每欲從魯遊方魯老之旣去乃曰他日當尋我竹鋪坡前俄有兒生其所往觀之兒爲一笑三歲願隨魯歸十九試經得度勵志講肆習圓覺華嚴妙入精義聞無爲鐵佛懷禪師法席盛徑往參禮懷問座主講甚麼經曰華嚴曰華嚴以何爲宗曰法界爲宗曰法界以

何爲宗曰以心爲宗曰心以何爲宗師無語懷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汝當自看必有發明後聞僧擧白兆問報慈云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情未生時如何慈云隔忽悟直到方丈陳所證懷曰汝眞法器吾宗異日在汝行矣師服勤八年懷推爲導首出世四面後住本山上堂少林九年冷坐却被神光覰破如今玉石難分只得麻纏紙裹還會麼笑我者多哂我者少示衆山僧不會解說大都應箇時節相喚喫椀湯茶亦無祖師妙訣禪人若也未相諳蹈著秤鎚硬似鐵上堂寒雨細朔風高吹砂走石拔木鳴條諸人盡知有且道風作何色若識得去許儞具眼若也不識莫怪相謾僧問不離生死而得涅槃不出魔界而入佛界師曰赤土塗牛嬭曰謝師答話曰儞話頭道什麼僧擬議師便喝師嚴冷叢林號爲鐵面李伯時畫馬入神師勸曰當想入馬腹中矣李有省因令改畫觀音李從之山谷好作艶詞人爭傳之師呵之谷笑曰又當置我於馬腹中耶師曰公作艶詞以蕩人心不止馬腹正恐生泥犂中耳谷驚愕乃止

贊曰

擺羈束 何彳亍
麥積山夢裏翻身 竹鋪坡笑中含毒
項門眼正 等天地若浮漚
魏闕心遊 以江湖爲桎梏
悟報慈情生智隔 冷汗通身
指華嚴法界心宗 狂花眩目
立中自得 幾星沙善解玉連環
妙處不傳 一縷絲巧穿珠九曲
赤土塗牛嬭 入佛魔命若懸絲
生鐵裹面皮 辨龍蛇機如嚙鏃
金鎚影動輪掌上 圭角稜稜
寶劒光寒挂眉間 鋒鋩簇簇
畫神駒得妙處入馬腹 喚醒李龍眠
作艶詞惑亂人陷泥犂 霍殺黃山谷
烹天衣紅爐裏 未辨金鍮
坐少林深雪中 難分石玉
巧說不會應時節喫椀湯茶又何曾雨解吹砂風

能拔木

大通本禪師

師諱善本嗣圓照穎人董仲舒之後弱冠博極群書無仕宦意往京師試經得度參圓照於瑞光悟旨出世雙林次住淨慈神考聞其名有詔住上都慧林賜大通號上堂曰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塞虛空無處回避為君明破即不中且向南山看鱉鼻擲拄杖下座僧問寶塔元無縫如何指示人曰煙霞生背面星月遶簷楹曰如何是塔中人曰竟日不知清世事終年坐斷白雲鄉曰向上更有事也無曰太無厭生上堂僧問若論此事譬如兩家著碁學人上來請師一著曰早輸了也曰錯曰是曰近前無路也師卓拄杖一下曰爭奈者箇何曰只如黑白未分時又作麼生曰且饒一著僧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曰嶮曰便恁麼去又作麼生曰百雜碎僧問九夏賞勞即不問從今向去事如何曰光剃頭淨洗鉢曰謝師指示曰滴水難消

贊曰

併息諸緣　單明自己
仰面不見天　低頭不見地
優入聖域　透雲門胡餅之機
博綜羣經　抱仲舒絳帷之志
烟霞生背面　無縫塔勉强名模
黑白未分時　一局碁顛預指示
百尺竿頭輕進步　嶮似懸崖
九夏堂中光剃頭　難消滴水
直鉤有香餌　入滄海釣金鰲
兩眼沒瞳人　向南山看鱉鼻
竟日不知清世事　髑髏識未全灰
長年坐斷白雲鄉　聖凡心猶欠洗
碧梧陰合　穩慧林祥鳳之巢
白雨聲喧　奮南宕老龍之臂
沒巴鼻處抛出八稜槌塞虛空使大地人無處回避

雪峰慧禪師

師諱思慧嗣大通錢塘人俞氏子上堂布大教網撓

人天魚護聖不似老胡拖泥帶水只是見兎放鷹遇釁發箭乃高聲召大衆曰中上座昔日藥山早晚不參動經旬月一日大衆纔集山便歸方丈諸禪德彼時佛法早自淡薄論來猶較些子如今每日鳴鐘陞堂忉忉怛怛地問者口似紡車答者舌如霹靂總似今日靈山慧命殆若懸絲少室家風危如累卵又安得箇慨然有志扶竪宗乘底衲子出來喝散大衆非唯耳邊靜辨當使正法久住豈不偉哉如或捧上不成龍山僧倒行此令以拄杖一時趁散上堂南詢諸友踏破草鞋絕學無爲坐消日月凡情易脫聖解難忘但有纖毫皆成滲漏可中爲道似地擎山應物現形如驢覻井縱無計較途轍已成若論相應轉沒交涉勉諸仁者莫錯用心各自歸堂更求何事上堂一法若還萬緣方透拈拄杖曰者裏悟了提拄杖海上橫行若到雲居山頭爲我傳語雪峯和尚咄上堂一切法無差雲門胡餅趙州茶黃鶴樓前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慚愧太原孚上座五更聞畫角天曉弄琵琶喝一喝僧問古殿無燈時如何曰東壁打西壁

上堂云眼睫橫亘十方眉毛上透青天下徹黃泉且道鼻孔在什麼處良久云劄

贊曰

雲門八世孫　叵把門墻闢

垂一機平地上波濤

示一境嶮崖中妙密

羅籠打鳳　藕絲網密布縵天

獵兎射鵰　蒿枝箭硬教中的

口似紡車舌如霹靂　雪峯門下掘窖深埋

身如累卵命若懸絲　靈鷲山前趯胸叫屈

學無爲坐消日月　渡水覔魚蹤

詢諸友踏破草鞋　過山尋蟻跡

萬緣未透　徒勞拈拄杖海上橫行

一法無差　且聽落梅花江城狼籍

笑嵩山滿庭立雪　小魚吞大魚

住破院古殿無燈　東壁打西壁

聖解凡情絕纖毫無滲漏　途轍上轉見岐分

眉毛眼睫亘十方透青天　鼻孔中元無氣出

徹骨風流　無人企及
錢塘江上弄琵琶　黃鶴樓前吹玉笛
千峯萬峯鎖寒碧

月堂昌禪師

師嗣雪峯慧詳道昌寶溪吳氏子上堂云未透祖師關千難與萬難旣透祖師關千難與萬難未透時難則且置旣透了因甚却難放下笊籬難得價動他杓柄也無端上堂云與我相似共我無緣打翻藥銚傾出爐煙還丹一粒分明在流落人間是幾年師住玉几泠泉塔于南山眞歇和尙住徑山時行化寶溪到師家中見乃母歎以手摸其腹人訝之歎曰我重婆子者裏出一員古佛

贊曰

寶溪寶　非常寶
鯨吞水露出珊瑚枝
龍躍淵打失驪珠顆
辨眞贋　撞著晴波斯
較重輕　迷逢胡達磨
鋪陳玉几瞿曇舍利　寂寂無聞
拋擲泠泉靈鷲山王　忙忙尋討
祖師關寒光射透　見笊籬杓柄脫體現成
大還丹冷談一揮　把藥銚爐烟盡情傾倒
當場定價　壓隋侯照乘不直分文
韞櫝藏諸　唉趙國連城甘爲死貨
老娘肚裏苦他人捫摸　愛同古佛放光
無星秤子等銖兩分明　不被先師謾了
白玉鞭擊碎覓無蹤聽千古萬古南宕山前草離離日杲杲

雲門至此九世共一十四人

潙仰宗

潙山大圓禪師

師諱靈祐嗣百丈福州趙氏子初參百丈侍立次夜深丈曰看爐中有火否師撥之曰無丈起身深撥得少火擧而示之曰汝道無者箇聻師大悟禮謝陳所見丈曰此是暫時岐路耳經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旣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巳物不

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只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具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師摘茶次謂仰山曰終日摘茶只聞子聲不見子形仰撼茶樹師曰子只得其用不得其體仰曰未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曰和尚只得其體不得其用師曰放子三十棒雲巖來師問聞汝久在藥山是否巖曰是師曰如何是藥山大人相巖曰涅槃後有師曰如何是涅槃後有巖曰水洒不著巖却問師百丈大人相如何師曰巍巍堂堂煒煒煌煌聲前非聲色後非色蚊子上鐵牛無儞下嘴處劉鐵磨來師曰老牸牛汝來也磨曰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師乃放身作臥勢磨便出去師睡次見仰山來師便面壁仰曰和尚何得如此師起曰我適來得一夢儞試為我原看仰度一盆水師便洗面少頃香嚴至師曰我適來得一夢寂子為我原了汝更為原看嚴點一椀茶來師曰二子神通過於鶖子師泥壁次李軍容具公裳至師背後端笏而立師回首見便側泥盤作接泥勢李轉笏作進泥勢師拋泥盤同歸方丈僧問不作溈山一頂笠無由得到莫傜村如何是溈山一頂笠師喚曰近前來僧近前師與一踏上堂老僧百年後向山下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左脅書五字曰溈山僧某甲當恁麼時喚作溈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溈山僧畢竟喚作什麼仰作禮而退仰山夏末問訊師師曰子一夏不見上來在下面作何所務曰某甲在下面鉏得一片畬下得一籮粟師曰子今夏不虛過仰却問師和尚一夏作得箇甚麼師曰日中一食夜後一寢仰曰和尚今夏亦不虛過道了乃吐舌師曰寂子何得自傷已命

贊曰

蠱毒家　滅胡種
心無半點淳　肉有千斤重
撥大雄挾火　活換眼睛
引寂子撼茶　全彰體用
轉身猶不會　徒然要軍容進泥
瞌睡幾曾醒　倔强使香嚴原夢
鉏畬兒下得一籮粟　怪九旬不見上來

做笠僧行到莫窯村　喫一蹈不勝皇恐
書名脊左　誰云不是大潙僧
放臥身時　我疑去捉臺山供
先師大人相　衆皆知煒煒煌煌
本色住山翁　初不在儱儱侗侗
別立玄風闡化機雖古路斷碑橫惜未紀斯文之正統

仰山智通禪師

師諱慧寂嗣潙山韶州葉氏子師辭親遊方日人有戯之者於師扇上題曰寂子去行脚諸魔使誰滅師續曰龍生虵腹中借他十箇月人皆異之蓋師出魔門諸魔或曰豬毛初參耽源已悟玄旨源謂師曰國師當時傳得六代祖師圓相共九十七箇授與老僧曰吾滅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彌到來大興此教次第傳授毋令斷絕我今付汝汝當奉持遂將本付師師一覽便火却源一日問師前來諸相甚宜秘惜曰當時看了便燒却也源曰吾此法門無人能會唯先師及諸祖諸大聖人方可委悉子何得燒之師曰某甲一覽便知其意但用得不可執本也源曰雖然如此於子即得後人信之不及師曰和尚若要重錄不難即重集一本上呈且無遺失源曰然師參潙山次師問如何是眞佛住處潙曰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燄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眞佛如如師大悟自此執侍十五年師爲直歲作務歸潙問甚麼處來師曰田中來潙曰田中多少人師插鍬叉手而立潙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師拔鍬便行一日隨潙遊山到磐石上坐師侍立忽鴉銜一紅柿落在面前潙拾得與師師接洗了度與潙潙云子甚處得來師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潙曰子也不得無分即分半與師潙問師忽有人問汝作麼生祇對師曰東寺師叔若在某甲不致寂寥潙曰放汝一箇不祇對罪師曰生之與殺只在一言潙曰不孤汝見別有一人不肯師曰阿誰潙指露柱云者箇師曰道什麼潙亦曰道什麼師曰白鼠推遷銀臺不變師夢入彌勒內院堂中諸位皆足惟第二座空師就坐有一尊者白槌曰今當第二座說法師起白槌曰摩訶衍法離四

句絕百非諦聽諦聽衆皆散去及覺舉似潙潙曰子已入聖位師便禮拜香嚴有發明偈潙聞得曰此子徹矣師曰此是心機意識著述得成待某甲親自勘過師後問嚴見和尚贊師弟發明頌儞試舉看嚴乃舉師曰此是宿習記持而來若有正悟別更說看嚴又舉去年貧未是貧語師曰如來禪許吾弟會祖師禪未夢見在嚴又曰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師報潙曰且喜閑師弟會祖師禪也南塔涌謁臨濟後歸侍師師曰汝來作什麼涌曰禮覲和尚師曰還見和尚麼涌曰見師曰和尚何似驢涌曰某甲見和尚亦不似佛師曰若不似佛似箇什麼涌曰若有所似與驢何別師大驚曰凡聖兩忘情盡體露吾以此驗人已二十年無決了者子保任之師每指謂人曰此子肉身佛也

贊曰

鎮海珠　毒龍囝

十月借蚌腹出生　一顆落蛟盤圓轉

近前叉手　單傳向上之機鋒

思盡還源　拶出無窮之靈焰

兜率第二座說法　白槌處嚇得魂飛

南山大有人刈茅　拔鍬去何曾夢見

道德所感　鳥鵶銜柿盤石坐分

生殺在言　白鼠推遷銀臺不變

焚却諸圓相　使耽源懊惱尊懷

遇著小釋迦　被胡僧塗糊當面

喚沙彌印香嚴會得祖師禪

何似驢引南塔拔出吹毛劒

得人憎處只許他家父子知然萬古徽猷縱佛手亦難掩

南塔涌禪師

師諱光涌嗣仰山豐城人章氏子母乳之夕神光照室廐馬皆驚因以光涌名之少俊敏依仰山剃度發明大事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文殊還有師否師曰遇緣卽有曰如何是文殊師師竪起拂子僧曰莫只者便是麼師放下拂子問如何是妙用一句師曰水到渠成問眞佛住在何處師曰言下無相也不在別

處淸化付參次問從何而來曰鄂州曰鄂州使君名什麼曰化下不敢相觸曰此地道不畏曰大丈夫何必相試師驟然而笑遂印可集雲峯下大禪佛傳燈具載

贊曰

光騰乳室　劍隱豐城
電翻空淵龍起蟄　駒墮地厩馬羣驚
謁臨濟生死猶昨夢
見仰山凡聖兩忘情
忽爾大驚　怪人前指謂肉身佛
驟然而笑　知化下敢觸使君名
獨露眞常　雲收月現
全彰體用　水到渠成
南塔影中文殊師　錯豎拂子
集雲峯下大禪佛　悞喚師兄
一再次覽東平鏡　塵埃滿面
二十年喫驗人眼　歡睛無睛
言下無相則固是不在別處然眞佛所住窮伎倆

到底難明

芭蕉淸禪師

師諱慧淸嗣南塔新羅人也師謂衆曰我十八上到仰山見南塔上堂曰汝等諸人若是箇漢從娘肚裏局出來便作師子吼解好麼我於言下歇得身心便住五載示衆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僧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赤幡在左問如何是達磨西來意師曰獨自恓恓暗渡江問賊來須打客來須看忽遇客賊俱來時如何師曰屋裏有緉破草鞋曰只如破草鞋還堪受用也無師曰汝若將去前凶後不吉上堂如人行次忽遇前面萬丈懸崖背後野火來逼兩畔荊棘林若向前則墮坑落塹若退後則野火燒身若轉側又被荊棘林礙當恁麼時作麼生免得若也免得合有出身之路若也免不得墮身死漢僧問不問二頭三首請師直指本來面目師默然正坐問如何是吹毛劍曰進前三步曰用者如何曰退後三步問北斗裏藏身時如何曰九九八十一曰會麼曰不會曰一二三四五問

古佛未出興時如何曰千年茄子根曰出興後如何曰金剛努眼睛承天確在師會下發明後僧問衆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時如何確曰庭臺深夜雨樓閣靜時鐘曰爲什麼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確曰管筆能書片舌解語

贊曰

脚頭未跨船舷　參徧大唐諸祖
竪提婆宗奪外道赤旛回
答西來意貶達磨渡江去
拄杖子一生與奪　未嘗藏出玉麒麟
娘肚裏十月出生　幾曾吼作金師子
前凶後不吉　破草鞋難得受用時
退火進深坑　荊棘林那有出身路
新羅人難辨語　當的帝都丁
北斗裏隱藏身　一二三四五
兩口一無舌　看臨溪打開石鎖兩頭搖
雜毒深入心　致承天吐出庭臺深夜雨
默然正坐　本來面不在二頭

用者如何　吹毛劒豈拘三步

青出於藍青於藍信爲仰兒孫鸞翔鳳舞

芭蕉徹禪師

師諱繼徹嗣芭蕉清廣西人也初謁風穴穴問如何是正法眼曰泥彈子穴異之後參芭蕉見上堂有云兩口一無舌卽是吾宗旨豁然大悟僧問如何是深深處曰石人開石戶石鎖兩頭搖問如何是臨溪境曰有山有水問寂寂無依時如何曰未是衲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曰要行便行要坐便坐問有一人不舍生死不證涅槃師還提携否曰不提携曰爲什麼不提携曰臨溪祖識好惡示衆曰昔日如來於波羅奈國梵王請轉法輪如來不已而已有屈宗風隨機逗教遂有三乘名字流傳於天上人間至今光揚不墜若據祖宗門下天地懸殊上上根機頓超不異作麼生是混融一句還有人道得麼若也道得有參學眼若道不得天寬地窄示衆眼中無翳空裏無花水長船高泥多佛大莫將問來我也無答會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偈云芭蕉的旨不掛唇齒木童

唱和石女側耳
贊曰
人面蚍　利刃蜜
閑行坐自要誇張　識好惡人信不及
泥彈子作正法眼　豈知老風穴綿裹蒺藜
茄子根應古佛機　不學先芭蕉錦包特石
混融句地窄天寬　臨溪境山深水碧
遇衲僧問涅槃生死　要提携且待驢年
斥瞿曇說頓漸偏圓　屈宗風卒無了日
西來意　貼肉衫汗透千重
宗門事　脚跟下泥深三尺
木童唱和石人側耳　潑宗旨誰肯挂唇
眼中沒翳空裡無花　閑言語不勞拈出
人皆謂潙山五世到師寂爾無傳殊不知萬仞門
牆擬登者銀山鐵壁
潙仰宗至此五世

法眼宗
清涼法眼禪師

師諱文益餘杭魯氏子祝髮詣開元覺律師受具戒
及覺盛化四明師往習毗尼工文章覺奇之目爲吾
門之游夏也師以立機一發雜務俱捐振錫南邁抵
福州初見長慶無所契悟與進修輩擬之湖外旣發
値雨少憩城西地藏入堂見藏坐地爐問師此行何
之曰行脚去曰行脚事作麽生曰不知曰不知最親
三人附火因舉肇論至天地與我同根處藏又曰山
河大地與自己是同是別修曰同藏竪兩指熟視之
兩箇便起去雨霽辭行藏送之問曰上座尋常說三
界唯心乃指庭下石曰且道此石在心內在心外師
曰在心內曰行脚人著甚來由安塊石在心頭耶師
窘無以對遂放包俱求決擇近月餘呈見解說道理
藏曰佛法不是恁麽曰某甲到此辭窮理絕也藏曰
若論佛法一切見成師大悟出世臨川崇壽一香爲
藏拈僧子方者問曰公久親長慶乃嗣地藏何哉師
曰以不解長慶說萬象之中獨露身故方舉拂子示
之師曰撥萬象不撥萬象方曰不撥萬象師曰獨露
身爾方曰撥萬象師曰萬象之中爾方於是悟旨二

僧參次師指簾二僧齊去捲師曰一得一失示衆云盡十方世界皎皎地無一絲頭若有一絲頭即是一絲頭金陵報恩則初參青峯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峯曰丙丁童子來求火不契見師師問甚處來曰青峯師曰青峯有何言句則舉前話師曰上座作麼生會則曰丙丁屬火而更求火如將自己求自己師曰與麼會又爭得則曰某甲只恁麼未審和尚如何師曰你問我與你道則理前問師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則乃悟僧問如何是學人一卷經師曰題目分明師與李王論道次因看牡丹王命作頌即曰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艷冶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王聞開悟師有偈曰幽鳥語如篁柳搖金線長雲歸山谷靜風送杏花香永日蕭然坐澄心萬慮忘欲言言不及林下好商量言百法明門乃唯識綱宗也

贊曰

幼發玄機　遍行尋訪

小乘根拋弃覺闍梨

惡冤家撞著琛和尚

安片石寸心內　當機擊碎猶涉廉纖

露全身萬象中　盡力扶持依然鹵莽

指二僧捲簾去　得失未分明

勘童子求火來　是非難定當

如篁語幽鳥　山林意別是風標

擁毳對芳叢　牡丹詩竊誰體樣

是曹源一滴水　蟲禦木偶爾成文

問學人一卷經　蠅鑽紙全無趣向

唯心唯識　石頭城路列千差

無法無人　通玄峯雲橫疊嶂

盡十方世界皎皎地無一絲頭到者裏百法明門只宜收抗

天台韶國師

師諱德韶嗣法眼處州龍泉陳氏子幼依龍歸寺得度十八受具去謁龍牙問雄雄之尊因甚麼親近不得牙曰如火與火師曰忽遇水來又作麼生牙曰汝不會我語又問天不蓋地不載此理如何牙曰合如

是師不諭旨再請誨牙曰道者汝向後自會去師後於通玄峯澡浴忽省遂焚香望龍牙禮拜曰當時若說向我今日扶定罵也見疎山問百匝千重是何人境界山曰左搓芒繩縛鬼子曰不落古今請師說曰不說曰爲甚不說曰箇中不辨有無曰師今善說山駭之如是參五十四員知識後謁法眼眼一見深器之師偕於參請但隨衆而已一日眼上堂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眼曰是曹源一滴水師大悟於座下遂白眼眼曰汝向後當爲國王所師致祖道光大吾不如也自是諸方異唱古今玄鍵與之決擇不留微跡乾祐元年忠懿王嗣位遣使迎之申弟子禮示衆古聖方便猶若河沙祖師道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斯乃無上心印至妙法門我輩稱祖師門下客合作麼生會祖師意若言風幡不動汝心妄動若言不撥風幡就風幡處通取若言風幡動處是甚麼若言附物明心不須認物若言色即是空若言非風幡動應須妙會與祖師意旨了沒交涉既不許如是會諸上座便合知悉者裏悟去何法門而不明雖百千諸佛方便一時洞了若不如此設經塵劫空自勞神無有是處住通玄峯有偈云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眼聞乃曰只此一偈可起吾宗示衆古人道若欠一法不成法身若剩一法不成法身若有一法不成法身若無一法不成法身此是般若之眞宗也又曰夫一切問答如針鋒相投無絲毫參差事無不通理無不備良由一切語言一切三昧橫竪深淺隱顯去來是諸佛實相門只貴如今一時驗取珍重又曰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始會天下太平大王長壽久立僧問古德道登天不借梯遍地無行路如何是登天不借梯師曰不遺絲髮地曰如何是遍地無行路師曰適來向儞道什麼問法眼寶印和尚親傳未審今日一會分付何人師曰鼕鼕鼓一頭打兩頭鳴問古者道敲打虛空鳴殺殺石人木人齊應諾六月降雪落紛紛此是如來大圓覺如何是敲打虛空底師曰崑崙兒著鐵袴打一棒行一步曰恁麼則石人木人齊應諾師曰儞還聞麼問飲光持釋迦丈六衣在雞足山待彌勒下生將丈六之衣披千尺之身應

量恰好只如釋迦身長丈六彌勒身長千尺爲復是身解短耶衣解長耶師曰汝却會明拂袖而出師曰小兒子山僧若答汝話不得當有因果汝若不是吾當見之明歸七日嘔血浮光和尙勸曰汝速去懺悔明至方丈悲泣曰願和尙慈悲許某甲懺悔曰如人倒地因地而起不曾教汝起倒明又曰若許某甲懺悔終身給侍師爲出語曰佛佛道齊宛爾高低釋迦彌勒如印印泥有傳天台教義寂者乃螺溪是屢言于師曰智者之教年紀湮遠慮多散失今新羅國其本甚備自非和尙慈力其孰能致之乎師聞于王遣使航海傳寫備足而回迄今盛行于世矣

贊曰

心法雙忘　乾坤獨步
登天不借梯　遍地無行路
機翻石火　爍破石頭城
掌握龍泉　笑出龍歸寺
天蓋地載　苦龍牙疊將餿飯祭閑神
百匝千重　破踈山左搓芒繩縛鬼子

去來隱顯明諸佛實相　要且顢頇
欠剩有無說般若眞宗　不妨莽鹵
是曹源一滴水　悟玄機將豌豆作眞珠
指通玄滿目山　起吾宗甕甜瓜成苦瓠
祖師門下客　辨風幡帶水拖泥
大王長壽人　外聲色抛沙撒土
得法眼親傳寶印　鞔皮鼓兩頭鳴
應木人敲打虛空　崑崙兒著鐵袴
念南嶽天台教乘磨滅　往新羅國繕寫歸
論釋迦彌勒身衣短長　令典教僧嘔血去
諸方異唱古今玄鍵決擇不留蹤不謬爲一國之師名喧寰宇

永明智覺禪師

師諱延壽嗣韶國師餘杭王氏子自幼知敬佛乘旣冠不茹葷酒日惟一食持法華七行俱下感羣羊跪聽年二十八爲華亭鎭將屬翠巖參禪師遷止龍冊大闡玄化師遂求出家請于朝文穆王從其志禮參爲師執勞供衆身惟一布襦後往天台天柱峯九旬

習定有烏類斥鷃巢于衣襹中暨謁國師一見深器之密授玄旨仍謂師曰汝與元帥有緣他日大作佛事惜吾不及見耳初住雪竇上堂雪竇者裏迅瀑千尋不停纖粟奇巖萬仞無立足處汝等諸人向甚麼處進步僧問雪竇一徑如何履踐曰步步寒華結言言徹底冰又偈曰孤猿叫落中巖月野客吟殘半夜燈此景此時誰得意白雲深處坐禪僧建隆元年忠懿王請入靈隱爲第一世明年請住永明爲第二世僧問如何是永明旨曰更添香著曰謝師指示曰且喜沒交涉有偈曰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僧問學人久在永明爲什麼不會永明家風曰不會處會取曰不會處如何會曰牛胎生象子碧海起紅塵師著宗鏡錄一百卷播於海外高麗國王覽師言教遣使賚書敍弟子禮又遣僧三十六人問道皆承印記前後歸本國各化一方以開寶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示寂瀞慈塔于大慈山

贊曰

一出頭來　風標迥別
弃華亭鎮將　腰佩寶刀
依龍冊老僧　身被布衲
誦法華七行俱下　感群羊跪聽座隅
習大定三月方回　有斥鷃巢栖衣襹
天台得片言悟旨　念念幻緣空
乳峯指一路通玄　步步寒花結
迅瀑千尋不停纖粟　探水丈痕深
奇巖萬仞迥絕躋攀　望崖心路絕
牛胎生象子　垂示太分明
碧海起紅塵　家風重漏洩
枕藜床喚回清夢　野客吟殘半夜燈
倚蒲團坐斷白雲　孤猿叫落中巖月
著宗鏡一百餘卷　點鐵成金
印高麗三十六僧　證龜作鱉
潛行密用佛眼亦難窺覓精進幢慧日峯前亘百世光明燦發

法眼至此三世師雖印高麗三十六僧然傳燈不載名字機緣茲不及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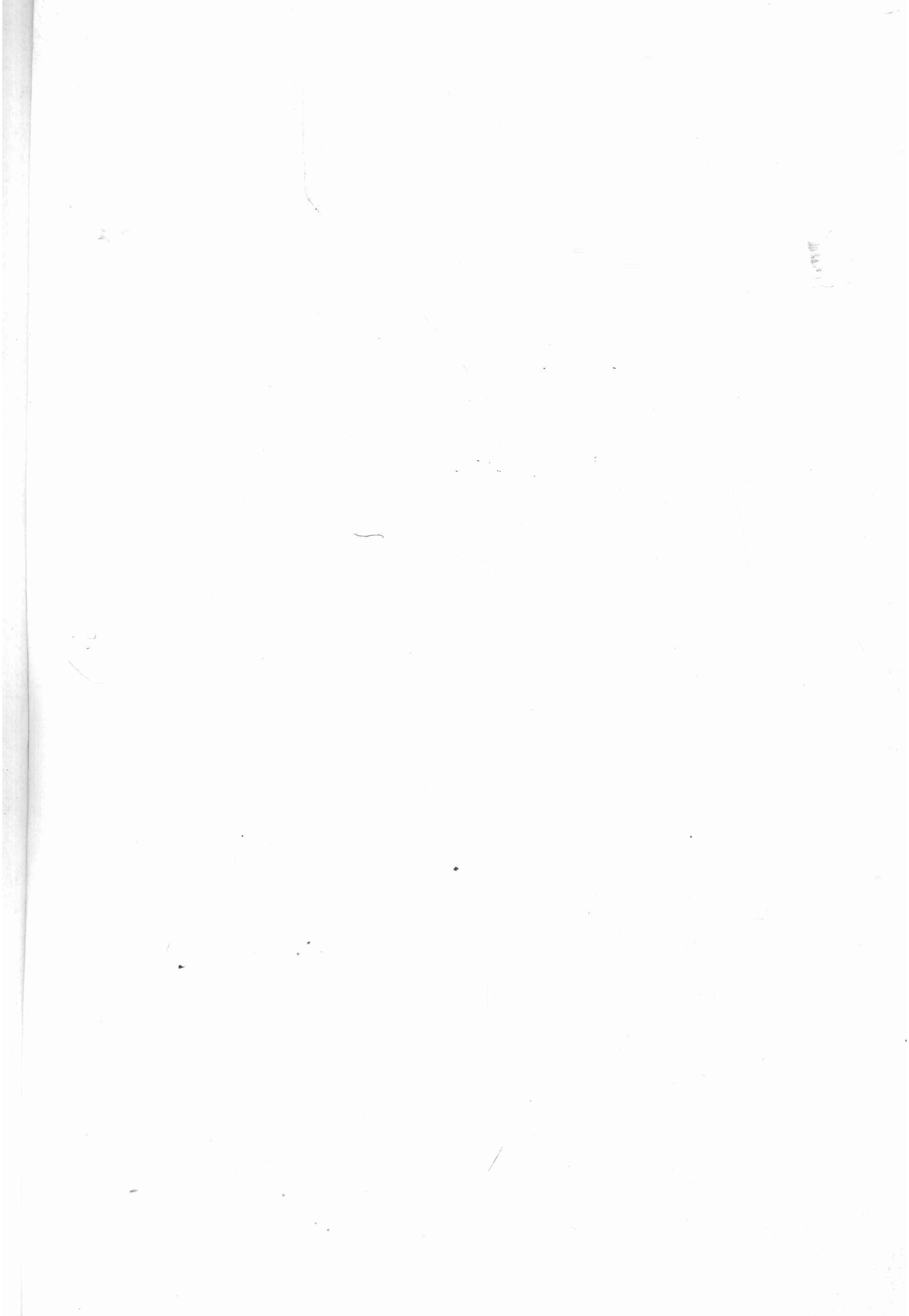
正宗讚終

小師　居涇　焚香拜手稽首謹書于飛峯

布袋和尚傳

元・無夢曇噩　撰





題

我不識彌勒何許人現示何世明州人傳言這胖和尙喫酒喫肉布袋自隨生大輕慢以紙包屎物示人云這是彌勒內院的這是兜率陀天的意氣薰布惑亂此方女男莆田令好沒來繇與渠往來容通消息當時幸不遇我遇我則問渠是甚麼待他放下布袋叉手向前便驀頭一棒他問過在甚處又與一棒日打破布袋了管教渠無言可答且教他那十七八個小孩子都哭啼叫腦痛痛去也咄　芳淵外史題

布袋老僧小序

聖人觀衆生心是般若智生死海是涅槃城昧而不知速須道破念慈氏受釋尊之記當末世開度生之方繇是降兜率遊四明觸處建光明幢逢人施甘露味以布袋爲佛事以小子現童眞四儀神變莫測六時妙化無窮登禪窟者死偷心於絕解之處活神機於難辯之時是故拈花悟旨響應千古笑談垂手針芥相投俾放下布袋默契玄宗政不待言思而得者教外別傳之旨也噫余以爲補處老僧贅千百載之剩語耳

居士沈一貫拜撰

序

吾聞聖賢之道當人自具豈假緣求祇因塵勞自閉彼岸自迷平白地屈陷於生死之中飄泊於輪迴之際且阿逸多氏釋尊授記佛乘囑付佛事故修途萬品總攝一宗卽妄顯眞就事明理納諸佛法印於袋中運無量神通於掌內直欲將諸人無始劫來業識因緣今日要於和盤翻轉截却生死根源徹悟無生性智卽達全體彌陀惟心淨土只爭迷悟一著耳故傳云卽個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縱橫妙用可憐生一切不如心眞實誠哉斯語也

甬上達眞居士包士瀛百登讀彌勒傳與常寂和尙談禪得趣輒撰數言書於瑤光第一圖

◆八要入下同

明州　定應大師布袋和尚傳

大師不知何許人也。五季梁時見於明州奉化縣。蹙頞皤腹。形裁腲脮。世莫知其族氏名字。常自稱契此若長汀子布袋和尚。則以人之所見稱也。日夕寢食無常處。而岳林寺則其所歸宿云。每以錫杖布袋自隨。且有十八小兒謹逐之。然亦不知小兒何從來也。行聚落田野間。見醯醢魚葅物。輒乞八口。餘以投袋中。至閬闠處開袋。盡取撒下。謂衆云看看。復一一拈起。問人云你道這箇是甚麼。如是良久。納袋中荷而去。常以紙包屎物。示人云這個是彌勒內院的。有時云。這箇是兜率院天的。有僧徐行其前。師撫其背。僧回首。云作甚麼。師展手云乞我一文錢。僧云道得則與。師放下布袋叉手立。師一日居稠人中。僧問云和尚在這裡作甚麼。師云待箇人來。僧云我濟師探懷出一橘與之。其僧擬接。師縮手云。汝不是這箇人。師偶立街市上。僧問云在這裡作甚麼。師云化緣。僧云十字街頭化甚麼緣。師云。十字街頭正好化緣。僧擬

議。師荷布袋大咲而去白鹿和尚問云。如何是布袋。師放下布袋叉手立。問云。如何是布袋下事。師荷布袋便行。保福和尚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放下布袋而立。問云只如此。更有在。師荷布袋而行。或新成一廁於市中。師唱於廁前曰。募緣造到不得於此大小二事。師分衛所至。輒遮挽不得去。酒盧屠肆皆恣其飲啖。不厭惡。謂能使所貨倍售而獲利多也。遇雨晨起。曳高齒木屐。竪股臥大橋上。是日必晴。遇晴繫草屨疾走。是日必雨。師嘗以蒿草徧植田畝中。明年官有增稅課役丁夫之令。百姓逃亡。田疇至蕪沒。師嘗飯田家。其媍怒詈其夫曰。農忙時又何暇惜此風和尚耶。師即傾其飯桑下而去。已而飯在釜中。湑壽日責求懺悔。夏浴溪水中。脫衣置岸上。羣童戲斂衣走。師裸逐之。岸人聚觀。竊見其陰藏蕊童眞也。有陸生者。盡肖師像于寺庫院壁。師過之。唾不已。師之在閩中。有陳居士者。館遇甚謹。及游兩浙與之別。居士問曰。和尚何姓。何年月日生。法臈幾何。師云你莫道我姓李。二月八日生。只這布袋。與虛空齊年。

居士因謂師曰和尙此去若有人問只恁麼對不可墮他人是非師答以偈曰是非憎愛世偏多仔細思量奈我何寬却肚皮常忍辱放開洪日暗消磨若逢知已須依分縱遇寃家也共和要使此心無絓碍自然證得六波羅又問和尙有法號否師又答以偈曰我有一布袋虛空無絓礙打開遍十方入時觀自在又問有行李否答以偈曰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覩人靑眼在問路白雲頭又問弟子愚魯如何得見佛性以偈答曰卽箇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縱橫妙用可憐生一切不如心眞實又曰和尙此去須止宿寺舍莫依族舍而住答以偈曰我有三寶堂裡空無色相不高亦不低無遮亦無障學者體不如求者難得樣智者解安排千古無一匠四門四果生十方盡供養居士異之復作禮曰願和尙再留齋宿以盡弟子恭敬之意是夕師復書一偈於居士之門曰吾有一軀佛世人皆不識不塑亦不裝不雕亦不刻無一塊泥土無一點彩色工畫畫不成賊偸偸不得體相本自然淸淨常皎潔雖然是一軀分身千百

億至四明與郡人蔣宗霸遊出處飮食相往來尤密教其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多爲日課世因呼宗霸爲摩訶居士一日與浴長汀溪中使摩訶揩背忽見師背有四目熌然光燦摩訶驚駭作禮曰和尙是佛也師曰勿說吾與汝相聚三四載矣可謂有大因緣吾當去汝汝勿憂也遂到摩訶家徐謂之曰汝欲富貴乎摩訶曰富貴安能久遠但願子孫久遠可也師卽以布袋一隻內有無數小者幷一箱一繩以授摩訶曰吾以此物與汝別乃汝後代事也摩訶受已不解其意數日師復來曰汝解吾意否摩訶曰弟子不解師曰蓋欲令汝子孫如所遺物也貞明三年三月三日示寂于岳林寺廡下磐石上師無恙時鎭亭長以師不事事遇則每加詬辱且奪其袋焚之明日師荷袋去來如舊如此三奪三仍舊雖亭長亦心異之至是買棺使殮以贖懺其過舁者雖衆不能舉別有童氏素敬師以棺易之舁不加衆而輕舉若羽於是郡人設大會建塔於封山之原其山皆巖石石之窪穴皆大師遺跡也有卓錫處有置鉢處置鉢之穴其深

師疑師

誌疑誠

淺小大如其鉢而水常盈其中雖大旱不少涸可異也既滅之十年會越師遣人使蜀回至棧道見師識之謂曰四明有蔣摩訶者幸爲我寄聲使加保愛以待相見也蔣摩訶方築菴於踔跨山十二盤之高峻處以居畜一黃犬自衛每米盡則繫百錢犬頸上出東吳以糴往來二十里無所間及蜀使致師命摩訶曰我已知之卽設齋會親友沐浴趺坐而逝晉天福初興化軍莆田縣令王仁煦遇大師於江南天興寺後又遇於福州官舍出懷中圓封書戒王曰我七日不來則開以看王如誠開圓封無他語止一偈也偈曰彌勒眞彌勒化身千百億時時示世人世人俱不識後書九字云不得狀吾相此卽是眞至是乃知師是彌勒佛也宋熙寧三年莆田裔孫鑄尙能寶藏其眞跡明年晉安劉繼業摹其偈文象寫大師像刻石於宜春而遺其九字元豐四年沙門宗尙得其本始摹刻於岳林寺後三年溫陵人呂振監明州市舶出莆田裔孫所藏九字眞本俾住持如恂刊於偈後恂以幻相非大師意命去之乃移偈於石幷九字刻之

以傳焉盧釋祗者嘗令此縣尤敬慕之使人圖其像迎入縣署供養卽風雨隨至祈禱殊有驗因香火至今又有人見之東陽道中持一履囑之曰我皆誤持此以來汝今可持之以歸後開壙視之果僅一履存焉師所作偈頌頗多茲姑錄一二以警世云騰騰自在無所爲閑閑究竟出家兒若覩目前眞大道不見纖毫也大奇萬法何殊心何異何勞更用尋經義心王本自絶多知智者只明無學地非聖非凡復若乎不强分別聖情孤無價心珠本圓淨凡是異相妄空呼人能弘道道分明無量淸高稱道情攜錫若登故國路莫愁諸處不聞聲已而有術士謂人曰二百年後布袋和尙所居岳林寺道場復興宋紹興間住持圓明迺東林照覺之嗣子福州陳居士之裔孫旣新封山塔亭馮斯道等又施四園山地增廣其基忽發異光掘之獲黃色淨瓶六環錫杖制度奇古觀者太息有司上其事元符開元戊寅六月九日敕賜今謚崇寧三年住持曇振勸鄉人董氏建閣於寺之後鄉人任氏塑師像於閣上旣而董氏以爲我建閣而置

任氏像卽自裝一像置其上移任氏像於閣下有術者曰董氏像止六十年運任氏像過六十年運始發耳遂紹興間寺經回祿而閣與俱竟煨燼董氏之像時有饒道者然一臂化緣與沙門行中重建閣乃迎任氏像置其上伛指而數術者之言果信然嘉泰初閣勢欲壓一夕風雨驟作雷電交至遲明屹然中正而題栱間悉綴鱗甲萍藻跡淮海肇禪師碑其事以詫神明扶助之功焉逮皇元閣崩於至元十九年九月九日大師遺像獨不壞巍然相好出瓦礫中凡上立像亦復能躍至於後園蓁林竹間近遠士庶停業罷市作禮觀瞻感歎十八年住山梵中遴材鼎構五間規模壯麗觀者偉之復以奉安任氏所刻之像此其跡也若夫本者則徧塵刹以皆存歷沙劫而不朽正報既然依報亦爾微大師吾誰與歸

前天台國清禪寺住持無夢沙門曇噩撰

布袋和尚後序

恭聞法身無相具含諸數之形覺性無生何妨起滅之念一切世界如虛五蘊身心不實以其不實如虛故世界卽毗盧法界蘊心卽圓覺妙心歷劫無生萬古無滅廓爾深奧湛寂靈明斯一切如來與諸衆生同證菩提之極果也特其未悟天眞妄就幻相沉迷苦海自取輪迴佛雖滅度契經三寶充滿人寰信樂精持如佛在世智淺障深對面千里故聖人不得不降御人間度諸凡類古稱四明三佛地者過去維衛佛示現啞女相以柔和智德而感化釋迦如來流布舍利特放光現瑞而利生三佛傳載之詳矣惟彌勒世尊紹釋迦佛位依法式度生觀因果經云釋尊接迦葉佛之道統恒居兜率陀天號曰護明菩薩應期降誕轉大法輪洪濟萬類普利河沙曾記彌勒賢劫佛之第五故稱補處非補瞿曇佛位亦補釋尊天宮仍居兜率陀天號曰慈氏菩薩雖居兜率宮化身十方界慈憫大千國土九界衆生或修六度萬行或縱三毒四倒或造地獄深因或植人天小果由是作大帡幪亭毒普化一於六朝蕭梁時降跡義烏爲傅大士建道場於雙林有雙林語錄垂世一於唐末信宗

貪祿貧

日疑因

朝偶現於四明為布袋僧袒腹含笑隱德如痴覓不知其何許人也儀形不恭飾處世少範規第吐詞蓋天蓋地布武非聖非凡實而不虛混而不豎恒以十八童子環遶如戲為諸根塵淨智互現神通常持布袋示佛宗猷包羅無量密因運出無緣妙用凡見世間縱心縱業極意貪圖者師以隨方調順展轉啓明令彼處仁守義遠妄即眞或分衛處視其爭貪利路沉醉愛河者師以和言異語解其膺鍼指向要關稱彼機宜直譚覺慧勉其尅滌塵習銷鑠邪風人人被法沾恩恰似綠楊春意遇道流時唯善知識要須了悟自己圓覺靈明靈明廓爾無礙無礙不動眞如眞如綿密無間無間周遍圓融圓融解脫自在自在無可不可信口譚玄超情絕解沃斯旨者個個心開智淨宛同杲日麗天師遊北上見屠兒宰畜諫曰一切畜生是造業人果報貪道無財能救願諸長者饒此生靈教彼活命蠢動含靈具佛性仁者應須慈眼看非惟慈悲利物之德更植菩提長壽之因復値宰牛者曰殺牛之人號羅利殺他自殺誰驚怛刀山斧砟

答疑師

鑊鐵煎何劫何時獲解脫僧問如何降伏妄心師曰心是何物徒勞調伏妄本無根放下無跡諸緣擾擾一眞寧寂如如法界體堂堂砍不破兮遮不黑師指流俗僧曰汝本是佛何滯凡情常鏟剷諸緣滌蕩塵習力究心體無生須達妙明眞性果獲無礙圓通便是出塵羅漢否則屈殺丈夫也師受田家齋問道答曰牛捏青苗種福田低頭便見水中天六根清淨方成稻退步原來是向前師於大橋上夜坐忽有強人窺探師曰貧道無財君亦無妄何貪財利自蔽妙明歷劫生來被貪所悞枉受輪迴汝何不省暗懷擾竊無端造罪何不反思自心未遇境緣貪無所起則知一念不生是汝眞性即汝安身立命之處立刻究明無生之旨已是蹉過若干好時節矣偈曰由貪淪墮世波中捨却貪嗔癡大雄直截凡情無所得圓明寂照汝心宗師出街衢見市人擠擠嘆曰奔南走北欲何為日歲光陰頃刻衰自性靈知須急悟莫教平地陷風雷又曰趨利求名空自忙利名二字陷人坑疾須返照娘生面一片靈心是覺王鄉人問師答何常

◆入聲入

持布袋答曰包納乾坤曰意趣若何師答以偈圓覺靈明超太虛目前萬物不差殊十方法界都包盡惟有眞如也太迂僧問如何是頓漸法門師曰汝心卽正智何須問次第聖凡都不到空花映日飛師受關主齋問曰今日出關何時入關若有出入卽非禪關若無出入誰號禪關有無一致出入齊觀無爲直指菩提涅槃偈曰關非內外絕中央禪思宏深體大方究理窮玄消息盡更有何法許參詳問師如何化導答以偈曰肩挑明月橫街去把定乾坤莫放渠遇聖遇凡俱坐斷寂光勝地可安居師於寺前佇立衆僧問師久立何爲師曰我在此時個同參釋迦未生的人衆唉曰釋尊說法利生滅度久矣師曰汝等徒知佛之滅度焉知佛之未生苟知未生定知無死只知無死二字衲子家珍當諦信不疑皎然非物爾我皆如也否則虗生浪死偈曰無生無死佛家風不墮古今莫定踪獨處圓明常湛寂龍華雞足兩無從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碧水映孤峰寒潭迎皎月爾我不知宗須窮足底越師見行者担柴運水至問曰汝水若

◆閑[illegible]音

還淸汝身被水溺汝柴若還燥汝身被火燎燎溺病同途大夢原未覺汝能鞭起懸空靈覺心反覆看渠非深奧神光獨耀性眞常現成公案方知道便能穩坐毗盧頂上吹淸調師爲講主曰大道無名大闡無聲大悟無道大眞無外大覺無妄大似無我大寂無定大用無爲大法無乘座主果能了却聖凡情吾將布袋遁底傾師遊化諸方內秘般若沖玄之正智韜晦聖乘外示落魄不聞之中流似同凡類適僧俗會於蘭若時問道師曰當絕攀緣體會覺性性本常住永無生滅以無生性中示現生滅之法以生滅性中全體涅槃眞如汝自不審認假爲眞執著世諦甘受輪迴空遭塗炭猶未惺悟若能回首知非旋機破阻不越一念洞見眞源故余觀師隨機答話喚醒迷途備殫雪嶺宗風直示西來大意是故道人處凡世而無染道璧迷而無礙的指萬法生無所生究竟寂滅滅無所滅寂滅尙不存何言可指示斯乃最上禪宗達摩骨髓又誰可得而擬議者哉卽如傳大士初見梁武帝時問曰如何是道對曰卽心是道國主未陞

殷時未起念先本智妙明輝今耀古充塞太虛萬古無生永劫無滅非聖非凡無縛無脫斯是妙湛心體心外無別道道外無別心故曰卽心是道帝問曰師事誰也對曰師無所師事無所事從無所從復告王曰國主是救世菩薩應以無著爲宗虛懷爲本無相爲因涅槃爲果其爲國也以正法治世仁德化民任賢去奸勝殘去殺兵戈息而部伍寧天位雄而太平著斯國主天機神妙踐祚恒如貧道之所至望也劉中丞見聖駕到大士不起座問曰如何不臣天子不友諸侯答曰敬中無敬性不敬無不敬心貧道若動身則法地動一切法不安矣聖主請大士講經大士登座默然良久撫尺下座太子問曰如何不論義對曰語默皆佛事復何言也復告王曰貧道有如意寶珠清淨解脫照徹十方國主若能受者疾至菩提蓋一切諸法不有不無凡所有相同歸實際世間幻化莫不歸空百川萬流咸歸於海世出世法莫過眞如實無生滅故無涅槃三世平等十方淸淨以淸淨平等之法饒益有情同登覺岸如是妙法度世名大慈悲主也大士甫見經藏於雙林俾諸衆等推挨轉運令初地凡夫當爲轉經功德緣於成佛正因天下龍藏祖法於此也忽一日見定光金粟釋迦從東方來寶光異香集大士身唱言當代釋迦說法坐龍華勝會明指文殊垂普慰慧集卽觀音輔揚秘密之淳風大施醫王之良劑有回天轉地之功起死超生之法須彌蠡漠奚妨日月之麗天肉眼凡夫妄分明暗之相石壁橫空不礙大士之過地拱高手祖自悔憍慢之心甫擊木槌闕內閽門悉啓拈起布袋兜率內院齊來大爐鞴前多鈍鐵良醫門下饒病人一粒眞丹點鐵成金一言法語革凡成聖是故帶水拖泥之禪度生急務含垢和光之德利物先鋒八方湖海是圓覺道場總一家之受用十類衆生具眞如妙性同一子之眷情發義天之秘奧廣被迷途開心地之玄宗普收利鈍故師示衆云萬像森羅纖塵不立一眞法界百行紛紜如如至理動靜皆禪一念契眞條登彼岸斯乃布袋和尚雙林大士兩地同敷阿逸多氏之慈風也何傳大士自稱當來解脫善慧大士何布袋

老人往復二十餘年韜光晦德不知所由雖然隱顯
難量順逆莫測觀其拈一物示衆云這是兜率陀天
的師從北還持一文錢示衆云這是龍華會裡的分
明指示人人自不察耳蓋素鄙其禮貌疎闊衆皆忽
之故絕唱之詞多不傳世世卒無有能識之者迨師
滅度數年而寄書蔣摩訶有偈云彌勒眞彌勒化身
千百億時時示世人世人俱不識乃始知其爲彌勒
化現也師若不道破畢竟無能識是以如意摩尼現
誰人識本眞惟有蔣摩訶慇勤奉事以後蜀使寄聲
跏趺而逝亦非凡情可測觀二師先後出世僧俗權
機任彼讚毀信疑總屬龍華得度因緣故此隨緣導
利衆生應機隨汰佛性對面彌勒誰能甄別故曰現
凡脩聖道果地集凡因當說無所說常度無度人法
印無來去宗途絕故新余故憶其玄言要旨實不下
於雙林後數百年大元佛懿大禪師曇噩傳其故事
因觀師於閩中陳居士盤桓問答展轉啓明句句法
雷獅吼令人頓開心地不一而足讀之不覺汗下廣
如性質凡愚埋頭煅煉禪宗一著未破腦後一錐永

明如要考妣何暇他論因邇重建岳林寺之兩禪德
復刋彌勒傳力徵余再叙布袋宗由固辭弗獲輒稽
之別傳語錄凡屬布袋語彙而載之代爲慈氏一言
或通則不妨無言而言言之無礙師剏岳林寺也以
神通力願不煩擾檀那惟開鑿聖智對迦羅越人云
此古刹廢極欲重建精藍衆皆單從者蓋先感其預
容禍福之兆人得受利於趨避之益故歎善哉師往
閩中化檀越一袋之木此間井中取之無竭衆皆驚
異遂某也捨工某也助糧某也慫恿不約而至巍巍
勝跡萬萬工程大雄殿之千佛閣兜率宮後兩退居
經藏鐘樓對峙浮屠寶塔凌空四時梵修不懈晨昏
鐘皷分明叢林德業頗稱盛矣師東遊海濵觀斥鹵
灣之坦塗對鄉人云此處我欲成田衆哄其癡師以
囊沙覆壘成塘沙堤如石以擁海潮仍設三碶以禦
旱潦塘內成田二千餘畝每歲收穫供給僧徒餘贖
命放生至今沙堤永固無潮退哉墾贖安如泰山相
期於龍華會裏合稱腴田之美矣師於南畔封山指
點隱跡之處至於朱梁均王貞明二年三月三日對

衆云明年今月今日我取彌勒菓供養大衆果於次年是日跏趺盤石上泊然而逝衆方歎訝憶之正合是讖結龕爲窣堵波賜額爲定應塔少俟熟脫之機而出世播揚定慧之宗而攝持緜是八百年來福田博被善果崇登不特一方之頂禮有加即六字之仰瞻弗替然寺之興廢必待其人不恒其一誰隆舊觀自木南和尚繼興之後幾三百年非惟梵刹傾頹抑亦聖容衰落獨有龍目井安然如故萬曆間本寺住持南禪師糾寺僧萬金萬全共出衣資重新大殿稍稍落成寥寥數椽今守愚和尚法緣明慈協力募資矢心興建航海於閩延木爲事回冒大海凉波忽罹强賊柾械守愚挺然不懷生死界之露宿風餐緣林自化感夢梵僧驚疑釋放其杉木更被官兵所獲覓以興販誣之桎梏法緣解道雖遭塗炭踞然幻化視之頃閩吏部戴大檀書抵當道審豁解纒守愚亦脫難而至幸完璧歸鄉恣其樹立豈非慈氏菩薩冥加威力所致也世稱戴吏部布袋後身號龍華居士善踏覺路冥合宗乘眞阿闍若之屏翰也迄今數年大雄殿之崇麗千佛閣之峥嶸偉然香散花飄勤頂禮者往必整肅正眼豁開天眞佛性當體自明人人證本地風光更從何處覓佛也余復告曰大用繁興時不干寂滅定莊嚴佛淨土覺性自無生導引迷塗者願令最上乘滿目菩提道端居不動尊子明一著子何參布袋僧

沙門　廣如　撰

補處慈風充滿人寰應期降跡大轉法輪宏濟萬類普度群生在雙林爲傳大士在岳林爲布袋僧往來二十餘年祖胸微笑隱德如痴舉世人莫識其緣矣癸亥夏楷庵老人大暢玄風於行道之際拉銘同往雲間遨遊峰泖募顧閲遠助貲重鐫茲傳適超果方丈遇周易垂先生談及斯舉欣然序其事乃知前代沙門曇噩廣如二公俱從圓覺鏡明處寫出無數奇緣幻跡於兜率宮中大家團圞一笑却也自在

剡上璧城居士戴銘案王氏敬跋并書

側題測

重刻彌勒傳略記

夫遊天下名山者莫不記字中之聖跡也如余之遊者遊於造化之內而不能如莊子遊於造化之外者也如余之觀者觀於形骸之內而不能如童子觀於形骸之外者也即此二者不備又何能重開樓閣覆見彌勒之眞耶觀夫彌勒道場之所及目望公衙署之所貫耳者尠之有也方今燦爛乎塔分三座上中下之宛然彷徨乎寺列千尊南北東之依舊稽雙林大士不受千金之賜攷剡水僧人豈擔一文之賂依他遊戲十七八箇笑笑嘻嘻隨我神通三四五雙哭哭啼啼攙海成田聲震千里之外聚沙作刹名標四境之中煥然玉級高出重霄俄然淸泉下臨無際生卧橋頭心隨流水緣到海死坐石邊性順寒冰覺至槃携錫杖以示人齊物論之莫側放布袋以警已括有篇之何窮降兜率以權封山會龍華而實雞足兩地雙樹一乘獨顯然傳之板向藏書坊遭時毁化遇難傾滑性公慮其失傳於斯捐刊以待將來之補公命序之余勉應之及觀其傳諳大老序之詳矣余又何强臆膜之談而紊獅弦之論耶且大師云不待狀吾相此即是眞這此一相一眞他也明明指出但須當人自别不假緣證故文殊云執相迷眞對面千里丹經云辛苦兩三年快活千萬劫是因覺迷相差露出萬般像狀幸仰大悲廣說方便立三乘之教典設四諦之規章說有說空以至說默惟明迷覺二字截斷生死根源庶免覆萌之患頌曰

佛與衆生本同源　始因迷覺續念遷
常覺不迷源是佛　常迷不覺已沉淪
覺先迷後衆生類　覺後迷先聲聞證
去來現在理會者　端坐龍華待吾到

雪山寺僧　惠智　謹撰

布袋和尙傳

明州奉化布袋和尙不知何許人自稱契此未詳氏族形裁腲(烏罪切)脮(奴罪切)蹙額皤腹出語無定寢臥隨處常以杖荷一袋囊幷破席凡供身之具盡貯囊中入鄽肆聚落見物則乞或醯醢魚葅纔接入口分少許投囊中時號長汀子一日有僧在師前行師乃拊其背僧回首師曰乞我一文錢曰道得卽與汝一文師放下布袋叉手而立白鹿和尙問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布袋曰如何是布袋下事師負之而去先保福和尙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放下布袋叉手福曰爲祇如此爲更有向上事師負之而去師在街衢立有僧問和尙在這裏作甚麼師曰等箇人曰來也來也歸宗柔和尙別曰歸去來師曰汝不是這箇人曰如何是這箇人師曰乞我一文錢師有歌曰祇箇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縱橫妙用可憐生一切不如心眞實騰騰自在無所爲閑閑究竟出家兒若覩目前眞大道不見纖毫也大奇萬法何殊心何異何勞更用尋經義心王本自絕多知智者祇明無學地非聖非凡復若平不彊分別聖情孤無價心珠本圓淨凡是異相妄空呼人能弘道道分明無量清高稱道情携錫若登故國路莫愁請處不聞聲又有偈曰是非憎愛世偏多子細思量奈我何寬却肚腸須忍辱豁開心地任從他若逢知己須依分縱遇冤家也共和若能了此心頭事自然證得六波羅我有一布袋虛空無罣礙展開徧十方入時觀自在吾有三寶堂裏空無色相不高亦不低無遮亦無障學者體不如來者難得樣智慧解安排千中無一匠四門四果生十方盡供養吾有一軀佛世人皆不識不塑亦不裝不雕亦不刻無一滴灰泥無一點彩色人畫畫不成賊偷偷不得體相本自然清淨非拂拭雖然是一軀分身千百億又有偈曰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靑目覩人少問路白雲頭梁貞明三年丙子三月師將示滅於岳林寺東廊下端坐磐石而說偈曰彌勒眞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偈畢安然而化其後復現于他州亦負布袋而行四衆競圖其像

平或作乎

請疑諸

來或作求



禪宗正脈

明・如卺 撰





禪宗正脉序

有大聖人中天印度曰能仁氏乃往古昔然燈所記賢劫次補四十九年開示演化接物利生悲濟無量仁慈普覆聲教所被微塵剎海而雙林息照布慈波印於飲光少室單傳摩訶衍基於達磨此正法眼藏教外別傳禪宗之所自也巳而六傳至曹溪而支分派別洋溢汎濫徧滿天下不有文字紀錄事緣又何以知其投鍼玄趣激電迅機開示妙明之眞性哉此吳僧道原傳燈錄之所有作而

有宋眞宗皇帝詔翰林學士楊億之所有敘而總裁也後斯職者曰廣燈續燈聯燈普燈雖各詳略不同亦無非所以明此一大事也宋時有僧濟者患五燈之浩瀚作五燈會元以惠來學甚盛心也然而後人猶以未易通究爲病者是其中間機緣語句峻險者壁立萬仞淺近者鼻孔半邊或入海而算沙或追羊而感岐此

國朝嘉興府僧如岙禪宗正脉之所有作也岙丞參空谷禪師於虎林得旨卽韜光環堵於嘉禾之眞如四海象龍望風嚮慕而參禮者戶屨常滿而慨夫五燈之機緣峻險曰上根之人當頭便領十日並照中下之徒銀山鐵壁絲毫萬里用是抄錄簡集由某佛以至某人之嗣凡幾世幾百人爲幾卷俾人人通曉以爲證悟之因復夢神教題曰禪宗正脉刻梓流通猗歟盛哉書成飛錫踵門以敘文爲請嘻余耄矣豈足以敘此書之文哉然而仰惟

佛法自漢永平東被眞丹禪宗一宗徧滿寰宇佛祖以下得其傳者自一燈以至無盡燈焉迄今逮二千祀代有

金輪深信體解作興驩動振耀金湯際我

大明

太祖高皇帝聖神文武統御華夷樹剎建幢

天章御製躋斯民於仁壽之域措天下於雍熙之

治

太宗文皇帝繼體守成欽明文思光被四表

聖治無爲製詞贊詠佛日光輝欽惟
皇上嗣登大寶聖哲温恭厲精圖治四海會同
佛聖再來佛法外護天人叶贊率土昇平白髮禮
臣乞骸歸老受
恩莫報弗遑寧居間得一覽禪宗正脈大爲慶幸
異時必有以是帙目塵
睿覽若景德之傳燈錄者矣第不知奉
詔總裁删定而彙叙引者爲誰也臣雖老矣猶能
欣戴拱嘿以竢其美音
大明弘治三年歲在庚戌除夕前一日
賜進士階榮祿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禮部尚書
奉
勅致仕前兼左春坊左庶子八十二翁杭郡鄒幹撰

禪宗正脉叙

原夫三界惱熱灼諸火之易燃一物長靈亘億劫而弗滅欲求作佛莫切證心心本圓成性原妙覺恒河沙數總具如來萬徑千蹊悉歸定慧若心外求佛何異爨塵以爲糜性外探宗眞類吹砂而作飯能使菩提融徹摩尼朗曜明宗衍派啓廸沙門難矣然我釋迦文佛迨夫達摩祖師方軌弘宣既著明於西域分鑣顯說亦漸移於東土闡無三之教開不二之門禪悅彌彰宗風大普導示衆惑遏絶諸妄萬途叢歸一緣般若由是有潙仰瀘眼雲門至以曹洞靈濟之五宗各自成佛作祖有一世二世以至數世十世百世之法嗣亦自授派傳支燈燈繼續鉢鉢相承聆此師傳參他僧旨譬持明鏡遇物可以鑑形若投良劑隨方因之療疾家操智炬燭衆生於迷途人駕慈航渡群品於覺海此禪宗正脉之所以作也夫禪而曰宗妙心珠之悟證脉而曰正去徑道之外邪公案分明階級剖別剪經文之蕪蔓斷文字之葛藤廣取頤衕之妙言獨宏問答之奧義誠禪域之南車宗門之武庫者也如巖上人摹寫赫號驚其瓶鉢鏟剛梨棗募彼金錢數載拮据一朝卒業實心懽喜質問愚蒙蒙也慈波空蕩苦海易沈印證未窺乎眞如希仰猶累於塵垢若夫尊南爲聖喔北爲愚背北向南大悟

◆至以疑倒
○靈疑臨

可入背南向北下愚匪明是在學佛之徒得迦葉之會心豈必出家之流劾豐干之饒舌

萬曆乙巳初秋閩郡徐𤊹興公序

禪宗正脉引

景泰庚午卺參學空谷禪師于脩吉山山在杭西湖上先是師積稔緣化吾郡夜話山房獲親爐鞴一日問師如何是露柱師良久曰此是說不得底自會去厥後成化庚寅師還化其年卺四十六亦病革再甦自惟失怙間始專心淨土勸人念佛數以米一粒一聲積二百斛供衆三年印圖若干萬相涉十有五年迄今未既也頃在杭時嘗閱五燈會元弗果終帙今偶獲展讀謂是空谷先師親加點句者何幸遇之感悸交至第以此書機緣峻險藹帙浩繁學有上根當頭便領十日並照所謂高嶂之臨幽谷長風之游太虛者也自餘中下之流銀山鐵壁絲毫萬里鈍置已躬妄生知解以爲成立爲此發心抄錄蕳集以便觀覽或者謂余手風絕筆已四十年龍鍾耄老不堪筆硯余皆不應丙午仲冬一之日始晝則抄錄夜則檢閱至唐杜鴻謁無住禪師庭樹鵶鳴時遂有省所謂得個入頭非悟也由是益堅其志自言若無先師存日提激何有今日事哉復自念言蕳集果符佛意集成當以何名是夜若聞神語曰禪門正脉覺而異之先佛有言汝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以此觀之神即是我我即是神夢與非夢二而一也矧惟會元佛祖命脉今曰禪宗正脉有以夫於是謹述用心顚末如此或者又曰蕳集弗傳與無集等亟命同服興聖德海繕寫成帙募彼悉檀捐金繡梓用廣其傳云爾時維

大明弘治歲次己酉冬十一月日嘉禾如卺謹識

敘古啓明讀禪宗正脉法

達磨西來

馬祖大師示衆其略云達磨西來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以印衆生心地

非無知解

歸宗和尙曰從上古德不是無知解他高尙之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自立虛度時光湧泉云見解言語總要知通若識不盡敢保輪迴去在爲何如此蓋爲識漏未盡汝但盡却今時始得成立

有事商量

趙州和尙曰兄弟莫久立有事商量無事向衣鉢下坐窮理好黃龍南禪師告慈明曰此心未穩乞爲指示慈明曰既如是則坐而商量

深究洪規

薦福古禪師嘗參大光玄圖嚴雅無有可其意者由是終日默然深究先德洪規一日覽雲門語忽然發悟

得個入頭

大慧禪師曰山僧十三歲出家早知有此事雖在村院裏常要買諸家語錄看雖理會未得然便喜雲門睦州說話汝等未得個入頭須得個入頭既得箇入頭不得孤負老僧云云明明向汝道尙自不會豈況蓋覆將來

漸有開廓

空谷和尙問師之省處與我說爲末世之標格空曰某謁南極古拙及衆知識皆令參趙州無字久而無省偶見五燈會元中祖師活機用心漸有開廓古人機用我已識之矣又問人天眼目碧巖集可看否空曰可也

法在汝邊

淨名云此法卽見聞覺知學不得若離見聞覺知亦不得到這裏須知有一條活路若識得這活路法在汝邊

遲速不同

老宿云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我立地待汝構去古塔主云利根者晝時解脫鈍根者或三五年遠不過十年若不悟去老僧與你入拔舌地獄參

常習坐禪

馬祖在衡岳山常習坐禪南嶽嘗以磨甎作鏡而諭之乃曰若執坐相非達其理祖師云執之失度必入

邪路放之自在體無去住妙喜曰我只要你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諸方說靜了方悟我是悟了方靜不敢相瞞未悟時心識紛飛悟了方貼貼地

不明大理

德山和尚云若不明大理饒你去佛肚裏過來只是能行底屎橛不曾遇著好人便即認得六根門頭光影向口裏說取露布是隱言妙句光彩尖新爭奈你自家無分仁者是別人涕唾圓通云道眼若未明有甚麽用處無事切須尋究玄沙云道眼不明生死根源不破

工夫之說

幻住和尚云前代諸尊宿初不曾有做工夫之說惟是單提此事俾之言下領悟又云古人於參學此道用心處謂做工夫斯說最切當而學者例於此說

問處求證

佛眼云昔人因迷而問故問處求證入得一言半語將爲事究明令徹去不似今人胡亂問趂口答取咲達者

簡集之意

吾以五燈會元浩繁難讀多有機緣峻險壁立萬仞上根吐舌中下罔措用是唯取顯明簡直者使人易曉去取無定簡集成編且如會元本集中牛頭山法融禪師若干人則總題四祖大醫禪師旁出法嗣于其前今正脉中各以四祖旁出標于上他可類推上堂示衆甚有切於人者輒以愚意略加標首如史鑑然以便尋討

去繁就簡

是集一依五燈會元並不敢有所更改也間有生緣神異參請問話繁者不敢備錄然亦有東而簡之之處

體會機緣

看機緣須看他師家問處學者答處如何卽是如何則不是自有入處旣得入處爲有峻險簡直顯明者哉

隨宜參用

凡機緣上安評字則指圓悟禪師評唱若安頌字則

頌古聯珠有此或機緣頌古有及會元無出者意句圓妙則增收如香鶴望俊流當立大志亦草率不得須將諸祖頌古通集碧巖集人天眼目彼此尋究相助顯發

古今例同

或曰五燈會元是佛祖心髓孰敢妄分優劣而去取無定耶曰子豈不見五燈是五家之作今爲會元哉碧巖集祖師機緣唯取一百則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四百餘人前人頌之集之豈不知有一千七百人善知識耶譬彼病革矣當求速効之方可也余之簡集無他每見同學僶繁弗覽正恐大法湮微故强爲是編俾易覽易精而得入悟門者則不以我爲非敎正爲庵所謂知我罪我其唯此集矣

敘古啓明讀法終

西天佛祖　東土祖師　四祖旁出　五祖旁出

禪宗正脉目錄

第一卷

六祖旁出

三世 終南政　嵩山極　四世 保唐住
一世 西域崛多　韶州海　吉州誠　匾擔了
洪州遠　壽州通　江西徹　信州常
廣州道　永嘉覺　司空淨　婺州策
河北隍　南陽忠　荷澤會　二世 耽源眞
蒙山寶　五世 圭峰密　會元二卷終

第二卷

南嶽共十七世

南嶽讓　一世 馬祖一　二世 百丈海　南泉願
鹽官安　歸宗常　大梅常　佛光滿
五洩默　盤山積　麻谷徹　東寺會
西堂藏　章敬暉　大珠海　百丈政
泐潭會　杉山堅　石鞏藏　北蘭讓
南源明　中邑恩　泐潭輿　汾州業
大同澄　鵞湖義　伏牛在　興善寬
三角印　魯祖雲　芙蓉毓　紫玉通
鄧隱峰　西園藏　楊岐叔　馬頭藏
華林覺　濛谿　佛隩　烏臼
石臼　本谿　石林　亮座主

百靈　金牛　利山　乳源
松山　則川　打地　秀谿
椑樹　水潦　浮杯　龍山
龐蘊　會元三卷終
三世 黃檗運　長慶安　大慈中　平田岸
石霜性空　古靈贊　和安通　百丈涅槃
趙州諗　長安岑　茱萸和尚　子湖蹤
白馬照　雲際祖　香嚴端　靈鷲閑
蘇州西禪　陸亘大夫　甘贄行者　關南常
雙嶺眞　徑山宗　芙蓉訓　大茅
五臺通　天龍　白居易　普化和尚
壽州遂　薯山超　虔州微　薦福辨
古隄和尚　公畿　祕魔巖　祗林
黃州安　四世 陳尊宿　千頃南　烏石觀
羅漢徹　裴相國　大隨眞　靈樹敏
靈雲勤　壽山解　涂水　嚴陽信
光孝覺　國淸奉　大陳朗　多福
雪竇通　石梯　浮石　關南吾

0007

五觀支 南極染 大安幹 雙谿田
米嶺和尚 雙峰古 六世 資福寶 芭蕉清
清化怤 黃連初 七世 資福鑒 芭蕉徹
承天確 會元九卷終

法眼宗

八世 清涼益 九世 天台韶 清涼欽 靈隱聳
歸宗柔 百丈恒 永明潛 報恩明
報慈言 崇壽稠 報恩安 雲居錫
正勤奉 羅漢依 章義欽 報恩逸
報恩遂 羅漢仁 黃山匡 報恩則
淨德筠 高麗炬 寶塔紹 般若道
歸宗眞 棲賢圓 新興齊 古賢謹
興福勳 十世 永明壽 五雲逢 報恩安
紫凝勤 普門辨 光慶安 華嚴達
九曲祥 開化明 瑞鹿安 龍華居
齊雲臻 瑞鹿先 興教壽 永安原
雲居齊 羅漢昭 報恩智 支提隆
棲賢湜 千光省 崇福祥 雲居能

歸宗誠 十一世 瑞岩海 靈隱本 堯峰暹
聖壽昇 興教一 西余柔 定山素
淨土政 十二世 靈隱珊 會元十卷終

第六卷

臨濟宗

四世 臨濟玄 五世 興化獎 寶壽沼 三聖然
魏府覺 灌谿閑 紙衣符 定州崔
幽州譚空 歷村和尚 米倉和尚 齊聳禪師
雲山和尚 虎谿庵主 桐峰庵主 杉洋庵主
定上座 六世 南院顒 廓侍者 西院明
寶壽二世 大悲和尚 水陸和尚 澄心德
魯祖教 鎭州譚空 際上座 七世 風穴沼
穎橋安 興陽靜 八世 首山念 廣慧眞
靈泉和尚 九世 汾陽昭 葉縣省 神鼎諲
谷隱聰 廣慧璉 三交嵩 仁王評
鹿門昭 王隨丞相 會元十一卷終
十世 石霜圓 瑯琊覺 大愚芝 法華舉
芭蕉泉 天聖泰 浮山遠 寶應昭

第七卷

曹洞宗

靑原

洞山雲 福應文 十二世 丹霞淳 枯木成
寶峰照 石門易 天寧誧 天寧璉
梅山巳 普賢秀 鹿門燈 資聖南
洞山微 高世則 大洪遂 十三世 長蘆了
天童覺 大洪預 尼慧光 圓通止
智通深 華藥朋 尼佛通 十四世 雪竇宗
善權智 自得暉 石窗恭 光孝徹
大洪爲 長蘆琳 慧力悟 雪峰深
慧日安 吉祥實 十五世 雪竇鑑 會元十四卷終

第八卷

雲門宗

六世 雲門偃 七世 白雲祥 德山密 巴陵鑒
雙泉寬 香林遠 洞山初 泐潭謙
奉先深 披雲寂 舜峰韶 般若柔
薦福古 雙峰欽 資福詮 黃雲元
龍境倫 大容諲 華嚴慧 黃檗濟
谷山豐 洞山稟 北禪寂 淨源眞
大梵圓 藥山光 奉國海 雲門球

佛陀遠 慈雲深 化城鑒 護國和尙
西禪欽 覺華照 延長山 黃龍贊
雲門朗 纂子山 八世 韶州大歷 寶華和尙
月華月 樂淨匡 後白雲 文珠眞
南臺勤 德山晏 乾明普 中梁崇
黃龍愿 普安道 泐潭散聖 五祖戒
福昌善 建福同 智門祚 福嚴雅
開福賢 了山盛 蓮華祥 德山遠
開先照 金陵天寶 法雲善 藍田眞
雪峰欽 西峰豁 九世 洞山聰 石霜誠
泐潭澄 雲蓋顒 上方嶽 育王坦
金山新 雪竇顯 雲蓋鵬 彰法泗
北禪賢 芳上座 開先暹 資聖勤
鹿苑圭 十世 雲居舜 佛日嵩 許太守
育王璉 承天簡 九峰韶 西塔殊
雲居億 滔首座 玉泉皓 雲居祥
國慶宗 天聖道 會元十五卷終
天衣懷 承天宗 南明愼 君山昇

洞庭金　曾脩撰　圓通訥　法昌遇
廣因要　雲居元　智海逸　天章楚
（十一）蔣山泉　慈雲慧　歸宗通　天宮徽
福昌信　慧林本　法雲秀　慧林冲
長蘆夫　佛日才　天鉢元　棲賢遷
淨衆言　三祖會　澄照慈　崇德澄
定慧雲　報本存　開聖棲　衡山禮
雲門侃　太平坦　佛足祥　明因贊
楊傑侍郎　慧日堯　中際遷　百丈悟
善權泰　崇福基　大中隆　劉僉判
（十二）趙清獻公　法雲本　金山寧　資壽巖
本覺一　投子顒　地藏恩　靈曜㫜
香山淥　靈泉一　石佛通　法雲白
僊巖純　慈濟聰　白兆圭　福嚴初
德山繪　香積旻　瑞相來　眞空一
華嚴明　永泰航　壽聖邦　長蘆贇
夾山齡　元豐滿　善勝悟　招提湛
（十三）淨慈明　雪峰慧　資福明　雲峰璿

南嶽

延慶復　道場顏　天竺諫　普濟淳
尼法海　富弼丞相　尼文照　萬年幽
慈受深　萬壽瓌　天衣哲　智者銓
報恩然　雪峰演　王大夫　觀音和尙
（十四）淨慈象　靈隱淳　淨慈昌　徑山一
金山心　香巖璧　國淸印　萬杉堅
（十五）中元妙　玉泉達（十六世）　光孝深　（會元十六卷終）

第九卷

臨濟宗

（十一）黃龍南（十二世）　晦堂心　照覺總　眞淨文
雲居祐　黃檗勝　祐聖宥　開元琦
仰山偉　福嚴感　雲蓋智　報本元
隆慶閑　三祖宗　泐潭英　保寧璣
雪峰圓　四祖演　淸隱源　廉泉秀
靈鷲覺　積翠永　歸宗芝（十三世）　死心新
靈源淸　草堂淸　靑原信　夾山純
雙嶺化　龜山津　保福權　護國新
黃龍明　道吾圓　黃太史　王觀文

吳秘書 湧潭乾 開先瑛 象田卿
褒親瑞 慧力昌 圓上座 蘇內翰
兜率悅 法雲杲 湛堂準 淨覺本
報慈英 寶華鑑 九峯廣 黃檗全
覺範洪 超化靜 石頭志 雙谿印

會元十七卷終

羅漢南 慈雲隆 大潙瑃 福嚴演
昭覺白 薦福英 尊勝明 慧日明
道場如 寶壽樂 廣慧杲 永安正
光孝爽 法輪添 育王曇 眞如香
月珠鑑 萬壽念 蘇參政十四世 禾山方
崇覺空 九頂泉 性空普 空室通
佛心才 法輪端 長靈卓 黃龍霞
雪巢一 雪峰空 正法明 祖庵主
戲魚靜 龍牙密 東禪密 天童交
圓通旻 和庵主 慈氏仙 雪竇持
石佛益 疎山常 兜率照 張無盡
西蜀鑾 典牛游 九仙淸 覺海因

南嶽

德山璞 中巖能 雲頂印 信相顯
大潙智十五世 胡安國 普賢素 鼓山洵
鼓山珍 育王諶 道場慧 顯寧智
烏回範 德山初 報恩常 夢菴信
默庵道 光孝慜 雪峰忠 蓬萊圓
范左丞 吳樞密 彭諫議 盧中丞
都左司 宜秘禮 塗毒策十六世 心聞賁
天童朴 高麗坦然 龍華本 東山言
懶庵樞十六世 在庵賢 咦庵鑑

會元十八卷終

第十卷

臨濟宗

十一 楊岐會十二世 白雲端 保寧勇 孫比部
十三 五祖演 雲盖本 保福殊 郭功甫
壽聖淵 上方益十四世 圓悟勤 佛鑑懃
龍門遠 開福寧 大隨靜 無爲泰
五福自 九頂素 禮首座 融藏主
承天賢 俞道婆十五世 徑山杲 虎丘隆
佛智裕 佛性泰 此庵元 南峰辯

禪宗正脉目錄終

禪宗正脈卷第一

佛祖

賢劫第四

釋迦牟尼佛纔初生下乃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後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貴圖天下太平）評頌世尊一日陞座大衆集定文殊白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女子出定

世尊昔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值諸佛各還本處唯有一女人近彼佛坐入於三昧文殊乃白佛云何此人得近佛坐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遶女人三匝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人定須臾罔明大士從地湧出作禮世尊世尊勅罔明出罔明却至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頌

勝義諦

世尊因波斯匿王問勝義諦中有世俗諦否若言無智不應二若言有智不應一一二之義其義云何佛言大王汝於過去龍光佛法中會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今無聽無說無聽是名爲一義二義頌

定法不定法

世尊因外道問昨日說何法曰說定法外道曰今日說何法曰不定法外道曰昨日說定法今日何說不定法世尊曰昨日定今日不定頌世尊因五通仙人問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佛召五通仙人五通應諾佛曰那一通你問我頌

普眼三度入定

世尊因普眼菩薩欲見普賢不可得見乃至三度入定徧觀三千大千世界覓普賢不可得見而來白佛佛曰汝但於靜三昧中起一念便見普賢普眼於是纔起一念便見普賢向空中乘六牙白象頌

文殊三處過夏

世尊因自恣日文殊三處過夏迦葉欲白椎擯出纔拈椎乃見百千萬億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椎不能舉世尊遂問迦葉汝擬擯那箇文殊迦葉無對頌

梵志義墮斬首

世尊因長爪梵志索論義預約曰我義若墮我自斬首世尊曰汝義以何爲宗志曰我以一物不受爲宗世尊曰是見受否志拂袖而去行至中路乃省謂弟子曰我當回去斬首以謝世尊弟子曰人天衆前幸當得勝何以斬首志曰我寧於有智人前斬首不於無智人前得

勝乃歎曰我義兩處負墮是見若受負門處麤是見不受負門處細一切人天二乘皆不知我義墮處唯有世尊諸大菩薩知我義墮回至世尊前曰我義兩處負墮故當斬首以謝世尊曰我法中無如是事汝當回心向道於是同五百徒衆一時投佛出家證阿羅漢

頌世尊因有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讚歎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乃作禮而去阿難白佛外道得何道理稱讚而去世尊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

阿難持鉢

頌世尊一日勅阿難食時將至汝當入城持鉢阿難應諾世尊曰汝既持鉢須依過去七佛儀式阿難便問如何是過去七佛儀式世尊召阿難阿難應諾世尊曰持鉢去〇世尊因有比丘問我於世尊法中見處即有證處未是世尊當何所示世尊曰比丘某甲當何所示是汝此問

梵志擎花獻佛

頌世尊因黑氏梵志運神力以左右手擎合歡梧桐花兩株來供養佛佛召仙人梵志應諾佛曰放下著梵志遂放下左手一株花佛又召仙人放下著梵志又放下右手一株花佛又召仙人放下著梵志曰世尊我今兩手皆空更教放下箇甚麼佛曰吾非教汝放捨其花汝當放捨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時捨卻無可捨處是汝免生死處梵志於言下悟無生忍

五百比丘未得法忍

頌世尊因靈山會上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過去殺父害母及諸重罪於自心內各各懷疑於甚深法不能證入於是文殊承佛神力遂手握利劍持逼如來世尊乃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逆勿得害吾吾必被害為善被害文殊師利爾從本已來無有我人但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我必被害即名為害於是五百比丘同讚歎曰文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劍持逼如來身如劍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殺

頌世尊敲髑髏問耆婆生何道曰生人道又敲一生何道曰生天又敲一耆罔措

布髮掩泥

頌世尊因地布髮掩泥獻花於然燈然燈見布髮處遂約退衆乃指地曰此一方地宜建一梵刹時衆中有一賢于長者持標於指處插曰建梵刹竟時諸天散花讚曰庶子有大智矣

七賢女遊屍陀林

頌世尊因七賢女遊屍陀林一女指屍

城東老母

多子塔前付法

曰屍在這裏人向甚處去。一女曰作麼作麼。諸姉諦觀各各契悟。感帝釋散花曰惟願聖姉有何所須。我當終身供給。女曰我家四事七珍悉皆具足。唯要三般物。一要無根樹一株。二要無陰陽地一片。三要叫不響山谷一所。帝釋曰一切所須我悉有之。若三般物我實無得。女曰汝若無此爭解濟人。帝釋罔措。遂同往白佛。佛言憍尸迦。我諸弟子大阿羅漢不解此義。唯有諸大菩薩乃解此義。頌 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而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回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於十指掌中亦總是佛。頌 殃崛摩羅因持鉢至一長者門。其家婦人正值產難。子母未分。長者曰瞿曇弟子汝爲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殃崛語長者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回問世尊。却來相報。及返具事白佛。佛告殃崛汝速去報言我自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奉佛語疾往告之。其婦得聞當時分娩。頌 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黎圍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護持傳付將來。頌 世尊臨入涅槃。文殊大士請佛再轉法輪。世尊咄曰文殊吾四十九年住世。未曾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邪。頌 世尊於涅槃會上以手摩胷告衆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時萬億衆悉皆契悟

西天祖師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 頌 見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是時衆皆默然。唯迦葉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 頌 古精昊

西天祖師

二祖阿難尊者 頌 一日問迦葉曰師兄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箇甚麼。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刹竿著

西天祖師

四祖優波毱多尊者在世化導證果最多。每度一人以一籌置於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間。最後有一長者子名曰香衆來禮尊者志求出家。尊者問曰汝身出家心出家。答曰我來出家非爲身心。尊者曰不爲身心復誰出家。答曰 入出家者無我

西天祖師

我故無我我故卽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卽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尊者曰汝當大悟心自通達宜依佛法僧紹隆聖種

西天祖師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頌九祖伏馱密多問祖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祖以偈答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卽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

佛性體相

十祖脇尊者頌至一林中有富那夜奢合掌前立祖問汝從何來奢曰我心非往祖曰汝何處住曰我心非止祖曰汝不定邪曰諸佛亦然祖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祖知是法器卽與剃度付法說偈曰眞體自然眞因眞說有理領得眞眞法無行亦無止

西天祖師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尋詣波羅柰國有馬鳴大士迎而作禮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卽是祖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祖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鋸義祖曰彼是木義祖問鋸義者何曰與師平出馬鳴却問木義者何祖曰汝被我解馬鳴豁然省悟

園樹生耳

十四祖龍樹尊者至南印度彼國之人多信福業祖爲說法遞相謂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覩之祖曰汝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彼人曰佛性大小祖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彼聞理勝悉回初心祖復於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一切衆唯聞法音不覩祖相彼衆中有長者子名迦那提婆謂衆曰識此相否衆曰目所未覩安敢辨識提婆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何以知之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訖輪相卽隱復居本座而說偈言身現圓月相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形用辨非聲色彼衆聞偈頓悟無生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頌謁龍樹大士將及門龍樹知是智人先遣侍者以滿鉢水置於座前尊者覩之卽以一針投之而進欣然契會○祖至迦毗羅國彼有長者曰梵摩淨德一日園樹生耳如菌味甚美唯長者與第二子羅睺羅多取而食之取已隨長盡而

西天祖師　殿鈴鳴

復生自餘親屬皆不能見祖知其宿因遂至其家長者迺問其故祖曰汝昔曾供養一比丘然此比丘道眼未明以虛霑信施故報爲木菌唯汝與子精誠供養得以享之餘卽否矣又問長者年多少答曰七十有九祖乃說偈曰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汝年八十一此樹不生耳長者聞偈已彌加歎伏且曰弟子衰老不能事師願捨次子隨師出家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行化至摩提國見山舍一童子持圓鑑直造祖前祖問汝幾歲邪曰百歲祖曰汝年尚幼何言百歲童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祖曰汝善機邪童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祖曰汝手中者當何所表童曰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彼父母聞子語卽捨令出家祖携至本處授具戒訖名伽耶舍多他時聞風吹殿鈴聲祖問曰鈴鳴邪風鳴邪舍多曰非風鈴鳴我心鳴耳祖曰心復誰乎舍多曰俱寂靜故祖曰善哉善哉繼吾道者非子而誰卽付法眼

西天祖師　善惡報有三時　業從惑生　西天祖師　◎離一作羅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至中天竺國有大士名闍夜多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常縈疾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而我鄰家久爲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祖曰何足疑乎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夭暴壽逆吉義凶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滅時闍夜多聞是語已頓釋所疑祖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爲無爲皆如夢幻闍夜多承言領旨卽發宿慧祖乃付法眼偈曰性上本無生爲對求人說於法旣無得何懷決不決又云此是妙音如來見性之句汝宜傳布後學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北天竺國人也智慧淵沖化導無量後至離閱城敷揚頓敎彼有學衆唯尚辯論爲之首者名婆修盤頭此云徧行常一時不臥六時禮佛淸淨無欲爲衆所歸祖將欲度之先問彼衆曰此徧行

苦行

頭陀能脩梵行可得佛道乎衆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祖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衆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祖曰我不求道亦不顚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時徧行聞已發無漏智歡喜讚歎祖又語

絃急即斷

彼衆曰會吾語否吾所以然者爲其求道心切夫絃急即斷故吾不讚令其住安樂地入諸佛智復告徧行曰吾適對衆抑挫仁者得無惱於衷乎徧行曰我憶念七劫前生常安樂國師於智者月淨記我非久當證斯陀含果時有大光明菩薩出世我以老故策杖禮謁師叱我曰重子輕父一何鄙哉時我自謂無

過慢

過請師示之師曰汝禮大光明菩薩以杖倚壁畫佛面以此過慢遂失二果我責躬悔過以來聞諸惡言如風如響況今獲飲無上甘露而返生熱惱邪惟願大慈以妙道垂誨祖曰汝久植衆德當繼吾宗聽吾偈曰言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竟

西天祖師

二十三祖鶴勒尊者年七歲遊行聚落覩民間淫祀乃入廟叱之曰汝妄興禍福幻惑於人歲費牲牢傷害斯甚言訖廟貌忽然而壞由是鄉黨謂之聖子○有師子歸依尊者而問曰我欲求道當用何心祖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祖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師子聞是語已即入佛慧

西天祖師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自得法遊方至罽賓國有波利迦者本習禪觀故有禪定知見執相捨相不語之五

攝伏五衆

衆祖詰而化之四衆皆默然心服唯禪定師達磨達者聞四衆被責憤悱而來祖曰仁者習定何當來此既至于此胡云習定彼曰我雖來此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有處所祖曰仁者既來其習亦至既無處所豈在人習彼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當來此其定常習祖曰人非習定定習人故當自來時其定誰習彼曰如淨明珠內外無翳定若通達必當如此祖曰定若通達一似明珠今見仁者非珠之徒彼曰其珠明徹內外悉定我心不亂猶若此淨祖曰其珠無內

師子頭落圜寶臂頭

外仁者何能定穢物非動搖此定不是淨達磨達蒙師開悟心地朗然祖既攝五衆名聞遐邇頌因罽賓國王秉劍至尊者所問曰師得蘊空否祖曰已得蘊空王曰離生死否祖曰已離生死王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祖曰身非我有何悋於頭王即揮刃斷尊者首白乳涌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

西天祖師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東印度人也行化至南印度彼王名香至崇奉佛乘尊重供養度越倫等又施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曰月淨多羅曰功德多羅曰菩提多羅其季開士也祖欲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珠

三王子辨珠

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否第一王子第二王子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非尊者道力孰能受之第三王子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諸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即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祖歎其辨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頌祖因東印度國王請

王請齋

祖齋次王乃問諸人盡轉經唯師爲甚不轉祖曰貧道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居蘊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非但一卷兩卷

東土初祖

菩提達磨大師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後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至本國受王供養知師密跡因試令與二兄辨所施寶珠發明心要既而尊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夫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號菩提達磨祖乃告尊者曰我既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事願垂開示

般若多羅預讖

者曰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天待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愼勿速行衰於日下祖恭稟敎義服勤左右垂四十年未嘗廢闕迨尊者順世遂演化本國時有二師一名佛大先二名

佛大勝多支離繁興

佛大勝多本與祖同學佛陀跋陀小乘禪觀佛大先旣遇般若多羅尊者捨小趣大與祖並化時號二甘露門矣而佛大勝多更分徒而爲六宗

分徒六宗

第一有相宗第二無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無得宗第六寂靜宗各封已解別展化源聚落崢嶸徒衆甚盛祖喟然嘆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跡況復支離繁興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言已微現神力至有相宗乃至寂靜宗所彼各尊者聞師指誨豁然開悟旣而六衆咸誓歸依由是化被南天聲馳五印經六十載度無量衆頌後値異見王輕毁三寶因問波羅提尊者（無相宗首）何者是佛者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曰今現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波羅提卽說偈曰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偏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卽開悟悔謝前非○祖念震旦緣熟行化時至遂汎重溟凡三周寒暑造于南海實梁普通七年庚子歲九月二十一日也廣州刺史蕭昻具主禮迎接表聞　武帝帝覽奏遣使賫詔迎請十月一日至金陵帝問曰朕卽位已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祖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眞功德祖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許頌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帝不領悟（頌古上云師遂折蘆渡江至魏後帝擧問誌公公曰陛下識此人否曰不識誌曰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當還使詔之誌曰莫道陛下詔盡國人去他亦不回）祖知機不契潛回江北居于洛陽當魏孝明帝正光元年也寓止于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婆羅門頌時有僧神光者近聞達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遙當造玄境乃往彼晨夕參承祖常端坐面壁莫聞誨勵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尙若此

異見王輕毁三寶

佛性出現

武帝詔至金陵

少林面壁

神光立雪

我又何人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雨雪光堅立不動遲明積雪過膝祖憫而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祖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眞乘徒勞勤苦光聞祖誨勵

斷臂

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于祖前祖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祖遂因與易名曰慧可乃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祖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

安心

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可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我與汝安心竟頌越九年欲返天竺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時有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祖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祖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祖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依位

三拜得髓

而立祖曰汝得吾髓○乃顧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爲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可曰請師指陳祖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吾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之汝今受此衣法却後難生但出此衣并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祖

楞伽經

又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即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衆生開示悟入吾自到此凡五度中毒我嘗

五度中毒

自出而試之置石石裂緣吾本離南印來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踰海越漠爲汝求人際會

汝縣法

未諧如愚若訥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別記云祖初居少林寺九年爲二祖說法祇敎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道慧可種種說心性曾未契理祖祇遮其非不爲說無念心體可忽曰我已息諸緣祖曰莫成斷滅去否可曰不成斷滅祖曰此是諸佛所傳心體更無疑也言已端居而逝頌葬熊耳山起塔於定林寺後三歲

隻履西歸

魏宋雲奉使西域回過祖於葱嶺見手携隻履翩翩

獨逝雲問師何往祖曰西天去雲歸具說其事及門人啓壙唯空棺一隻革履存焉舉朝為之驚嘆奉詔取遺履於少林寺供養○初梁武遇祖因緣未契及聞化行魏邦遂欲自撰師碑而未暇也後聞宋雲事乃成之代宗諡圓覺大師塔曰空觀

東土二祖

慧可大師得法傳衣事跡達磨章具之矣自少林託化西歸大師繼闡玄風博求法嗣頌至北齊天平二年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聿來設禮而問祖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

罪忘心滅

士良久曰覓罪不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士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祖深器之即為剃髮云是吾寶也宜名僧璨於光福寺受具自茲疾漸愈執侍經二載祖乃告曰菩提達磨遠自竺乾以正法眼藏并信衣密付於吾吾今授汝汝當守護無令斷絕

東土三祖

僧璨大師初以白衣謁二祖既受度傳法隱于舒州之皖公山

屬周武帝破滅佛法

屬後周武帝破滅佛法祖往來太湖縣司空山居無常處積十餘載時人無能知者頌至隋開皇十二年壬子歲有沙彌道信年始十四來禮祖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祖屢試以玄微知其緣熟乃付衣法⊙

信心銘

祖信心銘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為心病不識

不識玄旨

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沒有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真唯須息見二見不住愼莫追尋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由境滅境逐能沈境由能境能由境欲知兩段元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麤寧有偏黨大道

愚人自縛

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逍遙絕惱繫念乖眞昏沉不好不好勞神何用疎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爲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一如體玄兀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淨盡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眞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即是無無即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須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是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東土四祖

道信大師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如宿習旣嗣祖風攝心無寐脇不至席者僅六十年後住破山頭學侶雲臻一日往黃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異乎常童祖問曰子何姓答曰姓即有不是常姓祖曰是何姓答曰是佛性祖曰汝無姓耶答曰性空故無祖默識其法器即俾侍者至其母所乞令出家母以宿緣故殊無難色遂捨爲弟子以至付法傳衣一日告衆曰吾武德中游廬山登絕頂望破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汝等會否衆皆默然弘忍曰莫是和尚他後橫出一枝佛法否祖曰善後

橫出一枝

貞觀癸卯歲　太宗嚮師道味欲瞻風彩詔赴京祖上表遜謝前後三返竟以疾辭第四度命使曰如果不起即取首來使至山諭旨祖乃引頸就刃神色儼然使異之回以狀聞帝彌加欽慕就賜珍繒以遂其志

三却天書

東土五祖

弘忍大師蘄州黃梅人也頌先爲破頭山中栽松道者嘗請於四祖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耶儻若再來吾尚可遲汝迺去行水邊

栽松道者寄胎

盧居士來參

入碓坊服勞杵臼

神秀偈

見一女子浣衣揖曰寄宿得否女曰我有父兄可往求之曰諾我卽敢行女首肯之遂回策而去女周氏季子也歸輒孕父母大惡逐之女無所歸日傭紡里中夕止於衆館之下已而生一子以爲不祥因抛濁港中明日見之泝流而上氣體鮮明大驚遂擧之成童隨母乞食里人呼爲無姓兒逢一智者歎曰此子缺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山○咸亨中有一居士姓盧名慧能自新州來參謁祖問曰汝自何來盧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盧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盧曰人卽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知是異人乃訶曰著槽廠去盧禮足而退便入碓坊服勞於杵臼之間晝夜不息經八月祖知付授時至遂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持爲己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學通內外衆所宗仰咸推稱曰若非尊秀疇敢當之神秀竊聆衆譽不復思惟乃於廊壁書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祖因經行忽見

盧和偈

三鼓入室密示心宗

以上疑脫今字

此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讚歎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勝果各令念誦盧在碓坊忽聆誦偈乃問同學是何章句同學曰汝不知和尚求法嗣令各述心偈此則秀上座所述和尙深加歎賞必將付法傳衣也盧曰其偈云何同學爲誦盧良久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訶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盧曰子不信邪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答相視而笑盧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盧自秉燭請別駕張日用於秀偈之側寫一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後見此偈曰此是誰作亦未見性衆聞斯語遂不之顧逮夜祖潛詣碓坊問曰米白也未盧曰白也未有篩祖於碓以杖三擊之盧卽以三鼓入室祖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故隨機大小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爲敎門然以無上微妙祕密圓明眞實正法眼藏付于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届于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于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

跪受衣法南邁

東土六祖

印宗徵風旛義

既無種無性亦無生盧行者跪受衣法啓曰法則既受衣付何人祖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所謂受衣之人命如懸絲也盧曰當隱何所祖曰逢懷卽止遇會且藏盧禮足已捧衣而出是夜南邁大衆莫知

慧能大師造黃梅之東山忍大師一見默而識之頌後傳衣法令隱于懷集四會之間屆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講涅槃經祖寓止廊廡間暮夜風颺刹旛聞二僧對論一曰旛動一曰風動往復酬答曾未契理祖曰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直以風旛非動動自心耳印宗竊聆此語竦然異之明日邀祖入室徵風旛之義祖具以理告印宗不覺起立曰行者定非常人師爲是誰祖更無所隱直敘得法因由於是印宗執弟子之禮請授禪要乃告四衆曰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身菩薩乃指座下盧居士曰卽此是也因請出所傳信衣悉令瞻禮會諸名德爲之剃髮就法性寺智光律師授滿分戒後返曹谿雨大法雨學者

中宗遣薛簡馳詔請祖辭疾

道由心悟

二乘小見大乘見解

不下千數○中宗神龍元年降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並推讓曰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令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祖上表辭疾願終林麓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祖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邪簡曰弟子回主上必問願和尚慈悲指示心要祖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暗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喻智慧暗況煩惱修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祖曰煩惱卽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見羊鹿等機大智上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祖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

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祖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祖一日謂衆曰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閒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眞成淨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溥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先天元年告諸四衆曰吾忝受忍大師衣法今爲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汝等信根淳熟決定不疑堪任大事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生頓悟華情已菩提果自成說偈已復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愼勿觀淨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嘗有僧舉臥輪禪師偈曰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祖聞之曰此偈未明心要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偈曰慧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祖說法利生經四十載門人記錄目爲壇經盛行于世　　會元一卷終

（心外無建立）（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至此不傳衣）（切訓）（●已下異本卷二）

旁出

（四祖旁出）

牛頭山法融禪師年十九學通經史尋閱大部般若曉達眞空忽一日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觀出世舟航遂隱茅山投師落髮後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巖之石室有百鳥銜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氣象知彼山有奇異之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曰出家兒那箇不是道人祖曰阿那箇是道人僧無對別僧曰此去山中十里許有一懶

（百鳥銜花）

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麼祖遂入山見師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甚麼師曰觀心

觀心

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起作禮曰大德高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或東或西師曰還識道信禪師否祖曰何以問他師曰嚮德滋久冀欲禮謁祖曰道信禪師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之處否師指後面曰別有小庵遂引祖至庵所遶庵唯見虎狼之類祖乃擧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箇在祖曰這箇是甚麼師無語少選祖却於師宴坐石上書一佛字師覩之竦然祖曰

石上書佛字

猶有這箇在師未曉乃稽首請說眞要祖曰夫百千

眞要

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

任心自在

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佛師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師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心如何對

頓教法門

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眞心任徧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卽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吾受璨大師頓教法門今付於汝汝今諦受吾言只住此山向後當有五人達者紹汝緣化祖付法訖遂返雙峰終老師自是法席大盛○唐永徽中徒衆乏糧師往丹陽緣化去山八十里躬負米一石八斗朝往暮還供僧三百二時不闕三年

嗣牛頭融

牛頭智巖禪師一日宴坐覩異僧身長丈餘神姿爽拔詞氣淸朗謂師曰卿八十生出家宜加精進言訖不見嘗在谷中入定山水暴漲師怡然不動其水自退師後謁融禪師發明大事融謂師曰吾受信大師眞訣所得都亡設有一法勝過涅槃吾說亦如夢幻夫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汝今已過此見吾復何云

嗣牛頭融

鍾山曇璀禪師初謁融禪師融目而奇之乃告之曰色聲爲無生之鴆毒受想是至人之坑穽子知之乎師默而審之大悟玄旨尋晦迹鍾山多歷年所茅庵瓦缶以終老焉

嗣牛頭持

牛頭智威禪師謁法持禪師傳授正法自爾江左學徒皆奔走門下有慧忠者目爲法器師嘗有偈示曰余本性虛無緣妄生人我如何息妄情還歸空處坐忠答曰虛妄是實體人我何所存妄情不須息即汎般若船師知其了悟乃付以院事隨緣化導

嗣牛頭威

牛頭慧忠禪師平生一衲不易器用唯一鐺嘗有供僧穀兩廩盜者窺伺虎爲守之縣令張遜者至山頂謁問師有何徒弟師曰有三五人遜曰如何得見師敲禪牀有三虎哮吼而出遜驚怖而退師有安心偈曰人法雙淨善惡兩忘直心眞實菩提道場

嗣牛頭威

安國玄挺禪師初參威禪師侍立次有講華嚴僧問眞性緣起其義云何威良久師遽答曰大德正興一念問時是眞性中緣起其僧言下大悟

嗣牛頭威

天柱崇慧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此土時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未來且置即今事作麼生曰某甲不會乞師指示師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僧無語師復曰闍黎會麼曰不會師曰自己分上作麼生干他達磨來與未來作麼他家來大似賣卜漢見汝不會爲汝錐破卦文纔生吉凶若作汝分上一切自看僧曰如何是解卜底人師曰汝自出門時便不中也○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隔嶽峯高長積翠舒江明月色光輝○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曰曠大劫來未曾壅滯不是大通智勝佛是甚麼曰爲甚麼佛法不現前師曰只爲汝不會所以佛不現前汝若會去亦無佛可成○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白猿抱子來青嶂蜂蝶銜花綠蘂間

嗣牛頭威

鶴林玄素禪師一日有屠者禮謁願就所居辦供師欣然而往衆皆見訝師曰佛法平等賢愚一致但可度者吾就度之復何差別之有頌有僧扣門師問是甚麼人曰是僧師曰非但是僧佛來亦不著曰爲甚麼不著師曰無汝棲泊處

嗣牛頭忠

佛國惟則禪師初謁忠禪師大悟玄旨乃曰天地無

[illegible]

物也是我無物也雖無物也而未嘗無物也如此則聖人如夢百姓如夢孰爲死生哉至人以是能獨照能爲萬物主吾知之矣

徑山道欽禪師初服膺儒教年二十八遇素禪師謂之曰觀子神氣温粹眞法寶也師感悟因求爲弟子素躬與落髮乃戒之曰汝乘流而行逢徑卽止師遂南邁抵臨安見東北一山因問樵者樵曰此徑山也乃駐錫焉○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山上有鯉魚海底有蓬塵頌馬祖令人送書到書中作一圓相師發緘於圓相中著一點却封回（忠國師聞乃云欽師猶被馬師惑）○崔趙公問弟子今欲出家得否師曰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公於是有省頌唐大曆三年代宗詔至闕下親加瞻禮一日同忠國師在內庭坐次見帝駕來師起立帝曰師何以起師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謂國師曰欲錫欽師一名國師欣然奉詔乃賜號國一焉

代宗錫號國一

[illegible]佛處則

雲居智禪師嘗有華嚴院僧繼宗問見性成佛其義云何師曰淸淨之性本來湛然無有動搖不屬有無淨穢長短取捨體自翛然如是明見乃名見性性卽佛佛卽性故曰見性成佛曰性旣淸淨不屬有無因何有見師曰見無所見曰旣無所見何更有見師曰見處亦無曰如是見時是誰之見師曰無有能見者曰究竟其理如何師曰汝知否妄計爲有卽有能所乃得名迷隨見生解便墮生死明見之人卽不然終日見未嘗見求名處體相不可得能所俱絕名爲見性曰此性徧一切處否師曰無處不徧曰凡夫具否師曰上言無見不徧豈凡夫而不具乎曰因何諸佛菩薩不被生死所拘而凡夫獨縈此苦何曾得徧師曰凡夫於淸淨性中計有能所卽墮生死諸佛大士善知淸淨性中不屬有無卽能所不立曰若如是說卽有能了不了人師曰了尙不可得豈有能了人乎曰至理如何師曰我以要言之汝卽應念淸淨性中無有凡聖亦無了不了人凡之與聖二俱是名若隨名生解卽墮生死若知假名不實卽無有當名者又曰此是極究竟處若云我能了彼不能了卽是大病見有淨穢凡聖亦是大病作無凡聖解又屬撥無因

性卽佛

性徧一切處

極究竟處

四大病

嗣徑山欽　秦望山　布毛侍者　五祖旁出

果見有清淨性可棲止亦大病作不棲止解亦大病然清淨性中雖無動搖具不壞方便應用及興慈運悲如是興運之處卽全清淨之性可謂見性成佛矣繼宗踊躍禮謝而退

鳥窠道林禪師頌詣長安西明寺復禮法師學華嚴經起信論禮示以眞妄頌俾修禪郝師問曰初云何觀云何用心禮久而無言師三禮而退屬代宗詔國一禪師至闕師乃謁之遂得正法歸於西湖見秦望山有長松枝葉繁茂盤屈如蓋遂棲止其上故以爲名有侍者會通忽一日欲辭去師問曰汝今何往對曰會通爲法出家和尙不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師曰若是佛法吾此閒亦有少許曰如何是和尙佛法師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通遂領悟玄旨頌白居易侍郞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

北宗神秀禪師少親儒業博綜多聞俄捨愛出家尋師訪道遇五祖坐禪爲務乃歎伏曰此眞吾師也誓

五祖旁出　武后徵　五祖旁出

心苦節以樵汲自役而求其道祖默識之深加器重○師示衆曰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將心外求捨父逃走

嵩嶽慧安國師唐貞觀中至黃梅謁忍祖遂得心要○有坦然懷讓二僧來參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何不問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師曰當觀密作用曰如何是密作用師以目開合示之然於言下知歸讓乃卽謁曹谿○武后徵至輦下待以師禮與秀禪師同加欽重后嘗問師甲子多少師曰不記后曰何不記邪師曰生死之身其若循環環無起盡焉用記爲況此心流注中間無間見漚起滅者乃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而可記乎后聞稽顙信受

蒙山道明禪師頌聞五祖密付衣法與盧行者卽率同志數十人躡跡追逐至大庾嶺師最先見餘輩未及盧見師奔至卽擲衣鉢於盤石曰此衣表信可力爭邪任君將去師遂擧之如山不動踟躕悚慄乃曰我來求法非爲衣也願行者開示於我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

下大悟。偏體汗流。泣禮數拜。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別有意旨否。盧曰。我今與汝說者。卽非密也。汝若返照自已面目。密却在汝邊。師曰。某甲雖在黃梅隨衆。實未省自已面目。今蒙指授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卽是某甲師也。盧曰。汝若如是。則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

返照自已面目

嗣北宗秀

壽州道樹禪師。年將五十出家。遇秀禪師。言下知微乃卜壽州三峯山結庵而居。常有野人服色素朴。言譚詭異。於言笑外。化作佛形。及菩薩羅漢天仙等形或放神光。或呈聲響。師之學徒。覩之皆不能測。如此涉十年。後寂無形影。師告衆曰。野人作多色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

嗣嵩嶽安

降魔藏禪師。遇北宗盛化。便是摳衣。秀問曰。汝名降魔。此無山精木怪。汝翻作魔邪。師曰。有佛有魔。秀曰汝若是魔。必住不思議境界。師曰。是佛亦空。何境界之有

嗣嵩嶽安

福先仁儉禪師。自嵩山罷問。放曠郊鄽。謂之騰騰和尙。有了元歌行于世

嗣嵩嶽安

竈神生天

恁麼甚

本有之性

破竈墮和尙。頌隱居嵩嶽山塢。有廟甚靈。殿中唯安一竈。遠近祭祀不輟。烹殺物命甚多。師一日領侍僧入廟。以杖敲竈三下曰。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竈乃傾破墮落。須臾有一人。靑衣峩冠。設拜師前。師曰。是恁麼人。曰。我本此廟竈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強言。神再禮而沒。少選。侍僧問曰。某等久侍和尙。不蒙示誨。竈神得甚麼徑旨。便得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也無道理爲伊。侍僧無言。師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爲甚麼不會。侍僧等乃禮拜。師曰。墮也墮也。破也破也。後義豐禪師。舉似安國師。安歎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可謂如朗月處空。無不見者。難搆伊語脉。豐問曰。未審甚麼人搆得他語脉。安曰。不知者。時號爲破竈墮○僧問。物物無形時如何。師曰。禮卽唯汝非我。不禮卽唯我非汝其僧乃禮謝。師曰。本有之物。物非物也。所以道心能

轉物即同如來

嗣嵩嶽安

嵩嶽元珪禪師謁安國師頓悟玄旨遂卜廬於嶽之龎塢一日有嶽神乞戒師即爲張座付五戒已神乃曰我神通亞佛師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竦然避席跪啓曰可得聞乎師曰汝能戾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師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師曰是謂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爲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是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亘無一人能主其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神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師所授戒我當奉行

神五不能

佛三不能

嗣嵩山寂

終南山惟政禪師頌唐文宗好嗜蛤蜊沿海官吏先時遞進人亦勞止一日御饌中有擘不張者帝以其異即焚香禱之乃開見菩薩形儀梵相具足帝遂貯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錦賜興善寺令衆僧瞻禮因問羣臣斯何祥也或奏太一山惟政禪師深明佛法博通強記乞　詔問之帝即頒詔師至帝問其事師曰臣聞物無虛應此乃啓陛下之信心耳故契經云應以此身得度者即現此身而爲說法帝曰菩薩身已現且未聞說法師曰陛下覩此爲常邪非常邪信邪非信邪帝曰希奇之事朕深信焉師曰陛下已聞說法竟皇情悅豫得未曾有詔天下寺院各立觀音像以答殊休

唐文宗詔

嗣破竈墮

嵩山峻極禪師頌僧問如何修善行人師曰擔枷帶鎖曰如何是作惡行人師曰修禪入定曰某甲淺機請師直指師曰汝問我惡惡不從善汝問我善善不從惡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惡人無善念善人無惡心所以道善惡如浮雲俱無起滅處僧於言下大悟後破竈墮聞擧乃曰此子會盡諸法無生

無相法嗣杜鴻漸問

保唐無住禪師唐相國杜鴻漸問曰弟子聞金和尚說無憶無念莫妄三句法門是否師曰然公曰此三句是一是三師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莫妄名慧一心不生具戒定慧非一非三也公曰後句妄字莫是

從心之忘乎曰從女者是也公曰有據否師曰法句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公聞疑情盪然公又問師還以三句示人否師曰初心學人還令息念澄停識浪水清影現悟無念體寂然現前無念亦不立也○于時庭樹鴉鳴公問師聞否師曰聞鴉去已又問師聞否師曰聞公曰鴉去無聲云何言聞師乃普告大衆曰佛世難值正法難聞各各諦聽聞無有聞非關聞性本來不生何曾有滅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則免聲塵之所轉當知聞無生滅聞無去來公與僚屬大衆稽首又問何名第一義第一義者從何次第得入師曰第一義無有次第亦無出入世諦一切有第一義即無諸法無性性說名第一義佛言有法名俗諦無性第一義公曰如師開示實不可思議

庭樹鴉鳴

六祖旁出

西域崛多三藏於六祖言下契悟後遊五臺見一僧結庵靜坐師問曰孤坐奚爲曰觀靜師曰觀者何人靜者何物其僧作禮問曰此理如何師曰汝何不自觀自靜彼僧茫然師曰汝出誰門邪曰秀禪師師曰我西域異道最下種者不墮此見兀然空坐於道何益

六祖旁出

韶州法海禪師初見六祖問曰即心即佛願垂指喻祖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即心名慧即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淨悟此法門由汝習性用本無生雙修是正師信受以偈贊曰即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雙修離諸物

不悟自屈

六祖旁出

吉州志誠禪師初參秀禪師後往曹谿質疑六祖曰汝師若爲示衆師曰嘗指誨大衆令住心觀靜長坐不臥祖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元是臭骨頭何爲立功過師曰未審大師以何誨人祖曰吾若言有法與人即爲誑汝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聽吾偈曰一切無心自性戒一切無礙自性慧不增不減自金剛身去身來本三昧師聞偈悔謝即誓依歸乃呈偈曰五蘊幻身幻何究竟回趣眞如法還不淨

解縛

六祖旁出

匾擔山曉了禪師有忽雷澄禪師撰塔碑其略曰師住匾擔山號曉了六祖之嫡嗣也師得無心之心了無相之相無相者森羅眩目無心者分別熾然絕一言一響響莫可傳傳之行矣言莫可窮窮之非矣師得無無之無不無於無也吾今以有有之有不有於有也不有之有去來非增不無之無涅槃非滅嗚呼師住世兮曹谿明師寂滅兮法舟傾師譚無說兮寰宇盈師示迷徒兮了義乘匾擔山色垂茲色空谷猶留曉了名

六祖旁出

誦法華經不知宗趣

洪州法達禪師念法華經三千部後禮拜六祖曰惟願和尚大慈略說經中義理祖曰汝念此經以何爲宗師曰學人愚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祖曰汝試爲吾念一徧吾當爲汝解說師卽高聲念經至方便品祖曰止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爲宗縱說多種譬喻亦無越於此何者因緣唯一大事一大事卽佛知見也汝愼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毀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體蓋爲一切衆生自蔽光明貪愛塵境外緣內擾甘受驅馳便勞他從三昧起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汝但勞勞執念謂爲功課者何異犛牛愛尾也師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也祖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爲迷悟在人損益由汝聽吾偈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久不明已與義作讐家無念念卽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云云師從此領旨亦不輟誦持

犛牛愛尾

六祖旁出

看楞伽經不會三身四智

壽州智通禪師初看楞伽經約千餘徧而不會三身四智禮拜六祖求解其義祖曰三身者淸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卽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卽名四智菩提聽吾偈曰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吾今爲汝說諦信永無迷莫學馳求者終日說菩提師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祖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邪若離三身別譚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卽此有智還成無智復

說偈曰大圓鏡智性淸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轉識爲智者敎中云轉前五識爲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爲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爲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爲大圓鏡智雖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轉但轉其名而不轉其體也）師禮謝以偈贊曰三身元我體四智本心明身智融無礙應物任隨形起修皆妄動守住匪眞精妙智因師曉終亡汙染名

六祖旁出

江西志徹禪師一日遠來禮覲六祖問曰弟子嘗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尙慈悲略爲宣說祖曰無常者卽佛性也有常者卽善惡一切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尙所說大違經文祖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尙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尙却言是常此卽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祖曰涅槃經吾昔者聽尼無盡藏讀誦一徧便爲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爲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尙委曲開示祖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甚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眞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心者卽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眞常性有不徧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眞無常義也佛比爲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敎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眞常眞樂眞我眞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徧有何所益行昌忽如醉醒乃說偈曰因守無常心佛演有常性不知方便者猶春池拾礫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現前非師相授與我亦無所得祖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師禮謝而去（師姓張名行昌）

覺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

委曲開示

依言背義

六祖旁出

信州智常禪師一日參六祖祖問汝從何來欲求何事師曰學人近禮大通和尙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至吉州遇人指迷令投和尙伏願垂慈攝受祖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看吾與汝證明師曰初到彼三月未蒙開示以爲法切故於中夜獨入方丈禮拜哀請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返觀自性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

切忌存無見守空知

六祖旁出

覽涅槃經未明大意

一物可知是名眞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卽名見性成佛亦名極樂世界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尙垂誨令無疑滯祖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似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師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一偈曰無端起知解著相求菩提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自性覺源體隨照枉遷流不入祖師室茫然趣兩頭

廣州志道禪師初參六祖問曰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僅十餘載未明大意願和尙垂誨祖曰汝何處未了對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於此疑惑祖曰汝作麼生疑對曰一切衆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者未審是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卽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

認五蘊爲自體相

眞實義

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卽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則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尙不得生何樂之有祖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解卽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者斯乃執吝生死耽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爲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爲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爲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迴以常樂涅槃翻爲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眞樂剎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之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聽吾偈曰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凡愚謂之死外道執爲斷諸求二乘人目以無爲作盡屬情所計六十二見本妄立虛假名何爲眞實義唯有過量人通達無取捨以知五蘊

六祖旁出

一宿覺

法及以蘊中我外現衆色象一一音聲相平等如夢幻不起凡聖見不作涅槃解二邊三際斷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眞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吾今强言說令汝捨邪見汝勿隨言解許汝知少分師聞偈踊躍作禮而退

永嘉眞覺禪師徧探三藏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於四威儀中常冥禪觀後因左谿朗禪師激勵與東陽策禪師同詣曹谿初到振錫繞祖三匝卓然而立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師曰體卽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于時大衆無不愕然師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邪祖曰誰知非動師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師曰無生豈有意邪祖曰無意誰當分別師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矣師著證道歌永嘉集

六祖旁出

唐玄宗詔師校量宗旨

四大無主

司空山本淨禪師頌唐玄宗詔師到京勅住白蓮亭而後召兩街名僧碩學赴內道場與師闡揚佛理時有遠禪師抗聲謂師曰今對聖上校量宗旨應須直問直答不假繁詞只如禪師所見以何爲道師曰無心是道遠曰道因心有何得言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名因心名道心名若有道不虛然窮心旣無道憑何立二俱虛妄總是假名遠曰禪師見有身心是道已否師曰山僧身心本來是道遠曰適言無心是道今又言身心是道豈不相違師曰無心是道心泯道無心道一如故言無心是道身心本來是道道亦本是身心身心本旣是空道亦窮源無有遠曰觀禪師形質甚小却會此理師曰大德只見山僧相不見山僧無相見相者是大德所見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其道若以相爲實窮劫不能見道遠曰今請禪師於相上說於無相師曰淨名經云四大無主身亦無我無我所見與道相應大德若以四大有主是我若有我見窮劫不可會道也遠聞語失色逡巡避席師有偈曰四大無主復如水遇曲

窮本不有

六祖旁出

逢直無彼此淨穢兩處不生心壅決何曾有二意觸境但似水無心在世縱橫有何事復云一大如是四大亦然若明四大無主即悟無心若乃無心自然契道

〇志明禪師問若言無心是道瓦礫無心亦應是道又曰身心本來是道四生十類皆有身心亦應是道師曰大德若作見聞覺知解會與道懸殊即是求見聞覺知之者非是求道之人經云無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尚無見聞覺知憑何而立窮本不有何處存心焉得不同草木瓦礫明杜口而退師有偈曰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如鳥空中只麽飛無取無捨無憎愛若會應處本無心始得名爲觀自在

次有禪師近臣問答文繁不備

婺州玄策禪師遊方時屆于河朔有隍禪師者曾謁黃梅自謂正受師知隍所得未眞往問曰汝坐於此作麽隍曰入定師曰汝言入定有心邪無心邪若有心者一切蠢動之類皆應得定若無心者一切草木之流亦合得定曰我正入定時則不見有有無之心師曰既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則非大定隍無語良久問師嗣誰師曰我師曹谿六祖曰六祖以何爲禪定師曰我師云夫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此說遂造于曹谿請決疑翳而祖意與師冥符隍始開悟

禪性無住無生

六祖旁出

河北智隍禪師頌始參五祖雖嘗咨決而循乎漸行乃往河北結庵長坐積二十餘載不見惰容後遇策禪師激勵遂往參六祖祖愍其遠來便垂開決師於言下豁然契悟前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

六祖旁出

南陽慧忠國師頌一日喚侍者者應諾如是三召三應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僧問趙州國師喚侍者意作麽生州云如人暗裏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〇上堂禪宗學者應遵佛語一乘了義契自心源不了義者互不相許如獅子身中蟲夫爲人師若涉名利別開異端則自他何益如世大匠斤斧不傷其手香象所負非驢能堪〇僧問若爲得成佛去師曰佛與衆生一時放却當處解脫曰作麽生得相應去師曰善惡不思自見佛性曰

問開異端

修萬行
南方知識示人

若爲得證法身師曰越毗盧之境界曰淸淨法身作
麽生得師曰不著佛求耳曰阿那箇是佛師曰卽心
是佛曰心有煩惱否師曰煩惱自離曰豈不斷耶師
曰斷煩惱者卽名二乘煩惱不生名大涅槃曰坐禪
看靜此復若爲師曰不垢不淨寧用起心而看淨相
○問見十方虛空是法身否師曰以想求取之是顚
倒見○問卽心是佛可修萬行否師曰諸聖皆具二
嚴豈撥無因果耶又曰我今答汝窮劫不盡言多去
道遠矣所以道說法有所得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
得是名師子吼頌上堂靑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白
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萬法本閒而人自鬧(頌見韶國師章)
○師問僧近離甚處曰南方師曰南方知識以何法
示人曰南方知識祇道一朝風火散後如蛇退皮如
龍換骨本爾眞性宛然無壞師曰苦哉苦哉南方知
識說法半生半滅曰南方知識卽如是未審和尙此
間說何法師曰我此間身心一如身外無餘曰和尙
何得將泡幻之身同於法體師曰你爲甚麽入於邪
道曰甚麽處是某入於邪道處師曰不見敎中道若

唐肅宗問
辭代宗
六祖旁出

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有人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諸法不相到當處解脫曰
恁麽卽斷去也師曰向汝道諸法不相到斷甚麽○
師問本淨禪師汝已後見奇特言語如何淨曰無一
念心愛師曰是汝屋裡事評頌唐肅宗問如何是十
身調御師乃起立曰會麽帝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
淨瓶來　帝又問曰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檀越蹋
毗盧頂上行帝曰此意如何師曰莫認自己淸淨法
身　帝又問師都不視之曰朕是大唐天子師何以
殊不顧視師曰還見虛空麽帝曰見師曰他還眨眼
視陛下否(評唱頌古稱異覽者審焉)評頌師以化緣將畢涅槃時
至乃辭代宗代宗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師曰
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帝曰就師請取塔樣師良
久曰會麽帝曰不會師曰貧道去後有侍者應眞却
知此事乞詔問之師遷化後帝詔應眞問此意如何
眞述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
下合同船琉璃殿上無知識(應眞後住耽源山)
荷澤神會禪師年十四爲沙彌謁六祖曰知識遠

來大艱辛將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師曰以無住爲本見卽是主祖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便打師於杖下思惟曰大善知識歷劫難逢今既得遇豈惜身命自此給侍頌‖他日祖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師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乃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師禮拜而退祖曰此子向後設有把茆蓋頭也只成得箇知解宗徒（法眼云古人授記人終不錯如今立知解爲宗卽荷澤也）○師尋往西京受戒唐景隆年中却歸曹谿閱大藏經於內六處有疑問於六祖 第一問戒定慧曰所用戒何物定從何處修慧因何處起所見不通流祖曰定卽定其心將戒戒其行性中常慧照自見自知深 第二問本無今有有何物本有今無無何物誦經不見有何義眞似騎驢更覓驢祖曰前念惡業本無後念善生今有念念常行善行後代人天不久汝今正聽吾言吾卽本無今有 第三問將生滅却滅將滅滅却生不了生滅義所見似聾盲祖曰將生滅却滅令人不執性將滅滅却生令人心離境未卽離二邊自除生滅病 第四問先頓而後漸先漸而後頓不悟頓漸人心裏常迷悶祖曰聽法頓中漸悟法漸中頓修行頓中漸證果漸中頓頓漸是常因悟中不迷悶 第五問先定後慧先慧後定定慧後初何生爲正祖曰常生淸淨心定中而有慧於境上無心慧中而有定定慧等無先雙修自心正 第六問先佛而後法先法而後佛佛法本根源起從何處出祖曰說卽先佛而後法聽卽先法而後佛若論佛法本根源一切衆生心裏出○祖滅後二十年閒曹谿頓旨沉廢於荊吳嵩嶽漸門盛行于秦洛師入京天寶四年方定兩宗（南能頓宗北秀漸敎） 乃著顯宗記盛行于世

方定南頓北漸

國南陽忠

耽源應眞禪師爲國師侍者時一日國師在法堂中師入來國師乃放下一足師見便出良久却回國師曰適來意作麽生師曰向阿誰說卽得國師曰我問你師曰甚麽處見某甲頌‖師又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如何國師曰幸自可憐生須要覓箇護身符子作麽○麻谷問十二面觀音豈不是聖師曰是麻谷

顯荷澤會

◎意用一作用意

圭峯宗密

禪源諸詮都序

與師一摑師曰想汝未到此境
蒙山光寶禪師初謁荷澤澤謂之曰汝名光寶名以定體寶卽已有光非外來縱汝意用而無少乏長夜蒙照而無間歇汝還信否師曰信則信矣未審光之與寶同邪異邪澤曰光卽寶寶卽光何有同異之名乎師曰眼耳緣聲色時爲復抗行爲有回互澤曰抗互且置汝指何法爲聲色之體乎師曰如師所說卽無有聲色可得澤曰汝若了聲色體空亦信眼耳諸根及與凡與聖平等如幻抗行回互其理昭然師由是領悟禮辭而去
圭峯宗密禪師大和中徵入內賜紫衣帝累問法要朝士歸慕唯相國裴公休深入堂奧受教爲外護師以禪教學者互相非毀遂著禪源諸詮寫錄諸家所述詮表禪門根源道理文字句偈集爲一藏（或云一百卷）以貽後代○其都序略曰禪是天竺之語具云禪那此云思惟修亦云靜慮皆定慧之通稱也源者是一切衆生本覺眞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之名慧修之名定定慧通名爲禪此性是禪之本源故名禪源

禪理禪行

禪定

禪門階級

亦名禪那理行者此之本源是禪理忘情契之是禪行故云理行然今所集諸家述作多譚禪理少說禪行故且以禪源題之今時有人但目眞性爲禪者是不達理行之旨又不辯華竺之音也然非離眞性別有禪體但衆生迷眞合塵卽名散亂背塵合眞方名禪定若直論本性卽非眞非妄無背無合無定無亂誰言禪乎況此眞性非唯是禪門之源亦是萬法之源故名法性亦是衆生迷悟之源故名如來藏藏識（出楞伽經）亦是諸佛萬德之源故名佛性（涅槃等經）亦是菩薩萬行之源故名心地（出梵網經）萬行不出六波羅蜜禪者但是六中之一當其第五豈可都目眞性爲一禪行哉然禪定一行最爲神妙能發起性上無漏智慧一切妙用萬行萬德乃至神通光明皆從定發故三乘人欲求聖道必須修禪離此無門離此無路至於念佛求生淨土亦修十六觀禪及念佛三昧般舟三昧等也又眞性卽不垢不淨凡聖無差禪門則有淺有深階級殊等謂帶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是外道禪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眞

達磨又悟自心　天台止觀　成聖成邪　圭峯自叙心一作其

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眞理而修者是大乘禪（上四類皆有四色四空之異也）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卽佛畢竟無異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眞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達磨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也達磨未到古來諸家所解皆是前四禪八定諸高僧修之皆得功用南嶽天台令依三諦之理修三止三觀教義雖最圓妙然其趣入門戶次第亦只是前之諸禪行相唯達磨所傳者頓同佛體迥異諸門故宗習者難得其旨得卽成聖疾證菩提失卽成邪速入塗炭先祖革昧防失故且人傳一人後代已有所憑故任千燈千照洎乎法久成弊錯謬者多故經論學人疑謗亦衆原夫佛說頓教漸教禪開頓門漸門二教二門各相符契今講者偏彰漸義禪者偏播頓宗禪講相逢胡越之隔（宗密）不知宿生何作熏得此心自未解脫欲解他縛爲法亡於軀命愍心切於神情（亦如淨名經云若自有縛能解他縛無有是處然欲罷不能驗是宿習難改故）每

捨衆入山　辯教修心　裴休序　承稟爲戶牖

歎人與法差法爲人病故別撰經律論疏大開戒定慧門顯頓悟資於漸修證師說符於佛意意旣本末而委示文乃浩博而難尋汎學雖多秉志者少況迹涉名相誰辯金鍮徒自疲勞未見機感雖佛說悲增是行而自慮愛見難防遂捨衆入山習定均慧前後息慮相繼十年微細習情起滅彰於靜慧差別法義羅列現於空心虛隙日光纖埃擾擾清潭水底影像昭昭豈比夫空守默之癡禪但尋文之狂慧者也然本因了自心而辯諸教故懇情於心宗又因辯諸教而解修心故虔誠於教義教也者諸佛菩薩所集經論也禪也者諸善知識所述句偈也但佛經開張羅大千八部之衆禪偈撮略就此方一類之機羅衆則莽蕩難依就機則指的易用今之纂集意在斯焉（）裴休爲之序曰諸宗門中皆有達人然各安所集通少局多故數十年來師法益壞以承稟爲戶牖各自開張以經論爲干戈互相攻擊情隨函矢而遷變法逐人我以高低是非紛拏莫能辨析則向者世尊菩薩諸方教宗適足以起諍後人增煩惱病何利益之

0045

有我圭峰大師久而嘆曰吾丁此時不可以默矣於是以如來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門鎔缾盤釵釧爲一金攪酥酪醍醐爲一味振綱領而擧者皆順據會要而來者同趣尙恐學者之難明也又復直示宗源之本末眞妄之和合空性之隱顯法義之差殊頓漸之異同遮表之回互權實之深淺通局之是非若吾師者捧佛日而委曲回照疑曀盡除順佛心而橫亘大悲窮劫蒙益則世尊爲闡教之主吾師爲會教之人本末相符遠近相照可謂畢一代時教之能事矣或曰自如來未嘗大都而通之今一旦違宗趣而不守廢關防而不據無乃乖祕藏密契之道乎答曰如來初離別說三乘後乃通爲一道故涅槃經迦葉菩薩曰諸佛有密語無密藏世尊讚之曰如來之言開發顯露清淨無翳愚人不解謂之秘藏智者了達則不名藏此其證也故王道興則外戶不閉而守在戎夷佛道備則諸法總持而防在魔外不當復執情攘臂於其間也

會元二卷終

禪宗正脉卷第一

◆[illegible]一作離

◆異本卷三

六祖法嗣

常習坐禪

戒執坐

禪宗正脉卷第二

南嶽

南嶽懷讓禪師[illegible]謁嵩山安和尙安啓發之乃直指詣曹谿參六祖祖問甚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甚麼物恁麼來師無語遂經八載忽然有省乃白祖曰某甲有箇會處祖曰作麼生師曰說似一物卽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師曰修證則不無汙染卽不得祖曰祇此不汙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旣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病在汝心不須速說師執侍左右一十五年○開元中有沙門道一在衡嶽山常習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甚麼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甎於彼菴前石上磨一曰磨作甚麼師曰磨作鏡一曰磨甎豈得成鏡邪師曰磨甎旣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一曰如何卽是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卽是打牛卽是○師又曰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

舉心地法門

坐佛卽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聞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卽合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吾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一曰有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頌僧問如鏡鑄像像成後未審光向甚麼處去師曰如大德爲童子時相貌何在曰祇如像成後爲甚麼不鑑照師曰雖然不鑑照謾他一點不得頌後馬大師闡化於江西師問衆曰道一爲衆說法否衆曰已爲衆說法師曰總未見人持箇消息來衆無對因遣一僧去囑曰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回謂師曰馬祖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師然之

嗣南嶽讓

江西馬祖道一禪師頌一日謂衆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卽是佛心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顚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

引楞伽印心

各有之故楞伽經以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三界唯心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隨時言說卽事卽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卽

心生名色

名爲色知色空故生卽不生若了此意乃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祇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卽不生僧問和尙爲甚麼說卽心卽佛師曰爲止小兒

止小兒啼

啼曰啼止時如何師曰非心非佛曰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師曰向伊道不是物曰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師曰且教伊體會大道頌一夕西堂百丈南泉隨侍翫月次師問正恁麼時如何堂曰正好供養丈

三人翫月

曰正好修行泉拂袖便行師曰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師問百丈汝以何法示人丈竪起拂子師曰祇這箇爲當別有丈拋下拂子○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曰我不打汝諸方笑我也頌鄧

石頭路滑

嗣馬祖一

野鴨飛過

隱峯辭師師曰甚麼處去曰石頭去師曰石頭路滑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纔見石頭即繞禪床一匝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曰蒼天蒼天峯無語却回舉似師師曰汝更去問待他有答汝便嘘兩聲峯又去依前問石頭乃嘘兩聲峯又無語回舉似師師曰向汝道石頭路滑○洪州廉使問曰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師曰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師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為一方宗主轉化無窮評頌師示疾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日面佛月面佛○龐居士問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師直下覷士曰一等沒絃琴唯師彈得妙師直上覷士禮拜師歸方丈士隨後曰適來弄巧成拙

百丈懷海禪師丱歲離塵三學該練屬大寂闡化江西乃傾心依附與西堂智藏南泉普願同號入室時三大士為角立焉評頌師侍馬祖行次見一羣野鴨飛過祖曰是甚麼師曰野鴨子祖曰甚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遂把師鼻搊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於言下有省○次日馬祖陞堂衆纔集師出

一喝三日耳聾

黃檗吐舌

併却咽喉唇吻

卷却席祖便下座師隨至方丈祖曰我適來未曾說話汝為甚便卷却席師曰昨夜被和尚搊得鼻頭痛祖曰汝昨日向甚處留心師曰鼻頭今日又不痛也祖曰汝深明昨日事師作禮而退頌師再參侍立次祖目視繩床角拂子師曰即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師取拂子豎起祖曰即此用離此用師挂拂子於舊處祖振威一喝師直得三日耳聾自此雷音將震檀信請於洪州新吳界住大雄山以居處巖巒峻極故號百丈既處之未朞月參玄之賓四方麏至溈山黃檗當其首焉一日師謂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檗聞舉不覺吐舌師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麼檗曰不然今日因和尚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師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檗便禮拜評頌溈山五峯雲巖侍立次師問溈山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山曰却請和尚道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又問五峯峯曰

五百生墮野狐身

黃檗常用此機

和尚也須併却師曰無人處斫額望汝又問雲巖巖曰和尚有也未師曰喪我兒孫頌上堂有一老人隨衆聽法衆退唯老人不去師問汝是何人曰某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云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師曰汝問老人曰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曰某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依亡僧律送師令維那白椎告衆食後送亡僧大衆聚議一衆皆安涅槃堂又無病人何故如是食後師領衆至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師至晚上堂擧前因緣黃檗便問古人錯祗對一轉語墮五百生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個甚麼師曰近前來向汝道檗近前打師一掌師拍手笑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潙山擧問仰山仰曰黃檗常用此機潙曰汝道天生得從人得仰曰亦是稟受師承亦是自性宗通潙曰如是如是）評頌僧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獨坐大雄峯僧禮拜師便打○上堂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

頓悟法要

歇一切攀緣

透過聲色

緣即如如佛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阿誰曰某甲師曰汝識某甲否曰分明個師乃擧起拂子曰汝還見麼曰見師乃不語頌普請钁地次忽有一僧聞鼓鳴擧起钁頭大笑便歸師曰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師歸院乃喚其僧問適來見甚麼道理便恁麼曰適來肚飢聞鼓聲歸喫飯師乃笑○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如同魔說時如何師曰固守動靜三世佛寃此外別求即同魔說○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要師曰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出世間一切諸法莫記憶莫緣念放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無所辨別心無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如雲開日出相似但歇一切攀緣貪嗔愛取垢淨情盡對五欲八風不動不被見聞覺知所縛不被諸境所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散透過一切聲色無有滯礙名爲道人善惡是非俱不運用亦不愛一法亦不捨一法名爲大乘人不被一切善惡空有垢淨有爲無爲世出世間福德智慧之所拘繫名爲佛慧是非好醜是理

努力究取

業識所引無自由分

非理諸知見情盡不能繫縛處處自在名爲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問如今受戒身口淸淨已具諸善得解脫否師曰少分解脫未得心解脫亦未得一切處解脫曰如何是心解脫及一切處解脫師曰不求佛法僧乃至不求福智知解等垢淨情盡亦不守此無求爲是亦不住盡處亦不欣天堂畏地獄縛脫無礙卽身心及一切處皆名解脫汝莫言有少分戒身口意淨便以爲了不知河沙戒定慧門無漏解脫都未涉一毫在努力向前須猛究取莫待耳聾眼暗面皺髮白老苦及身悲愛纏綿眼中流淚心裏慞惶一無所據不知去處到甚麼時節整理脚手不得也縱有福智名聞利養都不相救爲心眼未開唯念諸境不知返照復不見佛道一生所有善惡業緣悉現於前或忻或怖六道五蘊俱時現前盡敷嚴好舍宅舟船車轝光明顯赫皆從自心貪愛所現一切惡境皆變成殊勝之境但隨貪愛重處業識所引隨著受生都無自由分龍畜良賤亦總未定○問如何得自由分師曰如今得卽得或對五欲八風情無取捨慳嫉

讀經看教鑒覺自性

壅塞人

透過三句○

先立理後福智

貪愛我所情盡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緣而照心心如木石念念如救頭然亦如香象渡河截流而過更無疑滯此人天堂地獄所不能攝也夫讀經看教語言皆須宛轉歸就自己但是一切言教祇明如今鑒覺自性但不被一切有無諸境轉是汝導師能照破一切有無諸境是金剛慧卽有自由獨立分若不能恁麼會得縱然誦得十二韋陀典祇成增上慢却是謗佛不是修行但離一切聲色亦不住於離亦不住於知解是修行讀經看教若准世間是好事若向明理人邊數此是壅塞人十地之人脫不去流入生死河但是三乘教皆治貪瞋等病祇如今念念若有貪瞋等病先須治之不用求覓義句知解知解屬貪貪變成病祇如今但離一切有無諸法亦離於離透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既自是佛何慮佛不解語祇恐不是佛被有無諸法縛不得自由以理未立先有福智被福智載去如賤使貴不如先立理後有福智若要福智臨時作得撮土成金撮金成土變海水爲酥酪破須彌爲微塵攝四大海水入一毛孔於一

下堂句　馬祖一

義作無量義於無量義作一義伏惟尊重〇師有時說法竟大衆下堂乃召之大衆回首師曰是甚麼藥山目之爲百丈下堂句〇師凡作務執勞必先於衆主者不忍密收作具而請息之師曰吾無德爭合勞於人既徧求作具不獲而亦忘飡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流布寰宇矣

南泉普願禪師初習相部舊章究毗尼篇聚次遊諸講肆歷聽楞伽華嚴入中百門觀精鍊玄義後扣大寂之室頓然忘筌得遊戲三昧一日爲衆僧行粥次馬祖問桶裏是甚麼師曰這老漢合取口作恁麼語話祖便休自餘同參之流無敢詰問〇上堂然燈佛道了也若心相所思出生諸法虛假不實何以故心尚無有云何出生諸法猶如形影分別虛空如人取聲安置篋中亦如吹網欲令氣滿故老宿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教你兄弟行履據說十地菩薩住首楞嚴三昧得諸佛祕密法藏自然得一切禪定解脫神通妙用至一切世界普現色身或示現成等正覺轉大法輪入涅槃使無量入毛孔演一句經無量

所知愚　水牯牛　與茱萸書一　異類中行

劫其義不盡教化無量億千衆生證無生法忍尚喚作所知愚極微細所知愚與道全乖大難大難珍重〇上堂曰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牧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〇師有書與茱萸曰理隨事變寬廓非外事得理融寂寥非內僧達書了便問萸如何是寬廓非外萸曰問一答百也無妨曰如何是寂寥非內萸曰覩對聲色不是好手僧又問長沙沙瞪目視之僧又進後語沙乃閉目示之僧又問趙州州作喫飯勢僧又進後語州以手作拭口勢後僧舉似師師曰此三人不謬爲吾弟子〇上堂道個如如早似變了也今時師僧須向異類中行歸宗曰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曰孟八郎漢又恁麼去也〇上堂文殊普賢昨夜三更相打每人與二十棒趁出院去也趙州曰和尚棒教誰喫師曰且道王老師過在甚處州禮拜而出〇師有時曰江西馬祖說卽心卽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趙州禮拜而出時有一僧隨

南泉斬猫

三人同行

問趙州。曰上座禮拜便出。意作麽生。州曰汝却問取和尙。僧乃問適來諗上座。意作麽生。師曰他却領得老僧意旨‖頌師問黃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檗曰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師曰莫是長老見處麽。檗曰不敢。師曰漿水錢且置。草鞋錢敎阿誰還‖評頌師因東西兩堂爭猫兒。師遇之。白衆曰道得則救取猫兒。道不得卽斬却也。衆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擧前語示之。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出。師曰子若在。卽救得猫兒也‖頌有僧問訊。叉手而立。師曰太俗生。其僧便合掌。師曰太僧生。僧無對‖評頌師與歸宗麻谷同去參禮南陽國師。師於路上畫一圓相曰道得卽去。宗便於圓相中坐。谷作女人拜。師曰恁麽則不去也。宗曰是甚麽心行。師乃相喚便回。更不去禮國師‖頌師在山上作務。僧問南泉路向甚麽處去。師拈起鎌子曰我這茆鎌子三十錢買得。曰不問茆鎌子。南泉路向甚麽處去。師曰我使得正快○僧問卽心是佛又不得。非心非佛又不得。師意如何。師曰大德且信卽心是佛便了。更說甚麽得與不得。祇如

打破家事

陸亘大夫

歸將顧畫

大德喫飯了。從東廊上。西廊下。不可總問人得與不得也‖頌師住庵時。有一僧到庵。師向伊道我上山去作務。待齋時作飯自喫了。送一分上來。少時其僧自作飯喫了。却一時打破家事。就床臥。師待不見來。便歸庵見僧臥。師亦就伊邊臥。僧便起去。師住後曰我往前住庵時。有箇靈利道者。直至如今不見‖頌陸亘大夫問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或時坐。或時臥。如今擬鐫作佛。還得否。師曰得。陸曰莫不得否。師曰不得‖頌師因至莊所。莊主預備迎奉。師曰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人知。何得排辦如此。莊主曰昨夜土地報道和尙今日來。師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侍者便問和尙旣是善知識。爲甚麽被鬼神覷見。師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飯（玄覺云甚麽處是土地前更下一分飯）‖頌第一座問和尙百年後向甚麽處去。師曰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座曰某甲隨和尙去還得也無。師曰汝若隨我卽須銜取一莖草來‖頌師與魯祖杉山歸宗四人離馬祖處去各住菴。於路分袂處。師插下拄杖曰道得也被這個礙。道不得也被這個礙。歸宗拽拄杖打師一下

嗣馬祖一

鬼家活計

犀牛扇

嗣馬祖一 古人高尚

曰只是這個王老師說甚麼礙與不礙魯祖曰只此一句大播天下宗曰還有不播者麼祖曰有宗曰作麼生是不播者祖作掌勢僧收

鹽官齊安國師頌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僧將淨瓶至師曰却安舊處著僧送至本處復來詰問師曰古佛過去久矣○有講僧來參師問座主蘊何事業對曰講華嚴經師曰有幾種法界曰廣說則重重無盡略說有四種師竪起拂子曰這個是第幾種法界主沉吟師曰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頌僧問大梅如何是西來意大梅曰西來無意師聞乃曰一個棺材兩個死漢玄沙云鹽官是作家評頌師一日喚侍者曰將犀牛扇子來者曰破也師曰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者無對投子代云不辭將出恐頭角不全

歸宗智常禪師上堂從上古德不是無知解他高尚之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自立虛度時光諸子莫錯用心無人替汝亦無汝用心處莫就他覓從前祇是依他解發言皆滯光不透脫祇爲目前有物頌

玄旨處

南泉語句

歸宗斬蛇

一味禪

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無人能會曰向者如何師曰有向卽乖曰不向者如何師曰誰求玄旨又曰去無汝用心處曰豈無方便門令學人得入師曰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曰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敲鼎蓋三下曰子還聞否曰聞師曰我何不聞僧無語師以棒趁下○師嘗與南泉同行後忽一日相別煎茶次南泉問曰從來與師兄商量語句彼此已知此後或有人問畢竟事作麼生師曰這一片地大好卓庵泉曰卓庵且置畢竟事作麼生師乃打翻茶銚便起泉曰師兄喫茶了普願未喫茶師曰作這個語話滴水也難消頌師剗草次有講僧來參忽有一蛇過師以鉏斷之僧曰久嚮歸宗元來是個麤行沙門師曰你麤我麤曰如何是麤師竪起鉏頭曰如何是細師作斬蛇勢曰與麼則依而行之師曰依而行之且置你甚處見我斬蛇僧無對頌僧辭師問甚麼處去曰諸方學五味禪去師曰諸方有五味禪我這裡祇有一味禪曰如何是一味禪師便打僧曰會也會也師曰道道僧擬開口師又打僧後到黃檗舉前話檗上堂

江州刺史李渤問話

嗣馬祖一

梅子熟也

回心達本

曰馬大師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問著個個屙漉漉地祇有歸宗較些子頌江州刺史李渤問教中所言須彌納芥子渤即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師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還是否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李俛首而已○李異日又問一大藏教明得個甚麼邊事師舉拳示之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這個措大拳頭也不識曰請師指示師曰遇人即途中授與不遇即世諦流布師以目有重瞳遂將藥手按摩以致兩目俱赤世號赤眼歸宗焉

大梅法常禪師初參大寂問如何是佛寂曰即心是佛師即大悟遂之四明梅子眞舊隱縛茆燕處頌大寂聞師住山乃令僧問和尚見馬大師得個甚麼便住此山師曰大師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曰大師近日佛法又別師曰作麼生曰又道非心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祇管即心即佛其僧回舉似馬祖祖曰梅子熟也○上堂汝等諸人各自回心達本莫逐其末但得其

嗣馬祖一　順宗問佛從何方來

本其末自至若欲識本唯了自心此心原是一切世間出世間法根本故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心且不附一切善惡而生萬法本自如如頌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話次定山曰生死中無佛即無生死夾山曰生死中有佛即不迷生死互相不肯同上山見師夾山便舉問未審二人見處那個較親師曰一親一疎夾山復問那個親師曰且去明日來夾山明日再上問師曰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後自云當時失一隻眼○忽一日謂其徒曰來莫可抑往莫可追從容間聞鼯鼠聲乃曰即此物非他物汝等諸人善自護持吾今逝矣言訖示滅

佛光如滿禪師　唐順宗問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去既言常住世佛今在何處師答曰佛從無爲來滅向無爲去法身等虛空常住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爲衆生來去爲衆生去清淨眞如海湛然體常住智者善思惟更勿生疑慮　帝又問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無法說山河與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不生滅疑情

嗣馬祖一　臨終示哀　嗣馬祖一

猶若斯智者善分別師答曰佛體本無爲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未曾有生滅有緣無佛出無緣佛入滅處處化衆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心處自然無法說帝聞大悅益重禪宗

五洩靈默禪師頌遠謁石頭便問一言相契即住不契即去石頭據坐師便行頭隨後召曰闍黎師回首頭曰從生至死秖是這箇回頭轉腦作麼師言下大悟乃拗折拄杖而棲止焉○一日告衆曰法身圓寂示有去來千聖同源萬靈歸一吾今漚散胡假興哀無自勞神須存正念若遵此命眞報吾恩儻固違言非吾之子時有僧問和尙向甚麼處去師曰無處去曰某甲何不見師曰非眼所覩（洞山云作家）言畢奄然順化

盤山寶積禪師頌因於市肆行見一客人買猪肉語屠家曰精底割一斤來屠家放下刀叉手曰長史那箇不是精底師於此有省頌又一日出門見人舁喪謌郞振鈴云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審魂靈往那方幕

心月孤圓　金鎖難　順世告衆　嗣馬祖一　大悲千手眼

下孝子哭曰哀哀師忽身心踊躍歸舉似馬祖祖印可之頌上堂夫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禪德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迹劍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無異始爲道矣頌上堂禪德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故導師云法本不相礙三際亦復然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所以靈源獨耀道絕無生大智非明眞空無迹眞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爲增語禪德直須自看無人替代評頌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璿璣不動寂爾無言覿面相呈更無餘事珍重頌師將順世告衆曰有人邈得吾眞否衆將所寫眞呈皆不契師意普化出曰某甲邈得師曰何不呈似老僧化乃打筋斗而出師曰這漢向後掣風狂去在師且奄化

麻谷寶徹禪師頌問臨濟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濟曰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速道速道師近前拽

嗣馬祖一

臨濟下禪床却坐。濟近前曰。不審師擬議。濟便喝。拽下禪床却坐。師便出去(出臨濟章)○師使扇次。僧問。風性常住。無處不周。和尚爲甚麼却搖扇。師曰。你秖知風性常住。且不知無處不周。曰。作麼生是無處不周底道理。師却搖扇。僧作禮。師曰。無用處師僧著得一千箇有甚麼益。

嗣馬祖一

東寺如會禪師。頌自大寂去世。師常患門徒以即心即佛之談誦憶不已。且謂佛於何住而曰即心。心如畫師而云即佛。遂示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遠矣。爾方刻舟。時號東寺爲禪窟焉。頌仰山參。師問。汝是甚處人。仰曰。廣南人。師曰。我聞廣南有鎭海明珠。是否。仰曰。是。師曰。此珠如何。仰曰。黑月即隱。白月即現。師曰。還將得來也無。仰曰。將得來。師曰。何不呈似老僧。仰叉手近前曰。昨到潙山。亦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曰。眞師子兒。善能哮吼

鎭海明珠

嗣馬祖一

西堂智藏禪師。一日大寂遣師詣長安。奉書于忠國師。國師問曰。汝師說甚麼法。師從東過西而立。國師曰。秖這箇。更別有。師却從西過東邊立。國師曰。這箇是馬祖底。仁者作麼生。師曰。早箇呈似和尚了也。評頌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祖曰。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得。問取智藏。其僧乃來問師。師曰。汝何不問和尚。僧曰。和尚令某甲來問上座。師曰。我今日頭痛。不能爲汝說得。問取海兄去。僧又去問海(百丈和尚)。海曰。我到這裏却不會。僧乃舉似馬祖。祖曰。藏頭白。海頭黑○馬祖一日問師曰。子何不看經。師曰。經豈異耶。祖曰。然雖如此。汝向後爲人也須得。曰。智藏病。思自養。敢言爲人。祖曰。子末年必興於世。師便禮拜。馬祖滅後。衆請開堂○李尚書嘗問僧。馬祖大師有甚麼言教。僧曰。大師或說即心即佛。或說非心非佛。李曰。總過這邊。李却問師。馬大師有甚麼言教。師呼李翺。李應諾。師曰。鼓角動也。頌僧問。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師曰。怕爛却那

須得看經

李尚書問僧

後有僧舉問長慶。慶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嗣馬祖一

章敬懷暉禪師。上堂。至理亡言。時人不悉。强習他事以爲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塵境。是箇微妙大解脫門。所有鑒覺。不染不礙。如是光明。未曾休廢。曩劫至今。

日輪喩

固無變易。猶如日輪。遠近斯照。雖及衆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鍛鍊。爲不了故。取於物像。但如捏目。妄起空花。徒自疲勞。枉經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擧措施爲。不虧實相。評頌有僧來。遶師三匝。振錫而立。師曰是是。其僧又到南泉。亦遶南泉三匝。振錫而立。泉曰不是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僧曰章敬道是。和尚爲甚麼道不是。泉曰章敬即是是汝不是

嗣馬祖一

大珠慧海禪師。依越州大雲寺智和尚受業。初參馬祖。祖問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我這裡一物也無。求甚麼佛法。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麼。曰阿那箇是慧海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師於言下自識本心。不由知覺。踊躍禮謝。師事六載。後以受業師老。遽歸奉養。乃晦迹藏用。外示癡訥。自撰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法姪玄晏竊出江外。呈馬祖。祖覽訖。告衆曰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時學侶漸多。日夜扣

自家寶藏

撰頓悟入道要門

激事不得已。隨問隨答。其辯無礙○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清談對面。非佛而誰。衆皆茫然○僧又問如何得大涅槃。師曰不造生死業。曰如何是生死業。師曰求大涅槃是生死業。捨垢取淨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脫對治門是生死業。曰云何即得解脫。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直用直行。是無等等○有行者問。即心即佛。那箇是佛。師曰汝疑那箇不是佛指出看。者無對。師曰達即偏境是。不悟永乖疎○律師法明謂師曰。禪師家多落空。師曰却是座主家落空。明大驚曰。何得落空。師曰經論是紙墨文字。紙墨文字者俱是空。設於聲上建立名句等法。無非是空。座主執滯教體。豈不落空。明曰禪師落空否。師曰不落空。明曰何得却不落空。師曰文字等皆從智慧而生。大用現前。那得落空○道流問。世間還有法過於自然否。師曰有。曰何法過得。師曰能知自然者。曰元氣是道否。師曰元氣自元氣。道自道。曰若如是者則有二也。師曰知無兩人。又問云何爲邪。云何爲正。師曰心逐物爲邪。物從心爲正○三藏法師問。眞如有

生死業

執滯教體

眞如變易

變易否師曰有變易藏曰禪師錯也師却問三藏有眞如否曰有師曰若無變易決定是凡僧也豈不聞善知識者能回三毒爲三聚淨戒回六識爲六神通回煩惱作菩提回無明爲大智眞如若無變易三藏眞是自然外道也藏曰若爾者眞如卽有變易也師曰若執眞如有變易亦是外道曰禪師適來說眞如有變易如今又道不變易如何卽是的當師曰若了

珠喻

了見性者如摩尼珠現色說變亦得說不變亦得若不見性人聞說眞如變易便作變易解會說不變易便作不變易解會藏曰故知南宗實不可測○有問

三教同異

儒釋道三教同異如何師曰大量者用之卽同小機者執之卽異總從一性上起用機見差別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敎之同異也

嗣馬祖一

洪州百丈惟政禪師 頌師問南泉諸方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曰有師曰作麽生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恁麽則說似人了也曰某甲卽恁麽和尙作麽生師曰我又不是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底法曰某甲不會請和尙說師曰我太煞與汝說了也

嗣馬祖一

泐潭法會禪師 頌師問馬祖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曰低聲近前來向汝道師便近前祖打一摑曰六耳不同謀且去來日來師至來日獨入法堂曰請和尙道祖曰且去待老漢上堂出來問與汝證明師忽有省遂曰謝大衆證明乃繞法堂一匝便去

嗣馬祖一

杉山智堅禪師 頌初與歸宗南泉行脚時路逢一虎

三人見虎

各從虎邊過了泉問歸宗適來見虎似箇甚麽宗曰似箇猫兒宗却問師師曰似箇狗子又問南泉泉曰我見是箇大蟲（大潙智曰三箇老漢聚話寐語若要徹一時參取這大虫始得） 頌師喫飯次南泉收生飯乃曰生聻師曰無生泉曰無生猶是末泉行數步師召曰長老泉回頭曰作麽師曰莫道是末

嗣馬祖一

石鞏慧藏禪師 初爲獵人射鹿因遇馬祖令自射無下手處省悟師擲下弓箭投祖出家住後常以弓箭接機○一日在廚作務次祖問作甚麽曰牧牛祖曰作麽生牧曰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祖曰子眞牧牛師便休（此章下有頌古一則因機緣出自三平章內故不著於此）

嗣馬祖一

北蘭讓禪師湖塘亮長老問承聞師兄畫得先師眞暫請瞻禮師以兩手擘胸開示之亮便禮拜師曰莫禮莫禮亮曰師兄錯也某甲不禮師兄師曰汝禮先師眞那亮曰因甚麼教莫禮師曰何曾錯

嗣馬祖一

南源道明禪師洞山參方上法堂師曰已相見了也山便下去明日却上問曰昨日已蒙和尙慈悲不知甚麼處是與某甲已相見處師曰心心無間斷流入於性海山曰幾合放過山辭師曰多學佛法廣作利益山曰多學佛法即不問如何是廣作利益師曰一物莫違

嗣馬祖一

中邑洪恩禪師頌仰山問如何得見佛性義師曰我與汝說箇譬喩如一室有六窓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邊喚猩猩猩猩即應如是六窓俱喚俱應仰山禮謝起曰適蒙和尙譬喩無不了知更有一事祇如內獼猴睡著外獼猴欲與相見又且如何師下繩牀執仰山手作舞曰猩猩與汝相見了也

嗣馬祖一

泐潭常興禪師僧問如何是宗乘極則事師曰秋雨草離披頌南泉至見師面壁乃拊師背師問汝是阿誰曰普願師曰如何曰也尋常師曰汝何多事

嗣馬祖一

汾州無業禪師每爲衆僧講涅槃大部冬夏無廢後聞馬大師禪門鼎盛特往瞻禮祖覩其狀貌奇偉語音如鐘乃曰巍巍佛堂其中無佛師禮跪而問曰三乘文學粗窮其旨常聞禪門即心是佛實未能了祖曰祇未了底心即是更無別物師曰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祖曰大德正鬧在且去別時來師纔出祖召曰大德師回首祖曰是甚麼師便領悟乃禮拜祖曰這鈍漢禮拜作麼自得旨後詣曹谿禮祖塔及廬嶽天台徧尋聖迹後住開元精舍頌學者致問多答之曰莫妄想○唐憲宗屢召辭疾不赴暨穆宗即位師被詔中夜告弟子惠愔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即爲境惑一爲境惑流轉不窮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跏趺而逝

唐憲宗穆宗詔不赴

嗣馬祖一

大同澄禪師。碩僧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共坐不相識。曰恁麽則學人禮謝去也。師曰暗寫愁腸寄與誰。

嗣馬祖一

憲宗詔入麟德殿論義

此一則頌。見大同普濟。投子大同兩章。原機緣實在大同澄下。頌古恐非

鵝湖大義禪師。碩唐憲宗嘗詔入內。於麟德殿論義。有法師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禪。師曰。法師祇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曰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曰。法師講無窮經論。祇這一點尚不奈何。師却問諸碩德曰。行住坐臥。畢竟以何爲道。有對知者是道。師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乎。有對無分別者是。師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乎。有對四禪八定是。師曰。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安在四禪八定邪。衆皆杜口。師却擧。

順宗問尸利

順宗問尸利禪師。大地衆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利曰。佛性猶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因謂帝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何者是佛性。師對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眞宗。益加欽重

嗣馬祖一

伏牛自在禪師。參馬祖。發明心地。祖令送書與忠國師。國師曰。馬大師以何法示徒。曰卽心卽佛。國師曰。是甚麽語話。良久又問曰。此外更有何言教。師曰。非心非佛。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曰。猶較些子。師曰。馬大師卽恁麽。未審和尚此間如何。國師曰。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鎌。○上堂。卽心卽佛。是無病求藥句。非心非佛。是藥病對治句。僧問。如何是脫洒底句。師曰。伏牛山下古今傳

嗣馬祖一

佛性原謾不得

興善惟寬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大好山。曰學人問道。師何言好山。師曰。汝祇識好山。何曾達道。○問狗子還有佛性否。師曰有。曰和尚還有否。師曰我無。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和尚因何獨無。師曰。我非一切衆生。曰旣非衆生。莫是佛否。師曰。不是佛。曰究竟是何物。師曰。亦不是物。曰可見可思否。師曰。思之不及。議之不得。故曰不可思議。

憲宗詔侍郎白居易問

○憲宗詔至闕下。侍郎白居易嘗問曰。旣曰禪師。何以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爲律。說於口爲法。行於心爲禪。應用者三。其致一也。譬如江河淮漢。在處立名。名雖不一。水性無二。律卽是法。法不離禪。云何於中妄起分別。曰旣

離無明執著是眞修

無分別何以修心師曰心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念起曰垢即不可念淨無念可乎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爲病曰無修無念又何異凡夫耶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二病是曰眞修眞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即近執著忘即落無明此爲心要云爾〇僧問道在何處師曰祇在目前曰我何不見師曰汝有我故所以不見曰我有我故即不見和尚還見否師曰有汝有我展轉不見曰無我無汝還見否師曰無汝無我阿誰求見

嗣馬祖一

三角總印禪師上堂若論此事貶上眉毛早已蹉過也麻谷便問貶上眉毛即不問如何是此事師曰蹉過也谷乃掀倒禪牀師便打

嗣馬祖一

魯祖寶雲禪師凡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曰我尋常向師僧道向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箇半箇他恁麼驢年去（保福問長慶祇如魯祖節文在甚麽處被南泉恁麽道長慶云退已讓於人萬中無一箇）

嗣馬祖一

芙蓉太毓禪師龐居士問馬大師著實爲人處還分付吾師否師曰某甲尚未見他作麼生見他著實處士曰祇此見知也無討處師曰居士也不得一向言說士曰一向言說師又失宗若作兩向三向師還開得口否師曰直是開口不得可謂實也士撫掌而出

嗣馬祖一

紫玉道通禪師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去師曰汝在裏許得多少時也曰如何出離師曰青山不礙白雲飛

嗣馬祖一

頌于頔相公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師曰于頔客作漢問恁麼事作麼于公失色師乃指曰這箇便是漂墮羅刹鬼國頌公又問如何是佛師喚相公公應諾師曰更莫別求

嗣馬祖一

五臺隱峯禪師（即鄧隱峯）頌師到南泉覩衆僧參次泉指淨缾曰銀缾是境缾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將水來師拈起淨缾向泉面前瀉泉便休

嗣馬祖一

西園曇藏禪師受心印於大寂後謁石頭瑩然明徹出住西園禪侶日盛師一日自燒浴次僧問何不使沙彌師撫掌三下（僧問曹山西園撫掌豈不是奴兒婢子邊事山云是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山曰有云如何是向上事山叱云這奴兒婢子）

嗣馬祖一

楊岐甄叔禪師上堂羣靈一源假名爲佛體竭形銷

而不滅金流朴散而常存性海無風金波自湧心靈
絕兆萬象齊照體斯理者不言而徧歷沙界不用而
功益玄化如何背覺反合塵勞於陰界中妄自囚執
○禪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呈起數珠月罔措
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某甲參見石頭來曰見石頭
得何意旨師指庭前鹿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渠儂得
自由

嗣馬祖一

馬頭神藏禪師頌上堂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
知便下座（南泉云恁麼依師道始道得一半 黃檗云不是南泉瞉他要圓前話）

嗣馬祖一

華林善覺禪師頌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曰還有侍者
否師曰有一兩箇祇是不可見客裴曰在甚麼處師
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庵後而出裴覩之驚悸師
語二虎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裴問曰師作何
行業感得如斯師乃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山僧
常念觀音

嗣馬祖一

濛谿和尚僧問本分事如何體悉師曰汝何不問曰
請師答話師曰汝却問得好僧大笑而出師曰祇有
這僧靈利○有僧從外來師便喝僧曰好箇來由師
曰猶要棒在僧珍重便出師曰得能自在

嗣馬祖一

佛隩和尚尋常見僧來以拄杖卓地曰前佛也恁麼
後佛也恁麼問正恁麼時作麼生師畫一圓相僧作
女人拜師便打○問如何是異類師敲椀曰花奴花
奴喫飯來

嗣馬祖一

烏臼和尚頌玄紹二上座參師乃問二禪客發足甚
麼處玄曰江西師便打玄曰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
曰汝既不會後面箇師僧祇對看紹擬進前師便打
曰信知同坑無異土參堂去評頌問僧近離甚處曰
定州師曰定州法道何似這裏曰不別師曰若不別
更轉彼中去便打僧曰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師
曰今日打著一箇也又打三下僧便出去師曰屈棒
元來有人喫在曰爭奈杓柄在和尚手裏師曰汝若
要山僧回與汝僧近前奪棒打師三下師曰屈棒屈
棒曰有人喫在師曰草草打著箇漢僧禮拜師曰却
與麼去也僧大笑而出師曰消得恁麼消得恁麼

嗣馬祖一

石臼和尚頌初參馬祖祖問甚麼處來師曰烏臼來
祖曰烏臼近日有何言句師曰幾人於此茫然祖曰

茫然且置悄然一句作麼生師乃近前三步祖曰我有七棒寄打烏臼你還甘否師曰和尚先喫某甲後甘

嗣馬祖一

本谿和尚頌因龐居士問丹霞打侍者意在何所師曰大老翁見人長短在士曰為我與師同參方敢借問師曰若恁麼從頭舉來共你商量士曰大老翁不可共你說人是非師曰念翁年老士曰罪過罪過

嗣馬祖一

石林和尚頌見龐居士來乃竪起拂子曰不落丹霞機試道一句子士奪却拂子却自竪起拳師曰正是丹霞機士曰與我不落看師曰丹霞患瘂龐公患聾士曰恰是師無語士曰向道偶爾

嗣馬祖一

亮座主頌頗講經論因參馬祖祖問見說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師曰不敢祖曰將甚麼講師曰將心講祖曰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師抗聲曰心既講不得虛空莫講得麼祖曰却是虛空講得師不肯便出將下堦祖召曰座主師回首祖曰是甚麼師豁然大悟便禮拜祖曰這鈍根阿師禮拜作麼師曰某甲所講經論將謂無人及得今日被大師一問平生功業一時氷釋

嗣馬祖一

百靈和尚一日與龐居士路次相逢問曰南嶽得力句還曾舉向人也無士曰曾舉來師曰舉向甚麼人士以手自指曰龐公師曰直是妙德空生也讚歎不及士却問阿師得力句是誰得知師戴笠子便行士曰善為道路師更不回首

嗣馬祖一

金牛和尚頌每日做飯供養眾僧至齋時舁飯桶到堂前作舞呵呵大笑曰菩薩子喫飯來

嗣馬祖一

利山和尚僧問眾色歸空空歸何所師曰舌頭不出口曰為甚麼不出口師曰內外一如故

嗣馬祖一

乳源和尚頌上堂西來的的意不妨難道眾中莫有道得者出來試道看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曰是甚麼時節出頭來便歸方丈（僧舉似長慶慶云不妨不妨資福代云為和尚不惜身命）

嗣馬祖一

松山和尚頌同龐居士喫茶士舉槖子曰人人盡有分為甚麼道不得師曰祇為人人盡有所以道不得士曰阿兄為甚麼却道得師曰不可無言也士曰灼然灼然師便喫茶士曰阿兄喫茶為甚麼不揖客師

曰誰士曰龐公師曰何須更指後丹霞聞乃曰若不是松山幾被箇老翁惑亂一上士聞之乃令人傳語霞曰何不會取未擧囊子時

嗣馬祖一

則川和尚頌與龐居士摘茶次士曰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否師曰不是老僧洎答公話士曰有問有答蓋是尋常師乃摘茶不聽士曰莫怪適來容易借問師亦不顧士喝曰這無禮儀老漢待我一一擧向明眼人師乃抛却茶籃便歸方丈頌師一日在方丈內坐居士來見乃曰只知端居丈室不覺僧到參時師垂下一足士便出行三兩步却回師乃收足士曰可謂自由自在師曰我是主士曰阿師只知有主不知有客師喚侍者點茶士作舞而出 南堂興拈云好則川亦好龐公看他兩作家恁麼相見如二龍玩寶兩無相傷所謂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到這裏方知有自由自在分且道是什麼得恁麼靈驗良久復頌云云 增收

嗣馬祖一

打地和尚頌自江西領旨常晦其名凡學者致問唯以棒打地示之時謂之打地和尚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後致問師但張其口僧問門人曰祇如和尚每日有人問便打地意旨如何門人卽於竈內取柴一片擲在釜中

嗣馬祖一

秀谿和尚頌谷山問聲色純眞如何是道師曰亂道作麼山却從東過西立師曰若不恁麼卽禍事也山又從西過東立師乃下禪牀方行兩步被谷山捉住曰聲色純眞事作麼生師便打一掌山曰三十年後要箇人下茶也無在師曰要谷山這漢作甚麼山呵呵大笑

嗣馬祖一

江西椑樹和尚頌臥次道吾近前牽被覆之師曰作麼吾曰蓋覆師曰臥底是坐底是吾曰不在這兩處師曰爭奈蓋覆何吾曰莫亂道

嗣馬祖一

水潦和尚頌初參馬祖問曰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祖曰禮拜著師纔禮拜祖乃當胷踏倒師大悟起來撫掌呵呵大笑曰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祇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禮拜而退住後每告衆曰自從一喫馬祖踏直至如今笑不休

嗣馬祖一

浮杯和尚頌凌行婆來禮拜師與坐喫茶婆乃問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師曰浮杯無剩語婆曰未到浮杯不妨疑著師曰別有長處不妨拈出婆歛手

趙洲眼光爍破四天

嗣馬祖一 谿流菜葉

哭曰蒼天中更添冤苦師無語婆曰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爲人卽禍生後有僧舉似南泉泉曰苦哉浮杯被這老婆摧折一上婆後聞笑曰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澄一禪客逢見行婆便問怎生是南泉猶少機關在婆乃哭曰可悲可痛一問措婆曰會麼一合掌而立婆曰伎死禪和如麻似粟一舉似趙州州曰我若見這臭老婆問教口瘂一曰未審和尚怎生問他州便打一曰爲甚麼却打某甲州曰似這伎死漢不打更待幾時連打數棒婆聞却曰趙州合喫婆手裡棒後僧舉似趙州州哭曰可悲可痛婆聞此語合掌嘆曰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州令僧問如何是趙州眼婆乃竪起拳頭僧回舉似趙州州作偈曰當機覿面提覿面當機疾報汝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偈答曰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機

龍山和尚頌洞山與密師伯經由見溪流菜葉洞曰深山無人因何有菜隨流莫有道人居否乃共議撥草溪行五七里間忽見師羸形異貌放下行李問訊

嗣馬祖一

不與萬法爲侶

指雪

師曰此山無路闍黎從何處來洞曰無路且置和尚從何而入師曰我不從雲水來洞曰和尚住此山多少時耶師曰春秋不涉洞曰和尚先住此山先住師曰不知洞曰爲甚麼不知師曰我不從人天來洞曰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我見兩箇泥牛鬪入海直至于今絕消息

龐蘊居士頌唐貞元初謁石頭乃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與丹霞爲友一日石頭問曰子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士曰若問日用事卽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般柴頭然之曰子以緇邪素邪士曰願從所慕遂不剃染後參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頌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欒頭共說無生話評頌因辭藥山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士乃指空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有全禪客曰落在甚處士遂與

疏一作梳

州牧問病

一本卷四嗣百丈海

鹽上禮佛

一掌全曰也不得草草士曰恁麼稽禰客闍羅老子未放你在全曰居士作麼生士又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瘂頌龐行婆入鹿門寺設齋維那請意旨婆拈疏子插向髻後曰回向了也便出去頌士坐次問靈照曰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如何會照曰老老大大作這箇語話士曰你作麼生照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士乃笑頌士將入滅謂靈照曰視日早晚及午以報照遽報曰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士出戶觀次靈照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士笑曰我女鋒捷矣於是更延七日頌州牧于公頔問疾次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于公膝而化

會元三卷終

黃蘗希運禪師頌初遊天台逢一僧與之言笑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暴漲捐笠植杖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彼即褰衣躡波若履平地回顧曰渡來渡來師曰咄這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脛其僧歎曰眞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頌師在鹽官殿上禮佛次時唐宣宗爲

裴休拓佛

熱鬧處便去

有禪無師

沙彌問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師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常禮如是事彌曰用禮何爲師便掌彌曰太麤生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麤說細隨後又掌頌裴相國一日拓一尊佛於師前跪曰請師安名師召曰裴休公應諾師曰與汝安名竟公禮拜頌師辭南泉門送提起師笠曰長老身材沒量大笠子太小生師曰雖然如此大千世界總在裏許泉曰王老師師戴笠便行頌上堂大衆雲集乃曰汝等諸人欲何所求以拄杖趁之大衆不散師却復坐曰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千人處便去不可圖他熱鬧也老僧行脚時或遇草根下有一箇漢便從頂門上一錐看他若知痛癢可以布袋盛米供養他可中總似汝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也汝等既稱行脚亦須著些精彩好還知道大唐國內無禪師麼時有僧問諸方尊宿盡聚衆開化爲甚麼却道無禪師師曰不道無禪祇是無師闍黎不見馬大師下有八十餘人坐道場得馬師正法眼者止

辨邪正宗黨

三兩人盧山歸宗和尚是其一夫出家人須知有從上來事分始得且如四祖下牛頭橫說竪說猶未知向上關捩子有此眼目方辯得邪正宗黨且當人事宜不能體會得但知學言語念向皮袋裡安著到處稱我會禪還替得汝生死麼輕忽老宿入地獄如箭我纔見汝入門來便識得了也還知麼急須努力莫容易事持片衣口食空過一生明眼人笑汝久後總被俗漢算將去在宜自看遠近是阿誰面上事若會即便會若不會即散去珍重

謁百丈海

長慶大安禪師號懶安造百丈禮而問曰學人欲求識佛何者即是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師曰識得後如何丈曰如人騎牛至家師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自玆領旨更不馳求○同參祐禪師創居潙山師躬耕助道及祐歸寂衆請接踵住持上堂汝諸人總來就安求覓甚麼若欲作佛汝自是佛擔佛傍家走如渴鹿趁陽燄相似何時得相應去汝欲作佛但無許多顚倒攀緣妄想惡覺垢淨衆生之心便是初心正覺佛更向何

擔佛傍家走

處別討所以安在潙山三十年來喫潙山飯屙潙山屎不學潙山禪祇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把鼻孔拽轉來纔犯人苗稼即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逈逈地趁亦不去汝諸人各自有無價大寶從眼門放光照見山河大地耳門放光領采一切善惡音響

六門放光

如是六門晝夜常放光明亦名放光三昧汝自不識取影在四大身中內外扶持不教傾側如人負重擔從獨木橋上過亦不教失脚且道是甚麼物任持便得如是且無絲髮可見豈不見誌公和尚云內外追尋覓總無境上施爲渾大有珍重○僧問一切施爲是法身用如何是法身師曰一切施爲是法身用曰離却五蘊如何是本來身師曰地水火風受想行識曰這箇是五蘊師曰這箇異五蘊○問此陰已謝彼陰未生時如何師曰此陰未謝那箇是大德曰不會師曰若會此陰便明彼陰○問佛在何處師曰不離心

異五蘊

謁百丈海

大慈寰中禪師一日南泉至問如何是庵中主師曰

蒼天蒼天泉曰蒼天且置如何是庵中主師曰會卽便會莫切切泉拂袖而去頌上堂山僧不解答話秖能識病時有僧出師便歸方丈頌趙州問般若以何爲體師曰般若以何爲體州大笑而出明日州掃地次師曰般若以何爲體州置帚拊掌大笑師便歸方丈

嗣百丈海

平田普岸禪師頌臨濟訪師到路口先逢一嫂在田使牛濟問嫂平田路向甚麼處去嫂打牛一棒曰這畜生到處走到此路也不識濟又曰我問你平田路向甚麼處去嫂曰這畜生五歲尙使不得濟心語曰欲觀前人先觀所使便有抽釘拔楔之意及見師師問你還曾見我嫂也未濟曰已收下了也師遂問近離甚處濟曰江西黃檗師曰情知你見作家來濟曰特來禮拜和尙師曰已相見了也濟曰賓主之禮合施三拜師曰旣是賓主之禮禮拜著○上堂神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便下座

抽釘拔楔

嗣丈海

石霜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如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出得此人卽答汝西來意曰近日湖南暢和尙出世亦爲人東語西話師喚沙彌拽出這死屍著 沙彌卽仰山山後問耽源如何出得井中人源曰咄癡漢誰在井中山復問溈山溈召慧寂山應諾溈曰出也仰山住後常擧前語示衆曰我在耽源處得名溈山處得地

嗣百丈海

福州古靈神贊禪師本州大中寺受業後行脚遇百丈開悟却回受業本師問曰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曰並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因澡身命師去垢師乃拊背曰好所佛堂而佛不聖本師回首視之師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本師又一日在窓下看經蜂子投窓紙求出師覩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驢年去遂有偈曰空門不肯出投窓也大癡百年鑽故紙何日出頭時本師置經問曰汝行脚遇何人吾前後見汝發言異常師曰某甲蒙百丈和尙指箇歇處今欲報慈德耳本師於是告衆致齋請師說法師乃登座擧唱百丈門風曰靈光獨耀逈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本師於言下感悟曰何期垂老得聞極則事

蜂子投窓

百丈門風

嗣百丈海

和安通禪師自幼寡言時人謂之不語通因禮佛次有禪者問座主禮底是甚麼師曰是佛禪者乃指像

嗣百丈海

曰這箇是何物師無對至夜具威儀禮問今日所問某甲未知意旨如何禪者曰座主幾夏邪師曰十夏禪者曰還曾出家也未師轉茫然禪者曰若也不會百夏奚為乃命同參馬祖及至江西祖已圓寂遂謁百丈頓釋疑情有人問師是禪師否師曰貧道不曾學禪師良久召其人其人應諾師指椶櫚樹子其人無對

百丈涅槃和尚頌一日謂眾曰汝等與我開田我與汝說大義眾開田了歸請說大義師乃展兩手眾罔措頌見惟政

嗣南泉願

參南泉

趙州觀音院亦曰東院從諗禪師童稚從師披剃未納戒便抵池陽參南泉值泉偃息而問曰近離甚處師曰瑞像泉曰還見瑞像麼師曰不見瑞像祇見臥如來頌泉便起坐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沙彌泉曰那箇是你主師近前躬身曰仲冬嚴寒伏惟和尚尊候萬福泉器之許其入室頌他日問泉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向也無泉曰擬向即乖師曰不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

平常心

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眞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強是非邪師於言下悟理頌師一日問泉曰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泉曰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師曰謝師指示泉曰昨夜三更月到窗〇泉曰今時人須向異類中行始得師曰異即不問如何是類泉以兩手拓地師近前一踏踏倒却向涅槃堂裏叫曰悔悔泉令侍者問悔箇甚麼師曰悔不更與兩踏頌師一日到茱萸執拄杖於法堂上從東過西萸曰作甚麼師曰探水萸曰我這裏一滴也無探箇甚麼師以杖倚壁便下〇上堂如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老僧把一枝草為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為一枝草用佛是煩惱煩惱是佛僧問未審佛是誰家煩惱師曰與一切人煩惱曰如何免得師曰用免作麼頌僧辭師曰甚處去曰諸方學佛法去師竪起拂子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曰與麼則不去也師曰摘楊花摘楊花頌僧問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師曰鎮州出大蘿蔔頭頌上堂金佛不度爐

異類中行

把一枝草為丈六金身用

摘楊花

究理坐看　性不壞　尼問密意　臺山路

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眞佛內裏坐菩提涅槃眞如佛性盡是貼體衣服亦名煩惱實際理地甚麽處著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汝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不會截去老僧頭去夢幻空花徒勞把捉心若不異萬法一如既不從外得更拘執作麽如羊相似亂拾物安向口裏老僧見藥山和尙道有人問著但敎合取狗口老僧亦敎合取狗口取我是垢不取我是淨一似獵狗專欲得物喫佛法在甚麽處千人萬人盡是覓佛漢子於中覓一箇道人無若與空王爲弟子莫敎心病最難醫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一從見老僧後更不是別人祇是箇主人公這箇更向外覓作麽正恁麽時莫轉頭換腦若轉頭換腦即失却也僧問承師有言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曰此猶是壞底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法眼云是一個兩個是壞不壞且作麽生會試斷看）頌尼問如何是密密意師以手指之尼曰和尙猶有這箇在師曰却是你有這箇頌有僧遊五臺問一婆子曰臺山路向甚麽處去婆曰驀直去僧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麽去後有僧擧似師師曰待我去勘過明日師便去問臺山路向甚麽處去婆曰驀直去師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麽去師歸院謂僧曰臺山婆子爲汝勘破了也頌有一婆子令人送錢請轉藏經師受施利了却下禪牀轉一匝乃曰傳語婆轉藏經已竟其人回擧似婆婆曰比來請轉全藏如何祇爲轉半藏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柏樹子曰和尙莫將境示人師曰我不將境示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柏樹子評頌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時有僧問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甚麽師曰我亦不知僧曰和尙既不知爲甚道不在明白裏師曰問事即得禮拜了退評頌則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師曰曾有人問我老僧直得五年分疏不下評頌又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師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曰此猶是揀擇師曰田厙奴甚處是揀擇僧無語評頌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和尙如

請轉藏經　柏樹子　纔有語言是揀擇

牆外底　殿裏底　狗子無佛性　喫茶去　萬法歸一

何爲人師曰何不引盡此語僧曰某甲祇念得到這裏師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頌問如何是道師曰墻外底曰不問這箇師曰你問那箇曰大道師曰大道透長安頌問如何是佛師曰殿裏底頌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了也未曰喫粥了也師曰洗鉢盂去其僧忽然省悟頌上堂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也無僧擧似洛浦浦扣齒又擧似雲居居曰何必僧回擧似師師曰南方大有人喪身失命曰請和尙擧師纔擧前話僧指傍僧曰這箇師僧喫却飯了作恁麽語話師休去頌問久響趙州石橋到來祇見略彴師曰汝祇見略彴且不見石橋曰如何是石橋師曰度驢度馬頌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曰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皆有佛性狗子爲甚麽却無師曰爲伊有業識在頌師問新到曾到此間麽曰曾到師曰喫茶去又問僧僧曰不曾到師曰喫茶去後院主問曰爲甚麽曾到也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喫茶去師召院主主應諾師曰喫茶去頌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領

人來三等接　縱奪殺活　水上打毬

布衫重七斤頌眞定帥王公携諸子入院師坐而問曰大王會麽王曰不會師曰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牀王尤加禮重翌日令客將傳語師下禪牀受之侍者曰和尙見大王來不下禪牀今日軍將來爲甚麽却下禪牀師曰非汝所知第一等人來禪牀上接中等人來下禪牀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頌因侍者報大王來也師曰萬福大王者曰未到在師曰又道來也頌師到一庵主處問有麽有麽主竪起拳頭師曰水淺不是泊船處便行又到一庵主處問有麽有麽主亦竪起拳頭師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上堂正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邪人說正法正法悉皆邪諸方難見易識我這裏易見難識頌僧問如何是趙州師曰東門西門南門北門頌問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師曰急水上打毬子僧却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子曰念念不停留頌問和尙姓甚麽師曰常州有曰甲子多少師曰蘇州有頌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汝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乃曰兄弟莫久立有事商量

窮理好　湖南景岑　沙門眼　尚書本命

無事向衣鉢下坐窮理好老僧行脚時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除外更無別用心處若不如是大遠在

長沙景岑禪師上堂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須草深一丈事不獲已向汝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我常向汝諸人道三世諸佛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委悉光未發時尚無佛無衆生消息何處得山河國土來

時有僧問如何是沙門眼師曰長長出不得又曰成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輪迴出不得僧曰未審出箇甚麼不得師曰晝見日夜見星曰學人不會師曰妙高山色青又青

評頌遊山歸首座問和尚甚處去來師曰遊山來座曰到甚麼處師曰始從芳草去又逐落花回座曰大似春意師曰也勝秋露滴芙蕖○有客來謁師召尚書其人應諾師曰不是尚書本命曰不可離却即今祇對別有第二主人師曰喚尚書作至尊得麼曰恁麼總不祇對時莫是弟子主人否師曰

生死根本　果上涅槃　自參學

非但祇對與不祇對時無始劫來是箇生死根本有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眞祇爲從來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

頌有秀才看千佛名經問曰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師曰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也未曰未曾師曰得閑題取一篇好○皓月供奉問天下善知識證三德涅槃也未師曰大德問果上涅槃因中涅槃曰問果上涅槃師曰天下善知識未證曰爲甚麼未證師曰功未齊於諸聖曰功未齊於諸聖何爲善知識師曰明見佛性亦得名爲善知識曰未審功齊何道名證大涅槃師示偈曰摩訶般若照解脫甚深法法身寂滅體三一理圓常欲識功齊處此名常寂光曰果上三德涅槃已蒙開示如何是因中涅槃師曰大德是月○僧問如何是平常心師曰要眠即眠要坐即坐曰學人不會師曰熱即取涼寒即取火○問和尚繼嗣何人師曰我無人得繼嗣曰還參學也無師曰我自參學曰師意如何師有偈曰虛空問萬象萬象答虛空誰人親得聞木叉丱角童頌師與仰山翫

岑大蟲

秀問南泉遷化

色卽是空

山河轉

月次。山曰。人人盡有這箇紙。是用不得。師曰。恰是倩汝用。山曰。你作麼生用。師劈胸與一踏。山曰。囫直下是箇大蟲。自此諸方稱為岑大蟲。‖頌三聖令秀上座問曰。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石頭作沙彌時參見六祖。秀曰。不問石頭見六祖。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教伊尋思去。秀曰。和尚雖有千尺寒松。且無抽條石筍。師默然。秀曰。謝和尚答話。師亦默然。秀回舉似三聖。聖曰。若恁麼。猶勝臨濟七步。然雖如此。待我更驗看。至明日。三聖上問。承聞和尚昨日答南泉遷化一則語。可謂光前絕後。今古罕聞。師亦默然。○僧問。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此理如何。師曰。聽老僧偈礙處非牆壁。通處沒虛空。若人如是解。心色本來同又云。佛性堂堂顯現。住性有情難見。若悟眾生無我我面何如佛面。○問。蚯蚓斷為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師曰。妄想作麼。曰。其如動何。師曰。汝豈不知火風未散。‖頌問。如何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己去。師曰。如何轉得自己成山河國土去。曰。不會。師曰湖南城下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鄰。僧無語。師示偈

虛空有無

虛空生滅

祖父見孫事

問南泉原

曰。誰問山河轉。山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無歸。○華嚴座主問。虛空為是定有。為是定無。師曰。言有亦得。言無亦得。虛空有時但有假。虛空無時但無假。曰。如和尚所說。有何教文。師曰。大德豈不聞首楞嚴云。十方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裏。豈不是虛空生時但生假名。又云。汝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豈不是虛空滅時但滅假名老僧所以道。有是假有。無是假無。又問。經云。如淨瑠璃中內現真金像。此意如何。師曰。以淨瑠璃為法界體。以真金像為無漏智。體能生智。智能達體。故云如淨瑠璃中內現真金像。○久依南泉。有投機偈曰。今日還鄉入大門。南泉親道徧乾坤。法法分明皆祖父回頭慚愧好兒孫。泉答曰。今日投機事莫論。南泉不道徧乾坤。還鄉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頌僧問。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還宿債。只如二祖是了不了。師曰。空。又問雲門。門曰。確。大潙秀云。長沙空。雲門確。信手拈非造作。離心意識參。出聖凡路學。纔有絲毫。騰蛇撓腳 ‖增收茱萸和尚。‖頌趙州到雲居。居曰。老老大大。何不覓箇

住處曰甚麼處住得居曰山前有箇古寺嵩州曰和尙自住取後到師處師曰老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州曰向甚處住師曰老老大大住處也不知州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却被驢撲（見趙州章內）

嗣南泉願

子湖利蹤禪師因邑人翁遷貴施山下子湖創院師於門下立碑曰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即喪身失命臨濟會下二僧參方揭簾師喝曰看狗僧回顧師便歸方丈○尼到參師曰汝莫是劉鐵磨否曰不敢師曰左轉右轉曰和尙莫顚倒師便打

嗣南泉願

白馬曇照禪師常曰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苦又曰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尙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曰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法眼代云此時但掩耳出去）

嗣南泉願

雲際師祖禪師初參南泉問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裡親收得如何是藏泉曰與汝往來者是師曰不往來者如何泉曰亦是曰如何是珠泉召師祖師應諾泉曰去汝不會我語師從此信入

嗣南泉願

香嚴端禪師上堂兄弟彼此未了有甚麼事相共商量我三五日即發去也如今學者須了却今時莫愛他向上人無事兄弟總學得種種差別義路終不代得自己見解畢竟著力始得空記持他巧妙章句即轉加煩亂去汝若欲相應但恭恭地盡莫停留纖毫直似虛空方有少分以虛空無鎖閉無壁落無形段無心眼時有僧問古人相見時如何師曰老僧不會見古人曰今時血脈不斷處如何仰羡師曰有甚麼仰羡處○問某不問閑事請和尙答話師曰更從我覓甚麼曰不爲閑事師曰汝教我道乃曰兄弟佛是塵法是塵終日馳求有甚麼休歇但時中不用挂情情不挂物無善可取無惡可棄莫教他籠罩著始是學處也○問某甲曾辭一老宿宿曰去則親良朋附善友某今辭和尙未審有何指示師曰禮拜著僧禮拜師曰禮拜一任禮拜不得認奴作郎

（差別義路）（不用挂情）

嗣南泉願

靈鷲閑禪師上堂是汝諸人本分事若教老僧道即是與蛇畫足時有僧問與蛇畫足即不問如何是本分事師曰闍黎試道看僧擬再問師曰畫足作麼

嗣南泉願

蘇州西禪和尚。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則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舉拂子示之。其僧不禮拜。竟參雪峯。峯問。甚麼處來。曰浙中來。峯曰。今夏甚麼處。曰西禪。峯曰。和尚安否。曰來時萬福。峯曰。何不且在彼從容。曰佛法不明。峯曰。有甚麼事。僧舉前話。峯曰。汝作麼生不肯伊。曰是境。峯曰。汝見蘇州城裏人家男女否。曰見。峯曰。汝見路上林木池沼否。曰見。峯曰。凡覩人家男女大池林沼。總是境。汝還肯否。曰肯。峯曰。祇如拈起拂子。汝作麼生不肯。僧乃禮拜曰。學人取次發言。乞師慈悲。峯曰。盡乾坤是箇眼。汝向甚麼處蹲坐。僧無語。

佛法不明

嗣南泉願

陸亘大夫許頌問南泉曰。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泉指庭前牡丹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此機緣按會元見南泉章

嗣南泉願

甘贄行者頌一日入南泉設齋。黃蘗為首座。行者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曰。恁麼道。爭消得某甲䞋。便將出去。須臾復入。曰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乃行䞋頌又一日入寺設粥。仍請南泉念誦。泉乃白槌曰。請大眾為狸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甘拂袖便出。泉粥後問典座。行者在甚處。座曰。當時便去也。泉便打破鍋子。

嗣南泉願

關南道常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舉拄杖曰。會麼。曰不會。師便打。師每見僧來參禮。多以拄杖打趁。或曰遲一刻。或曰打動關南鼓。而時輩鮮有唱和者。

嗣鹽官安

雙嶺玄真禪師。初問道吾。無神通菩薩為甚麼足跡難尋。吾曰。同道者方知。師曰。和尚還知否。吾曰。不知。師曰。何故不知。吾曰。去你不識我語。師後於鹽官處悟旨。

嗣鹽官安

徑山鑒宗禪師。有小師洪諲。以講論自矜。師謂之曰。佛祖正法。直截忘詮。汝算海沙。於理何益。但能莫存知見。泯絕外緣。離一切心。即汝真性。諲茫然。遂禮辭遊方。至溈山。方悟玄旨。乃嗣溈山。

嗣歸宗常

芙蓉靈訓禪師。頌師辭歸宗。宗問。甚麼處去。師曰。歸嶺中去。宗曰。子在此多年。裝束了。却來為子說一上佛法。師結束了。上去。宗曰。近前來。師乃近前。宗曰。時寒。途中善為。師聆此言。頓忘前解。

嗣歸宗常　大禪佛　嗣大梅常　嗣佛光滿　嗣盤山積　普化

新羅大茅和尚上堂欲識諸佛師向無明心內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向萬物遷變處識取

五峯智通禪師自稱大禪佛 頌 初在歸宗會下忽一夜連叫曰我大悟也衆駭之明日上堂衆集宗曰昨夜大悟底僧出來師出曰某甲宗曰汝見甚麼道理便言大悟試說看師曰師姑元是女人作宗異之師便辭去宗門送與提笠子師接得笠子戴頭上便行更不回顧臨終有偈曰舉手攀南斗回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杭州天龍和尚上堂大衆莫待老僧來上便上來下去便下去各有華藏性海具足功德無礙光明各各參取

杭州刺史白居易久參佛光得心法兼禀大乘金剛寶戒云云 凡守任處多訪祖道學無常師

鎭州普化和尚 頌 師與盤山密授眞訣而徉狂出言無度暨盤山順世乃於北地行化或城市或塚間振一鐸曰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一日臨濟令僧捉住曰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師拓開曰來日大悲院裏有齋僧回舉似濟濟曰我從來疑著這漢凡見人無高下皆振鐸一聲 頌 臨濟一日與河陽木塔長老同在僧堂內坐正說師每日在街市掣風掣顛知他是凡是聖師忽入來濟便問汝是凡是聖師曰汝且道我是凡是聖濟便喝師以手指曰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廝兒却具一隻眼濟曰這賊師曰賊賊便出去

嗣麻谷徹　嗣東寺會　嗣西堂藏

壽州良遂禪師 頌 參麻谷谷見來便將鋤頭去鋤草師到鋤草處谷殊不顧便歸方丈閉却門一日復去谷又閉門師乃敲門谷問阿誰師曰良遂纔稱名忽然契悟曰和尚莫謾良遂良遂若不來禮拜和尚泊被經論賺過一生谷便開門相見及歸講肆謂衆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

薯山慧超禪師洞山來禮拜次師曰汝已住一方又來這裏作麼曰良价無奈疑何特來見和尚師召良价价應諾師曰是甚麼价無語師曰好箇佛祇是無光燄

虔州處微禪師僧問三乘十二分教體理得妙與祖

嗣章敬惲　宣宗問戒定慧

方便

佛心

念佛

意是同是別師曰須向六句外鑒不得隨聲色轉曰如何是六句師曰語底默底不語不默總是總不是汝合作麼生僧無對

薦福弘辯禪師　唐宣宗問云何名戒對曰防非止惡謂之戒帝曰云何爲定對曰六根涉境心不隨緣名定帝曰云何爲慧對曰心境俱空照覺無惑名慧帝曰何爲方便對曰方便者隱實覆相權巧之門也被接中下曲施誘迪謂之方便設爲上根言捨方便但說無上道者斯亦方便之談乃至祖師玄言忘功絕謂亦無出方便之迹帝曰何爲佛心對曰佛者西天之語唐言覺謂人有智慧覺照爲佛心心者佛之別名有百千異號體唯其一無形狀非青黃赤白男女等相在天非天在人非人而現天現人能男能女非始非終無生無滅故號靈覺之性如陛下日應萬機卽是陛下佛心假使千佛共傳而不念別有所得也帝曰如今有人念佛如何對曰如來出世爲天人師善知識隨根器而說法爲上根者開最上乘頓悟至理中下者未能頓曉是以佛爲韋提希權開十六

持經持呪

禮佛轉經

嗣章敬惲

觀門令念佛生於極樂故經云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帝曰有人持經念佛持呪求佛如何對曰如來種種開讚皆爲最上一乘如百川衆流莫不朝宗于海如是差別諸數皆歸薩婆若海帝曰祖師既契會心印金剛經云無所得法如何對曰佛之一化實無一法與人但示衆人各各自性同一法藏當時然燈如來但印釋迦本法而無所得方契然燈本意故經云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是法平等修一切善法不住於相帝曰禪師既會祖意還禮佛轉經否對曰沙門釋子禮佛轉經蓋是住持常法有四報焉然依佛戒修身參尋知識漸修萬行履踐如來所行之跡帝曰何爲頓見何爲漸修對曰頓明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飯不一口便飽師是日辯對七刻賜紫方袍號圓智禪師

袁州古隄和尙仰山到參師曰去汝無佛性山叉手近前三步應喏師笑曰子甚麼處得此三昧來山曰我從耽源處得名潙山處得地師曰莫是潙山的子

麼山曰世諦即不無佛法即不敢山却問和尚從甚處得此三昧師曰我從章敬處得此三昧山歎曰不可思議來者難為湊泊

嗣章敬暉

河中府公畿和尚頌因往羅漢路逢一騎牛翁師曰羅漢路向什麼處去翁拍牛云道道師喝曰這畜生翁曰羅漢路向什麼處去師却拍牛曰道道翁曰直饒與麼猶少蹄角在師便打翁便拍牛走增收

嗣永泰湍

祕魔巖和尚頌常持一木叉每見僧來禮拜即叉却頸曰那箇魔魅教汝出家那箇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叉下死道不得也叉下死速道速道學徒鮮有對者霍山通和尚訪師纔見不禮拜便攛入懷裏師拊通三下通起拍手曰師兄三千里外賺我來三千里外賺我來便回

嗣永泰湍

湖南祇林和尚頌每叱文殊普賢皆為精魅手持木劍自謂降魔纔見僧來參便曰魔來也魔來也以劍亂揮歸方丈如是十二年後置劍無言僧問十二年前為甚麼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曰十二年後為甚麼不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

嗣華嚴藏

黃州齊安禪師僧問如何識得自己佛師曰一葉明時消不盡松風韻罷怨無人曰如何是自己佛師曰草前駿馬實難窮妙盡還須畜生行

嗣黃檗運

睦州陳尊宿持戒精嚴學通三藏遊方契旨於黃檗後為四衆請住觀音院常百餘衆經數十載頌學者叩激隨問遽答詞語峻險既非循轍故淺機之流往往嗤之唯玄學性敏者欽伏由是諸方歸慕咸以尊宿稱後歸開元居房織蒲鞋以養母故有陳蒲鞋之號或見講僧乃召曰座主主應諾師曰擔板漢頌一日晚參謂衆曰汝等諸人還得箇入頭處也未若未得箇入頭處須覓箇入頭處若得箇入頭處已後不得孤負老僧時有僧出禮拜曰某甲終不敢孤負和尚師曰早是孤負我了也又曰明明向你道尚自不會何況蓋覆將來頌師見僧乃曰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曰某甲如是師曰三門頭金剛為甚麼舉拳曰金剛尚乃如是師便打○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要道有甚麼難曰請師道師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頌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

織蒲養母

入頭處

講僧行脚

何師曰昨朝栽茄子今日種冬瓜〇問某甲講彙行
脚不會教意時如何師曰灼然實語當懺悔曰乞師
指示師曰汝若不問老僧卽緘口無言汝旣問老僧
不可緘口去也曰請師便道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慚
色頌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師曰昨日有人
問趂出了也曰和尙恐某甲不實那師曰拄杖不在
苕蒂柄聊與三十評頌問僧近離甚處僧便喝師曰
老僧被你一喝僧又喝師曰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僧
無語師便打曰這掠虛漢頌秀才訪師稱會二十四
家書師以拄杖空中點一點曰會麼秀才罔措師曰
又道會二十四家書永字八法也不識頌上堂裂開
也在我揑聚也在我時有僧問如何是裂開師曰三
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眞如解脫卽心卽佛我且與麼
道你又作麼生曰某甲不與麼道師曰盞子撲落地
碟子成七片曰如何揑聚師乃斂手而坐頌師看經
次陳操尙書問和尙看甚麼經師曰金剛經書曰六
朝翻譯此當第幾師擧起經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
泡影頌師問秀才先輩治甚經才曰治易師曰易中

陳操尙書問

如喪考妣

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且道不知箇甚麼才曰不知其
道師曰作麼生是道才無對頌示衆曰大事未明如
喪考妣大事已明亦如喪考妣 千峯琬頌云楊子江頭波浪深行人到此盡沉吟他時若到無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 增收

嗣黃檗運

千頃楚南禪師參黃檗檗問子未現三界影像時如
何師曰卽今豈是有耶檗曰有無且置卽今如何師
曰非今古檗曰吾之法眼已在汝躬〇上堂諸子設
使解得三世佛敎如缾注水及得百千三昧不如一

無漏道

念修無漏道免被人天因果繫絆時有僧問無漏道
如何修師曰未有闍黎時體取曰未有某甲時敎誰
體師曰體者亦無

嗣黃檗運

烏石靈觀禪師尋常扃戶人罕見之唯一信士每至
食時送供方開頌一日雪峯伺便扣門師開門峯驀
胸搊住曰是凡是聖師唾曰這野狐精便推出閉却
門峯曰也祇要識老兄〇僧到敲門行者開門便出
去僧入禮拜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適來出去者是
甚麼人僧擬近前師便推出閉却門頌曹山行脚時
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我若向你道卽別有

也曹山舉似洞山山曰好箇話頭祇欠進語何不問爲甚麼不道曹却來進前語師曰若言我不道即瘂却我口若言我道即訾却我舌曹山歸舉似洞山山深肯之

嗣黃檗運

羅漢宗徹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骨剉也○問如何是南宗北宗師曰心爲宗曰還看教也無師曰教是心○問性地多昏如何了悟師曰頌雲風卷太虛廓淸曰如何得明去師曰一輪皎潔萬里騰光

嗣黃檗運

相國裴休居士頌守新安日屬運禪師初於嶺南黃檗山捨衆入大安精舍混迹勞侶掃洒殿堂公入寺燒香主事祇接因觀壁畫乃問是何圖相主事對曰高僧眞儀公曰眞儀可觀高僧何在主事無對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役寺執役頗似禪者公曰可請來詢問得否於是遽尋檗至公覩之欣然曰休適有一問諸德吝辭今請上人代酬一語檗曰請相公垂問公舉前話檗朗聲曰裴休公應諾檗曰在甚麼處公當下知旨如獲髻珠曰吾師眞善知識也示人尅的若是何故汨沒於此乎寺衆愕然自此延入府署執弟子禮屢辭不已復堅請住黃檗山荐興祖道仍集黃檗語要親書序引

嗣長慶安

大隨法眞禪師南遊初見藥山道吾雲巖洞山次至嶺外大溈會下數載食不至充臥不求暖淸苦鍊行操履不羣溈深器之一日問曰闍黎在老僧此間不曾問一轉話師曰教某甲向甚麼處下口溈曰何不道如何是佛師便作手勢掩溈口溈歎曰子眞得其髓○上堂此性本來淸淨具足萬德但以染淨二緣而有差別故諸聖悟之一向淨用而成覺道凡夫迷之一向染用沒溺輪回其體不二故般若云無二無別分無別無斷故評頌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師曰壞曰恁麼則隨他去也師曰隨他去僧不肯後到投子舉前話子遂裝香遙禮曰西川古佛出世謂其僧曰汝速回去懺悔僧回大隨師已歿僧再至投子子亦遷化頌庵側有一龜僧問一切衆生皮裹骨這箇衆生爲甚骨裹皮師拈草履覆龜背上僧無語頌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赤土

（眉注：染淨二緣　無別無二　西川古佛）

畫簸箕曰未審此理如何師曰簸箕有脣米跳不出○問僧講甚麼教法曰百法論師拈杖曰從何而起曰從緣而起師曰苦哉苦哉

嗣長慶安

靈樹如敏禪師僧問佛法至理如何師展手而已頌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千年田八百主曰如何是千年田八百主師曰郎當屋舍沒人修

嗣長慶安

悟桃花

靈雲志勤禪師頌初在潙山因見桃花悟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潙覽偈詰其所悟與之符契潙曰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上堂諸仁者所有長短盡在不常且觀四時草木葉落花開何況塵劫來天人七趣地水火風成壞輪轉因果將盡三惡道苦毛髮不曾添減唯根蔕神識常存上根者遇善友伸明當處解脫便是道場中下癡愚不能覺照沉迷三界流轉生死釋尊爲伊天上人間設教證明顯發至道汝等還會麼僧問如何得出離生老病死師曰青山元不動浮雲任去來頌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曰學人不會師曰彩氣夜常動精靈日少逢頌長生問混沌未分時含生何來師曰如露柱懷胎曰分後如何師曰如片雲點太清曰未審太清還受點也無師不答曰恁麼則含生不來也師亦不答曰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師曰猶是眞常流注曰如何是眞常流注師曰似鏡長明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打破鏡來與汝相見○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井底種林檎曰學人不會師曰今年桃李貴一顆直千金

（善友伸明）（設教證明）（問話底樣子）

嗣長慶安

壽山師解禪師住後上堂諸上座幸有眞實言語相勸諸兄弟合各自體悉凡聖情盡體露眞常但一時卸却從前虛妄攀緣塵垢心如虛空相似他時後日合識得些子好惡

嗣長慶安

潞州淥水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還見庭前花藥欄麼僧無語

嗣趙州諗

嚴陽善信尊者初參趙州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曰放下著師曰既是一物不將來放下箇甚麼州曰放不下擔將去師於言下大悟

嗣趙州諗

光孝慧覺禪師僧問覺華纔綻徧滿娑婆祖印西來

合談何事師曰情生智隔曰此是教意師曰汝披甚麽衣服○師領衆出見露柱乃合掌曰不審世尊僧曰和尚是露柱師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嗣趙州諗
國清奉禪師僧問如何是出家人師曰銅頭鐵額鳥觜鹿身曰如何是出家人本分事師曰早起不審夜間珍重

嗣趙州諗
木陳從朗禪師僧問放鶴出籠和雪去時如何師曰我道不一色

嗣趙州諗
杭州多福和尚頌僧問如何是多福 一叢竹師曰一莖兩莖斜曰學人不會師曰三莖四莖曲

嗣長沙岑
雪竇常通禪師參長沙沙問何處人師曰邢州人沙曰我道汝不從彼來師曰和尚還曾住此否沙然之乃容入室僧問如何是三世諸佛出身處師曰伊不肯知有汝三世僧良久師曰薦否不然者且向著佛不得處體取時中常在識盡功亡瞥然而起卽是傷他而況言句乎

嗣茱萸
石梯和尚頌 一日見侍者托鉢赴堂乃喚侍者者應諾師曰甚處去者曰上堂齋去師曰我豈不知汝上堂齋去者曰除此外別道箇甚麽師曰我祇問汝本分事者曰和尚若問本分事某甲實是上堂齋去師曰汝不謬爲吾侍者

嗣子湖蹤
漳州浮石和尚頌上堂山僧開箇卜鋪能斷人貧富定人生死僧問離却生死貧富不落五行請師直道師曰金木水火土

嗣關南常
關南道吾和尚有時曰打動關南鼓唱起德山歌有時執木劒橫肩上作舞僧問手中劒甚處得來師擲於地僧却置師手中師曰甚處得來僧無對師曰容汝三日內下取一轉語其僧亦無對師自代拈劒橫肩上作舞曰須恁麽始得頌趙州來師乃著豹皮褌執吉獠棒在三門下翹一足等候纔見州便高聲唱喏而立州曰小心祇候著師又唱喏一聲而去頌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下禪牀作女人拜曰謝子遠來無可祇待已上二則按頌古見潭州道吾智下會元中機緣在襄州關南道吾章

嗣高安愚
末山尼了然禪師頌因灌溪和尚問如何是末山師曰不露頂曰如何是末山主師曰非男女相貎乃喝

□天龍

曰何不變去師曰不是神不是鬼變箇甚麼豁於是
服膺
金華俱胝和尙頌初住菴時有尼名實際來戴笠子
執錫繞師三匝曰道得卽下笠子如是三問師皆無
對尼便去師曰日勢稍晚何不且住尼曰道得卽住
師又無對尼去後師歎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
夫之氣不如棄菴往諸方參尋知識去其夜山神告
曰不須離此將有肉身菩薩來爲和尙說法也逾旬
果天龍和尙到庵師乃迎禮具陳前事龍竪一指示
之師當下大悟評師凡有學者參問只竪一指

□睦州陳

刺史陳操尙書頌一日與僚屬登樓次見數僧行脚
有一官人曰來者總是行脚僧公曰不是曰焉知不
是公曰待來勘過須臾僧至樓前公驀喚上座僧皆
回首公謂諸官曰不信

□光孝覺

長慶道巘禪師上堂顯勸朝入伽藍暮成正覺說偈
曰三界上下法我說皆是心離於諸心法更無有可
得看他恁麼道也太煞惺惺若比吾徒猶是鈍漢所
以一念見道三世情盡如印印泥更無前後諸子生
死事大快須薦取莫爲等閑業識茫茫蓋爲迷己逐
物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再轉法輪世尊咄曰吾四
十九年住世不曾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
轉法輪耶然今時衆中建立箇賓主問答事不獲已
蓋爲初心耳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今日三月
三日學人不會師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便下
座

會元四卷終

禪宗正脈卷第二

○吳本卷五

禪宗正脈卷第三

應化

應化聖賢

文殊菩薩頌一日令善財採藥曰是藥者採將來善
財徧觀大地無不是藥却來白曰無有不是藥者殊
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遂於地上拈一莖草度與文
殊文殊接得呈起示衆曰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
頌文殊問菴提遮女曰生以何爲義女曰生以不生

地水火風四緣

應化

生爲生義殊曰如何是生以不生生爲生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宜是爲生義殊曰死以何爲義女曰死以不死死爲死義殊曰如何是死以不死死爲死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所宜是爲死義菴提遮女又問文殊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甚麽却被生死之所流轉殊曰其力未充

應化

天親菩薩從彌勒內宮而下無著菩薩問曰人間四百年彼天爲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麽法天親曰祇說這箇法祇是梵音清雅令人樂聞

應化

維摩會上評頌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文殊曰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爲菩薩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又問維摩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文殊讚曰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菩薩眞入不二法門

應化

善財頌參五十三員善知識末後到彌勒閣前見樓閣門閉瞻仰讚歎見彌勒從別處來善財作禮曰願樓閣門開令我得入尋時彌勒至善財前彈指一聲樓閣門開善財入已閣門卽閉見百千萬億樓閣一一樓閣內有一彌勒領諸眷屬幷一善財而立其前

善財因無著菩薩問曰我欲見文殊何者卽是財曰汝發一念心清淨卽是無著曰我發一念心清淨爲甚麽不見財曰是眞見文殊

應化

須菩提尊者在巖中宴坐諸天雨花讚歎者曰空中雨花讚歎復是何人云何讚歎天曰我是梵天敬重尊者善說般若者曰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汝云何讚歎天曰如是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眞說般若○尊者一日說法次帝釋雨花者乃問此花從天得邪從地得邪從人得邪釋曰弗也者曰從何得邪釋乃舉手者曰如是如是

應化

舍利弗尊者頌入城遥見月上女出城舍利弗心口思惟此姊見佛不知得忍不得忍否我當問之纔近便問大姊往甚麽處去女曰如舍利弗與麽去弗曰我方入城汝方出城何言如我恁麽去女曰諸佛弟

子當依何住弗曰諸佛弟子依大涅槃而住女曰諸
佛弟子旣依大涅槃而住而我亦如與舍利弗與麼
去

應化

賓頭盧尊者頌赴阿育王宮大會王行香次作禮問
曰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否者以手策起眉毛曰會
麼王曰不會者曰阿耨達池龍王請佛齋吾是時亦
預其數

應化

秦跋陀禪師問生法師講何經論生曰大般若經師
曰作麼生說色空義曰衆微聚曰色衆微無自性曰
空師曰衆微未聚喚作甚麼生罔措師又問別講何

如來涅槃

經論曰大涅槃經師曰如何說涅槃之義曰涅而不
生槃而不滅不生不滅故曰涅槃師曰這箇是如來
涅槃那箇是法師涅槃曰涅槃之義豈有二邪某甲
祇如此未審禪師如何說涅槃師拈起如意曰還見

祖師涅槃

麼曰見師曰見箇甚麼曰見禪師手中如意師將如
意擲于地曰見麼曰見師曰見箇甚麼曰見禪師手
中如意墮地師斥曰觀公見解未出常流何得名喧
宇宙拂衣而去其徒懷疑不已乃追師扣問我師說
色空涅槃不契未審禪師如何說色空義師曰不道
汝師說得不是汝師祇說得果上色空不會說得因
中色空其徒曰如何是因中色空師曰一微空故衆
微空衆微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無衆微衆微空中
無一微

應化

寶誌禪師頌垂語曰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
又曰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眞體
不離聲色言語又曰京都鬧都浩浩還是菩提大道
法眼曰京都鬧都浩浩不是菩提大道

應化

雙林善慧大士日常營作夜則行道見釋迦金粟定
光三如來放光襲其體大士乃曰我得首楞嚴定天
嘉二年感七佛相隨釋迦引前維摩接後唯釋尊數

梁武帝請講經

顧共語爲我補處也評頌梁武帝請講金剛經士纔
陞座以尺揮案一下便下座帝愕然聖師曰陛下還

心王銘

會麼帝曰不會聖師曰大士講經竟○心王銘曰觀
心空王玄妙難測無形無相有大神力能滅千災成
就萬德體性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有聲爲
大法將心戒傳經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

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所作皆成了本識心識心見佛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念念佛心佛心念佛欲得早成戒心自律淨律淨心心即是佛除此心王更無別佛欲求成佛莫染一物心性雖空貪嗔體實入此法門端坐成佛到彼岸已得波羅蜜慕道眞士自觀自心知佛在內不向外尋即心即佛即佛即心心明識佛曉了識心離心非佛離佛非心非佛莫測無所堪任執空滯寂於此漂沉諸佛菩薩非此安心明心大士悟此玄音身心性妙用無更改是故智者放心自在莫言心王空

心能使身作邪作正

無體性能使色身作邪作正非有非無隱顯不定心性離空能凡能聖是故相勸好自防愼剎那造作還復漂沉清淨心智如世黃金般若法藏並在身心無爲法寶非淺非深諸佛菩薩了此本心有緣遇者非

大士頌

去來今頌大士頌云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鎭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頌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頌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

應化

南嶽慧思禪師頌因誌公令人傳語曰何不下山敎化衆生目視雲漢作甚麽師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呑盡何處更有衆生可化〇示衆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求莫從他覓覓即不得得亦不眞〇偈曰頓悟心源開寶藏隱顯靈通現眞相獨行獨坐常巍巍百億化身無數量縱令逼塞滿虛空看時不見微塵相可笑物兮無比況口吐明珠光晃晃尋常見說不思議一語標名言下當〇天不能蓋地不載無去無來無障礙無長無短無青黃不在中間無內外超羣出衆太虛玄指物傳心人不會

應化

天台智者顗禪師頌在南嶽誦法華經至藥王品曰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於是悟法華三昧獲旋陀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應化

豐干禪師因寒山問古鏡未磨時如何照燭師曰氷壺無影像猿猴探水月曰此是不照燭也更請道看師曰萬德不將來敎我道甚麽寒山拾得俱作禮而退

應化

寒山子因趙州遊天台路次相逢山見牛跡問州曰上座還識牛麼州曰不識山指牛跡曰此是五百羅漢遊山州曰既是羅漢為甚麼却作牛去山曰蒼天蒼天州呵呵大笑山曰作甚麼州曰蒼天蒼天山曰這廝兒宛有大人之作

應化

拾得子國清寺半月念戒衆集拾得拍手曰聚頭作想那事如何維那叱之得曰大德且住無嗔即是戒心淨即出家我性與你合一切法無差

應化

明州布袋和尚頌 一日有僧在師前行師乃拊其背僧回首師曰乞我一文錢曰道得即與汝一文師放下布袋叉手而立白鹿和尚問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布袋曰如何是布袋下事師負之而去先保福和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放下布袋叉手福曰為祇如此為更有向上事師負之而去師在街衢立有僧問和尚在這裏作甚麼師曰等箇人曰來也來也師曰汝不是這箇人曰如何是這箇人師曰乞我一文錢

應化

法華志言大士留講肆之久一日讀雲門錄忽契悟未幾宿命遂通獨語笑口吻囁嚅日常不輟世傳誦法華因以名之〇丞相呂許公問佛法大意師曰本來無一物一味却成真僧問師凡邪聖邪遂舉手曰我不在此住

已上應化 賢聖在會元二卷末今在正脈三卷首

青原

六祖法嗣

青原山行思禪師頌 聞曹谿法席乃往參禮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甚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為祖曰落何階級師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會下學徒雖衆師居首焉亦猶二祖不言少林謂之得髓矣〇一日祖謂師曰從上衣法雙行師資遞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今得人何患不信吾受衣來遭此多難況乎後代爭競必多衣即留鎮山門子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師既得法歸住青原頌 師令石頭持書與南嶽讓和尚曰汝達書了速回吾有箇鈯斧子與汝住山頭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嶽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頭曰寧可永劫受沉淪不從諸聖求解脫嶽便

鈯斧子

嗣青原思

◎甚疑恁下同

夢身乘龜

著參同契

◎明此作妙

休頭便回師問子返何速書信達否頭曰書亦不通信亦不達去日蒙和尙許箇鈯斧子祇今便請師垂一足頭便禮拜尋辭往南嶽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廬陵米作麼價

石頭希遷禪師頌謁青原原問師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曰有人不道嶺南有消息曰若甚麼大藏小藏從何而來師曰盡從這裏去原然之已師於唐天寶初薦之衡山南寺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時號石頭和尙師因看肇論至會萬物爲已者其唯聖人乎師乃拊几曰聖人無已靡所不已法身無象誰云自他圓鑑靈照於其間萬象體玄而自現境智非一孰云去來至哉斯語也遂掩卷不覺寢夢自身與六祖同乘一龜遊泳深池之內覺而詳之靈龜者智也池者性海也吾與祖師同乘靈智遊性海矣遂著參同契曰竺土大僊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色本殊質象聲元異樂苦暗合上中

◎暗下應有勿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之二句○或作如

戒立規矩

言明明淸濁句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眼色耳音聲鼻香舌鹹醋然依一一法依根葉分布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以明相覩明暗各相對比之前後步萬物自有功當言用及處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進步非近遠迷隔山河固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上堂吾之法門先佛傳授不論禪定精進唯達佛之知見即心即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名異體一汝等當知自已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意識三界六道唯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能知之無所不備時門人道悟問曹谿意旨誰人得師曰會佛法人得曰師還得否師曰不得曰爲甚麼不得師曰我不會佛法○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問如何是淨土師曰誰垢汝○問如何是涅槃師曰誰將生死與汝頌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更不會○問如何是禪師曰碌甎問如何是道師曰木頭○大顚

道有道無俱是謗

問古人云道有道無俱是謗請師除師曰一物亦無除箇甚麼師却問併却咽喉唇吻道將來頭曰無這箇師曰若甚麼汝卽得入門○道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不得不知悟曰向上更有轉處也無師曰長空不礙白雲飛

謁石頭遷

藥山惟儼禪師博通經論嚴持戒律一日自歎曰大丈夫當離法自淨誰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邪頌首造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師罔措頭曰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師稟命恭禮馬祖仍伸前問祖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生師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你見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某甲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牛祖曰汝既如是善自護持

揚眉瞬目

頌師侍奉馬祖三年一日祖問子近日見處作麼生師曰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眞實祖曰子之所得可謂

皮膚脫落唯一眞實

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既然如是將三條篾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師曰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祖曰不然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爲無所爲宜作舟航無久住此頌師乃辭祖返石頭一日在石上坐次石頭問曰汝在這裏作麼曰一物不爲頭曰恁麼卽閑坐也曰若閑坐卽爲也頭曰汝道不爲不爲箇甚麼曰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讚曰

偈

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祗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後石頭垂語曰言語動用沒交涉師曰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頭曰我這裡針劄不入師曰我這裏如石上栽華頭然之頌道吾雲巖侍立次師指按山上枯榮二樹問道吾曰枯者是榮者是吾曰榮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又問雲巖枯者是榮者是巖曰枯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放教枯淡去高沙彌忽至師曰枯者是榮者是彌曰枯者從他枯榮者從他榮師顧道吾雲巖曰不是不是頌師久不陞堂院主白曰大衆久思和尚示誨師曰打鐘著衆纔集師便下座歸方丈院主隨後問曰

枯榮二樹

不得絕言語

看經遮眼

騎石頭遲

和尚既許爲衆說話爲甚一言不措師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頌僧問兀兀地思量甚麼師曰思量箇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師曰非思量○上堂祖師秖教保護若貪嗔癡起來切須防禁莫教振觸是你欲知枯木石頭却須擔荷實無枝葉可得雖然如此更宜自看不得絕言語我今爲你說這箇語顯無語底他那箇本來無耳目等貌頌遵布衲浴佛師曰這箇從汝浴還浴得那箇麼遵曰把將那箇來師乃休○僧問已事未明乞和尚指示師良久曰吾今爲汝道一句亦不難秖宜汝於言下便見去猶較些子若更入思量却成吾罪過不如且各各合口免相累及頌師看經次僧問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爲甚麼却自看師曰我秖圖遮眼曰某甲學和尚還得也無師曰汝若看牛皮也須穿評頌僧問平田淺草麈鹿成羣如何射得麈中主師曰看箭僧放身便倒師曰侍者拖出這死漢僧便走師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

丹霞天然禪師頌於慧林寺遇天大寒取木佛燒火

禪不可解

向院主訶曰何得燒我木佛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師曰既無舍利更取兩尊燒主自後眉鬚墮落頌訪龐居士見女子靈照洗菜次師曰居士在否女子放下菜籃斂手而立師又問居士在否女子提籃便行師遂回須臾居士歸女子乃舉前話士曰丹霞在麼女曰去也士曰赤土塗牛嬭○上堂阿你渾家切須保護一靈之物不是你造作名邈得更說甚薦與不薦吾往日見石頭亦秖教切須自保護此事不是你談話得阿你渾家各有一坐具地更疑甚麼禪可是你解底物豈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聞阿你自看善巧方便慈悲喜捨不從外得不著方寸善巧是文殊方便是普賢你更擬趂逐甚麼物不用經求落空去今時學者紛紛擾擾皆是參禪問道吾此間無道可修無法可證一飲一啄各自有分不用疑慮在在處處有恁麼底若識得釋迦即老凡夫是阿你須自看取莫一盲引衆盲相將入火坑夜裏暗雙陸賽彩若爲生無事珍重○有僧到參於山下見師便問丹霞山向甚麼處去師

指山曰青黯黯處曰莫祇這箇便是麼師曰眞師子兒一撥便轉評頌問僧甚麼處宿曰山下宿師曰甚麼處喫飯曰山下喫飯師曰將飯與闍黎喫底人還具眼也無僧無對

嗣石頭遷

問心

大顚寶通禪師初參石頭頭問那箇是汝心師曰見言語者是頭便喝出經旬日師却問前者既不是除此外何者是心頭曰除却揚眉瞬目將心來師曰無心可將來頭曰元來有心何言無心無心盡同謗師於言下大悟

問禪

○師侍立次頭問汝是參禪僧是州縣白蹋僧師曰是參禪僧頭曰何者是禪師曰揚眉瞬目頭曰除却揚眉瞬目外將你本來面目呈看師曰請和尙除却揚眉瞬目外鑒頭曰我除竟師曰將呈了也頭曰汝既將呈我心如何師曰不異和尙頭曰不關汝事師曰本無物頭曰汝亦無物師曰本無物卽眞物頭曰眞物不可得汝心現量意旨如此也大須護持

無物卽眞物

莫認時輩

○上堂夫學道人須識自家本心將心相示方可見道多見時輩祇認揚眉瞬目一語一默驀頭印可以爲心要此實未了吾今爲你諸人分明說出各須聽受但除却一切妄運想念現量卽汝眞心此心與塵境及守認靜默時全無交涉卽心是佛不待修治何以故應機隨照冷冷自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乃是本心大須護持不可容易

妙用處

韓文公訪

○韓文公一日相訪問師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曰會麼公曰不會師曰晝夜一百八公不曉遂回次日再來至門前見首座擧前話問意旨如何座扣齒三下及見師理前問師亦扣齒三下公曰元來佛法無兩般師曰是何道理公曰適來問首座亦如是師乃召首座是汝如此對否座曰是師便打趁出院頌

文公問佛法省要處

文公又一日白師曰弟子軍州事繁佛法省要處乞師一語師良久公罔措時三平爲侍者乃敲禪牀三下師曰作麼平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公乃曰和尙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邊得箇入處

嗣石頭遷

長髭曠禪師頌曹谿禮祖塔回參石頭頭問甚麼處來曰嶺南來頭曰大庾嶺頭一鋪功德成就也未師曰成就久矣祇欠點眼在頭曰莫要點眼麼師曰便請頭乃垂一足師禮拜頭曰汝見箇甚麼道理便禮

拜師曰據某甲所見如紅爐上一點雪○師見僧問訊次師曰步步是汝證明處汝還知麼曰某甲不知師曰汝若知我堪作甚麼僧禮拜師曰我不堪汝却好

嗣石頭遷

京兆尸利禪師問石頭如何是學人本分事頭曰汝何從吾覓曰不從師覓如何即得石頭曰汝還曾失麼師乃契會厥旨

嗣石頭遷

招提慧朗禪師初參馬祖祖問汝來何求曰求佛知見祖曰佛無知見知見乃魔耳汝自何來曰南嶽來祖曰汝從南嶽來未識曹谿心要汝速歸彼不宜他往師歸石頭便問如何是佛頭曰汝無佛性師曰蠢動含靈又作麼生頭曰蠢動含靈却有佛性曰慧朗爲甚麼却無頭曰爲汝不肯承當師於言下信入住後凡學者至皆曰去去汝無佛性其接機大約如此時謂大朗

嗣石頭遷

鳳翔佛陀禪師頌尋常持一串數珠念三種名號曰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是甚麼椀躂丘乃過一珠終而復始事跡異常時人莫測

嗣石頭遷

大同濟禪師一日見龐居士來便掩却門曰多知老翁莫與相見士曰獨坐獨語過在阿誰師便開門纔出被士把住曰師多知我多知師曰多知且置閉門開門卷之與舒相較幾許士曰祇此一問氣急殺人師默然士曰弄巧成拙○僧問此箇法門如何繼紹師曰冬寒夏熱人自委知曰恁麼則蒙分付去也師曰頑嚚少智動脣多痴頌問十二時中如何合道師曰汝還識十二時麼曰如何是十二時師曰子丑寅卯僧禮拜師示頌曰十二時中那事別子丑寅卯吾今說若會唯心萬法空釋迦彌勒從茲決

嗣藥山儼

道吾宗智禪師預藥山法會密契心印一日山問子去何處來師曰遊山來山曰不離此室速道將來師曰山上烏兒頭似雪澗底遊魚忙不徹頌師離藥山見南泉泉問闍黎名甚麼師曰宗智泉曰智不到處作麼生宗師曰切忌道著泉曰灼然道著即頭角生三日後師與雲巖在後架把針泉見乃問智頭陀前日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合作麼生行履師便抽身入僧堂泉便歸方丈師又來把針巖

頭角生

異類中行

曰師弟適來爲甚不祇對和尚師曰你不妨靈利巖不薦却問南泉適來智頭陀爲甚不祇對和尚某甲不會乞師垂示泉曰他却是異類中行巖曰如何是異類中行泉曰不見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直須向異類中行巖亦不會頌師知雲巖不薦乃曰此人因緣不在此却同回藥山山問汝回何速巖曰祇爲因緣不契山曰有何因緣巖擧前話山曰子作麼生會他這箇時節便回巖無對山乃大笑巖便問如何是異類中行山曰吾今日困倦且待別時來巖曰某甲特爲此事歸來山曰且去巖便出師在方丈外聞巖不薦不覺咬得指頭血出師却下來問巖師兄去問和尚那因緣作麼生巖曰和尚不與某甲說師便低頭（僧問雲居切忌道著意作麼生居云此語最毒云如何是最毒底語居云一棒打殺龍蛇）

雲巖不知有

○雲巖臨遷化遣書辭師師覽書了謂洞山密師伯曰雲巖不知有我悔當時不向伊道雖然如是要且不違藥山之子（玄覺云古人恁麼道還知有也未又云雲巖當時不會且道甚麼處是伊不會處）○藥山上堂曰我有一句子未嘗說向人師出曰相隨來也僧問藥山一句子如何說山曰非言說師曰早言說了也○溈山問雲巖菩提以何爲座巖曰以無爲爲座巖却問溈山山曰以諸法空爲座又問師作麼生師曰坐也聽伊坐臥也聽伊臥有一人不坐不臥速道速道山休去

性地非空

○有施主施裩藥山提起示衆曰法身還具四大也無有人道得與他一腰裩師曰性地非空空非性地此是地大三大亦然山曰與汝一腰裩○雲巖補鞋次師問作甚麼巖曰將敗壞補敗壞師曰何不道即敗壞非敗壞

問藥山處

頌師到五峯峯問還識藥山老宿否師曰不識峯曰爲甚麼不識師曰不識不識

俗氣不除

雲巖曇晟禪師頌參百丈海禪師二十年因緣不契後造藥山山問甚處來曰百丈來山曰百丈有何言句示徒師曰尋常道我有一句子百味具足山曰鹹則鹹味淡則淡味不鹹不淡是常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底句師無對山曰爭奈目前生死何師曰目前無生死山曰在百丈多少時師曰二十年山曰二十年在百丈俗氣也不除○侍立次山又問百丈更說甚麼法師曰有時道三句外省去六句內會取山曰

徧身手眼

嗣藥山儼

三千里外且喜沒交涉山又問更說甚麼法師曰有時上堂大衆立定以拄杖一時趂散復召大衆衆回首丈曰是甚麼山曰何不早恁麼道今日因子得見海兄師於言下頓悟便禮拜評頌道吾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曰如人夜間背手摸枕子吾曰我會也師曰作麼生會吾曰徧身是手眼師曰道也太煞道祇道得八成吾曰師兄作麼生師曰通身是手眼○尼僧禮拜師問汝爺在否曰在師曰年多少曰年八十師曰汝有箇爺不年八十還知否曰莫是恁麼來者師曰恁麼來者猶是兒孫洞山代云直是不恁麼來者亦是兒孫○僧問一念嘗起便落魔界時如何師曰汝因甚麼却從佛界來僧無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莫道體不得說便體得也祇是左之右之

秀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頌自印心於藥山與道吾雲巖為同道交洎離藥山乃謂二同志曰公等應各據一方建立藥山宗旨予率性疎野唯好山水樂情自遣無所能也他後知我所止之處若遇靈利座主指一人來或堪雕琢將授生平所得以報先師之恩

船子和尚

道吾指夾山見船子

遂分携至秀州華亭泛一小舟隨緣度日以接四方往來之者時人莫知其高蹈因號船子和尚道吾後到京口遇夾山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山曰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山曰法眼無瑕道吾不覺失笑山便下座請問道吾某甲適來祇對這僧話必有不是致令上座失笑望上座不吝慈悲吾曰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師在山曰某甲甚處不是望為說破吾曰某甲終不說請和尚却往華亭船子處去山曰此人如何吾曰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卓錐和尚若去須易服而往山乃散衆束裝直造華亭船子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山曰寺即不住住即不似師曰不似似箇甚麼山曰不是目前法師曰甚處學得來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師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師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被師一橈打落水中山纔上船師又曰道道山擬開口師又打山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山遂問拋綸擲鉤師意如何師曰絲懸綠水浮定有無之意山曰語帶玄而無

藏身沒跡

路舌頭談而不談師曰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山乃掩耳師曰如是如是頌師遂囑曰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吾三十年在藥山祇明斯事汝今既得他後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钁頭邊覓取一箇半箇接續無令斷絕山乃辭行頻頻回顧師遂喚闍黎山乃回首師豎起橈子曰汝將謂別有乃覆船入水而逝

闕藥山儼

百巖明哲禪師頌洞山與密師伯到參師問二上座甚處來山曰湖南師曰觀察使姓甚麼曰不得姓師曰名甚麼曰不得名師曰還治事也無曰自有郎幕在師曰還出入也無曰不出入師曰豈不出入山拂袖便出師次早入堂召二上座曰昨日老僧對闍黎一轉語不相契一夜不安今請闍黎別下一轉語若愜老僧意便開粥相伴過夏山曰請和尚問師曰豈不出入山曰太尊貴生師乃開粥同共過夏

闕藥山儼

澧州高沙彌初參藥山山問甚處來師曰南嶽來山曰何處去師曰江陵受戒去山曰受戒圖甚麼師曰圖免生死山曰有一人不受戒亦無生死汝還知否師曰恁麼則佛戒何用山曰這沙彌猶挂唇齒在師禮拜而退○道吾來侍立山曰適來有箇跛脚沙彌却有些子氣息吾曰未可全信更須勘過始得頌至晚山上堂召曰早來沙彌在甚麼處師出衆立山問我聞長安甚鬧你還知否師曰我國晏然（法眼云見誰說）山曰汝從看經得請益得師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山曰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為甚麼不得師曰不道他不得祇是不肯承當山顧道吾雲巖曰不信道○師辭藥山山問甚麼處去師曰某甲在衆有妨且往路邊卓箇草庵接待往來茶湯去山曰生死事大何不受戒去師曰知是般事便休更喚甚麼作戒山曰汝既如是不得離吾左右時復要與子相見

不看經不請益

不受戒

闕藥山儼

李翺參藥山

鼎州李翺刺史頌嚮藥山玄化屢請不赴乃躬謁之山執經卷不顧侍者曰太守在此守性褊急乃曰見面不如聞名拂袖便出山曰太守何得貴耳賤目守回拱謝問曰如何是道山以手指上下曰會麼守曰不會山曰雲在青天水在缾守忻愜作禮而述偈曰

會同一作回

嗣丹霞然　嗣丹霞然　嗣潭[illegible]州

錸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守又問如何是戒定慧山曰貧道這裏無此閑家具守莫測玄旨山曰太守欲得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閨閤中物捨不得便為滲漏

翠微無學禪師頌一日師在法堂內行投子進前接禮問曰西來密旨和尚如何示人師駐步少時子曰乞師垂示師曰更要第二杓惡水那子便禮謝師曰莫埰根子曰時至根苗自生○師因供養羅漢僧問丹霞燒木佛和尚為甚麼供養羅漢師曰燒也不燒著供養亦一任供養曰供養羅漢羅漢還來也無師曰汝每日還喫飯麼僧無語師曰少有靈利底

孝義寺性空禪師頌僧參人事畢師曰與麼下去還有佛法道理也無曰某甲結舌有分師曰老僧又作麼生曰素非好手師便仰身合掌僧亦合掌師乃拊掌三下僧拂袖便出師曰烏不前兔不後幾人於此茫然走祇有闍黎達本源結舌何曾著空有

僊天禪師頌僧參纔展坐具師曰不用通時暄還我

嗣大顛　請直指　莫錯用心

文彩未生時道理來曰某甲有口瘂却即閑苦死覓箇臘月扇子作麼師拈棒作打勢僧把住曰還我未拈棒時道理師曰隨我者隨之南北不從我者死住東西曰隨與不隨且置請師指出東西南北師便打

三平義忠禪師初參石鞏鞏常張弓架箭接機師詣法席鞏曰看箭師乃撥開胸曰此是殺人箭活人箭又作麼生鞏彈弓弦三下師乃禮拜鞏曰三十年張弓架箭祇射得半箇聖人遂拗折弓箭後參大顛舉前話顛曰既是活人箭為甚麼向弓弦上辨平無對顛曰三十年後要舉此話也難得頌師問大顛不用指東劃西便請直指顛曰幽州江口石人蹲師曰猶是指東劃西顛曰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討師作禮顛曰若不得後句前話也難圓○上堂今時人出來盡學馳求造作將當自己眼目有甚麼相當阿汝欲學麼不要諸餘汝等各有本分事何不體取作麼心憒憒口啡啡有甚麼利益分明向汝說若要修行路及諸聖建立化門自有大藏教文在若是宗門中事宜汝切不得錯用心僧問宗門中還有學路也無師

講僧參

嗣大顚通

迷源

曰有一路滑如苔曰學人還躡得否師曰不擬心汝自看講僧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不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龜毛拂子兔角拄杖大德藏向甚麼處曰龜毛兔角豈是有邪師曰肉有千斤智無銖兩上堂諸人若未曾見知識即不可若曾見作者來便合體取些子意度向巖谷間木食草衣恁麼去方有少分相應若馳求知解義句即萬里望鄉關去也珍重師有偈曰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

馬頰山本空禪師頌上堂祇這施為動轉還合得本來祖翁麼若合得十二時中無虛棄底道理若合不得喫茶說話往往喚作茶話在僧便問如何免得不成茶話去師曰你識得口也未曰如何是口師曰兩片皮也不識曰如何是本來祖翁師曰大眾前不要牽翁得孃曰大眾忻然去也師曰你試點大眾性看僧作禮師曰伊往往道一性一切性在僧欲進語師曰孤負平生行脚眼頌問去卻即今言句請師直指本來性師曰你迷源來得多少時曰即今蒙和尚指

嗣大顚通

嗣長髭曠

示師曰若指示你我即迷源曰如何即是師示頌曰心是性體性是心用心性一如誰別誰共妄外迷源祇者難洞古今凡聖如幻如夢

本生禪師拈拄杖示眾曰我若拈起你便向未拈起時作道理我若不拈起你便向拈起時作主宰且道老僧為人在甚處時有僧出曰不敢妄生節目師曰也知闍黎不分外曰低低處平之有餘高高處觀之不足師曰節目上更生節目僧無語師曰掩鼻偷香空招罪犯

石室善道禪師一日仰山問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師曰道如展手佛以握拳曰畢竟如何的當可信可依師以手撥空三下曰無恁麼事無恁麼事曰還假看教否師曰三乘十二分教是分外事若與他作對即是心境兩法能所雙行便有種種見解亦是狂慧未足為道若不與他作對一事也無所以祖師道本來無一物汝不見小兒出胎時可道我解看教不解看教當恁麼時亦不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及至長大便學種種知解出來便道我能我解不知總是客塵

嬰兒行

觸目菩提

萬里無寸草處

頌曰十六行中嬰兒行爲最哆哆和和時喻學道之人離分別取捨心故讚歎嬰兒可況喻取之若謂嬰兒是道今時人錯會

石霜山慶諸禪師頌抵溈山爲米頭一日篩米次溈曰施主物莫拋撒師曰不拋撒溈於地上拾得一粒曰汝道不拋撒這箇是甚麼師無對溈又曰莫輕這一粒百千粒盡從這一粒生師曰百千粒從這一粒生未審這一粒從甚麼處生溈呵呵大笑歸方丈溈至晚上堂曰大衆米裏有蟲諸人好看頌後參道吾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吾喚沙彌彌應諾吾曰添淨缾水著良久却問師汝適來問甚麼師擬擧吾便起去師於此有省〇吾將順世垂語曰我心中有一物久而爲患誰能爲我除之師曰心物俱非除之益患吾曰賢哉賢哉頌後因僧自洞山來師問和尚有何言句示徒曰解夏上堂云秋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曰祇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師曰有人下語否曰無師曰何不道出門便是草僧回擧似洞山山曰此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語因茲囊錐始露果熟香飄〇上堂汝等諸人自有本分事不用馳求無你是非處無你咬嚼處一代時教整理時人脚手凡有其由皆落今時直至法身非身此是教家極則我輩沙門全無肯路若分則差不分則坐著泥水但由心意妄說見聞頌師在方丈內僧在窻外問咫尺之間爲甚麼不覩師顏師曰徧界不曾藏僧擧問雪峯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峯曰甚麼處不是石霜師聞曰這老漢著甚麼死急峯聞曰老僧罪過頌裴相國來師拈起裴笏問在天子手中爲圭在官人手中爲笏在老僧手中且道喚作甚麼裴無對師乃留下笏〇示衆初機未覩大事先須識取頭其尾自至疎山仁參問如何是頭師曰直須知有曰如何是尾師曰盡却今時曰有頭無尾時如何師曰吐得黃金堪作甚麼曰有尾無頭時如何師曰猶有依倚在曰直得頭尾相稱時如何師曰渠不作箇解會亦未許渠在〇僧問三千里外遠聞石霜有箇不顧師曰是曰祇如萬象歷然是顧不顧師曰我道不驚衆曰不驚衆是與萬象合如何是不顧

徧界不曾藏

裴笏

疎山問頭尾

咬齒

嗣道吾智

權越家弔慰

師曰偏界不曾藏○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乃咬齒示之僧不會後問九峰曰先師咬齒意旨如何峰曰我寧可截舌不犯國諱又問雲蓋蓋曰我與先師有甚麽冤讐○師居石霜山二十年間學衆有長坐不臥屹若株杌天下謂之枯木衆也

漸源仲興禪師在道吾爲侍者評頌一日侍吾往檀越家弔慰師拊棺曰生邪死邪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曰爲甚麽不道吾曰不道不道歸至中路師曰和尙今日須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尙去也吾曰打卽任打道卽不道師便打吾歸院曰汝宜離此去恐知事得知不便師乃禮辭隱于村院經三年後忽聞童子念觀音經至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卽現比丘身忽然大省遂焚香遙禮曰信知先師遺言終不虛發自是我不會却怨先師先師旣歿唯石霜是嫡孫必爲證明乃造石霜霜見便問離道吾後到甚處來師曰祇在村院寄足霜曰前來打先師因緣會也未師起身進前曰却請和尙道一轉語霜曰不見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乃述在村院得底因緣遂禮拜石霜設齋懺悔他日持鍬復到石霜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霜曰作麽師曰覓先師靈骨霜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甚先師靈骨師曰正好著力霜曰這裏針劄不入著甚麽力源持鍬肩上便出

嗣道吾智

淥清禪師僧問如何是無相師曰山青水綠○僧參師以目視之僧曰是箇機關於某甲分上用不著師彈指三下僧遶禪牀一匝依位立師曰參堂去僧始出師便喝僧却以目視之師曰灼然用不著僧禮拜

嗣道吾志

神山僧密禪師一日與洞山鉏茶園山擲下钁頭曰我今日一點氣力也無師曰若無氣力爭解恁麽道山曰汝將謂有氣力底是○裴大夫問僧供養佛佛還喫否僧曰如大夫祭家神大夫擧似雲巖巖曰這僧未出家在曰和尙又如何巖曰有幾般飯食但一時下來巖却問師一時下來又作麽生師曰合取鉢盂巖肯之頌師與洞山行次忽見白兎走過師曰俊哉洞曰作麽生師曰大似白衣拜相洞曰老老大大作這箇說話師曰你作麽生洞曰積代簪纓暫時落魄○師問洞山智識所通莫不遊踐徑截處乞師一

裴大夫問供養佛

言洞曰師伯意何得取功師因斯頓覺下語非常頌
後與洞山過獨木橋洞先過了拈起木橋曰過來師
喚价闍黎洞乃放下木橋

覷道吾志

幽谿和尚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起遶
禪牀一匝而坐僧擬進語師與一蹋僧歸位而立師
曰汝恁麼我不恁麼汝不恁麼我却恁麼僧再擬進
語師又與一蹋曰三十年後吾道大行○問如何是
祖師禪師曰泥牛步步出人前○問處處該不得時
如何師曰夜半石人無影像縱橫不辨往來源

覷船子誌

夾山善會禪師上堂有祖以來時人錯會相承至令
以佛祖言句爲人師範若或如此却成狂人無智人
去他秖指示汝無法本是道道無一法無佛可成無
道可得無法可取無法可捨所以老僧道目前無法
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若向佛祖邊學此人未具

佛祖邊學

眼在何故皆屬所依不得自在本秖爲生死茫茫識
性無自由分千里萬里求善知識須具正眼求脫虛
謬之見定取目前生死爲復實有爲復實無若有人
定得許汝出頭上根之人言下明道中下根器波波

智人笑汝

渠走何不向生死中定當取何處更疑佛疑祖替汝
生死有智人笑汝汝若不會更聽一頌勞持生死法
唯向佛邊求目前迷正理撥火覓浮漚○西川座主

罷講徧參

罷講徧參到襄州華嚴和尚處問曰祖意教意是同
是別嚴曰如車二輪如鳥二翼主曰將爲禪門別有

禪門有長處

長處元來無遂歸蜀後聞師道播諸方令小師持此
語問師曰雖砂無鏤玉之談結草乖道人之意主聞
舉遙禮曰元來禪門中別有長處頌僧問撥塵見佛
時如何師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僧後問
石霜撥塵見佛時如何霜曰渠無國土甚處逢渠僧
回舉似師師上堂舉了乃曰門庭施設不如老僧入
理深談猶較石霜百步頌問如何是佛師曰此問無
賓主曰尋常與甚麼人對談師曰文殊與吾携水去
普賢猶未折花來頌問如何是夾山境師曰猿抱子
歸青嶂裏鳥銜花落碧巖前法眼云我二十年祗作境話會○師問

三路學

僧甚麼處來曰洞山來師曰洞山有何言句示徒曰
尋常教學人三路學師曰何者三路曰玄路鳥道展
手師曰實有此語否曰實有師曰軌持千里鈔林下

嗣翠微學
須會佛意
氣高奚益

道人悲

清平山令遵禪師頌初參翠微便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微曰待無人卽向汝說師良久曰無人也請和尙說微下禪牀引師入竹園師又曰無人也請和尙說微指竹曰這竿得恁麼長那竿得恁麼短師雖領其微言猶未徹其玄旨出住大通上堂舉初見翠微機緣謂衆曰先師入泥入水爲我自是我不識好惡○次遷淸平上堂諸上座夫出家人須會佛意始得若會佛意不在僧俗男女貴賤但隨家豐儉安樂便得諸上座盡是久處叢林徧參尊宿且作麼生會佛意試出來大家商量莫空氣高至後一事無成一生空度若未會佛意直饒頭上出水足下出火燒身煉臂聽慧多辯聚徒一千二千說法如雲如雨講得天花亂墜祇成箇邪說爭競是非去佛法大遠在諸人幸値色身安健不値諸難何妨近前著些工夫體取佛意好頌僧問如何是大乘師曰井索曰如何是小乘師曰錢貫又問如何是有漏師曰笊籬曰如何是無漏師曰木杓曰覿面相呈時如何師曰分付與典座

嗣翠微學
新鮮語句
麁言細語
那吒太子

投子山大同禪師初習安般觀次閱華嚴教發明性海復謁翠微頓悟宗旨頌趙州問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州曰我早侯白伊更侯黑○上堂汝諸人來這裏擬覓新鮮語句攢花四六圖口裏有可道我老兒氣力稍劣唇舌遲鈍亦無閑言語與汝汝若問我便隨汝答也無玄妙可及於汝亦不教汝垛根終不說向上向下有佛有法有凡有聖亦不存坐繫縛汝諸人變現千般總是汝自生見解擔帶將來自作自受我這裏無可與汝也無表無裏說似諸人有疑便問僧問表裏不收時如何師曰汝擬向這裏垛根便下座頌問一切聲是佛聲是否師曰是曰和尙莫屎沸盌鳴聲師便打又問麁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是否師曰是曰喚和尙作一頭驢得麼師便打頌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下禪牀立又問凡聖相去幾何師亦下禪牀立頌師指庵前一片石謂雪峰曰三世諸佛總在裏許峰曰須知有不在裏許者師曰不快漆桶○僧問那吒析骨還父

析肉還母如何是那吒本來身師放下拂子叉手頌
問和尙住此山有何境界師曰了角女子白頭絲頌
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吞却三箇四箇曰圓後如何
師曰吐却七箇八箇（師徵言頗多今錄少分而已）

嗣翠微學

道場山如訥禪師僧問如何是教意師曰汝自看僧禮拜師曰明月鋪霄漢山川勢自分又問如何得聞性不隨緣去師曰汝聽看僧禮拜師曰聾人也唱胡笳調好惡高低自不聞曰恁麼則聞性宛然也師曰石從空裏立火向水中焚○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曰堪作甚麼僧無語師又曰透出龍門雲雨合山川大地入無蹤

嗣翠微學

白雲約禪師僧問不坐偏空堂不居無學位此人合向甚麼安置師曰青天無電影韶國師參師問甚麼處來韶曰江北來師曰船來陸來曰船來師曰還逢見魚鼈麼曰往往遇之師曰遇時作麼生韶曰咄縮頭去師大笑

嗣孝義空

棗山光仁禪師上堂衆集師於座前謂衆曰不負平生行脚眼目致箇問來還有麼衆無對師曰若無即陞座去也便登座僧出禮拜師曰負我且從大衆何也便歸方丈翌日有僧請辨前語意旨如何師曰齋時有飯與汝喫夜後有牀與汝眠一向煎迫我作甚麼僧禮拜師曰苦苦僧曰請師直指師乃垂足曰舒縮一任老僧

會元五卷終

◎異本卷六
嗣石霜諸

大光山居誨禪師頌僧問祗如達磨是祖否師曰不是祖曰既不是祖又來作甚麼師曰祗爲汝不薦曰薦後如何師曰方知不是祖○上堂一代時教祗是整理時人手脚直饒剝盡到底也祗成得箇了事人不可將當衲衣下事所以道四十九年明不盡標不起到這裏合作麼生更若忉忉恐成負累珍重

嗣石霜諸

九峯道虔禪師頌嘗爲石霜侍者泊霜歸寂衆請首座繼住持師白衆曰須明得先師意始可座曰先師有甚麼意師曰先師道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其餘即不問如何是一條白練去座曰這箇祗是明一色

單明一色

邊事師曰元來未會先師意在座曰你不肯我那但裝香來香烟斷處若去不得即不會先師意遂焚香

外紹臣種內紹王種

首問外紹內紹

香烟未斷座已脫去師指座背曰坐脫立亡卽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僧問承古有言向外紹則臣位向內紹則王種是否師曰是曰如何是外紹師曰若不知事極頭祇得了事喚作外紹是爲臣種曰如何是內紹師曰知向裏許承當擔荷是爲內紹曰如何是王種師曰須見無承當底人無擔荷底人始得同一色同一色了所以借爲誕生是爲王種曰恁麼則內紹亦須得轉師曰灼然有承當擔荷爭得不轉汝道內紹便是人王種你且道如今還有紹底道理麼所以古人道紹是功紹了非是功轉功位了始喚作人王種曰未審外紹還轉也無師曰外紹全未知有且教渠知有曰如何是知有師曰天明不覺曉○問如何是外紹師曰不借別人家裏事曰如何是內紹師曰推爺向裏頭曰二語之中那語最親師曰臣在門裏王不出門曰恁麼則不出門者不落二邊師曰渠也不獨坐世界裏紹王種名外紹王種性所以道紹是功名臣是偏中正紹了轉功名君是正中偏○問誕生還更知聞也無師曰更知聞阿誰曰恁麼則

兒孫

父

諸聖間出

莫便是否師曰若是古人爲甚麼道誕生王有父曰旣有父爲甚麼不知聞師曰同時不識祖○問古人云直得不恁麼來者猶是兒孫意旨如何師曰古人不謾語曰如何是來底兒孫師曰猶守珍御在曰如何是父師曰無家可坐無世可與頌問人人盡言請益未審師將何拯濟師曰汝道巨嶽還曾乏寸土也無曰恁麼則四海參尋當爲何事師曰演若迷頭心自狂曰還有不狂者麼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師曰突曉途中眼不開頌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更問阿誰曰便恁麼承當時如何師曰須彌還更戴須彌頌問祖祖相傳復傳何事師曰釋迦慳迦葉富曰如何是釋迦慳師曰無物與人曰如何是迦葉富師曰國內孟嘗君曰畢竟傳底事作麼生師曰百歲老人分夜燈頌問諸聖間出祇是箇傳語底人豈不是和尙語師曰是曰祇如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爲甚麼喚作傳語底人師曰爲他指天指地所以喚作傳語底人僧禮拜而退頌問古人道因眞立妄從妄顯眞是否師曰是曰如

法身　嗣石霜諸

何是眞心師曰不雜食是曰如何是妄心師曰攀緣起倒是曰離此二途如何是本體師曰本體不離曰爲甚麼不離師曰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女頌問盡乾坤都來是箇眼如何是乾坤眼師曰乾坤在裏許曰乾坤眼何在師曰正是乾坤眼曰還照矚也無師曰不借三光勢曰既不假三光勢憑何喚作乾坤眼師曰若不如是髑髏前見鬼神無數頌示衆曰常住法身不生不滅僧問既是不生不滅爲甚麼六道輪迴師曰爲有心故曰以何方便當證法身師曰以虛空心合虛空理曰證後如何師曰任從三界轉徒聽四生奔復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禮拜著增收

湧泉景欣禪師自石霜開示而止湧泉一日不披袈裟喫飯有僧問莫成俗否師曰即今豈是僧邪頌彊德二禪客於路次見師騎牛不識師忽曰蹄角甚分明爭奈騎者不鑒師驟牛而去彊德憩於樹下煎茶師回卻下牛問曰二禪客近離甚麼處彊曰那邊師曰那邊事作麼生彊提起茶盞師曰此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彊無對師曰莫道騎牛不鑒好○上

莫開大口　嗣石霜諸　嗣石霜諸

堂我四十九年在這裏尙自有時走作汝等諸人莫開大口見解人多行解人萬中無一箇見解言語總要知通若識不盡敢道輪迴去在爲何如此盡爲識漏未盡汝但盡卻今時始得成立亦喚作立中功轉功就他去亦喚作就中功親他去我所以道親人不得度渠不度親人恁麼譬喩尙不會薦取渾崙底但管取性亂動舌頭不見洞山道相續也大難汝須知有此事若不知有啼哭有日在

雲蓋志元禪師頌僧問石霜萬戶俱閉即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霜曰堂中事作麼生僧無對經半年方始下一轉語曰無人接得渠霜曰道即太煞道祇道得八成曰和尙又且如何霜曰無人識得渠師知乃禮拜乞爲舉霜不肯師乃抱霜上方丈曰和尙若不道打和尙去在霜曰得在師頻禮拜霜曰無人識得渠師於言下頓省

南際僧一禪師僧問幸獲親近乞師指示師曰我若指示卽屈著汝曰教學人作麼生卽是師曰切忌是非○問同類卽不問如何是異類師曰要頭斫將去

嗣石霜諸

覆船山洪薦禪師頌僧問抱璞投師師還接否師以手拍香臺僧禮拜師曰禮拜則不無其中事作麼生僧却拍香臺師曰舌頭不出口

嗣石霜諸

鹿苑暉禪師僧問祖祖相傳未審傳箇甚麼師曰汝問我我問汝曰恁麼則緇素不分也師曰甚麼處去來

嗣石霜諸

鳳翔石柱禪師頌遊方時到洞山時虔和尚垂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阿那箇是其人師出衆曰一人說過佛祖行不得者祇是無舌不許行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者祇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祇是函蓋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者如斷命求活此是石女兒披枷帶鎖山曰闍黎分上作麼生師曰該通分上卓卓寧彰山曰祇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師曰幻人相逢拊掌呵呵

嗣石霜諸

南嶽玄泰禪師沉靜寡言未嘗衣帛時謂之泰布衲始見德山陞于堂矣後謁石霜遂入室焉掌翰二十年與貫休齊己爲友後居蘭若曰金剛臺誓不立門徒四方後進依附皆用交友之禮○嘗以衡山多被山民斬伐燒畬爲害滋甚乃作畬山謠曰畬山兒畬山兒無所知年年斫斷青山嵋就中最好衡嶽色杉松利斧摧貞枝靈禽野鶴無因依白雲回避青烟飛猿猱路絕巖崖出芝朮失根茆草肥年年斫罷仍且鉏千秋終是難復初又道今年種不多來年更斫當陽坡國家壽嶽尚如此不知此理如之何遠邇傳播達于九重有詔禁止故嶽中蘭若無復延燎師之力也將示滅乃召一僧令備薪蒸留偈曰今年六十五四大將離主其道自玄玄箇中無佛祖不用剃頭不用澡浴一堆猛火千足萬足端坐垂一足而逝闍維收舍利建塔於迎雲亭側

誓不立門徒

嗣石霜諸

潭州雲蓋禪師僧問不可以情測時如何師曰無舌童兒機智盡○風穴參師問石角穿雲路携笻意若何穴曰紅霞籠玉象擁嶂照川源師曰相隨來也穴曰和尚也須低聲師曰且坐喫茶

嗣石霜諸

龍湖普聞禪師唐僖宗太子也幼不茹葷長無經世

意信宗鍾愛之然百計陶寫終不能回中和初信宗幸蜀師斷髮逃遁人無知者造石霜問曰祖師別傳事肯以相付乎霜曰莫謗祖師師曰天下宗旨盛大豈妄爲之邪霜曰是實事邪師曰師意如何霜曰待案山點頭卽向汝道師於言下頓省

[illegible]石霜話

張拙秀才頌因禪月大師指參石霜霜問秀才何姓曰姓張名拙霜曰覓巧尚不可得拙自何來公忽有省乃呈偈曰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眞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花

[illegible]石霜話

肥田慧覺伏禪師僧問此地名甚麼師曰肥田曰宜種甚麼師便打師有偈曰修多好句枉工夫返本還源是大愚祖佛不從修證得縱行玄路也崎嶇

[illegible]夾山會

洛浦山元安禪師中年出家具戒通經論問道臨濟後爲侍者濟嘗對衆美之曰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師蒙印可自謂已足一日侍立次有座主參濟濟問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有一人不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且道此二人是同是別主曰明得卽同明不得卽別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同說別濟顧師曰汝又作麼生師便喝濟送座主回問師汝豈不是適來喝老僧者師曰是濟便打頌師後辭濟濟問甚麼處去師曰南方去濟以拄杖畫一畫曰過得這箇便去師乃喝濟便打師作禮而去濟明日陞

赤梢鯉魚

堂曰臨濟門下有箇赤稍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向誰家虀甕裏淹殺師遊歷罷直往夾山卓庵經年不訪夾山山乃修書令僧馳往師接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對師便打曰歸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山曰這僧若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開書斯人救

洛浦見夾山不禮拜

不得也師果三日後至見夾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山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山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師便喝山曰住住且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谿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卽不無闍黎爭教無舌人解語師佇思山便打因茲服膺○山將示滅垂語曰石頭一枝看看卽滅矣師曰不然山曰何也師曰他家自有青山在

我獨不肯　上流之士　無心道人　白澤之圖

山曰苟如是即吾宗不墜矣上堂末後一句始到牢關鎖斷要津不通凡聖尋常向諸人道任從天下樂欣欣我獨不肯欲知上流之士不將佛祖言教貼在額頭上如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鳳縈金網趣霄漢以何期直須旨外明宗莫向言中取則是以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指南一路智者知疏頌僧問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箇無心道人未審百千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師曰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問如何是本來事師曰一粒在荒田不耘苗自秀曰若也不耘莫被草埋却也無師曰肌骨異蒭蕘穢稗終難隱頌問如何是一大藏教收不得者師曰雨滋三草秀片玉本來輝頌問一毫吞盡巨海於中更何言師曰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保福別云家無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頌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日月並輪輝誰家別有路曰恁麼則顯晦殊途事非一槩師曰但自不忘羊何須泣岐路頌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家破人亡子歸何處曰恁麼則不歸去也師曰庭前殘

誡主事　示微疾　[illegible]夾山會

雪日輪消室內遊塵遣誰掃乃有偈曰決志歸鄉去乘船渡五湖舉篙星月隱停棹日輪孤解纜離邪岸張帆出正途到來家蕩散免作屋中愚○誡主事曰出家之法長物不留播種之時切宜減省締搆之務悉從廢停流光迅速大道玄深苟或因循曷由證悟雖激勵懇切衆以爲常略不相徹頌示微疾亦不倦參請一日告衆曰吾非明即後也今有一事問汝等若道這箇是即頭上安頭若道不是即斬頭求活第一座對曰青山不舉足日下不挑燈師曰是甚麼時節作這箇語話時有彥從上座對曰離此二途請和尚不問師曰未在更道曰彥從道不盡師曰我不管汝盡不盡曰彥從無侍者祇對和尚師便休至夜令侍者喚從問曰闍黎今日祇對甚有道理汝合體得先師意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且道那句是賓那句是主若揀得出分付鉢袋子曰彥從不會師曰汝合會曰彥從實不會師喝出乃曰苦苦（玄覺云且道從上座實不會是怕見鉢袋子粘著伊）黃山月輪禪師上堂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諸人

不薦內外馳求投赤水以尋珠就荊山而覓玉所以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

嗣夾山會

韶山寰普禪師頌有僧到參禮拜起立師曰大才藏拙戶僧過一邊立師曰喪却棟梁材頌問如何是韶山境師曰古今猿鳥叫翠色薄烟籠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退後看頌問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師曰有曰是甚麼句師曰一片白雲不露醜頌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絕頂無根草無風葉自搖增收 遊布衲訪

師問答甚奇句繁不備錄

嗣夾山會

上藍令超禪師僧問如何是上藍本分事師曰不從千聖借豈向萬機求曰秖如不借不求時如何師曰不可拈放汝手裏得麼○問鋒前如何辨的師曰鋒前不露影莫向舌頭尋○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其珠徧地目覩如泥○問善財見文殊後為甚却往南方師曰學憑入室知乃通方曰為甚麼彌勒却遣見文殊師曰道廣無涯逢人不盡

嗣夾山會

太原海湖禪師頌因有人請灌頂三藏供養敷坐訖師乃就彼位坐時有雲涉座主問曰和尚甚麼年行道師曰座主近前來涉近前師曰秖如憍陳如是甚麼年行道涉茫然師喝曰這尿牀鬼

嗣夾山會

天蓋山幽禪師僧問學人擬看經時如何師曰既是大商何求小利頌有一院名無垢淨光造浴室有人問既是無垢淨光為甚麼却造浴室僧無語後請師代師曰三秋明月夜不是驪珠圓增收

嗣清平遵

三角令珪禪師初參清平平問來作麼師曰來禮拜平曰禮拜阿誰師曰特來禮拜和尚平咄曰這鈍根阿師師乃禮拜平以手斫師頸一下從此領旨

嗣投子同

投子感溫禪師師遊山見蟬蛻侍者問曰殼在這裏蟬向甚麼處去也師拈殼就耳畔搖三五下作蟬聲侍者於是開悟○僧問父不投為甚麼却投子師曰豈是別人屋裏事曰父與子還屬功也無師曰不屬曰不屬功底如何師曰父子各自脫曰為甚麼如此師曰汝與我會

嗣投子同

牛頭微禪師上堂三世諸佛用一點伎倆不得天下老師口似匾擔諸人作麼生大不容易除非知有餘莫能知

嗣投子同

盤山二世禪師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師曰在裏頭來多少時邪曰如何出得師曰青山不礙白雲飛

嗣投子同

九峻敬慧禪師僧問解脫深坑如何過得師曰不求過曰如何過得師曰求過亦非

嗣投子同

觀音嚴俊禪師嘗經鳳林深谷欻覩珍寶發現同侶相顧意將取之師曰古人鉏園觸黃金若瓦礫待吾菅覆須此供四方僧言訖捨去○謁投子子問昨夜宿何處師曰不動道場子曰既言不動曷由至此師曰至此豈是動邪子曰元來宿不著處投子默許之

嗣投子同

濠州思明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屎裏蛆兒頭出頭沒

嗣大光誨

谷山有緣禪師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夜半烏兒頭戴雪天明啞子抱頭歸僧收問一撥便轉時如何師曰野馬走時鞭轡斷石人撫掌笑呵呵

嗣九峰虔

泐潭延茂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終不道土木瓦礫是○問如何是和尚正主師曰晝鼓連椎響耳畔不聞聲

嗣九峰虔

鳳棲同安院常察禪師頌僧問如何是鳳棲家風師曰鳳棲無家風曰既是鳳棲為甚麼無家風師曰不迎賓不待客曰恁麼則四海參尋當為何事師曰盤飣自有旁人施○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鐵狗吠石牛幻人看月色○問如何是披毛戴角底人師曰蓑衣箬笠賣黃金幾箇相逢不解喚○問學人未曉時機乞師指示師曰參差松竹烟籠薄重疊峰巒月上遲僧擬進語師曰劍甲未施賊身已露僧曰何也師曰精陽不剪霜前竹水墨徒誇海上龍僧繞禪牀而出師曰閉目食蝸牛一場酸澀苦頌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犀牛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壁主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未審和尚說何法示人師曰我說一乘法曰如何是一乘法師曰幾般雲色出峰頂一樣泉聲落檻前曰不問這箇如何是一乘法師曰你不妨靈利○翫月次謂僧曰奇哉奇哉星明月朗足可觀瞻豈異道乎僧曰如何是道師曰汝試道看曰彼自無瘡勿傷之也師曰負笈攻文不閑弓矢○問僧近離何處曰江西師曰江西

時機

一乘法

法道何似此問曰賴遇問著某甲若問別人則禍生也師曰老僧適來造次曰某甲不是嬰兒徒用止啼黃葉師曰傷鷲翅龜殺活由我

嗣九峰虔

禾山無殷禪師謂九峰峰問汝遠遠而來暉暉隨衆見何境界而可修行由何徑路而能出離師曰重昏廓闢盲者自盲峰乃許入室後住禾山學徒濟濟諸方降歎○江南李氏召而問曰和尙何處來師曰禾山來曰山在甚麼處師曰人來朝鳳闕山嶽不曾移國主重之

插鍬意旨

○僧問仰山插鍬意旨如何師曰汝問我曰玄沙踏倒鍬又作麼生師曰我問汝曰未辨其宗如何體悉師曰頭大尾尖評唱問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隣過此二者謂之眞過如何是眞過師曰禾山解打鼓

禾山鼓

曰如何是眞諦師曰禾山解打鼓又問卽心卽佛則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禾山解打鼓○問萬法齊興時如何師曰禾山解打鼓按五燈有此一問諸方祇說禾山四打鼓

嗣九峰虔

洪州泐潭牟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正是著力處

嗣潙泉欣

六通院紹禪師僧問不出咽喉唇吻事如何師曰待汝一鏤斷斷巾子山我亦不向汝道

嗣雲蓋元

雲蓋志罕禪師僧問如何是須彌頂上浪滔天師曰文殊正作鬧曰如何是正位中事師曰不向機前展大悲○問如何是那邊人師曰鋒前不露影句後覓無蹤

嗣谷山藏

新羅國瑞巖禪師僧問黑白兩亡開佛眼時如何師曰恐你守內○問如何是誕生王子師曰深宮引不出曰如何是朝生王子師曰宮中不列位曰如何是末生王子師曰處處無標的不展萬人機

嗣谷山藏

新羅國百嚴禪師頌僧問如何是禪師曰古塚不爲家曰如何是道師曰徒勞車馬迹曰如何是教師曰貝葉收不盡

嗣谷山藏

新羅國大嶺禪師僧問古人道祇到潼關便卽休會了便休未會便休師曰祇爲迷途中活計曰離却迷途還得其中活計也無師曰體卽得當卽不得曰既是體得爲甚麼當不得師曰體是甚麼人分上事曰其中事若何師曰不作尊貴○問如何是用中無礙

師曰一片白雲繚亂飛頌問如何是一切處清淨師曰截瓊枝寸寸是寶析栴檀片片皆香

嗣中雲蓋

禾山師陰禪師僧問王子未來登誰人當治化師曰闔外不行邊塞令將軍自致太平年曰甚麼則治化之功猶不當師曰亦有當曰如何是當師曰十方國土盡屬於王〇問如何是佛師曰承當者不是好手

嗣中雲蓋

柘溪從實禪師問僧作甚麼來曰親近來師曰任你白雲朝嶽項爭奈青山不展眉

嗣洛浦安

青峯傳楚禪師僧問大事已明爲甚麼也如喪考妣師曰不得春風花不開及至花開又吹落〇問如何是一色師曰全無一滴水浪激似銀山

嗣洛浦安

烏牙彥賓禪師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甚麼來師曰三腳石牛坡上走一枝瑞草目前分

嗣洛浦安

永安靜禪師僧問知有道不得時如何師曰知有箇甚麼曰不可無去也師曰恁麼則合道得曰道即不無爭奈語偏師曰水凍魚難躍山寒花發遲〇問如何是一色師曰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〇問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師曰鶴鷺並頭踏雪睡月明驚起兩遲疑

嗣洛浦安

鄧州中度禪師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師曰眞常塵不染海納百川流曰請和尚離聲色外答師曰木人常對語有性不能言

嗣蟠龍文

永安淨悟禪師僧問六門不通如何達信師曰闍黎外邊與誰相識〇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海底泥牛吼雲中木馬嘶

嗣蟠龍文

太平善道禪師頌初謁洛浦問一漚未發已前如何辨其水脈浦曰移舟諳水脈舉棹別波瀾師不契乃參蟠龍語同前問龍曰移舟不別水舉棹即迷源師從此悟入頌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石羊頭子向東看

嗣蟠龍文

崇福志禪師僧問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無心道人未審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師曰雪深宜近火身暖覺春遲

嗣護州明

鷲嶺善本禪師浴次僧問和尚是離垢人爲甚麼卻浴師曰定水湛然滿浴此無垢人

嗣烏牙賓

大安興古禪師僧問維摩默然意旨如何師曰黯黑

嗣烏牙賓

嗣青峰楚

嗣青峰楚

石牛兒超然不出戸

烏牙行朗禪師僧問迦葉上行衣何人合得披師曰天然無相子不挂出塵衣

開山懷晝禪師僧問作何行業卽得不違於千聖師曰妙行無倫匹情玄體自殊○問如何是塵中師師曰荊棘林中隨處到栴檀林裏任縱橫

青峰山淸勉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㝵池無一滴四海自滔滔

大宋

太宗皇帝頌一日因僧朝見帝問甚處來對曰廬山臥雲庵帝曰朕聞臥雲深處不朝天爲甚到此僧無對雪竇代云難逃至化頌因僧入對次奏曰陛下還記得麼帝曰甚處相見來奏曰靈山一別直至如今帝曰卿以何爲驗僧無對雪竇代云貧道得得而來頌帝嘗夢神人報曰請陛下發菩提心因早朝宣問左右街菩提心作麼生發街無對雪竇代云實謂今古罕聞頌一日朝罷帝擎鉢問丞相王隨曰旣是大庾嶺頭提不起爲甚麼却在朕手裏隨無對

大宋

未詳法嗣

乘驢度橋

未詳法嗣

未詳法嗣 項三教

孝宗皇帝頌宣問靈隱佛照光禪師曰釋迦佛入山修道六年而成所成者何事請師明說對曰將謂陛下忘却

未詳法嗣

茶陵郁山主頌不曾行脚因廬山有化主至論及宗門中事教令看僧問法燈百尺竿頭如何進步燈云噫凡三年一日乘驢度橋一踏橋板而墮忽然大悟遂有頌曰我有神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朶因茲更不遊方

先淨照禪師問楞嚴大師經中道若能轉物卽同如來若被物轉卽名凡夫祇如昇元閣作麼生轉嚴無對

東山雲頂禪師道學有聞叢林稱爲項三教一日九龍觀道士幷三士人請上堂儒門畫八卦造契書不救六道輪迴道門朝九皇鍊眞氣不達三祇劫數我釋迦世尊洞三祇劫數救六道輪迴以大願攝人天如風輪持日月以大智破生死若劫火焚秋毫入得我門者自然轉變天地幽察鬼神使須彌鐵圍大地大海入一毛孔中一切衆生不覺不知我說此法門

未詳法嗣

如虛空俱含萬象一爲無量無量爲一若人得一即萬事畢珍重

未詳法嗣

雲幽重惲禪師上堂雲幽一隻箭虛空無背面射去徧十方要且無人見時有僧問如何是和尚一隻箭師曰盡大地人無髑髏

未詳法嗣

樓子和尚頌一日偶經遊街市間於酒樓下整襪帶次聞樓上唱曲云你既無心我也休忽然大悟因號樓子焉

東坡宿東林偈

天竺證悟法師嘗患本宗學者囿於名相膠於筆錄至以天台之傳爲文字之學南宗鄙之乃謁護國此菴元禪師夜語次師舉東坡宿東林偈且曰也不易到此田地菴曰尚未見路徑何言到耶曰祇如他道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若不到此田地如何有這箇消息菴曰是門外漢耳曰和尚不吝可爲說破菴曰却祇從這裏猛著精彩覷捕看若覷捕得他破則亦知本命元辰落著處師通夕不寐及曉鐘鳴去其祕畜以前偈別曰東坡居士太饒舌聲色關中欲透身溪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好愁人特

門外漢

以告此菴菴曰向汝道是門外漢師禮謝未幾有化馬祖殿瓦者求語發揚師書曰寄語江西老古錐從教日炙與風吹兒孫不是無料理要見氷消瓦解時此庵見之笑曰須是這闍黎始得

未詳法嗣

本嵩律師因無爲居士楊傑請問宣律師所講毗尼性體師以偈答曰情智何嘗異犬吠蛇自行終南的的意日午打三更

未詳法嗣

昔有老宿頌一夏不爲師僧說話有僧歎曰我祇恁麼空過一夏不敢望和尚說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也得老宿聞乃曰闍黎莫嗤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道了叩齒云適來無端不合與麼道鄰壁有一老宿聞曰好一釜羹被一顆鼠糞汙却（雪竇代云誰家釜內無一兩顆）頌昔有一僧在經堂內不看經每日打坐藏主曰何不看經僧曰某甲不識字主曰何不問人僧近前叉手鞠躬曰這箇是甚麼字主無對（大通本代云叉道不識）

未詳法嗣

昔二庵主住庵頌旬日不相見忽相會上庵主問下庵主多時不相見向甚麼處去下庵主曰在庵中造箇無縫塔上庵主曰某甲也要造一箇就兄借取塔

未詳法嗣

樣子。下庵主。曰何不早說。恰被人借去了也

昔有老宿云。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我立地待汝構去法眼云。山僧如今坐地。待汝構去。還有道理也無。那箇親。那箇疎。試裁斷看　○有

僧因看法華經。至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忽疑不

閩籌聲

決。行住坐臥。每自體究。都無所得。忽春月聞鶯聲頓

然開悟。遂續前偈曰。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春至

百花開。黃鶯啼柳上。○有僧與童子上經了。令持經

著函內。童子曰。某甲念底著向那裏法眼代云。汝念甚麼經

未詳法嗣

昔有官人作無鬼論。中夜揮毫次。忽見一鬼出云。汝

道無。我聻五祖演云。老僧當時若見。但以手作鵶觜。向伊道。谷呱呱

未詳法嗣

昔有婆子。頌供養一庵主。經二十年。常令一二八女

子送飯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曰。正恁麼時如何。主

曰。枯木倚寒巖。三冬無煖氣。女子舉似婆。婆曰。我二

十年。祇供養得箇俗漢。遂遣出燒却庵

未詳法嗣

陳道婆。嘗徧扣諸方名宿。後於長老山淨和尚語下

發明。有偈曰。高坡平頂上。盡是採樵翁。人人盡懷刀

斧意。不見山花映水紅

未詳法嗣

昔有婦人入院。行衆僧隨年錢。僧曰。聖僧前著一分。

婦人曰。聖僧年多少。僧無對。法眼代云。心期滿處則

知

會元六卷終

禪宗正脈卷第三

音釋

畐芒逼切廣韻道滿玉篇滿閉之畐也　顗以　囁嚅鑷如多口　鉗矣音鍼也　荐薦音

再也屢也　撜根　踺揵　較角致二音大略也直也著明貌　躡鑷　勔免　臏覲

瞥篇入聲暫見也　鑁居縛大鈕　橈饒　駐住　孯安　滲森去聲　屹魚乞　歃

此遮鎞插　石　矚燭　畬于音三歲田賒音火種田　猱奴力猴屬　僖希　絺第

儆景音戒也　蛻稅音解也　㚇宗　欸蕉入聲暴起也　菅姦音菅茅　諢混叉古困切

也　斵斫音斫也　黯乙減　惲委粉　晢四

◆異本卷七

禪宗正脈卷第四

嗣石頭遷

青原

天皇道悟禪師。首謁徑山國一。受心法。服勤五載。後

參馬祖。重印前解。法無異說。依止二夏。乃謁石頭。而

致問曰離却定慧以何法示人頭曰我這裏無奴婢離箇甚麼曰如何明得頭曰汝還撮得虛空麼曰恁麼則不從今日去也頭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曰道悟不是那邊人頭曰我早知汝來處也曰師何以贓誣於人頭曰汝身現在曰雖然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頭曰汝道誰是後人師從此頓悟罄殫前二哲匠言下有所得心○僧問如何是玄妙之說師曰莫道我解佛法好曰爭奈學人疑滯何師曰何不問老僧曰即今問了也師曰去不是汝存泊處

贓誣於人

龍潭崇信禪師頌其家賣餅師少而英異初悟和尚爲靈鑒潛請居天皇寺人莫之測師家于寺巷常日以十餅饋之天皇受之每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師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遺我邪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皇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聞之頗曉玄旨因投出家頌皇曰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皇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師曰何處指示皇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開解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

嗣天皇悟

天皇餅

指示心要

德山宣鑒禪師頌簡州周氏子在蜀常講金剛般若時謂之周金剛因擔青龍疏鈔出蜀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遂息肩買餅點心婆乃指擔問云金剛經三心未審上座點那箇心師無語遂往龍潭至法堂曰久響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引身曰子親到龍潭師無語遂棲止焉頌師一夕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便出却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師師擬接潭復吹滅師於此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箇甚麼師曰從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來日龍潭陞座謂衆曰可中有箇漢牙如劒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峰頂上立吾道去在師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炬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于巨壑遂焚之頌禮謝龍潭直抵溈山挾複子上法堂

嗣龍潭信

往龍潭

紙燭吹滅

焚疏鈔

抵溈山

勿妄求

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顧視方丈曰有麼有麼山坐次殊不顧盻師曰無無便出至門首乃曰雖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儀再入相見纔跨門提起坐具曰和尚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潙山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否座曰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也山曰此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上堂若也於己無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也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為自欺何故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為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終而無益頌

小參　德山棒

小參示衆曰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尚因甚麼打某甲師曰汝是甚麼處人曰新羅人師曰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法眼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圓明云大小德山龍頭蛇尾○上堂問即有過不問猶乖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始禮拜為甚麼便打師曰待汝開口堪作甚麼○

雪峰問斬猫兒旨

雪峰問南泉斬猫兒意旨如何師乃打

趂却喚曰會麼峰曰不會師曰我恁麼老婆心也不會頌示衆曰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臨濟聞得謂洛浦曰汝去問他道得為甚麼也三十棒待伊打汝接住棒送一送看伊作麼生浦如教而問師便打浦接住送一送師便歸方丈浦回舉似臨濟濟曰我從來疑著這漢雖然如是你還識德山麼浦擬議濟便打

嗣龍潭信

泐潭寶峰和尚問僧古人有一路接後進初心汝還知否曰請師指出古人一路師曰甚麼則闍黎知了也曰頭上更安頭師曰寶峰不合問仁者曰問又何妨師曰這裏不曾有人亂說道理出去

嗣德山鑑

巖頭全豁禪師頌一日參德山方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師禮拜有人舉似洞山山曰若不是豁公大難承當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頌

德山拓鉢

雪峰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擎鉢下法堂峰曬飯巾次見德山乃曰鐘未鳴鼓未響拓鉢向甚麼處去德山便歸方丈峰舉似師師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山聞令侍者喚師去

巖頭作渡子

問汝不肯老僧那。師密啓其意。山乃休。明日陞堂。果
與尋常不同。師至僧堂前。拊掌大笑曰。且喜堂頭老
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雖然也秖得三
年活。山果三年後示滅 頌 師住鄂州巖頭。值沙汰。於湖邊作
渡子。兩岸各挂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師曰。阿誰。
或曰。要過那邊去。師乃舞棹迎之。一日因一婆抱一
孩兒來。乃曰。呈橈舞棹即不問。且道婆子手中兒甚
處得來。師便打。婆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秖這

究涅槃經

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上堂。吾嘗究涅槃經
七八年。覩三兩段義似衲僧說話。又曰。休休。時有一

∴字

僧出禮拜。請師舉。師曰。吾教意如∴字三點。第一向
東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眼。第二向西方下一點。點
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方下一點。點諸菩薩頂。此是

摩醯首羅眼

第一段義。又曰。吾教意如摩醯首羅擘開面門。竪亞
一隻眼。此是第二段義 頌 又曰。吾教意猶如塗毒鼓。

塗毒鼓

擊一聲。遠近聞者皆喪。此是第三段義。時小嚴上座
問。如何是塗毒鼓。師以兩手按膝。亞身曰。韓信臨朝
底 頌 嚴無語。問僧甚處來。曰西京來。師曰。黃巢過後
還收得劍麼。曰收得。師引頸近前曰。囫。曰師頭落也。
師呵呵大笑。僧後到雪峰。峰問甚處來。曰巖頭來。峰
曰。巖頭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峰便打三十棒趂出。○

聲聞人見性

僧問雪峰。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
見日。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峰打拄杖三下。僧後舉前
話問師。師與三摑 頌 問古帆未挂時如何。師曰。小魚
吞大魚。又僧如前問。師曰。後園驢喫草。遷後人或問
佛問法問道問禪者。師皆作噓聲 頌古帶異

嗣德山鑑

雪峰義存禪師 頌 初與巖頭至澧州鰲山鎮阻雪。頭

雪峰坐禪巖頭打睡

每日秖是打睡。師一向坐禪。一日喚曰。師兄師兄。且
起來。頭曰。作甚麼。師曰。今生不著便。共文邃箇漢行
脚。到處被他帶累。今日到此。又秖管打睡。頭喝曰。噇
眠去。每日牀上坐。恰似七村裏土地。他時後日魔魅
人家男女去在。師自點胸曰。我這裏未穩在。不敢自
謾。頭曰。我將謂你他日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播揚
大教。猶作這箇語話。師曰。我實未穩在。頭曰。你若實
如此。據你見處一一通來。是處與你證明。不是處與

色空義

你剗却。師曰。我初到鹽官。見上堂舉色空義。得箇入

過水偈　從門入　胷襟流出　有甚隔礙

處頭曰此去三十年切忌擧著又見洞山過水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頭曰若與麼自救也未徹在師又曰後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曰道甚麼我當時如桶底脫相似頭喝曰你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師曰他後如何卽是頭曰他後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胷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師於言下大悟便作禮起連聲叫曰師兄今日始是鰲山成道頌師在洞山作飯頭淘米次山問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師曰沙米一時去山曰大衆喫箇甚麼師遂覆却米盆山曰據子因緣合在德山頌僧問寂然無依時如何師曰猶是病曰轉後如何師曰船子下揚州○栖典座問古人有言知有佛向上事方有語話分如何是語話師把住曰道道栖無對師遂蹋倒栖當下汗流頌問僧甚處來曰近離浙中師曰船來陸來曰二途俱不涉師曰爭得到這裏曰有甚麼隔礙師便打○問僧甚處去曰禮拜徑山和尚去師曰徑山若問汝此間佛法如何汝作麼生祗對曰待

遠問近對　潙山據坐　殘羮餿飯　南山鼈鼻蛇

問卽道師便打後擧問鏡清這僧過在甚麼處清曰問得徑山徹困師曰徑山在浙中因甚麼問得徹困清曰不見道遠問近對師曰如是如是頌師行脚時參烏石觀品尙纔敲門石問誰師曰鳳凰兒石曰來作麼師曰來啗老觀石便開門搊住曰道道師擬議石拓開閉却門師住後示衆曰我當時若入得老觀門你這一隊噇酒糟漢向甚麼處摸索○問僧甚處來曰潙山來師曰潙山有何言句曰某甲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潙山據坐師曰汝肯他否曰某甲不肯他師曰潙山古佛汝速去懺悔○問僧甚麼處去曰識得卽知去處師曰汝是了事人亂走作麼曰和尙莫塗汙人好師曰我卽不塗汚你古人吹布毛作麼生與我說來看曰殘羮餿飯已有人喫了師休去評頌上堂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長慶出曰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雲門以拄杖攛向師前作怕勢有僧擧似玄沙沙曰須是稜兄始得然雖如是我卽不然曰和尙作麼生沙曰用南山作麼評頌一日有兩僧來師以手拓菴門放身出曰

歸面低頭　書上巖頭　末後句　透網金鱗　輥毬

是甚麼僧亦曰是甚麼師低頭歸菴僧辭去師問甚麼處去曰湖南師曰我有箇同行住巖頭附汝一書去書曰某書上師兄某一自鰲山成道後迄至于今飽不飢同參某書上僧到巖頭問甚麼處來曰雪峰來有書達和尙頭接了乃問僧別有何言句僧遂擧前話頭曰他道甚麼曰他無語低頭歸菴頭曰噫我當初悔不向伊道末後句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僧至夏末請益前話頭曰何不早問曰未敢容易頭曰雪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祇這是‖評頌上堂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長慶問雲門曰雪峰與麼道還有出頭不得處麼門曰有曰作麼生門曰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又曰狼籍不少）‖評頌三聖問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師曰待汝出網來向汝道聖曰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頌上堂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伊不肯入時一僧出曰和尙怪某甲不得又一僧曰用入作甚麼師便打‖頌一日陞座衆集定師輥出木毬玄沙遂捉來安舊處‖頌一日在僧堂內燒火閉却前後門乃叫曰

答話者須知　國王柑橘　嗣德山從

救火救火玄沙將一片柴從窗欞中拋入師便開門‖頌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瞪目不見底曰飲者如何師曰不從口入僧擧似趙州州曰不從口入不可從鼻孔裏入僧却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州曰苦曰飲者如何州曰死師聞得乃曰趙州古佛遙望作禮自此不答話‖頌師因閩王封柑橘各一顆遣使送至柬問既是一般顏色爲甚名字不同師遂依舊封回王復馳問玄沙沙將一張紙蓋却○僧問拈搥竪拂不當宗乘未審和尙如何師竪起拂子僧乃抱頭出去師不顧（法眼代云大衆看此一員戰將）‖頌上堂擧拂子曰這箇爲中下僧問上上人來時如何師擧拂子僧曰這箇爲中下師便打○問國師三喚侍者意如何師乃起入方丈○上堂我若東道西道汝則尋言逐句我若羚羊挂角汝向甚麼處捫摸‖頌示衆云此事不從脣吻得不從黃卷上得不從諸方老宿得合從甚麼處得也須子細‖增收師之法席常不減千五百衆

瑞龍恭禪師謁德山山問會麼曰作麼山曰請相見曰識麼山大笑遂許入室

嗣德山鑒

高亭簡禪師頌參德山隔江纔見便云不審山乃搖扇招之師忽開悟乃橫趨而去更不回顧

嗣巖頭奯

瑞巖師彥禪師初禮巖頭問曰如何是本常理頭曰動也曰動時如何頭曰不是本常理師良久頭曰肯即未脫根塵不肯永沉生死師遂領悟便禮拜頭每與語徵詰無忒○後謁夾山山問甚處來曰臥龍來山曰來時龍還起也未師乃顧視之山曰灸瘡瘢上更著艾燋曰和尚又苦如此作甚麼山休去頌師尋居丹丘瑞巖坐磐石終日如愚每自喚主人公復應諾乃曰惺惺著他後莫受人謾

喚主人公

後有僧參玄沙沙問近離甚處云瑞巖沙云有何言句示徒僧舉前話沙云一等是弄精魂也甚奇怪乃云何不且在彼住云已遷化也沙云而今還喚得應麼僧無對

嗣巖頭奯

羅山道閑禪師頌閩帥飲其法味請居羅山號法寶禪師開堂陞座方斂衣便曰珍重時衆不散良久師又曰未識底近前來僧出禮拜師抗聲曰也大苦哉僧擬伸問師乃喝出頌師在禾山送同行矩長老出門次把拄杖向面前一攛矩無對師曰石牛攔古路一馬生雙駒後僧舉似疎山山云石牛欄古路一馬生三寅頌無軫上座問

洞山好佛

祇如巖頭道洞山好佛祇是無光未審洞山有何虧闕便道無光師召軫軫應諾師曰灼然好箇佛祇是無光曰大師為甚麼撥無軫話師曰甚麼處是陳老師撥你話處快道快道軫無語師打三十棒趂出軫舉似招慶慶一夏罵詈至夏末自來問師乃分明舉似慶便作禮懺悔曰洎錯怪大師○僧問如何是百草頭上盡是祖師意師曰刺破汝眼○

遷化

臨遷化上堂集衆良久展左手主事罔測乃令東邊師僧退後又展右手又令西邊師僧退後迺曰欲報佛恩無過流通大教歸去也歸去也珍重

嗣雪峰存

玄沙師備宗一禪師布衲芒屨食纔接氣常終日宴坐衆皆異之與雪峰本法門昆季而親近若師資峰以其苦行呼為頭陀一日峰問阿那箇是備頭陀師曰終不敢誑於人頌異日峰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參去師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峰然之○師

閱楞嚴發明

入室咨決罔替晨昏又閱楞嚴發明心地由是應機敏捷與修多羅冥契諸方玄學有所未決必從之請益至與雪峰徵詰亦當仁不讓峰曰備頭陀再來人

道無程途　無影像　無邊表　學人難處　道人行處

也○上堂佛道閑曠無有程途無門解脫之門無意道人之意不在三際故不可昇沉建立乖真非屬造化動則起生死之本靜則醉昏沉之鄉動靜雙泯即落空亡動靜雙收顢頇佛性必須對塵對境如枯木寒灰臨時應用不失其宜鏡照諸像不亂光輝鳥飛空中不雜空色所以十方無影像三界絕行蹤不墮往來機不住中間意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相交句句無前後如壯士屈臂不藉他力師子遊行豈求伴侶九霄絕翳何在穿通一段光明未曾昏昧若到這裏體寂寂常的的日赫然無邊表圓覺空中不動搖吞爍乾坤迥然照夫佛出世者元無出入名相無體道本如如法爾天真不同修證祇要虛閑不昧作用不涉塵泥箇中纖毫道不盡即為魔王眷屬句前句後是學人難處所以一句當天八萬門永絕生死直饒得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道人行處如火銷氷終不却成氷箭既離弦無返回勢所以牢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若到這

今時人不悟箇中道理　凡聖無立處

裏步步登玄不屬邪正識不能識智不能知動便失宗覺即迷旨二乘膽顫十地魂驚語路處絕心行處滅直得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若與麼現前更疑何事沒棲泊處離去來今限約不得心思路絕不因莊嚴本來真淨動用語笑隨處明了更無欠少今時人不悟箇中道理妄自涉事涉塵處處染著頭頭繫絆縱悟則塵境紛紜名相不實便擬凝心斂念攝事歸空閉目藏睛終有念起旋旋破除細想纔生即便遏捺如此見解即是落空亡底外道魂不散底死人冥冥漠漠無覺無知塞耳偷鈴徒自欺誑這裏分別則不然也不是隈門傍戶句句現前不得商量不涉文墨本絕塵境本無位次權名箇出家兒畢竟無蹤迹真如凡聖地獄人天祇是療狂子之方虛空尚無改變大道豈有昇沉悟則縱橫不離本際若到這裏凡聖也無立處若向句中作意則沒溺殺人若向外馳求又落空界如如向上沒可安排恰似焰爐不藏蚊蚋此理本來平坦何用剗除動靜揚眉是真解脫

辨安身立命

宗乘是諸佛頂族

道不彊爲意度。建立乖眞。若到這裏。纖毫不受。指意則差。便是千聖出頭來。也安一字不得。久立珍重○

上堂。我今問汝諸人。且承當得箇甚麼事。在何世界安身立命。還辨得麼。若辨不得。恰似揑目生花。見事便差。知麼。如今目前見有山河大地。色空明暗。種種諸物。皆是狂勞花相。喚作顚倒知見。夫出家人。識心達本源。故號爲沙門。汝今旣已剃髮披衣。爲沙門相。卽便有自利利他分。如今看著。盡黑漫漫地。墨汁相似。自救尙不得。爭解爲得人。仁者。佛法因緣事大。莫作等閒相似。聚頭亂說雜話。趁讀過時。光陰難得。可惜。許大丈夫。兒何不自省察。看是甚麼事。祇如從上宗乘。是諸佛頂族。汝旣承當不得。所以我方便勸汝。但從迦葉門。接續頓超去。此一門超凡聖因果。超毗盧妙莊嚴世界海。超他釋迦方便門。直下永劫不敎有一物與汝作眼見。何不自急急究取。未必道我且待三生兩生。久積淨業。仁者。宗乘是甚麼事。不可由汝用工莊嚴便得。去不可他心宿命便得。去會麼。祇如釋迦出頭來。作許多變弄。說十二分敎。如餅灌水。

如同夢事

不同夢事

不出識陰

妄爲恬靜

立地待汝搆去

根機遲鈍

大作一場佛事。向此門中。用一點不得。用一毛頭伎倆不得。知麼。如同夢事。亦如寐語。沙門不應出頭來不同夢事。蓋爲識得。知麼。識得卽是大出脫大徹頭人。所以超凡越聖。出生離死。離因離果。超毗盧越釋迦。不被凡聖因果所謾。一切處無人識得汝。知麼。莫祇長戀生死愛網。被善惡業拘將去。無自由分。饒汝鍊得身心同虛空去。饒汝到精明湛不搖處。不出識陰。古人喚作如急流水。流急不覺。妄爲恬靜。恁麼修行。盡出他輪迴際不得。依前被輪迴去。所以道。諸行無常。直是三乘功果如是。可畏。若無道眼。亦不究竟。何似如今博地凡夫。不用一毫工夫。便頓超去。解省心力麼。還願樂麼。勸汝。我如今立地待汝搆去。更不敎汝加工鍊行。如今不恁麼。更待何時。還肯麼。便下座○

上堂。汝諸人如在大海裏坐。沒頭浸却了。更展手問人乞水。夫學般若菩薩。須具大根器。有大智慧。始得。若有智慧。卽今便出脫得去。若是根機遲鈍。直須勤苦耐志。日夜忘疲。無眠失食。如喪考妣相似。恁麼急切。盡一生去。更得人荷挾。尅骨究實。不妨易

稱善知識說昭昭靈靈

認賊爲子

日體喩金剛體

得搆去且況如今誰是堪任受學底人仁者莫祇是記言記語恰似念陀羅尼相似蹋步向前來口裏哆哆和和地被人把住詰問著沒去處便嗔道和尙不爲我答話恁麼學事大苦知麼有一般坐繩牀和尙稱善知識問著便搖身動手點眼吐舌瞪視更有一般說昭昭靈靈靈臺智性能見能聞向五蘊身田裏作主宰恁麼爲善知識大賺人知麼我今問汝汝若認昭昭靈靈是汝眞實爲甚麼瞌睡時又不成昭昭靈靈若瞌睡時不是爲甚麼有昭昭時汝還會麼這箇喚作認賊爲子是生死根本妄想緣起汝欲識根由麼我向汝道昭昭靈靈祇因前塵色聲香等法而有分別便道此是昭昭靈靈若無前塵汝此昭昭靈靈同於龜毛兎角仁者眞實在甚麼處汝今欲得出他五蘊身田主宰但識取汝秘密金剛體古人向汝道圓成正徧徧周沙界我今少分爲汝智者可以譬喩得解汝還見南閻浮提日麼世間人所作興營養身活命種種心行作業莫非皆承日光成立祇如日體還有許多般心行麼還有不周徧處麼欲識金剛

向五蘊身田中作活計

瞌睡見解

體亦須如是看祇如今山河大地十方國土色空明暗及汝身心莫非盡承汝圓成威光所現直是天人羣生類所作業次受生果報有情無情莫非承汝威光乃至諸佛成道成果接物利生莫非盡承汝威光祇如金剛體還有凡夫諸佛麼有汝心行麼不可道無便得當去也知麼汝既有如是奇特當陽出身處何不發明取因何却隨他向五蘊身田中鬼趣裏作活計直下自謾去忽然無常殺鬼到來眼目譸張身見命見恁麼時大難支荷如生脫龜殼相似大苦仁者莫把瞌睡見解便當却去未解蓋覆得毛頭許汝還知麼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且汝未是得安樂底人祇大作羣隊干他人世這邊那邊飛走野鹿相似但求衣食若恁麼爭行他王道知麼國王大臣不拘執汝父母放汝出家十方施主供汝衣食土地龍神荷護汝也須具慚愧知恩始得莫孤負人好長連牀上排行著地鋪將去道是安樂未在皆是粥飯將養得汝爛冬瓜相似變將去土裏埋將去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沙門因甚麼到恁麼地祇如大地上蠢蠢者我

喚作地獄劫住如今若不了明朝後日入驢胎馬肚裏牽犂拽杷銜鐵負鞍碓擣磨磨水火裏燒煮去大不容易受大須恐懼好是汝自累知麼若是了去直下永劫不曾教汝有這箇消息若不了此煩惱惡業因緣不是一劫兩劫得休直與汝金剛齊壽知麼頌師因參次聞燕子聲乃曰深談實相善說法要便下座時有僧請益曰某甲不會師曰去誰信汝頌鼓山來師作一圓相示之山曰人人出這箇不得師曰情知汝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山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人人出這箇不得山曰和尚與麼道却得某甲爲甚麼道不得師曰我得汝不得頌僧侍立次師以杖指面前地上白點曰還見麼曰見如是三問僧亦如是答師曰你也見我也見爲甚麼道不會頌因雪峰指火曰三世諸佛在火燄裏轉大法輪師曰近日王令稍嚴峰曰作麼生師曰不許攙奪行市雲門曰火燄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僧問古人拈槌竪拂還當宗乘也無師曰不當曰古人意作麼生師擧拂子僧曰宗乘中事如何師曰待汝悟始得

拈槌竪拂

三種病人

遣僧送書上雪峰

頌師垂語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祇如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患盲者拈槌竪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瘂者教伊說又說不得若接不得佛法無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還許學人商量否師曰許汝作麼生商量其僧珍重出師曰不是不是羅漢曰桂琛現有眼耳口和尚作麼生接師曰慚愧便歸方丈中塔曰三種病人即今在甚麼處又一僧曰非唯謾他兼亦自謾法眼云我當時見羅漢擧此僧語我便會三種病人雲居錫云祇如此僧會不會若道會玄沙又道不是若道不會法眼爲甚麼道我因此僧語便會三種病人上座無事上來商量大家要知有僧請益雲門門曰汝禮拜著僧禮拜起門以拄杖拄之僧退後門曰汝不是患盲麼復喚近前來僧近前門曰汝不是患聾麼門曰會麼曰不會門曰汝不是患瘂麼僧於是有省頌師因僧禮拜師曰因我得禮汝頌師一日遣僧送書上雪峰峰開緘見白紙三幅問僧會麼曰不會峰曰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僧回擧似師曰山頭老漢蹉過也不知曰和尚如何師曰孟春猶寒也不解道頌師問鏡清教中道不見一法爲大過患且道不見甚麼法

與韋監軍喫果子

清指露柱曰莫是不見這箇法麼。同安顯別云。也知和尚不造次 師曰浙中清水白米從汝喫佛法未會在。頌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膿滴滴地。頌問如何是親切底事。師曰我是謝三郎。頌師與韋監軍喫果子。韋問如何是日用而不知。師拈起果子曰喫。韋喫果子了再問。師曰祇這是日用而不知。頌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用自己作麼 一作是你自己。雲門云。沒量大人被語脈裏轉却。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門云。忽然路上有人喚你僧齋。你也隨分得飯喫 ○師問明眞大師善財參彌勒彌勒指歸文殊文殊指歸佛處汝道佛指歸甚麼處。曰不知。師曰情知汝不知。法眼別云。喚甚麼作佛 ○大普玄通到禮覲。師曰你在彼住莫誑惑人家男女。曰玄通祇是開箇供養門晚來朝去爭敢作恁麼事。師曰事難。曰眞情是難。師曰甚麼處是難處。曰爲伊不肯承當。師便入方丈拄却門。頌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師曰還聞偃溪水聲麼。曰聞。師曰從這裏入○問古人皆以瞬視接人未審和尚以何接人。師曰我不瞬視接人。曰學人爲甚麼道不得。師曰畐塞汝口爭解道得

嗣雪峰存

坐破七箇蒲團

與保福遊山

明明歌詠

長慶慧稜禪師歷參禪苑。後參靈雲。問如何是佛法大意。雲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如是往來雪峰玄沙二十年間坐破七箇蒲團不明此事。一日捲簾忽然大悟。乃有頌曰也大差也大差捲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劈口打。峰舉謂玄沙曰此子徹去也。沙曰未可此是意識著述。更須勘過始得。至晚衆僧上來問訊。峰謂師曰備頭陀未肯汝在。汝實有正悟對衆舉來。師又有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氷。峰乃顧沙曰不可更是意識著述。師問峰曰從上諸聖傳受一路請師垂示。峰良久。師設禮而退。峰乃微笑。師入方丈參。峰曰是甚麼。師曰今日天晴好普請。自此酬問未嘗爽於玄旨。頌師與保福遊山福問古人道妙峰山頂莫祇這箇便是也無。師曰是即是可惜許 僧問鼓山。祇如長慶恁麼道。意作麼生。山云。孫公若無此語。可謂髑髏徧野。白骨連山 頌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有願不撒沙○問名言妙義教有所詮。不涉三科請師直道。師曰珍重。師乃曰明明歌詠汝尚不會。忽被暗裏來底事汝作

嗣雪峯存

刺史王公扶掖陞座

麼生僧問如何是暗來底事師曰喫茶去（中塔代云便請和尚相伴）|頌上堂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頌上堂總似今日老胡有望保福曰總似今日老胡絕望○上堂我若純舉唱宗乘須閉却法堂門所以道盡法無民僧問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還委落處麼

保福展禪師評頌嘗以古今方便詢于長慶一日慶謂師曰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可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祇是無二種語師曰作麼生是如來語慶曰聾人爭得聞師曰情知和尚向第二頭道慶曰汝又作麼生師曰喫茶去（雲居錫云甚麼處是長慶向第二頭道處）|頌雪峯上堂曰諸上座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師舉問鵝湖僧堂前相見即且置祇如望州亭烏石嶺甚麼處相見鵝湖驟步歸方丈師低頭入僧堂○保福開堂日刺史王公禮跪三請躬自扶掖陞座師乃曰須起箇笑端作麼然雖如此再三不容推免諸仁者還識麼若識得便與古佛齊肩時有僧出方禮拜師曰晴乾不肯去直待雨淋頭|頌師因僧侍立問曰汝得恁麼

門設人

嗣雪峯存

國主常詢法要

麤心僧曰甚麼處是某甲麤心處師拈一塊土度與僧曰抛向門前著僧抛了却來曰甚麼處是某甲麤心處師曰我見築著磕著所以道汝麤心|頌師問僧殿裏底是甚麼曰和尚定當看師曰釋迦佛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又問飯頭鑊闊多少曰和尚試量看師以手作量勢曰和尚莫謾某甲師曰却是汝謾我又問僧汝作甚麼業來得恁麼長大曰和尚短多少師蹲身作短勢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又問僧汝名甚麼曰咸澤師曰忽遇枯涸時如何曰誰是枯涸者師曰我是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咸澤本章在後依頌古收於此）○僧問學人近入叢林乞師全示入路師曰若教全示我却禮拜汝

鼓山神晏興聖國師|頌一日參雪峯峯知其緣熟忽起搊住曰是甚麼師釋然了悟亦忘其了心唯舉手搖曳而已峯曰子作道理邪師曰何道理之有峯審其懸解撫而印之○閩帥常詢法要創鼓山禪苑請學揚宗旨上堂良久曰南泉在日亦有人舉要且不識南泉即今莫有識南泉者麼試出來對衆驗看時

香嚴傳

有僧出禮拜纔起師曰作麼生僧近前曰咨和尚師曰不才請退乃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有函有號有部有帙各有人傳持且佛法是建立教禪道乃止啼之說他諸聖出興蓋爲人心不等巧開方便遂有多門受疾不同處方還異在有破有居空叱空二患既除中道須遣鼓山所以道句不當機言非展事承言者喪滯句者迷不唱言前寧談句後直至釋迦掩室淨名杜口大士梁時童子當日一問二問三問盡有人了也諸仁者合作麼生時有僧出禮拜師曰高聲問曰學人咨和尚師喝曰出去曰已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抗聲曰似未聞那其僧再問師曰一點隨流食咸不重頌上堂垂語曰鼓山門下不得咳嗽時有僧咳嗽一聲師曰作甚麼曰傷風師曰傷風即得頌師有偈曰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賒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師舉問僧汝作麼生會僧無語乃謂侍者曰某甲不會請代一轉語者曰和尚與麼道猶隔天涯在僧舉似師師喚侍者問汝爲這僧代語是否者曰是師便打趂出院

嗣雪峰存

龍華靈照禪師僧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甚麼人傳得師曰千聖也疑我曰莫便是傳也無師曰晉帝斬嵇康○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此即是色阿那箇是心師曰恁麼問莫欺山僧麼

嗣雪峰存

翠巖令參禪師頌上堂一夏與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巖眉毛在麼（長慶云生也雲門云關保福云作賊人心虛翠巖芝云爲衆竭力禍出私門）

○僧問凡有言句盡是點汙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凡有言句盡是點汙

嗣雪峰存

鏡清道怤禪師抵閩謁雪峰一日師問祇如古德豈不是以心傳心峰曰兼不立文字語句師曰祇如不立文字語句師如何傳峰良久師禮謝峰曰更問我一轉豈不好師曰就和尚請一轉問頭峰曰祇恁麼爲有別商量師曰和尚恁麼即得峰曰於汝作麼生師曰孤負殺人○雪峰謂衆曰堂堂密密地師出問是甚麼堂堂密密師起立曰道甚麼師退步而立雪峰垂語曰此事得恁麼尊貴得恁麼綿密師曰道怤自到來數年不聞和尚恁麼示誨峰曰我向前雖無如今已有莫有所妨麼曰不敢此是和尚不已而已

尊貴綿密

小岱布衲

訪曹山

皮光業屢擊難之

峰曰致使我如此師從此信入而且隨衆時謂之小岱布衲○普請次雪峰舉溈山道見色便見心汝道還有過也無師曰古人爲甚麼事峰曰雖然如此要共汝商量師曰恁麼則不如道岱鉏地去○師再參雪峰峰問甚處來師曰嶺外來峰曰甚麼處逢見達磨師曰更在甚麼處峰曰未信汝在師曰和尚莫恁麼粘泥好峰便休○師後徧歷諸方益資權智因訪先曹山山問甚麼處來師曰昨日離明水山曰甚麼時到明水師曰和尚到時到山曰汝道我甚麼時到師曰適來猶記得山曰如是如是○師初住越州鏡淸唱雪峰之旨學者奔湊副使皮光業者日休之子辭學宏贍屢擊難之退謂人曰岱師之高論人莫窺其極也○新到參師拈起拂子僧曰久向鏡淸猶有這箇在師曰鏡淸今日失利評頌問學人啐請師啄師曰還得活也無曰若不活遭人怪笑師曰也是草裏漢頌師一日於僧堂自擊鐘曰玄沙道底玄沙道底僧問玄沙道甚麼師乃畫一圓相僧曰若不久參爭知與麼師曰失錢遭罪○師住庵時有行者至徐

行脚事大

看經次

驗看

徐近繩牀取拂子提起問某甲喚這箇作拂子庵主喚作甚麼師曰不可更安名立字也行者乃擲却拂子曰著甚死急頌師問僧外面是甚麼聲曰蛇齩蝦蟆聲師曰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師問靈雲行脚事大乞師指南雲曰浙中米作麼價師曰若不是道岱洎作米價會却○僧問如何是淸淨法身師曰紅日照靑山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風吹雪不寒頌問學人未達其源請師方便師曰是甚麼源曰其源師曰若是其源爭受方便僧禮拜退後侍者問和尚適來莫是成褫伊麼師曰無曰莫是不成褫伊麼師曰無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師看經次僧問和尚看甚麼經師曰我與古人鬭百草師却問汝會麼曰少年也曾恁麼來師曰如今作麼生僧舉拳師曰我輸汝也○上堂如今事不得已向汝道各自驗看實箇親切既恁麼親切到汝分上因何特地生疎祇爲抛家日久流浪年深一向緣塵致見如此所以喚作背覺合塵亦名捨父逃逝今勸兄弟未歇歇去好未徹徹去好大丈夫兒得恁麼

管帶一路

無氣槩還惆悵麼終日茫茫地且覓取箇管帶路好也無人問我管帶一路僧問如何是管帶一路師噓噓曰要棒喫即道曰恁麼則學人罪過也師曰幾被汝打破蔡州○問僧近離甚處曰石橋師曰本分事作麼生曰近離石橋師曰我豈不知你近離石橋本分事作麼生曰和尚何不領話師便打僧曰某甲話在師曰你但喫棒我要這話行○僧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曰元正啓祚萬物咸新曰謝師答話師曰鏡淸今日失利評

迷己逐物

頌問僧門外甚麼聲曰雨滴聲師曰衆生顚倒迷己逐物曰和尚作麼生師曰洎不迷己曰洎不迷己意旨如何師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頌師因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從這裏流出增收

嗣雪峰存

報恩懷嶽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師曰動即死曰不動時如何師曰猶是守古塚鬼

嗣雪峰存

安國瑫禪師僧問常居正位底人還消得人天供養否師曰消不得曰爲甚麼消不得師曰是甚麼心行曰甚麼人消得師曰著衣喫飯底消得

嗣雪峰存

睡龍道溥禪師僧問初心後學近入叢林方便門中乞師指示師敲門枋僧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再敲門枋

嗣雪峰存

長生皎然禪師僧問古人有言無明即佛性煩惱不須除如何是無明即佛性師忿然作色舉拳訶曰今日打這師僧去也曰如何是煩惱不須除師以手拏頭曰這師僧得恁麼發人業○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上紙墨堪作甚麼

嗣雪峰存

莊上喫油糍

鵝湖孚禪師頌一日不赴堂侍者來請赴堂師曰我今日在莊上喫油糍飽者曰和尚不曾出入師曰你但去問取莊主者方出門忽見莊主歸謝和尚到莊喫油糍攷（頌古見南泉古德兩章今攷機緣在會元鵝湖處）○僧問雪峰拋下拄杖意作麼生師以香匙拋下地僧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不是好種出去

嗣雪峰存

隆壽紹卿禪師因侍雪峰山行見芋葉動峰指動葉示之師曰紹卿甚生怕怖峰曰是汝屋裏底怕怖甚麼師於此有省

嗣雪峰存

永福從弇禪師僧問儒門以五常爲極則未審宗門

以何爲極則師良久僧曰恁麼則學人造次也師曰好與拄杖○問不向問處領猶是學人問處和尚如何師曰喫茶去

嗣雪峯存

雲蓋歸本禪師初謁雪峰禮拜次峰下禪牀跨背而坐師於此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乃搊住其僧變色師曰我這裏無這箇

嗣雪峯存

洛京南院和尚有儒者博覽古今時呼爲張百會謁師師問莫是張百會麼曰不敢師以手於空畫一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一尚不會甚麼處得百會來

嗣雪峰存

法海行周禪師僧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不露光曰莫便是否師曰是即露也

嗣雪峯存

杭州龍井通禪師僧問如何是龍井龍師曰意氣天然別神工畫不成曰爲甚麼畫不成師曰出羣不帶角不與類中同曰還解行雨也無師曰普潤無邊際處處皆結粒曰還有宗門中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宗門中事師曰從來無形段應物不曾虧

嗣雪峯存

杭州龍興宗靖禪師初參雪峰誓充飯頭勞逾十載嘗於衆堂中袒一膊釘簾峰覩而記曰汝向後住持有千僧其中無一人衲子也師悔過回浙住六通院錢王命居龍興寺有衆千餘唯三學講誦之徒果如雪峰所誌

異本卷八
嗣雪峯存

南禪契璠禪師上堂若是名言妙句諸方總道了也今日衆中還有超第一義者致將一問來若有即不孤負於人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不問第一義曰見問師曰已落第二義也

嗣雪峯存

越山師鼐禪師初參雪峯而染指後因閩王請於清風樓齋坐久舉目忽覩日光豁然頓曉而有偈曰清風樓上赴官齋此日平生眼豁開方信普通年遠事不從葱嶺帶將來歸呈雪峯峯然之師臨終示偈曰眼光隨色盡耳識逐聲消還源無別旨今日與明朝

嗣雪峯存

極樂元儼禪師僧問如何是極樂家風師曰滿目看不盡○問萬法本無根未審教學人承當甚麼師曰莫寐語

嗣雪峯存

潮山延宗禪師因資福來謁師下禪牀相接福問和尚住此山得幾年也師曰鈍鳥棲蘆困魚止濼曰恁麼則真道人也師曰且坐喫茶

嗣雪峯存

普通普明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性。師曰汝無佛性。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學人爲何却無。師曰爲汝向外求

嗣雪峯存
講涅槃經

太原孚上座‖頌初在揚州光孝寺。講涅槃經。有禪者阻雪。因往聽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法身妙理。禪者失笑。師講罷請禪者喫茶。白曰某甲素志狹劣。依文解義。適蒙見笑。且望見教。禪者曰實笑座主不識法身。師曰如此解說何處不是。曰請座主更說一遍。師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竪窮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徧。曰不道座主說不是。祇是說得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在。師曰既然如是。禪德當爲我說。曰座主還信否。師曰焉敢不信。曰若如是。座主輟講旬日。於室內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却。師一依所教。從初夜至五更。聞鼓角聲忽然契悟。便去扣門。禪者曰阿誰。師曰某甲。禪者咄曰教汝傳持大教代佛說法。夜來爲甚麼醉酒臥街。師曰禪德自來講經。將生身父母鼻孔搊揑。從今已去更不敢如是。禪者曰且去來日

法身量邊事

相見。師遂罷講徧歷諸方。○嘗遊浙中登徑山法會。一日於大佛殿前有僧問上座曾到五臺否。師曰曾到。曰還見文殊麼。師曰見。曰甚麼處見。師曰徑山佛殿前見。其僧後適閩川舉似雪峯。峯曰何不教伊入嶺來。師聞乃趣裝而邁。初至雪峯廨院憩錫。因分柑子與僧。長慶問甚麼處將來。師曰嶺外將來。曰遠涉不易。擔負將來。師曰柑子柑子‖頌次日上山。雪峯聞乃集衆。師到法堂上顧視雪峯。便下看知事。明日却上禮拜曰某甲昨日觸忤和尚。峯曰知是般事便休。○峯一日見師乃指日示之。師搖手而出。峯曰汝不肯我那。師曰和尚搖頭某甲擺尾。甚麼處是不肯。峯曰到處也須諱却。○一日衆僧晚參。峯在中庭臥。師曰五州管內祇有這老和尚較些子。峯便起去。○峯嘗問師見說臨濟有三句是否。師曰是。曰作麼生是第一句。師舉目視之。峯曰此猶是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師叉手而退。自此雪峯深器之。室中印解師資道契。更不宅遊而掌浴焉‖頌一日玄沙上問訊雪峯。峯曰此間有個老鼠子今在浴室裏。沙曰待與和尚

遊浙中

至雪峯廨院

雪峯指日

峯問第一句

玄沙遇師打水

鼓山赴大王請

嗣雪峯存

勘過言訖到浴室遇師打水沙曰相看上座師曰已相見了沙曰甚麼劫中曾相見師曰瞌睡作麼沙却入方丈白雪峰曰已勘破了峰曰作麼生勘伊沙舉前話峰曰汝著賊也頌鼓山問師父母未生時鼻孔在甚麼處師曰老兄先道山曰如今生也汝道在甚麼處師不肯山却問作麼生師曰將手中扇子來山與扇子再徵前話師搖扇不對山罔測乃毆師一拳頌鼓山赴大王請雪峰門送回至法堂乃曰一隻聖箭直射九重城裏去也師曰是伊未在峰曰渠是徹底人師曰若不信待某甲去勘過遂趂至中路便問師兄向甚麼處去山曰九重城裏去師曰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山曰宅家自有通霄路師曰恁麼則離宮失殿去也山曰何處不稱尊師拂袖便回峰問如何師曰好隻聖箭中路折却了也遂舉前話峰乃曰奴渠語在師曰這老凍膿猶有鄉情在○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踢狗子作聲走僧無對師曰小狗子不消一踢

南嶽惟勁禪師師雪峰而友玄沙深入玄奧一日問

嗣寶國

一字關

嗣瑞嵓彥

嗣玄泉彥

鑑上座聞汝註楞嚴是否鑑曰不敢師曰二文殊作麼生註曰請師鑑師乃揚袂而去 嘗續寶林傳四卷又著南嶽高僧傳

白兆志圓禪師僧問諸佛心印甚麼人傳師曰達磨大師曰達磨爭能傳得師曰汝道甚麼人傳得○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截○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苦○問如何是道師曰普○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失○問如何是得無山河大地去師曰不起見

會元七卷終

瑞峰神祿禪師久為瑞巖侍者後開山創院學侶依附師有偈曰蕭然獨處意沉吟誰信無言發妙音終日法堂唯靜坐更無人問本來心有僧朋彥問曰如何是本來心師召朋彥彥應諾師曰與老僧點茶來彥於是信入

黃龍誨機禪師初參巖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頭曰你還解救糍麼師曰解頭曰且救糍去後到玄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泉拈起一莖皂角曰會麼師曰不會泉放下皂角作洗衣勢師便禮拜曰信知佛法無別泉曰你見甚麼道理師曰某甲曾問巖頭頭

曰你還解救糍麼。救糍也。秖是解粘。和尚提起皂角。亦是解粘。所以道無別。泉呵呵大笑。師遂有省。頌僧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百尺竿頭五兩垂。

嗣羅山閒

明招德謙禪師。受羅山印記。靡滯於一隅。激揚玄旨。諸老宿皆畏其敏捷。後學鮮敢當其鋒者。○師在婺州智者寺居第一座。尋常不受淨水。主事嗔曰上座不識觸淨。為甚麼不受淨水。師跳下牀提起淨缾曰。這箇是觸是淨。無語。師乃撲破。自爾道聲遐播。衆請居明招山。○上堂。全鋒敵勝。罕遇知音。同死同生。萬中無一。尋言逐句。其數河沙。舉古舉今。滅胡種族。向上一路。啐啄猶乖。儒士相逢。握鞭回首。沙門所見。誠實苦哉。拋卻眞金。隨隊撮土。報諸稚子。莫謾波波。解得宅玄。猶兼瓦礫。不如一擲。騰空太虛。秖這靈鋒。阿誰敢近。任君來箭。方稱丈夫。擲欲吞聲。不消一攫。○師長到坦長老處。坦曰夫參學一人所在亦須到。半人所在亦須到。師便問一人所在即不問。作麼生是半人所在。坦無對。後令小師問師。師曰汝欲識半人所在麼。也秖是弄泥團漢。頌一日天寒上堂。衆纔集。師曰風頭稍硬。不是汝安身立命處。且歸暖室商量。便歸方丈。大衆隨至立定。師又曰纔到暖室。便見瞌睡。以拄杖一時趁下

不受淨水

拋金撮土

天寒上堂

嗣羅山閒

大寧微禪師。上堂。還有騰空底麼。出來。衆無出者。師說偈曰。騰空正是時。應須眨上眉。從茲出倫去。莫待白頭兒

嗣羅山閒

天竺義澄禪師。在羅山數載。後因山示疾。師問百年後忽有人問和尚。以何指示。山乃放身便倒。師從此契悟

嗣羅山閒

羅山義因禪師。僧問承古有言。自從認得曹谿路。了知生死不相關。曹谿路即不問。如何是羅山路。師展兩手。僧曰恁麼則一路得通。諸路亦然。師曰甚麼諸路。僧近前叉手。師曰靈鶴烟霄外。鈍鳥不離窠。○問教中道。順法身萬象俱寂。隨智用萬象齊生。如何是萬象俱寂。師曰有甚麼。曰如何是萬象齊生。師曰繩牀椅子

嗣玄沙備

羅漢桂琛禪師。一日為衆宣戒本布薩已。乃曰持戒但律身而已。非眞解脫也。依文作解。豈發聖智乎。於

三界唯心

漳牧建精舍

南方知識

宗門玄妙

是訪南宗初謁雲居雪峰參訊勤恪然猶未有所見
後遭玄沙一言啓發廓爾無惑沙問三界唯心汝作
麼生會師指椅子曰和尚喚這箇作甚麼曰椅子師
曰和尚不會三界唯心曰我喚這箇作竹木汝喚作
甚麼師曰桂琛亦喚作竹木曰盡大地覓一個會佛
法底人不可得師自爾愈加激勵沙每因誘廸學者
流出諸三昧皆命師爲助發師雖處衆韜晦然聲譽
甚遠時漳牧王公建精舍曰地藏請師開法頌因插
田次見僧乃問從甚處來曰南州師曰彼中佛法如
何曰商量浩浩地師曰爭如我這裏裁田博飯喫曰
爭奈三界何師曰喚甚麼作三界○問僧甚處來曰
南方來師曰南方知識有何言句示徒曰彼中道金
屑雖貴眼裏著不得師曰我道須彌在汝眼裏○後
遷羅漢大闡玄要上堂宗門玄妙爲當祇恁麼也更
別有奇特若別有奇特汝且舉將來看若無去不可
將兩個字便當却宗乘也何者兩個字謂宗乘教乘
也汝纔道著宗乘便是宗乘道著教乘便是教乘禪
德佛法宗乘元來由汝口裏安名立字作取說取便

傍家行脚記持揀辨

瞎却衆生眼過在化主

是也斯須向這裏說平說實說圓說常禪德汝喚甚
麼作平實把甚麼作圓常傍家行脚理須甄別莫相
埋沒得些子聲色名字貯在心頭道我會解善能揀
辨汝且會個甚麼揀個甚麼記持得底是名字揀辨
得底是聲色若不是聲色名字汝又作麼生記持揀
辨風吹松樹也是聲蝦蟇老鵶叫也是聲何不那裏
聽取揀擇去若那裏有個意度模樣祇如老師口裏
又有多少意度與上座莫錯卽今聲色摐摐地爲當
相及不相及若相及卽汝靈性金剛祕密應有壞滅
去也何以如此爲聲貫破汝耳色穿破汝眼因緣卽
塞却汝幻妄走殺汝聲色體爾不可容也若不相及
又甚麼處得聲色來會麼相及不相及試裁辨看少
間又道是圓常平實甚麼人恁麼道未是黃夷村裏
漢解甚麼說是它古聖垂些子相助顯發今時不識
好惡便安圓實道我別有宗風玄妙釋迦佛無舌頭
不如汝些子便恁麼點胷若論殺盜婬罪雖重猶輕
尙有歇時此個謗般若瞎却衆生眼入阿鼻地獄呑
鐵丸莫將爲等閑所以古人道過在化主不干汝事

珍重○保福僧到師問彼中佛法如何曰有時示衆道塞却你眼教你覷不見塞却你耳教你聽不聞坐却你意教你分別不得師曰吾問你不塞你眼見個甚麼不塞你耳聞個甚麼不坐你意作麼生分別頌

歆月次

歆月次乃曰雲動有雨去有僧曰不是雲動是風動師曰我道雲亦不動風亦不動曰和尚適來又道雲動師曰阿誰罪過○師見僧擧拂子曰還會麼曰謝和尙慈悲示學人師曰見我竪拂子便道示學人汝每日見山見水可不示汝又見僧來學拂子其僧讚歎禮拜師曰見我竪拂子便禮拜讚歎那裏掃地竪起掃帚爲甚麼不讚歎頌僧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甚麼字師曰汝實不會那曰學人實不會師曰看取下頭註脚

嗣玄沙備

天龍明眞禪師得法玄沙復回浙中錢武肅王請出世開法上堂若直擧宗風獨唱本分事便同於頑石若言絕凡聖消息無大地山河盡十方世界都是一隻眼此乃事不獲已恁麼道還會麼若更不會聽取一頌盲聾瘖瘂是仙陀滿眼時人不奈何祇向目前須體妙身心萬象與森羅○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誰人不知曰出水後如何師曰馨香目擊

嗣玄沙備

僊宗契苻禪師僧問飛岫巖邊華子秀仙境臺前事若何師曰無價大寶光中現暗客惛惛爭奈何曰優曇華拆人皆覩向上宗乘意若何師曰闍黎甚問宗乘意不知靜處薩婆訶

嗣玄沙備

白龍道希禪師僧問請師答無賓主話師曰昔年曾記得曰卽今如何師曰非但耳聾亦兼眼暗○問請和尙生機答話師曰把紙筆來錄將去

嗣玄沙備

安國慧球禪師亦曰中塔 僧問佛法大意從何方便頓入師曰入是方便○問雲自何山起風從何澗生師曰盡力施爲不離中塔○上堂我此間粥飯因緣爲兄弟擧唱終是不常欲得省要却是山河大地與汝發

文殊觀音

明其道既常亦能究竟若從文殊門入者一切無爲土木瓦礫助汝發機若從觀音門入者一切音響蝦

普賢三門

蟆蚯蚓助汝發機若從普賢門入者不動步而到以此三門方便示汝如將一隻折箸攪大海水令彼魚龍知水爲命會麼若無智眼而審諦之任汝百般巧

妙不爲究竟○僧問學人近入叢林不明已事乞師指示師以杖指之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我恁麼爲汝却成抑屈人還知麼若約當人分上從來底事不論初入叢林及過去諸佛不曾乏少如大地水一切魚龍初生及至老死所受用水悉皆平等○問如何是大庾嶺頭事師曰料汝承當不得曰重多少師曰這般底論劫不奈何

嗣玄沙備

螺峰沖奧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德重鬼神欽曰見後如何師曰通身聖莫測○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惆悵松蘿境界危

嗣玄沙備

泉州睡龍山和尚上堂舉拄杖曰三十年住山得它氣力時有僧問和尚得它甚麼氣力師曰過谿過嶺東拄西拄（招慶云我不恁麼道僧問和尚作麼生道慶以杖下地拄行）

嗣玄沙備

大章契如庵主素蘊孤操志探祖道預玄沙之室顯悟幽旨玄沙記曰子禪已逸格則它後要一人侍立也無師自此不務聚徒不畜童侍隱于小界山剞大朽杉若小庵但容身而已凡經遊僧至隨扣而應無定開示

嗣玄沙備

雲峰光緖禪師上堂但以衆生日用而不知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日月星辰江河淮濟一切含靈從一毛孔入一毛孔毛孔不小世界不大其中衆生不覺不知若要易會上座日用亦復不知

嗣玄沙備

國淸師靜上座始遇玄沙示衆曰汝諸人但能一生如喪考妣吾保汝究得徹去師躡前語問曰秖如教中道不得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知見又作麼生沙曰汝道究得徹底所知心還測度得及否師從此信入後居天台三十餘載不下山博綜三學操行孤立禪寂之餘常閱龍藏遐邇欽重時謂大靜上座○

攝伏之方

嘗有人問弟子每當夜坐心念紛飛未明攝伏之方願垂示誨師曰如或夜間安坐心念紛飛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反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不尋枝內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

還源要道

幻偈

師因覩教中幻義乃述一偈問諸學流曰若道法皆

如幻有造諸過惡應無咎云何所作業不忘而藉佛慈與接誘○時有小靜上座答曰幻人與幻幻輪圍幻業能招幻所持不了幻生諸幻苦覺知如幻幻無爲

嗣長慶稜

招慶道匡禪師上堂次大衆擁法座而立師曰這裏無物諸人苦恁麼相促相拶作麼擬心早沒交涉更上門上戶千里萬里今既上來各著精彩招慶一時拋與諸人好麼乃曰還接得也無衆無對師曰勞而無功便陞座復曰汝諸人得甚麼鈍看他古人一兩個得恁麼快纔見便負將去也較些子若有此箇人非但四事供養便以琉璃爲地白銀爲壁亦未爲貴帝釋引前梵王隨後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爲黃金亦未爲足直得如是猶更有一級在還委得麼珍重

嗣長慶稜

報恩寶資禪師僧問學人初心請師示箇入路師遂側掌示之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獨掌不浪鳴

嗣長慶稜

報慈光雲禪師問僧近離甚處曰臥龍師曰在彼多少時曰經冬過夏師曰龍門無宿客爲甚在彼許多時曰師子窟中無異獸師曰汝試作師子吼看曰若

國王問

作師子吼卽無和尙師曰念汝新到放汝三十棒○閩王問報慈與神泉相去近遠師曰若說近遠不如親到師却問大王曰應千差是甚麼心王曰甚麼處得心來師曰豈有無心者王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請向那邊問王曰大師謾別人卽得○僧問大衆臻湊請師舉揚師曰更有幾人未聞曰恁麼則不假上來也師曰不上來且從汝向甚麼處會曰若有處所

恐不辨精粗

卽孤負和尙去也師曰祇恐不辨精粗

嗣長慶稜

開先紹宗禪師江南李主巡幸洪井入山瞻謁請上堂令僧問如何是開先境師曰最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拾枯柴煮布水國主益加欽重

嗣長慶稜

傾心法瑫禪師僧問如何是不朝天子不羨王侯底人師曰每日三條線長年一衲衣曰未審此人還紹宗風也無師曰鵲來頭上語雲向眼前飛

嗣長慶稜

水陸洪儼禪師上堂大衆集定師下座捧香爐巡行大衆前曰供養十方諸佛便歸方丈

嗣長慶稜

廣嚴咸澤禪師僧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

曰城中青史樓雲外高峰塔○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幽澗泉清高峰月白

嗣長慶稜

報慈慧朗禪師上堂從上諸聖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遞相告報是汝諸人還會麽若不會大不容易僧問如何是一大事師曰莫錯相告報麽曰恁麽則學人不疑也師曰爭奈一翳在目

嗣長慶稜

石佛靜禪師上堂若道素面相呈猶添脂粉縱離添過猶有負慚諸人且作麽生體悉

嗣長慶稜

觀音清換禪師上堂諸禪德若要論禪說道舉唱宗風秖如當人分上以一毛端上有無量諸佛轉大法輪於一塵中現寶王刹佛說衆生說山河大地一時說未嘗間斷如毗沙門王始終不求外寶既各有如是家風阿誰欠少不可更就別人處分也僧問如何是法界性師曰汝身中有萬象曰如何體得師曰虛谷尋聲更求本末

嗣長慶稜

東禪可隆禪師上堂大好省要自不仙陀若是聽響之流不如歸堂向火珍重

嗣長慶稜

僊宗守玭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常在底人還消得人天供養也無師曰消不得曰爲甚麽消不得師曰爲汝常在曰秖如常不在底人還消得也無師曰驢年

嗣長慶稜

永安懷烈禪師上堂顧視左右曰患聾作麽便歸方丈○上堂良久曰幸自可憐生又被汚却也

嗣長慶稜

龜山和尚頌有人舉裴相國啓建法會問僧看甚麽經曰無言童子經公曰有幾卷曰兩卷公曰既是無言爲甚麽却有兩卷僧無對師代曰若論無言非唯兩卷頌見裴休

嗣長慶稜

報慈從瓖禪師僧問承古有言今人看古教未免心中鬧欲免心中鬧應須看古教如何是古教師曰如是我聞曰如何是心中鬧師曰那畔雀兒聲

嗣長慶稜

太傅王延彬居士詣到招慶煎茶朗上座與明招把銚忽翻茶銚公問茶鑪下是甚麽朗曰捧鑪神公曰既是捧鑪神爲甚麽翻却茶朗曰事官千日失在一朝公拂袖便出明招曰朗上座喫却招慶飯了却向外邊打野榸朗曰上座作麽生招曰非人得其便

嗣保福展

延壽慧輪禪師僧問如何是一色師曰青黃赤白曰大好一色師曰將謂無人也有一箇半箇

嗣保福展

報慈文欽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境師曰雨來雲霧暗晴乾日月明〇問如何是妙覺明心師曰今冬好晚稻出自秋雨成〇問如何是妙用河沙師曰雲生碧岫雨降青天〇問如何是平常心合道師曰喫茶喫飯隨時過看水看山實暢情

嗣保福展

鳳凰山從琛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門風相似即無阻矣汝不是其人曰忽遇其人時又如何師曰不可預搖待痒〇問學人根思遲回方便門中乞師傍瞥師曰傍瞥曰深領師旨安敢言乎師曰太多也

嗣保福展

永隆慧瀛禪師僧問無爲無事人爲甚麼却是金鎖難師曰爲斷粗識貴重難留曰爲甚麼道無爲無事人逍遙實快樂師曰爲鬧亂且要斷送

嗣保福展

嶽麓山和尚僧問如何是聲色外句師曰猿啼鳥叫〇問截舌之句請師舉揚師曰日能熱月能涼

嗣保福展

後招慶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缾衆一鉢到處是生涯〇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擾擾忩忩晨鷄暮鐘

嗣保福展

建山澄禪師僧問一代時教接引今時未審祖宗如何示人師曰一代時教已有人問了也曰和尚如何示人師曰惆悵庭前紅莧樹年年生葉不生華

嗣保福展

招慶省僜禪師開堂陞座僧問同學人全身不會請師指示師曰還解笑得麼乃曰叢林先達者不敢相觸忤若是初心後學未信直須信取未省直須省取

本分事極省心力

不用掠虛諸人本分去處未有一時不顯露未有一物解蓋覆得如人若要知不用移絲髮地不用少許工夫但向博地凡夫位中承當取豈不省心力既能省得便與諸佛齊肩依而行之緣此事是箇白淨去處今日須得白淨身心合他始得自然合古合今脫生離死古人云識心達本解無爲法方號沙門如今諸官大衆各須體取好莫全推過師僧分上佛法平等上至諸佛下至一切共同此事既然如此誰有誰無王事之外亦須努力適來說如許多般蓋不得已而已莫道從上宗門合恁麼語話祇如從上宗門合作麼生還相悉麼若有人相悉山僧今日雪得去也

坐禪方便

久立大衆珍重〇示坐禪方便頌曰四威儀內坐爲

先澄慮身心漸坦然習爾有緣隨渦界當須莫續是天年修持祇學從功路至理寧論在那邊一切時中常管帶因緣相湊豁通玄○示執坐禪者曰大道分明絕點塵何須長坐始相親遇緣儻解無非是處憒那能有故新散誕肯齊支遁侶逍遙曷與慧休隣或遊泉石或閴闠可謂煙霞物外人

執坐

嗣鼓山晏

天竺子儀禪師僧問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師曰寒即圍爐向猛火曰還有過也無師曰熱即竹林溪畔坐問如何修行即得與道相應師曰高卷吟中箔濃煎睡後茶

嗣鼓山晏

白雲智作禪師一日鼓山上堂召大衆衆皆回眸山披襟示之衆罔措唯師朗悟厥旨入室印證又參次山召曰近前來師近前山曰南泉喚院主意作麼生師斂手端容退身而立山莞然奇之○住後上堂還有人向宗乘中致得一問來麼待山僧向宗乘中答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歸方丈○僧問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火裏遊生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師曰泥牛入海

嗣鼓山晏

龍山文義禪師上堂若擧宗乘即院寂境荒若留委問更待箇甚麼還有人委悉麼出來驗看若無人委悉且莫掠虛好便下座

嗣鼓山晏

鼓山智嶽禪師初遊方至鄂州黃龍問久嚮黃龍及乎到來祇見赤斑蛇龍曰汝祇見赤斑蛇且不識黃龍師曰如何是黃龍龍曰滔滔地師曰忽遇金翅鳥來又作麼生龍曰性命難存師曰恁麼則被他吞却去也龍曰謝闍黎供養師便禮拜

嗣鼓山晏

報恩清護禪師開堂日僧問諸佛出世天花亂墜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昨日新雷發今朝細雨飛

嗣龍華照

瑞巖師進禪師僧問如何是瑞巖境師曰重重疊嶂南來遠北向皇都咫尺間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萬里白雲朝瑞嶽微微細雨灑簷前曰未審如何親近此人師曰將謂闍黎親入室元來猶隔萬重關

嗣龍華照

報國照禪師上堂我若全機汝向甚麼處摸索蓋爲根器不等便成不具慚愧遠委得麼如今與諸仁者作箇入底門路乃敲繩牀兩下曰還見麼還聞麼若見便見若聞便聞莫向意識裏卜度却成妄想顛倒

嗣雲巖參　嗣雲巖參　嗣鏡清怤　嗣鏡清怤　嗣鏡清怤

無有出期珍重
龍冊子興禪師僧問正位中還有人成佛否師曰誰
是衆生曰若恁麼則總成佛去也師曰還我正位來
曰如何是正位師曰汝是衆生
佛陜知默禪師僧問如何是佛陜家風師曰送客不
離三步內邀賓祇在草堂前○上堂山僧如今看見
諸上座恁麼行脚喫辛喫苦盤山涉澗終不爲觀看
州縣參尋名山勝跡莫非爲此一大事如今且要諸
人於本分參問中通箇消息來雲山敢與證明非但
雲山證明乃爲禪林佛刹亦與證明還有甚麼生衆
皆散去便下座
南禪遇緣禪師上堂此箇事可作恁麼生時有僧出
曰請師道師曰睦州谿苔錦城石闍
資福智遠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
雪嶺峰前月鏡湖波裏明○問諸佛出世天雨四花
地搖六動和尚今日有何祥瑞師曰一物不生全體
露目前光彩阿誰知
烏巨義晏禪師嘗入定于叢竹間蟻蠹其衣敗葉沒

陸亘陞　嗣安國瑫　嗣安國瑫　嗣安國瑫

陸子湖訥禪師未知師所造淺深問曰子所住定蓋
小乘定耳時方啜茶師呈起橐曰是大是小訥駭然
白鹿貴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百鳥銜花供養
見後爲甚麼不來師曰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
也如常
長慶藏用禪師上堂衆集以扇子拋向地上曰愚人
謂金是土智者作麼生後生可畏不可總守愚去也
還有人道得麼出來道看時有僧出禮拜退後而立
師曰別更作麼生曰請和尚明鑑師曰千年桃核
瑞峰智端禪師初參安國見僧問如何是萬象之中
獨露身國舉一指其僧不薦師於是冥契玄旨乃入
室白曰適來見那僧問話智端有箇省處國曰汝見
甚麼道理師亦舉一指曰這箇是甚麼國然之師辭
謝○住後上堂舉拂子曰曹谿用不盡底時人喚作
頭角生山僧拈來拂蚊子薦得乾坤陷落○有僧夜
參師曰阿誰曰某甲師曰泉州砂糖舶上檳榔僧良
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你若會即廓清五蘊吞盡
十方○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木馬走似煙石人趁

不及

嗣安山紹

僊宗明禪師上堂幸有如是門風何不烜赫地紹續取去若也紹得不在三界若出三界即壞三界若在三界即礙三界不礙不壞是出三界是不出三界恁麼徹去堪為佛法種子人天有賴時有僧問拏雲不假風雷便迅浪如何透得身師曰何得棄本逐末

嗣安國瑫

安國祥禪師僧問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如何是月師提起拂子僧曰古人為甚麼道水月無形師曰見甚麼

嗣睡龍溥

保福清豁禪師參睡龍龍問曰豁闍黎見何尊宿來還悟也未曰清豁嘗訪大章得箇信處龍於是上堂集衆召曰豁闍黎出來對衆燒香說悟處老僧與汝證明師出衆乃拈香曰香已拈了悟即不悟龍大悅而許之○僧問家貧遭劫時如何師曰不能盡底去

家貧遭劫

曰為甚麼不能盡底去師曰賊是家親曰既是家親為甚麼翻成家賊師曰內既無應外不能為曰忽然捉敗時如何師曰內外絕消息曰捉敗後功歸何所師曰賞亦未曾聞曰恁麼則勞而無功也師曰功即不無成而不處曰既是成功為甚麼不處師曰不見道太平本是將軍致不使將軍見太平○師忽捨衆欲入山待滅乃遺偈曰世人休說路行難鳥道羊腸咫尺間珍重苧谿谿畔水汝歸滄海我歸山即往貴湖卓庵未幾謂門人曰吾滅後將遺骸施諸蟲蟻勿置墳塔

遺偈

勿置墳塔

嗣白兆圓

大龍山智洪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即汝便是曰如何領會師曰更嫌鉢盂無柄那○問如何是微妙師曰風送水聲來枕畔月移山影到牀前評頌問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師曰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

嗣白兆圓

白馬山行靄禪師頌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問如何是白馬正眼師曰面南看北斗

嗣白兆圓

興教師普禪師僧問盈龍宮溢海藏眞詮即不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法師曰眼裏耳裏鼻裏曰祇此便是否師曰是甚麼僧便喝師亦喝

嗣黃龍機

棗樹和尚二世問僧發足甚處曰閩中師曰俊哉曰謝

師指示師曰屈哉僧作禮師曰我與麼道落在甚麼處僧無語師曰彼自無瘡勿傷之也

嗣黃龍機

黃龍智顒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之本源師曰即此一問是何源曰恁麼則諸佛無異去也師曰延平劍已成龍去猶有刻舟求底人

嗣黃龍機

玄都澄禪師僧問喜得趙方丈家風事若何師曰西風開曉露明月正當天曰如何拯濟師曰金鷄樓上一下鼓

嗣黃龍機

呂巖眞人字洞賓初參黃龍言下頓契呂作偈曰棄却瓢囊摵碎琴如今不戀汞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龍囑令加護

嗣明招謙

普照瑜禪師上堂三十年後大有人向這裏亡鋒結舌去在良久曰還會麼灼然若不是眞師子兒爭識得上乘之機時有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衆獸徒然曰出窟後如何師曰孤絕萬里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當衙者喪曰向去事如何師曰決在臨鋒僧禮拜師有頌曰決在臨鋒處天然師子機顚呻出三界非祖莫能知

◎孤一作狐

嗣羅漢琛

清谿洪進禪師在地藏時居第一座一日地藏上堂二僧出禮拜藏曰俱錯二僧無語下堂請益修山主修曰汝自巍巍堂堂却禮拜擬問他人豈不是錯師聞之不肯修乃問未審上座又作麼生師曰汝自迷暗焉可爲人修憤然上方丈請益藏指廊下曰典座入庫頭去也修乃省過頌一日師問修山主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甚麼爲生死之所流修曰筍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筏使還得麼師曰汝向後自悟去在修曰某所見秖如此上座意旨又如何師指曰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修即禮謝◎師經行次衆僧隨從乃謂衆曰古人有甚麼言句大家商量時有從漪上座出衆擬問次師曰這沒毛驢漪煥然省悟

嗣羅漢琛

清涼休復禪師嘗自謂曰苟尙能詮則爲滯筏將趨凝寂復患墮空既進退莫決捨二何之乃參尋宗匠依地藏經年不契直得成病入涅槃堂一夜藏去看乃問復上座安樂麼師曰某甲爲和尙因緣背藏指燈籠曰見麼師曰見藏曰秖這箇也不背師於言下有省◎僧問古人得箇甚麼便休歇去師曰汝得

剛羅漢琛

萬象之中獨露身

一理二義

翠巖示徒

箇甚麼印不休歇去○問忠座主講甚麼經曰法華經師曰若有說法華經處我現寶塔當爲證明大德講甚麼人證明忠無對（法燈云謝和尚證明）

龍濟修禪師頌初與法眼同參地藏所得謂已臻極暨同辭至建陽途中談次眼忽問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是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眼曰說甚麼撥不撥師懵然不知却回地藏藏問子去未久何以却來師曰有事未決豈憚跋涉山川藏曰汝跋涉許多山川也還不惡師未諭旨乃問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意旨如何藏曰汝道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藏曰兩箇也師駭然沉思而却問未審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藏曰汝喚甚麼作萬象師方省悟再辭地藏覲于法眼眼語意與地藏開示前後如一頌上堂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卽是凡夫凡夫若知卽是聖人此兩語一理二義若人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箇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疑好珍重○問僧甚處來曰翠巖師曰翠巖有何言句示徒曰尋常道出門逢彌勒入門

剛羅漢琛

剛羅漢琛

見釋迦師曰與麼道又爭得曰和尙又如何師曰出門逢阿誰入門見甚麼僧於言下有省○上堂聲色不到處病在見聞言詮不及處過在唇吻僧問離却聲色請和尙道師曰聲色裏問將來頌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還壞也無師曰不壞曰爲甚麼不壞師曰爲同於大千○上堂卷簾除却障閉戶生窒礙秖這障與礙古今無人會會得是障礙不會不自在○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照破天地曰磨後如何師曰黑漆漆地○師有頌曰風動心搖樹雲生性起塵若明今日事昧却本來人○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秖要今日了

延慶傳殷禪師僧問見色便見心燈籠是色那箇是心頌問若能轉物卽同如來未審轉甚麼物師曰道甚麼僧擬進語師曰這漆桶（此一則按頌古第一卷楞嚴經章內）

南臺守安禪師僧問寂寂無依時如何師曰寂寂底心師曰汝不會古人意曰如何是古人意師曰燈籠是心頌因示頌曰南臺靜坐一爐香終日凝然萬慮亡不是息心除妄想都緣無事可思量

嗣白龍希

廣平玄旨禪師上堂還有人證明麼若有人證明亦免孤負上祖埋沒後來若是尋言數句大藏分明若是祖宗門中怪及甚麼處恁麼道亦是傍瞥之辭○僧問如何是廣平境師曰地負名山秀谿連海水清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汝問我答○問如何是法身體師曰廓落虛空絕點瑕曰如何是體中物師曰一輪明月散秋江曰未審體與物分不分師曰適來道甚麼曰恁麼則不分也師曰穿耳胡僧笑點頭

嗣白龍希

靈峰志恩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更是阿誰曰既然如此爲甚麼迷妄有差殊師曰但自不亡羊何須泣岐路○問如何是靈峰境師曰萬疊青山如釘出兩條綠水若圖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明明密密密密明明

嗣白龍希

報劬玄應禪師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如何是第一義曰學人請益師何以倒問學人師曰汝適來請益甚麼曰第一義師曰汝謂之倒問邪

嗣招慶匡

報恩宗顯禪師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道師曰青紅花滿庭○問不涉思量處從上宗乘請師直道師曰良久僧曰恁麼則聽響之流徒勞側耳師曰早是粘泥

嗣招慶匡

太平清海禪師僧問古人道不從請益得祖師爲甚麼道誰得作佛師曰悟了方知○問從上宗乘次第指授未審今日如何舉唱師曰透出白雲深洞裏名花異草嶺頭生

嗣招慶匡

興陽道欽禪師僧問如何是興陽境師曰松竹乍栽山影綠水流穿過院庭中○問如何是佛師曰更是甚麼

嗣延壽輪

歸宗道詮禪師僧問深山巖谷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無曰佛法徧在一切處爲甚麼却無師曰無人到○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牀窄先臥粥稀後坐

嗣清谿進

天平山從漪禪師僧問大衆雲合集談何事師曰香煙起處森羅見（師有一則評頌機緣見六卷西院明章內）

嗣清谿進

圓通德禪師上堂諸上座明取道眼好是行脚本分事道眼若未明有甚麼用處祇是移盤喫飯漢道眼若明有何障礙若未明得强說多端也無用處無事切須尋究

嗣清涼復

嗣羅宗詮

嗣隆壽逸

奉先慧同禪師僧問教中道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見又道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於此二途請師說師曰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見

九峰義詮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有力者負之而趨

隆壽法騫禪師上堂今日隆壽出世三世諸佛森羅萬象同時出世同時轉法輪諸人還見麼僧問如何是隆壽境師曰無汝插足處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未識境在○有僧來參次日請問心要師曰昨日相逢序起居今朝相見事還如如何卻覓呈心要心要如何特地疎

會元八卷終

禪宗正脈卷第四

◆異本卷九

嗣百丈海

欲識佛性

還潙山主人

禪宗正脈卷第五

南嶽　潙仰宗

潙山靈祐禪師始究大小乘教後參百丈丈一見許之入室遂居參學之首頌侍立次丈問誰師曰某甲丈曰汝撥鑪中有火否師撥之曰無火丈躬起深撥得少火舉以示之曰汝道無這箇聻師由是發悟禮謝陳其所解丈曰此乃暫時岐路耳經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已物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祇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次日同百丈入山作務丈曰將得火來麼師曰將得來丈曰在甚處師乃拈一枝柴吹兩吹度與百丈丈曰如蟲禦木頌司馬頭陀自湖南來謂丈曰頭在湖南尋得一山名大潙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所居之處丈曰老僧住得否陀曰非和尚所居丈曰何也陀曰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設居徒不盈千丈曰吾衆中莫有人住得否陀曰待歷觀之時

道人之心

曠劫習氣

華林覺為第一座丈令侍者請至問曰此人如何陀請謦欬一聲行數步陀曰不可丈又令喚師師時為典座陀一見乃曰此正是溈山主人也丈是夜召師入室囑曰吾化緣在此溈山勝境汝當居之嗣續吾宗廣度後學而華林聞之曰某甲忝居上首典座何得住持丈曰若能對眾下得一語出格當與住持即指淨瓶問曰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甚麼林曰不可喚作木楔也丈乃問師師踢倒淨瓶便出去丈笑曰第一座輸却山子也師遂往焉○住後上堂夫道人之心質直無偽無背無面無詐妄心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即得從上諸聖祇說濁邊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渟清淨無為澹泞無礙喚他作道人亦名無事人時有僧問頓悟之人更有修否師曰若真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可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入聖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

撼茶樹

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始得以要言之則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直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頌仰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指燈籠曰大好燈籠仰曰莫祇這便是麼師曰這箇是甚麼仰曰大好燈籠師曰果然不見○一日師謂眾曰如許多人祇得大機不得大用仰山舉此語問山下庵主曰和尚甚麼道意旨如何主曰更舉看仰擬再舉被庵主踢倒仰歸舉似師師呵呵大笑頌師摘茶次謂仰山曰終日摘茶祇聞子聲不見子形仰撼茶樹師曰子祇得其用不得其體仰曰未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曰和尚祇得其體不得其用師曰放子三十棒仰曰和尚棒某甲喫某甲棒教誰喫師曰放子三十棒△師坐次仰山入來師曰寂子速道莫入陰界仰曰慧寂信亦不立師曰子信了不立不信不立仰曰祇是慧寂更信阿誰師曰若恁麼即是定性聲聞仰曰慧寂佛亦不立○師問仰山涅槃經四十卷多少是佛說多少是魔說仰曰總是魔

鵞王擇乳　隨流　無心是道

說師曰已後無人奈子何仰曰慧寂即一期之事行履在甚麼處師曰祇貴子眼正不說子行履頌師問仰山何處來仰曰田中來師曰禾好刈也未仰作刈禾勢師曰汝適來作青見作黃見作不青不黃見仰曰和尙背後是甚麼師曰子還見麼仰拈禾穗曰和尙何曾問這箇師曰此是鵞王擇乳頌師問仰曰天寒人寒仰曰大家在這裏師曰何不直說仰曰適來也不曲和尙如何師曰直須隨流頌上堂仲冬嚴寒年年事晷運推移事若何仰山進前叉手而立師曰我情知汝答這話不得香嚴曰某甲偏答得這話師躡前問嚴亦進前叉手而立師曰賴遇寂子不會評頌師一日見劉鐵磨來師曰老牸牛汝來也磨曰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尙還去麼師乃放身作臥勢磨便出去頌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無心是道曰某甲不會師曰會取不會底好曰如何是不會底師曰祇汝是不是別人復曰今時人但直下體取不會底正是汝心正是汝佛若向外得一知一解將爲禪道且沒交涉名運糞入不名運糞出汙汝心田所以道不是道

撼門扇

頌問如何是百丈眞師下禪牀叉手立曰如何是和尙眞師却坐○師坐次仰山從方丈前過師曰若是百丈先師見子須喫痛棒始得仰曰即今事作麼生師曰合取兩片皮仰曰此恩難報師曰非子不才廼老僧年邁仰曰今日親見百丈師翁來師曰子向甚麼處見仰曰不道見祇是無別師曰始終作家頌師在百丈作典座司馬頭陀舉野狐話問師作麼生師撼門扇三下司馬曰太麤生師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按會元見百丈章今依頌古著于此）頌仰山香嚴侍立次師舉手曰如今恁麼者少不恁麼者多嚴從東過西立仰從西過東立師曰這箇因緣三十年後如金擲地相似仰曰亦須是和尙提唱始得嚴曰即今亦不少師曰合取口頌師坐次仰山入來師以兩手相交示之仰作女人拜師曰如是如是頌師方丈內坐次仰山入來師曰寂子近日宗門令嗣作麼生仰曰大有人疑著此事師曰寂子作麼生仰曰慧寂祇管困來合眼健即坐禪所以未能說著在師曰到這田地也難得仰曰據慧寂所見祇如此一句也著不得師曰汝爲一

裂破古今

人也不得仰曰自古聖人盡皆如此師曰大有人笑汝恁麼祇對仰曰解笑者是慧寂同參師曰出頭事作麼生仰繞禪牀一匝師曰裂破古今頌仰山香嚴侍立次師曰過去現在未來佛佛道同人人得箇解脫路仰曰如何是人人解脫路師回顧香嚴曰寂子借問何不答伊嚴曰若道過去未來現在某甲却有箇祇對處師曰子作麼生祇對嚴珍重便出師却問仰山曰智閑恁麼祇對還契寂子也無仰曰不契師

如水乳合

曰子又作麼生仰亦珍重出去師呵呵大笑曰如水乳合頌師問仰山妙淨明心汝作麼生會仰曰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師曰汝祇得其事仰曰和尙適來問甚麼師曰妙淨明心仰曰喚作事得麼師曰如是如是頌師睡次仰山問訊師便回面向壁仰曰和尙何

二子原夢

得如此師起曰我適來得一夢你試爲我原看仰取一盆水與師洗面少頃香嚴亦來問訊師曰我適來得一夢寂子爲我原了汝更爲我原看嚴乃點一椀茶來師曰二子見解過於鶖子頌上堂老僧百年後

潙山水牯牛

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脇下書五字曰潙山僧某甲當恁麼時喚作潙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潙山僧畢竟喚作甚麼卽得仰山出禮拜而退雲居代曰師無異號資福寶曰當時但作此○相拓呈之新羅和尙作此(牛)相拓呈之又曰同道者方知芭蕉徹作此相[illegible]拓呈之又曰說也說了也注也注了也悟取好乃述偈曰不是潙山不是牛一身兩號實難酬離却兩頭應須道如何道得出常流

嗣潙山祐

仰山慧寂禪師初謁躭源已悟玄旨後參潙山遂昇

圓相因起

堂躭源謂師曰南陽忠國師當時傳得六代祖師圓相共九十七箇授與老僧乃曰吾滅後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彌到來大興此教次第傳授無令斷絕我今付汝汝當奉持遂將其本過與師師接得一覽便將火燒却躭源一日問前來諸相甚宜秘惜師曰當時看了便燒却也源曰吾此法門無人能會唯先師及諸祖師諸大聖人方可委悉子何得焚之師曰慧寂一覽已知其意但用得不可執本也源曰然雖如此於子卽得後人信之不及師曰和尙若要重錄不難卽重集一本呈上更無遺失源曰然○躭源上堂

師出衆作此○相以手拓呈了却叉手立源以兩手相交作拳示之師進前三步作女人拜源點頭師便禮拜○後參潙山潙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曰主在甚麼處師從西過東立潙異之師問如何是眞佛住處潙曰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燄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眞佛如如師於言下頓悟自此執侍前後盤桓十五載頌後參嚴頭頭擧起拂子師展坐具巖拈拂子置背後師將坐具搭肩上而出巖曰我不肯汝放祗肯汝收頌師在潙山爲直歲作務歸潙問甚麼處去來師曰田中來潙曰田中多少人師插鍬叉手潙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師拔鍬便行玄沙云我若見即踏倒鍬子頌師問潙山大用現前請師辯白潙山下座歸方丈師隨後入潙問子適來問甚麼話師再擧潙曰還記得吾答語否師曰記得潙曰你試擧看師便珍重出去潙曰錯師回首曰閑師弟若來莫道某甲無語好頌師臥次夢入彌勒內院衆堂中諸位皆足惟第二位空師遂就坐有一尊者白椎曰今當第二座說法師起白椎曰摩訶

插鍬叉手

夢入彌勒內院

勸學佛法

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衆皆散去攺覺擧似潙潙曰子已入聖位師便禮拜○潙山示衆曰一切衆生皆無佛性鹽官示衆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鹽官有二僧往探問既到潙山聞潙山擧揚莫測其涯若生輕慢因一日與師言話次乃勸曰師兄須是勤學佛法不得容易師乃作○相以手拓呈了却拋向背後遂展兩手就二僧索二僧罔措師曰吾兄直須勤學佛法不得容易便起去時二僧却回鹽官行三十里一僧忽然有省乃曰當知潙山道一切衆生皆無佛性信之不錯便回潙山一僧更前行數里因過水忽然有省自歎曰潙山道一切衆生皆無佛性灼然有它恁麼道亦回潙山久依法席○潙山同師牧牛次潙曰此中還有菩薩也無師曰有潙曰汝見那箇是試指出看師曰和尙疑那箇不是試指出看潙便行頌師夏末問訊潙山次潙曰子一夏不見上來在下面作何所務師曰某甲在下面鉏得一片畬下得一籮種潙曰子今夏不虛過師却問未審和尙一夏之中作何所務潙曰日中一食夜後一寢師曰和

餧鵶生飯

聲色裡驗

背明投暗

尙今夏亦不虛過道了乃吐舌潙曰寂子何得自傷已命○潙山餧鵶生飯回頭見師曰今日爲伊上堂一上師曰某甲隨例得聞潙曰聞底事作麽生師曰鵶作鵶鳴鵲作鵲噪潙曰爭奈聲色何師曰和尙適來道甚麽潙曰我祇道爲伊上堂一上師曰爲甚麽喚作聲色潙曰雖然如此驗過也無妨師曰大事因緣又作麽生驗潙竪起拳師曰終是指東畫西潙曰子適來問甚麽師曰問和尙大事因緣潙曰爲甚麽喚作指東畫西師曰爲著聲色故某甲所以問過潙曰竝未曉了此事師曰如何得曉了此事潙曰寂子聲色老僧東西師曰一月千江體不分水潙曰應須與麽始得師曰如金與金終無異色豈有異名潙曰作麽生是無異名底道理師曰瓶盤釵釧劵盂盆潙曰寂子說禪如師子吼驚散狐狼野干之屬評頌問僧近離甚處曰廬山師曰曾到五老峰麽曰不曾到師曰闍黎不曾遊山（雲門云此語皆爲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上堂汝等諸人各自回光返照莫記吾言汝無始劫來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汝粗識

實證

如將黃葉止啼有甚麽是處亦如人將百種貨物與金寶作一鋪貨賣祇擬輕重來機所以道石頭是眞金鋪我這裏是雜貨鋪有人來覓鼠糞我亦拈與它來覓眞金我亦拈與它時有僧問鼠糞卽不要請和尙眞金師曰齧鏃擬開口驢年亦不會僧無對師曰索喚則有交易不索喚則無我若說禪宗身邊要一人相伴亦無豈況有五百七百衆耶我若東說西說則爭頭向前採拾如將空拳誑小兒都無實處我今分明向汝說聖邊事且莫將心湊泊但向自己性海如實而修不要三明六通何以故此是聖末邊事如今且要識心達本但得其本不愁其末他時後日自具去在若未得本縱饒將情學他亦不得汝豈不見潙山和尙云凡聖情盡體露眞常事理不二卽如如佛○師因歸潙山省覲潙問子既稱善知識爭辨得諸方來者知有不知有有師承無師承是義學是玄學子試說看師曰慧寂有驗處但見僧來便竪起拂子問伊諸方還說這箇不說又曰這箇且置諸方老宿意作麽生潙歎曰此是從上宗門中牙爪頌潙問

業識茫茫處驗

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宅有之與無師曰慧寂有驗處時有一僧從面前過師召曰闍黎僧回首師曰和尚這箇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潙曰此是師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驢乳○師問僧甚處來曰幽州師曰我恰要箇幽州信米作麼價曰某甲來時無端從市中過踏折他橋梁師便休○師見僧來竪起拂子僧便喝師曰喝即不無且道老僧過在甚麼處曰和尚不合將境示人師便打頌

梵僧至

有梵僧從空而至師曰近離甚處曰西天師曰幾時離彼曰今早師曰何太遲生曰遊山翫水師曰神通遊戲則不無闍黎佛法須還老僧始得曰特來東土禮文殊却遇小釋迦遂出梵書貝多葉與師作禮乘空而去自此號小釋迦頌

號小釋迦

師住東平時潙山令僧送書幷鏡與師師上堂提起示衆曰且道是潙山鏡東平鏡若道是東平鏡又是潙山送來若道是潙山鏡又在東平手裏道得則留取道不得則撲破去也衆無語師撲破便下座頌

義海

師坐次有僧來作禮師不顧其僧乃問師識字否師曰隨分僧乃右旋一匝曰是甚麼字師於地上畫十字酬之僧又左旋一匝曰是甚字師改十字作卍字僧畫此○相以兩手拓如修羅掌日月勢曰是甚麼字師乃畫此(卍)相對之僧乃作婁至德勢師曰如是如是此是諸佛之所護念汝亦如是吾亦如是善自護持其僧禮謝騰空而去時有一道者見經五日後遂問師師曰汝還見否道者曰某甲見出門騰空而去師曰此是西天羅漢故來探吾道道者曰某雖覩種種三昧不辯其理師曰吾以義為汝解釋此是八種三昧是覺海變為義海體則同然此義合有因有果即時異時總別不離隱身三昧也頌

暗機

梵僧來參師於地上畫半月相僧近前添作一圓相以脚抹却師展兩手僧拂袖便去增收頌

看經得悟

劉侍御問了心之旨可得聞乎師曰若要了心無心可了無了之心是名真了頌陸郎中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得箇安樂處師竪起拂子曰祇如這箇作麼生入曰入之一字也不消得師曰入之一字不為相公頌龐居士問久嚮仰山到來為甚麼却覆師竪起拂子士曰恰是師曰是仰是覆士乃打露柱曰雖然無人

看經次不得問事

入門的意

也要露柱證明師擲拂子曰若到諸方一任舉似‖頌師指雪師子問衆有過得此身者麼衆無對雲門云當時便好與踏倒‖頌師問雙峯師弟近日見處如何曰據某見處實無一法可當情師曰汝解猶在境曰某祇如此師兄又如何師曰汝豈不知無一法可當情者潙山聞曰寂子一句疑殺天下人玄覺云經道實無有法然燈佛與我授記它道實無一法可當情為甚麼道解猶在境且道利害在甚麼處‖頌師臥次僧問曰身還解說法也無師曰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曰說得底人在甚麼處師推出枕子潙山聞曰寂子用劒刃上事△師住觀音時出牓云看經次不得問事有僧來問訊見師看經旁立而待師卷却經問會麼曰某甲不看經爭得會師曰汝已後會去在其僧到巖頭頭問甚處來曰江西觀音來頭曰和尚有何言句僧舉前話頭曰這箇老師我將謂被故紙埋却元來猶在‖頌僧思郤問禪宗頓悟畢竟入門的意如何師曰此意極難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總持其有根微智劣若不安禪靜慮到這裏總須茫然曰除此一路別更有入處否師曰有曰如何即是

嗣潙山祐

喫或作粥

師曰汝是甚處人曰幽州人師曰汝還思彼處否曰常思師曰能思者是心所思者是境彼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汝反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曰某甲到這裏總不見有師曰汝解猶在心信位即得人位未在曰除却這箇別更有意也無師曰別有別無即不堪也曰到這裡作麼生即是師曰據汝所解祇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後自看郤禮謝之〇師將順寂數僧侍立師以偈示之曰一二三子平目復仰視兩口一無舌即是吾宗旨

香嚴智閑禪師‖頌在百丈時性識聰敏參禪不得洎丈遷化遂參潙山山問我聞汝在百丈先師處問一答十問十答百此是汝聰明靈利意解識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師被一問直得茫然歸寮將平日看過底文字從頭要尋一句酬對竟不能得乃自歎曰畫餅不可充饑屢乞潙山說破山曰我若說似汝汝已後罵我去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師遂將平昔所看文字燒却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箇長行喫飯僧免役心神乃泣辭潙山直過南

香嚴擊竹

陽親忠國師遺跡遂憩止焉一日芟除草木偶抛瓦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溈山讚曰和尚大慈恩逾父母當時若爲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乃有頌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溈山聞得謂仰山曰此子徹也仰曰此是心機意識著述得成待某甲親自勘過頌仰後見師曰和尚讚歎師弟發明大事你試說看師舉前頌仰曰此是夙習記持而成若有正悟別更說看師又成頌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仰曰如來禪許師弟會

祖師禪

祖師禪未夢見在師復有頌曰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仰乃報溈山曰且喜閑師弟會祖師禪也 玄覺云且道如來禪與祖師禪分不分長慶稜云一時坐却 頌師初開堂溈山令僧送書并拄杖至師接得便哭蒼天蒼天僧曰和尚爲甚麼如此師曰祇爲春行秋令頌上堂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銜樹枝脚不踏枝手不攀枝樹下忽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不對它又違它所問若對它又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卽得時有虎頭招上座出衆云樹上卽不問未上樹時請和尚道師乃呵呵大笑

嗣溈山祐

徑山洪諲禪師僧問掩息如灰時如何師曰猶是時人功幹曰幹後如何師曰耕人田不種曰畢竟如何師曰禾熟不臨場○問如霜如雪時如何師曰猶是汚染曰不汚染時如何師曰不同色

嗣溈山祐

九峰慈慧禪師初在溈山山上堂曰汝等諸人祇得大機不得大用師便抽身而去溈召之師更不回顧溈曰此子堪爲法器

嗣溈山祐

京兆米和尚頌令僧去問仰山曰今時還假悟也無仰曰悟卽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師深肯之又令僧問洞山曰那箇究竟作麼生洞曰却須問它始得師亦肯之

嗣溈山祐

三角法遇庵主頌因荒亂魁帥入山執刃而問和尚有甚財寶師曰僧家之寶非君所宜魁曰是何寶師震聲一喝魁不悟以刃加之

嗣溈山祐

王敬初常侍頌視事次米和尚至公乃擧筆示之米

嗣仰山寂　嗣仰山寂　肉身佛

曰還判得虛空否公擲筆入宅更不復出米致疑明日憑鼓山供養主入探其意米亦隨至潛在屏蔽間偵伺供養主纔坐問曰昨日米和尚有甚言句便不相見公曰師子齩人韓獹逐塊米聞此語即省前謬遽出朗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公曰會即不無你試道看米曰請常侍舉公乃竪起一隻筯米曰這野狐精公曰這漢徹也○問僧一切衆生還有佛性也無曰有公指壁上畫狗子曰這箇還有也無僧無對公自代曰看齩著汝

西塔光穆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同別且置汝道瓶觜裡甚麼物出來入去

南塔光湧禪師少甚俊敏依仰山剃度北遊謁臨濟復歸侍山山曰汝來作甚麼師曰禮覲和尚山曰還見和尚麼師曰見山曰和尚何似驢師曰某甲見和尚亦不似佛山曰若不似佛似箇甚麼師曰若有所似與驢何別山大驚曰凡聖兩忘情盡體露吾以此驗人二十年無決了者子保任之山每指謂人曰此子肉身佛也○僧問眞佛住在何處師曰言下無相也不在別處頌師向火次有僧來參師曰一言說盡山河僧便問如何是一言師以火筯揷向爐邊却收舊處

嗣仰山寂　令神或作禪　嗣仰山寂　翁即文殊　凡聖同居

霍山景通禪師頌初參仰山山閉目坐師乃翹起右足曰如是如是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中華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景通亦如是仰山起來打四藤條師因此自稱集雲峰下四藤條歸宗下亦有大〔神〕佛名智通師曾到霍山和尚處自稱集雲峰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參霍山喚維那打鐘著師驟步而去此則按會元見兩處霍山今依

頌古幷見一章

無著文喜禪師嘉禾人也評頌往五臺山華嚴寺至金剛窟禮謁遇一老翁牽牛而行邀師入寺翁呼均提有童子應聲出迎翁縱牛引師陞堂堂宇皆耀金色翁踞牀指繡墩命坐翁曰近自何來師曰南方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師曰末法比丘少奉戒律翁曰多少衆師曰或三百或五百師却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翁曰龍蛇混雜凡聖同居師曰多少衆翁曰前三三後三三評擧翁呼童子致茶幷進酥酪師納其味心

童子偈

文殊現

嗣潙山寂

意豁然翁拈起玻璃盞問曰南方還有這箇否師曰無翁曰尋常將甚麼喫茶師無對師覩日色稍晚遂問翁擬投一宿得否翁曰汝有執心在不得宿師曰某甲無執心翁曰汝曾受戒否師曰受戒久矣翁曰汝若無執心何用受戒師辭退翁令童子相送師問童子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童召大德師應諾童曰是多少師復問曰此為何處童曰此金剛窟般若寺也師悽然悟彼翁者即文殊也不可再見即稽首童子願乞一言為別童說偈曰面上無嗔供養具口裏無嗔吐妙香心裏無嗔是珍寶無垢無染是眞常言訖均提與寺俱隱頌咸通三年參仰山頓了心契令充典座文殊嘗現於粥鑊上師以攪粥篦便打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殊乃說偈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蔕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一日有異僧來求齋食師減已分饋之仰山預知問曰適來果位人至汝給食否師曰輟已回施仰曰汝大利益

五觀順支禪師僧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甚麼字師作圓相示之

嗣香嚴閑

南禪無染禪師僧問無句之句師還答也無師曰從來祇明恁麼事曰畢竟如何師曰且問看

嗣香嚴閑

大安清幹禪師僧問從上諸聖從何而證師乃斫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羊頭車子推明月

嗣香嚴閑

雙溪田道者僧問如何是啐啄之機師以手作啄勢○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甚麼處得箇問頭來

嗣徑山諲

洪州米嶺和尚常語曰莫過於此僧問未審是甚麼莫過於此師曰不出是僧後問長慶為甚麼不出是慶曰汝擬喚作甚麼

嗣先雙峯

雙峰古禪師本業講經因參先雙峰峰問大德甚麼處住曰城裏峰曰尋常還思老僧否曰常思和尚無由禮覲峰曰祇這思底便是大德師從此領旨即罷講席侍奉數年後到石霜但隨衆而已更不參請衆謂古侍者嘗受雙峰印記往往聞於石霜霜欲詰其所悟而未得其便師因辭去霜將拂子送出門首召曰古侍者師回首霜曰擬著即差是著即乖不擬不是亦莫作箇會除非知有莫能知之好去好去師應喏喏即前邁

嗣西塔穆

資福如寶禪師評頌因陳操尚書來師畫一圓相操曰弟子與麼來早是不著便更畫圓相師於中著一點操曰將謂是番船主師便歸方丈閉却門無出會元收僧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師作入定勢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曰汝問阿誰○師有時坐良久周視左右曰會麼衆曰不會師曰不會即謾汝去也○問如何是玄旨師曰汝與我掩却門

嗣南塔涌

拈拄杖示衆

芭蕉慧清禪師頌上堂拈拄杖示衆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靠拄杖下座○上堂如人行次忽遇前面萬丈深坑背後野火來逼兩畔是荊棘叢林若也向前則墮坑塹若也退後則野火燒身若也轉側則被荊棘林礙當與麼時作麼生免得若也免得合有出身之路若免不得墮身死漢○僧問如何是自已師曰望南看北斗頌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一不得問二不得休曰學人不會師曰第三度來與汝相見

嗣南塔涌

清化全怤禪師初參南塔塔問從何而來師曰鄂州塔曰鄂州使君名甚麼師曰化下不敢相觸忤曰此地道不畏師曰大丈夫何必相試塔驟然而笑遂乃印可○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我却不知曰和尚爲甚麼不知師曰不可青天白日尿牀也師後還故國錢氏文穆王特加禮重忠獻王賜紫方袍師不受王改以衲衣仍號純一禪師師曰吾非飾讓也慮後人倣吾而逞欲耳

忠獻王賜紫方袍

嗣南塔涌

黃連義初禪師廣主劉氏嚮師道化請入府內說法僧問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兩鏡相照萬象歷然曰法王心要達磨西來五祖付與曹谿自此不傳衣鉢未審碧玉堦前將何付囑師曰石羊水上行木馬夜翻駒曰恁麼則我王有感萬國歸朝師曰時人讇唱太平歌

嗣資福寶

資福貞邃禪師上堂隔江見資福刹竿便回去脚跟下好與三十棒況過江來時有僧纔出師曰不堪共語頌僧問如何是古人歌師作此○相示之

嗣芭蕉清

芭蕉繼徹禪師初參風穴穴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泥彈子穴異之次謁先芭蕉蕉上堂舉仰山道兩口一無舌此是吾宗旨師豁然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

嗣芭蕉清

嗣羅漢琛

遊文雅之場

林谿境師曰有山有水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三門前佛殿後頌問有一人不舍生死不證涅槃師還提携也無師曰不提携曰為甚麼不提携師曰林溪粗識好惡○問寂寂無依時如何師曰未是衲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要行即行要坐即坐師有偈曰芭蕉的旨不挂唇齒木童唱和石人側耳

承天辭確禪師僧問學人有一隻箭射即是不射即是師曰作麼生是闍黎箭僧便喝師曰這箇是草箭子曰如何是和尚箭師曰禁忌須屈指禱祈便扣牙○問衆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時如何師曰亭臺深夜雨樓閣靜時鐘曰為甚麼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師曰管筆能書片舌解語○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羣峯穿海去滴水下巖來　會元九卷終

青原　法眼宗

清涼文益禪師（諡大法眼）弱齡稟具於越州開元寺屬律匠希覺師盛化于明州鄮山育王寺師往預聽習究其微旨復傍探儒典遊文雅之場覺師目為我門之游夏也師以玄機一發雜務俱捐振錫南邁抵福州

同三一作曰上

三界唯心

舉長慶偈

參長慶不大發明頌後同紹修法進三人欲出嶺過地藏院阻雪少憩附爐次藏問此行何之師曰行脚去藏曰作麼生是行脚事師曰不知藏曰不知最親切又同三人舉肇論至天地與我同根處藏曰山河大地與上座自己是同是別師曰別藏竪起兩指師曰同藏又竪起兩指便起去雪霽辭去藏門送之問曰上座尋常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乃指庭下片石曰且道此石在心內在心外師曰在心內藏曰行脚人著甚麼來由安片石在心頭師窘無以對即放包依席下求決擇近一月餘日呈見解說道理藏語之曰佛法不恁麼師曰某甲詞窮理絕也藏曰若論佛法一切現成師於言下大悟頌子方上座自長慶來師舉長慶偈問曰作麼生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子方舉拂子師曰恁麼會又爭得曰和尚尊意如何師曰喚甚麼作萬象曰古人不撥萬象師曰萬象之中獨露身說甚麼撥不撥子方豁然悟解述偈投誠自是諸方會下有存知解者翕然而至始則行行如也師微以激發皆漸而服膺海參之衆常不減千計○上

佛法道理

須體究

堂大衆立久乃謂之曰祇恁麽便散去還有佛法道理也無試說看若無又在這裏作麽若有大市裏人叢處亦有何須到這裏諸人各會看還源觀百門義海華嚴論涅槃經諸多策子阿那箇教中有這箇時節若有試舉看莫是恁麽經裏有恁麽語是此時節麽有甚麽交涉所以道微言滯於心首嘗爲緣慮之場實際居於目前翻爲名相之境又作麽生得翻去若也翻去又作麽生得正去還會麽莫祇恁麽念策子有甚麽用處僧問如何披露即得與道相應師曰汝幾時披露即與道不相應○問六處不知音時如何師曰汝家眷屬一羣子師又曰作麽生會莫道恁麽來問便是不得汝道六處不知音眼處不知音耳處不知音若也根本是有爭解無得古人道離聲色著聲色離名字著名字所以無想天修得經八萬大劫一朝退墮諸事儼然蓋爲不知根本眞實次第修行三生六十劫四生一百劫如是直到三祇果滿它古人猶道不如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又道彈指圓成八萬門刹那滅却三祇劫也須體究

隨時及節

移時失候

毫釐有差

若如此用多少氣力○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即得與道相應師曰取捨之心成巧僞頌問聲色兩字甚麽人透得師却謂衆曰諸上座且道這箇僧還透得也未若會此僧問處透聲色也不難○問求佛知見何路最徑師曰無過此○上堂出家人但隨時及節便得寒即寒熱即熱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古今方便不少不見石頭和尚因看肇論云會萬物爲已者其唯聖人乎他家便道聖人無已靡所不已有一片言語喚作參同契末上云竺土大僊心無過此語也中間也祇隨時說話上座今欲會萬物爲自已去蓋爲大地無一法可見它又囑云光陰莫虛度適來向上座道但隨時及節便得若也移時失候即是虛度光陰於非色中作色解上座於非色中作色解即是移時失候且道色作非色解還當不當上座若恁麽會便是沒交涉正是痴狂兩頭走有甚麽用處上座但守分隨時過好珍重頌師問修山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兄作麽生會修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師曰恁麽會又爭得修曰和尚如何師曰毫釐有差

法眼同李王觀牡丹花

晩一作曉

天地懸隔修便禮拜（東禪齊云山主恁麼祇對爲甚麼不肯及乎再請益法眼亦祇恁道便得去且道疑訛在甚麼處若看得透道上座有來由）○師與悟空禪師向火拈起香匙問曰不得喚作香匙兄喚作甚麼空曰香匙師不肯空後二十餘日方明此語頌僧問承教有言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如何是無住本形興未質名起未名頌僧參次師指簾時有二僧同去捲師曰一得一失頌問僧甚處來曰泗州禮拜大聖來師曰今年大聖出塔否曰出師却問傍僧曰汝道伊到泗州不到○師問寶資長老古人道山河無隔礙光明處處透且作麼生是處處透底光明資曰東畔打鑼聲○師指竹問僧還見麼曰見師曰竹來眼裡眼到竹邊曰總不恁麼○問如何是第一月師曰森羅萬象曰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森羅萬象頌師指凳子曰識得凳子周匝有餘（雲門云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師一日與李王論道罷同觀牡丹花王命作偈師即賦曰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艷治隨朝露馨香逐晩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王頓悟其意○師頌三界唯心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色不到耳聲何觸眼眼色耳聲萬法成辦萬法匪緣豈觀如幻山河大地誰堅誰變○頌華嚴六相義曰華嚴六相義同中還有異異若異於同全非諸佛意諸佛意總別何曾有同異男子身中入正定女子身中不留意不留意絕名字萬象明明無理事評頌僧慧超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慧超僧於是悟入增收（按會元慧超即歸宗策眞禪師也初名慧超考之實矣今依頌古收在此）

嗣清涼益

歷參五十四員善知識

天台德韶國師首謁投子見同禪師次謁龍牙乃問雄雄之尊爲甚麼近之不得牙曰如火與火師曰忽遇水來又作麼生牙曰去汝不會我語頌師又問天不蓋地不載此理如何牙曰道者合如是師經十七次問牙祇如此答師竟不諭旨再請垂誨牙曰道者汝已後自會去師後於通玄峰澡浴次忽省前話遂具威儀焚香遙望龍牙禮拜曰當時若向我說今日決定罵也頌師問疎山百匝千重是何人境界山曰左搓芒繩縛鬼子師曰不落古今請師說曰不說師曰爲甚麼不說曰箇中不辯有無師今善說山駭之如是歷參五十四員善知識皆法緣未契最後至臨

忠懿王伸弟子之禮

心印法門

川謂法眼眼一見深器之師以徧涉叢林亦倦於參問但隨衆而已頌一日法眼上堂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眼曰是曹源一滴水僧惘然而退師於坐側豁然開悟平生凝滯渙若冰釋遂以所悟聞于法眼眼曰汝向後當爲國王所師致祖道光大吾不如也自是諸方異唱古今玄鍵與之決擇不留微迹○尋回本道遊天台山覩智者顗禪師遺蹤有若舊居師復與智者同姓時謂之後身也初止白沙時忠懿王爲王子時刺台州嚮師之名延請問道師謂曰他日爲霸主無忘佛恩漢乾祐元年戊申王嗣國位遣使迎之伸弟子之禮有傳天台智者教義寂者（即螺溪也）屢言于師曰智者之教年祀浸遠慮多散落今新羅國其本甚備自非和尙慈力其孰能致之乎師於是聞于王王遣使及賫師之書往彼國繕寫備足而回迄今盛行于世矣○上堂古聖方便猶如河沙祖師道非風旛動仁者心動斯乃無上心印法門我輩是祖師門下客合作麼生會祖師意莫道風旛不動汝心妄動莫道不撥風旛就風旛通取莫道風旛動處是甚麼

一丁千明

狸奴白牯

絕滲漏句

有云附物明心不須認物有云色卽是空有云非風旛動應須妙會如是解會與祖師意旨有何交涉旣不許如是會諸上座便合知悉若於這裏徹底悟去何法門而不明百千諸佛方便一時洞了更有甚麼疑情所以古人道一了千明一迷萬惑上座豈是今日會得一則明日又不會也莫是有一分向上事難會有一分下劣凡夫不會如此見解設經塵劫秖自勞神乏思無有是處○僧問一切山河大地從何而起師曰此問從何而來○問如何是轉物卽同如來師曰汝喚甚麼作物曰恁麼則同如來也師曰莫作野干鳴頌問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此兩句按頌古見南泉及考會元彼章無故頌見此）旣是三世諸佛爲甚麼却不知有師曰却是你知有曰狸奴白牯爲甚麼却知有師曰你甚麼處見三世諸佛○問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如何是一花開五葉師曰日出月明曰如何是結果自然成師曰天地皎然○上堂大凡言句應須絕滲漏始得時有僧問如何是絕滲漏底句師曰汝口似鼻孔問如何是不證一法師曰待言語在曰

疑心不息　般若眞宗

如何是證諸法師曰醉作麼乃曰祇如山僧恁麼對宅諸上座作麼生體會莫是眞實相爲麼莫是正恁麼時無一法可證麼莫是認伊來處麼莫是全體顯露麼莫錯會好如此見解喚作依草附木與佛法天地懸隔假饒答話揀辯如懸河祇或得箇顚倒知見若祇貴答話揀辯有甚麼難但恐無益於人翻成賺悞如上座從前所學揀辯問答記持說道理極多爲甚麼疑心不息聞古聖方便特地不會祇爲多虛少實上座不如從脚跟下一時覷破看是甚麼道理有多少法門與上座作疑求解始知從前所學底事祇是生死根源陰界裡活計所以古人道見聞不脫如水裏月無事珍重頌示衆曰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法眼聞云即此一偈可起吾宗）○上堂僧問承古有言若人見般若即被般若縛若人不見般若亦被般若縛既見般若爲甚麼却被縛師曰你道般若見甚麼曰不見般若爲甚麼亦被縛師曰你道般若甚麼處不見乃曰若見般若不名般若不見般若亦不名般若且作麼生說見不見所以古人道若欠一法

佛法現成　法身無相

不成法身若剩一法不成法身若有一法不成法身若無一法不成法身此是般若之眞宗也云云○上堂佛法現成一切具足豈不見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若如是也且誰欠誰剩誰是誰非誰是會者誰是不會者所以道東去亦是上座西去亦是上座南去亦是上座北去亦是上座因甚麼得成東西南北若會得自然見聞覺知路絕一切諸法現前何故如此爲法身無相觸目皆形般若無知對緣而照一時徹底會取好諸上座出家兒合作麼生此是本有之理未爲分外識心達本源故名爲沙門若識心皎皎地實無絲毫障礙上座久立珍重○上堂僧問承師有言九天擎玉印七佛兆前心如何是印師曰不露文曰如何是心師曰你名安嗣乃曰法界性海如函如蓋如鉤如鎖如金與金位位皆齊無纖毫參差不相混濫非一非異非同非別若歸實地去法法皆到底不是上來問箇如何若何便是不問時便非在長連牀上座時是有不坐時是無祇如諸方老宿言教在世如恒河沙如來一大藏經卷卷皆說佛理句句盡言

識心活計

諸佛法源

非言名言

賺會佛法

佛心因甚麼得不會去若一向織絡言教意識解會
饒上座經塵沙劫亦不能得徹此喚作顛倒知見識
心活計並無得力處此蓋爲脚跟下不明若究盡諸
佛法源河沙大藏一時現前不欠絲毫不剩絲毫諸
佛時常出世時常說法度人未曾間歇乃至猿啼鳥
叫草木叢林常助上座發機未有一時不爲上座有
如是奇特處可惜許諸上座大家究取令法久住世
間增益人天壽命國王安樂無事珍重○上堂舉古
者道吾有一言天上人間若人不會綠水青山且作
麼生是一言底道理古人語須是曉達始得若是將
言而名於言未有箇會處旦由究盡諸法根蒂始會
一言不是一言半句思量解會喚作一言若會言語
道斷心行處滅始到古人境界亦不是閉目藏睛暗
中無所見喚作言語道斷且莫賺會佛法不是這箇
道理要會麼假饒經塵沙劫說亦不曾有半句到諸
上座經塵沙劫不說亦未曾欠少半句應須徹底會
去始得若如是斟酌名言空勞心力並無用處與諸
上座共相證明後學初心速須究取久立珍重○上
堂其略云應須徹底明達始得不是問一則語記一
轉話巧作道理風雲水月四六八對便當佛法莫自
賺諸上座究竟無益

嗣清涼益

清涼泰欽禪師生而知道辯才無礙入法眼之室海
衆歸之僉曰敏匠初住洪州雙林院開堂日指法座
曰此山先代尊宿曾說法來此座高廣不才何陞古
昔有言作禮須彌燈王如來乃可得坐且道須彌燈
王如來今在何處大衆要見麼一時禮拜便陞座良
久曰大衆祇如此也還有會處麼僧問如何是雙林
境師曰畫也畫不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且去境
也未識且討人

嗣清涼益

靈隱清聳禪師初參法眼眼指雨謂師曰滴滴落在
上座眼裏師初不諭旨後因閱華嚴感悟承眼印可
○上堂十方諸佛常在汝前還見麼若言見將心見
將眼見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
解諸佛常現前又曰見色便見心且喚甚麼作心山
河大地萬象森羅青黃赤白男女等相是心不是心
若是心爲甚麼却成物象去若不是心又道見色便

迷波討源　嗣淸涼益　嗣淸涼益

見心還會麼祇爲迷此而成顚倒種種不同於無同異中强生同異且如今直下承當頓豁本心皎然無一物可作見聞若離心別求解脫者古人喚作迷波討源卒難曉悟僧問根塵俱泯爲甚麼事理不明師曰事理且從喚甚麼作俱泯底根塵○問無明實性卽佛性如何是佛性師曰喚甚麼作無明○問如何是摩訶般若師曰雪落茫茫僧無語師曰會麼曰不會師示偈曰摩訶般若非取非捨若人不會風寒雪下

歸宗義柔禪師開堂陞座維那白槌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若是第一義且作麼生觀恁麼道落在甚麼處爲復是觀爲復不許人觀先德上座共相證明後學初心莫喚作返問語倒靠語有疑請問僧問諸佛出世說法度人感天動地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人天大衆前睬語作麼○問僧看甚麼經曰寶積經師曰既是沙門爲甚麼看寶積經僧無語師代云古今用無極

百丈道恒禪師參法眼因請益外道問佛不問有言

閉目冷坐　示偈

不問無言敘語未終眼曰住住汝擬向世尊良久處會那師從此悟入○僧問古人有言釋迦與我同參未審參見何人師曰唯有同參方知曰未審此人如何親近師曰恁麼則你不解參也○問如何是百丈爲人一句師曰若到諸方總須問過乃曰實是無事諸人各各是佛更有何疑得到這裏古人道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且作麼生是心空不是那裏閉目冷坐是心空此正是意識想解上座要會心空麼但且識心便見心空所以道過去已過去未來更莫算兀然無事坐何曾有人喚設有人喚上座應宅好不應宅好若應他阿誰喚上座若不應他又不患聾也三世體空且不是木頭也所以古人道心空得見法王還見法王麼也祇是老病僧又莫道渠自伐好珍重○僧舉人問玄沙三乘十二分教卽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沙曰三乘十二分教不要某甲不會請師爲說師曰汝實不會曰實不會師示偈曰不要三乘要祖宗三乘不要與君同君今欲會通宗旨後夜猨啼在亂峰○上堂諸上

參他不如自參

座適來從僧堂裡出來脚未跨門限便回去巳是重說偈言了也更來這裡不可重重下切脚也古人云參它不如自參所以道森羅萬象是善財之宗師業惑塵勞乃普賢之境界若恁麼參得與善財同參若不肯與麼參却歸堂向火參取勝熱婆羅門珍重○上堂衆纔集便曰喫茶去或時衆集便曰珍重或時衆集便便曰歇後又頌曰百丈有三訣喫茶珍重歇直下便承當敢保君未徹

嗣清涼益

杭州永明道潛禪師頌初謁法眼眼問曰子於參請外看甚麼經師曰華嚴經眼曰總別同異成壞六相是何門攝屬師曰文在十地品中據理則世出世間一切法皆具六相也眼曰空還具六相也無師懵然無對眼曰汝問我我道向汝師乃問空還具六相也無眼曰空師於是開悟踊躍禮謝眼曰子作麼生會

士女入院

師曰空眼然之○因四衆士女入院眼問師曰律中道隔壁聞釵釧聲卽名破戒現覩金銀合雜朱紫駢闐是破戒不是破戒師曰好箇入路眼曰子向後有五百毳徒爲王侯所重在師尋禮辭駐錫於衢州古

忠懿王受菩薩戒

寺閱大藏經忠懿王命入府受菩薩戒署慈化定慧禪師建大伽藍慧日永明請居之○上堂佛法顯然因甚麼却不會諸上座欲會佛法但問張三李四欲會世法則參取古佛叢林無事久立○僧問達磨西來傳個甚麼師曰傳箇冊子曰恁麼則心外有法去也師曰心內無法

嗣清涼益

杭州報恩慧朗禪師三學精鍊志探玄旨在天台山白沙卓庵有朋彥上座博學强記來訪師敵論宗乘師曰言多去道轉遠今有事借問祇如從上諸聖及諸先德還有不悟者也無彥曰若是諸聖先德豈有不悟者哉師曰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

發眞歸源

今天台山嶷然如何得消殞去彥不知所措自是宅宗泛學來者皆服膺矣○上堂諸人還委悉麼莫道語默動靜無非佛事好且莫錯會○天龍禪師問曰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未審此經從何而出師曰道甚麼天龍擬進語師曰過也

嗣清涼益

金陵報慈行言導師上堂凡行脚人參善知識到一叢林放下缾鉢可謂行菩薩道能事畢矣何用更來

法燈偃正 眞當 嗣清涼益

還裡學論眞如涅槃此是非時之說然古之有言譬如披沙識寶沙礫若除眞金自現便喚作常住世間具足僧寶亦如一味之雨一般之地生長萬物大小不同甘辛有異不可道地與雨有大小之名也所以道方即現方圓即現圓何以故爾法無偏正隨相應現喚作對現色身還見麼若不見也莫閑坐地〇師聞鳩子叫問僧甚麼聲曰鳩子聲師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〇上堂此日英賢共會海會同臻諒惟佛法之趣無不備矣若是英鑒之者不須待言也然言之本無何以默矣是以森羅萬象諸佛洪源顯明則海印光澄冥昧則情迷自惑苟非通心上士逸格高人則何以於諸塵中發揚妙極卷舒物象縱奪森羅示生非生應滅非滅生滅洞已乃曰眞常言假則影散千途論眞則一空絕迹豈可以有無生滅而計之者哉

崇壽契稠禪師上堂僧問四衆諦觀第一義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勞更問乃曰大衆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作麼生是時節因緣上座如今便散去且

嗣清涼益 嗣清涼益

道有也未若無因甚麼便散去若有作麼生是第一義上座第一義現成何勞更觀恁麼顯明得佛性常照一切法常住若見有法常住猶未是法之眞源作麼生是法之眞源上座不見古人道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還有一法爲意解麼古人有如是大事因緣依而行之即是何勞長老多說衆中有未知者便請相示〇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是佛曰如何領解師曰領解即不是

報恩法安禪師初住曹山上堂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諸上座且作麼生會不作方便又無漸次古人意在甚麼處若會得諸佛常現前若未會莫向圓覺經裡討夫佛法亘古亘今未嘗不現前諸上座一切時中咸承此威光須具大信根荷擔得起始得不見佛讚猛利底人堪爲器用亦不賞他向善久修淨業者要似他廣額兇屠拋下操刀便證阿羅漢果直須恁麼始得所以長者道如將梵位直授凡庸

雲居清錫禪師僧問如何是雲居境師曰汝喚甚麼

作境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麼

嗣淸涼益

正勤希奉禪師上堂古聖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又道一一法一一宗衆多法一法宗又道起唯法起滅唯法滅又道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據此說話屈滯久在叢林上座若是初心兄弟且須體道人身難得正法難聞莫同等閑施主衣食不易消遣若不明道個個盡須還它上座要會道麼珍重○僧問古人有言山河大地是汝眞善知識如何得山河大地爲善知識去師曰汝喚甚麼作山河大地

◎吳本卷十
嗣淸涼益

羅漢智依禪師上堂盡十方世界無一微塵許法與汝作見聞覺知還信麼然雖如此也須悟始得莫將爲等閑不見道單明自已不悟目前此人秪具一隻眼還會麼僧問纖塵不立爲甚麼好醜現前師曰分明記取別處問人

嗣淸涼益

章義道欽禪師初住棲賢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眞聖遠乎哉體之則神我尋常示汝何不向衣鉢下坐地直下參取須要上來討個甚麼既上來我即事不獲已便舉古德少許方便抖擻些子龜毛兔角解落向汝諸上座欲得省要僧堂裡三門下寮舍裡參取好還有會處也未若有會處試說看與上座證明僧問如何是棲賢境師曰棲賢有甚麼境○

江南國主請

江南國主請居章義道場上堂總來這裡立作甚麼善知識如河沙數常與汝爲伴行住坐臥不相捨離但長連牀上穩坐地十方善知識自來參上座何不信取作得如許多難易他古聖嗟見今時人不奈何乃曰傷夫人情之惑久矣目對眞而不覺此乃嗟汝諸人看却不知且道看却甚麼不知何不體察古人方便秪爲信之不及致得如此諸上座但於佛法中留心無不得者無事體道去便下座

嗣淸涼益

報恩匡逸禪師江南國主請居上院上堂顧視大衆曰依而行之卽無累矣還信麼如太陽赫弈皎然地更莫思量思量不及設爾思量得及喚作分限智慧不見先德云人無心合道道無心合人人道既合是名無事人且自何是凡自何是聖於此若未會可謂爲迷情所覆便去離不得迷時卽有窒礙爲對爲待種種不同忽然省去亦無所得譬如演若達多認影

迷頭豈不擔頭覓然正迷之時頭且不失及乎悟去亦不為得何以故人迷謂之失人悟謂之得得失在於人何關於動靜

嗣清涼益

報慈文遂導師嘗究首楞嚴頸會眞妄緣起本末精博於是節科注釋文句交絡厥功既就謁于法眼述已所業深符經旨眼曰楞嚴豈不是有八還義師曰是曰明還甚麼師曰明還日輪曰日還甚麼師懵然無對眼誡令焚其所注之文師自此服膺請益始忘知解○金陵國主署雷音覺海大導師問僧從甚麼處來曰曾山來師曰幾程到此曰七程師曰行却許多山林溪澗何者是汝自己曰總是師曰衆生顛倒認物為己曰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總是乃曰諸上座各在此經冬過夏還有人悟自己也無山僧與汝證明令汝眞見不被邪魔所惑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好箇師僧眼目甚分明

嗣清涼益

羅漢守仁禪師僧衆晚參師曰物物本來無處所一輪明月印心池便歸方丈○住報恩上堂報恩這裡不曾與人揀話今日與諸上座揀一兩則話還願樂麼諸上座鶴脛長鳧脛短甘草甜黃蘗苦恁麼揀擇還愜雅意麼諸上座莫是血脉不通泥水有隔麼且莫錯會珍重○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喚甚麼作西來意曰恁麼則無西來也師曰由汝口頭道

嗣清涼益

黃山良匡禪師僧問明鏡當臺森羅為甚麼不現師曰那裏當臺曰爭奈卽今何師曰又道不現

嗣清涼益

報恩玄則禪師頌初問青峯如何是學人自己峯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後謁法眼眼問甚處來師曰青峯眼曰青峯有何言句師舉前話眼曰上座作麼生會師曰丙丁屬火而更求火如將自己求自己眼曰與麼會又爭得師曰某甲祇與麼未審和尚如何眼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師問如何是學人自己眼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於言下頓悟○開堂日李王與法眼俱在會僧問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學人知是出世邊事到此為甚麼不會師曰會取好僧舉頭看師及看法眼乃抽身入衆法眼與李王當時失色眼歸方丈令侍者喚問話僧至眼曰上座適來問底話許你具眼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蓋覆却眼撼一坐具其僧三

李王法眼失色

日後吐光而終〇上堂諸上座盡有常圓之月各懷價之珍所以月在雲中雖明而不照智隱惑內雖眞而不通無事久立〇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飛飛颺颺

嗣清凉益

淨德智筠禪師上堂從上諸聖方便門不少大抵祇要諸仁者有個見處然雖未見且不參差一絲髮許諸仁者亦未嘗違背一絲髮許何以故烜赫地顯露如今便會取更不費一毫氣力還省要麼說道毗盧有師法身有主斯乃抑揚對機施設諸仁者作麼生會對底道理若也會且莫嫌他佛語莫重祖師直下是自己眼明始得〇上堂夫欲慕道也須上上根器始得造次中下不易承當何以故佛法非心意識境界上座莫恁麼懺揬地他古人道沙門眼把定世界函蓋乾坤綿綿不漏絲髮所以諸佛讚歎讚歎不及比喻比喻不及道上座威光赫奕亘古亘今幸有如是家風何不紹續取為甚麼自生卑劣枉受辛勤不能曉悟祇為如此所以諸佛出興於世祇為如此所以諸佛唱入涅槃祇為如此所以祖師特地西來

自己眼明

嗣清凉益

高麗國慧炬國師一日國主請入王府上堂師指威鳳樓示衆曰威鳳樓為諸上座舉揚了也還會麼儻若會且作麼生會若道不會威鳳樓作麼生不會珍重

嗣清凉益 吳越王命開法

寶塔紹巖禪師吳越王命師開法上堂山僧素寡知見本期閑放念經待死豈謂今日大王勤重苦勉山僧效諸方宿德施張法筵然大王致請也祇圖諸仁者明心此外別無道理諸仁者還明心也未莫不是語言談笑時凝然杜默時參尋知識時道伴商略時觀山翫水時耳目絕對時是汝心否如上所解盡為魔魅所攝豈曰明心更有一類人離身中妄想外別認徧十方世界含日月包太虛謂是本來眞心斯亦外道所計非明心也諸仁者要會麼心無是者亦是不是者汝擬執認其可得乎

有一類人

心是一作無

嗣清凉益

般若敬遵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甚麼百鳥銜花師曰汝甚麼處見曰見後為甚麼不銜花師曰且領話好〇師自述眞讚曰眞兮寥廓郢人圖攫嶽聳雲空碧潭月躍

嗣清凉益

歸宗策真禪師初名慧超謁法眼問曰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眼曰汝是慧超師從此悟入○上堂諸上座見聞覺知祇可一度祇如會了是見聞覺知不是見聞覺知要會麼與諸上座說破了也待汝悟始得久立珍重

嗣清凉益

棲賢圓禪師上堂出得僧堂門見五老峰一生參學事畢何用更到這裡來雖然如此也勞上座一轉了也珍重

嗣清凉益

新興齊禪師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曰汝還信麼曰信則深信乞和尚慈悲師曰秖此信心亘古亘今快須究取何必沉吟要出三界三界唯心○師因雪謂衆曰諸上座還見雪麼見即有眼不見無眼有眼即常無眼即斷恁麼會得佛身充滿僧辭去泐潭乞和尚示個入路師曰好個入路道心堅固隨衆參請隨衆作務要去便去要住便住去之與住更無它故若到泐潭不審馬祖

嗣清凉益

古賢謹禪師侍立法眼次眼問一僧曰自離此間甚麼處去來曰入嶺來眼曰不易曰虛涉它如許多山水眼曰如許多山水也不惡其僧無語師於此有省

◆虛一作許

嗣清凉益

興福可勳禪師僧問何云法空師曰不空有偈示衆曰秋江烟島晴鷗鷺行行立不念觀世音爭知普門入

嗣天台韶

永明延壽禪師初住雪竇上堂雪竇這裡迅瀑千尋不停纖粟奇巖萬仞無立足處汝等諸人向甚麼處進步僧問雪竇一徑如何履踐師曰步步寒花結言言徹底冰師有偈曰孤猿叫落中巖月野客吟殘半夜燈此境此時誰得意白雲深處坐禪僧忠懿王請開山靈隱新寺明年遷永明大道場衆盈二千頌僧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曰更添香著曰謝師指示師曰且喜沒交涉僧禮拜師曰聽取一偈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問學人久在永明為甚麼不會永明家風師曰不會處會取曰不會處如何會師曰牛胎生象子碧海起紅塵○問成佛成祖亦出不得六道輪迴亦出不得未審出甚麼處不得師曰出汝問處不得○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破沙盆○師居永明十五載度弟子一千七百

忠懿王請開山靈隱

嗣天台韶 夢陞須彌山

施主物

善財謁德雲

人開寶七年入天台山度戒約萬餘人常與七衆授菩薩戒夜施鬼神食朝放諸生類不可稱算六時散花行道餘力念法華經計萬三千部著宗鏡錄一百卷詩偈賦詠凡千萬言播于海外

五雲志逢禪師通貫三學了達性相嘗夢陞須彌山覩三佛列坐初釋迦次彌勒皆禮其足唯不識第三尊但仰視而已釋尊謂之曰此是補彌勒處師子月佛師方作禮覺後因閱大藏經乃符所夢○遊方抵天台雲居參國師賓主緣契頓發玄秘一日入普賢殿中宴坐倏有一神人跪膝于前師問汝其誰乎曰護戒神也師曰吾患有宿愆未殄汝知之乎曰師有何罪唯一小過耳師曰何也曰凡折鉢水亦施主物師每傾棄非所宜也言訖而隱師自此洗鉢水盡飲之積久因致脾疾十載方愈（凡折退飲食及涕唾便利等並宜鳴指默念呪發施心而傾棄之）吳越國王錫師道風召賜紫衣署普覺禪師命住臨安功臣院○上堂諸上座捨一知識參一知識盡學善財南遊之式樣且問上座秖如善財禮辭文殊擬登妙峯謁德雲比丘及到彼所何以德雲

雪峯三登九上

嗣天台韶

却於別峯相見夫教意祖意同一方便終無別理彼若明得此亦昭然諸上座卽今簇著老僧是相見是不相見此處是妙峯是別峯脫或從此省去可謂不孤負老僧亦常見德雲比丘未嘗剎那相捨離還信得及麼○上堂古德爲法行脚不憚勤勞如雪峰三到投子九上洞山盤桓往返尚求個入路不得看汝近世參學人纔跨門來便要老僧接引指示說禪且汝欲造玄極之道豈同等閒而況此事亦有時節躁求焉得汝等要知悟時麼如今各且下去堂中靜坐直待仰家峯點頭老僧卽爲汝說時有僧出曰仰家峯點頭也請師說師曰大衆且道此僧會老僧語不會老僧語僧禮拜師曰今日偶然失鑒○有人問僧無爲無事人爲甚麼却有金鎖難僧無對師代云秖爲無爲無事○僧問教中道文殊忽起佛見法見被佛威神攝向二鐵圍山意旨如何師曰甚麼處是二鐵圍山僧無語師曰還會麼如今若有人起佛法之見吾與烹茶兩甌且道賞伊罰伊同教意不同教意

報恩永安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過這裏立

僧纔移步師召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聽取一偈汝問西來意且過這邊立昨夜三更時雨打虛空濕電影忽然明不似蚰蜒急

嗣天台韶

紫凝智勤禪師僧問如何是空手把鋤頭師曰但恁麼諦信曰如何是步行騎水牛師曰汝自何來

嗣天台韶

普門希辨禪師上堂山僧素乏知見復寡聞持頃雖侍立於國師不蒙一句開示以致今日與諸仁者聚會更無一法可相助發何況能為諸仁者區別緇素商量古今還恠得山僧麼若有恠者且道此人具眼不具眼有賓主義無賓主義晚學初機必須審細○僧問如何是普門示現神通事師曰恁麼則闍黎恠老僧去也曰不恠時如何師曰汝且下堂裏思惟去

嗣天台韶

光慶遇安禪師僧問無價寶珠請師分付師曰善能吐露曰恁麼則人人具足去也師曰珠在甚麼處僧禮拜師曰也是虛言○問提綱舉領盡立賓主如何是主師曰深委此問曰如何是賓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麼曰賓主道合時如何師曰其令不行○上堂欲

曹谿旨

識曹谿旨雲飛前面山分明真實箇不用別追尋僧問古德有言井底紅塵生山頭波浪起未審此意如何師曰若到諸方但恁麼問曰和尚意旨如何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麼乃曰古今相承皆云塵生井底浪起山頭結子空花生兒石女且作麼生會莫是和聲送事就物呈心句裏藏鋒聲前全露麼莫是有名無體異唱玄譚麼上座自會即得古人意旨即不然既恁麼會不得合作麼生會上座欲得會麼但看泥牛行處陽燄翻波木馬嘶時空花墜影聖凡如此道理分明何須久立珍重

嗣天台韶

華嚴慧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山河大地○問如何是華嚴境師曰滿目無形影

嗣天台韶

九曲慶祥禪師僧問險惡道中以何為津梁曰以此為津梁曰如何是此師曰築著汝鼻孔

嗣天台韶

開化行明禪師僧問如何是開化門中流出方便師曰日日潮音兩度聞

嗣天台韶

瑞鹿遇安禪師頌得法於天台又常閱首楞嚴經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師乃破句讀曰知見立　知即無明本　知見無　見斯即涅

嗣台天韶

槃於此有省有人語師曰破句了也師曰此是我悟處畢生不易時謂之安楞嚴

龍華慧居禪師開堂示衆曰從上宗乘到這裡如何舉唱祇如釋迦如來說一代時教如缾注水古德尚云猶如夢事寱語一般且道據甚麽道理便甚麽道還會麽大施門開何曾壅塞生凡育聖不漏纖塵言凡則全凡舉聖則全聖凡聖不相待個個獨稱尊所以道山河大地長時說法長時放光地水火風一一如是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好個問頭如法問著僧擬進前師曰又沒交涉也○上堂龍華這裡也祇是拈柴擇菜上來下去晨朝一粥齋時一飯睡後喫茶但恁麽參取珍重

嗣天台韶

齊雲遇臻禪師僧問圓明了知為甚麽不因心念師曰圓明了知曰何異心念師曰汝喚甚麽作心念○秋夕閑坐偶成頌曰秋庭肅肅風颸颸寒星列空蟾魄高搘頤靜坐神不勞鳥窠無端吹布毛

嗣天台韶

瑞鹿本先禪師上堂你諸人還見竹林蘭若山水院舍人衆麽若道見則心外有法若道不見爭奈竹林蘭若山水院舍人衆現在攤然地還會恁麽告示麽若會不妨靈利無事莫立○上堂大凡參學未必學問話是參學未必學揀話是參學未必學代語是參學未必學別語是參學未必學撿破經論中奇特言語是參學未必撿破祖師奇特言語是參學若於如是等參學任你七通八達於佛法中儻無見處喚作乾慧之徒豈不聞古德道聰明不敵生死乾慧豈免苦輪諸人若也參學應須眞實參學始得行時行時

眞實參學

參取立時立時參取坐時坐時參取眠時眠時參取語時語時參取默時默時參取一切作務時一切作務時參取既向如是等時參且道參個甚人參個甚麽語到這裡須自有個明白處始得若不如是喚作造次之流則無究了之旨○上堂幽林鳥叫碧澗魚跳雲片展張瀑聲嗚咽你等還知得如是多景象示你等個入處麽若也知得不妨參取好○上堂你等

體究

諸人夜間眠熟不知一切既不知一切且問你等那時有本來性無本來性若道那時有本來性又不知一切與死無異若道那時無本來性睡眠忽省覺知

天台設三門

僧問南泉遷化語

如故還會麼不知一切與死無異睡眠忽省覺知如故如是等時是個甚麼若也不會各體究取無事莫立○上堂諸法所生唯心所現如是言語好個入底門戶且問你等諸人眼見一切色耳聞一切聲鼻嗅一切香舌了一切味身觸一切輭滑意分別一切諸法祇如眼耳鼻舌身意所對之物爲復唯是你等心爲復非是你等心若道唯是你等心何不與你等身都作一塊了休爲甚麼所對之物却在你等眼耳鼻舌身意外你等若道眼耳鼻舌身意所對之物非是你等心又爭奈諸法所生唯心所現言語留在世間何人不擧著你等見這個說話還會麼若也不會大家用心商量教會去幸在其中莫令厭學無事且退○上堂天台教中說文殊觀音普賢三門文殊門者一切色觀音門者一切聲普賢門者不動步而到我道文殊門者不是一切色觀音門者不是一切聲普賢門者是個甚麼莫道別却天台教說話無事且退○上堂擧僧問長沙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沙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曰學人不會沙曰要騎便騎要

闢天台說

闢天台說

下卽下師曰若是求出三界修行底人聞這個言語不妨狐疑不妨驚怛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有會云千變萬化不出眞常或有會云須會異類中行始會得這個言語或有會云東家是南泉西家是南泉或有會云東家郞君子西家郞君子或有會云東家是甚麼西家是甚麼或有會云便作驢叫又作馬嘶或有會云喚甚麼作東家驢喚甚麼作西家馬或有會云既問遷化答在問處或有會云作露柱處去也或有會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謝南泉甚麼如是諸家會也總於佛法有安樂處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學人不會要騎便騎要下卽下這個話不消得多道理而會若見法界性去也沒多事珍重○上堂鑑中形影唯憑鑑光顯現你等諸人所作一切事且道唯憑個甚麼顯現還知得麼若也知得於參學中千足萬足無事莫立

與教洪壽禪師同國師普請次聞墮薪有省作偈曰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

蘇州永安道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啞這旃陀

嗣清涼欽

羅曰學人初機乞師方便師曰汝問甚麼曰問佛師
曰咄這旃陀羅進景德傳燈錄
雲居道齊禪師徧歷禪會學心未息頌後於上藍院
主經藏法燈一日謂師曰有人問我西來意答宅曰
不東不西藏主作麼生會師對曰不東不西燈曰與
麼會又爭得曰道齊祇恁麼未審和尚尊意如何燈
曰宅家自有兒孫在師於是頓明厥旨有頌曰接物
利生絕妙外生終是不肖宅家自有兒孫將來用得
恰好頌古見清涼泰欽法燈章

嗣靈隱聳

秀州羅漢院願昭禪師上堂山河大地是眞善知識
時常說法時時度人不妨諸上座參取僧問羅漢家
風請師一句師曰嘉禾合穗上國傳芳曰此猶是嘉
禾家風如何是羅漢家風師曰或到諸方分明舉似

嗣靈隱聳

支提辯隆禪師上堂巍巍實相昌塞虛空金剛之體
無有破壞大衆還見不見若言見也且實相之體本
無青黃赤白長短方圓亦非見聞覺知之法且作麼
生作個見底道理若言不見又道巍巍實相昌塞虛
空爲甚麼不見僧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脚下底

嗣百丈恒

曰恁麼則尋常履踐師曰莫錯認
棲賢澄湜禪師僧問毗目仙人執善財手見微塵諸
佛祇如未執手時見個甚麼師曰如今又見個甚麼
聯珠有頌

嗣永明潛

千光瓌省禪師精究律部聽天台文句棲心於圓頓
止觀後閱楞嚴文理宏濬未能洞曉一夕誦經旣久

參吞日輪

就案假寐夢中見日輪自空而降開口吞之自爾倏
然發悟差別義門渙然無滯後參永明永明唯印前
解無別指喻

嗣永明潛

崇福慶祥禪師上堂諸禪德見性周徧聞性亦然洞
徹十方無內無外所以古人道隨緣無作動寂常眞
如此施爲全眞智用

嗣報恩言

雲居義能禪師上堂不用上來堂中憍陳如上座爲
諸上座轉第一義法輪還得麼若信得及各自歸堂
參取下座後却問一僧祇如山僧適來教上座參取
聖僧聖僧還道個甚麼僧曰特謝和尚再舉〇問如
何是佛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
方便呼爲佛回光返照看身心是何物

嗣[illegible]安

歸宗慧誠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知乃曰問話且住直饒問到窮劫問也不著答到窮劫答也不及何以故祇爲諸人各有本分事圓滿十方亘古亘今乃至諸佛也不敢錯誤諸人便謂之頂族祇是助發上座所以道十方法界諸有情念念以證善逝果彼旣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諸上座不要退屈信取便休祖師西來祇道見性成佛其餘所說不及此說

嗣雲居齊

瑞巖義海禪師僧問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未審如何示衆師曰汝不欲我開談曰未曉師機師曰且退○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曰這裡無安排你處

嗣支提隆

靈隱玄本禪師見僧看經乃問看甚麼經僧無語乃示頌曰看經不識經徒勞損眼睛欲得不損眼分明識取經

嗣功臣軻

堯峯顥暹禪師僧問承教有言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如何是平等法師曰堯峯高寶峯低曰恁麼則成高下去也師曰情知汝恁麼會○

聞雷示衆

聞雷聲示衆曰還聞雷聲麼還知起處麼若知起處便知身命落處若也不知所以古人道不知天地若剛道有乾坤不如喫茶去○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蒼天蒼天乃曰祇如末後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山僧向宅道蒼天蒼天且道意落在甚麼處莫是悲傷遷逝痛憶道人麼若乃恁麼平論實謂罔知去處要知去處麼更不用久立歇去○上堂冬去春來樓閣門開若也入得不用徘徊諸上座還向這裡入得也未若也入得所以古人道是處是彌勒無門無善財若也入之未得自是諸上座狂走更不忉忉久立珍重

嗣功臣軻

聖壽昇禪師上堂若論佛法更有甚麼事所以道古今山河古今日月古今人倫古今城郭喚作平等法門絕前後際諸人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依而行之久立珍重

嗣棲賢湜

興教惟一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白雲數重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青山一朶

嗣棲賢湜

西余體柔禪師上堂一人把火自燒其身一人抱冰

橫屍於路進前則觸途成滯退後則噎氣填胸直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如今已不奈何也良久曰待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

定山惟素山主（嗣棲賢湜）僧問達磨心印師已曉試舉家風對衆看師曰門前有個長松樹夜半子規來上啼○問如何是定山境師曰清風滿院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莫嫌冷淡乃曰若論家風與境不易酬對多見指定處所教它不得自在嘗有僧問大隨如何是和尚家風（論家風）隨曰赤土畫簸箕又曰肚上不貼榜且問諸人作麼生會更有夾山雲門臨濟風穴皆有此話播于諸方各各施設不同又作麼生會法無異轍殊途同歸若要省力易會但識取自家桑梓便能紹得家業隨處解脫應用現前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喚作衲僧眼睛綿綿不漏絲髮苟或於此不明徒自詅𥚃辛苦

淨土惟正禪師（嗣淨土素）有問曰師以禪師名乃不談禪何也師曰徒費言語吾嬾寧假曲折但日夜煩萬象爲敷演耳言語有間而此法無盡所謂造物無盡藏也

靈隱延珊禪師（嗣靈隱昉）上堂與上座一線道且作麼生持論佛法若也水洩不通便教上座無安身立命處當此之時祖佛出頭來也有二十棒分恁麼道山僧還有過也無不見世尊生下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雲門云我當初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何以如此貴圖天下大平且道雲門恁麼說話有佛法道理也無雖然如此雲門祇具一隻眼久立珍重　會元十卷終

禪宗正脉卷第五

音釋

謦欬 輕上聲下音慨　穗 遂　晷 癸　齧 孽音噬也　鏃 促音矢鏑　芟 衫　偵 稱音游偵又問　獹 盧音韓獹犬也　瓠 互音匏也　舶 白音海中大船　囅 丑忍切大笑貌　鄮 茂　窘 巨隕切迫也　毳 吹去聲　迄 黑乙　覷 趣　剩 盛　嶷 逆　櫗揳 滅屑　矱 烏郭　譚 談同　寱 詣　搘頤 支夷　湜 寔　濬 峻音深也　燼 辛去聲

[illegible]黃[illegible]

問法三度被打

一株大樹蔭覆天下人

禪宗正脈卷第六

南嶽　臨濟宗

臨濟義玄禪師‖頌初在黃檗會中行業純一。時睦州爲第一座。乃問上座在此多少時。師曰三年。州曰曾參問否。師曰不曾參問不知問箇甚麼。州曰何不問堂頭和尙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便去問聲未絕檗便打。師下來。州曰問話作麼生。師曰某甲問聲未絕和尙便打某甲不會。州曰但更去問。師又問檗又打。如是三度問三度被打。師白州曰早承激勸問法累蒙和尙賜棒自恨障緣不領深旨今且辭去。州云汝若去須辭和尙了去。師禮拜退。州先到黃檗處曰問話上座雖是後生却甚奇特若來辭方便接伊。已後爲一株大樹覆蔭天下人去在。師來日辭黃檗。檗曰不須他去。祇往高安灘頭參大愚必爲汝說。師到大愚。愚曰甚處來。師曰黃檗來。愚曰黃檗有何言句。師曰某甲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過無過。愚曰黃檗與麼老婆心切爲汝得徹困。

鉏茶園

堂裏睡

更來這裏問有過無過。師於言下大悟。乃曰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搊住曰這尿牀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却道黃檗佛法無多子。你見箇甚麼道理。速道速道。師於大愚肋下築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師辭大愚却回黃檗。檗見便問這漢來來去去有甚了期。師曰祇爲老婆心切。便人事了。侍立。檗問甚處去來。師曰昨蒙和尙慈旨令參大愚去來。檗曰大愚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檗曰大愚老漢饒舌待來痛與一頓。師曰說甚待來。即今便打。隨後便掌。檗曰這風顚漢來這裏捋虎鬚。師便喝。檗喚侍者曰引這風顚漢參堂去。（溈山舉問仰山臨濟當時得大愚力得黃檗力。仰云非但騎虎頭亦解把虎尾）‖頌。師普請鉏地次。見黃檗來。拄钁而立。檗曰這漢困那。師曰钁也未舉困箇甚麼。檗便打。師接住棒一送送倒。檗呼維那扶我起來。維那扶起曰和尙爭容得這風顚漢無禮。檗纔起便打維那。師钁地曰諸方火葬我這裏活埋。（溈山問仰山黃檗打維那意作麼生。仰云正賊走却。邏贓人喫棒）〇師一日在僧堂裏睡。檗入堂見。以拄杖打板頭一下。師舉首見是檗却又睡。檗又打板頭一下。

卻往上間見首座坐禪乃曰下間後生卻坐禪汝在這裏妄想作麼座曰這老漢作甚麼檗又打板頭一下便出去(溈山舉問仰山。秖如黃檗意作麼生。仰云。兩彩一賽)

栽松

‖頌師栽松次檗曰深山裏栽許多松作甚麼師曰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牓道了將钁頭𡐛地三下檗曰雖然如是子也喫吾三十棒了也師又𡐛地三下噓一噓檗曰吾宗到汝大興于此(溈山舉問仰山。黃檗當時秖囑臨濟一人。更有人在。仰云有。秖是年代深遠。不欲舉似和尚。溈云。雖然如是。吾亦要知。汝但舉看。仰云。一人指南。吳越令行。遇大風即止)

○黃檗因入厨下問飯頭作甚麼頭曰揀衆僧飯米檗曰一頓喫多少頭曰二石五檗曰莫太多麼頭曰猶恐少在檗便打頭舉似師師曰我與汝勘這老漢纔到侍立檗舉前話師曰飯頭不會請和尚代一轉語檗曰汝但舉師曰莫太多麼檗曰來日更喫一頓師曰說甚麼來日即今便喫隨後打一掌檗曰這風顛漢又來這裏捋虎鬚師喝一喝便出去(溈山舉問仰山。此二尊宿意作麼生。仰山云。和尚作麼生。溈山云。養子方知父慈。仰山云。不然。溈山云。子又作麼生。仰山云。大似勾賊破家)

辭黃檗

○師辭黃檗檗曰甚處去師曰不是河南便歸河北檗便打師約住與一掌檗大笑乃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板几案來師曰侍者將火來檗曰不然子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在

仰山懸記普化

○師為黃檗馳書至溈山與仰山語次仰曰老兄向後北去有箇住處師曰豈有與麼事仰曰但去已後有一人佐輔汝此人秖是有頭無尾有始無終(懸記普化)

○師後住鎮州臨濟學侶雲集一日謂普化克符二上座曰我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汝且成褫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卻上來問和尚三日前說甚麼師便打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尚前日打普化作甚麼師亦打

四料揀

至晚小參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問答語具在克符章)

三句

○僧問如何是眞佛眞法眞道乞師開示師曰佛者心淸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三即一皆是空名而無實有如眞正作道人念念心不間斷自達磨大師從西土來秖是覓箇不受人惑底人後遇二祖一言便了始知從前虛用工夫山僧今日見處與祖佛不別若第一句中薦得堪與祖佛為師若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為師若第三句中薦得自救

四喝

辨魔揀異

不了僧便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乃曰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師謂僧曰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麼生會僧擬議師便喝○示衆參學之人大須子細如賓主相見便有言論往來或應物現形或全體作用或機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師子或乘象王如有眞正學人便喝先拈出一箇膠盆子善知識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樣便被學人又喝前人不肯放下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治喚作賓看主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祇隨學人問處卽奪學人被奪抵死不肯放此是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箇淸淨境出善知識前知識辨得是境把得拋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知識卽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便禮拜此喚作主看主或

老宿參

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知識更與安一重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辨喚作賓看賓大德山僧所舉皆是辨魔揀異知其邪正○師問洛浦從上來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箇親曰總不親師曰親處作麼生浦便喝師乃打‖頌上堂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那箇合受人天供養‖頌師問院主甚處去來曰州中糶黃米來師曰糶得盡麼主曰糶得盡師以拄杖畫一畫曰還糶得這箇麼主便喝師便打典座至師擧前話座曰院主不會和尙意師曰你又作麼生座禮拜師亦打○上堂一人在孤峯頂上無出身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不作維摩詰不作傅大士珍重○有一老宿參便問禮拜卽是不禮拜卽是師便喝宿便拜師曰好箇草賊宿曰賊賊便出去師曰莫道無事好時首座侍立師曰還有過也無座曰有師曰賓家有過主家有過曰二俱有過師曰過在甚麼處座便出去師曰莫道無事好南泉聞云官馬相踏‖頌師到京行化至一家門首曰家常添鉢有婆曰太無厭

應機　四照用　行脚到龍光三峯

生師曰飯也未曾得何言太無厭生婆便閉却門頌師陞堂有僧出師便喝僧亦喝便禮拜師便打頌趙州遊方到院在後架洗脚次師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恰遇山僧洗脚師近前作聽勢州曰會卽便會啗啄作甚麽師便歸方丈州曰三十年行脚今日錯爲人下註脚○師應機多用喝會下參徒亦學師喝師曰汝等總學我喝我今問汝有一人從東堂出一人從西堂出兩人齊喝一聲這裏分得賓主麽汝且作麽生分若分不得已後不得學老僧喝○示衆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有人在先用後照有法在照用同時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敲骨取髓痛下針錐照用不同時有問有答立賓立主合水和泥應機接物若是過量人向未擧已前撩起便行猶較些子○師行脚時到龍光值上堂師出問不展鋒鋩如何得勝光據坐師曰大善知識豈無方便光瞪目曰嗄師以手指曰這老漢今日敗闕也○次到三峯平和尚處平問甚處來師曰黃檗來平曰黃檗有

同普化赴齋

何言句師曰金牛昨夜遭塗炭直至如今不見蹤平曰金風吹玉管那箇是知音師曰直透萬重關不住青霄內平曰子這一問太高生師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瑠璃平曰且坐喫茶又問近離甚處師曰龍光平曰龍光近日如何師便出去○麻谷問十二面觀音那箇是正面師下禪牀搊住曰十二面觀音甚處去也速道速道谷轉身擬坐師便打谷接住棒相捉歸方丈○上堂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豎起拂子僧便喝師便打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亦豎拂子僧便喝師亦喝僧擬議師便打乃曰大衆夫爲法者不避喪身失命我於黃檗先師處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頓誰爲下手時有僧出曰某甲下手師度與拄杖僧擬接師便打頌同普化赴施主齋次師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爲復是神通妙用爲復是法爾如然化趯倒飯牀師曰太麤生曰這裏是甚麽所在說麤說細次日又同赴齋師復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又趯倒飯牀師曰得卽得太麤生化喝曰瞎漢佛法說甚麽麤

王常侍到僧堂

細師乃吐舌頌師與王常侍到僧堂王問這一堂僧還看經麼師曰不看經曰還習禪麼師曰不習禪曰既不看經又不習禪畢竟作箇甚麼師曰總教伊成佛作祖去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師曰我將謂你是箇俗漢頌師上堂次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師還有賓主也無師曰賓主歷然師召衆曰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頌咸通八年丁亥師將

示滅

示滅說傳法偈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眞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禀吹毛用了急須磨復謂衆曰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曰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師曰已後有人問你向宅道甚麼聖便喝師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

嗣臨濟玄

與化存奬禪師頌在三聖會裏爲首座常曰我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人三聖聞得問曰你具箇甚麼眼便恁麼道師便喝聖曰須是你始得後大覺聞擧遂曰作麼生得風吹到大覺門裏來師後到大覺爲院主一日覺喚院主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你憑箇甚麼道理與麼道師便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師來日從法堂過覺召院主我直下疑你昨日這兩喝師又喝覺又打師再喝覺又打師曰某甲於三聖師兄處學得箇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某甲箇安樂法門覺曰這瞎漢來這裏納敗闕脫下衲衣痛打一頓師於言下薦得臨濟先師於黃檗處喫棒底道理師後開堂日拈香曰此一炷香

開堂拈香

本爲三聖師兄三聖與我太孤本爲大覺師兄大覺與我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頌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曰打中間底僧便禮拜師曰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躱避得過頌問僧甚處來曰崔禪處來師曰將得崔禪喝來否曰不將得來師曰恁麼則不從崔禪處來僧便喝師便打頌示衆我聞前廊下也喝後架裏也喝諸子汝莫

胡亂喝

盲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向虛空裏却撲下來一點氣也無待我蘇息起來向汝道未在何故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眞珠與汝諸人去在胡喝亂喝作麼頌雲居住三峯時師問權借一問以爲影草時如何居

興化打克賓　後唐莊宗詔

無對。師云想和尙答這話不得。不如禮拜了退。二十年後居云如今思量當時不消道箇何必。後遣化主到師處。師問和尙住三峯庵時老僧問伊話對不得。如今道得也未。主舉前話。師云雲居二十年。祇道得箇何必。興化卽不然。爭如道箇不必。頌師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爲唱導之師。賓曰不入這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曰總不與麼。師便打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饋飯一堂。次日師自白椎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卽便出院。頌師見同參來。纔上法堂。師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亦喝。師近前拈棒。僧又喝。師曰你看這瞎漢。猶作主在。僧擬議。師直打下法堂。侍者請問適來那僧有甚觸忤和尙。師曰它適來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及乎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到這裏却去不得。似這般瞎漢不打更待何時。僧禮拜。頌後唐莊宗車駕幸河北。回至魏府行宮。詔師問曰朕取中原獲得一寶。未曾有人酬價。師曰請陛下寶看。帝以兩手舒幞頭脚。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玄覺徵云且道興化肯莊宗不肯莊宗。若肯莊宗。興化眼在甚麼處。若不肯莊宗。過在甚麼處

嗣臨濟玄　◆來一作著　嗣臨濟玄

寶壽沼禪師第一世頌僧問萬境來侵時如何。師曰莫管他。僧禮拜。師曰不要動著。動著卽打折汝腰。頌師在方丈坐。因僧問訊次。師曰百千諸聖盡不出此方丈內。曰祇如古人道大千沙界海中漚。未審此方丈向甚麼處來。師曰千聖現在。曰阿誰證明。師便擲下拂子。僧從西過東立。師便打。僧曰若不久參。焉知端的。師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頌趙州來。師在禪牀背面而坐。州展坐具禮拜。師起入方丈。州收坐具而出頌師問僧甚處來。曰西山來。師曰見獼猴麼。曰見。師曰作甚麼伎倆。曰見甚麼一箇伎倆也作不得。師便打。頌胡釘鉸參。師問汝莫是胡釘鉸麼。曰不敢。師曰還釘得虛空麼。曰請和尙打破。師便打。胡曰和尙莫錯打某甲。師曰向後有多口阿師與你點破在。胡後到趙州。舉前話。州曰汝因甚麼被他打。胡曰不知過在甚麼處。州曰祇這一縫。尙不奈何。胡於此有省。趙州曰且釘這一縫。

三聖慧然禪師評頌至仰山。山問汝名甚麼。師曰慧

嗣臨濟玄

寂山曰慧寂是我名師曰我名慧然山大笑而已○仰山因有官人相訪山問官居何位曰推官山豎起拂子曰還推得這箇麼官人無對山令衆下語皆不契時師不安在涅槃堂內將息山令侍者去請下語師曰但道和尚今日有事山又令侍者問未審有甚麼事師曰再犯不容‖頌師到德山纔展坐具山曰莫展炊巾這裏無殘羹餿飯師曰總有也無著處山便打師接住棒推向禪牀上山大笑師哭蒼天便下參堂堂中首座號踢天泰問行脚高士須得本道公驗作麼生是本道公驗師曰道甚麼座再問師打一坐具曰這漆桶前後觸忤多少賢良座擬人事師便過第二座人事‖頌住後上堂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便下座興化云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臭肉來蠅興化云破驢脊上足蒼蠅○問僧近離甚處僧便喝師亦喝僧又喝師又喝僧曰行棒即瞎便喝師拈棒僧乃轉身作受棒勢師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便棒僧曰這賊便出去師遂拋下棒次有僧問適來爭容得這僧師曰是伊見先師來

嗣臨濟玄

魏府大覺和尚參臨濟濟纔見豎起拂子師展坐具濟擲下拂子師收坐具參堂去時僧衆曰此僧莫是和尚親故不禮拜又不喫棒濟聞說令侍者喚適來新到上來師隨侍者到方丈濟曰大衆道汝來參長老又不禮拜又不喫棒莫是老僧親故師乃珍重下去‖頌師住後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頭枕衡山脚踏北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良馬不窺鞭側耳知人意○問如何是大覺師曰惡覺曰乖極師便打

灌谿志閑禪師‖頌幼從柏巖後見臨濟濟驀胸搊住師曰領領濟拓開曰且放汝一頓○師離臨濟至末山語見末山○住後上堂我在臨濟爺爺處得半杓末山孃孃處得半杓共成一杓喫了如今飽不饑‖頌僧問久響灌谿到來祗見漚麻池師曰汝祗見漚麻池且不見灌谿曰如何是灌谿師曰劈箭急○上堂十方無壁落四畔亦無門露裸裸赤灑灑無可把便下座○僧問如何是一色師曰不隨曰一色後如何師曰有闍黎承當分也無

紙衣和尚(即克符也)(嗣臨濟玄) 初問臨濟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濟曰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師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濟曰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煙塵師曰如何是人境俱奪濟曰幷分絕信獨處一方師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濟曰王登寶殿野老謳歌師於言下領旨有頌曰

四料揀幷頌

(其一)奪人不奪境緣自帶諸訛擬欲求玄旨思量反責麽驪珠光燦爛蟾桂影婆娑覿面無差互還應滯網羅(其二)奪境不奪人尋言何處眞問禪禪是妄究理理非親日照寒光澹山搖翠色新直饒玄會得也是眼中塵(其三)人境兩俱奪從來正令行不論佛與祖那說聖凡情擬把吹毛劍還如值木盲(其四)人境俱不奪思量意不偏主賓言少異問答理俱全踏破澄潭月穿開碧落天不能明妙用淪溺在無緣○

四賓主

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倚門傍戶猶如醉出言吐語不慚惶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口念彌陀雙拄杖目瞽瞳人不出頭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高提祖印當機用利物應知語帶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橫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曰既是太平寰宇爲甚麽却斬癡頑師曰不許夜行剛把火直須當道與人看

定州善崔禪師(嗣臨濟玄) 頌州將王令公於衙署張座請師說法師陞座拈拄杖曰出來也打不出來也打僧出曰崔禪聻師擲下拄杖曰久立令公伏惟尊重

幽州譚空和尚(嗣臨濟玄) 鎭州牧有姑爲尼行脚回欲開堂爲人牧令師勘過師問曰見說汝欲開堂爲人是否尼曰是師曰尼是五障之身汝作麽生爲人尼曰龍女八歲南方無垢世界成等正覺又作麽生師曰龍女有十八變你試一變看尼曰設使變得也秖是箇野狐精師便打牧聞擧乃曰和尚棒折那○僧問德山棒臨濟喝未審那箇最親師曰已前在衆裏老僧也曾商量來僧便喝師曰却是汝會僧曰錯師便打

襄州歷村和尚(嗣臨濟玄) 僧問如何是觀其音聲而得解脫師將火箸敲柴曰汝還聞麽曰聞師曰誰不解脫頌師煎茶次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擧起茶匙僧曰莫秖這便當否師擲向火中

米倉禪師(嗣臨濟玄) 頌問僧近離甚處曰冀州太湖師曰闍黎

來時太湖向你道甚麼曰知道米倉路峻師曰到這裏又作麼生曰不異發足時道路師曰闍黎已孤太湖去在曰某甲亦不肯和尚恁麼道師曰來時路峻如今路平曰不妨和尚此路師曰漆桶裏漢有甚麼限增收

嗣臨濟玄

齊聳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老僧竝不知曰和尚是大善知識爲甚麼不知師曰老僧不曾接下機

嗣臨濟玄

雲山和尚頌有僧從西京來師問還將得西京主人書來否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作家師僧天然有在曰殘羹餿飯誰喫師曰獨有闍黎不甘喫其僧乃作吐勢師喚侍者曰扶出這病僧著僧便出去○師見僧來便作起勢僧便出去師曰得甚麼靈利僧便喝曰作這箇眼目承嗣臨濟也太屈哉師曰且望闍黎善傳僧回首師喝曰作這箇眼目錯判諸方名言隨後便打

嗣臨濟玄

虎谿庵主頌僧問庵主在這裏多少年也師曰秖見冬凋夏長年代總不記得曰大好不記得師曰汝道我在這裏得多少年也曰冬凋夏長師曰鬧市裏虎

嗣臨濟玄

桐峯庵主頌僧問和尚這裏忽遇大蟲作麼生師便作大蟲吼僧作怖勢師大笑僧曰這老賊師曰爭奈老僧何○有老人入山參師曰住在甚處老人不語師曰善能對機老人地上拈一枝草示師師便喝老人禮拜師便歸庵老人曰與麼疑殺一切人在

嗣臨濟玄

杉洋庵主有僧到參師問阿誰曰杉洋庵主師曰是我僧便喝師作噓聲僧曰猶要棒喫在師便打

嗣臨濟玄

定上座評頌初參臨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濟下禪牀擒住師擬議濟與一掌師佇思傍僧曰定上座何不禮拜師方作禮忽然大悟（頌古見臨濟章）○後南遊路逢巖頭雪峯欽山三人巖頭問上座甚處來師曰臨濟來巖曰和尚萬福師曰和尚已順世也巖曰某甲三人特去禮拜薄福不遇不知和尚在日有何言句請上座舉一兩則頌師遂舉臨濟上堂曰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在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

無位眞人

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眞人濟下禪牀搊住曰道道僧擬議濟拓開曰無位眞人是甚麼乾屎橛巖頭

白拈賊

副與化契

啐啄之機

不覺吐舌雪峯曰臨濟大似白拈賊按頌古見臨濟章內欽山曰何不道赤肉團上非無位眞人師便擒住曰無位眞人與非無位眞人相去多少速道速道欽山被擒直得面黃面青語之不得巖頭雪峯曰這新戒不識好惡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師曰若不是這兩箇老漢壓殺這尿牀鬼子

南院慧顒禪師亦曰寶應頌上堂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師曰是僧便掀倒禪牀師曰這瞎驢亂作僧擬議師便打頌思明和尚未住西院時到參禮拜了曰無可人事從許州來收得江西剃刀一柄獻和尚師曰汝從許州來爲甚却收得江西剃刀明把師手掐一掐師曰侍者收取明以衣袖拂一拂便行師曰阿剌剌阿剌剌頌上堂諸方祇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曰此猶未是某甲問處師曰汝問處作麼生僧曰失師便打其僧不肯後於雲門會下聞二時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契悟遂奔回省覲師

燈影裏行

巳圓寂乃謁風穴穴一見便問上座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麼僧曰是穴曰汝當時作麼生會曰某甲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相似穴曰汝會也頌僧問古殿重興時如何師曰明堂瓦揷簷曰與麼則莊嚴畢備也師曰斬草蛇頭落頌問僧名甚麼曰普參師曰忽遇屎擨作麼生僧便不審師便打○問僧近離甚處曰襄州師曰來作甚麼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恰遇寶應老不在僧便喝師曰向汝道不在又喝作甚麼僧又喝師便打僧禮拜師曰這棒本是汝打我我且打汝要此話大行瞎漢參堂去○問僧近離甚處曰襄州師曰是甚麼物恁麼來曰和尚試道看師曰適來禮拜底曰錯師曰禮拜底錯箇甚麼曰再犯不容師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瞎漢參堂去○僧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師曰不上天堂則入地獄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還知寶應老漢落處麼僧擬議師打一拂曰你還知㖿拂子底麼曰不會師曰正令却是你行又打一拂子頌問寒暑到來時如何一作日月迭遷寒暑謝還有不涉寒暑者麼師曰紫羅抹額繡腰裙

嗣興化弉

曰上上之機今已曉向下之機事若何師曰炭庫裏
藏身增收
守廓侍者頌問德山曰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山曰
作麼作麼師曰勅點飛龍馬跛鱉出頭來山便休去
來日浴出師過茶與山山於背上撫一下曰昨日公
案作麼生師曰這老漢今日方始瞥地山又休去〇

行脚到襄州

師行脚到襄州華嚴和尙會下一日嚴上堂曰大衆
今日若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鳥窠船子兒孫不用
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華嚴與汝證據師出禮拜
起便喝嚴亦喝師又喝嚴亦喝師禮拜起曰大衆看
這老漢一場敗闕又喝一喝拍手歸衆嚴下座歸方
丈時風穴作維那上去問訊嚴曰維那汝來也叵耐
守廓適來把老僧扭捏一上待集衆打一頓趂出穴
曰趂他遲了也自是和尙言過他是臨濟下兒孫本
分恁麼嚴方息怒穴下來擧似師曰你著甚來由勸
這老漢我未問前早要棒喫得我話行如今不打搭
却我話也穴曰雖然如是已遍天下也

嗣寶壽沼

西院思明禪師頌僧問如何是伽藍師曰荊棘叢林
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貛兒貉子評頌從漪上座到
法席旬日常自曰莫道會佛法人覓箇擧話底人也
無師聞而默之漪異日上法堂次師召從漪漪擧首
師曰錯漪進三兩步師又曰錯漪近前師曰適來兩

兩錯

錯是上座錯是思明老漢錯曰是從漪錯師曰錯錯
乃曰上座且在這裏過夏共汝商量這兩錯漪不肯
便去後住相州天平山每擧前話曰我行脚時被惡
風吹到汝州有西院長老勘我連下兩錯更留我過
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麼時錯我發足向南方去
時早知錯了也

嗣寶壽沼

寶壽和尙世二頌在先寶壽爲供養主壽問父母未生
前還我本來面目來師立至夜深下語不契翌日辭
去壽曰汝何往師曰昨日蒙和尙設問某甲不契往
南方參知識去壽曰南方禁夏不禁冬我此間禁冬
不禁夏汝且作街坊過夏若是佛法閑闠之中浩浩
紅塵常說正法師不敢違一日街頭見兩人交爭揮
一拳曰你得恁麼無面目師當下大悟走見寶壽未
及出語壽便曰汝會也不用說師便禮拜頌壽臨遷

化時囑三聖請師開堂師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師便打聖曰與麼爲人非但瞎却這僧眼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去在（法眼云甚麼處是瞎却人眼處）師擲下拄杖便歸方丈

嗣三聖然

大悲和尙僧問除上去下請師便道師曰開口卽錯曰眞是學人師也師曰今日向弟子手裏死

嗣三聖然

水陸和尙僧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用心卽錯曰不起一念時如何師曰沒用處漢

嗣魏府覺

澄心旻德禪師頌在興化遇示衆曰若是作家戰將便請單刀直入更莫如何若何師出禮拜起便喝化亦喝師又喝化亦喝師禮拜歸衆化曰適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爲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

嗣灌谿閑

魯祖山教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今日不答話曰大好不答話師便打頌問如何是雙林樹師曰有相身中無相身曰如何是有相身中無相身師曰金香爐下鐵崑崙○問如何是孤峯獨宿底人師曰半夜日頭明日午打三更○問進向無門時如何師曰太鈍生曰不是鈍生直下進向無門時如何師曰靈機未曾論邊際執法無門在暗中

嗣紙衣符

鎭州談空和尙僧問格外之談請師舉唱師曰隘路不通風曰莫祇這便是也無師乃噓噓

嗣紙衣符

際上座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曰龍騰滄海魚躍深潭曰畢竟如何師曰夜聞祭鬼鼓朝聽上灘歌

嗣南院顒

風穴延沼禪師參南院入門不禮拜院曰入門須辨主師曰端的請師分院於左膝拍一拍師便喝院於右膝拍一拍師又喝院曰左邊一拍且置右邊一拍作麼生師曰瞎院便拈棒師曰莫盲枷瞎棒奪打和尙莫言不道院擲下棒曰今日被黃面浙子鈍置一場師曰和尙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飢院曰闍黎曾到此間麼師曰是何言歟院曰老僧好好相借問師曰也不得放過便下參衆了却上堂頭禮謝院曰闍黎曾見甚麼人來師曰在襄州華嚴與廓侍者同夏院曰親見作家來頌院問南方一棒作麼商量師曰作奇特商量師却問和尙此間一棒作麼商量院拈

棒下無生忍

滯殼迷封

李史君衙內度夏

拄杖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於言下大徹玄旨遂依止六年四衆請主風穴又八年李史君與合城士庶再請開堂演法矣○上堂夫參學眼目臨機直須大用現前勿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總然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應是從前依他作解明昧兩岐與你一時掃却直教箇箇如師子兒吒呀地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覷著覷著即瞎却渠眼時有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即便瞎曰瞎後如何師曰撈天摸地‖評頌師在郢州謁前請主李史君留於衙內度夏普設大會請師上堂纔陞座乃曰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祇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還有人道得麼時有盧陂長老出問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驟泥沙陂佇思師喝曰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師便打一拂子曰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陂擬開口師又打一拂子牧主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師曰見甚麼道理牧主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師便下座‖頌上堂僧問如

一色難分

立一塵

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佛曰未曉玄言請師直指師曰家住海門洲扶桑最先照‖頌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金沙灘頭馬郎婦○問一色難分請師顯示師曰滿爐添炭猶嫌冷路上行人祇守寒‖頌問如何是道師曰五鳳樓前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問取皇城使○問摘葉尋枝即不問直截根源事若何師曰赴供凌晨去開塘帶雨歸‖頌問隨緣不變者忽遇知音時如何師曰披莎側立千峯外引水澆蔬五老前‖評‖頌上堂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怗於此明得闍黎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却是闍黎闍黎與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欲識闍黎麼右邊一拍曰這裏是欲識老僧麼左邊一拍曰這裏是○上堂若是上上之流各有證據略赴箇程限中下之機各須英俊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如爆龜紋爆即成兆不爆成鈍欲爆不爆直下便捏‖頌僧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華香○問百了千當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問如何

四賓主

是賓中主。師曰。入市雙瞳瞽。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回鑾兩曜新。曰。如何是賓中賓。師曰。攢眉坐白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磨礲三尺劍。待斬不平人。○問。如何是钁頭邊意。師曰。山前一片青。‖頌問。如何是佛。師曰。杖林山下竹筋鞭。

嗣南院顒

潁橋安禪師號鐵胡‖頌師與鍾司徒向火。次鍾忽問。三界焚燒時。如何出得。師以香匙撥開火。鍾擬議。師曰。司徒司徒。鍾忽有省。

嗣西院明

興陽歸靜禪師。初參西院。便問。擬問不問時如何。院便打。師良久。院曰。若喚作棒。眉鬚墮落。師於言下大悟。

嗣風穴沼

首山省念禪師。常密誦法華經。衆目為念法華也。晚於風穴會中充知客。一日侍立次。穴乃垂涕告之曰。不幸臨濟之道。至吾將墜地矣。師曰。觀此一衆。豈無人耶。穴曰。聰敏者多。見性者少。師曰。如某者如何。穴曰。吾雖望子之久。猶恐耽著此經。不能放下。師曰。此亦可事。願聞其要。穴遂上堂。舉世尊以青蓮目顧視大衆。乃曰。正當恁麼時。且道說箇甚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且道說箇甚麼。師乃拂袖下去。穴擲下拄杖歸方丈。侍者隨後請益曰。念法華因甚不祗對和尚。穴曰。念法華會也。次日師與真園頭同上問訊次。穴問真曰。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說。真曰。鵓鳩樹上鳴。穴曰。汝作許多癡福作麼。何不體究言句。又問師曰。汝作麼生。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穴謂真曰。汝何不看念法華下語。師受風穴印可之後。泯跡韜光。人莫知其所以。因白兆楚和尚至汝州宣化。風穴令師往傳語。纔相見。提起坐具。便問。展即是。不展即是。兆曰。自家看取。師便喝。兆曰。我曾親近知識來。未嘗輙敢恁麼造次。師曰。草賊大敗。兆曰。來日若見風穴和尚。待一一舉似。師曰。一任一任。不得忘却。師乃先回舉似風穴。穴曰。今日又被你收下一員草賊。師曰。好手不張名。兆次日纔到相見。便舉前話。穴曰。非但昨日今日和贓捉敗。師於是名振四方。學者望風而靡。開法首山。為第一世也。‖頌僧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五九盡日又逢春。曰。畢竟事如何。師曰。冬到寒食一百五。‖頌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耽著此經

體究言句

草賊大敗

從此經出

賓主話

嗣風穴沼

日風吹日炙頌問如何是菩提路師曰此去襄縣五里曰向上事如何師曰往來不易頌問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低聲低聲曰如何受持師曰切不得汙染此則頌古見聯珠第一卷金剛經章頌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鎮州蘿蔔重三斤○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有言須道却曰此意如何師曰無言鬼也瞋○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驢鳴狗吠乃曰要得親切第一莫將問來問還會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汝若將問來問老僧在汝脚底汝若擬議卽沒交涉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便問挂錫幽巖時如何師曰錯僧曰錯師又打頌問如何是佛師曰新婦騎驢阿家牽曰未審此語甚麼句中收師曰三玄收不得四句豈能該曰此意如何師曰天長地久日月齊明頌示衆曰諸上座不得盲喝亂喝尋常向你道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賓無二賓主無二主若有二賓二主兩箇卽成瞎漢所以我若立你須坐我若坐你須立坐則共你坐立則共你立雖然如是急著眼始得增收

廣慧眞禪師嘗在風穴作園頭穴問曰會昌沙汰時

嗣首山念

西河師子

護法善神向甚麼處去師曰常在閙閙中要且無人識穴曰汝徹也師禮拜

汾州善昭禪師歷參知識七十一員後到首山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曰師意如何山曰象王行處絕狐蹤師於言下大悟拜起而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師曰正是我放身命處後遊衡湘及襄沔間每為郡守以名刹力致前後八請堅臥不答洎首山歿西河道俗遣僧契聰迎請住持師閉關高枕聰排闥而入讓之曰佛法大事靖退小節風穴懼應讖憂宗旨墜滅幸而有先師先師已棄世汝有力荷擔如來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師矍起握聰手曰非公不聞此語趣辦嚴吾行矣○住後上堂謂衆曰汾陽門下有西河師子當門踞坐但有來者卽便咬殺有何方便入得汾陽門見得汾陽人若見汾陽人者堪與祖佛為師不見汾陽人盡是立地死漢如今還有人入得麼快須入取免得孤負平生不是龍門客切忌遭點額那箇是龍門客一齊點下學起

拄杖曰速退速退珍重○上堂先聖云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阿那箇是三玄三要底句快會取好各自思量還得穩當也未古德巳前行脚聞一箇因緣未明中間直下飲食無味睡臥不安火急決擇莫將爲小事所以大覺老人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想計他從上來行脚不爲遊山翫水看州府奢華片衣口食皆爲聖心未通所以驅馳行脚決擇深奧傳唱敷揚博問先知親近高德蓋爲續佛心燈紹隆祖代興崇聖種接引後機自利利他不忘先跡（古人用心處）如今還有商量者麼有卽出來大家商量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底句師曰汝是行脚僧曰如何是辨衲僧底句師曰西方日出卯曰如何是正令行底句師曰千里持來呈舊面曰如何是立乾坤底句師曰北俱盧洲長粳米食者無貪亦無瞋乃曰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纔見你出來驗得了也（四轉語）○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嘉州打大像曰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陝府灌鐵牛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西河弄師子乃曰若人會得此三句巳辨三玄更有三要（三句）

（辨三玄三要頌）語在切須薦取不是等閑與大衆頌出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月菊華新○上堂凡一句語須具三玄門每一玄門須具三要有照有用或先照後用或先用後照或照用同時或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先用後照你也須是箇人始得照用同時你作麼生當抵照用不同時你又作麼生湊泊（四照用）○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合掌庵前問世尊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對面無儔侶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陣雲橫海上拔劍攪龍門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三頭六臂擎天地忿怒那吒撲帝鐘（四賓主）○上堂汾陽有三訣衲僧難辨別更擬問如何拄杖驀頭楔時有僧問如何是三訣師便打僧禮拜師曰爲汝一時頌出第一訣接引無時節巧語不能詮雲綻青天月第二訣舒光辨賢哲問答利生心拔却眼中楔第三訣西國胡人說濟水過新羅北地用賓鐵復曰還有人會麼會底出來通箇消息要知遠近莫秪恁麼記言記語以當平生有甚麼利益不用久立珍重（三訣）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十智同眞

曰靑絹扇子足風涼頌上堂謂衆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眞若不具十智同眞邪正不辨緇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爲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眞與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參四同眞志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曰與甚麼人同得入與阿誰同音吼作麼生是生殺甚麼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足是甚麼同徧普何人同眞志孰能總同參那箇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恪慈悲點不出來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現在不可久立珍重

嗣首山念

葉縣歸省禪師頌遊方參首山山一日擧竹篦問曰喚作竹篦卽觸不喚作竹篦卽背喚作甚麼師掣得擲地上曰是甚麼山曰瞎師於言下豁然頓悟○上堂宗師血脈或凡或聖龍樹馬鳴天堂地獄鑊湯爐炭牛頭獄卒森羅萬象日月星辰他方此土有情無

殺活

情以手畫一畫云俱入此宗此宗門中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殺人須得殺人刀活人須得活人句作麼生是殺人刀活人句道得底出來對衆道看若道不得卽孤負平生珍重○上堂良久曰夫行脚禪流直須著忖參學須具參學眼見地須得見地句方有相親分始得不被諸境惑亦不落於惡道畢竟如何委悉

意句

有時句到意不到妄緣前塵分別影事有時意到句不到如盲摸象各說異端有時意句俱到打破虛空界光明照十方有時意句俱不到無目之人縱橫走忽然不覺落深坑○

請益柏樹子

僧請益柏樹子話師曰我不辭與汝說還信麼曰和尙重言爭敢不信師曰汝還聞簷頭水滴聲麼其僧豁然不覺失聲云耶師曰你見箇甚麼道理僧便以頌對曰簷頭水滴分明歷歷打破乾坤當下心息師乃忻然頌問如何是學人密用心處師曰鬧市靚毬子曰意旨如何師曰溥請衆人看增收

嗣首山念

神鼎洪諲禪師自遊方一衲以度寒暑嘗與數耆舊至襄沔間一僧擧論宗乘頗敏捷會野飯山店中供

貪瞋癡

嗣首山念

辦而僧論說不已師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
心眼聲耳色是甚麼人語僧曰法眼語師曰其義如
何曰唯心故根境不相到唯識故聲色摐然師曰舌
味是根境否曰是師以筯筴菜置口中含胡而語曰
何謂相入耶坐者駭然僧不能答師曰途路之樂終
未到家見解入微不名見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
羅大王不怕多語僧拱而退○上堂舉洞山曰貪瞋
癡太無知賴我今朝識得伊行便打坐便趙分付心
王子細推無量劫來不解脫問汝三人知不知師曰
古人與麼道神鼎則不然貪瞋癡實無知十二時中
任從伊行即往坐即隨分付心王擬何爲無量劫來
元解脫何須更問知不知○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
師曰佛亦是塵

谷隱蘊聰禪師(嗣石門聰)初參百丈恒和尚因結夏百丈
上堂舉中觀論曰正覺無名相隨緣即道場師便出
問如何是正覺無名相丈曰汝還見露柱麼師曰如
何是隨緣即道場丈曰今日結夏頌次參首山問學
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

住持不易

石門三句

嗣首山念

師於言下大悟呈偈曰我今二十七訪道曾尋覓今
朝喜得逢要且不相識○後到大陽玄和尚問近離
甚處師曰襄州陽曰作麼生是不隔底句師曰和尚
住持不易陽曰且坐喫茶師便參衆去侍者問適來
新到祇對住持不易和尚爲甚麼教坐喫茶陽曰我
獻他新羅附子他酬我舶上茴香你去問他有語在
侍者請師喫茶問適來祇對和尚道住持不易意旨
如何師曰眞鍮不博金頌僧問曰往月來遷不覺年
衰老還有不老者麼師曰有曰如何是不老者師曰
虬龍筋力高聳卧晚後精靈轉更多○問承古有言
祇者如今誰動口意旨如何師曰莫認驢鞍橋作阿
爺下頷○示衆第一句道得石裏迸出第二句道得
挨拶將來第三句道得自救不了○上堂春景溫和
春雨普潤萬物生芽甚麼處不沾恩且道承恩力一
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春雨一滴滑如油

廣慧元璉禪師頌到首山山問近離甚處師曰漢上
山竪起拳曰漢上還有這箇麼師曰這箇是甚麼椀
鳴聲山曰瞎師曰恰是拍一拍便出他日又問學人

嗣首山念

三玄偈

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師當下大悟云某甲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山曰汝會處作麼生與我說來看師曰祇是地上水碙砂也山曰汝會也師便禮拜○上堂臨濟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諸人且道還有賓主也無若道有祇是箇瞎漢若道無亦是箇瞎漢不有不無萬里崖州若向這裏道得也好與三十棒若道不得亦與三十棒衲僧家到這裏作麼生出得山僧圈槓去良久曰苦哉蝦蟆蚯蚓跨跳上三十三天撞著須彌山百雜碎拈拄杖曰一隊無孔鐵鎚速退速退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竹竿頭上曜紅旗

三交智嵩禪師（唐明）頌參首山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師於此有省頓契佛意乃作三玄偈曰（其一）須用直須用心意莫定動三歲師子吼十方彶狐種（其二）我有眞如性如同幕裏隱打破六門關顯出毗盧印（其三）眞骨金剛體可誇六塵一拂永無遮廓落世界空爲體體上無爲眞到家山聞乃請喫茶問這三頌是汝作來耶師曰是山曰或有

嗣首山念

嗣首山念

一本卷十二 嗣汾陽昭

人教汝現三十二相時如何師曰某甲不是野狐精山曰惜取眉毛師曰和尚落了多少山以竹篦頭上打曰這漢向後亂作去在○上堂文殊仗劒五臺橫行唐明一路把斷諸訛三世諸佛未出教乘網底遊魚龍門難渡垂釣四海祇釣獰龍格外玄談爲求知識若也舉揚宗旨須彌直須粉碎若也說佛說祖海水便須枯竭寶劒揮時毫光萬里放汝一路通方說話把斷咽喉諸人甚處出氣

仁王處評禪師問首山如何是佛法大意山便喝師禮拜山拈棒師曰老和尚沒世界那山拋下拄杖曰明眼人難謾師曰草賊大敗

丞相王隨居士謁首山得言外之旨自爾履踐深明大法臨終書偈曰畫堂燈已滅彈指向誰說去住本尋常春風掃殘雪

會元十一卷終

石霜楚圓慈明禪師聞汾陽道望遂往謁焉陽顧而默契之經二年未許入室每見必罵詬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已事不明失

道出常情　見楊大年　爲人一句　李巡尉問話

出家之利語未卒陽熟覰罵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怒擧杖逐之師擬伸救陽掩師口乃大悟曰是知臨濟道出常情服役七年辭去依唐明嵩禪師嵩謂師曰楊大年內翰知見高入道穩實子不可不見師乃往見大年年問曰對面不相識千里却同風師曰近奉山門請年曰眞箇脫空師曰前月離唐明年曰適來悔相問師曰作家年便喝師曰恰是年復喝師以手畫一畫年吐舌曰眞是龍象師曰是何言歟年喚客司點茶來元來是屋裏人師曰也不消得頌年又問如何是上座爲人一句師曰切年曰與麼則長君新婦拖泥走師曰誰得似內翰年曰作家作家師曰放你二十棒年撫膝曰這裏是甚麼所在師拍掌曰也不得放過年大笑○文問記得唐明當時悟底因緣麼師曰唐明問首山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年曰祇如此語意旨如何師曰水上挂燈毬年曰與恁則孤負古人去也師曰內翰疑則別參年曰三脚蝦蟆跳上天師曰一任跨跳年乃大笑館于齋中日夕質疑智證頌李附馬問我聞

謁神鼎　慈明三句

西河有金毛師子是否師曰甚麼處得者消息公便喝師曰野干鳴公又喝師曰恰是公大笑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水出高原○師謁神鼎鼎首山高弟望尊一時衲子非人類精奇無敢登其門者住山三十年門弟子氣吞諸方師髮長不剪弊衣楚音通謁稱法姪一衆大笑鼎遣童子問長老誰之嗣師仰視屋曰親見汾陽來鼎杖而出顧見頎然問曰汾州有西河師子是否師指其後絕叫曰屋倒矣童子返走鼎回顧相矍鑠師地坐脫隻履而視之鼎老忘所問又失師所在師徐起整衣且行且語曰見面不如聞名遂去鼎遣人追之不可歎曰汾州乃有此兒耶師自是名重叢林○後住道吾上堂先寶應曰第一句薦得堪與祖佛爲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道吾則不然第一句薦得和泥合水第二句薦得無繩自縛第三句薦得四稜著地所以道起也海晏河淸行人避路住也乾坤失色日月無光汝輩向甚麼處出氣如今還有出氣者麼有即出來對衆出氣看如無道吾爲汝出氣去也乃噓一

示衆

擧卓拄杖下座〇上堂道吾打鼓四大部洲同參拄杖橫也挑括乾坤大地鉢盂覆也蓋却恒沙世界且問諸人向甚麼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向北俱盧洲喫粥喫飯若也不知長連牀上喫粥喫飯〇示衆以拄杖擊禪牀一下云大衆還會麼不見道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諸方遠道者咸言上上機香嚴恁麼悟去分明悟得如來禪祖師禪未夢見在且道祖師禪有甚長處若向言中取則悞賺後人直饒棒下承當孤負先聖萬法本閑惟人自鬧所以山僧居霜巖祇見霜巖境界晏起早眠有時雲生碧嶂月落寒潭音聲鳥飛鳴般若臺前娑羅華香散祝融峯畔把瘦笻坐盤石與五湖衲子時話玄微灰頭土面住興化祇見興化家風迎來送去門連城市車馬駢闐漁唱瀟湘猿啼嶽麓絲竹哥謠時時入耳復與四海高人日談禪道歲月都忘且道居深山住城郭還有優劣也無試道看良久云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頌僧問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曰釣絲絞水頌師室中插劍一口以草鞋一對水一盆置在劍邊每見入室即曰看看有至劍邊擬議者師曰險喪身失命也便喝出頌師冬日牓僧堂作此字亖ニ二三儿[illegible][illegible]其注曰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中首座見曰和尚今日放參師聞而笑之頌師問顯英上座近離甚處曰金鑾師曰夏在甚處曰金鑾師曰去夏在甚處曰金鑾師曰前夏在甚處曰金鑾師曰先前夏在甚處曰何不領話師曰我也不能勘得你教軍下奴子勘你且點一盞茶與你濕觜頌收

霜巖境界

興化家風

汾陽昭

瑯琊慧覺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銅頭鐵額曰意旨如何師曰鳥觜魚腮〇上堂奇哉十方佛元是眼中花欲識眼中花元是十方佛欲識十方佛不是眼中花欲識眼中花不是十方佛於此明得過在十方佛於此未明聲聞起舞獨覺臨粧珍重〇上堂見聞覺知俱爲生死之因見聞覺知正是解脫之本譬如師子返擲南北東西且無定止汝等諸人若也不會且莫孤負釋迦老子吽〇上堂山僧今日爲諸人說破明眼衲僧莫去泥裏打坐珍重〇上堂剪除狂寇掃蕩攙搶猶是功勳邊事君臣道合海晏河淸猶是

見聞覺知

延方句

[illegible]

關汾昭

法身邊事作麼生是衲僧本分事良久曰透網金鱗
猶滯水○回頭石馬出沙籠○上堂承言須會宗勿自
立規矩若人下得通方句我當刎頸而謝之○上堂
擊水魚頭痛穿林宿鳥驚黃昏不擊鼓日午打三更
諸禪德既是日午爲甚却打三更良久曰昨見垂楊
綠今逢落葉黃○上堂汝等諸人在我這裏過夏與
你點出五般病一不得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二不得
孤峯獨宿三不得張弓架箭四不得物外安身五不
得滯於生殺何故一處有滯自救難爲五處若通方
名導師汝等諸人若到諸方遇明眼作者與我通箇
消息貴得祖風不墜若是常徒即便寢息何故騾形
國裏誇服飾想君太煞不知時○上堂拈拄杖曰盤
山道向上一路滑南院道壁立萬仞險臨濟道石火
電光鈍瑯琊有定乾坤底句各各高著眼卓拄杖下
座

大愚守芝禪師上堂大愚相接大雄孫五湖雲水競
頭奔競頭奔有何門擊箭寧知枯木存枯木存一年
還曾兩度春兩度春帳裏眞珠撒與人撒與人思量

關汾陽昭

也是慕西秦○上堂豎窮三際橫徧十方拈起也帝
釋心驚放下也地神膽戰不拈不放喚作甚麼自云
蝦蟆○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乃
拈起拂子云狸奴白牯總在這裏放光動地何謂如
此兩段不同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鋸解秤錘

法華全舉禪師到大愚芝和尚處愚問古人見桃華
意作麼生師曰曲不藏直曰那箇且從這箇作麼生
師曰大街拾得金四隣爭得知曰上座還知麼師曰
路逢劒客須呈劒不是詩人不獻詩曰作家詩客師
曰一條紅線兩人牽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
兄未徹在又作麼生師曰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曰却是師曰樓閣凌雲勢峯巒疊翠層頌到瑯琊覺
和尚處琊問近離甚處師曰兩浙曰船來陸來師曰
船來曰船在甚處師曰步下曰不涉程途一句作麼
生道師以坐具摵一摵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拂袖
而出琊問侍者此是甚麼人者曰舉上座琊曰莫是
舉師叔麼先師教我尋見伊遂下旦過問上座莫是
舉師叔麼莫怪適來相觸忤師便喝復問長老何時

法華四料揀

到汾陽。瑯曰某時到。師曰我在濶江早聞你名。元來見解祇如此。何得名播寰宇。瑯遂作禮曰某甲罪過○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白菊乍開重日暖百年公子不逢春。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大地絕消息。翛然獨任眞。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草荒人變色。凡聖兩齊空。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清風與明月。野老笑相親○上堂鐘鳴鼓響鵲噪鴉鳴。爲你諸人說般若。講涅槃了也。諸人還信得及麼。觀音菩薩。向諸人面前作大神通。若信不及。却往他方救苦利生去也○上堂語漸也。返常合道。論頓也。不留朕迹。直饒論其頓。返其常也。是抑而爲之

嗣汾陽昭

芭蕉谷泉禪師頌省同參慈明禪師。明問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師左右顧視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曰未在更道。師作虎聲。明以坐具便摵。師接住。推明置禪牀上。明却作虎聲。師大笑曰我見七十餘員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慈明還住福嚴。師又往省之。少留而還。作偈寄之曰相別而今又半年。不知誰共對談禪。一般秀色湘山裏。汝自匡徒我自眠」

嗣汾陽昭

天聖皓泰禪師。到瑯瑘。瑯瑘問埋兵掉鬪。未是作家。匹馬單鎗。便請相見。師指瑯曰將頭不猛。帶累三軍。瑯打師一坐具。師亦打瑯一坐具。瑯接住曰適來一坐具是山僧令行。上座一坐具落在甚麼處。師曰伏惟尙饗。瑯拓開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師曰賊過後張弓。瑯曰且坐喫茶。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黑漆聖僧

嗣葉縣省

浮山法遠禪師號遠錄公 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平地起骨堆○歐陽文忠公聞師奇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碁。師坐其旁。文忠遽收局。請因碁說法。

歐陽修請因碁說法

師卽令撾鼓陞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碁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祇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綽斡。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麤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贏局輸籌卽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甚麼處。良久曰從來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文忠加歎。從容謂同僚曰修初疑禪語爲虛誕。今日。

摩醯三目　浮山九帶　嗣葉縣省

見此老機緣所得所造非悟明於心地安能有此妙旨哉○上堂諸佛出世建立化門不離三身智眼亦如摩醯首羅三目何故一隻水泄不通緇素難辨一隻大地全開十方通暢一隻高低一顧萬類齊瞻雖然若是本分衲僧陌路相逢別具通天正眼始得所以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且道狸奴白牯知有箇甚麼事要會麼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師暮年休於會聖巖敘佛祖奧義作九帶曰佛正法眼帶佛法藏帶理貫帶事貫帶理事縱橫帶屈曲垂帶妙叶兼帶金針雙鎖帶平懷常實帶學者既已傳誦師曰若據圓極法門本具十數今此九帶已為諸人說了更有一帶還見得麼若也見得親切分明却請出來對衆說看說得分明許汝通前九帶圓明道眼若也不親切說不相應唯依吾語而為已解則名謗法諸人到此如何衆無語師叱之而去

寶應昭禪師上堂十二時中許你一時絕學即是學佛法不見阿難多聞第一却被迦葉擯出不得結集

嗣葉縣省　嗣谷隱聰　父母未生時事　執事契理

方知聰明博學記持憶想向外馳求與靈覺心轉沒交涉五蘊叢中透漏不過順情生喜違情生怒蓋覆深厚自纏自縛無有解脫流浪生死六趣為患衆苦所逼無自由分而被妄心於中主宰大丈夫兒早摧取好喝一喝曰參

大乘慧杲禪師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撥塵即乖見佛即錯曰總不如是時如何師曰錯

金山曇穎達觀禪師首謁大陽玄禪師遂問洞山特設偏正君臣意明何事陽曰父母未生時事師曰如何體會陽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師罔然遂謁谷隱舉前話隱曰大陽不道不是祇是口門窄滿口說未盡老僧即不然師問如何是父母未生時事隱曰糞墼子師曰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隱曰牡丹華下睡猫兒師愈疑駭一日普請隱問今日運薪耶師曰然隱曰雲門問僧人搬柴柴搬人如何會師無對隱曰此事如人學書點畫可效者工否者拙蓋未能忘法耳當筆忘手手忘心乃可也師於是默契良久曰如石頭云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隱曰汝以為

嗣寶峰到

藥語爲病語師曰是藥語隱呵曰汝以病爲藥又安可哉師曰事如函得蓋理如箭直鋒妙寧有加者而猶以爲病實未喻旨隱曰妙至是亦祇明理事祖師意旨智識所不能到剏事理能盡乎故世尊云理障礙正知見事障續諸生死師恍如夢覺曰如何受用隱曰語不離窠臼安能出蓋纏師歎曰纔涉脣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終非活路○示衆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俱非活路直饒透脫猶在沉淪莫教孤負平生虛度此世要得不孤負平生麼拈拄杖卓一下曰須是莫被拄杖瞞始得看看拄杖子穿過諸你人髑髏跨跳入你鼻孔裏去也又卓一下○上堂大衆集定有僧纔出禮拜師曰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僧便問如何是時節因緣師便下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家裏已無回日信路遙空有望鄉牌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滄海盡教枯見底青山直得輾爲塵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天地尙空秦日月山河不見漢君臣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鶯囀千林花滿地客游三月草侵天

嗣靈源同禪

嗣谷隱璉

仁壽珍禪師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即迷日上無雲麗天普照眼中無翳空本無花無智人前不得錯舉參

嗣谷隱聰

永慶普禪師初問谷隱古人道來日大悲院裏有齋意旨如何曰日出隈陽坐天寒不舉頭師入室次隱曰適來因緣汝作麼生會師曰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曰未在更道師拂袖便出

嗣谷隱聰

駙馬都尉李遵勗居士謁谷隱問出家事隱以崔趙公問徑山公案答之公於言下大悟作偈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

嗣谷隱聰

英公夏竦居士自契機於谷隱日與老衲游偶上藍溥禪師至公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長老自家底藍曰前月二十離蘄陽公休去藍却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相公自家底公便喝藍曰喝則不無畢竟那箇是相公自家底公對以偈曰休認風前第一機太虛何處著思惟山僧若要通消息萬里無雲月上時藍曰也是弄精魂

嗣廣慧璉

華嚴道隆禪師初參石門徹和尙問曰古者道但得

嗣廣慧璉

隨處安閑自然合他古轍雖有此語疑心未歇時如何門曰知有乃可隨處安閑如人在州縣住或聞或見千奇百怪他總將作尋常不知有而安閑如人在村落住有少聲色則驚怪傳說師於言下有省門蠢授其洞上厥旨後爲廣慧嗣一日福嚴承和尚問曰禪師親見石門如何却嗣廣慧師曰我見廣慧渠欲剃髮使我擎凳子來慧曰道者我有凳子詩聽取乃曰放下便平穩我時便肯伊因敘在石門處所得廣慧曰石門所示如百味珍羞祇是飽人不得

文公楊億居士字大年頌出守汝州首謁廣慧慧接見公便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慧曰來風深辨公曰恁麼則禪客相逢祇彈指也慧曰君子可八公應諾諾慧曰草賊大敗夜語次慧曰秘監曾與甚人道話來公曰某曾問雲巖諒監寺兩箇大蟲相咬時如何諒曰一合相某曰我祇管看未審恁麼道還得麼慧曰這裏即不然公曰請和尚別一轉語慧以手作拽鼻勢曰這畜生更𨂝跳在公於言下脫然無疑有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頌公問廣慧曰承和尚有言一切罪業皆因財寶所生勸人踈於財利況南閻浮提衆生以財爲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踈財乎慧曰幡竿尖上鐵籠頭公曰海壇馬子似驢大慧曰楚雞不是丹山鳳公曰佛滅二千歲比丘少慚愧公置一百問請廣慧答慧一一答回〇公問李都尉曰釋迦六年苦行成得甚麼事尉曰擔折知柴重（公復抒其師承密證寄李翰林）

大年置一百問

嗣石霜圓

翠巖可眞禪師嘗參慈明因之金鑾同善侍者坐夏善乃慈明高弟道吾眞楊岐會皆推伏之師自負親見慈明天下無可意者善與語知其未徹笑之一日山行舉論鋒發善拈一片瓦礫置盤石上曰若向這裏下得一轉語許你親見慈明師左右視擬對之善叱曰佇思停機情識未透何曾夢見師自愧悚即還石霜慈明見來叱曰本色行脚人必知時節有甚急事夏未了早已至此師泣曰被善兄毒心終礙塞人故來見和尚明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明瞋目喝曰頭白齒豁猶作這箇

情識未透

翠巖三句　龍牙神鼎頌　三轉語　嗣石霜圓

見解如何脫離生死師悚然求指示明日汝問我師理前語問之明震聲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師於言下大悟師爽氣逸出機辨迅捷叢林憚之○僧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一堵牆百堵調曰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千日斫柴一日燒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渾家送上渡頭船○上堂舉龍牙頌曰學道如鑽火逢煙未可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神鼎曰學道如鑽火逢煙即便休莫待金星現燒脚又燒頭師曰若論頓也龍牙正在半途若論漸也神鼎猶少悟在於此復且如何諸仁者今年多落葉幾處掃歸家○上堂舉僧問巴陵如何是道陵曰明眼人落井又問寶應如何是道應曰五鳳樓前又問首山如何是道山曰脚下深三尺此三轉語一句壁立千仞一句陸地行船一句賓主交參諸人莫有揀得者麼出來道看如無且行羅漢慈破結賊故行菩薩慈安衆生故行如來慈得如相故

蔣山贊元禪師三歲出家七歲爲僧十五遊方遠造石霜陞於丈室慈明一見曰好好著槽廠師遂作驢

安石頌　遷化安石慟哭　嗣石霜圓

鳴明日眞法器耳俾爲侍者二十年中運水搬柴不憚寒暑悉己躬親求道後出世蘇臺天峯龍華白雲府帥請居誌公道場提綱宗要機鋒迅敏解行相應諸方推服○丞相王公安石重師德望特奏章服師號公又堅辭鼎席結廬定林山中與師蕭散林下淸談終日贈師頌曰不與物違眞道廣每隨緣起自禪深舌根已淨誰能壞足跡如空我得尋此亦明世希有事也○元祐元年師乃遷化丞相王公慟哭于塔讚師眞曰賢哉人也行厲而容寂知言而能默譽榮弗喜辱毀弗戚弗矜弗克人自稱德有緇有白來自南北弗順弗逆弗抗弗抑弗觀汝華唯食已實孰其嗣之我有遺則

大寧道寬禪師上堂無念爲宗無住爲本眞空爲體妙有爲用所以道盡大地是眞空徧法界是妙有且道是甚麼人用得四時運用日月常明法本不遷道無方所隨緣自在逐物昇沉此土他方入凡入聖雖然如是且道入鄉隨俗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西天梵語東土唐言○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以火箸

嗣石霜圓

[illegible]

三玄

三要

插火爐中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頭不欠尾不剩
道吾悟眞禪師上堂師子兒哮吼龍馬駒跨跳古佛
鏡中明三山孤月皎遂作舞下座〇上堂舉洞山道
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堦前狗尿天刹竿頭上煎䭔
子三箇猢猻夜簸錢老僧即不然三面貍奴脚踏月
兩頭白牯手拏煙戴冠碧兎立庭柏脫殼烏龜飛上
天老僧葛藤盡被汝諸人覷破了也洞山老人甚是
奇特雖然如是祇行得三步四步且不過七跳八跳
且道詬訛在甚麼處老僧今日不惜眉毛一時布施
良久曰叮嚀損君德無言眞有功任從滄海變終不
爲君通〇上堂古人道認著依前還不是實難會土
宿頷下髭鬚多波斯眼深鼻孔大甚奇怪豁然透過
新羅界〇僧問如何是第一玄師曰釋尊光射阿難
肩曰如何是第二玄師曰孤輪衆象攢曰如何是第
三玄師曰泣向枯桑淚漣漣曰如何是第一要師曰
最好精麤照曰如何是第二要師曰閃電乾坤光晃
曜曰如何是第三要師曰路夾青松老〇上堂舉僧
問首山如何是佛山曰新婦騎驢阿家牽師曰手提

嗣石霜圓

嗣石霜圓

進心珠歌

嗣瑯琊覺

海印三句

巴鼻脚踏尾仰面看天聽流水天明送出路傍邊夜
靜還歸茅屋裏〇問僧甚處來曰堂中來師曰聖僧
道甚麼僧近前不審師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曰過
在甚麼處師曰萬里崖州
廣法源禪師上堂春雨微微簷頭水滴聞聲不悟歸
堂面壁〇上堂若論此事切莫道著道著即頭角生
有僧出曰頭角生也師曰禍事曰某甲罪過師曰龍
頭蛇尾伏惟珍重
靈隱德章禪師　仁宗皇帝詔師於延春閣下齋宣
普照大師問如何是當機一句師曰一言迥出青霄
外萬仞峯前險處行曰作麼生是險處行師便喝曰
皇帝面前何得如此師曰也不得放過〇師進心珠
歌曰心如意心如意任運隨緣不相離但知莫向外
邊求外邊求終不是枉用工夫隱眞理識心珠光曜
日秘藏深密無形質拈來掌內衆人驚二乘精進爭
能測碧眼胡須指出臨機妙用何曾失尋常切忌與
人看大地山河動岌岌
定慧超信海印禪師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那吒

忿怒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衲僧罔措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西天此土〇上堂若識般若即被般若縛若不識般若亦被般若縛識與不識拈放一邊却問諸人如何是般若體參堂去

嗣瑯琊覺

勸潭月禪師僧問修多羅教如標月指未審指箇甚麽師曰請高著眼曰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尋常師曰年衰鬼弄人

嗣瑯琊覺

姜山方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師曰蛇銜老鼠尾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曰鼈咬釣魚竿曰恁麽則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去也師曰堂前一盌夜明燈簾外數莖青瘦竹〇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不識酒望子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釣魚船上贈三椎〇上堂不是道得道不得諸方盡把爲奇特寒山燒火滿頭灰笑罵豐干這老賊

嗣瑯琊覺

白鹿端禪師僧問凝然湛寂時如何師曰不是闍黎安身立命處曰如何是學人安身立命處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

嗣瑯琊覺

眞如方禪師參瑯琊唯看柏樹子話每入室陳其所見不容措辭常被喝出忽一日大悟直入方丈曰我會也瑯琊曰汝作麽生會師曰夜來牀薦暖一覺到天明瑯琊可之

嗣瑯琊覺

長水子璿講師嘉禾人也自落髮誦楞嚴不輟從洪敏法師講至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有省謂敏曰敲空擊木亦作竹尙落筌蹄擧目揚眉已成擬議去此二途方契斯旨敏揣而證之然欲探禪源罔知攸往聞瑯琊道重當世即趨其席值上堂次出問清淨本然云何忽

清淨本然

生山河大地琅琊憑陵答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領悟禮謝曰願侍巾瓶琅琊謂曰汝宗不振久矣且勵志扶持報佛恩德勿以殊宗爲介也乃如教再拜以辭後住長水承稟日顧衆曰道非言象得禪非擬議知會意通宗嘗無別致由是二宗仰之嘗疏楞嚴等經盛行于世

嗣大愚芝

雲峯文悅禪師頌初造大愚聞示衆曰大家相聚喫莖虀若喚作一莖虀入地獄如箭射便下座師大駭〇夜造方丈愚問來何所求師曰求心法愚曰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趂色力健何不爲衆乞食我忍

[illegible]

[illegible]三句

飢不暇何暇爲汝說禪乎師不敢違未幾愚移翠巖師納疏罷復過翠巖求指示巖曰佛法未到爛却雪寒且爲衆乞炭師亦奉命能事罷復造方丈巖曰堂司闕人今以煩汝師受之不樂恨巖不去心地坐後架桶箍忽散自架墮落師忽然開悟頓見巖用處走搭袈裟上寢堂巖迎笑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師再拜不及吐一辭而去服勤八年後出世翠巖時首座領衆出迎問曰德山宗乘卽不問如何是臨濟大用師曰你甚處去來座擬議師便掌座擬對師喝曰領衆歸去自是一衆畏服○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黃河九曲曰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垂手過膝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萬里崖州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糞箕掃帚○上堂語不離窠臼焉能出蓋纏片雲橫谷口迷却幾人源所以道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汝等諸人到這裏憑何話會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眞聖遠乎哉體之則神所以娑婆世界以音聲爲佛事香積世界以香飯爲佛事翠巖這裏

諸相非相

擧百丈示衆

今時叢林

祇於出入息內供養承事過現未來塵沙諸佛無一空過者過現未來塵沙諸佛是翠巖侍者無一不到如一不到三十拄杖諸上座還會麼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上堂若見諸相非相卽山河大地竝無過咎諸上座終日著衣喫飯未嘗咬著一粒米未曾挂著一縷絲便能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雖然如是著衣喫飯卽不無衲僧門下汗臭氣也未夢見在○上堂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衲僧道會也山是山水是水飢來喫飯困來打睡忽然須彌山跨跳入你鼻孔裏摩竭魚穿你眼睛中作麼生商量良久曰參堂去○小參擧百丈歲夜示衆曰你這一隊後生經律論固是不知入衆參禪禪又不會臘月三十日且作麼生折合去師曰灼然諸禪德去聖時遙人心澹泊看却今時叢林更是不得所在之處或聚徒三百五百浩浩地祇以飯食豐濃寮舍穩便爲旺化中間孜孜爲道者無一人設有十箇五箇走上走下半青半黃會卽總道我會各各自謂握靈蛇之珠孰肯知非及乎挨拶鞭逼將來

端然拱手　不通理

直是萬中無一苦哉苦哉所謂般若叢林歲歲凋無明荒草年年長就中今時後生纔入衆來便自端然拱手受他別人供養到處荣不擇一莖柴不搬一束十指不沾水百事不干懷雖則一期快意爭奈三途累身豈不見教中道寧以熱鐵纏身不受信心人衣寧以洋銅灌口不受信心人食上座若也是去直饒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供養上座未爲分外若也未是至於滴水寸絲便須披毛帶角牽犂拽杷償他始得不見祖師道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此是決定底事終不虛也諸上座光陰可惜時不待人莫待一朝眼光落地縮田無一簣之功鐵圍陷百刑之苦莫言不道珍重

嗣浮山遠

秀州本覺若珠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擧起拳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拳頭也不識

嗣浮山遠　四賓主

華嚴普孜禪師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客路如天遠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侯門似海深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寰中天子勅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塞外將軍令乃曰賓中問主互換機鋒主中問賓同生同死主中辨主飲氣呑聲賓中覓賓白雲萬里故句中無意意在句中於斯明得一雙孤鴈撲地高飛於斯未明一對鴛鴦池邊獨立知音禪客相共證明影響異流切須子細良久曰若是陶淵明攢眉便歸去

嗣寶應昭

瑯琊方銳禪師上堂造化無生物之心而物物自成雨露非潤物之意而靈苗自榮所以藥劑不食而病自損良師不親而心自明故知妙慧靈光不從緣得到這裏方許你進步瑯琊與你別作箇相見還有麽若無不可壓良爲賤

嗣寶應昭

興陽希隱禪師僧問如何是懸崖撒手底句師曰明月照幽谷曰如何是絕後再蘇底句師曰白雲生太虛曰恁麽則樵夫出林丘處處歌春色師曰是人道得

嗣金山穎

石佛顯忠祖印禪師僧問如何是相生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想生師曰兔子望月曰如何是流注生師曰無間斷（人天眼目三種生石佛有頌）

嗣金山穎

淨住居說禪師參遠觀遂問曰某甲經論粗明禪直不信願師決疑觀曰既不信禪豈可明經禪是經綱

經禪一體

經是禪綱提綱正綱了禪見經師曰爲某甲說禪看觀曰向下文長師曰若恁麽經與禪乃一體觀曰佛及祖非二心如手搦拳如拳搦手師因而有省乃成偈曰二十餘年用意猜幾番曾把此心灰而今潦倒逢知己李白元來是秀才

嗣金山頴

節使李端愿居士兒時在館舍常閱禪書長雖婚宦然篤志祖道遂於後圃築室類蘭若邀達觀處之朝夕咨參至忘寢食觀一日覘公曰非示現力豈致爾哉奈無箇所入何公問曰天堂地獄畢竟是有是無

諸佛無中說有

請師明說觀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華太尉就有裏尋無手攈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聞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是心自然無惑公曰心如何了觀曰善惡都莫思量公曰不思量後心歸何所觀曰且請太尉歸宅公曰祇如人死後心歸何所觀曰未知生焉知死公曰生則某已知之觀曰生從何來公罔措觀起揕其胷曰祇在這裏更擬思量箇甚麽公曰會得也觀曰作麽生會公曰祇知貪程不知蹉路觀拓開曰百年一夢今朝方省既而說偈曰三十八歲懵然無知及其有知何異無知滔滔汴水隱隱隋堤師其歸矣箭浪東馳

嗣龍華岳 端師子

西余淨端禪師始見弄師子發明心要往見龍華蒙印可遂旋里合彩爲師子皮時被之因號端師子上堂二月二禪翁有何謂春風觸目百華開公子王孫日日醺醺醉唯有殿前陳朝檜不入時人意禪家流祇這是莫思慮坦然齋後一甌茶長連牀上伸脚睡咄○師到華亭衆請上堂靈山師子雲間哮吼佛法無可商量不如打箇筋斗便下座

嗣翠巖眞

大潙慕喆眞如禪師上堂山僧本無積蓄且得粥足飯足困來即便打眠一任東卜西卜○上堂不用思而知不用慮而解廬陵米價高鎮州蘿蔔大○上堂古佛道昔於波羅奈轉四諦法輪墮坑落壍今復轉最妙無上大法輪土上加泥如今還有不歷階梯獨超物外者麽良久曰出頭天外看誰是箇中人○上堂阿剌剌是甚麽鼷思當年破竈墮杖子忽擊著方知孤負我以拄杖擊香臺一下曰墮墮

嗣定慧信

穹窿圓禪師上堂福臻不說禪無事日高眠有問祖

嗣興化岳 三聖之孝 興化之孝 嗣大溈喆

師意連擲兩三拳大衆且道爲甚麼如此不合惱亂山僧睡

興化紹淸禪師上堂祖宗門下佛法不存善法堂前仁義休說然雖如是事無一向竊聞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深恩昊天罔極髮膚身體弗敢毁傷此魯仲尼之孝也輪轉三界中恩愛不能捨棄恩入無爲眞實報恩者故我大覺世尊雪山苦行摩竭成道往忉利天爲母說法此釋迦之孝也得大解脫現大神通手擎金錫掌拓龍盂詣地獄門卓然尋省見其慈母悲泣無量此目連之孝也作麽生是興化之孝良久曰興化今日不上天堂不入地獄於善法堂中燈王座上爲母說法以報劬勞且道我母卽今在甚麽處乃曰我母生前足善緣無勞問佛定生天人間上壽古今少九十春秋減一年下座敢煩大衆燒一炷香以助山僧報孝既是山僧之母爲甚麽却煩諸人燒香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以手搥胸曰蒼天蒼天

智海道平禪師上堂山僧不會佛法爲人總沒來由或時半開半合或時全放全收還如萬人叢裏洽地掉箇石頭忽然打著一箇方知觸處周流

嗣大溈喆 嗣大溈喆 嗣大溈喆 嗣大溈喆 嗣慶善隆

泐潭景祥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十箇指頭八箇了師嘗叉手夜坐如對大賓初坐手與趺綴至五鼓必齊膺因號祥叉手

光孝慧蘭禪師嘗以觸衣書七佛名叢林稱爲蘭布裩有擬草庵歌具載普燈錄

東林遵禪師上堂十五日已前放過一著十五日已後未可商量正當十五日試道一句看良久曰山色翠穠春雨歇柏庭香擁木蘭開

潭州東明遷禪師晚居溈山眞如庵忠道者高其風每扣之一日閱首楞嚴次忠問如我按指海印發光佛意如何師曰釋迦老子好與二十棒曰爲甚麽如此師曰用按指作麽曰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又作麽生師曰亦是海印發光

慶善能禪師上堂事不獲已與諸人葛藤一切衆生祇爲心塵未脫情量不除見色聞聲隨波逐浪流轉三界汨沒四生致使正見不明觸途成滯若也是非

圓淨士思

圓智雜平

赴太尉陳公良弼府齋

齊泯善惡都忘坐斷報化佛頭截斷聖凡途路到這裏方有少許相應直饒如是衲僧分上未爲奇特何故如此纔有是非紛然失心咄

慶善隆禪師上堂花簇簇錦簇簇鹽醬年來事事足留得南泉打破鍋分付沙彌煮晨粥晨粥一任諸人喫洗鉢盂一句作麼生會多少人疑著

淨因蹣庵繼成禪師上堂茫茫盡是覓佛漢舉世難尋眞道人棒喝交馳成藥忌了亡藥忌未天眞○上堂鼻裏音聲耳裏香眼中鹹淡舌玄黃意能覺觸身分別冰室如春九夏涼如斯見得方知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從定出葵花隨日轉犀紋翫月生香楓化老人螟蛉成蜾蠃若也不知苦哉佛陀耶許你具隻眼○師同圓悟法眞慈受幷十大法師禪講千僧赴太尉陳公良弼府齋時　徽宗皇帝私幸觀之太師魯國公亦與焉有善華嚴者乃賢首宗之義虎也對衆問諸禪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於圓頓掃除空有獨證眞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爲佛嘗聞禪宗一喝能轉凡成聖則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

蹣庵一喝分五教

小乘

始教

終教

頓教

圓教

能入吾宗五教是爲正說若不能入是爲邪說諸禪視師師曰如法師所問不足三大禪師之酬淨因小長老可以使法師無惑也師召善善應諾師曰法師所謂愚法小乘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乃空義也大乘終教者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者乃即有即空義也一乘圓教者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或作空而不有有而不空)義也如我一喝非唯能入五教至於工巧技藝諸子百家悉皆能入師震聲喝一喝問善曰聞麼曰聞師曰汝既聞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須臾又問善曰聞麼曰不聞師曰汝既不聞適來一喝是無能入始教遂顧善曰我初一喝汝既道有喝久聲消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而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教我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一喝之時無非是無因無故無即有即無能入頓教須知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徧虛空即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故能入圓教善乃起再拜師復謂曰非唯一喝爲然乃至一

法身 法性 小歇場 臨濟門下

語一默一動一靜從古至今十方虛空萬象森羅六趣四生三世諸佛一切聖賢八萬四千法門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契理契機與天地萬物一體謂之法身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四時八節陰陽一致謂之法性是故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切處有相無相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中含四義事理無邊周徧無餘參而不雜混而不一於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猶是建化門庭隨機方便謂之小歇場未至寶所殊不知吾祖宗門下以心傳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見性成佛有千聖不傳底向上一路在善又問曰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汝且向下會取善曰如何是寶所師曰非汝境界善曰望師慈悲師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為君通善膠口而退聞者靡不歎仰皇帝顧謂近臣曰禪宗玄妙深極如此淨因才辨亦罕有也近臣奏曰此宗師之緒餘也

嗣智海平 三印

開福哲禪師上堂山僧有三印更無增減剩覷面便相呈能轉凡成聖諸人還知麼若也未知不免重重註破一印印空日月星辰列下風一印印泥頭頭物物顯眞機一印印水撥轉魚龍頭作尾三印分明體一同看來非赤又非紅互換高低如不薦青山依舊白雲中

嗣溈潭祥

鴻福昇禪師上堂諸人恁麼上來墮在見聞覺知恁麼下去落在動靜施為若也不去不來正是鬼窟活計如何道得出身底句若也道得則分付拄杖子若道不得依而行之卓拄杖下座

嗣溈潭祥

萬壽素禪師一日有僧來作禮師問甚處來曰和尚合知某來處師曰湖南擔屎漢江西刈禾客曰和尚眞人天眼目某在大溈充園頭東林作藏主師打三棒喝出

嗣溈潭祥

香山淵禪師上堂酒市魚行頭頭寶所鵶鳴鵲噪一一妙音卓拄杖曰且道這箇是何佛事狼籍不少

嗣溈潭祥

寶峯景淳知藏往依溈潭入室次潭問陝府鐵牛重多少師叉手近前曰且道重多少潭曰尾在黃河北頭枕黃河南善財無鼻孔依舊向南參師擬議潭便打忽頓徹巾侍有年竟隱居林壑嘗作偈曰怕寒懶剃鬔鬆長愛暖頻添榾柮柴破衲伽黎撩亂搭誰能

[illegible]光[illegible]

[illegible]成

勞力疆安排

廬山法眞禪師上堂欲明向上事須具項門眼若具項門眼始契出家心旣契出家心常具項門眼要會項門眼麽四京人著衣喫飯兩㴱人飽煖自如通玄峯項香風淸花發蟠桃三四株

治父道川禪師上堂擧雪峯一日登座拈拄杖東覷曰東邊底又西覷曰西邊底諸人還知麽擲下拄杖曰向這裏會取師曰東邊覷了復西觀拄杖重重話歲寒帶雨一枝華落盡不煩公子倚欄干

禪宗正脈卷第六

音釋

壓側六切也剌也　擲捋切力括　䝔音槌　羅音崇　嗄所訝切破聲也　趯他歷切跳　躑子且切以羹澆飯也　餿色求切飯壞也　䍦上火丸切野豚也　貉下莫格切鼃丨也　猗於宜切　皷丑角切丨叔也　沔彌善切水出也　墼居的切未燒也　岌魚及切山高貌　槃且代切帶緣頭　箍古胡切束物也　箠　揎仄加切助也　揕知鴆切右手其胸襟也　擉初角切指也

一本卷十三

洞雲嚴晟

參潙山無情說法話

禪宗正脈卷第七

青原　曹洞宗

洞山良价禪師幼歲從師念般若心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處忽以手捫面問師曰某甲有眼耳鼻舌等何故經言無其師駭然異之曰吾非汝師卽指往五洩山禮默禪師披剃年二十一詣嵩山具戒頌首謁南泉値馬祖諱辰修齋泉問衆曰來日設馬祖齋未審馬祖還來否衆皆無對師出對曰待有伴卽來泉曰此子雖後生甚堪雕琢師曰和尙莫壓良爲賤頌次參潙山問曰頃聞南陽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話某甲未究其微潙曰闍黎莫記得麽師曰記得潙曰汝試擧一徧看師遂擧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國師曰墻壁瓦礫是僧曰墻壁瓦礫豈不是無情國師曰是僧曰還解說法否國師曰常說熾然說無間歇僧曰某甲爲甚麽不聞國師曰汝自不聞不可妨他聞者也僧曰未審甚麽人得聞國師曰諸聖得聞僧曰和尙還聞否國師曰我不聞僧曰和尙旣不聞爭知無情

造雲巖

解說法國師曰賴我不聞我若聞卽齊於諸聖汝卽不聞我說法也僧曰恁麼則衆生無分去也國師曰我爲衆生說不爲諸聖說僧曰衆生聞後如何國師曰卽非衆生僧曰無情說法據何典教國師曰灼然言不該典非君子之所談汝豈不見華嚴經云剎說衆生說三世一切說師擧了潙曰我這裏亦有秖是罕遇其人師曰某甲未明乞師指示潙豎起拂子曰會麼師曰不會請和尚說潙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子說師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潙曰此去澧陵攸縣石室相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子之所重師曰未審此人如何潙曰他曾問老僧學人欲奉師去時如何老僧對他道直須絕滲漏始得他道還得不違師旨也無老僧道第一不得道老僧在這裏師遂辭潙山徑造雲巖擧前因緣了便問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巖曰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巖曰我若聞汝卽不聞吾說法也師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巖豎起拂子曰還聞麼師曰不聞巖曰我說法汝尙不聞豈況無情說法乎師曰無情說法該何典教

水鳥樹林　過水睹影　權開五位

巖曰豈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師於此有省乃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時方得知○師問雲巖某甲有餘習未盡巖曰汝曾作甚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爲巖曰還歡喜也未師曰歡喜則不無如糞掃堆頭拾得一顆明珠頌師辭雲巖巖曰自此一別難得相見師曰難得不相見頌師臨行又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師眞否如何祇對巖良久曰祇者是師沉吟巖曰价闍黎承當箇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頌師因過水睹影大悟前旨有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頌師因供養雲巖眞次僧問先師道祇這是莫便是否師曰是曰意旨如何師曰當時幾錯會先師意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師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師自唐大中末於新豐山接誘學徒厥後盛化豫章高安之洞山權開五位善接三根大闡一音廣弘萬品橫抽寶劍剪諸見之稠林妙叶玄通截萬端

雲巖諱日　　僧不安

之穿鑿又得曹山深明的旨妙唱嘉猷道合君臣偏正回互由是洞上玄風播於天下故諸方宗匠咸共推尊之曰曹洞宗○師因雲巖諱日營齋僧問和尚於雲巖處得何指示師曰雖在彼中不蒙指示曰既不蒙指示又用設齋作甚麼師曰爭敢違背他曰和尚初見南泉為甚麼却與雲巖設齋師曰我不重先師道德佛法祇重他不為我說破曰和尚為先師設齋還肯先師也無師曰半肯半不肯曰為甚麼不全肯師曰若全肯即孤負先師也評頌僧問寒暑到來如何回避師曰何不向無寒暑處去曰如何是無寒暑處師曰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上堂還有不報四恩三有者麼眾無對又曰若不體此意何超始終之患直須心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常無間斷始得相應須努力莫閑過日頌師與泰首座冬節喫果子次乃問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泰曰過在動用中(同安別云不知) 師喚侍者掇退果卓頌有僧不安要見師師遂往僧曰和尚何不救取人家男女師曰

坐脫　　行鳥道

你是甚麼人家男女曰某甲是大闡提人家男女師良久僧曰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老僧日前也向人家屋簷下過來曰回互不回互師曰不回互曰教某甲向甚處去師曰粟畬裏去僧噓一聲曰珍重便坐脫師拄杖敲頭三下曰汝祇解與麼去不解與麼來○僧問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乃合掌頂戴○問僧作甚麼來曰孝順和尚來師曰世間甚麼物最孝順僧無對○上堂有一人在千人萬人中不背一人不向一人你道此人具何面目雲居出曰某甲參堂去○師有時曰體得佛向上事方有些子語話分僧問如何是語話師曰語話時闍黎不聞曰和尚還聞否師曰不語話時即聞○問和尚出世幾人肯師曰竝無一人肯曰為甚麼竝無一人肯師曰為他箇箇氣宇如王○師問講維摩經僧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喚作甚麼語曰讚法身語師曰喚作法身早是讚也頌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火後一莖茆頌問師尋常教學人行鳥道師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師曰直須足下無私去曰祇如行

五位君臣頌

作麼等十字異本處書

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師曰闍黎因甚顛倒曰甚麼處是學人顛倒師曰若不顛倒因甚麼却認奴作郎曰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不行鳥道○師與密師伯過水乃問過水事作麼生伯曰不濕脚師曰老老大大作這箇語話伯曰你又作麼生師曰脚不濕○師洗鉢次見兩鳥爭蝦蟇有僧便問這箇因甚麼到恁麼地師曰祇爲闍黎頌僧問三身之中阿那身不墮衆數師曰吾常於此切（後有持此問曹山先師道吾常於此切意作麼生山云要頭便斫去又問雪峯峯以拄杖劈口打云我亦曾到洞山來）師作五位君臣頌曰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覿面別無眞休更迷頭猶認影正中來無中有路隔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兼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猶如火裏蓮宛然自有沖天志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上堂向時作（麼生奉時作麼生功時作）麼生共功時作麼生功功時作麼生僧問如何是向師曰喫飯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奉師曰背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功師曰放

功勳五位幷頌

下钁頭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共功師曰不得色曰如何是功功師曰不共乃示頌曰向聖主由來法帝堯御人以禮曲龍腰有時鬧市頭邊過到處文明賀聖朝（奉）淨洗濃粧爲阿誰子規聲裏勸人歸百花落盡啼無盡更向亂峯深處啼（功）枯木花開劫外春倒騎玉象趂麒麟而今高隱千峯外月皎風淸好日辰（共功）衆生諸佛不相侵山自高兮水自深萬別千差明底事鷓鴣啼處百花新（功功）頭角纔生已不堪擬心求佛好羞慚迢迢空劫無人識肯向南詢五十三○

寶鏡三昧

師因曹山辭遂囑曰吾在雲巖先師處親印寶鏡三昧事窮的要今付於汝詞曰如是之法佛祖密付汝今得之宜善保護銀盌盛雪明月藏鷺類之弗齊混則知處意不在言來機亦赴動成窠臼差落顧佇背觸俱非如大火聚但形文彩卽屬染汚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爲物作則用拔諸苦雖非有爲不是無語如臨寶鏡形影相覩汝不是渠渠正是汝如世嬰兒五相完具不去不來不起不住婆婆和和有句無句終不得物語未正故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爲三變

汙犯杵

盡成五如莖草味如金剛杵正中妙挾敲唱雙擧通宗通塗挾帶挾路錯然則吉不可犯汙天眞而妙不屬迷悟因緣時節寂然昭著細入無間大絕方所毫忽之差不應律呂今有頓漸緣立宗趣宗趣分矣卽是規矩宗通趣極眞常流注外寂中搖係駒伏鼠先聖悲之爲法檀度隨其顚倒以緇爲素顚倒想滅肯心自許要合古轍請觀前古佛道垂成十劫觀樹如虎之缺如馬之馵以爲下劣寶几珍御以有驚異貍奴白牯羿以巧力射中百步箭鋒相直巧力何預木人方歌石女起舞非情識到寧容思慮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須非孝不奉非輔潛行密用如愚若魯但能相續名主中主〇師又曰末法時代人多乾慧若

三種滲漏

要辨驗眞僞有三種滲漏一曰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曰情滲漏滯在向背見處偏枯三曰語滲漏究妙失宗機昧終始濁智流轉於此三種子宜知之又

綱要偈

綱要偈三首一敲唱俱行偈曰金針雙鎖備叶路隱全該寶印當風妙重重錦縫開二金鎖玄路偈曰交互明中暗功齊轉覺難力窮忘進退金鎖網鞔鞔三不墮凡聖亦名理事不少偈曰事理俱不涉回照絕幽微背風無巧拙電火爍難追頌問僧世間何物最苦曰地獄最苦師曰不然在此衣線下不明大事是名最苦〇問僧名甚麼曰某甲師曰阿那箇是闍黎主人公曰見祇對次師曰苦哉苦哉今時人例皆如此

驢前馬後

祇認得驢前馬後底將爲自己佛法平沉此之是也賓中主尙未分如何辨得主中主僧便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闍黎自道取曰某甲道得卽是賓中主雲居代云某甲道得不是賓中主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恁麼道卽易相續也大難遂示頌曰嗟見今時學道流千千萬萬認門頭恰似入京朝聖主祇到潼關便卽休

嗣洞山价

曹山本寂禪師嗣洞山山問闍黎名甚麼師曰本寂山曰那箇聻師曰不名本寂山深器之自此入室盤桓數載乃辭去山遂密授洞山宗旨頌復問曰子向甚麼處去師曰不變異處去山曰不變異處豈有去邪師曰去亦不變異〇遂往曹谿禮祖塔回吉水衆嚮師名乃請開法師志慕六祖遂名山爲曹師因

五位君臣旨訣

僧問五位君臣旨訣師曰正位卽空界本來無物偏

位卽色界有萬象形正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者舍事入理兼帶者冥應衆緣不墮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偏故曰虛玄大道無著眞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好最玄當詳審辨明君爲正位臣爲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視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帶語僧又問如何是君師曰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太虛曰如何是臣師曰靈機弘聖道眞智利羣生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不墮諸異趣凝情望聖容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妙容雖不動光燭本無偏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渾然無內外和融上下平師又曰以君臣偏正言者不欲犯中故臣稱君不敢斥言是也此吾法宗要乃作偈曰學者先須識自宗莫將眞際雜頑空妙明體盡知傷觸力在逢緣不借中出語直教燒不著潛行須與古人同無身有事超岐路無事無身落始終

五位君臣圖

復作五相并偈◓白衣須拜相此事不爲奇積代簪纓者休言落魄時◒子時當正位明正在君臣未離兜率界烏鷄雪上行◉燄裏寒冰結楊花九月飛泥牛吼水面木馬逐風嘶○王宮初降日玉兔不能離未得無功旨人天何太遲●渾然藏理事朕兆卒難明威音王未曉彌勒豈惺惺○稠布衲問

三種墮

披毛帶角是甚麼墮師曰是類墮曰不斷聲色是甚麼墮師曰是隨墮曰不受食是甚麼墮師曰是尊貴墮乃曰食者卽是本分事知有不取故曰尊貴墮若執初心知有自己及聖位故曰類墮若初心知有已事回光之時擯却色聲香味觸法得寧謐卽成功勳後却不執六塵等事隨分而昧任之則礙所以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食者卽是正命食也亦是就六根門頭見聞覺知祇是不被他染汙將爲墮且不是同向前均他本分事尚不取豈況其餘事耶師凡言墮謂混不得類不齊凡言初心者所謂悟了同未悟耳

四禁語

師作四禁偈曰莫行心處路不挂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忌未生時頌僧問學人通身是病請師醫師曰不醫曰爲甚麼不醫師曰教汝求生不得求死不得頌

五位對賓

問五位對賓時如何師曰汝卽今問那箇位曰某甲從偏位中來請師向正位中接師曰不接曰爲甚麼不接師曰恐落偏位中

辨色

去師却問僧祇如不接是對賓是不對賓曰早是對賓了也師曰如是如是○問三界擾擾六趣昏昏如何辨色師曰不辨色曰爲甚麼不辨色師曰若辨色即昏也‖頌師聞鐘聲乃曰阿㖿阿㖿僧問和尚作甚麼師曰打著我心僧無對五祖戒代云作賊人心虛‖頌師問金峯志曰作甚麼來曰蓋屋來師曰了也未曰這邊則了師曰那邊事作麼生曰候下工日白和尙師曰如是如是○師一日入僧堂向火有僧曰今日好寒師曰須知有不寒者曰誰是不寒者師筴火示之僧曰莫道無人好師拋下火僧曰某甲到這裏却不會師曰日照寒潭月更明○問幻本何眞師曰幻本元眞法眼別云幻本不眞曰當幻何顯師曰即幻即顯法眼別云幻即無當曰恁麼則始終不離於幻也師曰覓幻相不可得‖頌僧問清稅一作銳孤貧乞師賑濟師召稅闍黎稅應諾師曰清原白家酒三盞喫了猶道未沾脣玄覺云甚麼處是與他酒喫‖頌鏡淸問淸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理即如此事作麼生曰如理如事師曰謾曹山一人即得爭奈諸聖眼何曰若無諸聖眼爭鑒得箇不恁麼師曰

幻本元眞

宮不容針私通車馬‖頌僧問子歸就父爲甚麼父全不顧師曰理合如是曰父子之恩何在師曰始成父子之恩曰如何是父子之恩師曰刀斫不開‖頌問雪覆千山爲甚麼孤峯不白師曰須知有異中異曰如何是異中異師曰不墮諸山色‖頌問世間甚麼物最貴師曰死猫兒頭最貴曰爲甚麼死猫兒頭最貴師曰無人著價‖頌問僧作甚麼曰掃地師曰佛前掃佛後掃曰前後一時掃師曰與曹山過靸鞋來‖頌僧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不雕琢曰爲甚麼不雕琢師曰須知曹山好手‖頌紙衣道者來參師問莫是紙衣道者否者曰不敢師曰如何是紙衣下事者曰一裘纔挂體萬法悉皆如師曰如何是紙衣下用者近前應諾便立脫師曰汝祇解恁麼去何不解恁麼來者忽開眼問曰一靈眞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師曰未是妙者曰如何是妙師曰不借借者珍重便化師示頌曰覺性圓明無相身莫將知見妄踈親念異便於玄體昧心差不與道爲隣情分萬法沉前境識鑒多端喪本眞如是句中全曉會了然無事昔時人‖頌師

紙衣下事

問強上座曰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曰如驢覷井師曰道則太煞道秖道得八成曰和尙又如何師曰如井覷驢頌

驢覷井

陸亘大夫問南泉姓甚麼泉曰姓王曰王還有眷屬也無泉曰四臣不昧曰王居何位泉曰玉殿苔生後僧擧問師玉殿苔生意旨如何師曰不居正位曰八方來朝時如何師曰他不受禮曰何用來朝師曰違則斬曰違是臣分上未審君意如何師曰樞密不得旨曰恁麼則燮理之功全歸臣相也師曰你還知君意麼曰外方不敢論量師曰如是如是頌

玉殿苔生

僧問香嚴如何是道嚴曰枯木裏龍吟曰如何是道中人嚴曰髑髏裏眼睛（玄沙別云龍藏枯木）僧不領乃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曰猶帶喜在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霜曰猶帶識在又不領乃問師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血脉不斷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師曰乾不盡曰未審還有得聞者麼師曰盡大地未有一人不聞曰未審枯木裏龍吟是何章句師曰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遂示偈曰枯木龍吟眞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頌

枯木龍吟

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堦下漢曰請師接上堦師曰月落後來相見頌

問靈衣不挂時如何師曰曹山孝滿曰孝滿後如何師曰曹山好顚酒

嗣洞山价

雲居道膺禪師遊方至翠微問道會有僧自豫章來盛稱洞山法席師遂造焉山問甚處來師曰翠微來山曰翠微有何言句示徒師曰翠微供養羅漢某甲問供養羅漢羅漢還來否微曰你每日噇箇甚麼山曰實有此語否師曰有山曰不虛參見作家來山問汝名甚麼師曰道膺山曰向上更道師曰向上即不名道膺山曰與老僧祇對道吾底語一般頌

南泉問僧講甚麼經曰彌勒下生經泉曰彌勒幾時下生曰見在天宮當來下生泉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師問洞山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名山被問直得禪牀震動乃曰膺闍黎吾在雲巖曾問老人直得火爐震動今日被子一問直得通身汗流

彌勒下生

○師後結庵于三峯經旬不赴堂山問子近日何不赴齋師曰每日自有天神送食山曰我將謂汝是箇

天神送食

無中忽有
頌心性
孃生袴

人猶作這箇見解在汝晚間來師晚至山召庵主師應諾山曰不思善不思惡是甚麼師同庵寂然宴坐天神自此竟尋不見如是三日乃絕○上堂得者不輕微明者不賤用識者不咨嗟解者無厭惡從天降下則貧窮從地湧出則富貴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處生苗一言迥脫獨拔當時言語不要多多則無用處僧問如何是從天降下則貧窮師曰不貴得曰如何是從地湧出則富貴師曰無中忽有○僧問如何是一法師曰如何是萬法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一法是你本心萬法是你本性且道心與性是一是二僧禮拜師示頌曰一法諸法宗萬法一法通唯心與唯性不說異兼同○師嘗令侍者送袴與一住庵道者道者曰自有孃生袴竟不受師再令侍者問孃未生時著箇甚麼道者無語後遷化有舍利持似於師師曰直饒得八斛四斗不如當時下得一轉語好○僧問山河大地從何而有師曰從妄想有曰與某甲想出一錠金得麼師便休去僧不肯 雲門云已是葛藤不能折合得待伊道想出一錠金得麼拈拄杖便打

羚羊挂角
發言吐氣
信口亂道無利益

頌上堂如人將三貫錢買箇獵狗祇解尋得有蹤跡底忽遇羚羊挂角莫道蹤跡氣息也無僧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曰挂角後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不見道無蹤跡其僧舉似趙州州曰雲居師兄猶在僧便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曰得恁麼難會州曰有甚麼難會曰請和尚指示州曰新羅新羅又問長慶羚羊挂角時如何慶曰草裏漢曰挂後如何慶曰亂叫喚曰畢竟如何慶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僧問教中道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此意如何師曰動則應墮惡道靜則爲人輕賤 崇壽稠別云心外有法應墮惡道守住自己爲人輕賤 頌有僧在房內念經師隔窗問闍黎念者是甚麼經僧曰維摩經師曰不問維摩經念者是甚麼經其僧從此得入 頌新羅僧問是甚麼得恁麼難道師曰有甚麼難道曰便請和尚道師曰新羅新羅○上堂僧家發言吐氣須有來由莫將等閑這裏是甚麼所在爭受容易凡問箇事也須識些子好惡若不識尊卑良賤不知觸犯信口亂

子細研窮

學佛邊事

道也無利益傍家行脚到處覓相似語所以尋常向兄弟道莫恠不相似恐同學太多去第一莫將來將來不相似言語也須看前頭八十老人入場屋不是小兒嬉不是因循事一言參差卽千里萬里難爲取攝蓋爲學處不著力敲骨打髓須有來由言語如鉗如夾如鉤如鎖須教相續不斷始得頭頭上具物物上明豈不是得妙底事一種學大須子細研窮直須諦當的的無差到這裏有甚麼踟跣處有甚麼擬議處向去底人常須慘悚戢翼始得若是知有底人自解護惜終不取次十度發言九度休去爲甚麼如此恐怕無利益體得底人心如臘月扇子直得口邊醭出不是强爲任運如此欲得恁麼事須是恁麼人旣是恁麼人不愁恁麼事恁麼事卽難得○上堂汝等諸人直饒學得佛邊事早是錯用心不見古人講得天華落石點頭亦不干自己事自餘是恁麼閑○擬將有限身心向無限中用如將方木逗圓孔多少諸訛若無恁麼事饒你攢華簇錦亦無用處未離情識在一切事須向這裏及盡若有一毫去不盡卽被塵累豈況更多差之毫釐過犯山嶽不見古人道學處不玄盡是流俗閨閤中物捨不得俱爲滲漏直須向這裏及取及去及來幷盡一切事始得無過如人頭頭上了物物上通祗喚作了事人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貴一路自別不見道從門入者非寶捧上不成龍知麼

居山好

頌僧問僧家畢竟如何師曰居山好僧禮拜師曰你作麼生會曰僧家畢竟於善惡生死逆順境界其心如山不動師乃打曰孤負先聖喪我兒孫又問傍僧你作麼生會僧禮拜曰僧家畢竟眼不覩玄黃之色耳不聽絲竹之聲師曰孤負先聖喪我兒孫

黃龍南云作麼生道得一句不孤負先聖喪我兒孫若人道得到處青山無非道場若道不得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

增收

嗣洞山价

疎山匡仁禪師造洞山師問一切處不乖時如何山曰闍黎此是功勳邊事幸有無功之功子何不問師曰無功之功豈不是那邊人山曰大有人笑子恁麼問師曰恁麼則迢然去也山曰迢然非迢然非不迢然師曰如何是迢然山曰喚作那邊人卽不得師曰如何是非迢然山曰無辨處○山問師空劫無人家

潭州大潙示衆

福州大潙示衆

是甚麼人住處師曰不識山曰人還有意旨也無師曰和尚何不問他山曰現問次師曰是何意旨山不對洎洞山順世弟子禮終乃到潭州大潙值潙示衆曰行脚高士直須向聲色裏睡眠聲色裏坐臥始得師出問如何是不落聲色句潙竪起拂子師曰此是落聲色句潙放下拂子歸方丈師不契便辭香嚴嚴曰何不且住師曰某甲與和尚無緣嚴曰有何因緣試舉看師遂舉前話嚴曰某甲有箇語師曰道甚麼嚴曰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師曰元來此中有人遂囑香嚴曰向後有住處某甲却來相見乃去潙問嚴曰問聲色話底矮闍黎在麼嚴曰已去也潙曰曾舉向子麼嚴曰某甲亦曾對他來潙曰試舉看嚴舉前語潙曰他道甚麼嚴曰深肯某甲潙失笑曰我將謂這矮子有長處元來秖在這裏此子向去若有箇住處近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師聞福州大潙安和尚示衆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特入嶺到彼值潙泥壁便問承聞和尚道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是否潙曰是師曰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潙放下泥槃呵呵

賣布單事

婺州明招出世

笑裏有刀

大笑歸方丈師曰某甲三千里賣却布單特爲此事而來和尚何得相弄潙喚侍者取二百錢與這上座去遂囑曰向後有獨眼龍爲子點破在潙山次日上堂師出問法身之理理絕玄微不奪是非之境猶是法身邊事如何是法身向上事潙舉起拂子師曰此猶是法身邊事潙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奪拂子摺折擲向地上便歸衆潙曰龍蛇易辨衲子難瞞○師後聞婺州明招謙和尚出世(謙眇一目)徑往禮拜招問甚處來師曰閩中來招曰曾到大潙否師曰到招曰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招曰潙山可謂頭正尾正秖是不遇知音師亦不省復問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招曰却使潙山笑轉新師於言下大悟乃曰潙山元來笑裏有刀遥空禮拜悔過頌招一日問虎生七子那箇無尾巴師曰第七箇無尾巴(頌古見明招謙章內)○師到夾山山上堂師問承師有言目前無法意在目前如何是非目前法山曰夜月流輝澄潭無影師作掀禪牀勢山曰闍黎作麼生師曰目前無法了不可得山曰大衆看取這一員戰將頌師後遷疎山上堂病僧

法身邊事

咸通年前會得法身邊事咸通年後會得法身向上事雲門出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枯椿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非枯椿曰還許某甲說道理也無師曰許曰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師曰是曰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向上事師曰是曰祇如法身還該一切也無師曰法身周徧豈得不該門指淨瓶曰祇如淨瓶還該法身麼師曰闍黎莫向淨缾邊覓門便禮拜○師問鏡清肯諾不得全子作麼生會清曰全歸肯諾師曰不得全又作麼生清曰箇中無肯路師曰始愜病僧意頌

造壽塔畢

有僧爲師造壽塔畢白師師曰將多少錢與匠人曰一切在和尚師曰爲將三錢與匠人爲將兩錢與匠人爲將一錢與匠人若道得與吾親造塔來僧無語後僧擧似大嶺庵閑和尚（即羅山也）嶺曰還有人道得麼僧曰未有人道得嶺曰汝歸與疎山道若將三錢與匠人和尚此生決定不得塔若將兩錢與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出一隻手若將一錢與匠人累他匠人眉鬚墮落僧回如教而說師具威儀望大嶺作禮歎曰將謂無人大嶺有古佛放光射到此間雖然如是也是臘月蓮華大嶺後聞此語曰我恁麼道早是龜毛長三尺頌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何不問疎山老漢僧無對頌師常握木蛇有僧問手中是甚麼師提起曰曹家女頌冬至上堂僧問如何是冬來意師曰京師出大黃

嗣洞山价

青林師虔禪師上堂祖師門下鳥道玄微功窮皆轉不究難明汝等諸人直須離心意識參出凡聖路學方可保任若不如是非吾子息

嗣洞山价

高安白水仁禪師因設先洞山忌齋僧問供養先師先師還來也無師曰更下一分供養著頌上堂老僧尋常不欲向聲前色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師曰喚作色得麼曰如何是色不是色師曰喚作聲得麼僧作禮師曰且道爲汝說答汝話若向這裏會得有箇入處○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落花隨流水明月上孤峯

嗣洞山价

白馬儒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昨夜三更月正午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井底蝦蟇吞

洞山价　透過祖佛

却月

龍牙居遁禪師評頌師問翠微如何是祖師意微曰與我將禪板來師遂過禪板微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意濟曰與我將蒲團來師乃過蒲團濟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後有僧問和尚行脚時問二尊宿祖師意未審二尊宿明也未師曰明即明也要且無祖師意頌師復舉德山頭落底語因自省過遂止于洞山隨衆參請一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曰待洞水逆流即向汝道師始悟厥旨○上堂夫參玄人須透過祖佛始得新豐和尚道祖佛言教似生冤家始有參學分若透不得即被祖佛謾去僧問祖佛還有謾人之心也無師曰汝道江湖還有礙人之心也無乃曰江湖雖無礙人之心為時人過不得江湖成礙人去不得道江湖不礙人祖佛雖無謾人之心為時人透不得祖佛成謾人去不得道祖佛不謾人若透得祖佛過此人過却祖佛若也如是始體得佛祖意方與向上人同如未透得但學佛學祖則萬劫

洞山价　洞山价

無有出期僧曰如何得不被祖佛謾去師曰道者直須自悟去始得頌問十二時中如何著力師曰如無手人欲行拳始得頌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石烏龜解語即向汝道曰石烏龜語也師曰向汝道甚麼頌問古人得箇甚麼便休去師曰如賊入空室○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此一問最苦報慈云此一問最好

華嚴靜禪師在洛浦作維那時一日白槌普請曰上間搬柴下間鋤地第一座問聖僧作甚麼師曰當堂不正坐不赴兩頭機○師問洞山學人無箇理路未免情識運為山曰汝還見有理路也無師曰見無理路山曰甚處得情識來師曰學人實問山曰恁麼則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師曰萬里無寸草處還許某甲去也無山曰直須恁麼去○後唐莊宗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探盡龍宮藏衆義不能詮

九峯滿禪師僧問人人盡道請益未審師還拯濟也無師曰汝道巨嶽還乏寸土麼曰四海參尋當為何事師曰演若迷頭心自狂曰還有不狂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師曰突曉途中眼不開頌問僧

劚洞山价

近離甚處曰閩中師曰遠涉不易曰不難動步便到師曰有不動步者麼曰有師曰爭得到此間僧無對師以拄杖趂出○僧問古人道眞因妄立從妄顯眞是否師曰是曰如何是眞師曰不雜食曰如何是妄師曰起倒攀緣曰去此二途如何合得圓常師曰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女

劚洞山价

北院通禪師上堂諸上座有甚麼事出來論量取若上上根機不假如斯若是中下之流直須劃削門頭戶底教索索地莫教入泥水第一速須省事直須無心去學得千般萬般秖成知解與衲僧門下有甚麼交涉

劚洞山价

洞山全禪師問先洞山如何是出離之要山曰闍黎足下煙生師當下契悟更不他遊雲居進語曰終不敢孤負和尚足下煙生山曰步步玄者即是功到頌

足下煙生

僧問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時如何師曰度盡無遺影還他越涅槃頌見聯珠集第一卷

劚洞山价

京兆蜆子和尚頌混俗閩川不畜道具不循律儀冬夏唯披一衲逐日沿江岸採掇蝦蜆以充其腹暮即

劚洞山价

宿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爲蜆子和尚華嚴靜禪師聞之欲決眞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嚴把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遽答曰神前酒臺盤嚴放手曰不虛與我同根生

劚洞山价

幽棲道幽禪師鏡淸問如何是少父師曰無標的曰無標的以爲少父邪師曰有甚麼過曰秖如少父作麼生師曰道者是甚麼心行頌一日歛鐘上堂大衆纔集師乃問甚麼人打鐘僧曰維那師曰近前來僧近前師遂打一掌却歸方丈臥增收

＊歛一作擊

劚洞山价

越州乾峯和尚頌上堂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始解歸家穩坐須知更有向上一竅在雲門出問庵內人爲甚麼不知庵外事師呵呵大笑門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子是甚麼心行門曰也要和尚相委師曰直須與麼始解穩坐門應諾諾頌上堂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師曰典座來日不得普請便下座頌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師以拄杖畫云在這裏僧後請益雲門門拈起扇

嗣洞山价

子云扇子䟃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傾盆會麼

吉州禾山和尚僧問學人欲伸一問師還答否師曰禾山答汝了也

嗣洞山价

天童啓禪師頌箇大德問學人卓卓上來請師的的師曰我這裏一屙便了有甚麼卓卓的的曰和尚恁麼答話更買草鞋行脚好師曰近前來箇近前師曰祇如老僧恁麼答過在甚麼處箇無對師便打

嗣洞山价

欽山文邃禪師頌師與巖頭雪峯同到德山一日問德山曰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山曰汝試舉天皇龍潭道底看師擬進語山便打師被打歸延壽堂曰是則是打我太煞巖頭曰汝恁麼道他後不得道見德山來（法眼別云是則是鐘打我）

定本無門

○師與巖頭雪峯坐次洞山行茶來師乃開眼洞曰甚麼處去來曰入定來洞曰定本無門從何而入○師與巖頭雪峯過江西到一茶店喫茶次師曰不會轉身通氣者不得茶喫頭曰若恁麼我定不得茶喫峯曰某甲亦然師曰這兩箇老漢話頭也不識頭曰甚處去也師曰布袋裏老鴉雖活如死頭退後曰看看師曰奯公且置存公作麼生峯以手畫一圓相師曰不得不問頭呵呵曰太遠生師曰有口不得茶喫者多

一鏃破三關

許頌巨良禪客參禮拜了便問一鏃破三關時如何師曰放出關中主看良曰恁麼則知過必改師曰更待何時良曰好隻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去師曰且來闍黎良回首師下禪牀擒住曰一鏃破三關即且置試為欽山發箭看良擬議師打七棒曰且聽箇亂統漢疑三十年有僧舉似同安察安曰良公雖解發箭要且未中的僧便問未審如何得中的去安曰關中主是甚麼人僧回舉似師師曰良公若解恁麼也免得欽山口然雖如此同安不是好心亦須看始得

嗣曹山寂

洞山延禪師因曹山垂語云有一人向萬丈崖頭騰身直下此是甚麼人眾無對師出曰不存山曰不存箇甚麼師曰始得撲不碎山深肯之

嗣曹山寂

金峯從志禪師頌拈起枕子示僧曰一切人喚作枕子金峯道不是僧曰未審和尚喚作甚麼師拈起枕子僧曰恁麼則依而行之師曰你喚作甚麼僧曰枕子師曰落在金峯窠裏頌僧問是身無知如土木石

此意如何。師下禪牀扭僧耳朶。僧負痛作聲。師曰。今日始捉著箇無知漢。僧作禮出去。師召闍黎。僧回首。師曰。若到堂中不可舉著。曰何故。師曰。大有人笑金峯老婆心。○上堂。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僧問。如何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師曰。問凡答凡。問聖答聖。曰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師曰。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頌。僧問。四海晏清時如何。師曰。猶是階下漢

嗣曹山寂

鹿門眞禪師上堂。一片凝然光燦爛。擬意追尋卒難見。瞥然撞著豁人情。大事分明總成辦。實快活。無繫絆。萬兩黃金終不換。任他千聖出頭來。總是向渠影中現

嗣曹山寂

曹山霞禪師‖頌。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曹山不如。曰出世後如何。師曰。不如曹山‖頌。僧侍立。師曰。道者可煞熱。曰是。師曰。祇如熱向甚處回避。曰向鑊湯鑪炭裏回避。師曰。祇如鑊湯鑪炭又作麼生回避。曰衆苦不能到

嗣曹山寂

曹山荷玉亦名光慧禪師‖頌。僧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不禮拜更待何時。○上堂。舉拄杖曰。從上皆留此一路方便接人。有僧出曰。和尚又是從頭起也。師曰。謝相委悉

嗣曹山寂

曹山智炬禪師。初問先曹山曰。古人提起那邊人。學人如何體悉。山曰。退步就已。萬不失一。師於言下頓忘玄解。乃辭去。徧參至三祖。因看經次。僧問。禪僧心不挂元字脚。何得多學。師曰。文字性異。法法體空。迷則句句瘡疣。悟則文文般若。苟無取捨。何害圓伊

嗣曹山寂

育王通禪師‖頌。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渾身不直五文錢。曰太貧寒生。師曰。古代如是。曰如何施設。師曰。隨家豐儉

嗣雲居膺

鳳棲同安丕禪師‖頌。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入翠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金果朝來猿摘去。玉花晚後鳳銜歸。○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要躡要。○問。纔有言詮盡落今時。不落言詮請師直說。師曰。木人解語非干舌。石女抛梭豈亂絲‖頌。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此理如何。師曰。

依經解義

孤峯迥秀不挂煙蘿。片月行空白雲自在。○新到參。師問甚處來。曰湖南。師曰還知同安這裏風雲體道花檻璇璣麽。曰知。師曰非公境界。僧便喝。師曰短販樵人徒誇書劍。僧擬進語。師曰劒甲未施賊身已露

嗣雲居膺

歸宗懷惲禪師頌僧問截水停輪時如何。師曰磨不轉曰如何是磨不轉。師曰不停輪

嗣雲居膺

嵇山章禪師在投子作柴頭。投子同喫茶次謂師曰森羅萬象總在裏許。師潑却茶曰森羅萬象在甚麽處。子曰可惜一椀茶

嗣雲居膺

雲居懷嶽禪師。僧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不鑒照。曰忽遇四方八面來時作麽生。師曰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曰大好不鑒照。師便打

嗣雲居膺

杭州佛日本空禪師頌參夾山。山一日普請維那令師送茶。師曰某甲爲佛法來。不爲送茶來。那曰奉和尙處分。師曰和尙尊命卽得。乃將茶去作務處。搖茶甌作聲。山回顧。師曰釅茶三五盌。意在钁頭邊。山曰缾有傾茶勢。籃中幾箇甌。師曰缾有傾茶勢。籃中無一甌。便行茶。時衆皆擧目。師曰大衆鶴望。請師一言。山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師曰手執夜明符。幾個知天曉。山曰大衆有人也。歸去來歸去來。遂住。普請衆皆仰歎

嗣雲居膺

永光眞禪師上堂。言鋒若差。鄕關萬里。直須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非常之旨。人焉廋哉

嗣雲居膺

朱谿謙禪師頌韶國師到參次。聞犬咬靈鼠聲。國師便問是甚麽聲。師曰犬齩靈鼠聲。國師曰旣是靈鼠爲甚麽却被犬咬。師曰咬殺也。國師曰好箇犬。師便打。國師曰莫打。某甲話在。師休去

嗣雲居膺

雲居簡禪師。僧問維摩豈不是金粟如來。師曰是。曰爲甚麽却在釋迦會下聽法。師曰他不擔人我。頌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千人萬人不逢。爲甚麽闍黎偏逢。頌問孤峯獨宿時如何。師曰閑却七間僧堂不宿阿誰教汝孤峯獨宿

嗣雲居膺

新羅雲住和尙頌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文殊聳耳增收

嗣疎山仁

護國守澄淨果禪師上堂。諸方老宿盡在曲彔木牀

上爲人及有問著祖師西來意未曾有一人當頭道著時有僧問請和尚當頭道師曰河北驢鳴河南犬吠○

三聖[illegible]

頌問鶴立枯松時如何師曰地下底一場懡㦬問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甚麼處去師曰三門前兩箇一場懡㦬問滴水滴凍時如何師曰日出後一場懡㦬

嗣疎山仁

靈泉歸仁禪師初問疎山枯木生花始與他合是這邊句是那邊句山曰亦是這邊句師曰如何是那邊句山曰石牛吐出三春霧靈雀不棲無影林○僧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恰似箇屠兒曰如何行履師曰破齋犯戒曰究竟作麼生師曰因不收果不入○俗士問俗人還許會佛法否師曰那箇臺無月誰家樹不春

嗣疎山仁

疎山證禪師謁投子子問近離甚處曰延平子曰還將得劒來麼曰將得來子曰呈似老僧看師乃指面前地子便休至晚問侍者新到在麼者曰當時去也子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僧問親切處乞一言師以拄杖敲之僧曰爲甚麼不道師曰得恁麼不識好惡

嗣疎山仁

百丈安禪師僧問如何是極則處師曰空王殿裏登九五野老門前不立人

嗣疎山仁

黃檗慧禪師少出家業經論因增受菩薩戒而歎曰大士攝律儀與吾本受聲聞戒俱止持作犯也然於

受聲聞戒

篇聚增減支本通別制意且殊既微細難防復於攝善中未嘗行於少分況饒益有情乎且世間泡幻身命何可留戀哉由是置講課欲以身捐於水中飼鱗甲之類念已將行偶二禪者接之款話說南方頗多知識何滯於一隅師從此回志直造疎山頌時仁和尚坐法堂受參師先顧視大衆然後致問曰剎那便去時如何山曰逼塞虛空汝作麼生去師曰逼塞虛空不如不去山便休師下堂參第一座座曰適來祇對甚奇特師曰此乃率爾敢望慈悲開示愚昧座曰一剎那間還有擬議否師於言下頓悟

嗣疎山仁

伏龍璘禪師僧問和尚還愛財色也無師曰愛曰既是善知識爲甚麼却愛財色師曰知恩者少○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長齏冷飯曰太寂寞生師曰僧

家合如是

（嗣疎山仁）京兆三相和尙。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見縫不得。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對面不相見

（嗣青林虔）廣德延禪師。頌。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無力登山水茅戶絕知音

（嗣青林虔）石門蘊禪師。初問青林如何用心得齊於諸聖。林仰面良久曰會麼。師曰不會。林曰去無子用心處。師禮拜乃契悟。更不他遊。遂作園頭。一日歸侍立次。林曰子今日作甚麼來。師曰種菜來。林曰徧界是佛身子向甚處種。師曰金鉏不動土。靈苗在處生。林欣然。來日入園喚蘊闍黎。師應諾。林曰剩栽無影樹。留與後人看。師曰若是無影樹。豈受栽耶。林曰不受栽且止。你曾見他枝葉麼。師曰不曾見。林曰既不曾見。爭知不受栽。師曰祇爲不曾見。所以不受栽。林曰如是如是。

（如如不動）〇僧問如如不動時如何。師曰有甚麼了日。曰如何即是。師曰石戶非關鎖。頌。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

（◈肇一作槃）曰物外獨騎千里象。萬年松下擊金鐘。贊收 師應機多云好大哥。時稱大哥和尙

（◈一本卷十四 嗣青林虔）龍光諲禪師。僧問賓頭盧一身。爲甚麼赴四天下供。師曰千江同一月。萬里盡逢春。遂有偈曰龍光山頂寶月輪。照耀乾坤爍暗雲。尊者不移元一質。千家影現萬家春

（嗣青林虔）石藏炬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樹帶滄浪色。山橫一抹青

（嗣白水仁）重雲暉禪師。創溫室院。常施水給藥爲事。〇僧問要路坦然。如何踐履。師曰我若指汝。則東西南北去也

（嗣白水仁）瑞龍璋禪師。上堂。老僧頃年遊歷江外嶺南荊湖。但有知識叢林。無不參問。來蓋爲今日與諸人聚會。各要知箇去處。然諸方終無異說。祇教當人歇却狂心。

（隨方任眞）休從他覓。但隨方任眞。亦無眞可任。隨時受用。亦無時可用。設垂慈苦口。且不可呼晝作夜。更饒善巧。終不能指東爲西。脫或能爾。自是神通作怪。非干我事。若是學語之流。不自省已知非。直欲向空裏採花。波中取月。還著得心力麼。汝今各且退思。忽然肯去。始知瑞龍老漢事不獲已。迂回太甚。還肯麼。時有僧問如何是瑞龍境。師曰道汝不見得麼。曰如何是境中

嗣龍牙遁

人師曰後生可畏

報慈嶼禪師問僧甚處來曰臥龍來師曰在彼多少時曰經冬過夏師曰龍門無宿客爲甚麼在彼許多時曰師子窟中無異獸師曰汝試作師子吼看曰某甲若作師子吼即無和尚師曰念汝新到放汝三十棒頌僧問情生智隔想變體殊祇如情未生時如何師曰隔曰情未生時隔箇甚麼師曰這箇稍郎子未遇人在

嗣龍牙遁

含珠哲禪師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門前神樹子〇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貧兒抱子渡恩愛競隨流〇問僧有亦不是無亦不是不有不無亦不是汝本來名箇甚麼曰學人已具名了師曰具名即不無畢竟名箇甚麼曰祇這莫便是否師曰且喜沒交涉曰如何即是師曰親切處更請一問曰學人道不得請和尚道師曰別日來與汝道曰即今爲甚麼不道師曰覓箇頒話人不可得又問僧張王李趙不是汝本來姓汝本來姓箇甚麼曰與和尚同姓師曰同姓即且從汝本來姓箇甚麼曰待漢水逆流卻向和尚道師曰即今爲甚麼不道曰漢水逆流也未師休去

嗣華嚴靜

紫陵匡一禪師初到蟠龍見僧問碧潭清似鏡蟠龍何處安龍曰沉沙不見底浮浪足嶸屹師不肯龍請師道師曰金龍迴透青霄外潭中豈滯玉輪機龍肯之住後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甚麼來師曰石牛步步火中行返顧休銜日中草

嗣九峯虔

同安威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路逢神樹子見者盡擎拳曰見後如何師曰室內無靈牀渾家不著孝

同安遊山

〇師一日遊山大衆隨後師曰堦前翠竹砌下黃花古人道眞如般若同安即不然有僧曰古人也好和尚師曰不貪香餌味可謂碧潭龍曰諸方眼目不怪淵明師曰闍黎閉目中秋坐卻笑月無光曰堦前翠竹砌下黃花又作麼生師曰安南未伏塞北那降僧禮拜師曰名稱普聞

無處藏身

〇問僧寅晡飲啄無處藏身你道有此道理麼曰和尚作麼生師打一拂子僧曰僕手征人徒誇好手師曰握鞭側帽豈是闍黎曰今古之道何處藏身師曰闍黎作麼生僧珍重便出師曰未在

會元十三卷終

嗣洞山[illegible]

上藍慶禪師初遊方問雪峯如何是雪峰的的意峰以杖子敲師頭師應諾峰大笑師後承嗣洞山印解

嗣金峯[illegible]

天池隆禪師在金峰普請搬柴次峰問搬柴人過水否師曰有一人不過水曰不過水還搬柴否師曰雖不搬柴也不得動著他

嗣鹿門眞

益州眞禪師僧問如何是禪師曰澄潭釣玉兔曰如何是道師曰拍手笑春風

嗣鹿門眞

佛手巖行因禪師僧問如何是對現色身師豎一指

法眼別云還有也未

嗣草庵義

龜洋慧忠禪師謁草庵庵問何方來師曰六眸峰庵曰還見六眸否師曰患非重瞳庵然之師尋回故山屬唐武宗廢教例民其衣暨宣宗中興師曰古人有言上昇道士不受籙成佛沙彌不[illegible]戒[illegible]白衣過中不食不宇而禪迹不出山者三十年嘗謂門弟子曰衆生不能解脫者情累爾悟道易明道難僧問如何得明道去師曰但脫情見其道自明矣夫明之為言信也如禁蛇人信其呪力藥力以蛇綰弄揣懷袖

諦見自心

中無難未知呪藥等力者怖駭棄去但諦見自心情見便破今千疑萬慮不得用者未見自心者也

嗣同安丕

同安志禪師先同安將示寂上堂曰多子塔前宗子秀五老峰前事若何如是三舉未有對者末後師出曰夜明簾外排班立萬里歌謠道太平安曰須是這驢漢始得頌僧問二機不到處如何學唱師曰漏處不逢玄中不失頌問凡有言句盡落今時學人上來請師直指師曰目前不現句後不迷曰向上事如何師曰迴然不換標的即乖

嗣護國澄

智門欽禪師僧問兩鏡相照為甚麼中間無像師曰自己亦須隱曰鏡破臺亡時如何師豎起拳

嗣護國澄

薦福思禪師頌僧問古殿無佛時如何師曰梵音何來曰不假修證如何得成師曰修證即不成

嗣靈泉仁

大陽堅禪師初在靈泉入室次泉問甚麼處來師曰僧堂裏來泉曰為甚麼不築著露柱師於言下有省頌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壁上挂錢財○問如何是法王劍師曰腦後看

嗣五峯遇

五峰紹禪師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拍禪牀云若不是僊陀千里萬里

嗣廣德延

廣德義禪師諱先廣德作禮問曰如何是和尚密密處德曰隱身不必須巖谷閙閙堆堆覩者稀師曰恁麽則酌水獻花去也德曰忽然雲霧靄闍黎作麽生師曰探汲不虛施廣德忻然曰大衆看取第二代廣德師次踵住持聚徒開法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披蓑倒騎牛草深不露角○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魚躍無源水鶯啼枯木花○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雪寒向火日暖隈陽○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蕩子無家計飄蓬不自知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茅戸挂珠簾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龍樓鋪草坐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東宮雖至嫡不面聖堯顏○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鮓甕乍開蠅咂咂曰見後如何師曰底穿蕩盡冷湫湫

四賓主

頌問古人云言語道斷非去來今此理如何師曰彌勒涅槃知幾劫護明猶未降迦維增收

嗣廣德延

廣德周禪師僧問貧子歸家時如何師曰入門不見面處處故園春頌問教中道阿逸多不斷煩惱不修禪定佛說此人成佛無疑此理如何師曰鹽又盡炭又無曰鹽炭無時如何師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

嗣石門徹

石門徹禪師頌僧問雲光作牛意旨如何師曰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途却著破襴衫頌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師曰東村王老夜燒錢○上堂一切衆生本源佛性譬如明月當空祇爲浮雲翳障不得顯現爲明爲照爲道爲路爲舟爲楫爲依爲止一切衆生本源佛性亦復如是時汾陽昭和尚在衆出問朗月海雲遮不得舒光直透水晶宮時如何師曰石壁山河非障礙閻浮界外任昇騰陽曰恁麽則千里共傳無底鉢時人皆唱太平歌師曰太平曲子如何唱陽曰不墮五音非關六律師曰還有人和得麽陽曰請和尚不悋慈悲師曰仁者善自保任

本源佛性

嗣紫陵一

紫陵微禪師僧問如何是大猛烈底人師曰石牛步步火中行返顧休尙日中草曰如何是五逆底人師曰放火夜燒無相宅天明戴帽入長安曰如何是孝順底人師曰步步手提無米飯歛手堂前不舉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紅爐餤上碧波流

嗣[illegible]

興元大浪和尚僧問既是喝河神爲甚麼被水推却師曰隨流始得妙住岸却成迷

嗣谷隱靜

普寧顯禪師僧問曇劫共住爲甚麼不識親疎師曰誰曰更待某甲道師曰將謂不領話○問千山萬水如何登陟師曰靑霄無間路到者不迷機

嗣同安志

梁山緣觀禪師僧問家賊難防時如何師曰識得不爲冤曰識得後如何師曰貶向無生國裏曰莫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死水不藏龍曰如何是活水龍師曰興波不作浪曰忽然傾湫倒嶽時如何師下座把住曰莫教濕却老僧袈裟角○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寰中天子塞外將軍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朗月懸空室中暗坐頌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莫亂道增敗

嗣歸宗章

普淨常覺禪師初訪歸宗聞法省悟歸宗將順寂召師撫之曰汝於法有緣他後濟衆人莫測其量也○師以時機淺昧難任極旨苟啓之非器令彼招謗讟之咎我寧不務開法每月三八施浴僧道萬計師嘗謂諸徒曰但得慧門無壅則福何滯哉○給事中陶

嗣[illegible]門無[illegible]

嗣護國遠

穀入院致禮而問曰經云離一切相則名諸佛今目前諸相紛然如何離得師曰給事見箇甚麼陶欣然仰重自是王公大人屢薦章服師號皆却而不受

雲頂德敷禪師頌成部帥請就衙陞座有樂營將出禮拜起回顧下馬臺曰一口吸盡西江水卽不問請師吞却堦前下馬臺師展兩手唱曰細抹將來營將猛省

嗣石門徹

[illegible]蠢作蠢 ○頭作陽

石門遠禪師初在石頭作田頭門問如何是田頭水牯牛師曰角轉蠢天地朝頭處處春他日門又問水牯牛安樂否師曰水草不曾斷曰田中事作麼生師曰深耕淺種曰如法著師曰某甲不曾取次○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布袋盛烏龜

嗣石門徹

北禪懷感禪師僧問如何是諸聖爲人底句師曰紅輪當萬戶光燭本無心

嗣石門徹

石門筠首座有僧請喫茶次問如何是首座爲人一著子師曰適來猶記得曰卽今又如何師曰好生點茶來一日荷鉏入園僧問三身中那一身去作務師拄鉏而立僧曰莫便當也無師携鉏便行

謁梁山觀

獻偈

大陽三句

大陽警玄禪師依智通禪師出家十九爲大僧聽圓覺了義講席無能及者頌初到梁山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觀音曰這箇是吳處士畫師擬進語山急索曰這箇是有相底那箇是無相底師遂有省便禮拜山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道卽不辭恐上紙筆山笑曰此語上碑去在師獻偈曰我昔初機學道迷萬水千山覓見知明今辨古終難會直說無心轉更疑蒙師點出秦時鏡照見父母未生時如今覺了何所得夜放烏雞帶雪飛山謂洞上之宗可倚一時聲價籍籍山歿辭塔至大陽謁堅禪師堅讓席使主之頌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滿鉢傾不出大地沒饑人○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大洋海底紅塵起須彌頂上水橫流○師問僧甚處來曰洪山師曰先師在麼曰在師曰在卽不無請渠出來我要相見僧曰讚師曰這箇猶是侍者僧無對師曰喫茶去○上堂諸禪德須明平常無生句妙玄無私句體明無盡句第一句通一路第二句無賓主第三句兼帶去一句道得師子嚬呻二句道得師子返擲三句道得師子

釋曹山三種墮

五位頌

踞地綫也周偏十方擒也一時坐斷正當恁麼時作麼生通得箇消息若不通得箇消息來朝更獻楚王看僧問如何是平常無生句師曰白雲覆青山青山頂不露曰如何是妙玄無私句師曰寶殿無人不侍立不種梧桐免鳳來曰如何是體明無盡句師曰手指空時天地轉回途石馬出紗籠曰如何是師子嚬呻師曰終無回顧意爭肯落平常曰如何是師子返擲師曰周旋往返全歸父繁興大用體無虧曰如何是師子踞地師曰迴絕去來機古今無變異○師嘗釋曹山三種墮曰此三語須明得轉位始得一作水牯牛是類墮師曰是沙門轉身語是異類中事若不曉此意卽有所滯直是要伊一念無私卽有出身之路二不受食是尊貴墮師曰須知那邊了却來這邊行履若不虛此位卽坐在尊貴三不斷聲色是隨墮師曰以不明聲色故隨處墮須向聲色裏有出身之路作麼生是聲色外一句乃曰聲不自聲色不自色故云不斷指掌當指何掌也○五位頌曰正中偏一輪皎潔正當天宛轉虛玄事不彰明暗祇在影中圓

偏中正休覩朗月秦時鏡隱隱猶如日下燈明暗混融誰辨影正中來豚路玄玄絕迢迥靜照無私隨處現如行鳥道入鄽開偏中至法法無依即智智橫身物外兩不傷妙用玄玄善周備兼中到叶路當風無中道莫守寒巖異草靑坐却白雲宗不妙〇師神觀奇偉有威重從兒稚中日祇一食自以先德付授之重足不越限脇不至席年八十歎無可以繼者遂作

作偈寄浮山遠求法嗣

偈幷皮履布直裰寄浮山遠禪師使爲求法器偈曰陽廣山頭草憑君待價焞異苗繁茂處深密固靈根偈尾云得法者潛衆十年方可闡揚遠拜而受之遂贊師像曰黑狗爛銀蹄白象崑崙騎於斯二無礙木馬火中嘶

嗣梁山觀

藥山昱禪師上堂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與諸上座同生三世諸佛與諸上座同參三藏聖教與諸上座同時還信得及麼若也信得及陜府鐵牛呑却乾坤雖然如是被法身礙却轉身不得須知有出身之路作麼生是諸上座出身之路道道良久曰若道不得永沉苦海珍重

嗣梁山觀

鼎州羅紋珍山主僧問親切處乞師指示師曰老僧元是廣南人

嗣石門遠

道吾詮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吾境師曰溪花含玉露庭果落金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撥爐披古衲曝日枕山根

嗣北禪感

南禪聰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冬月深林雨三春平地風

嗣大陽玄

投子義青禪師入洛聽華嚴義若貫珠嘗讀諸林菩薩偈至即心自性猛省曰法離文字寧可講乎即棄遊宗席時圓鑑禪師（即浮山遠居會聖巖）一夕夢畜青色鷹爲

圓鑑夢靑色鷹

吉徵屆旦師來鑑禮延之令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因緣經三載一日問曰汝記得話頭麼試擧看師擬對鑑掩其口師了然開悟遂禮拜鑑曰汝妙悟玄機耶師曰設有也須吐却時資侍者在旁曰靑華嚴今日如病得汗師回顧曰合取狗口若更忉忉我即便嘔自此復經三年鑑時出洞下宗旨示之悉皆妙契付以大陽頂相皮履直裰囑曰代吾續其

鑑付大陽頂相

宗風無久滯此善自護持遂書偈送曰須彌立太虛

依圓通秀

歇沉陰界

日月輔而轉羣峯漸倚他白雲方改變少林風起叢曹谿洞簾卷金鳳宿龍巢宸苔豈車碾令依圓通秀禪師師至彼無所參問唯嗜睡而已執事白通曰堂中有僧日睡當行規法通曰是誰曰青上座通曰未可待與按過通即曳杖入堂見師正睡乃擊牀呵曰我這裏無閑飯與上座喫了打眠師曰和尚教某何爲通曰何不參禪去師曰美食不中飽人喫通曰爭奈大有人不肯上座師曰待肯堪作甚麼通曰上座曾見甚麼人來師曰浮山通曰怪得甚麼頑賴遂握手相笑歸方丈頌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山曰如何是相傳底事師曰全因淮地月得照郢陽春曰恁麼則入水見長人也師曰祇知荊玉異那辨楚王心僧禮拜師以拂子擊之頌問和尚適來拈香祝延　聖壽且道當今年多少師曰月籠丹桂遠星拱北辰高○上堂歇沉陰界語落深坑擬著則天地懸殊棄之則千生萬劫洪波浩渺白浪滔天鎮海明珠在誰收掌良久卓拄杖曰百雜碎○師作五位頌并序夫長天一色星月何

五位頌

嗣大陽玄

句裏投機

分大地無偏枯榮自異是以法無異法何迷悟而可及心不自心假言象而提唱其言也偏圓正到兼帶叶通其法也不落是非豈關萬象幽旨既融於水月宗源派混於金河不墜虛凝回途復妙頌曰正中偏星河橫轉月明前彩氣夜交天未曉隱隱俱彰暗裏圓偏中正夜半月明羞自影朦朦霧色辨何分混然不落秦時鏡正中來火裏金雞坐鳳臺玄路倚空通脉上披雲鳥道出塵埃兼中至雪刃籠身不回避天然猛將兩不傷暗裏全施善周備兼中到解走之人不觸道一般拈掇與君殊不落是非方始妙

興陽剖禪師在大陽作園頭種瓜次陽問甜瓜何時得熟師曰即今熟爛了也曰揀甜底摘來師曰與甚麼人喫曰不入園者師曰未審不入園者還喫也無曰汝還識伊麼師曰雖然不識不得不與陽笑而去○住後上堂西來大道理絕百非句裏投機全乖妙旨不已而已有屈祖宗豈況忉忉有何所益雖然如是事無一向且於唱教門中通一線道大家商量○師臥疾次大陽問是身如泡幻泡幻終成辦若無箇

泡幻大事無由辦若要大事辦識取箇泡幻作麼生師曰猶是這邊事陽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匝地紅輪秀海底不栽花陽笑曰乃爾惺惺耶師喝曰將謂我忘却竟爾趨寂

嗣大陽玄

福嚴審承禪師侍立大陽次陽曰有一人遍身紅爛臥在荊棘林中周匝火圍若親近得此人大敞鄙開若親近不得時中以何爲據師曰六根不具七識不全陽曰你教伊出來我要見伊師曰適來別無左右祇對和尚陽曰官不容針師便禮拜○李相公特上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指庭前柏樹公如是三問師如是三答公欣然乃有頌曰出沒雲間滿太虛元來眞相一塵無重重請問西來意唯指庭前柏一株

嗣大陽玄

羅浮顯如禪師初到大陽陽問汝是甚處人曰益州陽曰此去幾里曰五十里陽曰你與麼來還曾踏著麼曰不曾踏著陽曰汝解騰空那曰不解騰空陽曰爭得到這裏曰步步不迷方通身無辨處陽曰汝得超方三昧邪曰聖心不可得三昧豈彰名陽曰如是如是汝應信此即本體全彰理事不二善自護持

嗣大陽玄

白馬喜禪師初問大陽學人蒙昧乞指箇入路陽曰得良久乃召師師應諾陽曰與你箇入路師於言下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善犬帶牌

嗣大陽玄

雲門運禪師上堂夜來雲雨散長空月在森羅萬象中萬象靈光無內外當明一句若爲通不見僧問大哥和尚云月生雲際時如何大哥曰三箇孩兒抱花鼓莫來攔我毬門路月生雲際是明甚麼邊事三箇孩兒抱花鼓擬思即隔莫來攔我毬門路須有出身處始得若無出身處也似黑牛臥死水出身一句作麼生道不勞久立

嗣梁山巖

梁山冀禪師頌魯祖面壁曰魯祖三昧最省力纔見僧來便面壁若是知心達道人不在揚眉便相悉

嗣投子青

芙蓉道楷禪師謁投子於海會乃問佛祖言句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爲人處也無子曰汝道寰中天子勅還假堯舜禹湯也無師欲進語子以拂子撼師口曰汝發意來早有三十棒也師即開悟再拜便行子曰且來闍黎師不顧子曰汝到不疑之地耶師

厨務不易

卽以手掩耳○後作典座子曰厨務勾當不易師曰不敢子曰羮粥耶蒸飯耶師曰人工淘米著火行者羮粥蒸飯子曰汝作甚麽師曰和尙慈悲放他閑去

侍投子遊菜園

○師侍投子遊菜園子度拄杖與師師接得便隨行子曰理合恁麽師曰與和尙提鞋挈杖也不爲分外子曰有同行在師曰那一人不受教子休去至晩問師早來說話未盡師曰請和尙擧子曰卯生日戌生月師卽點燈來子曰汝上來下去總不徒然師曰在和尙左右理合如此子曰奴兒婢子誰家屋裏無師曰和尙年尊闕他不可子曰得恁麽殷勤師曰報恩有分頌僧問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如何是不露底事師曰滿船空載月漁父宿蘆華○上堂晝入祇陀之苑皓月當天夜登靈鷲之山太陽溢目烏鷄似雪孤鴈成羣鐵狗吠而凌霄泥牛鬪而入海正當恁麽時十方共聚彼我何分古佛場中祖師門下大家出一隻手接待往來知識諸仁者且道成得箇甚麽事良久曰剩栽無影樹留與後人看○上堂喚作一句已是埋沒宗風曲爲今時通途消耗所以借功明位用

借功明位

在體處借位明功體在用處若也體用雙明如門扇兩開不得向兩扇上著意不見新豐老子道峯巒秀異鶴不停機靈木迢然鳳無依倚直得功成不處電火難追擬議之間長途萬里○上堂臘月三十日已前卽不問臘月三十日事作麽生諸仁者到這裏佛也爲你不得法也爲你不得祖師也爲你不得天下老和尙也爲你不得山僧也爲你不得閻羅老子也爲你不得直須盡却今時去若也盡得今時佛也不奈他何法也不奈他何祖師也不奈他何天下老和尙也不奈他何山僧也不奈他何閻羅老子也不奈他何諸人且道如何是盡却今時底道理還會麽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上堂鐘鼓喧喧報未聞一聲驚起夢中人圓常靜應無餘事誰道觀音別有門良久曰還會麽休問補陀巖上客鶯聲啼斷海山雲頌上堂法身者理妙言亡體超終始之患諸仁者莫是幻身外別有法身麽莫卽幻身便是法身麽若也恁麽會去盡是依他作解蒙昧兩岐法眼未得通明不見僧問夾山如何是法身山云法身無

盡却今時

法身

學處不玄

嗣投子青

相如何是法眼山云法眼無瑕所以道吾云未有師在忽有人問老僧如何是法身羊便乾處臥如何是法眼驢便濕處尿更有人問作麼生是法身買帽相頭作麼生是法眼坑坎堆阜若點檢將來夾山祇是學處不玄如流俗閨閣裏物不能捨得致使情關固閉識鎖難開老僧今日若不當揚顯示後學何以知歸勸汝諸人不用求眞唯須息見諸見若盡昏霧不生自然智鑑洞明更無他物諸人還會麼良久云珠中有火君須信休向天邊問太陽增收頌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金鳳夜棲無影樹峯巒露海雲遮增收又示衆一篇見緇門

大洪恩禪師上堂拈起拄杖曰昔日德山臨濟信手拈來便能坐斷十方壁立千仞直得冰河𦦨起枯木花芳諸人若也善能橫擔竪夯徧問諸方苟或不然少林倒行此令去也擊禪牀一下〇僧問三玄三要卽不問五位君臣事若何師曰非公境界曰恁麼則石人撫掌木女呵呵師曰杓卜聽虛聲熟睡饒譫語曰若不上來伸此問爲能得見少林機師曰放過卽

嗣投子青

嗣投子青

嗣芙蓉楷

不可隨後便打師嘗設百問以問學者其略曰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爲甚麼一稱南無佛罪滅河沙劫又作此〇相曰森羅萬象總在其中具眼禪人試請甄別張無盡書問三敎大要師答甚詳不備錄

洞山雲禪師上堂秋風卷地夜雨飜空可中別有淸涼箇裏更無熱惱是誰活計到者方知纔落見聞卽居途路且道到家後如何任運獨行無伴侶不居正位不居偏

福應文禪師上堂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直下便承當錯認弓爲矢惺惺底築著磕著懵懂底和泥合水龜毛拂𥁞塞虛空兎角杖撐天拄地日射珊瑚林知心能幾幾擊禪牀下座

丹霞子淳禪師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肇法師恁麼道祇解指蹤話跡且不能拈示於人丹霞今日擘開宇宙打破形山爲諸人拈出具眼者辨取以拄杖卓一下曰還見麼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華不似他〇上堂舉德山示衆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德山恁麼說話可謂是祇知

有語句

入草求人不覺通身泥水子細觀來祗具一隻眼若
是丹霞則不然我宗有語句金刀剪不開深深玄妙
旨玉女夜懷胎○上堂亭亭日午猶虧半寂寂三更
尚未圓六戶不曾知暖意往來常在月明前○僧問
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金菊昨開蜂競採日見
後如何師曰苗枯花謝了無依

嗣芙蓉楷

淨因枯木成禪師嘉興崇德人也 上堂燈籠忽爾笑哈哈如
何露柱亦懷胎天明生得白頭女至今遊蕩不歸來
這冤家好歸來黃華與翠竹早晚爲誰栽○上堂知
有佛祖向上事方有說話分諸禪德且道那箇是佛
祖向上事有箇人家兒女六根不具七識不全是大
闡提無佛種性逢佛殺佛逢祖殺祖天堂收不得地
獄攝無門大衆還識此人麼良久曰對面不傒陀匯
多饒寱語

嗣芙蓉楷

寶峯照禪師上堂古佛道我初成正覺親見大地衆
生悉皆成正覺後來又道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囮沒
見識漢好龍頭蛇尾便下座○上堂過去諸佛已入
涅槃了也汝等諸人不應追念未來諸佛未出於世

◆去一作古

黜形去智

汝等諸人不要妄想正當今日你是何人參○上堂
本自不生今亦無滅是死不得底樣子常處出生隨
處滅盡是活生受底規模大丈夫漢直須處生死流
臥荊棘林俯仰屈伸隨機施設能如是也無量方便
莊嚴三昧大解脫門蕩然頓開其或未然無量煩惱
一切塵勞獄立面前塞却去路○上堂古人道墮肢
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道正當恁麼時且道是
甚麼人刪詩書定禮樂還委悉麼禮云禮云玉帛云
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雪下僧問祖師西來
即不問時節因緣事若何師曰一片兩片三四片落
在眼中猶不薦

嗣芙蓉楷

心空道理

石門易禪師上堂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
佛場心空及第歸大衆祇如聞見覺知未嘗有間作
麼生說箇心空底道理莫是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爲
之心空耶錯莫是忘機息慮萬法俱捐銷麓所以入
玄宗泯性相而歸法界爲之心空耶錯恁麼也不得
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未審畢竟作麼
生還會麼良久曰若實無爲無不爲天堂地獄常相

隨三尺杖子攪黃河八臂那吒冷眼覷無眼魚龍盡奔走捉得循河三脚龜脫取殼鐵錐錐吉凶之兆便分輝借問東村白頭老吉凶未兆若如何休休休古往今來春復秋白日騰騰隨分過更嫌何處不風流咄

（嗣芙蓉楷）
天寧諦禪師初住韶山上堂韶山近日沒巴鼻眼裏聞聲鼻嘗味有時一覺到天明不在牀上不落地大衆且道在甚麼處諸人於斯下得一轉語非唯救得韶山亦乃不孤行脚其或未然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僧問如何是君師曰宇宙無雙日乾坤祇一人曰如何是臣師曰德分明主化道契物情機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赤心歸舜日盡節報堯天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玄眸凝不瞬妙體鑒旁求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帳符尊賤隔潛信往來通

（君臣五位）

（嗣芙蓉楷）
天寧璉禪師上堂淸虛之理佛祖同歸畢竟無身塈凡一體理則如是滿目森羅事作麼生纖塵絕除渠儂有眼覓在旁窺官不容針私通車馬若到恁麼田地始可隨機受用信手拈來妙應無方當風立路直

（◎除一作際）

得金針錦縫線脚不彰玉殿寶階朱簾未卷正當此時且道是甚麼人境界古渡秋風寒颼颼蘆華紅蓼滿江灣

（嗣芙蓉楷）
梅山巳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枯木糝花不犯春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石女不粧眉

（嗣芙蓉楷）
普賢秀禪師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龍吟初夜後虎嘯五更前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輕煙籠皓月薄霧鎖寒巖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松瘁何曾老花開滿未萌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猿啼音莫辨鶴唳響難明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撥開雲外路脫去月明前

（嗣芙蓉楷）
鹿門燈禪師謁芙蓉蓉問曰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於言下心迹泯然從容進曰靈然一句超羣象迥出三乘不假修蓉撫而印之

（嗣芙蓉楷）
資聖南禪師　舉節上堂顧視左右曰諸人還知麼夜明簾外之主萬化不渝琉璃殿上之尊四臣不昧端拱而治不令而行壽逾百億須彌化洽大千沙界且道正恁麼時如何行履野老不知黃屋貴六街慵

嗣芙蓉楷

聽靜鞭聲

嗣芙蓉楷

洞山微禪師上堂日暖風和柳眼青冰消魚躍浪花生當鋒妙得空王印半夜崑崙戴雪行

太傅高世則居士初參芙蓉求指心要蓉令去其所重扣已而參一日忽造微密呈偈曰懸崖撒手任縱橫大地虛空自坦平照壑輝巖不借月庵頭別有一簾明

嗣大洪恩

大洪守遂禪師上堂召大衆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踏踏翻鸚鵡洲慣向高樓騎玉馬曾於急水打金毬然雖恁麼爭奈有五色絲絛繫手脚三鑷金鎖鎖咽喉直饒鎚碎金鎖割斷絲絛須知更有一重礙汝在且道如何是那一重還會麼善吉維摩談不到目連鶖子看如盲

嗣丹霞淳

長蘆眞歇淸了禪師扣丹霞之室霞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擬對霞曰你鬧在且去一日登鉢盂峯豁然契悟徑歸侍立霞掌曰將謂你知有師欣然拜之翌日霞上堂曰日照孤峯翠月臨溪水寒祖師玄

玄妙訣

妙訣莫向寸心安便下座師直前曰今日陞座更瞞某不得也霞曰你試舉我今日陞座看師良久霞曰將謂你瞥地師便出○上堂我於先師一掌下伎倆俱盡覓箇開口處不可得如今還有恁麼快活不徹

不徹底漢

底漢麼若無銜鐵負鞍各自著便○上堂上孤峯頂過獨木橋驀直恁麼行猶是時人脚高脚低處若見得徹不出戶身徧十方未入門常在屋裏其或未然趂涼搬取一轉柴○上堂處處覓不得祇有一處不覓自得且道那一處良久曰賊身已露○上堂口邊

口邊白醭

白醭去始得入門通身紅爛去方知有門裏事更須知有不出門底乃曰喚甚麼作門○僧問三世諸佛向火燄裏轉大法輪還端的也無師大笑曰我却疑著曰和尚爲甚麼却疑著師曰野花香滿路幽鳥不知春○上堂幻化空身即法身遂作舞云見麼見麼恁麼見得過橋村酒美又作舞云見麼見麼恁麼不見隔岸野花香○上堂還有不被玄妙污染底麼良久曰這一點傾四海水已是洗脫不下○上堂窮微

金針玉線

喪本體妙失宗一句截流淵玄及盡是以金針密處不露光鉞玉線通時潛舒異彩雖然如是猶是交互

雙明且道巧拙不到作麼生相委良久曰雲蘿秀處青陰合巖樹高低翠鎖深○上堂

轉功就位

轉功就位是向去底人玉韞荊山貴轉位就功是却來底人紅爐片雪春功位俱轉通身不滯撒手亡依石女夜登機密室無人掃正恁麼時絕氣息一句作麼生相委良久曰歸根風墮葉照盡月潭空

嗣丹霞淳

天童宏智正覺禪師造丹霞霞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井底蝦蟇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霞曰未在更道師擬議霞打一拂曰又道不借師言下釋然遂作禮霞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某甲今日失錢遭罪霞曰未暇打得你且去○上堂黃閣簾垂誰傳家信紫羅帳合暗撒真珠

撒一作撤

正恁麼時覿聽有所不到言詮有所不及如何通得箇消息去夢回夜色依俙曉笑指家風爛熳春○上堂

空劫真宗

空劫有真宗聲前問已窮赤窮新活計淸白舊家風的的三乘外寥寥一印中却來行異類萬派自朝東○上堂

釋迦降誕

今日是釋迦老子降誕之辰長蘆不解說禪與諸人畫箇樣子祇如在摩耶胎時作麼生以拂子畫此○相曰祇如以清淨水浴金色身時又作麼生復畫此㊌相曰祇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指天指地成道說法神通變化智慧辯才四十九年三百餘會說青道黃指東畫西入般涅槃時又作麼生乃畫此㊉相復曰若是具眼衲僧必也相許其或未然一一歷過始得○僧問

清虛無身

淸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文彩未痕初消息難傳際曰一步密移玄路轉通身放下劫壺空師曰誕生就父時合體無遺照曰理既如是事作麼生師曰歷歷纔同分化事十方機應又何妨曰恁麼則塵塵皆現本來身去也師曰透一切色超一切心曰如理如事又作麼生師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曰入市能長嘯歸家著短衫師曰木人嶺上歌石女溪邊舞

嗣丹霞淳

大洪預禪師上堂進一步踐他國王水草退一步踏他祖父田園不進不退正在死水中還有出身之路也無蕭騷晚籟松釵短游漾春風柳線長

嗣淨因成

尼慧光禪師上堂衆趙州勘婆話乃曰趙州舌頭連天老婆眉光覆地分明勘破歸來無限平人瞌睡

嗣寶峯照

兩目皆盲不見日輪

圓通德止禪師上堂山僧二十年前兩目皆盲了無所覩唯是聞人說道青天之上有大日輪照三千大千世界無有不偏之處籌策萬端終不能見二十年後眼光漸開又值天色連陰濃雲亂湧四方觀察上下推窮見雲行時便於行時作計較見雲住時便於住處立箇窠臼正如是間忽遇著箇多知漢罰道莫是要見日輪麼何不向高山頂上去山僧卻徵他道那裏是高山頂上他道紅塵不到處是諸仁者好箇端的消息還會麼長連牀上佛陀耶

嗣寶峯照

大死翁

智通景深禪師始謁淨慈象禪師一日聞象曰思而知慮而解皆鬼家活計與不自過遂往寶峯求入室峯曰直須斷起滅念向空劫已前掃除玄路不涉正偏盡卻今時全身放下放盡還放方有自由分師聞頓領厥旨峯擊皷告衆曰深得闡提大死之道後學宜依之因號大死翁○上堂來不入門去不出戶來去無痕如何提唱直得古路苔封羱羊絕跡蒼梧月鑠丹鳳不棲所以道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若是如是去住無依了無背向還委悉麼而今分散如雲鶴你我相逢觸處玄

嗣寶峯照

華藥智朋禪師依寶峯有年無省因為衆持鉢峯自題其像曰雨洗淡紅桃蕚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露絲水光中古木清噫你是何人至焦山枯木成禪師見之歎曰今日方知此老親見先師來師遂請益其贊成曰豈不見法眼拈夾山境話曰我二十年祇作境會師卽契悟乃曰元來恁麼地成曰汝作麼生會師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成曰直須保任師應諾

嗣石門易

香山尼佛通禪師遂寧府人因誦蓮經有省往見石門乃曰成都喫不得也遂寧喫不得也門拈拄杖打出遁忽悟曰榮著自榮謝著自謝秋露春風好不著便門拂袖歸方丈師亦不顧而出由此道俗景從得法者衆

嗣天童覺

五位問答

雪竇嗣宗禪師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烏豆○問如何是君師曰磨礱三尺劍待斬不平人曰如何是臣師曰白雲閑不徹流水太忙生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雲行雨施月皎星輝○問如何是正中偏師

功勳問答

曰菱華未照前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圓圝無少剩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徧界絶纖埃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翳鏃功前戲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十道不通耗○問如何是轉功就位師曰撒手無依全體現扁舟漁父宿蘆華曰如何是轉位就功師曰半夜嶺頭風月靜一聲高樹老猿啼曰如何是功位齊彰師曰出門不踏來時路滿目飛塵絶點埃曰如何是功位俱隱師曰泥牛飲盡澄潭月石馬加鞭不轉頭

嗣天童覺

善權智禪師上堂明月高懸未照前雪眉人凭玉欄干夜深雨過風雷息客散雲樓酒椀乾

嗣天童覺

淨慈自得慧暉禪師謁宏智智舉當明中有暗不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不以明相覩問之語不契初夜定回往聖僧前燒香而宏智適至師見之頓明前話次日入室智舉堪嗟去日顏如玉却歎回時鬢似霜詰之師曰其入離其出微自爾問答無滯智許爲室中眞子○上堂釋迦老子窮理盡性金口敷宣一代

窮理盡性

時教珠回玉轉誑人喚作拭不淨故紙達磨祖師以一乘法直指單傳面壁九年不立文字誑人喚作壁觀婆羅門且道作麽生行履免被傍人指注去衲帔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上堂巢知風穴知雨甜者甜兮苦者苦不須計較作思量五五從來二十五萬般施設到平常此是叢林飽參句諸人還委

飽參句

悉麽野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鼓祭江神○上堂谷之神樞之要裏許旁參回途得妙雲雖動而常閑月雖晦時彌照賓主交參正偏兼到十洲春盡華凋殘珊瑚樹林日杲杲

嗣天童覺

石窻恭禪師一夕誦法華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時聞風刺椶櫚葉聲忽然有省後依天童始明大旨○上堂春風楊柳眉春禽弄百舌一片祖師心兩處俱漏泄不動步還家習漏頓消滅暗投玉線芒曉貫金針穴深固實幽遠無人孰辯別慚愧可憐生頭頭合轍不念阿彌陀南無乾屎橛無智癡人前第一不得說

嗣天童覺

光孝徹禪師上堂羊頭車子推明月沒底船兒載曉風一句頓超情量外道無南北與西東所以劫前消

格外直規

息非口耳之所傳格外眞規豈思量之能解須知佛

嗣天童覺
嗣天童覺

佛祖祖了無一法爲人子子孫孫直下全身荷負旣已萬機寢削自然一絲不留湛湛之波碧水泠涵於秋色靈靈之照霽天淨洗於冰輪宛轉旁參叶通兼帶夢手推開玉戶翻身撥動機輪正令纔行又見一陽萌動化工密運俄驚三世變遷雖則默爾無言爭奈熾然常說無遷無變今朝拈置一邊有故有新且道如何話會諸人還委悉麼羣陰消剝盡來日是書雲

大洪爲禪師上堂法身無相不可以音聲求妙道亡言豈可以文字會縱然超佛越祖猶落階梯直饒說妙談玄終挂脣齒須是功勳不犯影跡不留枯木寒巖更無津潤幻人木馬情識皆空方能垂手入鄽轉身異類不見道無漏國中留不住却來煙塢臥寒沙

長蘆琳禪師上堂拈拄杖曰其宗也離心意識其旨也超去來今離心意識故品萬類不見差殊超去來今故盡十方更無滲漏當頭不犯徹底無依悟向眹兆未生已前用在功勳不犯之處平常活計不用躊躇擬議之間卽沒交涉

嗣大洪恂
嗣大洪預
嗣天衣聰
嗣天衣聰
夜宿田里
嗣天童覺

慧力悟禪師上堂一切聲是佛聲簷前水滴響泠泠一切色是佛色觀面相呈諱不得便恁麼若爲明碧天雲散月華清

雪峯深禪師示衆未得入頭應切切入頭已得須教徹雖然得入本無無莫守無無無間歇大洪聞之乃曰深兄說禪若此惜福緣不勝耳

慧日安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狗走抖擻口曰意旨如何師曰猿愁摟擻頭

吉祥實禪師自到天衣蚤夜精勤脇不至席一日偶失笑喧衆衣擯之中夜宿田里覩星月粲然有省曉歸趨方丈衣見乃問洞山五位君臣如何話會師曰我這裏一位也無衣令參堂謂侍僧曰這漢却有箇見處奈不識宗旨何入室次衣預令行者五人分序而立師至俱召實上座師於是密契奧旨述偈曰一位纔彰五位分君臣叶處五雲屯夜明簾卷無私照金殿重重顯至尊

雪竇智鑑禪師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一夜落華雨滿城流水香

禪宗正脈卷第七

音釋

掇都括切拾也　舁傷遇切以上皆馬脎切也　鞔亡安切　筴古叶切箸也　袴口護切
跙他典切行貌　蜆戶見切　釅魚欠切味厚也　迋王俱切遠也　夯呼講切
誧匹布切　唳郎計切　糝悉感切　鑐息臾切鎖|也　擞息侯切取也

一本卷十五

禪宗正脈卷第八

青原　雲門宗

嶽雪峯存

睦州指見雪峯

雲門文偃禪師嘉興人也初參睦州州纔見來便閉却門師乃扣門州曰誰師曰某甲州曰作甚麼師曰己事未明乞師指示州開門一見便閉却師如是連三日扣門至第三日州開門師乃拶入州便擒住曰道道師擬議州便推出曰秦時轆轢鑽遂掩門損師一足師從此悟入州指見雪峯師到雪峯莊見一僧迺問上座今日上山去那僧曰是師曰寄一則因緣問堂頭和尚祇是不得道是別人語僧曰得師曰上座到山中見和尚上堂衆纔集便出握腕立地曰這老漢項上帶枷何不脫却其僧一依師教雪峯見這僧與麼道便下座攔胸把住曰速道速道僧無對峯拓開曰不是汝語僧曰是某甲語峯曰侍者將繩棒來僧曰不是某語是莊上一浙中上座教某甲來道峯曰大衆去莊上迎取五百人善知識來師次日上雪峯峯纔見便曰因甚麼得到與麼地師乃低頭從茲契合溫研積稔密以宗印授焉師出嶺徧謁諸方覈窮殊軌鋒辯險絕世所盛聞後抵靈樹冥符知聖禪師接首座之說初知聖住靈樹二十年不請首座常云我首座生也我首座牧牛也我首座行脚也一日令擊鐘三門外接首座衆出迓師果至直請入首座寮解包○後廣主命師出世靈樹開堂日主親臨曰弟子請益師曰目前無異路法眼別云不可無益於人師乃曰莫道今日謾諸人好抑不得已向諸人前作一場狼藉忽遇明眼人見成一場笑具如今避不得也且問你諸人從上來有甚事欠少甚麼向你道無事已是相埋沒也雖然如是也須到這田地始得亦莫趁口快亂問自己心裏黑漫漫地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你若根思遲回且向古人建化門庭東覰西覷看是箇甚麼

抵靈樹

廣主請住靈樹

根思遲回

尋言逐句

十地聖人見性

道理你欲得會麼都緣是你自家無量劫來妄想濃厚一期聞人說著便生疑心問佛問法問向上向下求覓解會轉沒交涉擬心即差況復有言有句莫是不擬心是麼莫錯會好更有甚麼事珍重○上堂我事不獲已向你諸人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了也更欲踏步向前尋言逐句求覓解會千差萬別廣設問難贏得一場口滑去道轉遠有甚麼休歇時此事若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語因甚麼更道教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得祇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呵責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此若是得底人道火不能燒口終日說事未嘗挂著脣齒未嘗道著一字終日著衣喫飯未嘗觸著一粒米挂一縷絲雖然如此猶是門庭之說也須是實得恁麼始得若約衲僧門下句裏呈機徒勞佇思直饒一句下承當得猶是瞌睡漢時有僧問如何是一句師曰舉○僧來參師乃拈起袈裟曰汝若道得落我袈裟圈禶裏汝若道不得又在鬼窟裏坐作麼生自代云某甲無氣力○上堂諸

大家商量

◆○一作頌

文德殿赴齋

舉一則語

信根淺薄

兄弟盡是諸方參尋知識決擇生死到處豈無尊宿垂慈方便之詞還有透不得底句麼出來舉看待老漢與你大家商量有麼有麼時有僧出擬伸問次師曰去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便下座○舉世尊初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師曰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卻貴圖天下太平○師在文德殿赴齋有鞠常侍問靈樹果子熟也未師曰甚麼年中得信道生◆僧問如何是大修行人師曰一榼在手◆頌上堂因聞鐘聲乃曰世界與麼廣闊為甚麼鐘聲披七條（聯珠又云僧無語師曰七里灘頭多蛤子）○上堂舉一則語教汝直下承當早是撒屎著汝頭上也直饒拈一毫頭盡大地一時明得也是剜肉作瘡雖然如此汝亦須是實到這箇田地始得若未切不得掠虛卻須退步向自己根腳下推尋看是箇甚麼道理實無絲毫許與汝作解會與汝作疑惑況汝等各各當人有一段事大用現前更不煩汝一毫頭氣力便與祖佛無別自是汝諸人信根淺薄惡業濃厚突然起得許多頭角擔鉢囊千鄉萬

靈樹默然處

時節澆漓

里受屈作麽且汝諸人有甚麽不足處大丈夫漢阿
誰無分獨自承當得猶不著便不可受人欺謾取人
處分纔見老和尚開口便好把特石驀口塞便是屎
上青蠅相似鬪唼將去三箇五箇聚頭商量苦屈兄
弟古德一期爲汝諸人不奈何所以方便垂一言半
句通汝入路知是般事拈放一邊自著些子筋骨豈
不是有少許相親處快與快與時不待人出息不保
入息更有甚麽身心別處閑用切須在意珍重又上堂文
長不備錄頌僧問靈樹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樹默然遷化
後門人立行狀碑欲入此語問師曰先師默然處如
何上碑師對曰師頌普請搬柴次師遂拈一片搬下
曰一大藏教祇說這箇評頌上堂人人自有光明在
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麽生是諸人自己光明自代云
廚堂三門又曰好事不如無評頌示衆藥病相治盡
大地是藥那箇是你自己云云評頌僧問如何是超
佛越祖之談師曰餬餅○上堂故知時運澆漓代千
像季近日師僧北去言禮文殊南去謂遊衡嶽恁麽
行脚名字比丘徒消信施苦哉苦哉問著黑漆相似

覓相似語句

見解不同

祇管取性過時設有三箇兩箇狂學多聞記持話路
到處覓相似語句印可老宿輕忽上流作薄福業他
日閻羅王釘釘之時莫道無人向你說若是初心後
學直須擻動精神莫空記人說處多虛不如少實向
後祇是自賺有甚麽事近前頌上堂聞聲悟道見色
明心遂舉起手曰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手
曰元來祇是饅頭評頌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
有一寶秘在形山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
上作麽生自代曰逐物意移又曰雲起雷興評頌示
衆曰十五日已前不問汝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
衆無對自代曰日日是好日頌上堂拈拄杖曰凡夫
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
即空衲僧家見拄杖便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不
得動著頌僧問如何是雲門一曲師曰臘月二十五
曰唱者如何師曰且緩緩○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
何師曰家家觀世音曰見後如何師曰火裏蝍蟟吞
大蟲○問如何是雪嶺泥牛吼師曰山河走如何是
雲門木馬嘶師曰天地黑人天眼目互換下句稍異○問十二時

索筆成偈

三句關鍵

一字機鋒

中如何即得不空過師曰向甚麼處著此一問曰學人不會請師舉師曰將筆硯來僧乃取筆硯來師作一頌曰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頌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遊山翫水曰如何是和尚自己師曰賴維那不在評頌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師曰體露金風頌問如何是佛師曰乾屎橛頌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東山水上行頌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曰念七頌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日裏看山頌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有讀書人來報頌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北斗裏藏身○問承古有言牛頭橫說豎說猶未知有向上關棙子如何是向上關棙子師曰東山西嶺青○上堂函蓋乾坤目機銖兩不涉世緣作麼生承當眾無對自代曰一鏃破三關頌僧問如何是雲門劍師曰祖頌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普頌問如何是啐啄之機師曰響頌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骼又曰鮆頌問如何是雲門一路師曰親頌問殺父殺母向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甚麼處懺悔師曰露評頌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對

法身向上事

講僧參

一說評頌問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師曰倒一說頌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向上與汝道即不難作麼生會法身曰請和尚鑒師曰鑒即且置作麼生會法身曰與麼與麼師曰這箇是長連牀上學得底我且問你法身還解喫飯麼僧無對評頌問僧近離甚處曰西禪師曰西禪近日有何言句僧展兩手師打一掌僧曰某甲話在師却展兩手僧無語師又打頌僧問秋初夏末前程若有人問作麼生祗對師曰大眾退後曰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還我九十日飯錢來頌講僧參經時乃曰未到雲門時恰似初生月及乎到後曲彎彎地師得知乃召問是你道否曰是師曰甚好吾問汝作麼生是初生月僧乃斫額作望月勢師曰你如此已後失却目在僧經旬日復來師又問你還會也未曰未會師曰你問我僧便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曲彎彎地僧罔措後果然失目○示眾眞空不壞有眞空不異色僧便問作麼生是眞空師曰還聞鐘聲麼曰此是鐘聲師曰驢年夢見麼頌上堂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荊棘林者是好

光不透脫

手時有僧出曰與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處也師曰蘇嚕蘇嚕頌僧問佛法如水月是否師曰清波無透路曰和尚從何得師曰再問復何來曰正與麼時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評頌上堂拈拄杖曰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師有偈曰不露風骨句未語先分付進步口喃喃知君大罔措○示衆一人因說得悟一人因喚得悟一人聞擧便回去你道便回去意作麼生復曰也好與三十棒頌上堂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卽不可子細檢點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頌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曰是師曰話墮也頌僧問一切智通無障礙時如何師曰掃地潑水相公來評頌問如何是法身師曰六不收評頌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華藥欄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金毛師子評頌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師曰

到曹山

抵鷲湖

僧擧灌谿示衆

須彌山評頌問如何是塵塵三昧起師曰鉢裏飯桶裏水○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面南看北斗○師到天童童曰你還定當得麼師曰和尚道甚麼童曰不會則目前包裹師曰會則目前包裹○師到曹山見示衆云諸方盡把格則何不與他道却令他不疑去師問密密處爲甚麼不知有山曰祇爲密密所以不知有師曰此人如何親近山曰莫向密密處親近師曰不向密密處親近時如何山曰始解親近師應喏喏○師到鷲湖聞上堂曰莫道未了底人長時浮逼逼地設使了得底明明得知有去處尙乃浮逼逼地師下問首座適來和尙意作麼生曰浮逼逼地師曰首座久在此住頭白齒黃作這箇語話曰上座又作麼生師曰要道卽得見卽便見若不見莫亂道曰祇如道浮逼逼地又作麼生師曰頂上著枷脚下著杻曰與麼則無佛法也師曰此是文殊大人境界○僧擧灌谿上堂曰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躶躶赤灑灑沒可把師曰擧卽易出也大難曰上座不肯和尚與麼道那師曰你適來與麼擧那曰是師曰你

問大蔣齋

問蔣問行脚事

抽顧

驢年夢見灌谿曰某甲話在師曰我問你十方無壁
落四面亦無門你道大梵天王與帝釋天商量甚麼
事曰豈干他事師喝曰逐隊喫飯漢頌師到江州有
陳尙書者請齋纔見便問儒書中即不問三乘十二
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僧行脚事師曰曾問幾
人來書曰即今問上座師曰即今且置作麼生是教
意書曰黃卷赤軸師曰這箇是文字語言作麼生是
教意書曰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忘師曰口欲
談而辭喪爲對有言心欲緣而慮忘爲對妄想作麼
生是教意書無語師曰見說尙書看法華經是否書
曰是師曰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
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退位書無語師曰尙書且
莫草草三經五論師僧拋却特入叢林十年二十年
尙不奈何尙書又爭得會書禮拜曰某甲罪過頌師
每見僧必顧視曰鑒僧擬議乃曰咦後德山圓明大
師刪去顧字謂之抽顧叢林目雲門顧鑒咦增收評
頌示衆云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自代云南山
起雲北山下雨增收

問雲門偃

問雲門偃

三句

活句

白雲子祥實性大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
不別曰恁麼則同也師曰不妨領話〇上堂諸人會
麼但向街頭市尾屠兒魁劊地獄鑊湯處會取若恁
麼會得堪與人天爲師若向衲僧門下天地懸殊更
有一般底祗向長連牀上作好人去汝道此兩般人
那箇有長處無事珍重〇問僧不壞假名而談實相
作麼生僧指椅子曰這箇是椅子師以手撥椅曰
與我將鞋袋來僧無對師曰這虛頭漢 雲門聞乃云須是我祥兄始得

德山緣密圓明禪師上堂我有三句語示汝諸人一
句函蓋乾坤一句截斷衆流一句隨波逐浪作麼生
辯若辯得出有參學分若辯不出長安路上輥輥地
〇上堂但參活句莫參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劫無滯
一塵一佛國一葉一釋迦是死句揚眉瞬目舉指豎
拂是死句山河大地更無諸訛是死句時有僧問如
何是活句師曰波斯仰面看曰恁麼則不謬去也師
便打頌上堂大衆及盡去也直得三世諸佛口挂壁
上猶有一人呵呵大笑若識此人參學事畢增收

0255

嗣雲門偃

巴陵新開顥鑒禪師初到雲門門曰雪峯和尚道開却門達磨來也我問你作麼生師曰築著和尚鼻孔門曰地神惡發把須彌山一摑踍跳上梵天搊破帝釋鼻孔你為甚麼向日本國裏藏身師曰和尚莫瞞人好門曰築著老僧鼻孔又作麼生師無語門曰將知你祇是學語之流師住後更不作法嗣書祇將三轉語上雲門

巴陵三轉語

頌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明眼人落井 評頌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珊瑚枝枝撐著月 評頌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銀盌裏盛雪門曰他後老僧忌日祇消舉此三轉語足以報恩自後忌辰果如所囑

頌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

嗣雲門偃

雙泉師寬明教禪師上堂舉拂子曰這箇接中下之人時有僧問上上人來時如何師曰打鼓為三軍○問洞山初和尚如何是佛山曰麻三斤師聞之乃曰向南有竹向北有木○問如何是定師曰蝦跳不出斗曰如何出得去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問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師

遊山回

遊山回首座同衆出接座曰和尚遊山巇嶮不易師提起拄杖曰全得這箇力座乃奪却師放身便倒大衆皆進前扶起師拈拄杖一時趁散回顧侍者曰向道全得這箇力

嗣雲門偃

香林澄遠禪師在衆日普請鉏草次有一僧曰看俗家失火師曰那裏火曰不見那師曰不見曰這瞎漢是時一衆皆言遠上座敗闕後明教寬聞舉歎曰須是我遠兄始得住後僧問美味醍醐為甚麼變成毒藥師曰導江紙貴○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踏步者誰 頌問如何是室內一椀燈師曰三人證龜成鼈 頌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臘月火燒山○問但

賓主問

有言句盡是賓如何是主師曰長安城裏曰如何領會師曰千家萬戶 評頌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坐久成勞曰便回轉時如何師曰墮落深坑 頌問萬頃荒田是誰為主師曰看看臘月盡 曾收○上堂是

擔鉢囊行脚

汝諸人盡是擔鉢囊向外行脚還識得性也未若識得試出來道看若識不得祇是被人熱謾將去且問汝諸人是汝參學日久用心掃地煎茶遊山翫水汝且釘釘喚甚麼作自性諸人且道始終不變不異無

買田喻

高無下無好無醜不生不滅究竟歸於何處諸人還知得下落所在也未若於這裏知得所在是諸佛解脫法門悟道見性始終不疑不慮一任橫行一切人不奈汝何出言吐氣實有來處如人買田須是收得元本契書若不得他元本契書終是不穩遷莫經官判狀亦是不得其奈不收得元本契書終是被人奪却汝等諸人參禪學道亦復如是還有人收得元本契書麼試拈出看汝且喚甚麼作元本契書諸人試道看若是靈利底纔聞與麼說著便知去處若不知去處向外邊學得千般巧妙記持解會口似傾河終不究竟與汝自已天地差殊且去衣鉢下體當尋覓看若有箇見處上來這裏道看老僧與汝證明若覓不得且依行隊去

嗣雲門偃

洞山三頓棒

洞山守初禪師頌初參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師曰查渡門曰夏在甚處師曰湖南報慈門曰幾時離彼師曰八月二十五門曰放汝三頓棒師至明日却上問訊昨日蒙和尙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麼處門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師於言下大悟遂曰他後向無人煙處不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方往來盡與伊抽釘拔楔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教伊灑灑地作箇無事衲僧豈不快哉門曰你身如椰子大開得如許大口師便禮拜頌上堂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還得麼你衲僧分上到這裏須具擇法眼始得祇如洞山恁麼道也有一場過且道過在甚麼處頌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紙撚無油評頌問如何是佛師曰麻三斤○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十字街頭石師子

嗣雲門偃

瀏潭謙禪師僧問如何是瀏潭家風師曰闍黎到來幾日也○問但有纖毫卽是塵不有時作麼生師以手掩兩目○問悟本無門如何得入師曰阿誰教汝恁麼問

嗣雲門偃

奉先深禪師頌師同明和尙到淮河見人牽網有魚從網透出師曰明兄俊哉一似箇衲僧相似明曰雖然如此爭如當初不撞入網羅好師曰明兄你欠悟在明至中夜方省（明卽金陵清涼智明禪師）

嗣雲門偃

披雲寂禪師僧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甚麼

嗣雲門偃

嗣雲門偃

嗣雲門偃

深究洪規

資壽福慧

字師曰聽老僧一偈以字不是八不成森羅萬象此
中明直饒巧說千般妙不是謳和不是經○問如何
是一塵師曰滿目是青山（前一則在聯珠頌古第一卷中）
舜峯韶禪師僧問正法無言時如何師曰言曰學人
不會乞師端的師曰兩重公案曰豈無方便師曰無
禮難容○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日出東方夜
落西
般若柔禪師頌僧問西天以蠟人為驗此土如何師
曰新羅人草鞋○上堂衆聞板聲集師因示偈曰妙
哉三下板知識盡來參既善分時節吾今不再三便
下座
薦福承古禪師操行高潔稟性虛明參大光敬玄禪
師乃曰祇是箇草裏漢遂參福嚴雅和尚又曰祇是
箇脫灑衲僧由是終日默然深究先德洪規一日覽
雲門語忽然發悟自此韜藏不求名聞棲止雲居弘
覺禪師塔所四方學者奔湊因稱古塔主也景祐四
年范公仲淹出守鄱陽聞師道德請居薦福開闡宗
風頌僧問大善知識將何為人師曰莫曰恁麼則有

嗣雲門偃

法王劍

問有答去也師曰莫（聯珠稍異）○問一喝分賓主照用一
時行此意若何師曰乾柴濕炭僧便喝師曰紅燄炎
天○上堂夫出家者為無為法無為法中無利益無
功德近來出家人貪著福慧與道全乖若為福慧須
至明心若要達道無汝用心處所以常勸諸人莫學
佛法但自休心利根者盡時解脫鈍根者或三五年
遠不過十年若不悟去老僧與你入拔舌地獄參
雙峯欽禪師僧問如何是雙峯境師曰夜聽水流庵
後竹晝看雲起面前山○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
師曰因風吹火○上堂進一步則迷理退一步則失
事饒你一向兀然去又同無情僧問如何得不同無
情去師曰動靜施為曰如何得不迷理失事去師曰
進一步退一步僧作禮師曰向來有人恁麼會老僧
不肯伊曰請師直指師便打出○問如何是正法眼
師曰山河大地○問如何是法王劍師曰鉛刀徒逞
不若龍泉曰用者如何師曰藏鋒猶不許露刃更何
堪頌問賓頭盧應供四天下還得徧也無師曰如月
入水問如何是用而不雜師曰明月堂前垂玉露水

晶殿裏寮員珠

嗣雲門偃

資福詮禪師。僧問。覿面相逢處如何。顧鑒咦。乞師垂半偈。免使後人疑。師曰。鋒前一句超調御。擬問如何歷劫違。曰恁麼則東山西嶺。時人知有。未審資福庭前。誰家風月。師曰。且領前話

嗣雲門偃

黃雲元禪師上堂。古人道。觸目未會無。臨機何不道山僧即不然。觸目未會無。臨機道甚麼。珍重

嗣雲門偃

龍境倫禪師開堂陞座。提起拂子曰。還會麼。若會頭上更增頭。若不會斷頭取活。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勤耕田。曰學人不會。師曰。早收禾

嗣雲門偃

大容諲禪師。僧問。既是大容。爲甚麼趂出僧。師曰。大海不容塵。小谿多搕㨶○問。如何是古佛一路。師指地。僧曰。不問這箇。師曰。去○師與一老宿相期。他往偶因事不去。宿曰。佛無二言。師曰。法無一向

嗣雲門偃

華嚴慧禪師。僧問。承古有言。妄心無處即菩提。正當妄時。還有菩提也無。師曰。來音已照。曰不會。師曰。妄心無處即菩提

嗣雲門偃

黃檗法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與天下人作榜樣

嗣雲門偃

谷山豐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雲嶺梅華綻。雲洞老僧驚

嗣雲門偃

洞山清稟禪師參雲門。門問。今日離甚處。曰慧林。門舉拄杖曰。慧林大師恁麼去。汝見麼。曰深領此問。門顧左右微笑而已。師自此入室印悟○金陵主請居光睦。未幾命入澄心堂。集諸方語要。經十稔。迎住洞山

嗣雲門偃

北禪寂禪師上堂。拈拄杖曰。過去未來現在三世諸佛。微塵菩薩。一時在拄杖頭上轉大法輪。盡向諸人鼻孔裏過。還見麼。若見。與我拈將來。若不見。大似立地死漢。良久曰。風恬浪靜。不如歸堂

嗣雲門偃

淨源眞禪師上堂。古人道。山河大地普眞如。大衆若得眞如。即隱却山河大地。若不得。即違古人至言。衆中道得者。出來道看。若道不得。不如各自歸堂。珍重

嗣雲門偃

大梵圓禪師因見聖僧。乃問僧。此箇聖僧年多少。僧曰。恰共和尚同年。師喝曰。這蝎叶不易道得

嗣雲門偃

藥山圓光禪師問新到。南來北來。曰北來。師曰。不落

言詮速道速道曰某甲是福建道人善會鄉談師曰
參衆去僧曰灼然師曰更跨跳便打

嗣雲門偃

奉國海禪師僧問靑靑翠竹盡是眞如如何是眞如
師曰點鐵成金客聞名不見形曰恁麼則禮謝去也
師曰昔時妄想至今猶存

嗣雲門偃

雲門球禪師僧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色即不
無作麼生是珠曰學人不會特伸請益師曰雲有出
山勢水無投澗聲

嗣雲門偃

佛陀遠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銅頭鐵額曰意旨
如何師曰鑊土揚塵

嗣雲門偃

慈雲深禪師僧問寶鏡當軒時如何師曰天地皆失
色○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曰扣牙恐驚齒

嗣雲門偃

化城鑒禪師上堂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諸禪德
且作麼生是涅槃門莫是山僧這裏聚會少時便爲
涅槃門麼莫錯會好諸禪德總不恁麼會莫別有商
量底麼山僧這裏早是事不獲已向諸人恁麼道已
是相鈍置了也更擬踏步向前有何所益諸禪德但
自無事自然安樂任運天眞隨緣自在莫用巡他門

[illegible]

戶求覓解會記憶在心被他繫縛不得自在便被生
死之所拘何時得出頭可惜光陰倏忽便是來生速
須努力時有僧問生死到來如何免得師曰柴鳴竹
爆驚人耳曰學人不會請師直指師曰家犬聲獰夜
不休○僧問如何是向上關棙子師曰拔劍攪龍門

嗣雲門偃

護國和尚上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
一法又曰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
失其境界諸上座作麼生理論朝夕恁麼上來向諸
上座說箇甚麼即得若說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
律師若說世諦因緣又非僧家之所議若論佛法從
上祖宗多少佛法可與評量總不如是須知各各當
人分上事作麼生是諸上座分上事知有麼對衆吐
露箇消息以表平生行脚參善知識具櫟迦維曰不
被人瞞豈不快哉還有麼良久云若無人出頭賣買
不當價徒勞更商量珍重

嗣雲門偃

西禪欽禪師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天上有
星皆拱北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大地坦然平
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春生夏長

嗣雲門偃

覺華照禪師僧問如何是眞如涅槃師曰秋風聲颯颯澗水響潺潺

嗣雲門偃

延長山和尚僧問從上古德向甚麼處去師曰不在山間即居樹下曰未審成得箇甚麼師曰汝還知落處麼僧無語師便打

嗣雲門偃

黃龍贊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關棙子師曰少人踏得著曰忽踏得著時如何師曰汝試進前看僧便喝師便打

嗣雲門偃

雲門朗上座自幼肄業講肆聞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師罔測微旨遂造雲門門纔見便把住曰道道師擬議門拓開乃示頌曰雲門聳峻白雲低水急遊魚不敢棲入戶已知未見解何勞再舉轢中泥師因斯大悟○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穿靴水上行

未一作來

嗣雲門偃

纂子山庵主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

嗣白雲祥

大歷和尚初參白雲雲舉拳曰我近來不恁麼也師領旨禮拜自此入室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破草鞋○問如何是無爲師乃擺手○問施主供養將何報答師以手撚髭曰有髭即撚無髭又如何師曰非公境界

嗣白雲祥

寶華和尚見一僧從法堂階下過師乃敲繩牀僧曰若是這箇不請拈出師喜下地詰之僧無語師便打

嗣白雲祥

月華山月禪師初謁白雲雲問業箇甚麼曰孔雀經雲曰好箇人家男女隨鳥雀後走師聞語驚異遂依附久之乃契旨尋住月華○有一老宿上法堂東西顧視曰好箇法堂要且無主師聞乃召曰且坐喫茶宿問曰玄中最的猶是龜毛兎角不向二諦中修如何密用師曰側宿曰恁麼則抝折拄杖割斷草鞋去也師曰細而詳之

嗣白雲祥

樂淨匡禪師僧問但得本莫愁末如何是本師曰不要問人曰如何是末師乃竪指○因普請打籬次僧問古人種種開方便門和尚爲甚麼却攔截師曰牢下橛著

嗣白雲祥

後白雲和尚僧問古琴絕韻請師彈師曰伯牙雖妙手時人聽者希曰恁麼則再遇子期也師曰笑發驚

紘斷寧知調不同

嗣德山密
文殊眞禪師頌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黃河九曲僧收問古人拊掌意旨如何師曰家無小使不成君子

嗣德山密
南臺勤禪師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一寸龜毛重七斤

嗣德山密
德山晏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桃源水繞白雲亭○上堂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毛頭上師子全身且道一塵纔起大地全收須彌山重多少一毛頭上師子全身大海水有幾滴有人道得與汝拄杖子天下橫行若道不得須彌山蓋却汝頭大海水溺却汝身

嗣德山密
乾明普禪師僧問萬行齊修古人不許不落功勳還許也無師曰一日學人未曉乞師再指師曰三十年後

嗣德山密
中梁崇禪師僧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時如何師曰紅鱗掌上躍

嗣德山密
黃龍愿禪師僧問迦葉上行衣何人合得披師曰一片燒痕地春入又逢青

嗣德山密
普安道禪師三句頌函蓋乾坤曰乾坤并萬象地獄及天堂物物皆眞見頭頭用不傷截斷衆流曰堆山積嶽來一一盡塵埃更擬論玄妙冰消瓦解摧隨波逐浪曰辯口利舌問高低總不虧還如應病藥診候在臨時三句外曰當人如舉唱三句豈能該有問如何事南嶽與天台據薦商量曰相見不揚眉君東我亦西紅霞穿碧落白日繞須彌

嗣巴陵鑑
泐潭灝澄散聖師有西來意頌曰因僧問我西來意我話居山七八年草履祇栽三箇耳麻衣曾補兩番肩東庵每見西庵雪下澗長流上澗泉半夜白雲消散後一輪明月到牀前

嗣巴陵鑑
五祖師戒禪師僧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隨日隨後如何師曰一箇婆婆兩箇髻頌智門問曰暑往寒來即不問林下相逢事若何師曰五鳳樓前聽玉漏門曰爭奈主山高案山低師曰須彌頂上擊金鐘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踏著秤鎚硬似鐵僧收

嗣雙泉寬
福昌善禪師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夜觀乾象曰

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日裏看山。○上堂。盡乾坤大地微塵諸佛。總在福昌這裏。拄杖畫一畫曰。說佛說法。諸禪德若也會得。出來與汝證據。若也不會。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便下座。

（嗣雙泉寬）

建福同禪師。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鸚鵡慕西秦。僧禮拜。師曰。聽取一頌。雲門透法身。法身何許人。鴈回沙塞北。鸚鵡慕西秦。

（嗣香林遠）

智門光祚禪師（先住北塔隨州人也）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踏破草鞋赤脚走。曰。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拄杖頭上挑日月。評頌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蚌含明月。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兎子懷胎。評頌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蓮華。曰。出水後如何。師曰。荷葉。○上堂。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正當恁麼時。文殊向甚麼處出頭。若也出頭不得。金毛師子腰折。

（師子腰折）

幸好一盤飯。莫待糝椒薑。○上堂。汝等諸人檐拄杖出一叢林入一叢林。你道叢林有幾種。

（四種叢林）

或有栴檀叢林栴檀圍繞。或有荊棘叢林荊棘圍繞。或有荊棘叢林栴檀圍繞。或有栴檀叢林荊棘圍繞。祇如兩種叢林。是汝諸人在阿那箇叢林裏安身立命。若無安身立命處。虛踏破草鞋。閻羅王徵你草鞋錢有日在。○上堂。雪峯輥毬。羅漢書字。歸宗斬虵。大隨燒畬。且道明甚麼邊事。還有人明得麼。試道看。若明不得。所以道斬蛇須是斬蛇手。燒畬須是燒畬人。嘗起情塵生妄見。眼裏無筋一世貧。

（嗣洞山初）

福嚴良雅禪師。居洞山第一座。山參次。僧出問。如何是佛。山答曰。麻三斤。參罷。山至寮謂師曰。我今日答這僧話得麼。曰。恰值某淨髮。山曰。你元來作這去就。拂袖便出。師曰。答老漢將謂我明他這話頭不得。因作偈呈曰。五彩畫牛頭。黃金爲點額。春晴二月初。農人皆取則。寒日賀新正。鐵錢三五百。山見深肯之。

（嗣洞山初）

開福賢禪師。頌僧問。如何是衲僧活計。師曰。耳裏種田。（此則聯珠有頌見香林遠章內）○上堂。不用思而知。不用慮而解。知解俱泯。合談何事。師曰。一葉落。天下秋。

（嗣渤潭謙）

了山盛禪師。上堂。鐘聲清。皷聲響。早晚相聞休妄想。驀得徒勞別問津。莫道山僧無伎倆。咄。

（嗣奉先深）

蓮華峯祥庵主。僧問。如何是雪裏泥牛吼。師曰。聽曰。

如何是雲中木馬嘶。師曰。響評頌示。叙曰。拈拄杖示衆曰。古人到這裏。爲甚麽不肯住。衆無對。師乃曰。爲他途路不得力。復曰。畢竟如何。以杖橫肩曰。榔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言畢而逝

嗣雲巢郁

德山遠禪師。上堂。枕石漱流。任運天眞。不見古者道。撥霞掃雪和雲母。掘石移松得茯苓。當恁麽時。復何言哉。諸禪德。要會麽。聽取一頌。雪霽長空。迥野飛鴻。段雲片片。向西向東

嗣拔雲寂

開先照禪師。僧問。向上宗乘乞師垂示。師曰。白雲斷處見明月。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黃葉落時聞擣衣。○上堂。叢林規矩。古佛家風。一參一請。一粥一飯。且道明得箇甚麽。祇如諸人心心不停。念念不住。若能不停處停。念處無念。自合無生之理。與麽說話。笑破他人口。參

嗣拔雲寂

金陵天竇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列半作三。曰。學人未曉。師曰。鼻孔針筒　又雲門示衆曰。拆半烈三。針筒鼻孔云云。載于聯珠頌古

嗣舜峯韶○舜一作寂

法雲善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山青水綠

嗣般若柔

藍田眞禪師。上堂。成山假就於始簣。脩途託至於初步。上座適來從地爐邊來。還與初步同別。若言同。即不會不遷。若言別。亦不會不遷。上座作麽生會。還會麽。這裏不是那裏。那裏不是這裏。且道是一處兩處。是遷不遷。是來去不是來去。若於此顯明得。便乃古今一如。初終自爾。念念無常。心心永滅。所以道。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上座適來恁麽來。却請恁麽去。參

嗣妙勝臻

雪峯欽山主。上堂。昨日一。今日二。不用思量。快須瞥地。不瞥地。蹉過平生。沒巴鼻咄

嗣清涼明

西峯豁禪師。謁清涼。問佛未出世時如何。涼曰。雲遮海門樹。曰。出世後如何。涼曰。擘破鐵圍山。師於言下大悟。涼印可之。歸住竇龍。嘗有問易中要旨者。師曰。夫神生於無形。而成於有形。從有以至於無。然後能合乎妙圓正覺之道。故自四十九衍以至於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窮天下之理。以盡天下之性。不異吾聖人之教也

易中要旨

嗣文殊眞

洞山曉聰禪師。在雲居作燈頭。見僧說泗洲大聖近

從門入者　學菩提

在揚州出現頌有設問曰既是泗洲大聖爲甚麼却向揚州出現師曰君子愛財取之以道後僧擧似蓮華峯祥庵主主大驚曰雲門兒孫猶在中夜望雲居拜之○問達磨未傳心地印釋迦未解髻中珠此時若問西來意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六月雨淋淋寬其萬姓心曰恁麼則雲散家家月春來處處花師曰脚跟下到金剛水際是多少僧無語師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上座不薦所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既是祖師西來特唱此事又何必更對衆忉忉珍重○上堂晨鷄報曉靈粥後便天明燈籠猶瞌睡露柱却惺惺復曰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明朝後日莫認奴作郞珍重○上堂擧寒山云井底生紅塵高峯起白浪石女生石兒龜毛寸寸長若要學菩提但看此模樣良久曰還知落處也無若也不知落處看看菩提入僧堂裏去也久立○上堂春寒凝沍夜來好雪還見麼大地雪漫漫春風依舊寒說禪說道易成佛成祖難珍重○因事示衆天晴蓋却屋乘乾刈却禾早輸王稅了鼓腹唱巴歌○僧問德山入門便棒猶是起模畫樣臨濟入門便喝未免揑目生花離此二途未審洞山如何爲人師曰天晴久無雨近日有雲朧曰他日若有人問洞山宗旨教學人如何擧似師曰園蔬枯槁甚擔水潑菠稜

嗣南臺勤

石霜誠禪師僧問古者道捲簾當白晝移榻對青山如何是捲簾當白晝師曰過淨瓶來曰如何是移榻對青山師曰却安舊處著○上堂心外無法法外無心隨緣蕩蕩更莫沉吟你等諸人纔上階道便好回去更要待第二惡水潑作甚麼

嗣五祖戒

泐潭澄禪師僧問見者是色聞者是聲離此二途請師別道師曰古寺新碑額○師一日見僧披衲師曰得恁麼好針線曰祇要牢固師曰打草驚蛇作甚麼曰客來須看師曰祇有這箇更別有曰雲生嶺上師曰未在更道曰水滴巖前

嗣五祖戒

雲蓋顒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古寺碑難讀曰意旨如何師曰讀者盡攢眉

嗣龍昌耆

上方嶽禪師上堂旋收黃葉燒青煙竹榻和衣半夜

[illegible]

眠粥後放參三下皷孰能更話祖師禪便下座

育王坦禪師僧問有中有師曰金河峯上曰如何是無中無師曰般若臺前○上堂千花競發百鳥啼春是向上句諸佛出世知識興慈是向下句作麽生是不涉二途句若識得頂門上出氣若識不得土牛耕石田擊禪牀下座

[illegible]

金山新禪師僧問吾有大患爲吾有身父母未生未審此身在甚麽處師曰曠大劫來無處所若論生滅盡成非曰恁麽則周徧十方心不在一切處師曰泥裏攙棒○上堂世間所貴者和氏之璧隋侯之珠金山喚作驢屎馬糞出世間所貴者眞如解脫菩提涅槃金山喚作屎沸碗鳴且道恁麽說話落在甚麽處故不是取捨心重信邪顯見諸人要知麽猛虎不顧几上肉洪爐豈鑄囊中錐

[illegible]

雪竇重顯明覺禪師橫經講席究理窮玄詰問鋒馳機辯無敵咸知法器僉指南遊首造智門即伸問曰不起一念云何有過門召師近前師纔近前門以拂子驀口打師擬開口門又打師豁然開悟出住翠峯

開堂日示衆

後遷雪竇開堂日僧問吹大法螺擊大法皷朝宰臨筵如何卽是師曰清風來未休曰恁麽則得遇於師也師曰一言已出駟馬難追僧禮拜師曰放過一著乃普觀大衆曰人天普集合發明箇甚麽事焉可互分賓主馳騁問答便當宗乘去廣大門風威德自在輝騰今古把定乾坤千聖祇言自知五乘莫能建立所以聲前悟旨猶迷顧鑑之端言下知宗尙昧識情之表諸人要知眞實相爲麽但以上無攀仰下絕已躬自然常光現前箇箇壁立千仞還辨明得也無未辨辨取未明明取既辨明得能截生死流同據佛祖位妙圓超悟正在此時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上堂僧問如何是維摩一默師曰寒山訪拾得曰恁麽則入不二之門師噓一噓復曰維摩大士去

不二法門

何從千古令人望莫窮不二法門休更問夜來明月上孤峯○上堂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便下座顧謂侍者曰適來有人看方丈麽者曰有師曰作賊人心虛○上堂大衆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爾諸人四至界畔猶未識在若

要中心樹子我也不惜頌僧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千峯寒色曰未委向上更有也無師曰雨滴巖花○上堂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古人向甚麼處見客或若道得接手句許你天上天下頌示衆曰龍泉與刀斧同賣利鈍懸殊駑駘與驥馬同途遲速有異增收頌僧問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學人分上爲甚麼不會師曰枯木裏瞠眼曰恁麼則從苗辨地因語識人也師曰三十棒且待別時增收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四山圍繞增收

嗣智門祚

雲蓋鵬禪師頌初謁雙泉雅禪師泉令充侍者示以芭蕉拄杖話經久無省發一日泉向火次師侍立泉忽問拄杖子話試舉來與子商量師擬舉泉拈火筯便擲師豁然大悟○上堂高不在絕頂富不在福嚴樂不在天堂苦不在地獄良久曰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嗣智門祚

彰法泗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多少人摸索不著曰忽然摸著又作麼生師曰堪作甚麼

嗣雙泉雅

北禪賢禪師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匙挑不上頌歲夜小參曰年窮歲盡無可與諸人分歲老僧烹一頭露地白牛炊黍米飯煮野菜羹燒榾柮火大家喫了唱村田樂何故免見倚他門戶傍他墻剛被時人喚作郎便下座歸方丈至夜深維那入方丈問訊曰縣裏有公人到勾和尚師曰作甚麼那曰道和尚宰牛不納皮角師遂將下頭帽擲在地上那便拾去師跳下禪牀攔胸擒住叫曰賊賊那將帽子覆師頂曰天寒且還和尚師呵呵大笑那便出去時法昌爲侍者師顧昌曰這公案作麼生昌曰潭州紙貴一狀領過

分歲烹牛

嗣開福賢

日芳上座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豎起拄杖僧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橫按拄杖僧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擲下拄杖僧曰三句外請師道師便起去○師贊開福眞曰清儀瘦兮可瞻可仰仰之非親妙筆圖兮可擬可像像之非眞非親非眞秋月盈輪有言無味兮的中的既往如在兮覓焉覓當機隱顯兮絲髮諸訛金烏卓午兮迅風霹靂

贊師眞

嗣德山遠

開先暹禪師操行清苦偏遊師席以開悟爲志參德山見山上堂顧視大衆曰師子嚬呻象王回顧師忽

有省入室陳所解山曰子作麼生會師回顧曰後園驢喫草山然之後至雪竇竇與語喜其超邁目曰海上橫行遲道者遂命分座四方英衲敬畏之他日竇舉師出世金鵞師聞潛書二偈于壁而去曰不是無心繼祖燈道價未廓嶺南能三更月下離巖竇眷眷無言戀碧層二十餘年四海間尋師擇友未嘗閒今朝得到無心地却被無心趂出山晚年衆請滋甚遂開法開先以慰道俗之望

〔嗣德山遠〕

秀州資聖勤禪師上堂多生覺悟非干衲一點分明不在燈拈拄杖曰拄杖頭上祖師燈籠腳下彌勒須彌山腰皷細卽不問你作麼生是分明一點你若道得無邊剎境總在你眉毛上你若道不得作麼生過得羅剎橋良久曰水流千派月山鎖一谿雲卓拄杖下座

〔嗣德山遠〕

潭州鹿苑圭禪師上堂凡有因緣須曉其宗若曉其宗無是無不是用則波騰海沸全眞體以運行體則鏡淨水沉學隨緣而會寂且道兜率天宮幾人行幾人坐若向這裏辨得緇素許你諸人東西南北如雲似鶴於此不明踏破草鞋未有了日在參

〔嗣洞山聰〕

雲居曉舜禪師號舜老夫少年麤猛忽悟浮幻投師出家乃修細行須參洞山一日如武昌行乞首謁劉公居士家士高行爲時所敬意所與奪莫不從之師時年少不知其飽參頗易之士曰老漢有一問若相契卽開疏如不契卽請還山遂問〔古鏡未磨〕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黑似漆曰磨後如何師曰照天照地士長揖曰且請上人還山拂袖入宅師懡㦬卽還洞山山問其故師具言其事山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師理前問山曰此去漢陽不遠師進後語山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師於言下大悟機鋒不可觸○上堂舉夾山道鬧市門頭識取天子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雲居卽不然婦搖機軋軋兒弄口嗗嗗○上堂諸方有弄蛇頭撥虎尾跳大海劍刃裏藏身雲居這裏寒天熱水洗腳夜間脫襪打睡早朝旋打行纏風吹籬倒喚人夫劈篾縛起

〔◆一本卷十六　嗣洞山聰〕

杭州佛日契嵩禪師得法于洞山師夜則頂戴觀音像而誦其號必滿十萬乃寢以爲常自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作原教論十萬餘言明儒釋之道一

抗宗韓排佛

仁宗褒寵韓琦歐陽修皆尊禮之

貫以抗宗韓排佛之說讀之者畏服後居永安蘭若著禪門定祖圖傳法正宗記輔教編上進　仁宗皇帝覽之加歎付傳法院編次入藏下詔褒寵賜號明教宰相韓琦大參歐陽脩皆延見而尊禮之洎東還熙寧四年六月四日晨興寫偈曰後夜月初明吾今喜獨行不學大梅老貪隨鼯鼠聲至中夜而化闍維不壞者五曰頂曰耳曰舌曰童眞曰數珠其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道俗合諸不壞葬於故居永安之左後住淨慈北磵居簡嘗著五種不壞贊師有文集二十卷目曰鐔津盛行于世

嗣洞山聰

洪州太守許式參洞山得正法眼一日與泐潭澄上藍溥坐次潭問聞郎中道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當時答洞山甚麼話公曰今日放衙早潭曰聞答泗州大聖在揚州出現底是否公曰別點茶來潭曰名不虛傳公曰和尚早晚回山潭曰今日被上藍覷破藍便喝潭曰須是你始得公曰不奈船何打破戽斗

嗣泐潭澄

育王璉禪師齠齔出家丱角圓頂篤志道學寢食無廢一日洗面潑水于地微有省發卽慕參尋遠造泐潭法席投機印可師事之十餘年去遊廬山掌記于圓通訥禪師所皇祐中　仁廟有詔住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〇上堂太陽東昇爍破大千之暗諸人若向明中立猶是影響相馳若向暗中立也是藏頭露影撥到這裏作麼生吐露良久曰逢人祇可三分語未可全拋一片心參〇上堂世法裏面迷却多少人佛法裏面醉却多少人祇如不迷不醉是甚麼人分上事〇上堂言鋒纔發義海交深若用徑截一路各請歸堂〇上堂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遂拈起拄杖曰這箇不是物卽今現形也且道月在甚麼處良久曰長空有路還須透潭底無蹤不用尋擊香臺下座

仁廟賜號大覺

嗣泐潭澄

承天簡禪師上堂夫遮那之境界衆妙之玄門知識說之而莫窮善財酌之而罔竭文殊體之而寂普賢證之以重重若也隨其法性如雲收碧漢本無一物若也隨其智用如花開春谷應用無邊誰說遍恒沙乃同遵一道且問諸人作麼生是一道良久曰白雲斷處見明月黃葉落時聞擣衣參

嗣泐潭澄

九峯韶禪師上堂山僧說禪如蚝蝠吐油揑著便出若不揑著一點也無何故秖為不曾看讀古今因緣及預先排疊勝妙見知等候陞堂便磨脣捋觜將粥飯氣熏炙諸人凡有一問一答蓋不得已豈獨山僧看他大通智勝如來默坐十劫無開口處後因諸天梵王及十六王子再三勸請方始說之却不是秘惜秖為不敢埋沒諸人山僧既不埋沒諸人不得道山僧會陞座參

嗣泐潭澄

西塔殊禪師上堂黃梅席上數如麻句裏呈機事可嗟直是本來無一物青天白日被雲遮參

嗣泐潭澄

雲居億禪師上堂馬祖纔陞堂雄峯便卷席春風一陣來滿地花狼籍便下座

嗣泐潭澄

令滔首座久參泐潭潭因問祖師西來單傳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子作麼生會師曰某甲不會潭曰子未出家時作箇甚麼師曰牧牛潭曰作麼生牧師曰早朝騎出去晚後復騎歸潭曰子大好不會師於言下大悟遂成頌曰放却牛繩便出家剃除鬚髮著袈裟有人問我西來意拄杖橫挑囉哩囉

嗣北塔廣

玉泉承皓禪師參北塔發明心要得大自在三昧製犢鼻裩書歷代祖師名字乃曰文殊普賢較些子且書於帶上故叢林目為皓布裩元豐間首衆於谷隱有鄉僧亦效之師見而訶曰汝具何道理敢以為戲事耶嘔血無及耳尋於鹿門如所言而逝頌冬至示衆曰晷運推移布裩赫赤莫怪不洗無來換替○自贊粥稀後坐牀窄先臥耳聵愛高聲眼昏宜字大

嗣雲蓋顒

雲居慶禪師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合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闊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窄○上堂道本無為法非延促一念萬年千古在目月白風恬山青水綠法法現前頭頭具足祖意教意非直非曲要識廬陵米價會取山前麥熟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嗣上方岳

國慶順宗禪師上堂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拈起拄杖曰此箇是法那箇是滅底心若人道得許你頂上具眼其或未然雲暗不知天早晚雪深難辨路高低參

嗣金山新

天聖守道禪師上堂日月繞須彌人間分晝夜南閻

嗣雪竇顯

入室次

浮提人祇被明暗色空留礙且道不落明暗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參○上堂不從一地至一地寂滅性中寧有位釋迦稽首問然燈仁者何名爲受記便下座

天衣義懷禪師天聖中試經得度謁金鑾善葉縣省皆蒙印可遂由洛抵龍門復至都下欲繼宗風意有未決忽遇言法華指師肯曰雲門臨濟去及至姑蘇禮明覺（雪竇顯也）於翠峯覺問汝名甚麼曰義懷覺曰何不名懷義曰當時致得覺曰誰爲汝立名曰受戒來十年矣覺曰汝行脚費却多少草鞋曰和尚莫瞞人好覺曰我也沒量罪過汝也沒量罪過你作麼生師無語覺打曰脫空謾語漢出去入室次覺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師擬議覺又打出如是者數四尋爲水頭因汲水折擔忽悟作投機偈曰一二三四五六七萬仞峯頭獨足立驪龍頷下奪明珠一言勘破維摩詰覺聞拊几稱善後七坐道場化行海內嗣法者甚衆頌上堂衲僧橫說豎說未知有頂門上眼時有僧問如何是頂門上眼師

驅耕夫牛奪饑人食

鬼神茶飯

曰衣穿瘦骨露屋破看星眠○上堂夫爲宗師須是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遇賤即貴遇貴即賤驅耕夫之牛令他苗稼豐登奪饑人之食令他永絕饑渴遇賤即貴握土成金遇貴即賤變金成土老僧亦不驅耕夫之牛亦不奪饑人之食何謂耕夫之牛我復何用饑人之食我復何餐我也不握土成金也不變金作土何也金是金土是土玉是玉石是石僧是僧俗是俗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山河古今人倫雖然如此打破大散關幾箇迷逢達磨頌上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不用續鳧截鶴夷嶽盈壑放行也百醜千拙收來也攣攣拳拳用之則敢與八大龍鬬富不用都來不直半分錢參○上堂靈源絕朕普現色身法離斷常有無堪示所以塵塵不見佛剎剎不聞經要會靈山親授記晝見日夜見星良久曰若到諸方不得錯舉參○上堂虛明自照不勞心力上士見之鬼神茶飯中士得之狂心頓息更有一人切忌道著○上堂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

出沒太虛之中何似南山起雲北山下雨若也會得甜瓜徹蔕甜若也不會苦瓠連根苦

室中問僧

室中問僧無手人能行拳無舌人解言語忽然無手人打無舌人無舌人道箇甚麼又曰蜀魄連宵吽鷓鴣終夜啼圓通門大啓何事濕雲泥頌師舉金剛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法眼云若見諸相非相即不見如來師曰若見諸相非相眼在甚麼處此語有兩頁門增收

頌示衆曰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百骸潰散皆歸土一物長靈甚處安南堂興云 一物長靈甚處安長空雲散碧天寬蓮宮佛刹花無數貶起眉毛子細觀增收

嗣雪竇顯

承天宗禪師僧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雲籠碧嶠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月在清池

嗣雪竇顯

南明慎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水天影交碧曰畢竟是同是別師曰松竹聲相寒

嗣雪竇顯

君山昇禪師上堂大方無外含裹十虛至理不形圓融三際高超名相妙體全彰迥出古今眞機獨露握驪珠而鑑物物物流輝擲寶劍以揮空空絕迹把定則摩竭掩室淨名杜詞放行則拾得搖頭寒山拊掌且道是何人境界拈拄杖卓一下曰瞬目揚眉處憑君子細看

嗣雪竇顯

洞庭惠金典座依明覺於雪竇問舉須彌山話默有契一日欲往訊過之殿軒覺問汝名甚麼曰惠金覺曰阿誰惠汝金曰容少間去方丈致謝覺曰即今聻曰這裏容和尚不得

嗣雪竇顯

修撰曾會居士幼與明覺同舍及冠異途天禧間公守池州一日會于景德寺公遂引中庸大學參以楞嚴符宗門語句質明覺覺曰這箇尚不與教乘合況中庸大學耶學士要徑捷理會此事乃彈指一下曰但恁麼薦取公於言下領旨天聖初公守四明以書幣迎師補雪竇既至公曰某近與清長老商量趙州

商量勘婆子話

勘婆子話未審端的有勘破處也無覺曰清長老道箇甚麼公曰又與麼去也覺曰清長老且放過一著學士還知天下衲僧出這婆子圈繢不得麼公曰這裏別有箇道處趙州若不勘破婆子一生受屈覺曰勘破了也公大笑

嗣延慶榮

圓通訥禪師肆業講肆者年多下之會禪者南遊回

[illegible]叟

行脚樣子

◎[illegible]一作[illegible]

[illegible]

雙勝二座相別○二一作上

力勉其行於是徧參荊楚間迄無所得至襄州洞山留止十年因讀華嚴論有省後遊廬山道價日起

法昌遇禪師有大志自受具遊方名著叢席浮山遠和尚嘗指謂人曰此後學行脚樣子也參北禪禪問近離甚處師曰福嚴禪曰思大鼻孔長多少師曰與和尚當時見底一般禪曰汝道我見時長多少師曰和尚大似不曾到福嚴禪曰學語之流又問來時馬大師安樂否師曰安樂禪曰向汝道甚麼師曰教和尚莫亂統禪曰念汝新到不能打得你師曰某甲亦放和尚過茶罷禪問鄉里甚處師曰漳州禪曰三平在彼作甚麼師曰說禪說道禪曰年多少師曰與露柱齊年禪曰有露柱且從無露柱年多少師曰無露柱一年也不少禪曰夜半放烏雞師留北禪最久於是師資敲唱妙出一時○晚至西山晻雙嶺深邃棲息三年始應法昌之請師在雙嶺受請與英勝二首座相別曰三年聚首無事不知檢點將來不無滲漏以拄杖畫一畫曰這箇即且止宗門事作麼生英曰須彌安鼻孔師曰恁麼則臨崖看滸眼特地一場愁

祖師特唱此事

◎是一作更

拈起拄杖

英曰深沙努眼睛師曰爭奈擧凡無異路方便有多門英曰鐵蛇鑽不入師曰這般漢有甚共語處英曰自緣根力淺莫怨太陽春却畫一畫曰宗門事且止這箇事作麼生師便掌英曰這漳州子莫無去就師曰你這般見解不打更待何時又打英曰也是老僧招得上堂祖師西來特唱此事祗要時人知有如貧子衣珠不從人得三世諸佛祗是弄珠底人十地菩薩祗是求珠底人汝等正是貽姸乞丐懷寶迷邦靈利漢纔聞擧著眨上眉毛便知落處若是踏步向前不如策杖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頌示衆我要一箇不會禪底作國師○上堂春山青春水綠一覺南柯夢初足携筇縱步出松門是處桃英香馥郁因思昔日靈雲老三十年來無處討如今競愛摘楊華紅香滿地無人掃○上堂拈起拄杖曰我若拈起你便喚作先照後用我若放下你便喚作先用後照我若擲下你便喚作照用同時忽然不拈不放你向甚麼處卜度直饒會得倜儻分明若遇臨濟德山便須腦門著地且道伊有甚麼長處良久曰曾經大海休誇

水除却須彌不是山

嗣北禪賢

廣因要禪師上堂古者道祇恐爲僧心不了爲僧心了總輸僧且如何是諸上座了底心良久曰漁翁睡重深潭濶白鳥不飛舟自橫

嗣開先暹

雲居了元佛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木頭雕不就曰恁麼則皆是虛妄也師曰梵音深遠令人樂聞

諸佛說不到底法

○問如何是諸佛說不到底法師曰蟻子解尋腥處走蒼蠅偏向臭邊飛曰學人未曉請師再指師曰九萬里鵬從海出一千年鶴遶天歸○問大修行人還入地獄也無師曰在裏許曰大作業人還上天堂也無師曰鰕跳不出斗曰恁麼則鑊湯爐炭吹教滅劍樹刀山喝使摧師曰自作自受乃曰適來禪客出衆禮拜各以無量珍寶布施大衆又於面門上放大光明照耀乾坤令諸人普得相見於此明得可謂十方諸佛各坐其前常爲勞生演說大法豈假山僧重重註破如或未然不免橫身狥物乃橫按拄杖曰萬般草木根苗異一得春風便放花○

東坡留玉帶

師一日與學徒入室次適東坡居士到面前師曰此間無坐榻居士來此作甚麼士曰暫借佛印四大爲坐榻師曰山僧有一問居士若道得即請坐道不得即輸腰下玉帶子士欣然曰便請師曰居士適來道暫借山僧四大爲坐榻祇如山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居士向甚麼處坐士不能答遂留玉帶師却贈以雲山衲衣士乃作偈三首其一曰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會當乞食歌姬院奪得雲山舊衲衣餘不備錄

嗣開先暹

智海逸正覺禪師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青青河畔草曰磨後如何師曰鬱鬱園中柳曰磨與未磨是同是別師曰同別且置還我鏡來僧擬議師便喝○上堂拈拄杖曰這拄杖在天也與日月並明在地也與山河同固在王侯也以代蒲鞭在百姓也防身禦惡在衲僧也晝橫肩上渡水穿雲夜宿旅亭撐門拄戶且道在山僧手裏用作何爲要會麼有時放步東湖上與僧遙指遠山青擊禪牀下座○

超情離見

上堂憶得老僧年七歲時於村校書處得一法門超情離見絕妙絕玄爰自染神逾六十載今日輒出普告大衆若欲傳持宜當諦聽遂曰寒原耕種罷牽犢負薪歸此

夜一壚火渾家身上衣諸禪德逢人不得錯舉〇上堂古者道接物利生絕妙外甥終是不肖他家自有兒孫將來應用恰好諸禪德還會麼菜園牆倒晴方築房店籬穿雨過修院宇漏時隨分整兒孫大小盡風流〇道士問如何是道師曰龍吟金鼎虎嘯丹田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吐故納新曰道與道中人相去多少師曰賓鶴顚崖上沖天昧米民

嗣開先暹

天章楚禪師上堂皷聲錯落山色崔嵬本既不有甚處得來良久曰高著眼

嗣雲居舜

蔣山泉禪師僧問古人說不到處請師說師曰夫子入太廟曰學人未曉師曰春暖柳條青〇聖節上堂拈拄杖擊法座一下曰以此功德祝延聖壽便下座〇上堂時人欲識南禪路門前有箇長松樹脚下分明不較多無奈行人恁麼去莫恁去急回顧樓臺煙鎖鐘鳴處〇師因雪下上堂召大衆曰還有過得此色者麼良久曰文殊笑普賢瞋眼裏無筋一世貧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〇上堂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若更眼睛定動未免紙裏麻纏脚下是地頭上是天不信但看八九月紛紛黃葉滿山川

嗣雲居舜

慈雲慧禪師上堂片月浸寒潭微雲滿空碧若於這道人好箇眞消息還有達道人麼微雲穿過你髑髏片月觸著你鼻孔珍重

嗣大潙宥

三句

歸宗通禪師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日出東方夜落西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鐵山橫在路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船子下揚州（人天眼目云鐵船橫）古路〇上堂從無入有易從有入無難有無俱盡處且莫自顢頇舉來看寒山拾得禮豐干

嗣育王璉

天宮懷禪師上堂八萬四千波羅蜜門門門長開三千大千微塵諸佛佛佛說法不說有不說無不說非有非無不說亦有亦無何也離四句絕百非相逢舉目少人知昨日霜風漏消息梅華依舊綴寒枝

嗣夾山遵

福昌信禪師上堂召大衆衆舉頭師曰南山風色緊便下座

嗣𡰥衣懷

慧林宗本圓照禪師遊方至池陽謁振宗宗舉天親從彌勒內宮而下無著問云人間四百年彼天爲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

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祇說這箇法如何是這箇法師久而開悟宗一日問師卽心卽佛時如何師曰殺人放火有甚麼難於是名播寰宇○僧問上是天下是地未審中間是甚麼物師曰山河大地曰恁麼則謝師答話師曰大地山河曰和尚何得瞞人師曰却是老僧罪過○上堂頭圓像天足方似地古貌稜層丈夫意氣趯倒須彌踏飜海水帝釋與龍王無著身處乃拈拄杖曰却來拄杖上回避咄任汝神通變化究竟須歸這裏以拄杖卓一下

嗣天衣懷

法雲圓通秀禪師習圓覺華嚴妙入精義因謁鐵佛懷禪師懷問曰座主講甚麼經師曰華嚴曰華嚴以何爲宗師曰法界爲宗曰法界以何爲宗師曰以心爲宗曰心以何爲宗師無對懷曰毫氂有差天地懸隔汝當自看必有發明後聞僧舉白兆參報慈情未生時如何慈曰隔師忽大悟直詣方丈陳其所證懷曰汝眞法器吾宗異日在汝行矣○僧問不離生死而得涅槃不出魔界而入佛界此理如何師曰赤土茶（一作塗）牛嬭曰謝師答話師曰你話頭道甚麼僧擬議師便喝○上堂看風使帆正是隨波逐浪截斷衆流未免依前滲漏量才補職寧越短長買帽相頭難得恰好直饒上不見天下不見地東西不辨南北不分有甚麼用處任是鈍鐵打就生鐵鑄成也須額頭汗出總不恁麼如何商量良久曰赤心片片誰知得笑殺黃梅石女兒○上堂山僧不會巧說大都應箇時節相喚喫椀茶湯亦無祖師妙訣禪人若也未相諳踏著秤鎚硬似鐵

神宗賜號圓通

看風使帆

嗣天衣懷

慧林若冲覺海禪師上堂碧落靜無雲秋空明有月長江瑩如練淸風來不歇林下道人幽相看情共悅諸仁者適來道箇淸風明月猶是建化門中事作麼生是道人分上事良久曰閒來石上觀流水欲洗禪衣未有塵○上堂無邊義海咸歸顧眄之中萬象形容盡入照臨之內你諸人築著磕著因甚麼却不知良久曰莫怪山僧太多事光陰如箭急相催珍重

嗣天衣懷

長蘆應夫禪師上堂召衆曰江山繞檻宛如水墨屏風殿閣凌空麗若神僊洞府森羅萬象海印交參一道神光更無遮障諸人還會麼良久曰寥寥天地間

獨立望何極參

嗣天衣懷

佛日智才禪師上堂城裏喧繁空山寂靜然雖如此動靜一如死生不二四時輪轉物理湛然夏不去而秋自來風不涼而人自爽今也古也不改絲毫誰少誰多身無二用諸禪德既身無二用爲甚麼龍女現十八變君不見弄潮須是弄潮人珍重○上堂風雨蕭騷塞汝耳根落葉交如塞汝眼根香臭叢雜塞汝鼻根冷熱甘甜塞汝舌根衣綿溫冷塞汝身根顛倒妄想塞汝意根諸禪德直饒汝飜得轉也是平地骨堆參○上堂舉柏樹子話師曰趙州庭柏說與禪客黑漆屏風松羅亮嗝

嗣天衣懷

天鉢元禪師初遊講肆頗達宗教嘗燕坐古室忽聞空中有告師學上乘者無滯於此驚駭出視杳無人跡翌日客至出寒山集師一覽之卽慕參玄至天衣法席遇衆請益豁然大悟衣印可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上堂冬不受寒夏不受熱身上衣口中食應時應節既非天然自然盡是人人膏血諸禪德山僧恁麼說話爲是世法爲是佛法若也擇得分明萬兩黃金亦消得喝一喝

嗣天衣懷

棲賢遷禪師上堂是甚麼物得恁頑頑嚚嚚[illegible][illegible]睍睍搊掌呵呵大咲曰今朝巴鼻直是黃面瞿曇通身是口也分疎不下久立

嗣天衣懷

梵言首座示衆南陽國師道說法有所得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是名師子吼師曰國師恁麼道大似掩耳偷鈴何故說有說無盡是野干鳴諸人要識師子吼麼咄

嗣天衣懷

三祖會禪師僧問理雖頓悟事假漸除除卽不問如何是頓悟底道理師曰言中有響曰便恁麼又且如何師曰金毛師子問生也猶如著衫死也猶如脫袴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譬如閑日爲甚麼如此師曰因行不妨掉臂

嗣天衣懷

澄照慈禪師上堂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是蹉過那堪進步向前更要山僧說破而今說破了也還會麼昨日雨今日晴

嗣天衣懷

崇德澄禪師秀州人也上堂覿面相呈更無餘事若也如此豈不俊哉山僧蓋不得已曲爲諸人若向衲僧面

前一點也著不得諸禪德且道衲僧面前說箇甚麼卽德良久曰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

嗣天衣懷

定慧雲禪師僧問如何是爲人一句師曰見之不取曰學人未曉師曰思之千里

嗣天衣懷

報本存禪師在天衣受請上堂曰長江聖壽見召住持進退不遑且隨緣分此皆堂頭和尚提耳訓育終始獎論若據今日正令當行便好一棒打殺那堪更容立在座前雖然如是養子方知父慈

嗣天衣懷

開聖棲禪師開堂垂語曰選佛場開人天普會莫有久歷覺場罷參禪客出來相見時有僧出師曰作家作家僧曰莫著忙師曰元來不是作家僧提起坐具曰看看摩竭陀國親行此令師曰秖今作麼生僧禮拜師曰龍頭蛇尾

嗣天衣懷

衡山禮禪師上堂恭論此事直下難明三賢罔測十聖不知到這裏須高提祖令横按鏌鎁佛尚不在纖塵何立直教教彌粉碎大海焦枯放一線道與諸人商量且道商量箇甚麼良久曰鹽貴米賤

嗣天衣懷

雲門侃禪師上堂塵勞未破觸境千差心鑑圓明絲毫不立靈光皎皎獨露現前今古兩忘聖凡路絕到這裏始能卷舒自在應用無虧出沒往還人間天上大衆雖然如是忽被人把住問你道拄杖子向甚麼處著又如何秖對還有人道得麼出來道看衆無對乃拍禪牀下座

嗣天衣懷

太平坦禪師上堂是法無宗隨緣建立聲色動靜不昧見聞舉用千差如鐘待扣於此薦得且隨時著衣喫飯若是德山臨濟更須打草鞋行脚參

嗣天衣懷

佛足祥禪師僧問一色無變異喚作露地白牛還端的也無師曰頭角生也曰頭角未生時如何師曰不要犯人苗稼

嗣天衣懷

明因贇禪師上堂横按拄杖曰若恁麼去直得天無二日國無二王釋迦老子飲氣吞聲一大藏教如蟲蝕木設使鑽仰不及正是無孔鐵鎚假饒信手拈來也是殘羹餿飯一時吐却方有少分相應更乃墮在空亡依舊是鬼家活計更會麼雨後始知山色翠事難方見丈夫心卓拄杖下座

嗣天衣懷

侍郎楊傑居士號無爲歷參諸名宿晚從天衣遊衣

每引老龐機語令研究深造後奉祀泰山一日雞一鳴睹日如盤涌忽大悟乃別有男不婚有女不嫁之偈曰男大須婚女長須嫁討甚閑工夫更說無生話嘗以寄衣衣稱善後會芙蓉楷禪師公曰與師相別幾年蓉曰七年公曰學道來參禪來蓉曰不打這鼓笛公曰恁麼則空遊山水百無所能也蓉曰別來未久善能高鑑公大笑公有辭世偈曰無一可戀無一可捨太虛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

嗣稱心宗

慧日堯禪師僧問古者道我有一句待無舌人解語却向汝道未審意旨如何師曰無影樹下好商量僧禮拜師曰瓦解冰消

嗣報本蘭

中際遵禪師上堂八萬四千深法門門門有路超乾坤如何箇箇踏不著祇為蝦蜒太多脚不唯多脚亦多口釘觜鐵舌徒增醜拈鎚豎拂泥洗泥揚眉瞬目籠中雞要知佛祖不到處門掩落花春鳥啼

嗣雲居元

百丈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問誰曰特問和尚師曰鷂子過新羅

嗣雲居元

善權泰禪師上堂諸佛出世廣演三乘達磨西來密傳大事上根之者言下頓超中下之流須當漸次發明心地或一言唱導或三句敷揚或善巧應機遂成多義撮其樞要總是空花一句窮源沉埋祖道敢問諸人作麼生是依時及節底句良久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參

嗣雲居元

崇福基禪師上堂若於這裏會得便能入一佛國坐一道場水鳥樹林共談斯要樓臺殿閣同演眞乘續千聖不盡之燈照八面無私之談所以道在天同天在人同人還有知音者麼良久曰水底金烏天上日眼中瞳子面前人

嗣智海逸

大中隆禪師上堂法無異法道無別道時時逢見釋迦處處撞著達磨放步即交肩開口即齩破不齩破大小大○上堂夫欲智拔先須定動卓拄杖曰唵囌嚕唏唎娑婆訶歸堂喫茶○上堂平旦寅曉何人處處彌陀佛家家觀世音月裏麒麟看北斗向陽榫子一邊青

嗣智海逸
會東林總

僉判劉經臣居士少以逸才登仕版於佛法未之信年三十二會東林照覺總禪師與語啓廸之乃敬服

謁慧林沖 參韶山杲 依正覺逸 見種種異相 嗣蔣山泉

因辭心祖道旣而抵京師謁慧林沖禪師於僧問雪竇如何是諸佛本源答曰千峯寒色語下有省歲餘會雒幕就參韶山杲禪師將去任辭韶山山囑曰公如此用心何愁不悟爾後或有非常境界無量歡喜且急收拾若收拾得去便成法器若收拾不得則有不寧之疾成失心之患矣未幾復至京師趨智海依正覺逸禪師請問因緣海曰古人道平常心是道你十二時中放光動地不自覺知向外馳求轉疎轉遠公益疑不解一夕入室海舉傳燈所載香至國王問波羅提尊者何者是佛尊者曰見性是佛之語問之公不能對疑甚遂歸就寢熟睡至五鼓覺來方追念間見種種異相表裏通徹六根震動天地回旋如雲開月現喜不自勝忽憶韶山臨別所囑之言姑抑之逗明趨智海悉以所得告海爲證據且曰更須用得始得公曰莫要踐履否海厲聲曰這箇是甚麼事却說踐履公默契乃作發明心地頌八首及著明道諭儒篇以警世

清獻公趙抃居士字悅道年四十餘擯去聲色系心

聞雷悟道 與富鄭公書 嗣慧林本 嗣慧林本

宗教會佛慧來居衢之南禪公日親之慧未嘗容措一詞後典青州政事之餘多宴坐忽大雷震驚即契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慧聞笑曰趙悅道撞彩耳〇富鄭公初於宗門未有所趣公勉之書曰伏惟執事富貴如是之極道德如是之盛福壽康寧如是之備退休閑逸如是之高其所未甚留意者如來一大事因緣而已能專誠求所證悟他日爲門下賀也（公年七十有二以太子少保致仕作高齋自適）

法雲善本禪師僧問寶塔元無縫如何指示人師曰煙霞爲背面星月繞簷楹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竟日不知淸世事長年占斷白雲鄉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太無厭生〇上堂上不見天下不見地晶塞虛空無處回避爲君明破即不中且向南山看鼈鼻擲拄杖下座

金山善寧禪師上堂顧視大衆曰古人道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齅香在舌談論在身覺觸在意攀緣雖然如是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若是金山即不

然有眼覷不見有耳聽不聞有鼻不知香有舌不談論有身不覺觸有意絕攀緣一念相應六根解脫敢問諸禪德且道與前來是同是別莫有具眼底衲僧出來通箇消息若無復爲諸人重重註破放開則私通車馬揑緊則毫末不存若是飽戰作家一任是非貶剝

嗣慧林本

壽州資壽巖禪師僧問大藏經中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祇恐汝不信曰如何卽是師曰黑底是墨黃底是紙曰謝師答話師曰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上堂乾坤肅靜海晏河淸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這箇是世間法作麼生是佛法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嗣慧林本

秀州本覺一禪師僧問如何是句中玄師曰崑崙騎象藕絲牽曰如何是體中玄師曰影浸寒潭月在天曰如何是玄中玄師曰長連牀上帶刀眠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放下著○上堂折半列三人人道得去一拈七亦要商量正當今日雲門道底不要別作麼生露得箇消息良久曰日月易流

嗣慧林本

投子顒禪師上堂巍巍少室永鎭群峯有時雲中捧出有時霧罩無蹤有時突出目前有口道不得被人喚作壁觀胡僧諸仁者作麼生免得此過休休不如且持課良久曰一元和二佛陀三釋迦自餘是甚椀躂丘參

嗣慧林本

地藏恩禪師上堂雨後鳩鳴山前麥熟何處牧童兒騎牛笑相逐更把鐵笛橫吹風前一曲兩曲參

嗣慧林本

靈曜良禪師上堂不知時分之延促不知日月之大小灰頭土面且與麼過山僧每遇月朔特地鬪釘家風抑揚問答一場笑具雖然如是因風撮土借水獻花有箇葛藤露布與諸人共相解摘看驀拈拄杖擊香臺曰參堂去

嗣慧林本

香山泳禪師上堂心隨境現境逐心生心境兩忘是箇甚麼拈起拄杖曰且道這箇甚處得來若道是拄杖瞎却汝眼若道不是拄杖眼在甚麼處是與不是一時拈却且騎拄杖出三門去也遂曳杖下座

嗣慧林本

靈泉一禪師上堂美玉藏頑石蓮華出淤泥須知煩惱處悟得卽菩提咄

嗣慧林本

石佛顯禪師僧問如何是頓教師曰月落寒潭曰如何是漸教師曰雲生碧漢曰不漸不頓時如何師曰八十老婆不言嫁

嗣法雲秀

法雲惟白佛國禪師上堂過去已過去未來且莫算正當現在事今朝正月半明月正團圓打鼓普請看大衆看即不無畢此喚甚麼作月休於天上覓莫向水中尋師有續燈錄三十卷入藏

嗣法雲秀

僊巖純禪師僧問德山棒臨濟喝和尚如何作用師曰老僧今日困僧便喝師曰却是你惺惺

嗣法雲秀

慈濟聰禪師上堂終日孜孜相爲恰似牽牛上壁大衆何故如此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

嗣法雲秀

白兆珪禪師上堂幸逢嘉會須采異聞既遇寶山莫空手回不可他時後日門扇後壁角頭自說大話也窮天地亘古今即是當人一箇自性於是中間更無他物諸人每日行時行著臥時臥著坐時坐著祇對語言時滿口道著以至揚眉瞬目嗔喜愛憎寂默遊戲未始間斷因甚麼不肯承當自家歇去良由無量劫來愛欲情重生死路長背覺合塵自生疑惑譬如空中飛鳥不知空是家鄉水裏遊魚忘却水爲性命何得自抑却問傍人大似捧飯稱饑臨河叫渴諸人要得休去麼各請立地定著精神一念回光豁然自照何異空中紅日獨運無私盤裏明珠不撥自轉然雖如是祇爲初機向上機關未曾踏著且道作麼生是向上機關良久曰仰面看天不見天

嗣法雲秀

福嚴初禪師上堂即性之相一亘晴空即相之性千波競起若徹來源清流無阻所以擧一念而塵沙法門頓顯拈一毫而無邊刹境齊彰且道文殊普賢在甚麼處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便下座

嗣法雲秀

德山仁繪禪師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山僧即不然至道最難須是揀擇若無憎愛爭見明白

嗣法雲秀

香積旻禪師上堂木馬衝開千騎路鐵牛透過萬重關木馬鐵牛在甚麼處良久曰驚起暮天沙上鴈海門斜去兩三行

嗣法雲秀

瑞相來禪師上堂顧視衆曰夫爲宗匠隨處提綱應機問答殺活臨時心眼精明那容妖怪若也棒頭取

證喝下承當埋沒宗風恥他先作轉身一路不在疑遲一息不來還同死漢大衆直饒到這田地猶是句語埋藏未有透脫一路敢問諸人作麼生是透脫一路還有人道得麼若無山僧不免與諸人說破良久曰玉壘荊楚寒光動劒出豐城紫氣橫

嗣法雲秀

眞空一禪師上堂心鏡明鑑無礙遂拈起拄杖曰喚這箇作拄杖卽是礙不喚作拄杖亦是礙離此之外畢竟如何要會麼礙不礙誰爲對大地山河廓然粉碎

嗣慧林沖

華嚴智明禪師上堂若論此事在天則列萬象而齊現在地則運四時而發生在人則出歿卷舒六根互用且道在山僧拄杖頭上又作麼生良久卓一下曰高也著低也著

嗣慧林沖

永泰航禪師上堂龍騰碧漢變化無方鳳翥靑霄誰知蹤跡可行則行不出百千三昧可止則止寧忘萬象森羅所以道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中祇麼得且道得箇甚麼良久曰莫忘想

嗣慧林沖

壽聖邦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拈放一邊如何得速成佛去師曰有成終不是是佛亦非眞僧擬議師叱曰話頭道甚麼

嗣長蘆夫

長蘆賾禪師上堂樓外紫金山色秀門前甘露水聲寒古槐陰下淸風裏試爲諸人再指看拈拄杖曰還見麼擊香桌曰還聞麼靠却拄杖曰眼耳若通隨處足水聲山色自悠悠

嗣佛日才

夾山齡禪師上堂良久打一圓相曰大衆五千餘卷詮不盡三世諸佛讚不及令人却憶賣油翁很忙走下繩牀立參

嗣天鉢元

元豐滿禪師上堂此劒刃上事須劒刃上漢始得有般名利之徒爲人天師懸羊頭賣狗肉壞後進初機滅先聖洪範你等諸人聞恁麼事豈不寒心由是疑悞衆生墮無間獄苦哉苦哉取一期快意受萬劫餘殃有甚麼死急來爲獅子喝曰賺人徒側耳便下座

嗣天鉢元

善勝悟禪師上堂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弄影逃形不知形爲影本以法問法不知法本非法以心傳心不知心本無心心本無心知心如幻了法非法知法如夢心法不實莫謾追求夢幻空華何勞把捉到

嗣淨衆言

嗣法雲本

嗣法雲本

這裏三世諸佛一大藏教祖師言句天下老和尙路布葛藤盡使不著何故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西京招提湛禪師（嘉禾人也）上堂偏不偏正不正那箄從來難比竝滿天風雨骨毛寒何須更入那伽定卓拄杖下座〇上堂六塵不惡還同正覺馬上誰家白面郎穿花折柳垂巾角夜來一醉明月樓呼盧輸却黃金宅臂鷹走犬歸不歸娥眉皓齒嚬無力此心能有幾人知黃頭碧眼非相識囉囉哩拍手一下下座

淨慈楚明禪師上堂出門見山水入門見佛殿靈光獨處誰諸人何不薦若不薦淨慈今日不著便〇上堂若論此事如散鋪寶貝亂堆金玉昧已者自甘窮困有眼底信手拈來所以道閻浮有大寶見少得還稀若人將獻我成佛一餉時乃拈拄杖曰如今一時呈似普請大衆高著眼擲拄杖下座

雪峯思慧禪師上堂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眞體今朝三月十五不勞久立〇上堂一切法無差雲門胡餅趙州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

絕學無爲

嗣法雲本

嗣法雲本

聲色裏坐臥

五月落梅花慚愧太原孚上座五更聞鼓角天曉弄琵琶喝一喝〇上堂南詢諸友踏破草鞋絕學無爲坐消日月凡情易脫聖解難忘但有纖毫皆成滲漏可中爲道似地擎山應物現形如驢覷井總無計較途轍已成若論相應轉沒交涉勉諸仁者莫錯用心各自歸堂更求何事

資福明禪師上堂若論此事譬如伐樹得根灸病得穴若也得根豈在千枝偏斫若也得穴不假六分全燒以拄杖卓一下曰這箇是根那箇是穴擲下拄杖曰這箇是穴又喚甚麼作根咄是何言歟

雲峯璿禪師上堂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大衆古人見處如日暉空不著二邊豈墮陰界堪嗟後代兒孫多作一色邊會山僧即不然不休去不歇去業識茫茫去七顚八倒去十字街頭鬧浩浩地聲色裏坐臥去三家村裏盈衢塞路荊棘裏遊戲去刀山劍樹劈腹剜心鑊湯爐炭皮穿骨爛去如斯舉唱大似三歲孩兒輥繡毬〇上堂瘦竹長松滴翠香流風疏月度炎涼不知誰

住原西寺每日鐘聲送夕陽○上堂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築著額頭磕著鼻曰意旨如何師曰驢駝馬載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朝到西天暮歸東土曰謝師答話師曰大乘砑郎當僧退師乃曰僧問西來意築著額頭磕著鼻意旨又如何驢駝并馬載朝到西天暮歸唐大乘恰似砑郎當何故沒量大人被

語脉裏轉

語脉裏轉却遂拊掌大笑下座○僧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為甚麼眉鬚墮落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曰恁麼則不落也師曰兩重公案曰學人未曉特伸請益師曰筠袁虔吉頭上插筆

嗣法雲本

延慶復禪師上堂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忽然胡漢俱來時如何祇準良久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參

嗣法雲本

道場顏禪師上堂世尊按指海印發光拈拄杖曰莫妄想便下座

嗣法雲本

天竺從諫講師具大知見聲播講席於止觀深有所契每與禪衲遊嘗以道力扣大通通一日作寄之師發緘睹黑白二圓相乃悟答偈曰黑相白相擔枷過狀了不了兮無風起浪若問究竟事如何洞庭山在太湖上

嗣金山寧

普濟淳禪師上堂雨過山青雲開月白帶雪寒松搖風庭柏山僧恁麼說話還有祖師意也無其或未然良久曰看看

嗣本覺一

尼法海禪師首參法雲秀和尚後領旨於法真言下諸名儒屢挽應世堅不從嘗日說偈曰霜天雲霧結山月冷涵輝夜接故鄉信曉行人不知屆明坐脫

嗣投子顒

丞相富弼居士由清獻公警勵之後不舍晝夜力進此道聞顒禪師主投子法席冠淮甸往質所疑會顒為衆登座見其顧視如象王回旋公微有得因執弟子禮趨函丈命侍者請為入室顒見即曰相公已入來富弼猶在外公聞汗流浹背即大悟尋以偈寄圓照本曰一見顒公悟入深夤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謾說江山遠目對靈光與妙音後奏署顒師證悟號

嗣甘露宣

尼文照禪師上堂靈源不動妙體何依歷歷孤明是誰光彩若道眞如實際大似好肉剜瘡更作祖意商量正是迷頭認影老胡四十九年說夢即且止僧堂

裏儱陳如上座。爲你諸人擧覺底還記得麼。良久曰。惜取眉毛好

嗣瑞巖居

萬年幽禪師上堂。先聖行不到處。凡流恰到。凡流既到。先聖莫知。到與不到。知與不知。總置一壁。祇如僧問乾峯。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峯以拄杖畫一畫曰。在這裏。且道此老與他先聖凡流。相去幾何。南山虎齩石羊。兒須向其中識生死

嗣長蘆信

慧林懷深慈受禪師。依淨照於嘉禾資聖。照擧良遂見麻谷因緣。問曰。如何是良遂知處。師即洞明。出住資福。屨滿戶外。蔣山佛鑑懃禪師。行化至。茶退。師引巡寮。至千人街坊。鑑問。既是千人街坊。爲甚麼祇有一人。師曰。多虛不如少實。鑑曰。恁麼那。師赧然。偶朝廷以資福爲神霄宮。因棄往蔣山。留西庵。陳請益。鑑曰。資福知是般事便休。師曰。某實未穩。望和尚不外。鑑擧倩女離魂話。反覆窮之。大豁疑礙。呈偈曰。祇是舊時行履處。等閒擧著便誵訛。夜來一陣狂風起。吹落桃花知幾多。鑑撫几曰。這箇豈不是活祖師意。○上堂。雲是何山起。風從甚澗生。好箇入頭處。官路少

活祖師意

人行。○上堂。不是境。亦非心。喚作佛時也陸沉。箇中本自無階級。切忌無階級處尋。總不尋。過猶深。打破雲門飯袋子。方知赤土是黃金。咄

嗣長蘆信

萬壽璝禪師。凡見僧必問。近日如何。僧擬議。即撫其背曰。不可思議。將示寂。衆集。復曰。不可思議。乃合掌而終

嗣長蘆信

天衣哲禪師。有以瑞巖喚主人公話問者。師答以偈曰。瑞巖長喚主人公。突出須彌最上峯。大地掀飜無覓處。笙歌一曲畫樓中

嗣長蘆信

智者諲禪師上堂。要扣玄關。須是有節操。極慷慨。斬得釘。截得鐵。硬剝剝地漢。始得。若是隈刀避箭。碌碌之徒。看即有分。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嗣金山慧

報恩然禪師上堂。學者無事空言。須求妙悟。去妙悟而事空言。其猶逐臭耳。然雖如是。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一日謂衆曰。世緣易染。道業難辨。汝等勉之。語卒而逝

嗣元豐滿

雪峯演禪師上堂。還迷求悟。不知迷是悟之鉗鎚。愛聖憎凡。不知凡是聖之爐鞴。祇如聖凡雙泯。迷悟俱

忘一句作麼生道半夜彩霞籠玉象天明峯頂五雲遮

嗣元豐滿

衛州王大夫參元豐於言下知歸既而回壇山之陽縛茅自處者三載偶歌曰壇山裏日何長青松嶺白雲鄉吟烏啼猿作道場散髮采薇歌又笑從教人道野夫狂

嗣元豐滿

嶽林眞禪師上堂古人道秋初夏末合有責情三十棒岳林則不然靈山會上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正當恁麼時好與三十棒何故如此太平時節强起干戈教人吹大法螺擊大法鼓舉步則金蓮蹊蹀端居則寶座巍巍梵王引之於前香花繚繞帝釋隨之於後龍象駢羅致令後代兒孫遞相倣傚三三兩兩皆言出格風標劫劫波波未肯歸家穩坐鼓脣搖舌宛如鐘磬吹竽奮臂點胸何啻稻麻竹葦更還遊山翫水撥草瞻風人前說得石點頭天上飛來花撲地也好與三十棒且道坐夏賞勞如何酬獎良久曰萬寶功成何厚薄千鈞價重自低昂

嗣招提湛

秀州衞音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半夜烏龜火裏行曰意作麼生師曰虛空無背面僧禮拜師便打

嗣淨慈明

淨慈象禪師上堂古者道一翳在眼空華亂墜拈拄杖曰淨慈拈起拄杖豈不是一翳在眼百千諸佛總在拄杖頭現丈六紫磨金色之身乘其國土遊歷十方說一切法度一切衆豈不是空華亂墜卽今莫有向拄杖未拈已前坐斷得麼出來與淨慈相見如無切忌向空本無花眼本無翳處著到乃擲拄杖下座

嗣長蘆和

靈隱惠淳禪師上堂吾心似秋月碧潭淸皎潔乃喝曰寒山子話墮了也諸禪德皎潔無塵豈中秋之月可比虛明絕待非照世之珠可倫獨露乾坤光吞萬象普天匝地耀古騰今且道是箇甚麼良久曰此夜一輪滿淸光何處無

嗣雪峯慧

淨慈月堂道昌禪師上堂未透祖師關千難與萬難既透祖師關千難與萬難未透時難卽且置既透了因甚麼却難放下笊籬雖得價動他柄杓也無端

嗣雪峯慧

徑山照堂了一禪師上堂參玄之士觸境遇緣不能直下透脫者蓋爲業識深重情妄膠固六門未息一處不通點絕純淸合生難到直須入林不動草入水

嗣雪峯慧　嗣香嚴月　嗣靈林深　嗣靈隱光　嗣匯覺曇

不動波始可順生死流入人間世諸人要會麼以拄杖畫曰祇向這裏薦取

金山了心禪師上堂佛之一字孰云無木馬泥牛滿道途倚遍欄干春色晚香風吹斷碧珊瑚還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麼百鳥不來樓閣閉祇聞夜雨滴芭蕉

香嚴如璧禪師上堂變化密移何太急剎那念念一呼吸八萬四千方便門且道何門不可入入不入曉來雨打芭蕉濕殷勤更問箇中人門外堂堂相對立

國清妙印禪師上堂滿口道得底為甚麼不知有十分知有底為甚麼道不得且道諸訛在甚麼處若也知處許你照用同時明闇俱了其或未然道得道不得知有不知有南山石大蟲解作師子吼

中竺癡禪元妙禪師僧問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佛祖開口無分曰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帀地普天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有時入荒草有時上孤峯

靈巖日禪師上堂悟無不悟得無不得九年面壁空勞力三脚驢兒跳上天泥牛入海無蹤跡為甚如此九九八十一

嗣岳麓深　三印　嗣中竺妙

玉泉達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印印空師曰萬象歐歸古鑑中曰如何是一印印水師曰秋蟾影落千江裏曰如何是一印印泥師曰細觀文彩未生時

光孝深禪師上堂維摩一默普賢廣說歷代聖人互呈醜拙君不見落花三月子規啼一聲聲是一點血○上堂風蕭蕭葉飄飄雲片片水茫茫江干獨立向誰說天外飛鴻三兩行　會元十六卷終

禪宗正脉卷第八

音釋

韄音鐸　轢音洛　榼苦闔切酒器也　鶻音骨　茭古爻切　鉊之遙切鐮也　榼攉上庵聲下音雜遝也　肄音異習也勞也斬而復生也　覔莫紅切氾日而見是突前也　菠補波切　軋音乙　嘓戈和二音　蚝蜢上音次下音猛　鵰音刁摺　睍音赤　顯音　雒音洛　砑音訝　赧難上聲面赤愧　鞴音敗　躞蘇協切

禪宗正脉卷第九

南嶽　臨濟宗

嗣石霜圓

同雲峯悅夜話

黃龍慧南禪師頌依泐潭澄禪師分座接物名振諸方偶同雲峯悅禪師遊西山夜話雲門法道峯曰澄公雖是雲門之後法道異矣師詰其所以異峯曰雲門九轉丹砂點鐵成金澄公藥汞銀徒可翫入煅則流去師怒以枕投之明日峯謝過又曰雲門氣宇如王甘死語下乎澄公有法授人死語也死語其能活人乎卽背去師挽之曰若如是則誰可汝意峯曰石霜圓手段出諸方子宜見之不可後也師默記之曰悅師翠巖使我見石霜於悅何有哉卽造石霜中途聞石霜不事事忽叢林遂登衡嶽乃謁福嚴賢賢命掌書記俄賢卒郡守以慈明補之既至目其貶剝諸方件件數為邪解師為之氣索遂造其室明曰書記領徒遊方借使有疑可坐而商略師哀懇愈切明曰公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云放洞山三頓棒是有喫棒分無喫棒分師曰有喫棒分明色莊曰從朝至暮

造慈明室商略

開法同安泐潭不懌

說妙談玄

鵲噪鴉鳴皆應喫棒明卽端坐受師炷香作禮明復問趙州道臺山婆子我為汝勘破了也且那裏是他勘破婆子處師汗下不能加答次日又詣明詬罵不已師曰罵豈慈悲法施耶明曰你作罵會那師於言下大悟作頌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為讎呈慈明明頷之○後開法同安初受請日泐潭遣僧來審師提唱之語有曰智海無性因覺妄而成凡覺妄元虛卽凡心而見佛便爾休去將謂同安無折合隨汝顛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僧歸擧似澄澄不懌自是泐潭舊好絕矣○僧問儂家自有同風事如何是同風事師良久僧曰恁麼則起動和尚去也師曰靈利人難得僧禮拜○示衆曰江南之地春寒秋熱近日已來滴水滴凍僧問滴水滴凍時如何師曰未是衲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滴水滴凍○上堂說妙談玄乃太平之姦賊行棒行喝為亂世之英雄英雄姦賊棒喝玄妙皆為長物黃檗門下總用不著且道黃檗門下尋常用箇什麼喝一喝○上堂撞鐘鐘鳴

二人同到黃龍

黃龍三關

擊皷響大衆殷勤問訊同安端然合掌這箇是世法那箇是佛法喝○上堂有一人朝看華嚴暮觀般若晝夜精勤無有暫暇有一人不參禪不論義把箇破席日裏睡於是二人同到黃龍一人有爲一人無爲安下那一箇即是良久曰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眞聖遠乎哉體之即神乃拈拄杖曰道之與聖總在歸宗拄杖頭上汝等諸人何不識取若也識得十方刹土不行而至百千三昧無作而成若也未識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上堂擧大珠和尚道身口意淸淨是名佛出世身口意不淨是名佛滅度也好箇消息古人一期方便與你諸人討箇入路旣得箇入路又須得箇出路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登山不到頂不知宇宙之寬廣入海不到底不知滄溟之淺深旣知寬廣又知淺深一踏踏飜四大海一摑摑倒須彌山撒手到家人不識鵲噪鴉鳴柏樹間○上堂千般說萬般喩祇要教君早回去去何處良久云夜來風起滿庭香吹落桃花三五樹頌師室中常問僧曰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正當問答交鋒却復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問諸方參請宗師所得却復垂脚曰我脚何似驢脚三十餘年示此三問學者莫有契其旨脫有酬者師未嘗可否叢林目之爲黃龍三關

嗣黃龍南

閱傳燈開悟

愚人除境

窮生死根源

黃龍晦堂心禪師參雲峯悅禪師三年無所得辭去悅曰必往依黃檗南禪師師至黃檗四年不大發明又辭再上雲峯會悅謝世就止石霜因閱傳燈至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莖斜曰不會福曰三莖四莖曲師於此開悟徹見二師用處徑回黃檗方展坐具檗曰子已入吾室矣師踊躍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得教人看話百計搜尋檗曰若不教你如此究尋到無心處自見自肯即吾埋沒汝也○上堂愚人除境不忘心智者忘心不除境不知心境本如如觸目遇緣無障礙遂擧拂子曰看拂子走過西天却來新羅國裏知我者謂我拖泥帶水不知我者贏得一場怪誕○上堂大凡窮生死根源直須明取自家一片田地教伊去處分明然後臨機應

單明自己

用不失其宜祇如鋒鋩未兆已前都無是箇非箇譬爾爆動便有五行金土相生相剋胡來漢現四姓雜居各任方隅是非鋒起致使玄黃不辨水乳不分疾在膏肓難爲救療若不當陽曉示窮子無以知歸欲得大用現前便乃頓忘諸見諸見既盡昏霧不生大智洞然更非他物珍重○上堂若也單明自已不悟目前此人有眼無足若悟目前不明自已此人有足無眼據此二人十二時中常有一物礙在胷中物既在胷不安之相常在目前既在目前觸途成滯作麼生得平穩去祖不言乎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頌師室中常舉拳問僧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喚作甚麼○上堂夫玄道者不可以設功得聖智者不可以有心知眞諦者不可以存我會至功者不可以營事爲古人一期應病與藥則不可若是丈夫漢出則經濟天下不出則卷而懷之爾若一向聲和響順我則排斥諸方爾若示現酒肆婬坊我則孤峯獨宿且道甚處是黃龍爲人眼

嗣黃龍南

東林常總照覺禪師久依黃龍密授大法洪旨出住泐潭次遷東林皆符識記上堂乾坤大地常演圓音日月星辰每談實相飜憶先黃龍道秋雨淋漓連宵徹曙點點無私不落別處復云滴穿汝眼睛浸爛汝鼻孔東林則不然終歸大海作波濤擊禪牀下座

嗣黃龍南

寶峯克文眞淨禪師坐夏大潙聞僧舉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曰清波無透路師乃領解往見黃龍不契却曰我有好處這老漢不識我遂往香城見順和尚順問甚處來師曰黃龍來曰黃龍近日有何言句師曰黃龍近日州府委請黃檗長老龍垂語曰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有人下得語契便往住持勝上座云猛虎當路坐龍遂令去住黃檗順不覺云勝首座祇下得一轉語便得黃檗也佛法未夢見在師於言下大悟方知黃龍用處遂回見黃龍龍問甚處來師曰特來禮拜和尚龍曰恰值老僧不在師曰向甚麼處去龍曰天台普請南嶽遊山師曰恁麼則學人得自在去也龍曰脚下鞋甚處得來師曰廬山七百五十文唱來龍曰何嘗得自在師指鞋曰何嘗不自在龍駭之○僧問如何是佛師呵呵大咲僧

黃龍垂語

隨語生解

曰何哂之有師曰笑你隨語生解曰偶然失利師喝曰不得禮拜僧便歸衆師復笑曰隨語生解○問江西佛手驢脚接人和尚如何接人師曰鮎魚上竹竿曰全因今日師曰烏龜入水○上堂佛法兩字直是難得人有底不信自己佛事唯憑少許古人影響相似般若所知境界定相法門動則背覺合塵黏將去脫不得或學者來如印印泥遞相印授不唯自誤亦乃誤他洞山門下無佛法與人祇有一口劒凡是來者一一斬斷使伊性命不存見聞俱泯却向父母未生前與伊相見見伊纔向前便爲斬斷然則剛刀雖利不斬無罪之人莫有無罪底麽也好與三十拄杖」

古人影響

論

嗣黃龍南

雲居元祐禪師上堂月色和雲白松聲帶露寒好箇眞消息憑君子細看黃龍先師和身放倒還有人扶得起麽祖禰不了殃及子孫擊禪牀下座○上堂一切聲是佛聲以拂子擊禪牀曰梵音深遠令人樂聞又曰一切色是佛色乃拈起拂子曰今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已到之者頂戴奉行未到之者應如是知應如是信擊禪牀下座今諸方三塔師始創也

嗣黃龍南

黃檗惟勝禪師居講聚時偶以扇勒窗欞有聲忽憶教中道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因大悟白本講令參問師徑往黃龍後因瑞州太守委龍遴選黃檗主人龍集衆垂語曰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若人道得乃往住持師出答曰猛虎當路坐龍大悅遂令師往由是諸方宗仰之○上堂臨濟喝德山棒留與禪人作模範歸宗磨雪峯毬此箇門庭接上流若是黃檗卽不然也無喝也無棒亦不推磨亦不輥毬前面是案山背後是主山塞却你眼睛拶破你面門於此見得得不退轉地盡未來際不向他求若見不得醍醐上味翻成毒藥

嗣黃龍南

祐聖宮禪師上堂此事如醫家驗病方且雜毒滿腹未易攻治必瞑眩之藥而後可瘳就令徇意投之適足狂惑增其沉痼求其已病不亦左乎法堂前草深於心無愧

嗣黃龍南

開元琦禪師謁翠巖眞禪師問佛法大意眞唾地曰這一滴落在什麼處師捫膺曰學人今日脾疼巖解顏辭參積翠歲餘盡得其道乘閑侍翠商確古今適

有知底人

大雪翠指曰斯可以一致耆帚否師曰不能然則天霽日出雲物解駮豈復有哉知有底人於一切言句如破竹雖百節當迎刃而解詎容聲於擬議乎一日翠遣僧逆問老和尚三關語如何師厲聲曰你理會久遠時事作麼翠聞益奇之於是名著叢席翠歿四祖演禪師命分座室中垂語曰一人有口道不得姓字爲誰後傳至東林總禪師歎曰琦首座如鐵山萬仞卒難逗他語脉

嗣黃龍南

仰山偉禪師挈囊遊方至南禪師法席六遷星序一日扣請尋被喝出足擬跨門頓省立旨出世仰山道風大著○上堂大衆會麼古今事掩不得日用事藏不得既藏掩不得則日用現前且問諸人現前事作麼生參○上堂道不在聲色而不離聲色凡一語一默一動一靜隱顯縱橫無非佛事日用現前古今凝然理何差互

嗣黃龍南

福嚴慈感禪師上堂古佛心秖如今若不會苦沉吟秋雨微微秋風颯颯乍此乍彼若爲酬答沙岸蘆華青黃交雜禪者何依良久曰劄

嗣黃龍南

雲蓋智禪師聞法昌遇禪師韜藏西山卽之昌問曰汝何所來師曰大寧又問三門夜來倒汝知麼師愕然曰不知昌曰吳中石佛大有人不曾得見師惘然卽展拜昌使謁翠巖眞禪師雖久之無省且不捨寸陰及謁黃龍於積翠始盡所疑後首衆石霜遂開法道吾徙雲蓋○上堂昨日高山看釣魚步行騎馬失卻驢有人拾得駱駝去重賞千金一也無若向這裏薦得不著還草鞋錢○示衆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卽知君不可見雖然先聖恁麼道且作箇模子搭卻若也出不得秖抱得古人底若也出得方有少分相應雲蓋則不然騎駿馬繞須彌過山尋蟻跡能有幾人知

嗣黃龍南

報本元禪師上堂僧問諸佛所說法種種皆方便是否師曰是曰爲甚麼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師曰且莫錯會僧以坐具一畫師喝曰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今之學者方見道不可以言宣便擬絕慮忘緣杜塞視聽如斯見解未有自在分諸人還會寂滅相麼出門不見一纖毫滿目白雲與青嶂

嗣黃龍南

隆慶慶閑禪師謁黃龍於黃檗龍問甚處來師曰百丈曰幾時離彼師曰正月十三龍曰脚跟好痛與三十棒師曰非但三十棒龍喝曰許多時行脚無點氣息師曰百千諸佛亦乃如是曰汝與麼來何曾有纖毫到諸佛境界師曰諸佛未必到慶閑境界龍問如何是汝生緣處師曰早晨喫白粥如今又覺飢問我手何似佛手師曰月下弄琵琶問我脚何似驢脚師曰鷺鷥立雪非同色龍嗟咨而視曰汝剃除鬚髮當爲何事師曰祇要無事曰與麼則數聲淸磬是非外一箇閑人天地間也師曰是何言歟曰靈利衲子師曰也不消得龍曰此間有辯上座者汝著精彩師曰他有甚長處曰他拊汝背一下又如何師曰作甚麼曰他展兩手師曰甚處學這虛頭來龍大笑師却展兩手龍喝之

黃龍三關

嗣黃龍南

三祖宗禪師上堂明晃晃活鱍鱍十方世界一毫末拈向面前知不知莫向意根上拈掇拍一拍

嗣黃龍南　閱十明論乃證宗要

泐潭英禪師因謁華嚴十明論乃證宗要卽詣黃檗南禪師席檗與語益且曰荷擔大法盡在爾躬厚自愛所至議論奪席晩遊西山與勝首座棲雙嶺後開法石門久之遷泐潭○上堂顧視大衆曰石門巇嶮鐵關牢擧目重重萬仭高無角鐵牛衝得破毗盧海內作波濤且道不涉波濤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一句不遑無著問迄今猶作野盤僧師因知事紛爭止之不可乃謂衆曰領衆不肅正坐無德吾有愧黃龍敍行脚始末曰吾滅後火化以骨石藏普同塔明生死不離淸衆也言卒而逝

領衆不肅

嗣黃龍南

保寧圓璣禪師上堂廣尋文義鏡裏求形息念觀空水中捉月單傳心印特地多端德山臨濟枉用工夫石鞏子湖翻成特地若是保寧總不恁麼但呆隨緣飮啄一切尋常深遯白雲甘爲無學之者敢問諸人保寧畢竟將何報答四恩三有良久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與愁人愁殺人

嗣黃龍南　論野狐話

雲峯道圓禪師依積翠日宴坐下板時二僧論野狐話一云不昧因果也未脫得野狐身一云不落因果又何曾墮野狐來師聞之悚然因詣積翠庵渡澗猛省述偈曰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宇如王

爭受囊藏被蓋一條楖栗任縱橫野狐跳入金貓隊翠見爲助喜

嗣黃龍南

四祖洪演禪師僧問如何是心相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心體師曰汝喚甚麼作山河大地

嗣黃龍南

清隱潛庵源禪師上堂先師初事棲賢湜泐潭澄歷二十年宗門奇奧經論玄要莫不貫穿及因雲峯指見慈明則一字無用遂設三關語以驗學者而學者如葉公畫龍龍現即怖

嗣黃龍南

廉泉曇秀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掃地澆花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高枕枕頭曰總不恁麼時如何師曰鷲嶺上花發巖前

嗣黃龍南

靈鷲慧覺禪師上堂大衆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盡在諸人脚跟下各請自家回互取會麼回互不回互認取歸家路智慧爲橋梁柔和作依怙居安則慮危在樂須知苦君不見龐居士黃金拋却如糞土父子團圞頭共說無生語無生語仍記取九夏雪華飛三冬汗如雨

嗣黃龍南

積翠永庵主示衆山僧住庵來無禪可說無法可傳亦無差珍異寶祇收得續火柴頭一箇留與後人令他煙燄不絕火光長明遂擲下拂子時有僧就地拈起吹一吹師便喝曰誰知續火柴頭從這漢邊煙消火滅去乃拂袖歸庵僧吐舌而去

嗣黃龍南

歸宗芝庵主依黃龍遂領深旨有偈曰未到應須到了令人笑眉毛本無用無渠底波俏未幾龍引退芝陸沉于衆一日普請罷書偈曰茶芽蔍蔌初離焙筍角狼忙又吐泥山舍一年春事辦得閑誰管板頭低由是衲子親之師不憚結庵絕頂作偈曰千峯頂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昨夜雲隨風雨去到頭不似老僧閑

嗣黃龍心

黃龍死心悟新禪師謁晦堂堂豎拳問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汝喚作甚麼師罔措經二年方領解然尚談辯無所抵捂堂患之偶與語至其銳堂遽曰住住說食豈能飽人師窘乃曰某到此弓折箭盡望和尚慈悲指箇安樂處堂曰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政忌上座許多骨董直須死

死却全心

却無量劫來全心乃可耳師趨出一日聞知事搥行

自譽

者而迅雷忽震即大悟趨見晦堂忘納其屨即自譽曰天下人總是參得底禪某是悟得底堂笑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因號死心叟○僧問如何是黃龍接人句師曰開口要罵人曰罵底是接人句驗人一句又作麼生師曰但識取罵人○

清珠喻

上堂清珠下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清念佛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佛既不亂濁水自清濁水既清功歸何所良久曰幾度黑風飜大海未曾聞著釣舟傾○室中問僧月晦之陰以五色彩著於冥中令百千萬人夜視其色寧有辯其青黃赤白者麽僧無語師代曰箇箇是盲人○

王正言問胎生

師因王正言問嘗聞三緣和合而生又聞即死即生何故有奪胎而生者某甚疑之師曰如正言作漕使隨所住處即居其位還疑否王曰不疑師曰復何疑也王於言下領解

嗣黃龍心

偷心未死

黃龍靈源清禪師印心於晦堂每謂人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甚麼處病在偷心未死耳然非其罪爲師者之罪也如漢高帝紿韓信而殺之信雖死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言下脫生死效在甚麼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爲師者鉗鎚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不動聲氣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矣諸方所說非不美麗要之如趙昌畫花花雖逼眞而非眞花也○上堂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更是誰霧露雲霞遮不得箇中猶道不如歸復何歸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祖師恁麼說話瞎

識是非

却天下人眼識是非別緇素底衲僧到這裏如何辯明未能行到水窮處難解坐看雲起時

嗣黃龍心

泐潭草堂清禪師初謁大潙喆禪師無所得後謁黃龍龍示以風幡話久而不契一日龍問風幡話子作麼生會師曰迥無入處乞師方便龍曰子見貓兒捕鼠乎目睛不瞬四足踞地諸根順向首尾一直擬無不中子誠能如是心無異緣六根自靜默然而究萬無失一也師從是屏去閑緣歲餘豁然契悟以偈告

屏去閑緣

龍曰隨隨昔昔隨隨隨後無人識夜來明月上孤峯元來祇是這箇賊龍領之復告之曰得道非難弘道爲難弘道猶在己說法爲人難既明之後在力

明後力行

行之大凡宗師說法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子入處眞實得坐披衣向後自看自然七通八達去

師復依止七年乃辭徧訪叢林○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京三卞四曰見後如何師曰灰頭土面曰畢竟如何師曰一場懡㦬○上堂色心不異彼我無差豎起拂子曰若喚作拂子入地獄如箭不喚作拂子有眼如盲直饒透脫兩頭也是黑牛臥死水

嗣黃龍心

青原信禪師上堂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箇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箇休歇處依前見山秖是山見水秖是水大衆這三般見解是同是別有人緇素得出許汝親見老僧

嗣黃龍心

夾山純禪師嘗以木刻作一獸師子頭牛足馬身每陞堂時持出示衆曰喚作師子又是馬身喚作馬身又是牛足且道畢竟喚作甚麼令僧下語莫有契者師示頌曰軒昻師子首牛足馬身材三道如能入玄

關疊疊開

嗣黃龍心

雙嶺化禪師上堂翠竹黃華非外境白雲明月露全眞頭頭盡是吾家物信手拈來不是塵遂舉拂子曰會麼認著依前還不是繫禪牀下座

嗣黃龍心

龜山曉津禪師上堂田地穩密過犯彌天灼然擡脚不起神通遊戲無瘡自傷特地下脚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具參學眼底出來共相理論要見本分家山不支岐路莫秖管自家點頭蹉過歲月他時異日頂上一錐莫言不道

嗣黃龍心

保福權禪師（漳州人也）性質直而勇於道乃於晦堂學拳處徹證根源機辯捷出黃山谷初有所入問晦堂此中誰可與語堂曰漳州權師方督役開田山谷同晦堂往致問曰直歲還知露柱生兒麼師曰是男是女黃擬議師揮之堂謂曰不得無禮師曰這木頭不打更待何時黃大笑○上堂舉寒山偈曰吾心似秋月碧潭淸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老僧即不然吾心似燈籠點火內外紅有物堪比倫來朝日出東傳者以爲笑死心和尙見之歎曰權兄提唱若此誠不負先師所付囑也

嗣黃龍心

護國新禪師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欲知護國當

陽句且看門前竹一林

（嗣黃龍心）黃龍明禪師一日上堂衆纔集師乃曰不可更開眼說夢去也便下座

（嗣黃龍心）道吾圓禪師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古人恁麼道譬如管中窺豹但見一斑設或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亦如騎馬向冰凌上行若是射鵰手何不向蛇頭上揩痒具正眼者試辨看良久曰鴛鴦繡出自金針

（嗣黃龍心　謁圓通秀）太史黃庭堅居士以般若夙習雖膴仕澹如也出入宗門未有所向好作艷詞嘗謁圓通秀禪師秀呵曰大丈夫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秀方戒李伯時畫馬事公誚之曰無乃復置我於馬腹中耶秀曰汝以艷語動天下人婬心不止馬腹中正恐生泥犁耳公悚然悔謝由是絕筆惟孳孳於道著發願文痛戒酒色但朝粥午飯而已頤往依晦堂乞指徑捷處堂曰祇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者太史居常如何理論公擬對堂曰不是不是公迷悶不已（侍晦堂行聞巖桂放）一日侍堂山行次時巖桂盛放堂曰聞木犀華香麼公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公釋然即拜之曰和尚得恁麼老婆心切堂笑曰祇要公到家耳○謁死心新禪師隨衆入室心見張目問曰新長老死學士死燒作兩堆灰向甚麼處相見公無語心約出曰晦堂處參得底使未著在後（左官黔南）左官黔南道力愈勝於無思念中頓明死心所問報以書曰往年嘗蒙苦苦提撕長如醉夢依稀在光影中蓋疑情不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耳謫官在黔南道中晝臥覺來忽爾尋思被天下老和尚謾了多少唯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爲也不勝萬幸

（嗣黃龍心）觀文王韶居士出刺洪州乃延晦堂問道默有所契因述投機頌曰晝曾忘食夜忘眠捧得驪珠欲上天却向自身都放下四稜塌地恰團圓呈堂堂深肯之

（嗣黃龍心）秘書吳恂居士居晦堂入室次堂謂曰平生學解記憶多聞即不問你父母未生已前道將一句來公擬議堂以拂子擊之即領深旨

（嗣東林總）潙潭乾禪師上堂靈光洞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古

人恁麼道殊不知是箇坑穽貼肉汗衫脫不去過不得直須是師子兒壁立千仞方能勦絕去然雖如是也是布袋裏老鴉拍禪牀下座

嗣東林總

開先瑛禪師上堂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學道須到佛祖道不得處若不如是盡是依草附木底精靈喫野狐涕唾底鬼子華嚴恁麼道譬如良藥然則苦口且要治疾阿㖿㖿

嗣東林總

象田梵卿禪師嘉興人僧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甚麼師曰富嫌千口少曰畢竟如何是正眼師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上堂春已暮落華紛紛下紅雨南北行人歸不歸千林萬林鳴杜宇我無家兮何處歸十方剎土奚相依老夫有箇眞消息昨夜三更月在池

嗣東林總

褒親瑞禪師初參黃龍南禪師龍問汝爲人事來爲佛法來師曰爲佛法來龍曰若爲佛法來卽今便分付遂打一拂子師曰和尚也不得惱亂人龍卽器之後依照覺深悟玄奧○上堂有佛世界以一塵一毛而作佛事令見一法者而具足一切法故權爲架閣

學者優劣

有佛化內以忘言寂默爲大佛事使其學者離一切相卽名諸佛故好與三下火抄有佛土中以黃花翠竹而爲佛事令觀相者見色卽空故且付與彌勒有佛寶剎以法空爲座而示佛事俾其行人不著佛求故勘破了勾下有佛道場以四事供養而成佛事使知足者斷異念故可與下載有佛妙域以一切語言三昧作其佛事令隨機入者不捨動靜故爲渠裝載大衆且道於中還有優劣也無良久曰到者須知是作家參

嗣東林總

慧力昌禪師上堂佛法根源非正信妙智不能悟入祖師關鍵非大悲重願何以開通具信智則權實雙行如金在鑛全悲願則善惡可辨似月離雲大衆祇如父母未生時許多譬喻向甚麼處吐露良久曰十語九中不如一默

嗣東林總

慧圓上座遊廬山至東林每以已事請問朋輩見其貌陋舉止乖疎皆戲侮之一日行殿庭中忽足顚而仆了然開悟作偈俾行者書于壁曰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黃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包淸風明月杖頭挑

[illegible]東林遶

[illegible][illegible]峯文

出言如醉

見關西子

淸素過門

卽日離東林衆傳至照覺覺大喜曰衲子參究若此善不可加令人迹其所往竟無知者（大慧武庫謂靈悟顒語非也）內翰蘇軾居士因宿東林與照覺論無情話有省黎明獻偈曰谿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淸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擧似人

兜率從悅禪師初首衆於道吾領數衲謁雲蓋智和尙智與語未數句盡知所蘊乃笑曰觀首座氣質不凡奈何出言吐氣如醉人耶師面熱汗下曰願和尙不悋慈悲智復與語錐劄之師茫然遂求入室智曰曾見法昌遇和尙否師曰曾看他語錄自了可也不願見之智曰曾見洞山文和尙否師曰關西子沒頭腦拖一條布裙作尿臭氣有甚長處智曰你但向尿臭氣處參取師依敎卽謁洞山深領奧旨復謁智智曰見關西子後大事如何師曰若不得和尙指示洎乎蹉却一生遂禮謝師復謁眞淨後出世鹿苑有淸素者久參慈明寓居一室未始與人交師因食蜜漬荔枝偶素過門師呼曰此老人鄕果也可同食之素曰自先師亡後不得此食久矣師曰先師爲誰素曰

饋餘果

離文太早

慈明也某忝侍十三年耳師乃疑駭曰十三年堪任執侍之役非得其道而何遂饋以餘果稍稍親之素問師所見者何人曰洞山文素曰洞見何人師曰黃龍南素曰南匾頭見先師不久法道大振如此師益疑駭遂袖香詣素作禮素起避之曰吾以福薄先師授記不許爲人師益恭素乃曰憐子之誠違先師之記子平生所得試語我師具通所見素曰可以入佛而不能入魔師曰何謂也素曰豈不見古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如是累月素乃印可仍戒之曰文示子者皆正知正見然子離文太早不能盡其妙吾今爲子點破使子受用得大自在他日切勿嗣吾也師後嗣眞淨○僧問提兵統將須憑帝主虎符領衆匡徒密佩祖師心印如何是祖師心印師曰滿口道不得曰祇這箇別更有師曰莫將支遁鶴喚作右軍鵞○問如何是兜率境師曰一水挼藍色千峯削玉靑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七凹八凸無人見百首千頭祇自知○上堂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鎭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諸禪德大

舌上啞咲

小傳大士祇會抱橋柱澡洗把纜放船印板打將來模子裏脫將去豈知道本色衲僧塞除佛祖窟打破玄妙關跳出斷常坑不依清淨界都無一物獨奮雙拳海上橫行建家立國有一般漢也要向百尺竿頭凝然獨坐洎乎臨身之際捨命不得豈不見雲門大師道知是般事拈向一邊直得擺動精神著些筋骨向混沌未判已前薦得猶是鈍漢那堪更於他人舌頭上咂咲滋味終無了日諸禪客要會麼剔起眉毛有甚難分明不見一毫端風吹碧落浮雲盡月上青山玉一團喝一喝下座

室中三語

頌室中設三語以驗學者一曰撥草瞻風祇圖見性卽今上人性在甚麼處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甚麼處去（洞山文郎寶峯奧淨）

洞寶峯文

法雲佛照杲禪師謁圓通璣禪師入室次璣舉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作麼生師曰恩大難酬璣大喜遂命首衆至晚爲衆秉拂璣遲而訥衆笑之師有赧色次日於僧堂

茶瓢墜地

點茶因觸茶瓢墜地見瓢跳乃得應機三昧後依眞淨因讀祖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豁然大悟每謂人曰我於紹聖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悟得方寸禪

證入

○上堂西來祖意教外別傳非大根器不能證入其證入者不被文字語言所轉聲色是非所迷亦無雲門臨濟之殊趙州德山之異所以唱道須明有語中無語無語中有語若向這裏薦得可謂終日著衣未嘗挂一縷絲終日喫飯未嘗齩一粒米直是訶佛罵祖有甚麼過雖然如是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喝一喝下座○上堂拈拄杖曰歸宗會斬蛇禾山解打鼓萬象與森羅皆從這裏去擲下拄杖曰歸堂喫茶

示衆語不入時

頌師以力參深到語不入時每示衆常舉老僧熙寧八年文帳在鳳翔府供申當年崩了華山四十里壓倒八十村人家汝輩後生茄子瓠子幾時知得或問曰寶華王座上因甚麼一向世諦師曰癡人佛性豈有二種耶

洞寶峯文

潙潭湛堂準禪師初謁眞淨淨問近離甚處師曰大仰淨曰夏在甚處師曰大潙淨曰甚處人師曰興元府淨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罔措淨曰適來祇對

一一顯明一一天眞乃乎道箇我手何似佛手便成窒礙且道病在甚處師曰某甲不會淨曰一切現成更教誰會師當下釋然服勤十載所往必隨紹聖三年眞淨移石門衆益盛凡衲僧扣問但瞑目危坐無所示見來學則往治疏圃率以爲常師謂同行恭上座曰老漢無意於法道乎一日擧杖決渠水濺衣忽大悟淨詬曰此乃敢爾蠢苴耶自此迹愈晦而名益著○師自浙回渤潭謁深禪師尋命分座聞有悟侍者見所擲爨餘有省詣方丈通所悟深喝出因喪志自縊於延壽堂厠後出沒無時衆憚之師聞半夜特往登圂方脫衣悟即提淨水至師曰待我脫衣脫罷悟復到未幾悟供籌子師滌淨已召接淨桶去悟纔接師執其手問曰汝是悟侍者那悟曰諾師曰是當時在知客寮見掉火柴頭有箇悟處底麼參禪學道祇要知箇本命元辰下落處汝劃地作此去就汝在藏殿移首座鞋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又在知客寮移他枕子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汝每夜在此提水度籌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因甚麼不知下落却在這裏惱亂大衆師猛推之索然如倒壘甓由是無復見者

渠水濺衣

浙一作淛下同

悟侍者破喝喪志

嗣寶峯文

淨覺本禪師僧問同聲相應時如何師曰鵓鳩樹上啼曰同氣相求時如何師曰猛虎巖前嘯

嗣寶峯文

報慈英禪師上堂與麼上來猛虎出林與麼下來驚蛇入草不上不下日輪杲杲喝一喝曰瀟湘江水碧溶溶出門便是長安道

嗣寶峯文

寶華鑑禪師上堂參禪別無奇特祇要當人命根斷疑情脫千眼頓開如大洋海底輥一輪赫日上昇天門照破四天之下萬別千差一時明了便能握金剛王寶劍七縱八橫受用自在豈不快哉其或見諦不眞影像彷彿尋言逐句受人指呼驢年得快活去不如屏息塵緣豎起脊梁骨著些精彩究教七穿八穴百了千當向水邊林下長養聖胎亦不枉受人天供養然雖如是臥雲門下有箇鐵門限更須猛著氣力跳過始得擬議之間墮坑落塹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嗣寶峯文

九峯廣禪師謁雲蓋智和尚乃問興化打克賓意旨如何智下禪牀展兩手吐舌示之師打一坐具智曰

此是風力所轉又問石霜琳禪師琳曰你意作麼生師亦打一坐具琳曰好一坐具祇是不知落處又問眞淨淨曰你意作麼生師復打一坐具淨曰他打你也打師於言下大悟後住九峯衲子宗仰

嗣寶峯文

黃檗全禪師上堂以拂子擊禪牀曰一鎚打透無盡藏一切珍寶吾家有拈來普濟貧乏之人免使波吒路邊走遂喝曰誰是貧乏者

嗣寶峯文

淸凉慧洪覺範禪師從宣秘講成實唯識論逾四年棄謁眞淨於歸宗淨遷石門師隨至淨患其深聞之弊每舉玄沙未徹之語發其疑凡有所對淨曰你又說道理耶一日頓脫所疑述偈曰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著花叵耐釣魚船上客却來平地摝魚蝦淨見爲助喜

住淸凉示衆

○後住淸凉示衆舉首楞嚴如來語阿難曰汝應嗅此爐中栴檀此香若復然於一銖室羅筏城四十里內同時聞氣於意云何此香爲復生栴檀木生於汝鼻爲生於空阿難若復此香生於汝鼻稱鼻所生當從鼻出鼻非栴檀云何鼻中有栴檀氣稱汝聞香當於鼻入鼻中出香說聞非義若生於空空性常恒香應常在何藉鑪中爇此枯木若生於木則此香質因爇成煙若鼻得聞合蒙煙氣其煙騰空未及遙遠四十里內云何已聞是故當知香鼻與聞俱無處所卽嗅與香二處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師曰入此鼻觀親證無生又大智度論問曰聞者云何聞用耳根聞耶用耳識聞耶用意識聞耶若耳根聞耳根無覺識知故不能聞若耳識聞耳識一念故不能分別不應聞若意識聞意識亦不能聞何以故先五識識五塵然後意識識意識不能識現在五塵唯識過去未來五塵若意識能識現在五塵者盲聾人亦應識聲色何以故意識不破故師曰究此聞塵則合本妙旣證無生又合本妙畢竟是何境界良久曰白猿巳叫千巖晚碧縷初橫萬字鑪

會無盡於峽之善谿

○崇寧二年會無盡居士張公於峽之善谿張嘗自謂得龍安悅禪師末後句叢林畏與語因夜話及之曰可惜雲庵不知此事師問曾以張曰商英頃自金陵酒官移知豫章過歸宗見之欲爲點破方敘悅末後句未卒此老大怒罵曰此吐血禿丁脫空妄語不得信旣見

南英譽雲庵頂相　嗣寶峯文　嗣寶峯文

其盛怒。更不欲敘之。師笑曰。相公但識龍安口傳末後句。而眞藥現前不能辯也。張大驚起。執師手。曰老師眞有此意耶。曰疑則別參。乃取家藏雲庵頂相。展拜贊之。書以授師。其詞曰。雲庵綱宗。能用能照。天皷希聲。不落凡調。冷面嚴眸。神光獨耀。孰傳其眞。覿面爲肖。前悅後洪。如融如肇。大慧處衆。日嘗親依之。每歎其妙悟辯慧

超化靜禪師上堂。聲前認得。已涉廉纖。句下承當。猶爲鈍漢。電光石火。尚在遲疑。點著不來。橫屍萬里。良久云。有甚用處。咄

石頭懷志庵主。肆講十二年。宿學敬慕。嘗欲會通諸宗。正一代時教。有禪者問曰。杜順乃賢首宗祖師也。談法身。則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此偈合歸天台何義耶。師無對。即出遊方。晚至洞山。謁眞淨。問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意旨如何。淨叱之。師趨出。淨笑呼曰。浙子齋後遊山好。師忽領悟。久之辭去。淨曰。子所造雖逸格。惜緣不勝耳。因識其意。自是諸方力命出世。師却之。庵居二十年。不與世接。士夫踵門。略不

嗣寶峯文　一本十八卷　嗣雲居祐　嗣雲居祐

顧。有偈曰。萬機休罷付癡憨。蹤跡時容野鹿參。不脫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綠蘿庵。或問住山多年。有何旨趣。師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趣。三箇柴頭品字煨。不用援毫文彩露

雙谿印首座。一日偶書曰。折脚鐺兒謾自煨。飯餘長是坐堆堆。從近日生涯拙。百鳥銜華去不來。又以衲衣碎甚。作偈曰。不挂寸絲方免寒。何須特地晨長竿。而今落落零零也。七佛之名甚處安

會元十七卷終

羅漢南禪師上堂。禪不禪。道不道。三寸舌頭胡亂掃。昨夜日輪飄桂花。今朝月窟生芝草。阿呵呵。萬兩黃金無處討。一句絕思量。諸法不相到

慈雲彥隆禪師上堂。舉玄沙示衆曰。盡大地都來是一顆明珠。時有僧問。既是一顆明珠。學人爲甚不識。沙曰。全體是珠。更教誰識。曰雖然全體是。爭奈學人不識。沙曰。問取你眼。師曰。諸禪德。這箇公案。喚作嚼飯餧小兒。把手更與杖。還會麼。若未會。須是扣己而參。直要眞實。不得信口掠虛。徒自虛生浪死

大潙秀

大潙祖瑃禪師上堂道無定亂法離見知言句相投都無定義自古龍門無宿客至今鳥道絕行蹤欲會箇中端的意火裏蝍蟟吞大蟲咄○上堂雨下堦頭濕晴乾水不流鳥巢滄海底魚躍石山頭衆中大有商量前頭兩句是平實語後頭兩句是格外談若如是會祇見石磊磊不見玉落落若見玉落落方知道寬廓咦

大潙秀

福嚴演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當面便唾

黃檗

昭覺白禪師上堂寒便向火熱卽搖扇饑時喫飯困來打眠所以趙州庭前柏香嚴嶺後松栽來無別用祇要引清風且道畢竟事作麼生甲子乙丑海中金丙寅丁卯鑪中火

開元琦　道而論

薦福道英禪師上堂據道而論語也不得默也不得直饒語默兩忘亦沒交涉何故句中無路意在句中無意無不意非計較之所及若是劈頭點一點頂門豁然眼開者於此却有疾速分若低頭向意根下尋思卒摸索不著是知萬法無根欲窮者錯一源絕迹欲返者迷看他古佛光明先德風彩一一從無欲無

無欲無依

依中發現或時孤峻峭拔竟不可攀或時合融混會了無所睹終不椿定一處亦不繫係兩頭無是無不是無非無不非得亦無所得失亦無所失不曾隔越纖毫不曾移易絲髮明明古路不屬立微覿面擎來瞥然便過不居正位豈落邪塗不蹈大方那趨小徑騰騰兀兀何住何爲回首不逢觸目無對一念普觀廓然空寂此之宗要千聖不傳直下了知當處超越是知赤灑灑處恁麼卽易明歷歷處恁麼還難不用沾黏點染直須剝脫屏除若是本分手脚放去無收不來底一一放光現瑞一一剷跡絕蹤機上了不停語中無可露徹底攬不渾通身撲不碎且道畢竟是箇甚麼得恁麼靈通得恁麼奇特得恁麼堅確諸仁者休要識渠面孔不用安渠名字亦莫覓渠所在何故渠無所在渠無名字渠無面孔纔起一念追求如微塵許便隔十生五生更擬管帶思惟益見紛紛叢雜不如長時放教自由自在要發便發要住便住卽天然非天然卽如如非如如卽湛寂非湛寂卽敗壞非敗壞無生戀無死畏無佛求無魔怖不與菩提會

合融混會

靈通奇特

不與煩惱俱不受一法不嫌一法無在無不在非離非不離若能如是見得釋迦自釋迦達磨自達磨干我甚麼䏻恁麼說話衲僧門下推勘將來布裙芒鞵不免撩他些些泥水豈況汝等諸人更道這箇是平實語句這箇是差別門庭這箇是關捩巴鼻這箇是道眼根塵遍相教習如七家村裏傳口令相似有甚交涉無事珍重

遍相教習

嗣開元琦

尊勝朋講師多歷教肆嘗疏楞嚴維摩等經學者宗之每疑祖師直指之道故多與禪衲遊一日謁開元跡未及閫心忽領悟元出遂問座主來作甚麼師曰不敢責耳賤目元曰老老大大何必如是師曰自是者不長元曰朝看華嚴夜讀般若則不問如何是當今一句師曰日輪正當午元曰閑言語更道來師曰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然雖如是秖如和尚恁麼道有甚交涉須要新戒草鞋穿元曰這裏且放你過忽遇達磨問你作麼生道師便喝元曰這座主今日見老僧氣衝牛斗師曰再犯不容元拊掌大笑

氣衝牛斗

嗣仰山偉

慧日明禪師上堂不用求心唯須息見三祖大師雖然同避金鉤殊不知巳吞紅線慧日又且不然不用求眞幷息見倒騎牛兮入佛殿牧笛一聲天地寬稽首瞿曇眞箇黃面

嗣雲蓋智

道場如禪師參雲蓋悟汾陽十智同眞話尋常多說十智同眞故叢林號爲如十同也水庵圓極皆依之圓極嘗贊之曰生鐵面皮難湊泊等閑舉步動乾坤戲拈十智同眞話不負黃龍嫡骨孫

嗣雲蓋智

寶壽樂禪師上堂諸佛不眞實說法度羣生菩薩有智慧見性不分明白雲無心意灑爲世間雨大地不含情能長諸草木若也會得猶存知解若也不會墮在無記去此二途如何即是海闊難藏月山深分外寒

嗣立沙文

廣慧杲禪師上堂佛爲無心悟心因有佛迷佛心淸淨處雲外野猿啼

嗣報本元

永安正禪師上堂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大衆有一人道我不承佛恩力不居三界不屬五行祖師不敢定當先佛不敢安名你且道是箇甚麼人良久曰倚石巖前燒鐵鉢就松枝上掛銅缾

嗣三祖宗

光孝爽禪師上堂今朝六月旦一年已過半奉報參玄人識取嬢生面嬢生面蘆不蘆鷺鷥飛入碧波中抖擻一團銀繡線

嗣泐潭英

法輪添禪師上堂喝一喝曰師子哮吼又喝一喝曰象王嚬呻又喝一喝曰狂狗趁塊又喝一喝曰鰕跳不出斗乃曰此四喝有一喝堪與祖佛爲師明眼衲僧試請揀看若揀不出大似日中迷路

嗣保寧璣

育王淨曇禪師嘉禾人也晚歸錢塘之法慧一日上堂本自深山臥白雲偶然來此寄閑身莫來問我禪兼道我是喫飯屙屎人

嗣保寧璣

眞如戒香禪師上堂孟冬改旦曉天寒葉落歸根露遠山不是見聞生滅法當頭莫作見聞看

嗣黃龍南

月珠祖鑑禪師僧請筆師語要師曰達磨西來單傳心印曹谿六祖不識一字今日諸方出世語句如山重增繩索乃拍禪牀曰於斯薦得猶是鈍根若也未然白雲深處從君臥切忌寒猿中夜啼

嗣華光恭

萬壽念禪師僧問龍華勝會肇啓玆晨未審彌勒世尊現居何處師曰豬肉案頭曰既是彌勒世尊爲甚麼却在豬肉案頭師曰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裏曰畢竟事又且如何師曰番人不繫腰

嗣上藍順

參政蘇轍居士元豐三年以睢陽從事左遷瑞州推筦之任是時洪州上藍順禪師與其父文安先生有契因往訪焉相得歡甚公咨以心法順示搐鼻因緣已而有省作偈呈曰中年聞道覺前非邂逅相逢老順師搐鼻徑參眞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鎚枯藤破衲公何事白酒靑鹽我是誰慚愧東軒殘月上一杯甘露滑如飴

嗣黃龍南

禾山方禪師上堂舉拂子曰看看秖這箇在臨濟則照用齊行在雲門則理事俱備在曹洞則偏正叶通在潙山則暗機圓合在法眼則何止於心然五家宗派門庭施設則不無直饒辯得倜儻分明去猶是光影邊事若要抵敵生死則霄壤有隔且超越生死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洎合錯下注脚

嗣黃龍南

崇覺空禪師上堂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躶躶赤灑灑沒可把遂舉拂子曰灌谿老漢向十字街頭逞風流賣惺惺道我解穿眞珠解玉板過亂絲卷筒

頭黃龍派
九頂三句

絹婬坊酒肆瓦合輿儓虎穴魔宮那吒忿怒遇文王興禮樂逢桀紂逞干戈今日被崇覺覷見一場懡㦬

九頂惠泉禪師僧問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上堂昔日雲門有三句謂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九頂今日亦有三句所謂饑來喫飯句寒卽向火句困來打睡句若以佛法而論則九頂望雲門直立下風若以世諦而論則雲門望九頂直立下風二語相違且如何是九頂爲人處

頭黃龍派
追船子遺風

性空妙普庵主嘉興人也 久依死心獲證乃抵秀水追船子遺風結茆青龍之野吹鐵笛以自娛多賦詠得之者必珍藏其山居曰心法雙忘猶隔妄色塵不二尚餘塵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庵人○建炎初徐明叛道經烏鎭肆殺戮民多逃亡師獨荷策而往賊見其偉異疑必詭伏者問其來師曰吾禪者欲抵密印寺賊怒欲斬之師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取奚以怒爲吾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爲送終賊奉肉食師如常齋出生畢乃曰孰當爲我文之以祭賊笑而不答

頭建炎初徐明叛

臨難預自祭文

師索筆大書曰嗚呼惟靈勞我以生則大塊之過役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乏我以貧則五行不正困我以命則時日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性與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與爲隣上同諸佛之眞化下合凡夫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爲明乾坤未足以爲大磊磊落落無罣無礙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十二臘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乎笑矣乎可惜少年郞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尙饗遂擧箸飮餐賊徒大笑飮罷復曰劫數旣遭離亂我是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斬斬賊方駭異稽首謝過令衛而出烏鎭之廬舍免焚實師之惠也道俗聞之愈敬有僧諸師見佛不拜歌逆問曰旣見佛爲甚麼不拜師掌之曰會麼云不會師又掌曰家無二主

烏鎭廬舍免焚

頭黃龍派

空室道人智通者龍圖范珣女也幼聰慧長歸丞相蘇頌之孫悌未幾厭世相還家求祝髮父難之遂淸修因看法華觀頓有省後父母俱亡兄涓領分寧尉

設浴擬榜于門

通偕行聞死心名重往謁之心見知其所得便問常啼菩薩賣却心肝教誰學般若通曰你若無心我也休又問一雨所滋根苗有異無陰陽地上生箇甚麼通曰一華五葉復問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立命通曰和尚借取眉毛好心打曰這婦女亂作次第通禮拜心然之於是道聲籍甚○政和間居金陵嘗設浴於保寧揭榜于門曰一物也無洗箇甚麼纖塵若有起自何來道取一句子立乃可大家入浴古靈祇解揩背開士何曾明心欲證離垢地時須是通身汗出盡道水能洗垢焉知水亦是塵直饒水垢頓除到此亦須洗却後爲尼名惟久有明心錄行世

嗣黃龍清

上封佛心才禪師依海印隆禪師見老宿達道者看經至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時現師指問曰一毛頭師子作麼生得百億毛頭一時現達曰汝作入叢林豈可便理會許事師因疑之遂發心領淨頭職一夕汛掃次印適夜參至則遇結座擲拄杖曰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師豁然有省及出閩造

參靈源入室

豫章黃龍山與死心機不契乃參靈源凡入室出必揮淚自訟曰此事我見得甚分明祇是臨機吐不出若爲奈何靈源知師勤篤告以須是大徹方得自在也未幾竊觀隣案僧讀曹洞廣錄至藥山採薪歸有

觀隣讀曹洞廣錄

僧問甚麼處來山曰討柴來僧指腰下刀曰鳴剝剝是箇甚麼山拔刀作斫勢師忽忻然擱隣案僧一掌揭簾趨出衝口說偈曰徹徹大海乾枯虛空迸裂四方八面絕遮攔萬象森羅齊漏泄

嗣黃龍清

法輪端禪師謁眞淨文禪師機不諧至雲居會靈源分座爲衆激昂師扣其旨然以妙入諸經自負源嘗痛劄之師乃援馬祖百丈機語及華嚴宗旨爲表源笑曰馬祖百丈固錯矣而華嚴宗旨與箇事喜沒交涉師憤然欲他往因請辭及揭簾忽大悟汗流浹背源見乃曰是子識好惡矣馬祖百丈文殊普賢幾被汝帶累

嗣黃龍清

長靈卓禪師上堂譬如眼根不自見眼性自平等無平等者便恁麼去無孔鐵鎚聊且安置直得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也是一期方便若也籬內竹抽籬外筍澗東華發澗西紅更待勘過了打

嗣黃龍清

寺丞戴道純居士咨扣靈源一日有省乃呈偈曰杳冥源底全機處一片心花露印紋知是幾生曾供養時時微笑動香雲

嗣泐潭清

黃龍山堂道震禪師謁丹霞淳禪師一日與論洞上宗旨師呈偈曰白雲深覆古寒巖異草靈花彩鳳銜夜半天明日當午騎牛背面著靴衫淳器之師自以爲礙棄依草堂一見契合日取藏經讀之一夕聞晚參鼓步出經堂擧頭見月遂大悟亟趨方丈堂望見卽爲印可

嗣泐潭清

萬年雪巢法一禪師上堂拈拄杖曰拄杖子有時作出水蛟龍萬里雲煙不斷有時作踞地師子百年妖怪潛蹤有時心法兩忘照體獨立有時照用同時主賓互用以拄杖畫曰延福門下總用不著且道延福尋常用箇甚麼卓拄杖喝一喝下座〇上堂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古劍髑髏前大海波濤沸

嗣泐潭清

轉癡鈍爲俊快

雪峯慧空禪師上堂俊快底點著便行癡鈍底推挽不動便行則人人歡喜不動則箇箇生嫌山僧而今轉此癡鈍爲俊快去也彈指一下曰從前推挽不出而今出從前有院不住而今住從前嫌佛不做而今做從前嫌法不說而今說出不出住不住卽且置敢問諸人做底是甚麼佛空王佛耶然燈佛耶釋迦佛耶彌勒佛耶說底又是甚麼法根本法耶無生法耶世間法耶出世間法耶衆中莫有道得底麼若道得山僧出世事畢如或未然逢人不得錯擧喝一喝下座

嗣青原信

熏功煉行

正法希明禪師解制上堂林葉紛紛落乾坤報早秋分明西祖意何用更馳求若恁麼會得始信佛祖之道本自平夷大解脫門元無關鑰彌綸宇宙偪塞虛空量不可窮智不能測若也未明此旨不達其源任是百劫熏功千生煉行徒自疲苦了無交涉若深明此旨洞達其源乃知動靜施爲經行坐臥頭頭合道念念朝宗祖不云乎迷生寂亂悟無好惡得失是非一時放却如是則誰迷誰悟誰是誰非自是諸人獨生異見觀大觀小執有執無已靈獨耀不肯承當心月孤圓自生違背何異家中捨父衣內忘珠致使菩提路上荊棘成林解脫空中迷雲蔽日山僧今日幸

値衆僧自恣化主還山諸上善人得得光訪不可緘默隨分葛藤曲爲今時少開方便也須是諸人著眼各自諦觀若更擬議尋思白雲萬里遂拈拄杖曰於斯明得靈山一會儼在目前其或未然更待來晨分付

嗣青原信

祖庵主見青原之後縛茅衡嶽間三十餘年人無知者偶遺與作偈曰小鍋羹菜上蒸飯菜熟飯香人正饑一補饑瘡了無事明朝依樣畫貓兒由是衲子披榛扣之無盡張公力挽其開法不從竟終于此山

嗣泐潭乾

勝因靜禪師上堂遊遍天下當知寸步不曾移歷盡門庭家家竈裏少煙不得所以肩笻峭履乘興而行擊釣沉絲任性而住不爲故鄉田地好因緣熟處便爲家今日信手拈來從前幾曾計較不離舊時科段一回舉著一回新明眼底瞥地便囘未悟者識取面目且道如何是本來面目良久曰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聲下界聞以拂子擊禪牀下座〇上堂舉世尊在摩竭陀國爲衆說法是時將欲白夏乃謂阿難曰諸大弟子人天四衆我常說法不生敬仰我今入因沙臼室中坐夏九旬忽有人來問法之時汝待爲我說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言訖掩室而坐師召衆曰釋迦老子初成佛道之時大都事不獲已纔方成箇保社便生退倦之心勝因當時若見將釘釘却室門教他一生無出身之路免得後代兒孫遞相倣傚不見道若不傳法度衆生是不名爲報恩者擊拂子下座

世尊坐夏九旬

師號戲魚

嗣泐潭乾

龍牙宗密禪師上堂休把庭花類此身庭華落後更逢春此身一往知何處三界茫茫愁殺人

嗣泐潭乾

東禪從密禪師上堂開口不是禪合口不是道蹋步擬進前全身落荒草

嗣泐潭乾

天童交禪師往南屏聽台教因爲檀越修懺摩有問曰公之所懺罪爲自懺耶爲他懺耶若自懺罪罪性何來若懺他罪他罪非汝烏能懺之師不能對遂改服遊方造泐潭足纔踵門潭即呵之師擬問潭即曳杖逐之一日忽呼師至丈室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你商量師擬進語潭遂喝師豁然領悟乃大笑潭下繩牀執師手曰汝會佛法耶師便喝復拓開潭大笑

嗣泐潭乾　世稱古佛

圓通旻禪師徧往參激皆染指親潙山喆禪師最久晚慕泐潭往謁潭見默器之師陳歷參所得不蒙印可潭舉世尊拈華迦葉微笑語以問復不契後侍潭行次潭以拄杖架肩長嘘曰會麼師擬對潭便打有頃復拈草示之曰是甚麼師亦擬對潭遂喝於是頓明大法作拈華勢乃曰這回瞞旻上座不得也潭挽曰更道更道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即禮拜潭首肯後闢法灌谿次居圓通上堂諸佛出世無法與人秖是抽釘拔楔除疑斷惑學道之士不可自謾若有一果如芥子許是汝眞善知識喝一喝曰是甚麼切莫剌腦入膠盆

嗣泐潭乾　道人活計

二靈和庵主謁泐潭潭見乃問作甚麼師擬對潭便打復喝曰你喚甚麼作禪師驀領旨即曰禪無後無先波澄大海月印青天又問如何是道師曰道紅塵浩浩不用安排本無欠少潭然之元符間抵雪竇之中峯棲雲兩庵逾二十年嘗有偈曰竹筧二三升野水松窻七五片閑雲道人活計秖如此留與人間作見聞有志於道者多往見之〇師初偕天童交禪師問道盟曰他日吾二人宜踞孤峯絕頂目視霄漢爲世外之人不可作今時籍名官府屈節下氣於人者後交爽盟至則師竟不接正言陳公以計誘師出山住二靈三十年間居無長物唯二虎侍其右一日威於人以偈遣之

嗣開先瑛　轉識成智

慈氏瑞僊禪師習毗尼因覩戒性如虛空持者爲迷倒師謂戒者束身之法也何自縛乎遂探台教又閱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疑曰又不自他不共不無因生畢竟從何而生即省曰因緣所生空假三觀抑揚性海心佛衆生名異體同十境十乘轉識成智不思議境智照方明非言詮所及棄謁諸方後至投子廣鑑問鄉里甚處師曰兩浙東越鑑曰東越事作麼生師曰秦望峯高鑑湖水闊曰秦望峯與你自己是同是別師曰西天梵語東土唐言鑑曰此猶是叢林祇對畢竟是同是別師便喝鑑便打師曰恩大難酬便禮拜後歸里開法慈氏室中嘗問僧三箇豪駝兩隻脚日行萬里趂不著而今收在玉泉山不許時人亂斟酌諸人向甚麼處與

僊上座相見

嗣象田卿

雪竇持禪師上堂悟心容易息心難息得心源到處閑斗轉星移天欲曉白雲依舊覆青山

嗣象田卿

石佛益禪師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一法透萬法周且道透那一法遂喝曰切忌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便下座

嗣兜率悅

疎山了常禪師上堂等閑放下佛手掩不住特地收來大地絕纖埃向君道莫疑猜處處頭頭見善財鎚下分明如得旨無限勞生眼自開

嗣兜率悅

兜率慧照禪師上堂龍安山下道路縱橫兜率宮中樓閣重疊雖非天上不是人間到者安心全忘諸念善行者不移雙足善入者不動雙扉自能笑傲煙蘿誰管坐消歲月既然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良久曰莫教推落巖前石打破下方遮日雲

嗣兜率悅

丞相張商英居士元祐六年爲江西漕首謁東林照覺總禪師覺詰其所見處與已符合乃印可覺曰吾有得法弟子住玉谿乃慈古鏡也亦可與語公復因

商英按部過分寧

按部過分寧諸禪迓之公到先致敬玉谿慈次及諸山最後問兜率悅禪師悅爲人短小公曾見冀德莊說其聰明可人乃曰聞公善文章悅大笑曰運使失却一隻眼了也從悅臨濟九世孫對運使論文章政如運使對從悅論禪也公不然其語乃強屈指曰是九世也問玉谿去此多少曰三十里曰兜率聻曰五里公是夜乃至兜率

兜率悅夢日輪昇天

悅先一夜夢日輪昇天被悅以手搏取乃說與首座曰日輪運轉之義聞張運使非久過此吾當深錐痛劄若肯回頭則吾門幸事座曰今之士大夫受人取奉慣恐其惡發別生事也悅曰正使煩惱祇退得我院也別無事公與悅語次稱賞東林悅未肯其說公乃題寺後擬瀑軒詩其略曰不向廬山尋落處象王鼻孔謾遼天意譏其不肯東林也

商英與悅語文

公與悅語至夜深論及宗門事悅曰東林既印可運使運使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公曰有悅曰疑何等語公曰疑香嚴獨脚頌德山拓鉢話悅曰既於此有疑其餘安得無耶祇如巖頭言末後句是有耶是無耶公曰有悅大笑便歸方丈閉却門公一夜睡不穩至五更下牀觸飜溺器乃大徹猛省前話遂有頌

觸飜溺器

頌證

閱雪竇拈古

曰皷寂鐘沉拓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祇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遂扣方丈門曰某巳捉得賊了悅曰贓在甚處公無語悅曰都運且去來日相見翌日公遂舉前頌悅乃謂曰參禪祇爲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乃作頌證之曰等閑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麤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疎拈頭作尾指實爲虛飜身魔界轉脚邪途了無逆順不犯工夫公邀悅至建昌途中一一同察有十頌敘其事悅亦有十頌酬之時元祐八年八月也公一日謂大慧曰余閱雪竇拈古至百丈再參馬祖因緣曰大治精金應無變色投卷歎曰審如是豈得有臨濟今日耶遂作一頌曰馬師一喝大雄峯深入髑髏三日聾黃檗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後平禪師致書云去夏讀臨濟宗派乃知居士得大機大用且求頌本余作頌寄之曰吐舌耳聾師已曉捶胷祇得哭蒼天盤山會裏飜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顛諸方往往以余聰明博記少知余者師自江西法窟來必辨優劣試爲老夫言之大慧曰居士見處與眞淨死心合公曰何謂也大慧舉眞淨頌曰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聾那吒眼開黃檗面死心拈曰雲巖要問雪竇旣是大治精金應無變色爲甚麼却三日耳聾諸人要知麼從前汗馬無人識祇要重論蓋代功公揖几曰不因公語爭見眞淨死心用處若非二大老難顯雪竇馬師爾公於宣和四年十一月黎明口占遺表命子弟書之俄取枕擲門窻上聲如雷震衆視之巳薨矣公有頌古行于世

嗣法雲杲

禪家不根

西蜀鑾法師通大小乘佛照謝事居景德師問照曰禪家言多不根何也照曰汝習何經論曰諸經粗知頗通百法照曰祇如昨日雨今日晴是甚麼法中收師懵然照舉瀥和子擊曰莫道禪家所言不根好師饋曰昨日雨今日晴畢竟是甚麼法中收照曰第二十四時分不相應法中收師恍悟即禮謝後歸蜀居講會以直道示徒不泥名相而衆多引去遂說偈罷

講曰衆賣華兮獨賣松青青顏色不如紅算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兮翠靄中由是隱居二十年道俗追慕復命演法笑答偈曰遯跡隱高峯高峯又不容不如歸錦里依舊賣青松衆列拜悔過兩川講者爭依之

嗣泐潭準

典牛游禪師依湛堂於泐潭一日潭普說曰諸人苦苦就準上座覓佛法遂指膝曰會麼雪上加霜又指膝曰若也不會豈不見乾峯示衆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師聞脫然穎悟出世雲蓋次遷

牧牛頌

雲巖嘗和忠道者牧牛頌曰兩角指天四足踏地拽斷鼻繩牧甚屎屁張無盡見之甚擊節後退雲巖過廬山棲賢主翁意不欲納乃曰老老大大正是質庫中典牛也師聞之述一偈而去曰質庫何曾解典牛秖緣價重實難酬想君本領無多子畢竟難禁這一頭因庵于武寧扁曰典牛終身不出塗毒見之已九十三矣○上堂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真說作麼生是真說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若信不及雲巖與汝道破萬人齊指處一鴈落寒空

嗣慧日雅

九僊法清禪師上堂舉睦州示衆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處須得箇入頭處既得箇入頭處不得忘却老僧明明向汝道尚自不會何況蓋覆將來師曰睦州恁麼道意在甚麼處其或未然聽覺苑下箇注脚張僧見王伴王伴叫張僧昨夜放牛處嶺上及前村谿西水不飲谿東草不吞教覺苑如何即得會麼不免與麼去遂以兩手按空下座

嗣慧日雅
五松散人

覺海法因庵主遊方至東林謁慧日日舉靈雲悟道機語問之師擬對日曰不是不是師忽有所契占偈曰巖上桃華開華從何處來靈雲纔一見回首舞三臺日曰子所見雖已入微然更著鞭當明大法師承教居廬阜三十年不與世接叢林尊之嘗謂衆曰汝等飽持定力無憂晨炊而事干求也

嗣文殊能

德山璦禪師受請日上堂曰作家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爲甚麼從東過西自代曰後五日看

嗣大溈瑃

中巖能禪師抵大溈溈問上座桑梓何處師曰西川曰我聞西川有普賢菩薩示現是否師曰今日得瞻慈相曰白象何在師曰爪牙已具曰還會轉身麼師

嗣大潙喆

提起坐具遶禪牀一帀潙曰不是這箇道理師趨出○出住報恩上堂龍濟道萬法是心光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祇要今日了師曰既無迷悟了箇甚麼咄

雲頂印禪師一日普說罷師曰諸子未要散去更聽一頌乃曰四十九年一場熱鬨八十七春老漢獨弄誰少誰多一般作夢歸去來兮梅梢雪重言訖下座倚仗而逝

嗣昭覺白

信相顯禪師少為進士有聲嘗晝掬溪水為戲至夜思之遂見水冷然盈室欲汲之不可而塵境自空曰吾世網裂矣往依昭覺得度具滿分戒後隨衆咨參覺一日問師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汝作麼生會師於言下頓悟曰釘殺脚跟也覺拈起拂子曰這箇又作麼生師一笑而出服勤七祀○僧問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出這圈䙡不得如何是這圈䙡師曰幷欄唇

嗣道林一

大潙大圓智禪師四明人也上堂舉南泉道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牯却知有師曰三世諸佛既不知有貍奴白牯又何曾夢見灼然須知向上有知有底人始得且作麼生是知有底人喫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處埋沙場無限英靈漢堆山積嶽露屍骸

嗣上封秀

文定公胡安國居士久依上封得言外之旨崇寧中過藥山有禪人舉南泉斬貓話問公公以偈答曰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玉堂兔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又寄上封有曰祝融峰似杜城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元不死夜來秋月又同圓

嗣上封才

普賢素禪師上堂兵隨印轉三千里外絕煙塵將逐符行二六時中淨躶躶不用鐵旗鐵鼓自然草偃風行何須七縱七擒直得無思不服所謂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燄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正恁麼時且道主將是甚麼人喝一喝○上堂未開口時先分付擬思量處隔千山莫言佛法無多子未透玄關也大難祇如玄關作麼生透喝一喝

嗣上封才

鼓山洵禪師上堂朔風掃地卷黃葉門外千峰凛寒色夜半烏龜帶雪飛石女谿邊皺兩眉卓拄杖云大

家在這裏且道天寒人寒喝一喝云歸堂去

嗣上封才

皷山珍禪師上堂尋牛須訪跡學道貴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豎起拂子曰這箇是跡牛在甚麼處直饒見得頭角分明鼻孔也在法石手裏

嗣長靈卓

育王無示諶禪師上堂我若說有你為有礙我若說無你為無礙我若橫說你又跨不過我若豎說你又

嗣鐵面

跳不出若欲叢林平帖大家無事不如推倒育王且道育王如何推得倒去召大衆曰著力著力復曰苦哉苦哉育王被人推倒了也還有路見不平拔劍相為底麼若無山僧不免自倒自起擊拂子下座師性剛毅涖衆有古法

嗣長靈卓

道場慧禪師上堂擧臨濟示衆曰一人在高高峯頂無出身之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師曰更有一人不在高高峯頂亦不在十字街頭臨濟老漢因甚不知便下座

嗣長靈卓

顯寧智禪師上堂蘆華白蓼華紅谿邊脩竹碧煙籠閑雲抱幽石玉露滴巖叢昨夜烏龜變作鼈今朝水牯悟圓通咄

嗣長靈卓

烏回範禪師上堂擧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州曰曾有人問老僧直得五年分疎不下師召曰趙州具頂門眼向擊石火裏分緇素閃電光中明縱奪為甚麼却五年分疎不下還委悉麼易分雪裏粉難辯墨中煤

嗣黃龍震

德山初禪師上堂顧視大衆曰見麼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日月為晦為朔在四時為寒為暑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且道在衲僧分上又作麼生一趯趯飜四大海一拳拳倒須彌山佛祖位中留不住又吹漁笛汨羅灣

嗣萬年一

嘉興報恩法常首座開封人也於首楞嚴經深入義海自湖湘至萬年謁雪巢機契命掌牋翰後首衆報恩室中唯有一矮榻餘無長物有漁父詞

嗣勝因靜

萬壽夢庵信禪師上堂殘雪既消盡春風日漸多若將時節會佛法又如何且道時節因緣與佛法道理是同是別良久曰無影樹栽人不見開華結果自馨香

嗣勝因靜

慧日默庵道禪師上堂同雲欲雪未雪愛日似暉不

嗶寒雀啾啾鬧籬落朔風冽冽舞簾帷要會韶陽親切句今朝覿面爲提撕卓拄杖下座

嗣勝因靜

光孝慤禪師上堂擧南泉斬貓兒話乃曰南泉提起下刀誅六臂脩羅救得無設使兩堂俱道得也應流血滿街衢

嗣雪峯需

雪峯忠禪師上堂終日忙忙那事無妨作麼生是那事良久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嗣天童交

蓬萊圓禪師住山三十年足不越閫道俗尊仰之師有偈曰新縫紙被烘來煖一覺安眠到五更聞得上方鐘鼓動又添一日在浮生

嗣圓通旻

左丞范沖居士由翰苑守豫章過圓通謁旻禪師茶罷曰某行將老矣墮在金紫行中去此事稍遠通呼內翰公應諾通曰何遠之有公躍然曰乞師再垂指誨通曰此去洪都有四程公佇思通曰見即便見擬思即差公乃豁然有省

嗣圓通旻

樞密吳居厚居士擁節歸鍾陵謁圓通旻禪師曰某頃赴省試過此過趙州關因問前住訥老透關底事如何訥曰且去做官今不覺五十餘年旻曰曾明得透關底事麼公曰八次經過常存此念然未甚脫灑在旻度扇與之曰請使扇公即揮扇旻曰有甚不脫灑處公忽有省曰便請末後句旻乃揮扇兩下公曰親切親切旻曰吉獠舌頭三千里

透關底事

嗣圓通旻

諫議彭汝霖居士手寫觀音經施圓通通拈起曰這箇是觀音經那箇是諫議經公曰此是某親寫通曰寫底是字那箇是經公笑曰却了不得也通曰即現宰官身而爲說法公曰人人有分通曰莫謗經好公曰如何即是通擧經示之公拊掌大笑曰嗄通曰又道了不得公禮拜

嗣圓通旻

中丞盧航居士與圓通擁爐次公問諸家因緣不勞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通厲聲指曰看火公急撥衣忽大悟謝曰灼然佛法無多子通喝曰放下著公應諾諾

嗣圓通旻

左司都貺居士問圓通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當如何湊泊通曰全身入火聚公曰畢竟如何曉會通曰驀直去公沉吟通曰可更喫茶麼公曰不必通曰何不恁麼會公契旨曰元來太近通曰十萬八

千公古偈曰不可思議是大火聚便恁麼去不離當處邇曰咦猶有這箇在公曰乞師再垂指示邇曰便恁麼去鐺是鐵鑄公頓首謝之

嗣明招慶

宣秘禮禪師上堂舉百丈野狐話乃曰不是驪濤手徒誇跨海鯨由基方撚鏃枝上衆猿驚

嗣雲居游

徑山塗毒智策禪師謁大圓於明之萬壽圓問曰甚處來師曰天台來曰見智者大師麼師曰即今亦不少曰因甚在汝脚跟下師曰當面蹉過圓曰上人不紜而秀不扶而直一日辭去圓送之門撫師背曰寶所在近此城非實師領之往豫章謁典牛道由雲居風雪塞路坐閱四十二日午初版聲鏗然豁爾大悟及造門典牛獨指師曰甚處見鬼見神來師曰雲居

閱版聲

聞版聲來牛曰是甚麼師曰打破虛空全無柄靶牛曰向上事未在師曰東家暗坐西家厮罵牛曰嶄然超出佛祖他日起家一麟足矣頌上堂學教中道若

色見聲求

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雖然恁麼正是捕得老鼠打破油甕懷禪師道你眼在甚麼處雖則識破釋迦老子爭奈拈鎚舐指若是塗毒即不然色見聲求也不妨百華影裏繡鴛鴦自從識得金鍼後一任風吹滿袖香

嗣育王諶

萬年心聞賁禪師住江心病起上堂維摩病說盡道理龍翔病咳嗽不已咳嗽不已說盡道理說盡道理咳嗽不已汝等諸人還識得其中意旨也未本是長江湊風冷却教露柱患頭風

嗣育王諶

天童朴禪師上堂觀音巖玲玲瓏瓏太白石丁丁東東西園菜蟥似不堪食東谷花發却無顏紅且道是祖意教意途中受用世諦流布若辯不出雪峯覆却飯桶若辯得出甘贊禮拜蒸籠參

嗣育王諶

高麗國坦然國師少嗣王位欽鄉宗乘因海商方景仁抵四明錄無示語歸師閱之啓悟即棄位圓顱作書以語要及四威儀偈令景仁呈無示示答曰佛祖出興於世無一法與人實使其自信自悟自證自到具大知見如所見而說如所說而行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相與證明其來久矣後復通嗣法書

嗣育王諶

龍華本禪師上堂舉雲門大師拈起胡餅曰我祇供養兩浙人不供養向北人衆無語門自代曰天寒日

闕道場琳

闕道場慧

短兩人共一椀。師曰韶陽老漢言中有響痛處著錐。撿點將來。飜成毒藥。諸人要會麼。牛在河南牛河北。一片虛凝似墨黑冷地思量愁殺人。叵耐雲門這老。賊賊賊下。座更不巡堂

東山吉禪師因李朝請與甥蘿林居士向公子證謁。之遂問家賊惱人時如何。師曰誰是家賊。李豎起拳。師曰賊身已露。李曰莫塗糊人好。師曰贓證見在。李無語。師示以偈曰家賊惱人孰奈何。千聖回機祇爲他。偏界偏空無影跡。無依無住絕籠羅。賊賊猛將雄兵收不得。疑殺天下老禪和。笑倒鬧市古彌勒。休休。不用將心向外求。回頭瞥爾賊身露。和贓捉獲世無儔。世無儔眞可仰。從茲不復誇伎倆。怗怗安家樂業時萬象森羅齊拊掌

懶庵樞禪師。孝宗皇帝召至內殿問禪道之要。師答以此事在陛下堂堂日用應機處本無知見起滅之婪。聖凡迷悟之別。第護正念則與道相應。情却物則業不能繫。盡去沉掉之病自忘問答之意。矧今補處現在。佛般若光明中何事不成現耶。上爲之首

闕萬年貴

闕萬年貴

肯數四

龍鳴賢禪師上堂。舉趙州勘婆話頌曰冰雪佳人貌最奇。常將玉笛向人吹。曲中無限花心動。獨許東君第一枝

大潙喓庵鑑禪師上堂。老胡開一條路。甚生徑直。祇云歇即菩提性淨明心。不從人得。後人不得其門一向奔馳南北往復東西。極歲窮年無箇歇處。諸人還歇得麼。休休○上堂。舉罽賓國王問師子尊者蘊空公案。師頌曰尊者何曾得蘊空。罽賓徒自斬春風。桃花雨後已零落。染得一谿流水紅　禪宗正脈卷九

音釋

曙市據切方明也　鮎乃謙切魚名　欐力底切屋梠也　輥古混切車轂也　宮書魚切居合也　湜視力切水清也　捂吾故切受也　膴亡甫切土地腴美｜｜然也　哪徐嗟切｜切聲也　凹烏合切｜凸也　凸徒結切起貌　咂子答切入口也　𣶏以灼切氣吹水貌｜瘖丑倫切玉名也　磊力罪切｜砢也　覿逵寂切見也　皽先齒切履也　扇鳥何切上廁也　搐許六切牽制也　過古訛切水也　汛思見切灑掃也　屁匹避切下洩也　禬丘畏切氣切紐也　洵相均切水中也　過趯他力切跳踊也　巇音議山石高貌　鎚丁回切蜀人呼｜蒸餅也爲　蟻胡光切｜蚚也　莽扶云切複屋棟

禪宗正脉卷第十

南嶽　臨濟宗

嗣石霜

楊岐方會禪師少警敏及冠不事筆硯繫名征商課最坐不職乃宵遯入瑞州九峯恍若舊遊眷不忍去遂落髮每閱經心融神會能折節扣參老宿慈明自南源徙道吾石霜師皆佐之總院事依之雖久然未有省發每咨參明曰庫司事繁且去他日又問明曰監寺異時兒孫遍天下在何用忙爲一日明適出雨忽作師偵之小徑既見遂搊住曰這老漢今日須與我說不說打你去明曰監寺知是般事便休語未卒師大悟即拜於泥塗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明曰你且亸避我要在那裏去師歸來日具威儀詣方丈禮謝明呵曰未在自是明每山行師輒闞其出雖晚必擊鼓集衆明遽還怒曰少叢林暮而陞座何從得此規繩師曰汾陽晚參也何謂非規繩乎

晚鼓集衆

頌一日明上堂師出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峯時如何明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師曰官不容針更借一問明便喝師曰好喝明又喝師亦喝明連喝兩喝師禮拜明曰此事是箇人方能擔荷師拂袖便行○明移興化師辭歸九峯後道俗迎居楊岐次遷雲蓋受請日拈法衣示衆曰會麼若也不會今日無端走入水牯牛隊裏去也還知麼筠陽九岫萍實楊岐

入院示衆

遂陞座時有僧出師曰漁翁未擲釣躍鱗衝浪來僧便喝師曰不信道僧拊掌歸衆師曰消得龍王多少風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有馬騎馬無馬步行曰少年長老足有機籌師曰念汝年老放汝三十棒頌問如何是佛師曰三脚驢子弄蹄行曰莫祇這便是麼師曰湖南長老云云師便下座

陞座舉

頌九峯勤和尚把住云今日喜得箇同參師曰作麼生是同參底事勤曰九峯牽犂楊岐拽杷師曰正恁麼時楊岐在前九峯在前勤擬議師拓開曰將謂同參元來不是○問人法俱遣未是衲僧極則佛祖雙亡猶是學人疑處未審和尚如何爲人師曰你祇要勘破新長老曰恁麼則旋斫生柴帶葉燒師曰七九六十三頌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西天人不會唐言○上堂霧鎖長

慈明忌辰設齋

興福侍會

空裏生大野百草樹木作大師子吼演說摩訶大般若三世諸佛在你諸人脚跟下轉大法輪若也會得功不浪施若也不會莫道楊岐山勢險前頭更有最高峯○上堂楊岐乍住屋壁疎滿牀盡布雪眞珠縮却項暗嗟吁良久曰翻憶古人樹下居頌僧問撥雲見日時如何師曰東方來者東方坐頌問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衲僧得一堪作甚麽師曰鉢盂口向天頌慈明忌辰設齋衆纔集師於眞前以兩手揑拳安頭上以坐具畫一畫打一圓相便燒香退身三步作女人拜首座曰休揑怪師曰首座作麽生座曰和尙休揑怪師曰兎子喫牛嬭第二座近前打一圓相便燒香亦退身三步作女人拜師近前作聽勢座擬議師打一掌曰這漆桶也亂做頌室中問僧栗棘蓬你作麽生呑金剛圈你作麽生透○示衆云景色乍晴物情舒泰舉步也千身彌勒動用也隨處釋迦文殊普賢總在這裏衆中有不受人謾底便道楊岐和麩糶麪然雖如是布袋裏盛錐子

白雲守端禪師幼事翰墨冠依茶陵郁禪師披削往

渠愛人笑

示衆隨緣赴感

作麽

參楊岐岐一日忽問受業師爲誰師曰茶陵郁和尙岐曰吾聞伊過橋遭攧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師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朶岐笑而趨起師愕然通夕不寐黎明咨詢之適歲暮岐曰汝見昨日打敺儺者麽曰見岐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復駭曰意旨如何岐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悟巾侍久之○上堂忌口自然諸病減多情未免有時勞發居動便成違順落得淸閑一味高雖然如是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示衆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大衆作麽生說箇隨緣赴感底道理祇於一彈指間盡大地含生根機一時應得周足而未嘗動著一毫頭便且喚作隨緣赴感而常處此座祇如山僧此者受法華請相次與大衆相別去宿松縣裏開堂了方歸院去且道還離此座也無若道離則世諦流布若道不離作麽生見得箇不離底事莫是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端毫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麽又莫是一切無心一時自

悟了遇人

遍麼若恁麼正是掉棒打月到這裏直須悟始得悟後更須遇人始得你道既悟了便休又何必更須遇人若悟了遇人底當垂手方便之時著著自有出身之路不瞎却學者眼若祇悟得乾蘿蔔頭底不唯瞎却學者眼彙自已動便先自犯鋒傷手你看我楊岐先師問慈明和尚道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峯時如何答云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進云官不容針更借一問師翁便喝進云好喝師翁又喝先師亦喝師翁乃連喝兩喝先師遂禮拜大衆須知悟了遇人者向十字街頭與人相逢却在千峯頂上握手向千峯頂上相逢却在十字街頭握手所以山僧嘗有頌云

頌

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為人難共聚大都緇素要分明山僧此者臨行解開布袋頭一時撒在諸人面前了也有眼者莫錯怪好珍重○開堂示衆云昔日靈山會上世尊拈華迦葉微笑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次第流傳無令斷絕至于今日大衆若是正法眼藏釋迦老子自無分將箇甚麼分付將箇甚麼流傳何謂如此況諸人

正法眼藏

分上各各自有正法眼藏每日起來是是非非分南分北種種施為盡是正法眼藏之光影此眼開時乾坤大地日月星辰森羅萬象祇在面前不見有毫釐之相此眼未開時盡在諸人眼睛裏今日已開者不在此限有未開者山僧不惜手為諸人開此正法眼藏看乃舉手竪兩指曰看看若見得去事同一家若也未然山僧不免重說偈言諸人法眼藏千聖莫能當為君通一線光輝滿大唐須彌走入海六月降嚴霜法華能恁道無句得商量大衆既滿口道了為甚麼却無句得商量喝一喝曰分身兩處看頌上堂見衆集乃拈拄杖曰大衆會麼復卓拄杖曰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增收

嗣楊岐會

保寧仁勇禪師容止淵秀齠為大僧通天台教更衣謁雪竇明覺禪師覺意其可任大法誚之曰央庠座主師憤悱下山望雪竇拜曰我此生行脚參禪道不過雪竇誓不歸鄉即往泐潭踰紀疑情未泮聞楊岐移雲蓋能鈐鍵學者直造其室一語未及頓明心印

研窮玄奧

岐歿從同參白雲端禪師遊研極玄奧後出世兩住

眞相無形

保寧〇僧問如何是保寧境師曰主山頭倒卓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鼻孔無半邊〇上堂侍者燒香罷師指侍者曰侍者已爲諸人說法了也〇上堂風鳴條雨破塊曉來枕上鶯聲碎蝦蟆蚯蚓一時鳴妙德空生都不會三箇成羣四箇作隊窸窸窣窣颼颼飀飀向南北東西折得黎花李花一佩兩佩頌示衆云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法不曾道著一字優波毱多丈室盈籌不曾度得一人達磨不居少室六祖不住曹谿誰是後昆誰爲先覺既然如是彼自無瘡勿傷之也拍膝顧衆曰且喜得天下太平〇示衆云眞相無形示形現相千怪萬狀自此而彰喜則滿面光生怒則雙眉陡豎非凡非聖或是或非人不可量天莫能測直下搆得未稱丈夫喚不回頭且莫錯怪頌示衆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檻外雲生簷前雨滴潤水湛如藍山花開似錦此時若不究根源直待當來問彌勒增收

謁楊岐會

比部孫居士頌因楊岐會禪師來謁值視斷次公曰某爲王事所牽何由免離岐指曰委悉得麼公曰望

嗣白雲端

師點破岐曰此是比部弘願深廣利濟羣生公曰未審如何岐示以偈曰應現宰官身廣弘悲願深爲人重指處棒下血淋淋公於此有省

謁浮山遠

五祖法演禪師謁圓照本禪師古今因緣會盡唯不會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僧作禮化云我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避得過請益本本云此是臨濟下因緣須是問他家兒孫始得師遂謁浮山遠禪師請益前話遠云我有箇譬喩說似你你一似箇三家村裏賣柴漢子把箇匾擔向十字街頭立地問人中書堂今日商量甚麼事師默計云若如此大故未在頌遠一

依白雲端

日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往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事師潸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松竹引淸風雲特印可頌令掌磨事未幾雲至語

數禪客廬山來

師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

下載清風

四照用

發上機

得有來由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祇是未在師於是大疑私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在遂參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寶惜一時放下走見白雲雲爲手舞足蹈師亦一笑而巳師後曰吾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清風○雲一日示衆曰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在甚麼處衆下語不契擧以問師師近前問訊曰也不較多雲笑曰須是道者始得乃命分座開示方來頌僧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五逆聞雷頌問如何是佛師曰口是禍門又曰肥從口入頌問一代時教是箇切脚未審切那箇字師曰鉢囉娘○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曰王言如絲曰如何是先用後照師曰其出如綸曰如何是照用同時師曰舉起軒轅鑑蚩尤頓失威曰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曰金將火試○上堂千峯列翠岸柳垂金樵父謳歌漁人鼓舞笙簧聒地鳥語呢喃紅粉佳人風流公子一一爲汝諸人發上上機開正法眼若向這裏薦得金色頭陀無容身處若也不會喫粥喫飯許你十穿八穴○上堂汝等諸人

謝監收

鐵酸豏

一棚傀儡

白雲萬里

見老和尚鼓動脣吻豎起拂子便作勝解及乎山禽聚集牛動尾巴却將作等閑殊不知簷聲不斷前旬雨電影還連後夜雷頌謝監收上堂人之性命事第一須是○欲得成此○先須防於○若是眞○人○○頌師十有餘年海上參尋見數人尊宿自爲了當及到浮山會裏直是開口不得後到白雲門下咬破一箇鐵酸豏直得百味具足且道豏子一句作麼生道乃曰花發鷄冠媚早秋誰人能染紫絲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堦前鬪不休○上堂山僧昨日入城見一棚傀儡不免近前看或見端嚴奇特或見醜陋不堪動靜行坐青黃赤白一一見了子細看時元來青布幔裏有人山僧忍俊不禁乃問長史高姓他道老和尚看便了問甚麼姓大衆山僧被他一問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還有爲山僧道得麼昨日那裏落節今日這裏拔本○上堂說佛說法拈槌豎拂白雲萬里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白雲萬里然後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也則白雲萬里忽有箇漢出來道長老你恁麼道也

一華五葉

三佛侍師夜話

嗣白雲端

巴鼻

則白雲萬里這箇說話喚作猴子看戲隨人上下三十年後一場好笑且道笑箇甚麽笑白雲萬里○示衆云祖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遠磨大師信脚來信口道後代兒孫多成計較要會開花結果處麽鄭州棃靑州棗萬物無過出處好○三佛侍師於一亭上夜話及歸燈已滅師於暗中曰各人下一轉語佛鑑曰彩鳳舞丹霄佛眼曰鐵蛇橫古路佛果曰看脚下師曰滅吾宗者乃克勤爾頌師曰譬如水牯牛過窓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麽尾巴過不得（高峯妙頌等閑放出這牛兒頭角分明擧似誰若向尾巴尖上會新羅鷂子過多時）瞎敗

雲蓋智本禪師僧問人人盡有一面古鏡如何是學人古鏡師曰打破來向你道曰打破了也師曰胡地冬生筍○上堂去者鼻孔遼天來者脚踏實地且道祖師意向甚麽處著良久曰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流入此中來○上堂高臺巴鼻開口便是若也便是有甚巴鼻月冷風高水淸山翠○上堂以楔出楔有甚休歇欲得休歇以楔出楔喝一喝○上堂滿口道

嗣白雲端

嗣白雲端

山頌

嗣保寧勇

不出句句甚分明滿目覷不見山山疊亂靑鼓壁霜不會何況是鐘鳴喝一喝○上堂祖翁卓卓犖犖兒孫齷齷齪齪有處藏頭沒處露角借問衲僧如何摸索○上堂橫按拄杖曰牙如刀劍面如鐵眼放電光光不歇手把蒺藜一萬斤等閑敲落天邊月卓一下

保福殊禪師僧問如何是禪師曰秋風臨古渡落日不堪聞曰不問這箇禪師曰你問那箇禪曰祖師禪師曰南華塔外松陰裏飮露吟風又更多

提刑郭祥正字功甫因謁白雲雲上堂曰夜來枕上作得箇山頌謝功甫大儒廬山二十年之舊今日遠訪白雲之勤當須擧與大衆請已後分明擧似諸方此頌豈唯謝功甫大儒直要與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却著肉汗衫莫言不道乃曰上大人丘乙已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公切疑後聞小兒誦之忽有省以書報雲雲以偈答曰藏身不用縮頭斂跡何須收脚金烏半夜遼天玉兎趕他不著

壽聖知淵禪師僧問祖意西來即不問如何是一色

一色

師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曰既不如是如何曉會師曰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乃曰凡有問答一似擊石迸火流出無盡法財三草二木普霑其潤放行也雲生谷口霧罩長空把定也碧眼胡僧亦須罔措壽聖如斯舉唱猶是化門要且未有衲僧巴鼻敢問諸人作麼生是衲僧巴鼻良久曰布針開兩眼君向那頭看

謁保寧勇

上方日益禪師僧問如何是未出世邊事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曰如何是出世邊事師曰鷺鷥踏折枯蘆枝曰去此二途如何是和尚爲人處師曰十成好箇金剛鑽擬向街頭賣與誰

謁五祖演

到金山染病困極

昭覺克勤圓悟佛果禪師出蜀首謁玉泉皓次依金鑾信大溈喆黃龍心東林度僉指爲法器而晦堂稱他日臨濟一派屬子矣最後見五祖盡其機用祖皆不諾乃謂祖强移換人出不遜語忿然而去祖曰待你著一頓熱病打時方思量我在師到金山染傷寒困極以平日見處試之無得力者追繹五祖之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間即歸五祖病痊尋歸祖一見而喜

聞舉小艷詩

令即參堂便入侍者寮方半月會部使者解印還蜀詣祖問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讀小艷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諾諾祖曰且子細師適歸侍立次問曰聞和尚舉小艷詩提刑會否祖曰他祇認得聲師曰祇要檀郎認得聲他既認得聲爲甚麼却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

見雞鼓翅而鳴

入室呈偈

來意庭前柏樹子聻師忽有省遽出見雞飛上欄干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銷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祇許佳人獨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詣吾助汝喜祖徧謂山中耆舊曰我侍者參得禪也由此所至推爲上首○出峽南遊時

張無盡劇談華嚴旨要

張無盡寓荊南以道學自居少見推許師艤舟謁之劇談華嚴旨要曰華嚴現量境界理事全眞初無假法所以即一而萬了萬爲一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帀帀之波公於是不覺促榻師遂問曰到此與祖師西來意爲同爲別公曰同矣師曰且得

理事無礙法界
眞淨偈
未一作來
嗣五祖演

沒交涉公色爲之檀師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
絲毫過患猶是轉句直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
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公乃
首肯翌日復舉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師
又問此可說禪乎公曰正好說禪也師笑曰不然正
是法界量裏在蓋法界量未滅若到事事無礙法界
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
三斤是故眞淨偈曰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豬頭
口誦淨戒趁出婬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
公曰美哉之論豈易得聞乎於是以師禮留居碧巖
復領昭覺僧問雲門道須彌山意旨如何師曰推不
向前約不退後曰未審還有過也無師曰坐却舌頭
頌師凡垂問學者擬議則一拳揩放
太平慧懃佛鑑禪師中巖師廣教圓深試所習得度
每以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味之有省乃徧參名
宿往來五祖之門有年恚祖不爲印據與圓悟相繼
而去及悟歸五祖方丈徹證而師忽至意欲他遷悟
勉令挂搭且曰某與兄相別始月餘比舊相見時如

主翰墨
詬罵

何師曰我所疑者此也遂參堂一日聞祖舉僧問趙
州如何是和尙家風州曰老僧耳聾高聲問將來僧
再問州曰你問我家風我却識你家風了也師即大
豁所疑曰乞和尙指示極則祖曰森羅及萬象一法
之所印師展拜祖令主翰墨後同圓悟語話次舉東
寺問仰山鎭海明珠因緣至無理可伸處圓悟徵曰
既云收得遽索此珠又道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不
能加答明日謂悟曰東寺祗索一顆珠仰山當下傾
出一栲栳悟深肎之乃告之曰老兄更宜親近老和
尙去師一日造方丈未及語被祖詬罵懡㦬而退歸
寮閉門打睡恨祖不已悟已密知即往扣門師曰誰
悟曰我師即開門悟問你見老和尙如何師曰我本
不去被你賺累我遭這老漢詬罵悟呵呵大笑曰你
記得前日下底語麼師曰是甚麼語悟曰你又道東
寺祗索一顆仰山傾出一栲栳師當下釋然悟遂領
師同上方丈祖纔見遽曰懃兄且喜大事了畢○僧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喫醋知酸喫鹽知鹹曰
弓折箭盡時如何師曰一場懡㦬○上堂至道無難

融融一色

讀五燈會

元禮手引師耳

唯嫌揀擇桃華紅李花白誰道融融祇一色燕子語
黃鸎鳴誰道關關祇一聲不透祖師關棙子空認山
河作眼睛○上堂橫拄杖曰先照後用豎起曰先用
後照倒轉曰照用同時卓一下曰照用不同時汝等
諸人被拄杖一口吞盡了也自是你不覺若向這裏
道得轉身句免見一場氣悶其或未然老僧今日失
利○師室中以木骰子六隻面面皆書么字僧纔入
師擲曰會麼僧擬不擬師即打出頌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喫飯咬著砂增收
龍門淸遠佛眼禪師因讀法華經至是法非思量分
別之所能解持以問講師講師莫能答師歎曰義學
名相非所以了生死大事遂卷衣南遊造舒州太平
演禪師法席因丐於廬州偶兩足跌仆地煩懣間聞
二人交相惡罵諫者曰你猶自煩惱在師於言下有
省頌及歸凡有所問演即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
或曰我不會我不如你師愈疑遂咨決於元禮首座
禮乃以手引師之耳繞圍爐數匝且行且語曰你自
會得好師曰有冀開發乃爾相戲耶禮曰你他後悟

蔣山坐夏

閱傳燈錄

活人句

去方知今日曲折耳○太平將遷海會師慨然曰吾
持鉢方歸復參隨往一荒院安能究決己事耶遂作
偈告辭之蔣山坐夏邂逅靈源禪師日益厚善從容
言話間師曰比見都下一尊宿語句似有緣靈源曰
演公天下第一等宗師何故捨而事遠遊所謂有緣
者蓋知解之師與公初心相應耳師從所勉徑趨海
會後命典謁適寒夜孤坐撥爐見火一豆許恍然自
喜曰深深撥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遽起閱几上傳
燈錄至破竈墮因緣忽大悟作偈曰刀刀林鳥啼披
衣終夜坐撥火悟平生窮神歸破墮事皎人自迷曲
淡誰能和念之永不忘門開少人過圓悟因詣其寮
舉靑林般土話驗之且謂古今無人出得你如何會
師曰也有甚難悟曰祇如他道鐵輪天子寰中旨意
作麼生師曰我道帝釋宮中放赦書悟退語人曰且
喜遠兄便有活人句也○上堂一葉落天下春無
路尋思笑殺人下是天上是地此言不入時流意南
作北東作西動而止喜而悲蛇頭蝎尾一試之猛虎
口裏活雀兒是何言歸堂去頌上堂千說萬說不如

題語延壽壁間

那吒太子

親面一見縱不說亦自分明王子寶刀喩衆盲摸象喩禪學中隔江招手事望州亭相見事迥絕無人處事深山巖崖處事此皆親面而見之不在說也○上堂蘇武牧羊辱而不屈李陵望漢樂以忘歸是在外國在本國佛諸弟子中有者雙足越坑有者聆箏起舞有者身埋糞壤有者呵罵河神是習氣是妙用至於擊叉打地豎拂敲牀睦州一向閉門魯祖終年面壁是爲人是不爲人信知一切凡夫埋沒寶藏珠不丈夫諸人何不擺柁張帆拋江過岸休更釘樁搖艣何日到家既作曹谿人又是家裏漢還見家裏事麼○師嘗題語于龍門延壽壁間曰佛許有病者當療治容有將息所也禪林凡有數名或曰涅槃見法身常住了法不生也或曰省行知此違緣皆從行苦也或曰延壽欲得慧命扶持色身也其實使人了生死處也多見少覺微恙便入此堂不强支吾便有補益及手久病思念鄉閭不善退思滅除苦本先聖云病者衆生之良藥若善服食無不瘥者也頌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現本身運大神力爲父母

嗣五祖演

煉行灰心

句意

嗣五祖演

說法師云肉既還母骨既還父用甚麼爲身學人到這裏若見得去廓淸五蘊呑盡十方云云 增收頌見聯珠第一卷中

開福道寧禪師壯爲道人於崇果寺執浴一日將濯足偶誦金剛經至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爲實遂忘所知忽垂足沸湯中發明已見○示衆云秋日耀長空秋江浸虛碧傷嗟門外人處處尋彌勒驀路忽撞頭相逢不相識諸禪德既是相逢爲甚麼却不相識剪盡霜前竹臨谿不化龍○上堂摩竭正令未免崎嶇少室垂慈早傷風骨腰囊挈錫孤負平生煉行灰心遞相鈍置爭似春雨晴春山靑白雲三片四片黃鶯一聲兩聲千眼大悲看不足王維雖巧畫難成直饒便恁麼猶自涉途程且不涉途程一句作麼生道人從汴州來不得東京信○僧問如何是句到意不到師曰瑞草本無根信手拈來用曰如何是意到句不到師曰頷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曰如何是意句俱到師曰大悲不展手通身是眼睛曰如何是意句俱不到師曰君向瀟湘我向秦

大隨南堂靜禪師 名道興 首參永安恩禪師於臨濟三

頤棒話發明次依諸名宿無有當意者聞五祖機峻欲抑之遂謁祖祖乃曰我此間不比諸方凡於室中不要汝進前退後豎指擎拳繞禪牀作女人拜提起坐具千般伎倆祇要你一言下諦當便是你見處師茫然退參三載一日入室罷祖謂曰子所下語已得十分試更與我說看師即剖而陳之祖曰說亦說得十分更與我斷看師隨所問而判之祖曰好即好祇是未曾得老僧說話在齋後可來祖師塔所與汝一一按過始得及至彼祖便以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睦州擔板漢南泉斬貓兒趙州狗子無佛性有佛性之語編辟之其所對了無凝滯至子胡狗話祖遽轉面曰不是師曰不是卻如何祖曰此不是則和前面皆不是師曰望和尚慈悲指示祖曰看他道子胡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入門者好看纔見僧入門便道看狗向子胡道看狗處下一轉語教子胡結舌老僧鈐口便是你了當處次日入室師默啓其說祖笑曰不道你不是千了百當底人此語祇似先師下底語師曰某何人得似端和尚祖曰不然老僧雖承嗣他謂他語拙蓋祇用遠錄公手段接人故也如老僧共遠錄公便與百丈黃檗南泉趙州輩把手共行纔見語拙即不堪師以為不然乃曳杖渡江適大水泛漲因留四祖儕輩挽其歸又二年祖方許可嘗商略古今次執師手曰得汝說須是吾舉得汝舉須是吾說而今而後佛祖秘要諸方關鍵無逃子掌握矣○上堂問答已乃曰有祖已來時人錯會祇將言句以為禪道殊不知道本無體因體而得名道本無名因名而立號祇如適來上座纔恁麼出來便恁麼歸來且道具眼不具眼若道具眼纔恁麼出來眼在甚麼處若道不具眼爭合便恁麼去諸仁者於此見得倜儻分明則知二祖禮拜依位而立眞得其髓祇這些子是三世諸佛命根六代祖師命脈天下老和尚安身立命處雖然如是須是親到始得○僧問祖師心印請師直指師曰你聞熱麼曰聞師曰且不聞寒曰和尚還聞熱否師曰不聞曰為甚麼不聞師搖扇曰為我有這箇○問如何是山裏禪師曰庭前嫩竹先生筍澗下枯松長老枝曰如何是市裏禪

伎倆

九祖編辟

入室默啓

錯會禪道

祖師命脈

心印

山禪

嗣五祖演

洗鉢盂路上事

浙一作淛下同

五祖唱綿州巴歌

一大事因緣

師曰六街鐘皷韻鏧琴即處鋪金世界中曰如何是村裏禪師曰賊流消亡蠶麥熟謳歌鼓舞樂昇平○有一老宿垂語云十字街頭起一間茅廁祇是不許人屙僧舉似扣師師曰是你先屙了更教甚麼人屙宿聞焚香遙望大隨再拜謝之

無爲泰禪師自出關徧遊叢社至五祖告香日祖舉趙州洗鉢盂話俾參洎入室舉此話問師你道趙州向伊道甚麼這僧便悟去師曰洗鉢盂去聻祖曰你祇知路上事不知路上滋味師曰既知路上事路上有甚滋味祖曰你不知耶又問你曾遊浙否師曰未也祖曰你未悟在師自此凡五年不能對祖一日陞堂顧衆曰八十翁翁輥繡毬便下座師欣然出衆曰和尚試輥一輥看祖以手作打仗鼓勢操蜀音唱綿州巴歌曰豆子山打瓦鼓楊平山撒白雨白雨下取龍女織得絹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屬玄武師聞大悟掩祖口曰祇消唱到這裏祖大笑而歸○上堂此一大事因緣自從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以後燈燈相續祖祖相傳迄至于今綿綿不墜直得徧地生華故號涅槃妙心亦曰本心亦曰本性亦曰本來面目亦曰第一義諦亦曰爍迦羅眼亦曰摩訶大般若在男曰男在女曰女汝等諸人但自悟去這般盡是閑言語遂拈起拂子曰會了喚作禪未悟果然難難難目前隔箇須彌山悟了易易易信口道來無不是

嗣五祖演

舉德山小參

榜侍者門

五祖自禪師初依祖最久未有省時圓悟爲座元師往請益悟曰兄有疑處試語我師遂舉德山小參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悟曰禮拜著我作得你師舉話尙不會師作禮覔悟令再舉前話師曰德山小參不答話悟掩其口曰但恁麼看師出揚聲曰屈屈豈有公案祇教人看一句底道理有僧謂師曰兄不可如此說首座須有方便因靜坐體究及旬頓釋所疑詣悟禮謝悟曰兄始知吾不汝欺又詣方丈祖迎笑自爾日深玄奧○師榜侍者門曰東山有三句若人道得即挂搭衲子皆披靡一日有僧携坐具徑造丈室謂師曰某甲道不得祇要挂搭師大喜呼維那於明窻下安排

嗣五祖演

九頂素禪師謁五祖。聞舉首山答西來意語。倏然契語。遂偈曰。顛倒顛顛倒顛。新婦騎驢阿家牽。便恁麼太無端。回頭不覺布衫穿。祖見乃問百丈野狐話。又作麼生。師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祖大悅

嗣五祖演

元禮首座初參演和尚於白雲。凡入室。必謂曰。衲僧家明取緇素好。師疑之不已。一日演陞堂舉首山新婦騎驢阿家牽語。乃曰。諸人要會麼。莫問新婦阿家。免煩路上波吒。遇飯即飯。遇茶即茶。同門出入宿世冤家。師於言下豁如。且曰。今日緇素明矣

嗣五祖演 倩女離魂

普融知藏頌至五祖入室。次祖舉倩女離魂話問之。有契。呈偈曰。二女合為一媳婦。機輪截斷難同互。從來往返絕蹤由。行人莫問來時路　按聯燈古第十卷中有五祖演問僧曰。倩女離魂那箇是真底。乃註曰。王宙欲娶妻倩娘為妻。倩父母不許。倩遂風病在家。王宙府欲遠行。月下見倩來。同舟而去。三年後遂生一子。倩遂歸父母家。幾到門家中有一倩娘出來。相見兩人遂合成一身

嗣雲蓋本

承天賢禪師上堂。五更殘月落。天曉白雲飛。分明目前事。不是目前機。既是目前事。為甚麼不是目前機。良久曰。欲言言不及。林下好商量

嗣瑯邪起

金陵俞道婆。頌市油餈為業。常隨眾參問瑯琊。瑯琊以臨濟無位真人話示之。一日聞丐者唱蓮花樂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大悟。以瓷盤投地。夫傍睨曰。你顛耶。婆掌曰。非汝境界。往見瑯琊。瑯琊望之。知其造詣。問那箇是無位真人。婆應聲曰。有一無位人。六臂三頭努力嗔。一擘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由是聲名藹著。凡有僧至。則曰。兒兒。僧擬議。即掩門。佛燈珣禪師往勘之。婆見如前所問。珣曰。爺在甚麼處。婆轉身拜露柱。珣即踏倒曰。將謂有多少奇特。便出。婆蹶起曰。兒兒來。惜你則箇。珣竟不顧。安首座至。婆問甚處來。安曰。德山。婆曰。德山泰乃老婆兒子。安曰。婆是甚人兒子。婆曰。被上座一問。直得立地放尿

瓷盤投地

嗣昭覺勤

徑山大慧宗杲禪師。年十七薙髮具毗尼。偶閱古雲門錄。恍若舊習。往依廣教珵禪師。棄遊四方。從曹洞諸老宿。既得其說。去登寶峯。謁湛堂準禪師。堂一見異之。俾侍巾絨。指以入道捷徑。師橫機無所讓。堂訶曰。汝曾未悟。病在意識領解。則為所知障。堂疾革。囑師曰。吾去後當見川勤。必能盡此機用（勤即圜悟）。堂卒。師

嗣湛堂準

賢無盡下楊延之

前後際斷

有句無句如藤倚樹

圓悟著臨濟正宗記付之

趙謁無盡居士求堂塔銘無盡門庭高少許可與師一言相契下榻延之名師庵曰妙喜洎後再謁且囑令見圓悟頌師至天寧一日聞悟陞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即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於言下忽然前後際斷雖然動相不生却坐在淨躶躶處悟謂曰也不易你得到這田地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為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須信有這箇道理遂令居擇木堂為不釐務侍者日同士大夫入室擇木乃朝士止息處○悟每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問之師纔開口悟便曰不是不是經半載遂問悟曰聞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這話不知五祖道甚麼悟笑而不答師曰和尚當時須對眾問如今說亦何妨悟不得已謂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師當下釋然曰我會也悟遂舉數因緣詰之師酬對無滯悟曰始知吾不汝欺遂著臨濟正宗記付之俾掌記室未幾令分座室中握竹篦以驗學者叢林浩然歸重名振京師右丞相呂公舜徒奏賜紫衣佛日之號會女真之變其酋欲取禪僧十數人師在選得免趨吳虎丘度夏因閱華嚴至菩薩登七地證無生法忍洞曉向所請問湛堂殃崛摩羅持鉢至產婦家因緣時圓悟頌詔住雲居師往省覲至山次日即請為第一座時會中多龍象以圓悟久虛座元俟師之來頗有不平之心及冬至秉拂昭覺元禪師出眾問曰眉間挂劍時如何師曰血濺梵天圓悟於座下以手約云住住問得極好答得更奇元乃歸眾叢林由是改觀○上堂正月十四十五雙徑椎鑼打鼓要識祖意西來看取村歌社舞○上堂學圓通秀禪師示眾曰少林九年冷坐剛被神光覷破如今玉石難分祇得麻纏紙裹這一箇那一箇更一箇若是明眼人何須重說破徑山今日不免狗尾續貂也有些子老胡九年話墮可惜當時放過致令默照之徒鬼窟長年打坐這一箇那一箇更一箇雖然苦口叮嚀却似樹頭風過○上堂水底泥牛嚼生

圓悟冬至秉拂

呵默照徒

◆山一作蠻

圓悟忌日拈香

大修行人因果

鐵僧梵鉢提咬著舌海神怒把珊瑚鞭須彌山王痛不徹○上堂纔方八月中秋又是九月十五卓拄杖曰唯有這箇不遷擲拄杖曰一衆耳聞目覩○圓悟禪師忌師拈香曰這箇尊慈平昔强項氣壓諸方逞過頭底顢頇用格外底儱侗自言我以木槵子換天下人眼睛殊不知被不孝之子將斷貫索穿却鼻孔索頭既在徑山手裏要教伊生也由徑山要教伊死也由徑山且道以何為驗遂燒香曰以此為驗○僧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前百丈曰不落因果為甚麼墮野狐身師曰逢人但恁麼舉曰祇如後百丈道不昧因果為甚麼脫野狐身師曰逢人但恁麼舉曰或有人問徑山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未審和尚向他道甚麼師曰向你道逢人但恁麼舉○問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時如何師曰親言出親口曰未審如何受持師曰但恁麼受持決不相賺頌問心佛俱忘時如何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僧請益夾山境話聲未絕師便喝僧茫然師曰你問甚麼僧擬舉師連打喝出○師纔見

竹篦觸背

虎丘紹隆

瞌睡虎

僧入便曰不是出去僧澁出師曰沒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却頌室中舉竹篦問僧曰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速道速道僧曰請和尚放下竹篦即與和尚道師放下竹篦僧拂袖便出師曰侍者認取這僧著（淳熙初賜其全錄八十卷隨大藏流行）

虎丘紹隆禪師荷包語長蘆信禪師得其大略有傳圓悟語至者師讀之歎曰想酢生液雖未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聆謦欬耳遂由寶峯依湛堂客黃龍叩死心禪師次謁圓悟一日入室悟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悟曰頭上安頭師聞脫然契證悟叱曰見箇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尋俾掌藏教有問悟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為哉悟曰瞌睡虎耳○上堂目前無法萬象森然意在目前突出難辯不是目前法觸處逢渠非耳目之所到不離見聞覺知雖然如是也須踏著他向上關棙子始得所以道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佛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如是則不勞斂念樓閣門開寸步不移百城俱到焉

嗣昭覺勤

行說未明

棒喝

拈拄杖劃一劃云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
歸頌初參死心心問你是甚麼僧師曰行脚僧心曰
你是何處村僧行甚驢脚馬脚師曰廣南蠻道甚麼
何不高聲道心曰却有些衲僧氣息遂留過夏增收
育王佛智端裕禪師往依淨慈一禪師未幾偶聞僧
擊露柱曰你何不說禪師忽徵省去謁龍門遠甘露
卓勘潭祥皆以穎邁見推晩見圓悟於鍾阜一日悟
問誰知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卽今是滅不滅
曰請和尚合取口好悟曰此猶未出常情師擬對悟
擊之師頓去所滯○上堂曰行時絕行跡說時無說
蹤行說若到則渠生招箭行說未明則神鋒劃斷就
使說無滲漏行不迷方猶滯殼漏在若是大鵬金翅
奮迅百千由旬十影神駒馳驟四方八極不取次啗
啄不隨處埋身且總不依倚還有履踐分也無剎剎
塵塵是要津○上堂曰德山入門便棒多向皮袋裏
埋蹤臨濟入門便喝總在聲塵中出沒若是英靈衲
子直須足下風生超越古今途轍拈拄杖卓一下喝
一喝曰祇這箇何似生若喚作棒喝瞎睡未惺不喚

莅衆

嗣昭覺勤

理事

眞妄

人法照用

教壞男女

作棒喝未識德山臨濟畢竟如何復卓一下曰總不
得動著○師蒞衆色必凜然寢食不背衆唱道無倦
紹興庚午十月初示微疾首座法全請遺訓師曰盡
此心意以道相資語絕而逝
大潙佛性法泰禪師僧問理隨事變該萬有而一片
虛凝事逐理融等千差而咸歸實際如何是理法界
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事法界師曰萬象森羅曰
如何是理事無礙法界師曰東西南北曰如何是事
事無礙法界師曰上下四維○上堂推眞眞無有相
窮妄妄無有形眞妄兩無所有廓然露出眼睛眼睛
旣露見箇甚麼曉日爍開巖畔雪朔風吹綻臘梅華
○上堂達得人空法空未稱祖佛家風體得全用全
照亦非衲僧要妙直須打破牢關識取向上一竅如
何是向上一竅春寒料峭凍殺年少○上堂欲識佛
去處祇這語聲是咄傅大士不識好惡以昭昭靈靈
教壞人家男女被誌公和尚一喝曰大士莫作是說
別更道看大士復說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
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誌公呵呵大笑曰前頭猶似

嗣昭覺勤

可末後更愁人

護國此庵景元禪師習台教三祺棄謁圓悟於鍾阜因僧讀死心小參語云既迷須得箇悟既悟須識悟中迷迷中悟迷悟雙忘却從無迷悟處建立一切法師聞而疑即趍佛殿以手托開門扉豁然大徹繼而執侍機辯逸發圓悟目為聱頭元侍者遂自題肖像付之曰生平只說聱頭禪撞著聱頭如鐵壁脫却羅籠截脚跟大地撮來墨漆黑晚年轉復沒刀刀奮金剛椎碎窠窟他時要識圓悟面一為渠儂併拈出

嗣聱頭元

南峯雲辯禪師參圓悟值入室纔踵門悟曰看脚下師打露柱一下悟曰何不著實道取一句師曰師若搖頭弟子擺尾悟曰你試擺尾看師翻筋斗而出悟大笑由是知名一日入城與道俗行至十郎巷有問巷在這裏十郎在甚處師奮臂曰隨我來

嗣昭覺勤

靈隱慧遠佛海禪師會圓悟復領昭覺師即之聞悟普說學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為侶因緣師忽頓悟仆於衆衆掖之師乃曰吾夢覺矣至夜小參師出問曰淨裸裸空無一物赤骨力貧無一錢戶破家亡

嗣昭覺勤

機不離位

乞師賑濟悟曰七珍八寶一時拏師曰禍不入謹家之門悟曰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師隨聲便喝悟以拄杖擊禪牀云喫得棒也未師又喝悟連喝兩喝師便禮拜自此機鋒峻發無所抵捂○上堂好是仲春漸暖那堪寒食清明萬疊雲山聳翠一天風月良鄰在處花紅柳綠湖天浪穩風平山禽枝上語諄諄再三瑣瑣碎碎囑付叮叮嚀嚀你且道他叮嚀囑付箇甚麼卓拄杖曰記取明年今日依舊寒食清明

嗣昭覺勤

溈福文禪師上堂不昧不落作麼會會得依前墮野狐一夜涼風生畫角滿船明月泛江湖

嗣昭覺勤

華藏民禪師初講楞嚴於成都為義學所歸時圓悟居昭覺師與勝禪師為友因造焉聞悟小參舉國師三喚侍者因緣趙州拈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那裏是文彩已彰處師心疑之告香入室

文彩已彰

悟問坐主講何經師曰楞嚴悟曰楞嚴有七處徵心八還辯見畢竟心在甚麼處師多呈藝解悟皆不肯師復請益悟令一切處作文彩已彰會偶僧請益十玄談方舉問君心印作何顏悟厲聲曰文彩已彰師

本色鉗鎚　拈頌佛鑑　圓照覺勒

聞而有省遂求印證悟示以本色鉗鎚師則罔措一日白悟曰和尙休舉話待某說看悟諾師曰尋常拈鎚豎拂豈不是經中道一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卽菩提妙明眞心悟笑曰你元來在這裏作活計師又曰下喝敲牀時豈不是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悟曰你豈不見經中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師於言下釋然悟出蜀居夾山師罷講侍行悟爲衆夜參舉古帆未挂因緣師聞未領遂求決悟曰你問我師舉前話悟曰庭前柏樹子師卽洞明謂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殊不知大海投於一滴悟笑曰奈這漢何後謁佛鑑於蔣山鑑問佛果有不曾亂爲人說底句曾與你說麼師曰合取狗口鑑震聲曰不是這箇道理師曰無人奪你鹽茶袋叫作甚麼鑑曰佛果若不爲你說我爲你說師曰和尙疑時退院別參去鑑呵呵大笑

昭覺道元禪師謁大別道禪師因看廓然無聖之語忽爾失笑曰達磨元來在這裏道謦之往參佛鑑佛眼蒙賞識依圓悟於金山以所見告悟弗之許悟被

圓照覺勒　孝宗詔入

詔住雲居師從之雖有信入終以鯁胸之物未去爲疑會悟問參徒生死到來時如何僧曰香臺子笑和尙次問師汝作麼生師曰草賊大敗悟曰有人問你時如何師擬答悟憑陵曰草賊大敗師卽徹證圓悟以拳擊之師摑掌大笑悟曰汝見甚麼便如此師曰毒拳未報永劫不忘

中竺仰堂中仁禪師往來三藏譯經所諦窮經論特於宗門未之信時圓悟居天寧凌晨謁之悟方爲衆入室師見敬服奮然造前悟曰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卽同魔說速道速道師擬對悟劈口擊之因墜一齒卽大悟○上堂九十春光已過半養花天氣正融和海棠枝上鶯聲好道與時流見得麼雖然如是且透聲透色一句作麼生道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上堂舉狗子無佛性話乃曰二八佳人刺繡遲紫荊花下囀黃鸝可憐無限傷春意盡在停針不語時○淳熙甲午四月八日　孝宗皇帝詔入賜座說法帝舉不與萬法爲侶因緣俾拈提師拈罷頌曰秤鎚搦出油閑言長語休腰纏十萬貫

嗣昭覺勤

騎鶴上揚州

象耳袁覺禪師出蜀徧謁有道尊宿後往大潙依佛性頌之入室陳所見性曰汝忒殺遠在然知其為法器俾充侍者掌賓客師每侍性性必舉法華開示悟入四字令下語又曰直待我豎點頭時汝方是也偶不職被斥制中無依寓俗士家一日誦法華至亦復不知何者是火何者是舍乃豁然制罷歸省性見首肯之圓悟再得旨住雲居師至彼以所得白悟悟呵云本是淨地屙屎作麼師所疑頓釋嘗語客曰東坡云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云惠崇煙雨蘆鴈坐我瀟湘洞庭欲喚扁舟歸去傍人謂是丹青此禪髓也

嗣法華

禪髓

嗣昭覺勤

中巖華嚴祖覺禪師依圓悟於鍾阜一日入室悟舉羅山道有言時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覿露機鋒如同電拂作麼生會師莫能對夙夜參究忽然有省作偈呈悟曰家住孤峯頂長年半掩門自嗟身已老活計付兒孫悟見許可次日入室悟又問昨日公案作麼生師擬對悟便喝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師復留五年愈更迷悶後於廬山棲賢閱浮山遠禪師削執論云若道悟有親疎豈有旃檀林中却生臭草豁然契悟作偈寄圓悟曰出林依舊入蓬蒿天網恢恢不可逃誰信業緣無避處歸來不怕語聲高悟大喜持以示衆曰覺華嚴徹矣○上堂舉石霜和尚遷化衆請首座繼踵住持虔侍者所問公案師曰宗師行處如火消氷透過是非關全機忘得喪盡道首座滯在一色侍者知見超師可謂體妙失宗全迷向背殊不知首座如鷺鷥立雪品類不齊侍者如鳳翥丹霄不榮金網一人高高山頂立一人深深海底行各自蹈方而來同會九重城裏而今要識此二人麼豎起拂子曰龍臥碧潭風凜凜垂下拂子曰鶴歸霄漢背摩天

閱削執論

嗣昭覺勤

明因曇玩禪師上堂汝有一對眼我也有一對眼汝若瞞還自瞞汝若成佛作祖老僧無汝底分汝若做驢做馬老僧救汝不得○衆檀越入山請上堂說偈曰我無長處名虛出謝汝殷勤特地來明因無法堪分付謾把山門為汝開

嗣昭覺勤

虎丘雪庭元淨禪師上堂說得須是見得見得又須說得見得說不得落在陰界見解偏枯說得見不得落在時機墮在毒海若是翠門下直饒說得見得好與三十棒說不得見不得也好與三十棒翠雲恁麼道也好與三十棒遂高聲召大衆曰險

嗣昭覺勤

天寧訥坐梵恩禪師上堂知有底也喫粥喫飯不知有底也喫粥喫飯如何直下驗得他有之與無是之與非邪之與正若驗不出參學事大遠在喝一喝下座○上堂山僧是楊岐四世孫這老漢有箇三脚驢子弄蹄行公案雖人人舉得祇是不知落處山僧不惜眉毛為諸人下箇注脚乃曰八角磨盤空裏走

嗣昭覺勤

君山覺禪師上堂舉古者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諸人還識得麼若也不識為你註破仰之彌高不隔絲毫要津把斷佛祖難逃鑽之彌堅眞體自然鳥啼花放在碧巖前瞻之在前非正非偏十方坐斷威鎮大千忽焉在後一場漏逗堪笑雲門藏身北斗咄

嗣昭覺勤

寶華顯禪師上堂禪莫參道休學歇意忘機常廓落現成公案早周遮祇箇無心已穿鑿直饒坐斷未生前難透山僧錯錯錯

嗣昭覺勤

東山覺禪師上堂舉昔廣額屠兒一日至佛所颺下屠刀曰我是千佛一數世尊曰如是如是今日叢林將謂廣額過去是一佛權現屠兒如此見廣額且喜沒交涉又曰廣額正是箇殺人不眨眼底漢颺下屠刀立地成佛且喜沒交涉又道廣額颺下屠刀曰我是千佛一數這一佛多少分明且喜沒交涉要識廣額麼夾路桃花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嗣昭覺勤

樞密徐俯號東湖居士靖康初為尚書外郎與朝士同志者挂鉢於天寧寺之擇木堂力參圜悟悟亦喜其見地超邁一日至書記寮指悟項相曰這老漢脚跟猶未點地在悟顏面曰甕裏何曾走却鼈公曰且喜老漢脚跟點地悟曰莫謗它好公休去

嗣昭覺勤

郡王趙令衿號超然居士紹興庚申冬公與汪內翰藻李參政邴曾侍郎開詣徑山謁大慧慧聞至乃令擊鼓入室公欣然袖香趨之慧曰趙州洗鉢盂話居士作麼生會公曰討甚麼椀拂袖便出慧起搊住曰

古人向這裏悟去你因甚麼却不悟公擬對慧掀之日討甚麼椀公曰還這老漢始得

侍郎李彌遜號普現居士爲中書舍人常入圓悟室一日早朝回至天津橋馬躍忽有省通身汗流直造天寧適悟出門遙見便喚曰居士且喜大事了畢公厲聲曰和尚眼華作甚麼悟便喝公亦喝於是機鋒迅捷

嗣昭覺勤

成都范縣君者嫠居歲久常坐而不臥聞圓悟住昭覺往禮拜請示入道因緣悟令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久無所契范泣告悟曰和尚有何方便令某易會悟曰却有箇方便遂令祗看是箇甚麼後有省曰元來恁麼地近那

嗣昭覺勤

文殊心道禪師詣成都習唯識自以爲至同舍詰之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今目前萬象森然心識安在師茫然不知對遂出關周流江淮既抵舒之太平聞佛鑑禪師夜參舉趙州柏樹子話至覺鐵觜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因大疑提撕既久一夕豁然即趁文字擬敘所悟鑑見來便閉門師曰和尚莫謾某甲鑑云十方無壁落何不入門來師以拳擉破窓紙鑑即開門擒住云道道師以兩手捧鑑頭作口啐而出遂呈偈曰趙州有箇柏樹話禪客相傳徧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向根源會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禪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中辯眞假鑑深然之○上堂師子嚬呻象王哮吼雲門北斗裏藏身白雲因何喚作手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牯却知有且道作麼生是他知有底事雨打梨花蛺蝶飛風吹柳絮毛毬走

嗣太平懃

衰舍壓柏樹子

知有底事

南華昺禪師上堂此事最希奇不礙當頭說東鄰田舍翁隨例得一橛非唯貫聲色亦乃應時節若問是何宗八字不著人擊禪牀下座○上堂迷不自迷對悟立迷悟不自悟因迷說悟所以悟爲迷之體迷爲悟之用迷悟兩無從箇中別無共無別共擬不動徂師不將來鼻孔千斤重

嗣太平懃

人一作入

龍牙才禪師早服勤於佛鑑法席而局務不辭難名已聞於叢林及遊方迫暮至黃龍適死心在三門間其所從來既稱名則知爲舒州太平才莊主矣翌日

嗣太平懃

入室死心問曰會得最初句便會末後句會得末後句便會最初句最初末後拈放一邊百丈野狐話作麼生會師曰入戶已知來見解何須更畢轢中泥心曰新長老死在上座手裏也師曰語言雖有異至理且無差心曰如何是無差底事師曰不扣黃龍角焉知頷下珠心便打○上堂學死心和尚小參曰若論此事如人家有三子第一子聰明智慧孝養父母接待往來主掌家業第二子兇頑狡猾貪婬嗜酒倒街臥巷破壞家業第三子盲聾瘖瘂菽麥不分是事不能祇會喫飯三人中黃龍要選一人用更有四句死中有活活中有死死中常死活中常活將此四句驗天下衲僧師曰喚甚麼作四句三人姓甚名誰若也識得與黃龍把手並行更無纖毫間隔如或未然不免借水獻華去也三人共體用非用四句同音空不空欲識三人幷四句金烏初出一團紅

三子共體

四句同音

嗣太平懃

蓬萊卿禪師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且任諸方點頭及乎樹倒藤枯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靈利漢這裏著得一隻眼便見七縱八橫舉拂子曰看看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

嗣太平懃

佛燈珣禪師參廣鑑瑛禪師不契遂造太平隨衆咨請邈無所入乃封其衾曰此生若不徹去誓不展此於是晝坐宵立如喪考妣逾七七日忽佛鑑上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聞頓悟往見鑑鑑曰可惜一顆明珠被這風顛漢拾得乃詰之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師曰莫道靈雲不疑只今覓箇疑處了不可得鑑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那裏是他未徹處師曰深知和尚老婆心切鑑然之師拜起呈偈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華爛熳始擡眸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卽便休鑑屬令護持是夕厲聲謂衆曰這回珣上座穩睡去也圓悟聞得疑其未然乃曰我須勘過始得遂令人召至因與遊山偶到一水潭悟推師入水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潭深魚聚悟曰見後如何師曰樹高招風悟曰見與未見時如何師曰伸脚在縮脚裏悟大稱之○上堂舉婆子燒庵話師曰大凡扶宗立教須是其人你看他

遊山

扶宗立敎

嗣太平懃　嗣太平懃　嗣太平懃　嗣太平懃

婆子雖是箇女人宛有大人作略二十年徙油費醬固是可知一日向百尺竿頭做箇失落直得用盡平生腕頭氣力自非箇俗漢知機泊乎巧盡拙出然雖如是諸人要會麼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㵎潭明禪師上堂舉趙州訪茱萸探水因緣師曰趙老雲收山嶽露茱萸雨過竹風清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又舉德山托鉢話師曰從來家富小兒嬌偏向江南弄畫橈引得老爺把不住又來船上助歌謳

寶藏本禪師上堂清明已過十餘日華雨闌珊方寸深春色惱人眼不得黃鸝飛過綠楊陰遂大笑下座

祥符海禪師初見佛鑑鑑問三世諸佛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教化此理如何師擬進語鑑喝之師忽領旨述偈曰實際從來不受塵箇中無舊亦無新靑山況是吾家物不用尋家別問津鑑曰放下著師禮拜而出

淨衆璨禪師上堂重陽九日菊花新一句明明亘古今楊廣槖駝無覓處夜來足跡在松陰

會元十九卷終

※一本卷二十　嗣龍門遠　眞歇迎拜　不須照顧

龍翔竹庵士珪禪師初依大慈宗雅心醉楞嚴逾五秋南遊謁諸尊宿始登龍門卽以平時所得白佛眼眼曰汝解心已極但欠著力開眼耳遂俾職堂司一日侍立次問云絕對待時如何眼曰如汝僧堂中白椎相似師罔措眼至晚抵堂司師理前話眼曰閑言語師於言下大悟○紹興間奉　詔開山鴈蕩能仁時眞歇居江心聞師至恐緣法未熟特過江迎歸方丈大展九拜以誘溫人由是翕然歸敬未視篆其徒憚行規法深夜放火鞠為瓦礫之墟師竟就樹縛屋踞座示衆云愛閑不打鼓山鼓投老來看鴈蕩山傑閣危樓渾不見豁邊茆屋兩三間還有共相出手者麼喝一喝下座聽法檀施併力營建未幾復成寶坊○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卽迷諸人向這裏立不得諸人向這裏住不得若立則危若住則睹直須意不停立句不停意用不停機此三者旣明一切處不須管帶自然現前不須照顧自然明白雖然如是更須知

有向上事久雨不晴咄○上堂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花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喝一喝曰三十年後莫道能仁教壞人家男女

嗣龍門遠

雲居高庵悟禪師有夙慧聞沖禪師舉武帝問達磨因緣如獲舊物遽曰我既廓然何聖之有沖異其語勉之南詢蒙授記於龍門一日有僧被蛇傷足佛眼問曰既是龍門爲甚麼却被蛇咬師卽應曰果然現大人相眼益器之後傳此語到昭覺圓悟云龍門有此僧耶東山法道未寂寥爾

嗣龍門遠

黃龍牧庵忠禪師習台教悟一心三觀之旨未能泯跡偏參名宿至龍門覩木磨旋轉發明心要乃述偈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呈佛眼眼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澗下水長流眼曰我有末後一句待分付汝師卽掩耳而去○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莫向外邊覓曰如何是心師曰莫向外邊尋曰如何是道師曰莫向外邊討曰如何是禪師曰莫向外邊傳曰畢竟如何師曰靜處薩婆訶

嗣龍門遠

烏巨雪堂行禪師上堂會卽便會玉本無瑕若言不會碓觜生花試問九年面壁何如大會拈華南明恁麼商確也是順風撒沙參○到國淸衆請上堂句亦剗意亦剗絕毫絕氂處如山如嶽句亦到意亦到如山如嶽處絕毫絕氂忽若撥通一線意句俱到俱不到俱剗俱不剗直得三句外絕牢籠六句外無標的正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傾蓋同途不同轍相將攜手上高臺上堂舉趙州示衆云老僧除却二時齋粥是雜用心處師曰今朝六月旦行者擊鼓長老陞堂你諸人總來這裏雜用心

嗣龍門遠

白楊順禪師依止佛眼聞普說舉傳大士心王銘云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師於言下有省後覩寶藏迅轉頓明大法趍丈室作禮呈偈曰頂有異峯雲冉冉源無別派水泠泠遊山未到山窮處終被青山礙眼睛眼笑而可之○上堂好事堆堆疊疊來不須造作與安排落林黃葉水推去橫谷白雲風卷回寒鴈一聲情念斷霜鐘纔動我山摧白楊

佛手驢脚之緣

嗣龍門遠

嗣龍門遠

更有過人處盡夜寒爐撥死灰忽有箇衲僧出來道
長老少賣弄得恁麼窮乞相山僧祗向他道却被你
道著○上堂我手何似佛手天上南星北斗我脚何
似驢脚往事都來忘却人人盡有生緣箇箇足方頂
圓大愚灘頭立處孤月影射深灣會不得見還難一
曲漁歌過遠灘○上堂風吹茆茨屋脊漏雨打闍黎
眼睛濕恁麼分明却不知却來這裏低頭立時紹燈上座聞
之有省
師律身清苦出入唯杖笠獨行
雲居如禪師徧參浙右諸宗匠晚至龍門以平日所
證白佛眼眼曰此皆學解非究竟事欲了生死當求
妙悟師駭然諸信一日命主香積以道業未辦固辭
眼勉曰姑就職其中大有人爲汝說法未幾晨興開
廚門望見聖僧契所未證即白佛眼眼曰這裏還見
聖僧麼師詣前問訊叉手而立眼曰向汝道大有人
爲汝說法
歸宗眞牧賢禪師遊成都依大慈秀公習經論凡典
籍過目成誦義亦頓曉秀稱爲經藏子出蜀謁諸尊
宿後扣佛眼一日入室眼舉殷勤抱得旃檀樹語聲

嗣龍門遠

佛眼忌

未絕師頓悟眼曰經藏子漏逗了也自是與師商確
淵奧亹亹無盡眼稱善因手書眞牧二字授之○上
堂且第一句如何道汝等若向世界未成時父母未
生時佛未出世時祖師未西來時道得已是第二句
且第一句如何道直饒你十成道得未免左之右之
卓拄杖下座
道場正堂辯禪師毛西京少林聞僧學佛眼以古詩
發明厲賓王斬師子尊者話曰楊子江頭楊柳春楊
花愁殺渡江人一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
師默有所契即趨龍門求入室佛眼問從上祖師方
冊因緣許你會得忽舉拳曰這箇因何喚作拳師擬
對眼築其口曰不得作道理於是頓去知見○佛眼
忌拈香龍門和尚閑提潦倒不信佛法滅除禪道拶
換手搥胷空懊惱遂搖手曰休懊惱以坐具搭肩上
破贓盧向上關貓兒洗面自道好一炷沉香爐上然
作女人拜曰莫怪下房媳婦觸忤大人好○師家風
嚴冷初機多憚之因贊達磨曰昇元閣前懡㦬洛陽
峯畔乖張皮髓傳成話霸隻履無處埋藏不是一番

嗣龍門遠

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雪堂行一見大稱賞曰先師猶有此人在只消此贊可以坐斷天下人舌頭由是衲子奔湊頌室中問學者蚯蚓為甚麼化為百舌

會元見圖極岑按聯珠著于此　增收

嗣龍門遠

世奇首座編依師席晚造龍門一日燕坐瞌睡間羣蛙忽鳴誤聽為淨髮版響亟趨往有曉之者曰蛙鳴非版也師恍然詣方丈剖露佛眼曰豈不見羅睺羅師遠之曰和尚不必舉待去自看未幾有省乃占偈曰夢中聞版響覺後蝦蟇啼蝦蟇與版響山嶽一時齊由是益加參究洞臻玄奧眼命分座師固辭曰此非細事也如金針剌眼毫髮若差睛則破矣願生生居學地而自煅煉眼因以偈美之曰有道只因頻退步謙和元自慣回光不知已在青雲上猶更將身入衆藏

嗣龍門遠

淨居尼慧溫禪師上堂舉法眼示衆曰三通鼓罷蔟蔟上來佛法人事一時周畢師曰山僧道三通鼓罷蔟蔟上來拄杖不在者舂柄聊與三十

給事馮楫濟川居士自壯扣諸名宿最後居龍門從

坐夏徑山

佛眼遠禪師再歲一日同遠經行法堂偶童子趨庭吟曰萬象之中獨露身遠拊公背曰好瀞公於是契入紹興丁巳除給事會大慧禪師就明慶開堂慧下座公挽之曰和尚每言於士大夫前曰此生決不作這蟲豸今日因甚却納敗缺慧曰盡大地是箇杲上座你向甚處見他公擬對慧便掌公曰是我招得越月特丐祠坐夏徑山榜其室曰不動軒○嘗自詠曰

不動軒

公事之餘喜坐禪少曾將脅到牀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建炎後名山巨剎教藏多不存公累以已俸印施凡一百二十八藏用祝君壽以兆康民門人蒲大聘嘗誌其事

嗣開福寧

大溈月庵善果禪師○上堂寀仲造車一百輻拈却兩頭除却軸以拄杖打一圓相曰且莫錯認盤定星卓一卓下座○上堂解猛虎頷下金鈴驚羣動衆取蒼龍穴裏明珠光天照地山僧今日到此讚歎不及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豎起拂子曰眨上眉毛速須薦取擲拂子下座

嗣大隨靜

石頭回禪師上座參禪學道大似井底叫渴相似殊

不知塞耳塞眼回避不及且如十二時中行住坐臥動轉施爲是甚麼人使作眼見耳聞何處不是路頭若識得路頭便是大解脫路方知老漢與你證明山河大地與你證明所以道十方婆伽梵一路涅槃門諸仁者大凡有一物當途要見一物之根源一物無處要見一物之根源見得根源源無所源所源既非何處不圓諸禪德你看老漢有甚麼勝你處諸人有甚處不如老漢處還會麼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嗣大隨靜

護聖居靜禪師聞南堂道望遂往依焉堂擧香嚴枯木裏龍吟話往返酬詰師於言下大悟一日堂問曰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汝作麼生師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堂鑒然曰這小厮兒師珍重便行○嘗謂衆曰參學至要不出先南堂道

十門綱要

最初句及末後句透得過者一生事畢儻或未然更與你分作十門各各印證自心還得穩當也未一須信有教外別傳二須知有教外別傳三須會無情說法與有情說法無二四須見性如觀掌中之物了了分明一一田地穩密五須具擇法眼六須行鳥道玄路七須文武兼濟八須摧邪顯正九須大機大用十須向異類中行凡欲紹隆法種須盡此綱要方坐得這曲彔牀子受得天下人禮拜敢與佛祖爲師若不到恁麼田地祇一向虛頭他時異日閻老子未放你在間有學者各門頌出呈師師以頌示曰十門綱要掌中施機會來時自有爲作者不須排位次大都首末是根基

嗣大隨靜

南巖勝禪師上堂召大衆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分明在半途且道到家一句又作麼生釋迦彌勒沒量大看來又祇是他奴

嗣大隨靜

梁山廓庵師遠禪師上堂擧楊岐三脚驢子話乃召大衆曰揚其湯者莫若撲其火壅其流者莫若杜其

楊岐宗旨

源此乃智人之明鑒佛法之至論正在斯焉這因緣如今叢林中提唱者甚多商量者不少有般底祇道宗師家無固必凡有所問隨口便答似則也似是卽未是若恁麼祇作箇乾無事會不見楊岐用處乃至祖師千差萬別方便門庭如何消遣又有般底祇向

透頂徹底漢

圓大隨評

佛邊會却與自己沒交涉古人道凡有言句須是一一消歸自己又作麼生又有般底一向祗作自己會棄却古人用處唯知道明自己事古人方便却如何消遣既消遣不下却似抱橋柱澡洗要且放手不得此亦是一病又有般底却去脚多少處會若恁麼會此病最難醫也所以他語有巧妙處卒難摸索纔擬心則差了也前輩謂之楊岐宗旨須是他屋裏人到恁麼田地方堪傳授若不然者則守死善道之謂也這公案直須還他透頂徹底漢方能了得此并止禪和子會不得而今天下叢林中出世爲人底亦少有會得者若要會去直須向威音那畔空劫已前輕輕覷著提起便行捺著便轉却向萬仞峯前進一步可以籠罩古今坐斷天下人舌頭如今還有恁麼者麼有則出來道看如無更聽一頌三脚驢子弄蹄行直透威音萬丈坑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湖南長老誰解會行人更在青山外（師有十牛圖并頌行于世）

能仁悟禪師結夏上堂最初一步十方世界現全身末後一言一微塵中深鎖斷有時提起如倚天長劍

圓大隨評

圓大隨評

光耀乾坤有時放下似紅爐點雪虛含萬象得到恁麼田地天魔外道拱手歸降三世諸佛一時稽首便可以大圓覺爲我伽藍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如是則朝往西天暮歸東土亦是禁足百華叢裏坐婬坊酒肆行亦是禁足雖然如是不曾動著這裏一步恁麼則九旬無虛棄之功百劫有今時之用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此即是涅槃妙心金剛王寶劍敢問大衆作麼生得到這田地去如人上山各自努力」

尚書莫將居士謁南堂靜禪師咨決心要堂使其向一切處提撕適如廁俄聞穢氣急以手掩鼻遂有省即呈以偈曰從來姿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頭南堂答曰一法纔通法法周縱橫妙用更何求青蛇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僧笑點頭

龍圖王蕭居士留昭覺日聞開靜板聲有省問南堂曰某有箇見處纔被人問却開口不得未審過在甚處堂曰過在有箇見處堂却問朝旆幾時到任公曰去年八月四日堂曰自按察幾時離衙公曰前月二

嗣徑山杲

十堂曰爲甚麼道開口不得公乃契悟

教忠晦庵彌光禪師出嶺謁圓悟禪師於雲居次參黃檗祥高庵悟機語皆契以淮楚盜起歸謁佛心會大慧寓廣因往從之慧謂曰汝在佛心處所得者試舉一二看師舉佛心上堂拈普化公案曰佛心卽不然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劈脊便打從教徧界分身慧曰汝意如何師曰某不肯他後頭下箇注脚慧曰此正是以病爲法師毅然無信可意慧曰汝但揣摩看師竟以爲不然經旬因記海印信禪師拈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始無滯趁告慧慧以舉道者見琊琊弁立沙未徹語詰之師對已慧笑曰雖進得一步祇是不著所在如人斫樹根下一刀則命根斷矣汝向枝上斫其能斷命根乎今諸方浩浩說禪者見處總如此何益於事其楊岐正傳三四人而已師慍而去翌日慧問汝還疑否師曰無可疑者慧曰祇如人相見未開口時已知虛實或聞其語便識淺深此理如何師悚然汗下莫知所詣慧令究有句無句慧過雲門庵師侍行一日問曰某到這裏不能得徹病在甚處

斫樹喩

不能得徹

入室

慧曰汝病最癖世醫拱手何也別人死了活不得汝今活了未曾死要到大安樂田地須是死一回始得師疑情愈深後入室慧問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却藥忌道將一句來師曰裂破慧震威喝曰你又說禪也師卽大悟慧撾鼓告衆曰龜毛拈得笑哈哈一擊萬重關鎖開慶快平生在今日孰云千里賺吾來師亦以頌呈之曰一拶當機怒雷吼驚起須彌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鼻孔失却口○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放憨作麼及乎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情知汝等諸人卒討頭鼻不著爲甚如此祇爲分明極飜令所得遲

嗣徑山杲

東林卍庵道顏禪師久參圓悟徹有省發洎悟還蜀囑依妙喜仍以書致喜曰顏川彩繪已畢但欠點眼耳他日嗣其後未可量也喜居雲門及洋嶼師皆在爲朝夕質疑方大悟○上堂欲識諸佛心但向衆生心行中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但向萬物遷變處會取還識得麼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嗣徑山杲

西禪懶庵鼎需禪師幼舉進士有聲年二十五因讀

遺教經忽曰幾爲儒冠誤欲去家母難之以親迎在期師乃絕之曰夭桃紅杏一時分付春風翠竹黃花此去永爲道伴竟依保壽樂禪師爲比丘一錫湖湘徧參名宿法無異味歸里結庵於羌峯絕頂不下山者三年佛心才禪師挽出首衆於大乘嘗問學者卽心卽佛因緣時妙喜庵于洋嶼師之友彌光與師書曰庵主手段與諸方別可來少欵如何師不答光以計邀師飯師往赴之會妙喜爲諸徒入室師隨喜焉妙喜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卽心是佛作麼生師下語妙喜詬之曰你見解如此敢妄爲人師耶鳴鼓普說訐其平生珍重得力處排爲邪解師淚交頤不敢仰視默計曰我之所得旣爲所排西來不傳之旨豈止此耶遂歸心弟子之列一日喜問曰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如何師擬開口喜拈竹篦劈脊連打三下師於此大悟厲聲曰和尚已多了也喜又打一下師禮拜喜笑云今日方知吾不汝欺也遂印以偈曰頂門竪亞摩醯眼肘後斜懸奪命符瞎却眼卸却符趙州東壁挂葫蘆於是聲名喧動叢林

妄爲人師

嗣徑山杲

東禪蒙庵思岳禪師上堂臘月初歲云徂黃河凍已合深處有嘉魚活鱍鱍跳不脫又不能相煦以濕相濡以沫慚愧菩薩摩訶薩春風幾時來解此黃河凍令魚化作龍直透桃花浪會卽便會擬人面前且莫說夢

嗣徑山杲

西禪此庵守淨禪師上堂談玄說妙撒屎撒尿行棒行喝將鹽止渴立主立賓華嚴宗乘設或總不恁麼又是鬼窟裏坐到這裏山僧已是打退鼓且道諸人尋常心憤憤口悱悱合作麼生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上堂若也畢明自已不悟目前此人有眼無足若也祇悟目前不明自已此人有足無眼直得眼足相資如車二輪如鳥二翼正好勘過了打○上堂道是常道心是常心汝等諸人聞山僧恁麼道便道我會也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頭上是天脚下是地耳裏聞聲鼻裏出氣忽若四大海水在汝頭上毒蛇穿你眼睛蝦蟇入你鼻孔又作麼生○上堂文殊普賢談理事臨濟德山行棒喝東禪一覺到天明偏愛風從涼處發咄

眼足相資

嗣徑山杲

開善道謙禪師初之京師依圓悟無所省發後隨妙喜庵居泉南及喜領徑山師亦侍行未幾令師往長

遇紫岩書

沙通紫巖居士張公書師自謂我參禪二十年無入頭處更作此行決定荒廢意欲無行友人宗元者叱曰不可在路便參禪不得也去吾與汝俱往師不得已而行在路泣語元曰我一生參禪殊無得力處今又途路奔波如何得相應去元告之曰你但將諸方參得底悟得底圓悟妙喜爲你說得底都不要理會途中可替底事我盡替你只有五件事替你不得你

五件事

須自家支當師曰五件者何事願聞其要元曰著衣喫飯屙屎放尿馱箇死屍路上行師於言下領旨不覺手舞足蹈元曰你此回方可通書宜前進吾先歸矣元即回徑山師半載方返妙喜一見而喜曰建州子你這回別也○上堂竺土大僊心東西密相付如何是密付底心夏久日八月秋何處熱

嗣徑山杲

育王佛照德光禪師適大慧領育王四海英材鱗集師亦與焉大慧室中問師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師擬對慧便棒師豁然大悟初住台之光孝僧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曰巾峯頂上塔心尖頌師住靈隱日

宋孝宗宣問

宋孝宗宣問釋迦佛入山六年所成何事師對曰將謂陛下忘却頌孝宗召對師舉靈雲頌直至如今更不疑奏曰那裏是他不疑處帝曰空手牽鐵牛（此二則見會元第六卷終其頌著于聯珠集第十卷中佛照章）

嗣徑山杲

華藏遯庵演禪師上堂拈起拄杖曰識得這箇一生參學事畢古人恁麼道華藏則不然識得這箇更須買草鞋行脚何也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

嗣徑山杲

天童無用全禪師上堂學佛止言眞不立參禪多與道相違忘機忘境急回首無地無錐轉步歸佛不是心亦非觀體承當絕所依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嗣徑山杲

玉泉懿禪師久依圓悟自謂不疑紹興初出住與化祥雲法席頗盛大慧入閩知其所見未諦致書令來師遲遲慧小參且痛斥仍榜告四衆師不得已破夏謁之慧鞫其所證既而曰汝恁麼見解敢嗣圓悟老人耶師退院親之一日入室慧問我要箇不會禪底

徹國師師曰我徹得國師去也慧喝出居無何語之曰香嚴悟處不在擊竹邊俱胝得處不在指頭上師乃頓明

嗣徑山杲

薦福本禪師上堂高揖釋迦不拜彌勒者與三十拄杖何故爲他祇會步步登高不會從空放下東家牽犂西家拽耙與三十拄杖何故爲他祇會從空放下不會步步登高山僧恁麼道還有過也無衆中莫有點檢得出者麼若點檢得出須彌南畔把手共行若點檢不出布袋裏老鵶雖活如死

嗣徑山杲

靈巖性禪師上堂勘破了也放過一著是衲僧破草鞋現修羅相作女人拜是野狐精魅打箇圓相虛空裏下一點是小兒伎倆攔腮贈掌拂袖便行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直饒向黑豆未生已前一時坐斷未有與靈巖拄杖分敢問大衆且道爲人節文在甚麼處還相委悉麼自從春色來嵩少三十六峯青至今○僧問如何是獨露身師曰牡丹花下睡貓兒

嗣徑山杲

蔣山直禪師初參妙喜於回鴈峯下一日喜問之曰上座甚處人師曰安州人喜曰我聞你安州人會斷撲是否師便作相撲勢喜曰湖南人與魚因甚湖北人著鞭師打筋斗而出喜曰誰知冷灰裏有粒豆爆○一日留守陳丞相俊卿會諸山茶話次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公案令諸山批判皆以奇語取奉師最後曰張打油李打油不打渾身只打頭陳大喜

嗣徑山杲

靈隱誰庵演禪師上堂面門撥破天地懸殊打透牢關白雲萬里饒伊兩頭坐斷別有轉身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喝一喝下座

嗣徑山杲

光孝遠禪師上堂舉女子出定話乃曰從來打鼓弄琵琶須是相逢兩會家佩玉鳴鸞歌舞罷門前依舊夕陽斜

嗣徑山杲

靈隱最庵印禪師上堂五五二十五擊碎虛空鼓大地不容針十方無寸土春生夏長復何云甜者甜兮苦者苦

嗣徑山杲

竹原元庵主久依大慧分座西禪丞相張公浚帥三山以數院迎之不就歸舊里結茆號衆妙園宿衲士夫交請開法○示衆曰若究此事如失却鑰匙相似祇管尋來尋去忽然撞著噁在這裏開箇鑰子便見

主法之人

自家庫藏一切受用無不具足不假他求別有甚麼事○示衆曰主法之人氣吞宇宙爲大法王若是釋迦老子達磨大師出來也教伊叉手向我背後立地直得寒毛卓豎亦未爲分外○垂語云這一些子恰如擡著殺人漢相似你若不殺了他他便殺了你

嗣徑山杲 開堂日示衆

淨居尼妙道禪師延平尚書黃公裳之女開堂日乃曰問話且止直饒有傾湫之辯倒嶽之機衲僧門下一點用不著且佛未出世時一事全無我祖西來便有許多建立列刹相望星分派列以至今日累及兒孫遂使山僧於人天大衆前無風起浪向第二義門通箇消息語默該不盡底彌亘大方言詮說不及處徧周沙界通身是眼覿面當機電卷星馳如何湊泊

列一作別

四喝

有時一喝生殺全威有時一喝佛祖莫辯有時一喝八面受敵有時一喝自救不了且道那一喝是生殺全威那一喝是佛祖莫辯那一喝是八面受敵那一喝是自救不了若向這裏薦得堪報不報之恩脫或未然山僧無夢說夢去也拈起拂子曰還見麼若見被見刺所障擊禪牀曰還聞麼若聞被聲塵所惑直饒離見絕聞正是二乘小果跳出一步蓋色騎聲全放全收主賓互換所以道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敢問諸人即今是甚麼時節蕩蕩仁風扶聖化熙熙和氣助昇平擲拂子下座○尼問如何是佛師曰非佛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骨底骨董

嗣徑山杲 作夏徑山

資壽尼無著妙總禪師丞相蘇公頌之孫女也年三十許厭世浮休脫去緣飾咨參諸老已入正信作夏徑山大慧陞堂舉藥山初參石頭後見馬祖因緣師聞之豁然省悟慧下座不動居士馮公楫隨至方丈曰某理會得和尚適來所舉公案慧曰居士如何曰恁麼也不得囌嚧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悉哩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囌嚧悉哩娑婆訶慧舉似師師曰曾見郭象註莊子識者曰却是莊子註郭象慧見其語異復舉巖頭婆子話問之師答偈曰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橈舞櫂別宮商雲山海月都拋却贏得莊周蝶夢長慧休去馮公疑其所悟不根後過無錫招至舟中問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棄水中大慧老師言道人理會得且如何

入室問答

會師曰已上供過竝是諳實馮公大驚○慧挂牌文師入室慧問古人不出方丈爲甚麽却去莊上喫油餈師曰和尙放妙總過妙總方敢通箇消息慧曰我放你過你試道看師曰妙總亦放和尙過慧曰爭奈油餈何師喝一喝而出於是聲聞四方○隆興改元

入院示衆

舍人張公孝祥來守是郡以資壽挽開法入院上堂宗乘一唱三藏絕詮祖令當行十方坐斷二乘聞之怖走十地到此猶疑若是俊流未言而諭設使用移星換斗底手段施搶旗奪鼓底機關猶是空拳豈有實義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靈山付囑俯徇時機演唱三乘各隨根器始於鹿野苑轉四諦法輪度百千萬衆山僧今日與此界他方乃佛乃祖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現前四衆各轉大法輪交光相羅如寶絲網若一草一木不轉法輪則不得名爲轉大法輪所以道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周徧法界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步遊彌勒樓閣不返聞入觀音普門情與無情性相平等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於此偶儻分明皇恩佛恩一時報足且道是如何是報恩一句天高羣象正海濶百川潮○上堂黃面老人橫說豎說權說實說法說喻說建法幢立宗旨與後人作榜樣爲甚麽却道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說一字點檢將來大似抱贓叫屈山僧今日人事忙冗且放過一著便下座

嗣徑山杲

侍郞張九成無垢居士丁巳秋大慧禪師董徑山學者仰如星斗公閱其語要歎曰是知宗門有人持以語尙（卽惟尙禪師）恨未一見及爲禮部侍郞偶參政劉公請慧說法于天竺公三往不値暨慧報謁公見但寒暄而已慧亦默識之尋奉祠還里至徑山與馮給事

格物

諸公議格物慧曰公祗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公茫然慧大笑公曰師能開諭乎慧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與安祿山謀叛者其人先爲閬守有畫像在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劍擊其像首時閬守居陝西首忽墮地公聞頓領深旨題不動軒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百慧始許可後守

劇談宗要　嗣徑山杲　激發蒙滯

邵陽丁父難過徑山飯僧秉鈞者意慧議及朝政遂竄慧於衡陽令公居家守服服除安置南安丙子春蒙恩北還道次新淦而慧適至與聯舟劇談宗要未嘗語往事〇丁丑秋丐祠枉道訪慧於育王越明年慧得旨復領徑山公謁於慶善院曰某每於夢中必誦語孟何如慧擧圓覺曰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公曰非老師莫聞此論也

參政李邴居士字漢老醉心祖道有年聞大慧排默照爲邪禪疑怒相半及見慧示衆擧趙州庭柏垂語曰庭前柏樹子今日重新擧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敢問大衆既是打破趙州關爲甚麼却特地尋言語良久曰當初祇道茆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公領悟謂慧曰無老師後語幾蹉過後以書咨決曰某近扣籌室承激發蒙滯忽有省入顧惟根識暗鈍平生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捨如衣壞絮行草棘中適自纏繞今一笑頓釋所疑欣幸可量非大宗匠委曲垂慈何以致此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舊既無拘執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其餘夙宿舊障亦稍輕微臨行叮嚀之語不敢忘也重念始得入門而大法未明應機接物觸事未能無礙更望有以提誨使卒有所至庶無玷於法席矣又書曰某比蒙誨答備悉深旨某自驗者三一事無逆順隨緣即應不留胸中二宿習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茫然時復瞥地此非自昧者前書大法未明之語蓋恐得少爲足當廣而充之豈別求勝解耶淨勝現流理則不無敢不銘佩

三驗　嗣徑山杲　嗣徑山杲

寶學劉彥脩居士出知永嘉問道於大慧禪師慧曰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但恁麼看公後乃於柏樹子上發明有頌曰趙州柏樹太無端境上追尋也大難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底透長安

提刑吳偉明居士久參眞歇了禪師得自受用三昧爲極致後訪大慧於洋嶼庵隨衆入室慧擧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公擬答慧以竹篦便打公無對遂留咨參一日慧謂曰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曝地斷方敵得生死若祇呈伎倆有甚了期即辭去道次延平

嗣徑山杲

翛然契悟

門司黃彥節居士於大慧一喝下疑情頓脫慧以衣付之

嗣徑山杲

秦國夫人計氏妙真屏去紛華習有為法因大慧遣謙禪者致問其子魏公公留謙以祖道誘之真一日問謙曰徑山和尚尋常如何為人謙曰和尚祇教人看狗子無佛性及竹篦子話祇是不得下語不得思量不得向舉起處會不得向開口處承當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祇恁麼教人看真遂諦信於是夜坐力究前話忽爾洞然無滯謙辭歸真親書入道槩略作數偈呈慧其後曰逐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莫言頻有礙一舉一回新

嗣虎丘隆

天童應庵曇華禪師住歸宗日大慧在梅陽有僧傳師垂示語句慧見之極口稱歎後以偈寄曰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楊岐正脈通其歸重如此○上堂云參禪人切忌錯用心悟明佛性是錯用心成佛作祖是錯用心看經講教是錯用心行住坐臥是錯用心喫粥喫飯是錯用心屙屎送尿是錯用心一動一靜一往一來是錯用心更有一處錯用心歸宗不敢與諸人說破何故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頌示衆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時佛照光和尚出衆云見鞭影者非良馬師休去增收頌示衆曰盡力道不得底句不在天台定在南嶽增收師於室中能鍛鍊耆艾故世稱大慧與師居處為二甘露門嘗誡徒曰衲僧家著草鞋住院何啻如蚖蛇戀窟乎

楊岐正脈

令佛一作見

嗣育王裕

清涼坦禪師有僧舉大慧竹篦話請益師示以偈曰徑山有箇竹篦直下別無道理佛殿廚庫三門穿過衲僧眼耳其僧言下有省

嗣育王裕

淨慈水庵一禪師首參雪峯慧照禪師照舉藏身無迹話問之師數日方明呈偈曰藏身無迹更無藏脫體無依便廝當古鏡不勞還自照淡煙和露濕秋光照質之曰畢竟那裏是藏身無迹處師曰嗄照曰無蹤跡處因甚麼莫藏身師曰石虎吞卻木羊兒照深肯之住後上堂舉圓悟師翁道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始徹頭水庵則不然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

嗣育王裕

嗣大潙泰

嗣大潙泰

學處不玄

無參未徹頭若也欲窮千里目直須更上一層樓頌
室中問僧曰西天胡子因甚無鬚增收
道場無庵全禪師久依佛智每入室智以狗子無佛
性話問之師罔對一日聞僧舉五祖頌云趙州露刃
劒忽大悟有偈曰鼓吹轟轟祖令肩龍樓香噴益州
船有時赤脚弄明月踏破五湖波底天
慧通旦禪師初出關至德山值泰上堂舉趙州曰臺
山婆子已爲汝勘破了也且道意在甚麼處良久曰
就地撮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師聞釋然
靈巖安禪師上堂參禪不究淵源觸途盡爲留礙所
以守其靜默澄寂虛閑墮在毒海以務勝强自是非
他立人我量見處偏枯遂致優劣不分照不搆用用
不離窠此乃學處不玄盡爲流俗到這裏須知有殺
中透脫活處藏機佛不可知祖莫能測所以古人道
有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有時先用後照你須
是箇漢始得有時照用同時你又作麼生抵當有時
照用不同時你又向甚麼處湊泊還知麼穿楊箭與
驚人句不是臨時學得來

嗣護國元

根性陋劣

敲磕

嗣護國元

四喝註解

國清簡堂機禪師上堂單明自己樂是苦因趣向宗
乘地獄劫在五日一參三八普說自揚家醜更若問
理問事問心問性克由叵耐若是英靈漢窺籓不入
據鼎不嘗便於未有生佛已前轉得身却於今時大
官路上捷行濶步終不向老鼠窟草窠裏頭出頭沒
若也根性陋劣要去有滋味處咬嚼遇著義學阿師
遞相鉗鎚直饒說得雲興雨現也是蝦蟇化龍下稍
依舊喫泥喫土堪作甚麼○示衆云觀色即空成大
智故不住生死觀空即色成大悲故不證涅槃生死
不住涅槃不證漢地不收秦地不管且道在甚麼處
安身立命莫是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晃晃
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麼莫是起坐鎮相隨語默
同居止麼若恁麼總是髑髏前敲磕須知過量人自
有過量用且作麼生是過量用北斗藏身雖有語出
羣消息少人知
焦山或庵體禪師上堂舉臨濟示衆四喝公案乃召
衆曰這箇公案天下老宿拈掇甚多第恐皆未盡善
焦山不免四稜著地與諸人分明註解一偏如何是

嗣護國元

踞地師子咄如何是金剛王寶劍咄如何是探竿影
草咄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咄若也未會拄杖子
與焦山吐露看卓一下曰笑裏有刀又卓一下曰毒
蛇無眼又卓一下曰忍俊不禁又卓一下曰出門是
路更有一機學話長老也理會不得○室中常舉苕
帚柄問學者曰依俙苕帚柄髣髴赤班蛇衆皆下語
不契有僧請益師示以頌曰依俙苕帚柄髣髴赤班
蛇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識爺

嗣護國元

湛堂深禪師佛涅槃日上堂兜率降生雙林示滅掘
地討天虗空釘橛四十九年播土揚塵三百餘會納
盡敗缺盡力布網張羅未免喚龜作鼈末後拘尸城
畔槨示雙趺旁人冷眼看來大似弄巧成拙卓拄杖
曰若無這箇道理千古之下誰把口說且道是甚麼
道理凝人面前切忌漏洩

嗣護國元

參政錢端禮居士從此庵發明已事後於宗門旨趣
一一極之示微恙有訣別之語得
去留自在恐繁不具錄

嗣靈隱遠

東山齊已禪師上堂舉修山主偈曰是柱不見柱非
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召大衆曰薦得

是移花兼蝶至薦得非擔泉帶月歸是也好鄭州梨
勝青州棗非也好象山路人逢萊島是亦沒交涉踏
著秤鎚硬似鐵非亦沒交涉金剛寶劍當頭截呵呵
呵會也麼知事少時煩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 遠社上堂

嗣靈隱遠

文長不錄

嗣靈隱遠

疎山歸雲本禪師上堂久雨不晴戊在丙丁通身泥
水露出眼睛且道是甚麼眼睛卓拄杖曰林間泥滑
滑時𠯈兩三聲

內翰曾開居士紹興辛未佛海補三衢光孝公與超
然居士趙公訪之問曰如何是善知識海曰燈籠露
柱貓兒狗子公曰爲甚麼贊即歡喜毀即煩惱海曰
侍郎曾見善知識否公曰某三十年參問何言不見
海曰向歡喜處見煩惱處見公擬議海震聲便喝公
擬對海曰開口底不是公罔然海召曰侍郎向甚麼
處去也公猛省遂點頭說偈曰咄哉瞎驢叢林妖孽
震地一聲天機漏泄有人便問意如何拈起拂子劈
口截海曰也祇得一橛

嗣靈隱遠

知府葛郯居士嘗問諸禪曰夫妻二人相打通兒子

嗣華藏民　嗣文殊道　嗣文殊道　嗣佛燈珣

作證且道證父即是證母即是或庵著語曰小出大遇或庵有頌

徑山寶印禪師謁大慧慧問甚處來師曰西川慧曰未出劍關與汝三十棒了也師曰不合起動和尚慧欣然掃室延之○上堂將心除妄妄難除即妄明心道轉迂桶底趯穿無忌諱等閑一步一芙蕖

楚安方禪師附商舟過湘南舟中聞岸人操鄉音厲聲云叫那由是有省即說偈曰沔水江心喚一聲此時方得契平生多年相別重相見千聖同歸一路行

文殊業禪師世為屠宰一日戮豬次忽洞徹心源即棄業為比丘述偈曰昨日夜叉心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叉不隔一條線往見文殊殊曰你正殺豬時見箇甚麼便乃剃頭行脚師遂作鼓刀勢殊喝曰這屠兒參堂去師便下參堂○上堂舉趙州勘婆話乃曰勘破婆子面青面黑趙州老漢瞞我不得

稠巖贇禪師上堂舉趙州狗子無佛性話乃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疊青山藏古鏡赤脚波斯入大唐八臂那吒行正令咄

嗣佛燈珣　封皮　嗣勸淳明

待制潘良貴居士隨衆參扣後依佛燈久之不契因訴曰某祇欲化去時如何燈曰好箇封皮且留著使用而今不了不當後去忽被他換却封皮卒無整理處公又以南泉斬貓兒話問曰某看此甚久終不透徹告和尚慈悲燈曰你祇管理會別人家貓兒不知走却自家狗子公於言下如醉醒燈復曰不易公進此一步更知有向上事始得如今士大夫說禪說道祇依著義理便快活大率似將錢買油餈喫了便不飢其餘便道是瞞他亦可笑也公唯唯

無為隨庵緣禪師上堂以一統萬一月普現一切水會萬歸一一切水月一月攝展則彌綸法界收來毫髮不存雖然收展殊途此事本無異致但能於根本上著得一隻眼去方見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盡從此中示現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盡從此中流出天地日月萬象森羅盡從此中建立三界九地七趣四生盡從此中出沒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乃至世間工巧諸伎藝盡現行此事所以世尊拈華迦葉便乃微笑達磨面壁二祖於是安心桃華盛開靈雲疑情淨

上一作裏

盡擊竹作響香嚴頓忘所知以至盤山於肉案頭悟道彌勒向漁市上接人誠謂造次顚沛必於是經行坐臥在其中旣有如是奇特更有如是光輝旣有如是廣大又有如是周徧你輩諸人因甚麽却有迷有悟要知麽幸無偏照處剛有不明時

嗣雲居悟

萬年閑禪師上堂全機敵勝猶在半途啐啄同時白雲萬里纔生朕兆已落二三不露鋒鋩成何道理且道從上來事合作麽生誣人之罪以罪加之

嗣雲居悟

中際能禪師往來龍門雲居有年未有所證一日普請擇菜次高庵忽以貓兒擲師懷中師擬議庵攔胸踏倒於是大事洞明

嗣雲居悟

普雲圓禪師上堂學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師曰南北東西萬萬年乾坤上下兩無邊相逢相見呵呵笑屈指擡頭月半天

嗣烏巨行

退庵休禪師上堂言發非聲是箇甚麽色前不物莫亂針錐透過禹門風波更險咄

嗣烏巨行

長蘆且庵仁禪師上堂百千三昧無量妙門今日且庵不惜窮性命祇做一句子說與諸人乃卓拄杖下座

嗣雲居如

圓極岑禪師上堂今朝八月初五好事分明爲學嶺頭漠漠秋雲樹底鳴鳩喚雨昨夜東海鯉魚吞却南山猛虎雖然有照有用畢竟無賓無主唯有文殊普賢住住我識得你

嗣道場辨

覺報清禪師上堂學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師曰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石壓筍斜出岸懸花倒生

嗣道場辨

何山然禪師侍正堂之久入室次堂問貓兒爲甚麽偏愛捉老鼠曰物見主眼卓豎堂欣然因命分座

嗣黃龍忠

信相修禪師上堂舉馬祖不安公案乃曰兩輪舉處煙塵起電急星馳擬何止目前不礙往來機正令全施無表裏丈夫意氣自衝天我是我兮你自你

嗣大溈果

玉泉窮谷璉禪師開堂日問答已乃曰衲僧向人天衆前一問一答一擒一縱一卷一舒一挨一拶須是具金剛眼睛始得若是念語之流君向西秦我之東魯於宗門中殊無所益這一段事不在有言不在無言不礙有言不礙無言古人垂一言半句正如國家

接人入處

舉南院啐啄

兵器不得已而用之橫說豎說祇要控人入處其實不在言句上今時人不能一徑徹證根源祇以語言文字而爲至道一句來一句去喚作禪道喚作向上向下謂之菩提涅槃謂之祖師巴鼻正是鄭州出曹門從上宗師會中往往眞箇以行脚爲事底纔有疑處便對衆決擇祇一句下見諦明白造佛祖直指不傳之宗與諸有情盡未來際同得同證猶未是泊頭處豈是空開脣皮胡言漢語來所以南院示衆云諸方祇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時有僧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院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曰猶是學人問處院曰如何是你問處曰失院便打其僧不契後至雲門會中因二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悟卽回南院院已遷化時風穴作維那問曰你是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僧那僧曰是穴曰你當時如何曰我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穴曰你會也師乃召大衆曰暗穿玉線密度金針如水入水似金博金敢問大衆啐啄同時是親切處因甚却失若也會得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便可橫身宇宙獨步大方若跳不出依前祇在架子下

嗣大潙果

大潙行禪師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道是箇甚麼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畢竟在甚麼處苦苦有口說不得無家何處歸

嗣大潙果

老衲證禪師上堂萬象之中獨露身如何說箇獨露底道理豎起拂子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

嗣大潙果

山堂淳禪師上堂倶胝一指頭一毛拔九牛華嶽連天碧黃河徹底流截却指急回眸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

嗣大潙果

復庵封禪師上堂天寬地大風淸月白此是海宇淸平底時節衲僧家等閑問著十箇有五雙知有祇如夜半華嚴池吞却揚子江開明橋撞倒平山塔是汝諸人還知麼若也知去試向非非想天道將一句來其或未知擲下拂子曰須是山僧拂子始得

嗣大潙果

野庵璿禪師上堂喫粥了也未趙州無忌諱更令洗鉢盂太煞沒巴鼻悟去由來不丈夫這僧那免受塗糊有指示無指示韶石四稜渾塌地入地獄如箭射雲岫淸風生大厦相逢携手上高山作者應須辯眞

假眞假分若爲論午夜寒蟾出海門

嗣石頭圓

雲居蓬菴會禪師上堂擧教中道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作麽生是非相底道理佯走詐羞偷眼覷竹門斜掩半枝花

嗣教中光

中庵空禪師上堂千家樓閣一霎秋風祇知襟袖涼生不覺園林落葉於斯薦得觸處全眞其或未然且作寒溫相見

嗣東林顔

遯菴珠禪師上堂玉露垂青草金風動白蘋一聲寒鴈叫喚起未惺人

嗣東林顔

淨慈肯堂充禪師聞東林謂衆曰我此間別無玄妙祇有木札羹鐵釘飯任汝咬嚼師竊喜之直造謁陳所見解林曰據汝見處正坐在鑒覺中師疑不已將從前所得底一時颺下一日聞僧學南泉道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默有所覺曰打草祇要蛇驚次

次日入室

日入室林問那裏是巖頭密啓其意處師曰今日捉敗這老賊林曰達磨大師性命在汝手裏師擬開口驀鼻擱胷一拳忽大悟直得汗流浹背點首自謂曰臨濟道黃檗佛法無多子豈虛語耶遂呈頌曰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德山與巖頭萬里一條鐵林然之住後上堂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卓拄杖曰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遠村頌示衆云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草鞋跟忽斷全身在帝鄉增收

嗣東林顔

智者元庵慈禪師遊講肆聽講圓覺至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畢竟無體實同幻化因而有省作頌曰一顆明珠在我這裏撥著動著放光動地以呈諸講師無能曉之者歸以呈其師遂擧狗子無佛性話詰之師曰雖百千萬億公案不出此頌也其師以爲不遜乃叱出師因南遊至廬山圓通挂搭時卍庵爲西堂爲衆入室擧僧問雲門撥塵見佛時如何門云佛亦是塵師隨聲便喝以手指胷曰佛亦是塵師復頌曰撥塵見佛佛亦是塵問了答了直下翻身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卍庵深肯之

嗣西禪需

鼓山木庵永禪師謁懶庵於雲門一日入室庵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不得向世尊良久處會隨後便喝倏然契悟作禮曰不因今日問爭喪目前機庵許之〇上堂擧睦州示衆云諸人未得箇入處

颺下入處

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不得忘却老僧師曰恁麼說話面皮厚多少木庵則不然諸人未得箇人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直須颺下入處始得

嗣西禪需

龍翔柏堂雅禪師上堂大機貫直截大用貫頓發縱有嚙鏃機一鎚須打殺何故我王庫內無如是刀○上堂紫蕨伸拳筍破梢楊花飛盡綠陰交分明西祖單傳句黃栗留鳴燕語巢這裏見得諦信得及若約諸方決定明窻下安排龍翔門下直是一搥搥殺何故不是與人難共住大家緇素要分明

嗣西禪需

劍門分庵主依懶庵未有深證辭謁徑山大慧行次江干仰瞻宮闕聞街司喝侍郎來釋然大悟作偈曰幾年箇事挂胸懷問盡諸方眼不開肝膽此時俱裂破一聲江上侍郎來遂徑回西禪懶庵迎之付以伽黎

嗣天童華

天童密庵傑禪師謁應庵於衢之明果庵孤硬難入屢遭呵頌庵問如何是正法眼師遽答曰破沙盆庵頷之○上堂舉金峯和尚示衆云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時有僧問如何是和尚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峯云問凡答凡問聖答聖曰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峯云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師曰烏巨當時若見但冷笑兩聲這老漢忽若瞥地自然不墮聖凡窠臼

嗣天童華

南書記久依應庵於趙州狗子無佛性話豁然契悟有偈曰狗子無佛性羅睺星入命不是打殺人被人打殺定庵見喜其脫略

嗣天童華

侍郎李浩居士幼閱首楞嚴經如遊舊國志而不忘持橐後造明果投誠入室應庵揕其胸曰侍郎死後向甚麼處去公駭然汗下庵喝出公退參不旬日竟躋堂奧以偈寄同參嚴康朝曰門有孫臏鋪家存甘贊妻夜眠還早起誰悟復誰迷庵見稱善

嗣道場全

華藏伊庵權禪師頌嘗夜坐達旦行粥至忘展鉢鄰僧以手觸之師感悟為偈曰黑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挂下驚湍蘆花影裏弄明月引得盲龜上釣船○上堂禪禪無黨無偏迷時千里隔悟在口皮邊所以僧問石霜如何是禪霜云䃺甎又僧問睦州如何是禪州云猛火著油煎又僧問首山如何是禪山云

三老活機

頌靈林用

頌大涓行

猢猻上樹尾連顚。大衆道無橫徑。立處孤危。此三大老行聲前活路。用劫外靈機。若以衲僧正眼檢點將來。不無優劣。一人如張良入陣。一人如項羽用兵。一人如孔明料敵。若人辯白得。可與佛祖齊肩。雖然如是。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話作兩橛也。適來道道無橫徑。無黨無偏。而今又却分許多優劣。且作麼生祇對。還委悉麼。把手上山齊著力。咽喉出氣自家知

僧問石霜。如何是禪。霜云甎瓦。此問答是石頭遷語。今恐誤耳。

三峯印禪師上堂。舉野狐話曰。不落不昧。誣人之罪不昧不落。無繩自縛。可憐柳絮隨春風。有時自西還自東

德山涓禪師上堂拈拄杖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拄杖子七縱八橫。有時奪境不奪人。山僧七顚八倒。有時人境兩俱奪。拄杖子與山僧削迹吞聲。有時人境俱不奪。卓拄杖曰。伴我行千里。携君過萬山。忽然撞著臨濟大師時如何。喝曰。未明心地印。難透祖師關

禪宗正脉卷第十終

會元二十卷終

音釋

偵 恥慶切 候也 鈐 胡潭切 車轄也 陡 當口切 地名 潸 所班切 涕也 艤 魚倚切 整舟向岸也 丱 占患切 冠也 輥 古本切 轉也 禩 音祀 祭也 年也 聱 五苞切 不听也 [illegible] 於旅切 擊也 蛙 胡媧切 蝦蟇也 哈 訶臺切 笑也 橈 如昭也 小楫貌 餈 疾資切 |餻也 淦 古南切 泥也 淺也 鏴 力故切 郯 徒甘切 縣名 眣 直引切 |兆也 啐 子律切 吮聲也 箬 音若 竹葉長大也 霎 子葉切 [illegible]|也 揕 知鴆切 右手 其胷|襟也



教外別傳

明・郭凝之 編



教外別傳序

老胡四十九年呢呢喁喁與有心衆生情投意接說到說不得處突然向龍尾尖上一聲雷震使大地有情一時絕倒翻身轉來便個個能御風騎氣與雨爲雲龍雷迅捷現大人相不隔文字意情領略而得入正法故謂之教外別傳大略此宗之旨不出一箇別字便能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爲黃金千丈舌頭談不到遮裡自然粒粒抛出金剛王屑破人腸胃銷人骨肉化成一道葭管最先之陽氣不特有根者爲花爲果至若頑空惟石莫不孕煖生潤爲之唱和矣海昌黎眉居士既從河洛一派接續子輿氏傳性命之宗爲長者折枝處頓證拈花一脉乃集釋迦而下金色慶喜已至大鑑振起五宗迢迢千古格外之英彙其語而付之梨各各現千百億身處處說法俾人人證而了之方見黎眉通身手眼根根毛孔放光說法爲先覺宗乘諸大老中傑出之英照映末世不肖矢心此道力荷有年嚶鳴天表未有和者忽頒來書於神交之外得我心同始知祖佛猶有眞子在法門般憂爲之頌繹因序其教外別傳而復贅五宗之象語云

吳門鄧蔚山天壽聖恩禪寺於密法藏和南撰

教外別傳序

世尊付法傳衣叮囑迦葉吾以淸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將付於汝汝當護持幷勅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

世尊末後慇懃將千二百斤擔子一肩卸却以此觀之四十九年所說脩多羅教皆利生接物邊事總非究竟若依衲僧論正是狠尾掃跡愈掃愈深習氣未盡過在斯也這個事不在多言多語亦非長久默然只要你中心樹子無根透發靈苗有日

世尊老婆心忒殺露布衆生痴獃以爲香甜菓子逐日研窮咬嚼滋味不知被葛藤縛殺至今若個肯求解脫

世尊涅槃千百餘載猶若今日春風忽忽香飄萬古之嘉運雙林翠靄事跡昭昭果還千劫之模糊象頭廝麥雖示寂不滅不生之金軀而金軀未嘗不盈於

眉目性靈之妙豈屬衆生修而後得耶凝頑眷屬多生甘受辛苦住生死宅造無遮殃不識自已一段光明從昔已來徹天徹地原是靈山一會釋迦非前衆生非後絕賓主之家常無生佛之異號大圓鏡智塵刹洞然劫量有盡光明獨存無一星道理落意地若擬一星即瑕生安名淸淨法眼如僧伽難提童子持圓鑑直造羅睺羅尊者前尊者問汝幾歲耶曰百歲尊者曰汝年尙幼何言百歲童子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尊者曰汝善機耶童子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尊者曰汝手中者當何所表童子曰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果然果然西天祖師舌根生利神通奇特豈離衆生心別有至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即東土初祖知震旦國衆生有大乘根器飄然獨往別出手眼拈提微笑之旨唱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果教外有別傳乎因末法衆生多泥文字所說聖教以爲實法不信向上一著無修無證之天眞絕死絕生之佛性擲身心於草莽訴六根爲棄物故來掃除枝蔓坐斷葛藤要你覿體承當頓明心地九載之下得四人焉慧可大師一枝傳至六祖六祖已後衣鉢不傳以心印心祖祖相繼盡乃言句活人瞬目揚眉皆成剩法迨德山鑒黃檗運便作恠變色作用至大慧杲即不然一棒千江狂波頓息棒喝置之高閣矣大慧杲後自元迄明所出明眼知識益盛雖語錄流通無入
龍藏可嗟近今邪師說法塗玷宗門西來見性一宗已成七家村婆子傳口令相似祖佛無如柰何今教外別傳一部鹽官黎眉居士新集居士久探禪宗深窮旨趣祖佛機緣分淸理路古今拈頌貫串源頭末法緇素當薦取自已本來面孔勿向外尋討此心晝夜不昏歷劫不壞心外無佛修竹蒼松佛外無心山河大地直下了然莫耽文字精一工夫頓開正眼啖香以報居士始知上來淸淨法眼元在

皇明崇禎癸酉中秋日徑山語風圓信撰

教外別傳序

老僧嚮讀大慧語見拈水潦和尙因緣謂潦纔舉揚便賣弄者一踏云自從一喫馬師踏直至如今笑不休渠又何曾有峰巒叠翠澗水潺湲岸柳含烟庭花笑日鶯啼喬木蝶舞芳叢底說話來古今洪詞便利無過此老看他恁麼擧示則不專在言句尖新唯貴提其至要而已云何至要不見他室中問僧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雪峰見僧便道是甚麼睦州見僧便道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者四個老漢還有爲人處也無僧云有大慧云劄僧擬議大慧便喝出遵璞聞之忽然脫去從前惡知惡解遂成個灑灑地衲僧又鼎需入室大慧問云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當恁麼時如何需擬對大慧以竹篦打三下需忽大悟又大悲閑長老入室大慧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閑云扶不起大慧云扶不起是什麼人速道速道閑擬對大慧便打忽然大悟可見棒喝急切要密開人正眼脫人情解無過此也所以老僧生平不解打之邊唯以條棒一味從頭棒將去直要人向棒頭拂著處豁開正眼徹見自家境界不從他得逈出教內教外名言則方知黎眉居士所集從上佛祖機語決定不是文字方能撩起便行羅籠不住呼喚不回直饒如是只堪自了若論戰也各各力在轉處不滯玄妙理致一味活捉生擒向上全提本分一著超佛越祖獨脫單行縱奪自繇殺活自在能治一切名言不坐死地不瞎人眼方堪利已利人其或未然且向者冊子上東覰西覰忽然覰著却來老僧手裡請棒喫既是覰著因甚却要喫棒還有緇素得底麼若緇素不出且莫輕擬棒喝著

崇禎辛未　阿育王寺方丈老僧圓悟題

教外別傳目錄

卷五

卷六

南嶽下三世

麻谷徹法嗣　壽州良遂禪師
東寺會法嗣　蓍山慧超禪師
西堂藏法嗣　虔州處微禪師
章敬暉法嗣　龜山智具禪師　金州操禪師
朗州古堤和尚
永泰湍法嗣　上林戒靈禪師　五臺祕魔巖和尚
湖南祗林和尚

南嶽下四世

黃檗運法嗣　臨濟義玄禪師（語具別卷）　睦州陳尊宿
千頃楚南禪師　烏石靈觀禪師
羅漢宗徹禪師　相國裴休居士
長慶安法嗣　大隨法眞禪師　靈樹如敏禪師
靈雲志勤禪師　壽山師解禪師
饒州嶤山和尚　國歡文矩禪師
台州浮江和尚　文殊圓明禪師
趙州諗法嗣　嚴陽善信尊者　光孝慧覺禪師
木陳從朗禪師　杭州多福和尚
益州西睦和尚

長沙岑法嗣　雪竇常通禪師
子湖蹤法嗣　台州勝光和尚　日容遠和尚
開南常法嗣　關南道吾和尚　漳州羅漢和尚
高安愚法嗣　末山尼了然禪師
天龍法嗣　金華俱胝和尚

南嶽下五世

陳尊宿法嗣　陳操尚書

卷七

南嶽下二世

馬祖一法嗣　天王道悟禪師

南嶽下三世

天王悟法嗣　龍潭崇信禪師

南嶽下四世

龍潭信法嗣　德山宣鑒禪師

南嶽下五世

德山鑒法嗣　巖頭全奯禪師　雪峯義存禪師
感潭資國禪師　瑞龍慧恭禪師
泉州瓦棺和尚　高亭簡禪師

龍華球法嗣 酒仙遇賢禪師

南嶽下九世

清溪進法嗣 圓通緣德禪師

卷八 臨濟宗

南嶽下四世

黃檗運法嗣 臨濟義玄禪師

南嶽下五世臨濟下一世

臨濟玄法嗣 興化存奬禪師 寶壽沼禪師

三聖慧然禪師 魏府大覺和尚

灌溪志閑禪師 涿州紙衣和尚

定州善崔禪師 鎭州萬壽和尚

幽州譚空和尚 滄州米倉和尚

虎溪庵主 定上座

奯上座

南嶽下六世臨濟下二世

興化奬法嗣 南院慧顒禪師 守廓侍者

寶壽沼法嗣 西院思明禪師 寶壽和尚

紙衣法嗣 際上座

南嶽下七世臨濟下三世

南院顒法嗣 風穴延沼禪師 潁橋安禪師

南嶽下八世臨濟下四世

西院明法嗣 興陽歸靜禪師

風穴沼法嗣 首山省念禪師 廣慧眞禪師

南嶽下九世臨濟下五世

首山念法嗣 汾陽善昭禪師 葉縣歸省禪師

神鼎洪諲禪師 谷隱蘊聰禪師

廣慧元璉禪師 三交智嵩禪師

仁王處評禪師 智門迥罕禪師

鹿門慧昭山主

南嶽下十世臨濟下六世

汾陽昭法嗣 石霜楚圓禪師 瑯琊慧覺禪師無機緣不錄

大愚守芝禪師無機緣不錄 法華全舉禪師

芭蕉谷泉禪師 龍華曉愚禪師

天聖皓泰禪師 龍潭智圓禪師

葉縣省法嗣 浮山法遠禪師

谷隱聰法嗣 金山曇穎禪師 龍華齊岳禪師無機緣不錄

大乘德遵禪師　永慶光普禪師
駙馬李遵勗居士　英公夏竦居士
廣慧璉法嗣 華嚴道隆禪師　文公楊億居士

卷九 臨濟宗

南嶽下十一世臨濟下七世

石霜圓法嗣 楊岐方會禪師　黃龍慧南禪師
翠巖可眞禪師　蔣山贊元禪師
靈隱德章禪師
瑯琊覺法嗣 定慧超信禪師無機緣不錄　眞如方禪師
興教坦禪師　歸宗可宣禪師
長水子璿講師
大愚芝法嗣 雲峯文悅禪師
金山穎法嗣 淨住居說禪師　節使李端愿居士
龍華岳法嗣 西余淨端禪師

南嶽下十二世臨濟下八世

楊岐會法嗣 白雲守端禪師　保寧仁勇禪師
黃龍南法嗣 黃龍祖心禪師　東林常總禪師無機緣不錄
寶峯克文禪師　大潙懷秀禪師無機緣不錄
黃檗惟勝禪師　開元子琦禪師
仰山行偉禪師　雲蓋守智禪師
建隆昭慶禪師無機緣不錄　隆慶慶閑禪師
泐潭洪英禪師　雪峯道圓禪師
翠岩眞法嗣 大潙慕喆禪師無機緣不錄
定慧信法嗣 穹窿智圓禪師

南嶽下十三世臨濟下九世

白雲端法嗣 五祖法演禪師　琅邪永起禪師無機緣不錄
提刑郭祥正居士
黃龍心法嗣 黃龍悟新禪師　黃龍惟清禪師
泐潭善清禪師　青原惟信禪師
夾山曉純禪師　保福本權禪師
太史黃庭堅居士　祕書吳恂居士
東林總法嗣 泐潭印乾禪師無機緣不錄　開先行瑛禪師無機緣不錄
褒親有瑞禪師　萬杉紹慈禪師
慧圓上座　內翰蘇軾居士
寶峰文法嗣 兜率從悅禪師　法雲杲禪師
泐潭文準禪師　慧日文雅禪師無機緣不錄

寶華普鑑禪師
九峯希廣禪師
淸涼慧洪禪師
石頭懷志菴主
大潙秀法嗣 大潙祖瑃禪師無機緣不錄
黃檗勝法嗣 昭覺純白禪師無機緣不錄
開元琦法嗣 尊勝有朋講師
建隆慶法嗣 泗州用元禪師
大潙喆法嗣 智海道平禪師無機緣不錄
泐潭景祥禪師無機緣不錄
光孝慧蘭禪師

南嶽下十四世臨濟下十世

五祖演法嗣 昭覺克勤禪師
太平慧懃禪師
龍門淸遠禪師
開福道寧禪師
大隨元靜禪師
無爲宗泰禪師
五祖表自禪師
九頂淸素禪師
元禮首座
普融藏主
法閦上座
琅邪越法嗣 金陵俞道婆
黃龍新法嗣 性空妙普菴主
鍾山道隆首座
空室智通道人

黃龍淸法嗣 上封本才禪師
法輪應端禪師
長靈守卓禪師無機緣不錄
泐潭淸法嗣 黃龍道震禪師
萬年法一禪師
泐潭乾法嗣 天童普交禪師
圓通道旻禪師
二靈知和菴主
開先瑛法嗣 慈氏瑞仙禪師
兜率悅法嗣 丞相張商英居士
法雲泉法嗣 西蜀鑾法師
泐潭準法嗣 雲巖天游禪師
慧日稚法嗣 九仙法淸禪師
覺海法因菴主
大潙瑃法嗣 中巖蘊能禪師
照覺白法嗣 信相宗顯禪師
智海平法嗣 淨因繼成禪師
泐潭祥法嗣 寶峯景淳知藏
懷玉用宣禪師

卷十 臨濟宗

南嶽下十五世臨濟下十一世

昭覺勤法嗣 徑山宗杲禪師
虎丘紹隆禪師
育王端裕禪師
大潙法泰禪師無機緣不錄

護國景元禪師　南峯雲辯禪師
靈隱慧遠禪師　華藏安民禪師
昭覺道元禪師　中竺中仁禪師
象耳袁覺禪師　華嚴祖覺禪師
明因曇玩禪師　道祖首座
宗振首座　樞密徐俯居士
郡王趙令衿居士　侍郎李彌遜居士
覺菴道人祖氏　成都范縣君

太平懃法嗣
文殊心道禪師　龍牙智才禪師
何山守珣禪師　泐潭擇明禪師無機緣不錄
祥符清海禪師

龍門遠法嗣
龍翔士珪禪師　雲居善悟禪師
黃龍法忠禪師　烏巨道行禪師
白楊法順禪師　雲居法如禪師
歸宗正賢禪師　道場明辯禪師
世奇首座　給事馮楫居士

大隨靜法嗣
石頭自回禪師　護聖居靜禪師
劍門南脩道者　尙書莫將居士

龍圖王蕭居士

長靈卓法嗣
道場慧林禪師無機緣不錄

雲岩游法嗣
徑山智策禪師

圓通旻法嗣
左丞范冲居士　樞密吳居厚居士
中丞盧航居士　左司覩貺居士

淨因成法嗣
治父道川禪師

南嶽下十六世臨濟下十二世

徑山杲法嗣
教忠彌光禪師　東林道顏禪師
西禪鼎需禪師　開善道謙禪師
育王德光禪師　玉泉曇懿禪師
薦福悟本禪師　育王遵璞禪師
能仁祖元禪師　蔣山善直禪師
近禮侍者　資壽尼妙總禪師
侍郎張九成居士　提刑吳偉明居士
門司黃彥節居士

虎丘隆法嗣
天童曇華禪師

育王裕法嗣
淨慈師一禪師　道場法全禪師

大溈泰法嗣
慧通淸日禪師　靈巖仲安禪師

護國元法嗣 國淸行機禪師
靈隱遠法嗣 覺阿上人
知府葛郯居士　內翰曾開居士
華藏民法嗣 徑山寶印禪師
文殊道法嗣 楚安慧方禪師　文殊思業禪師
佛燈珣法嗣 待制潘良貴居士
泐潭明法嗣 無爲守緣禪師
龍翔珪法嗣 雲居德昇禪師　狼山慧溫禪師
雲居悟法嗣 中際善能禪師　雲居自圓禪師
烏巨行法嗣 長蘆守仁禪師
道場辯法嗣 何山然首座
道場林法嗣 東山吉禪師
南嶽下十七世臨濟下十三世
教忠光法嗣 淨慈曇密禪師
東林顏法嗣 淨慈彥充禪師　智者眞慈禪師
西禪需法嗣 鼓山安永禪師　劍門安分庵主
開善謙法嗣 吳十三道人
應菴華法嗣 天童咸傑禪師　侍郞李浩居士

道場全法嗣 華藏有權禪師
卷十一 潙仰宗
南嶽下三世
百丈海法嗣 潙山靈祐禪師
南嶽下四世
潙山祐法嗣 仰山慧寂禪師　香嚴智閑禪師
徑山洪諲禪師　雙峯和尙無機緣不錄
定山神英禪師　延慶法端禪師
九峯慈慧禪師　京兆府米和尙
晉州霍山和尙　元康和尙
常侍王敬初居士
南嶽下五世
仰山寂法嗣 南塔光涌禪師　霍山景通禪師
無著文喜禪師
徑山諲法嗣 洪州米嶺和尙
先雙峯法嗣 雙峯古禪師
南嶽下六世
南塔涌法嗣 芭蕉慧淸禪師　淸化全怤禪師

南嶽下七世

芭焦清法嗣 郢州繼徹禪師

卷十二 雲門宗

南嶽下六世

雪峰存法嗣 雲門文偃禪師

南嶽下七世

雲門偃法嗣 白雲子祥禪師無機緣不錄　德山緣密禪師無機緣不錄

巴陵顥鑑禪師　雙泉師寬禪師

香林澄遠禪師　洞山守初禪師

奉先深禪師　雙泉郁禪師無機緣不錄

清涼智明禪師無機緣不錄　洞山清稟禪師

雲門朗上座

南嶽下八世

白雲祥法嗣 韶州大歷和尚　連州寶華和尚

月華山月禪師

德山密法嗣 文殊應眞禪師無機緣不錄

巴陵鑒法嗣 泐潭靈澄散聖

雙泉寬法嗣 五祖師戒禪師無機緣不錄

香林遠法嗣 智門光祚禪師無機緣不錄

洞山初法嗣 福嚴良雅禪師　乾明睦禪師

雙泉郁法嗣 德山慧遠禪師無機緣不錄

清涼明法嗣 西峯雲豁禪師

南嶽下九世

文殊眞法嗣 洞山曉聰禪師

五祖戒法嗣 泐潭懷澄禪師無機緣不錄　北塔思廣禪師無機緣不錄

智門祚法嗣 雪竇重顯禪師　雲蓋繼鵬禪師

福嚴雅法嗣 北禪智賢禪師

德山遠法嗣 開先善暹禪師

南嶽下十世

洞山聰法嗣 雲居曉舜禪師　佛日契嵩禪師

洪州太守許式

泐潭澄法嗣 育王懷璉禪師　九峯鑑韶禪師無機緣不錄

令滔首座

北塔廣法嗣 玉泉承皓禪師

雪竇顯法嗣 天衣義懷禪師　平江惠金典座

報本有蘭禪師無機緣不錄

北禪賢法嗣　法昌倚遇禪師

開先暹法嗣　雲居了元禪師　智海本逸禪師無機緣不錄

南嶽下十一世

雲居舜法嗣　蔣山法泉禪師無機緣不錄

九峯韶法嗣　大梅法英禪師

天衣懷法嗣　慧林圓照禪師　法雲法秀禪師

天鉢重元禪師無機緣不錄　侍郎楊傑居士

報本蘭法嗣　法明上座

智海逸法嗣　簽判劉經臣居士

南嶽下十二世

蔣山泉法嗣　淸獻趙抃居士

慧林本法嗣　法雲善本禪師無機緣不錄　本覺守一禪師無機緣不錄

投子修顒禪師無機緣不錄　長蘆崇信禪師無機緣不錄

法雲秀法嗣　保寧子英禪師無機緣不錄

天鉢元法嗣　元豐淸滿禪師無機緣不錄

南嶽下十三世

法雲本法嗣　寶林果昌禪師　天竺從諫講師

本覺一法嗣　天台如菴主

投子顒法嗣　丞相富弼居士

長蘆信法嗣　慧林懷深禪師　萬壽如瓊禪師

保寧英法嗣　廣福惟尙禪師

元豐滿法嗣　衛州王大夫

卷十三　法眼宗

南嶽下八世

羅漢琛法嗣　淸涼文益禪師

南嶽下九世

淸涼益法嗣　天台德韶國師　淸涼泰欽禪師

靈隱淸聳禪師　百丈道恒禪師

永明道潛禪師　報恩慧明禪師

崇壽契稠禪師無機緣不錄　雲居淸錫禪師

羅漢智依禪師　報慈文遂禪師

報恩玄則禪師　歸宗策眞禪師

古賢謹禪師

南嶽下十世

天台韶法嗣　永明延壽禪師　廣平守威禪師

五雲志逢禪師　智者全肯禪師

石霜諸法嗣

大光居誨禪師　九峯道虔禪師

涌泉景欣禪師　雲蓋志元禪師

覆船洪薦禪師　鳳翔石柱禪師

南嶽玄泰禪師無機緣不錄　龍湖普聞禪師

張拙秀才

夾山會法嗣

洛浦元安禪師　蟠龍可文禪師無機緣不錄

黃山月輪禪師　韶山寰普禪師

太原海湖禪師

淸平遵法嗣

三角令珪禪師

投子同法嗣

投子感溫禪師　觀音巖俊禪師

青原下六世

九峯虔法嗣

禾山無殷禪師

涌泉欣法嗣

六通院紹禪師

洛浦安法嗣

青峯傳楚禪師　永安善靜禪師

洞溪戒定禪師

蟠龍文法嗣

太平善道禪師

黃山輪法嗣

郢州桐泉禪師

卷十五　曹洞宗

青原下四世

雲岩晟法嗣

洞山良价禪師

青原下五世

洞山价法嗣

曹山本寂禪師　雲居道膺禪師

疎山匡仁禪師　青林師虔禪師

白水本仁禪師　白馬遁儒禪師

龍牙居遁禪師　華嚴休靜禪師

北院通禪師　洞山道全禪師

京兆蜆子和尚　幽棲道幽禪師

越州乾峯和尚　欽山文邃禪師

青原下六世

曹山寂法嗣

洞山道延禪師　金峯從志禪師

曹山慧霞禪師　草菴法義禪師無機緣不錄

曹山智炬禪師

雲居膺法嗣

同安丕禪師無機緣不錄　嵆山章禪師

杭州佛日禪師　朱溪謙禪師

疎山仁法嗣

護國守澄禪師無機緣不錄　靈泉歸仁禪師

疎山證禪師　黃檗慧禪師

青林虔法嗣 廣德延禪師無機緣不錄 石門獻蘊禪師
華嚴靜法嗣 紫陵匡一禪師
北院通法嗣 京兆香城和尙

青原下七世

洞山延法嗣 上藍慶禪師 同安慧敏禪師
金峯志法嗣 天池智隆禪師
草庵義法嗣 龜洋慧忠禪師
同安丕法嗣 同安志禪師
護國澄法嗣 護國知遠禪師無機緣不錄
靈泉仁法嗣 大陽慧堅禪師
廣德延法嗣 廣德義禪師
石門蘊法嗣 石門慧徹禪師無機緣不錄
紫陵一法嗣 紫陵微禪師

青原下八世

同安丕法嗣 梁山緣觀禪師
護國遠法嗣 雲頂德敷禪師
石門徹法嗣 石門紹遠禪師 石門筠首座

青原下九世

梁山觀法嗣 大陽警玄禪師

青原下十世

大陽玄法嗣 投子義青禪師 興陽淸剖禪師
福嚴審承禪師 羅浮顯如禪師
白馬歸喜禪師

青原下十一世

投子青法嗣 芙蓉道楷禪師

青原下十二世

芙蓉楷法嗣 丹霞子淳禪師無機緣不錄 寶峯惟照禪師
石門元易禪師無機緣不錄 鹿門法燈禪師

青原下十三世

丹霞淳法嗣 長蘆靑了禪師 天童正覺禪師
寶峯照法嗣 圓通德止禪師 華藥智朋禪師
石門易法嗣 青原齊禪師 天衣法聰禪師無機緣不錄
尼佛遁禪師

青原下十四世

長蘆了法嗣 天童宗珏禪師無機緣不錄
天童覺法嗣 雪竇嗣宗禪師 善權法智禪師

孝宗皇帝

教外別傳目錄終

教外別傳卷一

釋迦牟尼佛

釋迦牟尼佛（賢劫第四尊） 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生至四十二年二月八日年十九欲求出家而自念言當復何遇即於四門遊觀見四等事心有悲喜而作思惟此老病死終可厭離於是夜子時有一天人名曰淨居於窗牖中叉手白言出家時至可去矣太子聞已心生歡喜即逾城而去於檀特山中修道始於阿藍迦藍處三年學不用處定知非便捨復至鬱頭藍弗處三年學非非想定知非亦捨又至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經于六年故經云以無心意無受行而悉摧伏諸外道先歷試邪法示諸方便發諸異見令至菩提故普集經云菩薩於二月八日明星出時成道號天人師時年三十矣即穆王三年癸未歲也既而於鹿野苑中為憍陳如等五人轉四諦法輪而證道果說法住世四十九年後告弟子摩訶迦葉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將付於汝汝當護持幷勑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而說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復告迦葉吾將金縷僧伽梨衣傳付於汝轉授補處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壞爾時世尊至拘尸那城告諸大衆吾今背痛欲入涅槃即往熙連河側娑羅雙樹下右脇累足泊然宴寂自世尊滅後一千一十七年教至中夏即後漢永平十年戊辰歲也○世尊纔生下乃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雲門偃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　雪竇顯云便與拋倒禪牀　法昌遇云好一棒太遲生未離兜率脚跟下好與一錐豈到今日雖然如是也是賊過後張弓　雲峰悅云雲門雖有定亂之謀且無出身之路　保寧勇頌云混沌未分人未覩乾坤幾剖事潛彰天生伎倆能奇怪末上輸他弄一場　天童華云雲門此話雖行未免落他陷穽黃面老子末上實峭正是依草附木二俱不了以左手指禪牀云過這邊著汝諸人還知明果落處麼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高峯妙云世尊大似鼈龜曳尾自

取捉身之兆。雲門雖一則全提正令。也是爲他閑事長無明。當時但於地上。劃一圓相。就圓相中書箇丁字。復展兩手示之。管取冰消瓦解。天上人間藏不得。這回不免出 楚石琦頌云。九龍吐水自空來。襯足金蓮徧地開。胞胎獨稱尊向誰說。錯承當第二月。且如何是第一月。呫 金粟悟云。我不似雲門大驚小怪。我當時若見。但向前以手加額云。猫看他面皮。向甚處着。他若更擬議。便與驀面一踏 徑山信云。世尊奇特。式殺奇特。未免傍觀者哂。頌云。七步周行也不妨。指天指地便郎當。大風吹倒梧桐樹。自有傍人說短長 ○世尊一日陞座。大衆集定。文殊白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芭蕉徹云。忙忙者市地普天。雪竇頌云。列聖叢中作者知。法王法令不如斯。會中若有仙陀客。何必文殊下一椎。天童覺頌云。一段眞風見也麽。元元化母理機梭。織成古錦含春象。無奈東君漏泄何 萬峯蔚云。世尊也是起模畫樣。文殊亦乃見境生情。出來道箇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且道此語落在文殊處。落在世尊處 金粟悟云。文殊大似認影迷頭。世尊也是脚跟不着地 徑山信云。雙峯當時若在。奪却文殊椎子。喝一喝看那黃面老人作何去就。頌云。張郎沉醉一盃酒。扶醉李郎醉更深。不顧脚跟三尺水。只貪縱步上高岑 ○世尊一日陞座。默然而坐。阿難白椎曰。請世尊說法。世尊曰。會中有二比丘犯律行。我故不說法。阿難以他心通。觀是比丘。遂乃遣出。世尊還復默然。阿難又白。適來爲二比丘犯律。是二比丘已遣出。世尊何不說法。世尊曰。吾誓不爲二乘聲聞人說法。便下座。南堂靜云。前箭猶輕後箭深。高峰妙云。世尊能挽千鈞之弩。銀山鐵壁。箭箭相通。阿難雖有隱身之術。殊不覺髑髏後中箭。還有躱得過底麽 ○世尊一日陞座。大衆集定。迦葉白椎曰。世尊說法竟。世尊便下座。芭蕉徹云。兩箇漢大似無孔笛遇著氈拍板 ○世尊九十日在忉利天。爲母說法。及辭天界而下時。四衆八部俱往空界奉迎。有蓮花色比丘尼作念云。我是尼身。必居大僧後見佛。不如用神力。變作轉輪聖王千子圍繞。初見佛。果滿其願。世尊纔見。乃訶曰。蓮花色比丘尼。汝何得越大僧見吾。汝雖見吾色身。且不見吾法身。須菩提巖中宴坐。却見吾法身。薦福懷云。蓮華色比丘尼。被熱謾且置。還知瞿曇老人性命在別人手裏麽 ○世尊昔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値諸佛各還本處。唯有一女人近彼佛坐。入於三昧。文殊乃白佛云。何此人得近佛坐。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遶女人三帀。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人定。須臾罔明大士從地涌出。作禮世尊。世尊勑罔明出。罔明却至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翠巖芝問僧。文殊是七佛師。爲甚出女子定不得。罔明菩薩下方而至。但彈指一聲。便能出定。莫有對者。乃自代云。僧投寺裏宿。賊

今在字疑或有字歟

打不防家 五雲逢云。不惟文殊不能出此定。但恐如來也出此定不得。祇如致意。怎生體解 出天衣懷頌云。文殊托上梵天。罔明輕輕彈指。女子黃面瞿曇。看它一倒一起 石門易頌云。坐擁羣峯覆白雲。鶯啼深谷不知春。巖前花雨紛紛落。夢覺初回識故人 昭覺勤頌云。大定等虛空。廓然誰辨的。女子與瞿曇。據令何調直。師子奮迅兮搖蕩乾坤。象王回旋兮不費餘力。孰勝孰負。誰出誰入。雨散雲收。青天白日。君不見馬駒踏殺天下人。臨濟未是白拈賊 徑山杲頌云。出得出不得。是定非正定。罔明與文殊。喪却窮性命 高峯頌云。兩兩成羣罪莫窮。謾將鼠伎逞英雄。當時若作今時世。縱使瞿曇也不中 楚石琦頌云。一切處是定。出入有何拘。瞿曇推倒女子。罔明扶起文殊。咄咄咄。嚧嚧嚧。覿面相逢不識渠 金粟悟頌云。出得出不得。無在無不在。女子與瞿曇[illegible] 山元一隊。君不見臺山路上壽直婆。明州市裏愁布袋 徑山信云。也奇怪。文殊乃七佛之師。因甚出女人定不得。且道。利害在甚麽所「在」頌云。子丑寅卯辰巳午。甲乙丙丁莫莽鹵。瞥然撞着李將軍。石頭何用千鈞弩

◯世尊因波斯匿王問。勝義識中有世俗諦否。若言無智。不應二。若言有智。不應一。一二之義。其義云何。佛言。大王。汝於過去龍光佛法中。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今無聽。無說無聽。是名爲一義二義 翠巖眞云。波斯匿王。善問不善答。世尊。善答不善問。一人理上偏枯。一人事上偏枯。翠巖當時若見。點一把火照看黃面老面皮厚多少 薦福懷云。諸仁者。大王分明問。世尊分明答。賓主歷然。作麽生說箇無說無聞底道理

◯世尊一日見文殊在門外立。乃曰。文殊文殊。何不入門來。文殊曰。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何以教我入門 報慈遂徵云。爲復是門外語。門內語 潙山喆代云。吾不如汝 黃龍新云。文殊恁麽道。入得門入不得門。若入得門。冰消瓦解

◯世尊一日坐次。見二人舁豬過。乃問這箇是甚麽。曰佛具一切智。豬子也不識。世尊曰。也須問過 大陽玄云。不因世尊問。泊乎忘却 地藏恩云。瞿曇老漢。也是無端。大似節目上更生節目。忽被二人呵呵大笑。舁豬便行。一場懡㦬

◯世尊因有異學問。諸法是常邪。世尊不對。又問。諸法是無常邪。亦不對。異學曰。世尊具一切智。何不對我。世尊曰。汝之所問。皆爲戲論 高峯妙云。異學有言若啞。世尊無語如雷。遮裏見得分明。正是增益戲論。何故。諦聽諦聽

◯世尊一日示隨色摩尼珠。問五方天王。此珠而作何色。時五方天王互說異色。世尊復藏珠入袖。却擡手曰。此珠作何色。天王曰。佛手中無珠。何處有色。世尊嘆曰。汝何迷倒之甚。吾將世珠示之。便各强說有青黃赤白色。吾將眞珠示之。便總不知。時五方天王。悉皆悟道

◯世尊因乾闥婆王獻樂。其時山河大地。盡作琴聲。迦葉起作舞。王問。迦葉豈不是阿羅漢。諸漏已盡。何更有餘習。佛曰。實無餘習。莫謗法也。王又撫琴三徧。迦葉亦三度作舞。王曰。迦葉作舞。豈不是。佛曰。實不曾作舞。王曰。世尊何得妄語。佛曰。不妄語。汝撫琴山河大地木石。盡作琴聲。豈不是。王曰。是。佛曰。迦葉

亦復如是所以實不曾作舞王乃信受 修山主問澄源禪師乾闥婆王奏樂直得須彌岌峇海水騰波迦葉作舞作麼生會源云迦葉過去世曾作樂人來習氣未除修云須彌岌峇海水騰波又作麼生澄源休去 法眼代云正是習氣 虛堂愚頌云有三尺劍可以謁趙國無千里眼難以見懸絲巍巍堂堂三界大師王被世尊東扯西拽說得却好王雖懷懼而退且信一半頌云風不來樹不動田雞不跳草不動乾闥婆王眼失睛埋冤迦葉偷精變 徑山信云乾闥婆

○世尊因外道問昨日說何法曰說定法外道曰今日說何法曰不定法外道曰昨日說定法今日何說不定法世尊曰昨日定今日不定 五祖戒云何得將別人物作自已用 潙山喆云世尊大似看樓打樓大潙即不然待問昨日說定今日何說不定但云非汝境界 薦福懷云黃面老子被外道撥著出自偶然雖然如此邪正未分若人辯得許你頂門具眼

○世尊因五通仙人問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佛召五通仙人五通應諾佛曰那一通你問我 雪竇顯云老胡元不知有那一通却因那打正 瑯琊覺云世尊不知可謂因正而打邪五通因邪而打正 翠巖芝云五通如是問世尊如是答要且不會那一通 雲峯悅云大小瞿曇被外道勘破了有傍不肯底麼出來我要問你作麼生是那一通 雲蓋本云世尊如是召五通如是應作麼生是那一通良久云姹女已歸霄漢去獃郎猶向火邊棲 徑山杲云今時有一種弄泥團漢往往在那一通處錯認定盤星 斷橋倫頌云那一通你問我玄關倒插無鬚鎖等閑一擊擊得開三箇老婆相對坐咄

○世尊因普眼菩薩欲見普賢不可得見乃至三度入定徧觀三千大千世界覓普賢不可得見而來白佛佛曰汝但於靜三昧中起一念便見普賢普眼於是纔起一念便見普賢向空中乘六牙白象 雲居舜云諸仁者且作麼生會雲居道普眼推倒世尊世尊推倒普眼你道普賢在甚處 金粟悟云雲居恁麼道未免傍觀者哂乃召衆云誰是傍觀者

○世尊因自恣日文殊三處過夏迦葉欲白椎擯出纔拈椎乃見百千萬億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椎不能舉世尊遂問迦葉汝擬擯那箇文殊迦葉無對 昭覺勤云可惜放過一著待釋迦老子道你欲擯那箇文殊便與一椎看他作麼合殺頌云大象不遊兎徑燕雀安知鴻鵠據令宛若成風破的渾如囓鏃徧界是文殊徧界是迦葉相對各儼然舉椎何處罰好一劄金色頭陀曾落節 雲居元云一家有事百家忙 晦室明云文殊徧越聖制固是罪不容誅大小世尊前言不副後語楞嚴會上道如是文殊若有二相即非文殊這裏又道欲擯出那箇文殊或亂不少育王當時作迦葉且放過文殊但擯出世尊一箇何故殺一有罪而天下咸服 高峰妙云文殊知底迦葉不知迦葉知底文殊不知彼彼不知且置百千萬億文殊那箇是眞底

○世尊因長爪梵志索論義預約曰我義若墮我自斬首世尊曰汝義以何爲宗梵志曰我以一切不受爲宗世尊曰是見受否梵志拂袖而去行至中路乃省謂弟子曰我當回去斬首以謝世尊弟子曰人天衆前幸當得勝何以斬首梵志曰我寧於有智人前斬首不於無智人前得勝乃歎曰我義兩處負墮是

見若受負門處麁。是見不受負門處細。一切人天二乘皆不知我義墮處。唯有世尊諸大菩薩知我義墮。回至世尊前曰。我義兩處負墮。故當斬首以謝世尊。曰。我法中無如是事。汝當回心向道。於是同五百徒衆一時投佛出家。證阿羅漢。天衣懷頌云。是見若受破家門。是見不受共誰論。區擔驀折兩頭脫。一毛頭上現乾坤。

○世尊昔欲將諸聖衆往第六天說大集經。勅他方此土人間天上一切獰惡鬼神悉皆輯會。受佛付囑擁護正法。設有不赴者。四天門王飛熱鐵輪追之令集。既集會已。無有不順佛勅者。各發弘誓擁護正法。唯有一魔王謂世尊曰。瞿曇我待一切衆生成佛盡。衆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薦福懷云。臨危不變。真大丈夫。諸仁者作麼生著得一轉語。與黃面老子出氣。尋常神通妙用。智慧辯才。到此總用不著。盡閻浮大地人無不愛佛。到這裏何者是佛。何者是魔。還有人辯得麼。良久云。欲得識魔麼。開眼見明。欲得識佛麼。合眼見暗。魔之與佛。以拄杖一時穿却鼻孔。徑山杲云。天衣老漢。恁麼批判。直是奇特。雖然如是。未免話作兩橛。若向何者是佛。何者是魔處。便休去。不妨令人疑著。却云。欲識魔麼。開眼見明。欲識佛麼。合眼見暗。郎當不少。又云。魔之與佛。以拄杖一時穿却鼻孔。雪上加霜。妙喜却與黃面老子代一轉語。待這魔王道衆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只向伊道。撥乎錯喚你作魔王。此語有兩負門。若人檢點得出。許伊具衲僧眼。楚石琦云。澤廣藏山。裡能伏豹。二大老何用多言。只消對魔王道。魔王魔王。你認那箇作菩提心。還識得也未。設使一切衆生成佛盡。衆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你要發心也未。許你在。管取拱手歸降。荊溪傳徵云。且道這箇魔王。是歸依佛語。是不歸依佛語。

○世尊嘗與阿難行次。見一古佛塔。世尊便作禮。阿難曰。此是甚麼人塔。世尊曰。此是過去諸佛塔。阿難曰。過去諸佛是甚麼人弟子。世尊曰。是吾弟子。阿難曰。應當如是。德山密云。過去是現在弟子。實有此理。笑巖寶云。世尊古佛。亦不須論。祇如阿難云應當如是。且別有甚麼長處。若人分析得出。當可禮佛三拜。金粟悟別云。廣慧若作阿難。待世尊道是吾弟子。但問佛是甚麼人弟子。待世尊擬開口時。便乃作禮。即休却罰。應當如是。隨風倒柁。豈是丈夫。

○世尊因有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讚歎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乃作禮而去。阿難白佛。外道得何道理。稱讚而去。世尊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雪竇顯云。邪正不分。過猶鞭影。又云。諸禪德。迷雲既開。決定見佛。還許他同參也無。若共相委知。則天下宗師。並爲外道伴侶。如各非印證。則東土衲僧。不如西天外道。頌云。機輪曾未轉。轉必兩頭走。明鏡忽臨臺。當下知妍醜。妍醜分兮迷雲開。慈門何處生塵埃。因思良馬窺鞭影。千里追風喚得回。昭覺勤云。外道因邪打正。世尊看樓打樓。阿難不善傍觀。引得世尊拖泥帶水。若據山僧見處。待他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和聲便打。及至阿難問外道有何所證。亦和聲便打。何故。殺人須是殺人刀。活人須是活人劍。徑山杲云。邪正兩分。正由鞭影。頌云。兩處牢關不通。纖塵不動自乖宗。忽然業鏡百雜碎。黃面瞿曇失却蹤。楚石琦云。欲識邪正不分麼。誰是外道。誰是世尊。欲識邪正兩分麼。世尊自世尊。外道自外道。此是天寧

見處一任諸方貶剝　笑巖寶云外道大似迷頭演若以已方人奈世尊不犯手勢劈臉一摑直得伊聚火星飛始覺面門著痛　○世尊一日勅阿難食時將至汝當入城持鉢阿難應諾世尊曰汝既持鉢須依過去七佛儀式阿難便問如何是過去七佛儀式世尊召阿難阿難應諾世尊曰持鉢去　密庵傑云大小世尊被阿難輕輕靠著未免喚鐘作甕　遯庵演頌云從前七佛儀式慶喜何曾欠少堪笑黃面瞿曇無端打箇之遶　○世尊因有比丘問我於世尊法中見處即有證處未是世尊當何所示世尊曰比丘某甲當何所示是汝此問○世尊因耆婆善別音響至一塚間見五髑髏乃敲一髑髏問耆婆此生何處耆婆曰生人道世尊又敲一日此生何處耆婆曰生天道世尊又別敲一日此生何處耆婆罔知生處　金粟悟代耆婆但云生佛處世尊若更擬議時便與震威一喝呵呵大笑而行　○世尊因黑氏梵志運神力以左右手擎合歡梧桐花兩株來供養佛佛召仙人梵志應諾佛曰放下著梵志遂放下左手一株華佛又召仙人放下著梵志又放下右手一株華佛又召仙人放下著梵志曰世尊我今兩手皆空更教放下箇甚麽佛曰吾非教汝放捨其華汝當放捨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

時捨却無可捨處是汝免生死處梵志於言下悟無生忍○世尊因靈山會上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過去殺父害母及諸重罪於自心內各各懷疑於甚深法不能證入於是文殊承佛神力遂手握利劍持逼如來世尊乃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逆勿得害吾吾必被害爲善被害文殊師利爾從本已來無有我人但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我必被害即名爲害於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夢如幻於夢幻中無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於是五百比丘同讚嘆曰文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劍持逼如來身如劍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殺　密庵傑云爲人須爲切殺人須見血文殊費盡腕頭氣力要且不知此劍來處帶累釋迦老子通身是口也分疎不下五百比丘恁麽悟去入地獄如箭射忽若踏翻大海趯倒須彌雲門扇子踍跳上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又作麽生商量良久云自從舞得三臺後拍拍元來總是歌　徑山信云文殊殺佛則且從若無黃面老人打許多葛藤五百比丘疑至今日尚未住手頌云莫笑他家忤逆兒戲房鑼鼓振天斷住住住透牛皮雨爛春風花滿池內心不起如何也瓦解冰消萬劫疑　○世尊因地布髮掩泥獻華於然燈然燈見布髮處遂約退衆乃指地曰此一

方地宜建一梵刹時衆中有一賢于長者持標於指
處插曰建梵刹竟時諸天散華讚曰庶子有大智矣
天童覺頌云百草頭上無邊春信手拈來用得親丈六
金身功德聚等閒擺手入紅塵塵中能作主化外自來
賓觸處生涯隨分足未嫌伎倆不如人 張無盡頌云
一枝修竹建精藍風捲蟭螟入海南惡水潑來成第二
鐵根蹉過問前三 ○世尊因七賢女遊屍陀林一女指屍曰
屍在這裏人向甚處去一女曰作麼作麼諸姉諦觀
各各契悟感帝釋散華曰惟願聖姉有何所須我當
終身供給女曰我家四事七珍悉皆具足唯要三般
物一要無根樹子一株二要無陰陽地一片三要叫
不響山谷一所帝釋曰一切所須我悉有之若三般
物我實無得女曰汝若無此爭解濟人帝釋罔措遂
同往白佛佛言憍尸迦我諸弟子大阿羅漢不解此
義唯有諸大菩薩乃解此義 黃龍心云樹子若無寧
善給濟既要給濟心不
虛發如今有求無根樹子將何祇對 寶峯文云大衆
且道帝釋是會不會又道善說般若感我天宮又道無
無根樹子大衆且作麼生明得不孤負聖女若也不會
不得孤負帝釋歸宗亦有箇無位眞人憨憨癡癡䟦䟦
挈挈且恁麼過時喝一喝 昭覺勤頌云無陰陽地無
根樹谷呼不應當頭露羅列七珍森太虛動地雨花無
量數天帝釋七賢女明明指出眞金處
無生無法本如如只箇如今離言語 ○世尊因調
達謗佛生身入地獄遂令阿難問你在地獄中安否

調達曰我雖在地獄如三禪天樂佛又令問你還求
出否調達曰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曰佛是三界大
師豈有入地獄分調達曰佛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
出地獄分 翠巖眞云親言出親口 湛堂準頌云好
笑提婆達多入捺落十小劫波雖然得三
禪妙樂吹布毛須還鳥窠 徑山杲云既無出分又無
入分喚什麼作釋迦老子喚什麼作提婆達多喚什麼
作地獄還委悉麼自携瓶去沽村酒却着衫來作主人
楚石琦云妙喜與麼批判刁刀相似魚魯差殊不知
釋迦老子口是釋迦老子提婆達多自是提婆達多地
獄自是地獄料掉沒交涉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
金粟悟云調達如世刁惡誣謗無罪之人平白陷人反
自取陷不能取勝務須打箇平交然則翠巖道親言出
親口是點罰
語是證明語 ○世尊因文殊忽起佛見法見被世尊
威神攝向二鐵圍山 五雲逢云什麼處是二鐵圍山
還會麼如今若有人起佛見法
見五雲與烹茶兩甌且道是賞伊是罰伊同教意不同
教意 白雲端云大衆世尊當時無大人相如今若有
向承天這裏起佛見法見承天終不敢教勤著他何謂
如此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 五祖演云白雲則具
大慈悲遂拍手云曼殊室利普賢大士不審今後更敢
也無自云一度被蛇傷怕見斷井索 千巖長云大衆
不起佛見法見還免得貶向鐵
圍山麼世尊也是憐見不覺醜 ○城東有一老母與
佛同生而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回避雖然如此
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於十指掌中亦總
是佛 雪竇顯云諸上座他雖是箇老婆宛有丈夫之
作既知回避稍難不免吞聲飲氣如今不欲見
佛即許你切忌以手掩面何以明眼底覷著將謂雪竇
門下教你學老婆禪 天奇瑞云境本無境強生其境

心本無心强生其心所以展轉不得自在心境雙亡愛
憎俱殞再說什麽見與不見既然十指皆佛何須分別
只爲妄立所以難除倘達其源一道淸孤　笑巖實頌
云克乎已復乎禮出乎爾必返乎爾四維上下避無方
平地顚交平地起十指掌中悉見佛錯認山僧拄杖子
召云諸大德看看釋迦老子同十方微塵佛把臂越山
門入來也汝等又作麽生回避復云切忌撞破髑髏
徑山信頌云老母城東亦丈夫眼睛淸冷絶誵訛三千
里外相逢着不是當年這老胡莫謂似月中無
影休辜負若向空王殿上行脚跟斬斷誰回互　○殃
崛摩羅因持鉢至一長者門其家婦人正値産難子
母未分長者曰瞿曇弟子汝爲至聖當有何法能免
産難殃崛語長者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回問
世尊却來相報及返具事白佛佛告殃崛汝速去報
言我自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奉佛語疾往告
之其婦得聞當時分免　徑山杲頌云華陰山前百尺
井中有寒泉徹骨冷誰家女
子來照影不照其餘照斜領　覺海元頌云聖法從來
不殺生本無生殺亘精明是諸人我皆空相一切寃親
盡假名甘露灑除熱惱玉蓮金子兩敷榮　徑山信
云殃崛傳言送語好與三十拄杖其婦當時分娩且許
一半何故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橈頌云墻角花容欲
綻眉曉霜淸冷蘊香池橫開不在春枝上別有家風一
段
奇　○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華示衆是時衆皆默然唯
迦葉尊者破顔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
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敎外別傳付囑摩
訶迦葉　雲峯悅因僧問靈山拈華意旨如何答云一
言既出駟馬難追問迦葉微笑意旨如何答

云口是禍門　白雲端云迦葉善觀風雲別氣色雖然
如是還覺頂門重麽頌云盡說拈花微笑是不知將底
辨宗風若言心眼同時證未免朦朧在夢中　黃龍心
云直下穿過髑髏已是換却眼睛臨危不在悚人向甚
處見釋迦老子　高峯妙云世尊扶頭迦葉扶尾直至
如今擡擧不起莫有共着力者麽以兩手作扶勢云也
只兀底　徑山信云世尊說法四十九年不知賺殺多
少人到這裏猶是放不下咄莫作是說樹高千丈葉落
歸根三乘十二分敎乃拈華之註脚世尊還記得麽頌
云末後拈來花一枝露濃香冷報君知人天百萬同長
短何故偏消迦葉疑可
惜許春風遙送殘更雨　○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訶
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梨圍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
藏密付於汝汝當護持傳付將來　興化奬因僧問多
子塔前共談何事
與化云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海印信頌云密傳分
半座正好驀面唾不與麽且放過子孫未免遭殃禍
○世尊臨入涅槃文殊大士請佛再轉法輪世尊咄
曰文殊吾四十九年住世未曾說一字汝請吾再轉
法輪是吾曾轉法輪邪　雪峯空云且道世尊從文殊
請不從文殊請　北磵簡頌
云末上何曾轉法輪只今再轉謾勞神　○世尊於涅
路行人不知天曉猶把靈符執夜明
槃會上以手摩胸告衆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
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
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時百萬億衆悉皆契悟　雲峯
悅云
然則膏肓之門不足以發藥雲峯今日且作死馬醫爾
等諸人皮下有血麽　東禪觀云其時衆中有箇作者
纔見以手摩胷便出約住云瞿曇你這醜孱止休　拈出
也他若知非決定緘口免見百萬億衆墮邪倒見　皖

山凝頌云 老倒瞿曇不識羞 臨行猶自逞風流 摩胸示衆歸何處 啼鳥一聲山更幽 高峯妙云 黃面瞿曇 四十九年 顚之倒之 橫說竪說 貴圖末後殷懃 殊不知賺他百萬億衆 至今墮在鐵圍山下 無由解脫

諸師拈頌諸經語句

經題八字 僧問地藏琛 以字不成 八字不是 未審是甚麽字 地藏云 看取下注脚 徑山杲頌云 以字不成八字非 迦羅眼不能窺 一毛頭上重拈出 憤怒那吒失却威

○華嚴論 未離兜率 已降王宮 未出母胎 度人已畢 徑山杲頌云 利刃有蜜不須舐 蠱毒之家水莫嘗 不舐不嘗俱不犯 端然衣錦自還鄕 天奇瑞云 能買能賣 輸他作者 能做能爲 獨尊巧士 山僧無能 且乃尋常賞玩 羊棧裏是羊 猪羣裏是猪 牛欄裏是牛 馬棬裏是馬 無不分明 豈可向門庭外別覓去在 且道山僧如是說話 還合得世尊用處否 若然會得 茶來張口 飯來擧手 一一縱橫 無不了畢

○佛身充滿於法界 普現一切羣生前 隨緣赴感靡不周 而恒處此菩提座 天奇瑞云 且道佛身與法界相去多少 莫是佛身外別有法界 莫是法界就是佛身 蓋爲從前蒙昧兩岐 所以山僧故拈出與汝論量 要討箇眞實 譬如一草是春 若山若川無草不春 豈草外別有其春 豈春外別有其草 若然如是會得 風力持帆行不棹 笛聲喚月下滄洲

○我今普見一切衆生 具有如來智慧德相 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 天童覺頌云 天蓋地載 成團成塊 周法界而無邊 析鄰虛而無內 及盡玄微 誰分向背 佛祖來償口業債 問取南泉王老師 人人只喫一莖菜

○文殊所說般若經 淸淨行者不入涅槃 破戒比丘不入地獄 此山應頌云 飮官酒 臥官街 當處死 當處埋 寒山逢拾得 撫掌笑咍咍 徑山杲頌云 壁上安燈盞 臺前賓酒臺 閑來打三盞 何處得愁來 高峯妙頌云 涅槃地獄本無差 只爲從前被眼遮 三脚驢兒纔跨跳 鑊湯爐炭是吾家

○圓覺經 居一切時不起妄念 於諸妄心亦不息滅 住妄想境不加了知 於無了知不辨眞實 徑山杲頌云 荷葉團團團似鏡 菱角尖尖尖似錐 風吹柳絮毛毬走 雨打梨花蛺蝶飛 師答林少瞻云 但將此頌放在上面 却將經文移來下面 頌却是經 經却是頌 如此做工夫看 莫管悟不悟 心頭休要忙 亦不可放緩 如調絃之法 緊緩得其所 則曲調自成矣 瑯琊覺禪師嘗問講僧云 如何是居一切時不起妄念 對云 起卽是病 又問 如何是於諸妄心亦不息滅 對云 息卽是病 又問 如何是住妄想境不加了知 對云 知卽是病 又問 如何是於無了知不辨眞實 對云 辨卽是病 覺公笑云 汝識藥矣 未識藥中之忌也 寶覺禪師則爲之偈云 黃花熳熳 翠竹珊珊 江南地煖 塞北春寒 遊人去後無消息 留得雲山到老看

○一切障礙卽究竟覺 雲堂行頌云 枯樹雲充葉 凋梅雪作花 擊桐成木響 蘸雪喫冬瓜 長天秋水 孤鶩落霞

○以大圓覺爲我伽藍 圓悟勤頌云 毫髮不留 縱橫自由 闔外乾坤廓落 大方無外優游 明明祖師意 明明百草頭 礙破孤疑網 截斷愛河流 縱有回天力 爭如直下休 四衢道中淨倮倮 放出潙山水牯牛

○楞嚴經 佛謂阿難 見見之時 見非是見 見猶離見 見不能及 竹庵珪云 落花有意隨流水 流水無情戀落花 徑山杲頌云 春至自花開 秋來還落葉 黃面老瞿曇 休搖三寸舌 海印信頌云 見不及處 江山滿目 不覩纖毫 花紅柳綠 白雲出沒本無心 流水滔滔豈盈縮

○汝等一人發眞歸元 此十方空皆悉銷隕 無著頌云 一人發眞歸元 十方虛空銷隕 試問楊岐栗蓬 何似雲門胡餅

○諸可還者 自然非汝 不汝還者 非汝而誰 竹庵珪云 常恨春歸無覓處 不知轉入此

中來喝一喝云三十年後莫道能仁敎壞人家男女
天目禮頌云不汝還兮復是誰殘紅落蘂釣魚磯日斜
風動無人掃燕子啣將水
際飛咄咄是無等等呪　○佛告阿難吾不見時何
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
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　雪竇顯頌云全象全牛意
不殊從來作者共名模如今要見瞿曇老刹刹塵塵在
半塗　湛堂準頌云老胡徹底老婆心爲阿難陀意轉
深韓幹馬嘶芳草渡戴嵩牛臥綠楊陰　○若能轉物即同如來　白雲端頌云若
能轉物即如來春至山花處處開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臺　○法華經是法
住法位世間相常住　雲門偃云釋迦老子甚處去也　朴翁銛頌云世間相常住黃
鸝啼綠樹眞箇可憐生動着便飛去　楊岐會頌云
犬子便吠賊牛子便牽犂衲僧若恁麼未曾摸着皮
○佛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　圓極岑頌云蠻
奴赤脚上皇州賣盡珍奇跨白牛貪着市朝人作市又
隨歌舞上官樓多意氣好風流月冷珠簾挂玉鉤分明
忘却來時路百尺竿頭輥繡毬　○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　昔有僧誦此忽
起疑日夕不置忽聞鶯啼頓然開悟遂續前語爲偈云
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春至百花開黃鶯啼柳上
○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
智　五祖演云尋常衲僧家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是會佛
智不會佛智衆中有則有只是藏牙伏爪太平有箇
見處不惜眉毛擧向諸人待有人問隨口便答　破庵
先云且擧覓如何是佛智頌云雪子落紛紛烏盆變白
盆忽然日頭出依舊是烏盆　○如來如實知見三界之相無有生
死若退若出亦無在世及滅度者非實非虛非如非
異不如三界見於三界如斯之事如來明見無有錯
謬　圓極岑頌云岣嶁峯頭神禹碑字靑石赤形模奇無
目仙人纔一見便應撫掌笑嘻嘻雲暗蒼龍化葛陂
就中一句是正頌有人檢點得出許你具一隻眼　○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
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　徑山杲頌云燕坐道場經十劫一一從頭俱漏
泄世間多少守株人　○金剛般若經凡所有相皆是
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法眼益云若見諸相非相即不見如來　○一切諸
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　首山
念因僧問如何是此經　首山云低聲　僧云如何是受持
首山云莫染汚　治父川云且道此經從甚處出須彌
頂上大海波心頌云佛祖垂慈實有權言言不離此
經宣此經出處還相委便向雲中駕鐵船切忌錯會　○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治父川頌云山堂靜坐夜無言寂寂寥寥本自然何事西風動
林野一聲寒鴈唳長天　○般若心經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
上呪是無等等呪能除一切苦　無準範頌云黯淡難
度黯淡難十度船來九度飜唯有三山陳上舍擔一柄傘岸上行奈我何　天
奇瑞云天雲雷雨日月斗星江山水石路井墻城是什
麼境界會得底蠱得魔魅一時消滅不會更聽重宣悉怛多般怛囉

（心聞頌云映林映日一般紅吹落吹開總是風可惜擷芳人不見一時分付與遊蜂）

敎外別傳卷一

教外別傳卷二

西天祖師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摩竭陀國人也姓婆羅門父飮澤母香志昔爲鍛金師善明金性使其柔伏付法傳云嘗於久遠劫中毗婆尸佛入涅槃後四衆起塔塔中像面金色有缺壞時有貧女將金珠往金師所請飾佛面既而因共發願願我二人爲無姻夫妻由是因緣九十一劫身皆金色後生梵天天壽盡生中天摩竭陀國婆羅門家名曰迦葉波此云飮光勝尊蓋以金色爲號也繇是志求出家冀度諸有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除袈裟著體常於衆中稱歎第一復言吾以淸淨法眼將付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絶爾時迦葉告諸比丘佛已荼毗金剛舍利非我等事我等宜當結集法眼無令斷絶於是得神通者悉集王舍耆闍崛山畢鉢羅窟時阿難爲漏未盡不得入會後證阿羅漢果由是得入迦葉乃白衆言此阿難比丘多聞總持有大智慧常隨如來梵行淸淨所聞佛法如水傳器無有遺餘佛所讚歎聰敏第一宜可請彼集修多羅藏大衆默然迦葉告阿難曰汝今宜宣法眼阿難聞語禮衆僧足升法座而宣是言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某處說某經教乃至人天等作禮奉行時迦葉問諸比丘阿難所言不錯謬乎皆曰不異世尊所說迦葉乃告阿難言我今年不久留今將正法付囑於汝汝善守護聽吾偈言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說偈已乃持僧伽梨衣入雞足山俟慈氏下生卽周孝王五年丙辰歲也

二祖阿難尊者

二祖阿難尊者王舍城人也姓刹利帝父斛飯王實佛之從弟也梵語阿難陀此云慶喜亦云歡喜如來成道夜生因爲之名多聞博達智慧無礙世尊以爲總持第一嘗所讚歎加以宿世有大功德受持法藏如水傳器佛乃命爲侍者○尊者一日白佛言今日入城見一奇特事佛曰見何奇特事尊者曰入城時見一攢樂人作舞出城總見無常佛曰我昨日入城

亦見一奇特事尊者曰未審見何奇特事佛曰我入城時見一攢樂人作舞出城時亦見樂人作舞○一日問迦葉曰師兄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箇甚麼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刹竿著汾陽昭云不問那知　五祖戒云露　翠巖芝云千年無影樹今時沒底靴　潙潭清云刹竿未倒穿却諸人髑髏換却諸人眼睛刹竿倒後向什麼處見釋迦老子　天童覺頌云彰略門前倒刹竿箇中消息授傳難玲瓏侍者能相委盤走明珠珠走盤．萬峯蔚云迦葉喚阿難暗號私通倒却門前刹竿依前不會若問嵩山世尊傳金襴　外別傳何物只對他道低聲低聲且道古人是同是別　天奇瑞云七處徵心八還顯見徒誇泯裡之花五陰揭盡七大遍周枉現空中之色若不重詢焉知不是何故醒後方知酒悞人一呼之下千古分明何須倒却門前刹竿丹霞遙映祠前水疑是成川血上流　○尊者念先所度脫弟子應當來集須臾五百羅漢從空而下爲諸仙人出家授具其仙衆中有二羅漢一名商那和修二名末田底迦尊者知是法器乃告之曰昔如來以大法眼付大迦葉迦葉入定而付於我我今將滅用傳於汝汝受吾教當聽偈言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摩突羅國人也亦名舍那婆斯姓毗舍多父林勝母憍奢耶在胎六年而生梵語商諾迦此云自然服即西域九枝秀草名也若聖人降生則此草生於淨潔之地和修生時瑞草斯應昔如來行化至摩突羅國見一青林枝葉茂盛語阿難曰此林地名優留茶吾滅度後一百年有比丘商那和修於此轉妙法輪後百歲果誕和修出家證道受慶喜尊者法眼化導有情及止此林降二火龍歸順佛教龍因施其地以建梵宮尊者化緣既久思付正法尋於吒利國得優波毱多以爲給侍因問毱多曰汝年幾耶毱多曰我年十七尊者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毱多曰師髮已白爲髮白耶心白耶尊者曰我但髮白非心白耳毱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也金粟悟云大小祖師話作兩橛　尊者知是法器後三載遂爲落髮授具乃告曰昔如來以無上法眼付囑迦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勿令斷絕汝受吾教聽吾偈言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說偈已即隱於罽賓國南象白山中

四祖優波毱多尊者

四祖優波毱多尊者吒利國人也十七出家二十證果隨方行化至摩突羅國得度者甚衆由是魔宮震動波旬愁怖遂竭其魔力以害正法尊者即入三昧觀其所由波旬復伺便密持瓔珞縻之于頸及尊者出定乃取人狗蛇三屍化爲華鬘耎言慰諭波旬曰汝與我瓔珞甚是珍妙吾有華鬘以相酬奉波旬大喜引頸受之即變爲三種臭屍蟲蛆壞爛波旬厭惡大生憂惱盡已神力不能移動乃升六欲天告諸天主又詣梵王求其解免彼各告言十力弟子所作神變我輩凡陋何能去之波旬曰然則柰何梵王曰汝可歸心尊者即能除斷乃爲說偈令其回向曰若因地倒還因地起離地求起終無其理波旬受教已即下天宮禮尊者足哀露懺悔尊者告曰汝自今去於如來正法更不作嬈害否波旬曰我誓回向佛道永斷不善尊者曰若然者汝可口自唱言皈依三寶魔王合掌三唱華鬘悉除乃歡喜踊躍作禮尊者在世化導證果最多每度一人以一籌置於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間最後有一長者子名曰香衆來禮尊者志求出家尊者問曰汝身出家心出家答曰我來出家非爲身心尊者曰不爲身心復誰出家答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即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即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尊者曰汝當大悟心自通達宜依佛法僧紹隆聖種即爲剃度授具足戒仍告之曰汝父嘗夢金日而生汝可名提多迦復謂曰如來以大法眼藏次第傳授以至於我今復付汝聽吾偈言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

五祖提多迦尊者

五祖提多迦尊者摩伽陀國人也梵語提多迦此云通眞量初生之時父夢金日自屋而出照耀天地前有大山諸寶嚴飾山頂泉涌滂沱四流後遇毱多尊者設禮奉持後至中印度彼國有八千大仙彌遮迦爲首聞尊者至率衆瞻禮謂尊者曰昔與師同生梵天我遇阿私陀仙授我仙法師逢十力弟子修習禪那自此報分殊途已經六劫尊者曰支離累劫誠哉不虛今可捨邪歸正以入佛乘彌遮迦曰昔阿私陀

仙人授我記云汝刼後六刼當遇同學獲無漏果今也相遇非宿緣邪願師慈悲令我解脫尊者即度出家命諸聖授戒其餘仙衆始生我慢尊者示大神通於是俱發菩提心一時出家尊者乃告彌遮迦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密付迦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當護念之乃說偈曰通達本法心無法無非法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

六祖彌遮迦尊者

六祖彌遮迦尊者中印度人也旣傳法已遊化至北天竺國見雉堞之上有金色祥雲歎曰斯道人氣也必有大士爲吾法嗣乃入城於闤闠間有一人手持酒器逆而問曰師何方來欲往何所祖曰從自心來欲往無處曰識我手中物否祖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曰師識我否祖曰我即不識識即非我復謂之曰汝試自稱名氏吾當後示本因彼說偈答曰我從無量劫至于生此國本姓頗羅墮名字婆須蜜祖曰我師提多迦說世尊昔遊北印度語阿難言此國中吾滅度後三百年有一聖人姓頗羅墮名婆須蜜而於禪祖當獲第七世尊記汝汝應出家彼乃置器禮師側立而言曰我思往刼嘗作檀那獻一如來寶座彼佛記我曰汝於賢刼釋迦法中宣傳至教今符師說願加度脫祖即與披剃復圓戒相乃告之曰正法眼藏今付於汝勿令斷絕乃說偈曰無心無可得說得不名法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

七祖婆須蜜尊者

七祖婆須蜜尊者北天竺國人也姓頗羅墮常服淨衣執酒器遊行里閈或吟或嘯人謂之狂及遇彌遮迦尊者宣如來往誌自省前緣投器出家受法行化至迦摩羅國廣興佛事於法座前忽有智者自稱我名佛陀難提今與師論義祖曰仁者論即不義義即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難提知師義勝心即欽服曰我願求道霑甘露味祖遂與剃度而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正法眼藏我今付汝汝當護持乃說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迦摩羅國人也姓瞿曇氏頂有

肉髻辯捷無礙初遇婆須蜜出家受教既而領徒行化至提伽國毗舍羅家見舍上有白光上騰謂其徒曰此家有聖人口無言說眞大乘器不行四衢知觸穢耳言訖長者出致禮問何所須祖曰我求侍者長者曰我有一子名伏駄蜜多年已五十口未曾言足未曾履祖曰如汝所說眞吾弟子伏駄聞之遽起禮拜而說偈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爲最道者祖以偈答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卽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伏駄聞偈已便行七步祖曰此子昔曾値佛悲願廣大慮父母愛情難捨故不言不履耳長者遂捨令出家祖尋授具戒復告之曰我今以如來正法眼藏付囑於汝勿令斷絕乃說偈曰虛空無內外心法亦如此若了虛空故是達眞如理

九祖伏駄蜜多尊者

九祖伏駄蜜多尊者提伽國人也姓毗舍羅既受八祖付囑後至中印度行化時有長者香蓋攜一子而來瞻禮祖曰此子處胎六十歲因號難生嘗會一仙者謂此兒非凡當爲法器今遇尊者可令出家祖卽與落髮授戒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汝護念之乃說偈曰眞理本無名因名顯眞理受得眞實法非眞亦非僞

十祖脇尊者

十祖脇尊者中印度人也本名難生後値九祖執侍左右未嘗睡眠謂其脇不至席遂號脇尊者初至華氏國憩一樹下右手指地而告衆曰此地變金色當有聖人入會言訖卽變金色時有長者子富那夜奢合掌前立祖問曰汝從何來夜奢曰我心非往祖曰汝何處住夜奢曰我心非止祖曰汝不定耶夜奢曰諸佛亦然祖曰汝非諸佛夜奢曰諸佛亦非 大愚芝云祖師一問童子一答總欠會在如今諸人作麼生會 徑山杲云直饒如今會得更參三生六十劫 祖因說偈卽度出家復具戒品乃告之曰如來大法藏今付於汝汝護念之乃說偈曰眞體自然眞因眞說有理領得眞眞法無行亦無止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華氏國人也既得法於脇尊者尋詣波羅柰國有馬鳴大士迎而作禮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即是祖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馬鳴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祖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馬鳴曰此是鋸義祖曰彼是木義祖問鋸義者何馬鳴曰與師平出馬鳴却問木義者何祖曰汝被我解馬鳴豁然省悟稽首皈依遂求剃度祖謂衆曰此大士者昔爲毗舍利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運神力分身爲蠶彼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因號馬鳴如來記云吾滅度後六百年當有賢者馬鳴於波羅柰國摧伏異道度人無量繼吾傳化今正是時即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即說偈曰迷悟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二

十二祖馬鳴大士

十二祖馬鳴大士者波羅柰國人也既受法於夜奢尊者後於華氏國轉妙法輪忽有老人座前仆地祖謂衆曰此非庸流當有異相言訖不見俄從地涌出一金色人復化爲女子右手指祖而說偈曰稽首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上宣通第一義說偈已瞥然不見祖曰將有魔來與吾較力有頃風雨暴至天地晦冥祖曰魔之來信矣吾當除之即指空中現一大金龍奮發威神震動山岳祖儼然於座魔事隨滅經七日有一小蟲大若蟭螟潛形座下祖以手取之示衆曰斯乃魔之所變盜聽吾法耳乃放之令去魔不能動祖告之曰汝但歸依三寶即得神通遂復本形作禮懺悔祖問曰汝名誰邪眷屬多少曰我名迦毗摩羅有三千眷屬祖曰盡汝神力變化若何曰我化巨海極爲小事祖曰汝化性海得否曰何謂性海我未嘗知祖即爲說性海曰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由茲發現迦毗摩羅聞言遂發信心與徒衆三千俱求剃度祖乃召五百羅漢與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汝聽偈言隱顯即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

十三祖迦毗摩羅尊者

十三祖迦毗摩羅尊者華氏國人也初爲外道有徒

三千通諸異論後於馬鳴尊者得法領徒至西印度彼有太子名雲自在仰尊者名請於宮中供養祖曰如來有教沙門不得親近國王大臣權勢之家太子曰今我國城之北有大山焉山有一石窟可禪寂于此否祖曰諾卽入彼山行數里逢一大蟒祖直前不顧盤繞祖身祖因與授三皈依蟒聽訖而去祖將至石窟復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祖曰汝何所止答曰我昔嘗爲比丘多樂寂靜有初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煩於應答起嗔恨想命終墮爲蟒身住是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謝爾祖問曰此山更有何人居止曰北去十里有大樹蔭覆五百大龍其樹王名龍樹常爲龍衆說法我亦聽受耳祖遂與徒衆詣彼龍樹出迎曰深山孤寂龍蟒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祖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龍樹默念曰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眞乘否祖曰汝雖心語我已意知但辦出家何慮吾之不聖龍樹聞已悔謝祖卽與度脫及五百龍衆俱授具戒復告之曰今以如來大法眼藏付囑於汝諦聽偈言

非隱非顯法說是眞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

十四祖龍樹尊者

十四祖龍樹尊者西天竺國人也亦名龍勝始於摩羅尊者得法後至南印度彼國之人多信福業祖爲說法遞相謂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覩之祖曰汝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彼人曰佛性大小祖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彼聞理勝悉回初心祖復於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一切衆唯聞法音不覩祖相彼衆中有長者子名迦那提婆謂衆曰識此相否衆曰目所未覩安能辨識提婆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何以知之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訖輪相卽隱復居本座而說偈言身現圓月相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形用辨非聲色彼衆聞偈頓悟無生咸願出家以求解脫祖卽爲剃髮命諸聖授具其國先有外道五千餘衆作大幻術衆皆宗仰祖悉化之令歸三寶復造大智度論中論十二門論垂之於世後告上首弟子迦那提婆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

汝聽吾偈言。爲明隱顯法。方說解脫理。於法心不證。無瞋亦無喜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南天竺國人也。姓毗舍羅。初求福業兼樂辯論。後謁龍樹大士。將及門。龍樹知是智人。先遣侍者。以滿鉢水置於座前。尊者覩之。卽以一針投之而進。欣然契會。（金粟悟云。迦那提婆。剌腦入膠盆。卽今莫有救得者麽。若也救得。還我頭來）龍樹卽爲說法。不起於座。現月輪相。唯聞其聲。不見其形。祖語衆曰。今此瑞者。師現佛性。表說法非聲色也。祖既得法。後至迦毗羅國。彼有長者曰梵摩淨德。一日園樹生耳如菌。味甚美。唯長者與第二子羅睺羅多。取而食之。取已隨長。盡而復生。自餘親屬皆不能見。祖知其宿因。遂至其家。長者問其故。祖曰。汝家昔曾供養一比丘。然此比丘道眼未明。以虛霑信施。故報爲木菌。唯汝與子精誠供養。得以享之。餘卽否矣。又問長者年多少。答曰。七十有九。祖乃說偈曰。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汝年八十一。此樹不生耳。長者聞偈。巳彌加歎伏。且曰。弟子衰老。不能事師。願捨次子。隨師出家。祖曰。昔如來記此子。當第二五百年。爲大教主。今之相遇。蓋符宿因。卽與剃髮執侍。而付法眼。偈曰。本對傳法人。爲說解脫理。於法實無證。無終亦無始。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迦毗羅國人也。行化至室羅筏城。有河名曰金水。其味殊美。中流復現五佛影。祖告衆曰。此河之源。凡五百里。有聖者僧伽難提。居於彼處。佛誌一千年後。當紹聖位。語巳。領諸學衆。泝流而上。至彼見僧伽難提安坐入定。祖與衆伺之。經三七日方從定起。祖問曰。汝身定耶。心定耶。難提曰。身心俱定。祖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難提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金體常寂。祖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金無動靜。何物出入。難提曰。言金動靜。何物出入。言金出入。金非動靜。祖曰。若金在井。出者何金。若金出井。在者何物。難提曰。金若出井。在者非金。金若在井。出者非物。祖曰。此義不然。難提曰。彼義非著。祖曰。此義當墮。難提曰。彼義不成。祖曰。彼義不成。我義

成矣難提曰我義雖成法非我故祖曰我義已成我無我故難提曰我無我故復成何義祖曰我無我故故成汝義難提曰仁者師誰得是無我祖曰我師迦那提婆證是無我以偈答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難提心意豁然即求度脫祖曰汝心自在非我所繫於是祖命僧伽難提而付法眼偈曰於法實無證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內外云何起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室羅筏城寶莊嚴王之子也生而能言常讚佛事七歲即厭世樂以偈告其父母曰稽首大慈父和南骨血母我今欲出家幸願哀愍故父母固止之遂終日不食乃許其在家出家號僧伽難提復命沙門禪利多爲之師積十九載未嘗退倦每自念言身居王宮胡爲出家一夕天光下屬見一路坦平不覺徐行約十里許至大巖前有石窟焉乃燕寂于中父既失子即擯禪利多出國訪尋其子不知所在經十年祖得法受記已行化至摩提國忽有涼風襲衆身心悅適非常而不知其然祖曰此道德之風也當有聖者出世嗣續祖燈乎言訖以神力攝諸大衆遊歷山谷食頃至一峯下謂衆曰此峯頂有紫雲如蓋聖人居此矣即與大衆徘徊久之見山舍一童子持圓鑑直造祖前祖問汝幾歲耶童曰百歲祖曰汝年尚幼何言百歲童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祖曰汝善機耶童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祖曰汝手中者當何所表童曰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彼父母聞子語即捨令出家祖攜至本處授具戒訖名伽耶舍多他時聞風吹殿鈴聲祖問曰鈴鳴耶風鳴耶舍多曰非風鈴鳴我心鳴耳祖曰心復誰乎舍多曰俱寂靜故祖曰善哉善哉繼吾道者非子而誰即付法眼偈曰心地本無生因地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華果亦復爾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摩提國人也母夢大神持鑑因而有娠凡七日而誕肌體瑩如琉璃未嘗洗沐自

然香潔幼好閑靜語非常童持鑑出遊遇難提尊者得度後領徒至大月氏國見一婆羅門舍有異氣祖將入彼舍舍主鳩摩羅多問曰是何徒衆祖曰是佛弟子彼聞佛號心神竦然卽時閉戶祖良久扣其門羅多曰此舍無人祖曰答無者誰羅多聞語知是異人遽開關延接祖曰昔世尊記曰吾滅後一千年有大士出現於月氏國紹隆玄化今汝値吾應斯嘉運於是鳩摩羅多發宿命智投誠出家授具訖付法偈曰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於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大月氏國婆羅門之子也昔爲自在天人（欲界第六天）見菩薩瓔珞忽起愛心墮生忉利（欲界第二天）聞憍尸迦說般若波羅蜜多以法勝故升于梵天（色界）以根利故善說法要諸天尊爲導師以繼祖時至遂降月氏後至中天竺國有大士名闍夜多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常縈疾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而我鄰家久爲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祖曰何足疑乎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夭暴壽逆吉義凶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滅時闍夜多聞是語已頓釋所疑祖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淸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爲無爲皆如夢幻闍夜多承言領旨卽發宿慧懇求出家既受具乃付法眼偈曰性上本無生爲對求人說於法既無得何懷決不決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北天竺國人也智慧淵沖化導無量後至羅閱城敷揚頓敎彼有學衆唯尚辯論爲之首者名婆修盤頭（此云偏行）常一食不臥六時禮佛淸淨無欲爲衆所歸祖將欲度之先問彼衆曰此偏行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衆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祖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衆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祖曰我不求道

亦不顚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
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
名之曰道時徧行聞已發無漏智歡喜讚歎祖又語
彼衆曰會吾語否吾所以然者爲其求道心切夫絃
急即斷故吾不贊令其住安樂地入諸佛智復告徧
行曰吾適對衆抑挫仁者得無惱於衷乎徧行曰我
憶念七劫前生常安樂國師與智者月淨記我非久
當證斯陀含果時有大光明菩薩出世我以老故策
杖禮謁師叱我曰重子輕父一何鄙哉時我自謂無
過請師示之師曰汝禮大光明菩薩以杖倚壁畫佛
面以此過慢遂失二果我責躬悔過以來聞諸惡言
如風如響況今獲飲無上甘露而反生熱惱邪惟願
大慈以妙道垂誨祖曰汝久植衆德當繼吾宗聽吾
偈曰言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
理竟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羅閱城人也姓毗舍佉父
光蓋母嚴一家富而無子父母禱於佛塔而求嗣焉
一夕母夢吞明暗二珠覺而有孕經七日有一羅漢
名賢衆至其家光蓋設禮賢衆端坐受之嚴一出拜
賢衆避席曰回禮法身大士光蓋罔測其由遂取一
寶珠跪獻賢衆即受之殊無遜謝光蓋不能忍問曰
我是丈夫致禮不顧我妻何德尊者避之賢衆曰我
受禮納珠貴福汝耳汝婦懷聖子生當爲世燈慧日
故吾避之賢衆又曰汝婦當生二子一名婆修盤頭
則吾所尊者也二名芻尼（此云野鵲子）昔如來在雪山修
道芻尼巢於項上佛既成道芻尼受報爲那提國王
佛記云汝至第二五百年生羅閱城毗舍佉家與聖
同胞今無爽矣後一月果產二子尊者婆修盤頭年
至十五禮光度羅漢出家感毗婆訶菩薩與之授戒
行化至那提國彼王名常自在有二子一名摩訶羅
次名摩拏羅王問祖曰羅閱城土風與此何異祖曰
彼土曾三佛出世今王國有二師化導王曰二師者
誰祖曰佛記第二五百年有二神力大士出家繼聖
即王之次子摩拏羅是其一也吾雖德薄敢當其一
王曰誠如尊者所言當捨此子作沙門祖曰善哉大

王能遵佛旨即與授具付法偈曰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那提國常自在王之子也年三十遇婆修祖師出家傳法至西印度彼國王名得度即瞿曇種族歸向佛乘勤行精進一日於行道處現一小塔欲取供養衆莫能舉王即大會梵行禪觀呪術等三衆欲問所疑時祖亦赴此會是三衆皆莫能辨祖即爲王廣說塔之所因今之出現王福力之所致也王聞是說乃曰至聖難逢世樂非久即傳位太子投祖出家七日而證四果祖深加慰誨曰汝居此國善自度人今異域有大法器吾當往化得度曰師應迹十方動念當至寧勞往邪祖曰然於是焚香遙語月氏國鶴勒那比丘曰汝在彼國教導鶴衆道果將證宜自知之時鶴勒那爲彼國王寶印說修多羅偈忽覩異香成穗王曰是何祥也勒那曰此是西印土傳佛心印祖師摩拏羅將至先降信香耳王曰此師神力何如勒那曰此師遠承佛記當於此土廣宣化時王與鶴勒那俱遙作禮祖知已即辭得度比丘往月氏國受王與鶴勒那供養後鶴勒那問祖曰我止林間已經九白（印度以一年爲一白）有弟子龍子者幼而聰慧我於三世推窮莫知其本祖曰此子於第五劫中生妙喜國婆羅門家曾以旃檀施於佛宇作槌撞鐘受報聰敏爲衆欽仰又問我有何緣而感鶴衆祖曰汝第四劫中嘗爲比丘當赴會龍宮汝諸弟子咸欲隨從汝觀五百衆中無有一人堪任妙供時諸弟子曰師常說法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今既不然何聖之有汝即令赴會自汝捨生趣生轉化諸國其五百弟子以福微德薄生於羽族今感汝之惠故爲鶴衆相隨鶴勒那問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祖曰我有無上法寶汝當聽受化未來際而說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復無憂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月氏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千勝母金光以無子故禱于七佛金幢即夢須彌山頂一神童持金環云我來也覺而有孕年七歲遊行聚

落覩民間淫祀乃入廟叱之曰汝妄與禍福幻惑於人歲費牲牢傷害斯甚言訖廟貌忽然而壞由是鄉黨謂之聖子年二十二出家三十遇摩拏羅尊者付法眼藏行化至中印度彼國王名無畏海崇信佛道祖為說正法次王忽見二人緋素服拜祖王問曰此何人也祖曰此是日月天子吾昔曾為說法故來禮拜良久不見唯聞異香王曰日月國土總有多少祖曰千釋迦佛所化世界各有百億迷盧日月我若廣說即不能盡王聞忻然時祖演無上道度有緣衆以上足龍子早夭有兄師子博通强記事婆羅門歐師既逝乃歸依尊者而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祖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祖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師子聞是語已即入佛慧時祖忽指東北問曰是何氣象師子曰我見氣如白虹貫乎天地復有黑氣五道横亘其中祖曰其兆云何曰莫可知矣祖曰吾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當有難起嬰在汝身吾將滅矣今以法眼付囑於汝善自護持乃說偈曰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

二十四祖師子比丘

二十四祖師子比丘者中印度人也姓婆羅門得法遊方至罽賓國有波利迦者本習禪觀故有禪定知見執相捨相不語之五衆祖詰而化之四衆皆默然心服唯禪定師達磨達者聞四衆被責憤悱而來祖曰仁者習定何當來此既至于此胡云習定彼曰我雖來此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在處所祖曰仁者既來其習亦至既無處所豈在人習彼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當來此其定常習祖曰人非習定定習人故當自來時其定誰習彼曰如淨明珠內外無翳定若通達必當如此祖曰定若通達一似明珠今見仁者非珠之徒彼曰其珠明徹內外悉定我心不亂猶若此淨祖曰其珠無內外仁者何能定穢物非動搖此定不是淨達磨達蒙祖開悟心地朗然祖既攝五衆名聞遐邇方求法嗣遇一長者引其子問祖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便拳左手今既長矣終未能舒願尊

者示其宿因祖覩之即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童子遽開手奉珠衆皆驚異祖曰吾前報爲僧有童子名婆舍吾嘗赴西海齋受嚫珠付之今還吾珠理固然矣長者遂捨其子出家祖即與授具以前緣故名婆舍斯多祖即謂之曰吾師密有懸記罹難非久如來正法眼藏今轉付汝汝應保護普潤來際偈曰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于今祖說偈巳以僧伽梨密付斯多俾之他國隨機演化斯多受教直抵南天祖謂難不可以苟免獨留罽賓時本國有外道二人一名摩目多二名都落遮學諸幻法欲共謀亂乃盜爲釋子形象潛入王宮且曰不成即罪歸佛子妖既自作禍亦旋踵王果怒曰吾素歸心三寶何乃構害一至于斯即命破毀伽藍祛除釋衆又自秉劒至尊者所問曰師得蘊空否祖曰已得蘊空王曰離生死否祖曰已離生死王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祖曰身非我有何悋於頭王即揮刃斷尊者首白乳涌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七日而終

玄沙備云大小師子尊者頭也不解作得主玄覺徵云且道斬着斬不着汾陽昭別云知師不怯雪竇顯云作家君王天然有在黃龍新云黃龍要問雪竇既是作家君王因甚臂落徑山杲云去八邪漢又與麼去天童華云玄沙云大小尊者頭也不解作得主師云隨[illegible][illegible]漢玄覺徵云且道斬着斬不着師云將鐵鈎籠汾陽別云知師不怯師云將錯就錯雪竇云作家君王天然有在師云提水放火翠巖云當時祖引頸王舉劍與麼時有人諫得住麼至今無人斷得此公案如今衲僧作麼生斷師云莫要說夢芭蕉云賣寶撞着瞎波斯師云誣人之罪瑯琊云罽賓好一口劍爭奈劍上無眼尊者好箇師子且不解返擲師云賊過後張弓復云這一隊漢被山僧勘絕了也還見師子尊者麼驀拈拄杖卓一下云修身愼行恐辱先也 孤峯深頌云本是山中人愛說山中話五月賣松風人間恐無價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罽賓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寂行母常安樂初母夢得神劒因而有孕既誕拳左手遇師子尊者顯發宿因密授心印後適南天至中印度彼國王名迦勝設禮供養時有外道號無我尊先爲王禮重嫉祖之至欲與論義幸而勝之以固其事乃於王前謂祖曰我解默論不假言說祖曰孰知勝負彼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祖曰汝以何爲義彼曰無心爲義祖曰汝既無心豈得義乎彼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祖曰汝說無心當名非義我說非心當義非名彼曰當義非名誰能辨義祖曰汝名非義此

名何名彼曰爲辨非義是名無名祖曰名旣非名義亦非義辨者是誰當辨何物如是往返五十九番外道杜口信伏芭蕉清云譬如象馬𢤱悷難調加諸楚毒至于徹骨方乃調伏　大陽玄云蚌鷸相持死在漁人之手乃云何用紫言　徑山杲云婆舍斯多何用忉怛當時若見他道請師默論不假言說便云義墮也即今莫有與妙喜默論者麽或有箇衲僧出來道義墮也我也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　楚石琦云我若作二十五祖纔見外道入門便連棒打出豈不丈夫更待他道請師默論至於往返五十九番遠之遠矣于時祖忽面北合掌長吁曰我師師子尊者今日遇難即辭王南邁達于南天潛隱山谷時彼國王名天德迎請供養王有二子一名德勝凶暴而色力充盛一名不如密多和柔而長嬰疾苦祖乃爲陳因果王即頓釋所疑又有呪術師忌祖之道乃潛置毒藥于飲食中祖知而食之彼返受禍遂投祖出家祖即與授具後六十載德勝即位復信外道致難于祖不如密多以進諫被囚王遽問祖曰予國素絕妖訛師所傳者當是何宗祖曰王國昔來實無邪法我所得者即是佛宗王曰佛滅已千二百載師從誰得邪祖曰飮光大士親受佛印展轉至二十四世師子尊者我從彼得王曰予聞師子比丘不能免於刑戮何能傳法後人祖曰我師難未起時密授我信衣法偈以顯師承王曰其衣何在祖即於囊中出衣示王王命焚之五色相鮮薪盡如故王即追悔致禮師子眞嗣旣明乃赦密多密多遂求出家祖問曰汝欲出家當爲何事密多曰我若出家不爲其事祖曰不爲何事密多曰不爲俗事祖曰當爲何事密多曰當爲佛事祖曰太子智慧天至必諸聖降迹即許出家六年侍奉後於王宮受具羯磨之際大地震動頗多靈異祖乃命之曰吾已衰朽安可久留汝當善護正法眼藏普濟羣有聽吾偈曰聖人說知見當境無是非我今悟眞性無道亦無理不如密多聞偈再啓祖曰法衣宜可傳授祖曰此衣爲難故假以證明汝身無難何假其衣化被十方人自信向不如密多聞語作禮而退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南印度天德王之次子也旣受度得法至東印度彼王名堅固奉外道師長爪梵志暨尊者將至王與梵志同覩白氣貫于上下王

曰斯何瑞也梵志預知祖入境恐王遷善乃曰此是魔來之兆耳何瑞之有卽鳩諸徒衆議曰不如密多將入都城誰能挫之弟子曰我等各有呪術可以動天地入水火何患哉祖至先見宮牆有黑氣乃曰小難耳直詣王所王曰師來何爲祖曰將度衆生王曰以何法度祖曰各以其類度之時梵志聞言不勝其怒卽以幻法化大山於祖頂上祖指之忽在彼衆頭上梵志等怖懼投祖祖愍其愚惑再指之化山隨滅乃爲王演說法要俾趣眞乘謂王曰此國當有聖人而繼於我是時有婆羅門子年二十許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言瓔珞故人謂之瓔珞童子遊行閭里丐求度日若常不輕之類人問汝行何急卽答曰汝行何緩或曰何姓乃曰與汝同姓莫知其故後王與尊者同車而出見瓔珞童子稽首於前祖曰汝憶往事否童曰我念遠劫中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轉甚深修多羅今日之事蓋契昔因祖又謂王曰此童子非他卽大勢至菩薩是也此聖之後復出二人一人化南印度一人緣在震旦四五年內却返此方遂以昔因故名般若多羅付法眼藏偈曰眞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爲智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東印度人也既得法已行化至南印度彼王名香至崇奉佛乘尊重供養施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曰月淨多羅曰功德多羅曰菩提多羅其季開士也祖欲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否第一王子第二王子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非尊者道力孰能受之第三王子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旣辨此已卽知是珠旣知是珠卽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卽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祖歎其辯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

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徑山杲云說得道理好歸依佛法僧）祖知是法嗣以時尚未至且默而混之及香至王厭世衆皆號絕唯第三子菩提多羅於柩前入定經七日而出乃求出家既受具戒祖告曰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囑汝聽吾偈曰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華開世界起○祖因東印度國王請祖齋次王乃問諸人盡轉經唯師爲甚不轉祖曰貧道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居蘊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非但一卷兩卷（汾陽昭云却勞尊者心力）

大潙智云諸仁者還見二十七祖看經麼行時脚跟不着地坐時心識似風飄頌云秋高月色連雲白澹泊禪心滋味長歷歷分明今古意何須特地更商量　天童覺頌云靈犀翫月璨含輝木馬遊春駿不羈眉底一雙寒碧眼看經那得透牛皮明白心超曠劫英雄力破重圍妙圓樞口轉靈機寒山忘却來時路拾得相將携手歸

教外別傳卷二

教外別傳卷三

東土祖師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後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至本國受王供養知師密迹因試令與二兄辨所施寶珠發明心要既而尊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夫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號菩提達磨祖乃告尊者曰我既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事願垂開示尊者曰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天待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愼勿速行衰於日下祖又曰彼有大士堪爲法器否千載之下有留難否尊者曰汝所化之方獲菩提者不可勝數吾滅後六十餘年彼國有難水中文布自善降之汝至南方勿住彼唯好有爲功業不見佛理汝縱到彼亦不可久留聽吾偈曰路逢跨水復逢羊獨自棲棲暗渡江日下可憐雙象馬二株嫩桂久昌昌又問

曰此後更有何事尊者曰從是已去一百五十年而
有小難聽吾讖曰心中雖吉外頭凶川下僧房名不
中爲遇毒龍生武子忽逢小鼠寂無窮又問此後如
何尊者曰却後二百二十年林下見一人當得道果
聽吾讖曰震旦雖濶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行金雞
解銜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復演諸偈皆預讖佛
教隆替祖恭稟教義服勤左右垂四十年未嘗廢闕
迨尊者順世遂演化本國時有二師一名佛大先二
名佛大勝多本與祖同學佛陀跋陀小乘禪觀佛大
先既遇般若多羅尊者捨小趣大與祖並化時號二
甘露門矣而佛大勝多更分徒而爲六宗第一有相
宗第二無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無得
宗第六寂靜宗各封已解別展化源聚落崢嶸徒衆
甚盛祖喟然歎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跡況復支離繁
盛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言已微現神力至
有相宗所問曰一切諸法何名實相彼衆中有一尊
長薩婆羅答曰於諸相中不互諸相是名實相祖曰
一切諸相而不互者若名實相當何定邪彼曰於諸

相中實無有定若定諸相何名爲實祖曰諸相不定
便名實相汝今不定當何得之彼曰我言不定不說
諸相當說諸相其義亦然祖曰汝言不定當爲實相
定不定故卽非實相彼曰定既不定卽非實相知我
非故不定不變祖曰汝今不變何名實相已變已往
其義亦然彼曰不變當在不在故故變實相以定
其義祖曰實相不變變卽非實於有無中何名實相
薩婆羅心知聖師懸解潛達卽以手指虛空曰此是
世間有相亦能空故當我此身得似此否祖曰若解
實相卽見非相若了非相其色亦然當於色中不失
色體於非相中不礙有故若能是解此名實相彼衆
聞已心意朗然欽禮信受祖瞥然匿跡至無相宗所
問曰汝言無相當何證之彼衆中有波羅提答曰我
明無相心不現故祖曰汝心不現當何明之彼曰我
明無相心不取捨當於明時亦無當者祖曰於諸有
無心不取捨又無當者諸明無故彼曰入佛三昧尙
無所得何況無相而欲知之祖曰相既不知誰云有
無尙無所得何名三昧彼曰我說不證證無所證非

三昧故我說三昧祖曰非三昧者何當名之汝既不證非證何證波羅提聞祖辯析即悟本心禮謝於祖懺悔往謬祖記曰汝當得果不久證之此國有魔非久降之言已忽然不現至定慧宗所問曰汝學定慧爲一爲二彼衆中有婆蘭陀者答曰我此定慧非一非二祖曰既非一二何名定慧彼曰在定非定處慧非慧一即非一二亦不二祖曰當一不一當二不二既非定慧約何定慧彼曰不一不二定慧能知非定非慧亦復然矣祖曰慧非定故然何知哉不一不二誰定誰慧婆蘭陀聞之疑心氷釋至第四戒行宗所問曰何者名戒云何名行當此戒行爲一爲二彼衆中有一賢者答曰一二二一皆彼所生依教無染此名戒行祖曰汝言依教即是有染一二俱破何言依教此二違背不及於行內外非明何名爲戒彼曰我有內外彼已知竟既得通達便是戒行若說違背俱是俱非言及淸淨即戒即行祖曰俱是俱非何言淸淨既得通故何談內外賢者聞之即自慚伏至無得宗所問曰汝云無得無得何得既無所得亦無得得

彼衆中有寶靜者答曰我說無得非無得得當說得得無得是得祖曰得既不得得亦非得既云得得得得何得彼曰見得非得非得是得若見不得名爲得得祖曰得既非得得無得既無所得當何得得寶靜聞之頓除疑網至寂靜宗所問曰何名寂靜於此法中誰靜誰寂彼衆中有尊者答曰此心不動是名爲寂於法無染名之爲靜祖曰本心不寂要假寂靜本來寂故何用寂靜彼曰諸法本空以空空故於彼空空故名寂靜祖曰空空已空諸法亦爾寂靜無相何靜何寂彼尊者聞師指誨豁然開悟既而六衆咸誓歸依由是化被南天聲馳五印經六十載度無量衆後值異見王輕毀三寶每云我之祖宗皆信佛道陷於邪見壽年不永運祚亦促且我身是佛何更外求善惡報應皆因多智之者妄搆其說至於國內耆舊爲前王所奉者悉從廢黜祖知已歎彼德薄當何救之即念無相宗中二首領其一波羅提者與王有緣將證其果其二宗勝者非不博辯而無宿因時六宗徒衆亦各念言佛法有難師何自安祖遙知衆意

即彈指應之。六衆聞云。此是我師信響。我等宜速行以副慈命。即至祖所禮拜問訊。祖曰。一葉翳空。孰能蓊拂。宗勝曰。我雖淺薄。敢憚其行。祖曰。汝雖辯慧。道力未全。宗勝自念。我師恐我見王大作佛事。名譽顯達。映奪尊威。縱彼福慧爲王。我是沙門。受佛教旨。豈難敵也。言訖潛去。至王所廣說法要。及世界苦樂人天善惡等事。王與之往返徵詰。無不詣理。王曰。汝今所解。其法何在。宗勝曰。如王治化。當合其道。王所有道。其道何在。王曰。我所有道。將除邪法。汝所有法。將伏何人。祖不起于座。懸知宗勝義墮。遽告波羅提曰。宗勝不稟吾教。潛化於王。須臾理屈。汝可速救。波羅提恭稟祖旨曰。願假神力。言已。雲生足下。至大王前。默然而住。時王正問宗勝。忽見波羅提乘雲而至。愕然忘其問答曰。乘空之者。是正是邪。波羅提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王雖驚異。而驕慢方熾。即擯宗勝令出。波羅提曰。王既有道。何擯沙門。我雖無解。願王致問。王怒而問曰。何者是佛。波羅提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波羅提曰。我見佛性。

王曰。性在何處。波羅提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波羅提曰。今現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波羅提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波羅提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波羅提即說偈曰。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即開悟。悔謝前非。咨詢法要。時宗勝既被斥逐。退藏深山。念曰。我今百歲。八十爲非。二十年來。方歸佛道。性雖愚昧。行絕瑕疵。不能禦難。生何如死。言訖。即自投崖。俄有神人以手捧置巖上。安然無損。宗勝曰。我忝沙門。當與正法爲主。不能抑絕王非。是以捐身自責。何神祐助。一至於斯。願垂一語。以保餘年。於是神人乃說偈。宗勝聞偈。欣然。即於巖間宴坐。時王復問波羅提曰。仁者智辯。當師何人。提曰。我所出家。即娑羅寺烏沙婆三藏爲受業師。其出世師者。即大王叔菩提達磨是也。王聞祖名。驚駭久之曰。鄙薄忝

嗣王位而趣邪背正忘我尊叔遽敕近臣特加迎請祖即隨使而至爲王懺悔往非王聞規誡泣謝于祖又詔宗勝歸國大臣奏曰宗勝被謫投崖今已亡矣王告祖曰宗勝之死皆自於吾如何大慈令免斯罪祖曰宗勝今在巖間宴息但遣使召當即至矣王即遣使入山果見宗勝端居禪寂宗勝蒙召乃曰深愧王意貧道誓處巖泉且王國賢德如林達磨是王之叔六衆所師波羅提法中龍象願王崇仰二聖以福皇基使者復命未至祖謂王曰知取得宗勝否王曰未知祖曰一請未至再命必來良久使還果如祖語

○師念震旦緣熟行化時至乃先辭祖塔次別同學後至王所慰而勉之曰當勤修白業護持三寶吾去非晚一九即回王聞師言涕淚交集曰此國何罪彼土何祥叔既有緣非吾所止惟願不忘父母之國事畢早回王即具大舟實以衆寶躬率臣寮送至海壖祖汎重溟凡三周寒暑達于南海實梁普通七年庚子歲九月二十一日也廣州刺史蕭昻具主禮迎接表聞武帝帝覽奏遣使齎詔迎請十月一日至金陵帝問曰朕即位已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祖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眞功德祖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帝不領悟汾陽昭代云弟子智淺 五祖戒云實實遇着睦波斯 保寧勇代帝吐舌示之 雪竇頌云聖諦廓然何當辨的對朕者誰還云不識因茲暗渡江豈免生荊棘盡國人追不再來千古萬古空相憶休相憶淸風帀地有何極師顧示左右云這裏還有祖師麼喚來與老僧洗脚

○祖知機不契是月十九日潛回江北十一月二十三日屆于洛陽當魏孝明帝正光元年也寓止于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婆羅門時有僧神光者曠達之士也久居伊洛博覽羣書善談玄理每歎曰孔老之教禮術風規莊易之書未盡妙理近聞達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遙當造玄境乃往彼晨夕參承祖常端坐面壁莫聞誨勵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尙若此我又何人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雨雪光堅立不動遲明積雪過膝祖

憫而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祖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眞乘徒勞勤苦光聞祖誨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于祖前祖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祖遂因與易名曰慧可慧可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祖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慧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祖曰將心來與汝安慧可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我與汝安心竟

［芭蕉徹云金剛與泥人揩背　五祖戒云若即恁麼何用西來　雲居元云彼自無瘡勿傷之也雖然如是一言易出駟馬難追　白雲端頌云終始覓心無可得寥寥不見少林人滿庭舊雪重知冷鼻孔依然搭上唇　五祖演舉至請祖安心處乃云白雲當時若見好與三十棒何故他人見將謂說安心法畢竟如何菩薩龍王行雨潤遮身向上數重雲　照覺勤云正當與麼時法身在甚麼處　徑山杲頌云覓心無處更何安嚼碎通紅鐵一團縱使眼開張意氣爭如不受老胡謾　萬峯蔚云九年面壁暗地藏刀立雪齊腰泥中有刺神光踏發毒箭射中疑牛却道覓心了不可得和贓捉敗達磨云吾與汝安心竟血濺梵天且道覓心了不可得如何話會］

○越九年欲返天竺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時有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祖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祖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祖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乃顧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爲法信

［薦福懷云祖師與麼說話無計較中翻成計較無塗轍中翻成塗轍若教伊踏着德山臨濟門下免見九年冷坐被人喚作壁觀胡僧直饒如是也未免殃及兒孫　大陽玄云且道更有一人出來得箇什麼自云不得不得又云意況不到　翠巖芝云二祖被他當面塗糊莫道髓皮也不曾摸着因甚却紹祖位　五祖演云當時若見四人恁麼各與三十棒只如白雲也合喫二十九棒留一棒與汝諸人其間若有知痛痒者不惟不孤負先聖亦乃得見白雲脫或未然堂裏喫粥喫飯更須爛嚼　少見渾崙吞却　簡庵清頌云揑目生花立問端得它皮髓被它瞞這般瞎漢能多事六月無霜也道寒　高峯妙頌云死款都來一口供情窮理極卒難容若將皮髓論高下爭見花開五葉紅　萬峯蔚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達磨大師分皮分髓分別不少且道有法付神光無法付神光若道無少室因甚麼付囑若道有且道付箇甚麼］

慧可曰請師指陳祖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吾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之汝今受此衣法却後難生但出此衣幷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潛符密

0051

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祖又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即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衆生開示悟入吾自到此凡五度中毒我嘗自出而試之置石石裂緣吾本離南印來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踰海越漠爲法求人際會未諧如愚若訥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別記云祖初居少林寺九年爲二祖說法秖敎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道慧可種種說心性曾未契理祖秖遮其非不爲說無念心體慧可忽曰我已息諸緣祖曰莫成斷滅去否慧可曰不成斷滅祖曰此是諸佛所傳心體更勿疑也言已乃與徒衆往禹門千聖寺止三日有期城太守楊衒之早慕佛乘問祖曰西天五印師承爲祖其道如何祖曰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卽說偈曰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時魏氏奉釋禪儁如林光統律師流支三藏者乃僧中之鸞鳳也覩師演道斥相指心每與師論義是非蜂起祖遐振玄風普施法雨而偏局之量自不堪任競起害心數加毒藥至第六度以化緣已畢傳法得人遂不復救之端居而逝卽魏莊帝永安元年戊申十月五日也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葬熊耳山起塔於定林寺後三歲魏宋雲奉使西域回遇祖于葱嶺見手攜隻履翩翩獨逝宋雲問師何往祖曰西天去宋雲歸具說其事及門人啓壙唯空棺一隻革履存焉禾山方曰死心先師每擧隻履西歸話以問衲子而實難明諸方或謂之隱顯或謂不可有兩箇或謂惟此一事實若也恁麼未識祖師意旨諸人要見麼頌云獨中淸濟中獨勿謂麒麟生隻角西行東向路不差大用頭頭如啐啄莫莫玄要靈機休卜度

二祖慧可大師

二祖慧可大師者武牢人也姓姬氏父寂未有子時嘗自念言我家崇善豈令無子禱之旣久一夕感異光照室其母因而懷姙及長遂以照室之瑞名之曰光自幼志氣不羣博涉詩書尤精玄理而不事家產好遊山水後覽佛書超然自得卽抵洛陽龍門香山依寶靜禪師出家受具於永穆寺浮游講肆徧學大小乘義年三十三却返香山終日宴坐又經八載於寂默中倏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何滯此邪大道

匪遙汝其南矣祖知神助因改名神光翌日覺頭痛如刺其師欲治之空中有聲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祖遂以見神事白于師師視其頂骨卽如五峯秀出矣乃曰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令汝南者斯則少林達磨大士必汝之師也祖受教造于少室其得法傳衣事迹達磨章具之矣自少林託化西歸大師繼闡玄風博求法嗣至北齊天平二年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聿來設禮而問祖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尙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居士良久曰覓罪不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居士曰今見和尙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居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祖深器之（瑯琊覺云猶欠作云何梵在　梁山觀於覓罪了不可得處云罪性向什麼處去也又云非但罪性覓者亦不見有　雲居齊云二祖深器之是肯他會佛法耶肯他說道理耶）卽爲剃髮云是吾寶也宜名僧璨其年三月十八日於光福寺受具自玆疾漸愈執侍經二載祖乃告曰菩提達磨遠自竺乾以正法眼藏幷信衣密付於吾吾今授汝汝當守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華生本來無有種華亦不曾生祖付衣法已又曰汝受吾教宜處深山未可行化當有國難僧璨曰師既預知願垂示誨祖曰非吾知也斯乃達磨傳般若多羅懸記云心中雖吉外頭凶是也吾校年代正在于汝汝當諦思前言勿罹世難然吾亦有宿累今要酬之善去善行俟時傳付○祖付囑已卽往鄴都隨宜說法一音演暢四衆皈依如是積三十四載遂韜光混跡變易儀相或入諸酒肆或過於屠門或習街談或隨廝役人問之曰師是道人何故如是祖曰我自調心何關汝事又於筦城縣匡救寺三門下談無上道聽者林會時有辯和法師者於寺中講涅槃經學徒聞師闡法稍稍引去辯和不勝其憤興謗于邑宰翟仲侃仲侃惑其邪說加祖以非法祖怡然委順識眞者謂之償債時年一百七歲卽隋文帝開皇十三年癸丑歲三月十六日也（皓月供奉問長沙岑和尙古德云了卽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只如師子尊者二祖大師爲甚麼得償債去長沙云大德不識本來空皓月云如何是本來空長沙云業障是云如何是業障長沙云本來空是皓月無語長沙以偈示之云假有元非有假滅亦非無涅

粲僧義一性更無殊

三祖僧璨大師

三祖僧璨大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初以白衣謁二祖既受度傳法隱於舒州之皖公山屬後周武帝破滅佛法祖往來太湖縣司空山居無常處積十餘載時人無能知者至隨開皇十二年壬子歲有沙彌道信年始十四來禮祖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天奇瑞云只知請問解脫不知刺頭入膠盆當時不遇作家焉得以楔出楔忽然夢醒方見無端勞面云猫服勞九載後於吉州受戒侍奉尤謹祖屢試以玄微知其緣熟乃付衣法偈曰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華生若無人下種華地盡無生〇師信心銘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爲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沒有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眞唯須息見二見不住愼莫追尋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由境滅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麤寧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逍遙絕惱繫念乖眞昏沉不好不好勞神何用疎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爲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空華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一如體玄兀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盡淨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眞如法界無他無自要

急相應唯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即是無無即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須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是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圓悟勤云人多錯會道至道本無難亦無不難只是唯嫌揀擇若恁麼會一萬年也未夢見在）

四祖道信大師

四祖道信大師者姓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於蘄州廣濟縣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如宿習既嗣祖風攝心無寐脅不至席者六十年隋大業十三載領徒衆抵吉州值羣盜圍城七旬不解萬衆惶怖祖愍之教令念摩訶般若時賊衆望雉堞間若有神兵乃相謂曰城內必有異人稍稍引去唐武德甲申歲師却返蘄春住破頭山學侶雲臻一日往黃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祖問曰子何姓答曰姓即有不是常姓祖曰是何姓答曰是佛性祖曰汝無姓耶答曰性空故無祖默識其法器即俾侍者至其母所乞令出家母以宿緣故殊無難色遂捨爲弟子以至付法傳衣偈曰華種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性合當生生不生（天童覺頌云黃梅果熟白藕花開問唯佛性體異凡胎衣傳南嶺人將去松老西山我再來兩借皮囊成底事一壺風月滿無埃）

五祖弘忍大師

五祖弘忍大師者蘄州黃梅人也先爲破頭山中栽松道者嘗請於四祖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耶儻若再來吾尚可遲汝廼去行水邊見一女子浣衣揖曰寄宿得否女曰我有父兄可往求之曰諾我即敢行女首肯之遂回策而去女周氏季子也歸輒孕父母大惡逐之女無所歸日傭紡里中夕止於衆館之下已而生一子以爲不祥因拋濁港中明日見之泝流而上氣體鮮明大驚遂擧之成童隨母乞食里人呼爲無姓兒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山○咸亨中有一居士姓盧名慧能自新州來參謁祖問曰汝自何來盧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盧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盧曰人即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知是異人乃訶曰

著槽廠去盧禮足而退便入碓房服勞於杵臼之間晝夜不息經八月祖知付授時至遂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持爲已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學通內外衆所宗仰咸推稱曰若非尊秀疇敢當之神秀竊聆衆譽不復思惟乃於廊壁書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祖因經行忽見此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讚歎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勝果其壁本欲令處士盧珍繪楞伽變相及見題偈在壁遂止不畫各令念誦盧在碓坊忽聆誦偈乃問同學是何章句同學曰汝不知和尙求法嗣令各述心偈此則秀上座所述和尙深加歎賞必將付法傳衣也盧曰其偈云何同學爲誦盧良久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訶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盧曰子不信邪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答相視而笑盧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盧自秉燭請別駕張日用於秀偈之側寫一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後見此偈曰此是誰作亦未見性衆聞師語遂不之顧逮夜祖潛詣碓坊問曰米白也未盧曰白也未有篩祖於碓以杖三擊之盧卽以三鼓入室祖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故隨機大小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爲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眞實正法眼藏付于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屆于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於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旣無種無性亦無生盧行者跪受衣法啓曰法則旣受衣付何人祖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所謂受衣之人命如懸絲也盧曰當隱何所祖曰逢懷卽止遇會且藏盧禮足已捧衣而出是夜南邁大衆莫知五祖自後不復上堂大衆疑怪致問祖曰吾道行矣何更詢之復問衣法誰得邪祖曰能者得於是衆議盧行者名能尋訪旣失潛知彼得卽共奔逐

六祖慧能大師

六祖慧能大師者俗姓盧氏其先范陽人父行瑫武德中左官于南海之新州遂占籍焉三歲喪父其母守志鞠養及長家尤貧窶師樵採以給一日負薪至市中聞客讀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有所感悟而問客曰此何法也得於何人客曰此名金剛經得於黃梅忍大師祖遽告其母以為法尋師之意直抵韶州遇高行士劉志略結為交友尼無盡藏者即志略之姑也常讀涅槃經師暫聽之即為解說其義尼遂執卷問字祖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字尚不識曷能會義祖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告鄉里耆艾曰能是有道之人宜請供養於是居人競來瞻禮近有寶林古寺舊地衆議營緝俾祖居之四衆霧集俄成寶坊祖一日忽自念曰我求大法豈可中道而止明日遂行至昌樂縣西山石室間遇智遠禪師祖遂請益遠曰觀子神姿爽拔殆非常人吾聞西域菩提達磨傳心印於黃梅汝當往彼參決祖辭去直造黃梅之東山即唐咸亨二年也忍大師一見默而識之後傳衣法令隱于懷集四會之間○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屆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講涅槃經祖寓止廊廡間暮夜風颺刹幡聞二僧對論一曰幡動一曰風動往復酬答曾未契理祖曰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直以風幡非動動自心耳印宗竊聆此語竦然異之

雪峯存云大小祖師龍頭蛇尾好與二十棒　孚上座侍次咬齒　雪峯云我與麼道也好與二十棒　保福展云作賊人心虛　也是蕭何置律　五祖戒云着甚來由　巴陵鑒云祖師道不是風動不是旛動既不是風旛向甚處着有人與祖師作主出來與巴陵相見　頌云非風非旛無處着是風是旛無着處遮天俊鶻悉迷蹤踞地金毛還失措阿呵呵悟不悟令人轉憶謝三郎一線獨釣寒江雨　雪竇顯云風動旛動既是風旛向甚處着有人與巴陵作主出來與雪竇相見　法昌遇頌云不是風兮不是旛　黑花猫子面門斑夜行人只貪明月不覺和衣渡水寒　泐潭清云不是風動不是旛動若是靈利漢懸崖撒手便好承當顧後瞻前轉生迷悶仁者心動而今還有為祖師作主者麼有則出來與老僧相見　徑山杲云要識孚上座麼犀牛翫月紋生角要識雪峯麼象被雷驚花入牙　天童華云一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　笑巖寶云善則甚善美則未美當時見二僧紛紜不已但出前云仁者也不是旛動也不是風動便乃休去非只令二僧知恩有地直使天下兒孫感戴祖師無有休日還知麼萬機雖不思春力時到只教花自開

明日邀祖入室徵風幡之義祖具以理告印宗不覺起立曰行者定非常人師為是誰祖更無所隱直敘得法因由於是印宗執弟子之禮請授禪要乃告四衆曰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身菩薩乃指座下盧

居士曰卽此是也因請出所傳信衣悉令瞻禮○正月十五日印宗會諸名德爲之剃髮二月八日就法性寺智光律師授滿分戒其戒壇卽宋朝求那跋陀三藏之所置也三藏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在此壇受戒又梁末眞諦三藏於壇之側手植二菩提樹謂衆曰却後一百二十年有大開士於此樹下演無上乘度無量衆祖具戒已於此樹下開東山法門宛如宿契○明年二月八日忽謂衆曰吾不願此居欲歸舊隱卽印宗與緇白千餘人送祖歸寶林寺韶州刺史韋據請於大梵寺轉妙法輪幷受無相心地戒門人紀錄目爲壇經盛行于世後返曹溪雨大法雨學者不下千數○中宗神龍元年降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並推讓曰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祖上表辭疾願終林麓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祖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如來若

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淸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淸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邪簡曰弟子回主上必問願和尙慈悲指示心要祖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喩智慧暗況煩惱修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祖曰煩惱卽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見羊鹿等機大智上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祖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祖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淸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敎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祖

語有詔謝師并賜磨衲袈裟絹五百匹寶鉢一口○祖因僧問黃梅意旨什麽人得祖曰會佛法人得僧云和尙還得不祖曰我不得僧云和尙爲什麽不得祖曰我不會佛法 汾陽昭代云方知密旨難傳 翠巖芝云會得卽二頭不會得卽三首作麽生便有出身之路 圓悟勤頌云斬釘截鐵大巧若拙一句單提不會佛法儘他葉落花開不問春寒秋熱別別萬古寒潭空界月 徑山杲云還見祖師麽若也不見徑山與你指出蕉芭蕉芭有葉無丫忽然一陣狂風起恰似東京大相國寺裏三十六院東廊下壁角頭王和尚破袈裟畢竟如何歸堂喫茶 楚石琦云棒打石人頭嚗嚗論實事○一日祖謂衆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眞成淨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溥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玆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先天元年告諸四衆曰吾忝受忍大師衣法今爲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汝等信根淳熟決定不疑堪任大事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生頓悟華情已菩提果自成說偈已復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淸淨亦無諸相汝等愼勿觀淨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嘗有僧擧臥輪禪師偈曰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祖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慧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麽長○先天二年七月一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速理舟檝時大衆哀慕乞師且住祖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曰師從此去早晩却回祖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 法雲秀云非但來時無口去時亦無鼻孔 白雲端云祖師可謂善解借手行拳有般漢往往道言猶在耳不見道子期去不返浩浩良可悲不知天地間知音復是誰 五祖演云祖師恁麽道猶欠悟在○又問師之法眼何人傳受祖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

教外別傳卷三

教外別傳卷四

四祖大醫禪師旁出法嗣

牛頭山法融禪師四祖下一世

牛頭山法融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韋氏。年十九。閱大部般若。曉達眞空。忽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觀。出世舟航。遂隱茅山。投師落髮。後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巖之石室。有百鳥銜華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氣象。知彼山有奇異之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曰。出家兒那箇不是道人。祖曰。阿那箇是道人。僧無對。別僧曰。此去山中十里許。有一懶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麼。祖遂入山。見師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甚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起作禮曰。大德高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或東或西。師曰。還識道信禪師否。祖曰。何以問他。師曰。嚮德滋久。冀一禮謁。祖曰。道信禪師。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之處否。師指後面曰。別有小庵。遂引祖至庵所。遶庵唯見虎狼之類。祖乃擧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箇在。祖曰。這箇是甚麼。師無語。(雪竇顯代云。但亦作怕勢。又代云。洎合放過。) 少選。祖却於師宴坐石上書一佛字。師覩之竦然。祖曰。猶有這箇在。師未曉。乃稽首請說眞要。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師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師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心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强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眞心任徧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卽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吾受璨大師頓教法門。今付於汝。汝今諦受吾言。只住此山。向後當有五人達者紹

汝玄化 僧問南泉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百鳥銜花供養南泉云只爲步步踏佛階梯僧云見後爲甚麼不來南泉云直饒不來猶較王老師一線道雲門擧云南泉只解步步登高不解從空放下僧問如何是步步登高雲門云香積世界如何是從空放下雲門云塡溝塞壑 僧問趙州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趙州云飽柴飽水僧云見後如何趙州云飽柴飽水 祖付法訖遂返雙峯終老

師自爾法席大盛○唐永徽中邑宰蕭元善請於建初寺講大般若經聽者雲集至滅靜品地爲之震動○博陵王問師曰恰恰用心時若爲安隱好師曰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譚名相勞直說無繁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

安國玄挺禪師 四祖下六世 牛頭威法嗣

宣州安國寺玄挺禪師初參威禪師侍立次有講華嚴僧問眞性緣起其義云何威良久師遽召曰大德正興一念問時是眞性中緣起其僧言下大悟 徑山杲云未興一念問時不可無緣起也時有僧云未興一念問時喚什麼作緣起妙喜云我也只要你與麼道 楚石琦云崑崙奴着鐵袴打一棒行一步 萬峯蔚云這僧即知開口問人不知眞性緣起累他挺禪師道大德正興一念問時是眞性中緣起其僧打失鼻孔雖然得箇悟處畢竟費力不少且道未問已前緣在何處

徑山道欽禪師 四祖下七世 鶴林素法嗣

杭州徑山道欽禪師者蘇州崑山人也年二十八遇素禪師謂之曰觀子神氣溫粹眞法寶也師感悟因求爲弟子素躬與落髮乃戒之曰汝乘流而行逢徑即止師遂南邁抵臨安見東北一山因問樵者樵曰此徑山也乃駐錫焉○問如何是道師曰山上有鯉魚海底有蓬塵 徑山信云這則公案因風一答得新奇古今無人覷着語風今日橫推日月倒轉山河吸盡源泉掀翻五岫管教井底無塵而百劫長淸鯉魚插翅而高冲霄漢且道這僧會不會○馬祖令人送書到書中作一圓相師發緘於圓相中著一點却封回 忠國師聞乃云欽師猶被馬師惑 保福展云甚處是惑處作麼生得不惑去 雪竇顯云徑山被惑且置若將呈似國師別作箇什麼伎倆免被惑去有老宿云當時坐却便休亦有道但與畫破若與麼祇是不識羞敢謂天下老師各具金剛眼睛廣作神通變化還免得麼雪竇見處也要諸人共知祇這馬師當時畫出早自惑了也 五祖戒云兩彩一賽又云三人指路擬何爲 潙山喆云諸人還識馬祖徑山麼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國師道欽師猶被馬師惑可謂千里同風不見道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 浮山遠云欽師被馬師惑且置國師惑却多少人雪竇云只這馬師當時畫出早自惑了也穿却天下人鼻孔 徑山杲云馬師仲冬嚴寒國一孟夏漸熱雖然寒熱不同彼此不失時節忠國師因甚却道欽師猶被馬師惑還委悉麼無風荷葉動決定有魚行 楚石琦云圓相中着點墨日月無光天地黯黑初未惑欽師馬師先自惑累及老南陽也一場狼籍良久平生肝膽向人傾相識如同不相識 ○馬祖令智藏來問十二時中以何爲境師曰待汝回去時有信智藏曰如今便回去師曰傳語却須問取曹溪○崔

趙公問弟子今欲出家得否。師曰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公於是有省。〇唐大曆三年代宗詔至闕下。親加瞻禮。師一日同忠國師在內庭坐次。見帝駕來。師起立。帝曰師何以起。師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謂國師曰欲錫欽師一名。國師欣然奉詔。乃賜號國一。爲徑山杲云。不向四威儀中。又如何見國一

鳥窠道林禪師 四祖下八世 徑山欽法嗣

杭州鳥窠道林禪師。本郡富陽人。屬代宗詔國一禪師至闕。師乃謁之。遂得正法。及南歸見秦望山有長松盤屈如蓋。遂棲止其上。故時人謂之鳥窠禪師。有侍者會通。忽一日欲辭去。師問曰汝今何往。對曰會通爲法出家。和尚不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師曰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會通曰如何是和尚佛法。師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會通遂領悟玄旨。大溈秀云。可惜這僧認他口頭聲色。以當平生。殊不知自己光明蓋天蓋地。神鼎諲擧了。遂於身上拈布毛示大衆。隨後一吹云。會麼。入後不得孤負老僧。眞淨文頌云。鳥窠吹布毛。紅日午方高。趙王因好劍。合國人帶刀。徑山杲云。溈山與麼批判。也未夢見鳥窠在。楚石琦云。會通於拈起布毛處便喝。免致諸方檢點。我恁麼道。也是爲他閑事長無明。〇元和中。白居易侍郎出守茲郡。因入山謁師。問曰禪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侍郎曰弟子位鎭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侍郎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侍郎作禮而退。

五祖大滿禪師旁出法嗣

蒙山道明禪師 五祖下一世

袁州蒙山道明禪師者。鄱陽人。陳宣帝之裔也。國亡落於民間。以其王孫嘗受署。因有將軍之號。往依五祖法會。極意研尋。初無解悟。及聞五祖密付衣法與盧行者。卽率同志數十人。躡迹追逐。至大庾嶺。盧見師奔至。卽擲衣鉢於磐石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任君將去。師遂擧之。如山不動。踟躕悚慄。乃曰我來求法。非爲衣也。願行者開示於我。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徧體汗流。泣禮數拜。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別有意旨否。盧曰我今與汝說者。卽非密也。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却在汝邊。師曰某甲雖在黃梅隨衆。實

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授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是某甲師也盧曰汝若如是則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師又問某甲向後宜往何所盧曰逢袁可止遇蒙即居師禮謝遽回至嶺下謂衆人曰向陟崔嵬遠望杳無蹤迹當別道尋之皆以為然師既回遂獨往廬山布水臺經三載後始往袁州蒙山大唱玄化初名慧明以避六祖上字故名道明弟子等盡遣過嶺南參禮六祖

壽州道樹禪師 五祖下二世 北宗秀法嗣

壽州道樹禪師唐州人也遇秀禪師言下知微乃卜壽州三峯山結茅而居常有野人服色素朴言譚詭異於言笑外化作佛形及菩薩羅漢天仙等形或放神光或呈聲響師之學徒覩之皆不能測如此涉十年後寂無形影師告衆曰野人作多色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

嵩嶽破竈墮和尚 嵩嶽安法嗣

嵩嶽破竈墮和尚不稱名氏言行叵測隱居嵩嶽山塢有廟甚靈殿中唯安一竈遠近祭祀不輟烹殺物命甚多師一日領侍僧入廟以杖敲竈三下曰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竈乃傾破墮落須臾有一人青衣峩冠設拜師前師曰是甚麼人曰我本此廟竈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彊言神再禮而沒少選侍僧問曰某等久侍和尚不蒙示誨竈神得甚麼徑旨便得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也無道理為伊侍僧無言師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為甚麼不會侍僧等乃禮拜師曰墮也墮也破也破也 後義豐禪師舉似安國師國師嘆云此子會盡物我一如可謂如朗月處空無不見者難搆伊語脈義豐問云未審甚麼人搆得他語脈國師云不知者 龍門遠頌云禍福威靈不在靈殘杯冷炙笑何人一從去後無消息野老猶敲祭鼓聲 ○有僧從牛頭處來師問曰來自何人法會僧近前叉手遶師一匝而出師曰牛頭會下不可有此人僧乃回師上肩叉手而立師曰果然果然○僧問如何是大闡提人師曰尊重禮拜曰如何是大精進人師曰毀辱嗔恚其後莫知所終

終南惟政禪師 五祖下三世 嵩山寂法嗣

終南山惟政禪師。平原人也。得法於嵩山普寂禪師。卽入太一山中。學者盈室。○唐文宗好嗜蛤蜊。沿海官吏先時遞進。人亦勞止。一日御饌中有擘不張者。帝以其異。卽焚香禱之。乃開見菩薩形儀。梵相具足。帝遂貯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錦。賜興善寺。令衆僧瞻禮。因問羣臣。斯何祥也。或奏太一山惟政禪師深明佛法。乞詔問之。帝卽頒詔。師至。帝問其事。師曰。臣聞物無虛應。此乃啓陛下之信心耳。故契經云。應以此身得度者。卽現此身而爲說法。帝曰。菩薩身已現。且未聞說法。師曰。陛下覩此爲常邪。非常邪。信邪。非信邪。帝曰。希奇之事。朕深信焉。師曰。陛下已聞說法竟。皇情悅豫。詔天下寺院。各立觀音像。

嵩山峻極禪師 破竈墮法嗣

嵩山峻極禪師。僧問。如何是修善行人。師曰。擔枷帶鎖。曰。如何是作惡行人。師曰。修禪入定。曰。某甲淺機。請師直指。師曰。汝問我惡。惡不從善。汝問我善。善不從惡。僧良久。師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惡人無善念。善人無惡心。所以道。善惡如浮雲。俱無起滅處。僧於言下大悟。後破竈墮聞擧。乃曰。此子會盡諸法無生。薦福懷云。前頭則官不容鍼。後面則私通車馬。若能辯得。許你具擇法眼。昭覺勤云。窮善善自何來。究惡惡從何起。有問崇寧。如何是大修行底人。對他道。修禪入定。如何是大作業底人。對他道。擔枷負鎖。且道是同是別。徑山杲云。爭奈在儱侗前作妄想何

六祖大鑒禪師旁出法嗣

吉州志誠禪師 六祖下一世

吉州志誠禪師者。本州太和人也。初參秀禪師。後因兩宗盛化。秀之徒衆。往往譏南宗曰。能大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秀曰。他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付衣法。豈徒然哉。吾所恨不能遠去親近。虛受國恩。汝等諸人。無滯於此。可往曹谿質疑。他日回。當爲吾說。師聞此語。禮辭至韶陽。隨衆參請。不言來處。時六祖告衆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師出禮拜。具陳其事。祖曰。汝師若爲示衆。師曰。嘗指誨大衆。令住心觀靜。長坐不臥。祖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一具臭骨頭。何爲立功過。師曰。未審和

尙以何法諭人祖曰吾若言有法與人卽爲誑汝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聽吾偈曰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癡自性慧心地無亂自性定不增不減自金剛身去身來本三昧師聞偈悔謝卽誓依歸乃呈偈曰五蘊幻身幻何究竟迴趣眞如法還不淨

洪州法達禪師

洪州法達禪師者洪州豐城人也七歲出家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祖問曰汝念此經以何爲宗師曰學人愚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祖曰汝試爲吾念一徧吾當爲汝解說師卽高聲念經至方便品祖曰止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爲宗縱說多種譬喩亦無越於此何者因緣唯一大事一大事卽佛知見也汝愼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毀佛也彼旣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體師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邪祖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爲迷悟在人損益由汝聽吾偈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久不明已與義作讐家無念念卽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師聞偈再啓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度量尙不能測於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又經說三車大牛之車與白牛車如何區別祖曰經意分明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爲凡夫說不爲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況經文明向汝道無二亦無三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爲昔時故一乘是實爲今時故只敎你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師旣蒙啓發踊躍歡喜以偈贊曰經誦三千部曹谿一句亡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羊鹿牛權設初中後善揚誰知火宅內元是法中王祖曰汝今後方可爲念經僧也師從此領旨亦不輟誦持

壽州智通禪師

壽州智通禪師者安豐人也初看楞伽經約千餘徧而不會三身四智禮拜六祖求解其義祖曰三身者淸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卽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卽名四智菩提聽吾偈曰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吾今爲汝說諦信永無迷莫學馳求者終日說菩提師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祖曰旣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邪若離三身別譚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卽此有智還成無智復說偈曰大圓鏡智性淸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轉識爲智者敎中云轉前五識爲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爲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爲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爲大圓鏡智雖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轉但轉其名而不轉其體也）師禮謝以偈贊曰三身元我體四智本心明身智融無礙應物任隨形起修皆妄動守住匪眞精妙旨因師曉終亡汙染名

江西志徹禪師

江西志徹禪師姓張氏名行昌少任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時北宗門人自立秀禪師爲第六祖而忌大鑑傳衣爲天下所聞然祖預知其事卽置金十兩於方丈時行昌受北宗門人之囑懷刃入祖室將欲加害祖舒頸而就行昌揮刃者三都無所損祖曰正劒不邪邪劒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而方蘇求哀悔過卽願出家祖遂與金曰汝且去恐徒衆翻害於汝汝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行昌稟旨宵遁投僧出家具戒精進一日憶祖之言遠來禮覲問曰弟子嘗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略爲宣說祖曰無常者卽佛性也有常者卽善惡一切諸法分別心也行昌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祖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行昌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卽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祖曰涅槃經吾昔者聽尼無盡藏讀誦一徧便爲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爲汝終無二說行昌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

開示祖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甚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眞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卽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眞常性有不徧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眞無常義也佛比爲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眞常眞樂眞我眞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徧有何所益行昌忽如醉醒乃說偈曰因守無常心佛演有常性不知方便者猶春池拾礫我今不施功佛性而見前非師相授與我亦無所得祖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師禮謝而去

信州智常禪師

信州智常禪師者本州貴谿人也髫年出家志求見性一日參六祖祖問汝從何來欲求何事師曰學人近禮大通和尚大通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返觀自性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眞知無有靑黃長短但見本源淸淨覺體圓明卽名見性成佛亦名極樂世界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示誨令無凝滯祖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見師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一偈曰無端起知解著相求菩提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自性覺源體隨照枉遷流不入祖師室茫然趣兩頭

廣州志道禪師

廣州志道禪師者南海人也初參六祖問曰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僅十餘載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祖曰汝何處未了對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於此疑惑祖曰汝作麼生疑對曰一切衆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者未審是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

散全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卽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卽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卽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尙不得生何樂之有祖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解卽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者斯乃執吝生死耽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爲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爲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爲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迴以常樂涅槃翻爲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眞樂刹那無有生相刹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見前當見前之時亦無見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毁法聽吾偈曰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凡愚謂之死外道執爲斷諸求二乘人目以爲無作盡屬情所計六十二見本妄立虛假名何爲眞實義唯有過量人通達無取捨以知五蘊法及以蘊中我外現衆色象一一音聲相平等如夢幻不起凡聖見不作涅槃解二邊三際斷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眞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吾今强言說令汝捨邪見汝勿隨言解許汝知少分師聞偈踊躍作禮而退

永嘉眞覺禪師

永嘉眞覺禪師諱玄覺本郡戴氏子丱歲出家徧探三藏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於四威儀中常冥禪觀後與東陽策禪師同詣曹溪初到振錫繞祖三匝卓然而立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師曰體卽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于時大衆無不愕然師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邪祖曰誰知非動師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師曰無生豈有意邪祖曰無意誰當分

別師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 雪竇頌擧至我慢處便喝云當時若下得這一喝免見龍頭蛇尾又向卓然而立處代祖云未到曹谿與你三十棒了也 浮山遠云先行不到末後太過 智中愠云永嘉承虛接響祖師將錯就錯雪竇龜背刮毛浮山馬頭安角撓禪床三匝兮眼似銅鈴勉留一宿兮頭如木杓松風江月少人知南海波斯生白澤 〇證道歌曰君不見絕學無爲閒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眞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眞佛五陰浮雲空去來三毒水泡虛出沒證實相無人法刹那滅却阿鼻業若將妄語誑衆生自招拔舌塵沙劫頓覺了如來禪六度萬行體中圓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無罪福無損益寂滅性中莫問覓比來塵鏡未曾磨今日分明須剖析誰無念誰無生若實無生無不生喚取機關木人問求佛施功早晚成放四大莫把捉寂滅性中隨飮啄諸行無常一切空卽是如來大圓覺決定說表眞乘有人不肯任情徵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淨五眼得五力唯證乃知難可測鏡裏看形見不難水中捉月

爭拈得常獨行常獨步達者同遊涅槃路調古神淸風自高貌顇骨剛人不顧窮釋子口稱貧實是身貧道不貧貧則身常披縷褐道則心藏無價珍無價珍用無盡利物應機終不悋三身四智體中圓八解六通心地印上士一決一切了中下多聞多不信但自懷中解垢衣誰能向外誇精進從他謗任他非把火燒天徒自疲我聞恰似飮甘露銷融頓入不思議觀惡言是功德此則成吾善知識不因訕謗起寃親何表無生慈忍力宗亦通說亦通定慧圓明不滯空非但我今獨達了河沙諸佛體皆同師子吼無畏說百獸聞之皆腦裂香象奔波失却威天龍寂聽生欣悅遊江海涉山川尋師訪道爲參禪自從認得曹谿路了知生死不相干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縱遇鋒刀常坦坦假饒毒藥也閑閑我師得見然燈佛多劫曾爲忍辱仙幾回生幾回死生死悠悠無定止自從頓悟了無生於諸榮辱何憂喜入深山住蘭若岑崟幽邃長松下優游靜坐野僧家閴寂安居實蕭灑覺卽了不施功一切有爲法不同住相布施生

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勢力盡箭還墜招得來生不如意爭似無爲實相門一超直入如來地但得本莫愁末如淨琉璃含寶月既能解此如意珠自利利他終不竭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爲佛性戒珠心地印霧露雲霞體上衣降龍鉢解虎錫兩鈷金環鳴歷歷不是標形虛事持如來寶杖親蹤跡不求眞不斷妄了知二法空無相無相無空無不空卽是如來眞實相心鏡明鑒無礙廓然瑩徹周沙界萬象森羅影現中一顆圓明非內外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棄有著空病亦然還如避溺而投火捨妄心取眞理取捨之心成巧僞學人不了用修行眞成認賊將爲子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是以禪門了却心頓入無生知見力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燄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震法雷擊法鼓布慈雲兮灑甘露龍象蹴踏潤無邊三乘五性皆醒悟雪山肥膩更無雜純出醍醐我常納一性圓通一切性一法徧含一切法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還共如

◆敎疑見

來合一地具足一切地非色非心非行業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却三祇劫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不可毁不可讚體若虛空勿涯岸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卽知君不可見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祇麼得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無壅塞有人問我解何宗報道摩訶般若力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吾早曾經多劫修不是等閑相誑惑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勅曹溪是第一迦葉首傳燈二十八代西天記法東流入此土菩提達磨爲初祖六代傳衣天下聞後人得道何窮數眞不立妄本空有無俱遣不空空二十空門元不著一性如來體自同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除光始現心法雙亡性卽眞嗟末法惡時世衆生福薄難調制去聖遠兮邪敎深魔強法弱多怨害聞說如來頓敎門恨不滅除令瓦碎作在心殃在身不須怨訴更尤人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栴檀林無雜樹鬱密森沉師子住境靜林閒獨自遊走獸飛禽皆遠去師子兒衆隨後三歲卽能大哮吼若是野干逐

法王百年妖恠虛開口圓頓教勿人情有疑不決直須爭不是山僧逞人我修行恐落斷常坑非不非是不是差之毫釐失千里是即龍女頓成佛非即善星生陷墜吾早年來積學問亦曾討疏尋經論分別名相不知休入海筭沙徒自困却被如來苦訶責數他珍寶有何益從來蹭蹬覺虛行多年枉作風塵客種性邪錯知解不達如來圓頓制二乘精進勿道心外道聰明無智慧亦愚癡亦小騃空拳指上生實解執指爲月枉施功根境法中虛揑恠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宿債饑逢王膳不能餐病遇醫王爭得瘥在欲行禪知見力火中生蓮終不壞勇施犯重悟無生早時成佛於今在師子吼無畏說深嗟懞懂頑皮靼祇知犯重障菩提不見如來開秘訣有二比丘犯婬殺波離螢光增罪結維摩大士頓除疑還同赫日銷霜雪不思議解脫力妙用河沙也無極（傳燈作此即成吾善知識）四事供養敢辭勞萬兩黃金亦銷得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法中王最高勝河沙如來同共證我今解此如意珠信受之者皆相應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眞說象駕崢嶸謾進途誰見螗螂能拒轍大象不遊於兎徑大悟不拘於小節莫將管見謗蒼蒼未了吾今爲君決

河北智隍禪師

河北智隍禪師者始參五祖雖嘗咨決而循乎漸行乃往河北結庵長坐積二十餘載不見惰容後遇策禪師激勵遂往參六祖祖愍其遠來便垂開決師於言下豁然契悟前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

南陽慧忠國師

南陽慧忠國師者越州諸曁人也姓冉氏自受心印居南陽白崖山黨子谷四十餘祀不下山道行聞于帝里唐肅宗上元二年勅中使貴詔徵赴京待以師禮及代宗臨御復迎止光宅精藍十有六載隨機說法時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通肅宗命國師試驗三藏纔見師便禮拜立于右邊師問曰汝得

他心通那。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三藏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良久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三藏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師良久復問汝道老僧只今在甚麼處。三藏罔測。師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甚麼處。三藏無對

僧問趙州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國師。未審國師在甚麼處。趙州云在三藏鼻孔上。僧後問玄沙既在鼻孔上爲甚麼不見。玄沙云只爲太近　僧問仰山云大耳三藏第三度爲甚麼不見國師。仰山云前兩度是涉境心。後入自受用三昧所以不見　又有僧問玄沙。玄沙云汝道前兩度還見麼　白雲端云國師若在三藏鼻孔裏有什麼難見。殊不知國師在三藏眼睛裏　翠巖芝云只如三藏還見國師鼻孔麼　高峯妙云大小國師。平生伎倆總被這胡僧勘破。雖然頗遇聖君證明　金粟悟云即今若有道在三藏眼睛裏。因甚不見。廣慧向他道。非汝境界

○一日喚侍者。侍者應諾。如是三召三應。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

徑山杲云叢林中喚作國師三喚侍者話。自此便有一絡索。推雪竇見透古人骨髓。云國師三喚侍者。點即不到。妙喜云灼然侍者三應。到即不點。妙喜云却不恁麼將謂吾孤負汝。誰知汝孤負吾。護雪竇不得。妙喜云誰道復召大衆云好箇護雪竇不得。雖然如是。雪竇亦護妙喜不得。妙喜亦護諸人不得。諸人亦護露柱不得。玄沙云侍者却會。雪竇云停囚長智。妙喜云兩彩一賽。雲門道作麼生是國師孤負侍者處。會得也是無端。雪竇云元來不會。妙喜云雪峯道底。雲門又云作麼生是侍者孤負國師處。粉骨碎身未報得。雪竇云無端無端。妙喜云梁生招箭。法眼云且去別時來。雪竇云護我不得。妙喜云却是法眼會。興化云一盲引衆盲。雪竇云端的瞎。妙喜云親言出親口。玄覺徵問僧云甚處是侍者會處。僧云若不會爭解恁麼應。玄覺云汝少會在。又云若於此見得去。便識玄沙。妙喜云慚惶殺人。翠巖芝云國師侍者總欠會在。妙喜云猶較些子。投子云抑逼人作麼。雪竇云埰根漢。妙喜云理長即就。復云唯有趙州多口阿師下得箇注脚。令人疑著。僧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趙州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雪竇便喝。妙喜云且道這一喝在國師侍者分上。在趙州分上。聽後喝一喝。復云若不是命根五色索子斷。如何透得這裏過。雪竇云若有人問雪竇。雪竇便打也要諸方檢點。妙喜云作賊人心虛。雪竇復有一頌云師資會遇意非輕。妙喜云此語有兩負。門無事相將草裏行。妙喜云普州人送賊。負汝負吾人莫問。妙喜云放待冷來看。任從天下競頭爭。妙喜云只今休去便休去。若覓了時無了時。復云你若求玄妙解會。只管理會國師三喚侍者話。那裏是國師孤負侍者處。那裏是侍者孤負國師處。有甚麼交涉。鵞王擇乳。素非鴨類。這箇便是國師用劍刃上事。又云國師還見侍者麼。侍者還見國師麼

○南泉到參。師問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師曰還將得馬師眞來否。曰只這是。師曰背後底聻。南泉便休

長慶稜云大似不知　保福展云幾不到和尚此間　雲居錫云此二尊宿盡扶背後。只如南泉休去。爲當扶面前扶背後

○麻谷到參。遶禪床三匝。振錫而立。師曰汝旣如是。吾亦如是。谷又振錫。師叱曰這野狐精出去○師問僧近離甚處。曰南方。師曰南方知識以何法示人。曰南方知識祇道一朝風火散後。如蛇退皮。如龍換骨。本爾眞性宛然無壞。師曰苦哉苦哉。南方知識說法半生半滅。曰南方知識祇如是。未審和尚此間

說何法。師曰。我此間身心一如。身外無餘。曰。和尙何得將泡幻之身同於法體。師曰。你爲甚麼入於邪道。曰。甚麼處是某甲入於邪道處。師曰。不見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雲門偃舉云。身心一如。身外無餘。山河大地何處有耶。神鼎諲云。若據這僧與麼道。傳語也未解。莫累及知識。據國師與麼道。亦是龍頭蛇尾。前來身心一如。向什麼處去也。試點檢看。淨慈昌云。這僧當時待國師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但云苦哉苦哉。大小國師半生半滅。東禪觀云。國師與這僧即色聲相見。離色聲相見。若離色聲相見。何異南方知識半生半滅。若即色聲相見。又道色見聲求是行邪道。衆中莫有爲國師作主者麼。我要問你。既是身心一如。身外無餘。泡幻之身爲什麼不同法體。○南陽張濆行者問。承和尙說無情說法。某甲未體其事。乞和尙垂示。師曰。汝若問無情說法。解他無情。方得聞我說法。汝但聞取無情說法去。○肅宗問。師在曹谿得何法。師曰。陛下還見空中一片雲麼。帝曰。見。師曰。釘釘著。懸挂著。帝又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曰。會麼。帝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帝又曰。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檀越蹋毗盧頂上行。帝曰。此意如何。師曰。莫認自己清淨法身。徑山杲云。諸人要見忠國師麼。只在你眼睛裏。開眼也蹉過。合眼也蹉過。既在眼睛裏。爲甚麼却蹉過。妙喜恁麼道。也蹉過不少。帝又

問。師都不視之。曰。朕是大唐天子。師何以殊不顧視。師曰。還見虛空麼。帝曰。見。師曰。他還眨目視陛下否。○一日肅宗到。師指石師子曰。陛下。這石師子奇特。下取一轉語。帝曰。朕下語不得。請師下語。師曰。山僧罪過。後耽源問。皇帝還會麼。師曰。皇帝會且置。你作麼生會。玄沙備云。大小國師被侍者勘破。○師與紫璘供奉論議。師陞座。供奉曰。請師立義。某甲破。師曰。立義竟。供奉曰。是甚麼義。師曰。果然不見。非公境界。便下座。○一日師問紫璘供奉。佛是甚麼義。曰。是覺義。師曰。佛曾迷否。曰。不曾迷。師曰。用覺作麼。供奉無對。徑山杲代云。若不入水。爭見長人。供奉問。如何是實相。師曰。把將虛底來。曰。虛底不可得。師曰。虛底尙不可得。問實相什麼。○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文殊堂裏萬菩薩。曰。學人不會。師曰。大悲千手眼。○師以化緣將畢。涅槃時至。乃辭代宗。代宗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師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帝曰。就師請取塔樣。師良久曰。會麼。帝曰。不會。師曰。貧道去後。有侍者應眞。却知此事。乞詔問之。代宗後詔應眞。問前語。應眞良久曰。聖上

會麼帝曰不會應眞述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瑠璃殿上無知識神鼎證云前來國師作用不能明了次問耽源耽源恁麼頌且道盡善不盡善神鼎與你諸人下四轉語湘之南潭之北君臣有路中有黃金充一國淨妙體圓無影樹下合同船千聖同轍瑠璃殿上無知識凡聖路絕若與麼會去必不相賺神鼎與麼註解只是孤負國師雪竇頌云肅宗不會且置耽源還會麼祇消箇請師塔樣盡西天此土諸位祖師遭這一撥不免將南作北有傍不肯底出來我要問你那箇是無縫塔頌云無縫塔見還難澄潭不許蒼龍蟠層落落影團團千古萬古與人看保寧勇云所謂非父不生其子雖然如是謾肅宗一人即得爭奈天下衲僧眼何且道那箇是衲僧眼便下座五祖演云衆中道國師良久殊不知懸鼓待搥當時肅宗若是作家君王待伊敎詔耽源但向道國師何必後詔耽源耽源呈頌云云代云閉言語圓悟勤頌云八面自玲瓏盤空勢岌嶪表裏鎭巍然若爲分六鑿執名匿相認影迷形臥龍長怖碧潭淸合同船子開心椀日用如何不現成

荷澤神會禪師

西京荷澤神會禪師者襄陽人也年十四爲沙彌謁六祖祖曰知識遠來大艱辛將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師曰以無住爲本見卽是主祖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便打師於杖下思惟曰大善知識歷劫難逢今旣得遇豈惜身命自此給侍他日祖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師乃出曰是諸法之本源乃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師禮拜而退祖曰此子向後設有把茆蓋頭也只成得箇知解宗徒法眼云古人授記人終不錯如今立知解爲宗卽荷澤也祖滅後二十年間曹谿頓旨沈廢於荊吳嵩嶽漸門盛行於秦洛師入京天寶四年方定兩宗南能頓宗北秀漸敎乃著顯宗記行于世○一日鄉信至報二親亡師入堂白槌曰父母俱喪請大衆念摩訶般若衆纔集師便打槌曰勞煩大衆

耽源應眞禪師 六祖下二世南陽忠法嗣

吉州耽源山應眞禪師爲國師侍者時一日國師在法堂中師入來國師乃放下一足師見便出良久却回國師曰適來意作麼生師曰向阿誰說卽得國師曰我問你師曰甚麼處見某甲師又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如何國師曰幸自可憐生須要覓箇護身符子作麼五祖戒云和尚終是老婆心切　保寧勇云粉骨碎身難報此恩　大潙泰云大小耽源被國師一坐直至如今起不得若是古德卽不然待國師道幸自可憐生須要箇護身符子作什麼只向他道暗中爲照燭險處作津梁○異日師攜籃子歸方丈國師問籃裏甚麼物師曰靑梅國師曰將來何用師曰供養國

師曰靑在爭堪供養師曰以此表獻國師曰佛不受供養師曰某甲只恁麼和尙如何國師曰我不供養師曰爲甚麼不供養國師曰我無果子○百丈海和尙在潙潭山牽車次師曰車在這裏牛在甚麼處百丈斫額師乃拭目○龐谷問十二面觀音豈不是聖師曰是龐谷與師一摑師曰想汝未到此境○國師諱日設齋有僧問曰國師還來否師曰未具他心曰又用設齋作麼師曰不斷世諦

教外別傳卷四

教外別傳卷五

六祖大鑒禪師法嗣

南嶽懷讓禪師

南嶽懷讓禪師姓杜氏金州人唐儀鳳二年四月八日降誕年十五歲往荊州玉泉寺依弘景律師出家通天二年受戒後習毗尼藏一日自歎曰夫出家者爲無爲法天上人間無有勝者乃詣曹谿參六祖祖問甚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甚麼物恁麼來師無語遂經八載忽然有省乃白祖曰某甲有箇會處祖曰作麼生師曰說似一物卽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師曰修證則不無汚染卽不得祖曰祇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旣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師執侍左右十五年先天二年往衡嶽居般若寺○開元中有沙門道一（卽馬祖）在衡嶽山常習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甚麼道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甎於彼庵前石上磨道一曰磨作甚麼師曰磨作鏡道一曰磨甎豈得成鏡邪師曰磨甎旣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道一曰如何卽是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卽是打牛卽是道一無對師又曰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卽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聞示誨如飮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卽合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

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道一曰有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一蒙開悟心意超然侍奉十秋日益玄奧入室弟子總有六人師各印可曰汝等六人同證吾身各契其一一人得吾眉善威儀(常浩) 一人得吾眼善顧盼(智達) 一人得吾耳善聽理(坦然) 一人得吾鼻善知氣(神照) 一人得吾舌善譚說(嚴峻) 一人得吾心善古今(道一) ○有一大德問如鏡鑄像像成後未審光向甚麼處去師曰如大德爲童子時相貌何在(法眼益云阿那箇是大德鑄成底像) 曰祇如像成後爲甚麼不鑑照師曰雖然不鑑照謾他一點不得○後馬大師闡化於江西師問衆曰道一爲衆說法否總未見人持箇消息來因遣一僧去囑曰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回謂師曰馬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師然之 (徑山杲云雲門即不然夜夢不祥書門大吉 楚石琦云且道妙喜與馬祖是同是別如何黑漆屏風上更寫盧仝月蝕詩)

南嶽下一世

江西馬祖道一禪師(南嶽讓法嗣)

江西道一禪師漢州什邡縣人姓馬氏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開元中習禪定於衡嶽山中遇讓和尙同參六人唯師密受心印(讓之一猶思之遷也同源而異派故禪法之盛始于二師劉軻云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憧憧不見二大士爲無知矣西天般若多羅記達磨云震旦雖闊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行金雞解銜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又六祖謂讓和尙曰向後佛法從汝邊去馬駒蹋殺天下人厥後江西嗣法布於天下時號馬祖) ○一日謂衆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卽是佛心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顚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以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三界唯心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隨時言說卽事卽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卽名爲色知色空故生卽不生若了此

意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祇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即不生○僧問和尚為甚麼說即心即佛師曰為止小兒啼曰啼止時如何師曰非心非佛曰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師曰向伊道不是物曰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師曰且教伊體會大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即今是甚麼意○龐居士問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師直下覷居士曰一等沒絃琴唯師彈得妙師直上覷居士禮拜師歸方丈居士隨後曰適來弄巧成拙（雲峯悅云且道是賓家弄巧成拙主家弄巧成拙還有人揀得出麼若揀得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若揀不出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瑯琊覺云一夜作竊不覺天曉　智海逸云二老漢一箇開口了合不得一箇合口了開不得更有一箇未欲說破乃呵呵大笑歸方丈　徑山杲云馬大師覷上覷下即不無爭奈昧却本來人居士雖禮拜也是渾崙吞箇棗馬師歸方丈居士隨後云弄巧成拙救得一半　楚石琦云說甚麼救得一半三十年後換手椎胸去在　金粟悟云我作馬祖待他道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劈脊便打他更道一種沒絃琴唯師彈得妙乃連棒打出免伊向弄巧成拙處坐地）又問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此理如何師曰這裏無水亦無舟說甚麼筋骨○一夕西堂百丈南泉隨侍翫月次師問正恁麼時如何西堂曰正好供養百丈曰正好修行南泉拂袖便行師曰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翠巖眞云神鼎叔翁云只為老婆心切翠巖即不然垂萬里鈎駐千里烏騅布漫天網打衝浪巨鱗還有麼有則衝浪來相見如無且歸巖下待月明　泐潭淸云是則全是非則全非後來神鼎道只為老婆心切神鼎與麼道大似金沙混雜玉石不分只如馬大師道經入藏禪歸海惟有普願獨超物外什麼處是老婆心切處還辯得麼不省這箇意修行徒苦辛　虎丘隆云馬駒踏殺天下人一摑直須一掌血三大士各展家風不覺翻成老婆心切叢林浩浩商量總道翫月話奇特檢點將來克由尀耐何故三人證龜成鼈　靈隱嶽於正好供養處云望梅林止渴正好修行處云金不博金拂袖便行處云只得一橛獨超物外處云唵摩呢達呢吽𠺗吒復云這一夥落鼻孔總被穿却了也你諸人向什麼處出氣擊拂子下座）○百丈問如何是佛法旨趣師曰正是汝放身命處師問百丈汝以何法示人百丈竪起拂子師曰祇這箇為當別有百丈拋下拂子○有小師耽源行腳回於師前畫箇圓相就上拜了立師曰汝莫欲作佛否曰某甲不解捏目師曰吾不如汝小師不對○鄧隱峯辭師師曰甚麼處去曰石頭去師曰石頭路滑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纔到石頭即繞禪牀一匝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曰蒼天蒼天隱峯無語却回舉似師師曰汝更去問待他有答汝便噓兩聲隱峯又去依前問石頭乃噓兩聲隱

峯又無語回擧似師師曰向汝道石頭路滑○有僧於師前作四畫上一畫長下三畫短曰不得道一畫長三畫短離此四字外請和尙答師乃畫地一畫曰不得道長短答汝了也（忠國師聞別云何不問老僧　潙山果云借婆裙子拜婆年　天奇瑞云這僧却似夢裏渡河不知渾身泥水馬祖就樹採花未覺違飛他圖山僧待忠國師道何不問老僧當時只對他道自屎不覺臭大衆三人且止即今不道長不道短又作麼生會㊉）○有講僧問曰未審禪宗傳持何法師却問曰座主傳持何法座主曰忝講得經論二十餘本師曰莫是師子兒否座主曰不敢師作噓噓聲座主曰此是法師曰是甚麼法座主曰師子出窟法師乃默然座主曰此亦是法師曰是甚麼法座主曰師子在窟法師曰不出不入是甚麼法座主無對（百丈代云見麼　天奇瑞云在窟出窟空擒師子之名噓噓默然枉費兩頭奔競若是山僧待馬祖道莫是師子兒否便道這畜生非但把住百丈亦使馬祖有口無言何故殺斬不由獻帝存留盡在曹公）遂辭出門師召曰座主座主回首師曰是甚麼座主亦無對師曰這鈍根阿師○洪州廉使問曰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師曰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師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爲一方宗主轉化無窮○師於貞元四年正月示疾院主問和尙近日尊候如何師曰日面佛月面佛

南嶽下二世

百丈懷海禪師（馬祖一法嗣）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者福州長樂人姓王氏丱歲離塵三學該練屬大寂闡化江西乃傾心依附與西堂智藏南泉普願同號入室時三大士爲角立焉○師侍馬祖行次見一羣野鴨飛過祖曰是甚麼師曰野鴨子祖曰甚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遂把師鼻扭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於言下有省（雪竇頌云野鴨子知何許馬祖見來相共語話盡雲山水月情依然不會還飛去却把住道道）却歸侍者寮哀哀大哭同事問曰汝憶父母邪師曰無曰被人罵邪師曰無曰哭作甚麼師曰我鼻孔被大師扭得痛不徹同事曰有甚因緣不契師曰汝問取和尙去同事問大師曰海侍者有何因緣不契在寮中哭告和尙爲某甲說大師曰是伊會也汝自問取他同事歸寮曰和尙道汝會也教我自問汝師乃呵呵大笑同事曰適來哭如今爲甚却笑師曰適來哭如今笑同事罔然（笑巖寶云馬祖雖捉住箇黃鼠不覺兩手臊氣百丈雖拾得鼻頭不知打）

失口道直致飛去忽飛來復云險 ○次日馬祖陞堂衆纔集師出卷
却席祖便下座師隨至方丈祖曰我適來未曾說話
汝爲甚便卷却席師曰昨日被和尚扭得鼻頭痛祖
曰汝昨日向甚處留心師曰鼻頭今日又不痛也祖
曰汝深明昨日事師作禮而退 雪竇顯云諸方皆謂奇特溜麼舉還當麼
若當會如水母以蝦爲目若不當又空讀數圖箇什麼
來中一般漢亂踏向前問古人意旨如何更有老底不
識好惡對云將謂仙陀客又云來日更到座前苦哉苦
哉如此自稱宗匠欲開人天眼目驢年去諸上座雪竇
當時若見伊出來卷席劈脊一踏令坐者倒者俱起不
得且要後人別有生涯去免見反相鈍置豈不是箇英
靈底漢合也無歸堂 白雲端出馬祖語云我鈍置殺
可你鈍置太煞 黃龍心云馬祖陞堂百丈卷席後人
不善來風盡道不留朕迹殊不知桃花浪裏正好張帆
七里灘頭更堪垂釣如今必有辨浮沉識深淺底漢試
出來定當水脉看有麼如無且將漁父笛閑向海邊吹 ○師再參侍立次祖曰
視繩牀角拂子師曰即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
兩片皮將何爲人師取拂子竪起祖曰即此用離此
用師挂拂子於舊處祖振威一喝師直得三日耳聾
汾陽昭云悟去便休說什麼三日耳聾 石門聰云若
不三日耳聾何得悟去汾陽云我與麼道較他石門半
月程 雪竇顯云奇恠諸禪德如今列其派者多究其
源者少總道百丈於喝下大悟還端的也無然刁刀相
似魚魯參差若是明眼漢謾他一點不得只如馬師道
爾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百丈竪拂爲復如蟲禦木爲
復啐啄同時諸人要會三日耳聾麼大冶精金應無變
色 東林總云當言不避截舌當爐不避火逆佛法豈
可曲順人情東林今日向驪龍窟內爭珠去也百丈大
智不無他三日耳聾汾州石門爭免箇二俱瞎漢只這
三箇老漢還曾悟去也無良久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
雲蓋智云發大機顯大用非馬祖而誰能爲即此用
離此用獨百丈得其旨爲甚麼被馬祖一喝直得三日
耳聾要會麼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 黃龍新云黃
龍路見不平要問雪竇既是大冶精金應無變色爲甚
麼三日耳聾要會麼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
功 圓悟勤云然則作家共相提唱不妨各有爲人眼
要且只明得馬祖百丈大機未明馬祖百丈大用不惜
眉毛露箇消息也要諸方檢責還知這一喝麼直似奮
雷霹靂聽者喪膽亡魂要會三日耳聾正如擊塗毒鼓
聞者喪身失命擧拂子云或有箇問即此用離此用和
聲便打隨後與喝復云還見馬祖百丈麼 恕中慍云
無辯龍蛇眼目難以荷負正宗無超佛祖機謀難以定
論今古馬祖一喝何止百丈三日耳聾直得盡浮幢王
刹海若聖若凡被他蟲破耳門聽事不異暎鐘作響與
麼擧揚諸人還知落處麼良久雲收雨霽長空濶一對
怨慈諧不成 徑山信云父子互換縱奪可觀冷眼看
來總是白地上弄精魂 頌云三日耳聾也大奇業風揭
塞髑髏泥而今鼓弄唇皮者能得幾人
像阿師何以故此處無銀三十兩咄 ○一日師謂衆
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
耳聾黃檗聞擧不覺吐舌師曰子巳後莫承嗣馬祖
去麼黃檗曰不然今日因和尚擧得見馬祖大機之
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巳後喪我兒孫師曰如
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
甚有超師之見黃檗便禮拜 潙山問仰山百丈再參馬祖因緣此二尊宿意
旨如何仰山云此是顯大機大用潙山云馬祖出八十
四人善知識幾人得大機幾人得大用仰山云百丈得

大機黃檗得大用餘者盡是唱導之師潙山云如是如是 ○有僧哭入法堂來師曰作麽曰父母俱喪請師選日師曰明日來一時埋却○潙山五峯雲巖侍立次師問潙山併却咽喉唇吻作麽生道潙山曰却請和尚道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又問五峯五峯曰和尚也須併却師曰無人處斫額望汝又問雲巖雲巖曰和尚有也未師曰喪我兒孫 雪竇頌云却請和尚道虎頭生角出荒草十洲春盡花凋殘珊瑚樹林日杲杲和尚也併却龍蛇陣上看謀略令人長憶李將軍萬里秋空飛一鶚和尚有也未金毛師子不踞地兩兩三三舊路行大雄山上空彈指 ○師謂衆曰我要一人傳語西堂阿誰去得五峯曰某甲去師曰汝作麽生傳語五峯曰待見西堂便道師曰見後道甚麽五峯曰却來說似和尚○師每上堂有一老人隨衆聽法一日衆退唯老人不去師問汝是何人老人曰某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對曰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師曰汝問老人曰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曰某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依亡僧津送師令維那白椎告衆食後送亡僧大衆聚議一衆皆安涅槃堂又無病人何故如是食後師領衆至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師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檗便問古人錯祇對一轉語墮五百生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箇甚麽師曰近前來向汝道黃檗近前打師一掌師拍手笑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

潙山拈在會下作典座司馬頭陀舉前話問潙山潙山乃撼門扇三下司馬云太麤生潙山云佛法不是這箇道理 潙山又舉問仰山仰山云黃檗常用此機潙山云天生得從人得仰山云亦是禀受師承亦是自性宗通潙山云如是如是 法昌遇云敢問諸人不落因果爲什麽墮野狐不昧因果爲什麽脫野狐直饒道得落處分明也未出他野狐窟裏法昌當時若見但與他拈出雪峯古鏡教伊動轉不得然後放出紫胡狗子盡却性命免見兒孫今日成羣作隊法昌與麽舉論大似持蠡酌海明眼人前一場笑具何故曾經大海難爲水慣聽無絃不易琴 黃龍新問元首座百丈野狐話意作麽生首座云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師肯之 眞淨文頌云不落藏鋒不昧分要伊從此脫狐身人人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眞如喆頌云大冶洪鑪烹佛烹祖規模鎔盡識者罔措 大潙智云費盡自已心笑破他人口 徑山杲云不落與不昧半明與半晦不昧與不落兩頭空索索五百生前箇野狐而今冷地謾追呼喝一喝云座中既有江南客何必樽前唱鷓鴣 高峯妙云大衆前云不落後云不昧還有得失也無若無因甚有墮有脫若有試出來分明道看有麽有麽總是一隊野狐精莫怪山僧歷頁爲賤 楚石琦云道箇公案批判者多謾向不落不昧上安生卜度未有一箇搭外提持帶累百丈老人也在野狐窟裏天寧不是釘樁搖櫓膠柱調絃游枯

終見底人死脚皮穿○上堂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普請钁地次忽有一僧聞鼓鳴擧起钁頭大笑便歸師曰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師歸院乃喚其僧問適來見甚麼道理便恁麼曰適來肚饑聞鼓聲歸喫飯師乃笑（圜悟勤云這僧洪音大振直得一千五百人大善知識眼目定動及乎勘證將來却打箇背翻筋斗若不是潙山爭見汗馬功高後來道有此一僧只得一半道無此一僧只得一半今日板聲鐘聲魚聲鼓聲齊振或有箇拍手呵呵大笑直向伊道觀世音菩薩來也 此章或列于潙山章故諸師皆云潙山此從傳燈錄）○因僧問西堂有問有答即且置無問無答時如何西堂曰怕爛却那師聞擧乃曰從來疑這箇老兄曰請和尚道師曰一合相不可得○師謂衆曰有一人長不喫飯不道饑有一人終日喫飯不道飽衆無對（天奇瑞云飢則可以喫飯飽則可以安眠有人會得須彌高而無高大海淵而無淵且道與百丈是同是別）○雲巖問和尚每日區區爲阿誰師曰有一人要雲巖曰因甚麼不教伊自作師曰他無家活○問趙州近離甚處曰南泉師曰南泉有何言句曰未得之人直須悄然師便喝趙州作怕勢師曰大好悄然趙州乃作舞而出○師有時說法竟大衆下堂乃召之大衆回首師曰是甚麼（藥山目之爲百丈下堂句）○師凡作務執勞必先於衆主者密收作具師曰吾無德爭合勞於人既徧求作具不獲而亦忘飡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

南泉普願禪師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鄭州新鄭人姓王氏幼慕空宗後扣大寂之室頓然忘筌得遊戲三昧○一日爲衆僧行粥次馬祖問桶裏是甚麼師曰這老漢合取口作恁麼語話祖便休○上堂然燈佛道了也若心相所思出生諸法虛假不實何以故心尚無有云何出生諸法猶如形影分別虛空如人取聲安置篋中亦如吹網欲令氣滿故老宿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教你兄弟行履據說十地菩薩住首楞嚴三昧得諸佛秘密法藏自然得一切禪定解脫神通妙用至一切世界普現色身或示現成等正覺轉大法輪入涅槃使無量入毛孔演一句經無量劫其義不盡教化無量億千衆生得無生法忍尙喚作所知愚極微細所知愚與道全乖大難大難珍重○上堂曰王老

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牧。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 雲門偃云。且道。牛內納。牛外納。直饒你說得納處分明。我更問你覓牛在 溈山喆云。雲門只解索牛。不解穿他鼻孔。拈拄杖云。三世諸佛天下老和尚鼻孔。盡被山僧拄杖一時穿却。且道。山僧鼻孔在什麼處。良久云。認人之罪。以至罪科之 長慶稜云。你道南泉前頭為人。後頭為人 雪竇顯云。一時穿却 昭覺勤云。和光順物。與世同塵。不犯鋒鋩。收放自在。是南泉本分草料。山僧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有時孤峯獨立。有時鬧市縱橫。不論溪東溪西。一向破塵破的。且道。卽今在甚麼處。試着眼看 天童傑云。南泉起模畫樣。長慶一拔沙揀金。雲門鼻孔先穿。雪竇據款結案。拈拄杖。更有一箇。在什麼處。擲下拄杖 靈隱嶽云。王老師傾腸倒腹。則不無。未見移風易俗在。山僧只養得一頭驢。一向東倒西擂。顚時一日何曾千里萬里。拗時直是一步不移。且道。與王老師水牯牛。相去多少。良久云。漁人舞棹野老謳歌 金粟悟云。南泉希圖本分。不知翻成分外

○師問僧曰。夜來好風。曰夜來好風。師曰。吹折門前一枝松。曰吹折門前一枝松 次問一僧曰。夜來好風。曰是甚麼風。師曰。吹折門前一枝松。曰是甚麼松。師曰。一得一失 翠巖眞云。衆中商量甚多。有云。前來據實祇對。所以云得。後來不合云是什麼風。所以云失。然只知車書混同。泥玉一所。何哉。不知道之根源。理之深淺。要會麼。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

○師有書與茱萸曰。理隨事變。寬廓非外。事得理融。寂寥非內。僧達書了。便問茱萸。如何是寬廓非外。茱萸曰。問一答百也無妨。曰如何是寂寥非內。茱萸曰。覩對聲色。不是好手。僧又問長沙。長沙瞪目視之。僧又進後語。長沙乃閉目示之。僧又問趙州。趙州作喫飯勢。僧又進後語。趙州以手作拭口勢。後僧舉似師。師曰。此三人不謬為吾弟子 蔣山勤云。南泉雖則養子之緣。其奈憐兒不覺醜。殊不知道三人。一人有目無足。一人有足無目。一人足目俱無。雖然如是。皆可與南泉為師。為甚如此。理事分明

○南泉山下有一庵主。人謂曰。近日南泉和尚出世。何不去禮見。庵主曰。非但南泉出世。直饒千佛出興。我亦不去。師聞乃令趙州去勘。趙州去。便設拜。庵主不顧。趙州從西過東。又從東過西。庵主亦不顧。趙州曰。草賊大敗。遂拽下簾子便歸。舉似師。師曰。我從來疑著這漢。次日師與沙彌攜茶一瓶盞三隻。到庵擲向地上。乃曰。昨日底。昨日底。庵主曰。昨日底是甚麼。師於沙彌背上拍一下曰。賺我來。賺我來。拂袖便回 雪竇顯云。大小南泉趙州。被這箇擔板漢勘破了 溈山喆云。庵主坐觀勝敗。大小南泉趙州。向淨地上喫交 智海禾云。是卽是。庵主卽解把定封疆。不能同生同死。趙州禮拜時。但云。這賊我識得你了也。待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拽拄杖趁出庵。且看趙州。別有什麼伎倆

○上堂。道箇如如。早是變了也。今時師僧。須向異類中行。歸宗曰。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曰。孟八郎

漢又怎麼去也德山密云南泉中毒也琅琊覺云山僧不然遇水喫水遇草喫草爲知畜生行 法華擧云且道作麼生是異類中行石牛長臥三春霧木馬時嘶秋夜泉 天奇瑞云戴角披毛須是親到此地始得若是安去鑽研決定不能奈何茲者但念水草餘無所知是箇當家人方說着實話且道變則異類不變又作麼生不見道孟八郎又怎麼去

○上堂文殊普賢昨夜三更相打每人與二十棒趁出院也趙州曰和尚棒教誰喫師曰且道王老師過在甚處趙州禮拜而出雲門偃代云深領 和尚慈悲某甲歸衣鉢下得箇安樂又代云與衆除害 報慈遂云且道趙州休去是肯南泉不肯南泉 夾山齡云南泉一期逞俊爭奈平地起堆趙州雖是覩面投機不覺腦門著地 昭覺勤云南泉動絃趙州別曲苦痛蒼天寒山拾得若是崇寧則不然燈籠露柱昨夜起佛見法見各與二十棒令歸本位去也或有箇出云和尚棒教誰喫只對他道落賓落主 徑山杲頌云南泉無過口能招禍趙州禮拜草賊大敗 徑山不管結案據款文殊普賢且過一邊

○師因至莊所莊主預備迎奉師曰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人知何得排辦如此莊主曰昨夜土地報道和尚今日來師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侍者便問和尚既是善知識爲甚麼被鬼神覷見師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飯因聖顯云南泉被這僧問不免向鬼窟裏作活計 雲居錫云是賞伊是罰伊只如土地覷見是南泉不是南泉 翠巖眞云衆中多有道蘇嚧蘇嚧便是土地前一分飯如斯理論深屈古人何故只知莊詞裏說不知南泉道理諸人要會麼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 天童覺云老僧當時若見莊主與麼道便與捉住云放汝不得何故不見道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師有時曰江西馬祖說即心即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趙州禮拜而出時有一僧隨問趙州曰上座禮拜便出意作麼生趙州曰汝却問取和尚僧乃問適來諗上座意作麼生師曰他却領得老僧意旨黃龍心云古人恁麼道譬若管中窺豹但見一班設使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爭是騎馬向冰稜上行若是射鵰底手何不向蛇頭揩癢透關者試辯看良久云鴛鴦繡出自金針 徑山杲云兩箇老漢雖善鍼裏動指殊不知傍觀者醜 楚石琦云南泉趙州總被這僧一狀領過

○黃檗與師爲首座一日捧鉢向師位上坐師入堂見乃問曰長老甚麼年中行道黃檗曰威音王已前師曰猶是王老師兒孫在下去黃檗便過第二位坐師便休溈山祐云欺敵者亡仰山云不然須知黃檗有陷虎之機溈山云子見處得與麼長 雪竇顯云可惜王老師只見錐頭利我當時若作南泉待伊道威音王已前即便於第二位坐令黃檗一生起不得雖然如此也須救取南泉 雲峯悅云後來叢林中多有商量或道黃檗有陷虎之機南泉有殺虎之用若作與麼說話誠實苦哉殊不知這老賊有年無德喫飯坐處也不依本分若向雲門下說甚威音王已前王老師更大直須喫棒趁出 徑山杲云何待問他甚年行道纔入堂見他在上位便捧鉢向第二位坐直饒黃檗有陷虎之機擬向甚處施設

○師一日問黃檗黃金爲世界白銀爲壁落此是甚麼人居處黃檗曰是聖人居處師曰更有一人居何國土

黃檗乃叉手立。師曰道不得何不問王老師。黃檗却問更有一人居何國土。師曰可惜許○師問黃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黃檗曰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師曰莫是長老見處麽。黃檗曰不敢。師曰漿水錢且置草鞋錢敎阿誰還 潙山拈問仰山莫是黃檗搆南泉不得麽。仰山云不然須知黃檗有陷虎之機。潙山云子見處得與麽長 保福展云若無潙仰埋沒着黃檗 五祖戒云仰山大似爲蛇畫足 雲峯悅云若不同床睡焉知被底穿 大潙智云撒敵者亡 徑山杲云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 楚石琦云又是逢便宜又是落便宜 ○師見僧斫木次。師乃擊木三下。僧放下斧子歸僧堂。師歸法堂良久却入僧堂見僧在衣鉢下坐。師曰賺殺人○問師歸丈室將何指南。師曰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師因東西兩堂爭猫兒。師遇之白衆曰道得即救取猫兒。道不得即斬却也。衆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擧前語示之。趙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出。師曰子若在即救得猫兒也 雪峯存問德山南泉斬猫意旨如何。德山以拄杖便打趂出復召云會麽。雪峯云不會。德山云我與麽老婆猶自不會 保福展云雖然如是也即是破草鞋 翠巖芝云大小趙州祇可自救 雪竇顯頌南泉斬猫云兩堂俱是杜禪和撥動煙塵不奈何賴得南泉能擧令一刀兩段任偏頗 趙州戴鞋云公案圓來問趙州長安城裏任閑遊草鞋頭戴無人會歸到家山便即休

大潙智云南泉據令而行趙州見機而作雖然如是未免掛人脣吻大圓要與南泉把手共行遂拈拂子云若道得即奪取去衆無語乃云陪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平生 萬峯蔚云兩堂首座無定亂之機南泉乃有安邦之手看他正令纔行誰敢當場開口趙州救得猫兒來遲未爲好手嵩山拂袖便行且道救也不救 天奇瑞云開時安排底簇錦攢花及至臨時却似泥塑木雕你等諸人俱到南泉爲箇甚麽提起數珠云是什麽于今禪和子不看當機正令只在斬不斬處生情立見所以蹉過南泉大命你看英靈自然各別亦不論你開言便以本分事露出所以方允若不如是盡是盲人摸象 ○師在方丈與杉山向火次。師曰不用指東指西直下本分事道來。杉山插火箸叉手。師曰雖然如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有僧問訊叉手而立。師曰太俗生。其僧便合掌。師曰太僧生。僧無對 徑山杲云合掌太僧生叉手又俗氣總不恁麽時尋體無頓處有巴鼻喃蘇嚕蘇嚕悉唎悉唎喝一喝云是甚麽近來王令稍嚴不許攙行奪市 楚石琦云叉手太俗合掌太僧不僧不俗誰敢安名檢點將來也是埰生招箭且道落在這僧分上落在南泉分上 ○一僧洗鉢次。師乃奪却鉢。其僧空手而立。師曰鉢在我手裏汝口喃喃作麽。僧無對○師因入菜園見一僧。師乃將瓦子打之。其僧回顧。師乃翹足。僧無語。師便歸方丈。僧隨後入問訊曰和尚適來擲瓦子打某甲豈不是警覺某甲。師曰翹足又作麽生。其僧無對 後有僧問石霜諸云南泉翹足意作麽生石霜擧手云還恁麽也無 ○上堂王老師賣身去也還

有人買麽。一僧出曰。某甲買。師曰。不作貴。不作賤。汝作麽生買。僧無對。（趙州諗代云。明年與和尙縫一領布衫。臥龍球代云。屬某甲去也。禾山殷代云。是何道理。雪竇顯云。雖然作家競買。要且不解輸機。且道南泉還肯麽。雪竇也擬訓箇價直。令南泉進且無門。退亦無路。良久云。別處容和尙不得。笑巖寶云。這賣身話。歷代尊宿拈提。相酬價者甚多。只是終不能奈何得伊。山僧今日也折新出箇價直。教南泉此身更屬已不得。屬人不得。作賤不得。作主不得。待云不作貴不作賤。汝作麽生買。只向伊云。且請和尙暫回方丈喫茶。）○師曰。三世諸佛不知有。猫奴白牯却知有。（大潙智云。三世諸佛既不知有。狸奴白牯又何曾夢見。灼然須知向上有知有底人始得。且作麽生是知有底人。喫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處埋。沙場無限英雄漢。堆山積嶽露屍骸。徑山杲頌云。三世諸佛不知有。老老大大外邊走。眼皮蓋盡五須彌。大洋海裏翻筋斗。狸奴白牯却知有。瀑布不濡青山走。却笑無端王老師。錯認簸箕作熨斗。）○師與歸宗麻谷同去參禮南陽國師。師於路上。畫一圓相曰。道得即去。歸宗便於圓相中坐。麻谷作女人拜。師曰。恁麽則不去也。歸宗曰。是甚麽心行。師乃相喚便回。更不去禮國師。（報慈遂云。只如南泉恁麽道。是肯語是不肯語。雲居錫云。比來去禮國師。南泉爲甚麽却相喚回。且道古人意作麽生。潙潭英云。學般若菩薩。須到這箇田地始得。如金盤裏盛珠。不撥而自轉。然雖如是。只如南泉道與麽則不去也。利害在甚麽處。還有人道得麽。試出來道看。如無。山僧與你下箇注脚。良久云。不入洪波裏。爭顯弄潮人。中峯本云。南泉擔地爲牢。歸宗墮坑落塹。麻谷恭而無禮。點檢將來。一人眼空四海。一人舌拄梵天。一人入地獄如箭。）○師在山上作務。僧問。南泉路向甚麽處去。師拈起鎌子曰。我這茆鎌子三十錢買得。曰。不問茆鎌子。南泉路向甚麽處去。師曰。我使得正快。○有一座主辭師。師問。甚麽處去。對曰。山下去。師曰。第一不得謗王老師。對曰。爭敢謗和尙。師乃噴噓曰。多少座主便出去。（雲居膺云。非師本意。曹山寂云。賴也。石霜諸云。不爲人斟酌。長慶稜云。請領話。雲居錫云。座主當時出去。是會不會。）○師一日掩方丈門。將灰圍却門外曰。若有人道得即開。或有祇對。多未愜師意。趙州曰。蒼天。師便開門。○師翫月次。僧問。幾時得似這箇去。師曰。王老師二十年前亦恁麽來。曰。即今作麽生。師便歸方丈。○陸亘大夫問。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更有身否。師曰。分明記取。擧似作家。曰。和尙不可思議。到處世界成就。師曰。適來總是大夫分上事。○陸大夫異日謂師曰。弟子亦薄會佛法。師便問。大夫十二時中作麽生。曰。寸絲不挂。師曰。猶是階下漢。師又曰。不見道。有道君王不納有智之臣。○上堂次。陸大夫曰。請和尙爲衆說法。師曰。教老僧作麽生說。曰。和尙豈無方便。師曰。道他欠少甚麽。曰。爲甚麽有六道四生。師曰。老僧不教他。○陸大

夫與師見人雙陸指骰子曰恁麼不恁麼正恁麼信彩去時如何師拈起骰子曰臭骨頭十八○陸又問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或時坐或時臥如今擬鐫作佛還得否師曰得曰莫不得否師曰不得雲巖云坐即佛不坐即非佛洞山价云不坐即佛坐即非佛保福展云南泉看樓打樓雲巖洞山一起一倒五祖戒云南泉只解移風不解易俗雲巖洞山夢中說夢天童覺云轉功就位轉位就功還他洞上父子且道南泉意作麼生直是針錐不入五祖演云去爲善知識者須明決擇爲什麼他人道得也道得他人道不得也道不得還知南泉落處麼白雲與你註破得又是誰道來不得又是誰道來高峯妙云南泉恁麼祇對正所謂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也天奇瑞云陸亘大夫向這石頭上坐臥不安仔細檢點將來皆是自不守分不是南泉爭得風光遍界恁麼便恁麼不恁麼便不恁麼若不具眼總是泥裏洗土塊雲巖證據洞山交互方見得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笑巖寶云許多尊宿空說道理不能直下截斷大夫或我當時是南泉只向大夫道未鐫作佛時喚伊作箇甚麼○趙州問道非物外物外非道如何是物外道師便打趙州捉住棒曰已後莫錯打人去師曰龍蛇易辨衲子難謾雪竇顯云趙州如龍無角似蛇有足當時不管盡法無民直須喫棒了趁出○師喚院主院主應諾師曰佛九十日在忉利天爲母說法時優塡王思佛請目連運神通三轉攝匠人往彼彫佛像祇雕得三十一相爲甚麼梵音相離不得院主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賺殺人○

師問維那今日普請作甚麼對曰拽磨師曰磨從你拽不得動著磨中心樹子維那無語保福展代云比來拽磨如今却不成法眼代云恁麼即不拽也○一日有大德問師曰即心是佛又不得非心非佛又不得師意如何師曰大德且信即心是佛便了更說甚麼得與不得祇如大德喫飯了從東廊上西廊下不可總問人得與不得也○師住庵時有一僧到庵師向伊道我上山去作務待齋時作飯自喫了送一分上來少時其僧自作飯喫了却一時打破家事就牀臥師待不見來便歸庵見僧臥師亦就伊邊臥僧便起去師住後曰我往前住庵時有箇靈利道者直至如今不見五祖戒云也是貧見思舊債翠巖芝云兩箇漢前不至村後不至店徑山杲頌云南泉打破閒家具浩浩諸方作話看今日爲君重舉過明明歷歷不瞞人高峯妙云南泉雖則步步踏實未免隨人起倒這僧縱解飽食高眠決定不知飯是米做高峯恁麼告報設有一字安虛永墮拔舌地獄○師拈起毬子問僧那箇何似這箇對曰不似師曰甚麼處見那箇便道不似僧曰若問某甲見處和尚放下手中物師曰許你具一隻眼○陸大夫向師道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師指庭前牡丹花曰大夫時

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大夫罔測保寧勇代大夫拍手云阿誰得到這般田地　黃龍心擧問僧云南泉恁麼道如何得見與我一體僧擧起坐具黃龍云擧則易見還難覷盧頂上天風寒峩峩直下蒼龍窟誰敢覷着　昭覺勤云陸亘手擧金鎖南泉八字打開直得七珍八寶羅列目前乃堅起拂子云天地一指萬物一馬通身是口分疎不下　徑山杲云若向理上看非但南泉謾他陸亘大夫一點不得亦未摸着他脚跟下一莖毛在若向事上看非但陸亘大夫謾他南泉一點不得亦未夢見他汗臭氣在或有出來道大小徑山說理說事只向他道但向理事上會取　楚石琦云大衆還會麼你若向天地同根萬物一體上會落在聲法師圈䙡裏若向理事上會又落在妙喜葛藤中總無自由分只如南泉指牡丹向陸亘道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你畢竟如何會天寧不惜眉毛爲你諸人下箇註脚平蕪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　天奇瑞云大夫情上生情句上猜句所以到烈焰紅爐徒勞摸揉欲要死人知見斷人命根須是向石火電光中施機方不辜負從上佛祖若不恁麼盡是滅胡種族固南泉擧金剛王寶劍當頭直截免得盡大地人只在這鬼窟裏爲奇不知喪本逐末手指香爐云會麼時人見此香爐如夢相似　笑巖寶云南泉老漢被大夫將箇墼子一磕直得無窮寶藏礔甕倒出　○陸大夫辭歸宣城治所師問大夫去彼將何治民曰以智慧治民師曰恁麼則彼處生靈盡遭塗炭去也○師入宣州陸大夫出迎接指城門曰人人盡喚作甕門未審和尚喚作甚麼門師曰老僧若道恐辱大夫風化曰忽然賊來時作麼生師曰王老師罪過○大夫又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甚麼師曰祇如國家又用大夫作甚麼○師洗衣次僧問和尚猶有這箇在師拈起衣曰爭奈這箇何報慈遂云且道是一箇是兩箇○師問僧良欽空劫中還有佛否對曰有師曰是阿誰對曰良欽師曰居何國土良欽無語○師問僧不思善不思惡思總不生時還我本來面目來曰無容止可露洞山价云還曾將示人麼○師問座主你與我講經得麼曰某甲與和尚講經和尚須與某甲說禪始得師曰不可將金彈子博銀彈子去曰某甲不會師曰汝道空中一片雲爲復釘釘住爲復藤纜著○僧辭問曰學人到諸方有人問和尚近日作麼生未審如何祗對師曰但向道近日解相撲曰作麼生師曰一拍雙泯○師將順世第一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首座曰某甲隨和尚去還得也無師曰汝若隨我卽須銜取一莖草來

鹽官齊安國師

杭州鹽官海昌院齊安國師海門郡人也姓李氏大寂一見深器之乃令入室密示正法○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僧將淨瓶至師

曰却安舊處著。僧送至本處。復來詰問。師曰。古佛過去久矣。雲門偃云。無朕迹　雪竇顯云。直得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爭得無。還會麼。雲在嶺頭閑不徹　潙山喆云。山僧不然。忽有人問。但云。大衆歸堂去。若人向大潙門下薦得。古釋迦不先。新彌勒不後。且道。轉身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東禪觀云。盲者難以與乎文彩。聵者難以與乎音聲。這僧既不薦來機。國師只成虛設。雲門道無朕迹。扶國師不起。雪竇云。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爭得無也。扶國師不起。以拂子畫一畫云。前來葛藤一時截斷。且道。畢竟如何是本身盧舍那。擲拂子下座　天奇瑞云。雷霆之聲。聾者難聞。赫日之光。盲者難見。且道。運水搬柴。挑囊負鉢。還是箇什麼人恩力。良久云。古佛古佛。

○有講僧來參。師問座主蘊何事業。對曰。講華嚴經。師曰。有幾種法界。曰。廣說則重重無盡。略說有四種。師豎起拂子曰。這箇是第幾種法界。座主沉吟。師曰。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保福展聞云。若禮拜即喫和尚棒、禾山殷代云。某甲不煩和尚莫恠　法眼益代撫掌三下　蔣山懃云。鹽官以強陵弱則且置。如何道得一句語。免他道鬼家活計。良久云。劒閣路雖險。夜行人更多　大潙泰云。大衆這僧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當時山僧若作座主。待豎起拂子云。這箇是第幾種法界。中收。只向他道。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徑山杲云。兩段不同。收歸上科。

○僧問大梅。如何是西來意。大梅曰。西來無意。師聞乃曰。一箇棺材。兩箇死漢。

○師一日喚侍者曰。將犀牛扇子來。侍者曰。破也。師曰。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侍者無對。石霜諸代云。若還和尚即無也。雪竇云。犀牛兒猶在　投子同代云。不辭將出。恐頭角不全。雪竇云。我要不全底頭角　保福展代云。和尚年尊。別請人好。雪竇云。可惜勞而無功　資福遠代作一圓相。於中書牛字。雪竇云。適來爲甚不將出　雪竇又云。若要淸風再復頭角重生。請諸禪客下一轉語。乃問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時有僧云。大衆參堂去。師喝云。抛鉤釣鯤鯨。釣得箇蝦蟆　雲居舜云。三伏當時正須扇子。爲侍者不了事。雖然如是。鹽官太絮。何不大家割捨。侍者當時見他道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只對云。已颺在搕𢶍堆頭了也　地藏恩云。從上知識。各說異端。作盡伎倆。其柰總未知犀牛所在。山僧見處也要諸人共知。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別處容和尚不得　天奇瑞云。投子須乃不落因緣。就裏拖泥帶水。資福全機棒獻。也是將無作有。石霜味已從他。不知本具。保福欲要推惡離已。反爲負德辜恩。侍者終日明明白白。因甚不知當央拈出。所以魚不識水。鳥不識空。固將犀牛扇子。一時喪却。

○師一日謂衆曰。虛空爲鼓。須彌爲椎。甚麼人打得。衆無對。南泉云。王老師不打這破鼓　法眼益別云。王老師不打　雪竇顯云。打者甚多。聽者極少。且問誰是解打者。莫謗鹽官好。南泉道王老師不打這破鼓。法眼云。王老師不打。兩箇既不柰何。一箇更是懡㦬。又云。王老師不打。還肯得諸方也無。代云。千年出八百主　黃龍心云。南泉法眼只知瞻前。不能顧後。且如鹽官道。虛空爲鼓。須彌爲椎。什麼處是破處。還檢點得出麼。直饒檢點得破處分明。我更問你覓鼓在　天童華云。南泉法眼大似喫李子只向赤邊咬。山僧今日與鹽官相見去也。虛空爲鼓。須彌爲椎。要打便打。莫問是誰。乃拈拄杖卓一下　天童傑云。鹽官提水放火。南泉撥亂星飛。法眼埋兵掉鬪。諸方尊宿。各出隻手。並無一人惺惺。只是隨後打鼓。祥符直截爲諸人道。虛空爲鼓。須彌爲椎。漆桶參堂去。

歸宗智常禪師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上堂。從上古德不是無知解。

他高尚之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自立。虛度時光。諸子莫錯用心。無人替汝。亦無汝用心處。莫就他覓。從前祇是依他解。發言皆滯。光不透脫。祇爲目前有物。○師嘗與南泉同行。後忽一日相別。煎茶次。南泉問曰。從來與師兄商量語句。彼此已知。此後或有人問畢竟事。作麼生。師曰。這一片地大好卓庵。南泉曰。卓庵且置。畢竟事作麼生。師乃打翻茶銚便起。南泉曰。師兄喫茶了。普願未喫茶。師曰。作這箇語話。滴水也難銷 [五祖戒云。南泉只解作客。不解作主。潙山喆云。南泉逢強即弱。歸宗逢弱即強。三十年同行。畢竟事不通商量。然雖如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 昭覺勤云。驚羣之句。誰不聳然。有般道。南泉攜他歸宗不着。所以遭他呵叱。殊不知行人更在青山外 蔣山不惜眉毛。爲諸人下箇註脚。南泉探頭太過。歸宗壁立萬仞。且道還有出身路也無。喝下須敢三日聾 天童華云。南泉貪程太急。歸宗薄處先穿。二老雖發明馬祖正眼。要且極則事未夢見在。何故。家住東州] ○師因官人來。乃拈起帽子兩帶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莫怪老僧頭風不卸帽子。○師剗草次。有講僧來參。偶見一蛇過。師以鋤斷之。僧曰。久嚮歸宗。元來是箇麤行沙門。師曰。你麤我麤。曰如何是麤。師竪起鋤頭。曰如何是細。師作斬蛇勢。曰與麼則依而行之。師曰。依而行之且置。你甚處見我斬蛇。僧無對 [德山緣因雪峯問。古人斬蛇意旨如何。德山便打。雪峯便走。德山召云。布衲子。雪峯回首。德山云。他後悟去。方知老漢徹底老婆心 雪竇顯云。歸宗只解愼初。不能護末。德山頗能據令。未明斬蛇。乃云。大衆看。翠峯今日斬三五條。以拄杖打散] ○雲巖來參。師作挽弓勢。雲巖良久。作拔劍勢。師曰。來太遲生。○僧辭。師問甚麼處去。曰諸方學五味禪去。師曰。諸方有五味禪。我這裏祇有一味禪。曰如何是一味禪。師便打。僧曰。會也會也。師曰。道道。僧擬開口。師又打 [黃檗運云。馬大師出八十四員善知識。箇箇阿轆轆地。唯有歸宗較些子 雪竇顯云。以強欺弱。有什麼難。我這裏有一味禪。爲甚不學。但向道收。待伊拈起。有般無眼漢。只管喫吽吽 雪竇門下誰敢 昭覺勤云。若非黃檗深辯端倪。泊乎勞而無功 賁福先云。歸宗幸是好一味禪。無端傷鹽傷醋。却成五味了也。如今忽有人來辭去諸方學五味禪。只向他道。善爲道路。若是箇漢。必然別有生涯] ○江州刺史李渤問。教中所言須彌納芥子。渤即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譚否。師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還是否。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李渤異日又問。一大藏教明得箇甚麼邊事。師舉拳示之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這箇措大拳頭也不識。曰請師指示。師曰。遇人即途中授與。不遇即世諦流布。

大梅法常禪師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襄陽人姓鄭氏初參大寂問如何是佛大寂曰即心是佛師即大悟遂之四明梅子眞舊隱縛茆燕處○貞元中大寂聞師住山乃令僧問和尚見馬大師得箇甚麼便住此山師曰大師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曰大師近日佛法又別師曰作麼生曰又道非心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祇管即心即佛其僧回舉似馬祖祖曰梅子熟也 僧問禾山殷大梅恁麼道意作麼生禾山云眞師子兒 ○龐居士聞之欲驗師實特去相訪纔相見居士便問久嚮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師曰熟也你向甚麼處下口居士曰百雜碎師伸手曰還我核子來居士無語 翠巖芝云此二人大似把手上高山寶峯文云且道二人相見還有優劣也無 ○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話次定山曰生死中無佛即無生死夾山曰生死中有佛即不迷生死互相不肯同上山見師夾山便舉問未審二人見處那箇較親師曰一親一疎夾山復問那箇親師曰且去明日來夾山明日再上問師曰親者不問問者不親 夾山住後自云當時失一隻眼 雪竇顯云夾山畢竟不知換得一隻眼大梅老漢當時聞舉以棒一時打出豈止

劃斷兩人葛藤亦乃爲天下宗匠

五洩靈默禪師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毗陵人姓宣氏初謁馬祖遂得披剃受具後謁石頭便問一言相契即住不契即去石頭據坐師便行石頭隨後召曰闍黎師回首石頭曰從生至死祇是這箇回頭轉腦作麼師言下大悟乃拗折拄杖而棲止焉 洞山价云當時若不是五洩先師大難承當然雖如此猶涉在途 長慶稜云險 報慈遂云那箇是涉在途處 有僧云爲伊三寸途中薦得所以在途 報慈云爲復薦得自己爲復薦得三寸若是自己爲甚麼成三寸若是三寸爲甚麼悟去且道洞山意作麼生莫亂說仔細好 翠巖芝云石頭據坐五洩回首石頭召他却成多事 雲峯悅云大小石頭坐不定把不住似這檐板漢放去便休又喚回被他糊塗一上道我向這裏有箇悟處驢年夢見 潙山行云五洩當時便去可謂坐斷天下人舌頭既被喚回已是糊塗不少拗折拄杖也是賊過後張弓如今得失是非一時坐斷敢問大衆石頭據坐意作麼生 地藏恩云只合與麼去不合與麼來

盤山寶積禪師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因於市肆行見一客人買猪肉語屠家曰精底割一斤來屠家放下刀叉手曰長史那箇不是精底師於此有省○一日出門見人舁喪謌郎振鈴云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委魂靈往那方幕

下孝子哭曰哀哀師忽身心踊躍歸擧似馬祖祖印可之○上堂夫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徑山杲云千年常住一朝僧禪德譬如鏌鎁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迹劍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全心卽佛全佛卽人人佛無異始爲道矣徑山杲云咄咄咄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師將順世告衆曰有人邈得吾眞否衆將所寫眞呈皆不契師意普化出曰某甲邈得師曰何不呈似老僧普化乃打筋斗而出師曰這漢向後掣風狂去在保福展云普化掣顚不少盤山醜拙更多長蘆了㦸身云快活殺我也若無驚破乾坤底眼孔爭見渾金璞玉復云山僧依普化樣子摸得一本今夜展開要且大家瞻仰遂打筋斗歸堂

麻谷寶徹禪師

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侍馬祖行次問如何是大涅槃祖曰急師曰急箇甚麼祖曰看水○師同南泉二三人去謁徑山路逢一婆乃問徑山路向甚處去婆曰驀直去師曰前頭水深過得否婆曰不濕脚師又問上岸稻得與麼好下岸稻得與麼怯婆曰總被螃蟹喫却也師曰禾好香婆曰沒氣息師又問婆住在甚處婆曰祇在這裏三人至店婆煎茶一瓶携盞三隻至謂曰和尙有神通者卽喫茶三人相顧間婆曰看老朽自逞神通去也於是拈盞傾茶便行

東寺如會禪師

湖南東寺如會禪師始興曲江人初謁徑山後參大寂學徒旣衆僧堂牀榻爲之陷折時稱折牀會也自大寂去世師常患門徒以卽心卽佛之譚誦憶不已且謂佛於何住而曰卽心心如畫師而云卽佛遂示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遠矣爾方刻舟時號東寺爲禪窟焉虛堂愚頌云昨日因過竹院西鄰家稚子隔溪啼山寒水瀟牛黃落無數歸鴉卜樹棲○相國崔公羣出爲湖南觀察使見師問曰師以何得師曰見性得師方病眼公譏曰旣云見性其柰眼何師曰見性非眼眼病何害公稽首謝之法眼益云是相公眼○公見鳥雀於佛頭上放糞乃問鳥雀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公曰爲甚麼向佛頭上放糞師曰是伊爲甚麼不向鷂子頭上放○仰山參師問汝是甚處人仰山曰廣南人師曰我聞廣南有鎭海明珠是否仰山曰是師曰此珠如何仰山曰黑月卽隱白

月即現師曰還將得來也無仰山曰將得來師曰何不呈似老僧仰山叉手近前曰昨到溈山亦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曰眞師子兒善能哮吼蔣山懃云東寺只索一顆仰山傾出一栲栳 仰山禮拜了却入客位具威儀再上人事師纔見乃曰已相見了也仰山曰恁麼相見莫不當否師歸方丈閉却門仰山歸擧似溈山溈山曰寂子是甚麼心行仰山曰若不恁麼爭識得他

西堂智藏禪師

虔州西堂智藏禪師虔化廖氏子參禮大寂與百丈海禪師同爲入室皆承印記一日大寂遣師詣長安奉書于忠國師國師問曰汝師說甚麼法師從東過西而立國師曰祇這箇更別有師却從西過東邊立國師曰這箇是馬師底仁者作麼生師曰早箇呈似和尙了也尋又送書上徑山語在國一章 屬連帥路嗣恭延請大寂居府應期盛化師回郡得大寂付授袈裟令學者親近○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祖曰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得問取智藏昭覺云錯 其僧乃來問師師曰汝何不問和尙僧曰和尙令某甲來問上座師曰我今日頭痛不能爲汝說得問取海兄去昭覺云錯 僧又去問海百丈和尙海曰我到這裏却不會昭覺云錯 僧乃擧似馬祖祖曰藏頭白海頭黑 昭覺云錯錯溈山喆云這僧與麼問馬師與麼答離四句絕百非智藏海兄都不知會麼不見道馬駒踏殺天下人五祖演云馬大師無着慚惶處只道得箇藏頭白海頭黑這僧擔一檐懵懂換得一箇不會若也眼似流星多少人失錢遭罪昭覺勤云若是明眼漢一擧便知落處白雲先師道這僧擔一檐懵懂換得箇不安樂馬大師道藏頭白海頭黑白雲拈云風后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如山僧下五箇錯且道落在什麼處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高峯妙云馬師父子一門非特佛口蛇心亦善六韜三略這僧若無諸葛孔明之作管取喪身失命天奇瑞云這僧欲出淤泥不知轉陷淤泥大師就水推船筭來水涸船存藏公雖是明中捨施不如海公暗裏塡還看來三箇宗師被箇挑脚漢弄得家返宅亂至今父子不和還有解交者麼良久丟下杖子入疑室 徑山信云這僧非惟眼瞎亦復耳聾頌云簷前風過白雲斜幾度笙歌意轉賒犬吠夜深途路客爲貪花柳未歸家 ○馬祖一日問師曰子何不看經師曰經豈異邪祖曰然雖如此汝向後爲人也須得師曰智藏病思自養敢言爲人祖曰子末年必興於世師便禮拜○李尙書嘗問僧馬大師有甚麼言教僧曰大師或說卽心卽佛或說非心非佛尙書曰總過這邊尙書却問師馬大師有甚麼言教師呼李

翺尙書應諾師曰鼓角動也○僧問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師曰怕爛却那（有僧擧問長慶稜長慶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雪竇顯云何不與本分草料）○師住西堂後有一俗士問有天堂地獄否師曰有曰有佛法僧寶否師曰有更有多問盡答言有曰和尙恁麼道莫錯否師曰汝曾見尊宿來邪曰某甲曾參徑山和尙來師曰徑山向汝作麼生道曰他道一切總無師曰汝有妻否曰有師曰徑山和尙有妻否曰無師曰徑山和尙道無卽得俗士禮謝而去

章敬懷暉禪師

京兆府章敬寺懷暉禪師泉州謝氏子百丈和尙令僧來候師上堂次展坐具禮拜了起來拈師一隻靸鞋以衫袖拂却塵了倒覆向下師曰老僧罪過（黃龍心云百丈遲盡神通不消章敬道箇老僧罪過　鼓山珪云黃龍孟八郞猶欠一着在只知百丈遲神通殊不知百丈伎倆俱盡只知章敬道箇老僧罪過不知章敬一款便招會麼蛇吞蝦蟆猶自可更有蜈蚣在後頭）○有僧來遶師三匝振錫而立師曰是是（長慶稜代云和尙佛法身心何在）其僧又到南泉亦遶南泉三匝振錫而立南泉曰不是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僧曰章敬道是和尙爲甚麼道不是南泉曰章敬卽是是汝不是（長慶稜云和尙是甚麼心行　雲居錫云章敬未必道是南泉未必道不是又云這僧當初但持錫出去恰好　徑山杲擧麻谷持錫到章敬遶禪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云純鋼打就生鐵鑄成章敬云是是妙喜云錦上鋪花三五重麻谷又持錫到南泉遶禪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妙喜云已納敗闕了也南泉云不是不是妙喜云楖上更着楖麻谷云章敬道是和尙爲甚麼道不是妙喜云愁人莫向愁人說南泉云章敬則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妙喜云試把火照看南泉面皮厚多少復召大衆云雲門恁麼批判且道肯他不肯他　楚石琦云麻谷遶牀振錫參禮常儀爲什麼章敬道是南泉道不是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　天奇瑞云大凡行脚須具箇參方正眼免被諸方籠罩蓋因其僧用處不明所以受人處分章敬隨波逐浪南泉截斷衆流若是從容中道泛應曲當如龍得水似虎靠山若是尋香逐氣滯跡迷踪如羊觸藩似猿在檻此僧須乃大用盈懷爭奈諳含來處如今有持錫到山僧處遶牀三匝振錫而立山僧只問他是什麼免得這僧向是非裏走）

大珠慧海禪師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建州朱氏子初參馬祖祖問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我這裏一物也無求甚麼佛法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麼曰阿那箇是慧海寶藏祖曰卽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師於言下自識本心不由知覺踊躍禮

謝師事六載自撰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法姪玄晏竊出江外呈馬祖祖覽訖告衆曰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僧問如何得大涅槃師曰不造生死業曰如何是生死業師曰求大涅槃是生死業捨垢取淨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脫對治門是生死業曰云何即得解脫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直用直行是無等等○有三藏法師問眞如有變易否師曰有變易三藏曰禪師錯也師却問三藏有眞如否曰有師曰若無變易決定是凡僧也豈不聞善知識者能回三毒爲三聚淨戒回六識爲六神通回煩惱作菩提回無明爲大智眞如若無變易三藏眞是自然外道也三藏曰若爾者眞如卽有變易也師曰若執眞如有變易亦是外道○源律師問和尙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師曰饑來喫飯困來卽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師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師曰他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所以不同也律師杜口

泐潭法會禪師

洪州泐潭法會禪師問馬祖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曰低聲近前來向汝道師便近前祖打一摑曰六耳不同謀且去來日來師至來日獨入法堂曰請和尙道祖曰且去待老漢上堂出來問與汝證明師忽有省遂曰謝大衆證明乃繞法堂一匝便去

杉山智堅禪師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初與歸宗南泉行脚時路逢一虎各從虎邊過了南泉問歸宗適來見虎似箇甚麽歸宗曰似箇猫兒歸宗却問師師曰似箇狗子又問南泉南泉曰我見是箇大蟲（大潙智云三箇老漢聚頭寐語若要徹一時參取這大蟲始得）○師喫飯次南泉收生飯乃曰生聻師曰無生南泉曰無生猶是末南泉行數步師召曰長老南泉回頭曰作麽師曰莫道是末○普請擇蕨次南泉拈起一莖曰這箇大好供養師曰非但這箇百味珍羞他亦不顧南泉曰雖然如是箇箇須嘗過始得（翠巖芝云只如杉山與麽道還有免得麽若免得去未具眼在若免不得又違前話）

泐潭惟建禪師

洪州泐潭惟建禪師。一日在法堂後坐禪。馬祖見。乃吹師耳兩吹。師起見是祖。却復入定。祖歸方丈。令侍者持一椀茶與師。師不顧。便自歸堂。

茗溪道行禪師

澧州茗谿道行禪師。嘗曰。吾有大病。非世所醫。（後僧問曹山云。古人云。吾有大病非世所醫。未審是甚麼病。曹山云。攢簇不得底病。云。一切衆生還有此病也無。曹山云。人人盡有。云。和尙還有此病也無。曹山云。正覔起處不得。云。一切衆生爲甚麼不病。曹山云。一切衆生若病即非衆生。云。未審諸佛還有此病也無。曹山云。有。云。旣有爲甚麼不病。曹山云。爲伊惺惺。）

石鞏慧藏禪師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本以弋獵爲務。惡見沙門。因逐鹿從馬祖庵前過。祖乃逆之。師遂問。還見鹿過否。祖曰。汝是何人。曰。獵者。祖曰。汝解射否。曰。解射。祖曰。汝一箭射幾箇。曰。一箭射一箇。祖曰。汝不解射。曰。和尙解射否。祖曰。解射。曰。一箭射幾箇。祖曰。一箭射一羣。曰。彼此生命。何用射他一羣。祖曰。汝旣知如是。何不自射。曰。若敎某甲自射。直是無下手處。祖曰。這漢曠劫無明煩惱。今日頓息。師擲下弓箭。投祖出家。（雪竇顯云。馬師一箭一羣。信彩射得。有甚用處。不如石鞏一箭一箇。却是好手。雪竇今日効古人之作。擬放一箭。高聲喝云。看箭。又云。中也。淸涼欽云。且道作麼是一箭射一羣底道理。直是三千大千世界生命也不消一箭。翠巖芝云。馬祖一箭一羣。猶未善在。山僧一箭射盡動含靈。無不中者。雖然如是。只道得一半。更有一半。留與諸上座道。）○一日在厨作務次。祖問。作甚麼。曰。牧牛。祖曰。作麼生牧。曰。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祖曰。子眞牧牛。師便休。○師住後。常以弓箭接機。（載三平章）○師問西堂。汝還解捉得虛空麼。西堂曰。捉得。師曰。作麼生捉。西堂以手撮虛空。師曰。汝不解捉。西堂却問。師兄作麼生捉。師把西堂鼻孔拽。西堂作忍痛聲曰。太煞拽人鼻孔。直欲脫去。師曰。直須恁麼捉虛空始得。（天奇瑞云。當時若解師子返擲。慧藏粉骨碎身。皆因靠壁倚墻。所以遭人毒手。可惜盡力提持。爭奈罕逢別者。今日當陽還有通方者麼。只如山僧如此口吧吧地。如何。劍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壺。）

北蘭讓禪師

江西北蘭讓禪師。湖塘亮長老問。承聞師兄畫得先師眞。暫請瞻禮。師以兩手擘胸開示之。亮便禮拜。師曰。莫禮莫禮。亮曰。師兄錯也。某甲不禮師兄。師曰。汝禮先師眞那。亮曰。因甚麼敎莫禮。師曰。何曾錯。

南源道明禪師

袁州南源道明禪師。上堂。快馬一鞭。快人一言。有事

何不出頭來無事各自珍重僧問一言作麽生師乃吐舌曰待我有廣長舌相即向汝道○洞山參方上法堂師曰已相見了也洞山便下去明日却上問曰昨日已蒙和尙慈悲不知甚麽處是與某甲已相見處師曰心心無間斷流入於性海洞山曰幾合放過洞山辭師曰多學佛法廣作利益洞山曰多學佛法即不問如何是廣作利益師曰一物莫違

中邑洪恩禪師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每見僧來拍口作和和聲仰山謝戒師亦拍口作和和聲仰山從西過東師又拍口作和和聲仰山從東過西師又拍口作和和聲仰山當中而立然後謝戒師曰甚麽處得此三昧仰山曰於曹谿印子上脫來師曰汝道曹谿用此三昧接甚麽人仰山曰接一宿覺仰山曰和尙甚處得此三昧師曰我於馬大師處得此三昧（瑯琊覺云愁人莫向愁人說）○仰山又問如何得見佛性義師曰我與汝說箇譬喻如一室有六窗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邊喚猩猩猩猩即應如是六窗俱喚俱應仰山禮謝起曰適蒙和尙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祇如內獼猴睡著外獼猴欲與相見又且如何師下繩牀執仰山手作舞曰猩猩與汝相見了譬如蟭螟蟲在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叫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雲居錫云中邑當時若不得仰山這一句語何處有中邑也　崇壽稠云還有人定得此道理麽若定不得只是箇弄精魂脚手佛性義在甚麽處　玄覺云若不是仰山爭得見中邑且道甚麽處是仰山得見中邑處）

泐潭常興禪師

洪州泐潭常興禪師南泉至見師面壁乃拊師背師問汝是阿誰曰普願師曰如何曰也尋常師曰汝何多事

汾州無業禪師

汾州無業禪師商州上洛杜氏子聞馬大師禪門鼎盛特往瞻禮祖覩其狀貌奇偉語音如鐘乃曰巍巍佛堂其中無佛師禮跪而問曰三乘文學粗窮其旨常聞禪門即心是佛實未能了祖曰祇未了底心即是更無別物師曰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祖曰大德正鬧在且去別時來師纔出祖召曰大德師回首祖曰是甚麽師便領悟乃禮拜祖曰這鈍漢禮拜

作麼（雲居錫云甚麼處是汾州正鬧）○師住開元精舍學者致問多答之曰莫妄想○唐憲宗屢召師皆辭疾不赴暨穆宗即位賚詔迎請師微笑曰貧道何德累煩世主且請前行吾從別道去矣乃澡身剃髮至中夜告弟子惠惜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即爲境惑一爲境惑流轉不窮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跏趺而逝

鵝湖大義禪師

信州鵝湖大義禪師衢州須江徐氏子唐憲宗嘗詔入內於麟德殿論義帝乃問何者是佛性師對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眞宗益加欽重○有一僧乞置塔李翺尙書問曰教中不許將屍塔下過又作麼生僧無對僧却問師師曰他得大闡提

伊闕自在禪師

伊闕伏牛山自在禪師吳興李氏子初依國一禪師受具後參馬祖發明心地祖令送書與忠國師國師曰馬大師以何法示徒曰即心即佛國師曰是甚麼語話良久又問曰此外更有何言教師曰非心非佛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曰猶較些子師曰馬大師即恁麼未審和尙此間如何國師曰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鎌（雪竇顯向猶較些子處便喝又向曲似刈禾鎌處云是恁麼語話也好與一撥見之不取千載難忘　潙山喆云當時但呵呵大笑復問國師此問如何待云三點如流水又呵呵大笑敎他國師進且無門退亦無路何故入虎穴撩虎兒須是其人　姜山方云大小國師有頭無尾待伊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亦向道是什麼語話豈不光前絶後）○師後居伏牛山上堂曰即心即佛是無病求藥句非心非佛是藥病對治句僧問如何是脫灑底句師曰伏牛山下古今傳

三角總印禪師

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上堂若論此事貶上眉毛早已蹉過也麻谷便問貶上眉毛即不問如何是此事師曰蹉過也麻谷乃掀倒禪牀師便打（長慶稜代云悄然　保福展云三角賊過後張弓　雪竇顯云兩箇有頭無尾漢眉毛未曾貶上說什麼此事蹉過尋有僧問眉毛爲甚不貶上師便打　昭覺勤云慣調金鏃久歷沙場一箭落雙鵰人前誇敏手雖然大似把手上高山未免傍觀）

者哂若據崇寧見處喚作此事早是好肉上剜瘡了也
何況更論眨上眉毛早已蹉過龐谷雪竇賊過後張弓
則故是更有一箇蕎拈拄杖便下
座　徑山杲云蹉過龐谷也不知

魯祖寶雲禪師

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洞山來參禮拜起。侍立少頃
而出却再入來。師曰。祇恁麼祇恁麼。所以如此。洞山
曰。大有人不肯。師曰。作麼取汝口辯。洞山便禮拜○
僧問。如何是不言言。師曰。汝口在甚麼處。曰無口。師
曰。將甚麼喫飯。僧無對　洞山价代云他不飢喫什麼
飯　雪竇顯云好劈脊棒這
殷漢開口了合不得合口了開不得　黃龍新云雪竇
只知道僧開口了合不得合口了開不得殊不知魯祖
被這擔板漢勸破　天童覺云這僧只解握死蛇頭不
能將猛虎鬚當時待他問你口在什麼處便與一喝拂
袖便行直饒魯祖全
機往往做手脚不及
○師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
聞曰。我尋常向師僧道。向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
一箇半箇。他恁麼驢年去　報慈遂云為復唱和語不
背語　保福展問長慶祇
如魯祖節文在甚　麼處被南泉恁麼道長慶云退已讓
於人萬中無一箇　羅山閑云陳老師當時若見背上
與五火抄何故為　伊解放不解收　玄沙備云我當時
若見也與五火抄　雲居錫云羅山　玄沙總恁麼道為
復一般別有道理若擇得出許上座佛法有去處　徑
山杲云魯祖不得南泉幾乎覷破壁　笑巖寶云魯祖
若非南泉幾成滯貨當時若有箇衲僧入來纔見伊恁
麼便與掀倒不惟打斷諸老葛藤亦免魔魅人家男女
徑山信云魯祖面壁若作
佛法商量入地獄如箭射

芙蓉太毓禪師

常州芙蓉山太毓禪師。金陵范氏子。因行食到龐居
士前。居士擬接。師乃縮手曰。生心受施。淨名早訶去。
此一機居士還甘否。居士曰。當時善現豈不作家。師
曰。非關他事。居士曰。食到口邊被他奪却。師乃下食。
居士曰。不消一句　昭覺勤云善現作家芙蓉奇特盡
被龐居士一時領過了也只如居
士道不消一句且道是那一句端坐受供養施主常安
業　天奇瑞云若有生心受食水外必然有波若不生
心受食淨名因甚過二十恒河世界直向香積國中捧
來若受彼食波外決定有水且道即今喚什麼作食　淡
笑云曲不藏
直與不掩僞
○居士又問。馬大師著實為人處。還分
付吾師否。師曰。某甲尚未見他。作麼生知他著實處。
居士曰。祇此見知也無討處。師曰。居士也不得一向
言說。居士曰。一向言說。師又失宗。若作兩向三向。師
還開得口否。師曰。直是開口不得。可謂實也。居士撫
掌而出　蔣山懃云芙蓉何不道分付與我待問如何
是著實處便好與一掌待他眼睛定動更與
一掌何故且要
打斷許多葛藤

紫玉道通禪師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廬江何氏子。詣建陽謁馬祖。
祖尋遷龔公山。師亦隨之。祖將歸寂。謂師曰。夫玉石

潤山秀麗。益汝道業。遇可居之。是秋遊洛回至唐州西紫玉山。遂剪茅構舍而居○于頔相公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剎鬼國。師曰。于頔客作漢問恁麼事作麼。于公失色。師乃指曰。這箇便是漂墮羅剎鬼國。公又問。如何是佛。師喚相公。公應諾。師曰。更莫別求（藥山儼聞云。噫可惜于家漢。生埋向紫玉山中。公聞乃謁見藥山。藥山問云。聞相公在紫玉山中大作佛事。是否。公云不敢。乃云承聞有語相救。今日特來。藥山云。有疑但問。公云。如何是佛。藥山召于頔。公應諾。藥山云。是甚麼。公於此有省。長慶稜共羅山擧次。長慶云。藥山一等是道。甚是奇特。雲泥有隔。羅山云。不得草草。當時頗遇是于頔。可中草窠裏。撥着箇焦尾大蟲。何處有藥山也。長慶云。作麼生。羅山云。還知于頔是鍛了底金麼。大溈智云。于頔當時若會。見藥山喚云。是什麼。只向道。和尚賺我來。拂袖便去。不惟作箇慷慨丈夫。亦乃不鈍置紫玉。天奇瑞云。一呼一諾。賓主分明。因什麼却墮羅剎鬼國。皆因逐語隨言。拋眞棄覺。被這黑風扇鼓。萬劫漂沉。焉得不爲客作賤人。豎拂子云。若向這裏會得。頓出無明業海。免宿門前草庵）

五臺隱峰禪師

五臺山隱峯禪師。邵武軍鄧氏子（時稱鄧隱峯）。幼若不慧。父母聽其出家。初遊馬祖之門。而未能覩奧。復來往石頭。雖兩番不捷（語見馬祖章）。而後於馬祖言下相契○師問石頭。如何得合道去。石頭曰。我亦不合道。師曰。畢竟如何。石頭曰。汝被這箇得多少時邪○石頭剗草次。師在左側叉手而立。石頭飛剗子向師前剗一株草。師曰。和尚祇剗得這箇。不剗得那箇。石頭提起剗子。師接得便作剗草勢。石頭曰。汝祇剗得那箇。不解剗得這箇。師無對（洞山价云。還有堆阜麼）○師一日推車次。馬祖展脚在路上坐。師曰。請師收足。祖曰。已展不縮。師曰。已進不退。乃推車碾損祖脚。祖歸法堂。執斧子曰。適來碾損老僧脚底出來。師便出於祖前引頸。祖乃置斧（天奇瑞云。師勝資強。人間少有。切不可流俗見解。雖然。蓋世禪和。能有幾箇作家。何故。未到盡驚山嶮峻。從來方識路高低）○師到南泉。覩衆僧參次。南泉指淨瓶曰。銅瓶是境。瓶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將水來。師拈起淨瓶。向南泉面前瀉。南泉便休○師後到溈山。便入堂。於上板頭解放衣鉢。溈山聞師叔到。先具威儀。下堂內相看。師見來。便作臥勢。溈山便歸方丈。師乃發去。少間。溈山問侍者。師叔在否。曰已去。溈山曰。去時有甚麼語。曰無語。溈山曰。莫道無語。其聲如雷○唐元和中。荐登五臺。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阻兵違拒王命。官軍與賊軍交鋒。未決勝負。師曰。吾當去解其患。乃擲錫空中。飛身而過。兩軍將士仰觀

事符預夢。圓心頓息。師既顯神異。慮成惑衆。遂入五臺。於金剛窟前將示滅。先問衆曰。諸方遷化。坐去臥去。吾嘗見之。還有立化也無。曰有。師曰。還有倒立者否。曰未嘗見有。師乃倒立而化。亭亭然其衣順體。時衆議舁就茶毗。屹然不動。遠近瞻覩。驚歎無已。師有妹為尼。時亦在彼。乃拊而咄曰。老兄疇昔不循法律。死更熒惑於人。於是以手推之。僨然而踣

西園曇藏禪師

南嶽西園蘭若曇藏禪師。受心印於大寂。後謁石頭。瑩然明徹。出住西園。禪侶日盛。○一日自燒浴次。僧問。何不使沙彌。師撫掌三下（僧舉似曹山寂。曹山云。一等是拍手撫掌。就中西園奇怪。俱胝一指頭禪。蓋為承當處不諦當。僧却問曹山。西園撫掌。豈不是奴兒婢子邊事。曹山云是。云向上更有事也無。曹山云有。云如何是向上事。曹山叱云。這奴兒婢子）

楊岐甄叔禪師

袁州楊岐山甄叔禪師。禪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呈起數珠。禪月罔措。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某甲參見石頭來。曰見石頭得何意旨。師指庭前鹿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渠儂得自由

馬頭神藏禪師

磁州馬頭峯神藏禪師。上堂。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便下座（南泉願云。恁麼依師道。始道得一半。黃檗運云。不是南泉駁他。要圓前話）

華林善覺禪師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常持錫杖。夜出林麓間。七步一振錫。一稱觀音名號。夾山問。遠聞和尚念觀音。是否。師曰然。夾山曰。騎却頭時如何。師曰。出頭即從汝騎。不出頭騎甚麼。夾山無對。○僧參方展坐具。師曰。緩緩。曰和尚見甚麼。師曰。可惜許磕破鐘樓。其僧從此悟入。○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曰。還有侍者否。師曰。有一兩箇。祇是不可見客。裴公曰。在甚麼處。師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庵後而出。裴公覩之驚悸。師語二虎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裴公問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乃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山僧常念觀音

水塘和尚

汀州水塘和尚問歸宗。甚麼人。歸宗曰。陳州人。師曰。年多少。歸宗曰。二十二。師曰。闍黎未生時。老僧去來

歸宗曰和尚幾時生。師豎起拂子。歸宗曰這箇豈有生邪。師曰會得即無生。曰未會。在師無語。

烏臼和尚

烏臼和尚。玄紹二上座參。師乃問二禪客發足甚麼處。玄曰江西。師便打。玄曰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汝既不會。後面箇師僧祇對看。紹擬近前。師便打曰信知同坑無異土。參堂去。

雪竇顯云。宗師眼目。須至瀏麼。如金翅擘海。直取龍吞。有般漢眼目未辨東西。拄杖不知顛倒。只管說照用同時。人境俱奪。　潙山喆云。烏臼大似巨鼇湼擘太華之威。蒼龍展奪驪珠之勢。直得乾坤失色。乃拈拄杖云。諸人還識烏臼麼。若也識去。橫按鏌鎁。寰中獨據。若也未識。棒頭有眼明如日。卓拄杖下座。　白雲端云。衆中商量道。拄杖在烏臼手裏。以強陵弱。有什麼難。苦哉。作道般見解。水亦難消。所以道。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要識烏臼麼。橫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　昭覺勤云。雪竇明辨古今。分別邪正。若不知有。爭恁麼道。雖然如是。只見烏臼放行處。未明烏臼把住處。要知烏臼把住處麼。直得釋迦彌勒。猶爲走使。不敢正眼覷着。若使據令而行。盡大地人。並須喫棒。

古寺和尚

古寺和尚。丹霞來參。經宿。明旦粥熟。行者祇盛一鉢與師。又盛一椀自喫。殊不顧丹霞。丹霞亦自盛粥喫。行者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丹霞問師何不教訓行者。得恁麼無禮。師曰淨地上不要點污人家男女。丹霞曰幾不問過這老漢。

石臼和尚

石臼和尚。初參馬祖。祖問甚麼處來。師曰烏臼來。祖曰烏臼近日有何言句。師曰幾人於此茫然。祖曰茫然且置。悄然一句作麼生。師乃近前三步。祖曰我有七棒寄打烏臼。你還甘否。師曰和尚先喫。某甲後甘。

昭覺勤云。草窠裏撥出一箇半箇。有什麼共語處。雖然如是。猶放過一着在。

本谿和尚

本谿和尚。因龐居士問丹霞打侍者意在何所。師曰大老翁見人長短在。居士曰爲我與師同參方敢借問。師曰若恁麼從頭擧來共你商量。居士曰大老翁不可共你說人是非。師曰念翁年老。居士曰罪過罪過。

石林和尚

石林和尚。見龐居士來。乃豎起拂子曰不落丹霞機。試道一句子。居士奪却拂子。却自豎起拳。師曰正是丹霞機。居士曰與我不落看。師曰丹霞患瘂。龐公患聾。居士曰恰是。師無語。居士曰向道偶爾。又一日問

居士某甲有箇借問居士莫惜言語居士曰便請舉來師曰元來惜言語居士曰這箇問訊不覺落他便宜師乃掩耳居士曰作家作家

西山亮座主

亮座主蜀人也頗講經論因參馬祖祖問見說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師曰不敢祖曰將甚麼講師曰將心講祖曰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師抗聲曰心既講不得虛空莫講得麼祖曰却是虛空講得師不肯便出將下堦祖召曰座主師回首祖曰是甚麼師豁然大悟便禮拜祖曰這鈍根阿師禮拜作麼師曰某甲所講經論將謂無人及得今日被大師一問平生功業一時氷釋禮謝而退乃隱于洪州西山更無消息 法眼益云看他古人恁麼慈悲教人如今作麼生會莫聚頭向這裏妄想

齊峯和尚

齊峯和尚龐居士來師曰俗人頻頻入僧院討箇甚麼居士回顧兩邊曰誰恁麼道師乃咄之居士曰在這裏師曰莫是當陽道麼居士曰背後底聻師回首曰看看居士曰草賊大敗居士却問此去峯頂有幾里師曰甚麼處去來居士曰可謂峻硬不得問著師曰是多少居士曰一二三師曰四五六居士曰何不道七師曰纔道七便有八居士曰得也得也師曰一任添取居士曰不得堂堂道師曰還我恁麼時龐老主人公來居士曰少神作麼師曰好箇問訊問不著人居士曰將爲將爲 天童華云發大機顯大用且非電光石火疾焰過風要須平地上驗崖巉峻處平坦看他二老深入虎穴透徹淵源至於結角羅紋游刃磅礴得大自在因甚華頂峯未曾到只如齊峯云還我恁麼時龐老主人公來居士云少神作麼歸宗向這裏擬着箇眼也要諸人瞥地良久云竹影掃堦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

大陽和尚

大陽和尚因伊禪師相見乃問伊禪近日有一般知識向目前指教人了取目前事作這箇爲人還會文彩未兆時也無曰擬向這裏致一問不知可否師曰答汝已了莫道可否曰還識得目前也未師曰若是目前作麼生識曰要且遭人檢點師曰誰曰某甲師便喝伊禪退步而立師曰汝祗解瞻前不解顧後曰雪上更加霜師曰彼此無便宜

百靈和尚

百靈和尙一日與龐居士路次相逢。問曰。南嶽得力句。還曾擧向人也無。居士曰。曾擧來。師曰。擧向甚麼人。居士以手自指曰。龐公。師曰。直是妙德空生也讚歎不及。居士却問。阿師得力句。是誰得知。師戴笠子便行。居士曰。善爲道路。師更不回首　徑山杲云。這箇話端。若不是龐公。幾乎錯擧似人。雖然如是。百靈輸他龐老一着。何故。當時若不得箇破笠頭。遮却髑髏。有甚面目見他龐公　楚石琦云。百靈戴笠便去。得力句分明擧似來。因甚麼妙喜老人道。百靈有甚面目見他龐公。也是扶强不扶弱。有人與妙喜作主。要問作麼生是得力句。速道速道。㘞。不來劈脊便棒　天奇瑞云。作者相見。終不在言句上作活計。須不在言句上也。要八海通流。問處乘風。答處自在。孰不識嘆。爲什麼末後反追不吐一言。鳥飛高漢潤。魚躍滑潭深

金牛和尙

鎭州金牛和尙。每自做飯供養衆僧。至齋時。舁飯桶到堂前作舞。呵呵大笑曰。菩薩子喫飯來　長慶稜云。大似因齋慶讚　大光誨因僧問云。長慶道因齋慶讚。意旨如何。大光乃作舞。僧禮拜。大光云。見甚道理便禮拜。僧却作舞。大光云。這野狐精　東禪齊云。古人自出手作飯舞了。喚人來喫。意作麼生。還會麼。秖如長慶與大光。是明古人意。別爲他分析。今問上座。每日持鉢掌盂時。迎來送去時。爲當與古人一般。別有道理。若道別。且作麼生得別來。若一般。恰到他舞。又被喚作野狐精。有會麼。若未會。行脚眼在甚麼處　雪竇顯云。雖然如是。金牛不是好心。頌云。前箭猶輕後箭深。誰云黃葉是黃金。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沈　昭覺勤云。且道大光云。這野狐精。與藏頭白海頭黑。是同是別。這漆桶。又道好師僧。且道是同是別　○師因臨濟來。乃橫按拄杖方丈前坐。臨濟遂拍掌三下。歸堂去。師却下去。人事了。便問。賓主相見。各有軌儀。上座何得無禮。臨濟曰。道甚麼。師擬開口。臨濟便打一坐具。師作倒勢。臨濟又打一坐具。師曰。今日不著便。遂歸方丈　潙山問仰山。此二尊宿。還有勝負否。仰山云。勝即總勝。負即總負　潙山杲云。一人焦磚打着。連底凍。一人得便宜。是落便宜。具眼者辨取

乳源和尙

韶州乳源和尙上堂。西來的的意。不妨難道。衆中莫有道得者出來試道看。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曰。是甚麼時節出頭來。便歸方丈　僧擧似長慶。長慶云。不妨不妨　保福展代云。爲和尙不惜身命　承天宗云。宗乘也不易扶豎。這兩箇老漢扶不起。我道這僧若不出頭。棒即是乳源自喫　○仰山作沙彌時。念經聲高。師咄曰。這沙彌念經恰似哭。曰。慧寂秖恁麼。未審和尙如何。師乃顧視。仰山曰。若恁麼。與哭何異。師便休

松山和尙

松山和尙同龐居士喫茶。居士擧槖子曰。人人盡有分。爲甚麼道不得。師曰。秖爲人人盡有。所以道不得。

居士曰阿兄爲甚麼却道得師曰不可無言也居士曰灼然灼然師便喫茶居士曰阿兄喫茶爲甚麼不揖客師曰誰居士曰龐公師曰何須更揖後丹霞聞乃曰若不是松山幾被箇老翁惑亂一上居士聞之乃令人傳語丹霞曰何不會取未擧橐子時

則川和尚

則川和尚蜀人也龐居士相看次師曰還記得見石頭時道理否居士曰猶得阿師重擧在師曰情知久參事慢居士曰阿師老耄不啻龐公師曰二彼同時又爭幾許居士曰龐公鮮健且勝阿師師曰不是勝我祇欠汝箇幞頭居士拈下幞頭曰恰與師相似師大笑而已○師摘茶次居士曰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否師曰不是老師洎答公話居士曰有問有答蓋是尋常師乃摘茶不聽居士曰莫怪適來容易借問師亦不顧居士喝曰這無禮儀老漢待我一一擧向明眼人師乃拋却茶籃便歸方丈 雪竇顯云則川只解把定封疆不能同生同死當時與拈下幞頭誰敢喚作龐居士 蔣山懃云兩回不顧拋籃便歸且道旨歸何處還會麼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蔕甜則川老漢經事多矣

打地和尚

忻州打地和尚自江西領旨常晦其名凡學者致問唯以棒打地示之時謂之打地和尚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後致問師但張其口僧問門人曰祇如和尚每日有人問便打地意旨如何門人卽於竈內取柴一片擲在釜中 徑山杲云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

秀溪和尚

潭州秀溪和尚谷山問聲色純眞如何是道師曰亂道作麼谷山却從東過西立師曰若不恁麼卽禍事也谷山又從西過東立師乃下禪牀方行兩步被谷山捉住曰聲色純眞事作麼生師便打一掌谷山曰三十年後要箇人下茶也無在師曰要谷山這漢作甚麼谷山呵呵大笑

椑樹和尚

江西椑樹和尚臥次道吾近前牽被覆之師曰作麼道吾曰蓋覆師曰臥底是坐底是道吾曰不在這兩處師曰爭奈蓋覆何道吾曰莫亂道○師向火次道吾問作麼師曰和合道吾曰恁麼卽當頭脫去也師

曰隔濶來多少時邪道吾便拂袖而去○道吾一日從外歸師問甚麼處去來道吾曰親近來師曰用簸這兩片皮作麼道吾曰借師曰他有從汝借無作麼生道吾曰祇爲有所以借

草堂和尙

京兆草堂和尙自罷參大寂至海昌和尙處海昌問甚麼處來師曰道場來海昌曰這裏是甚麼處師曰賊不打貧人家

興平和尙

京兆興平和尙洞山來禮拜師曰莫禮老朽洞山曰禮非老朽師曰非老朽者不受禮洞山曰他亦不止洞山却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卽汝心是洞山曰雖然如此猶是某甲疑處師曰若恁麼卽問取木人去洞山曰某甲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師曰汝試道看洞山曰不是某甲洞山辭師曰甚麼處去洞山曰沿流無定止師曰法身沿流報身沿流洞山曰總不作此解師乃拊掌（保福展云洞山自是一家乃別云覓得幾人）

逍遙和尙

逍遙和尙鹿西和尙問念念攀緣心心永寂師曰昨晩也有人恁麼道鹿西曰道箇甚麼師曰不知鹿西曰請和尙說師以拂子驀口打鹿西拂袖便出師召衆曰頂門上著眼（蔣山懃云老僧雖頂門無眼也驗得你骨出何也古墓毒蛇頭戴角南山猛虎尾吒吵）

水潦和尙

洪州水潦和尙初參馬祖問曰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祖曰禮拜著師纔禮拜祖乃當胷蹋倒師大悟起來拊掌呵呵大笑曰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祇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禮謝而退（瑯琊覺云大衆你道水潦還曾悟也未　天童覺云馬大師不合放過待伊起來恁麼道但問只這一毫頭從甚處得來待伊擬議更與一踏）○師住後每告衆曰自從一喫馬祖蹋直至如今笑不休

浮盃和尙

浮盃和尙凌行婆來禮拜師與坐喫茶婆乃問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師曰浮盃無剩語婆曰未到浮盃不妨疑著師曰別有長處不妨拈出婆斂手哭曰蒼天中更添冤苦師無語婆曰語不知偏正理不

識倒邪爲人卽禍生後有僧擧似南泉南泉曰苦哉浮盃被這老婆摧折一上婆後聞笑曰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澄一禪客逢見行婆便問怎生是南泉猶少機關在婆乃哭曰可悲可痛澄一罔措婆曰會麼澄一合掌而立婆曰伎死禪和如麻似粟澄一擧似趙州趙州曰我若見這臭老婆問教口瘂澄一曰未審和尙怎生問他趙州便打澄一曰爲甚麼却打某甲趙州曰似這伎死漢不打更待幾時連打數棒婆聞却曰趙州合喫婆手裏棒後僧擧似趙州趙州哭曰可悲可痛婆聞此語合掌歎曰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趙州令僧問如何是趙州眼婆乃竪起拳頭僧回擧似趙州趙州作偈曰當機覿面提覿面當機疾報汝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偈答曰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機

龍山和尙

潭州龍山和尙亦云隱山洞山與密師伯經由見溪流菜葉洞山曰深山無人因何有菜隨流莫有道人居否乃共議撥草溪行五七里間忽見師羸形異貌放下行李問訊師曰此山無路闍黎從何處來洞山曰無路且置和尙從何而入師曰我不從雲水來洞山曰和尙住此山多少時邪師曰春秋不涉洞山曰和尙先住此山先住師曰不知洞山曰爲甚麼不知師曰我不從人天來洞山曰和尙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我見兩箇泥牛鬪入海直至于今絕消息洞山始具威儀禮拜便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靑山覆白雲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長年不出戶曰賓主相去幾何師曰長江水上波曰賓主相見有何言說師曰淸風拂白月洞山辭退師乃述偈曰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因茲燒庵入深山不見後人號爲隱山和尙

龐蘊居士

襄州居士龐蘊初謁石頭乃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石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與丹霞爲友一日石頭問曰子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居士曰若問日用事卽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爲號

丘山絕點埃神通幷妙用運水及搬柴石頭然之後參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居士於言下頓領玄旨乃留駐參承二載自爾機辯迅捷諸方嚮之○因辭藥山藥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居士乃指空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有全禪客曰落在甚處居士遂與一掌全曰也不得草草居士曰恁麼稱禪客閻羅老子未放你在全曰居士作麼生居士又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瘂（雪竇顯別初問云但握雪團便打）○有女名靈照常鬻竹漉籬以供朝夕居士有偈曰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賢聖了事凡夫易復易即此五蘊有眞智十方世界一乘同無相法身豈有二若捨煩惱入菩提不知何方有佛地○又偈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浮（昭覺勤云且道殺箇什麼殺衆生物命凡夫見解殺六賊煩惱凡夫見解殺佛殺祖大關提人見解衲僧分上畢竟殺箇什麼試定當看　中峯本云莫是殺生與護生一念平等麼恁麼商量瞎人眼目）○居士坐次問靈照曰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如何會靈照曰老老大大作這箇語話居士曰你作麼生靈照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居士乃笑○居士將入滅謂靈照曰視日早晚及午以報靈照遽報曰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居士出戶觀次靈照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居士笑曰我女鋒捷矣於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頔問疾次居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于公膝而化

教外別傳卷五

教外別傳卷六

南嶽下三世

黃蘗希運禪師（百丈海法嗣）

洪州黃蘗希運禪師閩人也遊天台逢一僧與之言笑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暴漲捐笠植杖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彼即褰衣躡波若履平地回顧曰渡來渡來師曰咄這

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脛其僧歎曰眞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師後遊京師因人啓發乃往參百丈百丈問巍巍堂堂從何方來師曰巍巍堂堂從嶺南來百丈曰巍巍堂堂當爲何事師曰巍巍堂堂不爲別事便禮拜問曰從上宗乘如何指示百丈良久師曰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百丈曰將謂汝是箇人乃起入方丈師隨後入曰某甲特來百丈曰若爾則他後不得孤負吾○百丈一日問師甚麼處去來師曰大雄山下採菌子來百丈曰還見大蟲麼師便作虎聲百丈拈斧作斫勢師卽打百丈一摑百丈吟吟而笑便歸上堂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　潙山拈擧問仰山仰山云和尙怎生潙山云百丈當時便合一斧斫殺因甚麼到如此仰山云不然潙山云子又作麼生仰山云百丈只解騎虎頭不解把虎尾潙山云子有嶮崖之句　五祖戒云百丈大似作賊人心虛黃檗熟處難忘　○師在南泉普請擇菜次南泉問甚麼處去師曰擇菜去南泉曰將甚麼擇師竪起刀南泉曰祇解作賓不解作主師以刀點三下南泉曰大家擇菜去　黃龍新云今時師僧往往將南泉黃檗作擇菜會却　○南泉一日曰老僧有牧牛歌請長老和師曰某甲自有師在師辭南泉南泉門送提起師笠曰長老身材沒量大笠子大小生師曰雖然如此大千世界總在裏許南泉曰王老師聻師戴笠便行○師在鹽官殿上禮佛次時唐宣宗爲沙彌問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師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常禮如是事沙彌曰用禮何爲師便掌沙彌曰太麤生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麤說細隨後又掌○裴相國鎭宛陵建大禪苑請師說法以師酷愛舊山還以黃檗名之公一日拓一尊佛於師前跪曰請師安名師召曰裴休公應諾師曰與汝安名竟公禮拜　雪竇顯代裴休當時便喝　徑山杲云裴公黃檗可謂如水入水似金博金雖然如是檢點將來不無滲漏今日祭中郞或捧一尊像請雲門安名卽向道淸淨法身毗盧遮那佛若云謝師安名卽向道下坡不走快便難逢　楚石琦云裴公捧像黃檗安名洽地看來如大家敎新婦相似直是好笑笑須三十年妙喜既不能坐斷未免隨例顚倒喚作淸淨法身毗盧遮那佛同人以相般人以粟　○師因有六人新到五人作禮中一人提起坐具作一圓相師曰我聞有一隻獵犬甚惡僧曰尋羚羊聲來師曰羚羊無聲到汝尋曰尋羚羊跡來師曰羚羊無跡到汝尋曰尋羚羊蹤來師曰羚羊

無蹤到汝尋曰與麼則死羝羊也師便休去明日陞
堂曰昨日尋羝羊僧出來僧便出師曰昨日公案未
了老僧休去你作麼生僧無語師曰將謂是本色衲
僧元來祇是義學沙門便打趁出 雪竇顯云只如聲響蹤跡既無獵犬
向甚處尋逐莫是絕聲響蹤跡處見黃檗麼諸禪德要
明陷虎之機也須是本分衲子 徑山信云黃檗幸是
作家何不當時便打趁出須待明日且道黃檗意作麼
生這僧既會尋羝羊蹤跡來又不會黃檗休去非惟義
學沙門還是脫空奴子 ○師一日揑拳曰天下老和尚總在這
裏我若放一線道從汝七縱八橫若不放過不消一
揑僧問放一線道時如何師曰七縱八橫曰不放過
不消一揑時如何師曰普 僧問雲門偃如何是七縱八橫雲門云念老僧年老
云如何是普雲門云天光回照云如何是天光回照雲門云骼脊少人知 ○裴相國一日
請師至郡以所解一編示師師接置於座略不披閱
良久曰會麼公曰未測師曰若便恁麼會得猶較些
子若也形於紙墨何有吾宗○一日上堂大衆雲集
乃曰汝等諸人欲何所求以拄杖趁之大衆不散師
却復坐曰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取笑
於人但見八百一千人處便去不可圖他熱鬧也老
漢行脚時或遇草根下有一箇漢便從頂門上一錐
看他若知痛痒可以布袋盛米供養他可中總似汝
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也汝等既稱行脚亦須
著些精神好還知道大唐國內無禪師麼時有僧問
諸方尊宿盡聚衆開化爲甚麼却道無禪師師曰不
道無禪祇是無師 溈山祐問仰山作麼生仰山云鵝王擇乳素非鴨類溈山云此實難
辨 五祖戒出僧語謝和尚說得道理好 石門聰云黃檗垂示不妨奇特纔被布衲拶着失却一隻眼 雪
竇顯頌云凜凜威風不自誇端居寰海定龍蛇大中天子曾輕觸三度親遭弄爪牙 承天宗云五祖戒眼照
四天下要見黃檗猶未可若要扶豎正法眼藏須是黃檗宗師 法昌遇云我要無禪底做國師 徑山杲云
且道是醍醐句是毒藥句頌云身上着衣方免寒口邊說食終不飽大唐國裏老婆禪今日爲君注破了 楚
石琦云殺人刀活人劍具眼者辨取 金粟悟云黃檗大似龍頭蛇尾當時待這僧云只如諸方匡徒領衆又
作麼生和聲便打更若擬議劈脊打出却恁麼老婆可謂酒糟太多 闍黎不見馬大師
下有八十四人坐道場得馬師正法眼者止三兩人
盧山歸宗和尚是其一夫出家人須知有從上來事
分始得且如四祖下牛頭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
捩子有此眼目方辨得邪正宗黨且當人事宜不能
體會得但知學言語念向皮袋裏安著到處稱我會
禪還替得汝生死麼輕忽老宿入地獄如箭珍重

長慶大安禪師 百丈海法嗣

福州長慶大安禪師。號懶安郡之陳氏子。孤錫遊方。逢一老父。謂師曰。師往南昌。當有所得。師即造百丈。禮而問曰。學人欲求識佛。何者即是。百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師曰。識得後如何。百丈曰。如人騎牛至家。師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百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自玆領旨。更不馳求同參祐禪師創居潙山。師躬耕助道。及祐歸寂。衆請接踵住持。○雪峯因入山。採得一枝木。其形似蛇。於背上題曰。本自天然。不假雕琢。寄與師。師曰。本色住山人。且無刀斧痕。○問。黃巢軍來。和尚向甚麼處回避。師曰。五蘊山中。曰。忽被他捉著時如何。師曰。惱亂將軍。

大慈寰中禪師百丈海法嗣

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蒲坂盧氏子。參百丈受心印。辭往南嶽常樂寺。結茅山頂。一日南泉至。問如何是庵中主。師曰。蒼天蒼天。南泉曰。蒼天且置。如何是庵中主。師曰。會即便會。莫忉忉。南泉拂袖而出。○後住大慈。上堂。山僧不解答話。祇能識病。時有僧出。師便歸方丈法眼徵云。衆中喚作病在目前不識。報慈遂云。且道大慈識病不識病。此僧出來。是病不是病。若言是病。每日行住。不可總是病。若言不是病。出來又作麼生 雪竇顯云。大凡扶竪宗乘。須辨箇得失。且大慈識病不答話。時有僧出。便歸方丈。雪竇識病不答話。或有僧出。劈脊便棒。諸方識病不答話。有僧出必然別有長處。敢有一箇勳着。大唐天子只三人。虛堂愚頌云。輕如毫末重如山。地角天涯去復還。黃葉隕時風骨露。水邊依舊石斕班。○趙州問。般若以何爲體。師曰。般若以何爲體。趙州大笑而出。明日趙州掃地次。師曰。般若以何爲體。趙州置帚。付掌大笑。師便歸方丈雪竇顯云。前來也笑。後來也笑。笑中有刀。大慈還識麼。直饒識得。也未免喪身失命 潙山喆云。纔見呵呵大笑。便與一掌。明日又問。待伊大笑。又與一掌。大慈若下得這兩掌。趙州若不對他。可謂生鐵鑄就。風吹不入漢。大凡宗師。一等是搖撼乾坤。直教如旱天霹靂。萬里無雲。轟一聲。教他眼目定動。豈不俊哉。要識趙州大慈麼。莫怪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謁聖明君 黃龍新云。趙州金鍮不辨。玉石不分。直饒分去。也未夢見大慈在 黃龍震云。般若非是無體。二老不能知。般若非是無用。二老不能用。若也能知能用。一言可以截斷衆紛。何必再三 南華昺云。兩箇漢只解掩耳偷鈴。不解移風易俗。或有問南華。般若以何爲體。劈脊便打。待伊眼目定動。却問般若以何爲體。靈利漢忽然踏着。必定自知落處 ○僧辭。師問甚麼處去。曰江西去。師曰。我勞汝一段事得否。曰和尚有甚麼事。師曰。將取老僧去得麼。曰更有過於和尚者。亦不能將去。師便休。僧後舉似洞山。洞山曰。闍黎爭合恁麼道。曰和尚作麼生。洞山曰得法眼益別云。和尚若去。某甲提笠子 汾陽昭代云。知汝力微 淨因成云。這僧可謂擔頭不泊蠅。是則當如是。要且只是孤生獨死底漢 天童覺云。大慈合伴

0110

不着這僧不如獨行也須是恁麼始得直饒大慈古佛也不奈這擔板漢何且道別有什麼長處○

洞山又問其僧大慈別有甚麼言句曰有時示衆曰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洞山曰我不恁麼道曰和尙作麼生洞山曰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在雲居錫云行時無說路說時無行路不說不行時合行甚麼路洛浦安云行說俱到即本分事無行說俱不到即本分事

平田普岸禪師 百丈海法嗣

天台平田普岸禪師洪州人也於百丈門下得旨訪茂源和尙茂源纔起迎師近前把住曰開口即失閉口即喪去此二途請師別道茂源以手掩鼻師放開曰一步較易兩步較難茂源曰著甚死急師曰若非是師不免諸方點檢○臨濟訪師到路口先逢一嫂在田使牛臨濟問嫂平田路向甚麼處去嫂打牛一棒曰這畜生到處走到此路也不識臨濟又曰我問你平田路向甚麼處去嫂曰這畜生五歲尙使不得臨濟心語曰欲觀前人先觀所使便有抽釘拔楔之意及見師師問你還曾見我嫂也未臨濟曰已收下了也師遂問近離甚處臨濟曰江西黃檗師曰情知你見作家來臨濟曰特來禮拜和尙師曰已相見了也臨濟曰賓主之禮合施三拜師曰既是賓主之禮禮拜著

石霜性空禪師 百丈海法嗣

潭州石霜山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如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出得此人即答汝西來意僧曰近日湖南暢和尙出世亦爲人東語西話師喚沙彌拽出這死屍著沙彌即仰山仰山後問耽源如何出得井中人耽源曰咄癡漢誰在井中仰山復問潙山潙山召慧寂仰山應諾潙山曰出也仰山住後常舉前語謂衆曰我在耽源處得名潙山處得地

古靈神贊禪師 百丈海法嗣

福州古靈神贊禪師本州大中寺受業後行脚遇百丈開悟却回受業本師問曰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曰並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因澡身命師去垢師乃拊背曰好所佛堂而佛不聖本師回首視之師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本師又一日在牕下看經蜂子投牕紙求出師覩之曰世界如許廣濶不肯出鑽他故紙驢年去遂有偈曰空門不肯出投窗也大癡百年

鑽故紙何日出頭時本師置經問曰汝行脚遇何人吾前後見汝發言異常師曰某甲蒙百丈和尚指箇歇處今欲報慈德耳本師於是告衆致齋請師說法師乃登座舉唱百丈門風曰靈光獨耀逈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本師於言下感悟曰何期垂老得聞極則事

和安寺通禪師 百丈海法嗣

廣州和安寺通禪師婺州雙林寺受業自幼寡言時人謂之不語通參馬祖至江西祖已圓寂遂謁百丈頓釋疑情○師一日召仰山將牀子來仰山將到師曰却送本處著仰山從之師召慧寂仰山應諾師曰牀子那邊是甚麼物仰山曰枕子師曰枕子這邊是甚麼物仰山曰無物師復召慧寂仰山應諾師曰是甚麼仰山無對師曰去

衛國院道禪師 百丈海法嗣

京兆衛國院道禪師新到參師問何方來曰河南來師曰黃河淸也未僧無對潙山佑代云小小狐兒要過但過用疑作甚麼

東山慧禪師 百丈海法嗣

洪州東山慧禪師同大于南用到茶堂有僧近前不審南用曰我旣不納汝汝亦不見我不審阿誰僧無語師曰不得平白地恁麼問伊南用曰大于亦無語那大于把定其僧曰是你恁麼累我亦然便打一摑南用大笑曰朗月與青天○大于侍者到師問金剛正定一切皆然秋去冬來且作麼生侍者曰不妨和尙借問師曰卽今卽得去後作麼生侍者曰誰敢問著某甲師曰大于還得麼侍者曰猶要別人點檢在師曰輔弼宗師不廢光彩侍者禮拜

淸田和尙 百丈海法嗣

淸田和尙與瑫上座煎茶次師敲繩牀三下瑫亦敲三下師曰老僧敲有箇善巧上座敲有何道理瑫曰某甲敲有箇方便和尙敲作麼生師舉起盞子瑫曰善知識眼應須恁麼茶罷瑫却問和尙適來舉起盞子意作麼生師曰不可更別有也

百丈涅槃和尙 百丈海法嗣

百丈山涅槃和尙一日謂衆曰汝等與我開田我與汝說大義衆開田了歸請說大義師乃展兩手衆罔

措 洪覺範林間錄云。百丈第二代法正禪師。大智之高弟。其先嘗誦涅槃經。不言姓名。時呼爲涅槃和尙。住成法席。師功最多。使衆開田。方說大義者。乃師也。黃檗古靈諸大士。皆推尊之。唐文人黃武翊。撰其碑。甚詳。柳公權書。妙絕今古。而傳燈所載。百丈惟政禪師。又係於馬祖法嗣之列。誤矣。及觀正宗記。則有惟政法正。然百丈第代可數。明教但皆見其名。不能辨而俱存也。今當以柳碑爲正。

趙州從諗禪師 南泉願法嗣

趙州觀音院 亦曰東院 從諗禪師。曹州郝鄉人。姓郝氏。抵池陽參南泉。値南泉偃息而問曰。近離甚處。師曰。瑞像。南泉曰。還見瑞像麼。師曰。不見瑞像。祇見臥如來。南泉便起坐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沙彌。南泉曰。那箇是你主。師近前躬身曰。仲冬嚴寒。伏惟和尙尊候萬福。南泉器之。許其入室。○他日問南泉。如何是道。南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向也無。南泉曰。擬向即乖。師曰。不擬爭知是道。南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眞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强是非邪。師於言下悟理。 圓悟勤頌云。遇飯喫飯。遇茶喫茶。千重百币。四海一家。解却粘。去却縛。言無言。作無作。廓然本體等虛空。風從虎兮雲從龍 徑山杲頌云。勸君不用苦勞神。喚作平常轉不親。冷淡全然沒滋味。一回舉著一回新 潙山果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時如何。豎起拂子云。鯨吞海水盡。露

令箇字原本不明

出珊瑚枝 擊碎蒼龍窟 靈隱嶽云。靑天白日。悟箇什麼。咄咄。驪珠元叟端云。南泉被趙州一問。直得分疎不下。趙州被南泉一坐。至今遂身不起。兩箇漢總有過處。諸人檢點得出。許你眞達不疑之道 乃往嵩嶽琉璃壇納戒。仍返南泉。○一日問南泉曰。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南泉曰。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師曰。謝師指示。南泉曰。昨夜三更月到牕。 雲峯悅云。若不是南泉。洎被打破蔡州 ○南泉曰。今時人須向異類中行始得。師曰。異即不問。如何是類。南泉以兩手拓地。師近前一踏踏倒。却向涅槃堂裏叫曰。悔悔。南泉令侍者問悔箇甚麼。師曰。悔不更與兩踏。○南泉上堂。師出問。明頭合暗頭合。南泉便下座歸方丈。師曰。這老和尙被我一問。直得無言可對。首座曰。莫道和尙無語好。自是上座不會。師便打一掌曰。此掌合是堂頭老漢喫。 五祖戒云。正賊走了。邏蹤人喫棒。又云。南泉當斷不斷。返招其亂 雲居舜云。諸人作麼生會。有底便道。首座落他綣繢。與麼會。又爭得山僧道。趙州大似傍若無人 天奇瑞云。入就者不知而出。出就者不知而入。徐六擔板。各見一邊。自有明眼人證據在。所以得時誇經紀。時收好種田。還知以已妨人遭他毒手者麼。十[箇]埋伏。眞可羡。隔江鬪智。又何如 ○師到黃檗。黃檗見來便閉方丈門。師乃把火於法堂內叫曰。救火救火。黃檗開門捉住曰。道道。師曰。賊過後張弓 保福展云。黃檗有頭無尾。趙州有尾無頭

雪竇顯云直是好笑笑須三十年忽有箇衲僧問雪竇笑箇什麽笑賊過後張弓 五祖戒云黃檗只會買賤不會賣貴趙州因禍致福 ○到寶壽寶壽見來於禪牀上背坐師展坐具禮拜寶壽下禪牀師便出 保福展云保壽忘頭失尾趙州平地上喫撲 ○又到道吾纔入堂道吾曰南泉一隻箭來也師曰看箭道吾曰過也師曰中 雪竇顯云二俱作家蓋是道吾趙州二俱不作家箭鋒不相拄直饒齊發齊中也只是箇射垜漢 報慈遂云且道二大老相見還有優劣也無若檢點得出許你於中字上有箇入處 ○又到茱萸執拄杖於法堂上從東過西茱萸曰作甚麽師曰探水茱萸曰我這裏一滴也無探箇甚麽師以杖倚壁便下 瑯琊覺云勢敗奴欺主年衰鬼弄人 保寧勇頌云逐步移筇探淺深果然滄海碧沉沉一雙足迹分明在將謂歸家不可尋 潙山喆云趙州善能探水不犯波瀾茱萸一滴也無爭奈關防不得 徑山杲云鉤在不疑之地頌云深淺聊將拄杖探忽然平地起波瀾傾湫倒岳驚天地到海方知徹底乾 天童華云茱萸一滴也無滔天白浪趙州以拄杖靠壁不犯波瀾雖然二老同死不同生爭奈山僧未肯放過 ○師將遊五臺有大德作偈留曰無處靑山不道場何須策杖禮淸涼雲中縱有金毛現正眼觀時非吉祥師曰作麽生是正眼大德無對 法眼益代云請上座領某甲 同安顯代云是上座眼 師自此道化被於北地衆請住觀音院○掃地次僧問和尚是大善知識爲甚麽掃地師曰塵從外來曰既是淸淨伽藍爲甚麽有塵師曰又一點也○師與官人遊園次兎見乃驚走遂問和尚是大善知識兎見爲甚麽走師曰老僧好殺○僧辭師曰甚處去曰諸方學佛法去師豎起拂子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曰與麽則不去也師曰摘楊花摘楊花 徑山杲云有佛處不得住生鐵秤鎚被蟲蛀無佛處急走過撞着嵩山破竈墮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兩箇石人相耳語恁麽則不去也此語已遍天下摘楊花摘楊花唵摩尼達哩吽㗶吒 靈隱嶽舉大慧語了云大慧老人盡力只道得到這裏還知香山落處麽鐵山崩倒壓銀山盤走珠兮珠走盤密密鴛鴦閑繡出金鍼終不與人看 楚石琦云妙喜老祖唱之於前天寧遠孫和之於後門前種萬莒萬莒生火筯火筯開蓮花蓮花結木瓜木瓜忽然攧落地撒出無數無數脂麻何也且要入拍 ○問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師曰鎮州出大蘿蔔頭 徑山杲頌云參見南泉王老師鎮州蘿蔔更無私拈來塞斷是非口雪曲陽春非楚詞 ○大衆晚參師曰今夜答話去也有解問者出來時有一僧便出禮拜師曰比來拋甎引玉却引得箇墼子 保壽沼云射虎不眞徒勞沒羽 長慶稜問覺鐵觜僧纔出禮拜爲什麽便將爲墼子覺云適來那邊亦有人恁麽問長慶云向伊道什麽覺云亦向伊恁麽道 雪竇顯云靈利漢聞舉便知落處然雖如此放過覺鐵觜夫宗師語不虛發出來必是作家因什麽拋甎引墼諸禪德要識趙州麽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 昭覺勤云諸方盡道趙州得逸羣之用一期施設不妨自在這僧要擊節扣關閃電光中卒着手脚不辨覺鐵觜能近取譬不墜宗

風法眼有通方鑑才。便知落處。敢問諸人。既是宗師。為甚麼拋甎只引得箇墼子。○上堂。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眞佛內裏坐。菩提涅槃。眞如佛性。盡是貼體衣服。亦名煩惱。實際理地甚麼處著。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汝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不會。截取老僧頭去。夢幻空華。徒勞把捉。心若不異。萬法一如。既不從外得。更拘執作麼。如羊相似。亂拾物安向口裏。老僧見藥山和尚道。有人問著。但教合取狗口。老僧亦教合取狗口。取我是垢。不取我是淨。一似獵狗專欲得物喫。佛法在甚麼處。千人萬人。盡是覓佛漢子。於中覓一箇道人無。若與空王為弟子。莫教心病最難醫。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一從見老僧後。更不是別人。祇是箇主人公。這箇更向外覓作麼。正恁麼時。莫轉頭換腦。若轉頭換腦。即失却也。僧問。承師有言。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曰此猶是壞底。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法眼益云。是一箇兩箇。是壞不壞。且作麼生會。試斷看。雪竇頌云。泥佛不度水。神光照天地。立雪如未休。何人不雕僞。金佛不度爐。人來訪子湖。牌中數箇字。清風何處無。木佛不度火。常思破竈墮。杖子忽擊着。方知孤負我。徑山杲云。軍營裏大王。頌云。九十七

種妙相。顧陸丹青難狀。趙州眼目精明。覷見心肝五臟。○師因老宿問。近離甚處。曰滑州。老宿曰。幾程到這裏。師曰。一踔到。老宿曰。好箇捷疾鬼。師曰。萬福大王。老宿曰。參堂去。師應喏喏。○尼問。如何是密密意。師以手掐之。尼曰。和尚猶有這箇在。師曰。却是你有這箇在。高峯妙頌云。猛虎深藏淺草窠。發回明月入烟蘿。頂門縱有金剛眼。未免當頭蹉過他。○問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山僧不問婦。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山僧無丈人。○有僧遊五臺。問一婆子曰。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僧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後有僧舉似師。師曰。待我去勘過。明日師便去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師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師歸院謂僧曰。臺山婆子為汝勘破了也。報慈遂云。前來僧也恁麼道。趙州去也恁麼道。甚麼處是勘破婆子處。又云。非唯被趙州勘破。亦被這僧勘破。瑯琊覺云。大小趙州去這婆子手裏喪身失命。然雖如此。錯會者多。溈山喆云。天下衲僧只知問路老婆。要且不知脚下泥深。若非趙州老人。爭顯汗馬功高。高峯妙云。這箇公案。若據諸方判斷。趙州勘破婆子。若據高峯點檢。將來。正是婆子勘破趙州。畢竟以何為驗。以手指云。烏直去。天奇瑞云。首身者知其首。而不知其實。賣身者只知其賣。而不知其首。鴟鵲遭彈。空遭其害。遲馬受縲。徒誇其俊。豈不見古人云。剛被時人知住處。又移茅舍入深居。徑山信云。臺山路上。少這婆子不得。自從趙州勘破後。直至如今。草漫漫地。東倒西擂。頌云。臺山婆臺

山婆死去十分沒奈何開眼受人穿鼻孔惡人自有惡人魔○問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曰接曰不恁麼來底師還接否師曰接曰恁麼來者從師接不恁麼來者如何接師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師因出路逢一婆婆問和尚住甚麼處師曰趙州東院西婆無語師歸問衆僧合使那箇西字或言東西字或言棲泊字師曰汝等總作得鹽鐵判官曰和尚爲甚恁麼道師曰爲汝總識字清涼欽別衆僧云已知去處○問如何是囊中寶師曰合取口清涼欽別云莫說似人○有一婆子令人送錢請轉藏經師受施利了却下禪牀轉一匝乃曰傳語婆轉藏經已竟其人回舉似婆婆曰比來請轉全藏如何祇爲轉半藏報慈遂云甚麼處是欠半藏處且道那婆子具甚麼眼便與麼道　徑山杲云衆中商量道如何是那半藏或云再繞一匝或彈指一下或咳嗽一聲或喝一喝或拍一拍恁麼見解只是不識羞若是那半藏莫道趙州更繞一匝直饒百千萬億匝於婆子分上只得半藏設使更繞一須彌山百千萬億匝於婆子分上亦只得半藏假饒天下老和尚共如是繞百千萬億匝於婆子分上也只得半藏設使山河大地森羅萬象若草若木各具廣長舌相異口同音從今日轉到盡未來際於婆子分上亦只得半藏諸人要識婆子麼良久云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因僧侍次遂指火問曰這箇是火你不得喚作火老僧道了也僧無對復笑起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此去舒州有投子和尚汝往禮拜問之必爲汝說因緣相契不用更來不相契却來其僧到投子投子問近離甚處曰趙州投子曰趙州有何言句僧舉前話投子曰汝會麼曰不會乞師指示投子下禪牀行三步却坐問曰會麼曰不會投子曰你歸舉似趙州其僧却回舉似師師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投子與麼不較多也○有新到謂師曰某甲從長安來橫擔一條拄杖不曾撥著一人師曰自是大德拄杖短同安顯別云老僧這箕不曾見恁麼人僧無對法眼益代云呵呵同安顯代云也不短○僧寫師眞呈師曰且道似我不似我若似我即打殺老僧不似我即燒却眞僧無對報慈遂代云留取供養○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栢樹子曰和尚莫將境示人師曰我不將境示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栢樹子徑山杲云庭前栢樹子今日重新舉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既是打破關爲什麼却尋言語當初將謂茅長短燒了元來地不平　楚石琦云庭前栢樹子天下杜禪和只管尋枝葉還曾夢見麼四海幸然淸似鏡莫來平地起風波　○問僧發足甚處曰雪峯師曰雪峯有何言句示人曰尋常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你等諸人向甚處屙師曰闍黎若回

寄箇鍬子去保福展云南有雪峯北有趙州雪竇頌云這僧既不從雪峯來可惜趙州鍬子瑯瑘覺云衆中有云寄鍬去埋却雪峯若道寄鉢盂去便道盛粥飯用狂解夢見作麼商量不是僧繇手設說學丹青〇師謂衆曰我向行脚到南方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著〇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時有僧問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甚麼師曰我亦不知僧曰和尚既不知爲甚道不在明白裏師曰問事卽得禮拜了退雪竇頌云趙州倒退三千頌云至道無難言端語端一有多種二無兩般天際日上月下檻前山深水寒髑髏識盡喜何立枯木龍吟消未乾難難揀擇明白君自看〇別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師曰曾有人問我老僧直得五年分疎不下雪竇頌云識語不能轉死却了也好與二十棒這棒須有分付處若辨不出且放此話大行 天童覺頌云五年分疎不下一句元無縫罅只知推過商量誰信分明顯價玲瓏底相知鹵莽底相訝寧可與曉事人相罵不可共不曉事人說話〇又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師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曰此猶是揀擇師曰田厙奴甚處是揀擇僧無語無庵全頌云當門一队透長安避子空嗟行路難不是人前誇俏措金槌擊碎萬重關〇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和尚如何爲人師曰何不引盡此語僧曰某甲祇念得到這裏師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白雲端頌云驀山塞海也尋常所至文明始是王但見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有封疆〇問如何是道師曰墻外底曰不問這箇師曰你問那箇曰大道師曰大道透長安天奇瑞云這僧只解問路不知當面蹉過趙州貪逰行人那妨失却船錢大衆會麼宜乎靜坐仔細評論〇上堂兄弟若從南方來者卽與下載若從北方來者卽與上載所以道近上人問道卽失道近下人問道卽得道〇師因與文遠行乃指一片地曰這裏好造箇巡鋪文遠便去路傍立曰把將公驗來師遂與一摑文遠曰公驗分明過〇師與文遠論義曰鬪劣不鬪勝勝者輸果子文遠曰請和尚立義師曰我是一頭驢文遠曰我是驢胃師曰我是驢糞文遠曰我是糞中蟲師曰你在彼中作甚麼文遠曰我在彼中過夏師曰把將果子來五祖戒云禍不單行瑯瑘覺云趙州文遠也是蕭何置律徑山杲云文遠在驢糞中過夏面赤不如語直趙州貪他少利贏得箇胡餅檢點將來也是普州人送賊畢竟如何鵝王擇乳素非鴨類 楚石琦云當時文遠待趙州老漢道我是一頭驢便道驗却胡餅了也老漢取胡餅就手奪却便行〇新到參師問甚麼處來曰南方來師曰佛法盡在南方汝來這裏作甚麼曰佛法豈有南北邪師曰饒汝從雪峯雲居來祇是

箇擔板漢（崇壽稠云和尚是據客置主人）○問如何是佛。師曰殿裏底。曰殿裏者豈不是泥龕塑像。師曰是。曰如何是佛。師曰殿裏底○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了也未。曰喫粥了也。師曰洗鉢盂去。其僧忽然省悟（雲門偃云且道有指示無指示若言有趙州向伊道箇什麼若言無有僧爲甚悟去　雪竇顯云我不似雲門爲蛇畫足直言向你道問者如蟲禦木答者偶爾成文然雖與麼瞎却衲僧眼作麼生免得此過諸仁者要會麼還你趙州喫粥也未拈却這僧喫粥了雪竇與你拄杖子歸堂　雲峯悅云雲門與麼道大似爲黃門栽鬚與蛇畫足雲峯則不然這僧於此悟去入地獄如箭射　黃龍心云雲門雪竇雖則善能鋤強輔弱捨富從貧要且不能安家立國乃問僧只如上座朝來亦喫粥亦洗鉢而今是迷是悟其僧禮拜起師喚近前我有一柄拂與汝歸堂　龍門遠云山僧今日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只是不悟既是爲善知識爲甚麼不悟還會麼豈可喚鐘作甕終不指鹿爲馬善人難犯水銀無假冷地忽然覷破管取一時放下　徑山杲云雲門大似阿修羅王托動三有大城諸煩惱海隨後喝云箇語作麼　楚石琦云諸仁者要見雲門則易要見趙州則難諸訛在什麼處劍去久矣爾方刻舟）○上堂。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分也無。僧舉似洛浦。洛浦扣齒。又舉似雲居。雲居曰何必。僧回舉似師。師曰南方大有人喪身失命。曰請和尚舉。師纔舉前語。僧指傍僧曰這箇師僧喫却飯了作恁麼語話。師休去○問久響趙州石橋。到來祇見略彴。師曰汝祇見略彴。且不見石橋。曰如何

是石橋。師曰度驢度馬（天奇瑞云言不涉玄旨無不妙蕩蕩然胡越皆親表表地江山一致雖然如是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曰如何是略彴。師曰箇箇度人。後有如前問。師如前答。又僧問如何是石橋。師曰過來過來（雲居錫云趙州爲當扶石橋扶略彴）○師聞沙彌喝參。向侍者曰。教伊去。侍者乃教去。沙彌便珍重。師曰沙彌得入門。侍者在門外（雲居錫云甚麼處是沙彌入門侍者在門外這裏若會得便見趙州）○問僧甚麼處來。曰從南來。師曰還知有趙州關否。曰須知有不涉關者。師曰這販私鹽漢○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下禪牀立。曰莫祇這箇便是否。師曰老僧未有語在○問菜頭。今日喫生菜。喫熟菜。菜頭拈起菜呈之。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曰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皆有佛性。狗子爲甚麼却無。師曰爲伊有業識在（翠巖芝云說有說無兩彩一賽如今作麼生　五祖演頌云趙州露刃劍寒霜光焰焰擬欲問如何分身作兩段　高峯妙云大小趙州拈出一粒巴豆子攪惱衲僧腸肚設有吞吐得者亦不免喪身失命何故急急如律令）○師問一婆子甚麼處去。曰偷趙州筍去。師曰忽遇趙州。又作麼生。婆便與一掌。師休去（雪竇顯云好掌更下兩掌也無勘處　五祖演云趙州休去作麼商量白雲露箇消息貴要諸人共知婆子雖行正令一生不了趙州被打兩掌咬定牙關婆子可謂去

路一身輕似葉趙州高名千古重如山 徑山信云夜眠侵曉起更有不眠人婆子一掌趙州猶如啞子喫黃瓜雖然這婆子也是看孔着楔未是好手 ○師一日於雪中臥曰相救相救有僧便去身邊臥師便起去 翠巖芝云此僧在趙州綣裏還有人出得麼天童華云這僧如蟲禦木要見趙州天地懸殊有殺瞎漢便道報恩扶強不扶弱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喝一喝 ○問如何是趙州一句師曰老僧半句也無曰豈無和尙在師曰老僧不是一句○師問新到曾到此間麼曰曾到師曰喫茶去又問僧僧曰不曾到師曰喫茶去後院主問曰爲甚麼曾到也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喫茶去師召院主主應喏師曰喫茶去 保福展云趙州慣得其便鏡淸怤擧問僧作麼生會僧便去鏡淸云邯鄲學唐步 雪竇顯云這僧不是邯鄲人爲甚學唐步若辨得出與汝茶喫 黃龍新云趙州喫茶宗門奇特到與不到是白拈賊 ○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老僧祇管看 雪竇顯云看即不無爭即不得且道扶這僧扶趙州 ○問空劫中還有人修行也無師曰汝喚甚麼作空劫曰無一物是師曰這箇始稱得修行喚甚麼作空劫僧無語○問如何是玄中玄師曰汝玄來多少時邪曰玄之久矣師曰闍黎若不遇老僧幾被玄殺○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領布衫重七斤 昭覺勤云摩醯三眼一句洞明似海朝宗千途共轍

雖然如是更有一着在忽有問蔣山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只對他道饑來喫飯困來眠 高峯妙云趙州一段綿密工夫風吹不入雨打不濕惜乎不解相體裁衣翻成鈍置高峯則不然忽有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只向他道我二十年前曾向道裏打失一隻眼睛至今指鹿爲馬大衆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 元叟端云趙州好語要且不赴來機中峯則不然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至大四年西山洪水汎漲一夜衝倒三座石橋山門頭石師子作大哮吼山河大地悉皆震動你鑿貪眠漢子知甚東西南北 金粟悟云我不似趙州委曲如有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劈脊便棒不惟直截抑且免置伊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躲根 ○師在東司上見遠侍者過驀召文遠文遠應諾師曰東司上不可與汝說佛法○僧辭師問甚麼處去曰雪峯去師曰雪峯忽若問和尙有何言句汝作麼生祇對曰某甲道不得請和尙道師曰冬卽言寒夏卽道熱又曰雪峯更問汝畢竟事作麼生僧又曰道不得師曰但道親從趙州來不是傳語人其僧到雪峯一依前語祇對雪峯曰也須是趙州始得 玄沙備聞云大小趙州敗闕也不知 雲居錫云甚麼處是趙州敗闕若檢得出是上座眼 ○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敲牀脚僧曰祇這莫便是否師曰是卽脫取去○問如何是毗盧圓相師曰老僧自幼出家不曾眼花曰豈不爲人師曰願汝常見毗盧圓相○官人問和尙還入地獄否師曰老僧末上入曰大善知識爲甚麼

頂疑頂

入地獄。師曰。我若不入。阿誰教化汝。○眞定帥王公攜諸子入院。師坐而問曰。大王會麼。王曰。不會。師曰。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牀。王尤加禮重。翌日令客將傳語。師下禪牀受之。侍者曰。和尚見大王來不下禪牀。今日軍將來爲甚麼却下禪牀。師曰。非汝所知。第一等人來。禪牀上接。中等人來。下禪牀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因侍者報大王來也。師曰。萬福大王。侍者曰。未到在。師曰。又道來也。黃龍南云。頭頭漏泄。罕遇仙陀。侍者只解報客。不知身在帝鄉。趙州入草求人。不覺渾身泥水　白雲端云。其僧雖然罔措。爭奈王令已行。王令既行。則海晏河淸。一句作麼生道。野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鼓祭江神○師到一庵主處問。有麼有麼。庵主竪起拳頭。師曰。水淺不是泊船處。便行。又到一庵主處問。有麼有麼。庵主亦竪起拳頭。師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雲居舜云。趙州當時甚生意氣。雖然如是。要且鼻孔在二庵主手裏　昭覺勤云。佛祖命脉。列聖鉗鎚。換斗移星。經天緯地。有般漢未出窠窟。只管道舌頭在趙州口裏。殊不知自已性命已屬他人。若能提向上綱宗。與二庵主相見。便可以定龍蛇別緇素。正好着力。還知趙州落處麼。切忌顢頇[頁]　龍門遠云。庵主一等竪拳。趙州因甚肯一箇不肯一箇。且道得失在什麼處。趙州勘破幾多阿師。庵主過了幾多寒暑。要識趙州麼。拍禪牀左邊一下。要識二庵主麼。拍禪牀右邊一下。還有撿點得出麼。良久云。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　潙山果云。泣露千般草。吟風一樣松。爲什麼肯一箇不肯一箇。若向這裏見得。釋迦不先。彌勒不後。坐斷要津。天長地久。苟或未然。月庵爲諸人下箇註脚。良久云。若不如是。爭知如是　元叟端云。這箇公案。諸方錯判者甚多。山僧論實不論虛。上庵主截鐵斬釘。下庵主和泥合水。大小趙州。識甚好惡○問。僧一日看多少經。曰或七八或十卷。師曰。闍黎不會看經。曰和尚一日看多少。師曰。老僧一日祇看一字。○文遠侍者在佛殿禮拜次。師見以拄杖打一下。曰作甚麼。侍者曰。禮佛。師曰。用禮作甚麼。侍者曰。禮佛也是好事。師曰。好事不如無。中峯本云。文遠云拜佛也是好事。不妨軟頑。趙州云好事不如無。話墮了也。要知趙州老人話墮處麼。待伊磕破腦門。即向你道○上堂。正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邪人說正法。正法悉皆邪。諸方難見易識。我這裏易見難識。○問。如何是趙州。師曰。東門西門南門北門徑山杲云。這僧問趙州。趙州答趙州。得人一馬。還人一牛。人平不語。水平不流。會麼。受恩深處宜先退。得意濃時便好休　楚石琦云。儘道僧神通。跳趙州關不過。大丈夫漢。當衆決擇。未到弓折箭盡。即便拱手歸降。何不着一轉語。教他納款去。且道。得着箇什麼語○問。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師曰。急水上打毬子。僧却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投子曰。念念不停留。○問。和尚姓甚麼。師曰。常州有。曰甲子多少。師曰。蘇州有。○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汝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乃

曰兄弟莫久立有事商量無事向衣鉢下坐窮理好老僧行脚時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除外更無別用心處若不如是大遠在○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三箇婆子排班拜○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一箇野雀兒從東飛過西○問學人有疑時如何師曰大宜小宜曰大疑師曰大宜東北角小宜僧堂後○問栢樹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曰幾時成佛師曰待虛空落地時曰虛空幾時落地師曰待栢樹子成佛時○問如何是毗盧師師便起立僧曰如何是法身主師便坐僧禮拜師曰且道坐者是立者是○師謂衆曰你若一生不離叢林不語五年十載無人喚你作瘂漢已後佛也不柰你何你若不信截取老僧頭去○師因趙王問師尊年有幾箇齒在師曰祇有一箇王曰爭喫得物師曰雖然一箇下下齩著○師寄拂子與王曰若問何處得來但說老僧平生用不盡者

長沙景岑禪師 南泉願法嗣

湖南長沙景岑招賢禪師上堂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須草深一丈事不獲已向汝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已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已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已我常向汝諸人道三世諸佛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委悉光未發時尚無佛無衆生消息何處得山河國土來時有僧問如何是沙門眼師曰長長出不得又曰成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輪迴出不得僧曰未審出箇甚麼不得師曰晝見日夜見星曰學人不會師曰妙高山色青又青（徑山杲云熟處難忘）○師遣僧問同參會和尚曰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然僧曰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會曰不可更別有也僧迴舉似師師示偈曰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爲眞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便問祇如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朗州山澧州水曰不會師曰四海五湖皇化裏（徑山杲云要見長沙更進一步若有人問如何進這一步我待欵欵地與你葛藤）○有客來謁師召尚書其人應諾師曰不是尚書本命曰不可離却即今祇對別有第二主人師曰喚尚書作至尊得麼曰恁麼總不祇對時莫是弟子

主人否師曰非但祇對與不祇對時無始劫來是箇生死根本有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眞祇爲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 徑山杲云即今祇對者既不是本來人却喚甚麼作本來人眞久云我恁麼道且作死馬醫 ○有秀才看千佛名經問曰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師曰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也未曰未曾師曰得閑題取一篇好 昭覺勤云驀刀劈面解辨者何人劈箭當胸承當者有幾若能向奔流度刃疾燄過風處見長沙橫身爲物去不消一捏其或隨言詮入露布便謂問東答西裂轉話頭且作麼生是長沙端的處還委悉麼殺人刀活人劍　潙山杲云若有箇漢纔見長沙恁麼道但云黃鶴樓要題也不難未審百千諸佛居何國土若下得此語非唯坐斷長沙舌頭亦乃名標青史　徑山信云可惜一座黃鶴樓被長沙和尚埋沒殺千佛名經裏許喚作註解得麼癡人面前勿得說夢 ○問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曰學人不會此意如何師曰要騎即騎要下即下 徑山杲云今日或有人問雲門圓悟老人遷化向甚麼處去即向他道入阿鼻大地獄去也未審意旨如何飲洋銅汁吞熱鐵圓或問還救得也無云救不得爲甚麼救不得是這老漢家常茶飯　楚石琦云若欲報德酬恩須是長沙妙喜忤逆兒孫始得雖然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問蚯蚓斷爲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師曰動與不動是何境界○師與仰山翫月次仰山曰人人盡有這箇祇是用不得師曰恰是倩汝用仰山曰你作麼生用師劈胸與一踏仰山曰㘞直下似箇大蟲 長慶稜云前彼此作家後彼此不作家乃別云邪法難扶　保福展云好一箇月只是用力太多被他踏破却成兩箇人人盡道岑大蟲奇特須知仰山有陷虎之機　德山密代云更與一踏　徑山杲云皎潔一輪寒光萬里靈利者葉落知秋闒茸者忠言逆耳休不休已不已小釋迦有陷虎之機老大蟲却無牙齒當時一踏豈造次驀然倒地非偶爾衆中還有緇素得二老出者麼眞久云設有也是掉棒打月　楚石琦云小釋迦云你作麼生用岑大蟲便與一踏盡謂高超物外獨步寰中天寧忍俊不禁也擬冷處着把火二大老如斯吐露於建化門頭足可觀光若是這箇事料掉無交涉 自此諸方稱爲岑大蟲○問本來人還成佛也無師曰汝見大唐天子還自種田割稻麼曰未審是何人成佛師曰是汝成佛僧無語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如人因地而倒依地而起地道甚麼○三聖令秀上座問曰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石頭作沙彌時參見六祖秀曰不問石頭見六祖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教伊尋思去秀曰和尚雖有千尺寒松且無抽條石筍師默然秀曰謝和尚答話師亦默然秀回舉似三聖三聖曰若恁麼猶勝臨濟七步然雖如此待我更驗看至明日三聖上問承聞和尚昨日答南泉遷化一則語可謂光前絕後今古

罕聞師亦默然 蔣山懃云也大奇也大奇長沙畫虎却成狸南泉一去無消息空使行人說是非

鄂州茱萸和尚 南泉願法嗣

鄂州茱萸山和尚初住隨州護國上堂擎起一橛竹曰還有人虛空裏釘得橛麼時有靈虛上座出衆曰虛空是橛師擲下竹便下座 雲門偃云矢上加尖有僧云和尚適來與麼道那雲門云搥鐘謝響得箇蝦蟆出來 法雲秀云茱萸只知瞻前 雪竇顯云若要此話大行直須打了趂出 這僧不能顧後仔細檢點將來兩箇總須喫棒且道過在甚處具眼者看 棲賢諟云且道這僧出來與麼道是具眼不具眼茱萸當時便打且道打伊甚麼處大衆驗取 ○趙州到雲居雲居曰老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曰甚麼處住得雲居曰山前有箇古寺基趙州曰和尚自住取後到師處師曰老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趙州曰向甚處住師曰老老大大住處也不知趙州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却被驢撲 雲居錫云甚麼處是趙州被驢撲處 溈山喆云雲居茱萸爲人猶如爲巳爭奈趙州不入這絡續然雖如是不得雪霜力焉知松栢操 大溈泰云雲居茱萸只解把住不解放行趙州只解放行不解把住檢點將來未爲全美且雙放雙收一句作麼生道畢竟水須朝海去到頭雲定覓山歸

子湖利蹤禪師 南泉願法嗣

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澶州人也入南泉之室乃抵于衢州之馬蹄山結茅宴居○開元二年邑人施山下子湖創院師於門下立牌曰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即喪身失命臨濟會下二僧參方揭簾師喝曰看狗僧回顧師便歸方丈 雪竇顯云衆中總道這僧着一口着即着了也爭奈這僧在敢問諸人子湖狗着者便死因什麼這僧在若無知方眼救得這僧設使子湖出世咬殺百千萬箇有甚益我當時若見先斫下牌然後入院待這老漢喝云看狗與伊放出箇焦尾大蟲如今諸人要見麼日勢稍晚歸堂 伊神鼎諲云古人提唱一段因緣你道恁麼時下得甚麼語神鼎當時若在他會裏即出云這畜生又云死又作退勢 天童華云道老漢雖慣得其便爭奈咬這僧不殺且道利害在什麼處 萬峯蔚云入門一喝頭正尾正擬議思量喪却性命且作麼生入得他家門戶喝一喝阿耶阿耶 ○與勝光和尚鉏園次驀按钁回視勝光曰事即不無擬心即差勝光便問如何是事被師攔胷踏倒從此有省○尼到參師曰汝莫是劉鐵磨否曰不敢師曰左轉右轉曰和尚莫顛倒師便打 蔣山懃云子湖棒頭有眼只爲權柄在手鐵磨皮下有血能他干木隨身雖然柔弱勝剛强且要話在 ○師一夜於僧堂前叫曰有賊衆皆驚動有一僧在堂內出師把住曰維那捉得也捉得也曰不是某甲師曰是即是祇是汝不肯承當 翠巖芝云子湖也是相頭買帽 溈山果云子湖恁麼大似按牛頭喫草

雲際師祖禪師 南泉願法嗣

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初參南泉。問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南泉曰。與汝往來者是。師曰。不往來者。如何。南泉曰。亦是。曰如何是珠。南泉召師祖。師應諾。南泉曰。去汝不會我語。師從此信入

雪竇頌向往來者是處拈云草裏漢向不往來者亦是處云雪上加霜向如何是珠處別云險又云百尺竿頭作伎倆不是好手這裏着得箇眼賓主互換便能深入虎穴或不恁麼縱饒師祖悟去也是龍頭蛇尾　白雲端云大衆這僧一顆摩尼珠可謂希世之寶大可憐生幾乎落在萬丈深坑猶賴南泉老手親爲托起且道此珠見今在什麼處乃云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　昭覺勤云南泉一期垂手收放擒縱則不無要且未見向上事在只如盡大地是如來藏向什麼處着珠且盡大地是摩尼珠向什麼處着藏若明得有轉身處許你具一隻眼　淨因成云南泉應機酬對縱奪可觀檢點將來終未能指出他珠在直饒喚師祖師祖應喏云汝不會我語正是藏畢竟珠在甚麼處莫是海神知貴不知價麼此是近來新婦禪不勞拈出拍禪牀云珠之與藏盡被老僧一拍粉碎諸人更來這裏討什麼又拍一下

靈鷲閑禪師 南泉願法嗣

池州靈鷲閑禪師。明水和尚問。如何是頓獲法身。師曰。一透龍門雲外望。莫作黃河點額魚○仰山問。寂寂無言。如何視聽。師曰。無縫塔前多雨水

日子和尚 南泉願法嗣

日子和尚。因亞谿來參。師作起勢。亞谿曰。這老山鬼。猶見某甲在。師曰。罪過罪過。適來失祗對。亞谿欲進語。師便喝。亞谿曰。大陣當前。不妨難禦。師曰。是是。亞谿曰。不是不是 趙州諗云可憐兩箇漢不識轉身句

蘇州西禪和尚 南泉願法嗣

蘇州西禪和尚。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則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舉拂子示之。其僧不禮拜。竟參雪峯。雪峯問。甚麼處來。曰浙中來。雪峯曰。今夏甚麼處。曰西禪。雪峯曰。和尚安否。曰來時萬福。雪峯曰。何不且在彼從容。曰佛法不明。雪峯曰。有甚麼事。僧舉前話。雪峯曰。汝作麼生不肯伊。曰是境。雪峯曰。汝見蘇州城裏人家男女否。曰見。雪峯曰。汝見路上林木池沼否。曰見。雪峯曰。凡覩人家男女。大地林沼。總是境。汝還肯否。曰肯。雪峯曰。祇如舉起拂子。汝作麼生不肯。僧乃禮拜曰。學人取次發言。乞師慈悲。雪峯曰。盡乾坤是箇眼。汝向甚麼處蹲坐。僧無語

陸亘大夫 南泉願法嗣

宣州刺史陸亘大夫。問南泉。古人瓶中養一鵝。鵝漸

長大出瓶不得如今不得毀瓶不得損鵝和尙作麼生出得南泉召大夫亘應諾南泉曰出也亘從此開解即禮謝（高峯妙云南泉潦倒手眼不親縱饒出得也是死貨高峯只向他道大夫還曾示人麼纔擬祗對便與亂棒打出非特爲這漢脫却鶻臭布衫要使天下衲僧箇箇解粘去縛慶快平生）○暨南泉圓寂院主問曰大夫何不哭先師大夫曰院主道得即哭院主無對（長慶稜代云合哭不合哭）

甘贄行者（南泉願法嗣）

池州甘贄行者一日入南泉設齋黃檗爲首座贄請施財黃檗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贄曰恁麼道爭消得某甲䞋便將出去須臾復入曰請施財黃檗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贄乃行䞋（翠巖眞云甘贄行者點兒落節黃檗施財何曾夢見 雲居元云大小黃檗被甘贄換却一隻眼 徑山杲云一等是隨邪逐惡雲居羅漢却較些子 靈隱嶽云總是掩耳偸鈴殊不知甘贄有收有放首座徹底惺惺雲收雨霽長天濶一對鴛鴦畫不成 楚石琦云師子咬人韓獹逐塊）○又一日入寺設粥仍請南泉念誦南泉乃白椎曰請大衆爲貍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贄拂袖便出南泉粥後問典座行者在甚處典座曰當時便去也南泉便打破鍋子（徑山杲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雙嶺玄眞禪師（鹽官安法嗣）

洪州雙嶺玄眞禪師初問道吾無神通菩薩爲甚麼足迹難尋道吾曰同道者方知師曰和尙還知否道吾曰不知師曰何故不知道吾曰去你不識我語師後於鹽官處悟旨焉

芙蓉靈訓禪師（歸宗常法嗣）

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初參歸宗問如何是佛歸宗曰我向汝道汝還信否曰和尙誠言安敢不信歸宗曰即汝便是師曰如何保任歸宗曰一翳在眼空華亂墜（法眼益云若無後語有甚麼歸宗也）○師辭歸宗問甚麼處去曰歸嶺中去歸宗曰子在此多年裝束了却來爲子說一上佛法師結束了上去歸宗曰近前來師乃近前歸宗曰時寒途中善爲師聆此言頓忘前解

高亭和尙（歸宗常法嗣）

漢南高亭和尙有僧自夾山來禮拜師便打僧曰特來禮拜何得打某甲僧再禮拜師又打趁僧回擧似夾山夾山曰汝會也無曰不會夾山曰賴汝不會若會即夾山口瘂

五臺智通禪師（歸宗常法嗣）

五臺山智通禪師（自稱大禪佛）初在歸宗會下忽一夜連叫曰我大悟也衆駭之明日上堂衆集歸宗曰昨夜大悟底僧出來師出曰某甲歸宗曰汝見甚麽道理便言大悟試說看師曰師姑元是女人作歸宗異之師便辭去歸宗門送與提笠子師接得笠子戴頭上便行更不回顧

普化和尙（盤山積法嗣）

鎭州普化和尙者不知何許人也師事盤山密受眞訣而佯狂出言無度暨盤山順世乃於北地行化或城市或塚間振一鐸曰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一日臨濟令僧捉住曰總不恁麽來時如何師拓開曰來日大悲院裏有齋僧回擧似臨濟臨濟曰我從來疑看這漢（五祖演云若是五祖則不然有人問總不恁麽來時如何和聲便打是他須道五祖盲枷瞎棒我只要你恁麽道何故一任擧似諸方）○凡見人無高下皆振鐸一聲時號普化和尙或將鐸就人耳邊振之或附其背有回顧者卽展手曰乞我一錢○師嘗暮入臨濟院喫生菜臨濟曰這漢大似一頭驢師便作驢鳴臨濟謂直歲曰細抹草料著師曰少室人不識金陵又再來臨濟一隻眼到處爲人開（趙州諗云何不與他本分草料）○師見馬步使出喝道師亦喝道作相撲勢馬步使令人打五棒師曰似卽似是卽不是○師嘗於闤闠間搖鐸唱曰覓箇去處不可得時道吾遇之把住問曰汝擬去甚麽處師曰汝從甚麽處來道吾無語師掣手便去○臨濟一日與河陽木塔長老同在僧堂內坐正說師每日在街市掣風掣顚知他是凡是聖師忽入來臨濟便問汝是凡是聖師曰汝且道我是凡是聖臨濟便喝師以手指曰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廝兒却具一隻眼臨濟曰這賊師曰賊賊便出去○唐咸通初將示滅乃入市謂人曰乞我一箇直裰人或與披襖或與布裘皆不受振鐸而去臨濟令人送與一棺師笑曰臨濟廝兒饒舌便受之乃辭衆曰普化明日去東門死也郡人相率送出城師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靑烏乃曰明日南門遷化人亦隨之又曰明日出西門方吉人出漸稀出已還返人意稍怠第四日自擎棺出北門外振鐸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出城

揭棺視之已不見唯聞空中鐸聲漸遠莫測其由

壽州良遂禪師 麻谷徹法嗣

壽州良遂禪師參麻谷麻谷見來便將鉏頭去鉏草師到鉏草處麻谷殊不顧便歸方丈閉却門師次日復去麻谷又閉門師乃敲門麻谷問阿誰師曰良遂纔稱名忽然契悟曰和尙莫謾良遂良遂若不來禮拜和尙泊被經論賺過一生麻谷便開門相見及歸講肆謂衆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雲門偃云便有逆水之波如今得入是順水之意亦知喚作雙放時節又云麻谷問阿誰他道莫瞞某甲不是識破麻谷相見時節若不禮拜和尚泊被經論賺過一生亦知有賺人處又云作麼生是艮遂知處　東林顔云諸人知處艮遂總知艮遂知處諸人不知作麼生是艮遂知處乃云鷓鴣語鶴　靈隱嶽云爲人爲徹咬着生鐵逆水之波虛空釘橛

薯山慧超禪師 東寺會法嗣

吉州薯山慧超禪師洞山來禮拜次師曰汝已住一方又來這裏作麼曰良价無柰疑何特來見和尙師召良价良价應諾師曰是甚麼良价無語師曰好箇佛祇是無光燄

虔州處微禪師 西堂藏法嗣

虔州處微禪師問仰山汝名甚麼仰山曰慧寂師曰那箇是慧那箇是寂仰山曰祇在目前師曰猶有前後在仰山曰前後且置和尙見箇甚麼師曰喫茶去

龜山智具禪師 章敬暉法嗣

福州龜山智具禪師揚州柳氏子初謁章敬章敬問何所而至師曰至無所至來無所來章敬雖默然師亦自悟

金州操禪師 章敬暉法嗣

金州操禪師請米和尙齋不排坐位米到展坐具禮拜師下禪牀米乃坐師位師却席地而坐齋訖米便去侍者曰和尙受一切人欽仰今日坐位被人奪却師曰三日後若來卽受救在米三日後果來曰前日遭賊僧問鏡淸恁古人道前日遭賊意旨如何鏡淸云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

朗州古顧和尙 章敬暉法嗣

朗州古堤和尙尋常見僧來但曰去汝無佛性僧無對或有對者莫契其旨仰山到參師曰去汝無佛性仰山叉手近前三步應喏師笑曰子甚麼處得此三味來仰山曰我從耽源處得名潙山處得地師曰莫

是潙山的子麼。仰山曰。世諦即不無。佛法即不敢。仰山却問。和尙從甚處得此三昧。師曰。我從章敬處得此三昧。仰山嘆曰。不可思議。來者難爲湊泊

上林戒靈禪師（永泰湍法嗣）

湖南上林戒靈禪師。初參潙山。潙山曰。大德作甚麼來。師曰。介胄全具。潙山曰。盡卸了。來與大德相見。師曰。卸了也。潙山咄曰。賊尙未打。卸作甚麼。師無對。仰山代曰。請和尙屛却左右。潙山以手揖曰。喏喏。師後參永泰。方諭其旨

五臺祕魔巖和尙（永泰湍法嗣）

五臺山祕魔巖和尙。常持一木叉。每見僧來禮拜。即叉却頸曰。那箇魔魅教汝出家。那箇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叉下死。道不得也叉下死。速道速道。學徒鮮有對者（明招謙云。我當時若見伊。欲道未道。先與一叉。法眼益代云。乞命乞命。報慈遂代云。老見家放却叉子得也。瑯琊覺云。雷聲甚大。雨點全無。五祖戒云。山僧當時若見。奪取叉來。驀項叉倒。點把火照看伊面皮厚多少）○霍山通和尙訪師。纔見不禮拜。便攛入懷裏。師拊霍山背三下。霍山起拍手曰。師兄三千里外賺我來。三千里外賺我來。便回（保福展云。當斷不斷。返遭其亂）

湖南祇林和尙（永泰湍法嗣）

（首山念云。千聞不如一見）

湖南祇林和尙。每叱文殊普賢皆爲精魅。手持木劍。自謂降魔。纔見僧來參。便曰。魔來也。魔來也。以劍亂揮。歸方丈。如是十二年後。置劍無言。僧問。十二年前爲甚麼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曰。十二年後爲甚麼不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

南嶽下四世

睦州陳尊宿（黃檗運法嗣）

睦州陳尊宿。諱道明。江南陳氏之後也。目有重瞳□列七星。遊方契旨於黃檗。後爲四衆請住觀音院。常百餘衆。經數十載。學者叩激。隨問遽荅。詞語峻險。既非循轍。故淺機之流。往往嗤之。唯玄學性敏者欽伏。由是諸方歸慕。咸以尊宿稱。後歸開元（今改兜率）居房織蒲鞋以養母。故有陳蒲鞋之號。巢寇入境。師標大草屨於城門。巢欲棄之。竭力不能舉。歎曰。睦州有大聖人。舍城而去○一日晩參謂衆曰。汝等諸人還得箇入頭處也未。若未得箇入頭處。須覓箇入頭處。若得

箇入頭處已後不得孤負老僧時有僧出禮拜曰某甲終不敢孤負和尚師曰早是孤負我了也（徑山杲云咄葛藤得也未）○師尋常見衲僧來即閉門或見講僧乃召曰座主座主應諾師曰擔板漢（雪竇顯云睦州只具一隻眼何故這僧喚既回頭因甚却成擔板）○一日在廊階上立僧問陳尊宿房在何處師脫草屨驀頭打僧便走師召大德僧回首師指曰却從那邊去○天使問三門俱開從那門入師喚尚書天使應諾師曰從信門入天使又見畫壁問曰二尊者對譚何事師摑露柱曰三身中那箇不說法○問座主講甚麼經曰講涅槃經師曰問一段義得麼曰得師以脚踢空吹一吹曰是甚麼義曰經中無此義師曰脫空謾語漢五百力士揭石義却道無○師見僧乃曰見成公案放汝三十棒（雲峯悅云作賊人心虛 徑山杲云又添得一箇道了問冲密你道我恁麼道還有過也無冲密云作賊人心虛妙喜云三箇也有）曰某甲如是師曰三門頭金剛為甚麼舉拳曰金剛尚乃如是師使打（徑山杲云雖然無孔笛撞着氈拍板直是五音調暢六律和諧仔細檢點將來未免傍觀者哂且道誰是傍觀者良久云不得動着動着打折驢腰 楚石琦云睦州與這僧二俱作家二俱不作家還有人辨得出麼）○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要道有甚麼難曰請師道師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師曰昨朝栽茄子今日種冬瓜○問如何是曹谿的的意師曰老僧愛嗔不愛喜曰為甚麼如是師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說詩○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師曰昨日有人問趂出了也曰和尚恐某甲不實邪師曰拄杖不在苕帚柄聊與三十（雪竇顯云睦州只有受璧之心且無割城之意 南堂靜云衲僧家高揖釋迦不拜彌勒不為分外也須是本分鉗鎚方能知其真偽何故出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選佛若無如是眼直饒千載亦奚為 西禪需云若要扶持大法舉唱宗乘這老漢却較些子諸人要見睦州麼劍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 靈隱嶽云以毒攻毒以楔出楔還他睦州老漢始得今日有人恁麼問虎丘也只恁麼答何故盡法無民）○上堂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衆纔集以拄杖一時打下復召大衆衆回首乃曰是甚麼有甚共語處又黃檗和尚亦然復召大衆衆回首乃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猶較些子（雪竇顯云說甚猶較些子直是未在據雪竇衆集一時打下便休或有箇無孔鐵鎚為衆竭力善能擔荷可以籠罩古今乾坤把斷乃驀拈拄杖云放過一着 石門聰舉黃檗語了云前來甚是奇特後來龍頭蛇尾 瑯琊覺云若入洪波裏須是弄潮人 昭覺勤云古人各出一隻手提振綱宗誘掖後進功不浪施仔細點檢將來百丈將棒喚狗未免相顧睚眦黃檗香餌綴鈎吞着喪身失命睦州當衆舉覺與

賊過張歸堂。雪竇要人擔荷。無風起浪。今日總不恁麼。各請　靈隱嶽云。轉見諸訛。這幾箇老漢出來。張羅布網。却向平地上。撈𩾃摝蜆。用盡自已心。笑破他人口笑巖寶云。百丈黃蘗與麼示衆。語雖徑巧。爭奈衆心不死。睦州拈轉話頭。却反弄巧成拙。雪竇兩次。爲衆竭力禍出私門。天童以拄杖擊香臺。不奈船何。打破戽斗。若是山僧總不與麼。但以拄杖趂下。復喚云大衆。衆回首。向道恁麼也怪山僧不得　○秀才訪師。稱會二十四家書。師以拄杖空中點一點曰。會麼。秀才罔措。師曰。又道會二十四家書。永字八法也不識。黃龍南云。睦州一點。直在威音王已前。及乎八法論書。却被箇俗人勘破。若是黃龍即不然。孔門弟子無人識。碧眼胡僧笑點頭。潙山喆云。睦州不妨用得這一點妙。又似以勢欺人。大潙即不然。乃畫一圓相云。會麼。字義炳然。文不加點　徑山印學大潙語了云。睦州大似如風吹水。自然成紋。惜乎遲䞘太過。烏焉成馬。山僧今日客來。雖有拂子拄杖。盡以東之高閣。何故。文不在茲　○上堂。裂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時有僧問。如何是裂開。師曰。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眞如解脫。即心即佛。我且與麼道。你又作麼生。曰某甲不與麼道。師曰。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曰如何是捏聚。師乃歛手而坐　天童覺云。睦州用處。直是長三短五。七縱八橫。撒在面前。抛向背後。不妨奇特。然則門庭施設。自是一家。入理深談。不曾百步　天童華云。我且問你諸人。雲峯與麼道。爲復是會睦州意。明睦州語。歸宗因行。不妨掉臂。不是禪。不是道。不是玄。不是妙。久立珍重　靈隱嶽云。也好笑。睦州被這僧撥得。恰似落湯螃蟹。七手八脚。一時露　○師看經次。陳操尚書問。和尚看甚麼經。師曰。金剛經。尚書曰。

六朝翻譯。此當第幾師學起經。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師聞一老宿難親近。躬往相訪。纔入方丈。老宿便喝。師側掌曰。兩重公案。老宿曰。過在甚麼處。師曰。這野狐精便退○紫衣大德到禮拜。師拈帽子帶問曰。這箇喚作甚麼。曰朝天帽。師曰。恁麼則老僧不卸也。復問所習何業。曰唯識。師曰。作麼生說。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師指門扇曰。這箇是甚麼。曰是色法。師曰。簾前賜紫。對御譚經。何得不持五戒。大德無對○問如何是展演之言。師曰。量才補職。曰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師曰。伏惟尚饗○焦山借斧頭。次師呼童子取斧來。童取斧至。曰未有繩墨。且斫麤。師便喝。又問童曰。作麼生是你斧頭。童遂作斫勢。師曰。斫你老爺頭不得○師問秀才。先輩治甚經。秀才曰。治易。師曰。易中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且道不知箇甚麼。秀才曰。不知其道。師曰。作麼生是道。秀才無對○僧問一氣還轉得一大藏教也無。師曰。有甚饆饠䭔子快下將來　徑山杲云。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上大人丘乙已○問如何是禪。師曰。猛火著油煎

臂疑劈

○僧參師曰汝是新到否曰是師曰且放下葛藤會麼曰不會師曰擔枷陳狀自領出去僧便出師曰來來我實問你甚處來曰江西師曰泐潭和尚在汝背後怕你亂道見麼僧無對○看華嚴經次僧問看甚麼經師曰大光明雲青色光明雲紫色光明雲却指面前曰那邊是甚麼雲曰南邊是黑雲師曰今日須有雨○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何章句師彈指一聲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上來講讚無限勝因蝦蟇踍跳上天蚯蚓驀過東海

徑山杲云這僧只問經頭一字睦州盡將善知衆藝差別字輪以龍龕手鑑唐韻玉篇從頭注解撒在這僧懷裏這僧也不妨奇特直下便肯承當且道什麼處是他承當處聽取箇註脚以字不成八字不是彈指未終普天匝地擊開四十二般若波羅蜜門參透華嚴會中善知衆藝敎內敎外一時收世出世間皆周備無邊罪咎如火消冰無量勝義如恒沙聚更有箇末後句堅牢庫藏永收藏總屬山前熊伯莊 楚石琦云經頭一字是什麼字睦州彈指一下將黃面老人四十九年說不盡底一時吐露了也妙喜矢上加尖道更有末後一句諸人還委悉麼良久山斷疑休去峯高又起來 天奇瑞云這僧善答不善問睦州善問不善答善問者手把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善答者只知鐵脊撐天不知腦門着地若是山僧臂脊便打待他擬議趯出門去

○問僧近離甚處曰河北師曰彼中有趙州和尚你曾到否曰某甲近離彼中師曰趙州有何言句示徒僧舉喫茶話師乃呵呵大笑曰慚愧却問趙州意作麼生曰祇是一期方便師曰苦哉趙州被你將一杓屎潑了也便打師却問沙彌你作麼生會沙彌便設拜師亦打其僧往沙彌處問適來和尚打你作甚麼沙彌曰若不是我和尚不打某甲

雪竇顯云這僧克由叵耐將一杓屎潑他二員古佛諸上座若能辨得非唯與趙睦二州雪屈亦乃雪竇與天下老宿無過若道不得到處潑人卒未了在 徑山杲云雪竇只知一杓屎潑他趙睦二州殊不知這僧當時被趙州將一杓屎潑了却到睦州又遭一杓只是不知氣息若知氣息什麼處有二員古佛 楚石琦云這僧不會喫茶意旨不知潑屎氣息帶累好人墮屎坑中合喫多少拄杖雪竇妙喜一時放過也須替他入涅槃堂始得

○新到參方禮拜師叱曰闍黎因何偷常住果子喫曰學人纔到和尚爲甚麼道偷果子師曰贓物見在

千頃楚南禪師 黃檗運法嗣

杭州千頃山楚南禪師福州張氏子初參芙蓉芙蓉見曰吾非汝師汝師江外黃檗是也師禮辭遂參黃檗黃檗問子未現三界影像時如何師曰即今豈是有邪黃檗曰有無且置即今如何師曰非今古黃檗曰吾之法眼已在汝躬

烏石靈觀禪師 黃檗運法嗣

福州烏石山靈觀禪師（時稱老觀）尋常扃戶人罕見之唯一信士每至食時送供方開一日雪峯伺便扣門師開門雪峯驀胷搊住曰是凡是聖師唾曰這野狐精便推出閉却門雪峯曰也祇要識老兄○師因雪峯來敲門師曰誰雪峯曰鳳凰兒師曰作什麼雪峯曰來啗老觀師便開門搊住曰道道雪峯擬議師便托開閉却門雪峯住後示衆曰我當時若入得老觀門你這一隊噇酒糟漢向甚處摸索（老宿云雪峯徒有此語當時入不得今也入不得　明招謙代雪峯纔見開門便云勁即喪又代老觀云俊哉俊哉　雪竇顯云這孤恩負德漢有甚麼交涉當時入不得豈是敎你入今既摸索不着累他雪峯俱在老觀門下）○劉草次問僧汝何處去曰西院禮拜安和尚去時竹上有一青蛇師指蛇曰欲識西院老野狐精祇這便是○問西院此一片地堪著甚麼物西院曰好著箇無相佛師曰好片地被兄放不淨汚了也○引麵次僧參師引麵示之僧便去師至暮問小師適來僧在何處小師曰當時便去也師曰是即是祇得一橛（雪竇顯云老觀大似失錢遭罪　報慈遂云甚麼處是少一橛　翠巖芝云老觀道他只得一橛大似壓良爲賤彼此出家兒　東禪觀云總似這箇師僧靈山付囑有在老觀爲什麼道只得一橛要會麼若不酬價爭辨眞僞）○曹山行脚時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我若向你道即別有也曹山舉似洞山洞山曰好箇話頭祇欠進語何不問爲甚麼不道曹山却來進前語師曰若言我不道即瘂却我口若言我道即謇却我舌曹山歸舉似洞山洞山深肯之

羅漢宗徹禪師（黃檗運法嗣）

杭州羅漢院宗徹禪師湖州吳氏子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骨剉也師對機多用此語時號骨剉和尚

相國裴休居士（黃檗運法嗣）

相國裴休居士字公美河東聞喜人也守新安日屬運禪師初於嶺南黃檗山捨衆入大安精舍混迹勞侶掃灑殿堂公入寺燒香主事祇接因觀壁畫乃問是何圖相主事對曰高僧眞儀公曰眞儀可觀高僧何在主事無對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公曰可請來詢問得否於是遽尋黃檗至公覩之欣然曰休適有一問諸德吝辭今請上人代酬一語黃檗曰請相公垂問公舉前話黃檗

朗聲曰。裴休。公應諾。黃檗曰。在甚麼處。公當下知旨。如獲髻珠曰。吾師眞善知識也。示人剋的若是。自此延入府署。執弟子禮。屢辭不已。復堅請住黃檗山。有暇卽躬入山頂謁。或請入州中。公既通徹祖意。復博綜教相。諸方禪學。咸謂裴相不浪出黃檗之門也。

大隨法眞禪師（長慶安法嗣）

益州大隨法眞禪師。梓州王氏子。南遊初見藥山道吾雲巖洞山。次至嶺外大潙會下。數載食不至充。臥不求暖。清苦鍊行。操履不羣。潙山深器之。一日問曰。闍黎在老僧此間。不曾問一轉話。師曰。教某甲向甚麼處下口。潙山曰。何不道如何是佛。師便作手勢掩潙山口。潙山歎曰。子眞得其髓。從此名傳四海。○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師曰。壞。曰。恁麼則隨他去也。師曰。隨他去。僧不肯。後到投子。舉前話。投子遂裝香遙禮曰。西川古佛出世。謂其僧曰。汝速回去懺悔。僧回。大隨師已歿。僧再至投子。投子亦遷化。○庵側有一龜。僧問。一切衆生皮裹骨。這箇衆生。爲甚骨裹皮。師拈草履覆龜背上。僧無語。（徑山信云。還知麼。大隨和尚拈草鞋。蓋覆烏龜。不是好心。這僧無語。口似磉盤。顯云。皮裹骨骨裹皮。草鞋拈得覆烏龜。風吹日炙渾無事。不怕人來問着渠）○問僧。甚處去。曰。峨嵋禮普賢去。師舉拂子曰。文殊普賢。總在這裏。僧作圓相拋向後。乃禮拜。師喚侍者。取一貼茶與這僧。（保福展云。若無後語。笑他衲僧。雲門偃別云。西天斬頭截臂。這裏自領出去。五祖戒云。大隨不因一事。不長一智。雪竇顯云。殺人刀活人劍。具眼底辨取。潙山秀云。大隨茶。非類趙州茶。既不類趙州茶。得之者少矣。這僧得之。且有甚長處。然不義之財。於我如浮雲。天童覺云。識法者懼。欺敵者亡。水中辨乳。須是鵞王）○衆僧參次。師以口作患風勢曰。還有人醫得吾口麼。衆僧競送藥。以至俗士聞之。亦多送藥。師並不受。七日後。師自摑口令正。乃曰。如許多時鼓這兩片皮。至今無人醫得。卽端坐而逝。

靈樹如敏禪師（長慶安法嗣）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閩人也。有尼送瓷鉢與師。師拓起問曰。這箇出在甚麼處。曰。出在定州。（清涼欽別云。不違此間）師乃撲破。尼無對。（保福展代云（　）欺敵者亡）廣主將興兵。躬入院。請師決臧否。師已先知。怡然坐化。廣主怒。知事曰。和尚何時得疾。對曰。不曾有疾。適封一函子。令呈大王。廣主開函。得一帖子云。人天眼目。堂中上座。廣主悟

師旨。遂寢兵。乃召第一座開堂說法（卽雲門偃）

靈雲志勤禪師（長慶安法嗣）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本州長谿人也。初在潙山。因見桃華悟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潙山覽偈。詰其所悟。與之符契。潙山曰。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有僧舉似玄沙。備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衆疑此語。玄沙問地藏。我恁麼道。汝作麼生會。地藏云。不是桂琛。卽走殺天下人。長慶稜因僧問。玄沙意旨如何。長慶云。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翠巖芝云。有一人如今問玄沙意作麼生。且道此人還徹也未。黃龍心云。諸人且道。靈雲當初見底是桃華。不是桃華。若是桃華。天下人見。總須悟道。若不是桃華。爭奈見有桃華。擬向甚處看。作麼生說箇見底道理。五祖演云。說什麼諦當。更參三十年。昭覺勤云。千鈞之弩。不爲鼷鼠而發機。靈雲既撥轉天關。玄沙乃掀翻地軸。且道那箇是未徹處。徑山杲云。一家有事百家忙。楚石琦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直饒百鍊精金。不免入爐再煆。金粟悟云。說甚一家有事百家忙。直是一盲引衆盲。徑山信云。靈雲行脚三十年。不知踏破幾許草鞋。若無桃花刺破眼睛。更走三十年。未是苦在）○雪峯有偈送雙峯末句曰。雷罷不停聲。師別曰。雷震不聞聲。雪峯聞乃曰。靈雲山頭古月現。雪峯後問曰。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旨如何。師曰。水中魚。天上鳥。雪峯曰。意作麼生。師曰。高可射兮深可釣 ○長生問。混沌未分時含生何來。師曰。如露柱懷胎。曰分後如何。師曰。如片雲點太淸。曰未審太淸還受點也無。師不答。曰恁麼則含生不來也。師亦不荅。曰直得純淸絕點時如何。師曰。猶是眞常流注。曰如何是眞常流注。師曰。似鏡長明。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打破鏡來與汝相見（芭蕉徹云。相見便休。又打破鏡作什麼。白兆圓云。若不打破鏡。爭得相見。大陽延云。卽今破也。又作麼生相見。乃云。照盡體無依。通身難辨的。開福寧云。好諸禪德。盡十方界。是一面鏡。作麼生說箇打破底道理。直饒眼親手辨。光境俱忘。如鷄抱卵。啐啄同時。正好喫報慈拄杖。何故。弄影禪和。如麻似粟。黃龍忠云。二尊宿發明本分大事。可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妨端的。檢點將來。大似貼肉汗衫。未能脫體。致使有般漢隨語生解。便向未分時計較。打破鏡處說道理。驢年解悟去。若據牧庵見處。說甚混沌分與未分。打破鏡與不打破鏡。直饒向露柱懷胎處會得。正是片雲點太淸。諸仁者還委悉麼。待虛空落地。卽向你道。天童覺云。分與未分。玉機夜動。點與不點。金梭暗拋。直是一色純淸。未得十成穩坐。且道打破鏡來向甚處相見。還會麼。淸秋老兎吞光後。湛水蒼龍蛻骨時）○問僧甚處去。曰雪峯去。師曰。我有一信寄雪峯得麼。曰便請師脫隻履拋向面前。僧便去。至雪峯。雪峯問甚處來。曰靈雲來。雪峯曰。靈雲安否。曰有一信相寄。雪峯曰在那裏。僧脫隻履拋向雪峯面前。雪峯休去（潙山秀云。雪峯既不能辨他來信端的。這僧又祇知依模畫樣。鈍置他靈雲。忽若當時道。我有一信寄他。僧云便請。靈雲只據坐。這

僧又若爲通露不可大丈夫漢爲人馳達致他一言不措

壽山師解禪師 長慶安法嗣

福州壽山師解禪師嘗參洞山洞山問闍黎生緣何處師曰和尚若實問某甲即是閩中人也曰汝父名甚麼師曰今日蒙和尚致此一問直得忘前失後○閩帥問壽山年多少師曰與虛空齊年曰虛空年多少師曰與壽山齊年

饒州嶤山和尚 長慶安法嗣

饒州嶤山和尚長慶問從上宗乘此間如何言論師曰有願不負先聖長慶曰不負先聖作麼生師曰不露長慶曰恁麼則請師領話師曰甚麼處去來長慶曰祇守甚麼處去來

國歡文矩禪師 長慶安法嗣

泉州國歡崇福院文矩慧日禪師福州黃氏子生而有異及長爲縣獄卒每棄役往神光觀和尚及西院安禪師所吏不能禁後謁萬歲塔譚空禪師落髮不披袈裟不受具戒唯以雜綵爲挂子復至神光神光曰我非汝師汝禮西院去師攜一小青竹杖入西院法堂西院遙見笑曰入涅槃堂去師應諾輪竹杖而入時有五百許僧染時疾師以杖次第點之各隨點而起

台州浮江和尚 長慶安法嗣

台州浮江和尚雪峯領衆到問即今有二百人寄此過夏得麼師將拄杖畫一畫著不得即道雪峯休去

文殊圓明禪師 長慶安法嗣

廣州文殊院圓明禪師福州陳氏子參大溈得旨後造雪峯請益法無異味嘗遊五臺山覩文殊化現乃隨方建院以文殊爲額○開寶中樞密使李崇矩巡護南方因入院覩地藏菩薩像問僧地藏何以展手僧曰手中珠被賊偷却也崇矩却問師既是地藏爲甚麼遭賊師曰今日捉下也崇矩禮謝之

嚴陽善信尊者 趙州諗法嗣

洪州新興嚴陽尊者諱善信初參趙州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趙州曰放下着師曰既是一物不將來放下箇甚麼趙州曰放不下擔取去師於言下大悟師常有一蛇一虎隨從手中與食 黃龍南頌云一物不將來兩肩擔不起言

(下忽知非心中無限暮雨惡既忘懷蛇虎爲知已光陰幾百年清風猶未已) ○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土塊曰如何是法師曰地動也曰如何是僧師曰喫粥喫飯問如何是新興水師曰面前江裏

(徑山杲云似這般法門却似兒戲相似入得這般法門方安樂得人如眞淨和尚拈提古今不在雲竇之下而末流傳習却成惡口小家只管問古人作麼生眞如又如何下語楊岐又如何下語你管得許多閑事這病不假驢駄藥若是對病與藥離根拾得一莖草便可療病說甚麼朱砂附子人參白朮)

光孝慧覺禪師 (趙州諗法嗣)

揚州光孝院慧覺禪師問相國宋齊丘曰還會道麼齊丘曰若是道也著不得師曰是有著不得是無著不得齊丘曰總不恁麼師曰著不得底聻齊丘無對

○師到崇壽法眼問近離甚處師曰趙州法眼曰承聞趙州有庭前栢樹子話是否師曰無法眼曰往來皆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趙州曰庭前栢樹子上座何得言無師曰先師實無此語和尚莫謗先師好

(徑山杲云若道有此語蹉過覺鐵觜若道無此語又蹉過法眼若兩邊俱不涉又蹉過趙州直饒總不恁麼別有透脫一路入地獄如箭射　鼓山珪云覺鐵觜名不虛得只是不曾夢見趙州　楚石琦云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此話已徧行天下了也因甚麼覺鐵觜却道先師無此語衆中往往商量趙州只是一期方便不可作實解所以道無與麼亂統謗他古佛不少妙喜云若道有此語蹉過覺鐵觜若道無此語又蹉過法眼若道兩邊俱不涉又蹉過趙州今日烟波無可釣不須新月更爲鈎)

○俗士問某甲平生殺牛還有罪否師曰無罪曰爲甚麼無罪師曰殺一箇還一箇

木陳從朗禪師 (趙州諗法嗣)

婺州木陳從朗禪師因金剛倒僧問既是金剛不壞身爲甚麼却倒地師敲禪牀曰行住坐臥

杭州多福和尚 (趙州諗法嗣)

杭州多福和尚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師曰一莖兩莖斜曰學人不會師曰三莖四莖曲 (徑山杲云饒汝一莖兩莖斜三莖四莖曲還我多福一叢竹又如何話會)

益州西睦和尚 (趙州諗法嗣)

益州西睦和尚上堂有俗士舉手曰和尚便是一頭驢師曰老僧被汝騎俗士無語去後三日再來白言某甲三日前著賊師拈杖趂出

雪竇常通禪師 (長沙岑法嗣)

明州雪竇常通禪師邢州李氏子參長沙長沙問何處人師曰邢州人長沙曰我道汝不從彼來師曰和尚還曾住此否長沙然之乃容入室

台州勝光和尚 子湖蹤法嗣

台州勝光和尚。龍華照和尚來。師把住曰。作麼生。龍華曰。莫錯。師乃放手。龍華曰。久嚮勝光。師默然。龍華乃辭。師門送曰。自此一別。甚麼處相見。龍華呵呵而去。

日容遠和尚 子湖蹤法嗣

日容遠和尚。因奯上座參。師拊掌三下曰。猛虎當軒。誰是敵者。奯曰。俊鷂沖天。阿誰捉得。師曰。彼此難當。奯曰。且休。未要斷這公案。師將拄杖舞歸方丈。奯無語。師曰。死却這漢也。昭覺勤云。力敵勢均。不妨好頭對。眼親手辨。彼此沒便宜。下梢可惜放過。待他將拄杖作舞歸方丈。便好與攔掌三下。拂袖便行。非唯頭尾完全。亦免遭人指註。雖然如是。奯公無語。還可轉側也無。為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大潙智云。强中更有强中手。天下元無第一人。還知麼。伎倆全無。波旬失途。到這裏。無你解會處。自檢點看。

襄州道吾和尚 關南常法嗣

襄州關南道吾和尚。始經村墅。聞巫者樂神云。識神無。忽然省悟。後參常禪師。印其所解。復遊德山之門。法味彌著。○師凡上堂。戴蓮華笠。披襴執簡。擊鼓吹笛。口稱魯三郎。神識神不識神。神從空裏來。却往空裏去。便下座。有時曰。打動關南鼓。唱起德山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以簡揖曰。喏。○有時執木劍。橫肩上作舞。僧問。手中劍甚處得來。師擲於地。僧却置師手中。師曰。甚處得來。僧無對。師曰。容汝三日內下取一轉語。其僧亦無對。師自代拈劍橫肩上作舞曰。須恁麼始得。○趙州訪師。師乃著豹皮裩。執吉獠棒。在三門下翹一足等候。纔見趙州。便高聲唱喏而立。趙州曰。小心祇候著。師又唱喏一聲而去。○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下禪牀作女人拜曰。謝子遠來。無可祇待。○問灌溪。作麼生。灌溪曰。無位。師曰。莫同虛空麼。灌溪曰。這屠兒。師曰。有生可殺即不倦。

漳州羅漢和尚 關南常法嗣

漳州羅漢和尚。初參關南。問。如何是大道之源。關南打師一拳。師遂有省。乃為歌曰。咸通七載初參道。到處逢言不識言。心裏疑團若栲栳。三春不樂止林泉。忽遇法王氈上坐。便陳疑懇向師前。師從氈上那伽起。袒膊當胸打一拳。駭散疑團獦狚落。舉頭看見日初圓。從茲蹬蹬以碣碣。直至如今常快活。只聞肚裏

飽膨脝更不東西去持鉢[徑山杲云可惜這一拳分付不着人]

末山尼了然禪師[高安愚法嗣]

瑞州末山尼了然禪師因灌谿閑和尚到曰若相當即住不然即推倒禪牀便入堂內師遣侍者問上座遊山來為佛法來灌谿曰為佛法來師乃升座灌谿上參師問上座今日離何處曰路口師曰何不蓋却灌溪無對[末山代云爭得到這裏]始禮拜問如何是末山師曰不露頂曰如何是末山主師曰非男女相灌溪乃喝曰何不變去師曰不是神不是鬼變箇甚麼灌溪於是伏膺作園頭三載[昭覺勤云或有人問山僧如何是末山一望不見如何是末山主可與佛祖為師何不變去上座自變擬議不來劈脊便棒且道末山是蔣山是當機無向背擬議隔千山天童覺云非男女之相出有無之量透萬機之前超三界之上窮而通箇而當秘合風而夜寒溪帶雨而春漲]

○僧到參師曰太鑑纔生曰雖然如此且是師子兒師曰既是師子兒為甚麼被文殊騎僧無對

金華俱胝和尚[天龍法嗣]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初住庵時有尼名實際來戴笠子執錫遶師三匝曰道得即下笠子如是三問師皆無對尼便去師曰日勢稍晚何不且住尼曰道得即住師又無對尼去後師歎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氣不如棄庵往諸方參尋知識去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將有肉身菩薩來為和尚說法也逾旬果天龍和尚到庵師乃迎禮具陳前事天龍豎一指示之師當下大悟自此凡有學者參問師唯舉一指無別提唱有一供過童子每見人問事亦豎指祇對人謂師曰和尚童子亦會佛法凡有問皆如和尚豎指師一日潛袖刀子問童子曰聞你會佛法是否童子曰是師曰如何是佛童子豎起指頭師以刀斷其指童子叫喚走出師召童子童子回首師曰如何是佛童子舉手不見指頭豁然大悟師將順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言訖示滅[長慶稜代衆云美食不中飽人喫 玄沙備云我當時若見拗折指頭 報慈遂云且道玄沙恁麼道意作麼生 雲居錫云祇如玄沙恁麼道肯伊不肯伊若肯何言拗折指頭若不肯俱胝過在甚麼處 曹山寂云俱胝承當處鹵莽祇認得一機一境一等是拍手拊掌是他西園奇恠 報慈又云且道俱胝還悟也無若悟為甚麼道承當處鹵莽若不悟又道用一指頭禪不盡且道曹山意在甚麼處 瑯琊覺頌云俱胝一指報君知朝生鷂子搏天飛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 徑山杲云俱胝和尚若不得瑯琊為伊出氣幾乎埋沒了這一指頭禪妙喜既恁麼舉不免隨後也有箇註脚俱胝一指頭喫飯飽方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楊州 靈

隱嶽云。且道。如何是一指頭禪。乃豎起拂子云。見麼。若也見得可以與俱胝把手共行。脫或未然。新薦福不免重說偈言。一着高一着。一步闊一步。坐斷佛祖關。迷却來時路

南嶽下五世

陳操尚書 陳尊宿法嗣

睦州刺史陳操尚書。齋次拈起餬餅問僧。江西湖南還有這箇麼。曰尚書適來喫箇甚麼。公曰敲鐘謝響〇又齋僧次。躬自行餅。一僧展手擬接。公却縮手。僧無語。公曰果然果然〇問僧有箇事與上座商量得麼。曰合取狗口。公自摑口曰某甲罪過。曰知過必改。公曰恁麼則乞上座口喫飯得麼〇又齋僧自行食次。乃曰上座施食。僧曰三德六味。公曰錯。僧無對〇又與僚屬登樓次。見數僧行來。有一官人曰來者總是行脚僧。公曰不是。曰焉知不是。公曰待來勘過。須臾僧至樓前。公驀喚上座。僧皆擧首。公謂諸官曰不信道

教外別傳卷六

教外別傳卷七

南嶽下二世

天王道悟禪師 馬祖法嗣 一

天王道悟禪師。渚宮崔氏漢子玉之胤。十五出家。二十三受戒。三十謁石頭。頻沐指示而不契。次謁忠國師。三十四與國師侍者應眞南還謁馬祖。祖曰識取自心本來是佛。不屬漸次。不假修持。體自如如。萬德圓滿。師於言下大悟。祖囑曰汝若住持。莫離舊處。師蒙旨已便返荊門。去郭不遠結草爲廬。節使來訪師。不爲加禮。節使怒擒師擲江中。及歸見徧衙火發。且聞空中天王神嗔責聲。遂哀悔設拜。烟焰頓息。宛然如初。乃躬往江邊迎師。見師在水。都不濕衣。益自敬重。于府西造天王寺供師〇龍潭信問。從上相承底事如何。師曰不是明汝來處不得。龍潭曰這箇眼目幾人具得。師曰淺草易爲長蘆〇僧問。如何是玄妙之說。師曰莫道我解佛法好。曰爭奈學人疑滯何。師曰何不問老僧。曰卽今問了也。師曰去。不是汝存泊

處師常曰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苦又曰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曰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便入滅

按景德傳燈錄稱青原下出石頭遷遷下出天皇悟悟下出龍潭信信下出德山鑒鑒下出雪峯存存下出雲門偃玄沙備備再傳爲法眼益皆謂雲門法眼二宗來自青原石頭雖二家兒孫亦自謂青原石頭所自出不知其差悞所從來久矣道悟同時有二人一住荊南城西天王寺嗣馬祖一住荊南城東天皇寺嗣石頭其下出龍潭信者乃馬祖下天王道悟非石頭下天皇道悟也何以明之按唐正議大夫戶部侍郎平章事荊南節度使丘玄素所撰天王道悟禪師碑云道悟渚宮人姓崔氏子玉之後胤也年十五依長沙寺曇翥律師出家二十三詣嵩山受戒三十參石頭頻沐指示曾未投機次謁忠國師三十四與國師侍者應眞南還謁馬祖祖曰識取自心本來是佛不屬漸次不假修持體自如如萬德圓滿師於言下大悟祖囑曰汝若住持莫離舊處師蒙旨已便返荊門去郭不遠結草爲廬後因節使顧問左右申其端緒節使親臨訪道見其路隘車馬難通極目荒榛曾未修刱覩茲發怒令人擒師拋於水中旌旆纔歸乃見遍衙火發內外烘燄莫可近之唯聞空中聲曰我是天王神我是天王神節使回心設拜煙燄都息宛然如初遂往江邊見師在水都不濕衣節使重伸懺悔迎請在衙供養於府西造寺額號天王師常云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苦又云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便入滅當元和三年戊子十月十三日也年八十二坐六十三夏嗣法一人曰崇信卽龍潭也城東天皇道悟禪師者協律郎符載撰碑乃與景德傳燈合其碑云道悟姓張氏婺州東陽人十四出家依明州大德祝髮二十五受戒於杭州竹林寺初參國一留五年大曆十一年隱於大梅山建中初謁江西馬祖二年參石頭乃大悟遂隱當陽紫陵山後於荊南城東有天皇廢寺靈鑒請居之元和二年丁亥四月十三日以背痛入滅年六十坐三十五夏法嗣三人曰慧眞曰文賁曰幽閑今荊南城東有天皇巷存焉唐聞人歸登撰南嶽讓禪師碑列法孫數人於後有天王道悟名圭峯答裴相國宗趣狀列馬祖法嗣六人首曰江陵道悟權德輿撰馬祖塔銘載弟子慧海智藏等十一人道悟其一也又呂夏卿張無盡著書皆稱道悟嗣馬祖宗門反以爲悞然佛國白續燈錄敘雪竇顯爲大寂九世孫祖源通要錄中收爲馬祖之嗣達觀穎以丘玄素碑證之疑信相半蓋獨見丘玄素碑而未見符載碑耳今以二碑參合故於馬祖法嗣下增入天王道悟以龍潭崇信嗣之而以天皇道悟嗣石頭以慧眞文賁幽閑嗣之始不差誤稱攷五燈會元天皇傳後紀載前說宋時于越雲堅瑞禪師所述心燈錄亦同是見因集五家語錄著有五宗源流圖說質諸耆宿謬相印可爰是不避狂瞽僭妄改正以俟後世明聖道流再加訂覈焉

南嶽下三世

龍潭崇信禪師 天王悟法嗣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渚宮人也初悟和尚居天王寺師家於寺巷其家賣餅師日以十餅饋之天王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師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返遺我其別有旨乎遂造問焉天王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聞之頗曉玄旨因投出家服勤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天王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師曰何處指示天王曰

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天王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卽差師當下開解(笑巖寶云龍潭這麽問天王這麽答若非悟去幾成世諦若實會得凡聖祇有虛名迷悟皆爲剩法若實未會不可瞎驢趁大隊)復問如何保任天王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李翺刺史問如何是眞如般若師曰我無眞如般若李曰幸遇和尙師曰此猶是分外之言

南嶽下四世

德山宣鑒禪師(龍潭信法嗣)

鼎州德山宣鑒禪師簡州周氏子常講金剛般若後聞南方禪席頗盛師氣不平乃曰出家兒千劫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當攫其窟穴滅其種類以報佛恩遂擔青龍疏鈔出蜀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餅點心婆指擔曰這箇是甚麽文字師曰青龍疏鈔婆曰講何經師曰金剛經婆曰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箇心師無語遂往龍潭至法堂曰久響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龍潭引身曰子親到龍潭師無語遂棲止焉(雪竇顯云將錯就錯 雲峯悅云大小德山向鑑甕裏淹殺 黃龍心云雪竇與麽道不知德山將錯就錯不知龍潭將錯就錯識休咎底衲僧必知去處未過關者亦宜辨取還相委悉麽縱饒栽種得不是棟梁材 金粟悟云既云潭又不見龍又不現因甚道子親到龍潭恁麽大似方木逗圓竅且道什麽處是親到處試斷看)師一夕侍立次龍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便出却回曰外面黑龍潭點紙燭度與師師擬接龍潭復吹滅師於此大悟便禮拜龍潭曰子見箇甚麽師曰從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尙舌頭也至來日龍潭陞座謂衆曰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去在師將疏鈔堆法堂前擧火炬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於是禮辭○抵潙山挾複子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顧視方丈曰有麽有麽潙山坐次殊不顧眄師曰無無(雪竇顯着語云勘破了也)便出至門首乃曰雖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儀再入相見纔跨門提起坐具曰和尙潙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雪竇着語

云勘破了也潙山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否首座曰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也潙山曰此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雪竇着語云雪上加霜頌云一勘破二勘破雪上加霜曾險墮飛騎將軍入虜庭再得完全能幾箇急走過不放過孤峯頂上草裏坐咄　五祖戒云德山大似作賊人心虛潙山也是賊過後張弓　昭覺勤云雪竇道勘破且道是勘破德山爲復勘破潙山　徑山杲云二尊宿恁麼相見每人失却一隻眼○師住澧陽三十年屬唐武宗廢教避難於獨浮山之石室大中初武陵太守薛廷望再崇德山精舍號古德禪院堅請居之大闡宗風○小參示衆曰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尚因甚麼打某甲師曰汝是甚麼處人曰新羅人師曰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法眼益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報慈遂云叢林中喚作隔下語且從祇如德山道問話者三十棒意作麼生　德山密云大小德山龍頭蛇尾　雪竇顯云此二老宿雖然裁長補短舍重從輕要見德山老漢亦未可在何故殊不知德山握閫外之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緫諸人還識新羅僧麼只是撞着露柱底瞎漢　潙山喆云德山大似淸平世界錯甲磨槍這僧不惜性命身挨白刃法眼道話作兩橛大似藥病相治圓明道龍頭蛇尾也是金鍮難辨雪竇道撞着露柱底瞎漢截斷衆流如今還有人爲新羅僧作主麼出來與大潙相見乃豎拂云去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　五祖演云衆中擧者甚多會者不少且道向甚處見德山有不顧性命底出來道看若無山僧爲大衆與德山相見去也待德山道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但向道某甲話也不問棒也不喫你道還契他德山麼到這裏須是箇人始得　黃龍淸云雖則雪竇高提祖令坐斷寰區只解瞻前不能顧後這僧堂堂出來什麼處是撞着露柱處還有人辨得麼若也辨得不唯與新羅僧雪屈亦見當人眼目分明若辨不得非唯新羅僧撞着露柱盡大地衲僧箇箇出來撞着露柱　昭覺勤云德山大似金輪聖主寰中獨據四方八表無不順從等閑布一勑施一令直得草偃風行若不是這僧爭見殺活擒縱威權自在法眼圓明雪竇雖則直指單提各能扶豎德山要且只扶得末後句未扶得最初句且作麼生　是德山最初句大鵬欲展摩霄翅誰顧崩騰六合雲　護國元云試熊倚勢欺人山僧見處也要諸人共知這僧當時若是箇漢待他道你是甚處人便與掀倒禪牀別起便行直饒德山牙如劒樹口似血盆也須倒退三千里何故識法者懼　金粟悟云古今拈提者極多錯會者不少殊不知德山出一計要尋知已這僧若是敵手他打時但接棒輕輕推一推不唯絕斷他後來葛藤管這老漢必也全身遠害

○龍牙問學人仗鏌鎁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師引頸近前曰囫法眼益別云汝向甚麼處下手龍牙曰頭落也師呵呵大笑龍牙後到洞山擧前話洞山曰德山道甚麼龍牙曰德山無語洞山曰莫道無語且將德山落底頭呈似老僧看龍牙方省便懺謝有僧擧似師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這漢死來多少時救得有甚麼用處保福展云龍牙只知進前不知失步　翠巖芝云龍牙當斷不斷如今作麼生斷　法華擧云諸上座莫是德山無機鋒麼爲當別有道理良久云德山引頸龍牙獻劒　東禪觀云龍牙抱劒傷身自招過咎德山爲頭作主幸好機籌忽被洞山指蹤不覺尾巴露出○雪峯問從上宗乘學人還

有分也無師打一棒曰道甚麼曰不會至明日請益師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雪峯因此有省巖頭聞之曰德山老人一條脊梁骨硬似鐵拗不折然雖如此於唱教門中猶較些子 保福展問招慶祇如巖頭出世有何言教過於德山便恁麼道招慶云汝不見巖頭道如人學射久久方中保福云中後如何招慶云展闍黎莫不識痛痒保福云和尚今日非唯舉話招慶云展闍黎是甚麼心行 明招謙云大小招慶錯下名言 ○示衆曰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臨濟聞得謂洛浦曰汝去問他道得為甚麼也三十棒待伊打汝接住棒送一送看伊作麼生洛浦如教而問師便打洛浦接住送一送師便歸方丈洛浦回舉似臨濟臨濟曰我從來疑著這漢雖然如是你還識德山麼洛浦擬議臨濟便打 巖頭云德山老人尋常祇據一條白棒佛來亦打祖來亦打爭奈較些子 東禪齊云祇如臨濟道我從前疑著這漢是肯底語不肯底語為當別有道理試斷看 ○上堂問即有過不問猶乖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始禮拜為甚麼便打師曰待汝開口堪作甚麼○師令侍者喚義存 即雪峯也 存上來師曰我自喚義存汝又來作甚麼存無對○上堂我先祖見處即不然這裏無祖無佛達磨是老臊胡釋迦老子是乾屎橛文殊普賢是擔屎漢等覺妙覺是破執凡夫菩提涅槃是繫驢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瘡疣紙四果三賢初心十地是守古塚鬼自救不了 雲門偃云讚佛讚祖須是德山老人始得 瑯琊覺云諸方若與麼會入地獄如箭射只如雲門與麼道也是入地獄如箭射 ○有僧相看乃近前作相撲勢師曰與麼無禮合喫山僧手裏棒僧拂袖便行師曰饒汝如是也祇得一半僧轉身便喝師打曰須是我打你始得曰諸方有明眼人在師曰天然有眼僧擘開眼曰猫便出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 天童華云這僧是透關底漢若非德山本分鉗鎚幾乎死在句下只如德山道黃河三千年一度清又作麼生嶺梅殘雪裏雲淡未梳時 ○師見僧來乃閉門其僧敲門師曰阿誰曰師子兒師乃開門僧禮拜師騎僧項曰這畜生甚處去來○僧參師問維那今日幾人新到維那曰八人師曰喚來一時生按著○問凡聖相去多少師便喝○師因疾僧問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曰阿哪阿哪師復告衆曰捫空追響勞汝心神夢覺覺非竟有何事言訖安坐而化

南嶽下五世

巖頭全豁禪師德山鑒法嗣

鄂州巖頭全豁禪師泉州柯氏子。偃游禪苑。與雪峰欽山爲友。自杭州大慈山邐迤造于臨濟。屬臨濟歸寂。乃謁仰山。纔入門。提起坐具曰和尙。仰山取拂子擬舉。師曰不妨好手○參德山。執坐具上法堂瞻視。德山曰作麼。師便喝。德山曰老僧過在甚麼處。師曰兩重公案。乃下參堂。德山曰這箇阿師稍似箇行脚人。至來日上問訊。德山曰闍黎是昨日新到否。曰是。德山曰甚麼處學得這虛頭來。師曰全豁終不自謾。德山曰他後不得孤負老僧○一日參德山。方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德山便喝。師禮拜。有人舉似洞山。洞山曰若不是豁公大難承當。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雪竇顯云然則德山門下草偃風行要且不能塞斷天下人口當時纔拜劈脊便打非唯勦絕洞山亦乃把定巖老還會麼李將軍有嘉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閑　瑯琊覺云巖頭無人問著不妨奇特纔被洞山腦後一錐便乃冰消瓦解　昭覺勤云德山據令而行只得一半洞山通方有眼千里同風巖頭既善據虎頭又能收虎尾大似作家戰將臨陣扣敵七事俱全不妨奇特敢問那箇是一手擡一手搦處謂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徑山杲云猛虎不識穽穽中身死蛟龍不怖劍劍下身亡巖頭雖於虎穽之中自有透脫一路向劍刃上有翻身之機若仔細檢點將來猶欠悟在即今莫有爲巖頭作主底麼出來與大慧相見更入喝一喝拍一拍洎合停囚長智　致忠光云還知三大老落處麼德山和身放倒洞山帶水拖泥若非巖頭具通方眼有格外機爭顯功高汗馬且作麼生是一手擡一手搦處殺人刀活人劍　楚石琦云德山咬豬狗手脚巖頭鍛了底精金豁割相逢更無回互將他八兩換得半觔洞山雖是作家也只傍觀有分妙喜發許多氣力作什麼拈拄杖畫一畫云一○雪峰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擎鉢下法堂。雪峰曬飯巾次。見德山乃曰鐘未鳴鼓未響。拓鉢向甚麼處去。德山便歸方丈。雪峰舉似師。師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德山聞。令侍者喚師去問。汝不肯老僧那。師密啓其意。德山乃休。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師至僧堂前。拊掌大笑曰。且喜堂頭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雖然也祇得三年活。德山果三年後示滅明招謙代德山云咄咄沒處去沒處去　雪竇顯云曾聞說箇獨眼龍元來只有一隻眼殊不知德山是箇無齒大蟲若不是巖頭識破爭得明日與昨日不同諸人要會末後句麼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翠巖眞云德山巖頭一狀領過雪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地在　潙山喆云巖頭大似高伴石裂直得百里走獸潛蹤若非德山度量深明爭得昨日與今日不同　潙山杲云古今無異路達者共同途透出威音外須明肘後符且道那裏是巖頭識破德山處若檢點得出非但參學眼明亦乃領過雪峯其或緇素不辨邪正未分路遠夜長休把火大家吹滅暗中行　高峯妙云佛祖機緣古今公案其中誵訛無出於此或謂巖頭智過於師故有密啓其意殊不知犯彌天之咎萬劫遭殃且道利害在甚麼處撫掌大笑云侍者分明記取三十年後有人證

明千巖長云末後句子德山巖頭雪峯總跳不出乃喝一喝云大丈夫當為眞王何以假為　天奇瑞云岩頭明招雪竇三箇宗師出廣長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要且歇揚德山末後句不出何故設使三世諸佛歷代祖師亦不能宣布演說山僧也不論他劫外今時向初托鉢處只道箇蒼天蒼天無事不舉大衆會麼更聽一頌以為頁鑑頌云蒼天蒼天蒼天密密綿綿坐斷象後壁立空前恒沙頭角到此盡捐蕩蕩然四方獨步落落然八表無牽針毛聚芥通成曲拍手隨緣唱囉哩　徑山信云密啓其意壁上貼門神低頭歸方丈慚惶殺人果與尋常不同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也秖得三年活我為法王於法自在豈受人塗汚咄咄　○一日與雪峰欽山聚話雪峰驀指一椀水欽山曰水清月現雪峰曰水清月不現師踢卻水碗而去○師與雪峰同辭德山德山問甚麼處去師曰暫辭和尚下山去曰子他後作麼生師曰不忘曰子憑何有此說師曰豈不聞智過於師方堪傳受智與師齊減師半德曰如是如是當善護持二士禮拜而退○師住鄂州巖頭值沙汰於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挂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師曰阿誰或曰要過那邊去師乃舞棹迎之一日因一婆抱一孩兒來乃曰呈橈舞棹即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師便打婆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秖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　瑯琊覺云數敵者亡　大溈智云巖頭業在其中只得通身泥水老婆雖有丈夫手段也是家醜外揚　天奇瑞云綿裏有針泥裏有刺不妨這婆子具如此之見若不是巖頭大難秖對當時纔見婆來便撐船別去直饒蕩盡世界手段到這裏也沒處施呈　笑巖寶乃呵呵笑云此婆子圖箇什麼巖頭當時待他纔拋便劈脊一棹俱打入水中始較些子何故不見道秖這一箇也不消得　徑山信云這婆子雙瞽若是巖頭和這婆子送向水中令他母子聚頭無離骨肉頌云不消這箇意如何賣弄家私臭老婆惡浪千層捲殘月萬山愁斷白雲多

○上堂吾嘗究涅槃經七八年覩三兩段義似衲僧說話又曰休休時有一僧出禮拜請師舉師曰吾教意如∴字三點第一向東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眼第二向西方下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方下一點點諸菩薩頂此是第一段義又曰吾教意如摩醯首羅擘開面門豎亞一隻眼此是第二段義又曰吾教意猶如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者皆喪此是第三段義時小嚴上座問如何是塗毒鼓師以兩手按膝亞身曰韓信臨朝底小嚴無語　徑山杲舉了喝云綿頭去　○夾山下一僧到石霜纔跨門便道不審石霜曰不必闍黎僧曰恁麼則珍重又到師處如前道不審師噓一噓僧曰恁麼則珍重方回步師曰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其僧歸舉似夾山夾山上堂曰前日到巖頭石霜底阿師出來如法舉似前話其僧舉了夾山曰大衆

還會麼衆無對夾山曰若無人道得山僧不惜兩莖眉毛道去也乃曰石霜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劒巖頭亦有殺人刀亦有活人劒徑山杲云擬人面前不得說夢○師與羅山卜塔基羅山中路忽曰和尚師回顧曰作麼羅山擧手指曰這裏好片地師咄曰瓜州賣瓜漢又行數里歇次羅山禮拜問曰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前在洞山而不肯洞山師曰是又曰和尚豈不是嗣德山又不肯德山師曰是羅山曰不肯德山即不問祇如洞山有何虧闕師良久曰洞山好佛祇是無光羅山禮拜徑山杲云巖頭父子雖善暗去明來仔細點檢將來未免髑髏敲磕○問僧甚處來曰西京來師曰黃巢過後還收得劒麼曰收得師引頸近前曰囫曰師頭落也師呵呵大笑僧後到雪峰雪峰問甚處來曰巖頭來雪峰曰巖頭有何言句僧擧前話雪峰便打三十棒趁出溈山喆云這僧黃巢過後曾收得劒却向巖頭處施設及至雪峯前鋒鋩不露何故爲他巖頭大笑一聲直得天地陡暗四方絕唱若不得雪峯幾平陸地平沉不見道殺人刀活人劒 承天宗云可惜許這般漢只學得勝負之法殊不知是生滅之因我當時若見但向他道作家作家教他擔板過一生 ○僧問雪峰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尚見性如何

雪峰打拄杖三下僧後擧前語問師師與三摑雪竇顯云應病設藥且與三下若據令而行合打多少 ○德山一日謂師曰我這裏有兩僧入山住庵多時汝去看他怎生師遂將一斧去見兩人在庵內坐師乃拈起斧曰道得也一下斧道不得也一下斧二人殊不顧師擲下斧曰作家作家歸擧似德山德山曰汝道他如何師曰洞山門下不道全無若是德山門下未夢見在○僧問塵中如何辨主師曰銅鈔鑼裏滿盛油招慶問羅山云巖頭道銅鈔鑼裏滿盛油意旨如何羅山召大師招慶應諾羅山云獼猴入道場羅山却問明招有人問你作麼生明招云箭穿紅日影徑山杲頌云獼猴入道場箭穿紅日影兩箇老古錐擔雪共塡井喝一喝 ○瑞巖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道甚麼瑞巖再問師曰汝年十七八未○師嘗謂衆曰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去唐光啓之後中原盜起衆皆避地師端居晏如也一日賊大至責以無供饋遂傳刃焉師神色自若大叫一聲而終聲聞數十里

雪峰義存禪師德山鑒法嗣

福州雪峰義存禪師泉州南安曾氏子久歷禪會緣契德山唐咸通中回閩中雪峰創院徒侶翕然懿宗

錫號眞覺禪師。仍賜紫袈裟。初與巖頭至澧州鼇山鎭阻雪。巖頭每日祇是打睡。師一向坐禪。一日喚曰。師兄師兄。且起來。巖頭曰。作甚麼。師曰。今生不著便。共文邃箇漢行脚。到處被他帶累。今日到此。又祇管打睡。巖頭喝曰。噇眠去。每日牀上坐。恰似七村裏土地。他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師自點胸曰。我這裏未穩在。不敢自謾。巖頭曰。我將謂你他日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播揚大教。猶作這箇語話。師曰。我實未穩在。巖頭曰。你若實如此。據你見處。一一通來。是處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剗却。師曰。我初到鹽官。見上堂。擧色空義。得箇入處。巖頭曰。此去三十年。切忌擧著。又見洞山過水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巖頭曰。若與麼。自救也未徹在。師又曰。後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曰。道甚麼。我當時如桶底脫相似。巖頭喝曰。你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師曰。他後如何卽是。巖頭曰。他後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胷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師於言下大悟。便作禮起。連聲叫曰。師兄。今日始是鼇山成道。○師在洞山作飯頭。淘米次。洞山問。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師曰。沙米一時去。洞山曰。大衆喫箇甚麼。師遂覆却米盆。洞山曰。據子因緣。合在德山。天童覺云。雪峯步步登高。不覺草鞋跟斷。若也正偏宛轉。敲唱雙行。自然言氣相合。父子相投。且道。洞山不肯雪峯。意在什麼處。萬里無雲天有過。碧潭似鏡月難來。雪竇宗云。直木不棲鸞鳳。金針已繡鴛鴦。若不是新豐老人。便見氷消瓦解。○洞山一日問師。作甚麼來。師曰。斫槽來。洞山曰。幾斧斫成。師曰。一斧斫成。洞山曰。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曰。直得無下手處。洞山曰。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休去。汾陽昭代云。某甲早困也。○師辭洞山。洞山曰。子甚處去。曰歸嶺中去。洞山曰。當時從甚麼路出。師曰。從飛猿嶺出。洞山曰。今回向甚麼路去。師曰。從飛猿嶺去。洞山曰。有一人不從飛猿嶺去。子還識麼。師曰。不識。洞山曰。爲甚麼不識。師曰。他無面目。洞山曰。子既不識。爭知無面目。師無對。瑯琊覺云。心麤者失。○栖典座問。古人有言。知有佛向上事。方有語話分。如何是語話。師把住曰。道道。棲無對。師遂踢倒。栖當下汗流。○師謂衆曰。此箇水牯牛年多少。衆皆無對。師自代曰。七

十九也僧曰和尚爲甚麼作水牯牛去師曰有甚麼罪過○問僧甚處去曰禮拜徑山和尚去師曰徑山若問汝此間佛法如何汝作麼生祗對曰待問即道師便打後擧問鏡淸這僧過在甚麼處鏡淸曰問得徑山徹困師曰徑山在浙中因甚麼問得徹困鏡淸曰不見道遠問近對師曰如是如是○一日謂長慶曰吾見潙山問仰山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他道或在天上或在人間汝道仰山意作麼生長慶曰若問諸聖出沒處恁麼道即不可師曰汝渾不肯忽有人問汝作麼生道長慶曰但道錯師曰是汝不錯長慶曰何異於錯○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師曰寧自碎身如微塵終不敢瞎却一僧眼○僧辭去參靈雲問佛未出世時如何靈雲擧拂子曰出世後如何靈雲亦擧拂子其僧却回師曰返太速乎曰某甲到彼問佛法不契乃回師曰汝問甚麼事僧擧前話師曰汝問我爲汝道僧便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擧起拂子曰出世後如何師放下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後僧擧問玄沙備玄沙云汝欲會麼我與汝說箇喻如人賣一片園東西南北一時結契了也中心樹子猶屬我在　崇壽稠云爲當打伊解處別有道理）○問僧甚處來僧曰近離浙中師曰船來陸來僧曰二途俱不涉師曰爭得到這裏僧曰有甚麼隔礙師便打○僧問學人道不得處請師道師曰我爲法惜人○師問慧全汝得入處作麼生慧全曰共和尚商量了師曰甚麼處商量曰甚麼處去來師曰汝得入處又作麼生慧全無對師便打○全坦問平田淺草麈鹿成羣如何射得麈中主師喚全坦坦應諾師曰喫茶去○問僧甚處來曰潙山來師曰潙山有何言句曰某甲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潙山據坐師曰汝肯他否曰某甲不肯他師曰潙山古佛汝速去懺悔（玄沙備云山頭老漢蹉過潙山也）○閩王問曰擬欲蓋一所佛殿去時如何師曰大王何不蓋取一所空王殿曰請師樣子師展兩手（雲門偃云一擧四十九）○師擧拂子示一僧其僧便出去（長慶稜擧似王延彬太傅了乃云此僧合喚轉與一頓棒王云和尚是甚麼心行云殺放過）○師問長慶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作麼生長慶便出去○問僧甚處來曰藍田來師曰何不入草（長慶稜云嶮）○上堂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長慶出曰今日

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雲門以拄杖攛向師前作怕勢。有僧舉似玄沙。玄沙曰。須是稜兄始得。然雖如是。我即不然。曰。和尚作麼生。玄沙曰。用南山作麼。寶峯文云。雪峯無大人相。然則蛇無頭不行。長慶恰似新婦怕阿家相似。便道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雲門將拄杖攛向面前作怕勢。爲蛇畫足。玄沙道用南山作麼。道我見處親切。不免在窠窟裏。更無一箇有些子天然氣槩。報寧門下莫有天然氣槩底麼。不敢望你別懸慧日。獨振玄風。且向古人觸臭布衫上知些氣息也難得。護國元云。雪峯搖頭。雲門擺尾。長慶爲蛇畫足。玄沙一向捕膂。諸人還知這一隊漢落處麼。妙舞也應誇遍拍。三臺須是大家催。○一日有兩僧來。師以手拓庵門。放身出曰。是甚麼。僧亦曰。是甚麼。師低頭歸庵。僧辭去。師問。甚麼處去。曰。湖南。師曰。我有箇同行住巖頭。附汝一書去。書曰。某書上師兄。某一自鼇山成道後。迄至于今。飽不飢。同參某書上。僧到巖頭。問。甚麼處來。曰。雪峯來。有書達和尚。巖頭接了。乃問。僧別有何言句。僧遂舉前話。巖頭曰。他道甚麼。曰。他無語。低頭歸庵。巖頭曰。噫。我當初悔不向伊道末後句。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僧至夏末。請益前話。巖頭曰。何不早問。曰。未敢容易。巖頭曰。雪峯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秖這是。溈山喆云。大小雪峯巖頭。却被這僧勘破。泐潭準云。大衆。雪峯是會末後句。不會末後句。若道會。巖頭又道當初悔不向伊道末後句。若道不會。因甚如今兒孫徧天徧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末後巖頭與劈頭說破了也。未免有些諸訛。久參先德。一舉便知。後學初機。莫道不疑好。○上堂。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長慶稜問雲門云。雪峯與麼道。還有出頭不得處麼。雲門云有。長慶云。作麼生。雲門云。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也。又云。狼籍不少。雲峯悅云。足上不足。我更與你葛藤。蓋拈拄杖云。還見雪峯麼。咄。王令稍嚴。不許攙行奪市。溈山喆云。我更爲諸人土上加泥。乃舉拄杖云。看看。雪峯老人向你諸人面前放屙。咄。爲什麼屎臭氣也不知。昭覺勤云。絕天維立地紀。未足稱奇。擘太華迸黃河。亦非嚴手。若向這裏覷得透。便可以撒驪龍窟明珠。噴栴檀林香氣。豈不快哉。山僧今日不避泥水。放一線道。乃拈拄杖云。還見雪峯麼。遂卓拄杖云。咄。靈隱嶽云。陝府鐵牛不覺膽顫。嘉州大像通身汗流。且道象骨老人面皮厚多少。○有一僧在山下卓庵。多年不剃頭。畜一長柄杓。溪邊舀水。時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庵主曰。溪深杓柄長。師乃聞得。曰。也甚奇怪。一日將剃刀同侍者去訪。纔相見。便舉前話問。是庵主否。庵主曰是。師曰。若道得。即不剃你頭。庵主便洗頭胡跪師前。師即與剃却。昭覺勤云。庵主雖是生鐵鑄就。奈雪峯是本分鉗鎚。當初只顧頂。爭得驚天動地。還委悉麼。金鍮慣調曾百戰。鐵鞭多力根無酬。師領徒南遊時。黃涅槃預知師至。搘策前迎抵飫溪邂逅。師問。近離何處。涅槃曰。辟支巖。師曰。巖中還有主麼。涅槃以竹策

議師轎師乃出轎相見涅槃曰曾郎萬福師遽展丈夫拜涅槃作女人拜師曰莫是女人麼涅槃又設兩拜遂以竹策畫地右繞師轎三匝師曰某甲三界內人你三界外人你前去某甲後來涅槃回師隨至止囊山憩數日涅槃供事隨行徒衆一無所缺○上堂此事如一片田地相似一任諸人耕種無有不承此恩力者玄沙曰且作麼生是這田地師曰看玄沙曰是卽是某甲不與麼師曰你作麼生玄沙曰祗是人人底○三聖問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師曰待汝出網來向汝道三聖曰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 雪竇顯云可惜放過好與三十棒這棒一棒也饒不得直是罕遇作家 保寧展云爭不足讓有餘 寶峯文云俊哉俊哉快活快活恰似一隻鷂子莫蹤着 報寧即不然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待汝出網來卽向汝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便拽拄杖打出三門復云也好快活恰似一隻虎莫動着諸禪德且道保寧快活何似三聖快活莫有快活底漢出來定當看良久咄把手拽不入 潙山喆云三聖可謂龍門萬仞慣曾作客雪峯大似孟嘗門啓豈懼高賓 承天大宗云布縵天網須是雪峯深入虎穴還他三聖衆中有般漢商量道雪峯在網內三聖在網外苦哉苦哉從屈古人若非此二員作家不能橫行天下 徑山杲云一人麤似丘山一人細如米粽雖然麤細不同秤來輕重恰好徑山今日眞實告報汝等諸人切忌鑽龜打瓦 天童華云若謂二俱作家未具透關眼在且道歸宗恁麼說話還見二老落處也無諸人若辯得出歸宗性命在諸人手裏若辯不出諸人性命在歸宗手裏 楚石琦云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待汝出網來却向汝道衝開碧落松千丈截斷紅塵水一溪 笑巖寶云這雪峯老漢龍頭蛇尾待三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但只向伊道與麼則不虛爲臨濟兒孫待伊眼目定動劈脊便毆○上堂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伊不肯入時一僧出曰和尚怪某甲不得又一僧曰用入作甚麼師便打 雪竇顯云三箇中有一人受敎在忽若總不辯明平地上有甚數○玄沙謂師曰某甲如今大用去和尚作麼生師將三箇木毬一時拋出玄沙作斫牌勢師曰你親在靈山方得如此玄沙曰也是自家事 徑山杲云祇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一日陞座衆集定師輥出木毬玄沙遂捉來安舊處 白雲端云此箇時節衆中皆言子父共作一大事如此見解還夢見也未海會今日布施諸人乃云濃研香翰深蘸紫毫○師一日在僧堂內燒火閉却前後門乃叫曰救火救火玄沙將一片柴從牕櫺中拋入師便開門○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瞪目不見底曰飲者如何師曰不從口入僧擧似趙州趙州曰不從口入不可從鼻孔裏入僧却問古澗寒泉時如何趙州曰苦曰飲者如何趙州曰死師聞得乃曰趙州古佛遙望作禮自此不答話 雪竇顯云衆中總云雪峯不出這僧問頭所以趙州不肯如斯話會深屈古人雪竇即不

然斬釘截鐵本分宗師就下平高難爲作者浮山遠云趙州不因這僧爭得與雪峯相見雪峯不得趙州爭能圓得此話大小雪竇剌腦入膠盆 薦福懷云諸仁者作麼生會不答話底道理識破趙州 即不無還知趙州一片玉瑕生麼若人檢點得出相如不誑於秦主五祖演舉了云若有人問五祖古澗寒泉時如何老僧只向他道水飲者如何但云當下止渴或有箇漢出來問道與曹溪水是一是二只向他道分枝列派縱橫自在低處澆田高處潑菜 長蘆夫云扶竪宗乘須還大匠雪峯有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身心趙州用一百二十歲手段不妨奇恠如今衆中隨言定旨亂作褒貶深屈古人然則相席打令自有知音鏤骨銘心罕逢明鑒徑山杲云雪峯不答話疑殺天下人趙州道苦面赤不如語直若是妙喜則不然古澗寒泉時如何到江扶櫓棹出岳濟民田飲者如 何清涼肺腑此語有兩負門若人辨得許你有參學眼 楚石琦云妙喜老人可謂人平不語水平不流 忞中愠云杲日昇天宿雲解駁陽春回律枯朽萌芽直得長空皎皎萬彙熙熙若是覆盆之下朽腐之餘又爭恠得這僧當面蹉過累他雪峯趙州鯤入草窠裏雪竇浮山可謂入理深談互相擊展要且只能委曲不能直截今日有問古澗寒泉時如何鐵子擎天柱飲者如何藕絲掛須彌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 徑山信云雪峯老老大大未免隨人起倒趙州若無這僧何處得見雪峯雙髻今日將二老縛作一束拋在春風堆裏任他花開花落還有人與二老雪屈者麼頌云五里一箇亭十里一箇舖方便有多岐出門不認貨雪峯老何處討烟波江上釣魚舟夾岸荻花狀正好幾更不必着精神伸脚莫愁天地杳 ○師因閻王封柑橘各一顆遣使送至東問既是一般顏色爲甚名字不同師遂依舊封回王復馳問玄沙玄沙將一張紙蓋却○問僧近離甚處曰覆船師曰生死海未渡爲甚麼覆却船僧無語乃回舉似覆船覆船曰何不道渠無生死僧再至進此語師曰此不是汝語曰是覆船恁麼道師曰我有二十棒寄與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不干闍黎事 雪竇顯向爲甚覆船處代云入嚮雪峯待老漢擬議拂袖便行又於末後着語云能區能別能殺能活若也辨得天下橫行 昭覺勤云雪峯有驗人句覆船有透關眼雪竇有陷虎機且道崇寧成得箇什麼邊事 徑山杲云作家宗師天然有在雖然如是也是作賊人心虛是則不干這僧事二十棒何須自喫當時但添打覆船便了且道渠過在什麼處老老大大不合與人代語 楚石琦云覆船道渠無生死還契得雪峯意麼若契得雪峯意爲什麼道我有二十棒寄打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會麼這裏若會便見妙喜道作賊人心虛勘破雪峯了也是則不干這僧事二十棒何須自喫但更添二十棒只打覆船便了你道妙喜還有過也無頭上着枷脚下着杻 ○問拈槌竪拂不當宗乘未審和尚如何師竪起拂子僧乃抱頭出去師不顧 法眼益代云大衆看此一員戰將 ○師謂鏡淸曰古來有老宿引官人巡堂曰此一衆盡是學佛法僧官人曰金屑雖貴又作麼生老宿無對鏡淸代曰比來拋甎引玉 法眼益別云官人何得貴耳賤目 ○普請次路逢一獼猴師曰人人有一面古鏡這箇獼猴亦有一面古鏡三聖曰曠劫無名何以彰爲古鏡師曰瑕生也三聖曰這老漢著甚麼死急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 雪竇顯云好與二十棒這棒放過也好免見將錯就錯 ○師於僧堂前坐衆集

師拈拄杖曰這箇爲中下根人時有僧問忽遇上上人來時如何師拈起拄杖雲門偃云我不似雪峯打破狼藉僧便問未審和尚如何師便打　護國元云宗師家有擒有縱有殺有活若是蛇頭上揩痒南明又且不然驀拈拄杖云我這裏爲中下機人忽有人問上上機人來時如何只向道我不似雲門打葛藤○閩帥施銀交牀僧問和尚受大王如此供養將何報答師以手拓地曰輕打我輕打我僧問疎山仁云雪峯道輕打我意作麼生疎山云頭上插瓜虀垂尾脚跟齊○上堂我若東道西道汝則尋言逐句我若羚羊挂角汝向甚麼處捫摸僧問保福展祇如雪峯有甚麼言敎便似羚羊挂角時保福云我不可作雪峯弟子不得○師曰飯籮邊坐餓死人臨河渴死漢玄沙云飯籮裏坐餓死漢水裏沒頭浸渴死漢　雲門云通身是飯通身是水

感潭資國禪師德山鑒法嗣

洪州感潭資國禪師白兆問家內停喪請師慰問師曰苦痛蒼天曰死却爺死却孃師打了趂出師凡接機皆如此

瑞龍慧恭禪師德山鑒法嗣

天台瑞龍慧恭禪師福州羅氏子謁德山德山問會麼曰作麼德山曰請相見曰識麼德山大笑遂許入室洎德山順世乃開法焉

泉州瓦棺和尚德山鑒法嗣

泉州瓦棺和尚在德山爲侍者一日同入山斫木德山將一椀水與師師接得便喫却德山曰會麼師曰不會德山又將一椀水與師師又接喫却德山曰會麼師曰不會德山曰何不成褫取不會底師曰不會又成褫箇甚麼德山曰子大似箇鐵橛○後雪峯訪師茶話次雪峯問當時在德山斫木因緣作麼生師曰先師當時肯我雪峯曰和尚離師太早時面前偶有一椀水雪峯曰將水來師便度與雪峯接得便潑却雲門偃云莫壓良爲賤

高亭簡禪師德山鑒法嗣

襄州高亭簡禪師參德山隔江纔見便曰不審德山乃搖扇招之師忽開悟乃橫趨而去更不回顧徑山杲云高亭橫趨而去許伊是箇伶俐師僧若要法嗣德山則未可何故猶與德山隔江在　楚石琦云如今衆中商量道高亭見德山不與他說話便去所以妙喜道猶與德山隔江在還曾夢見高亭麼拈起拄杖云便好喚回與一頓且道是賞伊是罰伊

南嶽下六世

瑞巖師彥禪師巖頭奯法嗣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閩之許氏子。初禮巖頭。問曰。如何是本常理。巖頭曰。動也。曰。動時如何。巖頭曰。不是本常理。師良久。巖頭曰。肯即未脫根塵。不肯即永沈生死。師遂領悟。便禮拜。巖頭每與語。徵醻無忒○後謁夾山。夾山問。甚處來。曰。臥龍來。夾山曰。來時龍還起也未。師乃顧視之。夾山曰。灸瘡瘢上更著艾燋。曰。和尚又苦如此作甚麼。夾山休去（溈山喆云。瑞巖雖然威獰。危懣爭奈夾山水淸不容　徑山杲云。若不藍田射石虎。幾乎悞殺李將軍）○師又問夾山。與麼即易。不與麼即難。與麼與麼即惺惺。不與麼不與麼即居空界。與麼不與麼。請師速道。夾山曰。老僧謾闍黎去也。師喝曰。這老和尚。而今是甚時節。便出去（後有僧擧似巖頭。巖頭云。苦哉。將我一枝佛法。與麼流將去）○師尋居丹丘瑞巖。坐磐石。終日如愚。每自喚主人公。復應諾。乃曰。惺惺著。他後莫受人謾（後有僧參玄沙備。玄沙問。近離甚處。云。瑞巖。玄沙云。有何言句示徒。僧擧前話。玄沙云。一等是弄精魂。也甚奇怪。乃云。何不且在彼住。云。已遷化也。玄沙云。而今還喚得應麼。僧無對　雪竇顯云。蒼天蒼天　保寧勇云。和尚爲什麼對面不聞　雲居元云。天下宗師。總爲這僧下語。大似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直饒瑞巖自出頭來。也是棺木裏瞠眼　昭覺勤云。百丈寒潭徹底。月在波心。千尺巖松倚天。風生幽谷。直得凜凜孤標。澄澄丰采。及至月離碧潭。影在雲衢。遂乃當面蹉過。當時若是箇漢。待伊道即今還喚得應麼。直下便喝。非唯把斷玄沙要津。亦乃與瑞巖老子出氣）○鏡淸問。天不能覆。地不能載。豈不是師。曰。若是即被覆載。鏡淸曰。若不是瑞巖幾遭也。師自稱曰。師彥

羅山道閑禪師（巖頭奯法嗣）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長溪陳氏子。謁石霜。問曰。起滅不停時如何。石霜曰。直須寒灰枯木去。一念萬年去。函蓋相應去。全淸絕點去。師不契。却往巖頭處。如前問。巖頭喝曰。是誰起滅。師於此有省○師在禾山送同行矩長老出門次。把拄杖向面前一攛。矩無對。師曰。石牛攔古路。一馬生雙駒（後僧擧似疎山仁。疎山云。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僧辭保福。保福問。甚處去。曰。禮拜羅山。保福曰。汝向羅山道。保福秋間上府朝覲大王。置四十箇問頭問和尚。忽若一句不相當。莫言不道。僧擧似師。師呵呵大笑曰。陳老師自入福建道。洪塘橋下一寨未曾見有箇毛頭星現。汝與我向從展道。陳老師無許多問頭。秖有一口劒。一劒下須有分身之意。亦有出身之路。若不明。便須成末。僧回擧似保福。保福曰。我當時也秖是謔伊。至秋朝覲。師特爲辦茶筵。請保福。

保福不赴却向僧曰我中間曾有謼語恐和尙問著僧歸舉似師曰汝向他道猛虎終不食伏肉僧又去保福遂來○無軫上座問祇如巖頭道洞山好佛祇是無光未審洞山有何虧闕便道無光師召無軫無軫應諾師曰灼然好箇佛祇是無光曰大師爲甚麼撥無軫話師曰甚麼處是陳老師撥你話處快道快道無軫無語師打三十棒趂出無軫舉似招慶招慶一夏罵詈至夏末自來問師乃分明舉似招慶便作禮懺悔曰泊錯怪大師

玄沙師備禪師 雪峯存法嗣

福州玄沙師備宗一禪師閩之謝氏子與雪峯本法門昆仲而親近若師資雪峯以其苦行呼爲頭陀一日雪峯問那箇是備頭陀師曰終不敢誑於人異日雪峯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參去師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雪峯然之暨登象骨山乃與師同力締搆玄徒臻萃師入室咨決罔替晨昏又閱楞嚴發明心地由是應機敏捷至與雪峯徵詰亦當仁不讓雪峯曰備頭陀再來人也○雪峯上堂要會此事猶如古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師出衆曰忽遇明鏡來時如何雪峯曰胡漢俱隱師曰老和尙脚跟猶未點地在 明招謙云當與麼時莫道胡漢俱隱別作麼生道師破明招云要也瑯琊覺云不見道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 ○師因參次聞燕子聲乃曰深談實相善說法要便下座○鼓山來師作一圓相示之鼓山曰人人出這箇不得師曰情知汝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鼓山曰和尙又作麼生師曰人人出這箇不得鼓山曰和尙與麼道却得某甲爲甚麼道不得師曰我得汝不得 昭覺勤云灼然這一條路作者方知直得窮天地亘萬古而不移消劫石空芥城而無盡便是透關底也須着眼始得一等是恁麼時節爲什麼我得汝不得切忌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 淨因成云叢林中往往作鼓山未到玄沙境界會却諸人要識玄沙鼓山麼不見道盡出這箇不得抉 南華昺云捩轉鼻孔換却眼睛若無這箇手段如何竪宗乘雖然如是直是好笑笑須三十年且道笑箇什麼情知汝在驢胎馬腹裏作活計 東禪觀云某甲當時若作鼓山待玄沙道人人出這箇不得即云和尙元來別有長處不圖成就前功且要與玄沙向驢胎馬腹裏相見 ○師嘗訪三斗庵主纔相見庵主曰莫怪住山年深無坐具師曰人人盡有庵主爲甚麼無庵主曰且坐喫茶師曰庵主元來有在○侍雪峯次有二僧從階下過雪峯曰此二人堪爲種草師曰某甲不與麼雪峯曰汝作麼生師

日便好與三十棒。○因雪峰指火曰。三世諸佛在火焰裏轉大法輪。師曰。近日王令稍嚴。雪峰曰。作麼生。師曰。不許攙奪行市。○南際到雪峰。雪峰令訪師。師問。古人道此事唯我能知。長老作麼生。南際曰。須知有不求知者。歸宗柔別。搊掌三下師曰。山頭和尚喫許多辛苦作麼。大潙眞如舉此云。玄沙恁麼道。大潙恁麼舉。不得動着。何故。如舉塗毒鼓。遠近聞皆喪○雪峰普請畬田。次見一蛇。以杖挑起召衆曰。看看。以刀芟爲兩段。師以杖拋於背後。更不顧視。衆愕然。雪峰曰。俊哉。天奇瑞云。當央捧出仁義之心。拋向背後衲子之英。事到其間。不得不然。舉拂子作釣魚勢云。看看。復噓云。新月掛蘿沉玉釣。幾回空泛小舟歸○侍雪峰遊山次。雪峰指面前地曰。這一片地好造箇無縫塔。師曰。高多少。雪峯乃顧視上下。師曰。人天福報卽不無。和尚若是靈山授記。未夢見在。雪峯曰。你又作麼生。師曰。七尺八尺。瑯琊覺云。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雪峰曰。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師指火爐曰。火爐闊多少。雪峯曰。如古鏡闊。師曰。老和尚脚跟未點地在。鏡淸怤問僧。爲復古鏡致火爐與麼闊。火爐致古鏡與麼大。西院明云。與麼問人。也未可在雲門偃云。叓飯泥茶爐。元叟端云。古鏡卽是火爐。火爐卽是古鏡。不是雪峯老漢。爭得頭正尾正。鷲峯今日忽有人問。火爐闊多少。只向道。隨家豐儉天奇瑞云。大衆且道。世界誰世界。古鏡誰古鏡。不可逐境打做兩截。豎起拄杖云。這是世界。這是古鏡。若然。直下承當。坐斷雪峯玄沙。大丈夫切忌鬼窟裏。虛淹歲月○閩王送師上船。師扣船召曰。大王爭能出得這裏去。王曰。在裏許得多少時也。歸宗柔別云。不因和尚。不得到這裏○師問文桶頭下山幾時歸。曰。三五日。師曰。歸時有無底桶子將一擔歸。文無對。歸宗柔代云。和尙用作甚麼○師垂語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祇如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患盲者拈槌豎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瘂者教伊說又說不得。若接不得。佛法無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還許學人商量否。師曰。許。汝作麼生商量。其僧珍重出。師曰。不是不是。羅漢曰。桂琛現有眼耳口。和尚作麼生接。師曰。慚愧。便歸方丈。中塔曰。三種病人卽今在甚麼處。又一僧曰。非唯謾他。兼亦自謾。雲門偃因僧請益。雲門云。汝禮拜着。僧拜起。雲門以拄杖挃之。僧乃退後。雲門云。汝不是患盲。復喚近前來。僧纔近前。雲門云。汝不是患聾。雲門云。還會麼。僧云。不會。雲門云。汝不是患瘂。其僧於是有省法眼益云。我當時見羅漢上座學此話。我便會三種病人雲居元云。地藏如龍無角。似蛇有足。玄沙只有先鋒。且無殿後。兩人病在膏肓。針藥之所不到。山僧爲你諸人點破。拈拄杖云。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裏看雪竇顯舉了。便喝云。這盲聾瘖瘂漢。若不是雲門。驢年去。如今有底。或拈椎豎拂。他

又不管敎伊近前他又不來問還會麼他又不應諸方還奈何得麼雪竇若不奈何汝這一隊驢漢又堪作什麼以拄杖一時趁散　本覺一云雲門雪竇也是因風吹火見兎放鷹爭如地藏逆水之波當時聞玄沙恁麼道便出衆云某甲有眼有耳有口請師接玄沙云慚愧便乃呵呵大笑非但玄沙盡西天此土諸佛諸祖被這一撥不免退身有分藏拈拄杖云放過則不可　龍門遠云好兄弟還知眞實相爲麼今日不惜眉毛爲諸人說破只如諸人有雙眼又何曾見來有雙耳又何曾聞來有片舌又何曾說來既無說無聞無見何處有色聲香味事雖然如是能有幾人到這般田地　徑山杲云這僧雖然悟去只悟得雲門禪若是玄沙禪更買草鞋行脚　天童華云雲門平展這僧實酬且道什麼處是這僧悟處不敎之疾難爲針艾　楚石琦云玄沙雲門氣急殺人彼自無瘡勿傷之也 ○長慶來師問除却藥忌作麼生道長慶曰放憨作麼師曰雪峰山橡子拾食來這裏雀兒放糞○普請斫柴次見一虎天龍曰和尙虎師曰是汝虎歸院後天龍問適來見虎云是汝未審尊意如何師曰娑婆世界有四種極重事若人透得不妨出得陰界　東禪齊云上座古人見了道我身心如大地虛空如今人還透得麼　徑山杲代云也知和尙爲人切　笑巖寶云於今這裏虎也無面前端的是箇什麼若辯得出許你與人天爲師 ○師問長生維摩觀佛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無住汝作麼生觀長生曰放皎然過有箇道處師曰放汝過作麼生道長生良久師曰敎阿誰委悉長生曰徒勞側耳師曰情知汝向鬼窟裏作活計　崇壽稠別長生云喚甚麼作如來 ○問古人皆以瞬視接人未審和尙以何接人師曰我不以瞬視接人曰學人爲甚道不得師曰啚塞汝口爭解道得　法眼益云古人恁麼道甚奇特且問上座口是甚麼 ○問承古有言舉足下足無非道場如何是道場師曰沒却你曰爲甚麼得恁麼難見師曰祇爲太近　法眼益云也無可得近直下是上座 ○師在雪峰時光侍者謂師曰師叔若學得禪某甲打鐵船下海去師住後問光曰打得鐵船也未光無對　法眼益代云和尙終不與麼　清涼欽代云請和尙下船　支提愛云玄沙也是貧人思舊債　汾陽昭云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　雲居元云禪也未曾參得何用思量舊事忽然被他撥動鐵船玄沙堪作什麼 ○師一日遣僧送書上雪峰雪峰開緘見白紙三幅問僧會麼曰不會雪峰曰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僧回舉似師曰山頭老漢蹉過也不知曰和尙如何師曰孟春猶寒也不解道　明招謙云玄沙三幅白紙爭奈文彩已彰雪峯千里同風何故不知蹉過不見道養子莫敎大大了作家賊　五祖戒出語云將謂胡鬚赤　黃龍南云雪峯不道無長處既被玄沙識破直至如今雪不出 ○問鏡淸敎中道不見一法爲大過患且道不見甚麼法鏡淸指露柱曰莫是不見這箇法麼　同安顯別云也知和尙不造次　師曰浙中淸水白米從汝喫佛法未會在　雪竇顯云大小鏡淸被玄沙熱謾我當時若見但向道蠶

山授記。也未到如此 潙山喆云。若不是鏡清。幾乎忘
前失後。何故。不逢別者。終不開拳 天童華云。鏡清放
頑。佛祖也不柰何。若非玄沙深辯來風。幾
被露柱呑却。有人辯得出。妙嚴兩手分付 ○問承和
尙有言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學人如何得會。師
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僧便休。師來
日却問其僧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汝作麼生會。
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師曰知汝向
鬼窟裏作活計 報慈遂云。一般恁麼道。爲甚麼却成鬼窟去 ○韋監軍來
謁。乃曰曹山和尙甚奇怪。師曰撫州取曹山幾里。韋
指傍僧曰上座曾到曹山否。曰曾到。韋曰撫州取曹
山幾里。曰百二十里。韋曰恁麼則上座不到曹山。韋
却起禮拜。師曰監軍却須禮此僧。此僧却具慚愧 雲居
錫云。甚麼處是此僧具慚愧。若檢得出。許上座有行脚眼 承天宗云。這僧可悲可痛。直饒玄沙具金剛眼睛。
謾過韋監軍了也 ○問如何是淸淨法身。師曰膿滴滴地 ○
問如何是親切底事。師曰我是謝三郎 ○西天有聲
明三藏至。閩帥請師辨驗。師以鐵火筯敲銅爐。問是
甚麼聲。三藏曰銅鐵聲 法眼益別云。請大師爲大王 淸涼欽云。聽和尙問 師
曰大王莫受外國人謾。三藏無對 雪竇顯別云。大王宜加信敬。又別三
藏云。莫謾外國人 法眼益代云。大師久受大王供養 淸涼欽代云。却是和尙謾大王 淨因成云。旣不是

銅鐵聲。玄沙喚作什麼聲。然則三藏只知厓水。不覺濕
衣。玄沙偏解誣人。爭奈國有憲章。且道。三藏謾大王。何
似玄沙謾大王 天童覺云。理契則神。賓子猶衣中之
寶。情封則物。力士失額上之珠。三藏只解瞻前。不能顧
後。還知麼。誣人之罪。以罪加之 高峯妙云。大小玄沙
能所未忘。當時賴遇是劉大王。若撞着箇本分衲僧。管
取一場漏逗 ○師南遊莆田縣。排百戲迎接。來日師問小
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鬧。向甚處去也。小塘提起衲衣
角。師曰料掉沒交涉 法眼益別云。昨日有多少喧鬧 淸涼欽別云。今日更好笑
潙山喆云。大潙則不然。忽有問。遂鳴指一下。如有箇衲
子出來云。料掉沒交涉。却肯他。何故。大丈夫漢。捋虎鬚
也是本分。且道。利害在甚處 黃龍新云。奇怪諸禪德。
扶豎宗乘。須是小塘長老始得。玄沙爲什麼道。料掉沒
交涉。我即不然。昨日許多喧鬧。向什麼處去。天共白雲
曉。水和明月流 昭覺勤云。或有問山僧。只向道。又是
從頭起。他若道料掉沒交涉。劈脊便棒。何故。曹溪波浪
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沈 南華昺云。玄沙恁麼道。還
有得失。是非也無。若謂有。當人未具眼在。若謂無。因甚
麼道。料掉沒交涉。還會麼。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
○師示衆曰。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囑摩訶大迦
葉。猶如畫月。曹溪豎拂。猶如指月。時鼓山出衆曰。月
聻。師曰這箇阿師就我覓月。鼓山不肯。却歸衆曰。道
我就他覓月 雪竇顯云。玄沙與鼓山。如排百萬大陣。祗拋瓦礫相擊。或有衲僧辯得。當知正
法眼藏。付囑有在 護國元云。玄沙鼓山。各說道理。要
且未識月在。諸人要識月麼。幸無偏照處。剛有未明人
○問僧乾闥婆城。汝作麼生會。曰如夢如幻 法眼益別。敲物
示之 ○師與地藏在方丈說話。夜深。侍者閉却門。師曰

門總閉了。汝作麼生得出去。地藏曰。喚甚麼作門淸涼欽別云。和尙莫欲歇去○師以杖拄地問長生曰。僧見俗見男見女見。汝作麼生。見曰。和尙還見皎然見處麼。師曰相識滿天下○師擧誌公曰。每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乃曰。每日拈香擇火。不知眞箇道場報慈遂云。祇如此二尊宿語。還有親疎也無○師與韋監軍喫果子。韋問如何是日用而不知。師拈起果子曰。喫。韋喫果子了。再問。師曰。祇這是日用而不知○師問明眞大師。善財參彌勒。彌勒指歸文殊。文殊指歸佛處。汝道佛指歸甚麼處。曰不知。師曰。情知汝不知法眼益別云。喚甚麼作佛○大普玄通到禮覲。師曰。你在彼住。莫誑惑人家男女。曰玄通祇是開箇供養門。晚來朝去。爭敢作恁麼事。師曰。事難。曰眞情是難。師曰。甚麼處是難處。曰爲伊不肯承當。師便入方丈拄却門○泉守王公請師登樓。先語客司曰。待我引大師到樓前。便昇却梯。客司稟旨。公曰。請大師登樓。師視樓。復視其人。乃曰。佛法不是此道理法眼益云。未昇梯時。日幾度登樓○師與泉守在室中說話。有一沙彌揭簾入見。却退步而出。師曰。那沙彌好與二十拄杖。泉守曰。恁麼卽某甲罪過同安顯別云。祖師來也。師曰。佛法不是恁麼鏡淸怤云。不爲打水。有僧問。不爲打水意作麼生。鏡淸云。靑山碾爲塵。敢保沒閑人

長慶慧稜禪師雪峯存法嗣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杭州鹽官人也。姓孫氏。歷參禪苑。後參靈雲。問如何是佛法大意。靈雲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如是往來雪峯玄沙二十年間。坐破七箇蒲團。不明此事。一日捲簾。忽然大悟。乃有頌曰。也大差也大差。捲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劈口打。雪峯擧謂玄沙曰。此子徹去也。玄沙曰。未可。此是意識著述。更須勘過始得。至晚衆僧上來問訊。雪峯謂師曰。備頭陀未肯汝在。汝實有正悟。對衆擧來。師又有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氷。雪峯乃顧玄沙曰。不可更是意識著述。師問雪峯曰。從上諸聖傳受一路。請師垂示。雪峯良久。師設禮而退。雪峯乃微笑。師入方丈參。雪峯曰。是甚麼。師曰。今日天晴好普請○師在西院問詵上座曰。這裏有象骨山。汝

曾到麼。曰不曾到。師曰爲甚麼不到。曰自有本分事在。師曰作麼生是上座本分事。誌乃提起衲衣角。師曰爲當祇這箇。別更有。曰上座見箇甚麼。師曰何得龍頭蛇尾。○保福辭歸雪峰。謂師曰山頭和尚或問上座信。作麼生祇對。師曰不避腥羶。亦有少許。曰信道甚麼。師曰教我分付阿誰。曰從展雖有此語。未必有恁麼事。師曰若然者前程全自闍黎。○師與保福遊山。保福問古人道妙峯山頂。莫祇這箇便是也無。師曰是。卽是可惜許。僧問鼓山。祇如長慶恁麼道。意作麼生。鼓山云。孫公若無此語。可謂髑髏徧野。鏡清怤云。若不是孫公。便見髑髏徧野。雪竇顯云。今日共這漢遊山。圖箇什麼。復云。百千年後不道全無。祇是少。鼓山晏云。長慶若不與麼。紅旗徧野。白骨連山。○師來往雪峰二十九載。天祐三年。泉州刺史王延彬請住招慶。開堂日。公朝服趨隅曰。請師說法。師曰。還聞麼。公設拜。師曰。雖然如此。恐有人不肯。○一日王太傅入院見方丈門閉。問演侍者曰。有人敢道太師在否。演曰。有人敢道太師不在否。法眼益別云。太傅識太師。○上堂。總似今日。老胡有望。保福曰。總似今日老胡絕望。報慈遂云。恁麼道。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黃龍南云。總似今日。曹溪絕流。天童覺云。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安國

瑫和尚得師號。師去作賀。瑫出接。師曰。師號來邪。瑫曰來也。師曰是甚麼號。曰明眞。師乃展手。瑫曰甚麼處去來。師曰幾不問過。○問古人有言。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曰知有也未。僧又問保福。展云。此是誰語。云丹霞語。保福云。去。莫妨我打睡。○師入僧堂。舉起疏頭曰見卽不見。還見麼。衆無對。法眼益代云。縱受得到別處。亦不敢呈人。○師到羅山。見製龜子。以杖敲龜曰。太煞預備。羅山曰。拙布置。師曰。還肯入也無。羅山乃吽吽。○上堂。淨潔打疊了也。却近前問我。覓我劈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須生慚愧。無一棒到你。你又向甚麼處會。雪竇顯云。雪竇卽不然。淨潔打疊了也。直須近前就我覓我劈脊與一棒。有一棒到你。你卽受屈。無一棒到你。與你平出。但與麼會。黃龍清云。長慶只知支離擁腫。不知道之根源。雪竇引蔓牽枝。未免隨波逐浪。寶峯則不然。淨潔打疊了也。近前來。只向道會麼。歸堂去。雖然如是。也須是仙陀婆始得。○師有時拈拄杖曰。識得這箇。一生參學事畢。雲門偃云。識得這箇。爲什麼不住。靈巖安云。恁麼住者。喪我見孫。恁麼去者。寒灰發焰。然雖如是。都未得勦絕在。拈拄杖云。識得這箇。遂卓一下云。敲出鳳凰五色髓。擊碎驪龍明月珠。○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草裏漢。曰挂角後如何。師曰亂叫喚。曰畢竟如何。師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雪竇顯云。寧可碎身如微塵。終不瞎箇衆生眼。長慶較些子。復云。一般漢設使羚羊

0159

未掛角也似萬里望鄕關天奇瑞云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尋逐機境枉分離坎空欽覿面收放到底難憑信實不遇知音者徒勞話歲寒○僧問如何是文彩未生時事師曰汝先擧我後擧其僧但立而已法眼益別云請和尙擧師曰汝作麽生擧曰某甲截舌有分○保福遷化僧問保福拋却殼漏子向甚麽處去也師曰且道保福在那箇殼漏子裏法眼益別云那箇是保福殼漏子○閩帥夫人崔氏奉道自稱練師遣使送衣物至曰練師令就大師請回信師曰傳語練師領取回信須臾使却來師前唱喏便回師明日入府練師曰昨日謝大師回信師曰却請昨日回信看練師展兩手帥問師曰練師適來呈信還愜大師意否師曰猶較些子法眼益別云這一轉語大王自道取曰未審大師意旨如何師良久帥曰不可思議大師佛法深遠

保福從展禪師 雪峯存法嗣

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福州陳氏子年十五禮雪峰爲受業師遊吳楚間後歸執侍雪峰一日忽召曰還會麽師欲近前雪峰以杖拄之師當下知歸嘗以古今方便詢于長慶一日長慶謂師曰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可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祇是無二種語師曰作麽生是如來語長慶曰聾人爭得聞師曰情知和尙向第二頭道長慶曰汝又作麽生師曰喫茶去雲居錫云甚麽處是長慶向第二頭道處雪竇頌云頭兮第一第二臥龍不鑒止水無處有月波澄有處無風浪起稜禪客稜禪客三月禹門遭點額昭覺勤云如今人不去他古人轉處看只管去句下走便道長慶當時不便用所以落第二頭保福云喫茶去便是第一頭若只恁麽看到彌勒下生也不見古人意若是作家終不作這般見解跳出這窠窟向上自有一條路你若道聾人爭得聞有甚麽不是處保福云喫茶去有甚麽是處轉沒交涉是故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因擧盤山道光境俱亡復是何物洞山道光境未亡復是何物師曰據此二尊宿商量猶未得勦絕乃問長慶如今作麽生道得勦絕長慶良久師曰情知和尙向鬼窟裏作活計長慶却問作麽生師曰兩手扶犁水過膝雪竇顯云俱忘未忘總由我保福因什麽道未得勦絕灼然能有幾箇諸人又作麽生道免得長慶在鬼窟裏良久云柳絮隨風自西自東大潙秀云保福拈提頗有宗風及乎問着又却拖泥帶水光境何物且置俱忘未忘甚處得這消息○長慶問見色便見心還見船子麽師曰見曰船子且置作麽生是心師却指船子歸宗柔別云和尙祇解問人○雪峰上堂曰諸上座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師擧問

鵝湖僧堂前相見。即且置。秖如望州亭烏石嶺甚麼處相見。鵝湖驟步歸方丈。師低頭入僧堂。雪竇顯云。二老是即是。只知雪峯放行。不知雪峯把定。忽有箇衲僧出問。未審雪竇作麼生。豈不是別機宜識休咎底漢。還有烏石嶺望州亭底麼。良久云。擔板禪和如麻似粟。〇上堂。此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搆得搆不得。未免喪身失命。僧問。未審搆得底人還免喪身失命也無。師曰。適來且置。闍黎還搆得麼。曰若搆不得。未免大衆怪笑。師曰。作家作家。曰是甚麼心行。師曰。一杓屎攔面潑。也不知臭。雪竇顯云。諸上座。保福。有生擒虎兕底爪牙。這僧也不易相敵。雖然如此。要且放過保福一着。只如雪竇與大衆。還許諸方撿責也無。若免不得。平地上死人無數。其中有得活底麼。乃拈起拄杖云。來也來也。護國元云。能擒能縱。能殺能活。保福可謂作家手段本分鉗鎚。這僧可惜許。錯轉話頭。待他道闍黎還搆得麼。只對他道。明眼宗師。天然猶在。當時若下得這一句。直饒保福全機。更買草鞋行脚。何故。不見道。得人一牛。還人一馬〇師見僧以杖打露柱。又打其僧頭。僧作忍痛聲。師曰。那箇爲甚麼不痛。僧無對。報慈遂代云。食行拄杖〇師因僧侍立。問曰。汝得恁麼麤心。僧曰。甚麼處是某甲麤心處。師拈一塊土度與僧曰。拋向門前著。僧拋了却來曰。甚麼處是某甲麤心處。師曰。我見築著磕著。所以道汝麤心。雪竇顯云。然則這僧被熱謾。爭奈真不掩僞。曲不藏直。雪竇將今視古。於理不甘。你這一隊漢。忽僧堂裏

來。寮舍內出。築着磕着。亦乃不知。近來麤心轉盛。我若放過。便見諸方撿責。卓拄杖下座〇上堂。有人從佛殿後過。見是張三李四。從佛殿前過。爲甚麼不見。且道佛法利害在甚麼處。僧曰。爲有一分麤境。所以不見。師乃叱之。自代曰。若是佛殿。即不見。曰不是佛殿。還可見否。師曰。不是佛殿。見箇甚麼〇師問羅山。巖頭道與麼與麼。不與麼不與麼。意作麼生。羅山召師。師應諾。羅山曰。雙明亦雙暗。師禮謝。三日後却問。前日蒙和尚垂慈。秖爲看不破。羅山曰。盡情向汝道了也。師曰。和尚是把火行。羅山曰。若與麼。據汝疑處問將來。師曰。如何是雙明亦雙暗。羅山曰。同生亦同死。師又禮謝而退。別有僧問師。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師曰。彼此合取狗口。曰和尚收取口喫飯。其僧却問羅山。同生亦同死時如何。羅山曰。如牛無角。曰同生不同死時如何。羅山曰。如虎戴角〇有尼到參。師問。阿誰。侍者報曰。覺師姑。師曰。既是覺師姑。用來作麼。尼曰。仁義道中。即不無。師別曰。和尚是甚麼心行〇師聞長生卓庵。乃往相訪。茶話次。長生曰。曾有僧問祖師西來意。某甲舉拂子示之。不知得不得。

師曰某甲爭敢道得不得有箇問有人讚歎此事如虎戴角有人輕毀此事分文不直一等是恁麼事因甚麼毀讚不同長生曰適來出自偶爾（老宿云毀又爭得又老宿云惜取眉毛好 太原孚云若無智眼難辨得失 雪竇顯別云若非和尚證明拂子一生無用 報慈遂云一等是與麼事爲什麼有得有不得）○閩帥遣使送朱記到師上堂提起印曰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僧曰不去不住用印奚爲師便打僧曰恁麼則鬼窟裏全因今日也師持印歸方丈○一日示微疾僧入丈室問訊師曰吾與汝相識年深有何方術相救曰方術甚有聞說和尚不解忌口（清涼欽別云和尚解忌口麼 雪竇顯別云只恐難爲和尚）

鼓山神晏國師法嗣（雪峯存）

福州鼓山神晏興聖國師大梁李氏子杖錫徧扣禪關而但記語言存乎知解及造雪嶺朗然符契一日參雪峰雪峰知其緣熟忽起搊住曰是甚麼師釋然了悟亦忘其了心唯舉手搖曳而已雪峰曰子作道理邪師曰何道理之有雪峰審其懸解撫而印之○後閩帥常詢法要創鼓山禪苑請舉揚宗旨師上堂欲知此事如一口劍僧問學人是死屍如何是劍師曰拽出這死屍著僧應喏便歸僧堂結束而去師至晚聞得乃曰好與拄杖（雪竇顯云諸方老宿總道鼓山失却一隻眼殊不知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然雖如是若仔細點檢來未免一時埋却 雲居齊云這僧若不肯鼓山有什麼過若肯何得便發去又云鼓山拄杖賞伊罰伊具眼底試商量看 東禪觀云這僧將箇死屍出來弄得活鼓山好一口劍尚欠磨在）○師與閩帥瞻仰佛像帥問是甚麼佛師曰請大王鑒帥曰鑒即不是佛師曰是甚麼帥無對（長慶稜代云久承大師在衆何得造次）

龍華靈照禪師法嗣（雪峯存）

杭州龍華寺靈照眞覺禪師高麗人也萃遊閩越陞雪峰之堂冥符玄旨居唯一衲服勤衆務閩中謂之照布衲○一夕指半月問溥上座曰那一片甚麼處去也溥曰莫妄想師曰失却一片也

翠巖令參禪師法嗣（雪峯存）

明州翠巖令參永明禪師安吉州人也上堂曰一夏與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巖眉毛在麼（長慶稜云生也 雲門偃云關 保福展云作賊人心虛 翠巖芝云爲衆竭力禍出私門 雲居元云翠巖知而故犯經赦不原雲門按後施行依公問罪還識長慶保福麼普州人送賊 蔣山懃云翠巖坐斷天下人舌頭無啗啄處長慶云生也因亭長智保福云作賊人心虛是精識精雲門云關據欵結案雖則宗風兢酬還截得翠巖脚跟麼不躡前蹤試

道看薦福行云翠巖開眼尿牀問在答處雲門失錢遭罪答在問處若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處東湖拄杖穿却嘉州大像你諸人提起坐具且向日本國裏作自恣佛事　雪竇宗云盡大地是翠巖一隻眼更說什麼在不在直得諸方尊宿做盡伎倆出綿綴不得所以保福云作賊人心虛正是上他機境雲門云關大似夢中爭力長慶云生也隨語生解只如宗上座又作麼生以拂子畫圓相云分付海山無事客釣鰲時下一圈圖大潙泰云保福道作賊人心虛可謂同道者方知長慶云生也隨語作解雲門云關塞斷咽喉若有問山僧見處又作麼生拈拄杖卓一下云一串穿却

鏡清道怤禪師　雪峯存法嗣

越州鏡清寺道怤順德禪師永嘉陳氏子遊方抵閩謁雪峯雪峯問甚處人曰温州人雪峯曰恁麼則與一宿覺是鄉人也曰秖如一宿覺是甚麼處人雪峯曰好喫一頓棒且放過一日師問秖如古德豈不是以心傳心雪峯曰兼不立文字語句師曰秖如不立文字語句師如何傳雪峯良久師禮謝雪峯曰更問我一轉豈不好師曰就和尚請一轉問頭雪峯曰秖恁麼爲別有商量師曰和尚恁麼即得雪峯曰於汝作麼生師曰孤負殺人雪峯謂衆曰堂堂密密地師出問是甚麼堂堂密密雪峯起立曰道甚麼師退步而立雪峯垂語曰此事得恁麼尊貴得恁麼綿密師曰道怤自到來數年不聞和尚恁麼示誨雪峯曰我向前雖無如今已有莫有所妨麼曰不敢此是和尚不已而已雪峯曰致使我如此師從此信入而且隨衆時謂之小怤布衲普請次雪峯舉潙山道見色便見心汝道還有過也無師曰古人爲甚麼事雪峯曰雖然如此要共汝商量師曰恁麼則不如道怤鉏地去（靈隱泉云雪峯探竿在手影草隨身若不是鏡清普請幾乎猥藉）師再參雪峯雪峯問甚處來師曰嶺外來雪峯曰甚麼處逢見達磨師曰更在甚麼處雪峯曰未信汝在師曰和尚莫恁麼粘泥好雪峯便休○師後遍歷諸方益資權智因訪先曹山曹山問甚麼處來師曰昨日離明水曹山曰甚麼時到明水師曰和尚到時到曹山曰汝道我甚麼時到師曰適來猶記得曹山曰如是如是○師住菴時有行者至徐徐近繩牀取拂子提起問某用喚這箇作拂子庵主喚作甚麼師曰不可更安名立字也行者乃擲却拂子曰著甚死急○問僧外面是甚麼聲曰蛇齩蝦蟇聲師曰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師問靈雲行脚事大乞師指南靈雲曰浙中米

作麼價。師曰。若不是道恁淐作米價會。卻大溈秀云。曾聞鏡清。作者果然。不類汎常。既知不作米價會。必然深悟指南。靈雲只解放去。不能收來。若不是某甲。淐作米價會。只問道。你又別作麼生會。從伊說得行腳事。且與後人。爲軌範。○問學人未達其源。請師方便。師曰。是甚麼源。曰。其源。師曰。若是其源。爭受方便。僧禮拜退。雪竇顯云。死水裏浸卻。有甚用處。侍者問和尚適來莫是成褫伊麼。師曰。無。曰。莫是不成褫伊麼。師曰。無。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雪竇顯云。猶較些子。雪竇不是減鏡清威光。要與這僧相見。是什麼源。其源。三十年後。與汝三十棒　五祖戒云。與麼道也大險。雖然語險。爭奈用得　這一點親。要會麼。莫佐鏡清多意氣。他家曾謁聖明君　昭覺勤云。鏡清具本分鉗鎚。有作家爐鞴。正如明鏡當臺。學無遺照。雖則赴感應機。要且猶費葛藤。若是山僧。忽有問未達其源。對他是什麼源。待伊道其源。劈脊便棒。更有問是成褫伊否無。和尚尊意若何。劈脊便棒。非唯截斷衆流。亦乃光揚宗眼。還辨得出麼。○有僧引一童子到曰。此童子常愛問人佛法。請和尚驗看。師乃令點茶。童子點茶來。師啜了。過盞橐與童子。童子近前接。師卻縮手曰。還道得麼。童子曰。問將來。法眼益別云。和尚更喫茶否。僧曰。此童子見解如何。師曰。也祇是一兩生持戒僧。

安國弘瑫禪師 雪峯存法嗣

福州安國院弘瑫明眞禪師。泉州陳氏子。參雪峰。雪峰問。甚麼處來。曰。江西來。雪峰曰。甚麼處見達磨。曰。分明向和尚道。雪峰曰。道甚麼。曰。甚麼處去來。一日雪峰見師。忽搊住曰。盡乾坤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伊不肯入。曰。和尚怪弘瑫不得。雪峰拓開曰。雖然如此。爭奈背後許多師僧何。○師舉國師碑文云。得之於心。猗蘭作旃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問僧曰。一語須具得失兩意。汝作麼生道。僧舉拳曰。不可喚作拳頭也。師不肯。亦舉拳別曰。祇爲喚這箇作拳頭。雪竇顯云。無繩自縛漢。拳頭也不識　大溈秀云。雪竇與安國。謾謂孤高方外。及乎臨鋒受敵。又卻逐隊隨行。我要箇語。具得失兩意。待伊豎起拳云。不可喚作拳。你又喚作什麼。從伊說出得失兩意。也要其中見人。只與麼。和泥合水。有甚分曉　天童華云。若見得雪竇徹。便見得安國龍頭蛇尾。若見不徹。伊蘭作栴檀之樹。甘露乃蒺藜之園　東禪觀云。這僧不能鉗安國之口。安國不能止雪竇之詞。雪竇不能免大溈之譏。可憐諸大老。成羣作隊。不奈一箇拳何。待云。我要箇語具得失兩意。只向他道休。何謂如此。師子一滴乳。迸散十斛驢乳。○師舉稜和尚住招慶時。在法堂東角立。謂僧曰。這裏好致一問。僧便問。和尚爲何不居正位。稜曰。爲汝恁麼來。曰。卽今作麼生。稜曰。用汝眼作麼。師舉畢。乃曰。他家恁麼問。別是箇道理。汝今作麼生道。後安國曰。恁麼則大衆一時散去得也。師自代曰。恁

麼卽大衆一時禮拜

金輪可觀禪師 雪峯存法嗣

南嶽金輪可觀禪師福唐薛氏子參雪峯雪峯曰近前來師方近前作禮雪峯與一蹋師忽契悟師事十二載復歷叢林○住後上堂我在雪峯遭他一蹋直至如今眼不開不知是何境界○雪峯院主有書來招曰山頭和尙年尊也長老何不再入嶺一轉師回書曰待山頭和尙別有見解卽再入嶺僧問如何是雪峯見解師曰我也驚

長生皎然禪師 雪峯存法嗣

福州長生山皎然禪師本郡人久依雪峯一日與僧斫樹次雪峯曰斫到心且住師曰斫却著雪峯曰古人以心傳心汝爲甚麼道斫却師擲下斧曰傳雪峯打一拄杖而去○僧問雪峯如何是第一句雪峯良久僧舉似師師曰此是第二句雪峯再令其僧來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蒼天蒼天○普請次雪峯問古人道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古人意作麼生師側戴笠子曰這箇是甚麼人語○雪峯問師持經者能荷擔如來作麼生是荷擔如來師乃捧雪峯向禪床上○普請次雪峯負一束藤路逢一僧便拋下僧擬取雪峯便蹋倒歸謂師曰我今日蹋這僧快師曰和尙却替這僧入涅槃堂始得雪峯便休去（雪竇顯云長生大似東家人死西家助哀也好與一踏 白雲端云雪峯外面贏得五百家中失却一貫 恕中愠云這僧喫雪峯一踏白日見鬼長生喫雪峯一踏平地成仙大小浮山蹉過不少）○雪峯問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師曰放皎然過有道處雪峯曰放汝過作麼生道曰皎然亦放和尙過雪峯曰放汝二十棒師便禮拜

鵝湖智孚禪師 雪峯存法嗣

信州鵝湖智孚禪師福州人也因鏡淸問如何是卽今底師曰何更卽今鏡淸曰幾就支荷師曰語逆言順○師一日不赴堂侍者來請赴堂師曰我今日在莊喫油糍飽侍者曰和尙不曾出入師曰你但去問取莊主侍者方出門忽見莊主歸謝和尙到莊喫油糍

隆壽紹卿禪師 雪峯存法嗣

漳州隆壽紹卿與法禪師泉州陳氏子因侍雪峯山

行見芋葉動雪峰指動葉示之師曰紹卿甚生怕怖雪峰曰是汝屋裏底怕怖甚麼師於此有省

雲蓋歸本禪師 雪峰存法嗣

襄州雲蓋雙泉院歸本禪師京兆府人也初謁雪峰禮拜次雪峰下禪牀跨背而坐師於此有省

洛京南院和尚 雪峰存法嗣

洛京南院和尚有儒者博覽古今時呼為張百會謁師師問莫是張百會麼曰不敢師以手於空畫一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一尚不會甚麼處得百會來

龍興宗靖禪師 雪峰存法嗣

杭州龍興宗靖禪師台州人也初參雪峰誓充飯頭勞逾十載嘗於衆堂中袒一膊釘簾雪峰覩而記曰汝向後住持有千僧其中無一人衲子也師悔過回浙住六通院錢王命居龍興寺有衆千餘唯三學講誦之徒果如雪峰所誌

越山師鼐禪師 雪峰存法嗣

越州越山師鼐鑒真禪師初參雪峰而染指後因閩王請於清風樓齋坐久舉目忽覩日光豁然頓曉而有偈曰清風樓上赴官齋此日平生眼豁開方信普通年遠事不從葱嶺帶將來歸呈雪峰雪峰然之

福清玄訥禪師 雪峰存法嗣

泉州福清院玄訥禪師高麗人也泉守王公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叱之

夢筆和尚 雪峰存法嗣

建州夢筆和尚閩王請齋問師還將得筆來也無師曰不是稽山繡管慙非月裏兔毫大王既垂顧問山僧敢不通呈又問如何是法王師曰不是夢筆家風

潮山延宗禪師 雪峰存法嗣

吉州潮山延宗禪師因資福來謁師下禪牀相接資福問和尚住此山得幾年也師曰鈍鳥棲蘆困魚止濼曰恁麼則真道人也師曰且坐喫茶

太原孚上座 雪峰存法嗣

太原孚上座初在揚州光孝寺講涅槃經有禪者阻雪因往聽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法身妙理禪者失笑師講罷請禪者喫茶白曰某甲素志狹劣依文解義適蒙見笑且望見教禪者曰實笑座主不

識法身師曰如此解說何處不是曰請座主更說一遍師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竪窮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徧曰不道座主說不是秖是說得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在師曰既然如是禪德當爲我說曰座主還信否師曰焉敢不信曰若如是座主輟講旬日於室內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却師一依所教從初夜至五更聞鼓角聲忽然契悟便去扣門禪者曰阿誰師曰某甲禪者咄曰教汝傳持大教代佛說法夜來爲甚麼醉酒臥街師曰禪德自來講經將生身父母鼻孔扭捏從今已去更不敢如是禪者曰且去來日相見師遂罷講徧歷諸方名聞宇內嘗遊浙中登徑山法會一日於大佛殿前有僧問上座曾到五臺否師曰曾到曰還見文殊麼師曰見曰甚麼處見師曰徑山佛殿前見其僧後適閩川舉似雪峰雪峰曰何不教伊入嶺來師聞乃趣裝而邁初至雪峰廨院憩錫因分柑子與僧長慶問甚麼處將來師曰嶺外將來曰遠涉不易擔負得來師曰柑子柑子次日上山雪峰聞乃集衆師到法堂上顧視雪峰便下看知事雪竇頌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被孚老一覷便高竪降旗明日却上禮拜曰某甲昨日觸忤和尚雪峰曰知是般事便休雲門偃因僧問作麼生是觸忤處雲門便打　雪竇頌云打得百千萬箇有甚用處直須盡大地人喫棒方可扶竪雪峰且道孚上座具什麼眼又云果然　枰巖頌云壯氣如虹上法堂就籬縛捷恰相當若言觸忤老和尚雪上無端又着霜　雲居舜云大小雪峯被孚上座惑亂一上只這孚上座也是擔枷過狀　雪竇宗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殊不知雪峰坐籌帷幄決勝千里孚上座呈盡平生見解也只在雪峯圈繢裏　○雪峰一日見師乃指日示之師搖手而出雪峰曰汝不肯我那師曰和尚搖頭某甲擺尾甚麼處是不肯雪峰曰到處也須諱却○一日衆僧晚參雪峰在中庭臥師曰五州管內秖有這老和尚較些子雪峰便起去○雪峰嘗問師見說臨濟有三句是否師曰是曰作麼生是第一句師擧目視之雪峰曰此猶是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師叉手而退自此雪峰深器之更不他遊而掌浴焉○一日玄沙上問訊雪峰雪峰曰此間有箇老鼠子今在浴室裏玄沙曰待與和尚勘過言訖到浴室遇師打水玄沙曰相看上座師曰已相見了玄沙曰甚麼劫中曾相見師曰瞌睡作麼玄沙却入方丈

◎麼下疑有處字

◎閉疑繞

白雪峰曰已勘破了雪峰曰作麼生勘伊玄沙舉前話雪峰曰汝著賊也○鼓山問師父母未生時鼻孔在甚麼處師曰老兄先道鼓山曰如今生也汝道在甚麼處師不肯鼓山却問作麼生師曰將手中扇子來鼓山與扇子再徵前話師搖扇不對鼓山罔測乃毆師一拳 昭覺勤云奇特因緣須以奇特激發殊勝大事須以殊勝舉揚雖然隱顯無差其奈巧拙有異或有問崇寧父母未生已前鼻孔在甚麼處只劈口便掌 ○鼓山赴大王請雪峰門送回至法堂乃曰一隻聖箭直射九重城裏去也師曰是伊未在雪峰曰渠是徹底人師曰若不信待某甲去勘過遂趂至中路便問師兄向甚麼處去鼓山曰九重城裏去師曰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鼓山曰他家自有通霄路師曰恁麼則離宮失殿去也鼓山曰何處不稱尊師拂袖便回雪峰問如何師曰好隻聖箭中路折却了也遂舉前話雪峰乃曰奴渠語在師曰這老凍膿猶有鄉情在 潙山喆云此話衆中商量不少或云纔問甚處去這裏便好打是聖箭折處或云忽遇三軍圍閉時如何好打是聖箭折處如斯理論非唯瞞他亦乃自瞞要會麼相如奪連城璧秦主安然致太平 寶峯文云雪峰一千五百人善知識受侯王供養福報因緣卽不無若是佛法未在洞山卽不然待孚上座云好一隻聖箭折却也却問他道甚麼待孚上座舉拽拄杖打出去一使孚上座已後作箇本色衲子二與聖箭子出其鋒鋩三與禪門作箇眞正宗匠爲後人眼目諸禪德是不是有眼者辨取 保寧勇別國師語云孚上座我也卸你是惡人 徑山杲云衆中商量道什麼處是聖箭折處云鼓山不合答他話是聖箭折處鼓山不合說道理是聖箭折處恁麼批判非惟不識鼓山亦乃不識孚老孫不知孚上座正是一枚賊漢於鼓山面前納一場敗闕懡㦬而歸却來雪峰處拔本大似屋裏販揚州若非雪峰有大人相這賊向甚處容身當時可惜放過却成箇不了底公案只今莫有爲古人出氣底麼試出來我要問你甚處是聖箭折處 楚石琦云鼓山聖箭子射入九重城甚生氣緊孚上座 等閑撥着略露鋒鋩回至法堂却云箭折誣人之罪以罪加之妙喜老人謂孚上座是一枚賊漢向鼓山面前納敗闕而歸騎賊馬殺賊大凡事不孤起當時雪峰只因賣弄這一隻聖箭子勾賊破家若是咬定牙關誰敢無風起浪便是盡大地稻麻竹葦化作衲僧要勘鼓山也無啓口處天寧不是貶剝古人聖箭子是什麼廁草壺拋向垃圾堆頭着更問他折處且莫冢沸好 ○保福簽瓜次師至保福曰道得與汝瓜喫師曰把將來保福度與一片師接得便去 雪竇顯云雖是死蛇解弄也活誰是好手者試請辨看 ○後歸維揚陳尙書留在宅供養一日謂尙書曰來日講一遍大涅槃經報答尙書尙書致齋茶畢師遂陞座良久揮尺一下曰如是我聞乃召尙書尙書應諾師曰一時佛在便乃脫去

南嶽惟勁禪師 雪峰存法嗣

南嶽般若惟勁寶聞禪師福州人也師雪峰而友玄

沙深入玄奧一日問鑑上座聞汝註楞嚴是否鑑曰不敢師曰二文殊作麼生註曰請師鑑師乃揚袂而去

南嶽下七世

黃龍誨機禪師 玄泉彥法嗣

鄂州黃龍山誨機超慧禪師清河張氏子初參巖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巖頭曰你還解救糍麼師曰解巖頭曰且救糍去後到玄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玄泉拈起一莖皂角曰會麼師曰不會玄泉放下皂角作洗衣勢師便禮拜曰信知佛法無別玄泉曰你見甚麼道理師曰某甲曾問巖頭巖頭曰你還解救糍麼救糍也祇是解粘和尚提起皂角亦是解粘所以道無別玄泉呵呵大笑師遂有省

明招德謙禪師 羅山閑法嗣

明招德謙禪師受羅山印記激揚玄旨諸老宿皆畏其敏捷嘗到招慶指壁畫問僧那箇是甚麼神曰護法善神師曰會昌沙汰時向甚麼處去來僧無對師令僧問演侍者演曰汝甚麼劫中遭此難來僧回舉似師師曰直饒演上座他後聚一千衆有甚麼用處僧禮拜請別語師曰甚麼處去也○到坦長老處坦曰夫參學一人所在亦須到半人所在亦須到師便問一人所在即不問作麼生是半人所在坦無對後令小師問師師曰汝欲識半人所在麼也祇是弄泥團漢○清上座舉仰山插鍬話問師古人意在叉手處插鍬處師召清清應諾師曰還夢見仰山麼清曰不要上座下語祇要商量師曰若要商量堂頭自有一千五百人老師在○又到雙巖雙巖請喫茶次曰某甲致一問若道得便捨院與闍黎住若道不得即不捨院遂舉金剛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且道此經是何人說師曰說與不說拈向這邊著祇如和尚決定喚甚麼作此經雙巖無對師又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則以無為法為極則憑何而有差別祇如差別是過不是過若是過一切賢聖悉皆是過若不是過決定喚甚麼作差別雙巖亦無語師曰噫雪峰道底○師訪保寧於中路相遇便問兄是道伴中人乃點

鼻頭曰這箇礙塞我不徹與我拈却少時得麽保寧曰和尙有來多少時師曰噫洎賺我踏破一緉草鞋便回國泰代曰非但某甲諸佛亦不奈何師曰因甚麽以巳方人〇師在婺州智者寺居第一座尋常不受淨水主事嗔曰上座不識觸淨爲甚麽不受淨水師跳下牀提起淨瓶曰這箇是觸是淨主事無語師乃撲破

西川定慧禪師 羅山閑法嗣

西川定慧禪師初參羅山羅山問甚麽處來師曰遠離西蜀近發開元却近前問即今事作麽生羅山揖曰喫茶去師擬議羅山曰秋氣稍熱去師出至法堂歎曰我在西蜀峨嵋山脚下拾得一隻蓬蒿箭擬撥亂天下今日打羅山寨弓折箭盡也休休乃下參衆羅山來日上堂師出問豁開戶牖當軒者誰羅山便喝師無語羅山曰毛羽未備且去師因而摳衣久承印記〇後謁台州勝光勝光坐次師直入身邊叉手而立勝光問甚處來師曰猶待答話在便出勝光拈得拂子趁至僧堂前見師乃提起拂子曰闍黎喚這箇作甚麽師曰敢死喘氣勝光低頭歸方丈

天竺義澄禪師 羅山閑法嗣

虔州天竺義澄常眞禪師在羅山數載後因羅山示疾師問百年後忽有人問和尙以何指示羅山乃放身便倒師從此契悟卽禮謝

羅漢桂琛禪師 玄沙備法嗣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常山李氏子登戒學毗尼一日爲衆陞臺宣戒本布薩巳乃曰持戒但律身而巳非眞解脫也依文作解豈發聖智乎於是訪南宗初謁雲居雪峰參訊勤恪然猶未有所見後造玄沙一言啓發廓爾無惑玄沙問三界唯心汝作麽生會師指倚子曰和尙喚這箇作甚麽曰倚子師曰和尙不會三界唯心曰我喚這箇作竹木汝喚作甚麽師曰桂琛亦喚作竹木曰盡大地覓一箇會佛法底人不可得師自爾愈加激勵〇漳牧王公建精舍曰地藏請師開法後遷羅漢大闡玄要〇一日同中塔侍玄沙玄沙打中塔一棒曰就名就體中塔不對玄沙乃問師作麽生會師曰這僧著一棒不知來處〇僧報

曰保福已遷化也。師曰保福遷化。地藏入塔。僧問法眼益。古人意旨如何。法眼云。蒼天蒼天○保福僧到。師問。彼中佛法如何。曰有時示衆道。塞却你眼。教你覰不見。塞却你耳。教你聽不聞。坐却你意。教你分別不得。師曰。吾問你。不塞你眼。見箇甚麼。不塞你耳。聞箇甚麼。不坐你意。作麼生分別 東禪齊云。那僧聞了。忽然省去。更不他遊。上座如今還會麼。若不會。每日見箇甚麼。徑山杲云。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請保福齋。令人傳語曰。請和尙慈悲降重。保福曰。慈悲爲阿誰。師曰。和尙恁麼道。渾是不慈悲○問僧。甚處來。曰秦州。師曰。將得甚麼物來。曰不將得物來。師曰。汝爲甚麼對衆謾語。其僧無對。師却問。秦州豈不是出鸚鵡。曰鸚鵡出在隴西。師曰。也不較多 潙山喆云。這僧新從秦州來。爲什麼道對衆謾語。要會麼。作客殷勤。帶累主人。掩泥涉水○王太傅上雪峰。施衆僧衣時。從弇上座不在。師弟代上名受衣。從弇歸。弟曰。某甲爲師兄上名了。從弇曰。汝道我名甚麼。弟無對。師代曰。師兄得恁麼貪。又曰。甚麼處是貪處。又代曰。兩度上名 雲居錫云。甚麼處是弇上座兩度上名處○師與長慶保福入州。見牡丹障子。保福曰。好一朶牡丹花。長慶曰。莫眼花。師曰。可惜許一朶花 報慈遂云。三尊宿語。還有親疎也無。祇如羅漢恁麼道。落在甚麼處 黃龍心云。據此三人見處。一人超佛越祖。一人自利利他。一人謾已。却問僧。你道自謾底是誰。僧云。莫眼華。師云。此去更深夜靜。逈絕無人處。更去共伊商量始得

安國慧球禪師 玄沙備法嗣

福州安國院慧球寂照禪師。亦曰中塔 泉州莆田人也。玄沙室中參訊居首。因問。如何是第一月。玄沙曰。用汝箇月作麼。師從此悟入○梁開平二年。玄沙將示滅。閩帥王氏遣子至問疾。仍請密示繼踵說法者誰。玄沙曰。球子得。王默記遺旨。乃問鼓山。臥龍法席孰當其任。鼓山擧城下宿德具道眼者十有二人。至開堂日。官僚與僧侶俱會法筵。王忽問衆曰。誰是球上座。於是衆人指出師。王氏便請陞座○上堂曰。我此間粥飯因緣。爲兄弟擧唱。終是不常。欲得省要。却是山河大地與汝發明。其道既常。亦能究竟。若從文殊門入者。一切無爲土木瓦礫助汝發機。若從觀音門入者。一切音響蝦蟇蚯蚓助汝發機。若從普賢門入者。不動步而到。以此三門方便示汝。如將一隻折箸。攪大海水。令彼魚龍知水爲命。會麼。若無智眼而審諦

之任汝百般巧妙不爲究竟

大章契如庵主 玄沙備法嗣

福州大章山契如庵主本郡人也志探祖道預玄沙之室頴悟幽旨玄沙記曰子禪已逸格則他後要一人持立也無師自此不務聚徒不畜童侍隱於小界山到大杉杉若小庵但容身而已○僧問雲臺欽和尙如何是眞言欽曰南無佛陀耶師別曰作麼作麼○清谿沖煦二長老嚮師名未嘗會遇一旦同訪之値師採栗谿問道者如庵主在何所師曰從甚麼處來曰山下來師曰因甚麼得到這裏曰這裏是甚麼處所師揖曰那下喫茶去二公方省是師遂詣庵所晤坐左右不覺及夜覩豺虎奔至庵前自然馴遶

國淸師靜上座 玄沙備法嗣

天台國淸寺師靜上座始遇玄沙示衆曰汝諸人但能一生如喪考妣吾保汝究得徹去師躡前語問曰祇如教中道不得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知見又作麼生玄沙曰汝道究得徹底所知心還測度得及否師從此信入

招慶道匡禪師 長慶稜法嗣

泉州招慶院道匡禪師潮州人也稜和尙始居招慶師乃入室參侍遂作桶頭常與衆僧話一日長慶見乃曰你每日口嘮嘮底作麼師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長慶曰與麼則磨弓錯箭去也師曰專待尉遲來長慶曰尉遲來後如何師曰教伊筋骨遍地眼睛突出長慶便出去泊長慶被召師繼踵住持

鷲嶺明遠禪師 長慶稜法嗣

襄州鷲嶺明遠禪師初參長慶長慶問汝名甚麼師曰明遠長慶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明遠退兩步長慶曰汝無端退兩步作麼師無語長慶曰若不退步爭知明遠師乃諭旨

報慈光雲禪師 長慶稜法嗣

福州報慈院光雲慧覺禪師問僧近離甚處曰臥龍師曰在彼多少時曰經冬過夏師曰龍門無宿客爲甚在彼許多時曰師子窟中無異獸師曰汝試作師子吼看曰若作師子吼卽無和尙師曰念汝新到放汝三十棒 雪竇顯云奇怪諸禪德若平展則兩不相傷據令則彼此俱險還檢點得麼 ○

閩王問報慈與神泉相去近遠師曰若說近遠不如親到師却問大王曰應千差是甚麼心王曰甚麼處得心來師曰豈有無心者王曰那邊爭作麼生師曰請向那邊問王曰大師謾別人卽得

廣嚴咸澤禪師長慶稜法嗣

杭州靈隱山廣嚴院咸澤禪師初參保福保福問汝名甚麼師曰咸澤保福曰忽遇枯涸者如何師曰誰是枯涸者保福曰我是師曰和尚莫謾人好保福曰却是汝謾我

新羅龜山和尚長慶稜法嗣

新羅國龜山和尚有人舉裴相國啓建法會問僧看甚麼經曰無言童子經公曰有幾卷曰兩卷公曰既是無言爲甚麼却有兩卷僧無對師代曰若論無言非唯兩卷

太傅王延彬居士長慶稜法嗣

太傅王延彬居士一日入招慶佛殿指鉢盂問殿主這箇是甚麼鉢殿主曰藥師鉢公曰祇聞有降龍鉢殿主曰待有龍卽降公曰忽遇拏雲鼈浪來時作麼生殿主曰他亦不顧公曰話墮也（玄沙備云盡你神力走向甚麼處去　保福展云歸依佛法僧　百丈恒作覆鉢勢　雲門偃云他日生天莫孤負老僧　溈山喆云殿主只知瞻前不知顧後太尉神威既過殿主鉢盂猶覆大溈當時若見他道拏雲鼈浪來時如何托起鉢盂道盡汝神力直饒八大龍王來也只得振威危懣）○長慶謂太傅曰雪峰竪拂子示僧其僧便出去若據此僧合喚轉痛與一頓公曰是甚麼心行長慶曰泊合放過○公到招慶煎茶朗上座與明招把銚忽翻茶銚公問茶爐下是甚麼朗曰捧爐神公曰既是捧爐神爲甚麼翻却茶朗曰事官千日失在一朝公拂袖便出明招曰朗上座喫却招慶飯了却向外邊打野榸朗曰上座作麼生招慶曰非人得其便（雪竇顯云當時但踏倒茶爐　溈山喆云王太傅大似相如奪璧怒髮衝冠明招也是忍俊不禁難逢快便大溈若做朗上座當時見問但呵呵大笑何故見之不取千載難追）

報恩道熙禪師保福展法嗣

漳州報恩院道熙禪師初與保福送書上泉州王太尉太尉問漳南和尚近日還爲人也無師曰若道爲人卽屈著和尚若道不爲人又屈著太尉來問太尉曰道取一句太尉曰待鐵牛能齧草木馬解含煙師曰某甲惜口喫飯太尉良久又問驢來馬來師曰驢

馬不同途太尉曰爭得到這裏師曰特謝太尉領話

招慶省僜禪師法嗣保福展

泉州招慶院省僜淨修禪師初參保福保福一日入大殿覩佛像乃擧手問師曰佛恁麼意作麼生師曰和尚也是橫身保福曰一橛我自收取師曰和尚非唯橫身保福然之

天竺子儀禪師法嗣鼓山晏

杭州天竺子儀心印水月禪師溫州樂清陳氏子初遊方謁鼓山問曰子儀三千里外遠投法席今日非時上來乞師非時答話鼓山曰不可鈍置仁者師曰省力處如何鼓山曰汝何費力師於此有省

白雲智作禪師法嗣鼓山晏

建州白雲智作眞寂禪師永貞朱氏子禮鼓山披剃一日鼓山上堂召大衆衆皆回眸鼓山披襟示之衆罔措唯師朗悟厥旨入室印證又參次鼓山召曰近前來師近前鼓山曰南泉喚院主意作麼生師斂手端容退身而立鼓山莞然奇之

鼓山智岳禪師法嗣鼓山晏

福州鼓山智岳了宗禪師本郡人也初遊方至鄂州黃龍問久嚮黃龍及乎到來祇見赤斑蛇黃龍曰汝祇見赤斑蛇且不識黃龍師曰如何是黃龍黃龍曰滔滔地師曰忽遇金翅鳥來又作麼生黃龍曰性命難存師曰恁麼則被他呑却去也黃龍曰謝闍黎供養師便禮拜

報國照禪師法嗣龍華照

福州報國院照禪師佛塔被雷霹有問祖佛塔廟爲甚麼却被雷霹師曰通天作用曰既是通天作用爲甚麼却霹佛師曰作用何處見有佛曰爭奈狼籍何師曰見甚麼徑山信云不霹佛祖更教伊霹阿那箇雪竇頌云蓋地青天霹靂來葛藤粉碎塔門開家私未許庸人識佛塔沉沉空劫灰

資福智遠禪師法嗣鏡淸怤

福州資福院智遠禪師福州人也參鏡淸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鏡淸曰大家要知師曰如斯則衆眼難瞞去也鏡淸曰理能縛豹師因此發悟玄旨

烏巨儀晏禪師法嗣鏡淸怤

衢州烏巨山儀晏開明禪師吳興許氏子光啓中隨

父鎭信安强爲娶師不願遂遊歷諸方機契鏡清歸省父母乃於郭南捌別舍以遂師志舍旁陳司徒廟有稟禪師像師往瞻禮失師所之後郡守展祀祠下見師入定于廟後叢竹間蟻蠹其衣敗葉沒脛或者云是許鎭將之子也自此三昧或出或入子湖訥禪師未知師所造淺深問曰子所住定蓋小乘定耳時方啜茶師呈起橐曰是大是小訥駭然尋謁栝蒼唐山德嚴禪師嚴問汝何姓曰姓許嚴曰誰許汝曰不別嚴默識之遂與剃染嘗令摘桃浹旬不歸往尋見師攀桃倚石泊然在定嚴鳴指出之開運中遊江郎巖覩石龕謂弟子慧興曰予入定此中汝當壘石塞門勿以吾爲念慧興如所戒明年慧興意師長往啓龕覩師素髮被肩胸臆尙暖徐自定起了無異容復回烏巨侍郎愼公鎭信安馥師之道命義學僧守榮詰其定相師不與之辯榮意輕之時信安人競圖師像而尊事皆獲舍利榮因媿服禮像謝愆亦獲舍利歎曰此後不敢以淺解測度矣錢忠懿王感師見夢遣使圖像至適王患目疾展像作禮如夢所見隨雨舍利目疾頓瘳因錫號開明端拱初太宗聞師定力詔本州加禮津發赴闕師力辭僧再至諭旨特令肩輿入對便殿命坐賜茗咨問禪定奏對簡盡深契上旨

瑞峯志端禪師安國瑫法嗣

福州林陽瑞峰院志端禪師本州人也初參安國見僧問如何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安國擧一指其僧不薦師於是冥契玄旨乃入室白曰適來見那僧問話志端有箇省處安國曰汝見甚麽道理師亦擧一指曰這箇是甚麽安國然之師禮謝

保福清豁禪師睡龍溥法嗣

漳州保福院清豁禪師福州人也謁大章山如庵主（語具如庵主章）後參睡龍睡龍問曰豁闍黎見何尊宿來還悟也未曰清豁嘗訪大章得箇信處睡龍於是上堂集衆召曰豁闍黎出來對衆燒香說悟處老僧與汝證明師出衆乃拈香曰香已拈了悟即不悟睡龍大悅而許之

南嶽下八世

嘉州黑水和尚（黃龍機法嗣）

嘉州黑水和尚初參黃龍便問雪覆蘆花時如何黃龍曰猛烈師曰不猛烈黃龍又曰猛烈師又曰不猛烈黃龍便打師於此有省卽便禮拜

呂巖眞人（黃龍機法嗣）

呂巖眞人字洞賓京川人也唐末三擧不第偶於長安酒肆遇鍾離權授以延命術自爾人莫之究嘗遊廬山歸宗書鍾樓壁曰一日清閑自在身六神和合報平安丹田有寶休尋道對境無心莫問禪未幾道經黃龍山覩紫雲成蓋疑有異人乃入謁値黃龍擊鼓陞堂黃龍見意必呂公也欲誘而進厲聲曰座傍有竊法者呂毅然出問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煑山川且道此意如何黃龍指曰這守屍鬼呂曰爭奈囊有長生不死藥黃龍曰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呂薄訝飛劒脅之劒不能入遂再拜求指歸黃龍詰曰半升鐺內煑山川卽不問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呂於言下頓契作偈曰棄却瓢囊摵碎琴如今不戀汞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黃龍囑令加護

清谿洪進禪師（羅漢琛法嗣）

襄州清谿山洪進禪師在地藏時居第一座一日地藏上堂二僧出禮拜地藏曰俱錯二僧無語下堂請益修山主修曰汝自巍巍堂堂却禮拜擬問他人豈不是錯師聞之不肯修乃問未審上座又作麼生師曰汝自迷暗焉可爲人修憤然上方丈請益地藏指廊下曰典座入庫頭去也修乃省過○又一日師問修山主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甚麼爲生死之所流修曰筍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篾使還得麼師曰汝向後自悟去在修曰某所見祇如此上座意旨又如何師指曰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修卽禮謝

清涼休復禪師（羅漢琛法嗣）

昇州清涼院休復悟空禪師北海王氏子參尋宗匠依地藏經年不契直得成病入涅槃堂一夜地藏去看乃問復上座安樂麼師曰某甲爲和尚因緣背地藏指燈籠曰見麼師曰見地藏曰祇這箇也不背師於言下有省後修山主問訊地藏乃曰某甲百劫千

生嗇與和尙違背來此者又値和尙不安地藏遂竪起拄杖曰秖這箇也不背師忽然契悟○問忠座主講甚麼經曰法華經師曰若有說法華經處我現寶塔當爲證明大德講甚麼人證明忠無對（清涼欽代云謝和尙證明）

龍濟紹修禪師（羅漢琛法嗣）

撫州龍濟紹修禪師初與法眼同參地藏所得謂已臻極暨同辭至建陽途中譚次法眼忽問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是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法眼曰說甚麼撥不撥師懵然不知却回地藏地藏問子去未久何以却來師曰有事未決豈憚跋涉山川地藏曰汝跋涉許多山川也還不惡師未喻旨乃問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意旨如何地藏曰汝道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地藏曰兩箇也師駭然沈思而却問未審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地藏曰汝喚甚麼作萬象師方省悟再辭地藏覲于法眼法眼語意與地藏開示前後如一○師後居龍濟山上堂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此兩語一理二義若人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箇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疑好珍重（黃龍淸云修山主只知布網張羅不覺自遭籠罩要得出身麼此亦有一理二義若人辨得永墮阿鼻 徑山杲云點鐵化爲金玉易勸人除却是非難 淨慈一云直饒有箇入路要作什麼凡夫則是凡夫聖人則是聖人且道凡聖兩亡一句作麼生道閑持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 楚石琦云脩山主熟處難忘也是胡地冬抽筍 天奇瑞云若然有箇入處莫道十方衲子管取山主未出聖凡更要利益諸人轉引諸人入生死地獄更說什麼知與不知會與不會雖然爲衆竭力爭奈禍出私門適乃錐破卦文免得鑽龜打瓦）○問僧甚處來曰翠巖來師曰翠巖有何言句示徒曰尋常道出門逢彌勒入門見釋迦師曰與麼道又爭得曰和尙又如何師曰出門逢阿誰入門見甚麼僧於言下有省

酒仙遇賢禪師（龍華球法嗣）

酒仙遇賢禪師姑蘇長洲林氏子貌偉怪口容雙拳七歲嘗沈大淵而衣不潤往參龍華發明心印回居明覺院唯事飲酒醉則成歌頌警道俗因號酒仙偈曰綠水紅桃華前街後巷走百餘遭張三也識我李四也識我識我不識我兩箇拳頭那箇大兩箇之中一箇大曾把虛空一戳破摩挲令教却恁麼拈取須

彌枕頭臥。楊子江頭浪最深。行人到此盡沈吟。他時若到無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金斝又聞泛玉山。還報頽莫教更漏促。趁取月明回。貴買朱砂畫月。算來枉用工夫。醉臥綠楊陰下。起來強說眞如。泥人再三叮囑。莫教失却衣珠。一六二六。其事已足。一九二九。我要喫酒。長伸兩脚眠。一寤起來天地還依舊。門前綠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秋至山寒水冷。春來柳綠花紅。一點動隨萬變。江村煙雨濛濛。有不有。空不空。笊籬撈取西北風。生在閻浮世界。人情幾多愛惡。祇要喫些酒子。所以倒街臥路。死後却產婆婆。不願超生淨土。何以。故西方淨土。且無酒酤

南嶽下九世

圓通緣德禪師 清溪進法嗣

廬山圓通緣德禪師。臨安黃氏子。徧遊諸方。江南國主於廬山建院。請師開法。○大將軍曹翰部曲渡江入寺。禪者驚走。師淡坐如平日。翰至不起不揖。翰怒訶曰。長老不聞殺人不眨眼將軍乎。師熟視曰。汝安知有不懼生死和尚邪。翰大奇。增敬而已。曰禪者何爲而散。師曰。擊鼓自集。翰遣裨校擊之。禪無至者。翰曰不至何也。師曰公有殺心故爾。師自起擊之。禪者乃集

教外別傳卷七

教外別傳卷八 臨濟宗

南嶽下四世

臨濟義玄禪師 黃檗運法嗣

鎭州臨濟義玄禪師。曹州南華邢氏子。幼負出塵之志。及落髮進具。便慕禪宗。初在黃檗會中。行業純一。時睦州爲第一座。乃問上座在此多少時。師曰三年。睦州曰。曾參問否。師曰。不曾參問。不知問箇甚麼。睦州曰。何不問堂頭和尚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便去問。聲未絕。黃檗便打。師下來。睦州曰。問話作麼生。師曰。某甲問聲未絕。和尚便打。某甲不會。睦州曰。但

更去問師又問黃蘗又打如是三度問三度被打師白睦州曰早承激勸問法累蒙和尙賜棒自恨障緣不領深旨今且辭去睦州曰汝若去須辭和尙了去師禮拜退睦州先到黃蘗處曰問話上座雖是後生却甚奇特若來辭方便接伊已後爲一株大樹覆蔭天下人去在師來日辭黃蘗黃蘗曰不須他去祇往高安灘頭參大愚必爲汝說師到大愚大愚曰甚處來師曰黃蘗來大愚曰黃蘗有何言句師曰某甲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過無過大愚曰黃蘗與麼老婆心切爲汝得徹困更來這裏問有過無過師於言下大悟乃曰元來黃蘗佛法無多子大愚搊住曰這尿牀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却道黃蘗佛法無多子你見箇甚麼道理速道速道師於大愚肋下築三拳大愚拓開曰汝師黃蘗非干我事師辭大愚却回黃蘗黃蘗見便問這漢來來去去有甚了期師曰祇爲老婆心切便人事了侍立黃蘗問甚處去來師曰昨蒙和尙慈旨令參大愚去來黃蘗曰大愚有何言句師擧前話黃蘗曰大愚老

聞疑問

漢饒舌待來痛與一頓師曰說甚待來卽今便打隨後便掌黃蘗曰這風顚漢來這裏捋虎鬚師便喝黃蘗喚侍者曰引這風顚漢參堂去（潙山舉問仰山臨濟當時得大愚力得黃蘗力仰山云非但騎虎頭亦解把虎尾 白雲端頌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保寧勇頌云雷電喧轟海岳昏一家愁悶雨中門狂風忽起烏雲散白日滿天星斗分）○黃蘗一日普請次師隨後行黃蘗回頭見師空手乃問钁在何處師曰有一人將去了也黃蘗曰近前來共汝商量箇事師便近前黃蘗豎起钁曰祇這箇天下人拈掇不起師就手掣得豎起曰爲甚麼却在某甲手裏黃蘗曰今日自有人普請便回寺（仰山侍潙山次潙山舉此話未了仰山便問钁在黃蘗手裏爲甚麼却被臨濟奪却潙山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師普請鉏地次見黃蘗來拄钁而立黃蘗曰這漢困那師曰钁也未擧困箇甚麼黃蘗便打師接住棒一送送倒黃蘗呼維那扶起我來維那扶起曰和尙爭容得這風顚漢無禮黃蘗纔起便打維那師钁地曰諸方火葬我這裏活埋（潙山問仰山黃蘗打維那意作麼生仰山云正賊走却邏贓人喫棒 眞淨文頌云奪旗擊鼓着精神父子雖親法不親爲報四方禪客道等閑莫作守株人 月堂昌頌云黃蘗活作死醫臨濟死作活用維那聽事不眞未免喚鐘作甕）○師一日在僧堂

裏睡黃檗入堂見以拄杖打板頭一下師擧首見是黃檗却又睡黃檗又打板頭一下却往上間見首座坐禪乃曰下間後生却坐禪汝在這裏妄想作麼首座曰這老漢作甚麼黃檗又打板頭一下便出去潙山擧問仰山祇如黃檗意作麼生仰山云兩彩一賽○師栽松次黃檗曰深山裏栽許多松作甚麼師曰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牓道了將钁頭墍地三下黃檗曰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三十棒了也師又墍地三下噓一噓黃檗曰吾宗到汝大興於世潙山擧問仰山黃檗當時祇囑臨濟一人更有人在仰山云有祇是年代深遠不欲擧似和尙潙山云雖然如是吾亦要知汝但擧看仰山云一人指南吳越令行遇大風卽止　潙山喆云臨濟與麼大似平地喫交雖然如是臨危不變方稱丈夫黃檗云吾宗到汝大興於世也是擇見不覺醜　天童華云黃檗道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三十棒了也養子之緣故當如是臨濟正令雖行可惜甘自向钁頭邊活埋仰山見解未出常流豈止遇大風則止當時何不道直待虛空界盡此話方始大行豈不頭正尾正應庵今日將下面皮要與諸人相見去也驀拈拄杖卓一下云驚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黃檗因入廚下問飯頭作甚麼飯頭曰揀衆僧飯米黃檗曰一頓喫多少飯頭曰二石五黃檗曰莫大多麼飯頭曰猶恐少在黃檗便打飯頭擧似師師曰我與汝勘這老漢纔到侍立黃檗擧前話師曰飯頭不會請和尙代一轉語黃檗曰汝但擧師曰莫太多麼黃檗曰來日更喫一頓師曰說甚麼來日卽今便喫隨後打一掌黃檗曰這風顚漢又來這裏捋虎鬚師喝一喝便出去潙山擧問仰山此二尊宿意作麼生仰山云和尙作麼生潙山云養子方知父慈仰山云不然潙山云子又作麼生仰山云大似勾賊破家○師半夏上黃檗山見黃檗看經師曰我將謂是箇人元來是唵黑豆老和尙住數日乃辭黃檗曰汝破夏來何不終夏去師曰某甲暫來禮拜和尙黃檗便打趁令去師行數里疑此事却回終夏後又辭黃檗黃檗曰甚處去師曰不是河南便歸河北黃檗便打師約住與一掌黃檗大笑乃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板几案來師曰侍者將火來黃檗曰不然子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在潙山擧問仰山臨濟莫孤負他黃檗也無仰山云不然潙山云子作麼生仰山云知恩方解報恩潙山云從上莫有報恩事不仰山云有只是年代深遠不欲擧似潙山云吾且不知子但擧看仰山云如楞嚴會上阿難讚佛云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豈不是報恩之事潙山云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受○到達磨塔頭塔主問先禮佛先禮祖師曰祖佛俱不禮塔主曰祖佛與長老有甚寃家師拂袖便出○師爲黃檗馳書至潙山與仰

山語次。仰山曰。汝向後北去有箇住處。師曰。豈有與麼事。仰山曰。但去。已後有一人佐輔汝。此人祇是有頭無尾。有始無終。（懸記普化）○師後住鎮州臨濟。學侶雲集。一日謂普化克符二上座曰。我欲於此建立黄檗宗旨。汝且成褫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却上來問。和尚三日前說甚麼。師便打。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尚前日打普化作甚麼。師亦打。（長蘆仁云。普化克符不可放過。臨濟老人放過不可。若是且庵。一生撥板。無人成褫。然雖恁麼。須知遠烟浪別有好商量。）○至晚小參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問答語具克符章中峯本云。有時奪人錯。有時奪境錯。有時人境兩俱奪錯。有時人境俱不奪錯。臨濟太師。到這裏。鎖却咽喉了也。莫有為伊出氣者麼。切忌將錯就錯。）○同普化赴施主齋次。師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為復是神通妙用。為復是法爾如然。普化趯倒飯牀。師曰。太麤生。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麤說細。次日又同赴齋。師復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普化又趯倒飯牀。師曰。得即得。太麤生。普化喝曰。瞎漢。佛法說甚麼麤細。師乃吐舌。（雪竇顯云。兩箇老賊。喫飯也不了。好與三十棒。棒雖行。且那箇是正賊。昭覺勤云。精金不百煉。爭見光輝。至寶不酬價。爭辨眞假。不是臨濟不能驗他普化。不是普化不能抗他臨濟。所謂如水入水。如金博金。雖然如是。放過則彼此作家。點檢則二俱失利。具擇法眼者。試請辨看。南堂靜云。二尊宿如二龍爭珠。爭雲攫霧。不動波瀾。如二虎爭餐。活捉生擒。不傷物命。或有人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為復神通妙用。為復法爾如然。只向道。不見先師翁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飜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南華昺云。臨濟覿面提撕。普化全機酬酢。直得南山鼈鼻。吞却東海鯉魚。陝府鐵牛。觸倒嘉州大像。為甚如此。相逢不下馬。各自奔前程。天童華云。一出一沒。一往一來。猛虎口裏奪餐。毒蛇頭上搔癢。要且未稱大丈夫事。二老名喧宇宙。價重當時。山僧豈可謹密三寸。二俱放過。為他弄假像眞。二俱不放過。為他擡搕太甚。是汝諸人若作佛法商量。達磨一宗。掃土而盡。）○僧問。如何是眞佛眞法眞道。乞師開示。師曰。佛者心清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三即一。皆是空名而無實有。如眞正作道人。念念心不間斷。自達磨大師從西土來。祇是覓箇不受人惑底人。後遇二祖。一言便了。始知從前虛用工夫。山僧今日見處與祖佛不別。若第一句中薦得。堪與祖佛為師。若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為師。若第三句中薦得。自救不了。僧便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乃曰。大凡演唱宗乘。一句

中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師謂僧曰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麼生會僧擬議師便喝○示衆參學之人大須子細如賓主相見便有言論往來或應物現形或全體作用或把機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師子或乘象王如有眞正學人便喝先拈出一箇膠盆子善知識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樣便被學人又喝前人不肯放下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治喚作賓看主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祗隨學人問處卽奪學人被奪抵死不肯放此是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箇淸淨境出善知識前知識辨得是境把得抛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卽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便禮拜此喚作主看主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知識更與安一重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辨喚作賓看賓大德山僧所舉皆是辨魔揀異知其邪正○師問洛浦從上來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箇親曰總不親師曰親處作麼生

洛浦便喝師乃打○上堂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那箇合受人天供養徑山杲云賊身已露　雲巖游云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　楚石琦云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師問院主甚處去來曰州中糶黃米來師曰糶得盡麼院主曰糶得盡師以拄杖畫一畫曰還糶得這箇麼院主便喝師便打典座至師擧前話典座曰院主不會和尚意師曰你又作麼生典座禮拜師亦打黃龍南云寺主下喝不可放過典座禮拜放過不可臨濟合行歸宗放過三十年後有人說破　黃龍新云典座禮拜有過無功寺主一喝有功無過既是有功爲甚麼却被打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裏看　徑山杲頌云一堆紅燄亘晴空不問金銀鐵錫同入裏盡教成水去那容蚊蚋泊其中　天童華云二尊宿雖則力提綱要檢點將來未免依草附木殊不知大小臨濟被這兩箇漢破家散宅還會麼殺人刀活人劍○上堂一人在孤峰頂上無出身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不作維摩詰不作傅大士珍重○有一老宿參便問禮拜卽是不禮拜卽是師便喝老宿便拜師曰好箇草賊老宿曰賊賊便出去師曰莫道無事好時首座侍立師曰還有過也無首座曰有師曰賓家有過主家有過曰二俱有過師曰過在甚麼處首座便出去師曰莫道無事好

◆好事難留

南泉願聞云官馬相踏保寧勇云這一羣賊其中有正賊有草賊那箇是正賊那箇是草賊還辨得麼口款易招贓物難認 護國元云這僧身挨白刃臨濟劍不虛施首座不善傍觀惹得一身泥水雖然如是且道前頭無事與後頭無事相較幾何於此緇素分明不但穿却臨濟鼻孔亦許你眼光爍破四天下其或未然莫道無好事」○師到京行化至一家門首曰家常添鉢有婆曰太無厭生師曰飯也未曾得何言太無厭生婆便閉却門○師陞堂有僧出師便喝僧亦喝便禮拜師便打 翠巖芝云臨濟也心麤好彩賴是這僧若是今時衲僧且作麼生出得 東禪觀云臨濟除是不作作則萬竅怒號這僧搏扶搖而上九萬里 ○趙州游方到院在後架洗脚次師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趙州曰恰遇山僧洗脚師近前作聽勢趙州曰會即便會啗啄作什麼師便歸方丈趙州曰三十年行脚今日錯爲人下註脚 一作趙州行脚時參師遇師洗脚次趙州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恰值老僧洗脚趙州近前作聽勢師云更要第二杓惡水潑在趙州便下去 法雲秀云衆中商量道趙州不識臨濟作賊却爲他下箇註脚臨濟當時作聽勢何不劈耳便掌若恁麼商量何曾夢見趙州識得臨濟殊不知兩箇盡是老賊須知一箇好手敵問諸人那箇是好手具眼者辨取 敎忠光云臨濟有驗人眼趙州又飽叢林等閑略露風規自然頭正尾正還會麼若不得流水還應過別山 ○問僧甚處來曰定州來師拈棒僧擬議師便打僧不肯師曰巳後遇明眼人去在僧後參三聖纔擧前話三聖便打僧擬議三聖又打

天童華云臨濟三聖當時若有轉身句後代兒孫未至掃土盡拈拄杖更有一箇甚處去卓拄杖一下 ○師應機多用喝會下參徒亦學師喝師曰汝等總學我喝我今問汝有一人從東堂出一人從西堂出兩人齊喝一聲這裏分得賓主麼汝且作麼生分若分不得巳後不得學老僧喝○示衆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有人在先用後照有法在照用同時駈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敲骨取髓痛下針錐照用不同時有問有答立賓立主合水和泥應機接物若是過量人向未擧巳前撩起便行猶較些子 汾陽昭云先照後用且共汝商量先用後照汝也是箇人始得照用同時汝作麼生當抵照用不同時汝作麼生湊泊 琅琊覺云先照後用露師子之爪牙先用後照縱象王之威猛照用同時如龍得水致雨騰雲照用不同時提獎嬰兒俯憐赤子此是古人建立法門爲合如是不合如是若合如是紀信乘九龍之輦不合如是項羽失千里之騅還有爲琅琊出氣底麼如無山僧自道去也卓拄杖下座 慈明圓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所以道有明有暗有起有倒乃喝一喝云且道是照是用還有緇素得出底麼若有試出來呈醜拙看若無山僧今日失利 徑山杲云若也先照後用則瞎一切人眼若也先用後照則開一切人眼若也照用同時則半開半瞎若也照用不同時則全開全瞎此四則語有一則有賓無主有一則有主無賓有一則賓主俱無有一則全具賓主卽今衆中或有箇不受人瞞底漢來道這裏是甚麼所在說有說無說虛說實說照

說用說主說賓攔胷搊住拽下禪牀痛椎一頓也佐伊不得○師行脚時到龍光值上堂師出問不展鋒鋩如何得勝龍光據坐師曰大善知識豈無方便龍光瞪目曰嗄師以手指曰這老漢今日敗缺也（徑山杲云可惜龍光放過這漢雖然如是也須救取臨濟老漢始得）

○次到三峰平和尚處平問甚處來師曰黃檗來平曰黃檗有何言句師曰金牛昨夜遭塗炭直至如今不見蹤平曰金風吹玉管那箇是知音師曰直透萬重關不住青霄內平曰子這一問太高生師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琉璃平曰且坐喫茶又問近離甚處師曰龍光平曰龍光近日如何師便出去○又往鳳林路逢一婆子婆問甚處去師曰鳳林去婆曰恰値鳳林不在師曰甚處去婆便行師召婆婆回首師便行（一作師曰誰道不在）到鳳林鳳林曰有事相借問得麼師曰何得剜肉作瘡鳳林曰海月澄無影游魚獨自迷師曰海月既無影游魚何得迷鳳林曰觀風知浪起翫水野帆飄師曰孤蟾獨耀江山靜長嘯一聲天地秋鳳林曰任張三寸揮天地一句臨機試道看師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鳳林便休師乃有頌曰大道絕同任向西東石火莫及電光罔通（潙山祐問仰山石火莫及電光罔通從上諸聖以何爲人仰山云和尚意作麽生潙山云但有言說都無實義仰山云不然潙山云子又作麽生仰山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師侍德山次德山曰今日困師曰這老漢寐語作麽德山便打師掀倒禪牀（雪竇顯云二員作者具啐啄同時眼有啐啄同時用雪竇擬向飢鷹爪下奪肉餓虎口裏爭餐敢謂德山臨濟俱是瞎漢有人辯得天下橫行 雲峯悅云奇恠諸德看此二員作家一撥一拶略露風規大似把手上高山雖然如是未免傍觀者哂且道誰是傍觀者喝一喝下座 徑山杲云雲峯與麽批判大似普州人送賊徑山若見縛作一束送在河裏不見道蚌鷸相持俱落漁人之手 西堂顯云然則德山門下草偃風行爭奈臨濟當機不讓雖然如是未出葛藤窠裏 護國元云奇恠諸禪德二老漢忒煞傍若無人當時眞如若見每人與二十棒且道利害在什麽處有人明得許汝親見臨濟德山要見眞如亦未可何故鵠有九皐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楚石琦云衆中道德山臨濟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裡中紅心殊不知用盡自已心笑破他人口）

○麻谷問十二面觀音那箇是正面師下禪牀擒住曰十二面觀音甚處去也速道速道麻谷轉身擬坐師便打麻谷接住棒相捉歸方丈○師問一尼善來惡來尼便喝師拈棒曰更道更道尼又喝師便打○師一日拈餬餅示洛浦曰萬種千般不離這箇其理不二洛浦曰如何是不二之理師再拈起餅示之洛浦曰與麽則萬種千般也師曰屙屎見解洛浦曰羅

公照鏡潙山喆云臨濟便風帆掛洛浦鼓棹揚波然雖如是臨濟門下則得潙山門下不得○師見僧來舉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又有僧來師亦舉拂子僧不顧師亦打又有僧來參師舉拂子僧曰謝和尚指示師亦打雲門偃代云祇宜老漢大覺云得即得猶未見臨濟機在徑山杲頌云五月五日午時書赤口毒舌盡消除更饒急急如律令不須門上畫蜘蛛○麻谷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搊住曰大悲千手眼作麼生是正眼速道速道麻谷拽師下禪牀却坐師問訊曰不審麻谷擬議師便喝拽麻谷下禪牀却坐麻谷便出因聖頴云諸德此二尊宿如此且道怎生今時人總道照用什麼椀一切人只解自騎馬去捉賊自持刀去殺賊此二人便能奪賊馬捉賊奪賊刀殺賊雖然如是臨濟雖是得便宜却是失便宜○上堂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豎起拂子僧便喝師便打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亦豎拂子僧便喝師亦喝僧擬議師便打乃曰大衆夫爲法者不避喪身失命我於黃檗先師處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頓誰爲下手時有僧出曰某甲下手師度與拄杖僧擬接師便打雪竇顯云臨濟放去較危收來太速五祖戒云臨濟大似貧兒思舊債雪竇宗云且道臨濟今日用底棒與當時喫底棒是同是別若道同孤負他黃檗若道別屈他臨濟若也盡其機來且道在阿誰分上乃拈拄杖云退後退後天童華云臨濟在黃檗處三度喫棒底意旨諸人還覷得透也未直饒一咬便斷也未是大丈夫漢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將什麼喫飯靈隱嶽舉雪竇語了拈拄杖云臨濟據令而行不知孤負黃檗雪竇盡力撐板也只見一邊且道薦福節文在甚處擲下拄杖千巖長云二尊宿一人聾雙耳朶一人瞎雙眼睛不惟孤負臨濟亦乃喪我兒孫無明今日一路見不平且要與渠雪屈良久云不得動着動着打折你驢腰天奇瑞云臨濟鈎頭着餌爲釣鯨鰲這僧不識膽塊自取喪身若是作家摘縱殺活一一現成須然他得便宜也是李廣陷虜死中得活雪竇也是扶强不扶弱汝等諸人到這裏如何即是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師示衆曰有一無位眞人常向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下繩牀搊住曰道道僧擬議師拓開曰無位眞人是什麼乾屎橛雪峯存云臨濟大似白拈賊雪竇顯云夫善竊者鬼神莫知既被雪峯覷破臨濟不是好手復召大衆雪竇今日換却你諸人眼睛了也你若不信各歸寮舍自摸索看瑯琊覺云臨濟可謂氷稜上度九阬劒刃上得全身薦福行云臨濟老人一條脊梁硬似鐵拗不折可憐末後不柰船何打破戽斗○師與王常侍到僧堂王問這一堂僧還看經麼師曰不看經曰還習禪麼師曰不習禪曰既不看經又不習禪畢竟作箇甚麼師曰總教伊成佛作祖去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師曰我將謂你是箇俗漢○師上堂次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廣慧璉云諸人且道還有賓主也無若道有賓主只是箇瞎漢若道無賓主亦是箇瞎漢不有不無萬里崖州若向

這裏道得也好與三十棒若道不得亦與三十棒衲僧家到這裏作麽生出得山僧圈繢去良久云苦哉蝦蟆蚯蚓跨跳上三十三天撞着須彌山百雜碎遂拈拄杖云一隊無孔鐵鎚速退速退　僧問師還有賓主也無師曰賓主歷然師召衆曰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承天宗云臨濟此語走殺天下衲僧我即不然當時見僧擧但云一對無孔鐵鎚　昭覺勤云正勅既行諸侯避道大潙智云作麽生是賓主歷然底道理若也會得一雙孤鴈撲地高飛其或未然一對鴛鴦池中獨立）○師後居大名府興化寺東堂咸通八年丁亥四月十日將示滅說傳法偈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眞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復謂衆曰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曰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師曰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甚麽三聖便喝師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言訖端坐而逝（潙山秀云古者忍死待來因何正法眼藏却向瞎驢邊滅臨濟行計速三聖又却忽忽因斯父子情忘遂使後人失望若不得流水多應過別山）

南嶽下五世（臨濟下一世）

興化存奬禪師（臨濟玄法嗣）

魏府興化存奬禪師在三聖會裏爲首座常曰我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人三聖聞得問曰你具甚麽眼便恁麽道師便喝三聖曰須是你始得後大覺聞擧遂曰作麽生得風吹到大覺門裏來師後到大覺爲院主一日大覺喚院主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你憑箇甚麽道理與麽道師便喝大覺便打師又喝大覺又打師來日從法堂過大覺召院主我直下疑你昨日這兩喝師又喝大覺又打師再喝大覺又打師曰某甲於三聖師兄處學得箇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某甲箇安樂法門大覺曰這瞎漢來這裏納敗缺脫下衲衣痛打一頓師於言下薦得臨濟先師於黃檗處喫棒底道理師後開堂日拈香曰此一炷香本爲三聖師兄三聖於我太孤本爲大覺師兄大覺於我太賖不如供養臨濟先師○師有時喚僧僧應諾師曰點即不到又喚一僧僧應諾師曰到即不點○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曰打中間底僧便禮拜師曰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嚲避得過（晦堂心頌云一不是二不成落花芳草伴啼鶯閒庭雨歇夜初靜片月還從海上生　徑山杲頌云古廟裏頭回避得紙錢堆裏暗嗟吁）

閙神野鬼都驚怕只爲渠儂識梵書　天童華云衆中商量道向古廟裏避得過是空劫已前自已又道便是他安身立命處殊不知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又云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　○示衆我聞前廊下也喝後架裏也喝諸子汝莫盲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向虗空裏却撲下來一點氣也無待我蘇息起來向汝道未在何故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眞珠與汝諸人去在胡喝亂喝作麼　徑山杲頌云對衆全提摩竭令豈是閑開兩片皮喝下瞎驢成隊走夢中推倒五須彌　○雲居住三峰庵時師問權借一問以爲影草時如何雲居無對師曰想和尙答這話不得不如禮拜了退二十年後雲居曰如今思量當時不消道箇何必後遣化主到師處師問和尙住三峰庵時老僧問伊話對不得如今道得也未化主舉前話師曰雲居二十年秖道得箇何必與化郎不然爭如道箇不必　三聖然云雲居二十年道得底猶較他興化半月程　保寧勇云明月照見夜行人　徑山杲云何必不必綿綿密密覿面當機有人續得末後句許伊親見二尊宿○師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爲唱導之師克賓曰不入這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曰總不與麼師便打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饡飯一堂次日師自白椎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出院　雪竇頌云克賓要承嗣興化罰錢出院且置却須索這一頓棒始得且問諸人棒既喫了作麼生索雪竇要斷不平之事今夜與克賓維那雪屈以拄杖一時打散　雲居舜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其奈興化令行大嚴不是克賓維那也大難承當若是如今汎汎之徒翻轉面皮多少時也　徑山杲云雲居拗曲作直妙喜道要作臨濟烜赫兒孫直須翻轉面皮始得　楚石琦云克賓法戰不勝興化據令而行稱提臨濟宗風揭示正法眼藏棒頭出孝子佛法無人情當時將謂茅長短燒却元來地不平　徑山信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興化脚跟被克賓掀起半空過一小劫方得着地克賓古佛其心安如海會麼賣盡衣單終不赤膊好則好矣美則盡美生鐵橛子只不得飯喫　○師在臨濟爲侍者洛浦來參臨濟問甚處來洛浦曰鑾城來臨濟曰有事相借問得麼洛浦曰新戒不會臨濟曰打破大唐國覓箇不會底人也無參堂去師隨後請問曰適來新到是成他禮不成禮他臨濟曰我誰管你成禮不成禮師曰和尙秖解將死雀就地彈不解將一轉語蓋覆却臨濟曰你又作麼生師曰請和尙作新到臨濟遂曰新戒不會師曰却是老僧罪過臨濟曰你語藏鋒師擬議臨濟便打至晚臨濟又曰我今日問新到是將死雀就地彈就窠子裏打及至你出得語又喝起了向青雲裏打師曰草賊大敗臨濟便打○示衆曰若是作家戰將便請單刀直入更莫如何若何有

0187

晏德禪師出禮拜起便喝師亦喝晏德又喝師亦喝晏德禮拜歸衆師曰適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爲他晏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 首山念云看他興化與麽用爲甚麽放得他過諸上座且道甚麽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前一喝後一喝且道那箇是賓那箇是主雖然如是亦須仔細便下座又云二俱有過二俱無過　瑯琊覺云且道那一喝不作一喝用興化若無後語疑殺天下人雖然如是曉者還稀　昭覺勤云作家相見須是恁麽機如掣電眼似流星原始要終共頭接尾所謂羽毛相似言氣相合只如兩家互換相喝且作麽生辨得一喝不作一喝用要承當臨濟正法眼藏須明取二老宿意且道意作麽生百尺竿頭須進步紫羅帳裏撒眞珠　教忠光云興化與晏德各出隻手要發明臨濟正法眼藏殊不知臨濟一宗掃土而盡且道利害在什麽處具眼者辨取 ○師見同參來纔上法堂師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亦喝師近前拈棒僧又喝師曰你看這瞎漢猶作主在僧擬議師直打下法堂侍者請問適來那僧有甚觸忤和尚師曰他適來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及乎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到這裏却去不得似這般瞎漢不打更待何時 昭覺勤云拼王庫刀振塗毒鼓犂電未足以擬其迅霹靂未足以方其威可謂善驅耕夫之牛能奪饑人之食只如主賓互換有照有用有權有實則且置甚處是興化將手向伊面前劃兩遭處若這裏洞明可以荷負臨濟正法眼藏如或泥水未分未免瞎驢隨大隊　天童華云興化門牆千仞從來家法森嚴這僧暗透重關要看洞中春色好則好未免二俱失利只如興化道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又作麽生天堂未就地獄先成　育王光云高提祖印獨耀寰中大啓洪爐烹凡煅聖非興化不能驗同參非同參不能見興化直得主賓互換照用雙行且道那裏是興化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處這裏明得臨濟一宗掃土而盡脫或未然卓拄杖一下金鎚慣鍛曾百戰鐵鞭多力恨無讐 ○後唐莊宗車駕幸河北回至魏府行宮詔師問曰朕收中原獲得一寶未曾有人酬價師曰請陛下寶看帝以兩手舒幞頭脚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 報慈遂云且道興化肯莊宗不肯莊宗若肯莊宗興化眼在甚麽處若不肯莊宗過在甚麽處　雪竇顯云至尊所得只可傍觀若非興化作家往往高價酬却　翠巖芝云興化當時下一着可謂酩酊如今作麽生斷　雲峯悅云眞不掩僞曲不藏直有眼底辨取　黃龍心云興化一期見機而作爭奈埋沒伊一朝天子當時若但向道蚌蛤之珠收得也無用處致伊向後別有生涯免得遞相鈍置而今若有人問又作麽生酬價 龍顏大悅賜紫衣師號師皆不受乃賜馬與師乘騎馬忽驚師墜傷足師喚院主與我做箇木枴子院主做了將來師接得遶院行問僧曰汝等還識老僧麽曰爭得不識和尚師曰蹶脚法師說得行不得又至法堂令維那聲鐘集衆師曰還識老僧麽衆無對師擲下枴子端然而逝

鎭州寶壽沼禪師 臨濟玄法嗣

鎭州寶壽沼禪師第一世 因僧問訊次師曰百千諸聖

盡不出此方丈內。曰祇如古人道大千沙界海中漚。未審此方丈向甚麼處著。師曰千聖現在。曰阿誰證明。師便擲下拂子。僧從西過東立。師便打。僧曰若不久參。焉知端的。師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昭覺勤云。寶壽向方丈裏。布網張羅。這僧向鉤餌邊。擊頭帶角。三度衝浪上來。三度被來籠罩。且道他得箇甚麼。還會麼。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趙州來。師在禪牀背面而坐。趙州展坐具禮拜。師起入方丈。趙州收坐具而出○胡釘鉸參。師問汝莫是胡釘鉸麼。曰不敢。師曰還釘得虛空麼。曰請和尚打破。師便打。胡曰和尚莫錯打某甲。師曰向後有多口阿師與你點破在。胡後到趙州。舉前話。趙州曰汝因甚麼被他打。胡曰不知過在甚麼處。趙州曰祇這一縫。尚不奈何。胡於此有省。趙州曰且釘這一縫（雪竇頌云。我要打這三箇漢。一打趙州不合瞎却胡釘鉸眼。二打保壽不能塞斷趙州口。三打胡釘鉸。不合放過保壽蕎拈拄杖云。更有一箇。大衆一時退。乃擊禪牀一下　溈山拈云。這漢雖然省去。可惜趙州當時待他道某甲過在甚處。劈脊便棒。非但承他保壽威光。亦乃與叢林爲龜爲鑑　溈山果云。保壽大似無風起浪平地生堆。胡釘鉸貪程太速。不覺墮坑落塹。若不遇趙州點破。爭得歸家穩坐。大衆且道。那裏是趙州點破處。要會麼。良久云。斬新日月。特地乾坤　徑山杲云。直饒釘得這一縫。點檢將來。亦非好手。可憐兩箇老禪翁。却對俗人說家醜　鼓山永云。保壽雖具打破虛空底鉗鎚。未免傷鋒犯手。胡公末後悟去。誰知眼尙瞌睡）

○西院來參。問踏倒化城來時如何。師曰不斬死漢。西院曰斬。師便打。西院連道斬斬。師又隨聲打。師却回方丈曰。適來這僧將赤肉抵他乾棒。有甚死急

三聖慧然禪師（臨濟玄法嗣）

鎭州三聖院慧然禪師。自臨濟受訣。遍歷叢林。至仰山。仰山問汝名甚麼。師曰慧寂。仰山曰慧寂是我名。師曰我名慧然。仰山大笑而已（雪竇頌云。雙收雙放若爲宗。騎虎由來要絕功。笑罷不知何處去。只應千古動悲風　昭覺勤云。這箇笑。與巖頭笑不同。巖頭笑有毒藥。這箇笑千古萬古清風凜凜地。爲甚麼雪竇末後却道。只應千古動悲風。也是死而不弔。一時與你註解了也。爭奈天下人咯啄不入。不知落處。縱是山僧也不知落處。諸人還知麼　徑山杲云。兩箇藏身露影漢。殊不顧旁觀者）○仰山因有官人相訪。仰山問官居何位。曰推官。仰山豎起拂子曰。還推得這箇麼。官人無對。仰山令衆下語。皆不契。時師不安在涅槃堂內將息。仰山令侍者去請下語。師曰但道和尙今日有事。仰山又令侍者問。未審有甚麼事。師曰再犯不容○到香嚴。香嚴問甚處來。師曰臨濟。香嚴曰將得臨濟喝來麼。師以坐具驀口打○又到德山。纔展坐具。德山曰莫展炊巾。這裏無殘羹餿飯。師曰縱有也無著處。德山便打。

師接住棒推向禪牀上德山大笑師哭蒼天便下參堂溈山行云三聖撥草嚼風有舒有卷德山看凡驗聖有放有收德山笑去即且置三聖哭蒼天便出意作麼生不貪香餌味可謂碧潭龍　雲巖游云三聖便展坐具作賊人心虛德山云不用展炊巾尾巴露也三聖云設有向什麼處着口是禍門德山便打裂破古今三聖接住棒推德山向繩牀上老鼠入牛角更有一轉語待無舌人忌口却向汝道堂中首座號踢天泰問行脚高士須得本道公驗作麼生是本道公驗師曰道甚麼首座再問師打一坐具曰這漆桶前後觸忤多少賢良首座擬人事師便過第二座人事○又到道吾道吾預知以緋抹額持神杖於門下立師曰小心祇候道吾應喏師參堂了再上人事道吾具威儀方丈內坐師纔近前道吾曰有事相借問得麼師曰也是適來野狐精便出去○住後上堂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為人便下座興化獎云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白雲端云此二尊宿各有一處打得着且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還有人向這裏定當得麼良久云妙舞莫誇回雪手三臺須是大家催　保寧勇云此二尊宿恁麼為人猶在半途保寧今日路見不平拈拄杖下座大衆一時走散擲下歸方丈　寶峯文云這兩箇老古錐稱得臨濟些子活計各自分疆列界氣衝宇宙使明眼衲僧只得好笑諸禪德且道笑箇甚麼還知落處麼若知一任七顛八倒若不知且向三聖興化葛藤裏咬嚼　五祖演云大衆此二尊宿一人文章浩渺一人武藝全施若道興化是文亦不得若道三聖是武亦不得若於此辨得出許你通身是眼若辨不出你自相度　昭覺勤云一人在孤峯頂上土面灰頭一人在十字街頭斬釘截鐵有頭有尾同死同生且道出即不為人底是出即便為人底是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徑山杲云真淨老人大似欺誣亡沒杲上座即不然豁開三要三玄路坐斷須彌第一峯且道在三聖分上耶在興化分上耶具眼者辨取　天童傑舉白雲端語了云大衆白雲端和尚錯下名言殊不知二尊宿前不搆村後不迭店直至于今翻成話欄何故字經三寫烏焉成馬　靈隱嶽云二老漢滅却臨濟正法眼却向長安路上把手共行直至于今遞相鈍置且如何是共行一句擊開金殿鎖撞動玉樓鐘　楚石琦云三聖興化明眼宗師因什麼活計本同生涯逈異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　金粟悟云古今拈提未有出他圈繢金粟路見不平每人與二十棒更與二十棒待打箇人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臭肉來蠅興化獎云破驢脊上足蒼蠅○問僧近離甚處僧便喝師亦喝僧又喝師又喝僧曰行棒即瞎便喝師拈棒僧乃轉身作受棒勢師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便棒僧曰這賊便出去師遂拋下棒次有僧問適來爭容得這僧師曰是伊見先師來

魏府大覺和尚臨濟玄法嗣

魏府大覺和尚參臨濟臨濟纔見竪起拂子師展坐具臨濟擲下拂子師收坐具參堂去時僧衆曰此僧莫是和尚親故不禮拜又不喫棒臨濟聞說令侍者喚適來新到上來師隨侍者到方丈臨濟曰大衆道

汝來參長老又不禮拜又不喫棒莫是長老親故師乃珍重下去○臨終時謂衆曰我有一隻箭要付與人時有一僧出曰請和尚箭師曰汝喚甚麼作箭僧喝師打數下便歸方丈却喚其僧入來問曰汝適來會麼曰不會師又打數下擲却拄杖曰已後遇明眼人分明舉似便乃告寂

灌谿志閑禪師 臨濟玄法嗣

灌谿志閑禪師魏府館陶史氏子幼從栢巖禪師披剃受具後見臨濟臨濟驀胸搊住師曰領領臨濟拓開曰且放汝一頓師離臨濟至末山○住後上堂曰我在臨濟爺爺處得半杓末山孃孃處得半杓共成一杓喫了直至如今飽不飢（天童華云灌溪氣宇如王被臨濟活埋在鎭州城裏十字街頭當時若是光孝棒折也未放你在何故家肥生孝子國覇有謀臣　靈隱嶽云爐鞴之所鈍鐵尤多雖然如是不因夜來鴈爭見海門秋）○師會下一僧去參石霜石霜問甚處來曰灌谿來石霜曰我南山不如他北山僧無對僧回舉似師師曰何不道灌谿修涅槃堂了也○問久嚮灌谿到來祇見漚麻池師曰汝祇見漚麻池且不見灌谿曰如何是灌谿師曰劈箭急（後人舉似玄沙備玄沙云更學三十年未會禪）

涿州紙衣和尚 臨濟玄法嗣

涿州紙衣和尚（即克符道者）初問臨濟如何是奪人不奪境臨濟曰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師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臨濟曰王令已行天下遍將軍塞外絕煙塵師曰如何是人境俱奪臨濟曰并汾絕信獨處一方師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臨濟曰王登寶殿野老謳謌師於言下領旨

定州善崔禪師 臨濟玄法嗣

定州善崔禪師州將王令公於衙署張座請師說法師陞座拈拄杖曰出來也打不出來也打僧出曰崔禪讚師擲下拄杖曰久立令公伏惟珍重（歸宗一云作麼生道得一語救得崔禪　清涼欽云和尚且自救好是肯他不肯他　瑯琊覺云久經行陣者終不展槍旗　雲蓋智云身挨白刃不懼死生也須是這僧始得崔禪爲甚麼當機放過要會麼錦鱗已得休勞力收取絲綸歸去休　薦福行云崔禪上堂美則美矣善則未善何故大似放過這僧山僧即不然待這僧出衆來問未開口已前與他痛棒若是皮下有血必然別有生涯　龜峯光云崔禪布長蛇偃月大陣欲統四大部洲爲一世界不是這僧攙旗奪鼓未免陷在虜庭且道坐籌帷幄鎭靜八方水乳和同風雲會合一句作麼生道若不藍田射石虎幾乎悞殺李將軍）

鎭州萬壽和尙 臨濟玄法嗣

鎭州萬壽和尙訪寶壽寶壽坐不起師展坐具寶壽下禪牀師却坐寶壽驟入方丈閉却門知事見師坐不起曰請和尙庫下喫茶師乃歸院翌日寶壽來復謁師踞禪牀寶壽展坐具師亦下禪牀寶壽却坐師歸方丈閉却門寶壽入侍者寮取灰圍却方丈門便歸去師遂開門見曰我不恁麼他却恁麼

幽州譚空和尙 臨濟玄法嗣

幽州譚空和尙鎭州牧有姑爲尼行脚回欲開堂爲人牧令師勘過師問曰見說汝欲開堂爲人是否尼曰是師曰尼是五障之身汝作麼生爲人尼曰龍女八歲南方無垢世界成等正覺又作麼生師曰龍女有十八變你試一變看尼曰設使變得也秖是箇野狐精師便打牧聞擧乃曰和尙棒折那（翠巖芝云且道尼具眼麼只擔得斷貫索且作麼生會）○寶壽和尙問除却中上二根人來時師兄作麼生師曰汝適來擧早錯也寶壽曰師兄也不得無過師曰汝却與我作師兄寶壽側掌曰這老賊

米倉和尙 臨濟玄法嗣

滄州米倉和尙州牧請師與寶壽入廳供養令人傳語請二長老譚論佛法寶壽曰請師兄答話師便喝寶壽曰某甲話也未問喝作麼師曰猶嫌少在寶壽却與一喝

虎谿庵主 臨濟玄法嗣

虎谿庵主有僧問和尙何處人事師曰隴西人曰承聞隴西出鸚鵡是否師曰是曰和尙莫不是否師便作鸚鵡聲僧曰好箇鸚鵡師便打

定上座 臨濟玄法嗣

定上座初參臨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臨濟下禪牀擒住師擬議臨濟與一掌師佇思傍僧曰定上座何不禮拜師方作禮忽然大悟○後南游路逢巖頭雪峰欽山三人巖頭問上座甚處來師曰臨濟來巖頭曰和尙萬福師曰和尙已順世也巖頭曰某甲三人特去禮拜薄福不遇不知和尙在日有何言句請上座擧一兩則師遂擧臨濟上堂曰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在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

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眞人臨濟下禪牀搊住曰道道僧擬議臨濟拓開曰無位眞人是甚麼乾屎橛巖頭不覺吐舌雪峯曰臨濟大似白拈賊欽山曰何不道赤肉團上非無位眞人師便擒住曰無位眞人與非無位眞人相去多少速道速道欽山被擒直得面黃面靑語之不得巖頭雪峯曰這新戒不識好惡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師曰若不是這兩箇老漢壓殺這尿牀鬼子○師在鎭府齋回到橋上坐次逢三人座主一人問如何是禪河深處須窮到底師擒住擬抛向橋下二座主近前諫曰莫怪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師曰若不是這兩箇座主直教他窮到底

奯上座 臨濟玄法嗣

奯上座離臨濟參德山德山纔見下禪牀作抽坐具勢師曰這箇且置或遇心境一如底人來向伊道箇甚麼免被諸方檢責德山曰猶較昔日三步在別作箇主人公來師便喝德山默然師曰塞却這老漢咽喉也拂袖便出 潙山佑聞擧云奯上座雖得便宜爭奈掩耳偸鈴 蔣山懃云奯公一喝賓主歷然德山無語言徧天下潙山老子雪上加霜仔細檢點將來總不可放過乃擲下拄杖 ○又參百丈茶罷百丈曰有事相借問得麼師曰幸自非言何須甌茶百丈曰與麼則許借問百丈曰收得安南又憂塞北師擘開胷曰與麼不與麼百丈曰要且難構要且難構師曰知即得知即得 仰山寂云若有人知得此二人落處不妨奇特若辨不得大似日中迷路

南嶽下六世 臨濟下二世

南院慧顒禪師 興化奬法嗣

汝州南院慧顒禪師 亦曰寶應 上堂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尙道師曰是僧便掀倒禪牀師曰這瞎驢亂作僧擬議師便打 徑山杲云吾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 天童華云也是勾賊破家若非這僧敢捋虎鬚爭見南院汗馬功高雖然如是山僧更資一路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若有僧出劈脊便打何故殺人刀活人劍具眼者看 楚石琦云這僧敢在蛇頭上揩痒蒼龍頷下批鱗誰不賞他大膽只是末上少了一着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問僧近離甚處曰長水師曰東流西流曰總不恁麼師曰作麼生僧珍重師便打○僧參師擧拂子僧曰今日敗缺師放下拂子僧曰猶有這箇在師便打○問僧近離甚處曰襄州師曰來作甚麼曰特來禮拜和尙師曰恰遇寶應老不在僧便喝師曰向汝道

不在。又喝。作甚麼。僧又喝。師便打。僧禮拜。師曰。這棒本是汝打我。我且打汝。要此話大行。瞎漢參堂去○僧問。從上諸聖。甚麼處去。師曰。不上天堂。即入地獄曰和尚作麼生。師曰。還知寶應老落處麼。僧擬議。師以拂子驀口打。復喚僧近前曰。令合是汝行。又打一拂子雪竇頌云。令既自行。且拂子不知來處。雪竇道箇瞎。且要雪上加霜　徑山杲云。權衡臨濟三要三玄。須還他南院始得。雪竇為甚麼却道拂子不知來處。妙喜亦道箇瞎。且圖兩得相見○思明和尚未住西院時。到參禮拜了。曰無可人事。從許州來。收得江西剃刀一柄。獻和尚。師曰。汝從許州來為甚却收得江西剃刀。思明把師手掐一掐。師曰。侍者收取。思明以衣袖拂一拂便行。師曰。阿剌剌。阿剌剌○上堂。諸方秖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曰此猶未是某甲問處。師曰。汝問處作麼生僧曰失。師便打。其僧不肯翠巖真云。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南院雖則全機受敵。其奈土曠人稀　溈山喆云。南院高提祖印。縱奪當機道僧善能當機抗敵。爭奈力竭計窮。如今還有本色衲僧麼。出來與大溈相見。不圖鼓舞揚聲。貴要宗風不墜有麼有麼。如無。大溈今日大似索戰無功　淨因成云。全軍制勝。草偃風行。南院如師子搏兎。亦全其力後於雲門會下。聞二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契悟。遂奔回省覲。師已圓寂。乃謁風穴。風穴一見便問。上座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麼。僧曰是。師曰。汝當時作麼生會。曰某甲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相似。風穴曰汝會也翠巖真出風穴語云。當時待這僧擬議。驀對以坐具劈口摑　溈山喆云。大小風穴。却肩惡水潑人。大溈即不然。問你當時作麼生。待云某甲當時如燈影裏行。先師肉猶暖在。你作這箇見解。以拄杖打下法堂。免見孤他南院　東禪觀云。扶南院門風。還他風穴。諸方往往道。伊肯這僧。殊不知這僧被伊推在萬丈坑裏○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王尚書李僕射曰意旨如何。牛頭南馬頭北徑山杲云。前頭答得着。後頭答不着

守廓侍者 興化獎法嗣

守廓侍者問德山曰。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德山曰作麼作麼。師曰。勅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德山便休去。來日浴出。師過茶與德山。德山於背上拊一下。曰昨日公案作麼生。師曰。這老漢今日方始瞥地。德山又休去雪竇頌云。然精金百鍊。須要本分鉗鎚。德山既以己妨人。這僧還同受屈。以拄杖畫一畫云。適來公案且置。從上諸聖。什麼處去。大衆擬議。一時趂出　黃龍南云。德山持壁作壁。雖然暗得便宜。廓公掩耳偸鈴。爭奈傍觀者哂　溈山喆云。若不登龍門。焉知滄海寬。直饒浪激千尋。爭奈龍王不顧　雲居元云。大凡一賓一主。須是知音同死同生。方堪受敵。廓侍者獨立於懸崖石上。飜身倒捋虎鬚。周金剛安坐於大海

波心背手逆擒麟角在檀特山前列陣向占波國裏爭鋒分明有輸有贏且道誰得誰失請諸人斷看

○師行脚到襄州華嚴和尚會下一日華嚴上堂曰大衆今日若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鳥窠船子兒孫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華嚴與汝證據師出禮拜起便喝華嚴亦喝師又喝華嚴亦喝師禮拜起曰大衆看這老漢一場敗缺又喝一喝拍手歸衆華嚴下座歸方丈時風穴作維那上去問訊華嚴曰維那汝來也叵耐守廓適來把老僧扭捏一上待集衆打一頓趂出風穴曰趂他遲了也自是和尚言過他是臨濟下兒孫本分恁麼華嚴方息怒風穴下來擧似師師曰你著甚來由勸這漢我未問前早要棒喫得我話行如今不打搭却我這話也風穴曰雖然如是已遍天下也

西院思明禪師 寶壽沼法嗣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從漪上座到法席旬日常自曰莫道會佛法人覓箇擧話底人也無師聞而默之漪異日上法堂次師召從漪漪擧首師曰錯漪進三兩步師又曰錯漪近前師曰適來兩錯是上座錯是思明老漢錯曰是從漪錯師曰錯錯乃曰上座且在這裏過夏共汝商量這兩錯漪不肯便去後住相州天平山每擧前話曰我行脚時被惡風吹到汝州有西院長老勘我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麼時錯我發足南方去時早知錯了也首山念云據天平作恁麼解會未夢見西院在何故話在昭覺勤云如今人聞他道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也便去卜度道未行脚時自無許多佛法禪道及至行脚被諸方熱瞞不可未行脚時喚地作天喚山作水幸無一星事若總恁麼作流俗見解何不買一片帽戴大家過時有什麼用處佛法不是這箇道理

寶壽和尚 寶壽沼法嗣

寶壽和尚第二世在先寶壽爲供養主寶壽問父母未生前還我本來面目來師立至夜深下語不契翌日辭去寶壽曰汝何往師曰昨日蒙和尚設問某甲不契往南方參知識去寶壽曰南方禁夏不禁冬我此間禁冬不禁夏汝且作街坊過夏若是佛法闤闠之中浩浩紅塵常說正法師不敢違一日街頭見兩人交爭揮一拳曰你得恁麼無面目師當下大悟走見寶壽未及出語寶壽便曰汝會也不用說師便禮拜昭覺勤云築着磕着當頭彰本地風光應聲應色直下無絲毫透漏還會他道得恁麼無面目麼龍袖拂開全

體現

○寶壽臨遷化時。囑三聖請師開堂。師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師便打。三聖曰。與麼為人。非但瞎却這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師擲下拄杖。便歸方丈。

雪竇顯云。保壽三聖雖發明臨濟正法眼藏。要且只解無佛處稱尊。當時這僧若是箇漢。纔被推出。便掀倒禪牀。直饒保壽全機。也較三千里 法眼益云。什麼處是瞎却人眼處 雲居元云。衆中盡道。此語奇特。大似韓獹逐塊。殊不知保壽正賊不識。幞罪平人。這僧有理不伸。至今受屈。承天欲斷不平之事。拈拄杖云。要為天下宗師。此棒別有分付 黄龍新云。保壽見機而作。其奈三聖不甘。直饒甘去。未免瞎却鎮州一城人眼 昭覺勤云。保壽大似毒龍攪海。雨似盆傾。三聖雖然雷震青霄。來助得威光一半。在可中有箇直下承當底。非但瞎鎮州一城人眼。瞎却天下人眼去在 天童華云。叢林中商量。盡道保壽三聖是作家爐鞴。本分鉗鎚。有甚交涉。殊不知二大老被這僧一捘。直至如今扶不起。今日莫有為二老雪屈底麼。出來與明果相見。有麼麼。拈拄杖擲下云。龍蛇易辨。衲子難瞞 天童傑云。二尊宿美則美矣。若要扶臨濟正宗。每人合喫一頓棒在。且道那裏是欠處。具擇法眼者。試定當看

際上座 紙衣法嗣

際上座行脚到洛京南禪。時有朱行軍設齋入僧堂。顧視曰。直下是。遂行香口不住道。至師面前。師便問。直下是箇甚麼。行軍便喝。師曰。行軍幸是會佛法底人。又惡發作甚麼。行軍曰。喚作惡發即不得。師便喝。行軍曰。鉤在不疑之地。師又喝。行軍便休。齋退令客司請適來下喝僧來。師至。便共行軍言論。並不顧諸人。僧錄曰。行軍適來爭容得這僧無禮。行軍曰。若是你諸人喝。下官有劍。僧錄曰。某等固是不會。須是他禪長老始得。行軍曰。若是南禪長老。也未夢見在 天童華云。行軍拈出倚天長劍。這僧披襟敢衝白刃。雖然兩不相傷。爭奈二俱弄險 致忠光云。朱行軍傍若無人。這僧攙行奪市。雖然鉤在不疑之地。爭奈二俱失利。且道甚處是失利處。喝一喝

南嶽下七世 臨濟下三世

風穴延沼禪師 南院顒法嗣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餘杭劉氏子。幼習儒典。應進士一舉不遂。乃出家。依本州開元智恭律師披剃受具。習天台止觀。年二十五。謁鏡清。鏡清問。近離甚處。師曰。自離東來。鏡清曰。還過小江也無。師曰。大舸獨飄空。小江無可濟。鏡清曰。鏡水秦山。鳥飛不度。子莫道聽途言。師曰。滄溟尚怯艨艟勢。列漢飛帆渡五湖。鏡清竪拂子曰。爭奈這箇何。師曰。這箇是甚麼。鏡清曰。果然不識。師曰。出沒卷舒。與師同用。鏡清曰。杓卜聽虛聲。熟睡饒譫語。師曰。澤廣藏山。理能伏豹。鏡清曰。捨罪放愆。速須出去。師曰。出去即失。便出到法堂。乃

曰夫行脚人因緣未盡其善不可便休去却回曰某甲適來輒陳小欵冒瀆尊顏伏蒙慈悲未賜罪責鏡淸曰適來言從東來豈不是翠巖來師曰雪竇親棲竇蓋東鏡淸曰不逐忘羊狂解息却來這裏念篇章師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鏡淸曰詩速祕却略借劍看師曰梟首甑人攜劍去鏡淸曰不獨觸風化亦自顯顢頇師曰若不觸風化爭明古佛心鏡淸曰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再許允容師今何有鏡淸曰東來衲子菽麥不分祇聞不已而已何得抑已而已師曰巨浪涌千尋澄波不離水鏡淸曰一句截流萬機寢削師便禮拜鏡淸曰衲子俊哉衲子俊哉○師到華嚴華嚴問我有牧牛歌輒請闍黎和師曰羯鼓掉鞭牛豹跳遠村梅樹觜盧都○師參南院入門不禮拜南院曰入門須辨主師曰端的請師分南院於左膝拍一拍師便喝南院於右膝拍一拍師又喝南院曰左邊一拍且置右邊一拍作麼生師曰瞎南院便拈棒師曰莫盲枷瞎棒奪打和尚莫言不道南院擲下棒曰今日被黃面浙子鈍置一場師曰

和尚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飢南院曰闍黎曾到此間麼師曰是何言歟南院曰老僧好好相借問師曰也不得放過便下參衆了却上堂頭禮謝南院曰闍黎曾見甚麼人來師曰在襄州華嚴與廓侍者同夏南院曰親見作家來南院問南方一棒作麼商量師曰作奇特商量師却問和尚此間一棒作麼商量南院拈拄杖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於言下大徹玄旨遂依止六年四衆請主風穴徑山杲云風穴當時好大展坐具禮三拜不然與掀倒禪牀乃回顧冲密云你道風穴當時禮拜即是掀倒禪牀即是冲密云草賊大敗妙喜云你看這瞎漢便打○師因兵寇避地郢州謁李使君留於衙內度夏普設大會請師上堂纔陞座乃曰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祇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還有人道得麼時有盧陂長老出問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驟泥沙陂佇思師喝曰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師便打一拂子曰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陂擬開口師又打一拂子牧主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師曰見甚麼道理牧主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

師便下座 昭覺勤云風穴擐三玄戈甲施四種主賓明立信旗密排陣敵及至盧陂纔跨鐵牛劃時擒下遂令牧主知歸所謂龍馳虎驟鳳翥鸞翔雖然若是崇寧待伊道有鐵牛之機劈脊便棒殺人刀活人劍還知落處麼 ○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 師曰木鷄啼子夜芻狗吠天明 徑山杲云這黃面淅子恁麼答話也做他臨濟兒孫未得在今日有人問徑山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只向他道木鷄啼子夜芻狗吠天明 ○上堂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貼於此明得闍黎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却是闍黎闍黎與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欲識闍黎麼右邊一拍曰這裏是欲識老僧麼左邊一拍曰這裏是 雲門偃云這裏即易那裏即難 瑯琊覺云杓卜聽虛聲 白雲端云大衆立即是不立即是良久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拍禪牀一下 五祖演擧了云山僧卽不然若立一塵法堂前草深一丈不立一塵錦上鋪花何也不見道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纔擬展脚眠蚊虫螞蚤出 天童華云大小風穴不會轉身句 靈隱嶽云大小風穴醋氣猶在何故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釋如也以成喝一喝

頴橋安禪師 南院顒法嗣

頴橋安禪師號鐵胡 與鍾司徒向火次鍾忽問三界焚燒時如何出得師以香匙撥開火鍾擬議師曰司徒司徒鍾忽有省

興陽歸靜禪師 西院明法嗣

郢州興陽歸靜禪師初參西院便問擬問不問時如何西院便打師良久西院曰若喚作棒眉鬚墮落師於言下大悟

南嶽下八世 臨濟下四世

首山省念禪師 風穴沼法嗣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萊州狄氏子常密誦法華經衆目爲念法華也晩於風穴會中充知客一日侍立次風穴乃垂涕告之曰不幸臨濟之道至吾將墜於地矣師曰觀此一衆豈無人邪風穴曰聰明者多見性者少師曰如某者如何風穴曰吾雖望子之久猶恐耽著此經不能放下師曰此亦可事願聞其要風穴遂上堂擧世尊以靑蓮目顧視大衆乃曰正當恁麼時且道說箇甚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且道說箇甚麼師乃拂袖下去風穴擲下拄杖歸方丈侍者隨後請益曰念法華因甚不祗對和尚風穴曰念法華會也○次日師與眞園頭同上問訊次風穴問眞曰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說眞曰鵓鳩樹頭鳴風

穴。曰汝作許多癡䆿作麼。何不體究言句。又問師。曰汝作麼生。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風穴謂眞曰。汝何不看念法華下語（徑山杲云。我當時若見這老漢恁麼道。深掘一坑。一時埋却。更牽牛在上踏過。却須放眞公出一頭始得。山僧恁麼道。且不是抑强扶弱。亦不是杜撰差排。你若識得鷓鴣樹頭鳴意在麻畬裏。便識得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這兩轉語。畢竟是一耶。是二耶。若道是一。爲甚麼風穴只肯念法華。不肯眞園頭。若道是二。爭奈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參）〇因白兆楚和尚至汝州宣化。風穴令師往傳語。纔相見提起坐具。便問展卽是。不展卽是。白兆曰自家看取。師便喝。白兆曰我曾親近知識來。未嘗輒敢恁麼造次。師曰草賊大敗。白兆曰來日若見風穴和尚待一一舉似。師曰一任一任。不得忘却。師乃先回舉似風穴。風穴曰今日又被你收下一員草賊。師曰好手不張名。白兆次日纔到相見。便舉前話。風穴曰非但昨日。今日和贓捉敗。師於是名振四方。開法首山

廣慧眞禪師（風穴沼法嗣）

汝州廣慧眞禪師。嘗在風穴作園頭。風穴問曰。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甚麼處去。師曰常在闤闠中。要且無人識。風穴曰汝徹也。師禮拜（徑山杲云。汝道。風穴自徹也未）

南嶽下九世（臨濟下五世）

汾陽善昭禪師（首山念法嗣）

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太原俞氏子。杖策遊方。歷參知識七十一員。後到首山。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首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曰師意如何。首山曰象王行處絕狐蹤。師於言下大悟。拜起而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師曰正是我放身命處。後遊衡湘及襄沔間。每爲郡守以名剎力致。前後八請。堅卧不答。洎首山歿。西河道俗遣僧契聰迎請住持。師閉關高枕。聽排闥而入讓之曰。佛法大事。靖退小節。風穴懼應讖。憂宗旨墜滅。幸而有先師。先師已棄世。汝有力荷擔如來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師矍起握聰手曰。非公不聞此語。趣辦嚴。吾行矣〇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嘉州打大像。曰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陝府灌鐵牛。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西河弄師子。乃曰若人會得此三句。已辨三玄。更有三要語在。切須薦取。不是等閑。與大衆頌出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

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師為并汾苦寒乃罷夜參有異比丘振錫而至謂師曰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不說法言訖而去師密記以偈曰胡僧金錫光為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為敷揚○鄭工部到茶話次鄭示師偈曰黃紙休遮眼青雲自有陰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復曰只將此偈驗天下長老師曰與麼則汾陽也在裏頭曰擔枷過狀師曰更不再勘鄭曰兩重公案師曰知即得鄭良久師噓一聲鄭曰文寶文寶師曰在甚所在鄭曰不容某甲出氣爭得嗔他道淹滯長老在此師曰是何言歟鄭曰實師曰也不得放過鄭曰請師一偈師曰不閑紙墨隨示偈曰荒草尋幽徑巖松迥布陰幾多玄學客失却本來心○上堂謂眾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智同真邪正不辨緇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為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真與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參四同真志五同遍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曰與甚麼人同得入與阿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甚麼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足是甚麼同遍普何人同真志孰能總同參那箇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悋慈悲點不出來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不可久立珍重（徑山杲云汾陽老子末後若無箇面目見在一場敗闕雖然如是未免喪我兒孫喝一喝頌云兎角龜毛眼裏栽鐵山當面勢崔嵬東西南北無門入曠劫無明當下灰）○龍德府尹李侯與師有舊虛承天寺致之使三反不赴使者受罰復至曰必欲得師俱往不然有死而已師笑曰老病業已不出山借往當先後之何必俱耶使曰師諾則先後唯所擇師令饌設且俶裝曰吾先行矣停箸而化

葉縣歸省禪師（首山念法嗣）

汝州葉縣廣教院歸省禪師冀州賈氏子遊方參首山首山一日舉竹篦問曰喚作竹篦即觸不喚作竹篦即背喚作甚麼師掣得擲地上曰是甚麼首山曰瞎師於言下豁然頓悟○僧請益栢樹子話師曰我

不辭與汝說還信麼曰和尚重言爭敢不信師曰汝還聞簷頭水滴聲麼其僧豁然不覺失聲云𠵾師曰你見箇甚麼道理僧便以頌對曰簷頭水滴分明歷歷打破乾坤當下心息師乃忻然○師因去將息寮看病僧僧乃問曰和尚四大本空病從何來師曰從闍黎問處來僧喘氣又問曰不問時如何師曰撒手臥長空僧曰𠵾便脫去○師到洞山問洞山廓然無依法歸何處洞山曰三番羯磨師曰恁麼卽知音不和也洞山曰知音不和底事作麼生師曰龜毛拂子長三尺洞山曰你因什麼眉鬚墮落師便禮拜

神鼎洪諲禪師 首山念法嗣

潭州神鼎洪諲禪師襄水扈氏子嘗與數耆宿至襄沔間一僧舉論宗乘頗敏捷會野飯山店中供辦而僧論說不已師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是甚麼人語僧曰法眼語師曰其義如何曰唯心故根境不相到唯識故聲色縱然師曰舌味是根境否曰是師以筯筴菜置口中含胡而語曰何謂相入邪坐者駭然僧不能答師曰途路之樂終未到家見解入微不名見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僧拱而退○後隱衡嶽三生藏有湘陰豪貴來遊福嚴卽師之室見其氣貌閑靜一鉢掛壁餘無長物傾愛之遂拜跪請住神鼎師笑而諾之至十年始成叢席一朽牀爲說法座其甘枯淡無比又以德臘俱高諸方尊之如古趙州

谷隱蘊聰禪師 首山念法嗣

襄州谷隱山蘊聰慈照禪師初參百丈恒和尚因結夏百丈上堂舉中觀論曰正覺無名相隨緣卽道場師便出問如何是正覺無名相百丈曰汝還見露柱麼師曰如何是隨緣卽道場百丈曰今日結夏○次參首山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首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師於言下大悟呈偈曰我今二十七訪道曾尋覓今朝喜得逢要且不相識○後到大陽玄和尚問近離甚處師曰襄州大陽曰作麼生是不隔底句師曰和尚住持不易大陽曰且坐喫茶師便參衆去侍者問適來新到祇對住持不易和尚爲甚麼教坐喫茶大陽曰我獻他新羅附子他酬我舶上

齒香你去問他有語在侍者請師喫茶問適來祇對和尙道住持不易意旨如何師曰眞鍮不博金

廣慧元璉禪師 首山念法嗣

汝州廣慧院元璉禪師泉州陳氏到首山首山問近離甚處師曰漢上首山豎起拳曰漢上還有這箇麼師曰這箇是甚麼盌鳴聲首山曰瞎師曰恰是拍一拍便出他日又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首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師當下大悟曰某甲不疑天下老和尙舌頭也首山曰汝會處作麼生與我說來看師曰祇是地上水碙砂也首山曰汝會也師便禮拜 徑山杲云你道念和尙還肯他廣慧也無若道肯他何故不與一棒若道不肯他何故不與一棒有人於此道得妙喜與你一棒 ○住後楊億侍郎問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在甚麼處師曰敲甎打瓦又問風穴道金沙灘頭馬郞婦意旨如何師曰更道也不及○許式郞中漕西蜀經由謁師適接見於佛前式曰先拜佛先拜長老師曰蝦蟇吞大虫式曰恁麼則總不拜去也師曰運使話墮式曰許長老具一隻眼師以衣袖便拂式曰今日看破便禮拜

三交智嵩禪師 首山念法嗣

幷州承天院三交智嵩禪師參首山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首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師於此有省頓契佛意乃作三玄偈曰須用直須用心意莫定動三歲師子吼十方沒狐種我有眞如性如同幕裏隱打破六門關顯出毗盧印眞骨金剛體可誇六塵一拂永無遮廓落世界空爲體體上無爲眞到家首山聞乃請喫茶問這三頌是汝作來邪師曰是首山曰或有人教汝現三十二相時如何師曰某甲不是野狐精首山曰惜取眉毛師曰和尙落了多少首山以竹篦頭上打曰這漢向後亂作去在○鄭工部問百尺竿頭獨打毬萬丈懸崖絲繫腰時如何師曰幽州著脚廣南斯撲鄭無語師曰勘破這胡漢鄭曰二十年江南界裏這回却見禪師師曰瞎老婆吹火

仁王處評禪師 首山念法嗣

池州仁王院處評禪師問首山如何是佛法大意首山便喝師禮拜首山拈棒師曰老和尙沒世界那首山抛下拄杖曰明眼人難謾師曰草賊大敗

智門迥罕禪師 首山念法嗣

隨州智門迥罕禪師爲北塔僧使點茶次師起揖曰僧使近上坐使曰鷂子頭上爭敢安巢師曰棒上不成龍隨後打一坐具使茶罷起曰適來却成觸忤和尙師曰江南杜禪客覓甚麼第二盌

鹿門慧昭山主 首山念法嗣

襄州鹿門慧昭山主楊億侍郎問曰入山不畏虎當路却防人時如何師曰君子坦蕩蕩

南嶽下十世 臨濟下六世

石霜楚圓禪師 汾陽昭法嗣

潭州石霜楚圓慈明禪師全州李氏子少爲書生年二十二依湘山隱靜寺出家其母有賢行使之遊方聞汾陽道望遂往謁焉汾陽顧而默器之經二年未許入室每見必罵詬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已事不明失出家不利語未卒汾陽熟視罵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怒舉杖逐之師擬伸救汾陽掩師口乃大悟曰是知臨濟道出常情服役七年辭去○謁唐明嵩禪師嵩謂師曰楊大年內翰知見高入道穩實子不可不見師乃往見大年大年問曰對面不相識千里却同風師曰近奉山門請大年曰眞箇脫空師曰前月離唐明大年曰適來悔相問師曰作家大年便喝師曰恰是大年復喝師以手劃一劃大年吐舌曰眞是龍象師曰是何言歟大年喚客司點茶來元來是屋裏人師曰也不消得茶罷又問如何是上座爲人一句師曰切大年曰與麼則長裙新婦拖泥走師曰誰得似內翰大年曰作家作家師曰放你二十棒大年拊膝曰這裏是甚麼所在師拍掌曰也不得放過大年大笑又問記得唐明當時悟底因緣麼師曰唐明問首山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首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大年曰祇如此語意旨如何師曰水上挂燈毬大年曰與麼則孤負古人去也師曰內翰疑則別參大年曰三脚蝦蟇跳上天師曰一任踍跳大年乃大笑館於齋中日夕質疑智證因聞前言往行恨見之晚朝中見駙馬都尉李公遵勗曰近得一道人眞西河師子李曰我以

拘文不能就謁奈何大年默然歸語師曰李公佛法中人聞道風遠至有願見之心政以法不得與侍從過從師於是邃明謁李公公閱謁使童子問曰道得即與上座相見師曰今日特來相看又令童子曰碑文刋白字當道種青松師曰不因今日節餘日定難逢童子又出曰都尉言與麼則與上座相見去也師曰脚頭脚底公乃出坐定問曰我聞西河有金毛師子是否師曰甚麼處得這消息公便喝師曰野干鳴公又喝師曰恰是公大笑師辭公問如何是上座臨行一句師曰好將息公曰何異諸方師曰都尉又作麼生公曰放上座二十棒師曰專爲流通公又喝師曰瞎公曰好去師應喏喏自是往來楊李之門以法爲友久之辭還河東大年曰有一語寄與唐明得麼師曰明月照見夜行人大年曰却不相當師曰更深猶自可午後更愁人大年曰開寶寺前金剛近日因甚麼汗出師曰知大年曰上座臨行豈無爲人底句師曰重疊關山路大年曰與麼則隨上座去也師噓一聲大年曰眞師子兒大師子吼師曰放去又收來

大年曰適來失脚踏倒又得家童扶起師曰有甚麼了期大年大笑師還唐明李公遣兩僧訊師師於書尾畫雙足寫來僧名以寄之公作偈曰黑毫千里餘金槨示雙趺人天渾莫測珍重赤鬚胡○師以母老南歸至瑞州首衆於洞山時聰禪師居焉先是汾陽謂師曰我徧參雲門兒孫特以未見聰爲恨故師依止三年○謁神鼎諲禪師神鼎首山高第望尊一時衲子非人類精奇無敢登其門者住山三十年門弟子氣吞諸方師髮長不剪弊衣楚音通謁稱法姪一衆大笑神鼎遣童子問長老誰之嗣師仰視屋曰親見汾陽來神鼎杖而出顧見頎然問曰汾州有西河師子是否師指其後絕叫曰屋倒矣童子返走神鼎回顧相矍鑠師地坐脫隻履而視之鼎老忘所問又失師所在師徐起整衣且行且語曰見面不如聞名遂去神鼎遣人追之不可歎曰汾州乃有此兒耶師自是名重叢林○師到大愚芝和尚處芝坐間開合子取香燒師問作麼生燒芝便放香爐中燒師指曰訝郞當漢又恁麼去也○師室中插劍一口以草鞋

一對水一盃置在劍邊每見入室卽曰看看有至劍邊擬議者師曰險喪身失命了也便喝出天童華云我當時若見便去左耳邊低聲地下一轉語待他貪觀天上却與一指擬議拔劍便斬驀拈拄杖下座大衆一時趕散○師冬日牓僧堂作此字亖二三儿畀灿其下注曰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中首座見曰和尚今日放參師聞而笑之○寶元戊寅李都尉遣使邀師曰海內法友唯師與楊大年耳大年棄我而先僕年來頓覺衰落忍死以一見公仍以書抵潭帥敦遣之師惻然與侍者舟而東下舟中作偈曰長江行不盡帝里到何時旣得涼風便休將𣿿棹施至京師與李公會月餘而李公果歿臨終畫一圓相又作偈獻師世界無依山河匪礙大海微塵須彌納芥拈起幞頭解下腰帶若覓死生問取皮袋師曰如何是本來佛性公曰今日熱如昨日隨聲便問師臨行一句作麼生師曰本來無罣礙隨處任方圓公曰晚來困倦更不答話師曰無佛處作佛公於是泊然而逝仁宗皇帝尤留神空宗聞李公之化與師問答加歎久之師哭之慟臨壙而別有旨賜官舟南歸中途謂侍者曰我忽得風痺疾視之口吻已喎斜侍者以足頓地曰當柰何平生呵佛罵祖今乃爾師曰無憂爲汝正之以手整之如故曰而今而後不鈍置汝

法華全舉禪師 汾陽昭法嗣

舒州法華院全舉禪師到公安遠和尚處遠問作麼生是伽藍師曰深山藏獨虎淺草露羣蛇曰作麼生是伽藍中人師曰青松蓋不得黃葉豈能遮曰道甚麼師曰少年翫慧天邊月潦倒扶桑沒日頭曰一句兩句雲開月露作麼生師曰照破佛祖○到大愚芝和尚處芝問古人見桃花意作麼生師曰曲不藏直曰那箇且從這箇作麼生師曰大街拾得金四鄰爭得知曰上座還知麼師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曰作家詩客師曰一條紅線兩人牽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又作麼生師曰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曰却是師曰樓閣凌雲勢峰巒疊翠層○到瑯邪覺和尚處覺問近離甚處師曰兩浙曰船來陸來師曰船來曰船在甚處師曰步下曰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師以坐具摵一摵曰

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拂袖而出覺問侍者此是甚麼人侍者曰舉上座覺曰莫是舉師叔麼先師教我尋見伊遂下旦過問上座莫是舉師叔麼莫怪適來相觸忤師便喝復問長老何時到汾陽覺曰某時到師曰我在浙江早聞你名元來見解祇如此何得名播寰宇覺遂作禮曰某甲罪過 徑山杲云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二大士雖割相逢主賓互換直下發明臨濟心髓苟非徹證向上巴鼻具出常情正眼未免作得失論量 徑山信云拳來脚去此是衲僧家本分鉗鎚若將破提盛水救火非惟不能息其餤笑殺傍觀者三十年後有人說破

○示衆云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遍天下譚玄口不開 徑山杲云作賊人心虛

○師到杭州西菴菴主曾見明招菴主舉頌曰絕頂西峯上峻機誰敢當超然凡聖外贊起兩重光師曰如何是兩重光菴主曰月從東出日向西沒師曰菴主未見明招時如何菴主曰滿盞油灕灕師曰見後如何菴主曰多心易得乾

芭蕉谷泉禪師 汾陽昭法嗣

南嶽芭蕉菴大道谷泉禪師泉州人也受法汾陽放蕩湖湘後省同參慈明禪師慈明問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師左右顧視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慈明曰未在更道師作虎聲慈明以坐具便摵師接住推慈明置禪牀上慈明却作虎聲師大笑曰我見七十餘員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山有湫毒龍所蟄墮葉觸波必雷雨連日過者不敢喘師與慈明暮歸捉慈明衣曰可同浴慈明掣肘徑去於是師解衣躍入霹靂隨至腥風吹雨林木振搖慈明蹲草中意師死矣須臾晴霽忽引頸出波間曰困 徑山信云谷泉作風作顛毒龍不敢動其一毫毛慈明老老大大猶有這箇在頌云谷泉忒殺作風顛一攪龍湫浪括天雷雨至今如不息慈明抱死草中眠

○師因倚遇上座來參問菴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脚僧師曰作甚麼曰禮拜菴主師曰恰值菴主不在曰你聻師曰向道不在說甚麼你我掄棒趁出遇次日再來師又趁出遇一日又來問菴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脚僧揭簾便入師攔胸搊住曰我這裏狼虎縱橫尿牀鬼子三回兩度來討甚麼曰人言菴主親見汾陽來師解衣抖擻曰你道我見汾陽有多少奇特曰如何是菴中主師曰入門須辨取曰莫祇這便是麼師曰賺却幾多人曰前言何在師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曰萬法泯時全體現君臣合處正中

邪去也師曰驢漢不會便休亂統作麼曰未審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雲門餬餅趙州茶曰恁麼則謝師供養去也師叱曰我這裏火種也未有早言謝供養

龍華曉愚禪師 法嗣汾陽昭

蘄州黃梅龍華寺曉愚禪師到五祖戒和尚處五祖問曰不落唇吻一句作麼生道師曰老老大大話頭也不照顧五祖便喝師亦喝五祖拈棒師拍手便出五祖召曰闍黎且住話在師將坐具搭在肩上更不回首

天聖皓泰禪師 法嗣汾陽昭

安吉州天聖皓泰禪師到瑯邪瑯邪問埋兵掉鬬未是作家匹馬單鎗便請相見師指瑯邪曰將頭不猛帶累三軍瑯邪打師一坐具師亦打瑯邪一坐具瑯邪接住曰適來一坐具是山僧令行上座一坐具落在甚麼處師曰伏惟尚饗瑯邪拓開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師曰賊過後張弓瑯邪曰且坐喫茶

龍潭智圓禪師 法嗣汾陽昭

唐州龍潭智圓禪師辭汾陽汾陽曰別無送路與子一枝拄杖一條手巾師曰手巾和尚受用拄杖即不消得汾陽曰汝但將去有用處在師便收汾陽曰又道不用師便喝汾陽曰已後不讓臨濟師曰正令已行汾陽來日送出三門乃問汝介山逢尉遲時如何師曰一刀兩段汾陽曰彼現那吒又作麼生師便拔拄杖汾陽喝曰這回全體分付

浮山法遠禪師 法嗣葉縣省

舒州浮山法遠圓鑒禪師鄭州人也投三交嵩和尚出家幼為沙彌見僧入室請問趙州庭柏因緣嵩詰其僧師傍有省進具後謁汾陽葉縣皆蒙印可嘗與達觀穎薛大頭七八輩遊蜀幾遭橫逆師以智脫之眾以師曉吏事故號遠錄公○師與王質待制論道畫一圓相問曰一不得匹馬單鎗二不得衣錦還鄉鵲不得喜鴉不得殃速道速道王罔措師曰勘破了也○歐陽文忠公聞師奇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碁師坐其旁文忠遽收局請因碁說法師即令撾鼓陞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碁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

般底祇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綽幹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麤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贏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甚麼處良久曰從來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文忠嘉歎從容謂同僚曰脩初疑禪語爲虛誕今日見此老機緣所得所造非悟明於心地安能有此妙旨哉

金山曇頴禪師 谷隱聰法嗣

潤州金山曇頴達觀禪師首謁大陽玄禪師遂問洞山特設偏正君臣意明何事大陽曰父母未生時事師曰如何體會大陽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師罔然遂謁谷隱擧前話谷隱曰大陽不道不是祇是口門窄滿口說未盡老僧即不然師問如何是父母未生時事谷隱曰糞墼子師曰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谷隱曰牡丹花下睡猫兒師愈疑駭一日普請谷隱問今日運薪邪師曰然谷隱曰雲門問僧人搬柴搬柴人如何會師無對谷隱曰此事如人學書點畫可効者工否者拙蓋未能忘法耳當筆忘手手忘心乃可也師於是默契良久曰如石頭曰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谷隱曰汝以爲藥語爲病語師曰是藥語谷隱呵曰汝以病爲藥又安可哉師曰事如函得蓋理如箭直鋒妙寧有加者而猶以爲病實未喩旨谷隱曰妙至亦是祇名理事祖師意旨智識所不能到矧事理能盡乎故世尊曰理障礙正見知事障續諸生死師恍如夢覺曰如何受用谷隱曰語不離窠臼安能出蓋纏師歎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終非活路○上堂三世諸佛是奴婢一大藏教是涕唾良久曰且道三世諸佛是誰奴婢乃將拂子畫一畫曰三世諸佛過這邊且道一大藏教是誰涕唾師乃自唾一唾

大乘德遵禪師 谷隱聰法嗣

唐州大乘山德遵禪師問谷隱曰古人索火意旨如何曰任他滅師曰滅後如何曰初三十一師曰恁麼則好時節也曰汝見甚麼道理師曰今日一場困谷隱便打師乃有頌曰索火之機實快哉藏鋒妙用少人猜要會我師親的旨紅爐火盡不添柴

永慶光普禪師（谷隱聰法嗣）

果州永慶光普禪師。初問谷隱。古人道。來日大悲院裏有齋。意旨如何。曰日出隈陽坐。天寒不舉頭。師入室次。谷隱曰。適來因緣。汝作麼生會。師曰。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曰未在更道。師拂袖便出。

駙馬李遵勗居士（谷隱聰法嗣）

駙馬都尉李遵勗居士。謁谷隱。問出家事。谷隱以崔趙公問徑山公案答之。公於言下大悟。作偈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公一日與堅上座送別。公問近離上黨。得屆中都。方接塵談。遽回虎錫。指雲屏之翠嶠。訪雪嶺之淸流。未審此處彼處的的事作麼生。堅曰。利劍拂開天地靜。霜刀纔舉斗牛寒。公曰。恰直今日耳聵。堅曰。一箭落雙鵰。公曰。上座爲甚麼著草鞋睡。堅以衣袖一拂。公低頭曰。今日可謂降伏也。堅曰。普化出僧堂。○公臨終時膈胃躁熱。有尼道堅謂曰。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都尉切宜照管主人公。公曰。大師與我煎一服藥來。尼無語。公曰。這師姑藥也不會煎得。公與慈明問答罷。泊然而終。語見慈明傳中。

英公夏竦居士（谷隱聰法嗣）

英公夏竦居士。字子喬。自契機於谷隱。日與老衲遊。偶上藍溥禪師至。公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長老自家底。上藍曰。前月二十離蘄陽。公休去。上藍却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相公自家底。公便喝。上藍曰。喝則不無。畢竟那箇是相公自家底。公對以偈曰。休認風前第一機。太虛何處著思惟。山僧若要通消息。萬里無雲月上時。上藍曰。也是弄精魂。

華嚴道隆禪師（廣慧璉法嗣）

東京華嚴道隆禪師。初參石門徹和尚。問曰。古者道。但得隨處安閑。自然合他古轍。雖有此語。疑心未歇。時如何。石門曰。知有乃可隨處安閑。如人在州縣住。或聞或見。千奇百怪。他總將作尋常。不知有而安閑。如人在村落住。有少聲色。則驚怪傳說。師於言下有省。石門盡授其洞上厥旨。後爲廣慧嗣。一日福嚴承和尚問曰。禪師親見石門。如何却嗣廣慧。師曰。我見廣慧。渠欲剃髮。使我擎凳子來。廣慧曰。道者我有凳

0209

子詩聽取乃曰放下便平穩我時便肯伊因敘在石門處所得廣慧曰石門所示如百味珍羞祇是飽人不得

文公楊億居士 廣慧璉法嗣

文公楊億居士字大年幼舉神嬰及壯負才名而未知有佛一日過同僚見讀金剛經笑且罪之彼讀自若公疑之曰是豈出孔孟之右乎何佞甚因閱數板懵然始少敬信後會翰林李公維勉令參問及由秘書監出守汝州首謁廣慧廣慧接見公便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廣慧曰來風深辨公曰恁麼則禪客相逢祇彈指也廣慧曰君子可八公應喏喏廣慧曰草賊大敗夜語次廣慧曰秘監曾與甚人道話來公曰某曾問雲巖諒監寺兩箇大虫相齩時如何諒曰一合相某曰我祇管看未審恁麼道還得麼廣慧曰這裏即不然公曰請和尚別一轉語廣慧以手作拽鼻勢曰這畜生更跨跳在公於言下脫然無疑有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獅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公問廣慧曰承和尚有言一切罪業皆因財寶所生勸人踈於財利況南閻浮提衆生以財爲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踈財乎廣慧曰幡竿尖上鐵龍頭公曰海壇馬子似驢大廣慧曰楚鷄不是丹山鳳公曰佛滅二千歲比丘少慚愧○公因微恙問環大師曰某今日忽違和大師慈悲如何醫療環曰丁香湯一盌公便作吐勢環曰恩愛成煩惱環爲煎藥次公叫曰有賊環下藥於公前叉手側立公瞠目眎之曰少叢林漢環拂袖而出又一日問曰某四大將欲離散大師如何相救環乃搥胸三下公曰賴遇作家環曰幾年學佛法俗氣猶未除公曰禍不單行環作噓噓聲公書偈遺李都尉曰漚生與漚滅二法本來齊欲識眞歸處趙州東院西都尉見遂曰泰山廟裏賣紙錢都尉即至公已逝矣

教外別傳卷八

敎外別傳卷九臨濟宗

南嶽下十一世臨濟下七世

楊岐方會禪師石霜圓法嗣

袁州楊岐方會禪師郡之宜春冷氏子少警敏及冠不事筆硯繫名征商課最坐不職乃宵遯入瑞州九峯恍若舊遊眷不忍去遂落髮每閱經心融神會能折節扣參老宿慈明自南源徙道吾石霜師皆佐之總院事依之雖久然未有省發每咨參慈明日庫司事繁且去他日又問慈明日監寺異時兒孫徧天下在何用忙爲一日慈明適出雨忽作師偵之小徑既見遂搊住日這老漢今日須與我說不說打你去慈明日監寺知是般事便休語未卒師大悟即拜於泥途問日狹路相逢時如何慈明日你且嚲避我要去那裏去師歸來日具威儀詣方丈禮謝慈明呵日未在自是慈明每山行師輒瞰其出雖晚必擊鼓集衆慈明遽還怒日少叢林暮而陞座何從得此規繩師日汾陽晩參也何謂非規繩乎一日慈明上堂師出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峯時如何慈明日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師日官不容鍼更借一問慈明便喝師日好喝慈明又喝師亦喝慈明連喝兩喝師禮拜慈明日此事是箇人方能擔荷師拂袖便行慈明移興化師辭歸九峯○後道俗迎居楊岐次遷雲蓋受請日拈法衣示衆日會麼若也不會今日無端走入水牯牛隊裏去也還知麼筠陽九岫萍實楊岐遂陞座時有僧出師日漁翁未擲釣躍鱗衝浪來僧便喝師日不信道僧拊掌歸衆師日消得龍王多少風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日有馬騎馬無馬步行日少年長老足有機籌師日念汝年老放汝三十棒問如何是佛師日三脚驢子弄蹄行日莫祇這便是麼師日湖南長老乃日更有問話者麼試出來相見楊岐今日性命在汝諸人手裏一任橫拖倒拽爲甚麼如此大丈夫兒須是當衆決擇莫背地裏似水底按葫蘆相似當衆引驗莫便面赤有麼有麼出來決擇看如無楊岐今日失利師便下座九峯勤和尚把住日今日喜得箇同參師日作麼生是同參底事

勤曰九峯牽犂楊岐拽耙師曰正恁麼時楊岐在前九峯在前勤擬議師拓開曰將謂同參元來不是○慈明忌辰設齋衆纔集師於眞前以兩手揑拳安頭上以坐具畫一畫打一圓相便燒香退身三步作女人拜首座曰休揑怪師曰首座作麼生首座曰和尙休揑怪師曰兎子喫牛嬭第二座近前打一圓相便燒香亦退身三步作女人拜師近前作聽勢首座擬議師打一掌曰這漆桶也亂做（徑山杲云楊岐老漢大似劄却一船麻却來戽斗裏掃）○龍興孜和尙遷化僧至下遺書師問世尊入滅槨示雙趺和尙歸眞有何相示僧無語師搥胸曰蒼天蒼天○室中問僧栗棘蓬你作麼生呑金剛圈你作麼生透（徑山杲頌云金剛圈栗棘蓬玄沙三種病石鞏一張弓直截爲君說新羅在海東）○一日三人新到師問三人同行必有一智提起坐具曰參頭上座喚這箇作甚麼僧曰坐具師曰眞箇那曰是師復曰喚作甚麼曰坐具師顧視左右曰參頭却具眼問第二人欲行千里一步爲初如何是最初一句曰到和尙這裏爭敢出手師以手畫一畫僧曰了師展兩手僧擬議師曰了問第三人近離甚處曰南源師曰楊岐今日被上座勘破且坐喫茶

黃龍慧南禪師（石霜圓法嗣）

隆興府黃龍慧南禪師信州章氏子依泐潭澄禪師分座接物名振諸方偶同雲峯悅禪師遊西山夜話雲門法道雲峯曰澄公雖是雲門之後法道異矣師詰其所以異雲峯曰雲門如九轉丹砂點鐵成金澄公藥汞銀徒可翫入煅則流去師怒以枕投之明日雲峯謝過又曰雲門氣宇如王甘死語下乎澄公有法授人死語也死語其能活人乎卽背去師挽之曰若如是則誰可汝意雲峯曰石霜圓手段出諸方子宜見之不可後也師默計之曰悅師翠巖使我見石霜於悅何有哉卽造石霜中途聞慈明不事事忽叢林遂登衡嶽乃謁福嚴賢賢命掌書記俄賢卒郡守以慈明補之既至目其貶剝諸方件件數爲邪解師爲之氣索遂造其室慈明曰書記領徒遊方借使有疑可坐而商略師哀懇愈切慈明曰公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云放洞山三頓棒是有喫棒分無喫棒分師曰有喫棒分慈明色莊曰從朝至暮鵲噪鴉鳴皆

應喫棒慈明卽端坐受師炷香作禮慈明復問趙州道臺山婆子我爲汝勘破了也且那裏是他勘破婆子處師汗下不能加答次日又詣慈明詬罵不已師曰罵豈慈悲法施耶慈明曰你作罵會那師於言下大悟作頌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淸如鏡行人莫與路爲讎呈慈明慈明頷之○後開法同安初受請日泐潭遣僧來審師提唱之語有曰智海無性因覺妄而成凡覺妄元虛卽凡心而見佛便爾休去將謂同安無折合蹉汝顚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僧歸擧似澄澄不懌自是泐潭舊好絕矣○因化主歸上堂世間有五種不易一化者不易二施者不易三變生爲熟者不易四端坐喫者不易更有一種不易是甚麼人良久云齊便下座（時翠巖眞爲首座藏主問云適來和尚道第五種不易是甚麼人翠巖云腦後見腮莫與往來）○師室中常問僧曰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正當問答交鋒却復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問諸方參請宗師所得却復垂脚曰我脚何似驢脚三十餘年示此三問學者莫有契其旨脫有酬者師未嘗可否叢林目之爲黃龍三關師自頌曰生緣有語人皆識水母何曾離得蝦但見日頭東畔上誰能更喫趙州茶我手佛手兼擧禪人直下薦取不動干戈道出當處超佛越祖我脚驢脚並行步步踏著無生會得雲收日卷方知此道縱橫總頌曰生緣斷處伸驢脚驢脚伸時佛手開爲報五湖參學者三關一一透將來

翠巖可眞禪師（石霜圓法嗣）

洪州翠巖可眞禪師福州人也嘗參慈明因之金鑾同善侍者坐夏善乃慈明高第道吾眞楊岐會皆推伏之師自負親見慈明天下無可意者善與語知其未徹笑之一日山行擧論鋒發善拈一片瓦礫置磐石上曰若向這裏下得一轉語許你親見慈明師左右視擬對之善叱曰竚思停機情識未透何曾夢見師自愧悚卽還石霜慈明見來叱曰本色行脚人必知時節有甚急事夏未了早已至此師泣曰被善兄毒心終礙塞人故來見和尙慈明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慈明嗔目喝曰頭白齒豁猶作這箇見解如何脫離生死師悚然求

指示慈明曰汝問我師理前語問之慈明震聲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師於言下大悟師爽氣逸出機辯迅捷叢林憚之

蔣山贊元禪師 石霜圓法嗣

蔣山贊元覺海禪師婺州義烏人姓傅氏乃大士之裔也夙修種智七歲爲僧十五游方遠造石霜隆於丈室慈明一見曰好好著槽廠師遂作驢鳴慈明曰眞法器耳俾爲侍者二十年中運水搬柴不憚寒暑悉已躬親求道

靈隱德章禪師 石霜圓法嗣

靈隱德章禪師初住大相國寺西經藏院慶曆八年九月一日仁宗詔師於延春閣下齋宣普照大師問如何是當機一句師曰一言迥出青霄外萬仞峰前嶮處行曰作麼生是嶮處行師便喝曰皇帝面前何得如此師曰也不得放過○明年又宣入內齋復宣普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雷驚細草萌芽發高山進步莫遲遲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戴角披毛異來往任縱橫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出門天外迥流光影不眞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寒林無宿客大海聽龍吟○後再宣入化成殿齋宣守賢問齋筵大啓如何報答聖君師曰空中求鳥跡曰意旨如何師曰水內覓魚蹤

眞如方禪師 瑯琊覺法嗣

眞州眞如院方禪師參瑯琊唯看栢樹子話每入室陳其所見不容措詞常被喝出忽一日大悟直入方丈曰我會也瑯琊曰汝作麼生會師曰夜來牀薦暖一覺到天明瑯琊可之

興教坦禪師 瑯琊覺法嗣

宣州興教院坦禪師永嘉牛氏子業打銀因淬礪瓶器有省即出家參瑯琊機語頓契後依天衣懷禪師時住興教擢爲第一座天衣受他請欲聞州乞師繼之時刁景純學士守宛陵天衣恐景純涉外議乃於觀音前祝曰若坦首座道眼明白堪任住持願示夢於刁學士景純夜夢牛在興教法座上天衣凌晨辭州景純舉所夢天衣大笑景純問其故天衣曰坦首座姓牛又屬牛景純就座出帖請之師受請陞座有

雪竇化主省宗出問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遼天出世後爲甚麼杳無消息師曰鷄足峰前風悄然省宗曰未在更道師曰大雪滿長安省宗曰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拂袖歸衆更不禮拜師曰新興教今日失利便歸方丈令人請省宗至師曰適來錯祇對一轉語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蓋覆却省宗曰大丈夫膝下有黃金爭肯禮拜無眼長老師曰我別有語在省宗乃理前語至未在更道處師曰我有三十棒寄你打雪竇省宗乃禮拜

歸宗可宣禪師 瑯琊覺法嗣

江州歸宗可宣禪師漢州人也壯爲僧卽出峽依瑯邪一語忽投群疑頓息瑯邪可之未幾令分座淨空居士郭功甫過門問道與厚及師領歸宗時功甫任南昌尉俄郡守恚師不爲禮据甚遂作書寄功甫曰某世緣尚有六年奈州主抑逼當棄餘喘託生公家願無見阻功甫閱書驚喜且頷之中夜其妻夢間見師入其寢失聲曰此不是和尚來處功甫撼而問之妻詳以告呼燈取書示之相笑不已遂孕及生乃名

宣老期年記問如昔至三歲白雲端禪師抵其家始見之曰吾姪來也白雲曰與和尚相別幾年宣倒指曰四年矣蓋與相別一年方死白雲曰甚處相別曰白蓮莊上白雲曰以何爲驗曰爹爹媽媽明日請和尚齋忽聞推車聲白雲問門外是甚麼聲宣以手作推車勢白雲曰過後如何曰平地兩條溝果六周無疾而逝

長水子璿講師 瑯琊覺法嗣

秀州長水子璿講師郡之嘉興人也自落髮誦楞嚴不輟從洪敏法師講至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有省謂敏曰敲空擊木木[二]作竹尚落筌蹄擧目揚眉已成擬議去此二途方契斯旨敏拊而證之然欲探禪源罔知攸往聞瑯邪道重當世卽趨其席值上堂次出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瑯邪憑陵答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領悟

雲峯文悅禪師 大愚芝法嗣

南嶽雲峯文悅禪師南昌徐氏子初造大愚聞示衆曰大家相聚喫莖齏若喚作一莖齏入地獄如箭射便下座師大駭夜造方丈大愚問來何所求師曰求

心法大愚曰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趂色力健何不爲衆乞食我忍飢不暇何暇爲汝說禪乎師不敢違未幾大愚移翠巖師納疏罷復過翠巖求指示翠巖曰佛法未到爛却雪寒宜爲衆乞炭師亦奉命能事罷復造方丈翠巖曰堂司闕人今以煩汝師受之不樂恨翠巖不去心地坐後架桶箍忽散自架墮落師忽然開悟頓見翠巖用處走搭伽棃上寢堂翠巖迎笑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師再拜不及吐一辭而去服勤八年後出世翠巖○僧問巔山巖崖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僧曰如何是巔山巖崖佛法師曰猢猻倒上樹（徑山杲云若人信受奉行一生參學事畢）○俗士問如何是佛師曰著衣喫飯量家道曰恁麼則退身三步叉手當胷去也師曰醉後添杯不如無

淨住居說禪師 金山頴法嗣

杭州淨住院居說眞淨禪師參達觀遂問曰某甲經論粗明禪直不信願師決疑達觀曰既不信禪豈可明經禪是經綱經是禪網提綱正網了禪見經師曰爲某甲說禪看達觀曰向下文長師曰若恁麼經與禪乃一體達觀曰佛及祖非二心如手搦拳如拳搦手師因而有省乃成偈曰二十餘年用意猜幾番曾把此心灰而今潦倒逢知已李白元來是秀才

節使李端愿居士 金山頴法嗣

節使李端愿居士兒時在館舍常閱禪書長雖婚宦然篤志祖道遂於後圃築室類蘭若邀達觀處之朝夕咨參至忘寢食達觀一日視公曰非示現力豈致爾哉奈無箇所入何公問曰天堂地獄畢竟是有是無請師明說達觀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花太尉就有裏尋無手攎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聞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公曰心如何了達觀曰善惡都莫思量公曰不思量後心歸何所達觀曰且請太尉歸宅公曰祗如人死後心歸何所達觀曰未知生焉知死公曰生則某已知之達觀曰生從何來公罔措達觀起揕其胷曰祗在這裏更擬思量箇甚麼公曰會得也達觀曰作麼生會公曰祗知貪程不覺蹉路達觀拓開曰百年一夢今朝方省既而說偈曰三十八

嵗懵然無知及其有知何異無知滔滔汴水隱隱隋堤師其歸矣箭浪東馳

西余淨端禪師（龍華岳法嗣）

安吉州西余師子淨端禪師本郡人也姓丘氏始見弄師子發明心要往見龍華蒙印可遂旋里合綵爲師子皮時被之因號端師子○有狂僧回頭對丹陽守呂公肉食師徑至指曰正當與麼時如何是佛回頭不能對師捶其頭推倒乃行○又有妖人號不托掘秀州城外地有佛像建塔其上傾城信敬師見揕住曰如何是佛不托擬議師趯之而去○丞相章惇慕其道躬請開法吳山化風盛播開堂日僧宣疏至推倒回頭趯飜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師止之遂登座拈香祝聖罷引聲吟曰本是瀟湘一釣客自西自東自南北大衆雜然稱善師顧笑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座○一日章丞相留飯師瞋說偈曰章惇章惇請我看墳我却喫素汝却喫葷惇爲大笑○又因惇請供賺下餛飩師偈曰腥餛飩素餛飩滿碗盛來渾崙吞垃圾打從灘上過龍宮海藏自分明○惇赴召別師師曰且爲愛護佛法惇曰不與不廢愛護佛法也師令侍者取糖與相公送路喫糖次師問甜麼惇曰甜師曰甜便住惇一笑遂起○師在京師王荊公請講禪就大相國寺設齋看經次荊公入院焚香畢問諸方曰佛未出世時看甚麼經衆無語師曰相公周孔未出世時讀甚麼書公曰伶俐衲僧又曰南無觀世音說出種種法古今沉沒者聲聲怨菩薩○師到華亭衆請上堂靈山師子雲間哮吼佛法無可商量不如打箇筋斗便下座○元祐初圓照禪師自京師慧林退歸姑蘇見師於甘露曰汝非端師子乎曰是圓照戲之曰村裏師子耳師應聲曰村裏師子村裏弄眉毛眼睛一齊動開却口肚裏直籠侗不管人取奉直饒弄到帝王宮也是一場乾打閧○上堂二月二禪翁有何謂春風觸目百花開公子王孫日日醺醺醉唯有殿前陳朝檜不入時人意禪家流祇這是莫思慮坦然齋後一甌茶長連牀上伸脚睡咄○問羚羊未挂角時如何師曰怕曰既是善知識因何却怕師曰山僧不曾見

恁麼差異畜生○師抵障南見上方超和尚有一尼來參師曰待來日五更三點入來師侵早紅粉搽面而坐尼入見驚而遂悟○偶病牙謂衆僧曰明日遷化去衆以爲戲語請說偈師索筆大書曰端師子太慵懶未死牙齒先壞爛二時伴衆赴堂粥飯都趕不辦如今得死是便宜捷眠百事皆不管第一不著看官第二不著喫粥飯五更遂化

南嶽下十二世臨濟下八世

白雲守端禪師楊岐會法嗣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衡陽葛氏子往參楊岐楊岐一日忽問受業師爲誰師曰茶陵郁和尚楊岐曰吾聞伊過橋遭攧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師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朶楊岐笑而趨起師愕然通夕不寐黎明咨詢之適歲暮楊岐曰汝見昨日打毆儺者麼曰見楊岐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復駭曰意旨如何楊岐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悟巾侍久之

保寧仁勇禪師楊岐會法嗣

金陵保寧仁勇禪師四明竺氏子謁雪竇明覺禪師明覺意其可任大法誚之曰央庠座主師憤悱下山望雪竇拜曰我此生行脚參禪道不過雪竇誓不歸鄉卽往泐潭踰紀疑情未泮聞楊岐移雲蓋能鈐鍵學者直造其室一語未及頓明心印楊岐歿從同參白雲端禪師遊研極玄奧

黃龍祖心禪師黃龍南法嗣

隆興府黃龍祖心寶覺禪師南雄鄔氏子參雲峯悅禪師三年無所得辭去雲峯曰必往依黃檗南禪師師至黃檗四年不大發明又辭再上雲峯會雲峯謝世就止石霜因閱傳燈至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多福曰一莖兩莖斜曰不會多福曰三莖四莖曲師於此開悟徹見二師用處徑回黃檗方展坐具黃檗曰子已入吾室矣師踊躍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得教人看話百計搜尋黃檗曰若不教你如此究尋到無人處自見自肯卽吾埋沒汝也○師室中常擧拳問僧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喚作甚麼

寶峯克文禪師 黃龍南法嗣

隆興府寶峯克文雲庵眞淨禪師陝府鄭氏子坐夏大溈聞僧舉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雲門曰清波無透路師乃領解往見黃龍不契却曰我有好處這老漢不識我遂往香城見順和尚順問甚處來師曰黃龍來曰黃龍近日有何言句師曰黃龍近日州府委請黃檗長老黃龍垂語曰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有人下得語契便往住持勝上座曰猛虎當路坐黃龍遂令去住黃檗順不覺曰勝首座祇下得一轉語便得黃檗住佛法未夢見在師於言下大悟方知黃龍用處遂回見黃龍黃龍問甚處來師曰特來禮拜和尚黃龍曰恰值老僧不在師曰向甚麼處去黃龍曰天台普請南嶽遊山師曰恁麼則學人得自在去也黃龍曰脚下鞋甚處得來師曰廬山七百五十文唱來黃龍曰何曾得自在師指鞋曰何嘗不自在黃龍駭之○開堂日拈香祝聖問答罷乃曰問話且止祇知問佛問法殊不知佛法來處且道從甚麼處來垂一足曰昔日黃龍親行此令十方諸佛無敢違者諸代祖師一切聖賢無敢越者無量法門一切妙義天下老和尚舌頭始終一印無敢異者無異則且置印在甚麼處還見麼若見非僧非俗無偏無黨一一分付若不見而我自收遂收足喝一喝曰兵隨印轉將逐符行佛手驢脚生緣老好痛與三十棒而今會中莫有不甘者麼若有不妨奇特若無新長老謾你諸人去也

黃檗惟勝禪師 黃龍南法嗣

瑞州黃檗惟勝眞覺禪師潼川羅氏子居講聚時偶以扇勒窗欞有聲忽憶教中道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因大悟白本講本講令參問師徑往黃龍後因瑞州太守委黃龍遴選黃檗主人黃龍集衆垂語曰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若人道得乃往住持師出答曰猛虎當路坐黃龍大悅遂令師往由是諸方宗仰之

開元子琦禪師 黃龍南法嗣

蘄州開元子琦禪師泉州許氏子精楞嚴圓覺棄謁翠巖眞禪師問佛法大意翠巖唾地曰這一滴落在

甚麽處師捫膺曰學人今日脾疼翠巖解頤辭參積翠巖儘得其道衆問侍積翠商搉古今適大雪積翠指曰斯可以一致茗帶否師曰不能然則天霽日出雲物解駮豈復有哉知有底人於一切言句如破竹雖百節當迎刃而解詎容聲於擬議乎一日積翠遣僧逆問老和尚三關語如何師厲聲曰你理會久遠時事作麽積翠聞益奇之於是名著叢席積翠歿四祖演禪師命分座○室中垂語曰一人有口道不得姓字爲誰後傳至東林總禪師歎曰琦首座如鐵山萬仞卒難近他語脈未幾以開元爲禪林請師爲第一世

仰山行偉禪師 黃龍南法嗣

袁州仰山行偉禪師河朔人也習圓覺微有所疑挈囊遊方專扣祖意至南禪師法席六遷星序一日扣請尋被喝出足擬跨門頓省玄旨出世仰山道風大著

雲蓋守智禪師 黃龍南法嗣

潭州雲蓋守智禪師劍州陳氏子遊方至豫章大寧時法昌遇禪師韜藏西山師聞其飽參即之法昌問曰汝何所來師曰大寧又問三門夜來倒汝知麽師愕然曰不知法昌曰吳中石佛大有人不曾得見師惘然即展拜法昌使謁翠巖眞禪師雖久之無省且不舍寸陰及謁黃龍於積翠始盡所疑○師居院之東堂政和辛卯死心謝事黃龍由湖南入山奉覲日巳夕矣侍僧通謁師曳履且行且語曰將燭來看其面目何似生而致名喧宇宙死心亦絕叫把近前來我要照是眞師叔是假師叔師即當胸毆一拳死心曰却是眞箇遂作禮賓主相得歡甚

隆慶慶閑禪師 黃龍南法嗣

吉州仁山隆慶院慶閑禪師福州卓氏子二十徧參後謁黃龍於黃檗黃龍問甚處來師曰百丈曰幾時離彼師曰正月十三黃龍曰脚跟好痛與三十棒師曰非但三十棒黃龍喝曰許多時行脚無點氣息師曰百千諸佛亦乃如是曰汝與麽來何曾有纖毫到諸佛境界師曰諸佛未必到慶閑境界黃龍問如何是汝生緣處師曰早晨喫白粥如今又覺饑問我手

何似佛手師曰月下弄琵琶問我脚何似驢脚師曰鷺鷥立雪非同色黃龍嗟咨而視曰汝剃除鬚髮當爲何事師曰祇要無事曰與麼則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閑人天地間也師曰是何言歟曰靈利衲子師曰也不消得黃龍曰此間有辯上座者汝著精彩師曰他有甚長處曰他拊汝背一下又如何師曰作甚麼曰他展兩手師曰甚處學這虛頭來黃龍大笑師却展兩手黃龍喝之又問慵慵鬆鬆兩人共一椀作麼生會師曰百雜碎曰盡大地是箇須彌山撮來掌中汝又作麼生會師曰兩重公案曰這裏從汝胡言漢語若到同安如何過得（時英邵武在同安作首座師欲往見之）師曰渠也須到這箇田地始得曰忽被渠指火爐曰這箇是黑漆火爐那箇是黑漆香卓甚處是不到處師曰慶閑面前且從恁麼說話若是別人笑和尚去黃龍拍一拍師便喝明日同看僧堂曰好僧堂師曰極好工夫曰好在甚處師曰一梁拄一柱曰此未是好處師曰和尚又作麼生黃龍以手指曰這柱得與麼圓那枋得與麼匾師曰人天大善知識須是和尚始得即趨去明日侍立黃龍問得坐披衣向後如何施設師曰遇方即方遇圓即圓曰汝與麼說話猶帶脣齒在師曰慶閑即與麼和尚作麼生曰近前來爲汝說師拊掌曰三十年用底今朝捉敗黃龍大笑曰一等是精靈師拂袖而去由是學者爭歸之

泐潭洪英禪師法嗣（黃龍南）

隆興府泐潭洪英禪師閱華嚴十明論乃證宗要即詣黃檗南禪師席黃檗與語達旦曰荷擔大法盡在爾躬厚自愛〇又往見翠巖眞點胷方入室眞問曰女子出定意旨如何師引手指眞膝而去眞笑曰賣匙箸客未在眞自是知其機辯脫略寀白大稱賞之

雲峯道圓禪師法嗣（黃龍南）

南安軍雲峯道圓禪師南雄人也依積翠日宴坐下板時二僧論野狐話一云不昧因果也未脫得野狐身一云不落因果又何曾墮野狐來師聞之悚然因詣積翠庵渡澗猛省述偈曰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宇如王爭受囊藏被蓋一條榔栗任縱橫野狐跳入金毛隊積翠見爲助喜

穹窿智圓禪師 定慧信法嗣

蘇州穹窿智圓禪師上堂福臻不說禪無事日高眠有問祖師意連擲兩三拳大衆且道爲甚麼如此不合惱亂山僧睡

南嶽下十三世 臨濟下九世

五祖法演禪師 白雲端法嗣

蘄州五祖法演禪師綿州鄧氏子祝髮受具習唯識百法論因聞菩薩入見道時智與理冥境與神會不分能證所證西天外道嘗難比丘曰既不分能證所證却以何爲證無能對者外道貶之令不鳴鐘鼓反披袈裟三藏奘法師至彼救此義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乃通其難師曰冷暖則可知矣作麼生是自知底事遂質本講曰不知自知之理如何本講莫疏其問但誘曰汝欲明此當往南方扣傳佛心宗者師即負笈出關所見尊宿無不以此咨決所疑終不破泊謁圓照本禪師古今因緣會盡唯不會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興化云打中間底僧作禮興化云我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避得過請益圓照圓照曰此是臨濟下因緣須是問他家兒孫始得師遂謁浮山遠禪師請益前話浮山曰我有箇譬喻說似你你一似箇三家村裏賣柴漢子把箇匾擔向十字街頭立地問人中書堂今日商量甚麼事師默計曰若如此大故未在浮山一日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往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事師潸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白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松竹引清風白雲特印可令掌磨事未幾白雲至語師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由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祇是未在師於是大疑私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在遂參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寶惜一時放下走見白雲白雲爲手舞足蹈師亦一笑而已師後曰吾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清風白雲一日示衆曰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在

甚麼處衆下語皆不契學以問師師近前問訊曰也不較多白雲笑曰須是道者始得乃命分座開示方來○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五逆聞雷曰如何是雲門下事師曰紅旗閃爍曰如何是曹洞下事師曰馳書不到家曰如何是潙仰下事師曰斷碑橫古路僧禮拜師曰何不問法眼下事曰留與和尚師曰巡人犯夜○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頭上戴欒垂曰見後如何師曰青布遮前曰未見時為甚麼百鳥銜華獻師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曰見後為甚麼不銜華獻師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問如何是佛師曰露胷跣足曰如何是法師曰大赦不放曰如何是僧師曰釣魚船上謝三郎（徑山杲云此三轉語一轉具三玄三要四料揀四賓主洞山五位雲門三句百千法門無量妙義若人揀得許你具一隻眼）○三佛侍師於一亭上夜話及歸燈已滅師於暗中曰各人下一轉語佛鑑曰彩鳳舞丹霄佛眼曰鐵蛇橫古路佛果曰看脚下師曰滅吾宗者乃克勤爾

提刑郭祥正居士（白雲端法嗣）

提刑郭祥正字功甫號淨空居士志樂泉石不羨紛華因謁白雲白雲上堂曰夜來枕上作得箇山頌謝功甫大儒廬山二十年之舊今日遠訪白雲之勤當須舉與大衆請已後分明舉似諸方此頌豈唯謝功甫大儒直要與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却著肉汗衫莫言不道乃曰上大人丘乙已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公切疑後聞小兒誦之忽有省以書報白雲白雲以偈答曰藏身不用縮頭斂跡何須收脚金烏半夜遼天玉兎趕他不著○元祐中往衢之南禪謁泉萬卷請陞座公趨前拈香曰海邊枯木入手成香爇向爐中橫穿香積如來鼻孔作此大事須是對衆白過始得雲居老人有箇無縫布衫分付南禪禪師著得不長不短進前則諸佛讓位退步則海水澄波今日嚬呻六種震動遂召曰大衆還委悉麼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泉曰遍相鈍置公曰因誰致得○崇寧初到五祖命五祖陞座公趨前拈香曰此一瓣香爇向爐中供養我堂頭法兄禪師伏願於方廣座上擘開面門放出先師形相與他諸人描邈何以如此白雲巖畔舊相逢往

日今朝事不同夜靜水寒魚不食一爐香散白蓮峯五祖遂曰曩謨薩怛哆鉢囉野恁麼恁麼幾度白雲谿上望黃梅華向雪中開不恁麼不恁麼嫩柳垂金線且要應時來不見龐居士問馬大師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大衆一口吸盡西江水萬丈深潭窮到底掠彴不是趙州橋明月淸風安可比○後又到保寧亦請陞座公拈香曰法皷旣鳴寶香初爇楊岐頂𩕳門請師重著楔保寧卓拄杖一下曰著楔已竟大衆證明又卓一下便下座○又到雲居請佛印陞座公拈香曰覺地相逢一箇早鶻臭布衫今脫了要識雲居一句玄珍重後園驢喫草召大衆曰此一瓣香熏天炙地去也佛印曰今日不著便被這漢當面塗糊便打乃曰謝公千里來相訪共話東山竹徑深借與一龍騎出洞若逢天旱便爲霖擲拄杖下座公拜起佛印曰收得龍麼公曰已在這裏佛印曰作麼生騎公擺手作舞便行佛印撫掌曰祇有這漢猶較些子

黃龍悟新禪師 黃龍心法嗣

隆興府黃龍死心悟新禪師韶州黃氏子生有紫肉幕左肩右袒如僧伽棃狀遊方至黃龍謁晦堂晦堂竪拳問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汝喚作甚麼師罔措經二年方領解然尙談辯無所抵捂晦堂患之偶與語至其銳晦堂遽曰住住說食豈能飽人師窘乃曰某到此弓折箭盡望和尙慈悲指箇安樂處晦堂曰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政忌上座許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來全心乃可耳師趨出一日聞知事捶行者而迅雷忽震卽大悟趨見晦堂忘納其屨卽自譽曰天下人總是參得底禪某是悟得底晦堂笑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因號死心叟

黃龍惟淸禪師 黃龍心法嗣

隆興府黃龍靈源惟淸禪師本州陳氏子印心於晦堂每謂人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甚麼處病在偷心未死耳然非其罪爲師者之罪也如漢高帝紿韓信而殺之信雖死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言下脫生死效在甚麼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

爲師者鉗鎚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不動聲氣而景之心巳枯竭無餘矣。諸方所說非不美麗。要之如趙昌畫華。華雖逼眞而非眞華也。

泐潭善淸禪師 黃龍心法嗣

隆興府泐潭草堂善淸禪師。南雄州何氏子。初謁大潙喆禪師無所得。後謁黃龍。黃龍示以風幡話。久而不契。一日黃龍問。風幡話子作麽生會。師曰。迥無入處。乞師方便。黃龍曰。子見貓兒捕鼠乎。目睛不瞬。四足踞地。諸根順向。首尾一直。擬無不中。子誠能如是。心無異緣。六根自靜。默然而究。萬無失一也。師從是屛去閑緣。歲餘豁然契悟。以偈告黃龍曰。隨隨隨昔昔隨隨隨後無人識。夜來明月上高峯。元來祇是這箇賊。黃龍頷之。復告之曰。得道非難。弘道爲難。弘道猶在巳。說法爲人難。旣明之後。在力行之。大凡宗師說法。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子入處眞實。得坐披衣。向後自看。自然七通八達去。師復依止七年。乃辭徧訪叢林。後出世黃龍。終于泐潭。

靑原惟信禪師 黃龍心法嗣

吉州靑原惟信禪師。上堂。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箇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箇休歇處。依前見山祇是山。見水祇是水。大衆。這三般見解。是同是別。有人緇素得出。許汝親見老僧。

夾山曉純禪師 黃龍心法嗣

澧州夾山靈泉院曉純禪師。嘗以木刻作一獸。師子頭。牛足。馬身。每陞堂時。持出示衆曰。喚作師子。又是馬身。喚作馬身。又是牛足。且道畢竟喚作甚麽。令僧下語。莫有契者。

保福本權禪師 黃龍心法嗣

漳州保福本權禪師。臨漳人也。性質直而勇於道。乃於晦堂擧拳處徹證根源。機辯捷出。黃山谷初有所入。問晦堂。此中誰可與語。晦堂曰。漳州權師。方督役開田。山谷同晦堂往。致問曰。直歲還知露柱生兒麽。師曰。是男是女。山谷擬議。師揮之。晦堂謂曰。不得無禮。師曰。這木頭不打。更待何時。山谷大笑。

太史黃庭堅居士 黃龍心法嗣

太史山谷居士黃庭堅字魯直以般若夙習雖膴仕澹如也出入宗門未有所向好作艷詞嘗謁圓通秀禪師秀呵曰大丈夫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秀方戒李伯時畫馬事公誚之曰無乃復置我於馬腹中邪秀曰汝以艷語動天下人婬心不止馬腹中正恐生泥犁耳公悚然悔謝由是絕筆惟孳孳於道著發願文痛戒酒色但朝粥午飯而已往依晦堂乞指徑捷處晦堂曰祇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者太史居常如何理論公擬對晦堂曰不是不是公迷悶不已一日侍晦堂山行次時巖桂盛放晦堂曰聞木樨華香麼公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公釋然即拜之曰和尚得恁麼老婆心切晦堂笑曰祇要公到家耳久之謁雲巖死心新禪師隨眾入室死心見張目問曰新長老死學士死燒作兩堆灰向甚麼處相見公無語死心約出曰晦堂處參得底使未著在後左官黔南道力愈勝於無思念中頓明死心所問報以書曰往年嘗蒙苦苦提撕長如醉夢依俙在光影中蓋疑情不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耳謫官在黔南道中晝臥覺來忽爾尋思被天下老和尚謾了多少惟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爲也

秘書吳恂居士黃龍心法嗣

秘書吳恂居士字德夫居晦堂入室次晦堂謂曰平生學解記憶多聞即不問你父母未生已前道將一句來公擬議晦堂以拂子擊之即領深旨連呈三偈其後曰咄這多知俗漢咬盡古今公案忽於狠藉堆頭拾得蜣蜋糞彈別明不直分文萬兩黃金不換等閑拈出示人祇爲走盤難看噴

褒親有瑞禪師東林總法嗣

東京褒親旌德院有瑞佛海禪師興化軍陳氏子初參黃龍南禪師黃龍問汝爲人事來爲佛法來師曰爲佛法來黃龍曰若爲佛法來即今便分付遂打一拂子師曰和尚也不得惱亂人黃龍即器之後依照覺深悟玄奧

萬杉紹慈禪師東林總法嗣

廬山萬杉院紹慈禪師桂州趙氏子參照覺問曰世尊付金襴外別傳何物照覺舉拂子師曰畢竟作麼

生照覺以拂子驀口打師擬開口照覺又打師於是有省遂奪拂子便禮拜照覺曰汝見何道理便禮拜師曰拂子緺某甲了也照覺曰三十年老將今日被小卒折倒自此玄風大振推爲東林上首

慧圓上座 東林總法嗣

慧圓上座開封酸棗于氏子性椎魯然勤渠祖道堅坐不臥居數歲得度出遊廬山至東林每以己事請問朋輩見其貌陋擧止乖疎皆戲侮之一日行殿庭中忽足顚而仆了然開悟作偈俾行者書於壁曰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黃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包清風明月杖頭挑即日離東林衆傳至照覺照覺大喜曰衲子參究若此善不可加令人迹其所往竟無知者 大慧武庫謂證悟顒語非也

內翰蘇軾居士 東林總法嗣

內翰東坡居士蘇軾字子瞻因宿東林與照覺論無情話有省黎明獻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擧似人未幾抵荊南聞玉泉皓禪師機鋒不可觸公擬抑之即微服求見玉泉問尊官高姓公曰姓秤乃秤天下長老底秤玉泉喝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公無對 徑山信代云定盤星爆也 於是尊禮之 徑山信云何不早恁麼 後過金山有寫公照容者公戲題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瓊州 徑山信頌云黃州惠州瓊州去去來來獨偶剛得一根秤子喝下還是空手落落拓拓一生妙在舌頭會攙作萬古之斯文同秋風之抖擻儼似石灰布袋狼藉不用苕帚更問如何若何不會說禪只會喫肉吞酒

兜率從悅禪師 寶峯文法嗣

隆興府兜率從悅禪師贛州熊氏子初首衆於道吾領數衲謁雲蓋智和尚雲蓋與語未數句盡知所蘊乃笑曰觀首座氣質不凡奈何出言吐氣如醉人邪師面熱汗下曰願和尚不吝慈悲雲蓋復與語錐劄之師茫然遂求入室雲蓋曰曾見法昌遇和尚否師曰曾看他語錄自了可也不願見之雲蓋曰曾見洞山文和尚否師曰關西子沒頭腦拖一條布裙作尿臭氣有甚長處雲蓋曰你但向尿臭氣處參取師依教即謁洞山深領奧旨復謁雲蓋雲蓋曰見關西子後大事如何師曰若不得和尚指示洎乎蹉過一生

遂禮謝師復謁眞淨後出世鹿苑有清素者久參慈明寓居一室未始與人交師因食蜜漬荔枝偶清素過門師呼曰此老人鄉果也可同食之清素曰自先師亡後不得此食久矣師曰先師爲誰清素曰慈明也某忝執侍十三年耳師乃疑駭曰十三年堪忍執侍之役非得其道而何遂饋以餘果稍稍親之清素問師所見者何人曰洞山文清素曰文見何人師曰黃龍南清素曰南匾頭見先師不久法道大振如此師益疑駭遂袖香詣清素作禮清素起避之曰吾以福薄先師授記不許爲人師益恭清素乃曰憐子之誠違先師之記子平生所得試語我師具通所見清素曰可以入佛而不能入魔師曰何謂也清素曰豈不見古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如是累月清素乃印可仍戒之曰文示子者皆正知正見然子離文太早不能盡其妙吾今爲子點破使子受用得大自在他日切勿嗣吾也師後嗣眞淨如素所戒○一日漕使無盡居士張公商英按部過分寧請五院長老就雲巖說法師最後登座橫拄杖曰適來諸善知識橫拈竪放直立斜拋換步移身藏頭露角既於學士面前各納敗闕未免喫兜率手中痛棒到這裏不由甘與不甘何故見事不平爭忍得衲僧正令自當行卓拄杖下座○室中設三語以驗學者一曰撥草瞻風祗圖見性卽今上人性在甚麼處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甚麼處去○元祐六年冬浴訖集衆說偈曰四十有八聖凡盡殺不是英雄龍安路滑奄然而化

法雲杲禪師 寶峯文法嗣

東京法雲佛照杲禪師自妙年遊方謁圓通璣禪師入室次圓通舉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作麼生師曰恩大難酬圓通大喜遂命首衆至晚爲衆秉拂機遲而訥衆笑之師有赧色次日於僧堂點茶因觸茶甌墜地見甌跳乃得應機三昧後依眞淨因讀祖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豁然大悟每謂人曰我於紹聖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悟得方

寸禪

泐潭文準禪師 寶峯文法嗣

隆興府泐潭湛堂文準禪師興元府梁氏子初謁眞淨眞淨問近離甚處師曰大仰眞淨曰夏在甚處師曰大潙眞淨曰甚處人師曰興元府眞淨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罔措眞淨曰適來祇對一一靈明一一天眞及乎道箇我手何似佛手便成窒礙且道病在甚處師曰某甲不會眞淨曰一切見成更教誰會師當下釋然服勤十載紹聖三年眞淨移石門衆益盛凡衲僧扣問但瞑目危坐無所示見來學則往治蔬圃率以爲常師謂同行恭上座曰老漢無意於法道乎一日舉杖決渠水濺衣忽大悟眞淨詬曰此乃敢爾蓋苴邪自此迹愈晦而名益著○師自浙回泐潭謁深禪師請命分座聞有悟侍者見所擲爨餘有省詣方丈通所悟深喝出因喪志自經於延壽堂廁後出沒無時衆懼之師聞半夜特往登溷方脫衣悟即提淨水至師曰待我脫衣脫罷悟復到末幾悟供籌子師滌淨已召接淨桶去悟纔接師執其手問曰汝是悟侍者那悟曰諾師曰是當時在知客寮見掉火柴頭有箇悟處底麼參禪學道祇要知箇本命元辰下落處汝剗地作此去就汝在藏殿移首座鞋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又在知客寮移他枕子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汝每夜在此提水度籌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因甚麼不知下落却在這裏惱亂大衆師猛推之索然如倒壘墼由是無復見者

寶華普鑑禪師 寶峯文法嗣

平江府寶華普鑑佛慈禪師本郡周氏子十七遊方初謁覺印英禪師不契遂扣眞淨之室眞淨舉石霜虔侍者話問之釋然契悟作偈曰枯木無華幾度秋斷雲猶挂樹梢頭自從鬪折泥牛角直至如今水逆流眞淨肯之命侍巾鉢

九峯希廣禪師 寶峯文法嗣

瑞州九峯希廣禪師遊方日謁雲蓋智和尚乃問興化打克賓意旨如何雲蓋下禪牀展兩手吐舌示之師打一坐具雲蓋曰此是風力所轉又問石霜琳禪師石霜曰你意作麼生師亦打一坐具石霜曰好一

坐具祇是不知落處又問眞淨眞淨曰你意作麼生師復打一坐具眞淨曰他打你也打師於言下大悟

淸凉慧洪禪師 寶峯文法嗣

瑞州淸凉慧洪覺範禪師郡之彭氏子年十四依三峯靘禪師爲童子日記數千言十九試經於東京天王寺得度從宣秘講成實唯識論逾四年棄謁眞淨於歸宗眞淨遷石門師隨至眞淨患其深聞之弊每擧玄沙未徹之語發其疑凡有所對眞淨曰你又說道理耶一日頓脫所疑述偈曰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著華㕑耐釣魚船上客却來平地摝魚鰕眞淨見爲助喜命掌記未久去謁諸老皆蒙賞音由是名振叢林○崇寧二年會無盡居士張公於峽之善溪無盡嘗自謂得龍安悅禪師末後句叢林畏與語因夜話及之曰可惜雲庵不知此事師問所以無盡曰商英頃自金陵酒官移知豫章過歸宗見之欲爲點破方敘悅末後句未卒此老大怒罵曰此吐血禿丁脫空妄語不得信旣見其盛怒更不欲敘之師笑曰相公但識龍安口傳末後句而眞藥現前不能辨也無盡大驚起執師手曰老師眞有此意耶曰疑則別參乃取家藏雲庵頂相展拜贊之書以授師其詞曰雲庵綱宗能用能照天鼓希聲不落凡調冷面嚴眸神光獨耀孰傳其眞覿面爲肖前悅後洪如融如肇大慧處衆日嘗親依之每歎其妙悟辯慧

石頭懷志庵主 寶峯文法嗣

南嶽石頭懷志庵主婺州吳氏子肆講十二年宿學敬慕嘗欲會通諸宗正一代時敎有禪者問曰杜順乃賢首宗祖師也談法身則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此偈合歸天台何義耶師無對卽出遊方晚至洞山謁眞淨問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意旨如何眞淨叱之師趨出眞淨笑呼曰浙子齋後遊山好師忽領悟久之辭去眞淨曰子所造雖逸格惜緣不勝耳因識其意自爾諸方力命出世師却之庵居二十年不與世接士夫踵門略不顧

尊勝有朋講師 開元琦法嗣

泉州尊勝有朋講師本郡蔣氏子嘗疏楞嚴維摩等經學者宗之每疑祖師直指之道故多與禪衲遊一

日謁開元跡未及閫心忽領悟開元出遂問座主來作甚麼師曰不敢貴耳賤目開元曰老老大大何必如是師曰自是者不長開元曰朝看華嚴夜讀般若則不問如何是當今一句師曰日輪正當午開元曰閑言語更道來師曰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然雖如是祇如和尚恁麼道有甚交涉須要新戒草鞋穿開元曰這裏且放你過忽遇達磨問你作麼生道師便喝開元曰這座主今日見老僧氣衝牛斗師曰再犯不容開元拊掌大笑

泗洲用元禪師 建隆慶法嗣

平江府泗洲用元禪師一日問建隆曰臨濟在黃檗三回問佛法大意三回被打意旨如何語猶未了被打一拂子師頓領宗旨

光孝慧蘭禪師 大溈喆法嗣

和州光孝慧蘭禪師不知何許人也自號碧落道人嘗以觸衣書七佛名叢林稱為蘭布裩○建炎末逆虜犯淮執師見酋長酋長曰聞我名否師曰我所聞者唯大宋天子之名酋長恚令左右以鐵撃之鎚至輒斷壞酋長驚異延麾下敬事之經旬師索薪自焚無敢供者親拾薪成龕怡然端坐煙焰一起流光四騰虜跪伏灼膚者多火絕得五色舍利

南嶽下十四世 臨濟下十世

昭覺克勤禪師 五祖演法嗣

成都府昭覺寺克勤佛果禪師彭州駱氏子世宗儒師兒時日記千言偶遊妙寂寺見佛書三復悵然如獲舊物曰予殆過去沙門也即去家依自省祝髮從文照通講說又從敏行授楞嚴俄得病瀕死歎曰諸佛涅槃正路不在文句中吾欲以聲求色見宜其無以死也遂棄去至眞覺勝禪師之席勝方創臂出血指示師曰此曹谿一滴也師矍然良久曰道固如是乎即徒步出蜀首謁玉泉皓次依金鑾信大溈喆黃龍心東林度僉指為法器而晦堂稱他日臨濟一派屬子矣最後見五祖盡其機用五祖皆不諾乃謂五祖強移換人出不遜語忿然而去五祖曰待你著一頓熱病打時方思量我在師到金山染傷寒困極以平日見處試之無得力者追繹五祖之言乃自誓曰

我病稍間即歸五祖病痊尋歸五祖一見而喜令郎參堂便入侍者寮方半月會部使者解印還蜀詣五祖問道五祖曰提刑少年曾讀小艶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祗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喏喏五祖曰且子細師適歸侍立次問曰聞和尚擧小艶詩提刑會否五祖曰他祗認得聲師曰祗要檀郎認得聲他既認得聲爲甚麼却不是五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聻師忽有省遽出見鷄飛上欄干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銷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祇許佳人獨自知五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詣吾助汝喜五祖徧謂山中耆舊曰我侍者參得禪也由此所至推爲上首崇寧中還里省親四衆迓拜○政和間謝事復出峽南遊時張無盡寓荊南以道學自居少見推許師艤舟謁之劇談華嚴旨要曰華嚴現量境界理事全眞初無假法所以即一而萬了萬爲一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帀帀之波公於是不覺促榻師遂問曰到此與祖師西來意爲同爲別公曰同矣師曰且得沒交涉公色爲之慍師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直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公乃首肯翌日復擧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師又問此可說禪乎公曰正好說禪也師笑曰不然正是法界量裏在蓋法界量未滅若到事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眞淨偈曰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豬頭口誦淨戒趂出婬坊來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公曰美哉之論豈易得聞乎於是以師禮留居碧巖

太平慧懃禪師 五祖演法嗣

舒州太平慧懃佛鑑禪師本郡汪氏子每以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昧之有省乃徧參名宿往來五祖之門有年恚五祖不爲印據與圜悟相繼而去及圜悟歸五祖方丈徹證而師忽至意欲他邁圜悟勉令

挂搭且曰某與兄相別始月餘比舊相見時如何師曰我所疑者此也遂參堂一日聞五祖舉僧問趙州如何是和尚家風趙州曰老僧耳聾高聲問將來僧再問趙州曰你問我家風我却識你家風了也師即大豁所疑曰乞和尚指示極則五祖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展拜五祖令主翰墨後同圓悟語話次舉東寺問仰山鎮海明珠因緣至無理可伸處圓悟徵曰既曰收得遽索此珠又道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不能加答明日謂圓悟曰東寺祗索一顆珠仰山當下傾出一栲栳圓悟深肯之乃告之曰老兄更宜親近老和尚去師一日造方丈未及語被五祖詬罵懡㦬而退歸寮閉門打睡恨五祖不已圓悟已密知即往扣門師曰誰圓悟曰我師即開門圓悟問你見老和尚如何師曰我本不去被你賺累我遭這老漢詬罵圓悟呵呵大笑曰你記得前日下底語麼師曰是甚麼語圓悟曰你又道東寺祗索一顆仰山傾出一栲栳師當下释然圓悟遂領師同上方丈五祖纔見遽曰懃兄且喜大事了畢○師室中以木骰子六隻面面皆書么字僧纔入師擲曰會麼僧擬不擬師即打出

龍門清遠禪師五祖演法嗣

舒州龍門清遠佛眼禪師臨邛李氏子因讀法華經至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持以問講師講師莫能答師嘆曰義學名相非所以了生死大事遂卷衣南遊造舒州太平演禪師法席因丐於廬州偶雨足跌仆地煩懣間聞二人交相惡罵諫者曰你猶自煩惱在師於言下有省及歸凡有所問演即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或曰我不會我不如你師愈疑遂咨決於元禮首座元禮乃以手引師之耳繞圍爐數匝且行且語曰你自會得好師曰有冀開發乃爾相戲耶元禮曰你他後悟去方知今日曲折耳太平將遷海會師慨然曰吾持鉢方歸復參隨往一荒院安能究決已事耶遂作偈告辭之蔣山坐夏邂逅靈源禪師從容言話間師曰比見都下一尊宿語句似有緣靈源曰演公天下第一等宗師何故捨而事遠遊所謂有緣者蓋知解之師與公初心相應耳師從所勉

徑趙海會後命典謁適寒夜孤坐撥爐見火一豆許怳然自喜曰深深撥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遽起閱几上傳燈錄至破竈墮因緣忽大悟作偈曰刀刀林鳥啼披衣終夜坐撥火悟平生窮神歸破墮事皎人自迷曲淡誰能和念之永不忘門開少人過圓悟因詣其寮舉青林搬土話驗之且謂古今無人出得你如何會師曰也有甚難圓悟曰祇如他道鐵輪天子寰中旨意作麼生師曰我道帝釋宮中放赦書圓悟退語人曰且喜遠兄便有活人句也

開福道寧禪師 五祖演法嗣

潭州開福道寧禪師歙溪汪氏子壯為道人於崇果寺執浴一日將濯足偶誦金剛經至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遂忘所知忽垂足沸湯中發明已見後祝髮蔣山依雲竇老頁禪師踰一年徧歷叢林參諸名宿既至白蓮聞五祖小參舉忠國師古佛淨瓶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頓徹法源

大隨元靜禪師 五祖演法嗣

彭州大隨南堂元靜禪師後名道興閬之玉山大儒趙公約仲之子也十歲病甚捨令出家首參永安恩禪師於臨濟三頓棒話發明次依諸名宿無有當意者聞五祖機峻欲抑之遂謁五祖五祖乃曰我此間不比諸方凡於室中不要汝進前退後豎指擎拳繞禪牀作女人拜提起坐具千般伎倆祇要你一言下諦當便是汝見處師茫然退參三載一日入室罷五祖謂曰子所下語已得十分試更與我說看師即剖而陳之五祖曰說亦說得十分更與我斷看師隨所問而判之五祖曰好即好祇是未會得老僧說話在齋後可來祖師塔所與汝一一按過始得及至彼五祖便以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睦州擔板漢南泉斬貓兒趙州狗子無佛性有佛性之語編辟之其所對了無凝滯至子胡狗話五祖遽轉面曰不是師曰不是却如何五祖曰此不是則和前面皆不是師曰望和尚慈悲指示五祖曰看他道子胡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腳入門者好看纔見僧入門便道看狗向子胡道看狗處下一轉語教子胡結舌老僧釣口便是你了當處次日入室師默啓其說五祖笑曰不

道你不是千了百當底人此語祇似先師下底語師曰某何人得似端和尚五祖曰不然老僧雖承嗣他謂他語拙蓋祇用遠錄公手段接人故也如老僧共遠錄公便與百丈黃蘗南泉趙州輩把手共行纔見語拙即不堪師以爲不然乃曳杖渡江適大水泛漲因留四祖儕輩挽其歸又二年五祖方許可嘗商略古今次執師手曰得汝說須是吾舉得汝舉須是吾說而今而後佛祖祕要諸方關鍵無逃子掌握矣○有一老宿垂語曰十字街頭起一間茅厮祇是不許人屙僧舉以扣師師曰是你先屙了更教甚麼人屙老宿聞焚香遙望大隨再拜謝之

無爲宗泰禪師 五祖演法嗣

漢州無爲宗泰禪師涪城人自出蜀徧遊叢社至五祖告香曰五祖舉趙州洗鉢盂話俾參洎入室舉此話問師你道趙州向伊道甚麼這僧便悟去師曰洗鉢盂去聻五祖曰你祇知路上事不知路上滋味師曰既知路上事路上有甚滋味五祖曰你不知耶又問你曾遊浙否師曰未也五祖曰你未悟在師自此

凡五年不能對五祖一日陞堂顧衆曰八十翁翁輥繡毬便下座師欣然出衆曰和尚試輥一輥看五祖以手作打仗鼓勢操蜀音唱綿州巴歌曰豆子山打瓦鼓楊平山撒白雨白雨下取龍女織得絹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屬玄武師聞大悟掩五祖口曰祇消唱到這裏五祖大笑而歸

五祖表自禪師 五祖演法嗣

蘄州五祖表自禪師懷安人也初依五祖最久未有省時圓悟爲座元師往請益圓悟曰兄有疑處試語我師遂舉德山小參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圓悟曰禮拜著我作得你師舉話尚不會師作禮竟圓悟令再舉前話師曰德山小參不答話圓悟掩其口曰但恁麼看師出揚聲曰屈屈豈有公案祇教人看一句底道理有僧謂師曰兄不可如此說首座須有方便因靜坐體究及旬頓釋所疑詣圓悟禮謝圓悟曰兄始知吾不汝欺又詣方丈五祖迎笑自爾日深玄奧

九頂淸素禪師 五祖演法嗣

嘉州九頂淸素禪師本郡郭氏子徧扣禪扃晚謁五

祖聞擧首山答西來意語。倐然契悟。述偈曰。顚倒顚顚倒顚。新婦騎驢阿家牽。便恁麼太無端。回頭不覺布衫穿。五祖見乃問百丈野狐話。又作麼生。師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五祖大悅。久之辭歸住淸溪。次遷九頂○太守呂公來瞻大像。問曰。旣是大像。因甚麼肩負兩楹。師曰。船上無散工。至閣下覩觀音像。又問。彌勒化境。觀音何來。師曰。家富小兒嬌。太守乃禮敬○勤老宿至。師問。舞劍當咽時如何。曰。伏惟尙饗。師詬曰。老賊死去。你問我。勤理前語問之。師叉手揖曰。拽破

元禮首座 五祖演法嗣

元禮首座閩人也。初參演和尙於白雲。凡入室必謂曰。衲僧家明取緇素好。師疑之不已。一日五祖陞堂。擧首山新婦騎驢阿家牽語。乃曰。諸人要會麼。莫問新婦阿家。免煩路上波吒。遇飯卽飯。遇茶卽茶。同門出入宿世冤家。師於言下豁如。且曰。今日緇素明矣

普融知藏 五祖演法嗣

普融知藏福州人也。至五祖入室次。五祖擧倩女離魂話問之。有契。呈偈曰。二女合爲一媳婦。機輪截斷難回互。從來往返絕蹤由。行人莫問來時路。凡有鄕僧來謁。則發閩音誦俚語曰。書頭教娘勤作息。書尾教娘莫瞌睡。且道中間說箇甚麼。僧擬對。師卽推出

法閦上座 五祖演法嗣

法閦上座。久依五祖。未有所入。一日造室。五祖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曰。法閦卽不然。五祖以手指曰。住住。法閦卽不然作麼生。師於是啓悟○後至東林宣密度禪師席下。見其得平實之旨。一日拈華繞度禪牀一帀。背手插香爐中曰。和尙且道。意作麼生。度屢下語。皆不契。踰兩月。遂問師。令試說之。師曰。某秖將華插香爐中。和尙自疑有甚麼事來

金陵俞道婆 瑯琊起法嗣

俞道婆金陵人也。市油餈爲業。常隨衆參問瑯琊。瑯琊以臨濟無位眞人話示之。一日聞丐者唱蓮華樂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大悟。以餈盤投地。夫傍睨曰。你顚邪。婆掌曰。非汝境界。往見瑯琊。瑯琊望之。知其造詣。問那箇是無位眞人。婆應聲

曰有一無位人六臂三頭努力瞋一擘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由是聲名藹著○凡有僧至則曰兒兒僧擬議卽掩門佛燈珣禪師往勘之婆見如前所問佛燈曰爺在甚麼處婆轉身拜露柱佛燈卽踏倒曰將謂有多少奇特便出婆蹶起曰兒兒來惜你則箇佛燈竟不顧○安首座至婆問甚處來首座曰德山婆曰德山泰乃老婆兒子首座曰婆是甚人兒子婆曰被上座一問直得立地放尿○婆嘗頌馬祖不安因緣曰日面月面虗空閃電雖然截斷天下衲僧舌頭分明祇道得一半

性空妙普庵主 黃龍新法嗣

嘉興府華亭性空妙普庵主漢州人久依死心獲證乃抵秀水追船子遺風結茅青龍之野吹鐵笛自娛多賦詠○建炎初徐明叛道經烏鎭民多逃亡師獨荷策而往賊怒欲斬之師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取奚以怒爲吾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爲送終賊奉肉食師如常齋出生畢乃曰孰當我文以祭賊笑而不答師索筆大書曰嗚呼惟靈勞我以生則大塊之過役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乏我以貧則五行不正困我以命則時日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性與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與爲隣上同諸佛之眞化下合凡夫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爲明乾坤未足以爲大磊磊落落無罣無礙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十二臘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乎笑矣乎可惜少年郞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虗空終不壞尙饗遂舉箸飫餐賊徒大笑食罷復曰劫數旣遭離亂我是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斬斬賊方駭異稽首謝過令衞而出烏鎭之廬舍免焚實師之惠也○有僧睹師見佛不拜歌遂問曰旣見佛爲甚麼不拜師掌之曰會麼曰不會師又掌曰家無二主○紹興庚申冬造大盆穴而塞之修書寄雪竇持禪師曰吾將水葬矣壬戌歲持至見其尙存作偈嘲之曰咄哉老性空剛要餧魚鼈去不索性去祇管向人說師閱偈笑曰待兄來證明耳令徧告四衆衆集師爲說法要仍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葬一省柴

燒二省開壙撤手便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船子和尙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遂盤坐盆中順潮而下衆皆隨至海濱望欲斷目師取塞戽水而囘衆擁觀水無所入復乘流而往唱曰船子當年返故鄉沒蹤跡處妙難量眞風徧寄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其笛聲嗚咽頃於蒼茫間見以笛擲空而沒後三日於沙上趺坐如生

鍾山道隆首座 黃龍新法嗣

嚴州鍾山道隆首座桐廬董氏子晚抵黃龍死心延爲座元死心順世遂歸隱鍾山慕陳尊宿高世之風日躡撇屨自適人無識者手常穿一襪凡有禪者至提以示之曰老僧這襪著三十年了也

空室智通道人 黃龍新法嗣

空室道人智通者龍圖范珣女也幼聰慧長歸丞相蘇頌之孫悌未幾厭世相還家求祝髮父難之遂清修因看法界觀頓有省連作二偈見意一曰浩浩塵中體一如縱橫交互印毗盧全波是水波非水全水成波水自殊次曰物我元無異森羅鏡像同明明超主伴了了徹眞空一體含多法交參帝綱中重重無盡處動靜悉圓通後父母俱亡兄涓領分寧尉道偕行聞死心名重往謁之死心見知其所得便問常啼菩薩賣却心肝教誰學般若智通曰你若無心我也休又問一雨所滋根苗有異無陰陽地上生箇甚麼智通曰一華五葉復問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智通曰和尙惜取眉毛好死心打曰這婦女亂作次第智通禮拜死心然之於是道聲籍甚〇政和間居金陵嘗設浴於保寧揭榜于門曰一物也無洗箇甚麼纖塵若有起自何來道取一句子玄乃可大家入浴古靈祇解揩背開士何曾明心欲證離垢地時須是通身汗出盡道水能洗垢焉知水亦是塵直饒水垢頓除到此亦須洗却後爲尼名惟久挂錫姑蘇之西竺縮白日夕師問得其道者頗衆俄示疾書偈趺坐而終

上封本才禪師 黃龍清法嗣

潭州上封佛心才禪師福州姚氏子遊方至大中依海印隆禪師見老宿達道者看經至一毛頭師子百

億毛頭一時現師指問曰一毛頭師子作麼生得百億毛頭一時現遶曰汝乍入叢林豈可便理會許事師因愧之遂發心領浄頭職一夕汛掃次海印適夜參至則遇結座擲拄杖曰了即毛端呑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師豁然有省及出閩造豫章黃龍山與死心機不契乃參靈源凡入室出必揮淚自訟曰此事我見得甚分明秖是臨機吐不出若爲柰何靈源知師勤篤告以須是大徹方得自在也未幾竊覷鄰案僧讀曹洞廣錄至藥山採薪歸有僧問甚麼處來藥山曰討柴來僧指腰下刀曰鳴剝剝是箇甚麼藥山拔刀作斫勢師忽欣然摑鄰案僧一掌揭簾趨出衝口說偈曰徹徹大海乾枯虛空迸裂四方八面絕遮攔萬象森羅齊漏泄

法輪應端禪師 黃龍清法嗣

潭州法輪應端禪師南昌徐氏子謁眞淨文禪師機不諧至雲居會靈源分座爲衆激昂師扣其旨然以妙入諸經自負靈源嘗痛劄之師乃援馬祖百丈機語及華嚴宗旨爲表靈源笑曰馬祖百丈固錯矣而華嚴宗旨與箇事喜沒交涉師憤然欲他往因請辭乃揭簾忽大悟汗流浹背靈源見乃曰是子識好惡矣馬祖百丈文殊普賢幾被汝帶累後開法百丈

黃龍道震禪師 泐潭清法嗣

隆興府黃龍山堂道震禪師金陵趙氏子少依覺印英禪師爲童子英移居泗之普照遇淑妃擇度童行師得圓具久之辭謁丹霞淳禪師一日與論洞上宗旨師呈偈曰白雲深覆古寒巖異草靈華彩鳳銜夜半天明日當午騎牛背面著靴衫淳器之師自以爲礙棄依草堂一見契合日取藏經讀之一夕聞晚參鼓步出經堂舉頭見月遂大悟亟趨方丈草堂望見即爲印可

萬年法一禪師 泐潭清法嗣

台州萬年雪巢法一禪師太師襄陽郡王李公遵勖之玄孫也世居開封祥符縣母夢一老僧至而產年十七試上庠從祖仕淮南欲官之不就將棄家事長蘆慈覺賾禪師祖弗許母曰此必宿世沙門願勿奪其志未幾慈覺沒大觀改元禮靈巖通照愿禪師祝

髮登具依愿十年迷悶不能入謁圓悟於蔣山圓悟曰此法器也圓悟奉詔徙京師天寧師侍行請康末謁草堂於疎山一語之次大法頓明

天童普交禪師 泐潭乾法嗣

慶元府天童普交禪師鄞之萬齡畢氏子往南屏聽台教因爲檀越修懺摩有問曰公之所懺罪爲自懺耶爲他懺耶若自懺罪罪性何來若懺他罪他罪非汝烏能懺之師不能對遂改服遊方造泐潭足纔踵門泐潭即呵之師擬問泐潭即曳杖逐之一日忽呼師至丈室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你商量師擬進語泐潭遂喝師豁然領悟乃大笑泐潭下繩牀執師手曰汝會佛法耶師便喝復拓開泐潭大笑於是名聞四馳學者宗仰後歸桑梓留天童掩關却掃者八年○師凡見僧來必叱曰栗棘未擔時爲汝說了也且道說箇甚麼招手洗鉢拈扇張弓趙州柏樹子靈雲見桃華且擲放一邊山僧無恁麼閑脣吻與汝打葛藤何不休歇去拈拄杖逐之

圓通道旻禪師 泐潭乾法嗣

江州圓通道旻圓機禪師世稱古佛興化蔡氏子生五歲足不履口不言母抱遊西明寺見佛像遽履地合爪稱南無佛仍作禮人大異之及官學大梁依景德寺德祥出家試經得度徧往參徽皆染指親潙山喆禪師最久晚慕泐潭往謁泐潭見默器之師陳歷參所得不蒙印可泐潭舉世尊拈華迦葉微笑語以問復不契後侍泐潭行次泐潭以拄杖架肩長噓曰會麼師擬對泐潭便打有頃復拈草示之曰是甚麼師亦擬對泐潭遂喝於是頓明大法作拈華勢乃曰這回瞞旻上座不得也泐潭挽曰更道更道師曰南北起雲北山下雨即禮拜泐潭首肯

二靈知和庵主 泐潭乾法嗣

慶元府二靈知和庵主蘇臺玉峯張氏子兒時嘗習坐垂堂傾父母意其必死師瞑目自若因使出家年滿得度趨謁泐潭泐潭見乃問作甚麼師擬對泐潭便打復喝曰你喚甚麼作禪師驀領旨即曰禪無後無先波澄大海月印青天又問如何是道師曰道紅塵浩浩不用安排本無欠少泐潭然之次謁衡嶽

辯禪師辯尤器重○師初偕天童交禪師問道盟曰他日吾二人宜踞孤峯絕頂目視霄漢爲世外之人不可作今時籍名官府屈節下氣於人者後交爽盟至則師竟不接正言陳公以計誘師出山住二靈三十年間居無長物唯二虎侍其右一日威於人以偈遣之

慈氏瑞仙禪師 開先瑛法嗣

紹興府慈氏瑞仙禪師本郡人年二十去家以試經披削習毗尼因觀戒性如虛空持者爲迷倒師謂戒者束身之法也何自縛乎遂探台教又閱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疑曰又不自他不共不無因生畢竟從何而生即省曰因緣所生空假三觀抑揚性海心佛衆生名異體同十境十乘轉識成智不思議境智照方明非言詮所及棄謁諸方後至投子廣鑑問鄉里甚處師曰兩浙東越鑑曰東越事作麽生師曰秦望峯高鑑湖水闊鑑曰秦望峯與你自已是同是別師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鑑曰此猶是叢林祇對畢竟是同是別師便喝鑑便打師曰恩大難酬便禮拜

丞相張商英居士 兜率悅法嗣

丞相張商英居士字天覺號無盡年十九應舉入京道由向氏家向預夢神人報曰明日接相公凌晨公至向異之勞問勤腆乃曰秀才未娶當以女奉灑掃公謙辭再三向曰此行若不了當吾亦不爽前約後果及第乃娶之初任主簿因入僧寺見藏經梵夾金字齊整乃怫然曰吾孔聖之書不如胡人之教人所仰重夜坐書院中研墨吮筆憑紙長吟中夜不眠向氏呼曰官人夜深何不睡去公以前意白之正此著無佛論向應聲曰既是無佛何論之有當須著有佛論始得公疑其言遂已之後訪一同列見佛龕前經卷乃問曰此何書也同列曰維摩詰所說經公信手開卷閱到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處歎曰胡人之語亦能爾耶問此經幾卷曰三卷乃借歸閱次向氏問看何書公曰維摩詰所說經向曰可熟讀此經然後著無佛論公悚然異其言由是深信佛乘留心祖道元祐六年爲江西漕首謁東林照覺總禪師照覺

詰其所見處。與已符合乃印可。照覺曰。吾有得法弟子住玉谿。乃慈古鏡也。亦可與語。公復因按部過分寧。諸禪迓之。公到先致敬玉谿慈。次及諸山。最後問兜率悅禪師。悅為人短小。公曾見龔德莊說其聰明可人。乃曰。聞公善文章。悅大笑曰。運使失却一隻眼了也。從悅臨濟九世孫。對運使論文章。政如運使對從悅論禪也。公不然其語。乃強屈指曰。是九世也。問玉谿去此多少。曰三十里。曰兜率聻。曰五里。公是夜乃至兜率。悅先一夜。夢日輪昇天。被悅以手搏取。乃說與首座曰。日輪運轉之義。聞張運使非久過此。吾當深錐痛劄。若肯回頭。則吾門幸事。首座曰。今之士大夫受人取奉慣。恐其惡發別生事也。悅曰。正使煩惱。祇退得我院也。別無事。公與悅語次。稱賞東林。悅未肯其說。公乃題寺後擬瀑軒詩。其略曰。不向廬山尋落處。象王鼻孔謾遼天。意譏其不肯東林也。公與使語。至更深。論及宗門事。悅曰。東林既印可運使。運悅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公曰。有。悅曰。疑何等語。公曰。疑香嚴獨脚頌。德山拓鉢話。悅曰。既於此有疑。其

餘安得無耶。祇如巖頭言末後句。是有耶。是無耶。公曰。有。悅大笑。便歸方丈。閉却門。公一夜睡不穩。至五更下牀。觸翻溺器。乃大徹。猛省前話。遂有頌曰。鼓寂鐘沉拓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祇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遂扣方丈門曰。某已捉得賊了。悅曰。贓在甚處。公無語。悅曰。都運且去。來日相見。翌日公遂舉前頌。悅乃謂曰。參禪祇為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乃作頌證之曰。等閑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麤。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疎。拈頭作尾。指實為虛。翻身魔界。轉脚邪塗。了無逆順。不犯工夫。公邀悅至建昌。途中一一伺察。有十頌敘其事。悅亦有十頌酬之。時元祐八年八月也。○公一日謂大慧曰。余閱雪竇拈古。至百丈再參馬祖因緣曰。大冶精金。應無變色。投卷歎曰。審如是。豈得有臨濟。今日耶。遂作一頌曰。馬師一喝大雄峯。深入髑髏三日聾。黃檗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

立宗風後平禪師致書云去夏讀臨濟宗派乃知居士得大機大用且求頌本余作頌寄之曰吐舌耳聾師已曉㮛胸秖得哭蒼天盤山會裏翻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顚諸方往往以余聰明博記少知余者師自江西法窟來必辨優劣試爲老夫言之大慧曰居士見處與眞淨死心合公曰何謂也大慧舉眞淨頌曰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聾那吒眼開黃檗面死心拈曰雲巖要問雪竇既是大冶精金應無變色爲甚麼却三日耳聾諸人要知麼從前汗馬無人識秖要重論蓋代功公拊几曰不因公語爭見眞淨死心用處若非二大老難顯雪竇馬師爾

西蜀鑾法師 法雲杲法嗣

西蜀鑾法師通大小乘佛照謝事居景德師問佛照曰禪家言多不根何也佛照曰汝習何經論曰諸經粗知頗通百法佛照曰秖如昨日雨今日晴是甚麼法中收師懵然佛照舉癡和子擊曰莫道禪家所言不根好師憤曰昨日雨今日晴畢竟是甚麼法中收佛照曰第二十四時分不相應法中收師恍悟即禮謝

雲巖天遊禪師 泐潭準法嗣

隆興府雲巖典牛天遊禪師成都鄭氏子首參死心不契遂依湛堂於泐潭一日泐潭曾說曰諸人苦苦就準上座覓佛法遂拊膝曰會麼雪上加霜又拊膝曰若也不會豈不見乾峯示衆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師聞脫然穎悟出世雲蓋次遷雲巖嘗和忠道者牧牛頌曰兩角指天四足踏地拽斷鼻繩牧甚屎屁張無盡見之甚擊節後退雲巖過廬山棲賢主翁意不欲納乃曰老老大大正是質庫中典牛也師聞之述一偈而去曰質庫何曾解典牛秖緣價重實難酬想君本領無多子畢竟難禁這一頭因庵于武寧扁曰典牛終身不出塗毒見之已九十三矣

九僊法清禪師 慧日雅法嗣

隆興府九僊法清祖鑑禪師嚴陵人也嘗於池之天寧以伽梨覆頂而坐侍郎曾公開問曰上座僊鄉甚

處曰嚴州曰與此間是同是別師拽伽棃下地揖曰官人曾到嚴州否開罔措師曰待官人到嚴州時却向官人道

覺海法因庵主 慧日雅法嗣

平江府覺海法因庵主郡之嵎山朱氏子遊方至東林謁慧日慧日擧靈雲悟道機語問之師擬對慧日曰不是不是師忽有所契

中巖蘊能禪師 大溈瑃法嗣

眉州中巖慧目蘊能禪師本郡呂氏子首參寶勝澄甫禪師所趣頗異至荊湖謁永安喜眞如喆德山繪造詣益高迨抵大溈大溈問上座桑梓何處師曰西川曰我聞西川有普賢菩薩示現是否師曰今日得瞻慈相曰白象何在師曰爪牙已具曰還會轉身麼師提坐具繞禪牀一帀大溈曰不是這箇道理師趨出一日大溈爲衆入室問僧黃巢過後還有人收得劒麼僧竪起拳大溈曰菜刀子僧曰爭奈受用不盡大溈喝出次問師黃巢過後還有人收得劒麼師亦竪起拳大溈曰祇是菜刀子師曰殺得人即休遂近前攔胷築之大溈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子撲○室中問崇眞氈頭如何是你空劫已前父母眞領悟曰和尚且低聲遂獻投機頌曰萬年倉裏曾饑饉大海中住儘長渴當初尋時尋不見如今避時避不得師爲印可○一日與黃提刑奕碁次黃問數局之中無一局同千著萬著則故是如何是那一著師提起碁子示之黃佇思師曰不見道從前十九路迷殺幾多人

信相宗顯禪師 昭覺白法嗣

成都府信相宗顯正覺禪師潼川王氏子少爲進士有聲嘗晝掬溪水爲戲至夜思之遂見水泠然盈室欲汲之不可而塵境自空曰吾世網裂矣往依昭覺得度具滿分戒後隨衆咨參照覺一日問師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行汝作麼生會師於言下頓悟曰釘殺腳跟也照覺拈起拂子曰這箇又作麼生師一笑而出服勤七祀南遊至京師歷淮浙晚見五祖演和尚於海會出問未知關棙子難過趙州橋趙州橋即不問如何是關棙子五祖曰汝且在門外立師進步

一踏而退。五祖曰。許多時茶飯。元來也有人知滋味。明日入室。五祖曰。你便是昨日問話底僧否。我固知你見處。祇是未過得白雲關在。師珍重便出。時圓悟爲侍者。師以白雲關意扣之。圓悟曰。你但直下會取。師笑曰。我不是不會。祇是未諳。待見這老漢共伊理會。一上。明日五祖往舒城。師與圓悟繼往。適會於興化。五祖問。師記得會在郡裏相見來。師曰。全火祇候。五祖顧圓悟曰。這漢饒舌。自是機緣相契。遊廬阜。回師以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行。所得之語。告五祖。五祖曰。吾嘗以此事。詰先師。先師曰。我曾問遠和尚。遠曰。貓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非素達本源。不能到也。師給侍之久。五祖鍾愛之。後辭西歸。爲小參。復以頌送曰。離鄉四十餘年。一時忘却蜀語。禪人回到成都。切須記取魯語

淨因繼成禪師智海平法嗣

東京淨因蹣菴繼成禪師。袁之宜春劉氏子。師同圓悟法眞慈受幷十大法師。禪講千僧。赴太尉陳公良弼府齋。時徽宗皇帝私幸觀之。太師魯國公亦與焉。有華嚴者。乃賢首宗之義虎也。對衆問諸禪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于圓頓。掃除空有。獨證眞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爲佛。嘗聞禪宗一喝。能轉凡成聖。則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吾宗五教。是爲正說。若不能入。是爲邪說。諸禪視師。師曰。如法師所問不足三大禪師之酬。淨因小長老可以使法師無惑也。師召善。善應諾。師曰。法師所謂愚法小乘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乃空義也。大乘終教者。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者。乃即有即空義也。一乘圓教者。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或作空而不有有而不空）義也。如我一喝。非唯能入五教。至於工巧技藝。諸子百家。悉皆能入。師震聲喝一喝。問善曰。聞麼。曰聞。師曰。汝既聞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須臾又問善曰。聞麼。曰不聞。師曰。汝既不聞。適來一喝。是無能入始教。遂顧善曰。我初一喝。汝既道有。喝久聲銷。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而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教。我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一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即有即無。能入頓教。須知我此一喝。

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徧虛空即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故能入圓教善乃起再拜師復謂曰非唯一喝爲然乃至一語一默一動一靜從古至今十方虛空萬象森羅六趣四生三世諸佛一切聖賢八萬四千法門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契理契機與天地萬物一體謂之法身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四時八節陰陽一致謂之法性是故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切處有相無相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中含四義事理無邊周徧無餘參而不雜混而不一於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猶是建化門庭隨機方便謂之小歇場未至寶所殊不知吾祖師門下以心傳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見性成佛有千聖不傳底向上一路在善又問曰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汝且向下會取善曰如何是寶所師曰非汝境界善曰望禪師慈悲師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善膠口而退聞者靡不歎仰皇帝顧謂近臣曰禪宗玄妙深極如此淨因才辯亦罕有也近臣奏曰此宗師之緒餘也

景淳知藏 泐潭祥法嗣

景淳知藏梅州人於化度寺得度往依泐潭入室次泐潭問陝府鐵牛重多少師叉手近前曰且道重多少泐潭曰尾在黃河北頭枕黃河南善財無鼻孔依舊向南參師擬議泐潭便打忽頓徹巾侍有年竟隱居林壑

懷玉用宣首座 泐潭祥法嗣

信州懷玉用宣首座四明彭氏子幼爲僧徑趨叢席侍泐潭於黃檗一日自臨川持鉢歸值泐潭晚參有云一葉飄空便見秋法身須透鬧啾啾師聞領旨泐潭爲證據後依大慧大慧亦謂其類已嘗有頌大愚答佛話曰鋸解秤鎚出老杜詩紅稻啄殘鸚鵡顆碧梧棲老鳳凰枝

教外別傳卷九

教外別傳卷十臨濟宗一

南嶽下十五世 臨濟下十一世

徑山宗杲禪師 昭覺勤法嗣

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宣城奚氏子年十二入鄉校一日因與同窻戲以硯投之悞中先生帽償金而歸曰大丈夫讀世間書曷若究出世法即詣東山慧雲院事慧齊年十七薙髮具毗尼偶閱古雲門錄怳若舊習往依廣教珵禪師棄遊四方從曹洞諸老宿既得其說去登寶峯謁湛堂準禪師湛堂一見異之俾侍巾襪指以入道捷徑師橫機無所讓湛堂訶曰汝曾未悟病在意識領解則爲所知障湛堂疾革囑師曰吾去後當見川勤必能盡子機用(勤即圓悟)湛堂卒師趨謁無盡居士求湛堂塔銘無盡門庭高少許可與師一言相契下榻延之名師庵曰妙喜洎後再謁且囑令見圓悟師至天寧一日聞圓悟陞堂擧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雲門曰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即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於言下忽然前後際斷雖然動相不生却坐在淨躶躶處圓悟謂曰也不易你得到這田地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爲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須信有這箇道理遂令居擇木堂爲不釐務侍者日同士大夫入室(擇木乃朝士止息處)圓悟每擧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問之師纔開口圓悟便曰不是不是經半載遂問圓悟曰聞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這話不知五祖道甚麼圓悟笑而不答師曰和尚當時須對衆問如今說亦何妨圓悟不得已謂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五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五祖曰相隨來也師當下釋然曰我會也圓悟遂擧數因緣詰之師酧對無滯圓悟曰始知吾不汝欺遂著臨濟正宗記付之俾掌記室未幾令分座室中握竹篦以驗學者叢林浩然歸重名振京師右丞相呂公舜徒奏賜紫衣佛日之號會女眞之變其酋欲取禪僧十數人師在選得免趨吳虎丘度夏因閱華嚴至菩薩登第七地

證無生法忍洞曉向所請問濫堂殃崛摩羅持鉢至產婦家因緣○圓悟詔住雲居師往省覲至山次日即請爲第一座時會中多龍象以圓悟久虛座元俟師之來頗有不平之心及冬至秉拂昭覺元禪師出衆問曰眉間挂劒時如何師曰血濺梵天圓悟於座下以手約曰住住問得極好答得更奇元乃歸衆叢林由是改觀○師每入室圓悟時來聽其語一日入室罷上方丈圓悟曰或有箇禪和子得似老僧汝又如何支遣師曰何幸如之正如東坡說作劊子手一生得遇一箇肥漢副圓悟呵呵大笑曰你倒與我入室撈得我上壁也圓悟又問達磨西來將何傳授師曰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又副據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如何是第一句師曰此是第二句○圓悟常言近來諸方盡成窠臼五祖下我與佛鑑佛眼三人結社參禪如今早見這漏出來佛鑑下有一種作狗子叫鵓鳩鳴取笑人佛眼下有一種覷燈籠露柱指東畫西如眼見鬼一般我這裏且無這兩般病師曰擊石火閃電光引得無限人弄業識舉了便會了豈不是佛法大窠窟圓悟不覺吐舌乃曰休管他我只以契證爲期若不契證斷不放過師曰契證即得第恐只恁麼傳將去舉了便悟了硬主張擊石火閃電光業識茫茫未有了日圓悟深肯之○圓悟歸蜀師於雲居山後古雲門舊址創庵以居學者雲集久之入閩結茅於長樂洋嶼從之得法者十有三人又徙小溪雲門庵後應張丞相魏公浚徑山之命○上堂水底泥牛嚼生鐵檐梵鉢提咬著舌海神怒把珊瑚鞭須彌燈王痛不徹○室中問僧我前日有一問在你處你先前日答我了也即今因甚麼瞌睡僧曰如是如是師曰道甚麼僧曰不是不是師連打兩棒曰一棒打你如是一棒打你不是○舉竹篦問僧曰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速道速道僧曰請和尚放下竹篦即與和尚道師放下竹篦僧拂袖便出師曰侍者認取這僧著又舉問僧僧曰甕裏怕走却鼈那師下禪牀擒住曰此是誰語速道僧曰實不敢謾昧老師此是竹庵和尚教某恁麼道師連打數棒曰分明舉似諸方○師年

遹求解退居明月堂尋示微恙學徒問安師勉以弘道徐曰吾翌日始行至五鼓親書遺奏又貽書辭紫巖居士侍僧了賢請偈復大書曰生也祇恁麼死也祇恁麼有偈與無偈是甚麼熱大擲筆委然而逝

虎丘紹隆禪師昭覺勤法嗣

平江府虎丘紹隆禪師和之含山人也謁長蘆信禪師得其大略有傳圓悟語至者師讀之嘆曰想酢生液雖未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聆謦欬耳遂由寶峯依湛堂客黃龍叩死心禪師次謁圓悟一日入室圓悟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拳曰還見麼師曰見圓悟曰頭上安頭師聞脫然契證圓悟叱曰見箇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圓悟肯之尋俾掌藏教有問圓悟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爲哉圓悟曰瞌睡虎耳

育王端裕禪師昭覺勤法嗣

慶元府育王山佛智端裕禪師吳越王之裔也十八得度受具往依淨慈一禪師未幾偶聞僧擊露柱曰你何不說禪師忽微省去謁龍門遠甘露卓泐潭祥皆以穎邁見推晚見圓悟於鍾阜一日圓悟問誰知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即今是滅不滅曰請和尙合取口好圓悟曰此猶未出常情師擬對圓悟擊之師頓去所滯

護國景元禪師昭覺勤法嗣

台州護國此庵景元禪師永嘉楠溪張氏子習台教三禩棄謁圓悟於鍾阜因僧讀死心小參語云既迷須得箇悟既悟須識悟中迷迷中悟迷悟雙忘却從無迷悟處建立一切法師聞而疑卽趨佛殿以手托開門扉豁然大徹繼而執侍機辯逸發圓悟目爲聱頭元侍者

南峯雲辯禪師昭覺勤法嗣

平江府南峯雲辯禪師本郡人依闆之瑞峯章得度旋里謁穹窿圓忽有得遂逕所見圓曰子雖得入未至當也切宜著鞭乃辭扣諸席後參圓悟值入室纔踵門圓悟曰看脚下師打露柱一下圓悟曰何不著實道取一句師曰師若搖頭弟子擺尾圓悟曰你試擺尾看師翻筋斗而出圓悟大笑由是知名

靈隱慧遠禪師 昭覺勤法嗣

臨安府靈隱慧遠佛海禪師眉山彭氏子年十三從藥師院宗辯爲僧詣大慈聽習棄依靈巖徽禪師微有省會圓悟復領昭覺師即之聞圓悟普說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爲侶因緣師忽頓悟仆於衆衆掖之師乃曰吾夢覺矣至夜小參師出問曰淨裸裸空無一物赤骨力貧無一錢戶破家亡乞師賑濟圓悟曰七珍八寶一時拏師曰禍不入謹家之門圓悟曰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師隨聲便喝圓悟以拄杖擊禪牀曰喫得棒也未師又喝圓悟連喝兩喝師便禮拜自此機鋒峻發無所抵捂○一日鳴鼓陞堂師潛坐帳中侍僧尋之師忽撥開帳曰祇在這裏因甚麼不見僧無對

華藏安民禪師 昭覺勤法嗣

建康府華藏密印安民禪師嘉定府朱氏子初講楞嚴於成都爲義學所歸時圓悟居昭覺師與勝禪師爲友因造焉聞圓悟小參舉國師三喚侍者因緣趙州拈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那裏是文彩已彰處師心疑之告香入室圓悟問座主講何經師曰楞嚴圓悟曰楞嚴有七處徵心八還辨見畢竟心在甚麼處師多呈藝解圓悟皆不肯師復請益圓悟令一切處作文彩已彰會偶僧請益十玄談方舉問君心印作何顏圓悟厲聲曰文彩已彰師聞而有省遂求印證圓悟示以本色鉗鎚師則罔措一日白圓悟曰和尚休舉話待某說看圓悟諾師曰尋常拈槌豎拂豈不是經中道一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即菩提妙明眞心圓悟笑曰你元來在這裏作活計師又曰下喝敲牀時豈不是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圓悟曰你豈不見經中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師於言下釋然圓悟出蜀居夾山師罷講侍行圓悟爲衆夜參舉古帆未挂因緣師聞未領遂求決圓悟曰你問我師舉前話圓悟曰庭前柏樹子師即洞明謂圓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殊不知大海投於一滴圓悟笑曰柰這漢何未幾令分座○師後謁佛鑑於蔣山佛鑑問佛果有不曾亂爲人說底句曾與你說麼師曰合取狗口佛鑑震聲曰不是這箇道理師

曰無人奪你鹽茶袋叫作甚麽佛鑑曰佛果若不爲你說我爲你說師曰和尚疑時退院別參去佛鑑呵呵大笑

昭覺道元禪師 昭覺勤法嗣

成都府昭覺徹庵道元禪師綿州鄧氏子幼於降寂寺圓具東遊謁大別道禪師因看廓然無聖之語忽爾失笑曰達磨元來在這裏道譽之往參佛鑑佛眼蒙賞識依圓悟於金山以所見告圓悟弗之許圓悟被詔住雲居師從之雖有信入終以鯁胷之物未去爲疑會圓悟問參徒生死到來時如何僧曰香臺子笑和尚次問師汝作麽生師曰草賊大敗圓悟曰有人問你時如何師擬答圓悟憑陵曰草賊大敗師即徹證圓悟以拳擊之師搊掌大笑圓悟曰汝見甚麽便如此師曰毒拳未報永劫不忘

中竺中仁禪師 昭覺勤法嗣

臨安府中天竺佝堂中仁禪師洛陽人也來三藏譯經所誦窮經論特於宗門未之信時圓悟居天寧淩晨謁之圓悟方爲衆入室師見敬服奮然造前圓悟曰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即同魔說速道速道師擬對圓悟劈口摑之因墜一齒即大悟○上堂舉狗子無佛性話乃曰二八佳人刺繡遲紫荊華下囀黃鸝可憐無限傷春意盡在停鍼不語時○淳熙甲午四月八日孝宗皇帝詔入賜座說法帝舉不與萬法爲侶因緣俾拈提師拈罷頌曰秤鎚搦出油閑言長語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

象耳袁覺禪師 昭覺勤法嗣

眉州象耳山袁覺禪師郡之袁氏子試經得度本名圓覺郡守塡祠牒誤作袁字疑師慊然戲謂之曰一字名可乎師笑曰一字已多郡守異之既受具出蜀偏謁有道尊宿後往大潙依佛性頃之入室陳所見佛性曰汝忒煞遠在然知其爲法器俾充侍者掌賓客師每侍佛性佛性必舉法華開示悟入四字令下語又曰直待我竪點頭時汝方是也偶不職被斥制中無依寓俗士家一日誦法華至亦復不知何者是火何者爲舍乃豁然制罷歸省佛性見首肯之圓悟再得旨住雲居師至彼以所得白圓悟圓悟呵曰本

是淨地屙屎作麼師所疑頓釋

華嚴祖覺禪師 昭覺勤法嗣

眉州中巖華嚴祖覺禪師嘉州楊氏子幼聰慧書史過目成誦著書排釋氏惡境忽現悔過出家依慧日能禪師未幾疽發膝上五年醫莫愈因書華嚴合論畢夜感異夢旦即捨杖步趨一日誦至現相品曰佛身無有生而能示出生法性如虛空諸佛於中住無住亦無去處處皆見佛遂悟華嚴宗旨洎登僧籍府帥請講于千部堂詞辯宏放衆所歎服適南堂靜禪師過門謂師曰觀公講說獨步西南惜未解離文字相耳儻問道方外即今之周金剛也師欣然罷講南遊依圓悟於鍾阜一日入室圓悟舉羅山道有言時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覿露機鋒如同電拂作麼生會師莫能對夙夜參究忽然有省作偈呈圓悟曰家住孤峯頂長年半掩門自嗟身已老活計付兒孫圓悟見許可次日入室圓悟又問昨日公案作麼生師擬對圓悟便喝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師復留五年愈更迷悶後於廬山棲賢閱浮山遠禪師削執論云若道悟有親疎豈有旃檀林中却生臭草豁然契悟作偈寄圓悟曰出林依舊入蓬蒿天網恢恢不可逃誰信業緣無避處歸來不怕語聲高圓悟大喜持以示衆曰覺華嚴徹矣

明因曇玩禪師 昭覺勤法嗣

平江府西山明因曇玩禪師溫州黃氏子徧參叢席宣和庚子回抵鍾阜適朝廷改僧爲德士師與同志數人入頭陁巖食松自處久之圓悟被旨居是山親至巖所令去鬚髮及圓悟詔補京師天寧與師俱往命掌香水海未幾因擧枹擊皷頓明大法凡有所問皆對曰莫理會故流輩咸以莫理會稱之

道祖首座 昭覺勤法嗣

成都府昭覺道祖首座初見圓悟於即心是佛語下發明久之圓悟命分座一日爲衆入室餘二十許人師忽問曰生死到來如何回避衆無對師擲下拂子奄然而逝衆皆愕眙亟以聞圓悟圓悟至召曰祖首座師張目眎之圓悟曰抖擻精神透關去師點頭竟爾趨寂

宗振首座 昭覺勤法嗣

南康軍雲居宗振首座丹丘人也依圜悟於雲居一日仰瞻鐘閣倏然契證有詰之者首座酧以三偈其後曰我有一機直下示伊靑天霹靂電卷星馳德山臨濟棒喝徒施不傳之妙於汝何斷圜悟見大悅

樞密徐俯居士 昭覺勤法嗣

樞密徐俯字師川號東湖居士每侍先龍圖謁法昌及靈源語論終日公闚之窺如也及法昌歸寂在笑談間公異之始篤信此道後丁父憂念無以報罔極命靈源歸孝址說法靈源登座問答已乃曰諸仁者祇如龍圖平日讀萬卷書如水傳器涓滴不遺且道尋常著在甚麼處而今捨識之後這著萬卷書底又却向甚麼處著公聞灑然有得遂曰吾無憾矣靈源下座問曰學士適來見箇甚麼便恁麼道公曰若有所見則鈍置和尚去也靈源曰恁麼則老僧不如公曰和尚是何心行靈源大笑靖康初爲尚書外郎與朝士同志者挂鉢於天寧寺之擇木堂力參圜悟圜悟亦喜其見地超邁一日至書記寮指圜悟頂相曰這老漢脚跟猶未點地在圜悟顆面曰甕裏何曾走却鼈公曰且喜老漢脚跟點地圜悟曰莫謗他好公休去

郡王趙令衿居士 昭覺勤法嗣

郡王趙令衿字表之號超然居士任南康政成事簡多與禪衲遊公堂問爲摩詰丈室適圜悟居頤阜公欣然就其鑪鞴圜悟不少假公固請圜悟曰此事要得相應直須是死一回始得公默契嘗自疏之其略曰家貧遭劫誰知盡底不存空屋無人幾度賊來亦打圜悟見囑令加護紹興庚申冬公與汪內翰藻李參政邴曾侍郎開詣徑山謁大慧大慧聞至乃令擊皷入室公欣然袖香趨之大慧曰趙州洗鉢盂話居士作麼生會公曰討甚麼碗拂袖便出大慧起搊住曰古人向這裏悟去你因甚麼却不悟公擬對大慧揿之曰討甚麼碗公曰還這老漢始得

侍郎李彌遜居士 昭覺勤法嗣

侍郎李彌遜號普現居士少時讀書五行俱下年十八中鄉舉登第京師旋歷華要至二十八歲爲中書

舍人常入圓悟室一日早朝回至天津橋馬躍忽有省通身汗流直造天寧適圓悟出門迓見便喚曰居士且喜大事了畢公厲聲曰和尚眼華作甚麼圓悟便喝公亦喝於是機鋒迅捷凡與圓悟問答當機不讓公後遷吏部乞祠祿歸閩連江築庵自娛忽一日示微恙遽索湯沐浴畢遂趺坐作偈曰謾說從來牧護今日分明呈露虛空撲倒須彌說甚向上一路擲筆而逝

覺庵道人祖氏 昭覺勤法嗣

覺庵道人祖氏建寧游察院之姪女也幼志不出適留心祖道於圓悟示衆語下了然明白圓悟曰更須颺却所見始得自由祖答偈曰露柱抽橫骨虛空弄爪牙直饒玄會得猶是眼中沙

成都范縣君 昭覺勤法嗣

成都府范縣君者嫠居歲久常坐而不臥聞圓悟住昭覺往禮拜請示入道因緣圓悟令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久無所契范泣告圓悟曰和尚有何方便令某易會圓悟曰却有箇方便遂令祇看是箇甚麼後有省曰元來恁麼地近那

文殊心道禪師 太平懃法嗣

常德府文殊心道禪師眉州徐氏子年三十得度詣成都習唯識自以為至同舍詰之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今目前萬象縱然心識安在師茫然不知對遂出關周流江淮既抵舒之太平聞佛鑑禪師夜參舉趙州栢樹子話至覺鐵觜曰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因大疑提撕既久一夕豁然即趨丈室擬敘所悟佛鑑見來便閉門師曰和尚莫謾某甲佛鑑曰十方無壁落何不入門來師以拳擉破窻紙佛鑑即開門搊住曰道道師以兩手捧佛鑑頭作口啐而出遂呈偈曰趙州有箇栢樹話禪客相傳徧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向根源會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禪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真假佛鑑深然之每對客稱賞○建炎三年春示衆舉臨濟入滅囑三聖因緣師曰正法眼藏瞎驢滅臨濟何曾有是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月至閏三月賊鍾相叛其徒欲舉師南奔者師曰學道所以了生

死何避之有賊至師曰速見殺以快汝心賊即舉槊殘之血皆白乳賊駭引席覆之而去

龍牙智才禪師（太平懃法嗣）

潭州龍牙智才禪師舒州施氏子早服勤於佛鑑法席而局務不辭難名已聞於叢林及遊方迫暮至黃龍適死心在三門問其所從來既稱名則知為舒州太平才莊主矣翌日入室死心問曰會得最初句便會末後句會得末後句便會最初句最初末後拈放一邊百丈野狐話作麼生會師曰入戶已知來見解何須更舉轢中泥死心曰新長老死在上座手裏也師曰語言雖有異至理且無差死心曰如何是無差底事師曰不扣黃龍角焉知頷下珠死心便打○初住嶽麓開堂日僧問德山棒臨濟喝今日請師為拈掇師曰蘇嚕蘇嚕曰蘇嚕蘇嚕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蘇嚕蘇嚕由是叢林呼為才蘇嚕

何山守珣禪師（太平懃法嗣）

安吉州何山佛燈守珣禪師郡之施氏子參廣鑑瑛禪師不契遂造太平隨眾咨請邈無所入乃封其衾曰此生若不徹去誓不展此於是晝坐宵立如喪考妣逾七七日忽佛鑑上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聞頓悟往見佛鑑佛鑑曰可惜一顆明珠被這風顛漢拾得乃詰之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師曰莫道靈雲不疑只今覓箇疑處了不可得佛鑑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那裏是他未徹處師曰深知和尚老婆心切佛鑑然之師拜起呈偈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華爛熳始擡眸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即便休佛鑑囑令護持是夕厲聲謂眾曰這回珣上座穩睡去也圓悟聞得疑其未然乃曰我須勘過始得遂令人召至因與遊山偶到一水潭圓悟推師入水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潭深魚聚圓悟曰見後如何師曰樹高招風圓悟曰見與未見時如何師曰伸脚在縮脚裏圓悟大稱之

祥符清海禪師（太平懃法嗣）

吉州大中祥符清海禪師初見佛鑑佛鑑問三世諸佛一口吞盡何處更有眾生可教化此理如何師擬

進語佛鑑喝之師忽領旨

龍翔士珪禪師 龍門遠法嗣

溫州龍翔竹庵士珪禪師成都史氏子初依大慈宗雅心醉楞嚴逾五秋南遊謁諸尊宿始登龍門卽以平時所得白佛眼佛眼曰汝解心已極但欠著力開眼耳遂俾職堂司一日侍立次問曰絕對待時如何佛眼曰如汝僧堂中白椎相似師罔措佛眼至晩抵堂司師理前話佛眼曰閑言語師於言下大悟

雲居善悟禪師 龍門遠法嗣

南康軍雲居高庵善悟禪師洋州李氏子年十一去家業經得度有夙慧聞沖禪師舉武帝問達磨因緣如獲舊物遽曰我既廓然何勝之有沖異其語勉之南詢蒙授記於龍門一日有僧被蛇傷足佛眼問曰既是龍門爲甚麼却被蛇皷師卽應曰果然現大人相佛眼益器之後傳此語到昭覺圓悟曰龍門有此僧耶東山法道未寂寥爾

黃龍法忠禪師 龍門遠法嗣

隆興府黃龍牧庵法忠禪師四明姚氏子習台教悟一心三觀之旨未能泯跡徧參名宿至龍門觀水磨旋轉發明心要乃述偈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呈佛眼佛眼曰其中事作麽生師曰濶下水長流佛眼曰我有末後一句待分付汝師卽掩耳而去

烏巨道行禪師 龍門遠法嗣

衢州烏巨雪堂道行禪師處州葉氏子依泗州普照英禪師得度去參佛眼一日聞擧立沙築著脚指話遂大悟

白楊法順禪師 龍門遠法嗣

撫州白楊法順禪師綿州文氏子依止佛眼聞普說擧傅大士心王銘云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師於言下有省後觀寶藏迅轉頓明大法趨丈室作禮呈偈曰頂有異峯雲冉冉源無別派水泠泠遊山未到山窮處終被青山礙眼睛佛眼笑而可之

雲居法如禪師 龍門遠法嗣

南康軍雲居法如禪師丹丘胡氏子依護國瑞禪師

祝髮登具。徧參澍右諸宗匠。晚至龍門。以平日所證白佛眼。佛眼曰。此皆學解。非究竟事。欲了生死。當求妙悟。師駭然諦信。一日命主香積。以道業未辦固辭。佛眼勉曰。姑就職。其中大有人為汝說法。未幾晨興開廚門。望見聖僧。契所未證。即白佛眼。佛眼曰。這裏還見聖僧麼。師詣前問訊。叉手而立。佛眼曰。向汝道大有人為汝說法

歸宗正賢禪師（龍門遠法嗣）

南康軍歸宗眞牧正賢禪師。潼川陳氏子。遊成都。依大慈秀公。習經論。凡典籍過目成誦。秀稱為經藏子。出蜀。謁諸尊宿。後扣佛眼。一日入室。佛眼舉殷勤抱得旃檀樹語。聲未絕。師頓悟。佛眼曰。經藏子漏逗了也。自是與師商確淵奧。亹亹無盡。佛眼稱善。因手書眞牧二字授之

道場明辯禪師（龍門遠法嗣）

安吉州道場正堂明辯禪師。本郡俞氏子。謁諸名宿。至西京少林。聞僧舉佛眼以古詩發明罽賓王斬師子尊者話。曰。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華愁殺渡江人。一聲笼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師默有所契。即趨龍門求入室。佛眼問。從上祖師方冊因緣。許你會得。忽舉拳曰。這箇因何喚作拳。師擬對。佛眼築其口曰。不得作道理。於是頓去知見○室中垂問曰。貓兒為甚麼愛捉老鼠。又曰。板鳴因甚麼狗吠○師家風嚴冷。初機多憚之。因贊達磨曰。昇元閣前櫨欏。洛陽峯畔乖張。皮髓傳成話欛。隻履無處埋藏。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華撲鼻香。雪堂行一見。大稱賞曰。先師猶有此人在。只消此贊。可以坐斷天下人舌頭

世奇首座（龍門遠法嗣）

世奇首座者。成都人也。徧依師席。晚造龍門。一日燕坐瞌睡。聞羣蛙忽鳴。誤聽為淨髮版響。亟趨往。有曉之者曰。蛙鳴非版也。師恍然詣方丈。剖露。佛眼曰。豈不見羅睺羅師。遽止曰。和尚不必舉。待去自看。未幾有省。乃占偈曰。夜中聞版響。覺後蝦蟇啼。蝦蟇與版響。山嶽一時齊。由是益加參究。洞臻玄奧。佛眼命分座。師固辭曰。此非細事也。如金針刺眼。毫髮若差。眼則破矣。願生生居學地。而自煅煉。佛眼因以偈美之

給事馮楫居士龍門遠法嗣

給事馮楫濟川居士自壯扣諸名宿最後居龍門從佛眼遠禪師再歲一日同遠經行法堂偶童子趨庭吟曰萬象之中獨露身遠拊公背曰好灊公於是契入紹興丁巳除給事會大慧禪師就明慶開堂大慧下座公挽之曰和尚每言於士大夫前曰此生決不作這蟲豸今日因甚却納敗缺大慧曰盡大地是箇杲上座你向甚處見他公擬對大慧便掌公曰是我招得越月特丐祠坐夏徑山榜其室曰不動軒一日大慧陞座舉藥山問石頭曰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承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慈悲示誨石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你作麼生藥山罔措石頭曰子緣不在此可往江西見馬大師去藥山至馬祖處亦如前問祖曰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藥山大悟大慧拈罷公隨至方丈曰適來和尚所舉底因緣某理會得了大慧曰你如何會公曰恁麼也不得嚧嚧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唦喇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蘇嚧唦喇娑婆訶大慧印之以偈曰梵語唐言打成一塊士哉俗人得此三昧公後知邛州所至宴晦無倦嘗自詠曰公事之餘喜坐禪少曾將脇到牀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至二十三年秋乞休致預報親知期以十月三日報終至日令後廳置高座見客如平時至辰巳間降堦望闕肅拜請漕使攝邛事著僧衣履踞高座囑諸官吏及道俗各宜向道扶持教門建立法幢遂拈拄杖按膝蛻然而化漕使請曰安撫去住如此自由何不留一頌以表罕聞公張目索筆書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老人言盡龜哥眼赤竟爾長往

石頭自回禪師大隨靜法嗣

台州釣魚臺石頭自回禪師本郡人也世為石工雖不識字志慕空宗每求人口授法華能誦之棄家投大隨供掃灑寺中令取崖石師手不釋鎚鑿而誦經不輟口大隨見而語曰今日硿磕明日硿磕死生到來作甚折合師愕然釋其器設禮願聞究竟法因隨

至方丈大隨令且罷誦經看趙州勘婆因緣師念念不去心久之因鑿石石稍堅盡力一鎚瞥見火光忽然省徹走至方丈禮拜呈頌曰用盡工夫渾無巴鼻火光迸散元在這裏大隨忻然曰子徹也復獻趙州勘婆頌曰三軍不動旗閃爍老婆正是魔王脚趙州無柄鐵掃帚掃蕩煙塵空索索大隨可之遂授以僧服人以其爲石工故有回石頭之稱也

護聖居靜禪師法嗣大隨靜

潼川府護聖愚丘居靜禪師成都楊氏子年十四禮白馬安慧爲師聞南堂道望遂往依焉南堂舉香嚴枯木裏龍吟話往返酧詰師於言下大悟一日南堂問曰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汝作麼生師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南堂矍然曰這小廝兒師珍重便行

劍門南修道者法嗣大隨靜

劍門南修道者淳厚之士也自大隨一語契投服勤不怠歸謁崇化賢禪師坐次賢以宗門三印問之南曰印空印泥印水平地寒濤競起假饒去就十分也是靈龜曳尾

尚書莫將居士法嗣大隨靜

莫將尚書字少虛家世豫章分寧因官西蜀謁南堂靜禪師咨決心要南堂使其向好處提撕適如廁俄聞穢氣急以手掩鼻遂有省即呈以偈曰從來姿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頭南堂答曰一法纔通法法周縱橫妙用更何求青蛇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僧笑點頭 徑山信云莫尚書向鼻尖頭摸得些臭氣便揚出熏人南堂老漢好與三十棒何故養子不教父之過頌云摸得黃金特地愁支離縱好漫風流當時若作今時用截斷尚書臭鼻頭

龍圖王蕭居士法嗣大隨靜

龍圖王蕭居士字觀復留昭覺日聞開靜板聲有省問南堂曰某有箇見處纔被人問却開口不得未審過在甚處南堂曰過在有箇見處南堂却問朝旆幾時到任公曰去年八月四日南堂曰自按察幾時離衙公曰前月二十南堂曰爲甚麼道開口不得公乃契悟

徑山智策禪師法嗣雲巖游

臨安府徑山塗毒智策禪師天台陳氏子十九造國清謁寂室光灑然有省次謁大圓於明之萬壽大圓問曰甚處來師曰天台來曰見智者大師麼師曰卽今亦不少曰因甚在汝脚跟下師曰當面蹉過大圓曰上人不耘而秀不扶而直一日辭去大圓送之門拊師背曰寶所在近此城非實師領之往豫章謁典牛道由雲居風雪塞路坐閱四十二日午初版聲鏗然豁爾大悟及造門典牛獨指師曰甚處見神見鬼來師曰雲居聞版聲來典牛曰是甚麼師曰打破虛空全無柄靶典牛曰向上事未在師曰東家暗坐西家斯罵典牛曰嶄然超出佛祖他日起家一鱗足矣

左丞范沖居士 圓通旻法嗣

左丞范沖居士字致虛由翰苑守豫章過圓通謁旻禪師茶罷曰某行將老矣賢在金紫行中去此事稍遠圓通呼內翰公應喏圓通曰何遠之有公躍然曰乞師再垂指誨圓通曰此去洪都有四程公佇思圓通曰見卽便見擬思卽差公乃豁然有省

樞密吳居厚居士 圓通旻法嗣

樞密吳居厚居士擁節歸鍾陵謁圓通旻禪師曰某頃赴省試過此過趙州關因問前住訥老透關底事如何訥曰且去做官今不覺五十餘年旻曰曾明得透關底事麼公曰八次經過常存此念然未甚脫灑在旻度扇與之曰請使扇公卽揮扇旻曰有甚不脫灑處公忽有省曰便請末後句旻乃揮扇兩下公曰親切親切旻曰吉獠舌頭三千里

中丞盧航居士 圓通旻法嗣

中丞盧航居士與圓通擁爐次公問諸家因緣不勞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圓通厲聲指曰看火公急撥衣忽大悟謝曰灼然佛法無多子圓通喝曰放下著公應喏喏

左司都貺居士 圓通旻法嗣

左司都貺居士問圓通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當如何湊泊圓通曰全身入火聚公曰畢竟如何曉會圓通曰驀直去公沈吟圓通曰可更喫茶麼公曰不必圓通曰何不恁麼會公契旨曰元來太近圓通曰十萬八千公占偈曰不可思議是大火聚便恁

麼去不離當處圓通曰咦猶有這箇在公曰乞師再垂指示圓通曰便恁麼去鐺是鐵鑄公頓首謝之

治父道川禪師法嗣 淨因成

無爲軍治父實際道川禪師崑山狄氏子初爲縣之弓級聞東齋謙首座爲道俗演法往從之習坐不倦一日因不職遭笞忽於杖下大悟遂辭職依謙

南嶽下十六世 臨濟下十二世

教忠彌光禪師法嗣 徑山杲

泉州教忠晦庵彌光禪師閩之李氏子出嶺謁圓悟禪師於雲居次參黃檗祥高庵悟機語皆契以淮楚盜起歸謁佛心會大慧寓廣因往從之大慧謂曰汝在佛心處所得者試擧一二看師擧佛心上堂拈普化公案曰佛心卽不然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劈脊便打從教徧界分身大慧曰汝意如何師曰某不肯他後頭下箇注脚大慧曰此正是以病爲法師毅然無信可意大慧曰汝但揣摩看師竟以爲不然經旬因記海印信禪師拈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始無滯趣告大慧大慧以擧道者見瑯邪并玄沙未徹語詰之師對已大慧笑曰雖進得一步祇是不著所在如人斫樹根下一刀則命根斷矣汝向枝上斫其能斷命根乎今諸方浩浩說禪者見處總如此何益於事其楊岐正傳三四人而已師慍而去翌日大慧問汝還疑否師曰無可疑者大慧曰祇如古人相見未開口時已知虛實或聞其語便識淺深此理如何師悚然汗下莫知所詣大慧令究有句無句大慧過雲門庵師侍行一日問曰某到這裏不能得徹病在甚處大慧曰汝病最癖世醫拱手何也別人死了活不得汝今活了未曾死要到大安樂田地須是死一回始得師疑情愈深後入室大慧問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卻藥忌道將一句來師曰裂破大慧震威喝曰你又說禪也師卽大悟大慧撾鼓告衆曰龜毛拈得笑哈哈一擊萬重關鎖開慶快平生在今日孰云千里賺吾來師亦以頌呈之曰一拶當機怒雷吼驚起須彌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鼻孔失卻口

東林道顏禪師法嗣 徑山杲

江州東林卍庵道顏禪師潼川人久參圓悟徹有省

發洎圓悟還蜀囑依妙喜仍以書致妙喜曰顏川彩繪已畢但欠點眼耳他日嗣其後未可量也妙喜居雲門及洋嶼師皆在焉朝夕質疑方大悟

西禪鼎需禪師 徑山杲法嗣

福州西禪懶庵鼎需禪師本郡林氏子幼舉進士有聲年二十五因讀遺教經忽曰幾爲儒冠誤欲去家母難之以親迎在期師乃絶之曰夭桃紅杏一時分付春風翠竹黃華此去永爲道伴竟依保壽樂禪師爲比丘一錫湖湘徧參名宿法無異味歸里結庵於羌峯絶頂不下山者三年佛心才禪師挽出首衆於大乘嘗問學者卽心卽佛因緣時妙喜庵于洋嶼師之友彌光與師書云庵主手段與諸方別可來少欵如何師不答彌光以計邀師飯師往赴之會妙喜爲諸徒入室師隨喜焉妙喜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曰卽心是佛作麼生師下語妙喜訶之曰你見解如此敢妄爲人師耶嗚皷普說訐其平生珍重得力處排爲邪解師淚交頤不敢仰視默計曰我之所得旣爲所排西來不傳之旨豈止此耶遂歸心弟子之列

一日妙喜問曰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如何師擬開口妙喜拈竹篦劈脊連打三下師於此大悟厲聲曰和尙已多了也妙喜又打一下師禮拜妙喜笑曰今日方知吾不汝欺也遂印以偈曰頂門豎亞摩醯眼肘後斜懸奪命符瞎却眼卸却符趙州東壁挂葫蘆於是聲名藉動叢林

開善道謙禪師 徑山杲法嗣

建寧府開善道謙禪師本郡人初之京師依圓悟無所省發後隨妙喜庵居泉南及妙喜領徑山師亦侍行未幾令師往長沙通紫巖居士張公書師自謂我參禪二十年無入頭處更作此行決定荒廢意欲無行友人宗元者叱曰不可在路便參禪不得也去吾與汝俱往師不得已而行在路泣語元曰我一生參禪殊無得力處今又途路奔波如何得相應去宗元告之曰你但將諸方參得底悟得底圓悟妙喜爲你說得底都不要理會途中可替底事我盡替你只有五件事替你不得你須自家支當師曰五件者何事願聞其要宗元曰著衣喫飯屙屎放尿駄箇死屍路

上行師於言下領旨不覺手舞足蹈宗元曰你此回方可通書宜前進吾先歸矣宗元即回徑山師半載方返妙喜一見而喜曰建州子你這回別也

育王德光禪師 徑山杲法嗣

慶元府育王佛照德光禪師臨江軍彭氏子志學之年依本郡東山光化寺吉禪師落髮一日入室吉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罔措遂致疑通夕不寐次日詣方丈請益昨日蒙和尚垂問既不是心又不是佛又不是物畢竟是甚麼望和尚慈悲指示吉震威一喝曰這沙彌更要我與你下注脚在拈棒劈脊打出師於是有省後謁月庵杲應庵華百丈震終不自肯適大慧領育王四海英材鱗集師亦與焉大慧室中問師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師擬對大慧便棒師豁然大悟從前所得瓦解冰消

玉泉曇懿禪師 徑山杲法嗣

福州玉泉曇懿禪師久依圓悟自謂不疑紹興初出住興化祥雲法席頗盛大慧入閩知其所見未諦致書令來師遲遲大慧小參且痛斥仍榜告四衆師不得已破夏謁之大慧鞫其所證既而曰汝恁麼見解敢嗣圓悟老人耶師退院親之一日入室大慧問我要箇不會禪底做國師師曰我做得國師去也大慧喝出居無何語之曰香嚴悟處不在擊竹邊俱胝得處不在指頭上師乃頓明

薦福悟本禪師 徑山杲法嗣

饒州薦福悟本禪師江州人也自江西雲門參侍妙喜至泉南小谿于時英俊畢集受印可者多矣師私謂其棄已且欲發去妙喜知而語之曰汝但專意參究如有所得不待開口吾已識也既而有聞師入室者故謂師曰本侍者參禪許多年逐日只道得箇不會師詬之曰這小鬼你未生時我已三度霍山廟裏退牙了好教你知由是益銳志以狗子無佛性話舉無字而提撕一夕將三鼓倚殿柱昏寐間不覺無字出口吻忽爾頓悟後三日妙喜歸自郡城師趨丈室足纔越閫未及吐詞妙喜曰本鬍子這回方是徹頭也

育王遵璞禪師 徑山杲法嗣

慶元府育王大圓遵璞禪師福州人幼同玉泉懿問道圓悟數載後還里佐懿於莆中祥雲紹興甲寅大慧居洋嶼師往訊之入室次大慧問三聖興化出不出爲人不爲人話你道這兩箇老漢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於大慧膝上打一拳大慧曰秖你這一拳爲三聖出氣爲興化出氣速道速道師擬議大慧便打復謂曰你第一不得忘了這一棒後因大慧室中問僧曰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雪峯見僧入門便道是甚麼睦州見僧便道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你道這四箇老漢還有爲人處也無僧曰有大慧曰剳僧擬議大慧便喝師聞遽領微旨大慧欣然許之

能仁祖元禪師 徑山杲法嗣

溫州鴈山能仁枯木祖元禪師七閩林氏子初謁雪峯預次依佛心才皆已機契及依大慧於雲門庵夜坐次睹僧剔燈始徹證有偈曰剔起燈來是火歷劫無明照破歸堂撞見聖僧栽乎當面蹉過不蹉過是甚麼十五年前奇特依前秖是這箇大慧以偈贈之曰萬仞崖頭解放身起來依舊却惺惺饑餐渴飲渾無事那論昔人非昔人

蔣山善直禪師 徑山杲法嗣

建康府蔣山一庵善直禪師德安雲夢人初參妙喜於回鴈峯下一日妙喜問之曰上座甚處人師曰安州人妙喜曰我聞你安州人會厮撲是否師便作相撲勢妙喜曰湖南人喫魚因甚湖北人著鯁師打筋斗而出妙喜曰誰知冷灰裏有粒豆爆○一日留守陳丞相俊卿會諸山茶話次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公案令諸山批判皆以奇語取奉師最後曰張打油李打油不打渾身只打頭陳大喜

近禮侍者 徑山杲法嗣

近禮侍者三山人久侍大慧嘗默究竹篦話無所入一日入室罷求指示大慧曰你是福州人我說箇喻向你如將名品茘枝和皮殼一時剝了以手送在你口裏秖是你不解吞師不覺失笑曰和尚吞却即禍事大慧後問師曰前日吞了底茘枝秖是你不知滋

味師曰若知滋味轉見禍事

資壽尼妙總禪師 徑山杲法嗣

平江府資壽尼無著妙總禪師丞相蘇公頌之孫女也年三十許厭世浮休脫去緣飾咨參諸老已入正信作夏徑山大慧陞堂舉藥山初參石頭後見馬祖因緣師聞豁然省悟大慧下座不動居士馮公機隨至方丈曰某理會得和尚適來所舉公案大慧曰居士如何曰恁麼也不得嚇嚧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嚛哩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嚇嚧嚛哩娑婆訶大慧舉似師師曰曾見郭象註莊子識者曰却是莊子註郭象大慧見其語異復舉嚴頭婆子話問之師答偈曰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橈舞棹別宮商雲山海月都拋却贏得莊周蝶夢長大慧休去馮公疑其所悟不根後過無錫招至舟中問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棄水中大慧老師言道人理會得且如何會師曰已上供通並是詣實馮公大驚大慧挂牌次師入室大慧問古人不出方丈為甚麼却去莊上喫油餈師曰和尚放妙總過妙總方敢通箇消息大慧曰我放你過你試道看師曰妙總亦放和尚過大慧曰爭奈油餈何師喝一喝而出於是聲聞四方

侍郎張九成居士 徑山杲法嗣

侍郎無垢居士張九成未第時因客談楊文公呂微仲諸名儒所造精妙皆由禪學而至也於是心慕之聞寶印楚明禪師道傳大通居淨慈即之請問入道之要明曰此事唯念念不捨久久純熟時節到來自然證入復舉趙州栢樹子話令時時提撕公久之無省辭謁善權清禪師公問此事人人有分箇箇圓成是否清曰然公曰為甚麼某無箇入處清於袖中出數珠示之曰此是誰底公俛仰無對清復袖之曰是汝底則拈取去纔涉思惟即不是汝底公悚然未幾留蘇氏館一夕如廁以栢樹子話究之聞蛙鳴釋然契入有偈曰春天月夜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恁麼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屆明謁法印一禪師機語頗契適私忌就明靜庵供雲水主僧惟尚禪師纔見乃展手公便喝尚批公頰公趨前尚曰張學

錄何得謗大般若公曰某見處祇如此和尙又作麼生尙舉馬祖陞堂百丈卷席話詰之敘語未終公推倒卓子尙大呼張學錄殺人公躍起問傍僧曰汝又作麼生僧罔措公毆之顧尙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尙大笑公獻偈曰卷席因緣也大奇諸方聞舉盡攢眉臺盤趯倒人星散直漢從來不受欺尙答曰從來高價不饒伊百戰場中奮兩眉奪角衝關君會也叢林誰敢更相欺紹興癸丑魁多士復謁尙於東庵尙曰浮山圓鑑云饒你入得汾陽室始到浮山門亦未見老僧在公作麼生公叱侍僧曰何不祗對僧罔措公打僧一掌曰蝦蟆窟裏果沒蛟龍丁巳秋大慧禪師董徑山學者仰如星斗公閱其語要歎曰是知宗門有人持以語尙恨未一見及爲禮部侍郞偶參政劉公請大慧說法于天竺公三往不值暨大慧報謁公見但寒暄而已大慧亦默識之尋奉祠還里至徑山與馮給事諸公議格物大慧曰公祇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公茫然大慧大笑公曰師能開諭乎大慧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與安祿山謀叛者其人先

爲閬守有畫像在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劒擊其像首時閬守居陝西首忽墮地公聞頓領深旨題不動軒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百大慧始許可後守邵陽丁父難過徑山飯僧秉鈞者意大慧議及朝政遂竄大慧於衡陽令公居家守服服除安置南安丙子春蒙恩北還道次新淦而大慧適至與聯舟劇談宗要未嘗語往事于氏心傳錄曰憲自嶺下侍舅氏歸新淦因會大慧舅氏令拜之憲曰素不拜僧舅氏曰汝姑扣之憲知其嘗執卷遂舉子思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三句以問大慧曰凡人旣不知本命元辰下落處又要牽好人入火坑如何聖賢於打頭一著不鑿破憲曰吾師能爲聖賢鑿破否大慧曰天命之謂性便是淸淨法身率性之謂道便是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便是千百億化身憲得以告舅氏曰子拜何辭繼鎭永嘉丁丑秋丐祠枉道訪大慧於育王越明年大慧得旨復領徑山謁公於慶善院曰某每於夢中必誦語孟何如大慧舉圓覺曰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

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公曰非老師莫聞此論也其頌黃龍三關曰我手何似佛手天下衲僧無口縱饒撩起便行也是鬼窟裏走（得不諱）我脚何似驢脚又被黐膠粘著躍身直上兜率天巳是遭他老鼠藥（吐不出）人人有箇生緣處鐵圍山下幾千年三灾直到四禪天這驢猶自在旁邊（得無工夫）

提刑吳偉明居士（徑山杲法嗣）

提刑吳偉明居士字元昭久參眞歇了禪師得自受用三昧爲極致後訪大慧於洋嶼庵隨衆入室大慧舉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公擬答大慧以竹篦便打公無對遂留咨參一日大慧謂曰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曝地斷方敵得生死若秖呈伎倆有甚了期卽辭去道次延平倏然契悟連書數頌寄大慧皆室中所問者有日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具金鎖骨趙州親見老南泉解道鎭州出蘿蔔大慧卽說偈證之曰通身一具金鎖骨堪與人天爲軌則要識臨濟小厮兒便是當年白拈賊

門司黃彥節居士（徑山杲法嗣）

門司黃彥節居士字節夫號妙德於大慧一喝下疑情頓脫大慧以衣付之嘗舉首山竹篦話至葉縣近前奪得拗折擲向堦下曰是甚麼首山曰瞎公曰妙德到這裏百色無能但記得曾作蠟梅絕句曰擬嚼枝頭蠟鷺香却肖蘭前村深雪裏莫作嶺梅看

天童曇華禪師（虎丘隆法嗣）

明州天童應庵曇華禪師蘄州江氏子首依水南遂禪師染指法味因徧歷江湖與諸老激揚無不契者至雲居禮圓悟禪師圓悟一見痛與提策及入蜀指見彰教彰教移虎丘師侍行未半載頓明大事去謁此庵分座連雲開法妙嚴後遷諸巨刹住歸宗日大慧在梅陽有僧傳師垂示語句大慧見之極口稱歎後以偈寄曰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眞消息報道楊岐正脉通其歸重如此

淨慈師一禪師（育王諶法嗣）

臨安府淨慈水庵師一禪師婺州馬氏子十六披剃首參雪峯慧照禪師慧照舉藏身無迹話問之師數日方明呈偈曰藏身無迹更無藏脫體無依便廝當

古鏡不勞還自照淡煙和霧濕秋光慧照質之曰畢竟那裏是藏身無迹處師曰嗄慧照曰無蹤迹處因甚麼莫藏身師曰石虎吞却木羊兒慧照深肯之

道場法全禪師（育王裕法嗣）

安吉州道場無庵法全禪師姑蘇陳氏子久依佛智每入室佛智以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師罔對一日聞僧舉五祖頌云趙州露刃劍忽大悟有偈曰皷吹轟轟祖佛肩龍樓香噴益州船有時赤脚弄明月踏破五湖波底天

慧通淸旦禪師（大潙泰法嗣）

潭州慧通淸旦禪師蓬州嚴氏子初出關至德山值泰上堂擧趙州臺山婆子已爲汝勘破了也且道意在甚麼處良久曰就地撮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師聞釋然翌日入室德山問前百丈不落因果因甚麼墮野狐後百丈不昧因果因甚麼脫野狐師曰好與一坑埋却

靈巖仲安師師（大潙泰法嗣）

澧州靈巖仲安禪師幼爲比丘壯遊講肆後謁圓悟於蔣山時佛性爲座元師扣之即領旨逮佛性住德山遣師至鍾阜通嗣書圓悟問曰千里馳來不辱宗風公案現成如何通信師曰覿面相呈更無回互曰此是德山底那箇是上座底師曰豈有第二人曰背後底聻師投書圓悟笑曰作家禪客天然有在師曰付與蔣山次至僧堂前師捧書問訊首座首座曰玄沙白紙此自何來師曰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日拜呈幸希一覽首座便喝師曰作家首座首座又喝師以書便打首座擬議師曰未明三八九不免自沈吟師以書復打一下曰接時圓悟與佛眼見圓悟曰打我首座死了也佛眼曰官馬厮踢有甚憑據師曰說甚官馬厮踢正是龍象蹴踏圓悟喚師至曰我五百人首座你爲甚麼打他曰和尙也須喫一頓始得圓悟顧佛眼吐舌佛眼曰未在却顧師問曰空手把鉏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意作麼生師鞠躬曰所供並是詣實佛眼笑曰元來是屋裏人

○又往見五祖自和尙通法眷書五祖曰書裏說箇甚麼師曰文彩已彰曰畢竟說箇甚麼師曰當陽揮

寶劒曰近前來這裏不識幾箇字師曰莫詐敗五祖顧侍者曰是那裏僧曰此上座向曾在和尚會下去五祖曰怪得恁麼滑頭師曰被和尚鈍置來五祖乃將書於香爐上爇曰南無三曼多沒陀南師近前彈指而已五祖便開書同德山曰佛果佛眼皆有偈送之未幾靈巖虛席衲子投牒乞師住持遂師法焉

國淸行機禪師 護國元法嗣

台州國淸簡堂行機禪師本郡人姓楊氏才歷儒林年二十五棄妻孥學出世法晚見此庵密有契證出應莞山刀耕火種單丁者一十七年嘗有偈曰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華落歲窮拾得斷麻穿壞衲不知身在寂寥中每謂人曰某猶未穩在豈以住山樂吾事邪一日偶看斫樹倒地忽然大悟平昔礙膺之物泮然冰釋未幾有江州圓通之命乃曰吾道將行邪即欣然曳杖而去登座說法曰圓通不開生藥鋪單單只賣死猫頭不知那箇無思算喫著通身冷汗流○室中常舉苕帚柄問學者曰依俙苕帚柄髣髴赤斑蛇衆皆下語不契有僧請益師示以頌曰依俙苕帚柄髣髴赤斑蛇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識爺○淳熙己亥八月朔示微疾染翰別郡守曾公逮夜半書偈辭衆曰鐵樹開華雄雞生卵七十二年搖籃繩斷擲筆示寂

覺阿上人 靈隱遠法嗣

覺阿上人日本國滕氏子也十四得度受具習大小乘有聲二十九屬商者自中都回言禪宗之盛覺阿奮然拉法弟金慶航海而來袖香拜靈隱佛海禪師佛海問其來覺阿輒書而對復書曰我國無禪宗唯講五宗經論國主無姓氏號金輪王以嘉應改元捨位出家名行眞年四十四王子七歲令受位今已五載度僧無進納而講義高者賜之某等仰服聖朝遠公禪師之名特詣丈室禮拜願傳心印以度迷津且如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離相離言假言顯之禪師如何開示佛海曰衆生虛妄見見佛見世界覺阿書曰無明因何而有佛海便打覺阿即命佛海陞座決疑明年秋辭遊金陵抵長蘆江岸聞鼓聲忽大悟始知佛海垂手旨趣

內翰曾開居士 靈隱遠法嗣

內翰曾開居士字天游久參圓悟暨往來大慧之門有日矣紹興辛未佛海補三衢光孝公與超然居士趙公訪之問曰如何是善知識佛海曰燈籠露柱貓兒狗子公曰為甚麼贊即歡喜毀即煩惱佛海曰侍郎曾見善知識否公曰某三十年參問何言不見佛海曰向歡喜處見煩惱處見公擬議佛海震聲便喝公擬對佛海曰開口底不是公罔然佛海召曰侍郎向甚麼處去也公猛省遂點頭說偈曰咄哉瞎驢叢林妖孽震地一聲天機漏泄有人更問意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截佛海曰也祇得一橛

知府葛郯居士 靈隱遠法嗣

知府葛郯居士字謙問號信齋少擢上第玩意禪悅首謁無庵全禪師求指南無庵令究即心即佛久無所契請曰師有何方便使某得入無庵曰居士太無厭生已而佛海來居劍池公因從遊乃舉無庵所示之語請為衆普說佛海發揮之曰即心即佛眉拖地非心非佛雙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留旬日而後返一日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豁然頓明頌曰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豔陽影裏倒翻身野狐跳入金毛窟無庵肯之即遣書頌呈佛海佛海報曰此事非紙筆可既居士能過我當有所聞矣遂復至虎丘佛海迎之曰居士見處止可入佛境界入魔境界猶未得在公加禮不已佛海正容曰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公乃痛領嘗問諸禪曰夫婦二人相打通兒子作證且道證父即是證母即是或庵體禪師著語曰小出大遇淳熙六年守臨川八年感疾一夕忽索筆書偈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鐘業鏡忽然撲破翻身透出虛空召僚屬示之曰生之與死如晝與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生死會則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化

徑山寶印禪師 華藏民法嗣

臨安府徑山別峯寶印禪師嘉州李氏子從德山清素得度具戒後聽華嚴起信既盡其說棄依密印於中峯一日密印舉僧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頭叱曰是誰起滅師啓悟即首肯會圓悟歸昭覺密印

遣師往省因隨衆入室圓悟問從上諸聖以何接人師竪拳圓悟曰此是老僧用底作麼生是從上諸聖用底師以拳揮之圓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止○後至徑山謁大慧大慧問甚處來師曰西川大慧曰未出劍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師曰不合起動和尚大慧忻然掃室延之

楚安慧方禪師 文殊道法嗣

潭州楚安慧方禪師本郡許氏子參道禪師於大別未幾改寺爲神霄宮附商舟過湘南舟中聞岸人操鄉音厲聲云叫那由是有省即說偈曰汭水江心喚一聲此時方得契平生多年相別重相見千聖同歸一路行

文殊思業禪師 文殊道法嗣

常德府文殊思業禪師世爲屠宰一日戮豬次忽洞徹心源即棄業爲比丘述偈曰昨日夜叉心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叉不隔一條線往見文殊文殊曰你正殺豬時見箇甚麼便乃剃頭行脚師遂作鼓刀勢文殊喝曰這屠兒參堂去師便下參堂

待制潘良貴居士 佛燈珣法嗣

待制潘良貴居士字義榮年四十回心祖闈所至挂鉢隨衆參扣後依佛燈久之不契因訴曰某祇欲死去時如何佛燈曰好箇封皮且留著使用而今不了不當後去忽被他換却封皮卒無整理處公又以南泉斬貓兒話問曰某看此甚久終未透徹告和尚慈悲佛燈曰你祇管理會別人家貓兒不知走却自家狗子公於言下如醉醒

無爲守緣禪師 泐潭明法嗣

漢州無爲隨庵守緣禪師本郡人姓史氏年十三病目去依棲禪慧目能禪師圓具出峽至寶峯值寶峯上堂舉永嘉曰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師聞釋然領悟

雲居德昇禪師 龍翔珪法嗣

南康軍雲居頑庵德昇禪師漢州何氏子謁文殊道禪師問佛法省要文殊示偈曰契丹打破波斯寨奪得寶珠村裏賣十字街頭窮乞兒腰間挂箇風流袋師擬對文殊曰莫錯師退參三年方得旨趣往見佛

性機不投入閩至皷山禮覲便問國師不跨石門句意旨如何竹庵應聲喝曰閑言語師即領悟

狠山慧溫禪師 龍翔珪法嗣

通州狼山蘿庵慧溫禪師福州人姓鄭氏徧參諸老晚依竹庵於東林未幾竹庵謝事復謁高庵悟南華昺草堂淸皆蒙賞識會竹庵徙閩之乾元師歸省次竹庵問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不用停囚長智道將一句來師乃釋然述偈曰撈出通身是口何妨罵雨訶風昨夜前村猛虎咬殺南山大蟲竹庵首肯

中際善能禪師 雲居悟法嗣

福州中際善能禪師嚴陵人往來龍門雲居有年未有所證一日普請擇菜次高庵忽以貓兒擲師懷中師擬議高庵攔胷踏倒於是大事洞明

雲居自圓禪師 雲居悟法嗣

南康軍雲居普雲自圓禪師綿州雍氏子出關南下歷扣諸大尊宿始詣龍門一日於廊廡間覩繪胡人有省夜白高庵高庵舉法眼偈曰頭戴貂鼠帽腰懸羊角錐語不令人會須得人譯之復笑火示之曰我爲汝譯了也於是大法明了呈偈曰外國言音不可窮起雲亭下一時通口門廣大無邊際吞盡楊岐栗棘蓬高庵遣師依佛眼佛眼謂曰吾道東矣

長蘆守仁禪師 烏巨行法嗣

眞州長蘆且庵守仁禪師越之上虞人依雪堂於烏巨聞普說曰今之兄弟做工夫正如習射先安其足後習其法後雖無心以久習故箭發皆中喝一喝曰只今箭發也看看師不覺倒身作避箭勢忽大悟

何山然首座 道場辯法嗣

安吉州何山然首座姑蘇人侍正堂之久入室次正堂問貓兒爲甚麼偏愛捉老鼠曰物見主眼卓竪正堂欣然因命分座

東山吉禪師 道場琳法嗣

臨江軍東山吉禪師因李朝請與甥蘿林居士向公子謾謁之遂問家賊惱人時如何師曰誰是家賊李竪起拳師曰賊身已露李曰莫茶糊人好師曰贓證見在李無語

南嶽下十七世 臨濟下十三世

淨慈曇密禪師 敎忠光法嗣

臨安府淨慈混源曇密禪師。天台盧氏子。習台教。棄參大慧於徑山。謁雪巢一此庵元入閩。留東西禪。無省。發之泉南教忠。俾悅眾。解職歸。前資偶舉香嚴擊竹因緣。豁然契悟。述偈呈教忠。教忠舉玄沙未徹語詰之。無滯。教忠曰。子方可見妙喜。即辭往梅陽。服勤四載

淨慈彥充禪師 東林顏法嗣

臨安府淨慈肯堂彥充禪師。於潛盛氏子。首參大愚宏智正堂大圓。後聞東林謂眾曰。我此間別無玄妙祇有木札羹鐵釘飯。任汝咬嚼。師竊喜之。直造謁陳所見解。東林曰。據汝見處。正坐在鑑覺中。師疑不已將從前所得底。一時颺下。一日聞僧舉南泉道。時人見此一株華。如夢相似。默有所覺。曰。打草祇要蛇驚次日入室。東林問。那裏是巖頭密啟其意處。師曰。今日捉敗這老賊。東林曰。達磨大師性命。在汝手裏。師擬開口。驀被攔胸一拳。忽大悟。直得汗流浹背。點首自謂曰。臨濟道。黃檗佛法無多子。豈虛語邪。遂呈頌曰。為人須為徹。殺人須見血。德山與巖頭。萬里一條鐵。東林然之

智者真慈禪師 東林顏法嗣

婺州智者元庵真慈禪師。潼川人。姓李氏。遊講肆。聽講圓覺。至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畢竟無體實同幻化。因而有省。作頌曰。一顆明珠。在我這裏。撥著動著。放光動地。以呈諸講師。無能曉之者。歸以呈其師。遂舉狗子無佛性話。詰之。師曰。雖百千萬億公案。不出此頌也。其師以為不遜。乃叱出。師因南遊。至廬山圓通。挂搭時卍庵為西堂。為眾入室。舉僧問雲門。撥塵見佛時如何。雲門曰。佛亦是塵。師隨聲便喝以手指胸曰。佛亦是塵。師復頌曰。撥塵見佛。佛亦是塵。問了答了。直下翻身。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又頌塵塵三昧曰。鉢裏飯。桶裏水。別寶崑崙坐潭底。一塵塵上走須彌。明眼波斯笑彈指。笑彈指珊瑚枝上清風起。卍庵深肯之

鼓山安永禪師 西禪需法嗣

福州鼓山木庵安永禪師。閩縣吳氏子。謁懶庵於雲

門。一日入室。懶庵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不得向世尊良久處會。隨後便喝。倏然契悟。作禮曰。不因今日問。爭喪目前機。懶庵許之。

劍門安分庵主 西禪需法嗣

南劍州劍門安分庵主。少與木庵同隸業安國。後依懶庵。未有深證。辭謁徑山大慧。行次江干。仰瞻宮闕。聞街司喝侍郎來。釋然大悟。作偈曰。幾年箇事挂胷懷。問盡諸方眼不開。肝膽此時俱裂破。一聲江上侍郎來。遂徑回西禪。懶庵迎之。付以伽黎。

吳十三道人 開善謙法嗣

建寧府仙州山吳十三道人。每以已事扣諸禪。及開善歸結茆於其左。遂往給侍。紹興庚申三月八日夜。適然啓悟。占偈呈開善曰。元來無縫罅。觸著便光輝。既是千金寶。何須彈雀兒。開善答曰。啐地折時眞慶快。死生凡聖盡平沉。儒州山下呵呵笑。不負相期宿昔心。

天童咸傑禪師 天童華法嗣

慶元府天童密庵咸傑禪師。福州鄭氏子。徧參知識。後謁應庵於衢之明果。應庵孤硬難入。屢遭呵。一日應庵問。如何是正法眼。師遽答曰。破沙盆。應庵頷之。

侍郎李浩居士 天童華法嗣

侍郎李浩居士。字德遠。號正信。幼閱首楞嚴經。如遊舊國。志而不忘。持橐後。造明果。投誠入室。應庵揕其胷曰。侍郎死後。向甚麼處去。公駭然汗下。應庵喝出。公退參。不旬日。竟躋堂奧。以偈寄同參嚴康朝曰。門有孫臏鋪。家存甘贄妻。夜眠還早起。誰悟復誰迷。應庵見稱善。有鬻胭脂者。亦久參應庵。頗自負。公贈之偈曰。不塗紅粉自風流。往往禪徒到此休。透過古今圈樻後。却來這裏喫拳頭。

華藏有權禪師 道場全法嗣

常州華藏伊庵有權禪師。臨安昌化祁氏子。十八歲禮佛智裕禪師于靈隱。時無庵爲第一座。室中以從無住本。建一切法。問之。師久而有省。答曰。暗裏穿針耳中出氣。無庵可之。遂密付心印。嘗夜坐達旦。行粥者至。忘展鉢。鄰僧以手觸之。師感悟。爲偈曰。黑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挂下驚湍。蘆華影裏弄明月。引得

盲龜上釣船佛智嘗問心包太虛量廓沙界時如何師曰大海不宿死屍佛智撫其座曰此子他日當據此座呵佛罵祖去在師自是埋藏頭角益自韜晦遊歷湖湘江淛幾十年依應庵於歸宗參大慧於徑山無庵住道場招師分座說法於是聲名隱然

教外別傳卷十

教外別傳卷十一 潙仰宗

南嶽下三世

潙山靈祐禪師 百丈海法嗣

潭州潙山靈祐禪師福州趙氏子年二十三遊江西參百丈百丈一見許之入室遂居參學之首侍立次百丈問誰師曰某甲百丈曰汝撥爐中有火否師撥之曰無火百丈躬起深撥得少火舉以示之曰汝道無這箇聻師由是發悟禮謝陳其所解百丈曰此乃暫時岐路耳經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旣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己物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祇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旣爾善自護持次日同百丈入山作務百丈曰將得火來麽師曰將得來百丈曰在甚處師乃拈一枝柴吹兩吹度與百丈百丈曰如蟲禦木（徑山杲云百丈若無後語泊被典座瞞 楚石琦云百丈却因後語被人覷破帶累典座隨邪逐惡天寧幸是無事汝等諸人來這裏覓箇什麽一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以拄杖一時趁散）

○司馬頭陀自湖南來謂百丈曰頃在湖南尋得一山名大潙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所居之處百丈曰老僧住得否頭陀曰非和尚所居百丈曰何也頭陀曰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設居徒不盈千百丈曰吾衆中莫有人住得否頭陀曰待歷觀之時華林覺爲第一座百丈令侍者請至問曰此人如何頭陀請謦欬一聲行數步頭陀曰不可百丈又令喚師師時爲典座頭陀一見乃曰此正是潙山主人也百丈是夜召師入室囑曰吾化緣在此潙山勝境汝當居之嗣續吾宗廣度後學而華林聞之曰某甲忝居上首典座何得住持百丈曰若能對衆下得一語出格當與

住持即指淨瓶問曰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甚麼華林曰不可喚作木楔也百丈乃問師師踢倒淨瓶便出去百丈笑曰第一座輸却山子也師遂往焉是山峭絕敻無人煙猿猱爲伍橡栗充食經五七載絕無來者師自念言我本住持爲利益於人既絕往還自善何濟即捨庵欲他往行至山口見蛇虎狼豹交橫在路師曰汝等諸獸不用攔吾行路吾若於此山有緣汝等各自散去吾若無緣汝等不用動吾從路過一任汝喫言訖蟲虎四散而去師乃回庵未及一載安上座(即懶安也)同數僧從百丈來輔佐師安曰某與和尚作典座待僧及五百人不論時節即不造粥便放某甲下自後山下居民率衆共營梵宇連帥李景讓奏號同慶寺相國裴公休嘗咨玄奧繇是天下禪學輻輳焉○上堂夫道人之心質直無僞無背無面無詐妄心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即得從上諸聖祇說濁邊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渟清淨無爲澹泞無礙喚他作道人亦名無事人時有僧問頓悟之人更有修否師曰若眞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可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始得以要言之則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直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眞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仰山問百千萬境一時來作麼生師曰青不是黃長不是短諸法各住自位非干我事仰山作禮○仰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指燈籠曰大好燈籠仰山曰莫祇這便是麼師曰這箇是甚麼仰山曰大好燈籠師曰果然不見(雪巖欽頌云覿面提來付與伊分明此意沒東西腕頭有力千鈞重誰道通身是水泥)○一日師謂衆曰如許多人祇得大機不得大用仰山舉此語問山下庵主曰和尚恁麼道意旨如何庵主曰更舉看仰山擬再舉被庵主踏倒仰山歸舉似師師呵呵大笑○師在法堂坐庫頭擊木魚火頭擲却火杪拊掌大笑師曰衆中也有恁麼人

遂喚來問你作麼生火頭曰某甲不喫粥肚飢所以歡喜師乃點頭◯師摘茶次謂仰山曰終日摘茶祇聞子聲不見子形仰山撼茶樹師曰子祇得其用不得其體仰山曰未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山曰和尚祇得其體不得其用師曰放子三十棒仰山曰和尚棒某甲喫某甲棒教誰喫師曰放子三十棒 首山念云夫爲宗師須具擇法眼始得當時不是潙山便見挾難嬰壁 報慈遂云且道過在甚麼處 瑯琊覺云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又云若不是潙山泊合打破蔡州 白雲端云父子相投意氣相合機鋒互換啐啄同時雖然如是畢竟如何道得體用雙全去潙山放子三十棒也是養子之緣 蔣山懃云張公乍與李公友待罰李公一盞酒倒被李公罰一盃好手手中呈好手 玉泉璉云直饒體用兩全爭奈當頭蹉過過則且止放子三十棒又作麼生三盞酒粧公子面一枝華插美人頭

◯上堂僧出曰請和尚爲衆說法師曰我爲汝得徹困也僧禮拜 後人舉似雪峯存雪峯云古人得恁麼老婆心切玄沙備云山頭和尚蹉過古人事也雪峯聞之乃問玄沙云甚麼處是老僧蹉過古人事處玄沙云大小潙山被那僧一問直得百雜碎雪峯乃駭然

◯師坐次仰山入來師曰寂子速道莫入陰界仰山曰慧寂信亦不立師曰子信了不立不信不立仰山曰祇是慧寂更信阿誰師曰若恁麼即是定性聲聞仰山曰慧寂佛亦不立◯師問仰山涅槃經四十卷多少是佛說多少是魔說仰山曰總是魔說師曰已後無人奈子何仰山曰慧寂即一期之事行履在甚麼處師曰祇貴子眼正不說子行履◯仰山踏衣次提起問師曰正恁麼時和尚作麼生師曰正恁麼時我這裏無作麼生仰山曰和尚有身而無用師良久却拈起問曰汝正恁麼時作麼生仰山曰正恁麼時和尚還見伊否師曰汝有用而無身師後忽問仰山汝春間有話未圓今試道看仰山曰正恁麼時切忌勃訴師曰停囚長智

◯師一日喚院主院主便來師曰我喚院主汝來作甚麼院主無對 曹山寂代云也知和尚不喚某甲 又令侍者喚第一座座便至師曰我喚第一座汝來作甚麼座亦無對 曹山寂代云若令侍者喚恐不來 法眼益云適來侍者喚

◯師問雲巖聞汝久在藥山是否雲巖曰是師曰如何是藥山大人相雲巖曰涅槃後有師曰如何是涅槃後有雲巖曰水灑不著雲巖却問師百丈大人相如何師曰巍巍堂堂煒煒煌煌聲前非聲色後非色蚊子上鐵牛無汝下觜處◯師過淨瓶與仰山仰山擬接師却縮手曰是甚麼仰山曰和尚還見箇甚麼師曰若恁麼何用更

就吾覓仰山曰雖然如此仁義道中與和尚提瓶挈水亦是本分事師乃過淨瓶與仰山○師與仰山行次指栢樹子問曰前面是甚麼仰山曰栢樹子師却問耘田翁翁亦曰栢樹子師曰這耘田翁向後亦有五百衆　潙山喆云山僧則不然耘田公子吾不如汝且道大圓是山僧是若人辨得許汝具擇法眼若也不辨佛法纔然生滅　神鼎諲云爲復意在耘田處爲復意在仰山分上爲復總不恁麼諸上座一切諸法摐然更不用生事他是父子說法同道方知　○師問仰山何處來仰山曰田中來師曰禾好刈也未仰山作刈禾勢師曰汝適來作青見作黃見作不青不黃見仰山曰和尚背後是甚麼師曰子還見麼仰山拈禾穗曰和尚何曾問這箇師曰此是鵝王擇乳○師問仰山天寒人寒仰山曰大家在這裏師曰何不直說仰山曰適來也不曲和尚如何師曰直須隨流○上堂仲冬嚴寒年年事晷運推移事若何仰山進前叉手而立師曰我情知汝答這話不得香嚴曰某甲偏答得這話師躡前問香嚴亦進前叉手而立師曰賴遇寂子不會○師謂仰山曰汝須獨自回光返照別人不知汝解處汝試將實解獻老僧看仰山曰若教某甲自看到這裏無圓位亦無一物一解得獻和尚師曰無圓位處元是汝作解處未離心境在仰山曰既無圓位何處有法把何物作境師曰適來是汝作與麼解是否仰山曰是師曰若恁麼是具足心境法未脫我所心在元來有解獻我許汝信位顯人位隱在○師一日見劉鐵磨來師曰老牸牛汝來也劉曰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師乃放身作臥勢劉便出去　雪竇顯頌云曾騎鐵馬入重城勑下傳聞六國清猶握金鞭問歸客夜深誰共御街行　淨慈一云衆中道放身便臥是不去劉鐵磨懡㦬而行有甚交涉殊不知潙山老漢平生一條脊梁拗不曲被劉鐵磨一推推倒直至如今起不得若要扶起潙山請大衆下一轉語衆無語師以拄杖一時趕散　中峯本云潙山被鐵磨一撥撥倒要起起不得鐵磨被潙山一推推轉要住住不得本上座與麼批判多少人在背後咬斷拇指　○師坐次仰山從方丈前過師曰若是百丈先師見子須喫痛棒始得仰山曰即今事作麼生師曰合取兩片皮仰山曰此恩難報師曰非子不才廼老僧年邁仰山曰今日親見百丈師翁來師曰子向甚麼處見仰山曰不道見祇是無別師曰始終作家○師問仰山即今事且置古來事作麼生仰山叉手近前師曰猶是即今事古來事作麼生仰山退後立師曰汝屈我我屈

汝仰山便禮拜蔣山懃云仰山雖善進前退後發明古今其奈潙山向胡餅裏呷汁歷涉覔油雖然如是且道仰山叉手意作麽生若也知得行脚事辦其或未然老僧不曾孤負諸人自是諸人孤負老僧

○仰山香嚴侍立次師擧手曰如今恁麽者少不恁麽者多香嚴從東過西立仰山從西過東立師曰這箇因緣三十年後如金擲地相似仰山曰亦須是和尚提唱始得香嚴曰即今亦不少師曰合取口南堂靜云象王嚬呻師子哮吼踞地盤空移星換斗坐斷舌頭合取狗口一回擲地作金聲九曲黃河徹底清

○師坐次仰山入來師以兩手相交示之仰山作女人拜師曰如是如是

○師方丈內坐次仰山入來師曰寂子近日宗門令嗣作麽生仰山曰大有人疑著此事師曰子作麽生仰山曰慧寂祇管困來合眼健即坐禪所以未曾說著在師曰到這田地也難得仰山曰據慧寂所見祇如此一句也著不得師曰汝為一人也不得仰山曰自古聖人盡皆如此師曰大有人笑汝恁麽祇對仰山曰解笑者是慧寂同參師曰出頭事作麽生仰山遶禪牀一匝師曰裂破古今蔣山懃云動絃別曲葉落知秋自古自今鑿着磕着鳥道玄路許他父子親遊若是荊棘林中猶欠悟在以何為驗只如仰山遶禪牀一匝潙山云裂破古今若是明眼衲僧瞞他一點不得

○仰山香嚴侍立次師曰過去現在未來佛佛道同人人得箇解脫路仰山曰如何是人人解脫路師回顧香嚴曰寂子借問何不答伊香嚴曰若道過去未來現在某甲却有箇祇對處師曰子作麽生祇對香嚴珍重便出師却問仰山曰智閑恁麽祇對還契寂子也無仰山曰不契師曰子又作麽生仰山亦珍重出去師呵呵大笑曰如水乳合

○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竪起拂子後僧遇王常侍王問潙山近日有何言句僧擧前話王曰彼中兄弟如何商量僧曰借色明心附物顯理王曰不是這箇道理上座快回去好某甲敢寄一書到和尚僧得書遂回持上師拆開見畫一圓相內寫箇日字師曰誰知千里外有箇知音仰山侍次乃曰雖然如是也祇是箇俗漢師曰子又作麽生仰山畫一圓相於中書日字以脚抹却師乃大笑

○一日師翹起一足謂仰山曰我每日得他負載感伊不徹仰山曰當時給孤園中與此無別師曰更須道始得仰山曰寒時與他襪著也不為分外師曰不負當初子今已徹仰山曰恁麽更要答話在師曰道看

仰山曰誠如是言師曰如是如是○師問仰山生住異滅汝作麼生會仰山曰一念起時不見有生住異滅師曰子何得遣法仰山曰和尙適來問甚麼師曰生住異滅仰山曰却喚作遣法○師問仰山妙淨明心汝作麼生會仰山曰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師曰汝祇得其事仰山曰和尙適來問甚麼師曰妙淨明心仰山曰喚作事得麼師曰如是如是○石霜會下有二禪客到曰此間無一人會禪後普請搬柴仰山見二禪客歇將一橛柴問曰還道得麼俱無對仰山曰莫道無人會禪好仰山歸擧似師曰今日二禪客被慧寂勘破師曰甚麼處被子勘破仰山擧前話師曰寂子又被吾勘破雲居錫云甚處是溈山勘破仰山處○師睡次仰山問訊師便回面向壁仰山曰和尙何得如此師起曰我適來得一夢你試爲我原看仰山取一盆水與師洗面少頃香嚴亦來問訊師曰我適來得一夢寂子爲我原了汝更與我原看香嚴乃點一椀茶來師曰二子見解過於鶖子蔣山懃云夢中說夢深許溈山妙用神通須還二子傳茶度水耀古騰今年老心孤憐兒惜子向衲僧門下一人在門外一人在門裏更有一人遍界不曾藏佛眼覷不見

南堂靜云撥草瞻風孤峯獨宿鼓無絃琴唱無生曲溈仰香嚴鼎之三足臨機不費纖毫力任運分身千百億○師因泥壁次李軍容來具公裳直至師背後端笏而立師回首見便側泥盤作接泥勢李便轉笏作進泥勢師便拋下泥盤同歸方丈巖頭奯聞云噫佛法澹泊也大小溈山泥壁也不了　明招謙云當時合作麼生免被巖頭點檢代云却轉泥盤作泥壁勢便拋下歸去　黃龍新云巖頭錯下名言殊不知溈山軍容弄巧成拙○上堂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脇下書五字曰溈山僧某甲當恁麼時喚作溈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溈山僧畢竟喚作甚麼即得仰山出禮拜而退雲居膺代云師無異號　資福寶云當時但作此○相拓呈之　新羅和尙作此　㊉相拓呈之又云同道者方知　芭蕉徹作此◎相拓呈之又云說也說了也注也注了也悟取好乃述偈云不是溈山不是牛一身兩號實難酬離却兩頭應須道如何道得出常流　金粟悟云溈山大似不打自招復云還知金粟落處麼

南嶽下四世

仰山慧寂禪師 溈山祐法嗣

袁州仰山慧寂通智禪師韶州懷化葉氏子年九歲於廣州和安寺投通禪師出家即不語通十四歲父母取歸欲與婚媾師不從遂斷手二指跪致父母前誓求正法以答劬勞父母乃許再詣通處而得披剃未登

具卽遊方初謁耽源已悟玄旨後參潙山遂升堂奧耽源謂師曰國師當時傳得六代祖師圓相共九十七箇授與老僧乃曰吾滅後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彌到來大興此教次第傳受無令斷絕我今付汝汝當奉持遂將其本過與師師接得一覽便將火燒却耽源一日問前來諸相甚宜秘惜師曰當時看了便燒却也耽源曰吾此法門無人能會唯先師及諸祖師諸大聖人方可委悉子何得焚之師曰慧寂一覽已知其意但用得不可執本也耽源曰然雖如此於子卽得後人信之不及師曰和尚若要重錄不難卽重集一本呈上更無遺失耽源曰然耽源上堂師出衆作此○相以手拓呈了却叉手立耽源以兩手相交作拳示之師進前三步作女人拜耽源點頭師便禮拜師浣衲次耽源曰正恁麼時作麼生師曰正恁麼時向甚麼處見後參潙山潙山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曰主在甚麼處師從西過東立潙山異之師問如何是眞佛住處潙山曰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燄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眞佛如如師於言下頓悟自此執侍前後盤桓十五載○後參巖頭巖頭舉起拂子師展坐具巖頭拈拂子置背後師將坐具搭肩上而出巖頭曰我不肯汝放祇肯汝收○掃地次潙山問塵非掃得空不自生如何是塵非掃得師掃地一下潙山曰如何是空不自生師指自身又指潙山潙山曰塵非掃得空不自生離此二途又作麼生師又掃地一下又指自身幷指潙山○潙山一日指田問師這丘田那頭高這頭低師曰却是這頭高那頭低潙山曰你若不信向中間立看兩頭師曰不必立中間亦莫住兩頭潙山曰若如是著水看水能平物師曰水亦無定但高處高平低處低平潙山便休（徑山杲云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喝一喝）○有施主送絹與潙山師問和尚受施主如是供養將何報答潙山敲禪牀示之師曰和尚何得將衆人物作自己用○師在潙山爲直歲作務歸潙山問甚麼處去來師曰田中來潙山曰田中多少人師插鍬叉手潙山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師拔鍬便行（玄沙備云我若見卽踏倒鍬子僧問鏡淸意仰山插鍬意旨如何鏡淸云狗銜赦書諸

候避道。云秖如玄沙蹈倒意旨如何。鏡淸云。不奈船何。打破戽斗。云南山刈茅意旨如何。鏡淸云。李靖三兄久經行陣 雲居錫云。且道鏡淸下此一判。著不著。雪竇顯云。諸方咸謂插鍬話奇特。大似隨邪逐惡。據雪竇見處。仰山被潙山一問。直得草繩自縛。去死十分。翠巖芝云。仰山只得一橛。諸人別有會麼 徑山杲云。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金粟悟云。我若作仰山。待潙山問田中多少人。便乃出不惟截斷潙山。後來老婆敎伊許大潙山討鼻頭不着。亦作天下榜樣。○師在潙山牧牛時。踢天泰上座問曰。一毛頭師子現卽不問。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又作麼生。師便騎牛歸侍立潙山。次擧前話方了。却見泰來。師曰。便是這箇上座。潙山遂問。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豈不是上座道。泰曰。是。師曰。正當現時。毛前現。毛後現。泰曰。現時不說前後。潙山大笑。師曰。師子腰折也。便下去。○一日第一座擧起拂子曰。若人作得道理。卽與之。師曰。某甲作得道理。還得否。座曰。但作得道理便得。師乃掣將拂子去 雲居錫云。甚麼處是仰山道理 ○一日。雨下。天性上座謂師曰。好雨。師曰。好在甚麼處。天性無語。師曰。某甲却道得。天性曰。好在甚麼處。師指雨。天性又無語。師曰。何得大智而默 徑山杲云。一人只知看雨。一人只知指雨。仔細點檢將來。大似釘樁搖櫓。育王當時待他道好在甚麼處。只向他道。滴穿眼睛。浸爛鼻孔。或有箇衲僧出來道。育王也是釘樁搖櫓。却許他具眼 ○師隨潙山遊山。到磐陀石上坐。師侍立。次忽鴉銜一紅柿落在面前。潙山拾與師。師接得洗了。度與潙山。潙山曰。子甚處得來。師曰。此是和尙道德所感。潙山曰。汝也不得無分。卽分半與師 玄沙備云。大小潙山被仰山一坐。至今起不得 金粟悟云。玄沙秖知潙山被仰山一坐。至今起不得。覓不知仰山被潙山半箇柿子。塞却咽喉。至今轉氣不得 徑山信云。你看潙山父子譚禪。盡是平實語言。着着不離紅柿一枚。何似大地衆生性命。不出潙山父子舌尖上。吞吐鶻子供養序品第一。可謂佛法人情。事事皆到 ○潙山問師。忽有人問汝。汝作麼生祇對。師曰。東寺師叔若在。某甲不致寂寞。潙山曰。放汝一箇不祇對罪。師曰。生之與殺。祇在一言。潙山曰。不負汝。見別有人不肯。師曰。阿誰。潙山指露柱曰。這箇。師曰。道甚麼。潙山曰。道甚麼。師曰。白鼠推遷。銀臺不變。○師問潙山。大用現前。請師辨白。潙山下座。歸方丈。師隨後入。潙山問。子適來問甚麼話。師再擧。潙山曰。還記得吾答語否。師曰。記得。潙山曰。你試擧看。師便珍重出去。潙山曰。錯。師回首曰。閑師弟若來。莫道某甲無語好。○師問東寺曰。借一路過那邊。還得否。東寺曰。大凡沙門不可祇一路也。別更有麼。師良久。東寺却問。借一路過那

邊得否。師曰。大凡沙門不可秖一路也。別更有麼。東寺曰。秖有此。師曰。大唐天子決定姓金○師在潙山前坡牧牛次。見一僧上山。不久便下來。師乃問。上座何不且留山中。僧曰。秖爲因緣不契。師曰。有何因緣。試學看。曰。和尚問某名甚麼。某答歸眞。和尚曰。歸眞何在。某甲無對。師曰。上座却回向和尚道。某甲道得也。和尚問作麼生道。但曰。眼裏耳裏鼻裏。僧回一如所教。潙山曰。脫空謾語漢。此是五百人善知識語○師臥次。夢入彌勒內院。衆堂中諸位皆足。惟第二位空。師遂就座。有一尊者白槌曰。今當第二座說法。師起白槌曰。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衆皆散去。及覺舉似潙山。潙山曰。子已入聖位。師便禮拜

瑯琊覺云。且道。聖衆是肯仰山。是不肯仰山。若肯。又孤負仰山。若不肯。仰山猶如平地喫交。山僧今日不惜眉毛。與諸人說破。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你若學似諸方。諸方恁麼會。入地獄如箭射 天童覺擧。登聖位了云。玉女依稀夜動機。錦絲歷歷吐梭脣。水天湛碧全功墮。雲月寒淸一色迷。諸禪德。全功負墮。一色猶迷。作麼生體悉得相應去。擺挂垢衣云是佛。却披珍御復名誰 東禪觀云。尊者白槌。聖衆便散。不妨使人疑着。却待第二杓惡水潑了。方始惺惺遲遲也。且如 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道已道了。諸人還識仰山麼 金粟悟云。古今尊宿。都向仰山白槌處。拈提。殊不知仰山當時剌腦入膠盆。被尊者白槌云。今當第二座說法。腦門粉碎了也。若拂袖便行。直令一院聖衆疑着。猶更白槌逐出不少。且當時聖衆散去。是聽仰山。散去不聽仰山。散去。又且仰山入內院。居第二位。是夢耶。不是夢耶。若是夢。潙山因甚道子已登聖位。今日有爲古人作主者。試出來與金粟相見

○師侍潙山行次。忽見前面塵起。潙山曰。面前是甚麼。師近前看了。却作此⊕相。潙山點頭○潙山示衆曰。一切衆生皆無佛性。鹽官示衆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鹽官有二僧往探問。既到潙山。聞潙山擧揚。莫測其涯。若生輕慢。因一日與師言話次。乃勸曰。師兄須是勤學佛法。不得容易。師乃作此○相以手拓呈了。却拋向背後。遂展兩手。就二僧索。二僧罔措。師曰。吾兄直須勤學佛法。不得容易。便起去。時二僧却回鹽官。行三十里。一僧忽然有省。乃曰。當知潙山道。一切衆生皆無佛性。信之不錯。便回潙山。一僧更前行數里。因過水忽然有省。自歎曰。潙山道。一切衆生皆無佛性。灼然有他恁麼道。亦回潙山。久依法席○潙山同師牧牛次。潙山曰。此中還有菩薩也無。師曰有。潙山曰。汝見那箇是。試指出看。師曰。和尚疑那箇不是。試指出看。潙山便休○師送果子上潙山。潙山接得。問子甚麼處得來。師曰。家園底。潙山曰。堪

喫也未師曰未敢嘗先獻和尙潙山曰是阿誰底師曰慧寂底潙山曰旣是子底因甚麼教我先嘗師曰和尙嘗千嘗萬潙山便喫曰猶帶酸澀在師曰酸澀莫非自知潙山不答○赤干行者聞鐘聲乃問有耳打鐘無耳打鐘師曰汝但問莫愁我答不得干曰早箇問了也師喝曰去○師夏末問訊潙山次潙山曰子一夏不見上來在下面作何所務師曰某甲在下面鉏得一片畬下得一籮種潙山曰子今夏不虛過師却問未審和尙一夏之中作何所務潙山曰日中一食夜後一寢師曰和尙今夏亦不虛過道了乃吐舌潙山曰寂子何得自傷己命

潙山喆云仰山眼照四天下到大圓面前却向淨地喫交大圓可謂養子之緣不免掛後人脣齒 龍門遠云潙仰父子尋常相見遊戲神通不同小小還有知得底麼若無山僧與汝諸人說看開得一片畬綿綿密密兩頓粥飯其道自辦山僧一夏與諸人相見自是諸人不薦若也薦成一片是什麼一片看取當門箭 西禪需云潙仰父子出入卷舒得能自在諸人切不得作世諦商量又不得作佛法解會既總不許與麼商量畢竟如何會開得一片畬種得一籮粟回頭問一翠山青水又綠終日只一餐夜後只一宿困來伸脚眠千足與萬足相將八月九月來籬邊爛熳鋪黃菊 東林顏云今時師僧千百成羣經冬過夏盡消歲月深屈古人東林不是檢點先聖仰山逞俊太過吐舌只得一半

○潙山一日見師來卽以兩手相交過各撥三下却竪一指師亦以兩手相交過各撥三下却向胸前仰一手覆一手以目瞻視潙山休去○潙山餧鵶生飯回頭見師曰今日爲伊上堂一上師曰某甲隨例得聞潙山曰聞底事作麼生師曰鵶作鵶鳴鵲作鵲噪潙山曰爭奈聲色何師曰和尙適來道甚麼潙山曰我秖道爲伊上堂一上師曰爲甚麼喚作聲色潙山曰雖然如此驗過也無妨師曰大事因緣又作麼生驗潙山竪起拳師曰終是指東畫西潙山曰子適來問甚麼師曰問和尙大事因緣潙山曰爲甚麼喚作指東畫西師曰爲著聲色故某甲所以問過潙山曰竝未曉了此事師曰如何得曉了此事潙山曰寂子聲色老僧東西師曰一月千江體不分水潙山曰應須與麼始得師曰如金與金終無異色豈有異名潙山曰作麼生是無異名底道理師曰瓶盤釵釧券盂盆潙山曰寂子說禪如師子吼驚散狐狼野干之屬○師後開法王莽山問僧近離甚處曰廬山師曰曾到五老峯麼曰不曾到師曰闍黎不曾遊山

雲門偃云此語皆爲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 潙山秀云今人盡道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只知捉月不覺水深忽若雲

門當時謹愼　脣吻。未審後人若爲話會。然水母無目。求食須假於鰕　黃龍心云。雲門仰山。只有受璧之心。且無割城之意。殊不知被這僧一時領過。黃龍今日更作死馬醫。乃拈拂子度與僧。僧擬接便打　潙山喆云。仰山可謂光前絕後。雲門雖然提綱宗要。鉗鎚天下衲僧。爭奈無風起浪。諸人還識這僧麼。親從廬山來　黃龍震云。仰山已是失却鼻孔。雲門更下註脚。有什麼救處。我即不然。近離甚處。云廬山。曾到五老峯麼。云不曾到。只向道。別甑吹香供養此人

○師因歸潙山省覲。潙山問。子既稱善知識。爭辨得諸方來者。知有不知有。有師承無師承。是義學。是玄學。子試說看。師曰。慧寂有驗處。但見僧來便竪起拂子。問伊。諸方還說這箇不說。又曰。這箇且置。諸方老宿意作麼生。潙山歎曰。此是從上宗門中牙爪。○潙山問。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師曰。慧寂有驗處。時有一僧從面前過。師召曰。闍黎。僧回首。師曰。和尚。這箇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潙山曰。此是師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驢乳。○有梵師從空而至。師曰。近離甚處。曰西天。師曰。幾時離彼。曰今早。師曰。⋮太遲生。曰遊山翫水。師曰。神通遊戲則不無。闍黎佛法須還老僧始得。曰特來東土禮文殊。却遇小釋迦。遂出梵書貝多葉與師。作禮乘空而去。自此號小釋迦　東林總云。諸方商量。如麻

似栗。盡道這碧眼胡兒。來無蹤去無迹。直是光前絕後。若不是仰山。也難爲經奪。諸禪德。殊不知這碧眼胡兒。騰空而來。騰空而去。一生只在虛空裏作活計。有什麼光前絕後。大小仰山。被他將兩杓惡水。驀頭澆了也。當時集雲峯下。自有正令。何不施行。大衆且道。作麼生是正令。咄　黃龍新云。大小仰山。被這僧熱瞞。更出貝多梵書。塗糊一上。如今更有異僧乘空而至。雲巖門下喚來洗脚　湛潭準云。可惜仰山放過。這漢當時若是寶峯。便與擒住。須教維那僧堂前撞鐘集衆。責狀起出。況佛法不當人情。既稱羅漢。諸漏已盡。梵行已立。爲什麼不歸家穩坐。只管游山翫水　昭覺勤云。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是從上爪牙。這羅漢具許多神通妙用。到仰山面前直得目瞪口呿。何故。鶴有九皐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大溈泰云。大衆。仰山只知進前[illegible][illegible]不知身墮網羅。尊者偶爾成文。頭有衲僧氣息。若人會得。許你倒捋虎鬚

○師住東平時。潙山令僧送書并鏡與師。師上堂提起示衆曰。且道是潙山鏡。東平鏡。若道是東平鏡。又是潙山送來。若道是潙山鏡。又在東平手裏。道得則留取。道不得則撲破去也。衆無語。師遂撲破。便下座　五祖戒云。更請和尚說道理看。驀奪打破

○師坐次。有僧來作禮。師不顧。其僧乃問。師識字否。師曰。隨分。僧乃右旋一匝曰。是甚麼字。師於地上書十字酬之。僧又左旋一匝曰。是甚麼字。師改十字作卍字。僧畫此○相。以兩手拓如脩羅掌日月勢曰。是甚麼字。師乃畫此(卍)相對之。僧乃作婁至德勢。師曰。如是如是。此是諸佛之所護念。汝亦如是。吾亦如

是善自護持其僧禮謝騰空而去笑巖寶云大小仰山泥水不分我則不然待這僧第四度作樓至勢劈脊便打云這野狐精何故如此是眞難滅是僞不昌○師一日在法堂上坐見一僧從外來便問訊了向東邊叉手立以目視師師乃垂下左足僧却過西邊叉手立師垂下右足僧向中間叉手立師收雙足僧禮拜師曰老僧自住此未曾打著一人拈拄杖便打僧便騰空而去○陸希聲相公欲謁師先作此○相封呈師開封於相下面書云不思而知落第二頭思而知之落第三首遂封回韋宙相公機語相似茲不重出公見即入山師乃門迎公纔入門便問三門俱開從何門入師曰從信門入公至法堂又問不出魔界便入佛界時如何師以拂子倒點三下公便設禮又問和尚還持戒否師曰不持戒曰還坐禪否師曰不坐禪公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聽老僧一頌滔滔不持戒兀兀不坐禪釅茶三兩椀意在钁頭邊師却問承聞相公看經得悟是否曰弟子因看涅槃經有云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得箇安樂處師竪起拂子曰祇如這箇作麼生入曰入之一字也不消得師曰入之一字不爲相公

公便起去淸涼欽云上座且道入之一字爲甚麼人又云相公且莫煩惱　雪竇顯於仰山擧拂處別云拂子到某甲手裏也又別後語云我將謂你是箇俗漢○龐居士問久嚮仰山到來爲甚麼却覆師竪起拂子居士曰恰是師曰是仰是覆居士乃打露柱曰雖然無人也要露柱證明師擲拂子曰若到諸方一任擧似隱靜岑云大小小釋迦被龐居士一拨直得手忙脚亂只如居士打露柱一下又作麼生鯨呑海水盡露出珊瑚枝○師指雪師子問衆有過得此色者麼衆無對雲門偃云當時好便與推倒　雪竇顯云雲門只解推倒不解扶起　瑯琊覺云即今問汝諸人推倒扶起相去多少拄杖𨁝過眉毛鼻孔呵呵大笑擲下拄杖　淨慈昌云推倒也錯扶起也錯還有過得此色者麼○師問雙峰師弟近日見處如何曰據某見處實無一法可當情師曰汝解猶在境曰某祇如此師兄又如何師曰汝豈不知無一法可當情者潙山聞曰寂子一句疑殺天下人報慈遂云經道實無有法然燈佛與我授記他道實無一法可當情爲甚麼道解猶在境且道利害在甚麼處○師臥次僧問曰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師曰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曰說得底人在甚麼處師推出枕子潙山聞曰寂子用劍刃上事徑山杲云潙山正是躶兒不覺醜仰山推出枕子已是漏逗更着箇名字喚作劍刃上事誤他學語之流便恁麼承虛接響流通將去妙喜雖則借水獻華要且理無曲斷即今莫有傍不肯底出來我要問你推出枕子還當得法身說法也無

天童華云若是劍刃上事寂子何曾會用忽有箇僧出來問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向他道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又問說得底人在甚處只向他道三生六十劫　靈隱嶽云仰山從前一條脊梁硬如鐵被這僧遶撥便乃四楞塌地溈山一期忍俊不禁不知失却一隻眼　忽有僧問治父法身還解說法也無便與攔胷一踏踏倒教伊起來作箇灑灑落落底漢不見道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華入牙　楚石琦云這僧問法身說法蹉過也不知仰山推出枕子又何曾見大小溈山將錯就錯配作劍刃上事縛作一束秤上秤來八兩半觔如無輕重若也當時纔見這僧道法身還解說法也無便驟步歸方丈豈不是出格宗師免得天下衲僧貶剝

〇師住觀音時出牓曰看經次不得問事有僧來問訊見師看經旁立而待師卷却經問會麼曰某甲不看經爭得會師曰汝已後會去在其僧到巖頭巖頭問甚處來曰江西觀音來巖頭曰和尚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巖頭曰這箇老師我將謂被故紙埋却元來猶在〇將順寂數僧侍立師以偈示之曰一二二三子平目復仰視兩口一無舌卽是吾宗旨

香嚴智閑禪師　溈山祐法嗣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青州人也在百丈時性識聰敏參禪不得洎百丈遷化遂參溈山溈山問我聞汝在百丈先師處問一答十問十答百此是汝聰明靈利意解識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師被一問直得茫然歸寮將平日看過底文字從頭要尋一句酬對竟不能得乃自歎曰畫餅不可充飢屢乞溈山說破溈山曰我若說似汝汝已後罵我去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師遂將平昔所看文字燒却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乃泣辭溈山直過南陽覩忠國師遺跡遂憩止焉一日芟除草木偶拋瓦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溈山讚曰和尚大慈恩逾父母當時若為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乃有頌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溈山聞得謂仰山曰此子徹也仰山曰此是心機意識著述得成待某甲親自勘過仰山後見師曰和尚讚歎師弟發明大事你試說看師舉前頌仰山曰此是夙習記持而成若有正悟別更說看師又成頌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仰山曰如來禪許師弟會祖師禪未夢見在師復有頌曰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仰

山乃報潙山曰。且喜閑師弟會祖師禪也。報慈遂云。且道如來禪與祖師禪。分不分。長慶稜云。一時坐却。雲居錫徵云。衆中商量。如來禪淺。祖師禪深。只如香嚴。當時。何不問如何是祖師禪。若置此一問。何處有也。潙山喆云。香嚴可謂。上無片瓦。下無卓錐。露果果。赤灑灑。沒可把。若不是仰山。幾乎放過這漢。何故。不得雪霜力。爲知松柏操。徑山杲云。潙山晚年好則極。教得一棚肉傀儡。直是可愛。且作麼生是可愛處。面面相看。手脚動。爭知語話是他人。楚石琦云。師兄師弟。去年今年。論甚麼道。說甚麼禪。總是掉棒打月。何異掘地討天。禪也無。妙也無。玄莫把。封皮作信傳。徑山信云。仰山逼師弟。落水。香嚴一命償一命。若不着無底靴。怎解入龍宮頭。云。無事長林掃地來。蒼烟擊竹頂門開。潙山今日分明道。五月霜花照石苔。○師初開堂。潙山令僧送書幷拄杖至。師接得便哭蒼天蒼天。僧曰。和尚爲甚麼如此。師曰。秖爲春行秋令。○上堂。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銜樹枝。脚不踏枝。手不攀枝。樹下忽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不對他。又違他所問。若對他。又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卽得。時有虎頭招上座出衆曰。樹上卽不問。未上樹時。請和尚道。師乃呵呵大笑。雪竇顯云。樹上道卽易。樹下道卽難。老僧上樹也。致將一問來。翠巖芝云。問者對者。不免喪身失命。如今衲僧作麼生。徑山杲云。吞得栗棘蓬。透得金剛圈。看這般說話。也是泗洲人見大聖。大潙果云。香嚴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仔細檢點將來。未免弄巧成拙。楚石琦云。香嚴老人。曲說方便。虎頭上座。未辨端倪。若論激揚此事。三生六十劫。笑巖寶云。香嚴此箇公案。拈提者實多。直截者似少。我當時若見香嚴擬云。若論此事。如人上樹。便與一喝。非直教香嚴做伎倆不成。亦免使諸老夢中作夢。還委悉麼。未能言外超方便。萬別千差逐水流。○師問僧甚處來。曰潙山來。師曰。和尚近日有何言句。曰有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和尚竪起拂子。師曰。彼中兄弟作麼生會。曰彼中商量道。卽色明心。附物顯理。師曰。會卽便會。著甚死急。僧却問。師意如何。師亦竪起拂子。玄沙備云。秖這香嚴脚跟未點地。雲居錫云。甚麼處是香嚴脚跟未點地處。

徑山洪諲禪師 潙山祐嗣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吳興人也。僧問。揑息如灰時如何。師曰。猶是時人功幹。曰幹後如何。師曰。耕人田不種。曰畢竟如何。師曰。禾熟不臨場。天童華云。鳳留香沉。雪巢夜冷。半窗明月。和氣靄然。正與麼時。且道歸宗與徑山還有相見分也無。見與不見且止。只如這僧與麼問。還具眼麼。有或未然。雲藏無縫襖。鳥宿不萌枝。○許州全明上座。先問石霜。一毫穿衆穴時如何。石霜曰。直須萬年去。曰萬年後如何。石霜曰。登科任汝登科。拔萃任汝拔萃。後問師曰。一毫穿衆穴時如何。師曰。光靴任汝光靴。結果任汝結果。○問如何是長。師曰。千聖不能量。曰如何是短。師曰。蟭螟眼裏著不滿。其僧不肯。便去舉似石霜。石霜曰。秖爲太近實頭。僧却問石霜。如何是長。石霜曰。不

屈曲。曰如何是短。石霜曰雙陸盤中不喝彩〇佛日長老訪師。師問伏承長老獨化一方。何以薦遊峰頂。佛日曰。日朗月當空。挂冰霜不自寒。師曰莫是長老家風也無。佛日曰。峭峙萬重關。於中含寶月。師曰此猶是文言。作麼生是長老家風。佛日曰。今日賴遇佛日。却問。隱密全眞。時人知有道不得。太省無辜。時人知有道得。於此二途。猶是時人升降處。未審和尚親道自道如何道。師曰。我家道處無可道。佛日曰。如來路上無私曲。便請玄音和一場。師曰。任汝二輪更互照。碧潭雲外不相關。佛日曰。爲報白頭無限客。此回年少莫歸鄉。師曰。老少同輪無向背。我家玄路勿參差。佛日曰。一言定天下。四句爲誰宣。師曰。汝言有三四我道其中一也無

定山神英禪師 溈山祐法嗣

滁州定山神英禪師。因椑樹省和尚行脚時參問。不落數量。請師道。師提起數珠曰。是落不落。省曰。圓珠三竅。時人知有。請師圓前話。師便打。省拂袖便出。師曰。三十年後。搥胸大哭去在。省住後示衆曰。老僧三十年前至定山。被他熱謾一上。不同小小。（雪竇顯云。定山用即用。爭奈險。椑樹知即知。要且未具擇法眼。試請辨看）

延慶法端禪師 溈山祐法嗣

襄州延慶山法端禪師。僧問。蚯蚓斬爲兩段。兩頭俱動。佛性在阿那頭。師展兩手。（洞山价別云。問底在阿那頭）

九峯慈慧禪師 溈山祐法嗣

福州九峰慈慧禪師。初在溈山。溈山上堂曰。汝等諸人。祇得大機。不得大用。師便抽身出去。溈山召之。師更不回顧。溈山曰。此子堪爲法器。（保福展云。依稀似曲。失前忘後）一日辭溈山曰。某甲辭違和尚。千里之外。不離左右。溈山動容曰。善爲

京兆府米和尚 溈山祐法嗣

京兆府米和尚。（亦謂七師）參學後。歸受業寺。有老宿問。月中斷井索。時人喚作蛇。未審七師見佛喚作甚麼。師曰。若有佛見。即同衆生。老宿曰。千年桃核〇師令僧去問仰山曰。今時還假悟也無。仰山曰。悟即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師深肯之。（溈潭清云。門庭施設。米胡深肯仰山第二頭。若是入理深談。第一頭猶未會在。天童華云。米胡提本分鉗鎚。仰山展納刃上事。二老於唱教門中。足可稱尊。若是）

衲僧門下總是喫棒底漢又令僧問洞山曰那箇究竟作麼生洞山曰却須問他始得師亦肯之○僧問自古上賢還達眞正理也無師曰達曰祇如眞正理作麼生達師曰當時霍光賣假銀城與單于契書是甚麼人做曰某甲直得杜口無言師曰平地教人作保徑山杲擧此話至契書是甚麼人做云徑山當時若作這僧即下一轉語塞却這老漢口且道下甚麼語良久云若欲容易得便作等閑看

晉州霍山和尙 溈山祐法嗣

晉州霍山和尙因仰山一僧到自稱集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參師乃喚維那打鐘著大禪佛驟步而去雪竇顯云這漢雖見機而變爭奈有頭無尾昭覺勤云這漢擔却仰山冬瓜印子向人前賣弄若不是霍山幾被塗糊雖然如是可惜令行一半當時不用喚維那好與擒住更打四藤條且聽這漢疑三十年

元康和尙 溈山祐法嗣

元康和尙因訪石樓石樓纔見便收足坐師曰得恁麼威儀周足石樓曰汝適來見箇甚麼師曰無端被人領過石樓曰須是與麼始爲眞見師曰苦哉賺殺幾人來石樓便起身師曰見則見矣動則不動石樓曰盡力道不出定也師摑掌三下南泉願云天下人斷這兩箇是非不得若斷得與他同參

常侍王敬初居士 溈山祐法嗣

襄州王敬初常侍視事次米和尙至公乃擧筆示之米曰還判得虛空否公擲筆入宅更不復出米致疑明日憑鼓山供養主入探其意米亦隨至潛在屛蔽間偵伺供養主纔坐問曰昨日米和尙有甚麼言句便不相見公曰師子齩人韓驢逐塊米聞此語即省前謬遽出朗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公曰會即不無你試道看米曰請常侍擧公乃竪起一隻筯米曰這野狐精公曰這漢徹也大溈喆云米胡雖然如是且只得一橛常侍云這漢徹去大似看樓打樓大溈即不然常侍雖是箇俗漢筆下有生殺之權米胡是一方善知識要且出他圈䙡不得當時待他擲下筆但向道我從來疑着這漢

南嶽下五世

南塔光涌禪師 仰山寂法嗣

袁州仰山南塔光涌禪師豫章豐城章氏子依仰山剃度北遊謁臨濟復歸侍仰山仰山曰汝來作甚麼師曰禮覲和尙仰山曰還見和尙麼師曰見仰山曰

師疑佛

和尙何似驢師曰某甲見和尙亦不似佛仰山曰若不似佛似箇甚麼師曰若有所似與驢何別仰山大驚曰凡聖兩忘情盡體露吾以此驗人二十年無決了者子保任之仰山每指謂人曰此子肉身佛也

霍山景通禪師（仰山寂法嗣）

晉州霍山景通禪師初參仰山仰山閉目坐師乃翹起右足曰如是如是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中華六祖亦如是和尙亦如是景通亦如是仰山起來打四藤條師因此自稱集雲峰下四藤條天下大禪師（歸宗下亦有大禪佛名智通）○住後有行者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乃禮拜行者曰和尙爲甚麼禮俗人師曰汝不見道尊重弟子○師問僧甚麼處來僧提起坐具師曰龍頭蛇尾○問如何是佛師便打僧亦打師曰汝打我有道理我打汝無道理僧無語師又打趂出○師化緣將畢先備薪於郊野徧辭檀信食訖至薪所謂弟子曰日午當來報至日午師自執炬登積薪上以笠置頂後作圓光相手執拄杖作降魔杵勢立終於紅焰中

無著文喜禪師（仰山寂法嗣）

杭州無著文喜禪師嘉禾語溪人也往五臺山華嚴寺至金剛窟禮謁遇一老翁牽牛而行邀師入寺翁呼均提有童子應聲出迎翁縱牛引師陞堂堂宇皆耀金色翁踞牀指繡墪命坐翁曰近自何來師曰南方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師曰末法比丘少奉戒律翁曰多少衆師曰或三百或五百師却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翁曰龍蛇混雜凡聖同居師曰多少衆翁曰前三三後三三（汾陽昭代云識得你　雪峯存問靈雲云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旨如何靈雲云水中魚山上鳥雪峯云意作麼生會靈雲云高可射兮深可鈎　徑山杲云當時若見只向他道和尙如是住持直是不易　天童傑云大衆或三百或五百置之勿論只如文殊道前三三後三三如何話會良久云竹影掃堦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　楚石琦云畢竟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有底道前三三後三三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翁呼童子致茶幷進酥酪師納其味心意豁然翁拈起玻璃盞問曰南方還有這箇否師曰無翁曰尋常將甚麼喫茶師無對（洞山价代展兩手云有無且置借取這箇看得否　曹山寂代云久承大士按劍爲什麼處在一塵　長慶稜代云若與麼擬客勸主人　瑯琊覺云若也是去可謂虎口裏奪食若也不是去移舟諳水勢擧棹別波瀾　汾陽昭云謝顧問）師覩日色稍晚遂問翁擬投一宿得否翁曰汝有執心

在不得宿師曰某甲無執心翁曰汝曾受戒否師曰受戒久矣翁曰汝若無執心何用受戒師辭退翁令童子相送師問童子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童子召大德師應諾童子曰是多少（洞山价云欲觀其父先觀其了汾陽昭於何用受戒處云悔出前言於童子道是多少處云識得你）師復問曰此爲何處童子曰此金剛窟般若寺也師悽然悟彼翁者即文殊也不可再見即稽首童子願乞一言爲別童子說偈曰面上無嗔供養具口裏無嗔吐妙香心裏無嗔是珍寶無垢無染是眞常言訖均提與寺俱隱師因駐錫五臺咸通三年至洪州觀音參仰山頓了心契令充典座文殊嘗現於粥鑊上師以攪粥篦便打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文殊乃說偈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蔕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一日有異僧來求齋食師減己分饋之仰山預知問曰適來果位人至汝給食否師曰輟已回施仰山曰汝大利益

洪州米嶺和尙（徑山鑒法嗣）

洪州米嶺和尙常語曰莫過於此僧問未審是甚麼莫過於此師曰不出是僧後問長慶甚爲麼不出是長慶曰汝擬喚作甚麼

雙峯古禪師（雙峯法嗣）

福州雙峰古禪師本業講經因參先雙峰雙峰問大德甚麼處住曰城裏雙峰曰尋常還思老僧否曰常思和尙無由禮覲雙峰曰祇這思底便是大德師從此領旨即罷講席侍奉數年後到石霜但隨衆而已更不參請衆謂古侍者嘗受雙峰印記往往聞于石霜石霜欲詰其所悟而未得其便師因辭去石霜將拂子送出門首召曰古侍者師回首石霜曰擬著即差是著即乖不擬不是亦莫作箇會除非知有莫能知之好去好去師應喏喏即前邁尋屬雙峰示寂師乃繼續住持僧問和尙當時辭石霜石霜恁麼道意作麼生師曰祇教我不著是非（報慈遂云且道他會石霜意不會）

南嶽下六世

芭蕉慧淸禪師（南塔涌法嗣）

郢州芭蕉山慧淸禪師新羅國人也上堂拈拄杖示衆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靠拄杖下座○師謂衆曰我年二十八

到仰山參見南塔見上堂曰汝等諸人若是箇漢從孃肚裏出來便作師子吼好麼我於言下歇得身心便住五載

清化全怤禪師南塔涌法嗣

越州清化全怤禪師吳郡崑山人也初參南塔南塔問從何而來師曰鄂州南塔曰鄂州使君名甚麼師曰化下不敢相觸忤曰此地道不畏師曰大丈夫何必相試南塔𪫗然而笑遂乃印可

南嶽下七世

郢州繼徹禪師芭蕉清法嗣

郢州芭蕉山繼徹禪師初參風穴風穴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泥彈子風穴異之次謁先芭蕉芭蕉上堂舉仰山道兩口一無舌此是吾宗旨師豁然有省

教外別傳卷十一

教外別傳卷十二雲門宗

南嶽下六世

雲門文偃禪師雪峯存法嗣

韶州雲門山光奉院文偃禪師嘉興人也敏質生知慧辯天縱及長落髮稟具於毗陵壇侍志澄數年探窮律部以已事未明往參睦州睦州纔見來便閉却門師乃扣門睦州曰誰師曰某甲睦州曰作甚麼師曰已事未明乞師指示睦州開門一見便閉却師如是連三日扣門至第三日睦州開門師乃拶入睦州便擒住曰道道師擬議睦州便推出曰秦時𨍏轢鑽遂掩門損師一足師從此悟入睦州指見雪峰師到雪峰莊見一僧迺問上座今日上山去那僧曰是師曰寄一則因緣問堂頭和尚祇是不得道是別人語僧曰得師曰上座到山中見和尚上堂衆纔集便出握腕立地曰這老漢項上鐵枷何不脫却其僧一依師教雪峰見這僧與麼道便下座攔胷把住曰速道速道僧無對雪峰拓開曰不是汝語僧曰是某甲語

雪峰曰侍者將繩棒來僧曰不是某語是莊上一新中上座教某甲來道雪峰曰大衆去莊上迎取五百人善知識來師次日上雪峰雪峰纔見便曰因甚麼得到與麼地師乃低頭從茲契合溫研積稔密以宗印授焉○師出嶺徧謁諸方叢窮殊軌鋒辯險絕世所盛聞後抵靈樹冥符知聖禪師接首座之說初知聖住靈樹二十年不請首座常曰我首座生也我首座牧牛也我首座行脚也一日令擊鐘三門外接首座衆出迓師果至直請入首座寮解包（人天眼目見靈樹章）○後廣主命師出世靈樹開堂日廣主親臨曰弟子請益師曰目前無異路（法眼別云不可無益於人）○舉世尊初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師曰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貴圖天下太平○師在文德殿赴齋有鞠常侍問靈樹果子熟也未師曰甚麼年中得信道生○舉雪峯云三世諸佛向火燄上轉大法輪師曰火燄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黃龍新云雪峯雲門交互爭輝新盡火滅三世諸佛向甚麼處聽莫戀白雲深處坐切忌寒灰燒殺人　天童華云三世諸佛與火燄說法火燄燒

燈三世諸佛　元叟端云若向雪峯言下薦得笑殺旁觀若向雲門言下薦得自救不了若向應庵言下薦得盡大地人眉鬚墮落）○僧問靈樹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靈樹默然遷化後門人立行狀碑欲入此語問師曰先師默然處如何上碑師對曰師上堂佛法也太煞有祇是舌頭短長久日長也○普請搬柴次師遂拈一片拋下曰一大藏教祇說這箇○見僧量米次問米籮裏有多少達磨眼睛僧無對師代曰斗量不盡○師一日以手入木師子口叫曰鮫殺我也相救（歸宗柔代云和尚出手太殺）○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舉起手曰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手曰元來祇是饅頭（白雲端舉了展兩手云有麼有麼又搖手云無也無也乃云會經大海難爲水除却巫山總是烟雲　法雲秀拈拄杖卓一下云這箇是聲色那箇是心良久云世間無限丹青手到此都盧畫不成　黃龍清云雲門可謂食飽傷心諸人切忌向胡餅裏討汁　五祖演云我即不然乃以手作打杖鼓勢云棚八囉扎囉　南堂靜云老僧即不然張公喫酒李公醉李公喫酒張公醉張公李公酩酊醉鼻息如雷鼾裏睡　徑山杲拈拄杖云這箇是色卓拄杖云這箇是聲諸人總見總聞那箇是明底心那箇是悟底道喝一喝云貪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復卓一下　靈隱嶽云治父有條活路要與諸人共行拈拄杖云穿入諸人鼻孔燈籠露柱直得眼睛突出卓拄杖下座　楚石琦云汝等諸人不是不聞聲因甚麼不悟道不是不見色因甚麼不明心雲門[illegible]塵提撕妙喜[illegible]塵剖斷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

一寳秘在形山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作麼生自代曰逐物意移又曰雲起雷興○示衆曰十五日已前不問汝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衆無對自代曰日日是好日 雪竇頌云去却一拈却七上下四維無等匹徐行踏斷流水聲縱觀寫出飛禽跡草茸茸烟羃羃空生巖畔花狼藉彈指堪悲舜若多莫動着動着三十棒 ○上堂拈拄杖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衲僧家見拄杖便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不得動著 徑山杲云我不似雲門老人將虛空剜窟籠搭拈拄杖云拄杖子不屬有不屬無不屬幻不屬空卓一下云凡夫二乘緣覺菩薩盡向這裏各隨根性悉得受用惟於衲僧分上爲害爲寃要行不得行要坐不得坐進一步則被拄杖子迷了路頭退一步則被拄杖子穿却鼻孔只今莫有不甘底麼試出來與拄杖子相見如無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楚石琦云凡夫不合起有見二乘不合起無見緣覺不合起幻有見菩薩不合起當體即空見不可放過雲門老漢食飯白渾失却手脚累他天下衲僧總落坐杖圖積放過不可好與一坑埋却 ○問父母不聽不得出家如何得出家師曰淺曰學人不會師曰深○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師曰體露金風○問如何是佛師曰乾屎橛 萬峯蔚云雲門大師不妨奇特看他突然一句子疑殺天下衲僧若道不疑乾屎橛汝作麼生會 ○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東山水上行 元叟端云古今見亡佛法情盡則不無雲門大師中峯門下則不然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冬至前後沙飛石走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有讀書人來報○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北斗裏藏身 徑山杲云雲門老人恁麼道只答得法身句未答得透法身句今日或有人問徑山如何是透法身句卽向道蝦䗫眼裏放夜市大虫舌上打鞦韆 ○問僧甚處來曰禮塔來師曰謾我曰實禮塔來師曰五戒也不持 保福展云曾不實愚汾陽昭云彼此相鈍置 ○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向上與汝道即不難作麼生會法身曰請和尚鑒師曰鑒即且置作麼生會法身曰與麼與麼師曰這箇是長連牀上學得底我且問你法身還解喫飯麼僧無對 雪竇顯云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過在什麼處 庵主永云雲門直得入泥入水保福展云欠他一粒也不得 昭覺勤云雲門可謂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權衡佛祖龜鑑宗乘所以從來尋宿各出眼目共竪大致雖然如是只明得法身邊事未明得法身向上事且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城中無實面闔外有威權 南堂靜云這僧敢將游鱍子撩撥洞庭湖殊不知雲門金鱗價調曾百戰鐵騎多方慣無奪若是大隨即不然這僧也拈却雲門也塞閣且作麼生會法身良久云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 天童覺云雲門渾剛打就生鐵鑄成不動鉗鎚火星迸散庵主冷處看把火幾出豐年保福鬪處愛入頭未免傍觀者哂天童據款結案也要諸方撿點若撿點得出生陷無間地獄 ○師嘗舉馬大師道一切語言是提婆宗以這箇爲主乃曰好語祇是無人問我時有僧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西天九十六種你是最下種○問僧近

離甚處曰西禪師曰西禪近日有何言句僧展兩手
師打一掌僧曰某甲話在師却展兩手僧無語師又
打○問如何是端坐念實相師曰河裏失錢河裏摝
○上堂函蓋乾坤目機銖兩不涉世緣作麼生承當
衆無對自代曰一鏃破三關○僧問如何是雲門劍
師曰祖○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墼○問如何是吹
毛劍師曰骼又曰胔○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普○
問如何是啐啄機師曰響○問如何是雲門一路師
曰親○問殺父殺母向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甚麼
處懺悔師曰露○問鑿壁偷光時如何師曰恰○問
三身中那身說法師曰要○問承古有言了即業障
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未審二祖是了未了師曰
確○師垂語曰會佛法如河沙百草頭上道將一句
來自代曰俱○問直歲甚處去來曰刈茆來師曰刈
得幾箇祖師曰三百箇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東
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又作麼生直歲無語師便打
溈山喆云直歲爲衆竭力到雲門面前乃力盡神疲何
故棊逢敵手難藏行水到滄溟始是波　徑山杲云直
歲無語有三百箇祖師證明雲門令雖行要且棒頭無
眼　溈山果云這僧若具眼見雲門恁麼道但云和尚

休要把髻投衙擬議之間坐具便摵不唯慶快平生亦
乃參學眼正　楚石琦云大小雲門却被直歲勘破
金粟悟云惜乎徑山不與山僧同時若同即
代雲門與伊一頓何以要知雲門棒頭有眼　○僧問
秋初夏末前程若有人問作麼生祇對師曰大衆退
後日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還我九十日飯錢來　溈山
喆云這僧貪程太速致使雲門隨索飯錢而今還有識
雲門者麼出來與大溈相見良久云不是弄潮人休入
洪波裏　昭覺勤云這僧貪觀白浪雲門見機而作雖
然斬釘截鐵未是本分草料有問崇寧只對道驢事未
去馬事到來待伊如之若何劈脊便打　護國元云據
虎頭收虎尾則不無斬釘截鐵猶欠一著忽有人問護
國劈脊便打待伊道過在什麼處向他道不似雲門索
飯錢　天童覺云大衆退後衲僧去就當用機關那容
體究蹉過老熟慣波瀾橈棹不施船放流　天童華云
這僧有迎刃底謀略雲門具殺活底手段雖然如是報
恩門下更須勘過了打　天童傑云平如鏡面險似刀
山這僧有破關底機謀雲門善用不戰屈人兵底手段
雖然如是鼻孔
在靈隱手裏　○有講僧參經時乃曰未到雲門時
恰似初生月及乎到後曲彎彎地師得知乃召問是
你道否曰是師曰甚好吾問汝作麼生是初生月僧
乃斫額作望月勢師曰你如此已後失却目在僧經
旬日復來師又問你還會也未曰未會師曰你問我
僧便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曲彎彎地僧罔措後果
然失目　瑯琊覺云且道佛法有靈驗麼如今若有人
問瑯琊如何是初生月向道經堂前打板聲
白雲端云這僧失却目雲門和鼻孔不見雖然如是人
家住州西　黃龍新云語驚時聽得無動機若謂這僧

失雙目入地獄如箭射、東禪觀云這僧雖失雙目光射九天雲門兩眼雖存前明後暗 ○上堂
你若不相當且覓箇入頭處微塵諸佛在你舌頭上
三藏聖教在你脚跟底不如悟去好還有悟得底麼
出來對衆道看 雪竇顯云然則養子之緣爭奈壓良爲賤其間忽有不甘底出來掀倒禪牀堂不是大丈夫漢雖然如是且問諸箇什麼乃驀拈拄杖云洎合停囚長智擊禪牀下座 ○示
衆盡十方世界乾坤大地以拄杖畫曰百雜碎 雪竇顯云這老漢是即是要且未有出身之路如今拄杖在雪竇手裏復橫按云東西南北甚處得來 又曰
三乘十二分教達磨西來放過即不可若不放過不
消一喝 雪竇顯擧了隨後喝一喝云大衆好喝落在甚處若要鼻孔遼天辯取這一喝 ○上
堂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荊棘林者是好手時有僧
出曰與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處也師曰蘇嚕蘇嚕 潙山喆云若不是雲門被這僧一問幾乎將南作北大潙即不然忽有人道恁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處也乃拈拄杖云你喚這箇作什麼若喚作拄杖子眉鬚墮落 黃龍南拈起拂子云大衆若喚作拂子是平地上死人不喚作拂子未透荊棘林在 五祖演云太平即不然平地上箇箇丈夫荊棘林裏坐得是好手何故格 泐潭清云只這拂子是荊棘林諸人作麼生過直饒過得也是胡孫繫露柱 笑巖寶云雲門被這僧一拶輒自先跳入荊棘林中坐地我若是雲門待這僧云云便打云汝爲什麼又深入這一重 ○瑫長
老擧菩薩手中赤幡問師作麼生師曰你是無禮漢
瑫曰作麼生無禮師曰是你外道奴也作不得○上

堂要識祖師麼以拄杖指曰祖師在你頭上跨跳要
識祖師眼睛麼在你脚跟下又曰這箇是祭鬼神茶
飯雖然如此鬼神也無厭足 徑山杲云不見道留或潤生時有僧在傍咳嗽一聲妙喜云老漢恁麼道有甚麼過僧擬議便打 ○上堂光不透脫有兩般
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隱
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
般病得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坐在法身邊
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即不可子細點檢將來
有甚麼氣息亦是病 徑山杲云不用作禪會不用作道會不用作向上商量此是雲門老漢據實而論我恁麼道有沒量罪過汝若點檢得出許汝具擇法眼若點檢不出且向雲門葛藤裏參
○上堂眼睫橫亘十方眉毛上透乾坤下透黃泉須
彌塞却汝咽喉還有人會得麼若有人會得拽取占
波共新羅鬬額 徑山杲云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能除一切苦眞實不虛諸人要識雲門麼不見道三臺須是大家催 ⊙一日拈起拂子曰這裏得
箇入處去揑恠也日本國裏說禪三十三天有箇人
出來喚曰吽吽特舍兒擔枷過狀 徑山杲云這老漢克由耐胥姓佃官田更不納苗稅 ○示衆曰燈籠是你自己把鉢盂噇飯飯
不是自己有僧便問飯是自己時如何師曰這野狐

0297

精三家村裏漢復曰來來不是你道飯是自已僧曰是師曰驢年夢見三家村裏漢徑山杲云用盡自已心笑破他人口○問僧甚處來僧曰江西師曰江西一隊老漢寐語住也未僧無語法眼益因僧擧法眼云大小雲門被這僧勘破 五雲逢云什麽處是勘破雲門處要會麽法眼亦被這漢勘破也○問僧光明寂照遍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曰是師曰話墮也○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師曰須彌山○問一切智通無障礙時如何師曰掃地潑水相公來○師到天童天童曰你還定當得麽師曰和尙道甚麽天童曰不會則目前包裏師曰會則目前包裹徑山杲云十字街頭石敢當○師到曹山見示衆曰諸方盡把格則何不與他道却令他不疑去師問密密處爲甚麽不知有曹山曰祇爲密密所以不知有師曰此人如何親近曹山曰莫向密密處親近師曰不向密密處親近時如何曹山曰始解親近師應喏喏徑山杲云濁油更着濕燈心 楚石琦云雪山南面三千里○師到鵝湖聞上堂曰莫道未了底人長時浮逼逼地設使了得底明明得知有去處尙乃浮逼逼地師下問首座適來和尙意作麽生曰浮逼逼地師曰首座久在此住

頭白齒黃作這箇語話曰上座又作麽生師曰要道卽得見卽便見若不見莫亂道曰祇如道浮逼逼地又作麽生師曰頭上著枷脚下著杻曰與麽則無佛法也師曰此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潙山喆云大凡撥草瞻風須是其人雲門可謂靑天霹靂旱地震雷直得百里魂驚懾不見道驚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 黃龍新云雲門以錐錐地首座以刀刎空直饒脊下錐刀未免頭上着枷脚下着杻○僧擧灌溪上堂曰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躶躶赤灑灑沒可把師曰擧卽易出也大難曰上座不肯和尙與麽道那師曰你適來與麽擧那曰是師曰你驢年夢見灌溪曰某甲話在師曰我問你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你道大梵天王與帝釋天商量甚麽事曰豈干他事師喝曰逐隊喫飯漢○師到江州有陳尙書者請齋纔見便問儒書中卽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麽生是衲僧行脚事師曰曾問幾人來陳曰卽今問上座師曰卽今且置作麽生是教意陳曰黃卷赤軸師曰這箇是文字語言作麽生是教意陳曰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忘師曰口欲談而辭喪爲對有言心欲緣而慮忘爲對妄想作麽生是教意

陳無語師曰見說尚書看法華經是否陳曰是師曰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退位陳無語師曰尚書且莫草草三經五論師僧拋却特入叢林十年二十年尚不奈何尚書又爭得會陳禮拜曰某甲罪過

南嶽下七世

巴陵顥鑒禪師（雲門偃法嗣）

岳州巴陵新開院顥鑒禪師初到雲門雲門曰雪峯和尚道開却門達磨來也我問你作麼生師曰築著和尚鼻孔雲門曰地神惡發把須彌山一摑跨跳上梵天搒破帝釋鼻孔你為甚麼向日本國裏藏身師曰和尚莫瞞人好雲門曰築著老僧鼻孔又作麼生師無語雲門曰將知你祇是學語之流（徑山杲云擔一擔懵懂換得一擔骨董無星秤子秤來付與無知漆桶且道無知漆桶將作何用你若道得活脫句許你親見雲門）◯住後更不作法嗣書祇將三轉語上雲門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明眼人落井（保寧永頌云秋夜霜天月正明仰觀星象約三更一條大路平如掌歸去何妨徹曉行）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珊瑚枝枝撐著月（雪竇顯頌云要平不平大巧若拙或指或掌倚天照雪大冶兮磨礱不下良工兮拂拭未歇別別珊瑚枝枝撐着月）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銀椀裏盛雪（雪竇顯頌云老新開端的別解道銀盌裏盛雪九十六箇應自知不知却問天邊月提婆宗提婆宗赤旛之下起清風）雲門見曰他後老僧忌日祇消舉此三轉語足以報恩自後忌辰果如所囑

雙泉師寬禪師（雲門偃法嗣）

隨州雙泉山師寬明教禪師僧問洞山初和尚如何是佛初曰麻三斤師聞之乃曰向南有竹向北有木◯師遊山回首座同衆出接首座曰和尚遊山巇嶮不易師提起拄杖曰全得這箇力首座乃奪却師放身便倒大衆皆進前扶起師拈拄杖一時趁散回顧侍者曰向道全得這箇力（黃龍南云明教雖然會起會倒不覺弄巧成拙）◯師一日訪白兆白兆曰老僧有箇木魚頌師曰請學看白兆曰伏惟爛木一橛佛與衆生不別若以杖子擊著直得聖凡路絕師曰此頌有成褫無成褫白兆曰無成褫師曰佛與衆生不別嚮侍僧救曰有成褫師曰直得聖凡路絕嚮當時白兆一衆失色

香林澄遠禪師（雲門偃法嗣）

益州青城香林院澄遠禪師漢州綿竹人在衆日普

請鉅草次有一僧曰看俗家失火師曰那裏火曰不見那師曰不見曰這瞎漢是時一衆皆言遠上座敗闕後明教寛聞舉歎曰須是我遠兄始得○師將示寂辭知府宋公瑞曰老僧行脚去通判曰這僧風狂八十歲行脚去那裏宋曰大善知識去住自由師謂衆曰老僧四十年方打成一片言訖而逝 有僧參舉道者一日遊山次僧云香林道老僧三十年求成一片不可得此意如何舉云老僧也恁麼却問其僧會麼云不會舉示偈云香林成一片老僧也恁麼不待此月終重爲子決破至月末舉遂遷化

洞山守初禪師 雲門偃法嗣

襄州洞山守初宗慧禪師初參雲門雲門問近離甚處師曰查渡雲門曰夏在甚處師曰湖南報慈曰幾時離彼師曰八月二十五雲門曰放汝三頓棒師至明日却上問訊昨日蒙和尙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麼處雲門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師於言下大悟遂曰他後向無人煙處不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方往來盡與伊抽釘拔楔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教伊洒洒地作個無事衲僧豈不快哉雲門曰你身如椰子大開得如許大口師便禮拜

雪竇頌云雲門氣宇如王援着便冰消瓦解當時若據令而行子孫也未到斷絕 浮山遠云把定乾坤佛祖無進入之路放開江海魚龍得游泳之方雲門老人不妨奇特雪竇云雲門氣宇如王援着便冰消瓦解誰若好惡當時若據令而行時却天下人眼 白雲端云大小雲門被洞山一問直得額頭汗出口裏膠生 保寧勇別雲門後語云這瞎漢將謂你是箇人便打 天童傑云雲門放去太著收來太儉末後般動何不與他本分草料致令和泥合水洞山恁麼悟去也是杓卜聽虛聲 靈隱嶽云諸方盡謂父子投機啐啄同時殊不知雲門正令不行却向草窠裏輥致令洞山打失鼻孔直至于今無摸索處 恕中慍云雲門放洞山三頓棒汝諸人作麼生會諸人會處便道洞山頃昔作客少遇知音雲門食店雖開不許人喫所以雪竇抑雲門而出洞山浮山小雪竇而扶雲門與麼見解天地懸殊諸人要會麼年年八月二十五直渡依然洽浸秋 萬峯蔚云雲門把住放行洞山不知失禮來朔案獻重供當下一槌摩碎雖然得箇悟處未免落在雲門坑裏當時[illegible]便喝不到來朝結罪○都監太保問眼處入正受諸塵三昧起此意如何師曰洞山茶碗裏有太保太保茶碗裏有洞山太保無語却將此語問谷隱谷隱曰不落無當說又問延慶延慶曰喚甚麼作三昧

奉先深禪師 雲門偃法嗣

金陵奉先深禪師同明和尙在衆時聞僧問法眼如何是色法眼竪起拂子或曰雞冠花或曰貼肉汗衫三人特往請益問曰承聞和尙有三種色語是否法眼曰是師曰鷂子過新羅便歸衆時李王在座下不

肯乃白法眼曰寡人來日致茶筵請二人重新問話
明日茶罷備綵一箱劍一口謂二師曰上座若問話
得是奉賞雜綵一箱若問不是祇賜一劍法眼陞座
師復出問今日奉敕問話師還許也無法眼曰許曰
鷂子過新羅捧綵便行大衆一時散去時法燈作維
那乃鳴鐘集衆僧堂前勘師衆集法燈問承聞二上
座久在雲門有甚奇特因緣擧一兩則來商量看師
曰古人道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維那
作麽生商量法燈擬議師打一座具便歸衆○師同
明和尚到淮河見人牽網有魚從網透出師曰明兄
俊哉一似箇衲僧相似明曰雖然如此爭如當初不
撞入網羅好師曰明兄你欠悟在明至中夜方省

洞山清禀禪師 雲門偃法嗣

瑞州洞山清禀禪師泉州李氏子參雲門雲門問今
日離甚處曰慧林雲門擧拄杖曰慧林大師恁麽去
汝見麽曰深領此問雲門顧左右微笑而已師自此
入室印悟

雲門朗上座 雲門偃法嗣

韶州雲門山朗上座自幼肄業講肆聞僧問雲門如
何是透法身句雲門曰北斗裏藏身師罔測微旨遂
造雲門雲門纔見便把住曰道道師擬議雲門拓開
乃示頌曰雲門聳峻白雲低水急遊魚不敢棲入戶
已知來見解何勞再擧轢中泥師因斯大悟即便禮
拜自此依雲門爲上座

南嶽下八世

韶州大歷和尚 白雲祥法嗣

韶州大歷和尚初參白雲白雲擧拳曰我近來不恁
麽也師領旨禮拜自此入室

連州寶華和尚 白雲祥法嗣

連州寶華和尚因有僧問大容曰天賜六銖披挂後
將何報答我皇恩大容曰來披三事衲歸挂六銖衣
師聞之乃曰這老凍膿作恁麽語話大容聞令人傳
語曰何似奴緣不斷師曰比爲抛甎祇圖引玉○師
有時戴冠子謂衆曰若道是俗且身披袈裟若道是
僧又頭戴冠子衆無對

月華山月禪師 白雲祥法嗣

韶州月華山月禪師初謁白雲白雲問業箇甚麼曰念孔雀經白雲曰好箇人家男女隨烏雀後走師聞語驚異遂依附久之乃契旨

瀏潭靈澄散聖 巴陵鑒法嗣

瀏潭靈澄散聖因智門寬禪師問曰甚處來師曰水清月現智門曰好好借問師曰褊衫不染皂智門曰喫茶去○師有西來意頌曰因僧問我西來意我話居山七八年草履祇栽三箇耳麻衣曾補兩番肩東菴每見西菴雪下澗長流上澗泉半夜白雲消散後一輪明月到牀前

福嚴良雅禪師 洞山初法嗣

潭州福嚴良雅禪師居洞山第一座洞山參次僧出問如何是佛洞山答曰麻三斤參罷洞山至寮謂師曰我今日答這僧話得麼曰恰值某淨髮洞山曰你元來作這去就拂袖便出師曰這老漢將謂我明他這話頭不得因作偈呈曰五彩畫牛頭黃金為點額春晴二月初農人皆取則寒食賀新正鐵錢三五百洞山見深肯之

乾明睦禪師 洞山初法嗣

岳州乾明睦禪師問洞山停機罷賞時如何洞山曰水底弄傀儡師曰誰是看戲者洞山曰停機罷賞者師曰恁麼則知音不和也洞山曰知音底事作麼生師曰大盡三十日洞山曰未在更道師曰某甲合喫和尚手中痛棒洞山休去

西峯雲豁禪師 清涼明法嗣

吉州西峯雲豁禪師郡之曾氏子早扣諸方晚見清涼問佛未出世時如何清涼曰雲遮海門樹曰出世後如何清涼曰擘破鐵圍山師於言下大悟清涼印可之

南嶽下九世

洞山曉聰禪師 文殊眞法嗣

瑞州洞山曉聰禪師遊方時在雲居作燈頭見僧說泗州大聖近在揚州出現有設問曰既是泗州大聖為甚麼却向揚州出現師曰君子愛財取之以道後僧舉似蓮華峯祥庵主庵主大驚曰雲門兒孫猶在中夜望雲居拜之○師嘗負柴上山路逢一僧問山

上有柴何故向山下擔柴師放柴於地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我要燒（石林鞏頌云柴火煎熬擔在身相逢狹路不堪論淡烟落日青山外滿地難收刀斧痕）○師手植萬松於東嶺而恒誦金剛般若經山中人因名其嶺曰金剛方植松而寶禪師至時親自五祖來師問上嶺一句作麼生道寶曰氣急殺人師拄钁呵曰從何得此隨語生解阿師見問上嶺便言氣急佛法却成流布寶請代語師曰氣喘殺人○師一日不安上堂辭衆述法身頌曰參禪學道莫茫茫問透法身北斗藏余今老倒尩羸甚見人無力得商量唯有钁頭知我意栽松時復上金剛言訖而寂

雪竇重顯禪師（智門祚法嗣）

明州雪竇重顯禪師遂寧府李氏子橫經講席究理窮玄詰問鋒馳機辯無敵咸知法器僉指南遊首造智門即伸問曰不起一念云何有過智門召師近前師纔近前智門以拂子驀口打師擬開口智門又打師豁然開悟○洞山聰禪師每新到參便問溈山水牯牛意作麼生對者多不契洞山旨師到亦如前問師曰作後人標榜洞山擬道師以坐具拂一下便行

洞山曰且來上座師曰未參堂○師到大龍爲知客一日問曰語者默者不是非語非默更非總是總不是拈却大用現前時人知有未審大龍如何大龍曰子有如是見解師曰這老漢瓦解冰消大龍曰放你三十棒師禮拜歸衆大龍却喚適來問話底僧來師便出大龍曰老僧因甚麼瓦解冰消師曰轉見敗闕大龍作色曰尌酎尌酎師休去後舉似南嶽雅和尚雅曰大龍何不與本分草料師曰和尚更須行脚○寶華侍者來看師師問寶華多少衆侍者曰不勞和尚如此師曰我好好問爾跨跳作甚麼侍者曰也不得放過師曰眞師子兒喫茶了師把住曰適來得恁麼無禮侍者擬議被師一掌曰歸去分明舉似寶華○宗首座到方擬人事師約住曰既知信之韜略便須拱手歸降宗曰今日敗闕師曰劍刃未施賊身已露宗曰氣急殺人師曰敗將不斬宗曰是師曰禮拜著宗曰三十年後有人舉在師曰已放你過○修撰曾會居士天禧間守池州一日會于景德寺引中庸大學參以楞嚴符宗門語句質師師曰這箇尙不與

教乘合況中庸大學邪學士要徑捷理會此事乃彈指一下曰但恁麼薦取僧於言下領旨天聖初僧守四明以書幣迎師補雪竇既至僧曰某近與清長老商量趙州勘婆子話未審端的有勘破處也無師曰清長老道箇甚麼僧曰又與麼去也師曰清長老且放過一著學士還知天下衲僧出這婆子圈繢不得麼僧曰這裏別有箇道處趙州若不勘破婆子一生受屈師曰勘破了也僧大笑

雲蓋繼鵬禪師 智門祚法嗣

潭州雲蓋繼鵬禪師初謁雙泉雅禪師雅令充侍者示以芭蕉拄杖話經久無省發一日雅向火次師侍立雅忽問拄杖子話試舉來與子商量師擬舉雅拈火筯便摵師豁然大悟

北禪智賢禪師 福嚴雅法嗣

潭州北禪智賢禪師歲夜小參曰年窮歲盡無可與諸人分歲老僧烹一頭露地白牛炊黍米飯煑野菜羹燒榾柮火大家喫了唱村田樂何故免見倚他門戶傍他墻剛被時人喚作郎便下座歸方丈至夜深維那入方丈問訊曰縣裏有公人到勾和尚師曰作甚麼維那曰道和尚宰牛不納皮角師遂捋下頭帽擲在地上維那便拾去師跳下禪牀攔胸搊住叫曰賊賊維那將帽子覆師頂曰天寒且還和尚師呵呵大笑維那便出去時法昌爲侍者師顧法昌曰這公案作麼生法昌曰潭州紙貴一狀領過

開先善暹禪師 德山遠法嗣

廬山開先善暹禪師臨江軍人也參德山見德山上堂顧視大衆曰師子嚬呻象王回顧師忽有省入室陳所解德山曰子作麼生會師回顧曰後園驢喫草德山然之後至雪竇雪竇與語喜其超邁目曰海上橫行暹道者

南嶽下十世

雲居曉舜禪師 洞山聰法嗣

南康軍雲居曉舜禪師瑞州人也參洞山一日如武昌行乞首謁劉居士師時年少不知其飽參頗易之居士曰老漢有一問若相契即開疏如不契即請還山遂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黑似漆居士曰磨後

如何師曰照天照地居士長揖曰且請上人還山拂袖入宅師懡㦬即還洞山洞山問其故師具言其事洞山曰你面我我與你道師理前問洞山曰此去漢陽不遠師進後語洞山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師於言下大悟○上堂諸方有弄蛇頭撥虎尾跳大海劍刃裏藏身雲居這裏寒天熱水洗脚夜間脫襪打睡早朝旋打行纏風吹籬倒喚人夫劈篾縛起○翠巖眞點胸常罵師說無事禪石霜永和尚令人傳語曰舜在洞山悟古鏡因緣豈是說無事禪你罵他自失却一隻眼師聞之作頌曰雲居不會禪洗脚上牀眠冬瓜直儱侗瓠子曲彎彎永和尚亦作頌曰石霜不會禪洗脚上牀眠枕子撲落地打破常住磚

佛日契嵩禪師 洞山聰法嗣

杭州佛日契嵩禪師藤州鐔津李氏子十九遊方徧參知識得法于洞山師夜則頂戴觀音像而誦其號必滿十萬乃寢作原教論十餘萬言後居永安蘭若著禪門定祖圖傳法正宗記輔教編上進仁宗覽之加歎付傳法院編次入藏下詔褒寵賜號明教宰相韓琦大參歐陽脩皆延見而尊禮之洎東還熙寧四年六月四日晨興寫偈曰後夜月初明吾今喜獨行不學大梅老貪隨鼯鼠聲至中夜而化

太守許式 洞山聰法嗣

洪州太守許式參洞山得正法眼一日與泐潭澄上藍溥坐次澄問閒郎中道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當時答洞山甚麼話公曰今日放衙早澄曰問答泗州大聖在揚州出現底是否公曰別點茶來澄曰名不虛傳公曰和尚早晚回山澄曰今日被上藍覷破溥便喝澄曰須是你始得公曰不奈船何打破戽斗

育王懷璉禪師 泐潭澄法嗣

明州育王山懷璉大覺禪師漳州龍溪陳氏子一日洗面潑水于地微有省發即慕參尋遠造泐潭法席投機印可師事之十餘年○皇祐中仁廟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賜號大覺禪師後遣中使問曰才去豎拂人立難當師即以頌回進曰有節非干竹三星偃月宮一人居日下弗與衆人同帝覽大悅旣而遣使賜龍腦鉢師謝恩罷捧鉢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

鐵食此鉢非法遂焚之中使回奏上加歎不已

令滔首座 溈潭澄法嗣

令滔首座久參溈潭溈潭因問祖師西來單傳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子作麼生會師曰某甲不會溈潭曰子未出家時作箇甚麼師曰牧牛溈潭曰作麼生牧師曰早朝騎出去晚後復騎歸溈潭曰子大好不會師於言下大悟遂成頌曰放却牛繩便出家剃除鬚髮著袈裟有人問我西來意拄杖橫挑囉哩囉

玉泉承皓禪師 北塔廣法嗣

荊門軍玉泉承皓禪師眉州丹稜人也遊方參北塔發明心要得大自在三昧製犢鼻褌書歷代祖師名字乃曰唯有文殊普賢較些子且書於帶上故叢林目為皓布褌有鄉僧亦効之師見而詬曰汝具何道理敢以為戲事耶嘔血無及耳尋於鹿門如所言而逝○張無盡奉使京西南路就謁之致開法於郢州大陽時谷隱主者私為之喜師受請陞座曰某在谷隱十年不曾飲谷隱一滴水嚼谷隱一粒米汝若不會來大陽為汝說破携拄杖下座傲然而去○師示法身頌曰一夜雨霶烹打倒蒲萄棚知事頭首行者人力拄底拄撐底撐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

天衣義懷禪師 雪竇顯法嗣

越州天衣義懷禪師永嘉樂清陳氏子也天聖中試經得度謁金鑾善葉縣省皆蒙印可遂由洛抵龍門復至都下忽過言法華揕師背曰雲門臨濟去及至姑蘇禮明覺於翠峰明覺問汝名甚麼曰義懷明覺曰何不名懷義曰當時致得明覺曰誰為汝立名曰受戒來十年矣明覺曰汝行脚費却多少草鞋曰和尚莫瞞人好明覺曰我也沒量罪過汝也沒量罪過你作麼生師無語明覺打曰脫空謾語漢出去入室次明覺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師擬議明覺又打出如是者數四尋為水頭因汲水折擔忽悟作投機偈曰一二三四五六七萬仞峰頭獨足立驪龍頷下奪明珠一言勘破維摩詰明覺聞拊几稱善後七坐道場化行海內嗣法者甚衆○上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不用續鳧截

鶴東嶽盈鑿放行也百醜千拙收來也攣攣拳拳用之則敢與八大龍王鬬富不用都來不直半分錢參○室中問僧無手人能行拳無舌人解言語忽然無手人打無舌人無舌人道箇甚麼又曰蜀魄連宵叫鵯鳩終夜啼圓通門大啓何事隔雲泥

水月惠金典座雪竇法嗣

平江府水月寺惠金典座依明覺於雪竇聞舉須彌山話默有契一日欲往訊遇之殿軒明覺問汝名甚麼曰惠金明覺曰阿誰惠汝金曰容少間去方丈致謝明覺曰即今壽曰這裏容和尚不得

法昌倚遇禪師北禪寶法嗣

洪州法昌倚遇禪師漳州林氏子自受具游方名著叢席浮山遠和尚嘗指謂人曰此後學行脚樣子也參北禪北禪問近離甚處師曰福嚴北禪曰思大鼻孔長多少師曰與和尚當時見底一般北禪曰汝道我見時長多少師曰和尚大似不會到福嚴北禪曰學語之流又問來時馬大師安樂否師曰安樂北禪曰向汝道甚麼師曰教和尚莫亂統北禪曰念汝新到不能打得你師曰某甲亦放和尚過茶罷北禪問鄉里甚處師曰漳州北禪曰三平在彼作甚麼師曰說禪說道北禪曰年多少師曰與露柱齊年北禪曰有露柱且從無露柱年多少師曰無露柱一年也不少北禪曰夜半放烏鷄師留北禪最久於是師資設唱妙出一時晚至西山睢雙嶺深邃棲息三年○師在雙嶺受法昌請與英勝二首座相別曰三年聚首無事不知檢點將來不無滲漏以拄杖畫一畫曰這箇且止宗門事作麼生英曰須彌安鼻孔師曰恁麼則臨崖看滸眼特地一場愁英曰深沙努眼睛師曰爭奈聖凡無異路方便有多門英曰鐵蛇鑽不入師曰這般漢有甚共語處英曰自緣根力淺莫怨太陽春却畫一畫曰宗門事且止這箇事作麼生師便掌英曰這漳州子莫無去就師曰你這般見解不打更待何時又打英曰也是老僧招得○上堂法昌今日開爐行脚僧無一箇唯有十八高人緘口圍爐打坐不是規矩嚴難免見諸人話覽直饒口似秤鎚未免燈籠勘破不知道絕功勳妄自修因證果喝曰但

能一念回光定脫三乘羈鎖○師與感首座歲夜喫湯次感曰昔日北禪分歲曾烹露地白牛和尚今夜分歲有何施設師曰臘雪連山白春風透戶寒感曰大衆喫箇甚麽師曰莫嫌冷淡無滋味一飽能消萬劫飢感曰未審是甚麽人置辦師曰無慚愧漢來處也不知○英勝二首座到山相訪英曰和尚尋常愛點檢諸方今日因甚麽却來古廟裏作活計師曰打草祇要蛇驚師曰莫塗糊人好師曰你又刺頭入膠盆作甚麽英曰古人道我見兩個泥牛鬬入海所以住此山未審和尚見箇甚麽師曰你他時異日有把茆蓋頭人或問你作麽生祇對英曰山頭不如嶺尾師曰你且道還當得住山事也無英曰使钁不及拖犂師曰還曾夢見古人麽英曰和尚作麽生師展兩手英曰蝦跳不出斗師曰休將三寸燭擬比太陽輝英曰爭奈公案見在師曰亂統禪和如麻似粟○師栽松次黃龍南禪師至南曰小院子栽許多松作麽師曰臨濟道底曰栽得多少師曰但見猿啼鶴宿聳漢侵雲南指石曰這裏何不栽師曰功不浪施曰也知無下手處師指石上松曰從何處得來南大笑曰蒼天蒼天乃作偈曰頭戴華巾離少室手携席帽出長安鶯峯峯下重相見鼻孔原來總一般又畫此◎相示師師和曰葫蘆棚上掛冬瓜麥浪堆中釣得蝦誰在畫樓沽酒處相要來喫趙州茶又畫此◎相答之南又作偈曰鐵牛對對黃金角木馬雙雙白玉蹄爲愛雪山香草細夜深乘月過前谿又畫此㊀相示師師復和偈曰玉麟帶月離霄漢金鳳銜花下彩樓野老不嫌公子醉相將携手御街遊復畫此○相答之○大寧寬禪師至師畫地作此(牛)相便曳钁出翌日未陞座謂寬曰昨日公案如何寬畫此(牛)相即抹撤之師曰寬禪頭名下無虛人乃陞座曰忽地晴天霹靂聲禹門三級浪崢嶸幾多頭角爲龍去蝦蟹依然努眼睛○龍圖徐公禧布衣時與師往來爲法喜之游師將化前一日作偈遺之曰今年七十七出行須擇日昨夜問龜哥報道明朝吉徐覽偈聳然邀靈源清禪師同往師方坐寢室以院務誠知事曰吾住此山二十三年護惜常住每自蒞之今行矣言畢寂

拄杖曰。且道這箇分付阿誰。徐與靈源皆屛息。遂擲杖投牀。枕臂而化。

雲居了元禪師 開先暹法嗣

南康軍雲居山了元佛印禪師。饒州浮梁林氏子。感悟夙習。即徧參尋。投機於開先法席。出爲宗匠。九坐道場。四衆傾向○一日與學徒入室次。適東坡居士到面前。師曰。此間無坐榻。居士來此作甚麼。居士曰。暫借佛印四大爲坐榻。師曰。山僧有一問。居士若道得。即請坐。道不得。即輸腰下玉帶子。居士欣然曰。便請。師曰。居士適來道暫借山僧四大爲坐榻。祇如山僧四大本空。五陰非有。居士向甚麼處坐。居士不能答。遂留玉帶。師却贈以雲山衲衣。居士乃作偈曰。百千燈作一燈光。盡是恒沙妙法王。是故東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禪牀。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會當乞食歌姬院。奪得雲山舊衲衣。此帶閱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猶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

南嶽下十一世

大梅法英禪師 九峯韶法嗣

明州大梅法英祖鏡禪師。本郡張氏子。參九峯。九峯見器之。與語若久在叢席。因痛剳之。師領旨○宣和初。敕天下僧尼爲德士。師肆筆解老子。詣進上覽。謂近臣曰。法英道德經解。言簡理詣。於古未有。宜賜入道藏流行。明年秋。詔復天下僧尼。師獨無改志。至紹興初。晨起戴樺皮冠。披鶴氅。執象簡。穿朱履。使擊鼓集衆陞座。召大衆曰。蘭芳春谷。菊秋籬。物必榮枯各有時。昔毀僧尼專奉道。後平道妄復僧尼。且道僧尼形相作麼生。復取冠示衆曰。吾頂從來似月圓。雖冠其髮不成仙。今朝拋下無遮障。放出神光透碧天。擲之于地。隨易僧服。提鶴氅曰。如來昔日買皮衣。數載慚將鶴氅披。還我丈夫調御服。須知此物不相宜。擲之。舉象簡曰。爲嫌禪板太無端。豈料遭他象簡瞞。今日因何忽放下。普天致仕老仙官。擲之。提朱履曰。達磨攜將一隻歸。兒孫從此亦脚走。借他朱履代麻鞋。休道時難事掣肘。化鵬未遇不如鵾。畫虎不成反類狗。擲之。橫拄杖曰。今朝拄杖化爲龍。分破華山千萬

重復倚肩曰珍重佛心眞聖主好將堯德振吾宗擲下拄杖斂目而逝

慧林圓照禪師 天衣懷法嗣

東京慧林宗本圓照禪師常州無錫管氏子遊方至池陽謁振宗振宗擧天親從彌勒內宮而下無著問云人間四百年彼天爲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祇說這箇法如何是這箇法師久而開悟一日室中問師即心即佛時如何曰殺人放火有甚麼難於是名播寰宇○元豐五年神宗召師爲慧林第一祖對延和殿問道賜坐師即跏趺帝問卿受業何寺奏曰蘇州承天永安帝大悅賜茶師即擧盞長吸又蕩而撼之帝曰禪宗方興宜善開導師奏曰陛下知有此道如日照臨臣豈敢自怠即辭退帝目送之謂左右曰眞福慧僧也

法雲法秀禪師 天衣懷法嗣

東京法雲寺法秀圓通禪師秦州隴城辛氏子先是麥積山老僧與應乾寺魯和尚者善嘗欲從魯游方魯老之既去緒語曰他日當尋我竹鋪坡前鐵場嶺下魯後聞其所俄有兒生即往觀焉兒爲一笑三歲願隨魯歸遂從魯姓因聞無爲軍鐵佛寺懷禪師法席之盛徑往參謁懷問曰座主講甚麼經師曰華嚴曰華嚴以何爲宗師曰法界爲宗曰法界以何爲宗師曰以心爲宗曰心以何爲宗師無對懷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汝當自看必有發明後聞僧擧白兆參報慈情未生時如何報慈曰隔師忽大悟直詣方丈陳其所證懷曰汝眞法器吾宗異日在汝行矣

侍郎楊傑居士 天衣懷法嗣

禮部楊傑居士字次公號無爲歷參諸名宿晚從天衣遊天衣每引老龐機語令研究深造後奉祠泰山一日鷄一鳴睹日如盤湧忽大悟乃別有男不婚有女不嫁之偈曰男大須婚女長須嫁討甚閑工夫更說無生話書以寄天衣天衣稱善○會芙蓉楷禪師公曰與師相別幾年芙蓉曰七年公曰學道來參禪來芙蓉曰不打這鼓笛公曰恁麼則空遊山水百無所能也芙蓉曰別來未久善能高鑒公大笑○公有

辭世偈曰無一可戀無一可捨大虛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

法明上座 報本蘭法嗣

荊州開元法明上座依報本未久深得法忍後歸里事落魄多嗜酒呼盧每大醉唱柳詞數闋日以爲常鄉民侮之召齋則拒召飲則從如是者十餘年咸指曰醉和尙一日謂寺衆曰吾明旦當行汝等無他往衆竊笑之翌晨攝衣就座大呼曰吾去矣聽吾一偈衆聞奔視師乃曰平生醉裏顚蹶醉裏却有分別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言訖寂然撼之已委蛻矣

簽判劉經臣居士 智海逸法嗣

簽判劉經臣居士字興朝少以逸才登仕版於佛法未之信年三十二會東林照覺總禪師與語啓廸之乃敬服因醉心祖道既而抵京師謁慧林沖禪師於僧問雪竇如何是諸佛本源答曰千峯寒色語下有省歲餘官雒幕就參韶山杲禪師將去任辭韶山韶山囑曰公如此用心何愁不悟爾後或有非常境界無量歡喜宜急收拾若收拾得去便成法器若收拾不得則有不寧之疾成失心之患矣未幾復至京師趨智海依正覺逸禪師請問因緣智海曰古人道平常心是道你十二時中放光動地不自覺知向外馳求轉疎轉遠公益疑不解一夕入室智海舉傳燈所載香至國王問波羅提尊者何者是佛尊者曰見性是佛之語問之公不能對疑甚遂歸就寢熟睡至五鼓覺來方追念問見種種異相表裏通徹六根震動天地回旋如雲開月現喜不自勝忽憶韶山臨別所囑之言姑抑之逗明趨智海悉以所得告智海爲證據且曰更須用得始得公曰莫要踐履否智海厲聲曰這箇是甚麼事却說踐履公默契乃作發明心地頌八首及著明道諭儒篇以警世

南嶽下十二世

清獻趙忭居士 蔣山泉法嗣

清獻公趙抃居士字悅道年四十餘擯去聲色系心宗教會佛慧來居衢之南禪公日親之佛慧未嘗容措一詞後典青州政事之餘多宴坐忽大雷震驚即

契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佛慧聞笑曰趙悅道撞彩耳公年七十有二以太子少保致仕而歸作高齋以自適題偈見意曰腰佩黃金已退藏箇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祇是柯村趙四郎復曰切忌錯認

南嶽下十三世

寶林果昌禪師法雲本法嗣

婺州寶林果昌寶覺禪師安州時氏子師與提刑楊次公入山同遊山次楊拈起大士飯石問既是飯石為甚麼齩不破師曰祇為太硬楊曰猶涉繁詞師曰未審提刑作麼生楊曰硬師曰也是第二月楊為寫七佛殿額乃問七佛重出世時如何師曰一回相見一回新

天竺從諫講師法雲本法嗣

臨安府上天竺從諫慈辯講師處之松陽人也於止觀深有所契嘗以道力扣大通大通一日作書寄之師發緘睹黑白二圓相乃悟

天台如庵主本覺一法嗣

台州天台如庵主久依法真因看雲門東山水上行語發明已見歸隱故山猿鹿為伍郡守聞其風遣使逼令住持師作偈曰三十年來住此山郡符何事到林間休將瑣瑣塵寰事換我一生閑又閑遂焚其廬竟不知所止

丞相富弼居士投子顒法嗣

丞相富弼居士字彥國由清獻公警勵之後不舍晝夜力進此道聞顒禪師主投子法席冠淮甸往質所疑會顒為衆登座見其顧視如象王回旋公微有得因執弟子禮趨函丈命侍者請為入室顒見即曰相公已入來富弼猶在外公聞汗流浹背即大悟

慧林懷深禪師長蘆信法嗣

東京慧林懷深慈受禪師壽春府夏氏子訪道方外依淨照於嘉禾資聖淨照舉良遂見麻谷因緣問曰如何是良遂知處師即洞明出住資福屨滿戶外蔣山佛鑑懃禪師行化至茶退師引巡寮至千人街坊懃問既是千人街坊為甚麼祇有一人師曰多虛不

如少實懃曰恁麽那師赧然偶朝廷以資福爲神霄宮因棄往蔣山留西庵陳請益懃曰資福知是般事便休師曰某實未穩望和尚不外懃舉倩女離魂話反覆窮之大豁疑礙呈偈曰祇是舊時行履處等閑舉著便誵訛夜來一陣狂風起吹落桃花知幾多懃措几曰這底豈不是活祖師意

萬壽如璝禪師 長蘆信法嗣

平江府萬壽如璝證悟禪師凡見僧必問近日如何僧擬對即措其背曰不可思議將示寂衆集復曰不可思議乃合掌而終

廣福惟尚禪師 保寧英法嗣

臨安府廣福院惟尚禪師初參覺印問曰南泉斬貓兒意旨如何覺印曰須是南泉始得覺印以前語詰之師不能對至僧堂忽大悟曰古人道從今日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信有之矣述偈呈覺印曰須是南泉第一機不知不覺驀頭錐覿面若無青白眼還如鷂鷂守空池舉未絕覺印竪拳曰正當恁麽時作麽生師掀倒禪牀覺印遂喝師曰賊過後張弓便

出

衛州王大夫 元豐滿法嗣

衛州王大夫遺其名以喪偶厭世相遂參元豐於言下知歸元豐一日謂曰子乃今之陸亘也公便掩耳既而回壇山之陽縛茅自處者三載偶歌曰壇山裏日何長青松嶺白雲鄉吟鳥啼猿作道場散髮采薇歌又笑從教人道野夫狂

教外別傳卷十二

教外別傳卷十三 法眼宗

南嶽下八世

清涼文益禪師 羅漢琛法嗣

金陵清涼院文益禪師餘杭魯氏子抵福州參長慶不大發明後同紹修法進三人欲出嶺過地藏院阻雪少憩附爐次地藏問此行何之師曰行脚去地藏曰作麽生是行脚事師曰不知地藏曰不知最親切

又同三人學肇論至天地與我同根處地藏曰山河大地與上座自己是同是別師曰別地藏竪起兩指師曰同地藏又竪起兩指便起去雪霽辭去地藏門送之問曰上座尋常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乃指庭下片石曰且道此石在心內在心外師曰在心內地藏曰行脚人著甚麼來由安片石在心頭師窘無以對卽放包依席下求決擇近一月餘日呈見解說道理地藏語之曰佛法不恁麼師曰某甲詞窮理絕也地藏曰若論佛法一切見成師於言下大悟○子方上座自長慶來師舉長慶偈問曰作麼生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子方擧拂子師曰恁麼會又爭得曰和尚尊意如何師曰喚甚麼作萬象曰古人不撥萬象師曰萬象之中獨露身說甚麼撥不撥子方豁然悟解述偈投誠自是諸方會下有存知解者翕然而至始則行行如也師微以激發皆漸而服膺海參之衆常不減千計○師問修山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兄作麼生會修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師曰恁麼會又爭得修曰和尚如何師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修便禮拜(東禪齊云山主恁麼祗對爲甚麼不肯及乎再請益法眼亦祗恁麼道便得去且道疑訛在甚麼處若看得透道上座有來由　五祖戒出法眼勝伴便打　保寧勇云修山主當時也好向法眼道與麼會又爭得　徑山杲云法眼與修山主絲來線去綿綿密密扶起地藏門風可謂滿目光生若是徑山門下更買草鞋行脚始得何故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甚處得這消息來　楚石琦云二老漢不會轉身句如今忽問天寧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時如何向他道昨日有人問三十棒趁出院去也)○師與悟空禪師向火拈起香匙問曰不得喚作香匙兄喚作甚麼悟空曰香匙師不肯悟空後二十餘日方明此語○僧參次師指簾時有二僧同去捲師曰一得一失(東禪齊云上座作麼生會有云爲伊不明旨便去捲簾亦有道指者卽會不指而去者卽失恁麼會還可不可既不許恁麼會且問上座阿那箇得阿那箇失　黃龍淸云法眼如按鄒在手殺活臨時二僧既齊捲簾且道那箇得那箇失還會麼世事但將公道斷人心難與月輪齊)○問寶資長老古人道山河無隔礙光明處處透且作麼生是處處透底光明寶資曰東畔打羅聲(歸宗柔別云和尚攏隔礙)○師指竹問僧還見麼曰見師曰竹來眼裏眼到竹邊曰總不恁麼(法燈欽云當時但擧眼向師　歸宗柔別云和尚祗是不信某甲)○有俗士獻畫障子師看了問曰汝是手巧心巧曰心巧師曰那箇是汝心俗士無對(歸宗柔代云某甲今日却成容易)○上堂盡十方世界皎皎地無一絲頭若有一絲頭卽是一絲頭(法燈欽云若有一絲

頭。不是一絲頭○師指凳子曰。識得凳子。周匝有餘。雲門云。識得凳子。天地懸殊　雪竇頌云。澤廣藏山。理能伏豹　雲峯悅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薦福懷云。識得凳子。是檣木做　五祖演云。這兩箇漢。一人過船。一人渡水。若檢點得出。許你具正法眼　圓通秀。舉法眼雲門天衣語了云。山僧道。識得凳子。四脚着地。大衆其間。一出一沒。半合半開。有得有失。有親有疎。具眼禪人。一任驗取　瀫潭清。舉法眼雲門雪竇語了云。三箇漢。總是依他作解。明昧兩岐。不脫見聞。如水中月。黃龍即不然。逼塞乾坤外。開張日月前。雖然如是。錯會者多　徑山杲云。識得凳子。好剃頭洗脚　天童華云。向周匝有餘處。會理上偏枯。向天地懸殊處。會事上偏枯。且道。歸宗爲人在什麼處。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楚石琦云。莫將閑話當閑話。往往事從閑話生　恕中慍云。松直棘曲。鵠白烏玄○因開井被沙塞却泉眼。師曰。泉眼不通被沙礙。道眼不通被甚麼礙。僧無對。師代曰。被眼礙○問僧甚處來。曰泗州禮拜大聖來。師曰。今年大聖出塔否。曰出。師却問傍僧曰。汝道伊到泗州不到。浮山遠云。這僧到即到泗州。只是不見大聖　道場全云。這僧見即見大聖。不曾識法眼　東禪觀云。這僧到也到泗州。見也見大聖。識也識法眼。只是自討頭不見○師謂小兒子曰。因子識得你爺。你爺名甚麼。兒無對。法燈欽代云。但將衣袖掩面。師却問僧。若是孝順之子。合下得一轉語。且道合下得甚麼語。僧無對。師代曰。他是孝順之子○師問講百法論僧曰。百法是體用雙陳。明門是能所兼舉。座主是能。法座是所。作麼生說兼舉。有老宿代云。某甲喚作箇法座　歸宗柔云。不勞和尚如此○師因患脚。僧問訊次。師曰。非人來時不能動。及至人來動不得。且道佛法中下得甚麼語。曰和尚且喜得較。師不肯。自別曰。和尚今日似減○師一日與李王論道罷。同觀牡丹花。王命作偈。師即賦曰。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豔冶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王頓悟其意。

南嶽下九世

天台德韶國師 清涼益法嗣

天台山德韶國師。處州龍泉陳氏子也。後唐同光中遊方。首詣投子見同禪師。次謁龍牙。乃問雄雄之尊。爲甚麼近之不得。龍牙曰。如火與火。師曰。忽遇水來。又作麼生。龍牙曰。去汝不會我語。師又問。天不蓋地不載。此理如何。龍牙曰。道者合如是。師經十七次問。龍牙祇如此答。師竟不諭旨。再請垂誨。龍牙曰。道者汝已後自會去。師後於通玄峯澡浴次。忽省前話。遂具威儀。焚香遙望龍牙禮拜曰。當時若向我說。今日決定罵也。又問疎山。百匝千重。是何人境界。疎山曰。

左搓芒繩縛鬼子師曰不落古今請師說曰不說師曰爲甚麼不說曰箇中不辨有無師曰師今善說疎山駭之如是歷參五十四員善知識皆法緣未契最後至臨川謁法眼法眼一見深器之一日法眼上堂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法眼曰是曹源一滴水僧惘然而退師於坐側豁然開悟平生凝滯渙若冰釋遂以所悟聞於法眼法眼曰汝向後當爲國王所師致祖道光大吾不如也尋回本道遊天台山覩智者顗禪師遺蹤有若舊居師復與智者同姓時謂之後身也初止白沙時忠懿王爲王子時刺台州嚮師之名延請問道師謂曰他日爲霸主無忘佛恩漢乾祐元年戊申王嗣國位遣使迎之伸弟子之禮有傳天台智者教義寂者(即螺溪也)屢言於師曰智者之教年祀浸遠慮多散落今新羅國其本甚備自非和尚慈力其孰能致之乎師於是聞於王王遣使及齎師之書往彼國繕寫備足而回迄今盛行於世○師有偈曰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法眼聞曰即此一偈可起吾宗(徑山杲云滅却法眼宗只緣這一頌)○師因與教明和尙問曰飲光持釋迦丈六之衣在鷄足山候彌勒下生將丈六之衣披在千尺之身應量恰好祇如釋迦身長丈六彌勒身長千尺爲復是身解短邪衣解長邪師曰汝却會明拂袖便出去師曰小兒子山僧若答汝不是當有因果汝若不是吾當見之明歸七日吐血浮光和尙勸曰汝速去懺悔明乃至師方丈悲泣曰願和尙慈悲許某懺悔師曰如人倒地因地而起不曾教汝起倒明又曰若許懺悔某當終身給侍師爲出語曰佛佛道齊宛爾高低釋迦彌勒如印印泥

清涼泰欽禪師(淸涼益法嗣)

金陵清涼泰欽法燈禪師在衆日性豪逸不事事衆易之法眼獨契重法眼一日問衆曰虎項金鈴是誰解得衆無對師適至法眼舉前語問師曰繫者解得法眼曰汝輩輕渠不得○上堂某甲本欲居山藏拙養病過時奈緣先師有未了底公案出來與他了却時有僧問如何是先師未了底公案師便打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曰過在甚麼處師曰過在我殃及你

江南國主為鄭王時受心法於法眼之室暨法眼入滅復嘗問師曰先師有甚麼不了底公案師曰見分析次（翠巖芝云為衆竭力禍出私門　天童覺云這僧若是箇漢出來便與掀倒禪牀不惟自有出身之路亦免祖禰不了殃及兒孫　昭覺勤舉云山僧與志本亦如斯今日出來祇為五祖先師有箇現成公案對衆舉揚有不惜性命底試出來挨撥看如無不免自拈自弄去也喝一喝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靈隱清聳禪師（清涼益法嗣）

杭州靈隱清聳禪師福州人也初參法眼法眼指雨謂師曰滴滴落在上座眼裏師初不喻旨後因閱華嚴感悟承法眼印可

百丈道恒禪師（清涼益法嗣）

洪州百丈道恒禪師參法眼因請益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敘語未終法眼曰住住汝擬向世尊良久處會那師從此悟入

永明道潛禪師（清涼益法嗣）

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河中府武氏子初謁法眼法眼問曰子於參請外看甚麼經師曰華嚴經法眼曰總別同異成壞六相是何門攝屬師曰文在十地品中據理則世出世間一切法皆具六相也法眼曰空還具六相也無師懵然無對法眼曰汝問我我向汝道師乃問空還具六相也無法眼曰空師於是開悟踊躍禮謝法眼曰子作麼生會師曰空法眼然之異日因四衆士女入院法眼問師曰律中道隔壁聞釵釧聲即名破戒見覩金銀合雜朱紫駢闐是破戒不是破戒師曰好箇入路法眼曰子向後有五百毳徒為王侯所重在

報恩慧明禪師（清涼益法嗣）

杭州報恩慧明禪師姓蔣氏南遊於閩越間歷諸禪會莫契本心後至臨川謁法眼師資道合〇一日有新到參師問近離甚處曰都城師曰上座離都城到此山則都城少上座此間剩上座剩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即住不會即去僧無對（徑山杲代云和尚護某甲不得某甲亦護和尚不得復云即今莫有道得相護句者麼若也道得許汝跳得金剛圈吞得栗棘蓬）〇師尋還天台山白沙卓庵有朋彥上座博學強記來訪師敵論宗乘師曰言多去道轉遠今有事借問祇如從上諸聖及諸先德還有不悟者也無彥曰若是諸聖先德豈有不悟者哉師曰一人發眞歸

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今天台山嶷然如何得消殞去彥無對○漢乾祐中忠懿王延入府中問法命住資崇院師盛談玄沙及地藏法眼宗旨臻極王因命翠巖令參等諸禪匠及城下名公定其勝負天龍禪師問曰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未審此經從何而出師曰道甚麼天龍擬進語師曰過也資嚴長老問如何是現前三昧師曰還聞麼資嚴曰某甲不患聾師曰果然患聾師復擧雪峰塔銘問諸老宿夫從緣有者始終而成壞非從緣有者歷劫而長堅堅之與壞卽且置雪峰卽今在甚麼處（法眼益別云祇今是成是壞）老宿無對設有對者亦不能當其徵詰時羣彥弭伏王大喜悅

雲居清錫禪師 清涼益法嗣

南康軍雲居山清錫禪師泉州人也有廖天使入院見供養法眼和尚眞乃問曰眞前是甚麼果子師曰假果子天使曰既是假果子爲甚麼將供養眞師曰也祇要天使識假

羅漢智依禪師 清涼益法嗣

漳州羅漢智依宣法禪師與彥端長老喫餅餤端曰百種千般其體不二師曰作麼生是不二體端拈起餅餤師曰祇守百種千般端曰也是和尙見處師曰汝也是羅公詠梳頭樣○師將示滅乃謂衆曰今晚四大不和暢雲騰鳥飛風動塵起浩浩地還有人治得麼若治得永劫不相識若治不得時時常見我言訖告寂

報慈文遂禪師 清涼益法嗣

金陵報慈文遂禪師杭州陸氏子嘗究首楞嚴甄會眞妄緣起本末精博於是節科注釋文句交絡厥功既就謁於法眼述已所業深符經旨法眼曰楞嚴豈不是有八還義師曰是曰明還甚麼師曰明還日輪日日還甚麼師懵然無對法眼誡令焚其所注之文師自此服膺請益始忘知解

報恩玄則禪師 清涼益法嗣

金陵報恩院玄則禪師滑州衛南人也初問青峰如何是學人自己青峰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後謁法眼法眼問甚處來師曰青峰法眼曰青峰有何言句師

學前話法眼曰上座作麼生會師曰丙丁屬火而更求火如將自己求自己法眼曰與麼會又爭得師曰某甲祇與麼未審和尚如何法眼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師問如何是學人自己法眼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於言下頓悟○開堂日李王與法眼俱在會僧問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學人知是出世邊事到此爲甚麼不會師曰會取好僧舉頭看師又看法眼乃抽身入衆法眼與李王當時失色法眼歸方丈令侍者喚問話僧至法眼曰上座適來問底話許你具眼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蓋覆却法眼摵一坐具其僧三日後吐光而終

歸宗策眞禪師 淸涼益法嗣

廬山歸宗策眞法施禪師曹州魏氏子也初名慧超謁法眼問曰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法眼曰汝是慧超師從此悟入 昭覺勤云有者道慧超便是佛所以法眼恁麼答有者道大似騎牛覓牛有者道問處便是有甚麼交涉若恁麼會去不惟孤負自己亦乃深屈古人 雪竇頌云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

古賢謹禪師 淸涼益法嗣

澤州古賢院謹禪師侍立法眼次法眼問一僧曰自離此間甚麼處去來曰入嶺來法眼曰不易曰虛涉他如許多山水法眼曰如許多山水也不惡其僧無語師於此有省

南嶽下十世

永明延壽禪師 天台韶法嗣

杭州永明延壽禪師餘杭王氏子往天台山天柱峰九旬習定遇韶國師一見而深器之密授玄旨仍謂師曰汝與元帥有緣他日大興佛事忠懿王請開山靈隱新寺明年遷永明大道場衆盈二千○僧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曰更添香著曰謝師指示師曰且喜沒交涉僧禮拜師曰聽取一偈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破砂盆

廣平守威禪師 天台韶法嗣

福州廣平院守威宗一禪師本州人也參天台國師得旨乃付衣法時有僧問大庾嶺頭提不起如何今日付於師師提起曰有人敢道天台得麼

五雲志逢禪師 天台韶法嗣

杭州五雲山華嚴院志逢禪師餘杭人也通貫三學了達性相嘗夢陞須彌山覩三佛列坐初釋迦次彌勒皆禮其足唯不識第三尊但仰視而已釋尊謂之曰此是補彌勒處師子月佛師方作禮覺後因閱大藏經乃符所夢天福中遊方抵天台雲居參國師賓主緣契頓發玄祕一日入普賢殿中宴坐倏有一神人跪膝於前師問汝其誰乎曰護戒神也師曰吾患有宿愆未殄汝知之乎曰師有何罪唯一小過耳師曰何也曰凡折鉢水亦施主物師每傾棄非所宜也言訖而隱師自此洗鉢水盡飲之積久因致脾疾十載方愈（凡折退飲食及涕唾便利等並宜鳴指默念呪發施心而傾棄之）

智者全肯禪師 天台韶法嗣

婺州智者寺全肯禪師初參國師國師問汝名甚麼師曰全肯國師曰肯箇甚麼師於言下有省乃禮拜

瑞鹿遇安禪師 天台韶法嗣

溫州瑞鹿寺上方遇安禪師福州人也得法於天台又常閱首楞嚴經到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師乃破句讀曰知見立 知卽無明本 知見無 見斯卽涅槃於此有省有人語師曰破句了也師曰此是我悟處畢生不易時謂之安楞嚴

瑞鹿本先禪師 天台韶法嗣

溫州瑞鹿寺本先禪師本州鄭氏子參天台國師導以非風幡動仁者心動之語師卽悟解爾後示徒曰吾初學天台法門語下便薦然千日之內四儀之中似物礙膺如讐同所一日忽然猛省譬如洗面摸著鼻孔

興教洪壽禪師 天台韶法嗣

杭州興教洪壽禪師同國師普請次聞墮薪有省作偈曰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

雲居道齊禪師 淸涼欽法嗣

洪州雲居道齊禪師本州金氏子徧歷禪會學心未息後於上藍院主經藏法燈一日謂師曰有人問我西來意答它曰不東不西藏主作麼生會師對曰不東不西法燈曰與麼會又爭得曰道齊祗恁麼未審

和尙尊意如何法燈曰他家自有兒孫在師於是頓明厥旨

千光瓌省禪師永明潛法嗣

杭州千光王寺瓌省禪師溫州鄭氏子幼歲出家精究律部聽天台文句棲心於圓頓止觀後閱楞嚴文理宏濬未能洞曉一夕誦經既久就案假寐夢中見日輪自空而降開口呑之自是倏然發悟差別義門渙然無滯後參永明永明唯印前解無別指喩

南嶽下十一世

瑞巖義海禪師雲居齊法嗣

明州瑞巖義海禪師警川人也造雲居法席雲居問甚麼物恁麼來師於言下大悟遂有頌曰雲居甚麼物問著頭恍惚直下便承當猶是生埋沒

淨土惟正禪師淨土素法嗣

杭州淨土院惟正禪師秀州華亭黃氏子提策東引學三觀於天台復旋徑山咨稟傳之旨於老宿惟素惟素董臨安功臣山淨土院師輔相之久而繼席焉○葉內翰淸臣牧金陵迎師語道一日葉曰明日府有燕飮師固奉律能爲我少留一日欵淸話否師諾之翌日遣使邀師留一偈而返曰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惟爲僧祇合居巖谷國士筵中甚不宜坐客皆仰其標致○師雅愛跨黃犢出入軍持巾鉢悉挂角上市人爭觀之○杭守蔣侍郎嘗與師爲方外友每往謁至郡庭下犢譚笑終日而去蔣有詩曰禪客尋常入舊都黃牛角上挂缾盂有時帶雪穿雲去便好和雲畫作圖○師嘗作山中偈曰橋上山萬層橋下水千里唯有白鷺鷥見我常來此

教外別傳卷十三

教外別傳卷十四

六祖大鑒禪師法嗣

青原行思禪師

吉州青原山靜居寺行思禪師本州安城劉氏子幼歲出家每羣居論道師唯默然聞曹谿法席乃往參

禮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甚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師曰聖諦尙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徑山杲云莫將閑話爲閑話往往事從閑話生楚石琦云弄泥團漢有什麼限會下學徒雖衆師居首焉亦猶二祖不言少林謂之得髓矣一日祖謂師曰從上衣法雙行師資遞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今得人何患不信吾受衣以來遭此多難況乎後代爭競必多衣即留鎭山門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絶師旣得法歸住靑原○六祖將示滅有沙彌希遷即石頭和尙問曰和尙百年後希遷未審當依附何人祖曰尋思去及祖順世遷每於靜處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座問曰汝師已逝空坐奚爲遷曰我稟遺誡故尋思爾座曰汝有師兄思和尙今住吉州汝因緣在彼師言甚直汝自迷耳遷聞語便禮辭祖龕直詣靜居參禮師曰子何方來遷曰曹谿師曰將得甚麼來曰未到曹谿亦不失師曰若恁麼用去曹谿作甚麼曰若不到曹谿爭知不失遷又曰曹谿大師還識和尙否師曰汝今識吾否曰識又爭能識得師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遷又問和尙自離曹谿甚麼時至此間師曰我却知汝早晩離曹谿曰希遷不從曹谿來師曰我亦知汝去處也曰和尙幸是大人莫造次他日師復問遷汝甚麼處來曰曹谿師乃擧拂子曰曹谿還有這箇麼曰非但曹谿西天亦無師曰子莫曾到西天否曰若到即有也師曰未在更道曰和尙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師令遷持書與南嶽讓和尙曰汝達書了速回吾有箇鈯斧子與汝住山遷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南嶽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遷曰寧可永劫受沉淪不從諸聖求解脫南嶽便休玄沙備云大小石頭被南嶽推倒直至如今起不得雪竇顯云石頭雖擔板過却又云大小大惡不解據令天奇瑞云前村後塢東店西街酒館花樓星岩月窟遇歌時水仙子鷓見落一任婆和遇儒時傳以文約以禮豈有差殊大衆我恁麼拈提且道與他合否豈不見道野老門前別有條章遷便回師問子返何速書信達否遷曰書亦不達信亦不達去日蒙和尙許箇鈯斧子祇今便請師垂一足遷便禮拜尋辭往南嶽翠巖芝云思和尙垂足石頭禮拜要且不得斧子且道後來使箇什麼黃龍南云石頭雖然善能馳達不辱宗風其奈還他太忙不知落節旣是落節回來因什麼得斧子○荷澤神會來參

師問甚處來。曰曹谿。師曰曹谿意旨如何。會振身而立。師曰猶帶瓦礫在。曰和尚此間莫有眞金與人麼。師曰設有汝向甚麼處著。玄沙備云果然。雲居錫云祇如玄沙道果然是眞金是瓦礫。金粟悟云諸禪德神會恁麼也不無見處。因甚思和尚道猶帶瓦礫在。當時合下什麼語免爲點罰。何不待伊道曹溪意旨如何。但向道合取狗口。伊若擬議驀面一唾便行。豈不俊哉。乃振身而立。可謂隨邪逐惡。更云和尚此間莫有眞金與人。益見不唧嗧。然則卽今莫有振身而立者麼。廬慧要與伊三十棒。且道賞伊罰伊○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廬陵米作麼價。

青原下一世

石頭希遷禪師 青原思法嗣

南嶽石頭希遷禪師。端州高要陳氏子。造曹谿得度。未具戒。屬祖圓寂。稟遺命謁青原。青原問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曰。有人不道嶺南有消息。曰若恁麼大藏小藏從何而來。師曰盡從這裏去。青原然之○師於唐天寶初荐之衡山南寺。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時號石頭和尚○師因看肇論至會萬物爲己者其唯聖人乎。師乃拊几曰。聖人無己。靡所不己。法身無象。誰云自他。圓鑑靈照於其間。萬象體玄而自現。境智非一。孰云去來。至哉斯語也。遂掩卷

◈讖疑語

不覺寢夢。自身與六祖同乘一龜游泳深池之內。覺而詳之。靈龜者智也。池者性海也。吾與祖師同乘靈智遊性海矣。遂著參同契曰。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色本殊質象。聲元異樂苦。暗合上中言。明明淸濁句。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眼色耳音聲。鼻香舌識醋。然依一一法。依根葉分布。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覩。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萬物自有功。當言用及處。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進步非近遠。迷隔山河固。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門人道悟問曹谿意旨誰人得。師曰會佛法人得。曰師還得否。師曰不得。曰爲甚麼不得。師曰我不會佛法○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問如何是淨土。師曰誰垢汝。問如何是涅槃。師曰誰將生死與汝○師問新到從甚麼處

來曰江西來。師曰見馬大師否。曰見。師乃指一橛柴曰。馬師何似這箇。僧無對（却回舉似馬祖。祖云。汝見橛柴大小。云沒量大。祖云。汝甚有力。僧云。何也。祖云。汝從南嶽負一橛柴來。豈不是有力）○大顚問。古人云道有道無。俱是謗。請師除。師曰一物亦無。除箇甚麼。師却問。併却咽喉脣吻。道將來。大顚曰無這箇。師曰若恁麼。汝卽得入門 ○道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不得不知。悟曰向上更有轉處也無。師曰長空不礙白雲飛 ○問如何是禪。師曰碌甎 ○問如何是道。師曰木頭

青原下二世

藥山惟儼禪師（石頭遷法嗣）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絳州韓氏子。年十七依朝陽西山慧照禪師出家。納戒于衡嶽希操律師。博通經論。嚴持戒律。一日自歎曰。大丈夫當離法自淨。誰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邪。首造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尙慈悲指示。石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師罔措。石頭曰。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師稟命恭禮馬祖。仍伸前問。祖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生。師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你見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某甲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牛。祖曰汝既如是。善自護持。侍奉三年（法雲秀云。石頭好箇無孔鐵鎚。大似分付不着。藥山雖然過江西悟去。爭奈平地上喫交。有什麼扶策處。具眼者試辨看　五祖演云。老僧在衆日。聞兄弟商量道。即心即佛也不得。不即心即佛也不得。若恁麼說話。敢稱禪客。殊不知。古人文武兼備。韜略雙全。山僧見處。也要諸人共知。只見波濤湧。不見洋龍宮　大潙智云。說什麼在石頭時。如蚊子上鐵牛。只今又向曾吐露得出　潙山果云。前箭猶自可。後箭射人深。藥山直饒恁麼悟去。也落第二月　徑山杲云。好箇話端。阿誰會舉。舉得十分。未敢相許　楚石琦云。藥山只知蚊子上鐵牛。不知鐵牛可蚊子。露柱報道一口。燈籠無地藏身。嚇得馬大師。變作老妙喜。我且問你。話端從甚麼處說起。相罵饒你接觜。相唾饒你潑水）

一日祖問。子近日見處作麼生。師曰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眞實。祖曰子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既然如是。將三條篾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師曰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祖曰不然。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爲無所爲。宜作舟航。無久住此。師乃辭祖。返石頭。一日在石上坐次。石

頭問曰汝在這裏作麼。曰一物不爲。石頭曰恁麼即閑坐也。曰若閑坐即爲也。石頭曰汝道不爲不爲箇甚麼。曰千聖亦不識。石頭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祇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徑山杲云物是實價錢是足陌 ○石頭垂語曰言語動用沒交涉。師曰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石頭曰我這裏針劄不入。師曰我這裏如石上栽華。石頭然之。○後居澧州藥山海衆雲會。師與道吾說若豁上世爲節察來。道吾曰和尚上世曾爲甚麼。師曰我瘥瘥羸羸且恁麼過時。道吾曰恁何如此。師曰我不曾展他書卷。石霜諸別云書卷不曾展 ○謂雲巖曰與我喚沙彌來。雲巖曰喚他來作甚麼。師曰我有箇折脚鐺子要他提上挈下。雲巖曰恁麼則與和尚出一隻手去也。師便休。潙山喆云藥山若不得雲巖折脚鐺子幾成廢器。大潙折脚鐺子也與諸人共出一隻手。何故且圖古風不墜 昭覺勤云學一明三是衲僧尋常行履。雲巖既告往知來。藥山亦不謬分付。祭寧雖百醜千拙有箇沒底鐺子。更望諸人兩手提挈。何故有條攀條 天童華云藥山道頭雲巖知尾。雖然頭尾相稱要且不識羞恥 ○道吾雲巖侍立次。師指按山上枯榮二樹問道吾曰枯者是榮者是。道吾曰榮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光明燦

爛去。又問雲巖枯者是榮者是。雲巖曰枯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放教枯淡去。高沙彌忽至。師曰枯者是榮者是。高曰枯者從他枯。榮者從他榮。師顧道吾雲巖曰不是不是。○師久不陞堂。院主白曰大衆久思和尚示誨。師曰打鐘著。衆纔集。師便下座歸方丈。院主隨後問曰和尚既許爲大衆說話。爲甚麼一言不措。師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雲居錫云可惜藥山老漢平地上喫撲。並大地人扶不起 瑯琊覺云藥山下座不妨疑着。及乎院主擬着失却一隻眼 翠巖芝云藥山下座。院主當初恠不爲說法。可謂誤他三軍 薦福懷云藥山還見院主麼。院主還見藥山麼。三十年後過着作家不得錯舉 五祖演云雖然以已妨人。爭奈賊身已露。諸人要識藥山麼。開拈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 開福寧云藥山慎初護末。佛眼難窺。院主狹路相逢等閑蹉過 保寧勇云威音劫外攜手誰肯同歸。十字街頭擲金幾人踏着。敢問大衆且道藥山曾說不曾說。若道曾說是謗藥山。若道不曾說是孤負藥山。且道畢竟爲人在甚麼處。良久云須知雲外千峯上別有靈松帶雨寒 天童傑云翠巖只具一隻眼。殊不知藥山歸方丈正是勞他三軍 資福先云藥山竟歸方丈却似箇好人。只被他輕輕一捏便見忘前失後 ○師問雲巖作甚麼。雲巖曰擔屎。師曰那箇聻。雲巖曰在。師曰汝來去爲誰。曰替他東西。師曰何不敎並行。曰和尚莫謗他。師曰不合恁麼道。曰如何道。師曰還曾擔麼。○問僧甚處來。曰湖南來。師曰洞

庭湖水滿也未曰未師曰許多時雨水(欠)甚麼未滿僧無語 (道吾智云。滿也 雲巖晟云。湛湛地 洞山价云。甚麼劫中。曾增減來 雲門偃云。祇在這裏)

○問龐居士一乘中還著得這箇事麼居士曰某甲祇管日求升合不知還著得麼師曰道居士不見石頭得麼居士曰拈一放一未爲好手師曰老僧住持事繁居士珍重便出師曰拈一放一的是好手居士曰好箇一乘問宗今日失却也師曰是是

○師與雲巖遊山腰間刀響雲巖問甚麼物作聲師抽刀驀口作斫勢 (洞山价。擧示衆云。看他藥山橫身爲這箇事。今時人欲明向上事。須體此意始得)

○遵布衲浴佛師曰這箇從汝浴還浴得那箇麼遵曰把將那箇來師乃休 (長慶稜云。邪法難扶 報慈遂云。且道。長慶恁麼道。在賓在主。衆中喚作浴佛語。亦云兼帶語。且道。盡善不盡善)

○問學人有疑請師決師曰待上堂時來與闍黎決疑至晚上堂衆集師曰今日請決疑上座在甚麼處其僧出衆而立師下禪牀把住曰大衆這僧有疑便與一推却歸方丈 (報慈遂云。且道。與伊決疑否。若決疑。甚麼處是決疑。若不與決疑。又道。待上堂時。與汝決疑 翠巖芝云。藥山與麼決疑。土上更加泥。雖然如是。這僧也不得孤負藥山 雲居元云。大小藥山。被這僧勘破)

○師令供養主抄化甘行者問甚處來曰藥山來甘曰來作麼曰教化甘曰將得藥來麼曰行者有甚麼病甘便捨銀兩鋌意山中有人此物却回無人即休化主便歸納疏師問曰子歸何速化主曰問佛法相當得銀兩鋌師令舉其語化主舉已師曰速送還他子著賊了也化主便送還甘曰由來有人遂添銀施之 (同安顯云。早知行者恁麼問。終不道藥山來 雲峯悅云。藥山老漢。亦自小膽。若是東山。即便收下。何故。且欲甘贄老漢。疑三十年)

○問僧見說汝解算是否曰不敢師曰汝試算老僧看僧無對 (雲巖晟。擧問洞山。汝作麼生。洞山云。請和尚生月)

○師書佛字問道吾是甚麼字道吾曰佛字師曰多口阿師

○夜參不點燈師垂語曰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向你道有僧曰特牛生兒也祇是和尚不道師曰侍者把燈來其僧抽身入衆 (洞山价云。這僧會。只是不肯禮拜 清凉欽云。特牛見牸牛見。又代云。雙生 翠巖芝云。我即不然。特牛生兒也。不向你道。何故如此。若向你道。何處更有王老師 投子青云。且道。甚處是這僧會底道理。若道得。可爲這僧雪屈。若道不得。却被藥山瞞 浮山遠云。我有一句子。待無舌人問即道 昭覺勤云。藥山垂鉤。意在鯨鯢。這僧吞鉤。三千激浪。洞山眼正。千里同風。法燈重整槍旗。再裝甲胄。夾山即不然。有一句子。感音已前。道與諸人了。或有問明頭合暗頭合。只向他道。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 黃龍震云。會麼。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文彩既彰。點燈爲甚不見。不見道。成是小人。智過君子 天奇瑞云。藥山當時滿口道出。又言特牛生兒。正是揚聲止響。欲隱彌露。這僧全身獨露)

却又歸衆而藏亦是鹽龜拽尾拂迹成痕洞山說事傳聲未有師責之禮山僧不然當時只道低聲免得這些格絲○看經次僧問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爲甚麼却自看師曰我祇圖遮眼曰某甲學和尚還得也無師曰汝若看牛皮也須穿長慶稜云眼有何過　報慈遂云且道長慶會藥山意不會藥山意　雪竇宗云眞心不動致海澄明得用如如義天炳煥正恁麼時且道是經是眼若向這裏見得徹更不用循行數墨逐妄迷眞其或未然牛皮穿透猶自可鬪餘偏野幾人知　金粟悟云藥山豈只遮眼直得通身是眼却這僧若看豈只牛皮須穿直得撞破乾坤始得不被瞞却○問平田淺草麈鹿成群如何射得麈中主師曰看箭僧放身便倒師曰侍者拖出這死漢僧便走師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雪竇頌云三步雖活五步須死頌云麈中主君看取下一箭走三步五步若活成羣趁虎正眼從來付獵人復高聲云看箭　雲居元云藥山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這僧帶箭出門一死更不再活　淨慈昌云這僧甚得獨孫入他闤市藥山騎箇猛虎直上高山若作一處商量終是遭人檢點○院主報打鐘也請和尚上堂師曰汝與我擎鉢盂去曰和尚無手來多少時師曰汝祇是枉披袈裟曰某甲祇恁麼和尚如何師曰我無這箇眷屬○園頭栽菜次師曰栽卽不障汝栽莫教根生曰既不教根生大衆喫甚麼師曰汝還有口麼園頭無對○師坐次僧問兀兀地思量甚麼師曰思量箇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師曰非思量無準範頌云兀兀地思量無可得思量無可思量處眞箇好思量大庾嶺頭逢六祖鷲山店上見曾郎○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汝父母偏身紅爛臥在荊棘林中汝歸何所曰恁麼則不歸去也師曰汝却須歸去汝若歸鄉示汝箇休糧方子曰便請師曰二時上堂不得齩破一粒米○朗州刺史李翺問師何姓師曰正是時李不委却問院主某甲適來問和尚姓和尚曰正是時未審姓甚麼院主曰恁麼則姓韓也師聞乃曰得恁麼不識好惡若是夏時對他便是姓熱○李初嚮師玄化屢請不赴乃躬謁之師執經卷不顧侍者曰太守在此李性褊急乃曰見面不如聞名拂袖便出師曰太守何得貴耳賤目李回拱謝問曰如何是道師以手指上下曰會麼李曰不會師曰雲在青天水在瓶李忻愜作禮而述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報慈遂云且道李太守是讚他語明他語須是行脚眼始得　李又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貧道這裏無此閑家具李莫測玄旨師曰太守欲得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閨閤中物捨

不得便爲塗轍 要無盡頭云雲在青天水在瓶眼光隨指落深溪花不見風霜苦說甚深深海底行 ○師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見月大嘯一聲應澧陽東九十里許居民盡謂東家明晨迭相推問直至藥山徒衆曰昨夜和尙山頂大嘯

丹霞天然禪師 石頭遷法嗣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本習儒業將入長安應舉方宿於逆旅偶禪者問曰仁者何往曰選官去禪者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往何所禪者曰今江西馬大師出世是選佛之場仁者可往遂直造江西纔見祖師以手托幞頭額祖顧視良久曰南嶽石頭是汝師也據抵石頭還以前意投之石頭曰著槽廠去師禮謝入行者房隨次執爨役凡三年忽一日石頭告衆曰來日剗佛殿前草至來日大衆諸童行各備鍬鑁剗草獨師以盆盛水沐頭於石頭前胡跪石頭見而笑之便與剃髮又爲說戒師乃掩耳而出再往江西謁馬祖未參禮便入僧堂內騎聖僧頸而坐時大衆驚愕遽報馬祖祖躬入堂視之曰我子天然師即下地禮拜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然祖問從甚處來師曰石頭祖曰石頭路滑還蹉倒汝麼師曰若蹉倒即不來也乃杖錫觀方○遇慧林寺遇天大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訶曰何得燒我木佛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利院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師曰既無舍利更取兩尊燒院主自後眉鬚墮落 大寧寬因僧問丹霞燒木佛爲甚院主眉鬚墮落寬云賊不打貧兒家 投子青云不會作客勞須主人 保寧勇云院主眉鬚墮落即且置且道丹霞眉毛在也無若也見得與古佛同參若也不見切忌撥無因果 寶峯文云丹霞燒木佛院主眉鬚落盡拈拄杖云不是木佛擲下拄杖云誰敢燒你擬即眉鬚落不擬又且如何高聲云行者拈起拄杖 東禪薇云古人做處今人合知如展一面皂纛旗殺一有罪而天下咸服如其無罪法亦難施直饒千聖出頭來安排一字也不得 天童華云諸方商量道院主忽起疑心而致斯禍又云院主天寒不與丹霞火向致令燒却木佛遂乃眉鬚墮落殊不知院主買鐵得金一場富貴 靈隱嶽云諸人要知麼大小丹霞向深村裏失却一隻眼院主也是如蟲禦木偶爾成文光孝門下也無木佛得燒只有一星無烟火直是難近傍擬之則燎却面門諸人須是退步看蓋地冷灰裏豆爆驚天動地直教佛祖教不得喝一喝 ○謁忠國師問侍者國師在否曰在即在不見客師曰太深遠生曰佛眼亦覷不見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國師睡起侍者以告國師乃打侍者二十棒遣出師聞曰不謬爲南陽國師○明日再往禮拜見國師便展坐具國師曰不用不用師退後國師曰如是如是師却進前

國師曰不是不是師遶國師一帀便出國師曰去聖
時遙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覓此漢也難得保福展云丹霞貪程
不覺行困　潙山喆云丹霞可謂懷藏至寶遇智者乃
增輝國師禍門大啓陟者須是奇人如今還有爲丹霞
作主者麼出來與大潙相見有麼不是龍門客切忌遭
點額　潙潭準云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登彌天釋
之門者須是奇人接待高賓應有孟嘗君之度量苟不
如是便見主賓道異雲泥不合　大潙果云丹霞一進
一退暗中贏得一着國師倒東擂西未免傍觀者哂
蔣山懃云賓主相見欲展不展退後進前禮過成諂遁
幸南陽老而不耄　東禪觀云明鏡當臺胡來胡現漢
來漢現霜鐘在架大扣大鳴小扣小鳴一卷一舒一擒
一縱可謂照用兩全行說俱到且如國師道去聖時遙
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討箇師僧也難得畢竟是褒是貶
　天奇瑞云三驗而骨髓親見三答而命脈全彰不犯
風烟自然契合乾坤之內寬行大步海嶽之中惇尊獨
貴○訪龐居士見女子靈照洗菜次師曰居士在否
女子放下菜籃斂手而立師又問居士在否女子提
籃便行師遂回須臾居士歸女子乃舉前話居士曰
丹霞在麼女曰去也居士曰赤土塗牛嬭潙山喆云大小丹霞
被居士女子勘破山僧當時若作丹霞但與呵呵大笑
待他問長老笑箇甚麼却向道不是冤家不聚頭　蔣
山勤云丹霞從苗辨地靈照因語識人放下菜籃當處
發生提起菜籃隨處滅盡居士云赤土塗牛嬭屋裏販
揚州且道畢竟如何
各自散去免增話會○又一日訪龐居士至門首相
見師乃問居士在否居士曰饑不擇食師曰龐老在
否居士曰蒼天蒼天便入宅去師曰蒼天蒼天便回

○師因去馬祖處路逢一老人與一童子師問公住
何處老人曰上是天下是地師曰忽遇天崩地陷又
作麼生老人曰蒼天蒼天童子噓一聲師曰非父不
生其子老人便與童子入山去正覺顯云上天下地不妨聰明蒼天蒼天
臨濟生鮮是父是子褒貶分明噓一聲却較些子○師問龐居士昨日相見
何似今日居士曰如法舉昨日事來作箇宗眼師曰
祇如宗眼還著得龐公麼居士曰我在你眼裏師曰
某甲眼窄何處安身居士曰是眼何窄是身何安師
休去居士曰更道取一句便得此話圓師亦不對居
士曰就中這一句無人道得蔣山勤云是眼何窄是
身何安昨日今日事無
兩般淮南兩浙秋熱春涼恁麼會
得也大無端三十年後莫受人瞞○師與龐居士行
次見一泓水居士以手指曰便與麼也還辨不出師
曰灼然是辨不出居士乃戽水潑師二掬師曰莫與
麼莫與麼居士曰須與麼須與麼師却戽水潑居士
三掬師曰正與麼時堪作甚麼居士曰無外物師曰
得便宜者少居士曰誰是落便宜者○元和三年於
天津橋橫臥會留守鄭公出呵之不起吏問其故師
徐曰無事僧留守異之○問僧甚麼處宿曰山下宿

師曰甚麼處喫飯曰山下喫飯師曰將飯與闍黎喫底人還具眼也無僧無對長慶稜問保福將飯與人喫感恩有分爲甚麼不具眼保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長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不保福云道某甲瞎得麼 報慈遂徵云且道長慶明丹霞意爲復自用家財 芭蕉徹云各具一得一失又代僧云爭不足讓有餘又代丹霞云施受俱無利益 汾陽昭代云若不上山爭識丹霞 保寧勇代云今日被和尚勘破 天童華云丹霞既已龍頭蛇尾長慶保福只得將錯就錯雖然二三老宿要且不知老僧落處具擇法眼者試請辨看

潭州大川禪師 石頭遷法嗣

潭州大川禪師 亦曰大湖 江陵僧參師問幾時發足江陵僧提起坐具師曰謝子遠來下去僧繞禪牀一匝便出師曰若不恁麼爭知眼目端的僧拊掌曰苦殺人洎合錯判諸方師曰甚得禪宗道理 僧舉似丹霞丹霞云於大川法道即得我這裏不然云未審此間作麼生丹霞云猶較大川三步在僧禮拜丹霞云錯判諸方者多 洞山价云不是丹霞難分玉石 金粟悟云洞山老漢失却一隻眼須知這僧禮拜不是好心只是後來少一轉語前話不圓所以遭人簡點當時待丹霞云錯判諸方底甚多但拊掌笑云這老漢大似不打自招如此則任是老丹霞也未免疑着

大顚寶通禪師 石頭遷法嗣

潮州靈山大顚寶通禪師初參石頭石頭問那箇是汝心師曰見言語者是石頭便喝出經旬日師却問前者既不是除此外何者是心石頭曰除却揚眉瞬目將心來師曰無心可將來石頭曰元來有心何言無心無心盡同謗師於言下大悟 徑山杲云且道大顚悟得箇甚麼 異日侍立次石頭問汝是參禪僧是州縣白蹋僧師曰是參禪僧石頭曰何者是禪師曰揚眉瞬目石頭曰除却揚眉瞬目外將你本來面目呈看師曰請和尚除却揚眉瞬目外鑒石頭曰我除竟師曰將呈了也石頭曰汝既將呈我心如何師曰不異和尚石頭曰不關汝事師曰本無物石頭曰汝亦無物師曰既無物即眞物石頭曰眞物不可得汝心見量意旨如此也大須護持○韓文公一日相訪問師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曰會麼公曰不會師曰晝夜一百八公不曉遂回次日再來至門前見首座舉前話問意旨如何首座扣齒三下及見師理前問師亦扣齒三下公曰原來佛法無兩般師曰是何道理公曰適來問首座亦如是師乃召首座是汝如此對否首座曰是師便打趁出院 保福展云首座知前不知後大顚合不單行 徑山信云大顚和尚賊過後張弓活埋他俗人雖然如是祇救得一半頌云夜深賊被狗子咬牆洞催忙補得好補不好長安幾箇知天

院○文公又一日白師曰弟子軍州事繁佛法省要處乞師一語師良久公罔措時三平爲侍者乃敲禪牀三下師曰作麼三平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公乃曰和尚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邊得箇入處五祖戒代大顛拈拄杖打侍者笑巖寶云侍者雖善輔弼也是因邪打正文公得箇入處終爲臣子戒代顛打侍者總不如放過好乃良久云還知麼赤心片片知人少觀面堆堆昧者多

長髭曠禪師 法嗣石頭遷

潭州長髭曠禪師曹谿禮祖塔回參石頭石頭問甚麼處來曰嶺南來石頭曰大庾嶺頭一鋪功德成就也未師曰成就久矣祇欠點眼在石頭曰莫要點眼麼師曰便請石頭乃垂下一足師禮拜石頭曰汝見箇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據某甲所見如紅爐上一點雪報慈遂云且道長髭具眼祇對不具眼祇對若具眼爲甚麼請道點眼若不具眼又道成就久矣且作麼生商量　淸涼欽代云和尚可謂眼昏　雲竇顯云無眼功德有什麼點處　雲居元云可惜勞而無功　徑山杲云衆中商量甚多或云無眼功德有甚點處或云要點眼麼待他道便請好劈脊便打若恁麼未免穢污這功德　雲門即不然待這老漢垂下一足但道起動和尚　楚石琦云長髭親從大庾嶺來平白被石頭熱謾一上見箇什麼便問一鋪功德成就也未虛空裏釘橛又有長髭把不定便道成就久矣只欠點眼在一盲引衆盲石頭垂下一足還當得點眼也無一箇既不惺惺兩箇更是懵懂如紅爐一點雪果然諸人切忌接響承虛說空妄語○龐居士到師陞座衆集定居士出曰各請自檢好却於禪牀右立時有僧問不觸主人爲請師答話師曰識龐公麼曰不識居士便搊住曰苦哉苦哉僧無對居士便拓開師少間却問適來這僧還喫棒否居士曰待伊甘始得師曰居士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居士曰恁麼說話某甲卽得外人聞之要且不好師曰不好箇甚麼居士曰阿師祇見錐頭尖不見鑿頭利○李行婆來師乃問憶得在絳州時事麼婆曰非師不委師曰多虛少實在婆曰有甚諱處師曰念你是女人放你拄杖婆曰某甲終不見尊宿過師曰老僧過在甚麼處婆曰和尚無過婆豈有過師曰無過的人作麼生婆乃竪拳曰與麼總成顛倒師曰實無諱處

京兆尸利禪師 法嗣石頭遷

京兆府尸利禪師問石頭如何是學人本分事石頭曰汝何從吾覓曰不從師覓如何卽得石頭曰汝還曾失麼師乃契會厥旨

招提慧朗禪師 法嗣石頭遷

潭州招提寺慧朗禪師始興曲江人也初參馬祖祖問汝來何求曰求佛知見祖曰佛無知見知見乃魔耳汝自何來曰南嶽來祖曰汝從南嶽來未識曹谿心要汝速歸彼不宜他往師歸石頭便問如何是佛石頭曰汝無佛性師曰蠢動含靈又作麼生石頭曰蠢動含靈却有佛性曰慧朗為甚麼却無石頭曰為汝不肯承當師於言下信入住後凡學者至皆曰去去汝無佛性（時稱大朗）

興國振朗禪師（石頭遷法嗣）

長沙興國寺振朗禪師初參石頭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石頭曰問取露柱曰振朗不會石頭曰我更不會師俄省悟

法門佛陀禪師（石頭遷法嗣）

鳳翔府法門寺佛陀禪師尋常持一串數珠念三種名號曰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是甚麼椀躂丘乃過一珠終而復始事迹異常時人莫測

大同濟禪師（石頭遷法嗣）

澧州大同濟禪師米胡領衆來纔欲相見師便搜轉禪牀面壁而坐米胡於背後立少時却回客位師曰是即是若不驗破已後遭人貶剝令侍者請米胡來却拽轉禪牀便坐師乃遶禪牀一匝便歸方丈米胡却拽倒禪牀領衆便出○師訪龐居士居士曰憶在母胎時有一則語舉似阿師切不得作道理主持師曰猶是隔生也居士曰向道不得作道理師曰驚人之句爭得不怕居士曰如師見解可謂驚人師曰不作道理却成作道理居士曰不但隔一生兩生師曰粥飯底僧一任檢責居士鳴指三下○師一日見龐居士來便掩却門曰多知老翁莫與相見居士曰獨坐獨語過在阿誰師便開門纔出被居士把住曰師多知我多知師曰多知且置閉門開門卷之與舒相較幾許居士曰祇此一問氣急殺人師默然居士曰弄巧成拙

青原下三世

道吾宗智禪師（藥山儼法嗣）

潭州道吾山宗智禪師豫章海昏張氏子預藥山法會密契心印一日藥山問子去何處來師曰遊山來

藥山曰不離此室速道將來師曰山上烏兒頭似雪澗底遊魚忙不徹○師離藥山見南泉南泉問闍黎名甚麼師曰宗智南泉曰智不到處作麼生宗師曰切忌道著南泉曰灼然道著卽頭角生三日後師與雲巖在後架把針南泉見乃問智頭陀前日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卽頭角生合作麼生行履師便抽身入僧堂南泉便歸方丈師又來把針雲巖曰師弟適來爲甚不祗對和尙師曰你不妨靈利雲巖不薦却問南泉適來智頭陀爲甚不祗對和尙某甲不會乞師垂示南泉曰他却是異類中行雲巖曰如何是異類中行南泉曰不見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卽頭角生直須向異類中行雲巖亦不會師知雲巖不薦乃曰此人因緣不在此却同回藥山藥山問汝回何速雲巖曰祗爲因緣不契藥山曰有何因緣雲巖擧前話藥山曰子作麼生會他這箇時節便回雲巖無對藥山乃大笑雲巖便問如何是異類中行藥山曰吾今日困倦且待別時來雲巖曰某甲特爲此事歸來藥山曰且去雲巖便出師在方丈外聞雲巖不薦不覺齩得指頭血出師却下來問雲巖師兄去問和尙那因緣作麼生雲巖曰和尙不與某甲說師便低頭（僧問雲居切忌道著意作麼生雲居云此語最毒云如何是最毒底語雲居云一棒打殺龍蛇）○雲巖臨遷化遣書辭師師覽書了謂洞山密師伯曰雲巖不知有我悔當時不向伊道雖然如是要且不違藥山之子（報慈遂云古人恁麼道還知有也未又云雲巖當時不會且道甚麼處是伊不會處　翠巖芝云道吾道雲巖不知有悔當時不向伊說只如與麼道道吾還知有也無○）

藥山上堂曰我有一句子未曾說向人師出曰相隨來也僧問藥山一句子如何說藥山曰非言說師曰早言說了也○師一日提笠出雲巖指笠曰用這箇作甚麼師曰有用處雲巖曰忽遇黑風猛雨來時如何師曰蓋覆著雲巖曰他還受蓋覆麼師曰然雖如是且無滲漏○潙山問雲巖菩提以何爲座雲巖曰以無爲爲座雲巖却問潙山潙山曰以諸法空爲座又問師作麼生師曰坐也聽伊坐臥也聽伊臥有一人不坐不臥速道速道潙山休去○潙山問師甚處去來師曰看病來潙山曰有幾人病師曰有病底有不病底潙山曰不病底莫是智頭陀麼師曰病與不

病總不干他事迷道速道潙山曰道得也與他沒交涉○雲巖問師弟家風近日如何師曰教師兄指點堪作甚麼雲巖曰無這箇來多少時也師曰牙根猶帶生澁在○有施主施裩藥山提起示衆曰法身還具四大也無有人道得與他一腰裩師曰性地非空空非性地此是地大三大亦然藥山曰與汝一腰裩○雲巖不安師乃謂曰離此殼漏子向甚麼處相見雲巖曰不生不滅處相見師曰何不道非不生不滅處亦不求相見（雪竇顯云侍者與我記取這一問昭覺勤云何處不逢渠）○雲巖補鞋次師問作甚麼雲巖曰將敗壞補敗壞師曰何不道卽敗壞非敗壞○師聞僧念維摩經云八千菩薩五百聲聞皆欲隨從文殊師利師問曰甚麼處去其僧無對師便打（後僧問禾山殷禾山云給侍者方譜）○師到五峰五峰問還識藥山老宿否師曰不識五峰曰為甚麼不識師曰不識○石霜問和尚一片骨敲著似銅鳴向甚麼處去也師喚侍者侍者應諾師曰驢年去

雲巖曇晟禪師（藥山儼法嗣）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鍾陵建昌王氏子參百丈海禪師二十年因緣不契後造藥山藥山問甚處來曰百丈來藥山曰百丈有何言句示徒師曰尋常道我有一句子百味具足藥山曰鹹則鹹味淡則淡味不鹹不淡是常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底句師無對藥山曰爭奈目前生死何師曰目前無生死藥山曰在百丈多少時師曰二十年藥山曰二十年在百丈俗氣也不除他日侍立次藥山又問百丈更說甚麼法師曰有時道三句外省去六句內會取藥山曰三千里外且喜沒交涉藥山又問更說甚麼法師曰有時上堂大衆立定以拄杖一時趁散復召大衆衆回首百丈曰是甚麼藥山曰何不早恁麼道今日因子得見海兄師於言下頓省便禮拜（徑山杲云省去卽不無爭奈未出窩窟窠笑巖賓云雲巖在百丈二十年檝然無箇入處剛被藥山隨手提起云何不早恁麼道雲巖便悟旨諸禪者還知雲巖悟處麼十年花下路遊徧洞中春）○一日藥山問汝除在百丈更到甚麼處來師曰曾到廣南來曰見說廣州城東門外有一片石被州主移去是否師曰非但州主闔國人移亦不動○藥山又問聞汝解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弄得幾出師曰弄得六出曰我亦弄得師曰和

尙弄得幾出曰我弄得一出師曰一即六六即一後到潙山潙山問承聞長老在藥山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長弄有置時師曰要弄即弄要置即置曰置時師子在甚麼處師曰置也置也法昌遇云好一場師子只是有頭無尾我當時若見潙山道置時師子在甚麼處便與放出踞地金毛直欲潙山藏身無路　泐潭準云藥山雲巖鈍置殺人兩父子弄一箇師子也弄不出若是準上座只消自弄拽得來拈頭作尾拈尾作頭轉兩箇金睛攫殺鉤鐵爪吼一聲直教百里內猛獸潛蹤滿空裏飛禽亂墜準上座未弄師子請大衆高着眼先做一箇定場擲下拄杖云箇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　笑巖寶云這夥老漢只解弄假師子不解弄眞師子我若是雲巖待藥山問聞汝會弄師子是否震威與一喝非只截斷藥山脚頭直敎影響之流聞之腦裂以致潙山云正値睡時師子在什麼處劈面便掌的使他不知量者便見弄眞師子全威不欺之力也　○師煎茶次道吾問煎與阿誰師曰有一人要曰何不教伊自煎師曰幸有某甲在○問石霜甚麼處來曰潙山來師曰在彼中得多少時曰粗經冬夏師曰恁麼即成山長也曰雖在彼中却不知師曰他家亦非知非識石霜無對道吾智聞云得恁麼無佛法身心○住後上堂示衆曰有箇人家兒子問著無有道不得底洞山出問曰他屋裏有多少典籍師曰一字也無曰爭得恁麼多知師曰日夜不曾眠洞山曰問一段事還得否師曰道得却

不道○道吾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曰如人夜間背手摸枕子道吾曰我會也師曰作麼生會道吾曰遍身是手眼師曰道也太煞道祇道得八成道吾曰師兄作麼生師曰通身是手眼○掃地次道吾曰太區區生師曰須知有不區區者道吾曰恁麼則有第二月也師竪起掃帚曰是第幾月道吾便行玄沙指云正是第二月　長慶稜問玄沙云被他倒轉掃帚攔面撼又作麼生　玄沙休去　羅山閑云噫兩箇漢不識好惡雲巖箇漢縛手脚死來多少時也　雲門偃云奴見婢慇懃　保福展云雲巖大似泥裏推車步步區區　雪竇顯向有第二月也處別云洎合放過　潙山行云道吾平地生堆雲巖因行掉臂玄沙道正是第二月面皮厚多少且道雲巖豎起掃帚意作麼生十成好箇金剛鑽攛向門前賣與誰　○師作草鞋次洞山近前曰乞師眼睛得麼師曰汝底與阿誰去也曰良价無師曰設有汝向甚麼處著洞山無語師曰乞眼睛底是眼否洞山曰非眼師便喝出○尼僧禮拜師問汝爺在否曰在師曰年多少曰年八十師曰汝有箇爺不年八十還知否曰莫是恁麼來者師曰恁麼來者猶是兒孫洞山价代云直是不恁麼來者亦是兒孫　潙山果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畢竟作麼生良久云從來無位次不用強安排　○院主遊石室回師問汝去入到石室裏許爲祇恁麼便回院主

無對。洞山代曰。彼中已有人占了也。師曰。汝更去作甚麼。洞山曰。不可人情斷絕去也。

船子德誠禪師 藥山儼法嗣

秀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節操高邈。度量不羣。自印心於藥山。與道吾雲巖爲同道交。洎離藥山。乃謂二同志曰。公等應各據一方。建立藥山宗旨。予率性疎野。唯好山水。樂情自遣。無所能也。他後知我所止之處。若遇靈利座主。指一人來。或堪雕琢。將授生平所得。以報先師之恩。遂分攜至秀州華亭。泛一小舟。隨緣度日。以接四方往來之者。時人莫知其高踏。因號船子和尚。一日泊船岸邊閑坐。有官人問。如何是和尚日用事。師竪橈子曰。會麼。官人曰。不會。師曰。棹撥清波。金鱗罕遇。道吾後到京口。遇夾山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夾山曰。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夾山曰。法眼無瑕。道吾不覺失笑。夾山便下座請問道吾。某甲適來祇對這僧話。必有不是。致令上座失笑。望上座不吝慈悲。道吾曰。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師在。夾山曰。某甲甚處不是。望爲說破。道吾曰。某甲終不說。請和尚却往華亭船子處去。夾山曰。此人如何。道吾曰。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卓錐。和尚若去。須易服而往。夾山乃散衆束裝。直造華亭。船子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夾山曰。寺卽不住。住卽不似。師曰。不似似箇甚麼。夾山曰。不是目前法。師曰。甚處學得來。夾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師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師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鈎三寸。子何不道。夾山擬開口。被師一橈打落水中。夾山纔上船。師又曰。道道。夾山擬開口。師又打。夾山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天奇瑞云。句下精通。只是事上明白。更存此念。千生萬劫。豈不是繫驢橛。所以華亭當堂直截。免成魍魎。不借眉毛。果然脫落。方見從前不是。古云。不因樵子逕。爭到葛洪家。夾山遂問。抛綸擲釣。師意如何。師曰。絲懸淥水。浮定有無之意。夾山曰。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師曰。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夾山乃掩耳。師曰。如是如是。遂囑曰。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吾三十年在藥山。祇明斯事。汝今已得。他後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钁頭邊。覓取一箇半箇接續。無令斷絕。夾山乃辭行。頻頻回顧。

師遂喚闍黎。夾山乃回首。師竪起橈子曰。汝將謂別有。乃覆船入水而逝。長蘆了云。棹頭撥轉。河漢星輝。船子踏翻。天地黯黑。竪起拂子云。遮箇是钁頭邊事。露淨底。還知沒蹤跡處。匿身不得底麼。

椑樹慧省禪師 藥山儼法嗣

宣州椑樹慧省禪師。洞山參。師問。來作甚麼。洞山曰。來親近和尚。師曰。若是親近。用動這兩片皮作麼。洞山無對。曹山寂云。一子親得。 昭覺勤云。椑樹臥起。道吾蓋覆。一喝當頭。振翻露布。 潙山哲云。相逢不相避。箇裏聊遊戲。喝一喝。翻天覆地。

百巖明哲禪師 藥山儼法嗣

鄂州百巖明哲禪師。藥山看經次。師曰。和尚休猱人好。藥山置經曰。日頭早晚也。師曰。正當午。藥山曰。猶有文彩在。師曰。某甲無亦無。藥山曰。汝太煞聰明。師曰。某甲祇恁麼。和尚作麼生。藥山曰。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且恁麼過。○洞山與密師伯到參。師問。二上座甚處來。洞山曰。湖南。師曰。觀察使姓甚麼。曰。不得姓。師曰。名甚麼。曰。不得名。師曰。還治事也無。曰。自有郎幕在。師曰。還出入也無。曰。不出入。師曰。豈不出入。洞山拂袖便出。師次早入堂。召二上座曰。昨日老僧對闍黎一轉語不相契。一夜不安。今請闍黎別下一轉語。若愜老僧意。便開粥相伴過夏。洞山曰。請和尚問。師曰。豈不出入。洞山曰。太尊貴生。師乃開粥同共過夏。昭覺勤云。正偏回互。只要圓融。直截當機。惟崇尊貴。洞山觀機而作。百巖理長則就。雖然如是。曹洞門下即得。若於臨濟宗中。須別作箇眼目始得。當時待伊道不委名。便向伊道。他不委你。你不委他。敢問。合道得什麼語。還有人道得麼。若有。山僧也不開粥。只分付箇龜毛拂子。若道不得。且參三十年。 天童傑云。明投暗合。八面玲瓏。不犯當頭。轉身有路。曹洞門下。足可觀光。若是臨濟兒孫。棒折也未放在。當時若見他道不委姓。劈脊便與一拳。這裏撥得身轉。非但開粥相延。亦可明窻下安排。有麼。有麼。喝云。漆桶參堂去。

澧州高沙彌 藥山儼法嗣

澧州高沙彌。初參藥山。藥山問。甚處來。師曰。南嶽來。藥山曰。何處去。師曰。江陵受戒去。藥山曰。受戒圖甚麼。師曰。圖免生死。藥山曰。有一人不受戒。亦無生死可免。汝還知否。師曰。恁麼則佛戒何用。藥山曰。這沙彌猶挂脣齒在。師禮拜而退。道吾來侍立。藥山曰。適來有箇跛脚沙彌。却有些子氣息。道吾曰。未可全信。更須勘過始得。至晚藥山上堂召曰。早來沙彌在甚麼處。師出衆立。藥山問。我聞長安甚鬧。你還知否。師曰。我國晏然。法眼益別云。見誰說。 藥山曰。汝從看經得。請益得。

師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藥山曰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爲甚麼不得師曰不道他不得祇是不肯承當藥山顧道吾雲巖曰不信道〇一日辭藥山藥山問甚麼處去師曰某甲在衆有妨且往路邊卓箇草庵接待往來茶湯去藥山曰生死事大何不受戒去師曰知是般事便休更喚甚麼作戒藥山曰汝既如是不得離吾左右時復要與子相見〇師住菴後一日歸來值雨藥山曰你來也師曰是藥山曰可煞濕師曰不打這箇鼓笛雲巖曰皮也無打甚麼鼓道吾曰鼓也無打甚麼皮藥山曰今日大好一場曲調（天奇瑞云藥山爲子情深恐有隨緣不備雖乃密密提持不防壓良爲賤三子人中之傑匪肯泯泯猾猾不犯鋒鋩善能宛轉所以撥轉船頭飽載風月）〇藥山齋時自打鼓師捧鉢作舞入堂藥山便擲下鼓槌曰是第幾和師曰是第二和藥山曰如何是第一和師就桶舀一杓飯便出

翠微無學禪師（丹霞然法嗣）

京兆府翠微無學禪師初問丹霞如何是諸佛師丹霞咄曰幸自可憐生須要執巾帚作麼師退身三步丹霞曰錯師進前丹霞曰錯錯師翹一足旋身一轉而出丹霞曰得即得孤他諸佛師由是領旨〇住後投子問未審二祖初見達磨有何所得師曰汝今見吾復何所得投子頓悟玄旨〇一日師在法堂內行投子進前接禮問曰西來密旨和尚如何示人師駐步少時投子曰乞師垂示師曰更要第二杓惡水那投子便禮謝師曰莫埰根投子曰時至根苗自生〇師因供養羅漢僧問丹霞燒木佛和尚爲甚麼供養羅漢師曰燒也不燒著供養亦一任供養曰供養羅漢羅漢還來也無師曰汝每日還喫飯麼僧無語師曰少有靈利底

仙天禪師（潭州川法嗣）

仙天禪師披雲和尚來纔入方丈師便問未見東越老人時作麼生爲物披雲曰祇見雲生碧嶂焉知月落寒潭師曰祇與麼也難得曰莫是未見時麼師便喝披雲展兩手師曰錯怪人者有甚麼限披雲掩耳而出師曰死卻這漢平生也〇洛瓶和尚參師問甚處來洛瓶曰南溪師曰還將南溪消息來麼曰消即消已息即未息師曰最苦是未息洛瓶曰且道未息

箇甚麼師曰一回見面千載忘名洛瓶拂袖便出師曰弄死蚰手有甚麼限

三平義忠禪師 大顚通法嗣

漳州三平義忠禪師福州楊氏子初參石鞏石鞏常張弓架箭接機師詣法席石鞏曰看箭師乃撥開胷曰此是殺人箭活人箭又作麼生石鞏彈弓弦三下師乃禮拜石鞏曰三十年張弓架箭秖射得半箇聖人遂拗折弓箭後參大顚擧前話大顚曰既是活人箭爲甚麼向弓弦上辨師無對大顚曰三十年後要人擧此話也難得 雲門偃問長慶作麼生道免得他道半箇聖人長慶云若不還價爭辨眞僞雲門云入水見長人雪竇顯云要先拗折不難爭奈三平中的了也然則老宿要活三平且未免張弓架箭 首山念云人人盡道三平中的莫屈佗也無良久云機關不是韓光作莫把臂襟當等閑 支提愛云射虎不眞徒勞沒羽 高峯妙云石鞏張弓傍若無人三平承箭弄巧成拙然雖如是半箇聖人又作麼生落花片片隨流水流水無心戀落花 ○師問大顚不用指東劃西便請直指大顚曰幽州江口石人蹲師曰猶是指東劃西大顚曰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討師作禮大顚曰若不得後句前話也難圓 昭覺勤云徹底老婆心不向那邊討父子要投機無端入荒草 ○師有偈曰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

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

石室善道禪師 長髭曠法嗣

潭州石室善道禪師作沙彌時長髭遣令受戒謂曰汝回日須到石頭和尚處禮拜師受戒後乃參石頭一日隨石頭遊山次石頭曰汝與我斫卻面前樹子免礙我師曰不將刀來石頭乃抽刀倒與師師曰何不過那頭來石頭曰你用那頭作甚麼師即大悟便歸長髭長髭問汝到石頭否師曰到即到秖是不通號長髭曰從誰受戒師曰不依他長髭曰在彼即恁麼來我這裏作麼生師曰不違背長髭曰太忉忉生師曰舌頭未曾點著在長髭喝曰沙彌出去師便出長髭曰爭得不遇於人○師尋值沙汰乃作行者居于石室每見僧便竪起杖子曰三世諸佛盡由這箇對者少得冥契長沙聞乃曰我若見即令放下拄杖別通箇消息三聖將此語秖對被師認破是長沙語杏山聞三聖失機乃親到石室師見杏山僧衆相隨潛入碓坊碓米杏山曰行者接待不易貧道難消師曰開心椀子盛將來無蓋盤子合取去說甚麼難消杏

山便休○仰山問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師曰道如展手佛似握拳曰畢竟如何的當可信可依師以手撥空三下曰無恁麼事無恁麼事曰還假看教否師曰三乘十二分教是分外事若與他作對卽是心境兩法能所雙行便有種種見解亦是狂慧未足爲道若不與他作對一事也無所以祖師道本來無一物汝不見小兒出胎時可道我解看教不解看教當恁麼時亦不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及至長大便學種種知解出來便道我能我解不知總是客塵煩惱十六行中嬰兒行爲最哆哆和和時喻學道之人離分別取捨心故讚歎嬰兒可況喻取之若謂嬰兒是道今時人錯會○師一夕與仰山翫月仰山問這箇月尖時圓相甚麼處去圓時尖相又甚麼處去師曰尖時圓相隱圓時尖相在

雲巖云尖時圓相在圓時無尖相 道吾智云尖時亦不尖圓時亦不圓

青原下四世

石霜慶諸禪師

道吾智法嗣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廬陵新淦陳氏子抵潙山爲米頭一日篩米次潙山曰施主物莫拋撒師曰不拋撒潙山於地上拾得一粒曰汝道不拋撒這箇是甚麼師無對潙山又曰莫輕這一粒百千粒盡從這一粒生師曰百千粒從這一粒生未審這一粒從甚麼處生潙山呵呵大笑歸方丈潙山至晚上堂曰大衆米裡有蟲諸人好看後參道吾問如何是觸目菩提道吾喚沙彌沙彌應諾道吾曰添淨瓶水著良久却問師汝適來問甚麼師擬舉道吾便起去師於此有省道吾將順世垂語曰我心中有一物久而爲患誰能爲我除之師曰心物俱非除之益患道吾曰賢哉賢哉○因僧自洞山來師問和尚有何言句示徒曰解夏上堂云秋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曰祇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師曰有人下語否曰無師曰何不道出門便是草僧回舉似洞山洞山曰此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語因玆囊錐始露果熟香飄

大陽玄云如今直道不出門亦草漫漫地且道合向甚麼處行履良久云莫守寒巖異草靑坐著白雲宗不妙 白雲端云若見得庵主便見得洞山若見得洞山便見得庵主見洞山卽易見庵主卽難爲他不爲住持之絆不見道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底太忙生 潙

山杲云斬釘截鐵諮開向上玄關語諦言誠且指當人要路且道你作麼生會出門便是草石霜恁麼道上封恁麼舉你諸人不得動着動着三十棒 徑山杲云師子一滴乳迸散十斛驢乳須云萬里無寸草但請恁麼去出門便是草各自有公據有公據何拘東涛風月下守株人涼兎漸遙春草綠 楚石琦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師在方丈內僧在聰外問咫尺之間為甚麼不覩師顏師曰徧界不曾藏僧舉問雪峰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雪峰曰甚麼處不是石霜師聞曰這老漢著甚麼死急雪峰聞曰老僧罪過 東禪齊云秖如雪峯是會石霜意不會石霜意若會他為甚麼道死急若不會雪峰作麼不會然法且無異奈以師承不同解之差別他云徧界不曾藏也須會學來始得會亂說即不可 玄沙備云山頭老漢蹉過也 洞山价云笑殺土地 五祖戒云着甚來由 瑯琊覺云雪峯雖有利人之心且無出人之眼石霜雖有出人之眼且未知向上一竅 法雲秀云要見石霜麼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大陽玄云今時人要明此事大須仔細只如石霜恁麼道落在甚處若不仔細非但累及石霜和他雪峯累及 淨因成云諸人要識石霜雪峯麼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 天童覺云雪峯石霜相去多少直是千里萬里若有人問長蘆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向道什麼處是石霜○裴相公來師拈起裴笏問在天子手中為珪在官人手中為笏在老僧手中且道喚作甚麼裴無對師乃留下笏 雪竇顯云弄巧成拙 保寧勇云只恐和尚使不着 ○示眾初機未覯大事先須識取頭其尾自至○踈山仁參問如何是頭師曰直須知有曰如何是尾師曰盡却今時曰有頭無尾時如何師曰吐得黃金堪作甚麼曰有尾無頭時如何師曰猶有依倚在曰直得頭尾相稱時如何師曰渠不作箇解會亦未許渠在○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乃齩齒示之僧不會後問九峯曰先師齩齒意旨如何九峯曰我寧可截舌不犯國諱又問雲葢雲葢曰我與先師有甚麼冤讐○洞山問向前一箇童子甚了事如今向甚處去也師曰火焰上泊不得却歸清涼世界去也○僧辭師問船去陸去曰遇船即船遇陸即陸師曰我道半途稍難僧無對 雲門偃代云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又云臨行一句永劫不忘 ○師居石霜山二十年間學衆有長坐不臥屹若株杌天下謂之枯木衆

未則疑作

漸源仲興禪師 道吾智法嗣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在道吾為侍者因過茶與道吾道吾提起盞曰是邪是正師叉手近前目視道吾道吾曰邪則總邪正則總正師曰某甲不恁麼道道吾曰汝則麼生師奪盞子提起曰是邪是正道吾曰汝不虛為吾侍者師便禮拜○一日侍道吾往檀越家弔慰師撫棺曰生邪死邪道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

口疑

道師曰爲甚麼不道道吾曰不道不道歸至中路師曰和尙今日須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尙去也道吾曰打卽任打道卽不道師便打道吾歸院曰汝宜離此去恐知事得知不便師乃禮辭隱于村院經三年後忽聞童子念觀音經至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卽現比丘身忽然大省遂焚香遙禮曰信知先師遺言終不虛發自是我不會却怨先師先師旣沒唯石霜是嫡嗣必爲證明乃造石霜石霜見便問離道吾後到甚處來師曰祇在村院寄足石霜曰前來打先師因緣會也未師起身進前曰却請和尙道一轉語石霜曰不見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乃述在村院得底因緣遂禮拜石霜設齋懺悔大潙秀云大凡言論須有轉身之謀道吾旣無便喫他痛棒且道漸源具什麼眼　雲居元云石霜□上加尖喚醒千箇漸源也無用處當初待伊擧了以棒打出非唯作　天下宗師亦乃爲道吾雪屈回知當斷不斷返招其亂　五祖演云白雲今日憤氣不平須要斷這公案道吾第一不解爲身作主第二不能隨機入俗當時待伊問生耶死耶但向伊道等歸院裏向你道若着得此語伶俐漢一踏踏着大小道吾和尙也免一頓拳頭有眼者辨取　昭覺勤云道吾橫身爲物指出生死根源漸源親到寶山當面蹉過若不是金剛正性夙植根深爭得向平田淺草裏地回光見得道吾着力相爲處且作麼生是道吾相爲處試請道看　徑山杲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公案兩重一狀領到露刃吹毛截斷綱要脫却鶻臭衫拈却炙脂帽大坐當軒氣浩浩喝一喝　楚石琦云生耶死耶動念卽乖不道不道何處尋討拽脫鼻孔打破髑髏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他日持鍬復到石霜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石霜曰作麼師曰覓先師靈骨石霜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甚先師靈骨師曰正好著力石霜曰這裏針劄不入著甚麼力師持鍬肩上便出太原孚云先師靈骨猶在　明招謙云莫道作什麼別下得什麼語代云鶻鵃語鵲又代漸源便擲却鍬子云淺水無魚

○師後住漸源一日在紙帳內坐有僧來撥開帳曰不審師以目視之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七佛已前事爲甚麼不會僧學似石霜石霜曰如人解射箭不虛發東林總云漸源云七佛已前事且從石霜喚什麼作詞良久云漸源頭白石霜頭黑七佛已前香漏泄旣漏泄掩不得南海波斯生白澤　大潙智云要知麼空劫迥超無向背展開春色共依依這僧正是執持千里鈔林下道人悲良久云赤脚人趁兎着靴人喫肉　鼓山永云漸源夢中說夢石霜接響承虛要且二俱不了

○一日寶蓋和尙來訪師便捲起簾子在方丈內坐寶蓋一見乃下却簾便歸客位師令侍者傳語長老遠來不易猶隔津在寶蓋擒住侍者與一掌侍者曰不用打某甲有堂頭和尙在寶蓋曰爲有堂頭老漢所以打你侍者回舉似師師曰猶隔津在蔣山勤云老漢一舒一卷賓主

歷然隔津通津彼此相照侍者覩掌賜恩大難酬實蓋到處垂慈費盡腕頭氣力

杏山鑒洪禪師法嗣 雲巖晟

涿州杏山鑒洪禪師臨濟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吽吽臨濟曰瘂却杏山口師曰老兄作麼生臨濟曰這畜生師便休

神山僧密禪師法嗣 雲巖晟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在南泉打羅次南泉問作甚麼師曰打羅曰手打脚打師曰却請和尚道南泉曰分明記取向後遇明眼作家但恁麼擧似（雲巖晟代云無手脚者始解打）○師與洞山渡水洞山曰莫錯下脚師曰錯即過不得也洞山曰不錯底事作麼生師曰共長老過水○一日與洞山鉏茶園洞山擲下䦆頭曰我今日一點氣力也無師曰若無氣力爭解恁麼道洞山曰汝將謂有氣力底是○裴大夫問僧供養佛佛還喫否僧曰如大夫祭家神大夫擧似雲巖雲巖曰這僧未出家在曰和尚又如何雲巖曰有幾般飯食但一時下來雲巖却問師一時下來又作麼生師曰合取鉢盂雲巖肯之○師與洞山行次忽見白兎走過師曰俊哉洞山曰作麼生師曰大似白衣拜相洞山曰老老大大作這箇說話師曰你作麼生洞山曰積代簪纓暫時落魄○師把針次洞山問曰作甚麼師曰把針洞山曰把針事作麼生師曰針針相似洞山曰二十年同行作這箇語話豈有與麼工夫師曰長老又作麼生洞山曰如大地火發底道理○師問洞山智識所通莫不遊踐徑截處乞師一言洞山曰師伯意何得取功師因斯頓覺下語非常○後與洞山過獨木橋洞山先過了拈起木橋曰過來師喚价闍黎洞山乃放下橋木

夾山善會禪師法嗣 船子誠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廣州廖氏子因道吾勸發往見船子由是師資道契微眹不留（語見船子章）○西川座主罷講徧參到襄州華嚴和尚處問曰祖意教意是同是別華嚴曰如車二輪如鳥二翼座主曰將爲禪門別有長處元來無迷歸蜀後聞師道播諸方令小師持此語問師曰雕砂無鏤玉之談結草乖道人之意座主聞擧遙禮曰元來禪門中別有長處○問撥塵

見佛時如何。師曰。直須揮劒。若不揮劒。漁父棲巢。僧後問石霜。撥塵見佛時如何。石霜曰。渠無國土。甚處逢渠。僧回擧似師。師上堂擧了。乃曰。門庭施設不如老僧。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步。 護國元云。參須實參。見須實見。毫端許言之本末。皆爲自欺。今夜忽有人問三峯撥塵見佛時如何。和聲便打。還會麼。眞金自有眞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師在潙山作典座。潙山問。今日喫甚菜。師曰。二年同一春。潙山曰。好好修事著。師曰。龍宿鳳巢。

○上堂。百草頭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天子。 雲門偃云。蝦蟇鑽你鼻孔。毒蛇穿你眼睛。且向葛藤裏會取。 雲峯悅云。雲門與麼道。大似和泥脫塹。若無後語。疑殺天下人。山僧今日因行不妨掉臂。乃竪起拄杖云。還見雲門麼。 保寧勇云。百草頭上分明顯露。爲甚不薦。鬧市裏終日相逢。爲甚不識。未開眼者。且莫錯怪夾山。雖然如是。干保寧什麼事。 雲居舜云。古人與麼。實爲慈悲。大衆且作麼生是鬧市門頭天子。會麼。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文擧了云。我則不然。撼搖機軋軋。見弄口喎喎。 徑山杲云。夾山埰生招箭。雲門認賊爲子。雖然如是。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楚石琦云。百草頭薦阿誰。鬧市裏識什麼。

○虎頭上座參。師問。甚處來。曰。湖南來。師曰。曾到石霜麼。曰。要路經過。爭得不到。師曰。聞石霜有毬子話。是否。曰。和尚也須急著眼始得。師曰。作麼生是毬子。曰。跳不出。師曰。作麼生是毬杖。曰。沒手足。師曰。且去。老僧不與闍黎相見。 雪竇顯云。親見這僧從石霜來。夾山因什麼道不相識。 智海逸云。夾山恁麼道。肯這僧不肯這僧。若辨得出。許你具擇法眼。 徑山策云。入虎穴者不畏死。登危竿者不怕險。這僧要路經過。夾山因茲落草。檢點將來。未免如猫弄鼠。塗毒若作夾山。待他道和尚也須急著眼。卽和聲打出。便向道。淨地上不要放屙。還知麼。傷鑑恕鑑。殺活由我。

明日陞座。師曰。昨日新到在麼。虎頭出應諾。師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虎頭曰。今日雖問要且不是。師曰。片月難明。非關天地。虎頭曰。莫鼎沸。便作掀禪牀勢。師曰。且緩緩。斵著上座甚麼處。虎頭竪起拳曰。目前還著得這箇麼。師曰。作家作家。虎頭又作掀禪牀勢。師曰。大衆看這一員戰將。若是門庭布列。山僧不如他。若據入理之談。也較山僧一級地。 東禪嶽云。夾山口吹無孔笛。手提鐵拍板。大家唱云。去年梅。今歲柳。顏色馨依舊。且道是何曲調。還會麼。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問。如何是夾山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華落碧巖前。 法眼益云。我二十年。祇作境話會。 浮山遠云。直饒不作境話會。亦未會在。何故。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華入牙。 黃龍心拈拂子云。看看。拂子變作夾山老子出來。見麼。有僧云。謝和尚指示。心云。見你不顧而今却入露柱中去也。 黃龍新云。這僧分明問境。法眼因甚不作境會。既不作境會。作麼生會。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黃龍震云。直饒法眼盡力跳也出夾山綣繢不得。法眼既出不得。且道是什麼人出得。乃竪起拂子云。須是這老漢始得。 高峯妙云。大衆還會麼。直饒向這裏會得。見法眼則易。見夾山則難。

○師問僧。甚麼處來。曰。洞山來。師

曰。洞山有何言句示徒。曰。尋常教學人三路學。師曰。何者三路。曰。玄路。鳥道。展手。師曰。實有此語否。曰。實有。師曰。軌持千里鈔。林下道人悲。

清平令遵禪師 翠微學法嗣

鄂州清平山安樂院令遵禪師。東平人也。初參翠微。便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翠微曰。待無人。卽向汝說。師良久曰。無人也。請和尚說。翠微下禪牀。引師入竹園。師又曰。無人也。請和尚說。翠微指竹曰。這竿得恁麼長。那竿得恁麼短。師雖領其微言。猶未徹其玄旨。○出住大通。上堂。擧初見翠微機緣。謂衆曰。先師入泥入水爲我。自是我不識好惡。○僧問。如何是大乘。師曰。井索。曰。如何是小乘。師曰。錢貫。曰。如何是有漏。師曰。笊籬。曰。如何是無漏。師曰。木杓。法雲秀云。大乘小乘。井索錢索。有漏無漏。笊籬木杓。徑山杲云。且道。是醍醐句。毒藥句。○問。如何是清平家風。師曰。一斗麪作三箇蒸餅。○問。如何是禪。師曰。猢猻上樹尾連顚。

投子大同禪師 翠微學法嗣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本州懷寧劉氏子。初習安般觀。次閱華嚴教。發明性海。復謁翠微。頓悟宗旨。語見翠微章。後旋故土。隱投子山。結茅而居。○一日趙州和尚至桐城。師亦出山。途中相遇。乃逆而問曰。莫是投子山主麼。師曰。茶鹽錢布施我。趙州先歸庵中坐。師後攜一缾油歸。趙州曰。久嚮投子。及乎到來。秖見箇賣油翁。師曰。汝秖識賣油翁。且不識投子。趙州曰。如何是投子。師提起油缾曰。油油。南堂靜云。趙州作家爐鞴。要煅百煉精金。投子本分鉗鎚。不免途中受用。諸人還見二老落處麼。十年辛苦無人問。一旦成名天下知。趙州問。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趙州曰。我早候白。伊更候黑。○師指庵前一片石謂雪峰曰。三世諸佛總在裏許。雪峰曰。須知有不在裏許者。師曰。不快漆桶。師與雪峰遊龍眠。有兩路。雪峰問。那箇是龍眠路。師以杖指之。雪峰曰。東去西去。師曰。不快漆桶。問。一槌便就時如何。師曰。不是性燥漢。曰。不假一槌時如何。師曰。不快漆桶。雪峰問。此間還有人參也無。師將钁頭拋向雪峰面前。雪峰曰。恁麼則當處掘去也。師曰。不快漆桶。雪峰辭。師送出門。召曰。道者。雪峰回首應諾。師曰。途中善爲。雪竇顯云。然則一期折挫雪峰。

且投子是作家鑪鞴。我當時若作雪峯。待投子道不是性懆漢。只向伊道。鉗鎚在我手裏。諸上座。合與投子着得箇甚麽語。若能道得。便乃性懆平生。光揚宗眼。若也喃預頂上一椎。莫言不道　溈山喆云。雪峯雖是本分鉗鎚。爭奈投子是作家鑪鞴。山僧今日亦爲諸人開箇鑪鞴。衆中還有本分鉗鎚者麽。如無。山僧爲你諸人下一鎚。直是火星迸散。乃卓拄杖云。看看諸人。護取眉毛好　東禪觀云。與麽酬對。喚作作家鑪鞴。正是認賊爲虎。自取疑怖。若據性空見處。投子心肝五臟。被雪峯盡情據出　○巨榮禪客參次。師曰。老僧未曾有一言半句挂諸方唇齒。何用要見老僧。巨榮曰。到這裏不施三拜。要且不甘。師曰。出家兒得恁麽沒碑記。巨榮乃遶禪牀一匝而去。師曰。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　雪竇顯云。也不得放過。纔轉便擒住。是誰不甘。若跳得出。不妨是一員衲僧　溈山喆云。這僧雖是慣戰沙場。爭奈投子善能折挫。何故。眞金若不經鑪冶。爭得光華徹底鮮　○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下禪牀立。又有問。凡聖相去多少。師下禪牀立　雪竇顯云。此公案諸人無不委知。若與麽爭。天下衲僧盡爲念話杜家。雪竇還有長處也無。試爲大衆舉看。凡聖相去多少。投子下禪牀立。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禪牀立。且道。與前來學底。是同是別。若道一般。許上座具一隻眼。若道別有奇特也。許上座具一隻眼。復更開一線道。凡聖相去多少。請上座下一轉語。如何是十身調御。請上座答一轉語。非但叅見投子。亦乃知雪竇長處。或若總道下禪牀立。惜取眉毛好　五祖演云。或有人問山僧。亦下禪牀立。爲什麽却依樣畫貓兒。待我計較得成。却向你道　○問一等是水。爲甚麽海鹹河淡。師曰。天上星地下木　法眼益別云。大似相違　○問僧甚麽處來。曰東西山禮祖師來。師曰。祖師不在東西山。僧無語　法眼益代云。和尚識祖師

白雲山約禪師翠微學法嗣

建州白雲約禪師。韶國師參。師問。甚麽處來。韶曰。江北來。師曰。船來陸來。曰船來。師曰。還逢見魚鼈麽。曰往往遇之。師曰。遇時作麽生。韶曰。咄。縮頭去。師大笑

歙州茂源禪師孝義空法嗣

歙州茂源禪師。因平田參。師欲起身。平田乃把住曰。開口即失。閉口即喪。去此二途。請師速道。師以手掩耳。平田放手曰。一步易。兩步難。師曰。有甚麽死急。平田曰。若非此箇。師不免諸方點檢。師不對

青原下五世

大光居誨禪師石霜諸法嗣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京兆人也。初造石霜。長坐不臥。麻衣草履。亡身爲法。石霜遂令主性空塔院。一日石霜知緣熟。試其所得。問曰。國家每年放舉人及第。朝門還得拜也無。師曰。有一人不求進。石霜曰。憑何。師曰。他且不爲名。石霜曰。除却今日。別更有時也無。師曰。他亦不道今日是。如是酬問。往復無滯。盤桓二

十餘祀衆請出世

九峯道虔禪師 石霜法嗣 諸

瑞州九峯道虔禪師。福州人也。嘗為石霜侍者。洎石霜歸寂。衆請首座繼住持。師白衆曰。須明得先師意始可。首座曰。先師有甚麼意。師曰。先師道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其餘則不問。如何是一條白練去。首座曰。這箇祇是明一色邊事。師曰。元來未會先師意在。首座曰。你不肯我那。但裝香來。香煙斷處若去不得即不會先師意。遂焚香。香煙未斷。首座已脫去。師拊首座背曰。坐脫立亡即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開福寧云。

大衆且道首座是會先師意不會先師意。若道會。爭奈虔侍者撫背云。坐脫立亡即不無。首座先師意未夢見在。若道不會。其奈首座良哉快便撒手便行。且道利害在什麼處。會麼。路遠夜長休把火。大家吹滅暗中行。南華昺云。透生死關。高超物表。秉殺活劍。獨據寰中。若非智眼洞明。未免扶籬摸壁。要會麼。春蘭與秋菊。各自一時榮。薦福行云。大凡本分法席。肘臂欲其重。非重不能權衡佛祖。爪牙欲其利。非利無以開托人天。看他石霜遷化。首座侍者各出一隻手扶持石霜宗旨。直是光前絕後。今古罕聞。諸人要辨來端。各請拗折弓箭。踏翻射垜來與老僧相見。徑山杲云。兩箇無孔鐵鎚。就中一箇最重。楚石琦云。首座坐脫立亡。侍者說黃道黑。先師意在鈎頭。須信曲中有直。若在臨濟門下。三十棒教誰喫。纔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天奇瑞云。當時待九峯道盡。答他一箇着甚死急。使他左右侍侯。不敢不依。却不向活處行機。恰似箇趕山獵犬。自己尚不能了。如何與人為師。蓋因二六時中趣寂。惟求速生速死。不知情沉有作。返認為奇。所以古云。兎棲月殿。鸞倚雪巢。被此換却眼睛。墮在大功。雖要轉身。方見剎塵受用。免滯孤虛。大衆如何即是。鑊湯爐炭。馬面牛頭。

涌泉景欣禪師 石霜法嗣 諸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泉州人也。自石霜開示而止涌泉。○彊德二禪客於路次見師騎牛。不識師。忽曰。蹄角甚分明。爭奈騎者不鑒。師驟牛而去。彊德憩於樹下煎茶。師回。却下牛問曰。二禪客近離甚麼處。彊曰。那邊。師曰。那邊事作麼生。彊提起茶盞。師曰。此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彊無對。師曰。莫道騎者不鑒好。保寧勇代師指參隨人云。歸到山中。分明舉似。

雲蓋志元禪師 石霜法嗣 諸

潭州雲蓋山志元圓淨禪師。遊方時問雲居曰。志元不奈何時如何。雲居曰。祇為闍黎功力不到。師不禮拜。直造石霜。亦如前問。石霜曰。非但闍黎。老僧亦不奈何。師曰。和尚為甚麼不奈何。石霜曰。老僧若奈何。拈過汝不奈何。師便禮拜。僧問石霜。萬戶俱閉即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石霜曰。堂中事作麼生。僧無對。

經半年方始下一轉語曰無人接得渠石霜曰道即太煞道祇道得八成曰和尚又且如何石霜曰無人識得渠師知乃禮拜乞為舉石霜不肯師乃抱石霜上方丈曰和尚若不道打和尚去在石霜曰得在師頻禮拜石霜曰無人識得渠師於言下頓省 翠巖芝云先行不到末後太過　天童覺云穩密田地忌墮功勳貼肉衣裳會須脫去實中辨的量外之機須仔細始得同中之異灼然尚帶依俙異中之同直是離臻妙極還知石霜父子轉側處麼燭曉玉人初夢破夜寒青女未登機

○潭州道正表聞馬王乞師論義王請師上殿相見茶罷師就王乞劍師握劍問道正曰你本教中道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是何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是何精道得不斬道不得即斬道正茫然便禮拜懺悔師謂王曰還識此人否王曰識師曰是誰王曰道正師曰不是其道若正合對得臣僧此祇是箇無主孤魂因茲道士更不紛紜

覆船洪薦禪師 石霜諸法嗣

福州覆船山洪薦禪師道吾問久嚮和尚會禪是否師曰蒼天蒼天道吾近前掩師口曰低聲低聲師與一掌道吾曰蒼天蒼天師把住曰得恁麼無禮道吾却與一掌師曰老僧罪過道吾拂袖便行師呵呵大笑曰早知如是不見如是○僧參師便作起勢僧便出師曰闍黎且來人事僧回作抽坐具勢師却歸方丈僧曰蒼天蒼天師曰龍頭蛇尾僧近前叉手立師曰敗將投王不存性命

鳳翔石柱禪師 石霜諸法嗣

鳳翔府石柱禪師遊方時到洞山時虔和尚垂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阿那箇是其人師出衆曰一人說過佛祖行不得者祇是無舌不許行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者祇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祇是函蓋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者如斷命求活此是石女兒披枷帶鎖洞山曰闍黎分上作麼生師曰該通分上卓卓寧彰洞山曰祇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師曰幻人相逢拊掌呵呵

龍湖普聞禪師 石霜諸法嗣

邵武軍龍湖普聞禪師唐僖宗太子也幼不茹葷長

無經世意僖宗鍾愛之然百計陶寫終不能回中和初僖宗幸蜀師斷髮逸遊人無知者造石霜問曰祖師別傳事肯以相付乎石霜曰莫謗祖師師曰天下宗旨盛大豈妄爲之邪石霜曰是實事那師曰師意如何石霜曰待案山點頭即向汝道師於言下頓省

張拙秀才石霜諸法嗣

張拙秀才因禪月大師指參石霜石霜問秀才何姓曰姓張名拙石霜曰覓巧尚不可得拙自何來公忽有省乃呈偈曰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眞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花

洛浦元安禪師夾山會法嗣

澧州洛浦山元安禪師鳳翔麟遊人也問道臨濟後爲侍者臨濟嘗對衆美之曰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師蒙印可自謂已足一日侍立次有座主參臨濟臨濟問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有一人不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且道此二人是同是別座主曰明得即同明不得即別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同說別臨濟顧師曰汝又作麼生師便喝臨濟送座主回問師汝豈不是適來喝老僧者師曰是臨濟便打師後辭臨濟臨濟問甚麼處去師曰南方去臨濟以拄杖畫一畫曰過得這箇便去師乃喝臨濟便打師作禮而去臨濟明日陞堂曰臨濟門下有箇赤梢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向誰家虀甕裏淹殺師遊歷罷直往夾山卓庵經年不訪夾山夾山乃修書令僧馳往師接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對師便打曰歸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夾山曰這僧若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開書斯人救不得也師果三日後至見夾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夾山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夾山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師便喝夾山曰住住且莫草草怱怱雲月是同谿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闍黎爭教無舌人解語師佇思夾山便打因茲服膺（興化獎云但知作佛愁什麼衆生　雪竇顯云這漢可悲可痛鈍置他臨濟他既雲月是同我亦溪山各異說什麼無舌人不解語以坐具劈口便摑夾山若是箇知方漢必然明窻下安排　五祖戒出洛

浦語云更說道理看便出去大陽玄代云也要和尚證明 昭覺勤云雪竇雖是賊過後張弓不妨與臨濟雪屈若仔細檢點將來令行一半儵若擔荷正法眼藏待伊道爭敎無舌人解語便與掀倒禪牀喝散大衆更待什麼明窻下安排剔起便行直饒機如掣電眼似流星辯瀉懸河也卒着手脚不得且道譊訛在甚麼處乃云險

○師問夾山佛魔不到處如何體會夾山曰燭明千里像闇室老僧迷又問朝陽已昇夜月不現時如何夾山曰龍銜海珠游魚不顧

○夾山將示滅垂語曰石頭一枝看看即滅矣師曰不然夾山曰何也師曰他家自有青山在夾山曰苟如是即吾宗不墜矣

○問僧近離甚處曰荊南師曰有一人與麼去還逢麼曰不逢師曰爲甚不逢曰若逢即頭粉碎師曰闍黎三寸甚密雲門於江西見其僧乃問還有此語否曰是雲門曰洛浦倒退三千里

○上堂孫臏收鋪去也有卜者出來僧曰請和尚卜師曰汝家爺死僧無對法眼益代拊掌三下 徑山杲云這僧沒興死却爺又被他人拊掌信知禍不單行福無雙至然洛浦善卜法眼善斷若仔細思量爻象吉凶二老一時漏逗既占得火風鼎卦何故斷作地火明夷雲門却不然壽拈拄杖云孫臏門下死却即靈速卓三下云會麼內屬良宮再求外象又卓三下云千靈萬聖萬聖千靈莫順人情復卓一下云吉凶上卦 楚石琦云洛浦道汝家爺死拄却舌頭妙喜牙上生牙角上生角要譚休咎强說是非一時抖亂六十四卦了也

○問一毫呑盡巨海於中更復何言師曰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保福展別云家無白澤之圖亦無如是妖怪

○侍者謂師曰肇法師制得四論甚奇怪師曰肇公甚奇怪要且不見祖師侍者無對清涼欽代云和尚甚麼處是 雲居錫云甚麼處是肇公不見祖師處莫是有許多言語麼又云肇公有多少言語

○十二月一日告衆曰吾非明即後也今有一事問汝等若道這箇是即頭上安頭若道不是即斬頭求活第一座對曰青山不舉足日下不挑燈師曰是甚麼時節作這箇語話時有彥從上座對曰離此二途請和尚不問師曰未在更道曰彥從道不盡師曰我不管汝盡不盡曰彥從無侍者祇對和尚師便休至夜令侍者喚從問曰闍黎今日祇對甚有道理汝合體得先師意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且道那句是賓那句是主若擇得出分付鉢袋子曰彥從不會師曰汝合會曰彥從實不會師喝出乃曰苦苦報慈遂云且道從上座實不會是怕見鉢袋子拈著伊二日午時別僧舉前話問師師曰慈舟不棹清波上劍峽徒勞放木鵝便告寂

黃山月輪禪師夾山會法嗣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福唐許氏子初謁三峯機緣靡契尋聞夾山盛化乃往叩之夾山問名甚麼師曰月輪夾山作一圓相曰何似這箇師曰和尚恁麼語話諸方大有人不肯在夾山曰闍黎作麼生師曰還見月輪麼夾山曰闍黎恁麼道此間大有人不肯諸方師乃服膺參訊一日夾山抗聲問曰子是甚麼處人師曰閩中人夾山曰還識老僧麼師曰和尚還識學人麼夾山曰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錢然後老僧還子廬陵米價師曰恁麼則不識和尚也未委廬陵米作麼價夾山曰眞師子兒善能哮吼乃入室受印依附七年（天奇瑞云神之通也虎穴魔宮無不自在用之妙也海角天涯有何障蔽縱之星布高穹奪之風捲殘雲自古明鎗易躲至今暗箭難防怪哉颷口風食人不覺疼若人會得八表橫行）

韶山寰普禪師（夾山會法嗣）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僧參師問莫是多口白頭因麼因曰不敢師曰有多少口曰通身是師曰尋常向甚麼處屙曰向韶山口裏屙師曰有韶山口卽得無韶山口向甚麼處屙因無語師便打（雲門偃代云這話墮阿師放你三十棒又云韶山今日冤解冰消）○遵布衲訪師在山下相見遵問韶山路向甚麼處去師以手指曰嗚那青青黯黯處去遵近前把住曰久嚮韶山莫便是否師曰是卽是闍黎有甚麼事遵曰擬伸一問師還答否師曰看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彎弓射尉遲遵曰鳳凰直入煙霄去誰怕林間野雀兒師曰當軒畫鼓從君擊試展家風似老僧遵曰一句迥超千聖外松蘿不與月輪齊師曰饒君直出威音外猶較韶山半月程遵曰過在甚處師曰倜儻之辭時人知有遵曰恁麼則眞玉泥中異不撥萬機塵師曰魯般門下徒施巧妙遵曰學人卽恁麼未審師意如何師曰玉女夜抛梭織錦於西舍遵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耕夫製玉漏不是行家作遵曰此猶是文言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遵無語師遂同歸山纔人事了師召近前曰闍黎有衝天之氣老僧有入地之謀闍黎橫吞巨海老僧背負須彌闍黎按劍上來老僧挋鎗相待向上一路速道速道遵曰明鏡當臺請師一鑒師曰不鑒遵曰為甚不鑒師曰水淺無魚徒勞下鈎遵無對師便打（黃龍新云好打這般漢打百千萬箇有什麼過當時若在

黃龍手裏棒折也未放過在　何山珣云撥天布網打
鳳羅龍主則琢玉鏤冰賓則撥花簇錦當機不讓覿面
爭先結角羅紋互存互奪諸方咸謂好手手中呈好手
還端的也無若約慧日見處瀑布衲若能傳初護末待
韶山指出路頭驟步便歷堂奧管取明窗下安排非唯
截斷葛藤亦免上他鉤線何也一着不到處滿盤空用
心　徑山杲云笑殺睦州陳尊宿　天童華舉黃龍語
了云死心和尚一期大驚小怪殊不知韶山自遭瀑布
衲毒手之後至今無人檢
得出且道誵訛在甚麼處

太原海湖禪師 夾山會

太原海湖禪師。因有人請灌頂三藏供養。敷坐訖。師乃就彼位坐。時有雲涉座主問曰。和尚甚麼年行道。師曰。座主近前來。涉近前。師曰。祇如憍陳如是甚麼年行道。涉茫然。師喝曰。這尿牀鬼

三角令珪禪師 清平遵法嗣

蘄州三角山令珪禪師。初參清平。清平問。來作麼。師曰。來禮拜。清平曰。禮拜阿誰。師曰。特來禮拜和尚。清平咄曰。這鈍根阿師。師乃禮拜。清平以手斫師頸一下。從此領旨

投子感温禪師 投子同法嗣

投子感温禪師。遊山見蟬蛻。侍者問曰。殼在這裏。蟬向甚麼處去也。師拈殼就耳畔搖三五下。作蟬聲。侍者。於是開悟

觀音巖俊禪師 投子同法嗣

東京觀音院巖俊禪師者。邢臺廉氏子。謁投子。投子問。昨夜宿何處。師曰。不動道場。投子曰。旣言不動。曷由至此。師曰。至此豈是動邪。投子曰。元來宿不著處。投子默許之。尋住觀音。衆常數百。周高祖世宗二帝潛隱時。每登方丈。必施禮。及即位。特賜紫衣。署淨戒大師

青原下六世

禾山無殷禪師 九峯虔法嗣

吉州禾山無殷禪師。福州吳氏子。七歲從雪峯出家。依年受具。謁九峯。九峯問。汝遠遠而來。睴睴音袞隨衆。是何境界而可修行。由何徑路而能出離。師曰。重昏廓闢。盲者自盲。九峯乃許入室。○後住禾山。江南李氏召而問曰。和尚何處來。師曰。禾山來。曰。山在甚麼處。師曰。人來朝鳳闕。山嶽不曾移。國主重之

六通院紹禪師 涌泉欣法嗣

台州六通院紹禪師。一日涌泉問。甚麼處去來。師曰

燒畬來涌泉曰火後事作麼生師曰鐵蛇鑽不入

青峯傳楚禪師 洛浦安法嗣

鳳翔府青峯傳楚禪師巡州人也一日洛浦問曰院主去甚麼處來師曰掃雪來洛浦曰雪深多少師曰樹上總是洛浦曰得即得汝向後住箇雪窟定矣○訪白水白水曰見說洛浦有生機一路是否師曰是白水曰止却生路向熟路上來師曰生路上死人無數熟路上不著活漢白水曰此是洛浦底你底作麼生師曰非但洛浦夾山亦不奈何白水曰夾山爲甚麼不奈何師曰不見道生機一路

永安善靜禪師 洛浦安法嗣

京兆府永安院善靜禪師郡之王氏子唐天復中南謁洛浦洛浦器之容其入室乃典園務力營衆事一日有僧辭洛浦洛浦曰四面是山闍黎向甚麼處去僧無對洛浦曰限汝十日下語得中即從汝去其僧經行冥搜偶入園中師問曰上座旣是辭去今何在此僧具陳所以堅請代語師曰竹密豈妨流水過山高那阻野雲飛其僧喜踊師囑之曰不得道是某甲語僧遂白洛浦曰誰語曰某甲語洛浦曰非汝語僧具言園頭見教洛浦至晚上堂謂衆曰莫輕園頭他日座下有五百人在後住永安衆餘五百果符洛浦之記

洞谿戒定禪師 洛浦安法嗣

嘉州洞谿戒定禪師初問洛浦月樹無枝長覆蔭請師直指妙玄微洛浦曰森羅秀處事不相依滲水千波孤峯自異師於是領旨

木平善道禪師 蟠龍文法嗣

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初謁洛浦問一漚未發已前如何辨其水脉洛浦曰移舟諳水脉擧棹別波瀾師不契乃參蟠龍語同前問蟠龍曰移舟不別水擧棹即迷源師從此悟入 雲峯悅云木平若於洛浦言下會去猶較些子可惜許向蟠龍死水裏淹殺後有問如何是木平對云不勞斤斧果然只在這裏諸禪德大凡發言超方也須甄別邪正識撈眞僞帶些子眼筋始得雖然如是也是賊過後張弓 徑山杲云雲峯此語亦能瞎人眼亦能開人眼 ○凡有新到未許參禮先令運土三擔而示偈曰南山路側東山低新到莫辭三轉泥嗟汝在途經日久明明不曉却成迷○金陵李氏嚮其道譽迎請供養

待以師禮嘗問如何是木平師曰不勞斤斧曰爲甚麼不勞斤斧師曰木平

郢州桐泉禪師 黃山輪法嗣

郢州桐或作遼泉山禪師參黃山黃山問天門一合十方無路有人道得擺手出漳江師曰蟄戶不開龍無龍句黃山曰是伱恁麼道師曰是即直言是不是直言不是黃山曰擺手出漳江黃山復問卞和到處荊山秀玉印從他天子傳時如何師曰靈鶴不於林下憩野老不重太平年黃山深肯之

教外別傳卷十四

教外別傳卷十五 洞曹宗

青原下四世

洞山良价禪師 雲巖晟法嗣

瑞州洞山良价悟本禪師會稽兪氏子幼歲從師念般若心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處忽以手捫面問師曰某甲有眼耳鼻舌等何故經言無其師駭然異之曰吾非汝師年二十一詣嵩山具戒遊方首詣南泉值馬祖諱辰修齋南泉問衆曰來日設馬祖齋未審馬祖還來否衆皆無對師出對曰待有伴即來南泉曰此子雖後生甚堪雕琢師曰和尚莫壓良爲賤次參溈山問曰頃聞南陽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話某甲未究其微溈山曰闍黎莫記得麼師曰記得溈山曰汝試舉一徧看師遂舉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國師曰墻壁瓦礫是僧曰墻壁瓦礫豈不是無情國師曰是僧曰還解說法否國師曰常說熾然說無間歇僧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國師曰汝自不聞不可妨他聞者也僧曰未審甚麼人得聞國師曰諸聖得聞僧曰和尚還聞否國師曰我不聞僧曰和尚既不聞爭知無情解說法國師曰賴我不聞我若聞即齊於諸聖汝即不聞我說法也僧曰恁麼則衆生無分去也國師曰我爲衆生說不爲諸聖說僧曰衆生聞後如何國師曰即非衆生僧曰無情說法據何典教國師曰灼然言不該典非君子之所談汝豈不見華嚴經云剎

說衆生說三世一切說師擧了潙山曰我這裏亦有祇是罕遇其人師曰某甲未明乞師指示潙山竪起拂子曰會麼師曰不會請和尚說潙山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子說師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潙山曰此去澧陵攸縣石室相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子之所重師曰未審此人如何潙山曰他曾問老僧學人欲奉師去時如何老僧對他道直須絕滲漏始得他道還得不違師旨也無老僧道第一不得道老僧在這裏師遂辭潙山徑造雲巖擧前因緣了便問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雲巖曰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雲巖曰我若聞汝即不聞吾說法也師曰某甲爲甚麼不聞雲巖竪起拂子曰還聞麼師曰不聞雲巖曰我說法汝尚不聞豈況無情說法乎師曰無情說法該何典教雲巖曰豈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師於此有省乃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時方得知師問雲巖某甲有餘習未盡雲巖曰汝曾作甚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爲雲巖曰還歡喜也未師曰歡喜則不無如糞掃堆頭拾得一顆明珠師問雲巖擬欲相見時如何曰問取通事舍人師曰見問次曰向汝道甚麼師辭雲巖雲巖曰甚麼處去師曰雖離和尚未卜所止曰莫湖南去師曰無曰莫歸鄉去師曰無曰早晚却回師曰待和尚有住處即來曰自此一別難得相見師曰難得不相見臨行又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師眞否如何祇對雲巖良久曰祇這是師沈吟雲巖曰价闍黎承當箇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因過水睹影大悟前旨有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他日因供養雲巖眞次僧問先師道祇這是莫便是否師曰是曰意旨如何師曰當時幾錯會先師意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師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長慶稜云既知有爲甚麼恁麼道又云養子方知父慈)○師在泐潭見初首座有語曰也大奇也大奇佛界道界不思議師遂問曰佛界道界即不問祇如說佛界道界底是甚麼人初良久無對師曰何不速道初曰

爭卽不得。師曰。道也未曾道。說甚麼爭卽不得。初無對。師曰。佛之與道。俱是名言。何不引教。初曰。教道甚麼。師曰。得意忘言。初曰。猶將教意向心頭作病。師曰。說佛界道界底病大小。初又無對。次日忽遷化。時稱師爲問殺首座价○師因雲巖諱日營齋。僧問。和尚於雲巖處得何指示。師曰。雖在彼中。不蒙指示。曰既不蒙指示。又用設齋作甚麼。師曰。爭敢違背他。曰和尚初見南泉。爲甚麼却與雲巖設齋。師曰。我不重先師道德佛法。祇重他不爲我說破。曰和尚爲先師設齋。還肯先師也無。師曰。半肯半不肯。曰爲甚麼不全肯。師曰。若全肯。卽孤負先師也○問欲見和尚本來師。如何得見。師曰。年牙相似。卽無阻矣。僧擬進語。師曰。不躡前蹤。別請一問。僧無對 雲居膺代云。恁麼則不見和尚本來師也　僧問長慶稜。如何是年牙相似者。長慶云。古人恁麼道。闍黎又向遮裏覓箇甚麼 ○問寒暑到來。如何回避。師曰。何不向無寒暑處去。曰如何是無寒暑處。師曰。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 投子同云。幾乎與麼去　瑯琊覺云。我卽不然。如何是無寒暑處。僧堂裏去　雲居舜云。大小瑯琊。作這箇去就。山僧卽不然。如何是無寒暑處。三冬向暖火。九夏取涼風　寶峯文云。大衆若也會得。不妨神通遊戲。一切臨時。寒暑不相干。若也不會。且向寒暑裏。經冬過夏　上封才云。洞山一句。可謂主賓交參。正偏涉入。諸人如今向甚處回避。無事上山行一轉。借問諸人會也無　泐潭準云。若爲人時。冰也暖。不爲人時。火也寒 ○師與泰首座冬節喫果子次。乃問。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泰曰。過在動用中 同安顯別云不知 師喚侍者掇退果卓 五祖戒別首座云。朝來更獻楚王看　瑯琊覺云。若不是洞山老人。焉能辨得。雖然如是。洞山猶欠一着在　潙山喆云。諸人還知洞山落處麼。若也不知。往往作是非得失會去。山僧道。這果子非但首座不得喫。假使盡大地人來。亦不得。正眼覷着　雲蓋本云。洞山雖有打破虛空鉗鎚。而無補綴底針線。待伊道過在動用中。但道請首座喫果子。泰首座若是箇衲僧喫了也。須吐出　南堂靜云。洞山坐籌帷幄。決勝千里。泰首座通身是口。有理難伸　潙山果云。洞山壓良爲賤。泰首座有理難伸。山僧路見不平。要爲雪恥。當時纔見與麼問。只向道。靈山授記未到如此。待他擬議。拈果子劈面便擲。不唯塞斷咽喉。免見後人妄生卜度　淨慈昌云。洞山雖然掇得果卓去。要且塞泰首座口不得 ○問雪峯從甚處來。曰天台來。師曰。見智者否。曰義存喫鐵棒有分○有僧不安。要見師。師遂往。僧曰。和尚何不救取人家男女。師曰。你是甚麼人家男女。曰某甲是大闡提人家男女。師良久。僧曰。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老僧日前也向人家屋簷下過來。曰回互不回互。師曰不回互。曰教某甲向甚處去。師曰。粟畬裏去。僧噓一聲曰。珍重

便坐脫師以拄杖敲頭三下曰汝祇解與麼去不解與麼來 昭覺勤云大凡行脚人正要透脫這一件事這僧既是大闡提人家男女直至四山相逼手脚忙亂若不是洞山具大慈悲放一線道與他平展爭解恁麼去所以古人道臨終之際若一毫頭聖凡情量未盡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只如洞山道我也亦從人家簷下過栗會裏去鼎鼎礙四山不礙四山到這裏須是桶底子脫始得且道洞山意作麼生還會麼金雞啄破瑠璃殼玉兔挨開碧海門 ○因夜參不點燈有僧出問話退後師令侍者點燈乃召適來問話僧出來其僧近前師曰將取三兩粉來與這箇上座其僧拂袖而退自此省發遂罄捨衣資設齋得三年後辭師師曰善為時雪峯侍立問曰祇如這僧辭去幾時却來師曰他祇知一去不解再來其僧歸堂就衣鉢下坐化雪峯上報師師曰雖然如此猶較老僧三生在○雪峯上問訊師曰入門來須有語不得道早箇入了也雪峯曰某甲無口師曰無口且從還我眼來雪峯無語 雲居膺別前語云待某甲有口即道長慶稜別云恁麼則某甲謹退 ○雪峯搬柴次乃於師面前拋下一束師曰重多少雪峯曰盡大地人提不起師曰爭得到這裏雪峯無語○問時時勤拂拭為甚麼不得他衣鉢未審甚麼人合得師曰不入門者曰祇如不入門者還得也無師曰雖然如此不得不與他却又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合得他衣鉢汝道甚麼人合得這裏合下得一轉語且道下得甚麼語時有一僧下九十六轉語並不契末後一轉始愜師意師曰闍黎何不早恁麼道別有一僧密聽祇不聞末後一轉遂請益其僧僧不肯說如是三年相從終不為舉一日因疾其僧曰某三年請舉前話不蒙慈悲善取不得惡取去遂持刀白曰若不為某舉即殺上座去也其僧悚然曰闍黎且待我為你舉乃曰直饒將來亦無處著其僧禮謝 雪竇顯云他既不受是眼將來必應是瞎還見祖師衣鉢麼若於此入門便乃兩手分付非但大庾嶺頭一箇提不起設使合國人來且款款將去 翠巖芝云總不合得他衣鉢却與古佛同參且道參阿誰 天童覺云長蘆則不然直須將來若不將來爭知不受將來底必應是眼不受底眞箇是瞎還會麼照盡體無依通身合大道 靈隱嶽舉翠巖語了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 ○有菴主不安凡見僧便曰相救相救多下語不契師乃去訪之菴主亦曰相救師曰甚麼相救菴主曰莫是藥山之孫雲巖嫡子麼師曰不敢菴主合掌曰大家相送便遷化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火後一莖茆○師謂衆曰知有佛向上人方有語話分僧問如何

是佛向上人師曰非佛（保福展別云佛非雲門偃云名不得狀不得所以言非法眼益別云方便呼爲佛）○師與密師伯過水乃問過水事作麼生密曰不濕脚師曰老老大大作這箇語話密曰你又作麼生師曰脚不濕○僧問茱萸如何是沙門行茱萸曰行則不無有覺即乖別有僧擧似師師曰他何不道未審是甚麼行僧遂進此語茱萸曰佛行僧回學似師師曰幽州猶似可最苦是新羅（東禪齊云此語還有疑訛也無若有且道甚麼處不得若無他又道最苦是新羅還點檢得出麼他道行則不無有覺即乖却令再問是甚麼行又道佛行那僧是會了問不會了問請斷看）僧却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頭長三尺頸長二寸師令侍者持此語問三聖然和尙然於侍者手上搯一搯侍者回擧似師師肯之○師見幽上座來遽起向禪牀後立幽曰和尙爲甚麼回避學人師曰將謂闍黎不見老僧○問三身之中阿那身不墮衆數師曰吾常於此切（僧問曹山先師道吾常於此切意作麼生曹山云要頭便斫去又問雪峯雪峯以拄杖劈口打云我亦曾到洞山來承天宗云一轉語海晏河清一轉語風高月冷一轉語騎賊馬趂賊試請辨看忽有箇衲僧出來道總不與麼也許伊具一隻眼徑山杲云恁麼葛藤也未夢見三箇老漢在復云何不向膏肓穴上下一針）○曾下有老宿去雲巖回師問汝去雲巖作甚麼老宿曰不會師代曰堆堆地○師行脚時會一官人曰三祖信心銘弟子擬註師曰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作麼生註（法眼益代云恁麼則弟子不註也）○師看稻次見朗上座牽牛師曰這箇牛須好看恐傷人苗稼朗曰若是好牛應不傷人苗稼○師作五位君臣頌曰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覿面別無眞休更迷頭猶認影正中來無中有路隔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兼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猶如火裏蓮宛然自有沖天志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師因曹山辭遂囑曰吾在雲巖先師處親印寶鏡三昧事窮的要今付於汝詞曰如是之法佛祖密付汝今得之宜善保護銀盌盛雪明月藏鷺類之弗齊混則知處意不在言來機亦赴動成窠臼差落顧佇背觸俱非如大火聚但形文彩即屬染汙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爲物作則用拔諸苦雖非有爲不是無語如臨寶鏡形影相覩汝不是渠渠正是汝如世嬰兒五相完具不去

不來不起不住婆娑和和有句無句終不得物語未正故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爲三變盡成五如荎草味如金剛杵正中妙挾敲唱雙舉通宗通塗挾帶挾路錯然則吉不可犯忤天眞而妙不屬迷悟因緣時節寂然昭著細入無間大絕方所毫忽之差不應律呂今有頓漸緣立宗趣宗趣分矣卽是規矩宗通趣極眞常流注外寂中搖係駒伏鼠先聖悲之爲法檀度隨其顚倒以緇爲素顚倒想滅肯心自許要合古轍請觀前古佛道垂成十劫觀樹如虎之缺如馬之馵以有下劣寶几珍御以有驚異貍奴白牯羿以巧力射中百步箭鋒相直巧力何預木人方歌石女起舞非情識到寧容思慮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潛行密用如愚若魯但能相續名主中主○師又曰末法時代人多乾慧若要辨驗眞僞有三種滲漏一曰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曰情滲漏滯在向背見處偏枯三曰語滲漏究妙失宗機昧終始濁智流轉於此三種子宜知之○又綱要偈三首一敲唱俱行偈曰金針雙鎖備叶路隱全該寶印當風妙重重錦縫開一一金鎖玄路偈曰交互明中暗功齊轉覺難力窮忘進退金鎖網鞔鞔三不墮凡聖（亦名理事不涉）偈曰事理俱不涉回照絕幽微背風無巧拙電火爍難追○上堂道無心合人人無心合道欲識箇中意一老一不老（後僧問曹山如何是一老曹山云不扶持云如何是一不老曹山云枯木僧又舉似遵遂忠忠云三從六義）○師與密師伯行次指路傍院曰裏面有人說心說性密曰是誰師曰被師伯一問直得去死十分密曰說心說性底誰師曰死中得活○師不安令沙彌傳語雲居乃囑曰他或問和尚安樂否但道雲巖路相次絕也汝下此語須遠立恐他打汝沙彌領旨去傳語聲未絕早被雲居打一棒沙彌無語（同安顯代云恁麼則雲巖一枝不墜也　雲居錫云上座且道雲巖路絕不絕　崇壽稠云古人打此一棒意作麼生）○師將圓寂謂衆曰吾有閑名在世誰人爲吾除得衆皆無對時沙彌出曰請和尚法號師曰吾閑名已謝（石霜諸云無人得他肯　雲居膺云若有閑名非吾先師　曹山寂云從古至今無人辨得　踈山仁云龍有出水之機無人辨得）

青原下五世

曹山本寂禪師（洞山价法嗣）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泉州莆田黃氏子少業儒年二十五登戒尋謁洞山洞山問闍黎名甚麼師曰本寂洞山曰那箇聻師曰不名本寂洞山深器之自此入室盤桓數載乃辭去洞山遂密授洞上宗旨復問曰子向甚麼處去師曰不變異處去洞山曰不變異處豈有去邪師曰去亦不變異遂往曹溪禮祖塔回吉水衆嚮師名乃請開法師志慕六祖遂名山為曹尋值賊亂乃之宜黃由是法席大興學者雲萃洞山之宗至師為盛○稠布衲問披毛帶角是甚麼墮師曰是類墮曰不斷聲色是甚麼墮師曰是隨墮曰不受食是甚麼墮師曰是尊貴墮乃曰食者即是本分事知有不取故曰尊貴墮若執初心知有自己及聖位故曰類墮若初心知有己事回光之時擯却色聲香味觸法得寧謐即成功勳後却不執六塵等事隨分而昧任之則礙所以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食者即是正命食也亦是就六根門頭見聞覺知祇是不被他染汙將為墮且不是同向前均他本分事尚不取豈況其餘事邪師凡言墮謂混不得類不齊凡言初心者所謂悟了同未悟耳○僧問學人通身是病請師醫師曰不醫曰為甚麼不醫師曰教汝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問沙門豈不是具大慈悲底人師曰是曰忽遇六賊來時如何師曰亦須具大慈悲曰如何具大慈悲師曰一劍揮盡曰盡後如何師曰始得和同○僧問具何知解善能問難師曰不呈句曰問難箇甚麼師曰刀斧斫不入曰恁麼問難還有不肯者麼師曰有曰是誰師曰曹山○師聞鐘聲乃曰阿㖿阿㖿僧問和尚作甚麼師曰打著我心僧無對（五祖戒代云作賊人心虛）○問維那甚處來曰牽醋槽去來師曰或到險處又作麼生牽維那無對（雲居膺代云正好著力踈山仁代云切須放却始得）○問金峯志曰作甚麼來曰蓋屋來師曰了也未曰這邊則了師曰那邊事作麼生曰候下工日白和尚師曰如是如是○師一日入僧堂向火有僧曰今日好寒師曰須知有不寒者曰誰是不寒者師筴火示之僧曰莫道無人好師拋下火僧曰某甲到這裏却不會師曰日照寒潭明更明○僧問清稅孤貧乞師賑濟師召稅闍黎

三盞了

稅應諾師曰清原白家酒三盞喫了猶道未沾唇報慈遂云甚麼處是與他酒喫○鏡清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理即如此事作麼生曰如理如事師曰謾曹山一人即得爭奈諸聖眼何曰若無諸聖眼爭鑑得箇不恁麼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潙山喆云曹山雖然善能切磋琢磨其奈鏡清玉本無瑕要會麼不經敏手終成廢器○雲門問不改易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曹山無恁麼閑工夫○問子歸就父為甚麼父全不顧師曰理合如是曰父子之恩何在師曰始成父子之恩曰如何是父子之恩師曰刀斧斫不開○問靈衣不挂時如何師曰曹山孝滿曰孝滿後如何師曰曹山好顛酒○問世間甚麼物最貴師曰死猫兒頭最貴曰為甚麼死猫兒頭最貴師曰無人著價○師問德上座菩薩在定聞香象渡河出甚麼經曰出涅槃經師曰定前聞定後聞曰和尚流也師曰道也太煞道祇道得一半曰和尚如何師曰灘下接取徑山杲云甚麼處去也○問學人十二時中如何保任師曰如經蠱毒之鄉水也不得沾著一滴○問國內按劍者是誰師曰曹山清涼欽別云汝不是恁麼人曰擬殺何

人師曰一切總殺曰忽逢本生父母又作麼生師曰揀甚麼曰爭奈自己何師曰誰奈我何曰何不自殺師曰無下手處○紙衣道者參師問莫是紙衣道者否道者曰不敢師曰如何是紙衣下事曰一裘纔挂體萬法悉皆如師曰如何是紙衣下用道者近前應諾便立脫師曰汝祇解恁麼去何不解恁麼來道者忽開眼問曰一靈真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師曰未是妙道者曰如何是妙師曰不借借道者珍重便化○問強上座曰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曰如驢覷井師曰道則太煞道祇道得八成曰和尚又如何師曰如井覷驢○雲門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喫常住苗稼者是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你還畜得麼曰畜得師曰你作麼生畜曰著衣喫飯有甚麼難師曰何不道披毛戴角雲門便禮拜徑山杲云二尊宿恁麼問答未免在驢胎馬腹裏作活計雖然如是狗銜赦書諸侯避道○陸亘大夫問南泉姓甚麼南泉曰姓王曰王還有眷屬也無南泉曰四臣不昧曰王居何位南泉曰玉殿苔生後僧舉問師玉殿苔生意旨如何師

曰。不居正位。曰。八方來朝時如何。師曰。他不受禮。曰。何用來朝。師曰。違則斬。曰。違是臣分上。未審君意如何。師曰。樞密不得旨。曰。恁麼則燮理之功全歸臣相。師曰。你還知君意麼。曰。外方不敢論量。師曰。如是如是。○僧問。香嚴如何是道。香嚴曰。枯木裏龍吟。曰。如何是道中人。香嚴曰。髑髏裏眼睛（玄沙備別云。龍藏枯木）僧不領。乃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石霜曰。猶帶喜在。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石霜曰。猶帶識在。又不領。乃問師。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血脉不斷。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師曰。乾不盡。曰。未審還有得聞者麼。師曰。盡大地未有一人不聞。曰。未審枯木裏龍吟是何章句。師曰。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遂示偈曰。枯木龍吟眞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淸（神鼎諲云。石霜一向打揲向眞界裏作活計。又擧曹山云。怎麼會取好　昭覺勤云。念不異。心不差。圓融五位君臣。跳過無明三玄。便可以向枯木上生華。寒巖中吹律。看他三箇老宿。一人透語滲漏。一人透情滲漏。一人透見滲漏。若善參詳。便可玄關獨步。還委悉麼。莫守寒巖異草靑。坐斷白雲機不妙　徑山杲擧圓悟透三種滲漏語了云。諸人還揀得出麼。若揀不出。妙喜不惜眉毛。爲諸人說破。香嚴透語滲漏。被語言縛殺。石霜透情滲漏。被情識使殺。曹山透見滲漏。被見聞覺知惑殺。分明說了。具眼者辨　楚石琦云。妙喜老人全身坐在三種滲漏裏。卻不被三種滲漏所拘。雖然。要見古人。直是遠在。爲什麼如此。無事致壞人家男女　天奇瑞云。髑髏裏露出兩箇眼睛。牙脏裏拍搭一條舌頭。卻如做夢。猶自不知。這老子只道這僧鼻孔通氣。面向命根上一搯。所以師子捉象全用其力。捉兔亦全用其力。引得這僧轉生狐疑。這老子亦拗撒不下。當時待他開口。便劈口打。看他知不知。大蓋當斷不斷。返招其亂）○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堦下漢。曰。請師接上堦。師曰。月落後來相見。

雲居道膺禪師（洞山价法嗣）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幽州玉田王氏子。遊方至翠微問道。會有僧自豫章來。盛稱洞山法席。師遂造焉。洞山問。甚處來。師曰。翠微來。洞山曰。翠微有何言句示徒。師曰。翠微供養羅漢。某甲問。供養羅漢。羅漢還來否。翠微曰。你每日噇箇甚麼。洞山曰。實有此語否。師曰。有。洞山曰。不虛參見作家來。洞山問。汝名甚麼。師曰。道膺。洞山曰。向上更道。師曰。向上即不名道膺。洞山曰。與老僧祇對道吾底語一般。師問。如何是祖師意。洞山曰。闍黎他後有把茅蓋頭。忽有人問。如何祇對。師曰。道膺罪過。○洞山問師。吾聞思大和尚生倭國作王。是否。師曰。若是思大。佛亦不作。洞山然之。○

洞山問師甚處去來。師曰蹋山來。洞山曰那箇山堪住。師曰那箇山不堪住。洞山曰恁麽則國內總被闍黎占却。師曰不然。洞山曰恁麽則子得箇入路。師曰無路。洞山曰若無路。爭得與老僧相見。師曰若有路。卽與和尙隔山。山或作生 去也。洞山乃曰此子已後千人萬人把不住去在○師隨洞山渡水次。洞山問水深多少。師曰不濕。洞山曰麤人。師曰請師道。洞山曰不乾。五祖演云。二人恁麽說話。還有優劣也無。山僧今日因行掉臂。爲你諸人說破。過水一句不濕。庫藏寳珠堆積。過水一句不乾。無錐說甚貧寒。乾濕二途俱不涉。任他綠水與青山 ○南泉問僧講甚麽經。曰彌勒下生經。南泉曰彌勒幾時下生。曰見在天宮。當來下生。南泉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師問洞山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名。洞山被問直得禪牀震動。乃曰膺闍黎。吾在雲巖曾問老人。直得火爐震動。今日被子一問。直得通身汗流。大陽玄云。如今老僧擧起也。有解問者。致將一問來。乃云地動也 徑山杲云。禪牀動。火爐動。地動。卽不無。這三箇老漢。要見南泉。直待彌勒下生始得。忽有箇漢出來道。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却致甚麽人下生。又作麽生祗對。但向他道。老僧罪過 ○楚石琦云。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師後結庵于三峯。經旬不赴堂。洞山問子近日何不赴齋。師曰每日自有天神送食。洞山曰我將謂汝是箇人。猶作這箇見解在。汝晩間來。師晩至。洞山召膺庵主。師應諾。洞山曰不思善不思惡。是甚麽。師回庵寂然宴坐。天神自此竟尋不見。如是三日乃絕○洞山問師作甚麽。師曰合醬。洞山曰用多少鹽。師曰旋入。洞山曰作何滋味。師曰得○洞山問大闡提人作五逆罪。孝養何在。師曰始成孝養。自爾洞山許爲室中領袖。天奇瑞云。擔板漢。只解恁麽去。不解恁麽來。直饒聖凡不通。陰陽難判。也墮在孤虛地獄。幾時得箇轉身。復云。水暖花開春散漫。緘聽墮在卿陰中 ○劉禹端公問雨從何來。師曰從端公問處來。公歡喜讃歎。師却問公雨從何來。公無語。有老宿代云。適來道甚麽 歸宗柔別云。謝和尙再三 ○問如何是諸佛師。師喝曰這田庫兒。僧禮拜。師曰你作麽生會。僧喝曰這老和尙。師曰元來不會。僧作舞出去。師曰沿臺盤乞兒。昭覺勤云。識機宜。別休咎。有回互轉關底眼。千百人中難得一箇半箇。爲什麽却成孤臺槃乞兒去也。是憐兒不覺醜 何山珣云。翻手爲雲。覆手爲雨。主賓互換。當機作舞。堪笑孤臺槃乞兒。也是面南看北斗 ○師曾令侍者送袴與一住庵道者。道者曰自有孃生袴。竟不受。師再令侍者問孃未生時著箇甚麽。道者無語。後遷化有舍利。持似於師。師曰

直饒得八斛四斗不如當時下得一轉語好○師在洞山作務𢭃剗殺蚯蚓洞山曰這箇聻師曰他不死洞山曰二祖往鄴都又作麼生師不對後有僧問和尚在洞山剗殺蚯蚓因緣和尚豈不是無語師曰當時有語秖是無人證明○問山河大地從何而有師曰從妄想有曰與某甲想出一鋌金得麼師便休去僧不肯雲門偃云已是葛藤不能折合得待伊道想出一鋌金得麼以拄杖便打○師問雪峯門外雪消也未曰一片也無消箇甚麼師曰消也保福展云要且無雪上加霜○上堂如人將三貫錢買箇獵狗秖解尋得有蹤跡底忽遇羚羊挂角莫道蹤跡氣息也無僧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曰挂角後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不見道無蹤跡其僧舉似趙州趙州曰雲居師兄猶在僧便問羚羊挂角時如何趙州曰九九八十一曰挂角後如何趙州曰九九八十一曰得恁麼難會趙州曰有甚麼難會曰請和尚指示趙州曰新羅新羅又問長慶羚羊挂角時如何長慶曰草裏漢曰挂後如何長慶曰亂叫喚曰畢竟如何長慶曰驢

事未去馬事到來○問教中道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此意如何師曰動則應墮惡道靜則爲人輕賤崇壽稠別云心外有法應墮惡道守住自己爲人輕賤○有僧在房內念經師隔窓問闍黎念者是甚麼經僧曰維摩經師曰不問維摩經念者是甚麼經其僧從此得入○荊南節度使成汭入山設供問曰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召尚書成應諾師曰會麼成曰不會師曰汝若不會世尊有密語汝若會迦葉不覆藏清涼欽云且道喚底是密語應底是密語若也應喚總是去即不密也且道作麼生是密語時有僧問清涼云何會得密來東林總云㘞哉弘覺二十年羚羊掛角絕跡亡蹤及乎被尚書一問直得帶水拖泥遭人笑㘞法燈也是日午點燈夜半潑墨東林不然如何是密語却向伊道甚處不密且道與麼道還有過也無良久云更不用別人東禪觀云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

疎山匡仁禪師洞山法嗣

撫州疎山匡仁禪師吉州新淦人造洞山值洞山早參出問未有之言請師示誨洞山曰不諾無人肯師曰還可功也無洞山曰你即今還功得麼師曰功不得卽無諱處洞山他日上堂曰欲知此事直須如枯木生花方與他合師問一切處不乖時如何洞山曰

闍黎此是功勳邊事幸有無功之功子何不問師曰無功之功豈不是那邊人洞山曰大有人笑子恁麼問師曰恁麼則迢然去也洞山曰迢然非迢然非不迢然師曰如何是迢然洞山曰喚作那邊人即不得師曰如何是非迢然洞山曰無辨處洞山問師空劫無人家是甚麼人住處師曰不識洞山曰人還有意旨也無師曰和尙何不問他洞山曰現問次師曰是何意旨洞山不對洎洞山順世弟子禮終乃到潭州大溈值溈山示衆曰行脚高士直須向聲色裏睡眠聲色裏坐臥始得師出問如何是不落聲色句溈山竪起拂子師曰此是落聲色句溈山放下拂子歸方丈師不契便辭香嚴香嚴曰何不且住師曰某甲與和尙無緣香嚴曰有何因緣試舉看師遂舉前話香嚴曰某甲有箇語師曰道甚麼香嚴曰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師曰元來此中有人遂囑香嚴曰向後有住處某甲却來相見乃去溈山問香嚴曰問聲色話底矮闍黎在麼香嚴曰已去也溈山曰曾舉向子麼香嚴曰某甲亦曾對他來溈山曰試舉看香嚴舉前語

溈山曰他道甚麼香嚴曰深肯某甲溈山失笑曰我將謂這矮子有長處元來祇在這裏此子向去若有箇住處近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天童華云在今天下覓一箇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底正如掘地覓天何況更要會他溈山說話雖然切忌鑽龜打瓦）師聞福州大溈安和尙示衆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特入嶺到彼值安泥壁便問承聞和尙道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是否安曰是師曰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安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歸方丈師曰某甲三千里賣却布單特爲此事而來和尙何得相弄安喚侍者取二百錢與這上座去遂囑曰向後有獨眼龍爲子點破在安次日上堂師出問法身之理理絕玄微不奪是非之境猶是法身邊事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安舉起拂子師曰此猶是法身邊事安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奪拂子摺折擲向地上便歸衆安曰龍蛇易辨衲子難瞞後聞婺州明招謙和尙出世（謙眇一目）徑往禮拜謙問甚處來師曰閩中來謙曰曾到大溈否師曰到謙曰有何言句師舉前話謙曰溈山可謂頭正尾正祇是不遇知音師亦不省復問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

處謙曰却使潙山笑轉新師於言下大悟乃曰潙山元來笑裏有刀遙望禮拜悔過○謙一日問虎生七子那箇無尾巴師曰第七箇無尾巴○香嚴出世師不爽前約遂往訪之香嚴上堂僧問不求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香嚴曰萬機休罷千聖不攜師在衆作嘔聲曰是何言歟香嚴聞便下座曰適對此僧語必有不是致招師叔如是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萬機休罷猶有物在千聖不攜亦從人得如何無過香嚴曰却請師叔道師曰若教某甲道須還師資禮始得香嚴乃禮拜躡前問師曰何不道肯諾不得全香嚴曰肯又肯箇甚麼諾又諾於阿誰師曰肯即肯他千聖諾即諾於己靈香嚴曰師叔恁麼道向去倒屙三十年在○師到夾山夾山上堂師問承師有言目前無法意在目前如何是非目前法夾山曰夜月流輝澄潭無影師作掀禪牀勢夾山曰闍黎作麼生師曰目前無法了不可得夾山曰大衆看取這一員戰將○師參巖頭巖頭見來乃低頭佯睡師近前而立巖頭不顧師拍禪牀一下巖頭回首曰作甚麼師曰和

尙且瞌睡拂袖便行巖頭呵呵大笑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上堂病僧咸通年前會得法身邊事咸通年後會得法身向上事雲門出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枯椿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非枯椿曰還許某甲說道理也無師曰許曰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師曰是曰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向上事師曰是曰秖如法身還該一切也無師曰法身周徧豈得不該雲門指淨瓶曰秖如淨瓶還該法身麼師曰闍黎莫向淨瓶邊覓雲門便禮拜（徑山杲云雲門禮拜不是好心 笑巖寶云枯椿非枯椿也且不足論只如法身向上還曾會得也未大慧只知雲門禮拜不是好心正不知疎山老漢打初頭已着賊了也）○有僧爲師造壽塔畢白師師曰將多少錢與匠人曰一切在和尙師曰爲將三錢與匠人爲將兩錢與匠人爲將一錢與匠人若道得與吾親造塔來僧無語後僧舉似大嶺庵閑和尙（即羅山也）閑曰還有人道得麼僧曰未有人道得閑曰汝歸與疎山道若將三錢與匠人和尙此生決定不得塔若將兩錢與匠人和尙與匠人共出一隻手若將一錢與匠人累他匠人眉鬚墮落僧回如敎而說師具

威儀。望大嶺作禮歎曰。將謂無人。大嶺有古佛放光射到此問。雖然如是。也是臘月蓮花。大嶺後聞此語曰。我恁麼道。早是龜毛長三尺。浮山遠云。疎山以錐錐地。大嶺用刀剜空。雖然二古德錯下錐刀。今時人亦難搆副。何故。後語中有棺有殺。然雖如是。河裏失錢河裏摝。雪竇宗云。說甚麼龜毛長三尺。臘月蓮華。盡是和衣草裏輥。直饒向這裏分三列四。說得倜儻分明。祖師正眼。未夢見在。我當時若見疎山恁麼道。只向道。一文也無。待他更說道理。便與掀倒禪牀。拆却壽塔。教這老漢無依倚處。為甚如此。知恩方解報恩。○師常握木蛇。有僧問手中是甚麼。師提起曰。曹家女。○因鼓山舉威音王佛師。師乃問作麼生是威音王佛師。鼓山曰。莫無慚愧好。師曰。闍黎恁麼道即得。若約病僧即不然。鼓山曰。作麼生是威音王佛師。師曰。不坐無貴位

青林師虔禪師 洞山价法嗣

青林師虔禪師。初參洞山。洞山問。近離甚處。師曰。武陵。曰。武陵法道。何似此間。師曰。胡地冬抽筍。洞山曰。別甑炊香飯。供養此人。師拂袖便出。洞山曰。此子向後走殺天下人在。○師在洞山栽松次。有劉翁者求偈。師作偈曰。長長三尺餘。鬱鬱覆青草。不知何代人。得見此松老。劉得偈。呈洞山。洞山謂曰。此是第三代洞山主人。○師辭洞山。洞山曰。子向甚麼處去。師曰。金輪不隱的。徧界絕紅塵。洞山曰。善自保任。師珍重而出。洞山門送。謂師曰。恁麼去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步步踏紅塵。通身無影像。洞山良久。師曰。老和尚何不速道。洞山曰。子得恁麼性急。師曰。某甲罪過。便禮辭。○師住青林後。遷洞山。凡有新到。先令般柴三轉。然後參堂。有一僧不肯。問師曰。三轉內即不問。三轉外如何。師曰。鐵輪天子寰中旨。僧無對。師便打趁出。大溈秀云。夫欲君臣道合。應須水乳和同。這僧既抗節朝堂。不覺喪身失命。當時見道鐵輪天子寰中勑。將坐具便搣。待伊擬議便打。○上堂。祖師門下。鳥道玄微。功窮皆轉。不究難明。汝等諸人。直須離心意識參。出凡聖路學。方可保任。若不如是。非吾子息。徑山杲云。既你離心意識參得透。出凡聖路學得成。也是雪峯道底。

白水本仁禪師 洞山价法嗣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因設先洞山忌齋。僧問。供養先師。先師還來也無。師曰。更下一分供養著。○上堂。老僧尋常不欲向聲前色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師曰。喚作

色得麽。曰如何是色不是色。師曰喚作聲得麽。僧作禮。師曰且道爲汝說答汝話。若向這裏會得。有箇入處。雪竇顯云。本仁也甚奇恠。要且貪觀天上。旣非聲前句後。且作麽生入 大潙秀云。本仁只知橫千。不會豎百。如何是聲不是聲。莫逐音響。如何是色不是色。莫逐青黃。且從伊向聲前句後。覔箇安身自然別有生涯 徑山杲云。本仁將一穿雲居子。換却天下人眼睛。却被這僧將一條斷貫索。不動干戈。穿却鼻孔。後來舜老夫拈云。本仁旣已入草。這僧又落深村。然則陽春雪曲時人難和。郇歌社舞。到處與人合得着。妙喜云。舜老夫是則也是。未免隨摟搜。杲上座不惜眉毛。爲諸人說破聲不是聲。色不是色。馬後驢前。神出鬼沒。雪曲陽春和不齊。郇歌社舞且淈溷。以拂子擊禪牀云。這箇決定不是聲。復擧起云。這箇決定不是色。且畢竟是箇甚麽。喝一喝云。此時若不究根源。直待當來問彌勒 楚石琦云。本仁也只道得箇聲不是聲色不是色。別有甚麽奇特。白雪陽春雖唱得。爭奈時人和不得。諾訛在甚麽處 天奇瑞云。三箇老漢。皆明物外。就裏撈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不知放倒旗槍。和泥合水。免得强生枝節。反陷自身。且道色卽是色。聲卽是聲。要不問依本分會麽。萬頃荷花遮碧水。一羣鍊雀噪青林。他日逢人不得錯擧。○師謂鏡淸曰時寒道者。鏡淸曰不敢。師曰還有臥單也無。曰設有亦無展底工夫。師曰直饒道者滴水氷生。亦不干他事。曰滴水氷生事不相涉。師曰是。曰此人意作麽生。師曰此人不落意。曰不落意此人聻。師曰高山頂上無可與道者啗啄。○長生然和尙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還見庭前杉檜樹否。曰恁麽則和尙今日因學人致得是非。師曰多口座主。然去後。師方知是雪峰禪客。乃曰盜法之人終不成器 然住後。衆緣不備。果符師記。因僧問。從上宗乘。如何擧唱。然云。不可爲闍黎一人。荒却長生山也。玄沙聞云。然師兄佛法卽大行。受記之緣亦就

白馬遁儒禪師法嗣 洞山价

洛京白馬遁儒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 僧問黃龍。如何是井底蝦蟆吞却月。黃龍云。不奈何。云恁麽則吞却去也。黃龍云。一任吞。云吞後如何。黃龍云好蝦蟇

龍牙居遁禪師法嗣 洞山价

潭州龍牙山居遁證空禪師。撫州人也。因參翠微乃問學人自到和尙法席一箇餘月。不蒙一法示誨。意在於何。翠微曰嫌甚麽。師又問洞山。洞山曰爭怪得老僧 法眼益別云。祖師來也 雲居齊云。此三人尊宿還有親踈也無。若有。那箇親。若無親踈眼在甚麽處 ○師又問翠微如何是祖師意。翠微曰與我將禪板來。師遂過禪板。翠微接得便打。師曰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意。臨濟曰與我將蒲團來。師乃過蒲團。臨濟接得便打。師曰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後有僧問和尙行脚時問二尊宿祖師意。未審二尊宿明也未。師曰明卽明也。要且

無祖師意。東禪齊云衆中道佛法即有祇是無祖師意若恁麽會有何交涉別作麽生會無祖師意底道理　五祖戒云祖師土宿臨頭又云和尚得與麽面長　雪竇顯云臨濟翠微只解放不解收我當時若作龍牙待伊索蒲團禪板拈得劈脊便摑　翠巖芝云當初如是今時衲僧皮下還有血麽　潙山喆云翠微臨濟可謂本分宗師龍牙一等是撥草瞻風與他後人爲龜鑒又擧住後僧問處乃云龍牙瞻前顧後應病與藥大潙則不然待問當年二尊宿明不明劈脊便棒非唯扶竪翠微臨濟亦乃不孤他來問　石門聰云龍牙無人換着猶可纔被箇衲子換着失却一隻眼　昭覺勤云這僧參來莽鹵學處顢頇雖然顧後瞻前爭奈藏身露影既是無祖師西來意用明作麽若向這裏辨得出山僧與你拄杖子若辨不出和鼻孔一時穿却

師復學德山頭落底語。因自省過。遂止于洞山。隨衆參請。一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洞山曰。待洞水逆流。即向汝道。師始悟厥旨。服勤八稔○問十二時中如何著力。師曰。如無手人欲行拳始得○問終日區區。如何頓息。師曰。如孝子喪却父母始得東禪齊云衆中道如喪父母向有閑暇恁麽會還息得人疑情麽除此外且作麽生會龍牙意○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石烏龜解語。即向汝道。曰石烏龜語也。師曰。向汝道甚麽○問無邊身菩薩爲甚麽不見如來頂相。師曰。汝道如來還有頂相麽○問大庾嶺頭提不起時如何。師曰。六祖爲甚麽將得去○問維摩掌擎世界。未審維摩向甚麽處立。師曰。道者汝道維摩掌擎世界○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此一問最苦○問如何是無事沙門。師曰。若是沙門不得無事。曰爲甚麽不得無事。師曰。覓一箇也難得○報慈嶼讚師眞曰。日出連山。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師一日在帳中坐。僧問。不是無身。不欲全露。請師全露。師撥開帳子曰。還見麽。曰不見。師曰。不將眼來報慈嶼聞云龍牙祇道得一半　法眼益別云飽叢林

華嚴休靜禪師 洞山价法嗣

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在洛浦作維那時。一日白椎普請曰。上間般柴。下間鋤地。第一座問。聖僧作甚麽。師曰。當堂不正坐。不赴兩頭機泐潭準云也好箇消息華嚴和尚雖解臨時對答應用不識其宜只解順水撐船不解逆風把柁當時若是準上座即不然纔見首座云聖僧作麽生便打一棍云大衆普請罷首座當出院謹白諸禪德且道因什麽如此不見道一朝權在手看取令行時　昭覺勤云珠鑽九曲休靜可謂神功玉解連環山僧更資一路或有問聖僧作箇甚麽只對他道廓如明鏡當堂照不動形聲應萬緣○師問洞山。學人無箇理路。未免情識運爲。洞山曰。汝還見有理路也無。師曰。見無理路。洞山曰。甚處得情識來。師曰。學人實問。洞山曰。恁麽則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師曰。萬里無寸草處還許某

甲去也無洞山曰直須恁麼去○師般柴次洞山把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師曰反側反側洞山曰汝記吾言向南住有一千人向北住止三百而已初住福州東山之華嚴衆滿一千未幾屬後唐莊宗徵入輦下大闡玄風其徒果止三百○莊宗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探盡龍宮藏衆義不能詮○問大悟底人爲甚麼却迷師曰破鏡不重照落花難上枝○問大軍設天王齋求勝賊軍亦設天王齋求勝未審天王赴阿誰願師曰天垂雨露不揀榮枯○莊宗請入內齋見大師大德總看經唯師與徒衆不看經帝問師爲甚麼不看經師曰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淸休唱太平歌帝曰師一人卽得徒衆爲甚麼也不看經師曰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蹤帝曰大師大德爲甚麼總看經師曰水母元無眼求食須賴鰕帝曰旣是後生爲甚麼却稱長老師曰三歲國家龍鳳子百年殿下老朝臣

北院通禪師 洞山价法嗣

益州北院通禪師初參夾山問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豈不是和尚語夾山曰是師乃掀倒禪牀叉手而立夾山起來打一拄杖師便下去（法眼益云是他掀倒禪牀何不便去須待他打一棒了去意在甚麼處）次參洞山洞山上堂曰坐斷主人公不落第二見師出衆曰須知有一人不合伴洞山曰猶是第二見師便掀倒禪牀洞山曰老兄作麼生師曰待某甲舌頭爛卽向和尚道後辭洞山擬入嶺洞山曰善爲飛猿嶺峻好看師良久洞山召通闍黎師應諾洞山曰何不入嶺去師因有省更不入嶺

洞山道全禪師 洞山价法嗣

洞山道全禪師問先洞山如何是出離之要洞山曰闍黎足下煙生師當下契悟更不他遊雲居進語曰終不敢孤負和尚足下煙生洞山曰步步玄者卽是功到暨洞山順寂衆請踵迹住持

京兆蜆子和尚 洞山价法嗣

京兆府蜆子和尚不知何許人也事迹頗異居無定所自印心於洞山混俗閩川不畜道具不循律儀冬夏唯披一衲逐日沿江岸採掇鰕蜆以充其腹暮卽

宿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爲蜆子和尚。華嚴靜禪師聞之。欲決眞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靜把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遽答曰。神前酒臺盤。靜放手曰。不虛與我同根生

幽棲道幽禪師 洞山价法嗣

台州幽棲道幽禪師。鏡淸問。如何是少父。師曰。無標的。曰。無標的以爲少父邪。師曰。有甚麼過。曰。祇如少父作麼生。師曰。道者是甚麼心行

越州乾峯和尚 洞山价法嗣

越州乾峯和尚。上堂。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始解歸家穩坐。須知更有向上一竅在。雲門出問。庵內人爲甚麼不知庵外事。師呵呵大笑。雲門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子是甚麼心行。雲門曰。也要和尚相委。師曰。直須與麼始解穩坐。雲門應喏喏 雪竇頌云。若明得褒貶。何未必善因而招惡果 昭覺懃云。動絃別曲。問一知十。手搦手擡。以謬投漆。庵內不見庵外。無孔鐵鎚。不會人生相識貴知音。水入水兮金博金 潙山果云。乾峯平地生堆。韶陽因風起浪。然雖合水和泥。千古叢林榜樣。既是合水和泥。爲甚麼是叢林榜樣。不入洪波裏。爭見弄潮人 天童覺云。坐着病在膏肓。用着光不透脫。直饒縱橫十字。圓轉一機。也未知有向上一竅在。還得穩坐地麼。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

○上堂。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師曰。典座來日不得普請。便下座 雪竇顯云。諸德。雲門老只解一手擡。不能一手搦。還有共相着力底麼。試露爪牙看 雲居元云。此語衆中商量甚多。會者極少。乾峯夢裏合眼跳黃河。覺來身在牀上。雲門醉後扶人。倒上樹。醒來只在座中。二人打作一團。至今分踈不下。若人知得落處。許你解空第一 潙山喆云。乾峯善唱。雲門善拍。唱拍相隨。風淸古格。還有知音者麼。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 徑山杲云。乾峯洗面摸着鼻。雲門喫飯咬着砂。二人驀地相逢着。元來却是舊怨家。雖然如是。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又云。彼此揚家醜。賴遇無傍觀者 育王光云。眼親手辯。彼此作家。檢點將來。猶欠一着在。鴻福卽不然。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着。落在第二。忽有人出。劈脊便打。何故。擊碎髑髏消息盡。從教大地黑漫漫 天奇瑞云。雖然片雲顧月就裏。光灼乾坤。所以明眼人前。三尺暗誠不虛也。休誇霹靂鎖空到底。絲毫不露。也是矮鷄藏山。鑽頭不顧尾。山僧既乃剖判。爭肯輕存曲直。豈不見道。擒縱在我。殺活非他 笑巖寶云。拾得酒酣寒山醉。倒相扶相挽和泥臥草。天明携手出松門。直至如今無處討 ○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師以拄杖畫曰。在這裏 後僧請益雲門偃。雲門拈起扇子云。扇子跨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 雪竇顯代僧便喝。又有僧請益長慶。長慶云。問取堂中第二座。雪竇代僧云。錯。尋有僧問雪竇。雪竇云。墮坑落塹。又自代云。作賊人心虛 黃龍南云。乾峯一期指路。曲爲初機。雲門乃通其變。故使後人不倦 大潙秀云。今古盡道乾峯安居祖師之堂。開後人之徑。路殊不知乾峯老漢被這僧一問。直得手忙脚亂。諸德。且道。誵訛在甚處。良久云。不在水兮不在山。只在人心返覆間 南華昺云。乾峯曲盡慈悲。當機提掇。雲門巧開方便。覿面發機

直得枯木生華。冷灰勝焰。且道。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明什麼邊事。因風吹火。用力不多　潙山秦云。把定乾坤眼。綿綿不漏絲毫。游戲諸塵中。的的全彰妙用。穩密處三界顯露。孤危處八面坦平。須彌山上走馬。日本國裏藏身。卽不問你。且道。路頭在什麼處。或若總道在這裏。我也知你在鬼窟裏作活計　徑山琰云。唱愈高和愈峻。還他二老。若是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總未踏着在　靈隱嶽云。乾峯也是釘椿搖櫓

欽山文邃禪師　洞山价法嗣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福州人也。少依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受業。時巖頭雪峯在衆。覩師吐論。知是法器。相率遊方。二大士各承德山印記。師雖屢激揚。而終然凝滯。一日問德山曰。天王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德山曰。汝試舉天王龍潭道底看。師擬進語。德山便打。師被打歸延壽堂曰。是則是打我太煞。巖頭曰。汝恁麼道。他後不得道見德山來　法眼益別云。是則是錯打我　雪竇顯云。諸德。欽山這箇問端。甚是奇特。爭奈龍頭蛇尾。汝試舉天王龍潭底看。以坐具便摵。大丈夫漢捋虎鬚。也是本分。他既不能。德山令行一半。若盡行。雪峯巖頭。總是涅槃堂裏漢　翠巖芝云。欽山只顧其前。不顧其後。如今作麼生與欽山出氣　五祖戒云。德山只解打死。欽山不會打活欽山　潙山喆云。德山門下。草偃風行。大潙不然。待問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劈脊便打。且道。德山是。大潙是。會麼。橫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　天童華云。宗師非具透關眼。有格外機。臨垂手之際。又焉能辨其緇素。只如德山令行一半。雪竇還免得也無。既不能免。當時從德山門下過。也是喫棒底漢。還見德山麼。灊

拈拄杖卓一卓。賊是小人　後於洞山言下發解。乃爲之嗣。年二十七止于欽山。對大衆前自省過舉。參洞山時語。洞山問。甚麼處來。師曰。大慈來。曰。還見大慈麼。師曰。見。曰。色前見。色後見。師曰。非色前後見。洞山默置。師乃曰。離師太早。不盡師意　法眼益云。不盡師意。不易承嗣得他　德山侍者來參。纔禮拜。師把住曰。還甘欽山與麼也無。侍者曰。某甲却悔久住德山。今日無言可對。師乃放手曰。一任祇對。侍者擬開口。師曰。且聽某通氣一上。師曰。德山門下卽得。這裏一點用不著。侍者曰。久聞欽山不通人情。師曰。累他德山眼目。參堂去　師與巖頭雪峯坐次。洞山行茶來。師乃閉眼。洞山曰。甚麼處去來。曰。入定來。洞山曰。定本無門。從何而入　入浴院見僧踏水輪。僧下問訊。師曰。幸自轆轆地轉。何須恁麼。曰。不恁麼又爭得。師曰。若不恁麼。欽山眼堪作甚麼。曰。作麼生是師眼。師以手作撥眉勢。曰。和尚又何得恁麼。師曰。是我恁麼。你便不恁麼。僧無對。師曰。索戰無功一場氣悶。良久乃問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欽山爲汝擔取一半　師與巖頭雪峯過江西。到一茶店喫

茶次師曰不會轉身通氣者不得茶喫巖頭曰若恁麼我定不得茶喫雪峯曰某甲亦然師曰這兩箇老漢話頭也不識巖頭曰甚處去也師曰布袋裏老鵶雖活如死巖頭退後曰看看師曰豁公且置存公作麼生雪峯以手畫一圓相師曰不得不問巖頭呵呵曰太遠生師曰有口不得茶喫者多（蔣山勤云欽山雖解轉身吐氣亦未有喫茶分何也話在）○巨良禪客參禮拜了便問一鏃破三關時如何師曰放出關中主看良曰恁麼則知過必改師曰更待何時良曰好隻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去師曰且來闍黎良回首師下禪牀擒住曰一鏃破三關即且置試為欽山發箭看良擬議師打七棒曰且聽箇亂統漢疑三十年有僧舉似同安察察曰良公雖解發箭要且未中的僧便問未審如何得中的去察曰關中主是甚麼人僧回舉似師師曰良公若解恁麼也免得欽山口然雖如此同安不是好心亦須看始得○上堂橫按拄杖顧視大衆曰有麼有麼如無欽山唱菩薩蠻去也囉囉哩哩便下座

青原下六世

洞山道延禪師（曹山寂法嗣）

瑞州洞山道延禪師因曹山垂語曰有一人向萬丈崖頭騰身直下此是甚麼人衆無對師出曰不存曹山曰不存箇甚麼師曰始得撲不碎曹山深肯之

金峰從志禪師（曹山寂法嗣）

撫州金峰從志玄明禪師僧問訊次師把住曰輒不得向人道我有一則因緣舉似你僧作聽勢師與一掌僧曰為甚麼打某甲師曰我要這話行（明招謙云可惜許金峯好一則因緣被這僧塌却若要話行這一掌須是金峯自喫始得　昭覺勤云六耳不同謀）○師一日拈起枕子示僧曰一切人喚作枕子金峰道不是僧曰未審和尚喚作甚麼師拈起枕子僧曰恁麼則依而行之師曰你喚作甚麼曰枕子師曰落在金峰窠裏（法雲秀云買賣不相當牛頭南馬頭北與麼說話也未出得金峯窠窟在畢竟如何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雲蓋本云寶貨遇着瞎波斯　昭覺勤云渾侖無縫罅綿密不通風畫也畫不成描也描不就喚作枕子故是落在金峯窠裏直饒不喚作枕子未免亦落在金峯窠裏且作麼生出得金峯窠窟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看經次駢道者來師擎起經作攬衣勢以目視之駢提起坐具以目視師師曰一切人道你會禪曰和尚作麼生師笑曰草賊大敗○問是身無

知如土木瓦石此意如何師下禪牀扭僧耳朶僧負痛作聲師曰今日始捉著箇無知漢僧作禮出去師召闍黎僧回首師曰若到堂中不可舉著曰何故師曰大有人笑金峰老婆心○上堂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僧問如何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師曰問凡答凡問聖答聖曰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師曰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

曹山慧霞禪師 曹山寂法嗣

撫州曹山慧霞了悟禪師僧侍立師曰道者可煞熱曰是師曰祇如熱向甚處回避曰向鑊湯鑪炭裏回避師曰祇如鑊湯鑪炭又作麼生回避曰衆苦不能到

曹山智炬禪師 曹山寂法嗣

撫州曹山羌慧智炬禪師初問先曹山曰古人提持那邊人學人如何體悉曹山曰退步就已萬不失一師於言下頓忘玄解乃辭去徧參

嵇山章禪師 雲居膺法嗣

池州嵇山章禪師在投子作柴頭投子同喫茶次謂師曰森羅萬象總在裏許師潑却茶曰森羅萬象在甚麼處投子曰可惜一椀茶（明招謙云稽山未潑茶前合下得什麼語免他道可惜一椀茶）師後謁雪峰雪峰問莫是章柴頭麼師乃作輪椎勢雪峰肯之

佛日本空禪師 雲居膺法嗣

杭州佛日本空禪師初遊天台山嘗曰如有人奪得我機者即吾師矣尋謁雲居作禮問曰二龍爭珠誰是得者雲居曰卸却業身來與子相見師曰業身已卸雲居曰珠在甚麼處師無對（同安代云回頭即沒交涉）遂投誠入室時始年十三後四年參夾山纔入門見維那維那曰此間不著後生師曰某甲不求挂搭暫來禮謁和尚維那白夾山夾山許相見師未陞堦夾山便問甚處來師曰雲居來曰即今在甚麼處師曰在夾山頂顙上夾山曰老僧行年在坎五鬼臨身師擬上堦夾山曰三道寶堦從何而上師曰三道寶堦曲爲今時向上一路請師直指夾山便揖師乃上堦禮拜夾山問闍黎與甚麼人同行師曰木上座夾山曰何不來相看老僧師曰和尚看他有分夾山曰在甚處師

曰在堂中夾山便同師下到堂中師遂取拄杖擲在夾山面前夾山曰莫從天台得否師曰非五嶽之所生夾山曰莫從須彌得否師曰月宮亦不逢夾山曰恁麼則從人得也師曰自己尚是冤家從人得堪作甚麼夾山曰冷灰裏有粒豆爆乃喚維那明窗下安排著師曰未審明窗還解語也無夾山曰待明窗解語卽向汝道夾山來日上堂問昨日新到在甚麼處師出應喏夾山曰子未到雲居已前在甚麼處師曰天台國清夾山曰吾聞天台有潺潺之瀑淥淥之波謝子遠來此意如何師曰久居巖谷不挂松蘿夾山曰此猶是春意秋意作麼生師良久夾山曰看君祇是撐船漢終歸不是弄潮人來日普請維那令師送茶師曰某甲爲佛法來不爲送茶來維那曰奉和尚處分師曰和尚尊命卽得乃將茶去作務處搖茶甌作聲夾山回顧師曰釅茶三五盌意在钁頭邊夾山曰瓶有傾茶勢籃中幾箇甌師曰瓶有傾茶勢籃中無一甌便行茶時衆皆舉目師曰大衆鶴望請師一言夾山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師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夾山曰大衆有人也歸去來歸去來遂住普請歸院衆皆仰歎

朱谿謙禪師 雲居膺法嗣

歙州朱谿謙禪師韶國師到參次聞犬鮫靈鼠聲國師便問是甚麼聲師曰犬鮫靈鼠聲國師曰既是靈鼠爲甚麼却被犬鮫師曰鮫殺也國師曰好箇犬師便打國師曰莫打某甲話在師休去 昭覺勤云朱溪八面受敵故宜委曲接人國師一著當機未免承虛接響當時待他道莫打某甲話在但向道已後須遇人始得 佛燈珣頌云鼠既不靈官馬相踏借使乘風厮挨厮撥干戈中立太平基凜凜嘉聲振蘭若

靈泉歸仁禪師 踈山仁法嗣

洛京靈泉歸仁禪師初問踈山枯木生花始與他合是這邊句是那邊句踈山曰亦是這邊句師曰如何是那邊句踈山曰石牛吐出三春霧靈雀不棲無影林

踈山證禪師 踈山仁法嗣

撫州踈山證禪師初參先踈山得旨後歷諸方謁投子投子問近離甚處曰延平投子曰還將得劍來麼曰將得來投子曰呈似老僧看師乃指面前地投子

便休。至晚問侍者。新到在麼。侍者曰。當時去也。投子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

黃檗慧禪師 疎山仁法嗣

瑞州黃檗山慧禪師。洛陽人也。少出家。業經論。因增受菩薩戒。而歎曰。大士攝律儀。與吾本受聲聞戒。俱止持作犯也。然於篇聚增減。支本通別。制意且殊。既微細難防。復於攝善中。未嘗行於少分。況饒益有情乎。且世間泡幻身命。何可留戀哉。由是置講課。欲以身捐於水中。飼鱗甲之類。念已將行。偶二禪者接之款話。說南方頗多知識。何滯於一隅。師從此回志參尋。直造疎山。時仁和尚坐法堂受參。師先顧視大衆。然後致問曰。剎那便去時如何。仁曰。逼塞虛空。汝作麼生去。師曰。逼塞虛空。不如不去。仁便休。師下堂參第一座。第一座曰。適來祇對甚奇特。師曰。此乃率爾。敢望慈悲開示愚昧。第一座曰。一剎那間還有擬議否。師於言下頓省。禮謝。

石門獻蘊禪師 青林虔法嗣

襄州石門獻蘊禪師。京兆人。初問青林。如何用心得齊於諸聖。青林仰面良久曰。會麼。師曰。不會。青林曰。去無子用心處。師禮拜。乃契悟。更不他遊。遂作園頭。一日歸侍立次。青林曰。子今日作甚麼來。師曰。種菜來。青林曰。偏界是佛身。子向甚處種。師曰。金鉏不動土。靈苗在處生。青林欣然。來日入園。喚蘊闍黎。師應喏。青林曰。剩栽無影樹。留與後人看。師曰。若是無影樹。豈受栽邪。青林曰。不受栽且止。你曾見他枝葉麼。師曰。不曾見。青林曰。既不曾見。爭知不受栽。師曰。祇為不曾見。所以不受栽。青林曰。如是如是。○青林將順寂。召師。師應諾。青林曰。日轉西山後。不須取次安。師曰。雪滿金檀樹。靈枝萬古春。青林曰。或有人問你金針線囊事。子道甚麼。師曰。若是毛羽相似者。某甲終不敢造次。○初住南嶽蘭若。未幾遷夾山。道由潭州。時楚王馬氏出城延接。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大道。師曰。好大哥。御駕六龍千古秀。玉街排仗出金門。王大喜。延入天冊府。供養數日。方至夾山。

紫陵匡一禪師 華嚴靜法嗣

鳳翔府紫陵匡一定覺禪師。初到蟠龍。見僧問碧潭

清似鏡蟠龍何處安蟠龍曰沈沙不見底浮浪足嶒峴師不肯蟠龍請師道師曰金龍迴透青霄外潭中豈滯玉輪機蟠龍肯之

京兆香城和尚北院通法嗣

京兆府香城和尚初參北院問曰一似兩箇時如何北院曰一箇賺汝師乃有省

青原下七世

上藍院慶禪師洞山延法嗣

瑞州上藍院慶禪師初遊方問雪峰如何是雪峰的的意雪峰以杖子敲師頭師應諾雪峰大笑師後承洞山印解開法上藍

同安慧敏禪師洞山延法嗣

洪州同安慧敏禪師初參洞山問諸聖以何為命洞山曰以不間斷師曰還有向上事也無洞山曰有師曰如何是向上事洞山曰不從間斷師於言下有省

天池智隆禪師金峯志法嗣

廬山天池智隆禪師在金峰普請般柴次金峰問般柴人過水否師曰有一人不過水曰不過水還般柴否師曰雖不般柴也不得動著他

龜洋慧忠禪師草庵義法嗣

泉州龜洋慧忠禪師本州陳氏子謁草庵草庵問何方來師曰六眸峰草庵曰還見六眸否師曰患非重瞳草庵然之師辭回故山屬唐武宗廢教例民其衣暨宣宗中興師曰古人有言上昇道士不受籙成佛沙彌不具戒祇為白衣過中不食不宇而禪迹不出山者三十年

同安志禪師同安丕法嗣

洪州同安志禪師先同安將示寂上堂曰多子塔前宗子秀五老峰前事若何如是三舉未有對者末後師出曰夜明簾外排班立萬里歌謠道太平同安曰須是這驢漢始得

大陽慧堅禪師靈泉仁法嗣

郢州大陽慧堅禪師初在靈泉入室次靈泉問甚麼處來師曰僧堂裏來靈泉曰為甚麼不築著露柱師於言下有省

廣德義禪師廣德延法嗣

襄州廣德義禪師謁先廣德作禮問曰如何是和尙密密處廣德曰隱身不必須巖谷閙閙堆堆覩者稀師曰恁麼則酌水獻華去也廣德曰忽然雲霧靄闍黎作麼生師曰採汲不虛施廣德忻然曰大衆看取第二代廣德師次躋住持聚徒開法

紫陵微禪師 紫陵一法嗣

紫陵微禪師初到夾山夾山問近離甚處師曰向北夾山曰是何宗徒師曰昔日老胡師子吼頂門一裂至如今

靑原下八世

梁山緣觀禪師 同安志法嗣

鼎州梁山緣觀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益陽水急魚行澀白鹿松高鳥泊難○問家賊難防時如何師曰識得不爲寃曰識得後如何師曰貶向無生國裏曰莫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死水不藏龍曰如何是活水龍師曰與波不作浪曰忽然傾湫倒嶽時如何師下座把住曰莫教濕却老僧袈裟角

黃龍淸云梁山老漢洞達機宜堪稱作者爭奈借便開門展轉令人著賊黃龍即不然纔見伊問家賊難防時如何便與一刀兩段敎伊永絕窺窬之地雖然如是忽有箇衲僧出來却指山僧云賊賊又作麼生支遣具眼者辨取　護國元云梁山只解步步登高不解從空放下若是山僧即不然待他道忽遇傾湫倒嶽時如何只向他道雲在嶺頭閑不徹　天童華云梁山和尙與賊相戰兵刀交接塤然鼓之雖不棄甲曳兵而走要且只解戰賊不解殺賊有問山僧家賊難防時如何劈脊便打何故不見道齊之以禮

雲頂德敷禪師 護國遠法嗣

懷安軍雲頂德敷禪師初參護國問曰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時如何護國曰罷攀雲樹三秋果休弄碧潭孤月輪師乃頓釋所疑

石門紹遠禪師 石門徹法嗣

襄州石門紹遠禪師初在石門作田頭石門問如何是田頭水牯牛師曰角轟轟天地朝陽處處春他日石門又問水牯牛安樂否師曰水草不曾虧曰田中事作麼生師曰深耕淺種曰如法著師曰某甲不曾取次

石門筠首座 石門徹法嗣

筠首座者太原人也自至石門逾三十年叢林慕之有僧請喫茶次問如何是首座爲人一著子師曰適來猶記得曰即今又如何師曰好生點茶來○一日

荷鉏入園。僧問三身中那一身去作務。師拄鉏而立。
僧。曰莫便當也無。師攜鉏便行

青原下九世

大陽警玄禪師（梁山觀法嗣）

郢州大陽山警玄禪師。江夏張氏子。十九爲大僧。聽
圓覺了義。講席無能及者。遂遊方。初到梁山。問如何
是無相道場。梁山指觀音曰。這箇是吳處士畫。師擬
進語。梁山急索曰。這箇是有相底。那箇是無相底。師
遂有省。便禮拜。梁山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道卽不
辭。恐上紙筆。梁山笑曰。此語上碑去在。師獻偈曰。我
昔初機學道迷。萬水千山覓見知。明今辨古終難會。
直說無心轉更疑。蒙師點出秦時鏡。照見父母未生
時。如今覺了何所得。夜放烏雞帶雪飛。梁山謂洞上
之宗可倚。一時聲價籍籍。梁山歿。辭塔至大陽。謁堅
禪師。堅讓席使主之

青原下十世

投子義青禪師（大陽玄法嗣）

舒州投子義青禪師。青社李氏子。試經得度。習百法
論。未幾歎曰。三祇途遠。自困何益。乃入洛聽華嚴義
若貫珠。嘗讀諸林菩薩偈至卽心自性。猛省曰。法離
文字。寧可講乎。卽棄游宗席。時圓鑑禪師居會聖巖。
一夕夢畜青色鷹爲吉徵。屆旦。師來。圓鑑禮延之。令
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因緣。經三載。一日
問曰。汝記得話頭麼。試舉看。師擬對。圓鑑掩其口。師
了然開悟。遂禮拜。圓鑑曰。汝妙悟玄機邪。師曰。設有
也須吐却。時資侍者在旁。曰。青華嚴今日如病得汗。
師回顧曰。合取狗口。若更忉忉。我卽便嘔。自此復經
三年。圓鑑時出洞下宗旨示之。悉皆妙契。付以大陽
頂相皮履直綴。囑曰。代吾續其宗風。無久滯此。善宜
護持。遂書偈送曰。須彌立太虛。日月輔而轉。羣峰漸
倚他。白雲方改變。少林風起叢。曹溪洞簾卷。金鳳宿
龍巢。宸苔豈車碾。令依圓通秀禪師。師至彼無所參
問。唯嗜睡而已。執事白通曰。堂中有僧日睡。當行規
法。通曰。是誰。曰。青上座。通曰。未可。待與按過。通卽曳
杖入堂。見師正睡。乃擊牀呵曰。我這裏無閑飯與上
座喫了打眠。師曰。和尙教某何爲。通曰。何不參禪去

師曰美食不中飽人㙞通曰爭奈大有人不肯上座師曰待肯堪作甚麼通曰上座曾見甚麼人來師曰浮山通曰怪得恁麼頑賴遂握手相笑歸方丈由是道聲籍甚

興陽淸剖禪師 大陽玄法嗣

郢州興陽淸剖禪師在大陽作園頭種瓜次大陽問甜瓜何時得熟師曰卽今熟爛了也曰揀甜底摘來師曰與甚麼人㙞曰不入園者師曰未審不入園者還㙞也無曰汝還識伊麼師曰雖然不識不得不與大陽笑而去○鄭金部問和尙甚麼時開堂師曰不歷僧祇數日月未生前○師臥疾次大陽問是身如泡幻泡幻中成辦若無箇泡幻大事無由辦若要大事辦識取箇泡幻作麼生師曰猶是這邊事大陽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匝地紅輪秀海底不栽花大陽笑曰乃爾惺惺耶師喝曰將謂我忘却竟爾趨寂

福嚴審承禪師 大陽玄法嗣

南嶽福嚴審承禪師侍立大陽次大陽曰有一人偏身紅爛臥在荊棘林中周匝火圍若親近得此人大敵鄙開若親近不得時中以何爲據師曰六根不具七識不全大陽曰你教伊出來我要見伊師曰適來別無左右祇對和尙大陽曰官不容針師便禮拜(師後至華嚴隆和尙處舉前話隆云冷如毛粟細如冰雪)○李相公特上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指庭前栢樹公如是三問師如是三答公欣然乃有頌曰出沒雲閑滿太虛元來眞相一塵無重重請問西來意唯指庭前栢一株

羅浮顯如禪師 大陽玄法嗣

惠州羅浮山顯如禪師初到大陽大陽問汝是甚處人曰益州大陽曰此去幾里曰五千里大陽曰你與麼來還曾踏著麼曰不曾踏著大陽曰汝解騰空那曰不解騰空大陽曰爭得到這裏曰步步不迷方通身無辨處大陽曰汝得超方三昧耶曰聖心不可得三昧豈彰名大陽曰如是如是汝應信此卽本體全彰理事不二善自護持

白馬歸喜禪師 大陽玄法嗣

襄州白馬歸喜禪師初問大陽學人蒙昧乞指箇入路大陽曰得良久乃召師師應諾大陽曰與你箇入

路師於言下有省

青原下十一世

芙蓉道楷禪師法嗣 投子青

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沂州崔氏子自幼學辟穀隱伊陽山後遊京師籍名術臺寺試法華得度謁投子於海會乃問佛祖言句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爲人處也無投子曰汝道寰中天子敕還假堯舜禹湯也無師欲進語投子以拂子摵師口曰汝發意來早有三十棒也師即開悟再拜便行投子曰且來闍黎師不顧投子曰汝到不疑之地邪師即以手掩耳後作典座投子曰廚務勾當不易師曰不敢投子曰煮粥邪蒸飯邪師曰人工淘米著火行者煮粥蒸飯投子曰汝作甚麼師曰和尚慈悲放他閑去○一日侍投子遊菜園投子度拄杖與師師接得便隨行投子曰理合恁麼師曰與和尚提鞋挈杖也不爲分外投子曰有同行在師曰那一人不受教投子休去至晚問師早來說話未盡師曰請和尚舉投子曰卯生日戌生月師即點燈來投子曰汝上來下去總不徒然師曰在和尚左右理合如此投子曰奴兒婢子誰家屋裏無師曰和尚年尊闕他不可投子曰得恁麼殷勤師曰報恩有分

青原下十二世

寶峯惟照禪師法嗣 芙蓉楷

洪州寶峯闡提惟照禪師簡州李氏子幼超邁而惡俗一日授書至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遽曰凡聖本一體以習故差別我知之矣即趨成都師鹿苑淸泰年十九剃染登具泰令聽起信於大慈師輒歸臥泰詰之師曰既稱正信大乘豈言說所能了乃虛心游方謁芙蓉於大洪嘗夜坐閣道適風雪震薄聞警盜者傳呼過之隨有所得辭去大觀中芙蓉嬰難師自三吳欲趨沂水僕夫迷道師舉杖擊之忽大悟歎曰是地非蘢山也邪比至沂芙蓉望而喜曰紹隆吾宗必子數輩矣因留躬耕湖上累年智證成就

鹿門法燈禪師法嗣 芙蓉楷

襄州鹿門法燈禪師成都劉氏子依大慈寶範爲僧俾聽華嚴得其要棄謁芙蓉芙蓉問曰如何是空劫

已前自已師於言下心跡泯然從容進曰靈然一句超羣象逈出三乘不假修芙蓉撫而印之

青原下十三世

長蘆清了禪師 丹霞淳法嗣

眞州長蘆眞歇清了禪師左綿雍氏子襁褓入寺見佛喜動眉睫咸異之年十八試法華得度往成都大慈習經論領大意出蜀至沔漢扣丹霞之室丹霞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已師擬對丹霞曰你鬧在且去一日登鉢盂峰豁然契悟徑歸侍立丹霞掌曰將謂你知有師欣然拜之翌日丹霞上堂曰日照孤峰翠月臨溪水寒祖師玄妙訣莫向寸心安便下座師直前曰今日陞座更瞞某不得也丹霞曰你試擧我今日陞座看師良久丹霞曰將謂你瞥地師便出

天童正覺禪師 丹霞淳法嗣

明州天童宏智正覺禪師隰州李氏子十四具戒十八遊方訣其祖曰若不發明大事誓不歸矣及至汝州香山成枯木一見深所器重一日聞僧誦蓮經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瞥然有省卽詣丈室陳所悟香山指臺上香合曰裏面是甚麼物師曰是甚麼心行香山曰汝悟處又作麼生師以手畫一圓相呈之復拋向後香山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師曰錯香山曰別見人始得師應喏喏卽造丹霞丹霞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已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丹霞曰未在更道師擬議丹霞打一拂子曰又道不借師言下釋然遂作禮丹霞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某甲今日失錢遭罪丹霞曰未暇打得你且去

圓通德止禪師 寶峯照法嗣

江州圓通青谷眞際德止禪師金紫徐閎中之季子也世居歷陽師雙瞳紺碧神光射人弱冠夢異僧授四句偈已而有以南安巖主像遺之者卽傍所載聰明偈自是持念不忘後五年隨金紫將漕西洛一夕忽大悟遂作數偈每嘯歌自若衆莫測之乃力求出家父弗許欲以官授之師曰某方將脫世網不著三界豈復剌頭於利名中邪請移授從兄珏遂祝髮受具未數載名振京師宣和三年春徽宗皇帝賜號眞

際偉居圓通

華藥智朋禪師 寶峯照法嗣

衡州華藥智朋禪師。四明黃氏子。依寶峯有年。無省。因爲衆持鉢。寶峯自題其像曰。雨洗淡紅桃蕚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露。綠水光中古木淸。噫。你是何人。至焦山枯木成禪師見之歎曰。今日方知此老親見先師來。師遂請益其贊。成曰。豈不見法眼拈夾山境話曰。我二十年祇作境會。師卽契悟。羅湖野錄云。成指以問師曰。汝會麼。師曰不會。成曰。汝記得法燈擬寒山否。師遂誦至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於憶字處。成遽以手掩師口曰。住住。師豁然有省 乃曰。元來恁麼地。成曰。汝作麼生會。師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成曰。直須保任。師應喏

青原齊禪師 石門易法嗣

吉州青原齊禪師。福州陳氏子。從雲蓋智禪師出家。執事首座。首座一日秉拂罷。師問曰。某聞首座所說。莫曉其義。伏望慈悲指示。首座諄諄誘之。使究無著說這箇法。踰兩日有省。以偈呈曰。說法無如這箇親。十方刹海一微塵。若能於此明眞理。大地何曾見一人。首座駭然。因語智得度。偏扣諸方。後至石門。深蒙器可

尼佛通禪師 石門易法嗣

遂寧府香山尼佛通禪師。因誦蓮經有省。往見石門。乃曰。成都喫不得也。遂寧喫不得也。石門拈拄杖打出。通忽悟曰。榮者自榮。謝者自謝。秋露春風。好不著便。石門拂袖歸方丈。師亦不顧而出

青原下十四世

雪竇嗣宗禪師 天童覺法嗣

明州雪竇聞庵嗣宗禪師。徽州陳氏子。幼業經。圓具。依妙湛慧禪師。詰問次。釋然契悟。慧以麈尾拂付之。後謁宏智。蒙印可。其道愈尊

善權法智禪師 天童覺法嗣

常州善權法智禪師。陝府柏氏子。壯於西京聖果寺祝髮。習華嚴。棄謁南陽。謹次參大洪智。踰十年無所證。後於宏智言下豁然。出居善權。次遷金粟

淨慈慧暉禪師 天童覺法嗣

杭州淨慈自得慧暉禪師。會稽張氏子。甫二十。扣眞

歇於長蘆微有所證旋里謁宏智宏智舉當明中有暗不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不以明相覩問之語不契初夜定回往聖僧前燒香而宏智適至師見之頓明前話次日入室宏智舉堪嗟去日顏如玉却歎回時鬢似霜詰之師曰其入離其出微自爾問答無滯宏智許為室中眞子紹興丁巳開法補陀徙萬壽及吉祥雪竇

瑞巖法恭禪師 天童覺法嗣

明州瑞巖石窻法恭禪師郡之奉化林氏子往延慶講下一夕誦法華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時聞風刺欆櫚槖聲忽然有省棄依天童始明大旨

吉祥元實禪師 天衣聰法嗣

無為軍吉祥元實禪師高郵人自到天衣晝夜精勤脇不至席一日偶失笑喧衆天衣擯之中夜宿田里覩星月粲然有省曉歸趨方丈天衣見乃問洞山五位君臣如何話會師曰我這裏一位也無天衣令參堂謂侍僧曰這漢却有箇見處奈不識宗旨何入室次天衣預令行者五人分序而立師至俱召實上座師於是密契奧旨述偈曰一位纔彰五位分君臣叶處紫雲屯夜明簾卷無私照金殿重重顯至尊天衣稱善

投子道宣禪師 天衣聰法嗣

舒州投子道宣禪師久侍天衣無所契天衣叱之師忘寢食者月餘一夕聞巡更鈴聲忽猛省曰住住一壁直近青霄路寒潭月皎有誰知泥牛觸折珊瑚樹天衣聞命職藏司住後凡有所問以拂子作搖鈴勢

青原下十五世

雪竇智鑒禪師 天童珏法嗣

明州雪竇智鑒禪師滁州吳氏子兒時母與洗手瘍因曰是甚麽對曰我手似佛手長失恃怙依眞歇於長蘆大休首衆即器之後遯象山百怪不能惑深夜開悟求證於延壽然復見大休

教外別傳卷十五

教外別傳卷十六

過去六佛

毗婆尸佛

毗婆尸佛過去莊嚴劫第九百九十八尊 偈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象。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

尸棄佛

尸棄佛莊嚴劫第九百九十九尊 偈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根無實性。

毗舍浮佛

毗舍浮佛莊嚴劫第一千尊 偈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

拘留孫佛

拘留孫佛見在賢劫第一尊 偈曰。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

拘那含牟尼佛

拘那含牟尼佛賢劫第二尊 偈曰。佛不見身知是佛。若實有知別無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於生死。

迦葉佛

迦葉佛賢劫第三尊 偈曰。一切衆生性淸淨。從本無生無可滅。卽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

西天東土應化聖賢

文殊菩薩

文殊菩薩一日令善財採藥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徧觀大地無不是藥。却來白曰。無有不是藥者。文殊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遂於地上拈一莖草度與文殊。文殊接得呈起示衆曰。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

五祖戒出善財語云。慙愧 首山念云。文殊大似掩耳偸鈴 瑯琊覺云。文殊可謂誠實之言。要且額頭汗出口裏膠生 潙山喆云。善財能採。文殊善用。非但寢疾毗耶。直饒盡大地人抱必死之疾。到文殊所。教他箇箇脫體而去。何故。解用不須霜刃劔。延齡何必九還丹 梁山遠云。得之於心。伊蘭作栴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䔧之園。文殊當時與麼舉揚。若不是善財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未免一場懡㦬。還知二大老落處麼。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首透長安 天童華云。大小文殊被善財換却眼睛 元叟端云。善財解採不解用。文殊解用不解採。以致盡大地人。病在膏肓。大衆且道。誵訛在甚麼處。猴愁摟搜頭。狗走抖擻口 萬峯蔚云。善財拈起藥草。家醜無端露盡。文殊舉示諸方。文殊漏逗不少。嵩山不合人知。且道有何玄妙。千年松下茯苓。得者自然微笑

○菴提遮女問文殊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甚麼却被生死之所流轉。文殊曰。其力未充。

天親菩薩

天親菩薩從彌勒內宮而下無著菩薩問曰人間四百年彼天爲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麽法天親曰祇說這箇法祇是梵音淸雅令人樂聞　薦福懷云彌勒已是錯說天親已是錯傳山僧今日將錯就錯與你諸人註破眞久云諦聽諦聽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維摩大士

維摩會上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文殊曰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爲菩薩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又問維摩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文殊讚曰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菩薩眞入不二法門　保福展云文殊也似掩耳偸鈴力盡烏江維摩一默未出化門又云大小維摩被文殊一坐直至如今起不得　雪竇顯云維摩道什麽復云勘破了也　瑯琊覺云文殊與麽讚善也是杓下聽虛聲維摩默然你等諸人不得鑽龜打瓦　昭覺勤云這一轉語叢林話會不少有道默然有道良久有道據坐有道不對要且摸索不著直得其聲如雷普驚群動自古及今前聖後聖所說法門只向維摩片時之間一時顯現且道正當恁麽時作箇甚麽得見維摩　潙山果云大衆居士門高可謂壁立萬仭水泄不通擬心則差動念則隔不擬不動落在無事界中諸人作麽生入良久云退後退後　大潙智云不二法門是默然不是默然若是默然文殊則爲剩語若不是默然維摩一場虛設畢竟如何具眼者辨　金粟悟云不二與默然廣慧與諸人拈過一邊還見維摩做處麽當堂據正坐全體本無餘

善財童子

善財參五十三員善知識末後到彌勒閣前見樓閣門閉瞻仰讚嘆見彌勒從別處來善財作禮曰願樓閣門開令我得入尋時彌勒至善財前彈指一聲樓閣門開善財入已閣門卽閉見百千萬億樓閣一一樓閣內有一彌勒領諸眷屬幷一善財而立其前○善財因無著菩薩問曰我欲見文殊何者卽是善財曰汝發一念心淸淨卽是無著曰我發一念心淸淨爲甚麽不見善財曰是眞見文殊

須菩提尊者

須菩提尊者在巖中宴坐諸天雨華讚嘆尊者曰空中雨華讚嘆復是何人云何讚嘆天曰我是梵天敬重尊者善說般若尊者曰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汝云何讚嘆天曰如是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眞說般若　雪竇顯云避喧求靜處世未有其方拖在巖中宴坐也被這一隊漢塗糊伊更有這老漢把不住問空中雨華讚歎復是何人早見敗闕了也我重尊者善說般若惡水驀頭澆又云我於般若未曾說一字草裏走尊者無說我乃無聞識甚好惡總似這般底何處有今日復召大衆雪竇幸是無事人

（你來這裏覓箇什麼。以拄杖一時趁下）○尊者一日說法次。帝釋雨華。尊者乃問。此華從天得邪。從地得邪。從人得邪。帝釋曰弗也。尊者曰從何得邪。帝釋乃舉手。尊者曰如是如是（雲門偃云。帝釋舉手處作麼生。與你四大五蘊。釋迦老子。是同是別）

舍利弗尊者

舍利弗尊者。因入城。遙見月上女出城。舍利弗心口思惟。此姊見佛。不知得忍不得忍否。我當問之。纔近便問。大姊往甚麼處去。女曰如舍利弗與麼去。舍利弗曰我方入城。汝方出城。何言如我恁麼去。女曰諸佛弟子當依何住。舍利弗曰諸佛弟子依大涅槃而住。女曰諸佛弟子既依大涅槃而住。而我亦如舍利弗與麼去（潙山喆云。一人入城。一人出城。何言如舍利弗與麼去。若人知得舍利弗月上女二人去處。十二時中動轉施爲。無非住諸佛大涅槃。若也未知。業識茫茫。無本可據　東禪觀云。舍利弗依大涅槃而住。坐在解脫深坑。月上女如舍利弗與麼去也。是隨邪逐惡　昭覺勤云。住無所住。行無所行。見無所見。用無所用。各人脚跟下。廓同太虛。如十日並照。觸處光輝。苟知恁麼。則與月上女同證無生。得不退轉。隨去來處。無不皆在大解脫中。三世諸佛鼻孔。一時穿却。說甚麼如舍利弗恁麼去　佛慧泉頌云。淡籠烟深琑霧。鷲子寧知此條路。直饒撞入涅槃城。未免隨他與麼去。月上女。實堪悲。愛將青黛畫蛾眉）○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覺時同異。須菩提曰。此義深遠。吾不能說。會中有彌勒大士。汝往彼問。舍利弗問彌勒。彌勒曰。誰名彌勒。誰是彌勒。○舍利弗問天女曰。何以不轉女身。天女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即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令如天女。天女自化身如舍利弗。乃問言。何以不轉女身。舍利弗以天女像而答言。我今不知云何轉面而變爲女身（白雲端代云。吾不如汝）

殃崛摩羅尊者

殃崛摩羅尊者。未出家時。外道受教。爲憍尸迦。欲登王位。用千人拇指爲花冠。已得九百九十九。唯欠一指。遂欲殺母取指。時佛在靈山。以天眼觀之。乃作沙門在殃崛前。殃崛遂釋母欲殺佛。佛徐行。殃崛急行追之不及。乃喚曰。瞿曇住住。佛告曰。我住久矣。是汝不住。殃崛聞之。心忽開悟。遂棄刃投佛出家

賓頭盧尊者

賓頭盧尊者。因阿育王內宮齋三萬大阿羅漢。躬自行香。見第一座無人。王問其故。海意尊者曰。此是賓頭盧位。此人近見佛來。王曰。今在何處。海意曰。且待

須臾言訖賓頭盧從空而下王請就座禮敬尊者不顧王乃問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否尊者以手策起眉曰會麼王曰不會尊者曰阿耨達池龍王曾請佛齋吾是時亦預其數 翠巖眞云且道什麼處見直饒雪天漂渺湖光瀲灧且莫說夢 保寧勇代王云希有希有 潙山喆云無憂王飯三萬阿羅漢要且不識賓頭盧當時待他策起眉毛云會麼便與作禮非唯識賓頭盧亦乃同參古佛 雲居元代王云當時驀面便唾 虎丘隆云賓頭盧得大機顯大用不讓親見佛來雖然賴阿育王放過若不放過洎合打失眉毛放過則且置尊者策起眉毛又作麼生還會麼當臺一鑑明如日萬古晴空絕是非 梁山遠云阿育王輕輕借問賓頭盧草草承當仔細檢點將來不勝滲漏且那裏是滲漏處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 薦福行云大王七寶隨身尊者天龍擁衛蕩然狹路相逢彼此難爲回避且道其中事作麼生 閻浮接得眞天子同踏毗盧頂上行

障蔽魔王

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齊菩薩覓起處不得忽一日得見乃問曰汝當依何而住我一千年覓汝起處不得金剛齊曰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 法眼益云障蔽魔王不見金剛齊即且從只如金剛齊還見障蔽魔王麼 潙山杲云既覓起處不得一千年隨從底是甚麼金剛齊云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互相熱瞞法眼道障蔽魔王不見金剛齊即且從只如金剛齊還見障蔽魔王麼怎麼批判也是看孔著楔即今莫有知妙喜起處底麼喝云寐語作麼 東禪嶽云富貴即易貧窮即難虛空無心墻壁有耳二老漢不得無過且道過在於何 從平處險人向靜中忙

那吒太子

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現本身運大神力爲父母說法

秦跋陁禪師

秦跋陁禪師問生法師講何經論生曰大般若經師曰作麼生說色空義曰衆微聚曰色衆微無自性曰空師曰衆微未聚喚作甚麼生罔措師又問別講何經論曰大涅槃經師曰如何說涅槃之義曰涅而不生槃而不滅不生不滅故曰涅槃師曰這箇是如來涅槃那箇是法師涅槃

寶誌禪師

寶誌禪師初金陵東陽民朱氏之婦上巳日聞兒啼鷹巢中梯樹得之擧以爲子七歲依鍾山大沙門僧儉出家專修禪觀宋太始二年髮而徒跣著錦袍往來皖山劍水之下以翦尺拂子拄杖頭負之而行〇天鑑二年梁武帝詔問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答曰十二帝問其旨如何答曰在書字時節刻漏中帝

益不曉○帝嘗詔畫工張僧繇寫師像僧繇下筆輙不自定師遂以指劈面門分披出十二面觀音妙相殊麗或慈或威僧繇竟不能寫他日與帝臨江縱望有物泝流而上師以杖引之隨杖而至乃紫旃檀也即以屬供奉官俞紹令雕師像頃刻而成神采如生○師垂語曰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雪竇頌云一對無孔鐵鎚　昭覺勤云終日拈香擇火不知拈香擇火）○又曰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眞體不離聲色言語○又曰京都鄰都浩浩還是菩提大道（法眼益云京都鄰都浩浩不是菩提大道）○十二時歌平旦寅狂機內有道人身窮苦枉經無數劫不信常擎如意珍若捉物入迷津但有纖毫即是塵不住舊時無相貌外尋知識也非眞日出卯用處不須生善巧縱使神光照有無舉意便遭魔境嬈若施功終不了曉夜被他人我拗不用安排祇麼從何曾心地生煩惱食時辰無明本是釋迦身坐臥不知元是道祇麼忙忙受苦辛認聲色覓疎親盡是他家染汚人若擬痴心求作佛問取虛空始出塵禺中巳未了之人爭爲計假饒特達祖師言莫向心頭

安了義祇守玄沒文字認著依前還不是暫時自肯不追尋永劫不遭魔境使日南午四大身中無價寶陽燄空華不肯拋作意脩行受辛苦不會迷莫求悟任你朝陽幾回暮有相身中無相身無明路上無生路日昳未心地何曾安了義他家文字有疎親不用工夫求的意任縱橫絕忌諱長在人間不居世運用元來聲色中迷夫未識爭爲計晡時申學道先須不厭塵有相本來權積聚無形不用更安眞作淨潔却勞神莫認痴强作近隣言下不求無住處暫時喚作出家人日入酉虛幻聲香不長久禪悅珍羞尙不飡誰能更飮無明酒沒可把沒可守蕩蕩逍遙未曾有縱使多聞達古今也是痴狂外邊走黃昏戌狂子與功投暗室假使心通無量時歷劫何曾異今日擬思量却啾唧轉使心頭黑如漆晝夜舒光照有無痴人喚作波羅蜜人定亥勇猛精進成懈怠不起纖毫脩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超釋迦越祖代心有微塵還窒礙放蕩長如痴兀人他家自有通人愛半夜子心住無生即生死心法何曾屬有無用時便用勿文字

佛祖言外邊事識取起時還不是作境搜求實總無
生死魔來任相試鷄鳴丑一顆圓光明已久內外追
尋覓總無境上施爲渾大有不見頭也無手世界壞
時渠不朽未了之人聽一言祇這如今誰動口

善慧大士

善慧大士者婺州義烏縣人也齊建武四年丁丑五
月八日降于雙林鄕傅宣慈家本名翕年十六納劉
氏女名妙光生普建普成二子二十四與里人稽亭
浦漉魚獲已沈籠水中祝曰去者適止者留人或謂
之愚會有天竺僧嵩頭陀曰我與汝毗婆尸佛所發
誓今兜率宮衣鉢見在何日當還因命臨水觀影見
圓光寶蓋大士笑謂之曰鑪韛之所多鈍鐵良醫之
門足病人度生爲急何思彼樂乎嵩指松山項曰此
可棲矣大士躬耕而居之有人盜菽麥瓜果大士卽
與籃籠盛去日常營作夜則行道見釋迦金粟定光
三如來放光襲其體大士乃曰我得首楞嚴定天嘉
二年感七佛相隨釋迦引前維摩接後唯釋尊數顧
共語爲我補處也其山項黃雲盤旋若蓋因號雲黃
山○梁武帝請講金剛經大士纔陞座以尺揮案一
下便下座帝愕然聖師曰陛下還會麽帝曰不會聖
師曰大士講經竟（汾陽昭云講得甚好 白雲端云傅大士與誌公被武帝一狀領過 本覺一云傅大士已是葛藤誌公重下註脚諸人如今樂聞麽良久云兩段不同 老宿云大士不得誌公洎成虛棄）○又一日講經次帝至大衆皆起唯大士端坐
不動近臣報曰聖駕在此何不起大士曰法地若動
一切不安○大士一日披衲頂冠靸履朝見帝問是
僧邪大士以手指冠帝曰是道邪大士以手指靸履
帝曰是俗邪大士以手指衲衣○心王銘曰觀心空
王玄妙難測無形無相有大神力能滅千災成就萬
德體性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有聲爲大法
將心戒傳經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
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
礙所作皆成了本識心識心見佛是心是佛是佛是
心念念佛心佛心念佛欲得早成戒心自律淨律淨
心心卽是佛除此心王更無別佛欲求成佛莫染一
物心性雖空貪嗔體實入此法門端坐成佛到彼岸
已得波羅蜜慕道眞士自觀自心知佛在內不向外

尋即心即佛即佛即心心明識佛曉了識心離心非佛離佛非心非佛莫測無所堪任執空滯寂於此漂沉諸佛菩薩非此安心明心大士悟此玄音身心性妙用無更改是故智者放心自在莫言心王空無體性能使色身作邪作正非有非無隱顯不定心性離空能凡能聖是故相勸好自防愼剎那造作還復漂沉淸淨心智如世黃金般若法藏並在身心無爲法寶非淺非深諸佛菩薩了此本心有緣遇者非去來今○有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鎭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 玄沙備云大小傅大士祇認得箇昭昭靈靈 雪竇顯云天下衲僧跳不出直饒口挂壁上漢別有一竅勘過了打又云玄沙也是打草裏蛇驚 九峯勤云大小傅大士奈一法中而有異九峯即不然夜夜困即眠朝朝覺即起 洞山聰云九峯和尙是大力量人言不虛發洞山道困來即便眠覺來即便起只如你衲僧家白日還打睡麼雖然如是三十年後且莫和泥合水 法昌遇云此是古佛垂慈不無方便爭奈善因而招惡果傅大士如張漫天網羅龍打鳳奈何鱗甲羽毛總在裏許逃生無路若是靈禽異獸決定別有生涯 保寧勇云大衆傅大士此頌古今不墜一切人知向此 瞥地者亦多錯會者不少玄沙云大小傅大士只認得箇昭昭靈靈洞山總云且道衲僧家日裏還曾睡也無此兩轉語誰言世上無仙客須信壺中別有天保寧亦有一頌要眠時即眠要起時即起水洗面皮光啜茶濕却觜大海紅塵飛平地波濤起阿呵阿呵阿囉哩哩囉囉哩 千巖長云三尊宿大似徐六擔板傅大士又俗氣未除若論向上宗乘總欠吾在且道無明具甚麼眼目不見道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 ○又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 天奇瑞云爵祿可辭白刃可蹈此語難得也何故五更雞唱兮花開上苑三秋葉落兮雲罩前溪 ○又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

南嶽慧思禪師

南嶽慧思禪師武津李氏子因誌公令人傳語曰何不下山教化衆生目視雲漢作甚麼師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呑盡何處更有衆生可化 五祖戒云更說道理看 報慈遂徵云且道山上語山下語 雪竇顯云有什麼屎臭氣 瑯琊覺云驗人端的處 雲居舜云思大和尙寶公未傳語時猶較些子 翠巖芝云思大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 芭蕉徹云更進一步又云雖是入泥入水撈人 擕得 天聖泰云思大祇知開口寶公平地喫交 保寧勇別思大云傳語法師合取狗口

天台智者禪師

天台山修禪寺智者禪師諱智顗荊州華容陳氏子在南嶽誦法華經至藥王品曰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於是悟法華三昧獲旋陀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徑山杲云而今未獲旋陀羅尼者還見靈山一會否若見以何爲證若不見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只恁麼念過却成剩法矣

泗州僧伽大聖

泗州僧伽大聖。或問師何姓。師曰姓何。曰何國人。師曰何國人。

天台豐干禪師

天台山豐干禪師。因寒山問古鏡未磨時如何照燭。師曰冰壺無影像。猿猴探水月。曰此是不照燭也。更請道看。師曰萬德不將來。教我道甚麼。寒山拾得俱作禮而退○師欲遊五臺。問寒山拾得曰汝共我去遊五臺。便是我同流。若不共我去遊五臺。不是我同流。寒山曰你去遊五臺作甚麼。師曰禮文殊。寒山曰你不是我同流。翠巖芝云。大似辯才見蕭翼。師尋獨入五臺。逢一老人。便問莫是文殊麼。曰豈可有二文殊。師作禮。未起忽然不見。趙州代云。文殊文殊。

天台寒山子

天台山寒山子。因衆僧炙茄次。將茄串向一僧背上打一下。僧回首。寒山呈起茄串曰是甚麼。僧曰這風顛漢。寒山向傍僧曰你道這僧費却我多少鹽醋。寶峯文云。寒山打這僧。實爲貴鹽醬多。莫別有道理。黃龍端云。寒山子只知道僧費多少鹽醬。不知自己拋撒更多。且道什麼處是拋撒處。眞入云。十方世界成狼藉。一日收來五味全。○因趙州遊天台。路次相逢寒山。見牛跡。問趙州曰上座還識牛麼。趙州曰不識。寒山指牛跡曰此是五百羅漢遊山。趙州曰既是羅漢。爲甚麼却作牛去。寒山曰蒼天蒼天。趙州呵呵大笑。寒山曰作甚麼。趙州曰蒼天蒼天。寒山曰這廝兒宛有大人之作。

天台拾得子

天台山拾得子。一日掃地。寺主問汝名拾得。因豐干拾得汝歸。汝畢竟姓箇甚麼。拾得放下掃帚。叉手而立。寺主再問。拾得拈掃帚掃地而去。寒山搥胸曰蒼天蒼天。拾得曰作甚麼。寒山曰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二人作舞。笑哭而出○國清寺半月念戒。衆集。拾得拍手曰聚頭作想那事如何。維那叱之。拾得曰大德且住。無嗔即是戒。心淨即出家。我性與你合。一切法無差。

明州布袋和尚

明州奉化縣布袋和尚。形裁腲脮。蹙額皤腹。出語無定。寢臥隨處。常以杖荷一布囊。幷破席。凡供身之具

盡貯囊中入鄽肆聚落見物則乞或醯醢魚菹纔接入口分少許投囊中時號長汀子○一日有僧在師前行師乃拊其背僧回首師曰乞我一文錢曰道得即與汝一文師放下布袋叉手而立○白鹿和尚問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布袋曰如何是布袋下事師負之而去○先保福和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放下布袋叉手保福曰為祇如此為更有向上事師負之而去○師在街衢立有僧問和尚在這裏作甚麼師曰等箇人曰來也來也（歸宗柔別云歸去來）師曰汝不是這箇人曰如何是這箇人師曰乞我一文錢○有偈曰吾有一軀佛世人皆不識不塑亦不裝不雕亦不刻無一滴灰泥無一點彩色人畫畫不成賊偷偷不得體相本自然清淨非拂拭雖然是一軀分身千百億○又有偈曰一缽千家飯孤身萬里遊青目覩人少問路白雲頭○梁貞明三年丙子三月師將示滅於岳林寺東廊下端坐磐石而說偈曰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偈畢安然而化其後復現于他州亦負布袋而行

法華志言大士

法華志言大士壽春許氏子留講肆久之一日讀雲門錄忽契悟未幾宿命遂通獨語笑口吻囁嚅日常不輟世傳誦法華因以名之○丞相呂許公問佛法大意師曰本來無一物一味却成真○集仙王質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山影裏潑藍起寶塔高吟撼曉風又曰請法華燒香師曰未從齋戒覔不向佛邊求○國子助教徐岳問祖師西來意師曰街頭東畔底徐曰某甲未會師曰三般人會不得○僧問師凡邪聖邪遂舉手曰我不在此住

扣冰澡先古佛

扣冰澡先古佛建寧新豐翁氏子初以講說為衆所歸棄謁雪峯手携甌茈一包醬一器獻之雪峯曰包中是何物師曰甌茈雪峯曰何處得來師曰泥中得雪峯曰泥深多少師曰無丈數雪峯曰還更有麼曰轉有轉深又問器中何物曰醬雪峯曰何處得來曰自合得雪峯曰還熟也未曰不較多雪峯異之曰子異日必為王者師○後自鶩湖歸溫嶺結庵（今為永豐寺）

巖居將軍巖二虎侍側神人獻地爲瑞巖院夏則衣楮冬則扣冰而浴故世人號爲扣冰古佛○後住靈曜上堂四衆雲臻敎老僧說箇甚麼便下座○有僧燒炭積成火龕曰請師入此修行曰眞玉不隨流水化琉璃爭奪衆星明曰莫祇這便是麼曰且莫認奴作郞曰畢竟如何曰梅華臘月開○天成戊子應閩主之召延居內堂敬拜曰謝師遠降賜茶次師提起橐子曰大王會麼曰不會曰人王法王各自照了留十日以疾辭至十二月二日沐浴陞堂告衆而逝

千歲寶掌和尙

千歲寶掌和尙中印度人也周威烈十二年丁卯降神受質左手握拳七歲祝髮乃展因名寶掌魏晉間東遊此土入蜀禮普賢留大慈常不食日誦般若等經千餘卷有詠之者曰勞勞玉齒寒似迸巖泉急有時中夜坐堦前神鬼泣一日謂衆曰吾有願住世千歲今年六百二十有六故以千歲稱之次遊五臺徙居祝融峯之華嚴黃梅之雙峯廬山之東林尋抵建鄴會達磨入梁師就扣其旨開悟武帝高其道臘延入內庭未幾如吳有偈曰梁城遇導師參禪了心地飄零二浙遊更盡佳山水順流東下由千頃至天竺往鄮峯登太白穿鴈蕩盤礴於翠峯七十二庵回赤城憩雲門法華諸暨漁浦赤符大巖等處返飛來棲止石竇有行盡支那四百州此中偏稱道人遊之句時貞觀十五年也後居浦江之寶巖與朗禪師友善每通問遣白犬馳往朗亦以靑猿爲使令故題朗壁曰白犬銜書至靑猿洗鉢回顯慶二年正旦手塑一像至九日像成問其徒慧雲曰此肖誰雲曰與和尙無異卽澡浴易衣趺坐謂雲曰吾住世已一千七十二年今將謝世聽吾偈曰本來無生死今亦示生死我得去住心他生復來此頌時囑曰吾滅後六十年有僧來取吾骨勿拒言訖而逝入滅五十四年有剌浮長老自雲門至塔所禮曰曩塔洞開少選塔戶果啓其骨連環若黃金浮卽持往秦望山建窣堵波奉藏以周威烈丁卯至唐高宗顯慶丁巳攷之實一千七十二年抵此土歲歷四百餘

法順大師

法順大師姓杜氏世傳文殊化身也降靈於雍州萬年縣神迹炳著不可勝紀嘗作法身頌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天奇瑞云金剛之堅未為堅如意之貴未為貴左右觀之風吹不入前後觀之雨洒不着所以法華云幽固深遠無人能到）

未詳法嗣

實性大師

實性大師因同參芙蓉訓禪師至上堂以右手拈拄杖倚放左邊良久曰此事若不是芙蓉師兄也大難委悉便下座

茶陵郁山主

茶陵郁山主不曾行脚因廬山有化士至論及宗門中事教令看僧問法燈百尺竿頭如何進步法燈曰噁凡三年一日乘驢度橋一踏橋板而墮忽然大悟遂有頌曰我有神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朶因茲更不遊方師乃白雲端和尚得度師端有贊曰百尺竿頭曾進步溪橋一踏沒山河從茲不出茶川上吟嘯無非囉哩囉

僧肇法師

僧肇法師遭秦王難臨就刑說偈曰四大元無主五陰本來空將頭臨白刃猶似斬春風（玄沙備云大小肇法師臨死猶寱語）

禪月貫休禪師

禪月貫休禪師有詩曰禪客相逢祇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大隨和尚舉問曰如何是此心師無對（歸宗柔代云能有幾人知）

先淨照禪師

先淨照禪師問楞嚴大師經中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若被物轉即名凡夫祇如昇元閣作麼生轉嚴無對（汾陽昭代云彼此老大）

公期和尚

公期和尚因往羅漢路逢一騎牛公子師問羅漢路向甚麼處去公拍牛曰道道師喝曰這畜生公曰羅漢路向甚麼處去師却拍牛曰道道公曰直饒恁麼猶少蹄角在師便打公拍牛便走

唐朝因禪師

唐朝因禪師微時嘗運槌擊土次見一大塊戲槌猛

擊之應碎豁然大悟(後有老宿聞云盡山河大地被因禪師一擊百雜碎)

法海立禪師

處州法海立禪師因朝廷有旨革本寺為神霄宮師陞座謂衆曰都緣未徹所以說是說非蓋為不眞便乃分彼分此我身尚且不有身外烏足道哉正眼觀來一場笑具今則聖君垂旨更僧寺作神霄佛頭上添箇冠兒算來有何不可山僧今日不免橫檐拄杖高挂鉢囊向無縫塔中安身立命於無根樹下嘯月吟風一任乘雲仙客駕鶴高人來此呪水書符叩牙作法他年成道白日上昇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為之化祇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然雖如是且道山僧轉身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擲下拂子竟爾趨寂

樓子和尚

樓子和尚不知何許人也遺其名氏一日偶經遊街市間於酒樓下整襪帶次聞樓上人唱曲云你既無心我也休忽然大悟因號樓子焉

神照本如法師

神照本如法師嘗以經王請益四明尊者尊者震聲曰汝名本如師即領悟作偈曰處處逢歸路頭頭達故鄉本來成現事何必待思量

上竺證悟法師

臨安府上竺圓智證悟法師台州林氏子依白蓮僊法師問具變之道僊指行燈曰如此燈者離性絕非本自空寂理則具矣六凡四聖所見不同變則在焉師不契後因掃地誦法華經至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始諭旨告僊僊然之師嘗患學者囿於名相至以天台為文字之學南宗鄙之乃謁護國此庵元禪師夜語次師舉東坡宿東林偈且曰也不易到此田地元曰尚未見路徑何言到耶曰祇如他道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若不到此田地如何有這箇消息元曰是門外漢耳曰和尚不吝可為說破元曰却祇從這裏猛著精彩覷捕看若覷捕得他破則亦知本命元辰落著處師通夕不寐及曉鍾鳴去其秘畜以前偈別曰東坡居士太饒舌聲色關中欲透身溪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好愁人特以告元元曰向汝道是門外漢師禮謝未幾有化馬祖殿瓦

耆求語發揚。師書曰。寄語江西老古錐。從教日炙與風吹。兒孫不是無料理。要見冰消瓦解時。此庵見之笑曰。須是這闍黎始得

淨居尼玄機

溫州淨居尼玄機。唐景雲中得度。常習定於大日山石窟中。一日忽念曰。法性湛然。本無去住。厭喧趍寂。豈為達邪。乃往參雪峯。雪峯問。甚處來。曰。大日山來。雪峯曰。日出也未。師曰。若出則鎔却雪峯。雪峯曰。汝名甚麼。師曰。玄機。雪峯曰。日織多少。師曰。寸絲不挂。遂禮拜退。纔行三五步。雪峯召曰。袈裟角拖地也。師回首。雪峯曰。大好寸絲不挂（世傳。玄機乃永嘉大師女弟。嘗同遊方。以景雲歲日考之。是矣。第所見雪峯。非眞覺存也。永嘉既到曹谿。必嶺下雪峯也。未詳法嗣。故附於此）

亡名老宿二十六則

昔有一老宿。一夏不為師僧說話。有僧歎曰。我祇恁麼空過一夏。不敢望和尚說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也得。老宿聞乃曰。闍黎莫嗤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道了叩齒曰。適來無端。不合與麼道。隣壁有一老宿聞曰。好一釜羹。被一顆鼠糞污却（報慈遂徵云。且道。識欵語。不肯語。若是識欵。為甚道鼠糞污却。若不肯。他有什麼過。驗得麼。雪竇顯云。誰家釜裏無一兩顆。黃龍清云。二老宿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只如這僧道。不敢望和尚說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也得。是會不會。參玄要具通方眼。好向言中辨古今）

昔有一僧在經堂內不看經。每日打坐。藏主曰。何不看經。僧曰。某甲不識字。藏主曰。何不問人。僧近前叉手鞠躬曰。這箇是甚麼字。藏主無對（大通本代云。又道不識）

昔有一老宿住菴。於門上書心字。於牎上書心字。於壁上書心字（法眼益云。門上但書門字。牎上但書牎字。壁上但書壁字。報慈遂云。門上不要書門字。牎上不要書牎字。壁上不要書壁字。何故。字義炳然）

昔有二庵主住庵。旬日不相見。忽相會。上庵主問下庵主。多時不相見。向甚麼處去。下庵主曰。在庵中造箇無縫塔。上庵主曰。某甲也要造一箇。就兄借取塔樣子。下庵主曰。何不早說。恰被人借去了也（法眼益云。且道。是借他樣。不借他樣）

昔有一庵主見僧來。豎起火筒曰。會麼。曰。不會。庵主曰。三十年用不盡底。僧却問。三十年前用箇甚麼。庵主無對（歸宗柔代云。也要知）

昔有一老宿。因江南國主問。予有一頭水牯牛。萬里

無寸草。未審向甚麼處放。老宿無對。歸宗柔代云。好處放

昔有一老宿問僧。甚麼處來。僧曰。牛頭山禮拜祖師來。老宿曰。還見祖師麼。僧無對。歸宗柔代云。大似不相信

昔有一老宿有偈曰。五蘊山頭一段空。同門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人公。有老宿云。既不識。他

僧問老宿。如何是密室中人。老宿曰。有客不答話。玄沙當初問甚麼人賃

備云。何曾密。歸宗柔別老宿云。你因甚麼得見

昔有一老宿因僧問。魂兮歸去來。食我家園甚如何是家園甚。報慈遂代云。是亦食不得。法燈欽云。汚却你口

昔有一老宿曰。祖師九年面壁。爲訪知音。若恁麼會。得喫鐵棒有日在。又一老宿曰。祖師九年面壁。何不慚惶。若恁麼會。得更買草鞋行脚三十年。瑯琊覺云。既不然。且道。祖師面壁意作麼生。良久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天童傑擧瑯琊語了云。二老宿敲瓶打死。瑯琊和尙。畫虎成貍。諸人要見祖師面壁底意旨麼。窮坑難滿

昔有一老宿因僧問。師子捉兎亦全其力。捉象亦全其力。未審全箇甚麼力。老宿曰。不欺之力。法眼益別云。不會古人語

昔有一老宿曰。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我立地待汝搆去。法眼益云。山僧如今坐地。待汝搆去。還有道理也無。那箇親。那箇疎。試裁斷看

昔有老宿畜一童子。並不知軌則。有一行脚僧到。乃教童子禮儀。晚間見老宿外歸。遂去問訊。老宿怪訝。遂問童子曰。阿誰教你。童曰。堂中某上座。老宿喚其僧來。問上座傍家行脚。是甚麼心行。這童子養來二三年了。幸自可憐生。誰教上座教壞伊。快束裝起去。黃昏雨淋淋地被趂出。法眼益云。古人恁麼顯露些子家風。甚怪。且道。意在於何

昔有僧到曹溪。時守衣鉢僧提起衣曰。此是大庾嶺頭提不起底。僧曰。爲甚麼在上座手裏。僧無對。雲門偃云。彼此不了。又云。將謂是師子兒

昔有老宿問一座主。疏鈔解義廣略如何。座主曰。鈔解疏。疏解經。老宿曰。經解甚麼。座主無對

昔高麗國來錢塘刻觀音聖像。及昇上船。竟不能動。因請入明州開元寺供養。後有設問。無刹不現身。聖像爲甚不去高麗國。長慶稜云。現身雖普。覩相生偏。法眼益別云。識得觀音未

泗州塔前一僧禮拜。有人問。上座日日禮拜。還見大聖麼。法眼益代云。汝道禮拜是甚麼義

泗州塔頭侍者及時鎖門。有人問。既是三界大師。爲甚麼被弟子鎖。侍者無對（法眼益代云。弟子鎖。大師鎖。法燈欽代云。還我鎖匙來。又老宿代云。吉州鎖。慶州鎖）

聖僧像被屋漏滴。有人問僧。既是聖僧。爲甚麼有漏。僧無對（韶國師代云。無漏不是聖僧）

有人問僧。點甚麼燈。僧曰。長明燈。曰甚麼時點。曰去年點。曰長明何在。僧無語（長慶稜代云。若不如此。知公不受人謾。法眼益別云。利動君子）

有座主念彌陀名號次。小師喚和尙。及回顧。小師不對。如是數四。和尙叱曰。三度四度喚。有甚麼事。小師曰。和尙幾年喚他卽得。某甲纔喚便發業（法燈欽代云。咄叱）

有僧與童子上經了。令持經著函內。童子曰。某甲念底著向那裏（法燈欽代云。汝念甚麼經）

有僧入冥。見地藏菩薩。地藏問。你平生修何業。僧曰。念法華經。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爲是說。是不說。僧無對（歸宗柔代云。此回歸去。敢爲流通）

鹽官會下有一主事僧。忽見一鬼使來追。僧告曰。某甲身爲主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否。使曰。待爲白王。若許卽七日後來。不然須臾便至。言訖不見。至七日後。復來覓其僧。了不可得。後有人擧問一僧。若被覓著時。如何抵擬他（洞山价代云。被他覓得也）

台州六通院僧欲渡船。有人問。既是六通。爲甚麼假船。僧無對（天台韶國師代云。不欲驚衆）

亡名宰官七則

洪州太守宋令公一日大寧寺僧陳乞請第二座開堂。公曰。何不請第一座。衆無語（法眼益代云。不勞如此）

江南相馮延巳與數僧遊鍾山。至一人泉。問一人泉。許多人爭得足。一僧對曰。不教欠少。延巳不肯。乃別曰。誰人欠少（法眼益別云。誰是不足者）

官人問僧名甚麼。曰無揀。官人曰。忽然將一椀沙與上座。又作麼生。曰謝官人供養（法眼益別云。此猶是揀底）

廣南有僧住庵。國主出獵。左右報庵主。大王來。請起。庵主曰。非但大王來。佛來亦不起。王問。佛豈不是汝師。庵主曰是。王曰。見師爲甚麼不起（法眼益代云。未足酬恩）

福州洪塘橋上有僧列坐。官人問。此中還有佛麼。僧無對（法眼益代云。汝是甚麼人）

昔有官人入鎭州天王院覩神像因問院主曰此是甚麽功德曰護國天王曰祇護此國偏護餘國曰在秦爲秦在楚爲楚曰臘月二十九日打破鎭州城天王向甚處去院主無對

昔有官人作無鬼論中夜揮毫次忽見一鬼出云汝道無我聻(五祖演云老僧當時若見但以手作鵶鵲聲向伊道谷呱呱)

亡名行者五則

昔有道流在佛殿前背佛而坐僧曰道士莫背佛道流曰大德本教中道佛身充滿於法界向甚麽處坐得僧無對(法眼代云識得汝)

有一行者隨法師入佛殿行者向佛而唾師曰行者少去就何以唾佛行者曰將無佛處來與某甲唾師無對(潙山祐云仁者却不仁者不仁者却仁者仰山寂代法師云但唾行者又云行者若有語即向伊道還我無行者處來)

死魚浮於水上有人問僧魚豈不是以水爲命僧曰是曰爲甚麽却向水中死僧無對(杭州天龍機和尚代云是伊爲甚麽不去岸上死)

鷂子趁鴿子飛向佛殿欄干上顫有人問僧一切衆生在佛影中常安常樂鴿子見佛爲甚麽却顫僧無對(法燈欽代云怕佛)

昔有一僧去覆船路逢一賣鹽翁僧問覆船路向甚麽處去翁良久僧再問翁曰你患聾那僧曰你向我道甚麽翁曰向你道覆船路僧曰翁莫會禪麽翁曰莫道會禪佛法也會盡僧曰你試說看翁挑起鹽籃僧曰難翁曰你喚這箇作甚麽僧曰鹽翁曰有甚麽交涉僧曰你喚作甚麽曰不可更向你道是鹽

亡名道婆五則

昔有婆子供養一庵主經二十年常令一二八女子送飯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曰正恁麽時如何庵主曰枯木倚寒巖三冬無暖氣女子擧似婆婆曰我二十年祇供養得箇俗漢遂遣出燒却庵(徑山信云冷地看來遮婆子也不唧嗢何待遣出遮僧方燒却且道雙髻意落在甚麽處具眼者辨看)

昔有一僧參米胡路逢一婆住庵僧問婆有眷屬否曰有僧曰在甚麽處曰山河大地若草若木皆是我眷屬僧曰婆莫作師姑來否曰汝見我是甚麽僧曰俗人婆曰汝不可是僧僧曰婆莫混濫佛法好婆曰

我不混濫佛法僧曰汝恁麼豈不是混濫佛法婆曰
你是男子我是女人豈曾混濫
龍行婆入鹿門寺設齋維那請意旨婆拈梳子插向
髻後曰回向了也便出去
溫州陳道婆嘗徧扣諸方名宿後於長老山淨和尚
語下發明有偈曰高坡平頂上盡是採樵翁人人盡
懷刀斧意不見山花映水紅
昔有施主婦人入院行衆僧隨年錢僧曰聖僧前著
一分婦人曰聖僧年多少僧無對 法眼益代云心明滿處郎知

宋世玉音

宋太宗皇帝

宋太宗皇帝一日幸相國寺見僧看經問曰是甚麼
經僧曰仁王經帝曰旣是寡人經因甚却在卿手裏
僧無對 雪竇顯代云皇天無親唯德是輔 ○幸開寶塔問僧卿是甚
人對曰塔主帝曰朕之塔爲甚麼卿作主僧無對 雪竇
顯代云合國咸知 ○一日因僧朝見帝問甚處來對曰廬山
臥雲庵帝曰朕聞臥雲深處不朝天爲甚到此僧無
對 雪竇顯代云難逃至化 ○僧入對次奏曰陛下還記得麼帝

曰甚處相見來奏曰靈山一別直至如今帝曰卿以
何爲驗僧無對 雪竇顯代云貧道得得而來 ○京寺回祿藏經悉
爲煨燼僧欲乞宣賜召問昔日摩騰不燒如今爲甚
却燒僧無對 雪竇顯代云陛下不忘付囑 ○帝嘗夢神人報曰請
陛下發菩提心因早朝宣問左右街菩提心作麼生
發皆無對 雪竇顯代云實謂今古罕聞 ○智寂大師進三界圖帝
問朕在那一界中智寂無對 保寧勇代云陛下何處不稱尊 ○一日
朝罷帝擎鉢問丞相王隨曰旣是大庾嶺頭提不起
爲甚麼却在朕手裏隨無對

徽宗皇帝

徽宗皇帝政和三年嘉州巡捕官奏本部路傍有大
古樹因風摧折中有一僧禪定鬢髮被體指爪遶身
帝降旨令肩輿入京命西天總持三藏以金磬出其
定遂問何代僧曰我乃東林遠法師之弟名慧持因
遊峨嵋入定於樹遠法師無恙否三藏曰遠法師晉
人也化去七百年矣持不復語三藏問師旣至此欲
歸何所持曰陳留縣復入定帝製三偈令繪像頒行
偈曰七百年來老古錐定中消息許誰知爭如隻履

西歸去生死何勞木作皮藏山於澤亦藏身天下無藏道可親寄語莊周休擬議樹中不是負趍人有情身不是無情彼此人人定裏身會得菩提本無樹不須辛苦問盧能

孝宗皇帝

孝宗皇帝宣問靈隱佛照光禪師曰釋迦佛入山修道六年而成所成者何事請師明說對曰將謂陛下忘却

敎外別傳卷十六終